叢書集成續編

二八五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四五册目錄

史地類

日本地理及其歷史

日本考五卷……明 李言恭 明 郝 杰 撰　平 圖　一
帝國譜略國朝紀一卷……日 伊藤長胤輯　甘雨亭　八九
倭史後編三卷……日 栗山愿撰　甘雨亭　一一九
奧州五十四郡考一卷……日 新井君美著 日 廣瀨典補遺　甘雨亭　一五五
東遊負劍錄一卷……日 彌太郎賴惟寬撰　崇 文　一七一

高麗地理及其歷史

朝鮮賦一卷附校勘記一卷……明 董 越撰 民 魏元曠撰　胡氏豫章　一九三
朝鮮史略六卷……朝鮮 不著撰人　平 圖　二〇五
東韓事略一卷……日 桂山義樹輯　甘雨亭　三三七

琉球地理

琉球事略一卷……日 桂山義樹著　甘雨亭　三四九
南島志二卷……日 新井君美著　甘雨亭　三五九

安南地理

安南圖誌一卷……明　鄧　鐘輯著　平　圖　三八三
重訂越南圖說（一名越南地輿圖說）六卷……清　盛慶紱纂輯　清　呂調陽輯　觀象廬　四〇三

歐洲地理及其歷史

歐洲東方交涉記十二卷……英　麥高爾輯　美　林樂知　清　瞿昂來　譯　西學富強　四七五
俄史輯譯四卷……清　徐景羅譯　西學富強　五四三

英國地理

奉使英倫記一卷……清　黎庶昌著　振綺堂　七三一
倫敦竹枝詞一卷……清　局中門外漢撰　觀自得齋　七三九

wt97/05

日本考

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
善本叢書第一集

日本考目錄

第一卷

日本國圖　倭國事略
畿內部　驛
戶　諜
島名　寄語島名
[illegible]　倭好
[illegible]　倭刀

第二卷

沿革　疆域
識州郡島　國王建都
屬國　山川
土産　國王世傳
所屬戶口　朝貢
貢物　貢船開泊
君臣禮節　設官分職
梁才　內俗
徵粮　法度
官出巡　風俗男子婦人
婚姻　便宜婚姻
生育　喪事
祭祀　貿易
時令　待賓飲饌
出海通番　商船所聚
居室　公文
三教　九流
百工器械　娼優隸卒

第三卷

字書　以路法字樣
歌謠
岩依山帶　松風攪睡
秋田曉露　鹿悲紅葉
冬花春發　年內立春
新歲舉筆　春雲引志
雞中春怨　春風過嶺
憶摘櫻桃　摘花過雨

245 曲 94.5

樵子偷桃　春野採花
雲迷夏月　松影罩山
指月候人　雲山苔石
皓月逢人　月下歸鴈
玉霜問婦　世笑撥欵
倩人摘梅　日月同天
蜒蝣避牛　心命相連
托月譬病　歸遲嘆世
夜月感懷　相期不候

夜約俱期　擇善相交
浪裏行舟　京鄉辨智
漁舟速釣　世別清渾
武藏無山　暴雨譬瘡
淚筆寫情

第四卷

語音　天文
時令　寒溫
暁夜　月分
日數　今明
五行　十干
十二支　甲子
地理　火炭
宮室　城市
國部　方向
人物　君臣
吏從　軍民
教流　工藝

流賤　萬廢
親屬　稱荅
身體　衣服
鋪盖　段布
顏色　五穀
飲食　炊煑
數目　算法
器用　內器
農具　舩具

馬具　文器
武具　响器
香料　醫用
珍寶　花木
菓子　菜蔬
野草　鳥獸
人事

第五卷

文辭

東大寺大朝法齊大師奝然啓
戒嚴王思行成表

詩賦

詠西湖　又詠西湖
春日感懷　奉邊將
答風俗問
普福迷失樂清被獲感懷
題春雪　萍
保叔塔
被張太守禁冊中嘆懷
遊育王　四友亭
題花鳥画　鳩鵲爭鳴

山歌

日春清水寺　夫歸妻接
月夜私情　少女別郎
青春嘆世　美女憶郎
雜唱小曲　夜憶故交
祝延聖壽　女嘆配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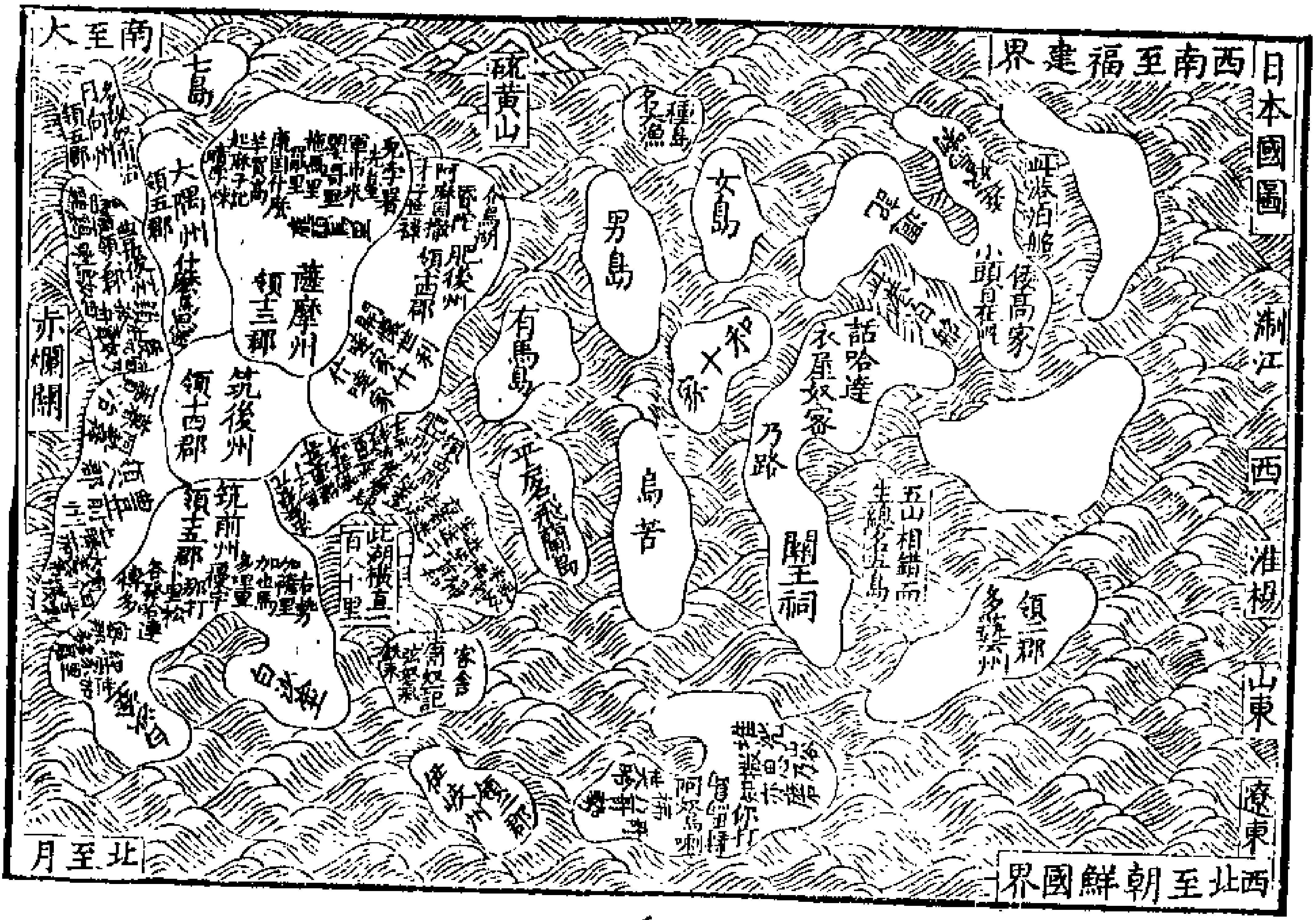
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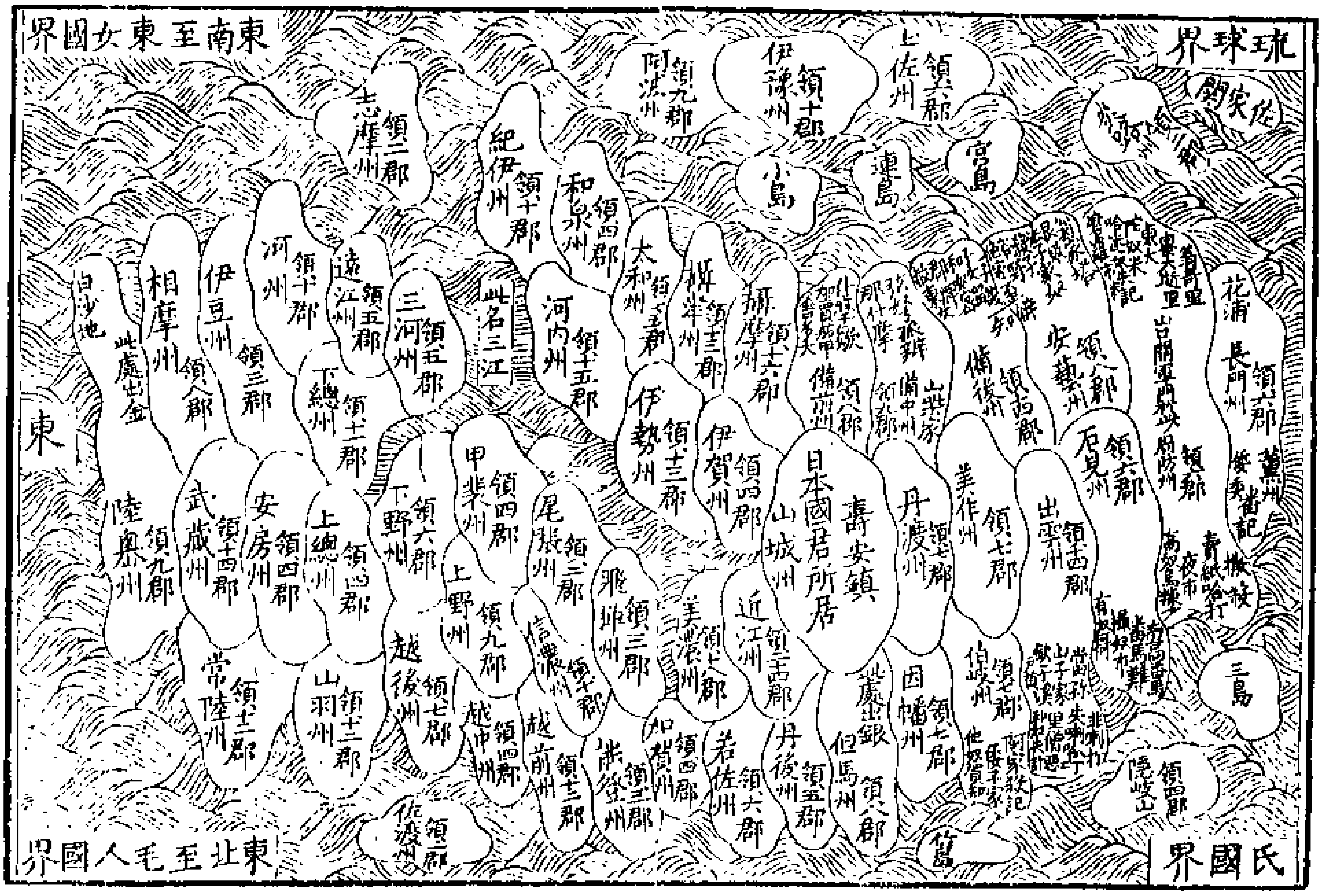
琴樣
琴譜
憶中華調　又迴文詞

棊格

象棊　棊子造法
棊子步法　棊盤式樣
圍棊　雙陸
征行所禁　纂法

捷法


日本國圖
西南至福建界
南至大
浙江
西
淮揚
山東
遼東
西北至朝鮮國界
北至月
赤爛關
七島
硫黃山
種島
男島
女島
有馬島
大隅州 領五郡
薩摩州 領十三郡
肥後州 領十四郡
筑後州 領十西郡
筑前州 領五郡
平戶飛蘭島
此湖橫直百八十里
島苦
十和
乃路
關王祠
話哈達 衣星奴家
倭高家 小頭目在此
五山相錯而生總名五島
多䘵州 領二郡


東南至東女國界
琉球界
東
東北至毛人國界
氏國界
志摩州 領二郡
紀伊州 領七郡
和泉州 領四郡
阿波州 領九郡
伊豫州 領十郡
土佐州 領八郡
小島
連島
宮島
太和州 領十五郡
攝津州 領十三郡
播摩州 領十六郡
河內州 領十五郡
伊勢州 領十三郡
伊賀州 領四郡
山城州
日本國君所居
壽安鎮
近江州 領十三郡
丹波州 領七郡
備前州 領八郡
備中州
備後州 領十四郡
安藝州 領八郡
石見州 領六郡
長門州 領六郡
花浦
美作州 領七郡
出雲州 領十四郡
因幡州 領七郡
伯耆州
但馬州 領八郡
此處出銀
丹後州 領五郡
若佐州 領六郡
加賀州 領四郡
能登州 領四郡
越前州 領十二郡
越中州 領四郡
飛驒州 領三郡
美濃州 領十八郡
信濃州 領十一郡
尾張州 領八郡
上野州 領九郡
甲斐州 領四郡
下野州 領六郡
越後州 領七郡
山羽州 領十二郡
上總州 領四郡
安房州 領四郡
武藏州 領十四郡
常陸州 領十一郡
陸奥州 領九郡
相摩州 領八郡
伊豆州 領三郡
河州 領十郡
遠江州 領五郡
三河州 領五郡
下總州 領十二郡
此名三江
白沙地
此處出金
佐渡州 領三郡
隱岐島 領四郡
三島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日本考卷之一

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臨淮侯李言恭
協理京營戎政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郝杰　考梓

日本古倭奴國依山島爲城邑在百濟新羅東南地形類琵琶東高西下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爲首（肥前肥後豐前豐後筑前筑後日向大隅薩摩）陸𡶶居東爲尾（至山城旱程七十五日舊云陸𡶶爲頭薩摩大隅爲尾者非）山城居中乃國都也國君以王爲姓以尊爲號後改稱皇初居日向筑紫宮後徙

山城文武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大小十二等及軍尼伊賀翼諸名山城以東地方廣邈雖倭奴遠服賈者不能閱歷況華人乎故其島之數可考（按舊圖山城以東中爲近江伊賀尾張三河美濃飛彈信濃上野陸𡶶北邊海爲但馬丹後若佐加賀越前越中越後出羽甲斐常陸南邊海爲攝摩攝津太和河內遠江駿河伊豆相摩武藏下野東北懸海則爲佐渡在南懸海則爲志摩七島上總下總安房）其間廣狹至有不能考者今姑據所聞者述之山城之南爲和泉（其南海𡶶泊舟者爲阿貴介撒几爲歪打阿波爲千撒几爲天王者爲沙界衣）又南爲沙界（其地方甚小）沙界之東南爲紀伊（東爲三河出海之口爲濱大海）（其島爲康大爲科什麼爲奴智）紀伊之西爲伊勢（北爲三河其𡶶爲腰）（大爲阿乃奴子）山城之西爲丹渡左爲攝津（其𡶶爲飄舡谷）（爲阿家世奴乎辣爲素埋爲男女懷東南懸海爲安防州）左之西爲攝摩（其𡶶爲那敗爲舍個世爲抗茄爲我這古爲磨羅）右爲但馬右之西爲因幡丹渡西爲美作左爲備前（其𡶶爲兀什麼舡爲茄貴茄里爲多大）左之西爲備中（出鈇其𡶶爲山子加爲官奴乎噸爲）（那什摩其南爲連島懸海三十里）右爲因幡右之西爲伯耆（沿海俱白沙無𡶶可泊其鎮爲阿家殺紀爲倭子介爲他奴賀知其北爲竹島懸海三十里）

美作之西爲備後之北境（其𡶶爲一子詼一知爲于奴鼻）（爲和奴客知爲拿敗爲赦東大）出雲之南境（其𡶶爲番你爲山子介爲欽子）（溪爲戶流爲飛賴吋爲失喇哈吋爲也生忌爲客和奴失記其北爲隱岐懸海三百五十里）備後之西爲安藝（其𡶶爲翁家搭白昆敗爲法子加一知爲窟撤）（子爲谷也爲他加歪喇其南爲宮島懸海三十里）出雲之西爲石見（出銀）（與銅其𡶶爲南高番馬爲番馬搭哥爲撮奴市爲有奴子壯至海三十里）安藝石見之西爲山口谷國即古之周防州也（橫直二百）（四十里其南邊海之𡶶爲翁哥里爲客大逝里爲東大爲陀奴迷爲哈迷奴失記爲奴羅）（市米其北邊海之𡶶爲斯殺爲責抵哈扣爲夜市爲高奴烏喇廿至三島海面三百五十）

（里）山口之西爲長門（橫直皆二日程聲爲花浦爲薰州爲番記爲倭委北至三島懸海三百五十里）關渡在馬（其西旱關爲阿介馬失記抽分司設於此）渡此而西爲豐前（橫五百里直四百里其聲爲可苦剌馬賴介襪次爲大義地爲野慢茄爲阿世夜爲暮治爲二賣）其南爲豐後（橫直皆六百里其聲爲福乃爲倭几奴法賣爲鎖孫舟爲由奴烏剌爲撒一基爲烏四基）又其南爲日向（橫直皆三百六十里其聲爲多故奴甫治）豐前之西北爲筑前（橫六百五十里直四百里其聲爲右勢爲加菩里爲加打也馬爲多賣里爲一萬字爲奴打爲世加爲經字里爲多罷爲寄那多爲法哈遑即愽多之別名也其北離伊岐島海面五百里）西南爲筑後（橫直皆二百五十里）筑後之南爲大隅（其南須海之嶴爲什麼烏思迷今之人訛傳爲懸海懸海乃大漁州也大隅與日向薩摩連壤名爲九州）大隅之西爲薩摩（橫直皆三百六十里其嶴爲腊李剌爲起麻子記爲羊理南爲康國什麼爲罷里爲拖馬里爲強頭馬里爲鷄哥里爲年市米爲仙臺爲審李署）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關（土佐至佐加關海面一百八十里佐加關至豐後海面七十里）薩摩之北爲肥後（橫直皆五百里其嶴爲牙子世六爲阿麻國撒爲昏爲一國撒介烏剌爲開懷世利爲哇加什爲什哇加）又其北爲肥前（橫直皆五百里其嶴爲鈥来爲言奴氣子爲法司奴一計爲客舍其內沿河泊舟交易之

處爲倭磨剌爲知十歪爲法一溪爲夜間迷爲坐迷子爲迷坐骨知爲一掃佛爲愛奴乎剌爲世子爲迷古里爲失撒爲喃哥呀爲椎婆哥爲松本一名馬子剌爲法麻撒几）肥前西懸海爲平戶（東西海面十里西北至博多海面四百五十里）平戶之西爲五島（丘山相錯懸海而生其中有嶴可泊乃日本西境之盡處也過峡西行越五六日四望無山直抵陳錢辟下峡島與薩摩相去一千五百里與肥前相去四百三十里與平戶相去二千五十里五島至山日必由平戶經過其嶴爲乃路爲倭奈家爲衣屋奴窩爲通記爲達奴烏剌爲烏苦爲話哈嘩）北爲多藝爲伊岐（橫直皆七十里至對馬島海面五百里）爲對馬島（橫三百里其南嶴爲哥爲井大哈東南爲拂乃哥世西北爲堆沙几爲山谷爲撒思乃爲知六磨爲你打北爲倭奴烏剌）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各島之人俱至堆沙几撒思乃山谷三嶴開洋至高麗之則失多順風一日約五百里）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舶回則徑收長門因抽分司官在馬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䑸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

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衢洋入金塘蛟門）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廚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關）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漁山兩頭洞三姑山入蟶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嶼烈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衢徐公入鼈子門赭山則薄省城也）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過馬蹟潭而西）犯太倉（過馬蹟潭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瞭角觜涉谷積很福山而犯儀常鎮）若在大洋而風欻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過步州洋乱沙入塩城口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来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南来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来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

停橈之處焚刼之權若倭得而主之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存乎其間倭不得而主之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乃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也日本之民有貧有富（如攝摩伊勢若佐博多其人以商爲業其地方街巷風景宛若中華富者各數千家有積貲至百萬者又如和泉一州富者八萬戶皆居積貨殖）有淋有懕（如薩摩之鄹哥里方數千里其邑長安岳愛能納民于軌物無一人爲盜又如宮島人不嗜殺人有不平事但詣神廟罰錢又如紀伊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專習武藝殺人而不犯中國）富而淋者或登貢船而来或登商船而来凡在寇船皆貧與惡者也山城君號令不行徒寄空名於上非若我中國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大一統之治也山口豐後出雲開三軍門（如中國總督府之義）各以大權相吞噬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兼并肥前等六島而已（肥前肥後筑前筑後豐前豐後）山口出雲以貪滅亡（山口原并國十二曰石見長門安藝

備前備後備中出雲伯岐丹後因幡但馬後出雲奪歸其地山口長子死馬其君亦爲陶殿所殺豐後君以其弟攝山口事吞安藝安藝殺之嘉靖三十六年山口無君豐後獨稱雄馬山城君金印勘合久爲山口所有向來入貢俱山口自主山城惟出名而已陶殿之（亂宮殿勘合俱焚金印亦損一角不知所歸貢自此絕矣）欲望彼國之約束諸夷斷斷乎不能也

畿內部

驛

凡四百一十四

戶

可七萬餘

課

約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

寄語島名

山城（羅羊馬失）　筑前（職骨前）　太和（野馬多）

筑後（職骨骨）　河內（茄懐知）　豐前（孛前）

和泉（因字米）　豐後（蓬哥）　攝津（你子奴因）

肥前（非前）　伊賀（衣加）　肥後（非谷）

伊勢（衣舍）　日向（兄加）　志摩

大隅（阿思米）　尾張（倭阿里）　薩摩（撒子馬）

三河（迷茄懷）　遠江　紀伊（藝乞奴苦）

炎路（山奴計）　駿河　阿波（挨懷齊）

伊豆（因慈）　讚着　甲裴（藝慨怡苦）

伊豫（伊右）　相摩　土佐（摭撒）

武藏（木撒署） 山口（即周防羊馬窑諸） 安房（阿空）
美作（迷馬撒家） 備前（避然） 上總（茄迷倭撒）
下總（什麽倭撒） 備中（避畫） 常陸
備後（避臥） 若佐（壕加栅） 安藝（阿計）
越前（日智前） 播磨（法里馬） 越中（日書）
長門（奴茄多） 越後（日清谷） 丹渡（丹白）
加賀（坑茄） 丹後（丹哥） 能登（奴朶）
但馬（噠什麽） 佐渡（沙渡） 因幡（奚奴白）
近江（多烏米） 伯耆（花計） 美濃（米奴）

出雲（因字木） 飛彈（非大智） 石見
信濃（申阿） 隱岐（和計） 上野（康子計）
伊岐（尤計） 女島 下野（什麽子計）
陸奧（話收） 多藝 出羽（迷外）
宮島（迷挨什麽） 五島（我烏） 男島（賀什麽）
小島（科什麽） 對馬島（則什麽） 連島（卒賴甚麽）
種島（他尼什摩） 博多（花哈喀） 竹島（他計甚麽）
平戶 佐加關 三島（密什麽）

倭船

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費功甚多費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國者皆其島貧人何來所傳倭國造船千百隻皆虛誑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艦難於仰攻苦於犁沉故廣福船皆其所畏而廣船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懸

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之偏桅機常活不似中國之定惟使順風若遇無風逆風皆倒桅盪櫓不能轉戧故倭船過洋非月餘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建沿海奸民買舟于外海貼造重底渡之而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鬬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

凡倭船之來每人帶水四百斤約八百碗每日用水六碗極其愛惜常防匱乏也水味不同海水鹹不可食食即令人泄故彼國開洋

必與五島取水將近中國過下八山陳錢之類必停船換水所以欲換者冬寒稍可耐久若五六月蓄之桶中二三日卽壞雖甚清洌不能過數日也海洋浩渺風濤叵測程不可計遇山而汲亦其勢耳盥頮沐浴海水山水皆可用或云浴海水令人膚裂近訪之不然但黒肌膚而已倭奴有一秘法煑泉一二沸置之釭缶能令宿而不壞然亦不過半月久則不能也其至普陀必登者非換水亦非眞欲焚香乃覘兵防虛實耳

倭好

（昔賈誼上三表五餌之策知倭國之所好則餌在是而悟所以制之之術矣故志之）

絲（所以爲織絹紵之用也蓋彼國自有成式花樣朝會宴享必自織而後用之中國絹紵但充裡衣而已若番舶不通則無絲可織每百斤直銀五六十兩取去者其價十倍）

絲綿（髠首裸裎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煖常因匱乏每百斤價銀至二百兩）

布（用爲常服無綿花故也）

綿紬（染彼國花樣作正衣服之用）

錦繡（優人劇戲用之衣服不用）

紅線（編之以綴盔甲以束腰腹以爲刀帶書帶畫帶之用常因匱乏每一斤價銀七十兩）

水銀（鍍銅器之用其價十倍中國常因匱乏每百斤賣銀三百兩）

針（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止通貢道每一針價銀七分）

鐵鍊（懸茶壺之用倭俗客至飲酒之後啜茶已卽以茶壺懸之不許着物極以茶爲重故也）

鐵鍋（彼國雖自有而不大大者至爲難得每一鍋價銀一兩）

磁器（擇花樣而用之香炉以小竹節爲尚碗碟以菊花稜爲尚碗亦以葵花稜爲尚制若非觕雖官窑不喜也）

古文錢（倭不自鑄但用中國古錢而已每一千文價銀四兩若福建私新錢每千價銀一兩二錢惟不用永樂開元二種）

古名畫（最喜小者蓋其書房精潔懸此以爲清雅然非落款圖書不用）

古名字（書房粘壁之用廳堂不用也）

古書（五經則重書禮而忽易詩春秋四書則重論語學庸而惡孟子重佛經道經若古醫書每見必買重醫故也）

藥材（諸味俱有惟無川芎常價一百斤價銀六七十兩此其至難至貴者也其次則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爲常）

氈毯

馬背氈（王家用青官府用紅）

粉（女人搽面之用）

小食籮（用竹絲所造而漆飾者然惟古之取若新造則雖精巧不喜也小盒子也亦然）

漆器（文几古盒硯箱三者其最尚也盒子惟用菊花稜圓者不用）

醋

按其日本所貢倭扇描金盒子類皆異物也其所悅乎中國者皆用物也是彼有資於我而我無資於彼忠順則禮之悖逆則拒之不易之道也若徇其求而愆期許貢無端互市斷斷乎不可

寇術（倭奴之勝我兵專以術也即以其術還治其人不必用古兵法蔑不勝矣故志之）

倭夷慣爲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爲號一人揮扇衆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蒼皇仰首則從下砍來

又爲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強爲鋒最強爲殿中皆勇怯相參

則每日雞鳴起蟠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高坐衆皆聽令挾冊展視令日劫某處某爲長某爲隊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爲號相聞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隊者舞刀橫行人望之股慄遠避延頸授首薄暮即返各獻其所劫財物毋敢匿夷酋較其多寡而嬴縮之每擄婦女夜必酒色酣睡劫掠將終縱之以焚煙焰燭天人方畏其酷烈而賊則抽去矣愚詒我民勿使邀擊自爲全脫專用此術

賊至民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然後飲食恐設毒也行衢陌間不入委巷恐設伏也又不敢沿城而行恐城上拋磚石也

其行必單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數十里莫能近馳數十日不爲勞

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

對營必先遣一二人跳躍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火砲

衝陣必伺人先動動而後突入乘勝長驅戰

酣必四面伏起突遶陣後故令我軍驚潰

每用怪術若結羊驅婦之類當先以駭觀故吾目眩而彼械乘慣凄刀上訌而下反掠故難格

鈀鎗不露竿突忽而擲故不測

弓長矢巨近人則發之故射命中

歛跡者其進取也張揚者其逃遁也故常横破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之圍造竹梯以示攻而旋有勝山之去將野逸則逼城

欲陸走則取棹

或爲穽以詐坑

或結稻稈以絆奔

或種竹簽以刺逸

常以玉帛金銀婦女爲餌故能誘引吾軍之進陷而樂罷吾軍之邀追

俘虜必開塘而結舌莫辨其非倭故歸路絕

恩施附巢之居民故虛實洞知

賞豐降擄之工匠故器械易具

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

向導用吾人故進退熟

預籍富室姓名而次第取之故多獲

宿食必破壁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機

間常一被重圍矣餌以僞鹹而逸之或披簑頂笠沮溺於田畝或雲巾紵履蕩遊於都市故使我軍士或愚而投賊或疑而殺良

江海之戰本非其所長亦能聯虛舟張弱簾以空發吾之先鋒捐婦女遺金帛以弭退吾之後逐

凡舟之裙墻左右悉翼布帛被褥而濕之以拒焚擊交鬨閙或附蓬而飛越卽雷震而風靡矣

寇擄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處爲簿一扇登寫姓名分班點閘真倭甚少不過數十人爲前鋒寇還島皆云做客回矣

凡被我兵擒殺者隱而不宜其隣不知猶然稱賀

倭刀（刀有高下技有工拙倭之富者不惜重價而制之廣延高師而學之其貧者所操不過下等刀耳善運刀者在前衝鋒可畏頗有限也中國人不知望之輒震而避焉擒獲夷刀亦莫辨高下混給兵士故志之）大小長短不同立名亦異每人有一長刀謂之佩刀其刀上又挿一小刀以便雜用又一刺刀長尺者謂之解手刀長尺餘者謂之急拔亦刺刀之類此三者乃隨身必用者也

其大而長柄者乃擺導所用可以殺人謂之先導其以皮條綴刀鞘佩之於肩或執

之於手乃隨後所用謂之大制

又有小裁紙設機刀出長門號無常者最嘉

又有作贄禮賀禮不拘大小名雖爲刀其實無用

上等

上庫刀（山城國盛時盡取日本各島名匠封鎖庫中不限歲月竭其工巧謂之上庫刀其間號寧久者更嘉世代相傳以此爲上）

次等

備前刀（以有血漕爲巧刀上或鑿龍或鑿劍或鑿八幡大菩薩春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宮皆形著在外爲美觀者）

如匠人製造之精不論刀大小必於柄上一面鐫名一面刻記字號以爲古今賢否之辨鎗劍亦然

卷之一終

日本考卷之二

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臨淮侯李言恭
協理京營戎政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郝　杰　考梓

沿革

天御中主都筑紫日向宮主邪魔維國尹都投馬種類百有餘國奄爲所屬號大倭王傳二十三世彥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大和州疆原宮仍以倭爲號迄漢桓靈間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者年長不嫁以妖惑衆共立爲王法甚嚴峻在位數年死宗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國遂定時稱女王國逮唐咸亨初賀平高麗稍習夏音惡其名乃更號曰日本葢取近日始升之義也秦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千人入海求仙不得懼誅止夷澶二州號秦王國屬倭國　中國總呼曰徐倭非日本正號其性多狙詐狼貪往往窺伺得間則肆爲寇掠故邊海復以倭寇目之

疆域

原闕

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皆距海東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也東北山外歷毛人國至文身國約七千里南到侏儒國約四千里西循一支乍北望眈羅渡百濟到樂浪及帶方等郡約一萬二千里

畿州郡島

畿內所部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故曰五畿畿外所部東海道伊賀伊勢志摩尾張三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摩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伊紀炎路阿波讃者伊豫土佐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北陸道若佐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東山道近江美濃飛彈信濃上野下野陸奧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一十一郡山陽道攝摩美作備前備後備中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山陰道冊渡丹後但馬因幡伯

耆出雲石見隱岐九州共統五十二郡故曰七道共海曲之地又有三島伊伎島對馬島多藝島共統六郡

國王建都

山城州爲畿內重地本國惟此處山高地厚故爲首畿東有日野寺極高乃日所升之處昔云日出處天子是也西有高野山寺此二山如龍虎之狀拱鎮此畿又畿中有日春大寺樹有佛殿高二十丈內有鑄銅佛像一尊高一十六丈國人以爲罕異值時節奔往玩之西海道乃浙海之埠由陸路至山地一千里際行半月到緩行一月到外七道俱設大將軍七員襲分鎮守東海道鎮守衙門在伊勢州南海道鎮守衙門在阿波州西海道鎮守衙門在豐後州北陸道鎮守衙門在若佐州東山道鎮守衙門在陸奧州山陽道鎮守衙門在周防州山陰道鎮守衙門在出雲州七道皆週圍山城京畿在正中入京路程各道相倣南海北陸稍近但東海南海

西海俱係沿海地方其北陸東山山陽山陰俱係山島之地皆多竹木叢林士庶之家以捕獵截木鋸板為活其西海道地方山少止一養叉山居海之中方圓二百餘里更多竹木叢林茶笋之物彼山亦有群官督守名曰地都凡各道犯該死罪而有矜疑者免死發彼官責每一名量給身銀五六兩本官收買入山截木獻板雖有渡海之舟無官憑照不敢私載倘有親人贖身則放無力贖身則老死于山無計可離也

屬國

拘那韓國方可五百里在新羅百濟東南渡一海約千餘里名曰對海國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山險多深林禽鹿千餘成群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約千餘里名曰瀚海國方可三百餘里多竹木叢林戶三千餘差有良田食不給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曰末盧國約千餘里戶四千餘濵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食魚鰒水無淺深皆沉汲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尹都國戶有千餘又東南百里曰奴國戶二萬餘又東行百里曰不弥國戶千有餘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國戶五萬餘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邪馬一國即邪摩維國大倭王所都自是而東而南曰斯馬國曰已百支國曰伊邪國曰郡支國曰弥奴國曰好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鬼國曰為吾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躬臣國曰巴利

國曰支維國曰烏奴國曰竹斯國曰秦王國凡百有餘國小者百餘里大不過五百里皆為大倭王所屬其新羅百濟等國雖非所屬皆以倭為大國多珍物並仰之通使往來

山川

阿蘇山　其石無故火起接天俗以為異因行禱有如意寶珠大如雞卵其色青夜則有光

壽安鎮國山　永樂初國王受　冊封境土皆入職方　詔封此山　御製碑文勒石于其上

硫黃山　其下有泉如沸湯但久病癱瘓之人入此浴之其病即痊上出硫黃取之如土賣不過三分百觔

日光山　乃日所升之處其山草木四季皆紅色但日升之初山石有聲至暮或陰雨始靜乃日春京之東也其日春京原係春景有春日大明神鎮之至八番菩薩時請我國諸經八部建本能寺供誦始知以日為尊遂改日春京也

土産

金（陸奥州出）銀（出雲州出）琥珀　水晶（五畿内出有青紅白三色）硫黃（大隅州海外出）水銀（丹波州出）銅（南海道河波州山出）丹土（丹後州山出）鐵（薩摩州沿海黑沙煎出）白珠（五島出）青玉（阿蘇山出）冬青木（山陽道出）杉木（養父山出）多羅木（養父山出）大牛（各道出）驢馬（俱山東道出）羊雞　細絹薄緞可愛花布（薩摩州出）硯（山陽長門州出）螺鈿秧子塢出漆（以漆制器甚工緻）扇　犀　象　五穀俱全（冬夏生盖氣溫土腴前木冬青色）

國王世傳

國以王爲姓一姓傳習歷世不易初主號天御中主次曰天材雲尊其後皆以尊爲號次天八重雲尊爲號二十二世彥瀲尊止改號神武天皇是後皆以天皇稱傳至開化天皇一十六世嗣絕傳立曾孫女國稱大柰良姬大神以次應神天皇是歲甲辰始于百濟得中國文字號八番菩薩次仁德天皇又傳至天國桃開廣庭天皇一十四世當此梁承聖元年始傳佛法於百濟次敏達天皇次用明天皇當此隋開皇中也次崇峻天皇次推古天皇乃欽明天皇之女也次舒明天皇次皇極天皇次孝德天皇當此唐永徽四年也次天豐財望日足姬天皇又傳至文武天皇五世當此武后長安元年也次阿閉天皇次皈依天皇次聖武天皇當此唐開元四年也次孝明天皇乃聖武天皇之女次天炊天皇次高野姬天皇亦聖武天皇之女也次白壁天皇傳至仁和天皇十二世當此隆德中也次醍醐天皇次天慶天皇次封上天皇當此周廣

順年也次冷泉天皇守平天皇當此宋雍熙初也至今尚以天皇為號遠不記世邇來天文天皇乃當世也傳永禄天皇我國嘉靖庚申彼國號天正元年所屬户口五畿七道六十六州三島共統五百八十九郡三萬七百七十二鄉一十七萬餘户八百八萬三千三百有奇課丁

朝貢

自漢武帝滅朝鮮使驛始通于漢三十餘國至

光武中元二年使人自稱大夫奉貢朝賀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師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是後倭韓俱屬帶方郡也魏景初二年旣平公孫氏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請天子朝獻太守送詣都乃以金印紫綬封為親魏倭王難升米等並拜中郎校尉假銀印青綬勞賜優渥平始八年倭女王卑弥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弥弓乎素不合遣使詣郡說相攻伐狀遣塞晋椽史張政等齎詔告諭之卑弥呼死宗女臺與嗣遣使送張政還因獻男女生口貢白珠異文雜錦晋武帝安帝文帝時俱遣使入貢至隋開皇二十年遣使詣闕求法華經大業三年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無沙門数十人来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覧不悅明年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其王遣小德何大禮哥多毘從二百騎郊勞設儀仗鼓樂迎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

後遂絶至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争禮不平詔不宣而返乂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永徽四年其王孝德即位遣律師道照求佛法獻琥珀碼碯時新羅為高麗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顯慶三年天豊財遣僧智通輩求大乘法相教越明年天智遣使者偕蝦蛦人朝咸亨元年持總遣使賀平高麗長安元年文武遣朝臣真人粟田貢方物求書籍武后宴

之麟徳殿授司膳卿還之開元四年聖武復遣粟田葦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為師献大幅巾為贄悉賞物貨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久乃還後建中元和光啟等年常貢不絶宋雍熈元年守平遣僧奝然與其徒五人獻銅器十餘事并日本職員年代紀一卷上召見存撫甚厚賜紫衣給鄭氏註孝經一卷記室叅軍任希古撰越王孝經新義一卷印本大藏經一部越明年附台州寧海縣商舶歸後數年遣弟子奉表謝又別啟貢佛經并方物咸平五年建州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七年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召見之以國詩獻其詞雕刻膚淺無取賜裝錢遣歸景德八年僧寂照等八人來朝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天聖四年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却之是後不通朝貢南賈傳其貨物至中國熈寧五年僧誠尋至天台止國清寺願留州以

聞詔使赴闕獻銀香爐木槵子白琉璃等物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心處之開寶寺併賜僧伴紫方袍元豐年明州又言得其國太宰府牒因使人孫忠等還遣僧仲回貢色段二百疋水銀五千兩州以孫忠乃泛海商人且貢物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荅其物直付仲回東歸從之乾道五年附明州綱首貢方物淳熈三年其國人泛海遭風飄至明州無口食詔給之又有百人行乞于市至臨安詔守臣支給津遣明州養贍候有便船發回十年七十三人飄至秀州華亭紹熈元年飄至泰州詔見行貨物免抽買舟悉與給還仍給常平賑恤慶元六年至平江嘉定二年至定海詔並支給錢米養贍候風便津發宋自中葉歷久無貢元世祖遣使招諭之不從乃命范文虎率兵十萬征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敗績終元之世使竟不至逮

國朝洪武四年國王良懷遣僧祖　朝貢七年復來以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方物不恪

却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寺居住著為訓示後絶不與通至三十五年復來　詔定貢期約十年一貢

太宗嗣登大寶國王嗣立受　冊封自是或二三年或五六年貢無定期皆詔至　京師燕賞優渥稛載而歸是以其貢而來也于利不于義往往各道爭先受遣之為幸正德四年南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細川高國強請勘合遣使宋素卿貢正德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內

藝興強請勘合遣使省佐貢嘉靖二年各道爭貢國王源義植嗣位幼冲勢不能制大內藝興遣使宗設謙導西川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交貢船舶寧波港互相抵毀宗設謙導等特忿執鋭讐殺宋素卿伴從追至紹興所過地方莫不搔動十年復來貢二十二年西海道遣使長門僧人福師駕舡三號來貢一號遭風壞于半途二號救載壞舡人從返止一舟行沿松門衛送至定海　詔令四十人　朝見燕賞如舊二十七年復遣原使貢却之彼欲將貢物易貨載囬督海衛門不容叱歸由此禁絶海商以致海舩閩閣商賈失務三十二年間因而起釁構黨犯津作耗浙直大遭其殃　總制大司馬胡公命謀士蔣洲陳可願詣國假　詔諭以言歸責于王彼原不知所犯作耗者皆海內流商舡户之類非真倭也三十六年遣使僧人清守清乘稱貢因其所貢無格又以先年將二僧留在四川寺內從伴令歸自此每每拒絶不通

貢物

馬　盔　鎧　劍　鎗　腰刀　琥珀　硫黄

蘇木　牛皮　貼金扇　灑金廚子　灑金文臺　描金粉匣　灑金手箱　塗金粧彩屏風

抹金提銅銚　灑金木銚角盥　水晶數珠

貢船開泊

本國七道三道額定造舩　朝貢南海道應貢土佐州造舩至秩子塢開洋山陽道應貢于周防州造舩花旭塔開洋西海道應貢豐後州造

舩五島開洋但海外有秧子塢養又山塢葉落埠三島乃海之咽喉琉球及南海道貢舩必由此而分行南行係琉球西行至大唐惟西海道五島開洋此島又為秧子塢三島之總喉西行至中華北行至高麗由此島至中國普陀山隔海四千里如得東北順風五日五夜至普陀山如風靜寧息程途有限如值逆風卸却蓬帆任其蕩行力不可挽倘不幸遭暴風壞之復回本國造舡再行如不壞舩縱風不便不過半月有餘已到中國來貢之舟每泊台州定海請驗勘合令其收拾兵器貯庫移至寧波住賓堂給贍住候　朝命詔至留從伴一半守舩一半入京朝見寧波市貨彼國缺者肯重價買之故此地若貢使至得其利　朝罷與各同返燕賞之物與守舩者均之

君臣禮節

君臣上下之分大較倣中國但服用政令與中國殊王居室無城廓持兵守衛冠至隋時始製以錦綉為之而飾之以金玉以天為兄以日為弟自任以天于天明時聽政跏趺坐日出輒停朝會陳設儀仗音樂隨朝近侍文有三公皆世其子武有三公亦世襲也文三公各侯王政徹宣入琴棋詩賦以為消遣兼議國政武三公各分提督在畿山海等項政務以下僚吏皆世其官銜分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義小義大禮小禮大智小智大信小信十二等官俱歸文武三公節制各分欵類督理政務王無内使太監止立一后妃嬪不過三五多用女使生子亦呼太子長亦分居遇時節大設朝賀畿外所部者皆武臣也例定一年一進朝見并貢谷屬銀粮有王好遊獵者或三五年一次出畿遊玩所屬州郡設若王無出嗣遂立女為主次立女之世子即位雖至親宗族不敢僭其位矣

設官分職

在京文武品從以坐蓆分其大小如一品官之座設蓆九層二品八層每官下品减坐蓆一層

如九品雜職座止一層也在外七道額設七員大將軍各道分鎮所治之地豎以旗號上書大將軍三字彼音呼為耶華苔一道所屬州郡官一年一度至大將軍處總進錢粮大將軍三年一度入朝上貢錢粮若自己懶于途涉倩子姪代朝王亦不較止要錢粮數足為悅州官銜曰掌州郡官銜曰地都亦有粮里地方總甲等項各道州郡即土官也皆世其子且如長子既襲居官不才僚友共叱去另舉次子或姪可堪出類

者代之止往大將軍處驗其誥命給牒管地方其首領頭目皆聽委役

染牙

其土官本身宗族子姪并首領頭目皆以銹鐵水浸烏棓子末悉染黑牙與民間人以黑白分其貴賤女子年及十五已上不分良賤亦染黑牙始嫁

內俗

其土官之室名曰國袍裃粧面粉唇脂衣裙相似其髮披後抵背髮尾總束一髻皆搽油水以取光净於宗派中或始婿之稱親選其美女千餘不令嫁贅留伴官妻民稱為太奶奶本官妻民止稱奶奶其衆女與某官室日則同食夜則分班陪寢凡出與衆女皆乘轎內用使女名曰妃子但民間之婦與夫反目婦告于官終身願投為侍妾者官遂容留冬夏給衣日給升米養之有至一二百者以為少亦置卯簿一扇聽憑伴侍太奶奶點分班次日侍茶飯夜赴伴宿內有

滛色之婦悉構太奶奶或以詐病探親為由暮夜告假賣姦官雖嚴究難除內亂之私蓋本國男少女多故籍此玷也淫汚之私不能悉記民間多有夫婦不睦女有嫁者令婦無可婦者各分其居與夫同起家事亦聽均分雖有子孫老而不睦者各從其姓不由阻也

徵粮

額無定數所治國地皆屬于官民力耕種秋收花利官一民二分之其國粮論其歲之凶豐每

畝凶歲納粮一升豐歲二升甚重不過三升以郡轉上於州以州轉上大将軍大将軍總上于王其民間居室基地總照田畝供官之粮又止國稅惟庵觀寺廟等基并園地等項官不分稅園不取稅任其自種自收也

法度

法所嚴者山海強刼等盜捕獲既到究其根贓如不直供令從卒執強弓以弦鋸頸或令犯者沸湯中取石或置蛇于甕中令犯者取之使其

怯懼招明贓証不時請命而戮之無牢獄鞭撲之刑凡輕罪所覊寺廟之中証明即釋竊盜計贓倍酬其物如家寧不敷即沒其妻奴如不服輕則逐流外境重則照強盜行闘敺殺人償命有等凶暴之徒既已殺人将刀横剖其腹以免經官之涉雖官捕訪聞不究呪咀他人則彼人持刀立殺隣里証明不坐究徒之罪姦情捉姦夫并妻殺死亦不坐罪或姦夫離其姦所法不容誅謀叛等項亦稱十惡其餘犯死者未獲到官知風逃竄入寺官捕則罷擒之若遂削髮為僧則終身不究矣畏佛法以過國法是如此也其戶婚田土告官理正者皈正理詘者罰之不加杖責皆以罰物多寡為之勝負賭博獲其開場之人斬首家私沒官對賭者斬右手不然重罰之僧道宿娼還俗或姦良家婦女獲之即戮

官出巡

凡官出巡地方大官以轎次官以馬再次下官步行俱選長大勇卒一員披髮手執偃月刀引

導途有下民見之則知廻避轎馬之前多令卒從擺列刀鎗棍杖亦有前呼後擁之勢官往不行衆卒皆蹲踞官行衆起官至所部州郡鄉村屬民皆蹲踞而迎設席請坐衆卒皆跪膝候官理政令或茶飯畢官起衆卒方起行但整點人馬等項俱以海螺吹聲為令無鼓進金退之則

風俗男子

男子斷髮魋頭黥面文身以左右大小為尊卑之列衣伊襦橫幅結束皆拖縫綴上古足多跣

首無冠中古及今皆該其履名曰法吉木那形如屐漆其上面繫其足寒置短與皮襪名曰單皮一身以紙表成上平天下橫濶夾青紙一幅掩其穀道以布或紬縫成小袋囊其王莖名曰法櫃那和皮上穿其褌微露夾紙但遇時節會親友赴宴穿方袖長大敞衣袖下以絲線為襦若官長腰用段絹四層縫連一帶濶四寸長丈餘拴之名曰和皮其首戴斜方段帽若黍角形名曰蒲西以線帶拴于地閣因無髮恐冠不正耳庶人衣服同無絹腰用顏色線結成帶濶寸餘長丈二拴之亦曰和皮以便帶刀出入之故凡出倘遇親友生者于途則卸其履令從者執之跣足而過無從者則手携履而行離其坐處始復穿履若生者見其來人遂起立則行入穿履搓掌而過是為恭敬也但至親友之家皆卸履于門外跣足而入也

婦人

女子富貴者披髮綰紒貧常以髮束髻以便工用衸生以丹扮身象龍子以避水妖首不用金銀為飾耳無環梳粧面粉唇脂富貴以金銀造簪寶物挽髮名曰華眉素若貧者以銅錫骨用造簪其名同手開用戒指名曰衣皮揩泥衣如單被穿其中貫頭而着之段絹衣名曰骨僤地布曰吉而木那下身亦衣裙襦名曰加福尋常內不着裩凡出入庶人之婦無轎乘馬始穿其褌以備露形其足不裹任其生成亦無脚帶纏之鞋以皮染彩裁條結如涼鞋面底用皮包席名曰恭蛾又曰十吉利其工亦能刺綉縫裁養蚕機織烹魚見賔客公姑伯叔親族皆合掌鞠躬為禮但婦取水以桶頂首而行所置桶底造頭頂之穴以其便也

婚姻

上古婚姻不取同姓男女兩家自相愛悅而為夫婦中古及今皆伏媒使以禮聘娉始為姻嫁東家有男西家有女年序相等先求媒使名曰乃隔達知至女家通說女家必先佯辭待男家

三懇方允遂辦茶食段疋餽送爲定婷親曰依何外世貧者布疋無猪羊財物之物俟嫁娶之時男家選吉日托媒先報女家至期女家拉壻過門男家帶令工從賫帶果品酒食至女家俱酒食畢或布巾之類先犒賞男家從者待吉時至遣壻與女仝行官家以轎富家以馬貧家令從者背負之女家亦令多從賫送酒果之類到男家女下轎馬必先跨火然後與公姑相見初無拜跪之禮上合掌鞠躬令亦知拜俯之儀禮畢通宵筵

席女家從者男家亦以犒賞之卽各散訖男家不費財禮止用酒物段疋女家不設粧奩止有童僕從嫁娶曰搖容木草兮嫁曰木哥獨里

便宜婚姻

假如東家有義男西家有義女兩便婚姻在朝男待男之家主女待女之家主至暮男女同宿不索財禮若孕生男聽分與男家主議給乳銀一兩若生女聽分與女家主母隨父姓女隨母姓以取兩家之便宜也

生育

生育諒其孕婦產月臨日預選吉日擇其方向於天井或後院僻靜處所結蓋一小舍名曰生衙令孕婦居于舍內候產既生之後水火飲食之類皆禁于夫兩不相通忌戒月逾方同寢食若生男女之初必密請一友認爲義父如不從强求之子之親父執一籔籃送弓一張箭二矢請義父將籃射三回却將弓箭籔籃遮鎮子臥之處以壓其邪三朝名曰密革那以外用艾丸

如米大于所生之孩兒頂中灸三焦以保一生無恙備酒品款待義父及鄰族親識七日名曰南革那以外分與子沐浴設酒人宴亦如之月半名曰壽吾儀之以外與子沐浴請人滿月名曰三壽儀之以外剃其胎髮令子母淨浴同夫寢食始週無其誠禮待子年支十五已上親父厚備禮物或至一二百金送子歸于義父之家叩其義父斷髮魁頭彼之義父量其原送財物外加一倍并子送歸親父由此兩爲至愛休戚

相關若生女其義父様髮禮亦如之

喪事

其喪舉家悲泣不飲酒食肉以白布置衣裹頭不拘富貧俱置龕子令亡人合掌坐于龕內外縫以紙糊之上書大乘妙法蓮花經七字遍龕封貼却將白布盤繞于龕上用絹段爲彩親友聞喪詣龕而吊次選日殯出預于坟所編一竹城外以白布絹段帳結于城分其東西南北四門倩八人頭盔衣甲手執鎗刀扮爲門神分守

四門俟其殯出用扛擡龕皆用白布裹扛使孝子親擡如止生一子女壻外甥代之至親皆扶殯而行殯前排紙旛二三十竿旛上書其大乘妙法蓮華經七字外設香亭一座名曰設孫臺令一人在前撒銅錢而行名曰買路錢撒地之錢任其貧乞者拾之富貴之家令一義男爲從殯將亡人平昔所好而食之類置一圓食籮令從葬者頂首而行殯至坟所按吉方擇門而退擡繞三回正中安下俟親友送殯者至喪家預買草履千餘雙待親友至坟所請卸自履皆穿喪家草履入竹城詣龕合掌鞠躬叅謁畢客出仍穿自履喪家草履復卸原所親友事畢請僧唱經俱以禮物酬謝訖再有乞丐至厚薄賞之俱完次將竹城週圍架起乾柴門神孝子各執長竿以火焚之柴盡復添白衣草履之物盡毀于內務燒三日三夜以爲至孝另將灰骨和泥送在寺中按于神腹前從葬者令入寺內燒香奉佛永不令歸貧者無力可焚亦于竹城內埋

之畢挈家人水藻滌以祓不祥色衣而歸以取吉利

祭祀

新正先祭香火次祭門神井灶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名曰設孤之節各至坟所祭祀皆以牲醴果品菜盛無紙錢銀錠之類祭畢所供之物盡撒于野而不持歸亦不就食或給乞丐如不遇乞者任其鳥食鴉飡如人亡之後亦按逢七次祭祀主期死期祭亦如之家庭祭物請隣族分

食之為敬其孝也

貿易

買賣亦用銀金銅錢交易憑經紀名曰乃偶依理今用之銅錢乃鑄天順永樂洪武三樣每銀一兩換錢三百三十三文為則零用以三文抵白銀一分總錢一千称為一貫值銀三兩由琉球高麗以得中國之錢為樣本國照樣鑄之日用柴米油塩菜蔬等物皆肩于市貨之各色貨物除舖店不移者其各處地方皆有集市例定日期大小貿易皆運至集交易等子天平與中國相同所用白銀餅如鞋底無元寶錁錠亦有假銀外用銀皮包打停當若不剖辯儼如白銀今之商賈知有偽銀皆鑿開以火燒辯每米一石常價一兩以一石較之中國之斛約有三石絹段有花素之分每素絹值銀二兩花絹值三四兩如大紅絹段值銀七八兩布有冬夏其價不等多不過七八錢段絹布疋總不滿三丈每絲一斤值銀二兩五錢其餘貨物皆依時價無

定額矣

時令

新正名曰少完之以正字呼為少音完之即月也敬天地祀鬼神以松栢挿門乃取長青之好朔日賀歲從尊至卑禮節如口云紅面的例乃陽光普照之言千首萬世乃千春萬歲華盖華盖長比少年乃通國俗語也正月十一日聚少壯之人射戲飲酒名曰三盖木禮元宵名曰默之壽五例不興燈但街道鄉村兒童年及十五十八九歲已上者各取柳枝去皮雕成木刀以皮復外纏于刀上用火燒黑去皮以分黑白之花名曰荷花蘭密再取荊棘之條挿供香火神前次集各童手執木刀隊鬧于途凡有婚久無子之婦將木刀遍身打之口念荷花蘭密必使是婦當年有孕生男每驗襲為常例若人之婦喜悅如聞其聲讓侍立于門衆童則善舞之若避之不欲率衆擊門而入覔婦挨擠亂打縱致傷命亦不厲法三月三九月九名曰設孫節婦

端午名曰少蒲亦有菖叓雄酒之設七月半中元令節大家小户皆興天燈用高竿以繩拽上名曰拖録六月廿九日名曰為栽壽各集人衆棹其小舟彩旗鼓樂至海迎潮競其先後以分勝負取其吉利冬至敬祀如年除夜守歲物物皆新置泥盞碟器盛祀神之物迎春亦同但無春牛芒神之像

待賓飲饌

親友至訪侍立門外呼云木那庅乃人在否之言內云獨里乃云是誰之荅各通姓主出迎卸履手門外携手同入搓掌鞠躬畢席地而坐主人令從以棗盤貯米上用香橙為心週圍以果列于米上奉上客止取米數粒食之然後奉茶無料餌之物倘遇新歲客至坐地大家小户俱置千歲瓶富貴者金銀造之貧者瓦瓶用金箔貼之用瓶貯冷酒令一人執盞從尊至卑各先飲五盃然後另設酒餚通國無卓遍今置小卓止供讀書寫字雖官長設席止多用棗盤盛饌

每客之前一盤加餚再另加盤所用器物或木或磁筋用栢木或梧桐木置之敬客采一樹葉以揷其筋食罷一飡筋遂投之餚饌以鹿脯魚物為常品海味甚多不食雞謂雞乃德信之禽無牛脯以為牛代力之牲不忍食粉麪之物與中國大略相同米飯用大木碗尖盛俟食将平又添其尖務以尖滿為敬飲酒中間亦好歌唱猜枚行令渺似中國之風官長設宴将殘必令女使執盞奉酒始為至敬也

出海通番

常有唐人用幾千金令精巧木匠造至大之舩名曰舩主但各國客商下海通番有本銀一萬先償舟價二千本國州郡官先索商稅止知稅銀而不稅貨且如商賈挈本下國往西番大唐等處買賣約日登舟報官差卒捕至舟逐一搜過免得商人本銀一萬額定稅銀一千方容出海若買貨回任憑貿易毫忽無侵海內行舟患防划舡結黨搶奪一大舩出海必帯勇從百餘

多備器械方行划船訪有出海商舟糾集野棍百餘共棹划船數十圍住大船各逞強橫捨死抵敵如大船勝小船各竄方免其掠若划船勝必遭其擄大船雖勝划舡必不空散追至大舡之前齊齊擺列稱為護送下情求賞必須厚犒犒之始止其擾如不然纏無休息往返難免其患划船既得其利各從野散雖官兵嚴捕勢難禁矣故下海之舟俱各預防

商船所聚

國有三津皆通海之江集聚商船貨物西海道有坊津地方有江通海薩摩州所屬花旭塔津有江通海筑前州所屬東道有洞津本國鄉音曰阿乃次以津呼次是也有江通海係伊勢州所屬三津乃人煙輳集之地皆集各處通番商貨我國海商聚住花旭塔津者多此地有松林方長十里即我國百里之狀名曰十里松土名法哥煞機乃廂先是也有一街名大唐街而有唐人留戀於彼生男育女者有之昔雖唐人今為倭也三津惟坊津為總路客船往返必由此地而過花旭塔津為中津地方廣闊人烟湊集商賈等項無物不備洞津為末津地方又遠與山城京都相近貨物或備或缺不一

居室

房屋低小罕有樓閣門堂覆不用瓦俱以板蓋上加油灰抿抹則無滲漏年久板朽再倍其板以板壓板以屋板蓋高疊者則為故舊之家粧修墻壁皆用木板為心外以泥灰粉之貧者以

草結苫為壁男女皆異室亦分中堂客座卧房厨房官宅門壁相類但地以白沙鋪之乃為潔麗雖皇宮殿室上不蓋瓦下不砌磚蓋本國泥土不膠是以無磚瓦匠之故也

公文

文移俱寫本國鄉音草書多真字少近來亦用硃筆批判不用印信止以花押為記照驗封固緩則着舖遞送速則以州遞州以郡遞郡在途亦有夫馬應付之類文書曰饒鋪遞曰對鋪不

計程遠近但遇鄉村人煙多處即設舖舍傳遞公文值舖之役皆于戶口內取用舖兵名曰飛駕古

三教

上古絕無文字惟刻木結繩以為憑劄自魏隋時五經佛法得自中國酷信佛經今雖略知文賦尚無學校開科之設富貴之家送子讀書名曰摇目啓蒙所讀者名曰以路法共四十八音以學寫字名曰華古亦寫以路法四十八字有清濁之分可以通用一應字體皆以草書為熟呼音與中國大異民間子弟識中國真字者甚鮮惟釋教得中國經文傳始通真字但　朝貢必于寺中選僧人封賞名號領表来　朝是以此教愈通中華事體唱經禮佛音樂之類皆做倣中國規模彼國官家子孫皆肯捨送出家披剃不給牒和尚名曰袍道士雖有道士不識經文止曉拈香請神祭祀彼國從道者鮮矣道士名曰法戶里三教以釋為尊設有犯該刑罪綁

而欲殺者得僧至以袍袖阻之則免戮矣

九流

朝有陰陽生名曰挨里由吉朝用占卜士名曰挨里木師風水士名曰三和吉有良醫亦知胗脉探病下藥名曰骨乘里治人病愈量其貧富厚薄酬之但本國藥餌雖全常服不効無甘草每遣　朝貢使務得　大明藥餌牛黃射香以為至寶若甘草百斤值價三百金本國醫人得有中國藥料為上等良醫名曰醫煞無欽天監造曆日係陰陽挨里由吉春夏秋冬四季十二月建六十甲子歲月相同月大月小間有差訛是以太隅并前後豐州薩摩州與琉球運界每年得　大明曆日擇吉凶用事歲漸通行迯来大小月分可得正矣曆日名曰果摇寮命士名曰法蓋手有生家出帖者有等手執筭盤帶從者偕行口呼胡来也筭後從則云釋伽厚部士乃誇十分高妙之言人知諸人推筭亦依年月日時以斷吉凶師巫之術甚少戲耍之法頗多

非正務故不考録

百工器械

不石銅銀錫鐵綿花織染油漆描金車旋泥水裁縫裱褙等匠俱有止缺瓦匠房屋頂不盖瓦地不砌磚因無匠也雖有窑匠止造釭罈鉢甕等器鉄匠能制利刃非獨取鋼為利生鐵乆鑄乆煉成而復毀毀而復成朝專煉煅暮入濕泥如此一百二十日之工成其刀可以吹毛削鐵也上古倭刀以年乆者為貴迩來新鑄之刀儘

為利矣今之利刀以柄鑿名不記名者則尋常之器耳鳥銃原出西番波羅多伽兒國佛来釋古者傳于豐州鐵匠近来本州鐵匠造鳥銃一門價值二十餘兩用之奇中為上其別州雖造無此所制之妙其價所值不多火藥亦得真傳用梧桐燒炭為頭次取焰硝滚水煮過三次硫黄擇其明凈者和勻每銃用藥二錢多彈遠中四季各有加減之方一銃總按三彈横直分發皆火藥之秘法也皮匠以皮造甲專以麂皮染

彩裁做短襖皮襪甚為精緻上等者價值七八錢中等四五錢下等三錢官民總穿無禁描金匠最能巧置器皿是以具為貢物其別工匠與中國庶幾也

娼優隷卒

畿内娼家集居一街跕門接客内有嫖客簾外卸履倘子弟至見其有履則知内有孤老遂止入也畿外地方無官娼皆係宦富之家使女日侍家主夜出賣淫不覔厚利止充衣粉之資如

投得一遠客則終夜不易客去始方別投娼婦名曰倭家例忘公名曰低使優畿外俱有登場扮唱戲文子弟故事亦有張良韓信諸家之套曲詞説白皆係本國鄉音唱曰嘔打扮戲曰奴隷於民間十家牌内抽一壯丁跟官聽役倘選無伶俐可役者十家共顧一人代之亦有積年乆占之徒隷曰州健卒于軍中選擇勇丁常川食粮跟用防禦操演亦有起止暇日入山打圍故多鹿麂之舖人家以為常品軍卒曰和多目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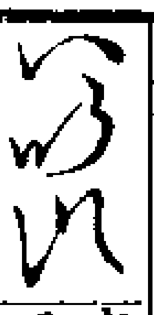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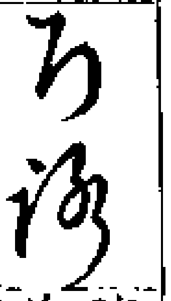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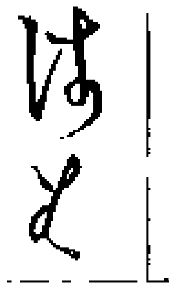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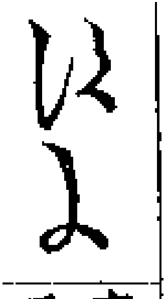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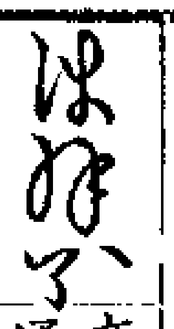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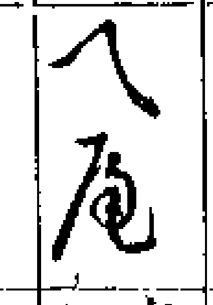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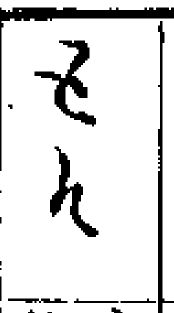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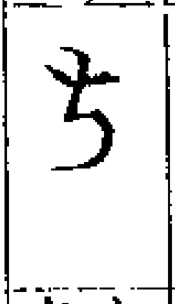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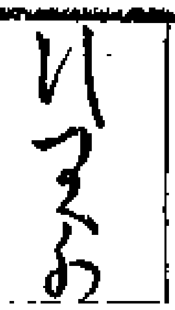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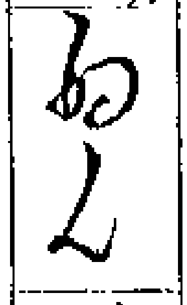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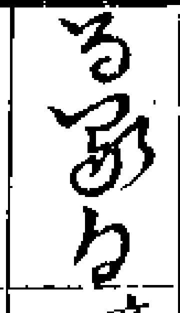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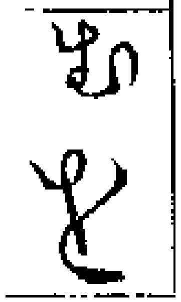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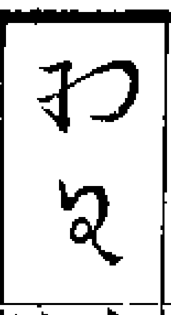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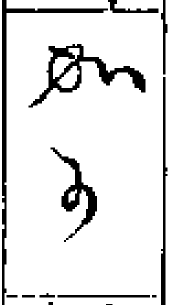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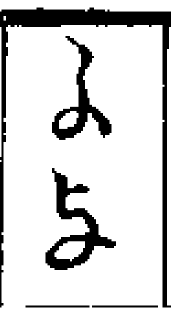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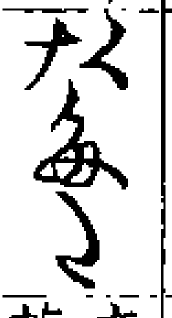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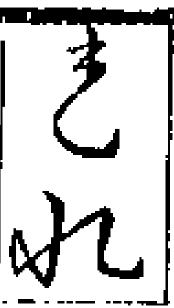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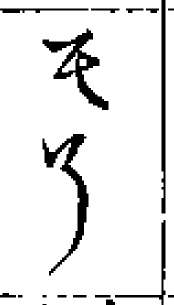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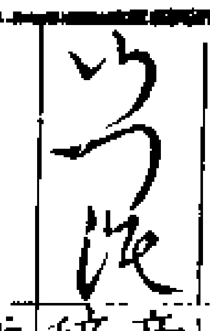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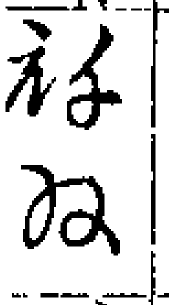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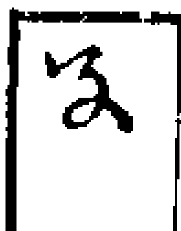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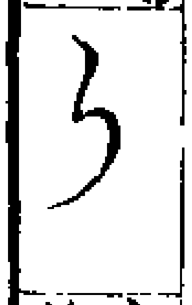
日本考卷之三

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臨淮侯李言恭
協理京營戎政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郝　杰　考梓

字書

本國自古及今尚無學校雖有字書全無真正字體而官民子弟幼學皆從師於釋教雖釋教頗通　中國真字但本國慣以習草爲常以真正字書視非切要故不習耳且通國公文私劄絕無真字悉用草書童蒙初學止四十八字名曰以路法以四十八字分別清濁之音一應諸書文俗之言悉皆通用本國之人間有精熟四十八字能變通字體者即爲飽學也及考諸書草草之中間有一二字樣與　中國相似本國文意頗同而呼音又異今將啟蒙四十八字音註明確集成草字于後另將我書四十八篇另分呼音讀法釋音切意妥貼辯證別分一卷以便彼我國人之易譯也

以路法四十八字樣（音註）　清濁變用

	音以兮一伊異通用
	路魯六盧跎羅落通用
	音法白拔敗排拜通用
	音尒尼義宜你通用
	音浮復福伏泊通用
	音血穴別邉遍便通用
	音多隨陀獨禿篤通用
	音地七之吃即席通用
	音里利立烈劒通用
	奴怒度穤捺户通用
	音而二
	音和賀紅渾倭呵通用
	音外活話黃華坬通用
	音華客角楷開俺各隅通用
	音搖要耀王欲通用
	音打他大坦達荅帶通用
	音利里礼力立連列通用
	音盱迷宿促挫佐坐足通用
	音子紫此茲亂辭慈通用
	音捏業逆年儼通用
	音乃柰拏鬧通用
	音郎賴懶樂爛落老通用

む
音木莫目摩磨（母通用）

う
音户胡烏姑鼓（五通用）

お
音意衣以矣義（通用）

の乃乃
音那平聲奶乃

れ
音和或訛我我

く
音過忽骨或古（通用）

やや
音養羔羊耶也（美業通用）

まま
音埋蠻謾瞞馬（麻通用）

き以
音計傑絜吉結（及刧通用）

ふふ
音復勿福否卜（北通用）

こ古
音過哥可蛾谷（果通用）

え江
音夜月越日元（出通用）

て
音扶鉄疊敵迭（佚牌通用）

あ阿
音扶阿哀呆安（寒俺汗通用）

さ佐
音索作昨殺者（酌通用）

きき
音氣絜吉乞翕（結通用）

ゆ
音由有友憂油（又通用）

め
音眉迷妹臧容（免眠西通用）

み見
音覓密鼻滅通（用）

之し
音失識十式西（姐試詩施通用）

ゑ
音業韡遠頑（園源通用）

ひい
音虚許虎爬（被彼比）

も毛
音木貌卯末日（通用）

せ
音設丸舍拏（赦石折浙）

ゑ
音交朝招喬（焦消小肖）

す
音事四思系次（寺辭自通用）

岩衣山帶

果結衣木氣打而以外和

こけ衣きたいわ

外索木革頼天氣奴氣奴

そさもをきぬきぬ

山尼和皮和事而客乃

山におしおいすすみの

呼音 衣過路木山 陽脉

讀法 果結過路木氣打路依外和索木革頼鉄氣奴氣奴陽脉尼和皮和所而革乃

釋音 果結（笘塵蔽）衣（正音）氣打路（穿）依外和（岩）

外（助語）索木革頼（沒頭領）氣奴氣奴（霧罩）

山（正音）尼（助語）和皮（帶）和所而革（無腰）

切意 笘蔽岩穿衣沒領

霧横山繫帶無腰

松風攪睡

搖木思客樂 和慕 打里刼

よもすから[illegible]

里我心松拂古風尼

[illegible]我心松[illegible]風に

和跎路革索連天

[illegible]まて

呼音 我（黃俺）心（箇路）松（埋上）風（革熱）

讀法 搖木思客樂和慕亐打里刼里黃俺箇丶路埋止拂古革熱尒和跎路革字連天

釋音 搖木思客樂（夜坐困睡）和慕亐（思念）打里刼里（不快活）我心（正音）拂古吹風（正音）尒（助語）和跎路（睡）革索連天（驚醒）

切意 夜坐倦猛思念我心不快活睡倒時風吹松動驚醒難安

秋田曉露

秋耶田那革里復那一和

秋の田のかりほのいほ

那多麻和阿頼容我夜

のとまをあらみ我衣

鉄尼露尼奴里漬ゝ

ては露にぬれつゝ

呼音 秋（阿氣）田（塔）我（黃俺）衣（過木路）露（紫油）

讀法 阿氣那塔那革里復那一屋那禿麻和阿頼迷黃俺過路木鉄尼紫油尼奴里漬ゝ

釋音 秋田（正音）那（助語）革里復那（收稻）一屋那（舍）禿麻和（盖舍薦）阿頼迷（稀漏）我衣（正音）鉄（手袖）露奴里漬

切意 秋田收稻 結舍看守 盖薦稀疎 我衣漏透

鹿悲紅葉

遠山尼木密之勿密外計

遠山にもみぢふみわけ

乃姑失華那那可葉吉古時

なくしかのこゑきく時

活秋所華乃失氣

ぞ秋はかなしき

呼音　遠（多委）山（陽脉）秋（阿氣）時（禿計）

讀法　多委陽脉尼木密之勿密外計乃姑失華那
可葉吉古禿計活阿氣所華乃失氣

釋音　遠山（正音）尼（助語）木密之（紅葉）勿密（踏）外計
（悲）乃姑（鳴）失華那（鹿）可葉（聲）吉古（聽）時（正音）
活（助語）秋（正音）所（助語）華乃失氣（苦叫）

切意　遠山紅葉落　鹿踏自悲鳴
時值秋殘後　聲叫苦难聽

冬花春發

何外士尼索古那箇那花

何にはづにさくやこの花

冬過木里埋和春遍多

冬ごもりいまははるべと

索古耶箇那花

さくやこの花

呼音　何（南尼那）花（法乃）冬（伏田）春（發而）

讀法　南尼耶士尼索古耶箇那法乃伏由過木里
一埋和發而遍多索古耶箇那法乃

釋音　何（正音）外士尼（園）索古耶（開）箇那（這箇）花冬
（正音）過木里（藏）一埋和（過）春（正音）遍多（索古）
（耶俱開）箇那（這枝）花（正音）

切意　何園開這花　冬到已藏華
過春開遍苑　原是這枝花

年内立春

年那内尼春外氣尼結

年那内尼春外氣尼結

里一獨世和所箇夏也以外奴

里一獨世和所箇夏也以外奴

今年多也以外奴

今年多也以外奴

呼音　年（獨世）内（屋之）春（發而）一（血多）今（箇）

讀法　獨世那屋之尼發而外氣尼結里許多獨世箇所多也以外奴箇獨世也多以外奴

釋音　年内（正音）那尼（助語）春（正音）外（助語）氣尼結里立了一（正音）獨世（年）和（筭）箇所多也（舊年）以外奴（節令）今年（正音）以外奴（節令）

切意　年内立春　已一年別

筭舊年節　當今年節

新歲舉筆

阿頼玉那尓那發十容那

阿頼玉那尓那發十容那

筆立尼萬那大盖頼和

筆立尼萬那大盖頼和

革氣搖四而世

革氣搖四而世

呼音　玉（地賣）年（獨世）筆（粉地）立（達子）萬（搖六事）

讀法　阿頼他賣那獨世那發十容奴粉地達鉄尼搖六事那大盖頼和革紀搖四而客乃

釋音　阿頼（簇ヒ）玉（正音）尼（助語）大盖頼（寳）萬（正音）那（助語）年（正音）發十容奴快（ヒ）筆立（正音）革紀（寫来）搖四而客乃（百事大吉）那（助語）

切意　簇簇玉年　快快立筆

萬寳寫来　百事大吉

245 n 94.5

春雲引志

春　那　夜　那　紫　氣　傑　那　哥

春の夜のつきけのこ

馬　搖　我　想　外　雲　以尼客寄

馬よ我思雲いよや

奴　禿　計　那　埋　木　寄　奴

ぬりきのゆまとみん

呼音　春（發而）夜（搖）我（黃俺）馬（哥賚）想（可意）雲（枯木）

讀法　發而那搖紫氣傑那哥賚搖黃俺可意外枯
木以尼寄奴禿計那埋木寄奴

釋音　春夜（正音）那（助語）紫氣傑那（自樣）馬（正音）搖（騎）
我想（正音）雲（正音）寄奴（上見）禿計時那（助語）
埋木寄奴（不見）以尼（變化）

切意　春夜月樣馬　我想騎上雲
此時不相見　變化自飛騰

難中春怨

月　耶　阿　賴　奴　春　耶　木　華　失

月やあらぬ春やむかし

那　發　而　乃　賴　奴　我　身　許　多

のはるならぬ我身ひとつ

子　外　木　多　那　身　尼　失　天

はもとの身にして

呼音　月（紫氣）春（發而）我（黃俺）身（寄）

讀法　紫氣耶阿賴奴發而耶木華失那發而乃賴
奴黃俺寄許多子外木多那寄尼失天

釋音　月（正音）耶（助語）阿賴奴（不是）春（正音）耶（助語）
木華失（音故）那（助語）發而春乃賴奴（非）許多
子一我身（正音）木多那（舊時）寄尼失天（不比）

切意　月非昔月春非昔春我身不比故舊（故舊）不
是我身

春風過嶺

阿索容多里山外發而潔氣

あさみとり山わけるきよき

霞容而嶺木失子華尼

霞ゆ巖をこえりまよ

外打而春風

まる春かせ

呼音　山陽脉霞（華索容）嶺（客巖）春（發而）風（華熱）

讀法　阿索容多里陽脉外發而潔氣華素容客乃容巖木失子華尼外打而發而華熱

釋音　阿索侵晨容多里（頂）山（正音）外（助語）發而春潔氣（單）霞（正音）客乃（助語）嶺（正音）失子華尼設（匕）外打而（過去）春風（正音）

切意　侵晨山頂　春霞罩籠

嶺頭過去　謾謾春風

憶摘櫻桅

山大華容枯木以尼容由而

山あやみいよそゆの

櫻花心那由氣天和賴奴

櫻花のゆきてある

虛木乃失

れをのし

呼音　山陽脉雲枯木櫻（索古賴）花法乃心（箇〻路）

讀法　陽脉大華容枯木以尼容由而索古賴法乃箇箇路由氣天和賴奴虛木乃天

釋音　山（正音）大華容（高）雲（正音）以尼（邊）容由而（渺見）心（正音）櫻花（正音）由氣天（手）欲（去採）和賴奴摘（又）虛木乃失（日西）

切意　高山雲影罩　渺見櫻桅花

心欲伸手摘　紅日又西斜

摘花遇雨

櫻華里挨迷外勿里氣奴

桜かりあめはふりきぬ

和乃失古活奴而禿木

をなしくはぬるとも

花那華計尓羊多賴奴

花のかけにやとらん

呼音　櫻（索古賴）花法乃

讀法　索古賴華里挨迷外勿里氣奴和賴失古活奴而禿木法乃那華尓羊多賴奴

釋音　櫻（正音）華里（音折）挨迷（雨）外（助語）勿里氣奴（驟暴）和乃失古活（尽濕會左右濕）奴而禿木（淋漓）花（正音）華計（躲）尓（助語）羊多賴奴（睡不得）

切意　摘櫻逢暴雨　衣衫左右濕

花下堪遮躲　淋漓睡不得

樵子偷桃

寄之那骨那識那勿那

みちのくのしのふの

櫻和里所葉天呑景其外

桜かつるゐてしけきは

和日氣春那山人

をひきせの山人

呼音　櫻（索古賴）春（發而）山（陽脉）人（許多）

讀法　寄之那骨那識而勿那索古賴和里所鉄業呑景其外和目氣發而那陽脉許多

釋音　寄之那（路）骨那（傍）識而勿那（看見）和里（採折）所業鉄（再折）和氣目（重）呑景其（柴）櫻（正音）春山人（正音）

切意　負薪春樵　路傍偶見櫻花

摘子又摘　担重難挑

春野採花

君華呑寄春那野尼出

君かため春の野に出

花和多乃我衣鉄白雨

花をたの我衣ては雨

尼奴里子子

にぬれつゝ

呼音　君（吉寄）春（發而）野（那尼）花（法）出（一迭）我（黃俺）

衣（過路木）雨（扶迷）

讀法　吉寄華呑寄發而那那尼一迭法乃和多而

黃俺遇路木鉄外扶迷尼奴里子子

釋音　君（正音）華呑寄（鳴）春（正音）那（助語）野（正音）花

出（正音）和多而（採折）我衣（正音）雨（正音）鉄外（手袖）奴里子ゝ（濕透）

切意　春野爲君出　絶把花枝折

採花遇春雨　我手衣袖濕

雲遮夏月

夏那夜尼月尼枯木外

夏な夜に月にくもは

白乃計連木阿外疊木蛇而

はろけしあらてもよる

外法子華耶寄華乃

おはつかのやよる

呼音　夏（乃子）夜（搖）月（紫氣）

讀法　乃子搖那紫氣尼枯木里白乃計里木阿外

疊木蛇而法子華耶寄華乃

釋音　夏夜月（正音）那尼（助語）枯木里白（雲遮）乃計

里木（明不明）阿外疊（不相會）木蛇而（回去）法

子華（二十）耶寄華乃（夕黃昏通用）

切意　夏夜雲遮月　要明不得明

回去不相見　二十晚黃昏

松影過山

夏夕尼容里白箇所阿礼

夏夕尼容里白箇所阿礼

住吉那松那那木華葉那阿外

住吉那松那那木華葉那阿外

池塢陽脉

池塢陽脉

呼音　夏（乃子）夕（骨里）住（四容）吉（揺失）塢（淫）脉

讀法　乃子骨里尼容里白箇所阿礼四容揺夫那
埋子那木華葉那阿外池失脉陽脉

釋音　夏夕（正音）尼（助語）容里白（見）箇所（這）阿礼有
住吉松（正音）木華葉（對過）阿外池（河波州）塢（正音）陽
脉（山）

切意　夏夕住吉松有影見射對過河波州山塢
（住吉松有松影射過河波州也）

指月候人

夏出天二十三夜那月

夏出天二十三夜那月

埋子多人尼外由戸候

埋子多人尼外由戸候

君和箇所埋子

君和箇所埋子

呼音　夏（乃子）出（一迭）二十三（正音）夜（揺）月（紫）人（許多）君（吉容）

讀法　乃子一迭天二十三揺那紫氣埋子多許多
尼外由乎鉄吉容和箇所埋子

釋音　夏出天二十三夜（正音）那（助語）月（正音）埋子多
（等候）人（正音）尼外（助語）由乎鉄（假託）君（正音）
和（助語）箇所埋子（這里等候）

切意　夏天二十三夜等候君人前假說這里候月
出（字語顛倒意只在此）

雲山苔石

石以打以外果結勿華户

やしいいまちけふもり

失鉄以外和那華打尼華華而

そしいま、のかもはゐ

白雲乃和皮尼尓鉄山那華失和埋古

白雲のそかゝる、あてゝ山ゝ泉ゝ之

呼音　白（法古）雲（渾乃山）（陽脉）

讀法　石以打以外果結勿高户失鉄依外和那各打尼華ヒ而法古渾乃和皮尼鉄陽脉那華失和埋古

釋音　石以打以外（大岩）果結勿高户失鉄（苔塵深砌）依外和那（岩頭）各打尼（肩）華華而（如似）白雲（正音）和皮（帯）尼鉄（腰）山（正音）那（助語）華失和埋古（横遮）

切意　白雲横罩山腰如繋帯綵苔深結岩頭似着衣

皓月逢雲

十五夜那月木今夕

十五夜比月え、夕

那乃隅所頼尼雲和白寄

のあおつそらに雲そ見み

詖奴月那華傑華而

せしおれゆかぬ

呼音　十五（壽我）夜（揺）月（紫）雲（枯木）今（箇）夕（揺以）

讀法　壽我夜那紫氣木箇揺以那乃隅所頼尼枯木和白寄詖奴紫氣那華傑華而

釋音　十五夜（正音）那（助語）月（正音）和白（遮）寄詖奴（不見）今夕（正音）乃隅（中）所頼（天）尼（助語）雲（正音）月（紫氣）月（正音皆不同也）那（助語）華傑華而（影）

切意　十五夜月正中天

今夕雲影人不見

月下鴈歸

鴈　革葉而　月　那　村　雨　發　而

雁かへる月の村雨はれ

發里鉄　熏　革　里　木　索　所　乃

とて元のあえはせず

夕　骨　里　那　所　頼

夕くれの空

呼音　鴈（客里）月（紫氣）村（木頼）雨（挟迷）夕（由）

讀法　客里革葉而紫氣那木頼挟迷發里發里鉄
熏革里木索所頼由骨里那所頼

釋音　鴈（正音）革葉（回）而（助語）月（正音）村雨（正音）發
里發里（亮ゝ）鉄（助語）熏革里木（閃電）索所乃
（晴明）夕（正音）骨里（黑）那（助語）所頼（天）

切意　黄昏天黑村雨過　月電交明獨鴈回
夕即黄昏也

玉霜問婦

氣　索　多　那　那　玉　革　濕木革多

きさくの玉かしはかく

多　外　礼　濕　木　送　頼　里　草

ろまれきゝえ送ゝられ草

那　南　明　大　乃里　結里

はうみえぬくり

呼音　玉（他賣）送（和古）草（骨蹄）

讀法　氣索多那ゝ他賣革濕木革多多外里濕木
和古頼里骨蹄南明大乃里結里

釋音　氣索（侵晨）多那那（丈夫）玉（正音）濕木（霜）革多
（是否）多外里（阿）濕木（霜）草（正音）那（助語）送（正音）
南明大（涙）乃里結里（乇地霜）

切意　侵晨夫執玉霜問婦不答悽惶送歸涙下草
乇地結成霜

世笑梅歎

世中尼阿多乃氣物外梅

世中尼阿多乃氣物外梅

那花雪月索葉天濕木

那花雪月索葉天濕木

尼狸賴而而

尼狸賴而而

呼音　世（搖那）中（乃隔）物（木那）梅（烏寮）花（法乃）雪（攸計）

月（紫氣）

讀法　搖那乃隔尓多乃氣木那外烏寮那法乃攸

計紫氣索葉天濕木尼狸賴而而

釋音　世中（正音）尓（助語）阿多乃氣（歎系）物（正音）外（助語）梅花

雪月（正音）索葉天開濕木（霜）狸賴而而（磨打）

切意　世中歎物　惟是梅花

雪月偏開　又遭霜打

倩人摘梅

君乃賴鉄打里尓華寮

君乃賴鉄打里尓華寮

設奴梅花以路和木華和

設奴梅花以路和木華和

木識而人所失而

木識而人所失而

呼音　君（吉寮）梅（烏寮）花（法乃）人（許多）

讀法　吉寮乃賴鉄打里尓革寮設奴烏寮那法乃

以路和木革和木識而許多所失而

釋音　君（正音）乃賴鉄（手）打里尓革（誰人）家設奴（看見）

梅花（正音）那（助語）以路和木（香氣）革和木（顏色）

識而（知音）人（正音）所失而（攀摘）

切意　梅花顏色誰人見香氣引君至此看知音者

舉手攀

日月同天

月　木　日　木　所　乃　打　那　天　木

つ丸日はさ多ゝ以天也

乃　子　華　失　也　我　和　慕　人　那

ろにかしや我をふ人に

阿　而　多　思　葉　白

あるし思ゝ急先

呼音　月（紫氣）日（和虛）天（所賴）我（黄俺）人（許多）思（和慕）

讀法　紫氣木虛木所乃打那所賴木乃子華失耶
黄俺和慕許多那何而多和慕葉白

釋音　月日（正音）木（助語）所乃打那（他那里）天（正音）
木（助語）乃子華失也（想）我（正音）和慕（思）人（正音）
那（助語）阿而多（有思）（正音）葉白（回我）

切意　日月同天想他那里我思念人有人思我
其意清切

蜒蚰避牛

牛　那　子　尼　勿　埋　而　乃　尼　外

牛以子にふまるのにゑ

那　華　合　子　骨　里　子　那　阿　而

以める伝る以のある

多　鉄　身　和　白　打　那　客　所

ろそ也亀おふちのみえ

呼音　牛（故失）子（箇）身（客）

讀法　胡失那箇尼勿埋而乃尼那那華荅子骨里
子那阿而多鉄木客和白打那客所

釋音　牛（正音）子（正音）那尼（助語）勿埋而乃（蹈）尼外
那（天井）華荅子骨里（蒂蔽毛虫）子那（角）阿而
有多鉄木損身（正音）和白（藏防）打那客所（胆大驚）

切意　蒂蔽蜒蚰雖有角牛來蹈着損其身藏在天
井膽大防驚

心命相連

命打尼心尼客乃手物乃

命たにこゝろにかなふ物な

頼白何華外界里　那華乃失

らはなにかわかれのかなし

華而別紀

からまし

呼音　命（一那七）心（箇ヒ路）何（南尼）物（木物）

讀法　一那七打尼箇ヒ路尼客乃乎木那乃頼白南尼華外界里華乃而別紀

釋音　命（正音）打尼性心（正音）客乃外（客勿）物（正音）乃頼白（相連）外界里（分開）何（正音）華乃失（若）華而別紀（不苦）尼華（助語）

切意　性命心相連　物ヒ皆容易　何時若分開　不苦ヒ自來

託月譬病

寄華月那復那華尼出鉄

おめ月はのめく出て

入結而和所頼恙寄禿

入ゆるとこそやまひ

箇所由戸別華里結里

くしゆゑなかりけり

呼音　月（紫氣）出（一迭）入（一而）

讀法　寄華紫氣復那華尼一迭鉄一而結而和所頼恙寄禿箇所由別華里計里

釋音　寄華（初三）月（正音）復那華尼（渺ヒ見）出（正音）鉄（助語）入（正音）結而和（先）所頼（假恙寄病箇）所由別（可此）華里計里

切意　假病可比初三月　渺見出先驀地入　六此是也

歸遲嘆世

月木月耶多木昔那

月木月耶多木昔那

耶跎乃而尼華外而外人

耶跎乃而尼華外而外人

那心乃里計里

那心乃里計里

呼音　月（紫氣）昔（木華失）心箇（匕路）人（許多）

讀法　紫氣木紫氣耶多木木華失那耶跎乃而尼華外而許多那箇匕路乃里計里

釋音　月（正音）木（助語）耶多木（家）昔（正音）那（助語）耶跎乃而舊家華外而外（換）人（正音）那（助語）心（正音）乃里計里（攺差）

切意　月係昔月　家是舊家
人身不換　心地攺差

夜月感懷

吉客華世外紫氣失多

吉客華世外紫氣失多

所和慕神風耶客木思

所和慕神風耶客木思

所華外那事埋奴華氣里外

所華外那事埋奴華氣里外

呼音　世（搖）神（華客）風（華熱）

讀法　吉客華搖外紫氣失多所和慕乎華客華熱那客木思所華外那事埋奴華計里活

釋音　吉客（君子）華外（助語）世（正音）紫氣（月）失多所（明）和慕（思）神風（正音）客木思所（見苦）華外那渾河事埋奴（渾）華紀里活（不得清）

切意　君思知明月　世事若渾河
神風常拂動　馬得漾清波

相期不候

我乃頼白鶏　乃骨復多

我ろ生るるてほを

木埋子別紀尼和慕外捏

き木い[illegible]にれ出系八孫

白箇所埋多里寮所思而

えと[illegible]まにてをえける

呼音　我（黃俺）鷄（獨立）

讀法　黃俺乃頼白獨立乃骨復多木埋子別紀尼和慕外捏白箇所埋多路寮所思而

釋音　我（正音）乃頼白（相約）雞（正音）乃骨（鳴）復多木（須索）埋子（等候）別紀尼（緣何）和慕外（不思）箇所埋多路（就矓）寮所思而（失信）

切意　我相約鷄鳴須索等緣何失信你就矓見不再思

夜約悞期

揺一外埋子　夜中外四

よいてきぬ夜中にち

骨而挟華月尼　由滅尓耶

そるあま月にゆめや

寮奴多埋跎路寮所事而

みめと流せろみをける

呼音　夜（揺）中（乃隔）月（紫氣）

讀法　揺一外埋子揺乃隔外四骨挟華紫氣尼由滅尓耶寮奴多埋跎路寮所思而

釋音　揺一（更）埋子（等候）夜中（正音）四骨（四更）挟華（紫氣）（五更）由寮（夢）尓耶（你）寮奴多（不見来）埋跎路（卧）寮所思而（相見）

切意　一更尋等夜過已半四更不来五更睡到夢中你来相見

擇善相交

好人尼木司虛天外而氣

好人にもれて[illegible]氣

事阿頼失阿索那中那

[illegible]の中[illegible]

揺木氣窓而多木

[illegible]

呼音　好（揺各或氣）人（許多）事（谷多）中（乃隔）

讀法　揺氣許多尼木司虛天外而氣谷多阿頼失
阿索那乃隔那揺木氣窓而多木

釋音　好人（正音）尼（助語）木司虛天相交外而氣（不好）
事（正音）阿頼天沒有阿索那（苧麻）中（正音）那
（助語）揺木紀艾窓而多木（樣不差）

切意　好人相交　不好事無
苧中爽艾　樣不差訛

浪裡行舟

和失法耶窓多埋耶那

おしはやめ[illegible]乃

船木過挨里行士埋那

[illegible]

浦風浪木虛馬乃失

浦[illegible]

呼音　船（浮尼）浦（湖頼）風（華熱）浪（乃窓）行（左右）

讀法　和失法耶窓多埋耶那浮尼木過挨里木左
古士埋那瀨湖華熱乃窓木虛馬乃失

釋音　和失法那窓（快揺）多埋也（船坊）那（助語）船（正音）
木（助語）過挨里速（匕）行（正音）士埋那（志摩州）
浦（正音）風浪（正音）木（助語）虛馬乃失（沒工夫）

切意　快揺船坊舟　速行志摩州
便風沒工夫　何為浦浪憂

京鄉辨智

谷多達頼奴人木客也哥尼

谷多達頼奴人木客也哥尼

阿而物和一乃華尼住多

阿而物和一乃華尼住多

索那客乃傑氣所

索那客乃傑氣所

呼音　人許多物（木那）住（四木）

讀法　谷多達頼奴許多木客也哥尼阿而木那和
一乃華尼四木多索客乃傑氣所

釋音　谷多事達頼奴（不識）人（正音）木（助語）客也哥
京尼（助語）索客多（豈無）阿而有物（正音）一乃
華尼住（正音）多（助語）乃傑氣所（俊傑）

切意　不識事人　京中有物
鄉下住者　豈無俊傑

漁舟速釣

永四路浦外那阿鑾

永四路浦外那阿鑾

那舟揺皮鉄子里那

那舟揺皮鉄子里那

和紀（子乃）那袖一速挨外

和紀乃那袖一速挨外

呼音　永（南挨孝）浦（湖頼）袖（聳）舟（浮尼）

讀法　南挨客四路湖頼外那阿蠻那浮尼揺皮鉄
子里那和紀乃那聳地一速挨外失

釋音　永（正音）四路（安排）浦（正音）外（助語）阿蠻那（漁人）
舟（正音）揺皮鉄（招手叫）子里那釣釣和紀乃（老年人）
那（助語）袖（正音）一速挨外失（忙上）

切意　妝拾漁舟浦内行老人招手把篙撑漁翁忙
勒袖永是釣魚人

世別清渾

世中那人外何多木以

世中の人は何ともい

外失水四寐尼過而和

はし水すみにごりて

白神所失而頼奴

も神ぞしるらん

呼音 世（揺那）中（乃鴨）人（許多）何（南尼）水（寐辭）神（革寐）

讀法 揺那乃鴨那許多外南尼那多木以外失寐辭四寐尼過而和白革寐所失而頼奴

釋音 世中（正音）那（助語）人（正音）外（助語）何（正音）多木以外失（分好万）水（正音）四寐（清）尼過而（渾）和白（渾）神（正音）所（助語）識而頼奴（知識）

切意 世中好歹人難分別如水混清澄惟有神知識

武藏無山

木索失野外月那入別

むさし野は月の入べ

紀山木乃失草揺里出

き山もなし草より出

鉄草尼箇所入

て草にこそ入

呼音 野（那外）月（紫氣）入（一而）山（陽脉）草（骨節）出（一送）

讀法 木索失那外紫氣那一而別紀陽脉木乃失骨飾揺里一迭鉄骨飾尼箇所一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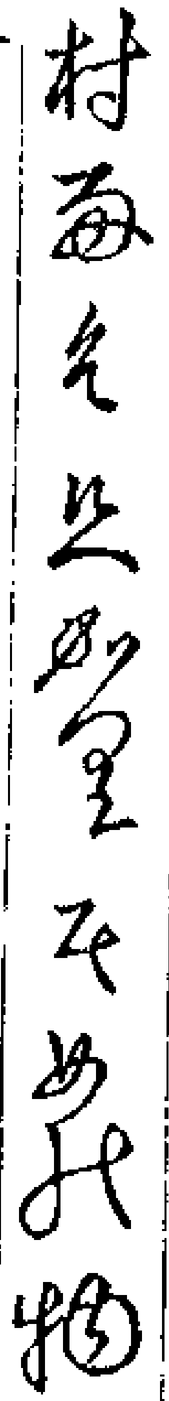
釋音 木索失（武藏州）野（正音）紫氣（月）那（助語）入（正音）別紀（島）山（正音）木乃失（無）草（正音）揺里（裡）出（正音）草（正音）尼（助語）箇所（底）入（正音）

切意 武藏州 無山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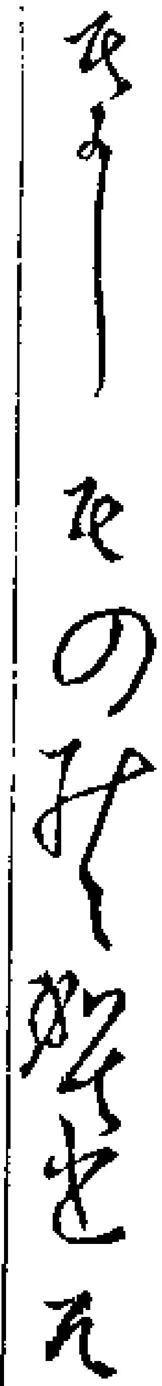
月出出野草 月入入野草

暴雨壁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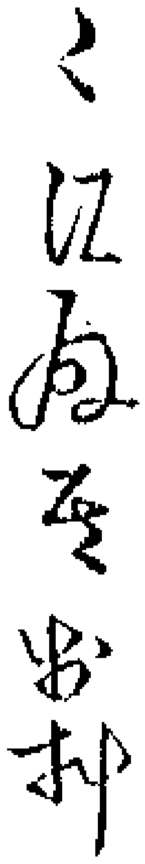
村雨外只華里所容那物



所華失所那容那華索和所



箇尼奴氣和計



呼音　村（木賴）雨（挨迷）只（他大）物（木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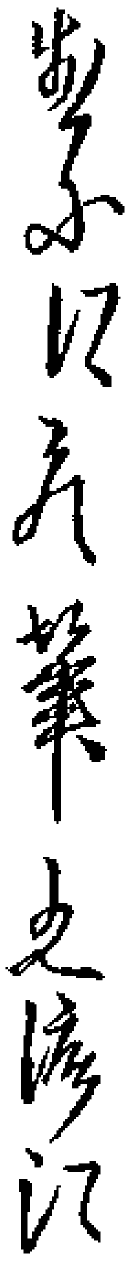
讀法　木賴挨迷外他大華里華索容那木那所華失所那容那華索和所箇尼奴氣和計

釋音　村雨（正音）外（助語）只（正音）華里所容那（快迷）物（正音）所華失（棄）華索和（瘡傘）所箇尼（這里）奴氣和計（脫放互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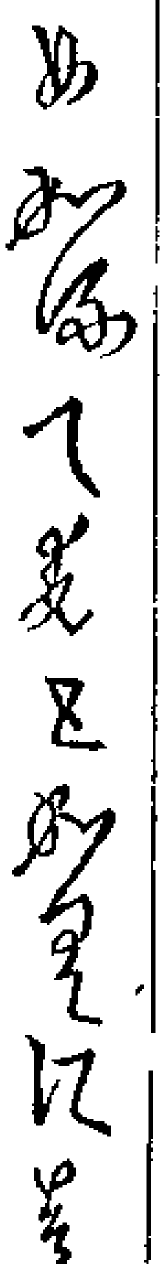
切意　病如村雨暴　瘡如雨傘張
天晴棄了傘　瘡脫病無妨

淚筆寫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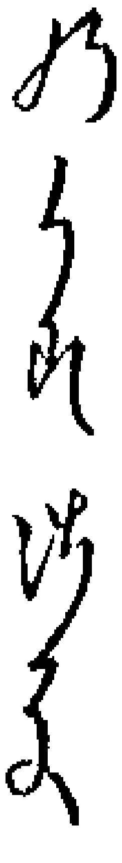
和慕乎尼外筆　木淚尼所



滅鉄　天想多華古尓四客



那胡系索搖



呼音　筆（粉地）淚（南明大）想（可意）

讀法　和慕乎尼粉地外南明大尼所滅華捏鉄可意失多華古尓四容那胡系索搖

釋音　和慕乎尼（思你）筆（正音）外（助語）淚（正音）所滅華捏鉄（挹筆手）想（正音）失多（情）華古尼（寫紙）四容（墨）那（助語）胡系索搖（滲湿）

切意　思你動離愁　舉筆淚先流
想情和淚寫　墨滲濕難收

日本考卷之三終

日本考卷之四

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臨淮侯李言恭
協理京營戎政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郝 杰（考梓）

語音

切音正舌歌

俗曰鄉音處處別　古聖先賢難校切
挨哀界盖總依稀　耶陽養也通彷彿
鉄天登敵語非殊　地席帝齊音似鴉
路而落賴懶蹉跎　他拖陀篤多無隔

革各客骨開口音　客滅屑迷休露古
奴外乃那助語辭　多和打里言難撒
活法拔兎宜啓唇　擺排白敗齒微合
氣吉結計總難分　所索達荅休辨出
搖邀要耀不差池　淡談旦帶無可釋
脉蠻埋賣没清渾　粘牙帶齒何清白
若然認字徑呼音　十有五分他未識
對荅要句與徐徐　自然旨正無差迭

以下用本國草書

天文

天（同音又所賴）（天帝）乙　日（和虛）おひ
月（紫氣）つき　星（伏西）不志
風（華熱）かせ　雲（枯木）くも
雷（華客乃里）かみなり　雨（扶迷）あめ
霧（氣立）きり　露（紫油）つゆ
霜（濕麻）しも　雪（攸計）ゆき
霞（下吉）かけ　電（乃子脉）（又天飛）いなつま
虹（蜺尭息）ねしん　氷（過屋里）こほり

天晴（節路）てる　天陰（枯木路）くもる
雨下（扶迷付會）あめふる　雪下（攸計付會）ゆきふる
風起（華熱拂古）かせふく　風息（華熱勿那）かせやむ
風正（回天那華熱）おいてのかせ　風歪（外里華熱）よこかせ
風好（搖格華熱）よいかせ　猛風（和華）あらかせ
雷响（華客乃路）かみなる　雪消（攸計氣）ゆききゆる
雨濕（扶迷奴里打）あめぬれた　雲散（枯木攸路氣）くもちる
雲起（枯木達子）くもたつ　露乾（紫油打氣）つゆひる
日出（虛路一字那）ひいつる　日入（非那路骨）ひのくる

月出（紫氣宇路）一　つきいづる　月入（紫氣一打）つきいる

日蝕（逆叔舌）ひしよく　月蝕（完叔舌）つきしよく

天變（温吉打）てけた　天開（天氣搖格）てんきよか

時令

春（發而）はる　夏（乃子）なつ

秋（阿氣）あき　冬（伏由）ふゆ

年（獨世）とし　月（完之）つき

日（逆之）にち　時（柔計）とき

新年（挨獃落西獨世）あらたまる　元宵（默之）もち

三月三（設孫逆之）せつにち　端午（少蒲）しやうぶ

七月半（設孫）せつ　中秋（阿金那設子）あきなせつ

重陽（哭逆之）せつ　冬至（伏由那設子）ふゆなせつ

除夜（獨世那搖）としよ

寒温

冷（三昧）さむい　温（奴貴）ぬくい

涼（四字失亏）すずしい　暖（阿醉）あたい

熱（貨骨眉）あつい　凍（空温吉打）こほりた

曉夜

早（阿日旦）あさあさ一晚（搖索）よさ

日午（虛路）ひる　曉（阿索）あさ

夜（搖落）よる　明（挨吉打）あけた

暗（皿古里打）くらくなた　一更（搖一）よい

二更（搖一那四左）よいのよなか　三更（搖乃隅）よなか

四更（搖乃隅四左）よなかのよさ　五更（挨界紫氣）あかつき

月分

正月（少完之）しやうくわつ　二月（二完之）にくわつ

三月（三完之）さんくわつ　四月（細完之）しくわつ

五月（我完之）ごくわつ　六月（六工完之）ろくくわつ

七月（西之完之）しちくわつ　八月（法之完之）はちくわつ

九月（姑完之）くくわつ　十月（壽完之）じふくわつ

十一月（壽乏完之）じふいちくわつ　十二月（失外阿四）じふにくわつ

閏月（那補紫氣）のうつき

日數

初一日（初一旦之）ついたち　初二日（勿子革）ふつか

初三日（家華之）みつか　初四日（效世革）よつか

初五日（意子華）いつか　初六日（木一革）むつか

初七日乃奴華　なぬか　初八日要華　やうか
初九日箇箇（那華）　こゝぬか　初十日多和（華）　とをか
十一日壽（逆之）一之　じういち　十二日壽義（之）逆　じう二日
十三日壽三（逆之）之　じうさん　十四日壽效之　じうよか
十五日壽我逆（之）　じうご日　十六日壽六工（逆之）　じう六日
十七日壽西（逆之）之　じう七日　十八日壽法（之）逆　じう八日
十九日壽姑（之）逆　じう九日　二十日法之華　はつか
二十一日義壽一之（逆之）　にじう一日　二十二日義壽義（逆之）　にじう二日
二十三日義壽三（逆之）　にじう三日　二十四日義壽效（華）　にじうよか

二十五日義壽我（逆之）　にじうご日　二十六日義壽六（工逆）　にじう六日
二十七日義壽西（逆之）　にじう七日　二十八日義壽法（逆之）　にじう八日
二十九日義壽姑（逆之）　にじう九日　三十日三壽逆（之）　さんじう日

今明

今年簡獨世　ことし　明年苗年　めうねん
去年箇所　こぞ　後年索和多（獨世）　さおとゝし
前年和多獨（世）　おとゝし　今日箇逆之　こんにち
明日阿失旦（的）　あした　後日挨索之（的）　あさつて
大後日世挨（索的）　しあさつて　昨日吉那　きの
前日賀多多（的）　おとゝい

五行

木氣　き　火熏　ひ
土紫　つち　金革　か
水窑　み

十干

甲氣那也　きのえ　乙氣那多　きのと
丙熏那也　ひのえ　丁熏那多　ひのと
戊紫真那也　つちのえ　己紫真那（多）　つちのと

庚華那也　かのえ　辛華那多　かのと
壬窑辞那（也）　みづのえ　癸窑辞那（多）　みづのと

十二支

子孽　ね　丑胡失　うし
寅秃郎　とら　卯狨　う
辰吝子　たつ　巳米　み
午烏馬　うま　未血子石　ひつじ
申沙魯　さる　酉獨主
戌義奴　いぬ　亥一　い

六十甲子

甲子　氣那也孽　乙丑氣那多那胡失
丙寅　熏那也禿郎　丁卯熏那多那狐
戊辰　紫真那也荅子　巳巳紫真那多那米
庚午華那也烏馬　辛未華那多血子石
壬申密辞那也沙魯　癸酉密辞那多獨立
甲戌氣那也意奴　乙亥氣那多那一
餘倣前例

地里

地　濟　ち　江　密乃多　みなと
湖　伏陀華一潔　ふかいけ　河　伏宿華一潔　[illegible]
海　烏密　うみ　水　密辞　みつ
浪　乃密　なみ　潮　温和　しお
長潮　和密至温　みちしほ　退潮　非温和　ひしお
浦　密乃多　うら　塘　密從華活　[illegible]
岸　河界　[illegible]　坭　紫七　ひち
土　紫七　[illegible]　田　塔　た
園　同音　その　沙　私乃　すな

山　陽脉　やま　石　依不　いし
溪　陽脉密辞　やまみつ　澗　密辞　みつ
嶺　密巖　みね　谷　雖坭　[illegible]
墺　陽脉踞頭　[illegible]　凸　大華陽脉（又大華密）　たかやま
凹　虚巳陽脉（又枯米白）　[illegible]　峯　烏陽脉那　[illegible]
山頂　陽脉那（又華失頼山）　いたゝき　塢　失脉　[illegible]
洞　陽脉那阿乃　[illegible]　塡　崐巃馬

火炭

火　非　ひ　炭　下吉四密　[illegible]
灰　法考　[illegible]　燒火　非打古　ひたき
點火　非子古（路）　[illegible]　火起　下古路　おこる
火滅　氣攸而　きゆる　烘火　非安步（路）　ひあふる
種火　非屋自（木）　[illegible]　生炭　四密何（四谷捨）　[illegible]
吹火　非拂古　火筒　非拂古（火吉又非拂其）
火筋　非白失　火盆　非白之
火熄　非白哥　烟　潔木里

宮室

皇宮　世世以殿　[illegible]　衙門　密平陀　[illegible]

倉（科賴寄谷）くら　庫（骨賴）くら
舖（盤衙）ばんや　店（天牙）てんや
庵（同音）あん　院（梭那火運又）いんの
寺（鉄落）てら　觀（同音）くわん
廟（寄也）みや　塔（大酒）たふ
屋（依葉）いへ　房（伏宿依葉）ふしいへ
廊（那吉）らう　廳（甲古廳）かうちやう
堂（陶）たう　樓（逆盖）にかい
閣（三盖）さんかい　柱（依葉法失賴）いへのはしら
抽（奴計）ぬき　楣（葦味）かもい
梁（法里）はり　椽（攤路氣）たるき
梗（南挨氣）なけし　瓦（即扳葦外落）かはら
壁（看別）かべ　門（措陀）かど
窓（三陌）まど　楷（失一机）しきい
門拴（秃柴需）とざし　樓梯（客吉法西）かけはし
欄（烏馬耶）うまや　厨房（和骨里又客馬耶）おくりやまや
臥房（昨搖東）ねまや　東厠（麻乃骨又翁召）まのこ
舍（一屋里）いほり　屋漏（依葉磨魯）いへもる

簷水（那氣那他賣寄辭）のきのたれ　陽溝（那氣那寄所）のきのみぞ

城市

城（失六又召）しろ　市（一之）いち
墻（交嘴石又寸樹）かきいしすき　橋（法西）はし
街（陌之）まち　路（寄之）みち
巷（過入又過兄入）こうぢ　井（伊華外）いど
灶（華脉）かまど　天井（依華那埋葉又逆外）又白
渡（歪帶石浮尼）わたしぶね　関（設稽又雪稽）せき
埠（次）　林（法耀失）はやし

國部

國（酷尼）くに　道（同音）　府縣無
州（首）しう　郡（圉）こほり
鄉（索多）さと　村（木賴）むら
里（一之里）り　鄰（秃乃里）となり

方向

東（熏加失）ひがし　西（義西）にし
南（迷南米）みなみ　北（吉打）きた
左（熏大里）ひだり　右（明哥）みぎ

中（乃隅）なか　前（埋葉）まへ

後（五口失六）うしろ

人物

人（計多）ひと　物（木那）もの

男子（何多乜又 / 何奈公姑）をとこ　婦人（何南娥 / 又倭家倒）をなご

老年人（獨世 / 和里）としより　少年人（華蓋 / 首）わかしゆ

中年人（華蓋 / 許多）わかいと　小兒（歪頼 / 鼻）わらべ

初生兒（挨客 / 䟫）あかご　主人（陽脉那 / 許多）あるじの人

客人（價古首）きやくしん　經紀（乃隅依 / 理）子ゝ入

中人（乃隅 / 許多）なかうど　財主（錢尼 / 莫之）かねもち

財主妻（和賈又 / 斗島賈）おかみ　富貴人（白處 / 熱）ふけんしや

艱難人（白泒古胡奈 / 故人門厥人）まつしき人　聰明人（立空 / 許多）乃りこんな人

愚人（同 / 多）乃許ばかな人　至誠人（莫打 / 許多）まことな人

快活人（括計 / 許多）ゑいな人　無禮人（槲乃 / 許多）ぶれいな人

作怪人（虱子 / 木那）乃ものゝけ　奸詐人（措失眉 / 眉許多）さらめ人

善人（揺華 / 許多）よか人　惡人（外路 / 許多）わるい人

極好人（一蓋逆目 / 揺華許多）　極不好人（一蓋逆目 / 外路許多）

生得好（眉眉 / 揺華）めめよか　生得醜（眉眉 / 外類）みめわるく

君臣

皇帝（華亏）わう　皇后（外吉 / 索姫）きさき

太子（太伊世）たいし　公主（娥前）ひめご

附馬（木哥）むこ　宮娥（國袍）によぼう

儀從人（大世又多 / 奴白落世）　文官（國傑）くげ

武官（部西）ぶし　文正官（公 / 葉）那ゝのゑ

文左官（公 / 姑）白さたいしん　文右官（鄭三 / 那印）うたいしん

武正官（部傑）ぶけ　武左官（伏跳 / 華外）ぶさわら

武右官（法答 / 陽脉）紀不けん（已上三公似中國三閣 / 武三公似公侯伯）

官（鳥耶 / 奇）おやけ　老爹（多奴）との

大將軍（耶華 / 答）やかた　州官（谷國 / 西）くにし

郡官（地都）ちとう　地方官（描師）めうし

官妻（公前）こぜ　地方官妻（奶奶）めゝ

官舍人（渾曹 / 息）いちうしや　小姐（谷 / 嫩）多人又

吏從

吏（和宿 / 排首）いろち　書手（和設 / 族記）おさま

頭目（太紹）たいし　皂隸（州徤）ちうけん

門子（課木 / 那）小拘　軍卒（和多 / 目首）あしかる

軍民

軍（圓）[illegible]　民（採民）[illegible]

百姓（下小姑）[illegible]　粮長（看頭那和多乃）[illegible]

里長（對）[illegible]　老人（和多乃）[illegible]

總甲（三席）[illegible]　小甲（三席子華）[illegible]

教流

教書人（織袍奴）[illegible]切　師父（識袍奴）[illegible]

徒弟（弟息）[illegible]　和尚（袍士）[illegible]

道士（法里戶）[illegible]　妮姑（鼻尼谷）[illegible]

醫生（法古手哭四）又[illegible]　陰陽（化里挨里由吉）又[illegible]

相士（挨里許多又挨里莫師）[illegible]　星士（法首蓋）[illegible]

課命士（三吉和）[illegible]

工藝

木匠（盤紹大古）又[illegible]　銀匠（失類揩尼才古）[illegible]

鉄匠（華齊）[illegible]　錫匠（四字才古）[illegible]

銅匠（挨蓋揩尼才古）[illegible]　漆匠（奴利木那才古）[illegible]

石匠（依石才古）[illegible]　裁縫（乞木那子法殺）[illegible]

表背匠（梟毁才古又靴毁才古）[illegible]　帽匠（蒲西和里）[illegible]

綿花匠（木綿歪吝子又骨里）[illegible]　皮匠（華活子骨里）[illegible]

板匠（華外落子骨里）[illegible]　盔甲匠（梧索骨才古）[illegible]

箍桶匠（吝骨半又和皮依烈）[illegible]　筏匠（大吉才古）[illegible]

稍公（物乃各打舟）[illegible]　雇工人（下徒的子高許多）

瓦匠（華外落子骨里）

流賤

僕人（挈俄）[illegible]　小廝（秃木）[illegible]

丫環（何南姨挈娥）[illegible]　漁人（物捺倒）[illegible]

戲子（索弄挨）[illegible]　吹手（物葉拂机）[illegible]

皷手（大哥鳥止）[illegible]　說書人（賣一買）[illegible]

忘八（低使）[illegible]　娼妓（紹樂）[illegible]

乞丐（空食雞）[illegible]　強盜（搖烏止六宿頭）[illegible]

竊盜（六宿頭人）[illegible]　海寇（設道机）[illegible]

篤癈

獨眼人（各答眉）[illegible]　瞎子（眉骨賴）[illegible]

聾子（眉眉吉華士）[illegible]　啞子（伊伊石）[illegible]

蹺子（各世非吉）[illegible]　疤子（各世和里）[illegible]

矮子（血古許多）[illegible]　長子（大結答里）[illegible]

缺子（各世カ）ろゝか　痔子（伊里伊）ましず
禿子（法謁）はけ　麻子（莫茄索子落）もかさ
朧梨（西翁華世頼）あおろ　歪嘴（骨止揺扶木）ひねめむ
癩子（胥翁子子）らつ　癩瘋子（拂古揺失）ふくふく
罪人（罪乃木那又禿擶人）とら

親屬

太公（朽翁之）はおち　太婆（朽吾白）はらむ
公（翁之）おち　婆（吾白）うば
父（貼貼）てゝ　母（法法）はゝ

伯（和治計）おちき　姆（吾白計）うばき
叔（谷和治計）こおちき　嬸（谷吾白計）こうばき
兄（阿尼）あに　嫂（阿尼揺容）あによめ
弟（何多多）おとゝ　弟婦（何多揺容）おとよめ
姑（鳥白計）うばき　姨（白計）ばき
姐（阿業）あね　妹（一多木）いもと
子（莫宿哥）むすこ　女（莫宿眼）むすめ
孫（蛮俄）まご　曾孫（朽蛮俄）ひまご
玄孫（子而那蛮俄）ひゝまご　姪（何義）おひ

外太公（翁治召）まちおほち　外太婆（吾白召）うばゝ上
外公（法華谷那翁治）はかおち　外婆（法法華谷那吾白）はかうば
大舅（牛婆阿尼）めうとあに　小舅（牛婆何多）めうとおとゝ
大姨（牛婆阿尼揺容）めうとあによめ　小姨（牛婆何多揺容）めうとおとよめ
丈人（守多）しうと　丈母（守多妙）しうとめ
女壻（木哥）むこ　外甥（何益）おい
外甥女（一多哥）めいこ　丈夫（禿那俄）をつと
媒人（乃隈達之）なかうど　媳婦（揺容俄）よめご
妻（何賁）おかた　親眷（新雷）しるい

舊親戚（和也哥）おやこ　朋友（得蒙遮知）ともだち

稱呼

你（黄俺）わぬ　我（和里）おれ
他（挨里）あれ　這箇人（箇那許多代人）このひと
那箇人（阿那許多）あの人　誰人（華谷里）たれ

身體

頭（阿谷麻客戒頼又）あたま　髮（華迷竭）かみのけ
額（血打衣）ひたい　面（羞河）おもて
眉（賁）まゆ　眼（覔）め

眼毛（覔碣）めくけ　眼珠（麻箇乃）まなこ

瞳神（仙人）ひとみ　眼眵（華覔挨）めやに

眼淚（南大明）なみた　耳（眉眉）みゝ

頰（客貨脉）かほほね　顴（便作扒）ほほさき

腮（葉婆公）あきと　鼻（發乃）はな

口（骨止）くち　唇（骨止皮）くちひる

齒（法）は　舌（失打）した

鼻涕（發索大里）はなたれ　涎（子辟）ゆく

噴嚏（發奈虛吉）はなひく　鬚鬢（虛碣）ひけ

髯鬚（和虛碣）あらひけ　三丫髭鬚（谷虛碣）こひけ

鬂（同音）ひん　地閣（河東呆）おとかひ

喉（那陀）のと　項（各皮）くひ

頸（四直）しち　肩（各打）かた

身（客）み　肚（發賴）はら

腹（血所息打那）へそのを　臍（血所）へそ

心（箇箇路）こゝろ　胷（木臬）むね

乳（即至又）ち　腸（活打）わた

肝（氣膜）きも　膽（高乃）きもの

肺（福古）ふく　手（鉄）て

手指（旅皮又衣皮）ゆひ　指甲（卒迷）つめ

臂（大華的骨）ひち　脇（挨白賴撲業）わきはら

背（吾失六）せなか　腰（谷西）こし

腿（同音）もゝ　谷道（西里又狸急）しり

玉莖（麻落又風屋里）まら　玉戶（才皮）ほと（玉音亦可）

腎囊（血那簡）へのこ　腎子（他貴）きんたま

膝（血業又非盤）ひさ　足（挨身）あし

骨（忽業）ほね　血（七志又）ち

拳（迎其打）こふし　掌（鉄打使）てのひら

小便（銀白里）ゆはり　大便（法哥）はこ

天癸（月勿饒又髓）ふせ　孕（木發賴）はらむ

汗（阿設）あせ

衣服

衣服（乞木那）きもの　紗帽（客木禮）かむり

圓領（客勤立）うきち　角帶（子那和皮）つのおひ

玉帶（他貴那和皮）たまのおひ　靴（骨子）くつ

皂靴（弗華果子）ふかくつ　線帶（和皮）おひ

鞋（法吉木那）はきもの　女鞋（公十吉俄利）又[illegible]
帽（紫巾又蒲西）ぼうし　布衫（華單皮頫）かたびら
氅衣（骨聳地）こそで　襪（單皮）たび
夾襖（阿外石嚅ヒ個）あはせ也のゝこ　綿襖（嚅ヒ箇）のゝこ
裙（買盧毘）[illegible]　女裙（加幅）[illegible]
褌（法蓋手麻）[illegible]　風領（華單勤）[illegible]
海青（四畫）すはう　裹肚（真扶骨食）[illegible]　荷包（風揩）

鋪蓋

被（搖旗又備頭）[illegible]　褥（伏系麻）ふとん

枕頭（麻骨頫）まくら　卧單（許多葉横頭）[illegible]
毡（毛毯）もうせん　蓆（莫羅西）むしろ
帳（隔招）かや也　草薦（科木）こも也
毡條（綱綿）

段布

段（同音）どんす　綾（湿系）[illegible]
紗（木食）しや　絹（同音又容其）けん
綿布（木綿）もめん　夏布（奴奴）ぬの
葛布（各布）かつふ　麻布（阿頼奴ヒ）あさぬの

手帕（同音）しゆはく　手巾（天能我吉又達鼎哥）てのごひ
黃絲（吉乃一多）きのいと　白絲（失類一多）しろいと
綿（活多）わた　線（一多）いと

顏色

顏色（以綠）いろ　青（客青）かを
紅（挨盖）あか　紫（客乃衣綠）[illegible]
綠（阿和）あおい　皂（夕）し
白（失類）しろい　黑（枯綠）くろい
黃（吉衣又吉乃）きいろ　赤（增吾六一）[illegible]

藍（阿三奇）あさぎ　葱白（阿何陽奇）あをやぎ

五穀

稻（他泉）たね　穀（木米）もみ
大麥（烏蒙奇）おゝむぎ　小麥（柯蒙奇ヒ）こむぎ
荳（買容又磨米）め　粟（阿米又細外）あは
芝麻（哦賣）ごま　蕎麥（宿麥）そば
蘆穄（大盡吉皮）たかきび　黍稷（吉皮）きび
鶯粟（結西）けし　菀豆（陽客買客）山まめ
赤豆（安自氣）あづき　綠豆（阿回買容）あをまめ

飲食

米（科寄） こめ　麵（同音） めん
飯（黄代又寄黍） おたつ　粥（楷油） かゆ
茶（差又解素） ちや　酒（晒箕） さけ
白酒（失類晒箕又明東晒箕） しろさけ　焼酒（同音又陽辣晒箕） やきさけ
老酒（福祿晒箕） ふるさけ　渾酒（吟哦里晒箕） にごりさけ
麯（稿食） かうし　糟（大里華私） [illegible]
米圓（彈蛾） たく　糕（看挨米末之） みおこしす
粽子（衣食買箕） つしまき　蒸餅（科寄那末之） なくめのもち

糍粑（依而科寄那箇） つふのあ　饅頭（蛮壽） まんちう
燒餅（約箕末之） やきもち　餛飩（同音） こんとん
饊子素麵豆腐麵觔俱同音
羹湯（收魯） しる　肉（息息） しゝ
蛋（大蛋又大蛮蛾） たまこ　鯗（依外石） いわし
沙糖（過立索刀） くろさたう　白糖（失類索刀） しろさたう
冰糖（過豆索刀） こほり　蜂蜜（同音） みつ
醬瓜（蜜酥烏里又可買米糯） みそうり　筍乾（升乾又大吉鱗古） のくち

調和

油（安蒲落） あふら　塩（湿和） しお
醬（蜜酥） みそ　醋（次） す
花椒（山小） さんせう　胡椒（谷小） こせう
茴香（同音） ういきやう　生薑（番食華米） はしかみ
酸（四一華） すつかい　甜（阿蛮華） あまかい
苦（尼哀号） にかい　辣（華辣華） からか

炊煮

蒸（和木私） むす　煮（逆魯） にる
煎（而答二） ゐつる　炒（一而） いる

滾（而答奇） たきる　熟（捷吉打） てきた
煮不熟（和六尼也打） おうにつなく　煮爛（業白号） ねはたつ
切食物（法耀私） をろす　未熟（捷箇） てこ
盛物（索速戶） もりもの　柴（答景其） たきゝ

數目

一（許多子）　二（勿達子）
三（蜜子）　四（欲子）
五（意子）　六（木子又後子）
七（乃子）　八（李子）

九箇（那子七）　十（多和）

十一壽（一之又多七丟建子）　五十（我壽又大）

百（皺古）　千（仙又借一貫）

萬慢　億（和古）

筭法

一一　二義

三（三）　四（細）

五我　六（六古）

七（西之）　八（法之）

九（始）　十（壽）

一兩（一之多）　一錢（一之末米）

一分（一之分）　一斤（同音同）厘毫絲忽皆

一層（一之葉）　一張（一之賣）

一件（許多失那）　一箇（許多子）

一次（許多單里）　一着（一之目古）

一盤（一之盤）　一斗（同音）

一石（一之箇古）　一升（同音）

一尺（一沙古）　一丈（一之兆）

一疋一單　其一半番（用）朋餘倣前數

器用

卓臺（設孤）[illegible]　椅（右系）いす

凳（各西客机）こしかけ　屏風（飄歩）[illegible]

床（業臺又泉燭過）[illegible]　厨（各乃又和失六叙）たな

鍋（乃便）なへ　缸（工或失落）[illegible]

礶（華密石）かめ　甕（和單密）[illegible]

碓（火羅石骨）[illegible]　瓶（同音）[illegible]

桶（河潔）をけ　水桶（湯俄又寄詞河潔）[illegible]

琉璃（同音）るり　净桶（骨宿河潔）[illegible]

夜壺（新瓶）[illegible]　木槌（索勝之七）[illegible]

鐵鎚（家勝子七）[illegible]　木磨（血古胡索）[illegible]

石磨（非計胡系）[illegible]　木臼（氣捺地胡系）[illegible]

石臼（依石捺地胡系）[illegible]　碓杵（捺子而）[illegible]

吊桶（子而鼻）[illegible]　笸盤（笸俄）[illegible]

籮（同音）[illegible]　袋（福古羅）ふくろ

斛（和馬私）[illegible]　斗（同音）[illegible]

升（法吞俄）[illegible]　等子（法界里）[illegible]

天平 同音 てんひん
筭盤（所大盤）そろはん
龍（龍戸）[illegible]
車（過駱馬）くるま
梯（華結法西）[illegible]

内器

梳匣（麻骨白哥）頼 [illegible]
鏡架（枕挟迷白哥）[illegible]
掠頭（平骨西）[illegible]
刷牙（法明挟計）[illegible]
粉匣（剛白哥）[illegible]
胭脂 便 へに
扇 黄旗 あふき
泥銅扇（挟盖挟尼法古黄旗）
剪刀（法索容）[illegible]
鍼 法利 はり
鑰 坑其 かき

匠器

秤（和法界里）はかり
箱（華羅多）[illegible]
小箱（法哥）[illegible]
轎 酷西 くし
鏡 枕挟迷 かゝみ
梳子（禿計骨西）[illegible]
遮兒（掏骨西）[illegible]
抿子（鼻南設計）[illegible]
粉（唐那紫之）[illegible]
肥皂 同音 [illegible]
泥金扇（空楷尼法古黄旗）
機（奴法奴打）[illegible]
尺 沙古 ものさし
鎖（紹哥利素）[illegible]
晒衣竿（木那伏西綫和）[illegible]

小斧 乃打 [illegible]
鑿 糯米 のみ
鋸子（那弓其里）のこきり

農具

犁 四季 すき
耖（無）[illegible]
爬（骨索華其）[illegible]

船具

船（浮尼音福業）ふね
櫓 六 ろ
槳 下過 [illegible]
綜纜 子乃 [illegible]
風帆 幅 [illegible]
杠 逆柰 [illegible]
箬帽（挟迷華晒 又揺婆俚）[illegible]
船番（客也路）[illegible]
船輕 客累 [illegible]
使船（而發失）[illegible]

大斧 要吉 よき
推鎒（客子骨乃）[illegible]
木斗（挟増乃白）[illegible]
耙 毛各 [illegible]
鋤頭（括骨又挟）[illegible]
鍬（秋骨索多里）[illegible]
舵 揩油 かち
篙 容曹 [illegible]
桅（法西勿板又頼施頼）[illegible]
牽繩 乃活 [illegible]
跳板（福乃法西）[illegible]
簑衣 迷那 みの
船沉（深自木）[illegible]
船重（一阿而湿）[illegible]入
船漏（一油那曾）[illegible]の入
泊船（打各各）[illegible]

馬具

鞦頭（酷活）子　おもかい

鞍子（罨賴）　ゐくら

鐙（阿白迷）　あふみ

鞭子（蒲止）　ふち

後鞦（西里挨絜）　しりかけ

韁繩（吞子乃）　たつな

文器

文（勿密）　ふみ

書（木那那封）　ものの本

手本（鈇封）　てほん

票（逆計）　はら

詔命（吉也示）　けいめ

勘合（看傲）　かんかう

曆日（果搖密）　こよみ

字（華古）　もじ

紙（革密）　かみ

厚紙（阿子革密）　あつかみ

薄紙（胡系革密）　うすかみ

粗紙（能俄革密）　のすかみ

墨（四密）　すみ

筆（粉地）　ふて

硯（四字里）　すすり

印（銀盤）　いん

硯箱（四字里白哥）　すすりはこ

琴（谷多）　こと

象棋（正其又少其）　しやうき

圍棋（俄）

雙陸（新吾六古）　すころく

骰子（賽移）　さい

骨牌（同音）　こつはい

紙牌（無）

畫（葉）　ゑ

佛經（交）　きやう

武具

盔（華蒲多）　かふと

小刀（空客打乃）　こかたな

甲（吾宿古）　よろい

腰刀（客打乃）　かたな

大刀（和客打乃）　わかたな

中刀（歪計柴需）　わきさし

刀柄（子華）　つか

刀背（殺耶）　みね

磨刀石（禿衣石）　といし

鎗（耶里）　やり

戈鎗（革豚耶里）　かまやり

弓（油米）　ゆみ

弓絃（子豬子兒）又　つる

箭（耶）　や

箭袋（屋緇猶）　うつほ

劒（同音）　けん

弩（番鳩）　いしゆみ

手銃（或皮也又鈇失也）　てつはう

鳥銃（彈俄皮也）　たねかしま

鋼叉（客里莫打）　かりまた

狼銑（一落也里）　ろうせん

發狼箕（酷尼治失哭）

挨牌（撻鈇一打那）　たておつく

旗（法打）　はた

鉛彈（彈俄）　なく

勾鐮（客馬）　かま

棍（袍子葉）　ぼう人

杖（部智）　ふち

响器

鍾（紫氣揩也）　しきかね

罄（同音）

鑼（陀藥）　とら

鼓（大一哥）　たいこ

鈸（西鉄 瓢）てうはち　鈴（付鈴）ふうりん

雲鑼（同音）うんら　鐺（尼屋措）にやうき

笙（血支 利計）しやうのふえ　簫（殺古 法之）しやくはち

笛（福業）ふえ　喇叭（箔落）ほら

鎖鈉（無）ろは　琵琶（皮單）びは

三絃子（三皮 仙）さみせん　九絃（姑谷 多）こと

砲（鉄 朴）てつはう　爆仗（同音）はくちやう

火藥（非骨宿里 又骨宿里）ひくすり　海螺（同音又 閼伊）かい

香料

香（高）かう　沉香（沉高）ちんかう

麝香（射高）じやかう　松香（埋子 高）　檀香

丁香（照 入）ちやうし　木香（木高）もくかう　栢香（無）

線香（仙高）せんかう　合香（答姆木高又 阿外石高）·香囊（高子子 寄）

醫用

藥刀（骨宿里 乞索寄）くすりきさみ　藥箱（骨宿里 白哥）くすりはこ

藥碾（藥徒）やけん　藥包（骨宿里 子米）くすりつゝみ

藥確（骨宿里 確）くすりうす　藥丸（買六 藥）くすりくわん

珍寶

寶（大蓋 頫）たから　珠子（客一那 他賣）かいのたま

水晶（碎 硝）すいしやう　白硃（客一那失 類他賣）かいのたま

青玉（一失那 他賣）いしのたま　白玉（失類 他賣）しらたま

瑪瑙　珊瑚　琥珀　硨磲（俱音同）

犀角（碎喬那 子那）かく　象牙（曹那 法）ざうげ

螺蛔（客乃那華那外 又逆失那華外）かいのはな　銀母（措尼那 客賴）きらら

琉黃（依活 戸）いわう　雌黃（同音）しわう

水銀（客辭 措尼）みつかね　銀硃（湿字 木）[illegible]

金（空 尼 措）こかね　銀（失類 挨尼）しろかね

銅鉄（挨蓋 枯六）あかゝね　鉛（南陌 尼）なまり

青銅（大古小措 尼又若古同）[illegible]　紅銅（挨蓋 措尼）あかゝね

白銅（失類挨 蓋措尼）しろかね　黃銅（中若 古）しんちう

鉄（括六 措尼）くろかね　生鉄（和六三 措尼）あらかね

銅錢（錢尼）ぜに　熟鉄（復一打 措尼）ふるかね

鋼（法措 尼）はかね　金沿（金法 古）きんはく

銀泊（失類 措尼）しろかね　馬尾（烏馬 那何）むまのお

元寶（本國錐無銀如鞋底而 中國有也故云小馬措尼）こまかね

花木

紅花（挨盖法乃）あかな
荷花（法系那法）はすのは
桂花（木骨西）もくせい
牡丹（白丹那）ほたん
芍藥（肖古李古）すみし
瑞香（茉莉芙蓉紫荆同音）
雞冠（雞督食）けいとう
菊花（氣酷法乃那）きくのは
山茶（容咨濕那法）てましも
梅花（烏容那法乃）くめのは
桃花（木木那法乃）もゝのは
杏（華頼木木）からもゝ
李（系木木）すもゝ
竹（大吉）たけ
楊柳（楊乃氣）やなき
松（埋止）まつ
栢（非那氣）ひのき
杉（孫乃那氣）すきのき
梧桐（華濕同華氣）
蘇（四毛）しそう
楓（同氣）楓
槐（同音又仁華氣）槐

菓子

梨（乃濕）なし
栗（枯里）くり
棗（乃子容）なつめ
櫻桃（索古頼烏米）さくらの
胡桃（桔六米）くるみ
柿（華氣）かき
蒲萄（同音）ふたう
楊梅（陽脉木木）やまもゝ
橘（家柑）みかん
橙（大大）たゝい
菱（非細）ひし
甘蔗（紅其）おうき

藕（法系那禁）はすのね
蓮子（法系那寄）はすのみ
圓眼（利眼）りうかん
荔枝（同音）しい
榧子（華牙糯米）かやのみ
白果（銀杏）いちやう
松子（埋止那箇）まつのみ
榛子（同音）榛い
地栗（苹）ゑくゐ
石榴（若古六）さくろ

菜蔬

菜（柰）な
瓜（烏里）うり
茄子（乃私奶）なすひ
東瓜（西瓜同音）
黄瓜（吉烏里）きうり
絲瓜（所頼烏里）てりゝのり
葫蘆（同音）おろ
蘿蔔（大空那）たいこん
芋子（伊木）いも
茭白（買科木）まこも
山藥（陽脉那依木）やまのいも
笋（大吉那古）たけのこ
木耳（眉眉乃白）きくらけ
蒜（虚而）ひる
葱（許多木食）ひともし
韭（你頼）にら
薑（番食華米）はしかみ
紫菜（烏弥那里）うみのり
苔菜（華外那里）あをり
淡菜（華畫那里）あをのり
昆布（同音）こんふ
海菜（骨頼傑）こゝけ
蕈芽（和也濕）すゝし
白菜（失類伊頼）しろな

青菜（阿和奈）あをな　波菜（河蓮奈）あり[illegible]

芹菜（乃薛奈）[illegible]　蕨菜（骨字那法）[illegible]

蕨粉（骨字）[illegible]　紫蘇（即晒）ちりゐ

五味子（伏色）[illegible]

野草

香草（高白失骨蹄）[illegible]　排草（尼回骨里）[illegible]

稻草（外落）わら　甘草（甘曹）[illegible]

萍草（烏溪骨蹄）[illegible]　山草（陽昧骨蹄）[illegible]

燈草（禿十密）[illegible]　草根（骨師那業）[illegible]

鳥獸類

牛（胡术）　狗（意奴）　猪（豕豕）　馬（烏馬）

雞（抓泥援地泥環多禮）　鵝（解加）　鼠（眠助米）　魚（遊河）

蟹（措泥）　蝨（失辣水）　羊（羊其）

人事類

要（坡水水）　不要（依也）　立（達子）

等待（埋祖）　眠卒（羊達路烏將）　拏來（未低吉反俚未得哥巴）

拏去（未底於古）　相擾（括計括盆）　亂說（思量骨多莫話介反俚）

看（覔見迷路）　不送（何埋解郡貴）　嬉（挨梜蒲）

坐（移路阿將校）　病（羊埋依子）　揖

罵（寬彼計乃俚話瀉裾皮）　鼾（因彼計）　詈（烏論羊埋水烏蠻爺計）

睡（密路）　去（漫陀羅獺俚旦多）　在（何故伊虜何耶路）

不在（論連持㖸）　來（何耶俚吉人）　便來（羊佯地何耶俚慢陀的如）

囬來（慢七的耶俚）　便去（密路）　快來（發下何耶俚法古）

送與我（面皮）　愛惜（搖落杠滿）　怕（倭跡路路）

出去（一一計）　前行（殺雞倭）　行（挨龍門）

喜（一啜水兆羅打步）　說話（未納愁打俚）　怠慢（難利骨多嵩山奴）

飲（那慕）　獨樂（哥賣）　羞愧（蕃助山水水）

喫（何賣利）　安排（蘇路）　不來（未旦盧貫失）

走（法古）　快去（法古計）　打人（生亞達達个）

借（脮路各夾）　買賣（烏禮加）　不喫了（禁哥）

唱（嘔大）　莫怪（哥面乃禮）　多喫酒（何賢鼻旦）

教（何水尢路）　喫酒（麻黑殺雞）　那里去（陀姑移姑）

添（所有路路）　行路（的盐磨戚）　曉得（个个俚打夫火）

賣（烏路無大）　叫人（多奴）　老實說話（買多益多）

痛（一軻水）　起身（倭達的緩）　多多喫了（前行哥）

遊（西孫步）　還了（諸也數）　不曉得（措賴路不夫打）

殺其奴睹呾郎請人多家那摧慢慢的買得買得

害夭 不賣加烏會買 恁麼賣難烏禮在

肚餓熏大路水 哭乃古 多少一故賴介

打胡子 有情亞乃姊吉 醉邀帶

無情亞乃姊水吉乃換皆賀 無工夫一孫擲水

恠圍發賴旦多堅 死身大 腫剌大

喚加右 笑歪罷 活吉打

買加利 輸埋利計打 傷寒難骨

寫字加計

有挨路迷路 無乃 好高高的姚鎖盧

極好明哥多 不好由無乃大加計小思姑奈何

小發篩 少素古乃水多快都河河水

遠多俟 近的个 瘦牙十大

短迷加 細相快大 朽骨篩路

厚挨卒水 薄溜卒水 歪貨不高歪賴水

破羊鈸里里 不是係松田乃要緊馬多合子

緩慢大慢大 無用設計 多有何何水

未慢大 香千牌水 臭骨篩水

日本考卷之五

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臨淮侯李言恭
協理京營戎政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郝　杰　考梓

文辭

東大寺大朝法齋大師奝然啓

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忘鴻霈之誠奝然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死罪奝然附商舡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

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　中華之盛於是　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覩宇內之瓌奇况乎金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巖扃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上就三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游遂使蓮花迴文神華出於　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照傳于東海之東重蒙　宣恩忽趍來跡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緩逮來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　皇極御

上惠溢四濵功高五嶽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奝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　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

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法師位嘉因併大朝剃頭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聞

永延二年歲次戊子二月八日實端拱元年也

戒嚴王思行成表

臣聞三王五帝立極禪宗惟中華而有主豈夷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寬作諸邦而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偏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未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故知足者常足也今

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座封疆百萬餘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絕滅之意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

殺機天地反覆堯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奉貢臣聞陛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竭力之兵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是以水來土掩將至兵迎豈肯跪土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於賀蘭山前聊以博戲有何懼哉倘若君勝臣輸且滿上國之心設若臣勝君輸反作小

邦之恥自古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塗炭救黎庶之艱辛年年進貢於上國歲歲稱臣為弱倭今遣使臣荅黒麻敬詣丹墀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具表以聞

詩賦

詠西湖

一株楊柳一株花原是唐朝賣酒家惟有吾邦
風土異春深無處不桑麻

又

昔年曾見此湖圖不意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
湖上過画工猶自欠工夫

春日感懷

中原二月綺如塵異卉奇葩景物新可是吾天
仁更闊小塘幽草亦成春

奉邊將

棄子拋妻入大唐將軍何事苦隄防關津橋上
囹圄月天地無私一樣光

荅風俗問

君問吾風俗吾風俗最淳衣冠唐制度禮樂漢
君臣玉甕藏新酒金刀割細鱗年年二三月桃
李一般春

普福迷失樂清被獲感懷

來遊上國看中原細嚼青松咽冷泉慈母在堂
年八十孤兒為客路三千心依北闕浮雲外身
在西山返照邊處處朱門花柳巷不知何日是
歸年

題春雪

昨夜東風勝北風釀成春雪滿長空梨花樹上白加白桃杏枝頭紅不紅鶯問幾時能出谷燕愁何日得泥融巢氷鎖却鞦韆架路阻行人去不通

萍

錦鱗密密不容鍼只爲根兒做不深曾與白雲爭水面豈容明月下波心幾番浪打應難滅數陣風吹不復沉多少魚龍藏在底漁翁無處下鈎尋

保叔塔

保叔緣何不保夫造成七級石浮屠縱然一派西湖水洗得清時也是汚

被張太守禁舟中嘆懷

老鶴徘徊日本東笑看宇宙作樊籠只因飛入堯天濶恨在扁舟一葉中

遊育王

偶來覽勝鄮峰境山路行行雪作堆風攪空林飢虎嘯雲埋老樹斷猿哀擡頭東塔又西塔移步前臺更後臺正是如來真境界騰天香散一枝梅

四友亭

四友亭名萬古香清香曾遍到遐方我来不見庭中主松竹青青梅自黄

題花鳥画

嬌鳥啇花誰画成花無香氣鳥無聲任君舒捲從君看花不凋零鳥不驚

鳩鵲爭鳴

鳩一聲兮鵲一聲鳩聲啼雨鵲聲晴老天若也難分判一半晴時一半陰

山歌

日春清水寺

和虚發而容也哥氣搖容辭鈇落外容辭南挨路路尼乃路華兮谷多擬

釋音　和虚（日）發而（春）容也哥（京）氣搖（清）容辭（水）鈇落（寺）南搖路路（滴流）乃路華（响谷）多（琴）擬（似）外尼兮（助語）

切意　此日春京清水寺水流滴响似琴聲此乃日春京有此一景故有此景也

夫婦妻接

一多温那禿那耶和一多温那禿那耶他賣里油米各打推屋繒箔一单弾可尼

釋音　一多湿心肝禿那（丈夫）和一多湿（大心肝）他賣里（遞来）油米（了）各打（肩）屋繒箔（箭袋）一单弾可（項在頭上）那揺尼（皆助語）

切意　心肝丈夫大心肝丈夫遞了来放在我

肩上箭袋頂在我頭上

月夜私情

壽五揺那紫氣華揺一揺一枯木里挨界紫氣索夜揺禿那俄索揺那

釋音　壽五（十五）揺那（夜）紫氣（月）華（光）揺（一更）枯木里（雲遮）挨界紫氣（五更）索夜揺（又瞅）禿那俄（情人）木蛇（回）索揺送那（助語）

切意　十五夜月明一更時上雲五更復光華好送有情人（其意顛到若云）一更雲掩

月情人好來没人知覺五更月明情人好去此之意也

少女別郎

壽西之法之禿捏的發柰路路外坦蕩烏溪骨蹄那容辭薄乃立揺那

釋音　壽西之法之（十七八）禿（歳）捏的發柰（戀相）（合）路路外（就離）坦蕩（流）烏溪骨蹄（萍草）容辭薄（水乾）乃立（怎得）揺那世（第三句那字助語）

切意　十八九歳女幾相合就離流萍無水養怎得久在世

青春嘆世

壽西之法之外勿逹单皮所六格華里氣尼法乃挨殺雞蘇路隅揺那

釋音　壽西之法之外（十七八時）勿单皮（二次）所六格（難笑）華里氣（枯木）尼（助語）法乃格（殘花）殺雞蘇路（霎時易）隅揺那（又一世）

切意　十七八時難笑二次好比枯木殘花霎

時又是一世（語雖顛倒意實切也）

美女憶郎

揺那乃隔外紫氣尼木賴枯木法乃尼革熱和

慕尔外界里和慕外業蘇

釋音　揺那（世）乃隔中紫氣（月）尼（助語）木賴枯

木（屠雲）法乃（花）尼（助語）革熱（風）和慕你

（想你）和外界里（不来）和慕外（不想）業蘇

倘来

切意　月被雲遮花遭風攏想着来不來不想

来偏来

雜唱小曲

紫氣宜梭法乃尼乞打路外道理革乃付魯那

來心可揺那

釋音　紫氣（月）宜梭（明）法乃（花）乞打路（来）道理

（好中）華乃付風魯（雨）那（助語）来（正音）心

可揺（心誠）那（助語）

切意　月華花茂趨好而来冲風冒雨心誠而

来　（曲意顛倒術此意也）

又

黄俺和慕以外燥公乞立拔少十賣打少十賣

打少事

釋音　黄俺（我）和慕以外（想你時候）燥公（草根）

乞立拔（鏈）少十里賣打（又）鏈少十（又生）

切意　我想你時如草根鏈去又生又鏈又鏈

又生

又

容岩那埋止陽脉索所賴乃容外谷多摩洪容

多和賴外知揺和復魯理敵

釋音　容岩嶺那（助語）埋止（松）陽脉（山）索所賴

（波）乃容（浪）外谷多摩打（不来）洪容多（你）

和里賴我外（助語）知揺和（千年）復魯理

敵（到老）　（係顛倒之詞）

切意　料然波與浪打不過松山嶺你與我千

年同到老

夜憶故交

過宿那箇揺兮外何多多禿埕打箇獨世那箇

搖兮外黃俺寈獨捚打南尼那只挨下老和多
搖里黃俺寈外和一多温那
釋音　過宿那（去年）箇搖兮（今夜）外（助語）何多
多（女名）禿捚打（胝）箇獨世那（今年）箇搖
兮（今夜）黃俺（我）獨捚打（自臥）南尼那只
挨下老（因何忘記）和多捚里（婦人胝夜）
黃俺寈（我身）外（胝語）和一多温那（大心肝）
切意　去年今夜與和多多同胝今年今夜我
自胝因何忘記和多同胝自呼我身大
心肝

祝延聖壽
吉寈外知搖慢世知搖慢世禿搖路可庇和以
外兮謳打那挨里華荅那禿計搖客乃
釋音　吉寈（君主）知搖（千年）慢世（萬歲）禿（助語）
搖路可庇（恭喜）和大以外兮（妻）謳打那
唱挨理華荅那（有期）禿計搖客乃（太平時世）
切意　君主千年萬歲千年萬歲恭喜大宴歌
唱有期太平時世

女嘆配遲
一多脉和枯里和白枯里外卸迭華活浮尼搖
那子那烏之華結的一子埋疊
釋音　一多脉和（回話）枯里和白（不明）枯里外
卸迭（沒頭序）華活（河）浮尼（舡）子乃（棕纜）
烏之拴華結的（閣起）一子埋疊（何時離）
切意　回話不明白教人沒頭緒世似河舡棕
纜拴乾閣起何時離
琴法

琴樣
制琴亦用絲桐取音按古制宮商角徵羽五音
分設五絲無文武二絲其燕足焦尾徽枕皆同
中國手操之法迎撓勾剔跪指大略無異但譜
曲之聲悉係本國鄉談俗語非正音也
琴譜
憶中華調
（可意溫安）那乃隅法乃兮可意那乃隅國尼許多木
那立空拿搖乞（而之）木那氣搖兮義西一潔搖華

挚尼氣揺陽脉阿和客辞挨私步饒士客路明
哥多兮箇箇路和慕兮木曹烏獮多委（禿木那路華揺）
那渾着路逆封屋之
釋音　（可意温安）想那（助語）乃隔中法乃華尼（助語）
國尼（國）許多木那人物立空乃揺（俊聰）
乞（耐之）木那衣服氣揺兮（齊整）義西一潔
（西湖）揺華挚兮（好景）氣揺陽脉（永青山）阿
和客辞（緑水）客路（觀）明哥多（好看兮語助）
箇箇路心和慕兮（思）木曹（可惜）烏獮海

多委遠（禿木華揺）那（另世界）渾着路在逆
封（日本）屋之内（裡互用）
切意　想中華兮想中國兮人物聰俊衣冠整
齊西湖好景青山緑水遊嬉多趣觀之
出奇可惜海遠另一世界不在我日本
國裡

又廻文詞

乃華氣揺那多多和那捏木里那客乃客索客
乃客那里木捏那和多那揺氣華乃

此譜倒順讀之字語意理相同故曰廻文
釋音　乃華氣揺（長夜）那（助語）多多和那（八十）捏
木里那（困倦）客乃多客索客（醒）乃客那
里（浪上行）木捏（船）和多那（响）揺氣華乃
（好）
切意　十人共舟夜長困倦浪裡舟行各皆醒
看

棊格

象棊

象棊彼國設名正棊呼音少棋以正字呼為少
者是也棊盤横連河界九行直亦九行與中國
象棋盤相似正用行而不行路也棋子兩營各
有主将一營王将一營玉将各馬主其次序一
金将次銀将次桂馬再次香車排定九行之邉
左桂馬之前立一角行右桂馬之前立一飛車
河界之次各立九步兵於九行内齊齊排定聽
行倒先舉步兵其角行飛車桂馬香車皆次序
聽行其金将銀将皆附主玉将逐步徐行不令

參差步兵亦逐步序行止許進而不許退桂馬斜行如象棋之馬同式則不容退迈香車直行與象棋之車同式角行大行四角飛車直冲四踮王王二将金銀将逐步斜行若斜紋之狀亦許過河倘路不通可使退復假若兵馬過河除王王金将不陞外其銀将過河界即陞金将桂馬香車步兵皆陞金将之名角行過河陞爲龍馬飛車過河陞龍王棊子兩面有字若得戰過河界則翻所陞之面用之俱與金将一例行之無分步兵香車桂馬也皆逐步斜進攻戰如兩營各輸子馬仍聽羸者放入盤內行用兇去子馬亦如之但彼各兵将既臨我營至犯主将之佐倘我盤中無子将得彼子馬聽放下盤遮敵如盤中子少手中馬盡必無可防可抵始分勝負如兩營主将過河是爲和局

棋子造法

棋子造製上尖圓下平方乃天圓地方之象上薄下厚乃天清地濁之形棊勢将勝亦云将軍之聲俱手執步兵雖已陞金将之名與王将相征止将之默行不敢揚稱将軍之聲亦不敢衝其将軍之鋒如兵卒得其功次雖叨其銜禄舉其力而不敢恃其威也

棋子步法

王将王将例行共八步前三步後三步左一步右一步

金将例行共六步前三步後二步左一步右一步銀将例行共五步前三步後傍左右各一步

角行例行斜角四步過河陞

龍馬再加前後左右共四步

飛車例行横直四步過河陞

龍王左右前後共加四步

桂馬斜行二步過河陞

金将行步與金将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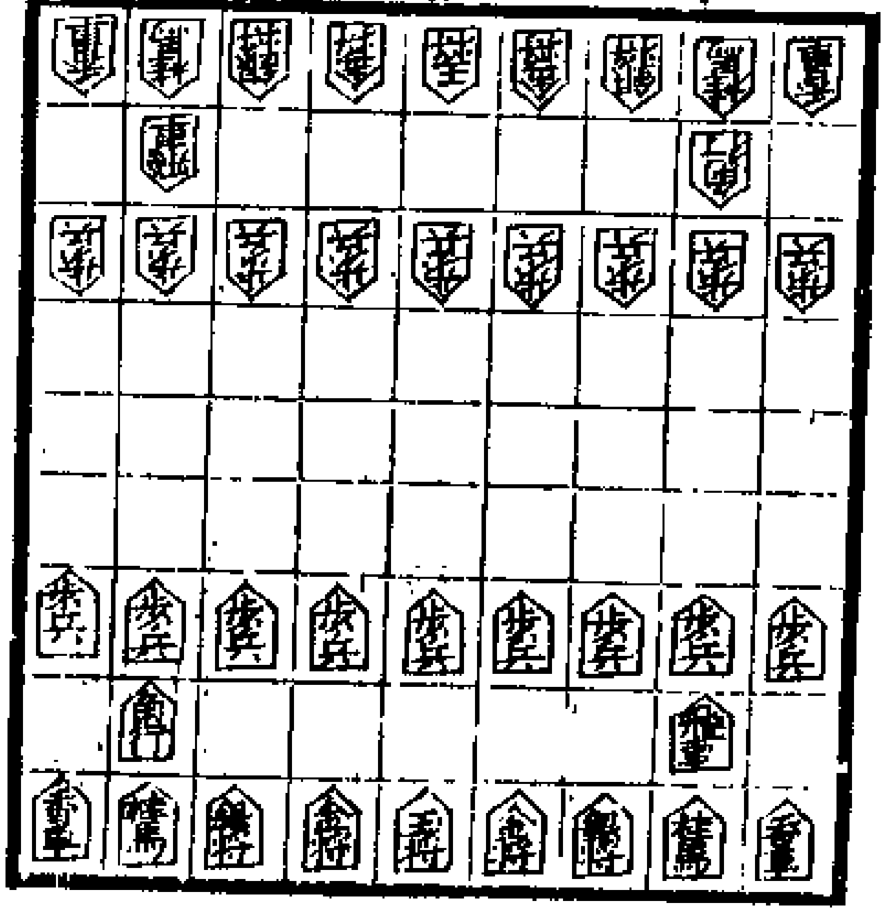
香車直行一步過河陞

金将行步與金将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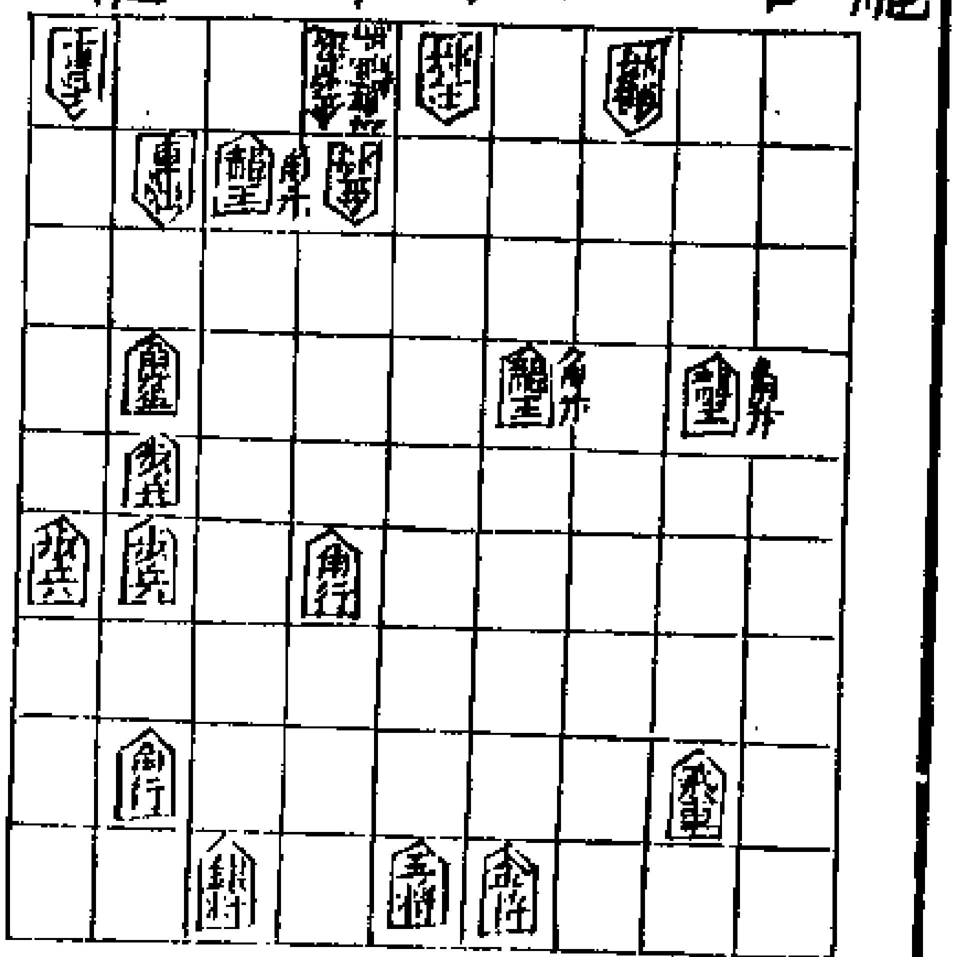
步兵直衝行一步兵過河陞
金将行步亦與金将同如前路難進欲其退
回逐步徐徐倒退如未陞之前例許進
而不許退也
銀将過河陞金将與金将行步相同其餘倣行

棋盤式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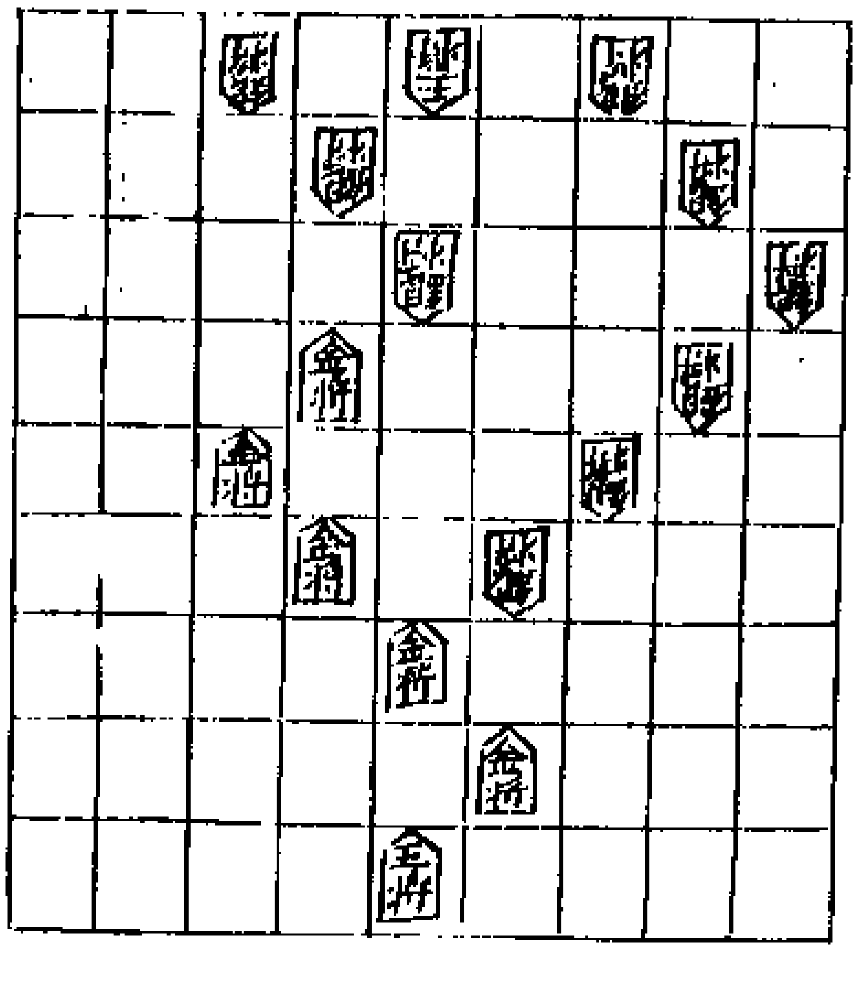
正棋定局式
下局之法必
先舉飛車或
角行主将之
前步兵以便
出馬也
角行飛車前
步兵最緊要
也



角行過河陞龍
馬右行冲自營
龍王左旋冲彼
金将
飛車過河陞爲
龍王入步横冲
金将有飛車倸
護營見敵則與龍
王将退元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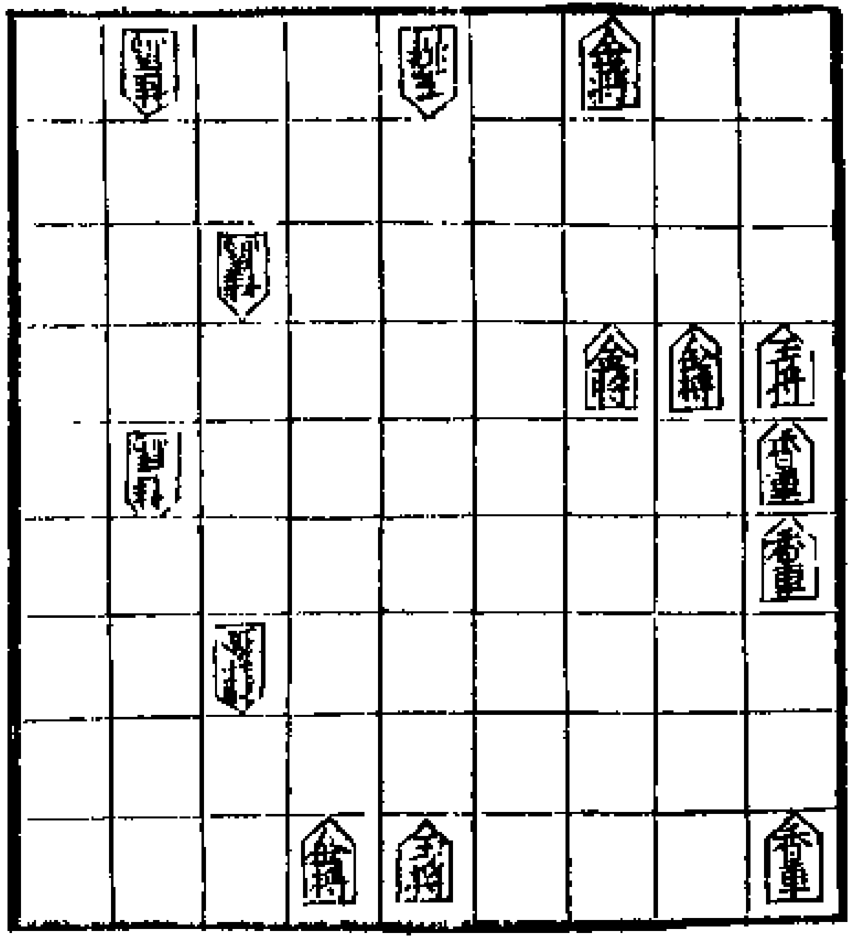


金将斜步過河
不陞與舊行之
如不可進許退
復
銀将斜行過河
陞金将即與金
将一例行之亦許
退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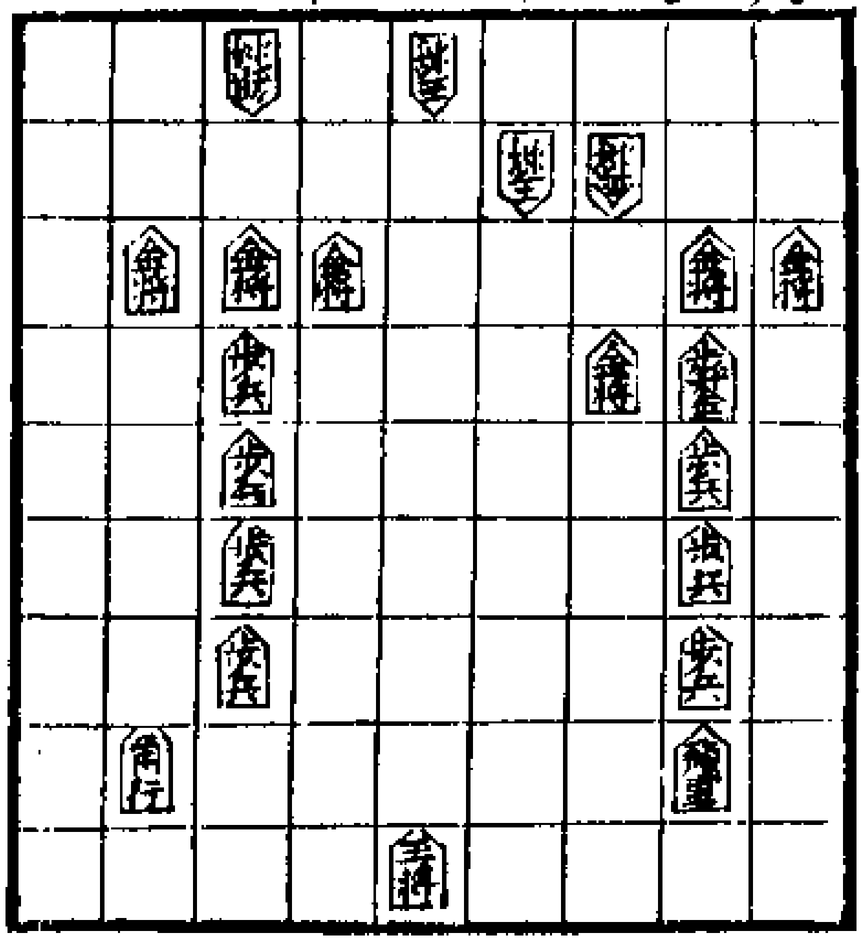
香車直行不容退縮過河陞金將至營鳴將軍（陞後許退覆）

桂馬斜行過河陞金將則與金將同未陞不許退陞復後許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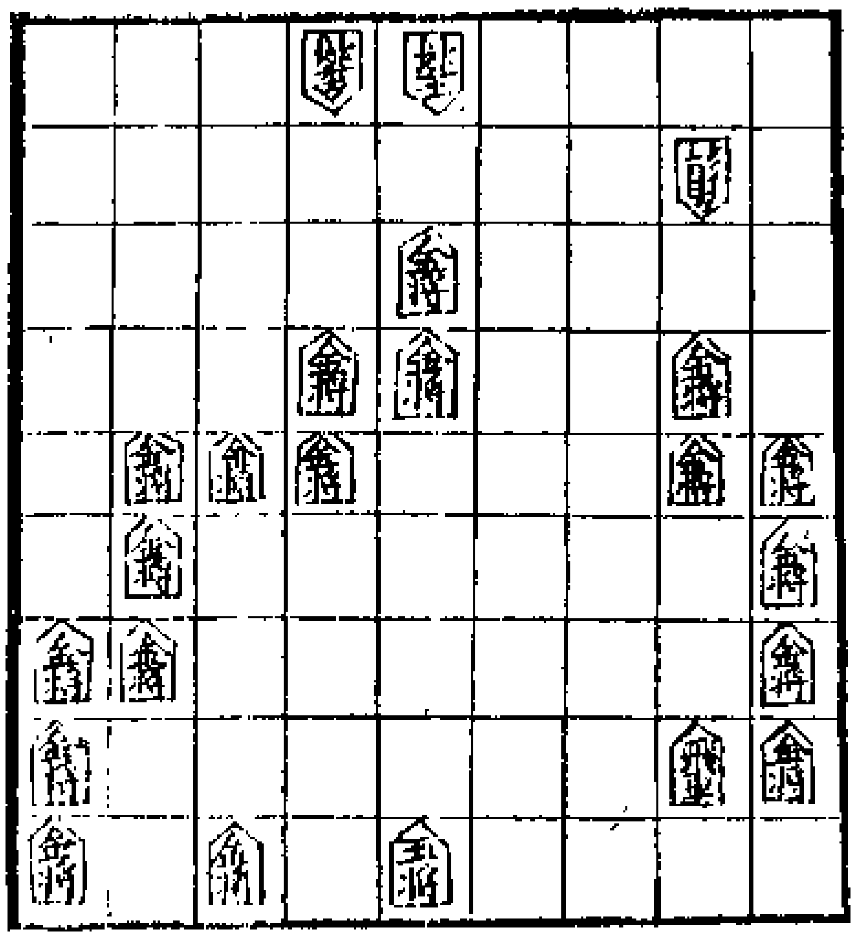
步兵進式

其步兵遂步挨那而進不許退縮如過河界陞為金將即與金將一例行用但退復則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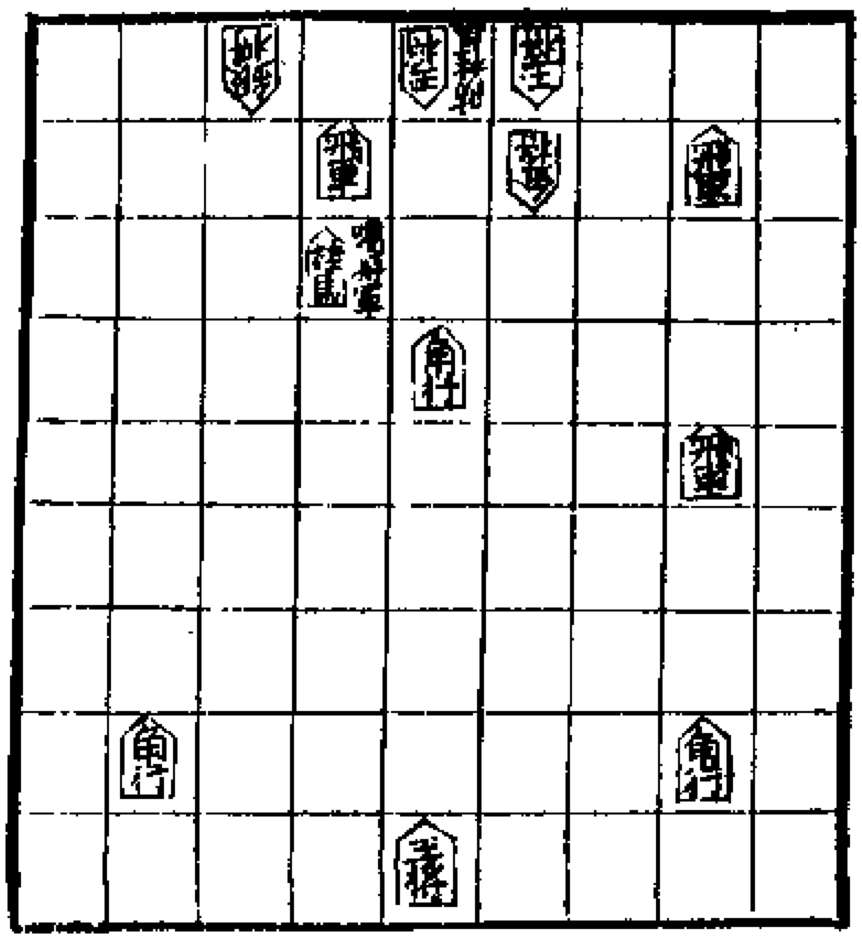


步兵陞金將容退復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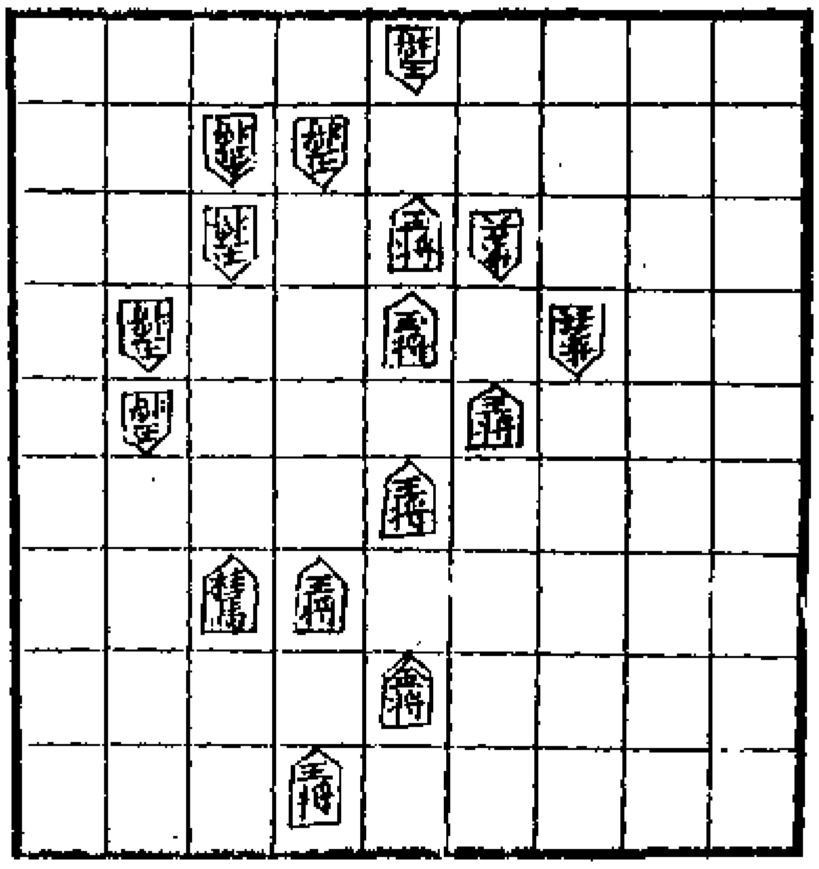
凡步過河既陞金將之後無可追用許令逐步徐〻倒退不容橫順返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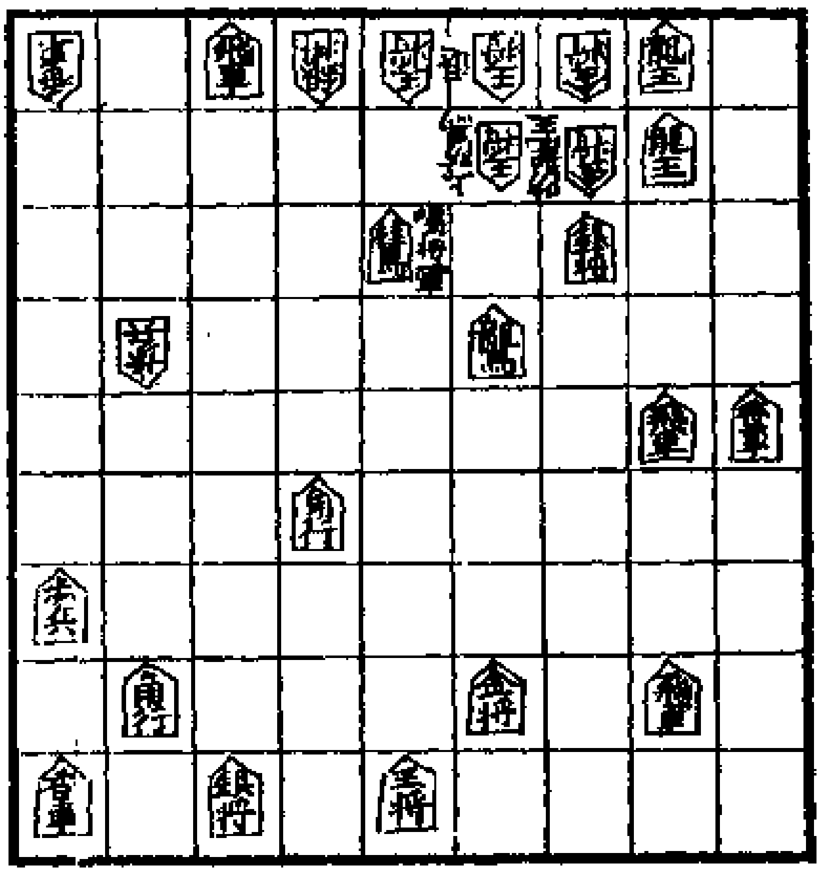
贏人兵馬復自加于盤內擊將軍故未陞用但彼亦有我馬填用則允之再着如無填抵則假此而勝彼也兩難求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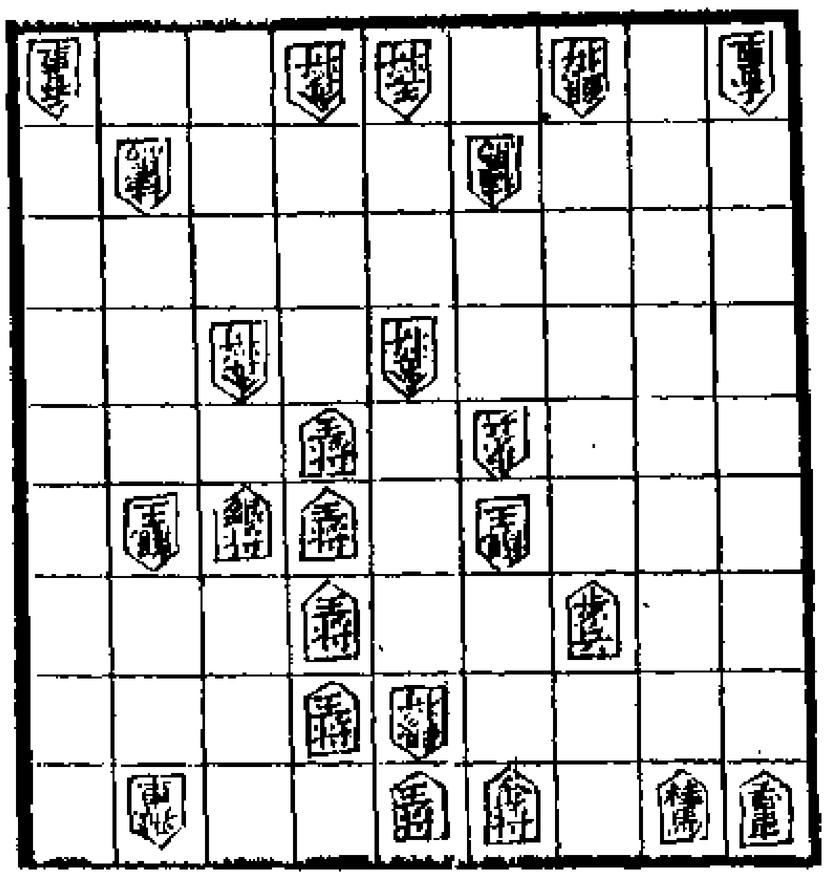
彼此主将過
河人馬相等
和局



玉将輸局
右有金将
左防桂馬
前没去路
後無遮攔
是為輸局



玉将勝局
玉将破攻至
河界與金将
相征又值桂
馬進讓使王
将歸往兩難
是為輸勢宜
詳用之



圍棋

其圍棋呼音曰伐棋盤亦分三百六十一着棊子亦分黑白二樣圍佔之法大意相同亦知打急呼曰過户之無識接斷呼曰子吾其兩不入呼曰了無是但負勝與中國殊假如圍佔着數将内所得彼棋子拾于手各收之待盤内兩圍佔畢然後各将所得棋子填彼所佔空内兩皆填滿為和局如填空着不滿筭數多少以分勝負如有一着不能填滿是為輸局填滿内多一

着是爲贏局外和局呼曰是俄贏曰各打輸曰埋吉打

圍棊子非造成者乃本國沿海之傍而有生成石子儼如做成精緻名曰天生子出于養父山沿海之處白子出于大隅山海傍皆大隅州所屬之地

雙陸

雙陸呼曰新吾六古排馬之法各分三路一路各排五馬共一十五馬移馬之法亦照骰子點

數多少行之但骰子不用手擲置一小竹筒長四寸圓大寸餘將骰子放入筒內各手搖之倒出驗點數行馬以防手擲之弊骰子名曰賽移竹筒名曰大吉那子出口內呼曰七其勝負與中國同

正棋圍棋雙陸三者本國而有借譬正棋可比西番兵馬出行征討之狀圍棋可比大唐征戰之勢雙陸可比本國人馬之形雖乃本國俗戲之言相繼似不遠矣故附録也

征行所禁

薛外意子子　胡失外箇箇乃子　禿郎外多和　孤達子木　義奴木意子子　吞子乃里計里　米無子石外　木子多所毛私　四一外乃那　獨主多和乃賴白　烏馬沙魯法之尼

釋註

薛外子　意子子（丑）　胡失外（丑）　箇箇乃子（九）

禿郎外（寅）多和十　孤（卯）　達子木（辰）

吞子（辰）　義奴（戌）　意子子（丑）乃里計里（通用）

米（巳）　血子石（未）木子（六）　多所毛私（皆是）

四一外（亥）乃那子七獨主（酉）　多和十

乃賴白（助語）烏馬（午）沙魯（申）　法之（八）

切意

其意以日辰征戰出行所忌方向也是日直子所忌五方即從子上從丑順數至辰是五　即卯子日忌辰方　辰乃正東傍南之地

總圖倣開于後

子日休行辰地　辰係正東傍南

丑日莫犯酉方　酉係正西

寅日切怕逢亥　亥乃西北

卯日須忌未羊　未係正南傍西之方

辰日必防申上　申是西南

戌日不走寅場　寅乃東北也

巳日忌行戌處　戌方乃正西傍北之也

未日索虜子殃　子方正地在北（彼國甚忌）

亥日不宜巳巽　巳在東南

酉日偏忌午鄉　午正南方

午日自愁見丑　丑地在正北傍東

申日愁會卯傍　卯係正東

已上係本國出征出行之切要謹録于後以禦不寧後之學者不可不留于心耶

纂法

子五丑九寅是十　卯辰連戌五是訣

酉十午甲八數真　巳未六數亥獨七

捷法

子忌辰方丑怕酉　寅怕亥方卯怕羊

辰防申上戌寅巽　巳又怕戌未子殃

亥日怕巳酉忌午　午愁見丑申卯詳

識破東夷真妙法　民安國泰靜邊疆

日本考卷之五終

跋

右日本考五卷。明李言恭郝杰同撰。言恭字惟寅。號秀巖。岐陽武靖王文忠之九世裔孫。以萬曆二年。襲封臨淮侯。杰字彥輔。蔚州人。言恭生而岐嶷。喜讀書。及長工詩。與王鳳洲李滄溟輩稱海內十才子。有貝葉齋青蓮閣二集行世。與胡應麟爲友。應麟少室山房集與之往還倡和甚繁。通於日本情事。應麟送之詩。有月支奉貢朔日本斬新封之句。督京營戎政。時倭亂方劇。與右都御史杰。摭拾舊聞同撰日本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地理類存目。均著錄其書。是書卷一爲日本國圖。倭國事略。卷二沿革疆域。卷三字書歌謠。卷四語音天文時令風俗。卷五文辭詩歌游藝。條例詳明。刊於明萬曆間。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四庫存目稱「此書記其山川地理。及世次土風。而於字書譯語。臚載尤詳。後倭陷朝鮮。封貢議起。杰以力爭不合。徙南京。而言恭子宗城。卒爲石星所荐。充正使往封。而倭情中變。易服逃歸。被劾論戍。蓋徒恃紙上空言。宜其不能悉知情僞。」然日本自奝然入貢吾國。人始知日本五畿七道之名。及所領州郡之數。惜未能辨其地望。如薛俊之日本考略。據傳聞以爲圖。方向莫明。是書之圖殆亦稱是。惟是書所引文辭如戒嚴王思行成表。明史卽據以入日本傳。所記日本史事。雖未如明史之詳審。而民物風俗語言文字。實可補明史之未備。明代於東

南沿海邊防。隆慶以還。前有倭寇之紛擾。而後有朝鮮之亂。時當日本室町幕府時代。君臣宗室。互相屠殺。爲日本混亂之秋。各島諸倭。薩摩浪民。歲常侵掠海濱。而吾國奸民。徐海汪直輩又往勾結之。卒釀倭寇之亂。禍及沿海諸省。兵連禍結。垂數十年。名將如戚繼光俞大猷等。僅而後能克之。是書稱「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乃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也。」其言極爲有據。自豐臣秀吉之寇朝鮮。雖經李如松之撻伐。亂甫削平。而東酋又起。是倭寇之亂。堪與明廷相終始。故明史日本傳云「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閭巷小民。至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當時士大夫於日本情事。亦甚研究。載於千頃堂書目者。有薛俊日本考略三卷。鄭若曾日本圖考二卷。侯繼曾日本風土記四卷。且薛俊鄭若曾二書。均著錄四庫存目。其他關於日本史事者。尚有鄭若曾籌海圖邊十三卷。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十四卷。然記日本民物風俗。語言文字。則無逾是書之詳者也。安陽謝國楨

帝王譜略國朝紀

東涯伊藤先生傳

先生諱長胤字原藏（原或作元）京師人仁齋長子也號東涯又慥慥齋三四歳能知字仁齋常警戒子弟曰汝等立志須期爲第一等人及長博聞強記善屬文湛深經術克繼述家學爲人沈靜寡默恭儉謹愼口不言人過紀伊侯聞其名聘之不就臺閣公卿往往來執弟子禮當是之時俊傑輩出各竪旗幟於一方互相詆排而先生遺文中無有一語及他學術者嘗麟嶼初學于物茂卿心鄉往先生遂負笈赴之茂卿固不以爲意太宰純心甚不平各有贈言麟嶼造先生出眎之先生笑曰物先生襟度廓如可想見太宰子亦慷慨有氣節其溫厚不與物競蓋如此人有乞紙筆則無論貴賤長少皆立應之又無他嗜好終日矻矻手未嘗釋卷每有所得則劄錄之著述等身皆天下有用之書也元文元年年六十七卒私謚曰紹述先生内大臣華山公常雅銘之中納言防城俊將篆額石中將八條英朝書世以榮之有紹述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子善韶嗣子孫世承先業不隕家聲至今住其舊宅云

論曰先生以篤學實行自任詩文則其緒餘而已而以余觀之其詩文雖專門名家殆有不能及焉者蓋蘊於内而溢於外所謂有德者必有言者歟仁齋之學得先生補苴而益隆子孫至今不隕家聲先生紹述之功可謂盛矣當時源白石物徂徠頗推尊先生則其學德不待論而知也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illegible]一作

帝王譜畧國朝紀

平安　伊藤長胤　輯

神武天皇　御諱狹野。又號神日本磐余彥尊。鸕鷀草葺不合尊第四子。母曰玉依姬。帝以庚午歲生。（周桓王九年。）甲申歲立爲太子。（年十五歲。）甲寅歲。（年四十五。）日州起兵。悉滅賊衆。遂以辛酉歲。（年五十二。）建都于和州畝傍山。曰橿原宮。卽天皇位。在位七十六年而崩。壽一百二十七。葬畝傍山東北陵。

元年辛酉。丁周惠王十七年。魯閔公二年。至今元祿二年己巳。二千三百四十九年。

在葛城高丘宮六字一作遷都和州葛城在高丘宮

綏靖天皇　御諱神亭。又號神渟名川耳天皇。神武第三子。母曰蹈鞴五十鈴媛。神武四十二年。立爲太子。（年十四。）神武崩。庶兄手研耳命預政事。圖害二弟。帝不能卽位。乃與兄神八井耳命謀殺之。未卽帝位。凡三年。庚辰歲。遂卽天皇位。在葛城高丘宮。在位三十三年。通前共三十六年。壽八十四。葬倭桃花鳥田丘上陵。

元年庚辰。丁周簡王五年。魯成公十年。至今二千二百七十年。

三十一年庚戌。周靈王二十年。孔子生于魯。上去神武元年。凡百一十年。

安寧天皇　御諱磯城津彥玉手看。綏靖太子。母曰五十鈴依姬。卽位。遷都和州片塩。在浮孔宮。在位三十八年。壽五十七。葬畝傍山南御陰井上陵。

元年癸丑。丁周靈王二十四年。魯襄公二十五年。至今二千二百三十七年。

懿德天皇　御諱大日本彥耜友。安寧第二子。母曰渟名底仲媛。卽位。遷都于和州高市郡輕地。在曲峽宮。在位三十四年。壽七十七。葬畝傍山南纖砂溪上陵。

元年辛卯。丁周敬王十年。魯昭公三十二年。至今二千百九十九年。

三十二年壬戌。孔子卒。（詳具漢朝。）

孝昭天皇　御諱觀松彥香殖稻。懿德太子。母曰天豐津媛。卽位。遷都于和州葛城郡掖上。在池心宮。未卽位一年。在位八十三年。壽百十五。葬掖上博多山上陵。（昭或作照。）

元年丙寅。丁周元王元年。至今二千百六十四年。

孝安天皇　御諱大日本足彦國押人。孝昭第二子。母曰世襲足媛。即位。遷都于和州葛上郡室地。在秋津島宮。在位一百二年。壽一百三十七。葬玉手丘上陵。

元年己丑。丁周安王十年。至今二千八十一年。

孝靈天皇　御諱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孝安太子。母曰姉押姬。遷都于和州城下郡黑田。在廬戶宮。即帝位。在位七十六年。壽一百二十八。葬片丘坂陵。

元年辛未。丁周赧王二十五年。至今一千九百七十九年。

孝元天皇　御諱大日本根子彦國牽。孝靈太子。母曰細媛。即位。遷都于輕地。在境原宮。在位五十七年。壽百十六。葬劔池島上陵。

元年丁亥。丁秦始皇三十三年。至今一千九百三年。

開化天皇　御諱稚日本根子彦太日日。孝元第二子。母曰鬱色謎命。即位。遷都于和州添上郡春日地。在率川宮。在位六十年。壽一百十一。葬率川坂本陵。

元年甲申。丁漢文帝後元七年。至今一千八百四十六年。

崇神天皇　御諱御間城入彦五十瓊殖。開化第六子。母曰伊香色謎命。即位。遷都于和州高市郡磯城。在瑞籬宮。在位六十八年。壽百十九。葬山邊道上陵。

元年甲申。丁漢武帝天漢四年。至今一千七百八十六年。

垂仁天皇　御諱活目入彦五十狹茅。崇神第三子。母

曰御間城姬。即位。遷都于和州城上郡纏向。（纏一作卷。）在珠城宮。在位九十九年。壽百四十一。葬菅原伏見陵。

元年壬辰。丁漢成帝建始四年。至今一千七百十八年。

八十六年丁巳。始通中國。後漢光武皇帝中元二年也。至今千六百三十有三年。

景行天皇　御諱大足彦忍代別。垂仁第三子。母曰日葉洲媛命。即位于纏向。在日代宮。後復迁都于江州志賀郡。在高穴穗宮。在位六十年。壽一百六。（帝以垂仁十七

（年生歲一百四十三）葬山邊道上陵。
元年辛未。丁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至今一千六百十九年。

成務天皇　御諱稚足彦。景行第四子。母曰八坂入姫命。在位六十一年。壽一百九。葬狹城活別陵。
元年辛未。丁後漢順帝永建六年。至今一千五百五十九年。

仲哀天皇　御諱足中彦。景行孫。日本武尊第二子。母曰兩道入姫命（垂仁之女）。即位。欲討筑紫叛賊熊襲。遷于

長州穴門。在豊浦宮。遂崩于筑紫。在位九年。壽五十二。葬殖香長野陵。
元年壬申。丁後漢獻帝初平三年。至今一千四百九十八年。

神功皇后　御諱息長足姫。開化五世孫。息長宿禰王女。乃仲哀天皇后也。仲哀崩。即位。臨朝聽政。遷都于和州十市郡磐余。在稚櫻宮。在帝位六十九年。壽一百歲。葬狹城盾列陵。
元年辛巳。丁後漢獻帝建安六年。至今一千四百

清和云云十五年一作欽明帝時。立祠豊州宇佐。爲八幡

八十九年。

應神天皇　御諱譽田。仲哀第四子。母曰神功皇后。即位。遷都于和州高市郡輕島。在豊明宮。在位四十一年。壽百十一。葬殖香藻郎忠陵。至清和帝時。立祠城州雄德山。爲八幡宮。
元年庚寅。丁晉武帝泰始六年。至今一千四百二十年。

仁德天皇　御諱大鷦鷯。應神第四子。母曰仲姫。應神崩。帝與弟菟道稚郎子相讓。不登帝位二年。稚郎子

遂自裁。帝即皇位。遷都于攝州難波。在高津宮。仁儉愛民。天下富庶。在位八十七年。壽百十歲。葬百舌鳥耳原陵。
元年癸酉。丁晉愍帝建興元年。至今一千三百七十七年。

履中天皇　御諱去來穗別。仁德太子。母曰皇磐之媛命。遷都磐余。在稚櫻宮。在位六年。壽七十。葬百舌鳥耳原陵。
元年庚子。丁東晉安帝隆安四年。至今一千二百

九十年。

反正天皇　御諱瑞齒別。仁德第三子。履中同母弟。即位遷都于河州丹比柴籬宮。在位六年。壽六十。葬百舌鳥耳原陵。

元年丙午。丁東晉安帝義熙二年。至今一千二百八十四年。

允恭天皇　御諱雄朝津間稚子。仁德第四子。反正同母弟。遷和州在遠明日香宮。在位四十二年。壽八十。葬蕥香長野陵。

上二字作

元年壬子。丁東晉安帝義熙八年。至今一千二百七十八年。

安康天皇　御諱穴穗。允恭第二子。母曰忍坂大中姫。允恭崩。兄木梨輕皇子殘虐民畔。帝廢之即位。遷都于和州山邊郡石上。在穴穗宮。帝之叔父大草香皇子。因讒起兵而敗死。帝納其妻中蒂姫。其子眉輪王。亦在内。遂遭弒。在位三年。壽五十三。葬菅原伏見陵。

元年甲午。丁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至今一千二百七十三年。

葬下一有泊瀬二字

雄畧天皇　御諱泊瀬。允恭第五子。安康同母弟。誅眉輪王及殺二兄坂合八釣。即位于和州泊瀬（城上稱）在朝倉宮。帝性殘忍好殺。爲政酷虐。至末年稍安。在位二十三年。壽九十三。葬丹比高鷲原陵。

元年丁酉。丁宋孝武帝大明元年。魏文成太安三年。至今一千二百三十三年。

清寧天皇　御諱白髮武廣國稚日本根子。雄畧第三子。母曰韓媛。都于和州磐余。在甕栗宮。在位五年。壽四十一。葬稚田原陵。

元年下二字作集

元年庚申。丁南齊高帝建元二年。魏孝文大和四年。至今一千二百十年。

顯宗天皇　御諱弘計。履中孫。市邊押羽皇子子也。市邊爲雄畧所殺。帝與兄仁賢逃在播州。國司聞于清寧。清寧無子。遂入宮爲皇子。清寧崩。兄弟相讓不即位。乃立皇姊飯豐爲天子。未幾殂。號飯豐天皇。仁賢固辭位。於是帝始纂大統。在和州近明日香八釣宮。帝備嘗艱難。知民所依。故即位。蠲役省徭。五穀豐饒。在位三年。壽四十八。葬片山岡磐築丘山陵。

元年乙丑。丁南齊武帝永明三年。魏孝文大和九年。至今一千二百五年。

仁賢天皇　御諱大脚。號億計天皇。顯宗之兄。（一曰顯宗弟。然清寧養二帝爲子。立賢爲太子。則當兄也。）都石上。在廣高宮。國家無虞。家給人足。在位十一年。壽五十。葬埴生坂本陵。

元年戊辰。丁南齊武帝永明六年。魏孝文大和十二年。至今一千二百二年。

武烈天皇　御諱小泊瀨稚鷦鷯。仁賢太子。母曰春日大娘。都泊瀨。在列城宮。帝性淫虐。嗜酒耽色。殺戮無厭。天下怨畔。在位八年。壽五十七。無嗣。（仁德之胤。至是絕。）葬山岡磐築丘上陵。

元年己卯。丁南齊東昏侯永元元年。魏孝文大和二十三年。至今一千百九十一年。

繼體天皇　御諱男大迹。應神五世孫。應神生二派皇子。二派生太郎子。郎子生彥主人王。彥主卽皇考也。（一云應神生私斐王。私斐王生彥主人王。）武烈崩。無嗣。群臣議迎帝于越前。立之。卽位。遷都于城州筒城。復遷于乙訓。（城州。）遂在磐余玉穗宮。在位二十五年。壽八十二。葬三島藍野陵。

元年丁亥。丁梁武帝天監六年。魏宣武正始三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三年。

壬子癸丑二年。安閑未卽位。一曰。繼體在位二十七年。

安閑天皇　御諱勾大兄。繼體太子。母曰國子媛。卽位。遷都和州勾金橋宮。（高市郡。）在位二年。壽七十。葬河州古市高屋陵。

元年甲寅。丁梁武帝中大通六年。魏孝武永熙三年。東魏孝靜天平元年。至今一千一百五十六年。

宣化天皇　御諱高田。安閑同母弟。卽位。遷都于和州檜隈。在廬入野宮。（高市郡。）在位四年。壽七十五。葬身狹桃花鳥坂上陵。

元年丙辰。丁梁武帝大同二年。西魏大統二年。東魏天平三年。至今一千百五十四年。

欽明天皇　御諱天國排開廣庭。宣化之弟。母曰手白香皇后。卽位。遷都于和州磯城島。在金刺宮。（山邊郡。）在位三十二年。壽六十二。葬檜隈坂合陵。

元年庚申。丁梁大同六年。西魏大統六年。東魏興和二年。至今一千百五十年。

敏達天皇　御諱渟中倉太珠敷。欽明第二子。母曰石姫（宣化皇女）。即位。迁都和州磐余譯語田。在幸玉宮。在位十四年。壽四十八。葬河州磯長陵。

元年壬辰。丁陳宣帝大建四年。北齊後主武平三年。周武帝建德元年。至今一千百十八年。

用明天皇　御諱橘豊日。欽明第四子。母曰堅塩媛。即位。仍都于磐余。在池邊雙槻宮。在位二年。壽六十九。葬磐余池上陵。

元年丙午。丁陳後主至德四年。隋文帝開皇六年。至今一千百四年。

崇峻天皇　御諱泊瀬部。欽明第十五子。母曰小姉君。即位。在和州十市郡倉橋宮。時大臣蘇我馬子專權。遂遣勇士弑帝于寢所。在位五年。壽七十三。葬倉橋岡上陵。

元年戊申。至今千百二年。

推古天皇　御諱額田部。欽明中女。敏達之后也。母曰

堅塩媛。崇峻崩。馬子立之。即帝位。迁都于和州高市郡小墾田宮。后以女主立。皇姪豊聰爲太子。監軍國事。太子聰穎。甚好佛法。定官制。法國家倚頼。薨。謚聖德太子。（用明天皇之子。或號厩戸皇子。或稱八耳皇子。監國二十九年。薨。年四十九。）后在位三十六年。壽七十三。葬越智陵。

元年癸丑。丁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至今一千九十七年。

舒明天皇　御諱田村。敏達孫。押坂彦主皇子之子。推古崩。大臣蘇我蝦夷等。以顧命立之。即位。迁都于和州飛鳥岡本宮（高市郡）。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九。葬押坂陵、

元年己丑。丁唐太宗貞觀三年。至今一千六十一年。

皇極天皇　御諱寶。敏達曾孫。押坂皇子孫。茅渟王之子、爲舒明之后。舒明崩。即帝位。在飛鳥清見原宮。時大臣蝦夷及入鹿秉政專權。窮奢極移。僭逆無度。中臣鎌足（即大織冠。惡氏之亂。）與皇子中大兄（天智天皇。）謀。殺入鹿。遂滅其族。帝乃欲讓位于中大兄。大兄固辭。遂讓位于

輕皇子。自稱皇祖。爲本朝讓位之始。在位三年。

孝德天皇　御諱輕。皇極同母弟。受內禪。卽位。始建元。遷都于攝州長柄。在豊崎宮。在位十年。壽[illegible]十。葬磯長陵。

元年乙巳。丁唐貞觀十九年。至今一千四十五年。

大化五。　白雉五。

齊明天皇　卽皇極天皇也。孝德崩。復卽帝位。遷都于飛鳥。在板蓋宮。後在岡本宮。在位七年。不建元。時百濟爲唐所破。將吏請立王子豊璋（時爲質在日本）。爲王。帝許

之。因幸於土州。遂崩于朝倉宮。壽六十八。葬越智大坂間陵。

元年乙卯。丁唐高宗永徽六年。至今一千三十五年。

天智天皇　御諱葛城。初稱中大兄皇子。亦謂開別皇子。舒明太子。母乃齊明天皇也。齊明崩。未卽帝位。六年。乃卽位。遷都于江州志賀郡。在大津宮。帝性英斷。好學。勵治。朝儀國憲。多所創立。爲國朝中興之祖。在位十年。壽五十八。葬城州山階陵。

元年壬戌。丁唐高宗龍朔二年。至今一千二十八年。

天武天皇　御諱大海人。天智同母弟。爲皇太弟。天智崩。大友皇子嗣位。天武辭位。入吉野山。旣而大友遣人覘之。將害帝。帝起義兵。大友敗死。於是卽位于飛鳥淨見原宮。在位十五年。制法定位。改服頒姓。復建元。壽六十四。葬高市懸大內陵。

元年壬申。丁唐高宗咸亨三年。至今一千一十八年。

朱雀元。　白鳳十三。　朱鳥一。

持統天皇　御諱兎野。天智第二女。爲天武之后。每輔天武。多預朝政。天武崩。后臨朝聽政。五年。卽帝位。遷居和州藤原宮（高市郡）。在位十年。讓位于輕皇子。自號太上皇。後六年而崩。壽五十八。火葬安古山陵。

元年丁亥。丁唐武后垂拱三年。至今一千三年。

（仍用）朱鳥（自二至九）八。　大化二。（諸書無仍用朱鳥之文。且不載大化號。大化者御時既有之。今從皇年代記。姑入之。）

文武天皇　御諱輕。又作珂瑠。天武孫。草壁太子（諡岡本天皇）之子。母乃元明天皇也。受持統讓。卽位。後遷都于

和州平城。在位十一年。壽二十五。火葬安古山陵。
元年丁酉。丁周神功元年。至今九百九十三年。（不改元。）四。　大寶三。　慶雲四。

元明天皇　御諱阿閇。天智皇女。草壁太子妃。文武母后也。文武崩。以遺詔即帝位。初在藤原宮。後遷平城。在位七年。讓位于皇女飯高。後七年而崩。壽六十一。葬椎山陵。
元年戊申。丁唐中宗景龍二年。至今九百八十二年。　和銅七。

元正天皇　御諱飯高。後更氷高。天武孫。文武同母姊也。受元明禪。即帝位。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子首。後二十五年而崩。壽六十八。葬佐保陵。
元年乙卯。丁唐玄宗開元三年。至今九百七十五年。　靈龜二。　養老七。

聖武天皇　御諱首。文武太子。母曰藤原宮子。（不比等女。）帝即位。甚好佛。創寺崇僧。爲斷屠禁。後遷都于難波。在位二十五年。讓位於太子阿倍。自稱太上皇。薙髮爲僧。號勝滿。後八年崩。壽五十八。葬佐保陵。

顯下。一作在位八年。壽三十三。

元年甲子。丁唐開元十二年。至今九百六十六年。
神龜五。　天平二十。　天平感寶。（即勝寶元年。）

孝謙天皇　御諱阿倍。聖武皇女。母曰光明皇后。（宮子之妹。）受聖武禪。即位。在位十年。讓位於大炊王。薙髮爲尼。號法基。或號高野天皇。
元年己丑。丁唐天寶八年。至今九百四十一年。
天平勝寶八。　天平寶字二。

淡路廢帝　御諱大炊。天武孫。舍人親王（諡崇道盡敬皇帝。）之子。受孝謙禪。即位。遷都于江州保良。太后寵藤押勝。又幸僧道鏡。押勝不安。起兵敗死。道鏡寵遇日甚。帝諫之。太后不說。后乃謂帝與押勝通謀。將害后。遣兵諸閣。廢帝爲淡路公。流于淡州。尋崩。壽三十三。在位六年。
元年己亥。丁唐肅宗乾元二年。至今九百三十一年。（仍用）天平寶字（自三至八。）六。

稱德天皇　即孝謙天皇也。廢淡路公。復即帝位。居平城。后性淫恣。道鏡益寵。將讓帝位。授法王號。令受百寮朝賀。稱弓削法皇。在位五年。壽五十二。葬和州高

野山陵。

元年乙巳。丁唐代宗永泰元年。至今九百二十五年。　天平神護二。　神護景雲三。

光仁天皇　御諱白壁。天智孫。施基皇子（諡田原天皇。）第六子。逮事聖武稱德。累官至大納言。稱德崩。大臣永手（不比孫子。）等定策。即帝位。仍都平城。在位十二年。讓位於太子山部。尋崩。壽七十三。葬廣岡陵。

元年庚戌。丁唐代宗太曆五年。至今九百二十年。

宝龜十一。　天應一。

桓武天皇　御諱山部。光仁太子。母曰高野夫人。受光仁禪。即位。定都于城州乙訓郡長岡。號平安宮。爲萬世不易之帝都。在位二十四年。壽七十。葬柏原陵。故謂柏原天皇。

元年壬戌。丁唐德宗建中三年。至今九百八年。

延曆二十四。

平城天皇　御諱安殿。桓武太子。母曰皇后藤原乙牟漏。帝好學賦詩。勵精政治。在位四年。以疾讓位太弟神野。居平城。（平城亦號奈良。）故稱奈良天皇。既禪位。因寵姬

藥子誅。圖再即位。故與嵯峨有隙。淳和即位。尊爲前太上天皇。天長元年崩。壽五十一。葬楊梅陵。

元年丙戌。丁唐憲宗元和元年。至今八百八十四年。　大同四。

嵯峨天皇　御諱神野。（一作賀美能。）桓武第二子。平城同母弟。帝好學能詩。尤精書法。且好畋獵。乘輿屢駕。在位十四年。讓位皇太弟大伴。居嵯峨。承和九年崩。壽五十八。葬嵯峨院北山地。

元年庚寅。丁唐憲宗元和五年。至今八百八十年。

弘仁十四。

淳和天皇　御諱大伴。桓武第三子。母曰藤原旅子。受嵯峨禪。即帝位。帝嗜詩善書。群臣亦好學。在位十年。讓位於太子正良。居西院。故號西院帝。承和七年崩。壽五十五。遺詔火葬。

元年甲辰。丁唐穆宗長慶四年。至今八百六十六年。　天長十。

仁明天皇　御諱正良。嵯峨第二子。母曰檀林皇后橘氏。受淳和禪。即位。帝性聰敏。好學善書。兼通音樂。射

作狙

藝。醫術亦最練習。緩獄賑窮。天下大治。在位十七年。壽四十。葬深草山陵。故又稱深草帝。

元年甲寅。丁唐文宗大和八年。至今八百五十六年。

承和十四。　嘉祥三。

文德天皇　御諱道康。仁明太子。母曰藤原順子。（稱五條后）即位勵精政事。不好游獵。然以多病不幸早殂。在位八年。壽三十二。葬田邑山陵。故稱田邑帝。

元年辛未。丁唐宣宗大中五年。至今八百三十九年。

仁壽三。　齊衡三。　天安二。

清和天皇　御諱惟仁。文德第四子。母曰藤原明子。（號染殿后）文德欲以惟喬爲太子。以帝外祖良房（諡忠仁公）秉政專權。故立帝爲嗣。九歲即位。在位十八年。讓位太子貞明。號太上天皇。後薙髮爲僧。號素眞。元慶四年崩。壽三十一。火葬。置骨水尾山。故號水尾帝。（水尾山帝爲僧在此）

元年己卯。丁唐宣宗大中十三年。至今八百三十一年。

貞觀十八。

陽成天皇　御諱貞明。清和太子。母曰藤原高子。（號二條后）年十歲受清和禪。即位。帝性凶狠。好爲騎馳。昵近小人。殺戮無辜。在位八年。大臣藤基經。（諡昭宣公）諫不聽。遂廢爲太上天皇。在陽成院。時年十七。天曆三年崩。壽八十二。

元年丁酉。丁唐僖宗乾符四年。至今八百十三年。

元慶八。

光孝天皇　御諱時康。仁明第三子。母曰藤原澤子。歷事文德清和陽成。階至一品。任式部卿。陽成遜位。基經迎帝立之。時年五十五。基經爲關白。百官先啓後聞。帝好和歌。天下競習。在位三年。崩于仁壽殿。壽五

十八。葬小松山陵。號小松帝。

元年乙巳。丁唐僖宗光啓元年。至今八百五年。

仁和二。

宇多天皇　御諱定省。光孝第三子。母曰皇后班子。（仲野親王之女）在位十年。讓位于太子敦仁。居朱雀院。號亭子院。後薙髮爲僧。號金剛覺。世稱寬平法皇。（法皇稱始此）承平元年崩。壽六十五。火葬大內山陵。

元年戊申。丁唐僖宗文德元年。至今八百二年。

（仍用）仁和（四）一。　寬平九。

醍醐天皇　御諱敦仁。初名維城。宇多太子。母曰藤原胤子。受宇多禪。即位。以大臣藤時平（昭宣公子）之讒。貶丞相菅道眞於筑紫。在位三十三年。讓位太子寛明。尋崩。壽四十六。葬後山科陵。

元年戊午。丁唐昭宗光化元年。至今七百九十二年。　昌泰三。　延喜二十二。　延長八。

朱雀天皇　御諱寛明。醍醐十一子。母曰藤原胤（一作穩）子。（昭宣公女）受醍醐禪。即位。時藤純友起于豫州。平將門（桓武五世孫。自號平親王。又稱新皇）起于常州。二賊競起。天下騷擾。王師征討。終克平之。帝在位十六年。讓位皇太弟成明。薙髮號佛陀壽。尋崩。壽三十。葬北野陵。

元年辛卯。丁後唐明宗長興二年。至今七百五十九年。　承平七。　天慶九。

村上天皇　御諱成明。醍醐第十四子。朱雀同母弟。受朱雀禪。即位。帝性穎悟。嗜詩善歌。後幸登子。朝政始衰。（登子皇兄重明親王之妃。皇后安子之妹。藤氏。皇后崩。重明薨。帝納之。甚寵焉。）在位二十一年。壽四十二。葬村上陵。

元年丁未。丁五代漢高祖天福十二年。至今七百

四十三年。

天曆十。　天德四。　應和三。　康保四。

冷泉院　御諱憲平。村上第二子。母曰中宮安子。（師輔女）帝十八即位。多病不視朝。大臣秉權。在位二年。讓位於皇太弟守平。號太上天皇。寛弘八年崩。壽六十一。葬櫻本乾原。

元年戊辰。丁宋太祖開寶元年。至今七百三十二年。　安和二。

圓融天皇　御諱守平。村上第五子。冷泉同母弟。帝甚信佛乘。在位十五年。讓位太子師貞。薙髮爲僧。號金剛法。捨身圓融寺。正曆二年崩。壽三十三。火葬。置骨村上陵傍。

元年庚午。丁宋太祖開寶三年。至今七百二十年。

天祿三。　天延三。　貞元二。　天元五。　永觀二。

華山院　御諱師貞。冷泉太子。母皇后懷子。（謙德公藤伊尹女）受圓融禪。即位。既而帝所寵藤恒子（弘徽殿女御）病卒。帝思慕不已。薙髮爲僧。捨身花山寺。號入覺。時十九。稱花山法皇。後通鷹司四君。藤伊周與其妹三君通。疑

一作

之將射帝。坐貶筑紫。寛弘五年崩。壽四十一。

元年乙酉。丁宋太宗雍熙二年。至今七百五年。

寛和二。

一條院　御諱懷仁。圓融太子。母曰東三条院詮子。（藤兼家女。）在位二十五年。以病讓位太子居貞。尋崩于一條院。壽三十二。火葬置骨圓城寺。

元年丁亥。丁宋太宗雍熙四年。至今七百三年。

永延二。永祚一。正曆五。長德四。長保五。

寛弘八。

三條院　御諱居貞。冷泉第二子。母曰贈皇后超子。（藤兼家女。）在位三年。以目疾讓位太子敦成。寛元元年崩于三條院。壽四十二。

元年壬子。丁宋眞宗大中祥符五年。至今六百七十八年。

長和五。

後一條院　御諱敦成。一條第二子。母曰上東門院彰子。（藤道長女。）時道長秉權。累世專政。闔族繁榮。藤氏之盛。於是爲盛。在位二十年。壽二十九。火葬置骨淨土寺。

元年丁巳。丁宋眞宗天僖元年。至今六百七十三年。

寛仁四。治安三。萬壽四。長元九。

後朱雀院　御諱敦良。一條第三子。後一條同母弟。帝性雖英明。頼通（道長子爲關白。）專權。不得有爲。在位九年。讓位太子親仁。尋崩。壽三十七。火葬置骨圓教寺。

元年丁丑。丁宋仁宗景祐四年。至今六百五十三年。

長曆三。長久四。寛德二。

後冷泉院　御諱親仁。後朱雀太子。母曰贈皇后嬉子。（藤道長女。）受後朱雀禪。卽位。時安倍頼時叛。起于奥州。遣

（一作貝。）源頼義爲奥州太守討之。頼時敗死。其子貞任復起。頼義與其子義家遂討彼之。東垂悉平。（起永承六年。終康平五年。）帝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四。火葬置骨仁和寺。

元年丙戌。丁宋仁宗慶曆六年。至今六百四十四年。

永承七。天喜五。康平七。治曆四。

後三條院　御諱尊仁。後朱雀第二子。母曰陽明門院禎子。（三條女。）帝好學。師江匡房。且信佛教。卽位抑世家。理寃訟。不期年。化行民悦。在位四年。讓位太子貞仁。

明年崩。壽四十。火葬置骨禪林寺。

元年己酉。丁宋神宗熙寧二年。至今六百二十一年。

延久四。

白河院　御諱貞仁。後三條太子。母曰藤原茂子。帝踐祚。親政務。卿相備具。甚信佛乘。寫經造寺。在位十四年。讓位太子善仁。稱太上天皇。後薙髮爲僧。號融觀。稱白河法皇。（號本院。崇德院時在鳥羽。號城南離宮。）帝雖遜位。尚預聞政事。禁中執政悉咨決焉。聞政凡五十年。大治四年崩。壽七十七。葬神樂岡陵。

元年癸丑。丁宋神宗熙寧六年。至今六百一十七年。

（仍用延久五年）一。承保三。承曆四。永保三。

應德三。

堀河院　御諱善仁。白河第二子。母曰中宮賢子。（源顯房女。藤師實養爲子。）受白河禪。即位。時貞任餘黨清武衡弟家衡叛據金澤。源義家爲奥州守。與弟兵衛尉義光討平之。（起永保三年。終寬治五年。）奥州始安。帝雖踐位。法皇親政。不得預聞。在位二十一年。壽二十九。崩于堀河院。火葬置

骨高隆寺。

元年丁卯。丁宋哲宗元祐二年。至今六百三年。

寬治七。嘉保二。永長一。承德二。康和五。

長治二。嘉承二。

鳥羽院　御諱宗仁。堀河太子。母曰藤原苡子。五歲即位。萬機皆決於白河法皇。在位十六年。讓位太子顯仁。爲太上皇。號新院。白河崩。帝在院中聽政。後薙髮爲僧。號空覺。稱鳥羽法皇。在院三十四年。崩於鳥羽安樂壽院。壽五十四。

元年戊子。丁宋徽宗大觀二年。至今五百八十二年。

天仁二。天永三。永久五。元永二。保安四。

崇德院　御諱顯仁。鳥羽太子。母曰藤原璋子。（號待賢門院。）受鳥羽禪。五歲即位。白河鳥羽二帝相繼在院聽政。帝不得預。鳥羽上皇寵姬得子（藤氏。號美福門院。）生皇子體仁。上皇甚鍾愛焉。遂使帝讓位於皇子。號新院。在位十八年。保元元年。上皇崩。時關白藤賴長失勢怨望。竊勸帝圖復辟。欲遂己志。帝從之。徵郡國兵。欲復帝

位。遷白河殿。源義朝（頼義玄孫為義之子）平清盛討破之。是歲。帝南狩至讃州。長寛二年。崩于讃州。壽四十六。又號讃岐院。

元年甲辰。丁宋徽宗宣和六年。至今五百六十六年。

天治二。大治五。天承一。長承三。保延六。永治一。

近衛院　御諱體仁。鳥羽第八子。母曰美福門院得子。（藤氏）有寵。故帝三歲卽位。在位十四年。壽十七。

元年壬戌。丁宋高宗紹興十二年。至今五百四十八年。

康治二。天養一。久安六。仁平三。久壽二。

後白河院　御諱雅仁。鳥羽第四子。崇德同母弟。在位三年。讓位太子守仁。在院聽政。薙髮號行眞。後藤信賴謀逆。帝幽于別館。（二條院時）又為平清盛所遷。在鳥羽殿。（高倉院時）木曾義仲討平氏。恣橫。復幽帝五條館。（後鳥羽院）時。板蕩播遷。殆無虛日。歷二條六條高倉安德後鳥羽五朝。建久三年崩。在院三十四年。壽六十六。

元年丙子。丁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至今五百三十四年。

保元三。

二條院　御諱守仁。後白河太子。母曰藤原懿子。受後白河禪。卽位。時藤信賴恃寵。欲為大將。不得。信賴怒。乃與源義朝約。舉兵詣闕。幽二帝于別館。自坐御床。恣作威福。平重盛討之。遂誅信賴。義朝亦敗死。帝納近衛皇后藤原多子為后。上皇止之。帝不聽。自此兩宮不和。在位七年。讓位太子順仁。尋崩。壽二十三。

元年己卯。丁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至今五百三十一年。

平治一。永曆一。應保二。長寬二。永萬一。

六條院　御諱順仁。二條太子。母紀氏。二歲受二條禪。卽位。在位三年。依上皇之命。讓位東宮憲仁。（時八歲帝叔父。）為太上皇。號新院。帝時五歲。未冠。安元二年崩。壽十三。

元年丙戌。丁宋孝宗乾道二年。至今五百二十四年。

仁安三。

高倉院　御諱憲仁。後白河第五子。母曰建春門院平

滋子。上皇甚愛帝。故六歲爲太子。遂受六條禪。即位。時平家執政。恣虐無度。幽上皇于鳥羽。帝在位十二年。讓位太子言仁。明年崩。壽二十一。葬清閑寺。

元年己丑。丁宋孝宗乾道五年。至今五百二十一年。

嘉應二。 承安四。 安元二。 治承四。

安德天皇 御諱言仁。高倉太子。母曰建禮門院平德子（清盛之女）。三歲受高倉禪。即位。時清盛專權。遷都福原（攝州）。上下嗟怨。源賴朝起兵關東。據鎌倉（相州）。天下歸之。既清盛死。帝還洛陽。賴朝討平氏。威甚盛。平宗盛奉帝趣筑紫。復趣讚州。爲源義經所敗。乃至長州。帝遂投海崩。在位五年。壽八歲。時文治元年也。

元年辛丑。丁宋孝宗淳熙八年。至今五百九年

養和一。 壽永二。

後鳥羽院 御諱尊成。高倉第四子。母曰藤原殖子。安德西狩。法皇（後白河帝）以帝即位。時年四歲。源義仲既討平氏。凶恣亦甚。遷法皇五條館。後爲義經所殺。文治二年。以賴朝爲諸國總追捕使。自是朝綱陵夷。政出

武臣。遂[illegible]天下。在位十五年。讓位于子爲仁。在院聽政。承久中。平義時（賴朝家臣）。在鎌倉專政。盡執兵權。帝憤之。將討不克。義時遷帝隱州。延應元年。崩于隱州。壽六十三。（初諡顯德院）

元年甲辰。丁宋孝宗淳熙十一年。至今五百六年。

元曆一。 文治五。 建久九。

土御門院 御諱爲仁。後鳥羽太子。母曰承明門院源在子。四歲受後鳥羽禪。即位。在位十二年。以上皇命。讓位皇弟守成。上皇討義時。帝諫其不可。上皇不從。卒至于敗。義時遷帝于土州。復徙阿州。寬喜三年崩于阿州。壽三十七。

元年己未。丁宋寧宗慶元五年。至今四百九十一年。

正治二。 建仁三。 元久二。 建永一。 承元四。

順德院 御諱守成。後鳥羽第三子。母曰脩明門院藤原重子。受土御門禪。即位。承久三年。上皇將討義時。帝與其謀。義時遣將舉兵詣闕。遷帝于佐州。在位十一年。仁治三年。崩于佐州。壽四十六。

元年辛未。丁宋寧宗嘉定四年。至今四百七十九年。

建曆二。建保六。承久三。

九條廢帝　諱懷成。順德太子。在位三月餘廢。

後堀河院　御諱茂仁。高倉院孫。守貞親王（追贈爲後高倉院。）之子。母曰藤原陳子。年十歲。平義時迎而立之。在位十一年。讓位太子秀仁。文曆元年崩。壽二十三。

元年壬午。丁宋寧宗嘉定十五年。至今四百六十八年。

貞應二。元仁一。嘉祿二。安貞二。寬嘉三。

貞永一。

四條院　御諱秀仁。後堀河太子。母曰藻璧門院藤原竴子。二歲卽位。上皇旣崩。帝外祖藤道家專權執政。在位十年崩。壽十二。葬泉涌寺。

元年癸巳。丁宋理宗紹定六年。至今四百五十七年。

天福一。文曆一。嘉禎三。曆仁一。延應一。仁治三。

後嵯峨院　御諱邦仁。土御門第二子。母曰源通子。四修崩。無嗣。平泰時（義時之子。）迎而立之。在位四年。讓位太子久仁。在院聽政二十年餘。文永九年崩。壽五十三。

元年癸卯。丁宋理宗淳祐三年。至今四百四十七年。

寬元四。

後深草院　御諱久仁。後嵯峨第二子。母曰藤原姞子。受後嵯峨禪。四歲卽位。在位十三年。因上皇意傳位皇太弟恒仁。在院不關政事。伏見踐祚。帝在院聽政。薙髮號素實。嘉元二年崩。壽六十二。

元年丁未。丁宋理宗淳祐七年。至今四百四十三年。

寶治二。建長七。康元一。正嘉二。正元一。

龜山院　御諱恒仁。後嵯峨第三子。後深草同母弟。受後深草禪。卽位。後嵯峨上皇在院聽政。帝在位十五年。讓位太子世仁。在院聽政。後薙髮爲僧。號金剛源。嘉元三年崩。壽五十七。

元年庚申。丁宋理宗景定元年。元世祖中統元年。至今四百三十年。

文應一。弘長三。文永十一。

後宇多院　御諱世仁。龜山第二子。母曰後京極女院藤原佶子。受龜山禪。八歲即位。弘安四年。元人入寇。伐我西鄙。遭風逆歸。士馬盡沒。在位十三年。讓位東宮熙仁。不關朝政。後二條立。復聽政事。後薙髮號金剛性。元亨四年崩。壽五十八。

元年乙亥。丁宋恭宗德祐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至今四百一十五年。　建治三。　弘安十。

伏見院　御諱熙仁。後深草第二子。母曰玄輝門院藤原愔子。受後宇多禪。即位。後深草上皇在院聽政。帝

在位十一年。讓位太子胤仁。後薙髮號素融。文保元年崩。壽五十三。

元年戊子。丁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至今四百二年。　正應五。　永仁六。

後伏見院　御諱胤仁。伏見太子。母曰藤原經子。受伏見禪。即位。在位三年。讓位東宮邦治。時年十四歲。正慶二年。遇亂。共光嚴花園二帝還幸東國。尋還都。後薙髮號理覺。延元元年。崩。壽四十九。

元年己亥。丁元成宗大德三年。至今三百九十一年。　正安三。

後二條院　御諱邦治。後宇多太子。母曰西花門院源基子。受後伏見禪。即位。時後深草龜山後宇多伏見後伏見五帝尚存。皆在院。中龜山後宇多在院決政。帝在位六年。崩。壽二十四。

元年壬寅。丁元成宗大德六年。至今三百八十八年。　乾元一。　嘉元三。　德治二。

花園院　御諱富仁。伏見第二子。母曰顯親門院藤原厚子。後二條崩。即位。伏見上皇在院斷政。後後伏見

上皇亦聽政。帝在位十一年。讓位東宮尊治。正慶二年。因亂。幸東國。後薙髮號遍行。貞和三年。崩于萩原仙洞。壽五十三。

元年戊申。丁元武宗至大元年。至今三百八十二年。

延慶三。　應長一。　正和五。　文保二。

後醍醐天皇　御諱尊治。後宇多第二子。母曰談天門院藤原忠子。受花園禪。即位。時後宇多上皇在院斷政。平高時在鎌倉。恣威虐民。人心離畔。帝與近臣謀。

將興旗伐之。高時聞之。抗兵向闕。帝逃笠置山。爲賊所獲。乘輿遂移隱州。近臣遭害。

元年己未。丁元仁宗延祐六年。至今三百七十一年。　元應二。　元亨三。　正中二。　嘉曆三。　元德二。　元弘一。

光嚴院　御諱量仁。後伏見太子。母曰廣義門院藤氏。先帝北狩。平高時立之。在位二年。先帝入洛。帝遜皇位。號太上天皇。年二十三。後薙髮號光智。貞治三年。崩于丹波州山國。壽五十二。

元年壬申。丁元文宗至順三年。至今三百五十八年。　正慶二。

舡一作船。

後醍醐天皇　正慶二年。自隱州潛赴伯州。遂入舡上山。山陰山陽吏民。多從之者。遂起義兵。奉帝入京。再正帝位。恢復舊物。時新田義貞在野州。起義兵。攻滅鎌倉平氏。畢戮。自是禮樂征伐。復歸天子。朝綱始正矣。帝既復辟。女謁盛行。賞罰不正。吏民復思平氏。源尊氏。起兵叛。自號征夷大將軍。郡縣望風靡然應之。王師征討。卒不能克。兵威日振。帝遂遷幸吉野。披草萊。立朝廷。是爲南朝。建武五年崩。乃光明帝曆應元年也。

元年甲戌。丁元順宗元統二年。至今三百五十六年。

（復稱元弘三年。即正慶二年。）　建武二。　延元一。

光明院　御諱豐仁。後伏見第二子。光嚴院同母弟。先帝南遷。源尊氏立之。在位十二年。讓位太子興仁。薙髮爲僧。康曆二年。崩于勝尾。壽六十。

元年丁丑。丁元順宗至元三年。至今三百四十三年。

（復用）建武四。一。　曆應四。　康永三。　貞和四。

崇光院　御諱興仁。本名益仁。光嚴院太子。母曰陽祿門院藤氏。受光明禪。即位。在位三年。南朝兵擁帝及兩上皇（光嚴光明）去。幽帝于河州東条。後薙髮爲僧。應永五年崩。

元年己丑。至今三百四十一年。

（仍用）貞和（五年。）一。　觀應二。（二年。用南帝正平六年。）

後光嚴院　御諱彌仁。光嚴第三子。崇光同母弟。先帝

遜位。神器南遷。尊氏迎帝立之。時年十五歲。昔南朝諸將。屢起兵來侵。乘輿播遷。在位二十年。讓位太子緒仁。應安七年崩。壽三十七。

元年壬辰。丁元順宗至正十二年。至今三百三十八年。

文和四。 延文五。 康安一。 貞治六。 應安四。

後圓融院 御諱緒仁。後光嚴太子。母曰崇賢門院藤氏。受後光嚴禪。卽位。後光嚴在院聽政。時南朝政衰。源義滿兵威大振。在位十一年。讓位太子幹仁。在院

聽政。明德四年崩。壽三十六。

元年壬子。丁明太祖洪武五年。至今三百十八年。

（仍用）應安（自五至七。）三。 永和四。 康曆二。 永德二。

後小松院 御諱幹仁。後圓融太子。母曰通陽門院藤原嚴子。六歲受後圓融禪。卽位。明德中。山名氏淸反。事敗誅死。三年。大內義弘受義滿命。與南朝講和。南帝奉神器入洛。在位三十年。讓位太子躬仁。在院聽政。後薙髮爲僧。永享五年崩。壽五十七。

元年癸亥。丁明太祖洪武十六年。至今三百七年。

（仍用）永德（三年。）一。 至德三。 嘉慶二。 康應一。

明德四。 應永十九。

稱光院 御諱躬仁。後改實仁。後小松太子。母曰光範門院藤氏。受後小松禪。卽位。在位十六年。壽二十七。

元年癸巳。丁明成祖永樂十一年。至今二百七十七年。

（仍用）應永（自二十至三十四。）十五。 正長一。

後花園院 御諱彥仁。崇光曾孫。大通院榮仁親王孫。後崇光院貞成子。母曰敷政門院藤氏。帝初在伏見

殿。及稱光崩無嗣。迎而立之。時年十歲。在位三十六年。讓位太子成仁。後剃髮爲僧。文明二年崩。壽五十二。初謚後文德院。後改今號。

元年己酉。丁明宣宗宣德四年。至今二百六十一年。

永享十二。 嘉吉三。 文安五。 寶德三。

享德三。 康正二。 長祿三。 寬正五。

後土御門院 御諱成仁。後花園太子。母曰嘉樂門院藤氏。受後花園禪。卽位。應仁中。山名持豐與細川勝

元戰于洛陽宮觀盧舍煨燼無餘時四海鼎沸天下
無主帝制之衰極于此焉帝在位三十六年而崩壽
五十九。
元年乙酉。丁明憲宗成化元年至今二百二十五
年。
（仍用）寬正（六年。）一。文正一。應仁二。文明十八。
長享二。延德三。明應九。
後柏原院　御諱勝仁。後土御門太子。母曰源朝子。後
土御門崩。嗣位。大永元年即帝位。在位二十六年崩。

三。仁二。
壽六十三。
元年辛酉。丁明孝宗弘治十四年。至今一百八十
九年。
文龜三。永正十七。大永六。
後奈良院　御諱知仁。後柏原太子。母曰豐樂門院藤
原藤子。後柏原崩。嗣位。天文五年即帝位。時帝室彌
衰。朝士寄食多在列國。帝在位三十一年崩。壽六十
三。
元年丁亥。丁明世宗嘉靖六年。至今一百六十三

年。
（仍用）大永（七。）一。享祿四。天文二十三。弘治三。
正親町院　御諱方仁。後奈良太子。母曰吉德門院藤
原榮子。年四十二。嗣大統。立三年。即帝位。時足利既
衰。織田豐臣相繼執兵權。列國分爭。干戈相尋。戰鬭
不已。帝在位二十九年。讓位皇太孫周仁。文祿二年
崩。壽七十一。
元年戊午。丁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至今一百三
十二年。

永祿十二。元龜三。天正十四。
後陽成院　御諱周仁。初名和仁。正親町孫。陽光院誠
仁親王之子。母曰新上東門院藤氏。初誠仁爲太子。
薨。故帝受正親町禪。即帝位。文祿元年。豐臣秀吉遣
將伐朝鮮。（丁萬曆二十年。）我兵大捷。帝在位二十五年。讓位
太子政仁。元和三年崩。壽四十七。
元年丁亥。丁明神宗萬曆十五年。至今一百三年。
（仍用）天正（自十五至十九。）五。文祿四。慶長十六。
後水尾院　御諱政仁。後陽成太子。母曰中和門院藤

氏受後陽成禪。年十六。即帝位。元和二年。大軍圍大坂城。豐臣秀頼卒。自是四海寧一。家給人足。偃武修文。民樂昇平。保元以降。三百年之戰爭至此休矣。帝在位十八年。讓位皇女興子。在院五十一年。延寶八年崩。壽八十五。

元年壬子。丁明神宗萬曆四十年。至今七十八年。

（仍用）慶長（自十七至十九）三。元和九。寛永六。

明正院　御諱興子。後水尾皇女。東福門院源皇后之出也。六歲受後水尾禪。即帝位。寛永十四年。肥州嶋原民惑於妖術。嘯聚謀叛。尋誅死。帝在位十四年。讓位東宮紹仁。在院五十三年。元祿九年丙子十一月崩。壽七十二。

元年庚午。丁明思宗崇禎三年。至今六十年。

（仍用）寛永（自七年至二十）十四。

後光明院　御諱紹仁。後水尾太子。母曰藤氏。園大納言基任之女。帝受明正禪。十二。即位。在位十一年崩。壽二十二。

元年甲申。丁明懷宗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至

日下一有逢春門院四字

下三字一作二

日下一有新廣義門院五字

仍用上一有今一字

今四十六年。

正保四。慶安四。承應三。

後西院　御諱良仁。後水尾第二皇子。母曰■櫛笥■■隆方之女。帝初爲親王。號花町。及後光明崩無嗣。■■即位。在位八年。讓位皇太弟。在院二十三年。貞享二年崩。壽四十九。

元年乙未。丁清順治十二年。至今三十五年。

明曆三。萬治三。寛文三。

太上皇　御名識仁。後水尾第十二皇子。母曰■氏園大納言基音之女。帝十歲受後西院禪。承纂大統。在位二十四年。讓御位於■■皇太子。

元年癸卯。丁清康熙二年。至今二十七年。

（仍用）寛文（自三年至十二）十。延寶八。天和三。

貞享三。（四年即今上皇帝元年。）

今上皇帝　御名朝仁。上皇第五皇子。天和二年壬戌。立爲太子。貞享四年丁卯登極。明年改元元祿。上距神武天皇元年。實二千三百四十九年。

元年丁卯。丁清康熙二十六年。至今三年。

（仍用）貞享四。一。元祿十六。寶永。

南朝後醍醐帝避亂南狩。駐蹕于吉野。是爲南朝始。

後醍醐丁丑。終後龜山院壬申。四主五十六年。

明德三年。南北始一。

後醍醐天皇　御諱尊治。復辟後。政令不正。士民怨嗟。源尊氏乘隙謀叛。起于關東。抗兵詣闕。帝避亂南幸。入吉野觀心寺。立朝廷。置百官。在位二十一年崩。壽五十一。

元年丁丑。丁光明帝建武四年。元順宗至元三年。

至今三百五十三年。

（仍用）延元（自四至五）二。

後村上天皇　御諱義良。後醍醐第七子。母曰准后廉子。後醍醐崩。卽位。時京軍屢侵。卒不能下。在位二十九年崩。

元年己卯。丁光明帝曆應二年。元順宗至元五年。

興國七。正平二十三。

長慶院　御諱寛成。後村上太子。在位五年。讓位其弟熙成。出奔。

成。一作寛。

元年戊申。丁後光嚴應安三年。明太祖洪武元年。

（仍用）正平（二十三。二十四。）二。建德二。文中一

後龜山院　御諱熙成。長慶院弟。時國威漸衰。諸將歸洛。在位二十年。神器入洛。南北始一。

元年癸丑。丁後圓融應安六年。明太祖洪武六年。

（仍用）文中（二。三。）二。天授六。弘和三。元中九。

國朝將軍載記

鎌倉

足利

織田

豐臣

鎌倉　源賴朝治承中擧兵滅平氏。據鎌倉。文治二年丙午。爲諸國總追捕使。卒有天下。傳三世。其後諸王藤氏相繼爲將。正慶二年癸酉。源義貞滅之。三姓九主。凡一百四十八年。（舊以治承四年賴朝起兵爲始云。百五十四年。然賴朝爲總追捕使。自是祿去王室。實興亡之機也。故斷以此爲始云。）

源賴朝　淸和帝之裔。而義朝之子也。初爲右兵衛佐。上西門院藏人。平治中。藤信賴與義朝約。欲誅平淸

坐事敗。義朝爲家臣所弑。（尾州野間家人長田忠宗弑之。）年三十八。頼朝爲平氏所獲。（按大紀言平頼盛家人彌平兵衛宗淸獲之。）竄于豆州。時年十四。治承四年庚子。平氏愈肆僭。文覺勸起義兵。潜赴福原。受後白河上皇命。擧兵討平氏。卒制四海。文治二年。自請爲諸國總追捕使。郡國置守。庄園置監。自是天下大政。悉歸鎌倉。建久三年。任征夷大將軍。正治元年薨。在職十四年。（以治承四年爲始則廿年。）壽五十三。官至正二位權大納言右大將。

頼家　頼朝長子。頼朝薨。嗣職爲征夷大將軍。外祖平時政執柄。既頼家罹疾。以關東與其子一幡。關西與弟實朝。時政聞之。殺一幡外祖父比企能員。遂弑一幡。頼家大怒。將討時政。不能。母夫人政子廢之。囚于豆州修禪寺。明年。爲實朝時政所弑。在職五年。壽二十三。時元久元年也。官至從二位。

實朝　頼家弟。頼家既廢。時政等立之。爲征夷大將軍。時外戚北条專權。遂擅國政。承久元年。詣鶴岡八幡宮。爲別當公曉所弑。（公曉頼家次子。）在職十七年。壽二十八。官至正二位右大臣。號鎌倉右大臣。至是源祀遂終。

北条擅政三主三十四年。

平政子　頼朝夫人。而時政之女也。實朝既薨。迎藤頼經立之。頼經尚幼。夫人垂簾聽政。號二位禪尼。聽政八年。嘉祿二年薨。壽六十九

藤頼經　光明峯寺關白道家第四子。頼朝女兄曾孫。實朝既弑。政子義時迎之嗣位。時年二歲。嘉祿二年。任征夷大將軍。是歲政子薨。頼經聽政。在職十八年。寬元元年。讓職于世子頼嗣。後歸洛。康元元年薨。壽三十九。官至從二位權大納言。

頼嗣　頼經之子。受頼經讓。寬元二年。任征夷大將軍。在職八年。去位歸洛。官至從三位左近衛中將。康元元年薨。壽十八。

宗尊親王　後嵯峨第一皇子。建長三年。頼嗣歸洛。明年平時頼迎之。爲征夷大將軍。時年十一。在職十五年。文永三年。讓職世子惟康。十一年薨。壽三十三。

惟康親王　宗尊子。文永三年。任征夷大將軍。時年三歲。後賜姓源。在職二十四年。正應二年。罷職歸洛陽。正中二年薨。壽六十二。官至正二位中納言右近衛

大將。

久明親王　後深草院第二子。正應二年。年十六。平貞時迎爲征夷大將軍。在職二十年。延慶元年。罷職歸洛。嘉曆三年。薨。壽五十五。官至二品式部卿。

守邦親王　久明子。延慶元年。任征夷大將軍。是時北条氏奕世秉政。高時兇虐尤甚。源義貞舉兵滅之。平氏畢戮。於是天子親政。時光嚴帝正慶二年也。是歲守邦薨。壽三十三。（此後有護良成良二皇子。任征夷將軍。以天子親政。故不列焉。）

足利　近衛帝久安中。源義國移居下野州足利。其子

義康號足利氏。其後尊氏起兵討北条。據鎌倉。卒有天下。居洛陽。○始建武二年乙亥。終天正元年癸酉。十五主。共二百三十九年。平信長代之。（足利世統。世多以建武二年爲始。以永祿八年義輝之弑。爲終。除義昭曰二百三十一年者。非也。今改之。）

源尊氏　初名高氏。後後醍醐帝賜御諱尊字。改今名。清和帝十五世裔。而讚岐守貞氏之子。初屬平高時麾下。欲犯笠置皇居。既怨高時。請討之。帝允之。任治部卿。賜武常下總三州。時北条既滅。天子親政二年。建武二年。詔管領關左八州。遂自稱征夷將軍。源義貞上言尊氏僞曲。且告其誣害皇子護良。（後醍醐皇子。號大塔宮。）帝大怒。削其官爵。遣義貞討之。延元元年。奥州國司源顯家舉兵來會。共討尊氏。尊氏大敗。逃于九州。稍稍召聚西海山陰陽三道士民。與弟直義舉兵到兵庫。與楠正成戰于湊川。正成死之。義貞敗走。是歲。尊氏立光明帝即位。後醍醐帝南遷。曆應元年。補征夷大將軍。在職二十四年。延文三年。薨。壽五十四。官至正二位權大納言。號等持院。贈太政大臣。（舊曰在職二十五年。今除建武親政。以乙亥爲始。故曰二十四年。）

（西海之上。恐有脫字。）

義詮　尊氏長子。小字千壽王。尊氏在京兆西海。義詮在鎌倉。管領東國。延文三年。襲職。任征夷大將軍。在職十年。貞治六年。薨。壽三十八。官至正二位權大納言。贈左大臣從一位。號寶筐院。

義滿　義詮子。童名春王。幼嗣父位。細川賴之輔佐之。整齊紀綱。群下懾服。應安元年。任征夷大將軍。先是菊池氏在九州。立南朝後村上皇子良懷爲王。義滿遣兵討之。卒平九州。後移館花亭。號室町殿。在職二十六年。應永元年。讓職世子義持。任太政大臣。薙染

號道義。居于北山鹿苑寺。故號北山殿。義持雖襲位。庶政皆稟決於北山。是旹優通使幣于明國。十年。明成祖皇帝以書告卽位于本國。十五年薨于北山。壽五十一。帝輟朝數月。贈爲太上天皇。義持辭之。號鹿苑院。明成祖諡曰恭獻王。

義持 義滿長子。應永元年。襲位爲征夷大將軍。時年九歲。義滿聽政三十年。罷政讓于世子義量。後六年。正長元年薨。壽四十三。官至從一位內大臣。號勝定院。贈太政大臣。

義量 義持長子。應永三十年。襲位任征夷大將軍。父義持聽政。三十二年薨。仕職僅三年。壽十九。官至參議右中將。贈左大臣從一位。號長得院。

義敎 義滿第三子。初爲僧。號義圓。爲天台座主。義量薨。義持聽政四年。正長元年薨。管領迎義圓還俗。更名義宣。嗣義持位。明年永享元年。任征夷大將軍。改今名。在職十四年。嘉吉元年。欲割赤松滿祐（則祐嫡孫）采地。（播州）封其族貞村（則祐兄貞範之曾孫也）。滿祐銜之。饗義敎於私第。酒酣放屁馬逸。乘衆騷遂弑之。壽四十八。官至左大臣從一位。贈太政大臣。號普廣院。

義勝 義敎長子。義敎薨管領奉之嗣父位。時年八歲。嘉吉二年。任征夷大將軍。明年。墜馬薨。壽十歲。官至從四位下左近衛中將。贈左大臣從一位。號慶雲院。

義政 義勝弟。義勝薨。乃襲職。初名義成。後改今名。文安元年。嗣位。寶德元年。任征夷大將軍。應仁中。細川勝元與山名持豐戰于洛。天下大亂。既而兩將病死。京畿寧謐。（自應仁元年至文明九年凡十一年。）文明五年。罷政退居東山。號東山殿。在職凡三十年。後十八年。延德二年薨。

壽五十六。官至左大臣從一位准三宮。贈太政大臣。號慈照院。

義尚 義政長子。文明五年。義政罷職。義尚補征夷大將軍。時年九歲。十一年。始親政。後改名義熙。延德元年。伐江州六角高賴。薨于鈎里陣中。在職十七年。壽三十五。官至從一位內大臣。贈太政大臣。號常德院。

○**義視** 義政弟。初爲僧。號義尋。義尚薨。義政召之入洛。延德三年薨。

義植 初名義材。後改義尹。又改今名。義政之姪。義視

之子也。延德二年。義政薨。補征夷大將軍。明應二年。往河州。伐畠山彈正義豐。不利。爲細川政元所擒。潛逃往防州。寓大内義興。在職四年。後再任職。（王代一覽義村作材。今從家譜。）

義澄 義政弟義視之子。初名義通。更義高。後更今名。明應二年。細川政元廢義村。立義澄。是歳。任征夷大將軍。永正五年。義植入洛。義澄出奔于江州。在職凡十六年。八年。薨于江州岳山。壽三十二。官至從三位參議左近衛中將。贈太政大臣從一位。號法住院。

義植 永正五年。大内義興奉義植自防州入洛。再任征夷大將軍。大永元年。奔淡州。號嶋公方。在職十四年。三年。薨于阿州撫養。壽五十八。官至從二位權大納言。贈太政大臣從一位。號惠林院。

義晴 義澄子。義植養爲子。大永元年。任征夷大將軍。時年十一。天文十五年。讓職于世子義輝。在職二十六年。十九年。薨于江州穴太山。壽四十。官至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贈左大臣從一位。號萬松院。

義輝 義晴長子。初名義藤。天文十五年。任征夷大將軍。時群雄割據。海内分爭。干戈日尋。兵革不休。（織田在尾濃。今川在遠駿。武田在甲信。北条據關左八州。佐竹在常州。葦名在會津。長尾在越後。朝倉在越前。畠山分居河能二州。陶氏據防長。毛利起安藝。尼子在雲州。畧隱石伯三州。大友據豐後。龍造寺在肥前。嶋津氏在薩摩。）永祿八年。憤三好松永擅權。凌上欲去之。又爲所擊。卒自殺。在職二十年。壽三十。官至參議左近衛中將。贈左大臣從一位。號光源院。

義榮 [illegible] 義維薨。永祿十一年。任征夷大將軍。是歳卒。

義昭 義輝之弟。初爲僧在南都。名覺慶。永祿之變。還俗。改今名。十一年。爲平信長所立。任征夷大將軍。在職六年。天正元年。欲擊信長。信長至洛。義昭請和。信長許之。是歳義昭遂守宇治眞木嶋城。復欲去信長。信長遣將攻之。義昭請降。慶長二年薨。壽六十一。官至從三位權大納言。號靈陽院。

織田 元曆中。平氏敗。清盛子中將資盛同投海死。有子。其母匿之在江州津田。越前州織田神官養之爲子。俾繼。在越及斯波氏領越。其子孫事斯波氏。自此漸昌。傳至信長。遂制宇内。居安土。○

始天正元年癸酉至十年壬午。明智光秀弑之。

平信長　桓武帝三十二世胤。而平清盛之後彈正忠信秀之子。其先居織田。故稱織田氏。初有尾濃二州。後滅今川義元。降齋藤龍興。（道三之孫。）擊佐佐木承禎。迎義昭爲將軍。義昭既奔四方藩鎭屬之麾下。誅松永久秀。滅武田勝頼。其餘戰略。不可勝紀。天正十年在洛本能寺。爲日向守明智光秀所弑。壽四十九。官至右大臣正二位。贈太政大臣從一位。號總見院。

○信忠　信長子。天正之變自裁死。壽二十六。

○秀信　信忠子。信長薨。在濃州岐阜。稱岐阜中納言。慶長中。逃高野薨。

豐臣秀吉起于草莽。統制天下。居攝州大坂○始天正十一年癸未至慶長三年戊戌終。凡十六年。

後十八年。有大坂之變。

豐臣秀吉　所生未詳。或曰尾州人筑阿彌之子。初稱木下藤吉郎。後更稱羽柴筑前守。幼甚卑賤。事平信長。信長奇之。遂大任用。天正十年。與毛利輝元戰。在備中高松。聞信長遇弑。歸洛。遂誅賊臣。自是天下兵權皆歸秀吉。滅柴田殪北條。服伊達。從嶋津。戰略甚多。末年。起肥前名護屋。遣將擊朝鮮。走其王李昖。虜二王子歸。慶長三年。薨于洛。壽六十三。官至關白太政大臣從一位。諡豐國大明神。初姓平。後改藤氏。及任太政大臣。自稱豐臣氏。凡在職十六年。以秀吉既老。秀次爲關白。故稱大閤。

秀次　秀吉妹子。秀吉養爲子。秀吉既老。秀次爲關白正二位右大臣。淫恣無度。凶虐尤甚。人或言其叛心。秀吉命薙髮爲僧。赴高野。尋自殺。時文祿四年也。壽二十八。

秀頼　秀吉之子。慶長三年。襲位。時年五歲。爲從二位右大臣。慶長五年。有關原之役。後十六年。有大坂之役。乃元和元年也。時年二十二。

帝王譜略國朝紀畢

倭史後編

潛鋒栗山先生傳

先生諱愿。字伯立。一名成信。山城淀人。本姓長澤氏。父曰良節。世事于石州氏。有子四人。先生其長子也。先生天資穎敏。雖質弱。而勤學不倦。尤精國史。年十四歲。遊于京師。從桑名松雲學。以奇才見稱。既而改姓栗山氏。以鵜飼眞昌爲伴讀彈正尹八條親王。（諱尚仁。西帝皇子。）後甚見敬重。待以師友。先生時年十八。爲著保建大記以上。其書擬體范氏之唐鑑。取旨朱子之綱目。保元至建久。凡三十餘年間。君臣之賢否邪正。政事之是非得失。瞭然于簡中。使後世知亂臣賊子之大閑矣。於是乎。人多傳播。其名聞于天下。明年。親王薨。退隱於都下。家屢空晏如也。乃號其廬曰潛鋒。每慨然言曰。大丈夫當爲虎而死。勿爲鼠而生矣。西山源義公。有修史之志。召先生爲儒臣。賜祿三百石。以其明典故也。時年二十三。尋爲彰考館總裁。與安積覺三宅緝明諸人。同在史局。常史之成。蓋先生之功居多焉。義公告老。先生屢侍西山恩眷有加焉。及公薨。肅公命先生及中村顧言掌喪紀。悉從禮。又命先生及中村顧言安積覺酒泉弘。撰義公行實。書成。先生之筆也。覺嘆曰。潛鋒之文。不能贊一辭也。先生於詩文。尤忌雕巧。所作多不合時好。人或以爲拙。先生笑曰。吾與其小巧也。寧大拙矣。因又號拙齋主人。初先生有所抄錄書凡六十卷。欲效津逮秘書成一書。未果。又平生劄記十六卷。名曰敝帚集。後皆罹災矣。時與同僚書曰。家資蕩盡。太極本無極也。其曠達如是。寶永三年丙戌四月七日。以病歿于江都。年三十六。無子。命叔弟敎恒襲祿。今存于世敝帚集者。蓋敎恒得之燼餘云。

論曰。予嘗讀保建大記。知先生有良史之才。及見敝帚集。倭史後編。益服其博洽。宜乎遭遇義公。而厚被寵待也。嗚呼雖不幸早世。其功豈可沒乎哉。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一說壬子
閏

倭史後編卷之一

山城　栗山愿伯立撰

後小松天皇。諱幹仁。後伏見天皇之玄孫。而後圓融院之長子也。明德三年壬申冬閏十月壬午。天皇受三璽於土御門殿。自後醍醐帝南狩。至是五十餘年矣。初細川頼之之輔足利氏。外事攻戰。內勉籌畧。勇如細川清氏。忠如楠正儀。皆已踣斃降附。南山益孤立。至是窘甚。會源義滿使大內義弘主講和。南帝遂從之。入于京師。退居嵯峨。自是義滿僭倨益甚。黜陟廢置。莫不由出。而至恣爲纘絆曰。我欲爲帝。細川畠山不能爲攝家清華乎云。[參據]（已上據花營三代記。皇年代畧記。應永記。豫章記。太平記。但義滿欲爲帝。見于足利治亂記。而不他見。林氏將軍譜亦收之注文。然世傳久矣。不必誣也。）[支注]（考長曆。以閏置十一月。然長曆後人所推步。今從常時書。後多倣于此。）

古之治一而已。自源頼朝開府。平泰時移帝。官爵徒出于西。而生殺常出于東。天下豈得一哉。後嵯峨帝之遺詔。欲使龜山帝之孫承統。其意蓋知龜山之豪傑。必不爲彊臣所制。而欲濟後鳥羽帝之志者。亦未嘗不隱然在其中也。北條氏不奉遺詔。使後深草龜山二帝之孫子更在位。易置天子。如奕棋然。此後醍醐帝所赫怒以討北條氏。而其志專在廢後深草之後。然後深草龜山之兄。而未嘗聞有失德。若伏見若花園。溫順恭默。固皆守文之良主。而將以永廢其子孫。於人心有所未安也。此足利氏所擁立以成霸也。嗚乎南朝之亡。雖曰由逆賊。而天命之所歸。亦未必不有因也。

十二月壬寅。左大臣藤原實時罷。以源義滿復爲左大臣。征夷大將軍如故。[參據]（出公卿補任。）[支注]（是歲閏月壬午五日也。十二月壬寅廿六日也。）

四年癸酉春二月五日。山名滿幸盟冶遠江入道率兵攻三刀屋城。諏方部扶久等擊却之。（文書。）三月十二日。南朝內大臣藤原信賢薨于嵯峨。（常樂記。）年四十五。夏四月辛丑。新院崩于小河宮。是爲後圓融院。諱緒仁。後光嚴院長子也。及天皇受禪。尊曰太上天皇。稱新院以別崇光院。乙巳。葬于泉涌寺。源義滿已下諸臣扈從焉。[參據]（據椿葉記。常樂記。皇紀。皇年代畧記。按皇年代畧記。以葬爲二十七日。今從東寺長者補任。）秋八月雨水。九月己未。源義滿奏請罷左大臣。聽之。[參據]（雨水出皇代畧紀。罷左大臣據補任。）應永元年甲戌春二月癸巳。尊南帝曰太上天

皇。（参據皇年代畧記。）帝諱熙成。後村上帝之第二子也。母嘉喜門院。三月丁巳。右大臣源具通罷。以前内大臣藤原公直爲右大臣。夏六月癸酉。以前左大臣藤原實時爲太政大臣。内大臣藤原經嗣爲左大臣。儀同三司源善成爲内大臣。秋七月癸卯。改元。冬十一月壬寅。關白師嗣罷。以左大臣經嗣爲關白。十二月壬午。前左大臣源義滿奏請罷征夷大將軍。以子左近衛中將源義持任征夷大將軍。聽之。庚寅。以義滿請以己任太政大臣。敕罷太政大臣實時。以義滿任之。是日。右大臣藤原公直。内大臣源善成並罷。以權大納言藤原實直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通成爲内大臣。（参據已上出補任。）是歲。山名滿幸伏誅。（参據出山名系圖。）

二年乙亥春正月癸亥。右大臣藤原實直罷左近衛大將内大臣藤原通定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公定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實冬兼右近衛大將。三月戊午。右大臣藤原實直罷。以内大臣藤原通定爲右大臣。以權大納言藤原公定爲内大臣。夏四月。左大臣藤原經嗣罷。七月庚午。以前右大臣藤原公直爲左大臣。六月乙丑。義滿奏請罷太政大臣。聽之。義滿遂剃髮號道義。而執政事一如前。以前右大臣源具通爲太政大臣。戊辰。左大臣藤原公直罷。壬午。以前内大臣源善成爲左大臣。癸未。右大臣藤原通定罷。秋七月甲午。内大臣藤原公定罷左近衛大將。八月庚寅。左大臣源善成罷。九月癸酉。以内大臣藤原公定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藤原公豐爲内大臣。冬十一月戊子。内大臣藤原公豐罷。十二月丁巳。權大納言藤原實冬轉左近衛大將。爲内大臣。（参據已上補任。按本書以通定爲右大臣。繫二十一日。蓋傳寫之誤。今書于實直罷之後。）

三年丙子春二月辛卯。太政大臣具通罷。夏四月丁未。權大納言藤原教嗣兼右近衛大將。五月辛未。前右大臣藤原實直薨。秋七月己卯。上所生準三宮藤原氏號曰通陽門院。内大臣公忠之女也。以右大臣藤原公定爲左大臣。内大臣藤原實冬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藤原嗣房爲内大臣。冬十月庚寅。内大臣藤原嗣房罷。丙午。以權大納言藤原教嗣爲内大臣。十二月。右大臣藤原實冬罷左近衛大將。（参據補任。皇紀。皇年代畧記。）

四年丁丑春三月辛巳。内大臣藤原教嗣轉左近衛大

將。權大納言藤原良嗣兼右近衛大將。冬十二月甲申客星見西方。是歲。少貳叛。筑前。義滿令大内義弘擊平之。（參據任官據補任。天變據東寺長者補任。用兵據應永記。）

五年戊寅春正月辛酉。本院崩。是爲崇光院。諱興仁。光嚴院第一子也。在位三年。爲後村上帝所廢。與光嚴院。光明院。及直仁親王。被幽賀名生。源義詮立崇光院弟彌仁。即位京師。是爲後光嚴院。後自賀名生遷居伏見離宮。方後光嚴院去位。已託細川賴之以立皇子緒仁。崇光院亦遣中納言藤原教光。以子榮仁託賴之曰。承久以來。皇嗣每出武家之意。爾其斷之。賴之難荅之。第曰。非臣所知也。既而緒仁即位。由是崇光院怨後光嚴院。遂大生猜隙。明德三年。薙髮受戒于鹿苑院僧。及崩。領邑皆歸禁中。榮仁在故宮。居常無憀。亦遂剃髮。三月丙辰。關白經嗣罷。以前關白師嗣爲關白。夏五月。直仁親王薨。義滿以直仁所居荻原殿。及播磨國衙等地。與榮仁自奉。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康富記。）十一月。鎌倉管領源氏滿薨。敘從三位。爲左兵衛督。基氏之子也。氏滿嗜酒。每兩聚飲。嘗曰。天子人也。將軍亦人也。我亦人也。事于我者。亦人也。而上人不如下人之知疾苦。上下易位。則治不難矣。森元信光進曰。公言不可。鄙人豈耐爲君。勉爲明察。民不勝命。氏滿納之。氏滿十二月乙巳。左大臣藤原公定罷。（參據正月。五月。據椿葉記。三月。十二月。據補任。十一月。據喜連川判鑑。文祿清談。）

（下氏滿下恐有脫字。）

六年己卯春正月。内大臣藤原教嗣罷左近衛大將。二月癸亥。以右大臣藤原實冬爲左大臣。内大臣藤原教嗣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良嗣爲内大臣。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滿基兼右近衛大將。夏四月丁巳。關白師嗣罷。己未。以前關白經嗣爲關白。壬戌。内大臣藤原良嗣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滿基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公行兼右近衛大將。（參據補任。）出九月。太白與熒惑合。十月。大内義弘叛。初義滿改執事爲管領。斯波細川畠山三氏以同族。更居其職。頗張威福。天下號爲三管領。又爲三職。三職忌義弘功高。義弘亦不爲之下。由是交惡。義弘所爲。三職每沮激之。及義滿嘗居于北山。使諸將助作。且令曰。使士卒充役。義弘曰。我卒可役于弓矢。不可役于土木。義滿雖不之罪。而大

恚之。義弘亦不自安。潛與鎌倉通謀。欲東西稱兵。刻期入京。其意蓋在刼義滿除三職也。至是至界浦。遣使報義滿。京師方傳筑紫中國兵。充丹紀伊、義滿輙以爲義弘反、尊道法親王以義滿意私遣使召之。不至。義滿又遣僧中津諭之。義弘聞絶海至與衆擬所以荅之。予持弘及平井備前勸入京。義弘不悅。杉豐後進曰。事至此矣。可中止乎。義弘善之。出見中津曰。今召臣京師。此欲誅臣也。臣助今川豫州大戰二十八。九州致平臣之力也。明德之亂。手劒十餘人。山名伏誅。亦臣之力也。我邦之神璽。百王所相承。非但秦之印璽也。講和南北。還璽京師。亦臣之力也。然而往將軍令臣討少貳也。陰令少貳菊池謀臣。臣未知此何罪也。今聞將軍將奪臣封國和泉紀伊。臣又未知罪所由也。中津曰。往將軍以少貳叛。令公討之也。豈又令少貳謀公乎。今將奪兩國特巷議耳。果何所徵。公之功固高矣。宜以遜退而保之也。義弘遽曰。師莫言。已與鎌倉殿約。將問罪於營中。待來月二日。入見將軍。乃振衣而起。中津還報狀。十一月甲戌。義滿遣細川賴元六角滿高京極高詮赤松義則等。以

六千兵。發京師討義弘。義滿亦將三萬餘兵。出于東寺。庚辰。進陣男山。又遣管領畠山基國及子滿家斯波義將等赴界浦。義弘聞義滿出陣。乃出石津。北向一拜。乃還界浦、大築城。乙未諸軍傅城攻之。城兵出戰。我兵死傷不可計。夜半引退。土岐詮直素與義弘通謀。至是出尾張。得兵七百人。池田周防亦從詮直。時土岐賴益與諸軍在界浦。還擊之。戰于長森。斬二百餘人。山名氏清子時清亦應義弘。集兵丹波。將入焚京師。義滿遣兵却之。京極高重亦叛。撤勢多橋。據森山。高詮往擊之。高重走于美濃。至垂井。爲氏兵所圍。從兵皆死。僅脫走。不知所之。前時義滿移榮仁親王於荻原殿。以奪伏見離宮。將營山莊。至是還之。十二月七日。遣兵丹波。擊時清。死之。戊午。諸軍又圍界浦。製爆竹。仰燒城樓。發喊雨射。城兵多死。富田尾張守以謂宜突圍西走。義弘不可。乃馳入基國陣。所向披靡。與甲斐藏人力鬪。薙刀中其口鼻。戰不已。欲遇滿家。決滿家兵殊死戰。義弘身被重創。從兵皆死。乃大呼曰。身是驍將無雙大內義弘也。來獲首。滿家遂斬之。持弘將自刃。平井備前止之使降。持弘乃

用恐有錯簡

以三百兵出降。楠某菊池肥前皆在城。至是潰走。火延民屋。界浦萬家蕩盡。初義弘據城也。以爲必死。令僧擬葬修佛事。送書周防。訣母及妻。作百首和歌千句連歌。以攄志。謂諸卒曰。爾輩第食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諸卒亦抱必死。莫敢叛者。左兵衞佐源滿兼與義弘詮直通謀。託救義滿。出武藏集兵。先鋒已至美濃。爲土岐賴益所敗。既而聞界浦敗。留武藏。（參據應永記。界記。椿葉記。喜連川判鑑。永祿年代記。東寺鬼簿。文祿清談。日件錄。支注僧中津乃絕海也。土岐詮直爲宮内少輔。山名氏清子時清。號宮田。京極高重稱五郎左衞門。高重或作滿秀。未知孰是。）

自古皆然。可不戒哉。天下方當土木。而土木遂亂天下。應永之亂是已。自人主視之。將謂以天下奉己。一宮之微。妾在傍民。是以雖英偉聰明。有仁慈之君。往往靡不起宮城造園囿。而義作助造之侯國。勞衆泣民。甚於兵禍。窮怨之極。亂所由作也。獨古之人。深監于此。斷斷乎曰。崇宮靡不凶。義滿起第室町。多致花木。命曰花管。固非所以示天下。而至營北山第。宏敞麗華。光彩可鑑。時人呼曰金閣。第宅之壯。自古無有也。僧雪溪對義滿戲曰。乃西方極樂界矣。嗚乎。爲義滿者。忍以一第之故。壓大内之萬兵。火界浦之萬屋。而身臥金閣。以謂之極樂邪。

七年庚申春二月。義滿與足利莊於源滿兼。蓋滿兼叛迹雖未形。而猶留武藏。心未安。至是悅還鎌倉。九月。斯波持詮擧宇津宮氏廣斬之。送首鎌倉。（參據喜連川判鑑。）是歲。足利直冬卒。子冬氏。稱中國武衞。（參據足利系圖。和漢合符。支注古本赤松譜。未見。直冬有五子。曰等珊。等章。乾桃。乾珍。並爲僧。足利系圖。以乾珍爲冬氏之子。乾珍卽相國寺劉山和尚者也。）

八年辛巳春二月戊子。禁中火。天皇避之源義持室町

第。三月二十九日。皇子躬仁生。秋七月辛卯。伏見離宮火。焚累代御記文書樂器。八月己未。造宮。（參據皇年代略記。椿葉記。皇紀。）

九年壬午春正月。彗星見西方。秋八月癸酉。以左大臣藤原實冬爲太政大臣。内大臣藤原良嗣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公行爲内大臣。九月丁酉。内大臣藤原公行罷右近衞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公俊兼右近衞大將。冬十一月戊戌。宮成徙御焉。（參據彗星宮成。出皇紀。任官出補任。）是歲。伊達大膳大夫叛于篠川。滿貞滿兼遣上杉氏憲擊之。戰

子赤館。敗走之。（高業傳參據出喜連川判鑑。文注滿貞滿兼之弟。）

十年己未秋八月甲子。右大臣藤原教嗣罷。以內大臣藤原公行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滿基爲內大臣。（參據出補任。而敎嗣罷不見。今對于此。）

十二年乙酉春二月己卯。若狹大風。邊數二宮樓門。八幡宮鳥居倒。夏五月春日山木枯六千餘株。六月癸酉。洪水。祇園祠鳥居倒。壓殺二十餘人。（參據大風據若狹守護次第。五月六月。出和漢合符及合運。）

十三年丙戌春正月癸卯。太白犯歲星。是春飢。秋八月甲辰。內大臣藤原滿基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公俊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源義持兼右近衛大將。辛亥。大風拱北樓倒。是秋風水。十二月壬子。通陽門院崩。（參據星變出醍醐寺木年曆背書。飢水出文正年代記。和漢合運。任官出補任。風出合符。崩出皇紀。）

十四年丁亥春二月辛卯。太政大臣實冬罷。三月己未。上準母準三宮藤原氏號曰北山院。資康女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參據二月據補任。三月據實女鈔。藤原系圖。十月據康富記。）

十五年戊子春三月丁巳。行幸前太政大臣義滿北山第。觀花。關白經嗣以下扈從。義滿披僧衣持念珠。與子義嗣出迎內足門。帝留旬日。歌舞宴樂。極歡而還。（參據北山行幸記。椿葉記。）夏四月戊戌。關白經嗣罷。以左大臣藤原忠嗣爲關白。（參據補任。）五月甲寅。義滿薨。年五十一。帝不見朝數日。贈太上天皇。義持不敢受。義滿尊氏之孫也。父義詮將死。指義滿謂細川賴之曰。遺卿於一子。善保之。又謂義滿曰。與汝於一父。勿違之。賴之自受託。輔導匡拂。靡弗悉心。而時承衰亂。諂媚爲風。恐義滿慣視成性。特引篤謹而有學者。日居左右。又選輕行有機辨者六人。髡首士服。名曰佞坊。出入諸將之坐。戲謔百狀。凡資笑取悅。無廉恥之事。莫所不爲。而有將士巧佞者。乃指曰。此亦士佞坊。皆所以警誨義滿也。後賴之雖屢被讒黜。而義滿亦未嘗不悔悟諭安。遂倚任之。而及其卒。哀甚。爲出送葬。天下固賢賴之。而又稱義滿之善納。義滿有九子。長乃義持。次曰義嗣。義教。周喜。義承。義昭。法尊。持圓尊滿。義滿最愛義嗣。漸有廢嫡意。遂加首服於省中。儀擬親王。及義滿薨。衆疑所立。管領斯波義重遂立義持爲嗣。（義持傳參據椿葉記。足利系圖。足利傳。賴之物語。花營記。藤原雅緣悼義滿詞。文注義滿謚鹿苑院。建相國寺。）

自古衰亂之世。兵馬重則名位輕。蓋必然之勢也。我觀當時名籍。義滿子弟。常列三公上。而三公之家。或受名義滿以爲榮甚矣。名位之輕。而兵馬之重也。當是之時。公方樣重於尚方。而府僚亦盛於朝官。僭亦甚哉。及納商估之言也。稱臣外國。奉朔稽顙。甘心比東藩。至於以夢寐之所髣髴。附之來使。何其卑遜且親昵也。豈其自於求利之不已歟。抑徒視名之可衒。而不知辱國之不可復雪歟。蓋武君之下乖禮苟且。不啻是也。而不學之過遂至如此之甚歟。將其又藉重於外。欲以有濟。有甚於是者歟。嗚乎此又可忍言乎。應永初。筑紫商肥富者自明還。方陳通信之利。義滿信之。八年遣肥富獻寶刀細馬甲冑紙硯。副以金千兩。明主朱允炆詔曰。朕自嗣大位。四夷君長朝獻者。以十百計。苟非戾於大義。皆思以禮撫柔之。爾日本國王源道義心存王室。懷愛君之誠。踰越波濤。遣使來朝。今遣使者班示大統曆。俾奉正朔。賜錦綺二十匹。至可領也。九年義滿遣使修貢。表曰。日本國王臣源某表大明皇帝。十年。明主朱棣告卽位。十三年勑曰。近者使臣由王國回。言王夢朕皇考。蓋以

皇考神靈在天。鑑觀四方。無遠弗届。王心寤寐。不忘恭敬。精神感格。故形爲禎。夢朕皇考。示夢於王。卽所以監撫於王也。皇考監臨。卽天之監臨也。若對馬壹岐海寇出沒。刧掠海濱。朕命王除之。王卽出師。殲其黨類。破其舟楫。擒其渠魁。悉送京師。王之尊敬朕命。雖身在海外。而心實在朝廷。十五年。聞義滿死。謚曰恭獻。遣內官周全渝祭之。蓋義滿之事明。終始如此。其後義敎義政復修貢職。受封爵。而信使來往。殆無虛歲。其意蓋在獲錦綾書画而已。表辭多出時僧之手。而言甚淺陋。時以其易曉爲妙。輙傳外邦。不之恥也。其亦足以益辱國也。

六月己亥。南蠻貢黑象山馬孔雀鸚鵡。使人曰。國王名亞烈進卿。参據（若狹守護次第。倭漢合運。）秋七月戊申。熊野本宮火。参據（倭漢合符）

十六年己丑春正月癸亥。關白忠嗣罷左大臣。二月甲午。關白忠嗣罷。三月丁未。以內大臣藤原滿基爲關白。甲子。以關白滿基爲左大臣。職仍舊。秋七月癸巳。以權大納言源義持爲內大臣。（参據出補任。是月。鎌倉管領源滿兼卒。任左馬頭。兼左兵衛佐。氏滿之子也。子持氏嗣。殺相模守新田義則于七里濱。義則蓋源義貞之後也。先是匿居底倉。木賀彥六

（欲撃殺之。義則逃亡。至是遂見殺。參據喜連川判鑑。按諸書。或以滿兼卒。爲十七年。未知孰是。）

十七年庚寅冬十二月己未。關白左大臣滿基薨。壬戌。以前關白經嗣爲關白。（參據出補任。）是歲疫（參據支正年代記。）

十八年辛卯夏四月辛丑。以右大臣藤原公行爲左大臣。前權大納言藤原冬家爲右大臣。秋七月。源義持遣兵撃飛驒國司藤原尹纜敗之。冬十一月戊午朔。日南至。壬午。以皇子躬仁爲親王。（參據四月出補任。七月出合運。十一月出皇紀。己酉冠于清涼殿。令內大臣源義持加之。）

十九年壬辰夏五月癸丑。內大臣源義持罷右近衞大將。秋七月壬子。權大納言藤原滿教兼右近衞大將。（參據補任。）八月壬午。帝讓位于躬仁親王。時年十二。帝之第一子也。然未行立太子禮。以親王居大納言藤原重光家。至是初遷禁中。九月。上先帝曰太上天皇。帝尚幼。政事皆決上皇。（參據椿葉記。皇代畧記。升遐記。）

倭史後編卷之一

倭史後編卷之二

山城　栗山愿伯立撰

稱光天皇諱躬仁。後改實仁。後小松帝第一子也。已登祚。仍用應永號。二十年癸巳春正月朔。日有食之。旣。夏四月。伊達大膳子松犬丸。與懸田定勝據大佛城。鎌倉遣畠山修理大夫擊之。十二月。大佛城糧盡。松犬丸定勝潛出城而逃。（參據日食薩戒記。文正年代記。松犬叛。喜連川判鑑。）二十一年甲午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三月八日。熱田祠火。冬十二月五日。帝覲上皇。留三日。右大臣藤原冬家罷。十五日。以權大納言藤原滿教爲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如故。十九日。行即位禮於太政官廳。（參據日食據薩戒記。祠火朝覲據皇代畧記。即位據皇年代畧記。凡書拜罷用補任。後不復曰據之。讀者宜類推焉。）二十二年乙未春正月六日。以權大納言源通宣兼右近衛大將。（按藤原滿敎罷右近衛大將。不知在何月。）夏六月十三日。京師雨雹。大風寒如冬。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乙卯大嘗。（雨雹大風據文正年代記。皇代畧記。日食據康富記。大嘗據皇紀。皇年代畧記。）是月。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源通宣罷。以權大納言藤原實永兼右近衛大將。

（持仲下。恐脫持仲二字。）

二十三年丙申秋七月。土御門烏丸火。延燒上皇宮。（參據皇紀。皇代畧記。）八月十一日。權大納言藤原實永罷。兼右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藤原忠定兼右近衛大將。十五日。忠定薨。二十一日。復以實永兼之。先是。鎌倉源持氏以讒奪越幡六郎食邑。執事上杉禪秀諫爭。不聽。禪秀請罷職。持氏乃以上杉大全子憲基代之。禪秀密與持氏叔父滿隆謀廢持氏。立持仲。乃持氏之弟。而滿隆之所子養也。於是。禪秀稱疾劇不出。專聚兵士。兵士皆苞甲伏馱運以至。滿隆亦牒召關東諸將。以京師下令討持氏爲言。冬十月二日。滿隆持仲據寶壽院。禪秀以兵入執持氏。持氏方醉臥。木戶氏則聞亂。遽入醒之曰。事急矣。持氏驚起。倉皇乘馬而出。遂以見兵五百。間道走佐介。與憲基合兵自守。四日。禪秀等縱火攻佐介。持氏憲基敗走于小田原。禪秀黨土肥土屋來攻急。上杉憲元勸持氏憲基脫走。留戰死。持氏與憲基又走駿河。依大森憲賴家。往瀨名。託今川範政。以復鎌倉。憲基亦往越後集兵。氏則等。不知持氏所走。以謂在奈古屋。散卒皆集國清寺。國人狩野介亦應禪秀。以兵繞攻國清寺。氏則

等自殺。十一月。禪秀子憲盛擁持仲出略武藏。武藏人江戸豐島二階堂等不肯降。憲盛引還。二十日。榮仁親王薨。十二月。持氏憲基乞兵京師。源義持遣山名時熙救之。

二十四年丁酉春正月朔。滿隆持仲禪秀出武藏。擊江戸豐島敗之。五日。初佐竹義憲與憲基走越後。至是起兵與禪秀戰飯田原。敗之。九日。又戰施野原。禪秀等還鎌倉。範政江戸豐島諸兵。方壓鎌倉。而鎌倉兵多逃亡。禪秀窘甚。十日。與四子憲盛憲春快尊禪瑾自死于雪下。滿隆持仲亦自殺。十七日。持氏還鎌倉。論功賜土肥土屋所領于大森憲頼。居小田原。（參據榮仁薨見椿葉記。餘皆見湘山星移。喜連川判鑑。禪秀記。本土寺鬼簿。鶴岡記。按禪秀記。憲盛作憲方。今從判鑑。攷注禪秀名氏憲。剃髮曰禪秀。爲右衞門佐朝宗之子也。憲基亦同族也。任安房守。後剃髮曰[illegible]。木戸氏則稱將監。滿隆稱新御堂。氏滿第三子也。快尊鶴岡別當。禪瑾極樂寺僧。皆禪秀子也。）岩松。新田族也。時有岩松治部大輔者。不知其父爲誰也。夏五月二十九日。率禪秀餘黨。出入間川伺鎌倉。舞木宮内丞悔從禪秀。欲自效贖罪。聞之發兵出戰。治部大輔敗就擒。閏月十三日。斬之瀧口。六月十九日。上皇宮成移御焉。秋七月二十三

日。覲上皇留七日。（參據若公事出喜連川判鑑。宮成出皇紀。覲上皇出德大寺相國記。）

二十五年戊戌春正月二十四日。源義持殺弟義嗣。義嗣官至權大納言。稱曰新御所。義嗣將舉兵叛義持。事洩亡命。剃髮爲僧曰道纙。捜捕幽之林光院。夜使人殺之。初源直義之遭鴆殺。死後頗爲靈。祭曰大藏大明神。至是祭義嗣曰新大藏大明神。蓋配直義也。（參據椿葉記。系圖。東寺鬼簿。日件錄。）上總本一揆悔援禪秀。屢請赦罪。持氏不聽。因聚兵而叛。夏五月。持氏遣一色左近將監擊之。叛徒未戰而潰去。（參據喜連川判鑑。）冬十一月十七日。關白經嗣薨。十二月二日。左大臣藤原公行罷。以右大臣藤原滿教爲關白。轉左大臣。以權大納言藤原公俊爲右大臣。兼右近衞大將如故。（攷注經嗣號爲成恩寺。）

二十六年己亥春正月。伊勢月讀宮火。二月。藤原公俊罷兼左近衞大將。壬午。以權大納言藤原持基兼左近衞大將。（參據康富記。按補任。以公俊罷爲二月二十二日。以持基拜爲九日。今從康富記。）本一揆又起。持氏遣木戸內匠助擊之。三月三日。戰于上總。夏五月六日。本一揆之將榛谷重氏降。斬之由比濱。（參據喜連川判鑑。）六月二十日。高麗戰艦千二百餘艘攻對馬。二

十六日。九國兵與之戰敗。七月又戰却之。敵艦沒海。死者不可計。（[參據]皇代畧記。天地根元圖。文正年代記。按諸書皆作蒙古。而僧俞與大日本傳作高麗。未知孰是。文正年代記係之二十五年誤。）秋九月。義持請罷內大臣。聽之。關白滿教罷左大臣。冬十一月十一日。北山院崩。（[參據]皇紀。）

十二月五日。以右大臣藤原公俊轉左大臣。以權大納言藤原持基爲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如故。以權大納言藤原實永爲內大臣。是歲關東風水飢饉。（[參據]喜連川判鑑。）

二十七年庚子春正月。持基實永罷兼左右近衛大將。閏月十日己卯。以權大納言藤原公光藤原兼良兼左右近衛大將。十三日壬午。以公俊爲太政大臣。持基實永轉左右大臣。以公光爲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仍舊。二月。公光罷左近衛大將。三月十六日。太政大臣公俊罷。二十六日。兼良轉左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藤原公綱兼右近衛大將。秋九月。義持病。或謂醫高天爲呪詛。義持遣人捕繫獄。陰陽助定棟亦見幽。冬十月癸卯。義持流俊經及高天於讚岐。十二月。右大臣藤原實永罷。庚子。以公光轉右大臣。以權大納言藤原宗氏爲內大臣。是歲旱。琵琶湖涸三町。淀川可徒涉。大飢。米斗直千錢。（[參據]義持捕流醫天據康富記。旱飢據文正年代記。長祿年代記。天地根元圖。大日本傳。）

二十八年辛丑夏四月六日。內大臣藤原宗氏薨。秋七月五日。以藤原兼良爲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如故。是歲旱飢疫。道殣相枕。日車載死屍棄之。棄處又積成山。（[參據]皇代畧記。文正年代記。大日本傳。）

二十九年壬寅夏四月。帝違豫。秋八月。小栗滿重有怨于持氏。與宇都宮持綱桃井下野守佐佐木隱岐入道謀叛。據結城。岩松治部大輔餘黨亦應之。持氏遣上杉重方往擊之。重方對壘數月。閏十月。佐竹常元爲持氏所疑。遂叛。持氏遣上杉房實擊之。常元父子走于比企谷自殺。初禪秀之被誅。子憲秋教朝逃往京師。事義持。是歲。以兵來關東。掠焚沼津三島。多殺持氏部下而去。（[參據]違豫康富記。餘皆喜連川判鑑。[按]注重方憲實之弟。房實憲實之甥也。）

三十年癸卯春二月。義持奏請罷征夷大將軍。以子右近衛中將源義量任征夷大將軍。聽之。義持尋剃髮。曰道詮。三月。地震。夏五月二十八日。持氏自將兵擊小栗滿重。滿重敗自死。持氏轉向宇都宮。持綱逃亡鹽谷。駿河守斬之。甲斐齋首而至。佐佐木隱岐入道桃井下

野守亦被虜斬。亂平。至秋持氏還鎌倉。六月。内大臣藤原兼良罷。兼左近衛大將。秋八月二十七日。藤原房嗣轉左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藤原滿季兼右近衛大將。冬十月十四日。右大臣藤原公光罷。十二月。地又屢震。（參據春冬地震據文正年代記。持氏出兵據喜連川判鑑。按公光罷。或作八月。皇紀亦從之。）

三十一年甲辰。夏四月十二日。嵯峨太上皇崩。是曰後龜山天皇。右子時稱曰小倉宮。二十日。關白滿教罷。以左大臣藤原持基爲關白。内大臣藤原兼良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滿季爲内大臣。兼右近衛大將仍前。持氏憾義持留憲秋教朝居府。疑成隙。義持遣僧昭西堂於鎌倉通和。持氏不答。秋九月。又遣昭西堂曰。憲秋教朝已奪祿矣。持氏意解。遣使京師謝之。冬十一月。内大臣藤原滿季罷右近衛大將。是歲。饑疫人多死。往往至擧村無人。（參據後龜山崩據和漢合運。僧主講和據喜連川判鑑。饑疫據文正年代記。滿季罷大將不見于補任。今據皇紀。）

三十二年乙巳春正月晦日。權大納言源清通兼右近衛大將。二月丁巳。上皇第二子薨。帝之同母弟也。以帝無子。將立爲儲嗣。至是果薨。衆惜之。未名。追稱龍樹寺

宮。戊辰。征夷大將軍源義量卒。夏四月辛丑朔。右近衛權中將藤原實雅坐與宮人藤原氏通。奪官。宮人藤原氏日野有光之女也。入宮稱大納言典侍。爲帝所寵。至是得罪。無有驗證。人以爲冤。十六日。以榮仁親王子貞仁爲親王。初榮仁薨。長子治仁居伏見殿。亡何震死。無嗣。弟貞成入紹之。至是。上皇欲薦後圓融院之佛事。親金書佛經於紺紙。使諸親王助書之。貞成亦與焉。及記名。請上皇曰。臣無官不足傳也。上皇乃錄爲義兒。宜宣爲親王。既而帝不悅之。遂憾上皇而未發。因上皇諫止帝之召琵琶法師以聽平家。大發怒。奉書上皇。以謂上皇自爲。我當遜也。將密出宮。義持俄入諫之。帝意未解。上皇密諭貞成親王薙髮。秋七月丙寅。帝不豫。卽夜上所生從二位藤原氏號曰光範門院。權大納言資國之女也。八月丁卯朔。帝疾劇。上皇及公卿以爲不復起矣。議喪事及嗣天子。既而壬申疾愈。丙戌。右近衛中將有定家士金河式部至關。告内侍所媼名三條承小倉宮之旨。有所呪詛。帝駭怒。令武臣捕三條鞫問。得小倉宮之禱書而已。非呪帝也。廷議尚以爲宜賞式部。帝亦曰善。

南朝徒動復禍心。其正三條之罪。以杜覬覦。（參據塵戒記。椿葉記。）（但以済仁爲虚死。據東寺過去帳。文注後聖任參議兼右近衞權中將。美作權守。叙正四位下。享年十九。法名道基。號長得院。贈左大臣從一位。）是月。以武田信長敗于甲斐。持氏遣上杉房實擊之。信長委國而走。房實引還。是歲。水關白持基罷左大臣。（參據武田敍據喜連川判鑑。水據文正年代記。關白罷。本書不月日。）三十三年丙午夏六月。武田信長出甲府。持氏又遣一色刑部少輔擊之。秋八月二十四日。內大臣藤原滿季罷。以藤原房嗣代之。武藏白旗一揆來屬刑部少輔。二十九日。信長降。持氏赦領邑仍前。（參據喜連川判鑑。）冬十月八日。彈正尹滿仁親王薨。（參據東寺鬼簿。號常盤井殿。龜山帝曾孫也。）三十四年丁未秋八月十四日。太政官罹火。是月。河內上綠毛龜。（參據火出皇代畧記。龜出文正年代記。）初赤松圓心三子範資貞範則祐皆有功尊氏。與以攝津因幡備前播磨美作五國。範資領攝津。貞範領播磨美作。而貞範孝友尊使則祐掌領邑。則祐功雅高。且居京師。而參府事。以故則祐子孫。兵馬常强於宗氏。貞範之子曰詮則。詮則之弟七子持貞。爲義持所寵。遂賜以播磨美作備前。滿祐自祖則祐。世領播磨。至是被奪。以故怨訴不已。自焚宅還

播磨。義持將遣兵擊之。諸國兵皆集京師。既而諸將固請赦滿祐。殺持貞。義持不獲已。十一月十三日。令持貞自盡。赦滿祐至京師。（參據赤松系圖。皇代畧記。應仁外記。文正年代記。）是冬。帝將謁石清水賀茂賽宿禱。以疾不果。是歲。以關白持基復爲左大臣。職仍前。關東風水。越前十世原僧徒。與山伏闘。悉殺之。（參據帝疾據椿葉記。風水出喜連川判鑑。僧鬪出文正年代記。）正長元年戊申春正月十八日。源義持薨。年四十三。贈太政大臣。初義持以無嗣而諸弟皆爲僧。約以持氏爲子。至是管領畠山滿家等。忌持氏難制。更選所立。而不決。至石清水探籌廟前。遂決意立僧義圓。乃褫僧衣。反本服。改名義宣。三月。移居室町第。任左馬頭。（參據椿葉記。喜連川判鑑。文注義持號勝定院。義圓任青蓮院。爲天台座主。）古書之亡也已舊矣。足利氏之盛。去今不遠。而當時之書。猶不可得而獲也。嗚乎義持之爲人。與其輔之者。我何以詳其爲賢愚明暗也。然父死而辭贈位。終身官不過內府。其亦不足爲賢乎。應永十八年。明使至兵庫。而義持却之。其後明又遣使來。責以不貢。義持使人謂之曰。先君惑肥富之言。輒通問外國。自後神人不和。兩暘

徵序。先君亦覬易簀之間。以册誓神。永絕外國之通。我又不忍負之。使者又請見義持。辭曰。今册以使者不通爲辭。用兵來攻。此何謂也。夫鄰國通好。非不欲也。然余所以不接。其亦有說。先君得病卜之。兆曰。神降譴祟。又憑人曰。我國自古未嘗稱臣外國。爾受封不却。所以致病也。爾外邦聞之。必以爲怪誕。然爾不聞乎。元兵百萬。并至無功。豈直人力哉。蓋亦神助矣。各保天疆。彼不來此不往。民至老死而不相知。不亦可乎。及見此書。益惜其爲人及輔之者之無詳傳也。

夏四月二十七日改元。帝疾失心而無嗣。時後龜山帝之子小倉宮。後二條帝之胄木寺宮。龜山帝之裔常盤井宮在。上皇疑所立。僧宗純奏曰。皇嗣宜就伏見殿求。乃上歌曰。斗岐波岐伎古氏羅能古須慧豆美須氏余。余於豆致多計能。曾能波布志美頭。上皇意決。告之義宣。秋七月十三日。義宣遣管領畠山滿家兵數百人就伏見殿迎貞成親王子彥仁入若王子。前參議經兼三位源重有等從焉。及在若王子。令赤松滿祐警衞。居數日。入上皇宮。僧宗純乃一休也。初其母入上皇宮有身。

既而獲罪出宮。生宗純于民家。自少爲僧。心蹤不羈。飄有遺世之態。時時爲詩歌落人間。人間多傳以爲寶。或王購獲片言隻字。以詫于儕輩。然人無知其爲皇子。而獨上皇知之。屢召入宮。進對又協旨。遂定皇嗣。宗純之力也。（參攷椿葉記。文正年代記。和長記。一休年譜。一休色紙。文注一休有子曰紹偵。居攝之櫻塚。見和長記。）二十日。帝崩。年二十八。法諱大寶壽。追稱稱光院。二十八日。上皇以彥仁爲子。乃登祚于前右大臣藤原公光第。時年十歲。即日移三璽於所居。以關白持基攝政。二十九日。火葬泉涌寺。收骨瘞藏深草法華堂。（參攷椿葉記。皇年代略記。）初源義滿使大內義弘主和事。蓋欺後龜山帝以兩統互立。如乾元延慶之故事。而後龜山帝之入京師也。亦出于窘蹙不得已之計。以故小倉宮常懷覬覦。而知上皇意屬伏見殿。方帝疾劇。頗意益急。俾人僞稱鎌倉使者。往伊勢。欺國司源滿雅曰。持氏有命。宜取小倉宮起兵。滿雅諾。使者又曰。我當徑往取之來。滿雅曰。可矣。使者乃還嵯峨。與小倉宮俱至伊勢。既而使者恐其發覺逃亡。滿雅初知其被欺。而事不可止。遂舉兵據柚岡山。義宣下令土岐氏擊之。冬十二月。土岐族世保

五郎與滿雅戰斬之。送首京師。梟之四塚。小倉宮來降。赦居嵯峨。以子某爲僧。勸修寺僧正教尊是也。（【參據】椿葉記。薩戒記。丹木系圖。諸門跡譜。）是歲飢。道殣相枕。諸國窮民蜂起。守令不能制。私行德政。令人不償負債。（【參據】畧年代記。鎌岡記。）

倭史後編卷之二

倭史後編卷之三

山城　栗山愿伯立撰

後花園天皇諱彥仁。崇光院之曾孫也。永享元年己酉。春正月朔。以帝尚幼。元會不御殿。二月十七日。帝始受御註孝經於少納言清原宗業。三月十五日。以源義宣爲征夷大將軍。改名義教。二十九日。内大臣藤原房嗣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源清通轉左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藤原信宗爲右近衛大將。秋八月。攝政持基罷左大臣。四日。以右大臣藤原兼良爲左大臣。内大臣藤原房嗣爲右大臣。以源清通爲内大臣。藤原信宗轉左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源義教兼右近衛大將。二十九日。帝自藤原公光第。移御土御門。公卿步從。九月五日。改元。冬十二月己亥。行即位禮於太政官廳。（參據不御殿據）（旌戊上皆從宮印係改元據皇年代略記。椿葉記。）

二年庚戌。冬十一月十六日。大嘗。（參據皇紀。）

三年辛亥。春三月二十四日。上皇薙髮。曰法皇。法諱素行智。（參據椿葉記。皇年代略記。）

四年壬子。秋七月二十五日。以攝政持基爲太政大臣。内大臣源清通罷。以源義教爲内大臣。八月十三日。持基罷攝政。以左大臣藤原兼長攝政。二十八日。兼長罷左大臣。以源義教爲左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如故。藤原信宗爲内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如故。冬十月二十七日。攝政兼良罷。以持基復攝政。十一月二十八日。内大臣藤原信宗罷兼左近衛大將。十二月甲午。以權大納言藤原房平兼左近衛大將。

五年癸丑。春正月三日。帝冠。令攝政太政大臣持基加之。左大臣源義教理髮。（參據椿葉記。皇年代略記。）二月二十六日。持基罷太政大臣。三月二十二日。以攝政持基爲關白。秋八月九日。義教請罷兼右近衛大將。聽之。十五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公名兼右近衛大將。先是義教命大内持世擊少貳父子。十六日。斬少貳父子。送首京師。梟之六條河原。（參據文正年代記。爲四年事。今從東寺鬼簿。按少貳教不知在何年。然所防山口龍福寺所藏大内系圖曰。永享三年六月大内盛見戰死于筑前。爲亦與少貳氏戰也。）二十五日。彗星見西方。九月十六日。鎌倉地震。山崩屋倒。（參據蓋出薩戒記。地震和漢合運。爲丙年。今從喜連川判鑑。）冬十月四日。内大臣藤原信宗罷。己未。法皇崩。年五十七。丙寅。葬于泉涌寺。遺詔稱後小松院。

（參據椿葉記并遐記皇代略記。）十二月。義敎出兵志賀攻延曆寺。（參據文正年代記永祿年代記。）

六年甲寅冬十二月。又攻延曆寺。（參據文正年代記。）

七年乙卯春二月。捕延曆寺僧乘蓮以下數人斬之六條河原。餘黨縱火中堂而自死。夏四月二十一日。以權大納言藤原房平爲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如故。秋七月地震。（參據文正年代記。）

八年丙辰。是歲信濃守護小笠原政康與村上中務大輔論封疆。遂至相鬪。中務大輔乞助持氏。持氏以村上我管內。乃將遣兵救村上。上杉憲實諫曰。守護將軍所置。而欲遽誅之。此乃我叛將軍也。何以誅政康。負我不納。（參據喜連川判鑑結城戰場記。）

九年丁巳。夏四月。持氏命上杉憲直發兵擊政康。衆妄傳持氏令之圖憲實家。物議沸騰。人心洶洶。六月。持氏往憲實家諭之。令憲直及子憲家屛居藤澤。又以一色直兼毀短憲實逐之。因告憲實曰。動搖人心。由于讒者。我已遠之矣。卿亦宜逐大石憲重長尾景仲。景仲憲重亦聞之。請自退。憲實不聽。七月。憲實潛匿子龜若於上野。秋八月。持氏又往憲實家諭安之。（參據喜連川判鑑結城戰場記。）冬十月二十日。內大臣藤原房平罷。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公名轉左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藤原持忠兼右近衛大將。二十一日。行幸源義敎第。留六日。詩歌絃管。盡歡而還。（參據皇代略記。）是歲天下穀不熟。（參據文正年代記。）

十年戊午。夏五月。去年義敎遣讚岐守細川持常討大和賊。賊據多武峰。至是國人越智著尾攻拔之。遂焚多武峰。（參據文正永祿二年代記。）

持氏以嘗爲義持之子。已得重器文書。及衆立義敎。大失望。且以義敎久爲僧。心又蔑視之。不樂受其令。六月。將加子賢王首服。曰。天下無冠吾兒之人。宜循曩祖八幡殿之例。憲實諫曰。宜從例遣使上都。受名將府。請以臣弟重方奉使命。持氏不聽。遂冠賢王於鶴岡祠前。名曰義久。不復使憲實知焉。託慶冠禮。召兵諸國。一色直兼上杉憲直亦被召還。因鎌倉傳言。持氏謀因憲實入賀。殺之第中。憲實懼稱病不出。持氏憂之。將遣義久質憲實家。若宮祠僧尊仲以爲不可。持氏乃止。秋八月。長尾芳傳等主講和。千葉胤直上杉持朝亦諫罷兵。持氏

皆不納。憲實嘆曰我何罪。欲必殺之。唯身死可明志耳。乃拔刀衆趨持傍之長尾實景大石重仲勸使還國。且曰君欲死則死我輩不徒死憲實久之曰君等苟如此念死無益也遂不免穢名於後世乃乘夜奔于上野持氏兵要之霜坂衆欲戰憲實不可持氏兵亦見憲實從兵多不敢來逼十五日持氏遣一色直兼一色時家擊憲實憲實翌日自出武藏陣高安寺留三浦時高守鎌倉憲實訴之京師。義教奏請下詔賜錦旗以討持氏。二十八日。下詔曰。聞源持氏擅擧兵匪啻失治於東關。此知致叛於上國。天誅不逃。帝命何容宥。命虎豹之臣。速殲豺狼之賊。義教乃令上杉持房擁錦旗將兵東征是日。義教請解左大臣。聽之。九月四日。以右大臣藤原房嗣轉左大臣。內大臣藤原房平轉右大臣。以權大納言藤原公名爲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如舊。十日持房分兵爲二。一自箱根進。爲大森憲賴大敗。一自足柄進入早川尻。與憲直戰走之。持氏退海老名持房進陣高麗寺。持氏使木戶持季拒之。三浦時高素憾持氏至是得義教令。委棄鎌倉還三浦。千葉胤直亦應持房軍市川。直兼

時兼不能戰。退與持氏合。冬十月十七日。時高出兵。攻大藏大熊十九日憲實出陣分陪。十一月朔時高持朝攻大藏。義久奔于扇谷。二日。持氏遇長尾芳傳於葛原。衆欲戰。持氏使人謂芳傳曰汝輩世臣于我何不少寬。今我爲汝自死矣上天有罰汝逆善終邪芳傳下馬伏曰。公何至此。臣得誅人足矣。持氏乃曰。正憲直直兼之罪。一如憲實所請。芳傳大悅。脫甲謁持氏。與俱往永安寺。時高兵尚梗路。芳傳叱使解去。尋持氏移金澤稱名寺。剃髮曰道繼。七日芳傳以數千兵。擊憲直直兼殺之。憲直子持成在德泉寺。聞之自殺。餘黨悉伏誅。虜僧尊仲。送之京師。遂誅之。十一日。持氏還永安寺。持朝胤直大石憲儀防衞之。憲實遣使京師。乞持氏之死。（【參據】喜連川判鑑。結城戰場記。湘山星移記。【支注】賢王或作天王。蓋誤。上杉持朝時爲彈正少弼。長尾實景稱四郎。大石重仲稱源三郎。早川尻葛原。皆相模地名。高麗寺是亦在相州。分陪武藏地名。木戶持季稱左近大夫。）

歲飢疫死者盈路。（【參據】文正年代記。）

十一年己未春二月十日。義教命殺持氏。持朝胤直率兵圍永安寺。持氏及叔父滿貞自裁。從士皆鬪死。後俾義久自盡憲實家。年十一歲。自是關東受制京師。三月。

之見。關東忌屬憲實。剃髮曰高岳。名弟清方。於越後爲管領。夏六月。至長春院。拜持氏影。前泣曰。臣心無不義。天鑑之。乃拔佩刀。刲腹。爲高山越後那波內匠所持。不果。輿而還。家既而創愈。遁騰滯。又隱伊豆國清寺。（參據結城戰場記。永享記。按二書曰。義久在報國寺。聞兵逼。燒香自死。年十歲。今從東寺鬼衛著連川判鑑曰。去年十一月朔。義久與滿貞死。恐誤。彗星據補任。關東受制京師擾亂尋記。）（支注持氏年四十二。稱長春院。）十二年庚申。春正月。一色伊豫守奔于今泉。集兵。長尾憲景太田資光攻今泉走之。舞木持廣應一色氏。長尾芳傳以謀招之。置酒。持廣不疑。伏兵邀起殺之。結城氏朝。遣子光久迎持氏二子春王安王于二荒山。聚兵據城。別令野田右馬助據古河城。清方遣武藏國司固廳鼻性順長尾景仲等。亦據高橋伺上野。夏四月九日。上野守護代大石憲重攻拔之。十九日。清方持朝發鎌倉。五月十一日。憲實亦出兵神奈川。（參據結城戰場記）自四年連歲用兵大和。細川持常大膳大夫土岐持賴右京大夫色義範伊勢守護長野安藝入武田信榮等。將兵在大和。義教密命持常長野武田。殺持賴義範。以兵間有備。不果。是月。義教令人就堀川宅。召義範妻來。蓋以其

有姿色也。妻與中自殺。使者亦自殺。義教恐義範聞之。遽令武田殺義範。武田信榮親往義範營。紿之曰。將軍有所賜。請來飲。有義範臣羽伏莵者。諫止之。義範謂已諾矣。不可俄止。乃去衛從。與羽伏莵石河三方等十一士詣武田營。坐定。伏兵起。左右露刃呼曰。有命賜死。義範乃自殺。十一士亦皆闘死。別命長野與持常襲持賴於三輪。號持賴身長八尺。素多力。身擐重鎧。把眉尖刀與二十餘兵。開門突戰。手斬神部新左衛門已下九人。乃還營。聚飲登樓呼曰。今日奉命。我不惜死也。只恨死無益于國。乃潰腹。捽腸投敵而死。義教分持賴義範領國。賜參河於持常。伊勢丹後於一色五郎。若狹於武田。義教殺義範也。武田爲義範士三方若狹所傷。無何而死。義教賜義範宅於一色五郎。五郎以兵圍宅。殺義範遺兵。（參據慚愧抄。歷代帝王圖。大日本牌。文正年代記。按永祿年代記。作修理大夫一色義貫。未知孰是。）（支注神部新左衛門長野臣也。信榮死。弟信賢嗣。）秋七月朔。一色伊豫守踰利根川。縱火攻次賀土佐城。三日。性順景仲與之戰。一日十餘合。及夜罷。四日。性順景仲方引退。敵撓伍急逼。性順景仲與戰敗之。伊豫走小江山。二十九日。清方持朝

圍攻結城。氏朝弟山内氏義出降。（參據結城戰場記。喜連川判鑑。山内結城戰場記作山川。今姑用判鑑。未詳孰是。）是歲義教弟義昭叛。義教奔于日向。義昭住大覺寺。爲僧正准三后。及在日向。與其國人樺山氏同亂之。不剋。由義教失道。我恐足利氏之業遂爲他人有。今起兵。固非爲我也。（參據歷代帝王圖。薩摩文書。）嘉吉元年辛酉春二月十七日改元。義教聞義昭在櫛間。令國人殺之。義昭居永德寺。三月十三日。國人襲之使自殺。臨終作歌三章以自哀。其卒章曰。阿多奈利止。乎毛比之八奈乃。與和比散片宇良也末之久毛。阿須乎之流加奈。國人送首京師。（參據歷代帝王圖。永德寺作横大寺。今從薩摩文書。）（夏注藺間。日向地名。）夏四月十六日。清方督諸軍。急攻結城。戰酣城中火起。城兵大擾。諸軍乘之奮擊。遂拔城。氏朝光久舉族皆死。春王安王就執。乳母懷春王弟永壽王。匿于伊佐。亦爲小山小四郎所擒。野田右馬助輸古河城而逃。諸軍囚送氏朝光久已下首二十九於京師。梟之六條河原。五月十六日。長尾因幡守護送春王安王永壽王至濃之垂井。義教令殺春王安王於金蓮寺。春王年十三。安王年十一。捕永壽王於土岐持益家。憲實又使

二子爲僧。一曰德丹。一曰清澂主。與二子俱著草鞋。把烏傘。巡行諸國。人不知其所在。嘗謂人曰。世將彈指謂彼叛主者。蒙罰如此。我亦以爲然。嘗以少悔罪耳。應仁元年卒于周防云。（參據結城戰場記。日件錄。湘山星移記。古賀系圖。）古之稱忠義也。未始不原乎天性。發乎誠惻。而後世之趣義。鮮不以名。夫名豈非重事哉。上杉憲實蓋亦知名爲重事也。一則曰自死。二則曰自死。而不能也。遂拔緇髡髮。蔬食苦行。將如無所容焉。予特哀有愧於心。有畏於名。而又竊怪其伏刃二。而遂不決何也。今夫婦女之居宅生未于刀繩。然方其悲羞激迫也。何守者怠。投獨處[illegible]獨能引決。有濟志也。憲實之智勇。謂曾不如閨閣之人乎。蓋有不出乎誠惻者矣。則其餘可從而知也。至遂擐僧衣擒遺孌。則其不可復掩也。他何名之議哉。

赤松滿祐自己殺族持貞領邑最大。稍張威福。及義教嗣立。頗惡之。諭割致播備作三國。滿祐自陳曰。勝國以來。世領播磨。建功戰間。且神南之役。寶篋院殿賜祖。則祐以備前。明德之亂。鹿苑院殿賞父義則以美作。而今欲奪之耶。義教大怒。將誅之。不果。既而滿祐削髮曰性

其子教康事義教。義教常曰。前將軍捨伊豆家之嫡。而賜持貞。固不可。然貞村在。豈滿祐之所專哉。貞村乃詮則之嫡孫也。遂密賜書貞村曰。封爾播備作。教康聞之語滿祐。滿祐以謂此將以誅我也。乃聚族爲反計。上原對馬諫不聽。遂請義教曰。池鳬産雛。願將軍來見侑飲。六月十四日。義教至滿祐家。滿祐盛飾屋宇。設雜戲。酒酣。釋廏馬。使逸中庭。因閉門起伏。舉坐錯愕。不知所措。教康與族則賴直前持義教兩手。使安積行秀弒。乃褫狩衣裹首。縱兵亂擊。京極高數山名熙貴土岐遠江守等皆死之。權中納言藤原實雅亦被創。大內持世等踰門而逃。滿祐自酌飲諸卒。與弟義雅姪則尚浦上宗安中村彈正以下三百八十餘人。焚宅西奔。至攝津。火弃義教首於宗禪寺。遂據書寫坂下。時足利冬氏在蘭原。呼曰中國武衛。滿祐遣則賴迎之。冬氏兄弟乃以五十兵至。滿祐推爲將軍。秋七月。葬義教屍於等持院。勅贈太政大臣。先是有小人長二寸許。見于苑中。羣戲百狀。設猿樂奏鵜飼。衆就執之。四散不見。纔得一人而鎖之。不食而死。至腐爛壞敗而棄之。方其遭弒。適奏鵜飼。人

益以爲怪。一色義範土岐持賴之見殺也。天下以爲寃。而義教屢夢二人爲祟。至是臨水。又見二人影。心甚惡之。既而見殺云。（參據赤松記。應仁外記。得平記。漸[illegible]抄。補任。嘉吉記。結城戰場記。按葬義教首。赤松記爲播磨之淨土寺。嘉吉記爲安國寺。未知孰是。）管領細川持之等立義教子義勝爲嗣。滿祐送書持之。請受兵自殺。持之斬使者不報。八月乙丑朔。勅持之曰。滿祐教康構亂敗倫。拒朝命於播州。招天吏之干戈。其發軍行誅。所以忠於國。而孝於家也。持之大發兵赴播磨。細川持常赤松貞村武田信賢自　介山名持豐與教淸教之自但馬。滿祐亦分兵拒之。二十二日。持常等進與則尚戰。敗退于人丸塚。滿祐悅曰。京軍怯也。我奉蘭原御所。長驅而進耳。乃遣教康攻人丸塚。教康一發斃二人。遂又敗之。既而持豐敗但馬口。斬上原備後守。滿祐懼。退據城山。持常與持豐合軍。四面攻之。則尚出降。城兵日逃亡。九月九日。持豐等緣崖奮鬭。自卯至申。十日又大戰。滿祐與族六十九人自死。教康與十七人髡髮走于伊勢。安積行秀登城曰。我手刃將軍者。欲鬭來決。教淸兵村助景安射中刃柄。行秀乃出城鬭。所向草靡。景光皆見殪。行秀乃

退。火賊。自潰腹。擢攫胃腸而死。持豐兵赴烟中。取滿祐及行秀首而去。石見兵攻則賴於水田城敗退。則賴走筑紫。遂入高麗。令伊勢國司殺教康。二十七日。教康自殺。徇滿祐教康行秀首於市。梟之三條。賞功與播磨於持豐。美作於教清。備前於教之。【參據】（應仁外記。嘉吉記。赤松記。東寺鬼簿。長者補任。薩戒記。文正年代記。按應仁外記。以教康死係康正元年誤。今據東寺鬼簿。得平記。【文注】赤松記曰。中國武衛。亦亡何戰死。未知在何戰也。伊豫守義雅自殺。赤松記所載。蓋實錄也。嘉吉記爲出奔。恐誤。）閏九月。京師行德政。使所借錢物并子母莫還。所質衣物財器。亦不得出錢償。諸國倣行。良民不便之。怨訴日繁。人

始思亂。【參據】（皇年代記。文正年代記。）冬十一月。內大臣藤原公名罷。十二月七日。以藤原持忠爲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如舊。

二年壬戌。春三月廿八日。內大臣藤原持忠罷右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藤原實熙兼右近衛大將。夏五月廿五日。皇子成仁生。冬十月己丑。太白犯南斗第五星。甲辰。帝病瘧。醫下鄕視曰。可針也。而難犯聖躬。廷臣議以謂自古置針博士正爲此也。遂俾下鄕進針。壬子。病愈。賜下鄕砂金一盆。十一月七日。以源義勝爲征夷大將

軍。【參據】（皇子生據皇紀。以下皆出康富記。）

三年癸亥。夏六月。內大臣藤原持忠罷。秋七月廿一日。征夷大將軍源義勝卒。年十歲。義勝幼而喜馭。遂墜馬而夭。【參據】（足利系圖。龍泒書詞。東寺長者補任。）九月廿三日。從一位藤原有光反。以兵三百人。乘夜入禁中。放火亂殺。有一賊揮薙刀。過御座頓眩而仆。帝因得脫逃。遂匿左大臣藤原房嗣第。宮人抱神鏡而出。賊取神璽寶劍。擁南帝之裔。居萬壽寺者名金藏主。據延曆寺中堂。移牒集兵。二十五日。遣兵討之。僧徒導官軍。攻中堂。斬金藏主。捕有光父

子。誅之京師。初賊徒集淸水寺。遺寶劍於後門。僧心月坊獲而上之。唯神璽爲賊徒持去。不知所在。賊徒蓋吉野遺民也。【參據】（皇紀。大地歷代圖。文正年代記。東寺長者補任。續神皇正統記。護正院文書。按長者補任。所謂大將殿秀。蓋金藏主也。）二十六日。徙于伏見殿。後又徙御東洞院宮。【參據】（皇年代略記。康富記。）冬十二月十三日。始營宮。先是祇園祠有女巫。年十七八。爲神語曰。我阿護天子而免難。又曰。宜以十二月十三日營皇居。至是造宮。蓋從巫言也。而以兵禍相尋。邦家多事。不果。【參據】（文正年代記。）

文安元年甲子。春二月五日。改元。三月四日。京師雨豆。

（參據皇年代畧記。文正年代記。）夏四月壬辰。北野祠火。初西京商人。與東京之商相訴。遂結徒據北野祠。至是管領畠山德本遣兵捕之。商人縱火而鬬死。殺傷交多。火延焚西京。乙巳。以所生源氏爲准三后。贈左大臣。經有之女也。丙午。天文道安倍有重曆道賀茂有貞各奏。是夜太白與鎭辰合。六月二十三日。彗見。是月。土岐氏殺美濃守護代戸島某。戸島徒募兵近江。入美濃焚垂井。殺土岐族四人。秋七月戊寅朔。六角滿綱家臣訴滿綱之無道而逐國。八月辛亥。熊野本宮祠人自南帝之裔二人。集兵紀

之北山。（參據康富記。按土岐氏本書闕名。考土岐譜諸本。或以持益爲成賴祖。或爲父。或以持兼爲成賴父。今不知適從。）

二年乙丑春正月。六角滿綱及子時綱以兵入近江戰敗死。從兵死者數百人。夏六月二日。大風拔木倒屋。冬十一月三日。關白持基薨。二十三日。以左大臣藤原房嗣爲關白。左大臣如元。十二月二十九日。以權大納言藤原時房爲內大臣。滿祐之被誅也。以明德之亂。滿則戰死。特赦滿則孫滿直而赤松氏遺臣遂擁之。謀滅山名氏。自去年屢戰播磨敗。兵死者數千人。至是滿直與父滿政。自死於有馬。（參據正月出東寺鬼簿。六月出皇紀。文正年代記。滿直自死出皇紀。）

（東寺鬼簿。應仁外記。支）

（注滿則滿祐之叔父。）

三年丙寅春正月十六日。內大臣藤原時房罷。二十九日。以前攝政兼良爲太政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實熙爲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如故。夏四月十三日。房嗣罷左大臣。二十九日。以右大臣藤原房平轉左大臣。以權大納言藤原持通爲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仍舊。是夏。近江大水。流瀨田橋。秋七月。戸島與齋藤戰于美濃。死傷數百人。九月。富樫龜幢丸與族父安高爭國。戰于加賀。死者數百人。（參據大水出文正年代記。已下皆出東寺鬼簿。）冬十二月。初義勝早世。衆以其弟爲嗣。時八歲。至是賜名義成。享德中。改義政。（參據臥雲日件錄。）

四年丁卯春三月二十三日。持通罷左近衛大將。二十四日。以實熙轉之。權大納言藤原實量兼右近衛大將。夏五月。先是富樫安高與龜幢丸爭加賀守護職。管領細川勝元素助安高。龜幢丸亦憑前管領畠山德本。請訴不已。至是令二人分領國。六月十五日。關白房嗣罷。以太政大臣兼良爲關白。兼良以請託得任之。房嗣亦

纂職不去辭時人兩醜之是秋土民蜂起鳴鐘私行德政令侵掠京師義成召兵諸國備之自德政之行姦民乘此作亂白晝相率入人家劫奪資財遂至召兵卒禦之而兵卒入京又暴殺良民民益苦之冬十一月乙卯尊無品親王貞成曰太上天皇（參據土民侵京據文正年代記東寺鬼簿餘皆據康富記）十二月畠山德本遣兵攻紀之北山斬將圓胤圓胤初入圓滿院爲僧既而返初服起兵至是傳首京師廷議梟之關白兼良以爲不可使坂上明世大石惟弘驗認之七條河原（參據康富記諸門跡譜）是歲東大興福二寺

相闘（參[illegible]皇紀）

五年戊辰春二月十一日內大臣藤原實熙罷左近衞大將三月尊準三后源氏曰敷政門院夏四月敷政門院崩秋九月壬子敕許建源高明祠於備前是歲雨水人多溺死五條橋流瀨田橋又流（參據三月出皇代畧記四月九月出康富記雨水出東寺鬼簿文正年代記）

寶德元年己巳春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十六日以權大納言藤原敎房兼左近衞大將甲申帝如伏見殿時猶在東洞院宮蓋後小松法皇所居也（參據康富記）是春義成與持氏領邑於遺子永壽王改名成氏東歸持氏之亡也瑞泉寺僧昌在懷逃甲斐遂之信濃託大井持光持光聞春王安王據結城遂遣之結城及敗與春王安王皆被擒至美濃年纔六歲義敎以其幼拘之既而上杉房定與關東諸將議請奉之鎭關東至是從之（參據湘山星移等諸書以爲長尾昌賢養永壽王於關東今從古河系圖文正年代記）夏四月庚申地震傾倒牆屋男山裂自是疾疫流行人多死己卯以源義成爲征夷大將軍五月五日有虹遶日秋七月二十八日改元冬閏十月己亥熒惑太白鎭合十一月朔旦

冬至公卿表賀詔赦天下（參據康富記男山裂疫據文正年代記）

二年庚午夏四月二十八日兼良罷太政大臣五月七日內大臣藤原實熙罷十四日以前權大納言藤原公保爲內大臣六月二十二日內大臣藤原公保罷二十七日以藤原實量代之兼右近衞大將仍舊秋七月癸卯朔周防長門大風破屋八月丙子東方有流星長可五丈光如晝是歲造四條橋（參據康富記造橋出皇紀）

三年辛未春三月內大臣藤原實量罷右近衞大將秋七月琉球商人至兵庫細川勝元買物不與價以雨水

傷稼。八月壬午。遣使丹生貴船禱晴。九月。義成納婦人言。令斯波義健逐尾張守護代織田郷廣。義健及甲斐美濃入道不奉令。義成母聞之諫義成。義成不聽。遂遁于嵯峨。德本等切諫不已。義成從之。義成母亦還第。冬十月。南都民作亂。放火侵牟。焚元興寺。連年疫。（參據康富記。疫據文正年代記。）享德元年壬申春三月二十四日。以權大納言藤原教基兼右近衛大將。秋七月二十六日改元。九月。斯波義健早世無子。家臣議以大野持種子義敏爲嗣。大野斯

波之族並義敏恣其下驕橫。欲以法糺之。冬十月八日。以前內大臣源清通爲太政大臣。十日內大臣藤原實量罷。以藤原敎房爲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如故。是歲。赤松則賴潛到近畿。則尚斬之送首。則尚稱彥五郎。則賴之族子也。由是義成許則尚出入府中。疱瘡流行。踰年不已。兒多死。（參據文正年代記。按皇紀以則賴伏誅。爲文安五年事。未詳孰是。支注是歲。都人傳奧州衣川石。呼曰辨慶石。石大幾二尺。別有三小石。皆紫色。見日件錄。）二年癸酉春二月。太政大臣清通罷。夏四月。關白兼良罷。二十八日。以右大臣藤原持通代之。右大臣如故。詔

坐左大臣上。六月二十六日。以前關白兼良准三后。三年甲戌春三月。關白持通罷。右大臣（參據補任。不月。今從康富記。）初畠山德本無子。將以其弟持富爲嗣。既而生子義就。稱二郎。遂以爲嗣。任伊豫守。又取持富子政長爲子。稱彌三郎。德本令須田佐渡入道傳義就。佐渡入道子右京亮稍專家。諸老臣皆忿而未發。神保備中守出訴狀一道。謂衆曰。我將立弟彌三郎殿。與我者加署。政長母遊佐氏女也。以故遊佐河內守首從之。而椎名土肥諸臣皆叛于義就。義就怒備中守爲首謀。夏四月四日。以

兵圍備中守宅。使之自裁。政長逃匿細川勝元家。伴從者匿山名宗全家。宗全乃持豐時削髮以法稱行。秋七月朔。關白持通罷。以左大臣藤原房平爲關白。丙寅。以前內大臣藤原實熈爲右大臣。八月。義就與政長各集兵士。都下洶洶。義政令諸將以兵衞第而勝元宗全不至。庚子夜。政長兵縱火民舍。欲焚德本家。德本避叔父賢良家。義就避山名敎之家。敎之不內。遂投遊佐河內守宅。翌日。與佐渡入道火宅。奔于伊賀。德本與族西形備中守等。屛居建仁寺西來院。衆以謂老君與義就協

謀事。未可知也。不如迎以濟事。政長然之。遣族阿波守。以三百人迎之。德本悵還家。西形備中守恥憤不敢從。子彌二郎亦送德本至許而還寺。備中守覺其意有在。因與之家世所傳劍。諭曰。我家世以忠勞被稱。而今日之禍。自内起。可恥也。我不忍復還京。汝立身於我之死後。孝莫大焉。彌二郎謹受劍。從容曰。勿庸兒已決矣。乃伏刃死。年纔十九。備中守亦潰腹死。從者皆自盡。政長移居德本家。勝元使之謁義政。然義政常憤宗全。勝元助政長。勝元不自安。託罪家臣磯貝。斬之以謝。冬十一

月己酉。義政將誅宗全。召兵第中。欲俟相國寺鳴鐘而發。勝元以宗全之婿也。不欲與事。俄逃東山五大堂。義政爲罷兵。勝元固請赦宗全。宗全亦上誓書以謝罪。於是。令宗全退居但馬。留子教豐居京師。讚岐守細川成之世與赤松氏善。至是赤松氏遺臣賴成之。請自起兵取其故邑。義政許之。遂遣赤松則尚於播磨。密託以誅宗全。十二月。則尚西下。亡何播備作皆屬則尚。遂攻平井城。斬大橋美濃守。（參據應仁外記。慚愧抄。得平記。文正年代記。康富記。皇紀。政元記。按長祿記曰。德本後政長爲嗣。及生義就。而廢政長。然當時諸書不之載。且慚愧抄外記。皆以政長爲義就之弟。

此下。恐脫
類字。

故今不取。慚愧抄曰。西形勸德本還京師。自留西來院。恥親族相鬪。遂至自死。今據外記。而又不取。）甲辰。源成氏殺右京亮上杉憲忠於鎌倉西門。憲忠憲實第三子。小字曰龍若。憲實之爲僧。以其幼留伊豆。上杉氏老臣長尾昌賢收而育之。及長輔成氏。鎮東面。至是成氏欲悉滅上杉氏。以報父仇。與結城成朝謀而殺之。成朝乃氏朝之子也。（參據康富記。結城戰塲記。湘山星移記。）是歲。京師多盜。鳴鐘私行德政令。白晝橫行。不復避匿。民方窮困。壯者爭從之。始謁其魁。用錢七千或五千三千。爲贄劫奪之間。以合沫止湯錢湯爲號。錢湯所取專屬己也。止湯舉

凡所獲以歸魁也。合沫所竊與衆均也。連年諸國凶荒。兵役不已。至是多倣行德政。民之窘戚特爲甚。而將士驕潛。居服無制。競勉豪奢。雖商人估客。往往衣綾羅被紅紫。而天下華靡之習極矣。獨大友氏在豐後。尚節儉。而頗有惠政。嘗當入唐船之還。下令諸商人曰。將征十分一。宜籍物價及商人持征錢而至。還其三分之一。其當出千錢者。止出七百。惠出意外。衆大悅之。其用意率此也。（參據日件錄。文正年代記。皇年代畧記。續神皇正統記。）

康正元年乙亥春正月。結城成朝擊殺上杉憲秋於池

龜。又殺上杉顯房於夜瀨。顯房持朝之子。憲秋禪秀之子也。長尾昌賢老而多智。見上杉氏將滅。迎憲忠弟房顯於越後。推以爲將。據上野境。出兵攻鎌倉。義政亦命今川氏援成氏。戰數年。成氏遂敗走古河。義政令房顯移山內。領關東。自是關東大亂。郡縣靡弗被兵。（參據喜連川判鑑。結城戰場記。文正年代記。支注。通鑑。武藏地名。）二月。宗全入播磨。岩普當山。夏五月。攻壇德山。不克拔。會子是豐在室山。爲則尚所圍。乃提兵救室山。敵兵解圍而逃。壇德兵亦聞之潰去。則尚走備前自殺。宗全遂入京。義政不之罪。（參據應仁外記。文正年代記。得平記。）六月二日。關白左大臣房平罷。五日。持通復關白。六日。以前內大臣藤原公名爲太政大臣。秋七月戊戌。改元。己亥。關東伯送石堂一色世良田里見首于義政。蓋從成氏舉兵者也。（參據康富記。）義政召還義就。任右衞門佐。時畠山賢良與三寶院義賢細川道賢。皆以老成周旋危難之間。時有所濟。人以爲當世藥石。義就得入京。亦賢良之謀也。於是政長不得在京師。遂出奔。勝元不得救。是月。義就發兵向大和。蓋擊政長也。自是義就日被眷遇。其家與賢良東西相臨。而義政春時遊二

人家。雜戲百設。至笛物狂聲狂言。莫不盡其技。而酒酣義政顧賢良子禰禰若戲曰。爾爺善歌。爾亦能乎。禰禰若年纔十歲。應聲而揚歌音吐琅然曲中有春時觀花之詞。大協義政旨。在坐爭稱不已。翼日。義政妾藤原氏亦來極歡。義就以爲匠作將軍之所重。宜乞其子爲嗣。賴以固寵。匠作賢良嘗爲修理大夫也。賢良亦悅之。乃請以禰禰若爲義就嗣。義政許之。改禰禰若曰基家。稱二郎。二郎乃義就幼字也。後義就請綸旨得義政旗。以討政長於河內。而以紀河泉之兵。多從政長。屢戰不能克。（參據衞悅抄。康富記。文正年代記。義就與伊勢備中守。赤松兵部少輔書。支注。義賢贈左大臣源滿詮子。文安五年準三后。本土寺鬼簿曰。是歲正月。戰市川。曾谷直繁足立滿秀等死。市川武藏地名。其詳不可知。故今不書。）八月二十七日。以右大臣藤原實熙轉左大臣。內大臣藤原教房轉右大臣。權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藤原教基爲內大臣。轉左近衞大將。以權大納言源義政兼右近衞大將。冬十月庚午。以皇族邦康爲親王。後二條帝五世孫也。曰木寺宮。是日加首服。年四十。仁和寺法深法親王之父也。（參據康富記。皇胤系圖。）十二月。延曆寺僧徒奉神輿入京有所訴。令勝元拒之。既而從其請。僧徒引

還。二年丙寅春正月五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公有兼左近衞大將。（補任不載。敎基罷左大將。蓋在去歳。）秋七月。宮成。二十日。自東洞院宮徙御焉。八月二十九日。太上法皇崩。奉稱後崇光院。名貞成。薙髮曰道欽。嘗著椿葉記。粗錄崇光院以來。至今上卽位。以視帝喪亂之際。朝廷無實錄。而賴是書存。稍有補於史氏。（〔參據〕宮成徙御出皇年代畧。續神皇正統記。法皇崩出皇紀。）冬十二月晦。斯波義敏以家臣欲廢己。移居東山東光寺。享德初。斯波義健早世無子。以族大野持種子義敏爲嗣。時義敏年十六。以斯波氏世幼弱。而其下專恣。欲一以法繩之。罷織田鄕廣尾張守護代。遂殺之越前。以其子敏廣代之。更欲治甲斐美濃入道之罪。乃令甲斐近江安居修理條訴之。衆怒曰。此豈新主遇故臣之道耶。時伊勢貞親世專事。將府恩昵少比。而美濃入道妹。貞親之妻也。因賴貞親。請廢義敏。義敏亦移東山。自疏無罪。（〔參據〕慚愧抄。應仁記。〔文注〕千代德寶德三年元服。曰義健。東寺鬼簿曰。享德元年九月朔卒。年十八。曰洞仙寺。）先是赤松遺臣石見太郎左衞門事前内大臣藤原實量。每對實量敍赤松氏之功。且曰等持院殿賜書曰。細

川父。赤松母今乃忍使母氏無子孫耶。實量曰。何以贖嘉吉之罪。太郎左衞門退深慮所以贖。他日又告以取神璽之計。實量善之。爲奏請。且告之義政。帝許之。使人傳旨。赤松氏臣中村貞友等答曰。臣等已授命矣。二王子易計耳。然行者無生還之理。至出神璽不敢奉詔。帝壯其言。是月。遣貞友及間島彦太郎上月滿吉等二十七人變名姓。佯降紀之北山。（〔參據〕上月記。應仁外記。得平記。赤松畧譜。）長祿元年丁丑夏四月十一日。左大臣藤原實熙罷。六月十七日。以右大臣藤原敎房轉左大臣。前内大臣藤原實量爲右大臣。秋七月二十一日。吉田祠震。是夜諸國大風拔木發屋。（〔參據〕倭漢合運。文正年代記。按皇紀以彗改元。是彗見也。皇年代畧記以旱疫改元。是歳旱而疫行也。然佗無所見。今附于此。）二十八日。太政大臣公名罷。九月八日。以内大臣藤原敎基爲右大臣。（實量罷。補任不月日。）前權大納言藤原實雅爲内大臣。冬十一月。土民蜂起。鳴鐘私行德政令。（〔參據〕皇年代畧記。）十二月二日。赤松氏諸臣殺二王子於紀之山中。及衆佯稱降也。中村宗通拔以其謀告二王子。二王子戒備不輙見。貞友臣有小谷與次者。潛變狀貌。得見二王子。因告以衆無惡意。二王子意

猜解。遂引見之。久之寖不疑。至是夜半乘大雨雪。丹生屋帶刀左衛門及弟四郎左衛門入北山營。刃擊一宮。斬首取神璽而走。敵追急。帶刀左衛門乃匿首道傍。欲欺敵脫走。俄而迸於外。敵覺圍二人。死之。又奪神璽。彥太郎亦與滿吉等。亦入河野口。前持二宮衣。使滿吉斷其首。從二宮者宇野大和守僧智莊嚴院及定順等。皆鬭死。滿吉彥太郎亦被殺。貞友提首而走。又見殺于路。北山與河野口。相距七八里。山谷頗阻絕。而其遭殺。蓋同時矣。一宮曰自天親王。二宮曰忠義。蓋兄弟而不知

其父爲誰也。或曰。後醍醐帝四世之孫。又曰。上野宮之族。而上野宮亦不知爲何人也。應永中。上野宮擧兵。有河上三村者應之。新田義宗之至熊野。蓋亦在是時。而後皆不知其所終也。自文安初。二王子以北山稱行宮。移書近縣。而其書唯以干支行。義政以時方多事。不暇加兵。而二王子亦不能出戰。區區稱帝山谷之際。殆十數年矣。（參據上月記。得平記。應仁外記。吉水院文書。賀方院文書。楠系圖。高福寺古牒。康富記。）

二年戊寅春二月。義敏在東山歲餘。義政使之還京。而其下益結徒欲廢之。義政命以其子松王爲嗣。俾義敏退居莫與事。二十六日。義敏西奔依大內教弘。斯波氏諸臣請以治部少輔澁川義廉襲斯波氏。義政許之。（參據慚愧抄。外記。文正年代記。）秋七月二十五日。以關白持通爲太政大臣。職仍舊。權大納言源義政爲內大臣。先是。赤松氏士小寺性悅小河中務與大和人越智協謀。說吉野氏。得神璽。八月二十日。進之帝。下詔赦赤松政則。政則時五歲。曰二郎法師。義雅之孫也。義雅之死。其子匿建仁寺。僧天隱許爲僧。曰性尊。政則乃性尊所生。義政與之加賀之河北石川二郡。備前之新田。出雲之宇賀。伊勢之

高宮。（參據上月記。得平記。按二書作晦日入京。今從皇年代畧記。天地歷代圖。）至冬十二月。關白持通罷。五日。以左大臣藤原教房爲關白。

三年己卯夏六月十九日。兩日並見。（參據皇年代畧記。）二十日。政則家臣入備前。山名教之守兵拒之與戰。義政下令受代。宗全怒。政則被赦計由石見太郎左衛門。及擄人聚覩者若舞於賀藍第。伺衆方散。使人殺太郎左衛門於路。（參據季瓊日記。應仁外記。）秋七月十七日。大和人筒井箸尾襲越智備中於佐味。敗之。蓋私鬭也。十八日。義就潜遣兵援佐味。筒井以書報勝元。遂告義政。義政素信佛受戒。

時方禁殺。而有告義就狩獵郊外者。又義政聚花石。課諸將。植木第庭。而義就所致適枯。至聞其救佐味。益惡之。因下令管領以下諸領將。特赦政長。由是不得助佐味。城遂見拔。（【參據】聖壽記、[illegible]湖澀拙。）八月十八日。兩日又並見。（【參據】皇年代畧記。）冬十月。富樫成春家臣岩屋集兵與政則兵戰于加賀。義政令詰赤松家臣。對以彼來擊不得已應之。（【參據】季瓊日錄。）十二月。關白教房罷左大臣。以前右大臣藤原實量為左大臣。

寛正元年庚辰春二月。地震。比年旱風水。加以兵役。天下凶荒。道殣相望。而義政常事奢侈。遊飲自如。修營第沼。令四方輦致奇樹巨石。下不堪。帝聞憂之。賜詩曰。殘民爭採首陽薇。處處閉爐鎖竹扉。詩興吟酸春二月。滿城紅綠為誰肥。義政為罷役。（【參據】歷代圖。）天地三月二十八日。捕楠氏在吉野者。悉殺之四塚。（【參據】季瓊日錄。）夏六月二十七日。太政大臣持通罷。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既。星皆見。（【參據】伊勢日記。文正年代記。按合運。是歲正月朔。三日並見。三年八月。又並見。四年正月朔。又並見。然諸書無所見。而喜記變異。小史之常。今皆不取。）二十七日。左大臣藤原實量罷。八月二十七日。以内大臣源義政為左大臣。兼右近衛大將。

為征夷將軍如舊。以權大納言藤原公有為内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如故。九月十六日。義政使伊勢貞親召畠山氏老臣遊佐恒正譽田三河。譴責義就。使退居領邑。以予其家嗣家。恒正等。謝服乞哀。不聽。義就將拒命。賢良諭使速退于遊佐氏。十九日。以義就猶在京。諸將皆戒兵。義政亦命細川成之衛禁中。二十日。義就燬所居宅南下。騎士七十。步兵千餘。皆甲而從。遊佐國助出迎天河。入若江城。宗全等亦甲至義政第。先是。蓋宗全以助政長得罪。故與政長絶。而至是日。又講和基家。留居義就家。義政又令曰。宜以宅屋臣僕付政長。基家大怒。欲縱火鬪死。賢良諭止之。基家遂奔河内。政長代入義就家。任彈正少弼。三十日。義政下令大和諸寺。戮力擊義就。閏九月二日。義就遣兵焚天王寺民屋。義政賴權中納言藤原綱光。請討義就之詔。帝不可。義政固請。不得已聽之。是月。政長發南都。陣菩提院。尋移營龍田。冬十月十日黎明。義就聞政長兵少。乃分兵為二。一襲政長於龍田。一襲三鳥於平郡。政長兵大擾愕。政長從容默禱祠前。不敢動。衆賴稍定。大和人筒井等。奮戰大敗

敵斬遊佐國助磐田三河守甲斐庄新衞門隅田某越中備中古屋彦三郎以下數百人。國助家士岡部彌六等戰于平郡。亦見斬義就喪氣將自殺衆止之。遂奔據嶽山更城烏帽子像國見山寛弘金胎觀眞觀正四寺。以爲拒備政長進入河內。與中島中務成身院光宣等入若江城。十二月。又進陣于弘川。與義就相持。【参攷】（伊勢氏日記。聖寺記。應仁外記。慚愧抄。二條寺主記。長祿記。）二十一日改元。【参據】（補任。皇紀。）二年辛巳春正月二日。義就出兵奮撣與政長兵戰太子河原。是月。宗全饗義政。義政與諸將議討義就之謀。因曰。宜下書大和國士。出兵援政長。夏六月。須屋左馬助等六十餘人請義就曰。敵欲以久疲我。臣等請乘夜襲敵以決戰。義就許之。左馬助臨發曰。臣等不復生還。請主公爲衆自酌。義就爲侑飲。衆激惋而出。乃繇山襲弘川營。殊死戰。敗斬神保宗次郎

倭史後編卷之三終

澹泊集寄泉竹軒佐竹暉兩總裁書

舊臘大日本史成。乃命修志。此君上善繼善述之所致。眞不朽之盛事也。聞兩兄建議修穪光院以下帝紀。以擬續編。不如是。則南北皇統終歸于一。傳至今日。正大明白者。不能彰著顯赫。君上聞其言而遽之。遂命兩館。修志與續編。此又君上明識英斷之所致。可勝欣躍之至。往年潛鋒栗子編摩之暇。私閱諸家記載。作後小松穪光後花園三帝紀。名曰倭史後編。以示僕曰。請爲我刪正。僕熟讀玩味。歎其考索之精。用力之勤。約他日見其全書而還之。不數月。栗子罹疾不起。後嗣未定。僕懼其散佚。託親故而取之。藏諸匱者有年矣。其書略倣本紀之體。至敍室町將軍。則兼編年之體。凡臣下事迹。小而驕縱不法。大而畔亂弑逆。皆備書之。注其所出曰參據。述其緒餘曰支注。事有可議者。輙著評以斷之。剴切透徹。皆中事機。其志將欲帝紀至後奈良正親町朝。將軍至義煇義昭。以究室町之盛衰。而欲行至後陽成朝。以敍信長秀吉之興廢。亦未可知也。不幸蚤世。書未及成。其纔成者。亦未及脫稿。蠅頭細字。點竄塗抹。其矻矻

苦心。卽此可見矣。當時觀瀾宅兄相與檢討商確。屢言其晝則登館。夜則焚膏。反覆辨論。不得其要。則不輟。宅兄頗困頓。而栗子披閱自若也。聞者多謂栗子資稟薄弱。何能堪之。戕賊天年。未必此書不爲累也。僕謂不然。脩短命也。禍福豈反故紙之所能爲哉。趙方有言。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栗子未嘗轉職莅事。區區之心。竊欲表章皇統之原委。扶樹人臣之幽隱。以備將來之鑑戒。是亦彰考館中一日紀綱也。其可少邪。元順帝使修宋遼金三史。遼史成而宋金二史未成。總裁官揭傒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而卒。已而二史成。傒斯不及見之。栗子之亡。不類此乎。可謂勤矣。今者適中脩擧續編之寀。此誠栗子宿志得伸之秋也。故致原稿于兩兄。以斬鬼獵。如其後小松本紀。義滿基氏等傳。則本館集而大成。無所藉乎私撰之書。然劉道原十國紀年。頗能裨益溫公之考異。庶以五行俱下之目。暇日看過。裁決取舍。亦無不可也。如穪光院後花園紀。義持義教義政等傳。今新所編纂。君臣淑慝。文武成敗。參互考覈。未必不有小補也。希兩兄加意繙閱。仍使書史謄寫

一本。原稿略加裝潢。付與後嗣。藏爲手澤。寫本支于館架。以資紬繹。檃括評斷。附爲論贊。則貴幽壤而旌忠魂。栗子惟竹然于地下矣。至于山名持豐細川勝元兩軍相持。則羣雄割據。各樹其黨。蔑主夌上。不復知有天子將軍。海內之勢。自此而大變矣。蓋冀北山東。鯨鯢凌軋。而炎劉灰冷。成德魏博。跋扈軒張。而李唐潰爛。此尤不可不著力也。凡續云者。正之副也。前之不能了。後之不容已者。皆於續焉發之。李巽巖作續通鑑長編。以繼涑水之書是也。郝伯常拘於忠勇軍。著續後漢書。自序曰。

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僞。推本六經之初。其補二史之後。僕雖不讀其書。每誦此序。未甞不歎其言之精而確也。豈兩兄亦有意於斯乎。冀參酌而裁定之。統祈鑒涵。

輿州五十四郡考

原序

我陸奥乃蜻蜓洲之大國。而於異邦之書。亦所謂稱東奥州者。其名尤著明也。然其國僻在甸服遐荒之地。而距帝闕亦大邈遠矣。是以上古之世。風化殆不及。習氣稍難變。且往古與毛人蝦夷同處雜居。因盲文字。拙筆硯。故詳記地理山川。而備世之便覽者。蓋尠也。別其際經干戈戰鬪。而罹風塵兵燹者。幾許哉。是以無文獻可以徵焉。相傳文治中。頼朝東征泰衡。自焚倉廩。而古書傳記。頓拂地。雖有實俊實行兄弟者。性特出于記覽。

仍蒙古暗識東奥郡縣鄉邑。而無遺漏矣。時輩推彼強識。然年代悠遠。其書亦不傳。尤可惜爾。後寥寥乎無其人也。義和産此國。幸讀書。才識文字。仍自壯歲。欲徧蹈土地。而視山川河海。辨其方隅。記其地理焉。故每涉獵舊記。必擧其事實。經歷郡縣。必問其風土。視聽之所觸。足跡之所過。多年纂輯記録。以為觀迹聞老志。其中名區勝槪。故事來由。無不收載焉。其年幸蒙嚴命。謄寫有日。以進呈之入書庫。可謂多年之成功已遂矣。因知自古稱其郡者。以五十有四區說之。原其所出名目。始見

參考之閒覧字

于源順和名鈔。其事實往往見于國史。而其際沿革分屬亦多。又考拾芥抄等所載。其數亦有多異同之不齊。然則其加損斟酌之說。不可不詳也。望其人而不得焉。是以義和嘗逞參考思索之力。而聊得大要矣。又去春江戸源使君自白石公送書。以問其事。義和以所考而屢奉答之。於是交互演繹。而自著奥州五十四郡考一編。其中多擧義和說以證焉。無容些私意于其間也。可謂至公而不恥下問之君子也。其後寫一本。以寄之賀州太守從三位宰相綱紀君。不堪欣慰。令侍臣寫之。以復

于江戸。仍客歲中冬廿日。使君手書忽落几窓。披之則曰。此一編書。向所呈于賀州者。如今示之足下。嗚乎義和不虞而得好書。實天幸哉。想夫非一時清歡之悅。其目而廼奥州千歲之至寶也。然老病不快。頃稍得穩當。故別附向所考所答之數說。併為一卷。作序以述其始末。新加修飾。以備吾家珍。一則感使君之無私。一則喜此書之慧賜。以永傳之後嗣矣。他日有識者用之朝廷。則豈小補而已哉。旋及天下。則益我之國光。而是亦不朽之盛事也。具眼者察之。

享保八年癸卯夏戊寅日五城老隱源義和謹序。

序中所謂義和以向所考所答集爲附錄者其事已爲白石氏所採用其辭則蕪而不修是故今削去不取雖然微義和則白石氏之考必不能成其功則不可没也廣瀨典識。

五十四郡考補遺序

鄉庄名保古昔分地建名各相統屬亦廢而不用於今槩乎不可認識也夫既廢矣不復得索而可也至國與郡連亘古今增損同異有之改革則無有也方今樹侯治地非若古國置守郡立司租稅於是乎徵兵役於是乎出亦制度典故所係之大者當以窮同異正舛差有一定之名而不可諉以年代遼遠文獻無徵也如我陸奧延袤濶大深山巨海依中邊邊境界錯糅始建三十六郡增至五十四郡名號繁稠書史所載同異非一挂漏分合致難遠考向者聞白石氏有五十四郡考欲得其書而見之雖搏求之未得於是予意亡佚不存也乃有志於編集每見事之須陸奧者必捃摭抄錄殆歷二紀我藁欲略成緒而偶得此書於仙臺影田良作許白石氏之於著述也既富而多又必得體要故讀書之家多藏之而此書則已亡僅存間又有差繆蓋猶稿本也然今其書見出我復別作之則將有奪其美而掠其功者若就論之則恐似摘其玼瑕彈其所短遲疑久不決源義和跋此書曰白石氏之成編南境者用會津向井

氏之說北邊者。取南部旧志之考。中郡一據不佞之所告。由此觀之。白石氏之意可知已。如使予生在其時。則必將聽告救其失也。因敢作補遺附書注間。使讀者考焉。雖然。酈道元之注水經。人心猶不慊於南國。有明一統志之編。稱不勝計疎脫。則地理之成書。其亦實難矣哉。文政壬午四月下浣。輿州白河廣瀨典識。

五十四郡考

東都　新井君美著

陸奥　廣瀨典補遺

東陸州郡。建置沿革。無得詳焉。世之所稱。以為五十四郡。而古有三十五郡。（補遺云。古書具載郡名。可為證者。今世唯有延喜式民部省耳。本文亦據民部省而云爾也。然古書歷亂世。竄簡朽蠹。潛在神庫佛宇。幸不亡。盡復傳治世。而被貴重。故校合力疎。脫誤極多。應不及此。而遠信之。其不覆紕繆者幾希。余嘗閲延喜式民部省所載。固止三十五郡耳。神祇伯篇所主。在舉神名。苟無其神。則郡名不徒錄。是以所收及三十二郡。乃取二編。一一讐對。而得斯波郡。於民部省所載之外。然則延喜時。實有三十六郡。而後世刊本民部省脫斯波郡。而不自覺也。白石氏亦觀迹闕老志之謬。猝斷以為三十五郡。大綱已失。所以下文不免強解者。亦為多也。）於今亦稱五十二郡。其說皆不合。（補遺曰。當今官府所建存。蓋如是也。俗間唯知有五十四郡。近世所著和爾雅。和漢三才圖繪。日本輿地全圖。武用辨略等。錄郡名書。五十四郡中。異同甚多。雜糅紛亂。蓋不有如我輿者。按）舊事紀。成務始分其地。定以為國者八。曰阿尺。曰思曰伊久。曰染羽。曰浮田。曰信夫。曰白河。曰石城。（補遺曰。據舊事紀。石城上脫曰石背三字。是有九國也。八當作九。）史稱成務始分國郡。以定邑里。即此之謂也。應神復置道奥菊旧道口阿岐閇神野等國。凡其為國者。十有一。（補遺曰。當作十有二。）

阿尺後改安積。伊久後改伊具。染羽後改標葉。浮

史作優耆曇。後改字太。亦作宇多。（補遺曰。或云。是時出羽國未割置之。即是今之置賜郡也。優耆曇轉爲置賜。因聲不甚遠。二說未知孰是。）石城後改磐城。思國未詳。道奥道口。古俗相稱道路近遠之語耳。阿岐閇一作阿岐。後改安積郡。安積鄉地。（補遺曰。以上十六字。似有謬誤。）（意義不詳。）神野後改加美。按道奥一作陸奥。又作陸道奥。方語並同。猶言東道之奥區也。後併十一國。以是爲名。實昉于此。○又按舊事國造紀。先是景行之世。始置那須國。而次序在石城國下。神野國上。蓋上世以爲道奥之地。已後及廢。爲隷下毛野國。

厥後新建陸奥國。並廢舊國。以爲僞郡。蓋出自孝德大化之制焉。

弘仁二年二月。詔曰。夫郡領者。難波朝廷置其職。蓋上世以來。國有國造。縣有縣主。未有郡領之稱也。置郡於各國。實自孝德始。而史景行紀曰。陸奥國。成務紀亦曰。始分國郡。皆是後人追稱之語耳。

齊明四年四月。定置齶田渟代津輕等郡。

據史。是歲四月。齶田渟代等蝦夷來降。乃定置渟代津輕等郡。齶田一作飽田。後改秋田。渟代今野代地。

（補遺曰。野代今隷在秋田郡西邊。地臨海灣。舟船湊泊。爲一大港。）

和銅五年十月。割最上置賜二郡。隷出羽國。

是歲。始置出羽國故也。

後亦分齶田渟代二郡。隷出羽國。

據史。天平五年十二月。遷出羽柵於秋田村高清水岡。蓋先是既分秋田渟代等地。隷出羽國也。

六年十二月。新建丹取郡。

郡地未詳。按神龜五年四月。改丹取軍團爲玉造團。今玉造郡。蓋古丹取郡地。（補遺曰。類聚國史錄此軍團事。丹取作名取。爲是。所謂改者。言改從所置軍團處。非改吏郡名之謂也。）

七年十月。置郡於香阿閇等村。

是依蝦夷所請也。今稗貫郡香沼邑。乃古香阿閇。今閇伊南北地。

養老二年五月。置石城石背等國。割石城標葉行方宇太亘理菊多六郡。隷石城國。割白河石背會津安積信夫五郡。及常陸國多賀地名菊多郡。並隷石背國。

石背今作岩瀨。（補遺曰。續日本紀云。割石城標葉行方宇太亘理菊多六郡。置石城國。割白河石背會津安積信夫五郡。置石背國。割常陸國多珂郡之鄉二百一十烟。名曰菊多郡。屬石城國焉。）

如此文理分明。求之地理。為不相戾。本文蓋不熟地域。假借其語為文。故至支離不可解。且今印本續（日本記磐石城國之城。誤作背。是以萌多郡已在石註城。又入石背國。彼似有二萌多。葛藤糾紛。所以使人眩焉。樋山田齋知其字誤而改之。然後文理秩然也。）

初成務置石城國。（補遺曰。當曰置石城國及石背國。而不言之。亦必脫誤耳。）後廢為郡。至于此復再置石城及石背國。後亦皆廢為郡國。

按。神龜五年四月。新置陸奧國白河軍團。蓋可見先是既廢二國為郡。合陸奧國也。（補遺曰。按陸奧幅員廣大。雖判為十二三。猶足比大國。而可無枝大欲披之患。然已分矣。而復合為一者。我久疑不得其解。世俗乃謂陸奧古半是蝦夷地。距　帝都遼遠。是以王制以簡易御之。不若他國之親仁厚至。是其所以封境特大也。予近日懷之。中古蝦夷之桀驁。國守防之不足。置鎮守府。設軍團。增以關塞亭驛。器械糗糧。駿河以東助以給之。當其時。惟其國力不強是懼。何更蝦自割而小之哉。是陸奧疆域廣大不類之故耳。至近世。形勢自變。改郡縣為邦。建諸侯之封。以村里之大小。土田之廣狹。封其所入而高下之。未必全郡國以與之。而夷狄無復驕擾之虞。則人不繹古制之所以然。而以怪陸奧之獨大也。已當世制出擇者。抑亦有故也。以陸奧一國表裏受敵。則兵勢分裂。謀慮多端。非應猝馭變之道。故當合并異國之時。而建立殊國。置官吏兵卒。犄角相應。勢援相扶。固非得已之制也。）

五年十月。割柴田郡置刈田郡。神護景雲元年十一月。改伊治城為栗原郡。（補遺曰。續日本紀寶龜十一年三月。陸奧國上治郡大領外從五位下伊治公呰麻呂反云云。上治郡無所可考。然伊治城則鎮守將軍所據防夷虜當要衝之地。故或是以為一郡。又分一郡為上下。稱上治郡者乎。考之他州。復有與此同類者。又按伊治則古假波留。與栗原聲近。或曰。讀伊治而為伊波流。與呰非近。未知孰是。）

延曆四年四月。置多賀階上二郡。

階上。後作科上。時名取以南十四郡。去塞懸遠。屬有徵發。不會機急。故有此設。（補遺曰。此註亦用續日本紀語。故其言十四郡者。所指今不可知為某某郡。既今名取以南有二十餘郡。多賀階上置在延喜前百年。式中不收。蓋置復中廢矣。及建五十四郡。階上再見。而多賀卒不復載也。）

延曆十八年。富田郡併色麻郡。諧馬郡併新田郡。登米郡併小田郡。（補遺曰。原本無此條。今據日本後紀以補之。日本後記亡逸者已久。近有零本出世。白石氏蓋不之見。故無載焉。然富田郡名已見於續日本紀延曆八年。則白石氏無不見之之理。但其一見不與此並視而疎漏看過耳。諧馬郡始見于此。即廢入新田郡。其不知有之宜也。登米廢于此。復入延喜式。其復而為郡蓋無幾也。）

弘仁二年正月。置和我薭縫斯波三郡。

和我。後作和賀。薭縫。後作稗抜。又作部貫。今作稗貫。方俗呼如薭縫。仍古之遺稱耳。斯波。後作志波。又作志和。（補遺曰。續日本紀天平九年四月。有和我君計安壘。此人蓋郡領之類。已在弘仁前者尚矣。拾芥抄作知我。誤。薭作稲。縫作織。皆誤。續日本紀延喜八年。有子波。歷與諸記。有斯和。俗或作紫波。皆以音同用之。）

延喜六年正月。分安積郡。置安達郡。據延喜式。部省式。

延長五年十二月所奏。

陸奧國所管者。曰白河。曰磐瀨。曰會津。曰耶麻。

古俗作那。誤。

曰安積。（補遺曰。通用印本。積作稜。爲誤。然今直書積。不辨其誤者。何也。）曰安達。曰信夫。

曰苅田。曰柴田。曰名取。曰菊多。曰磐城。曰標葉。曰行方。

曰宇多。曰伊具。曰亘理。曰宮城。曰黑川。曰賀美。曰色麻。

曰玉造。曰志太。曰栗原。曰磐井。曰江刺。曰膽澤。

後俗作伊澤。

曰長岡。曰新田。曰小田。曰遠田。曰氣仙。曰牡鹿。曰登米。

曰桃生。凡郡三十五。（補遺曰。斯波郡脫者爲誤。已辨於上。）前史所載。而其

不錄者九。新史既亡。莫有所考。

津輕。丹取。香阿閇。多賀。階上。和賀。稗縫。斯波等九郡。

不載于式考之源順所錄者。多賀科上二郡。後併宮

城郡。並爲鄕。其餘未詳。（補遺曰。丹取。卽名取也。式內見存。斯波脫誤。然則其曰未詳者不過五郡。）

源順所錄。

類聚倭名抄。

皆與式合。而自註曰。白河郡。分爲高野郡。會津郡。今分

爲大沼河沼二郡。安達信夫二郡。分爲伊達郡。蓋天曆

天元之間。凡其爲郡三十九。

刻本類聚倭名鈔卷第五國郡部。自白河至桃生三

十五郡。皆與式合。其末增加大沼一郡。以爲三十六

郡。卷第十二郡里部。不載信夫郡。而有二耶麻郡。並

皆訛。順自注曰。今分置高野大沼河沼伊達郡。蓋以

是四郡。皆在式外故也。豈可復獨加大沼。爲三十六

郡哉。而況於一州之地。有二耶麻郡乎。舊本傳誤。新

刻失校耳。會津向井氏曰。白河郡注。今分爲大沼河

沼二郡九字。當在會津郡下。磐瀨郡。分爲伊達郡六

字。亦當在安達郡下。若從刻本。則其地勢懸隔。於理

不合。其辨證詳矣。美嘗東游。歷覽其地。亦知其說不

誣矣。故今一從向井氏。次爲之說焉。（補遺曰。倭名鈔國郡部。每國必於國名之下。有管幾許郡之語。是倭名鈔編錄郡數之體例也。其於陸奧。亦題以管三十六。然則以加大沼郡。爲鹵莽者。或有如白石氏之言。增加其數。充三十六郡之爲非。則豈非誣倭名鈔。而成三十五郡之私說乎。又其言曰。四郡在式外。故唯註書而已。倭名鈔別成一書。記當今事。以使知學者也。若於國郡。則獨爲堅守延喜式。鄕當今所存。不敢濫言之而止焉。何在爲一家之書哉。是非源順意。源順以當時所在

（并大沼郡有三十六郡直書揭出不在與延喜式相顛也註因多差謬或重復或刊落不可一一指數況本文既曰管三十六計又自衆四郡自使抑爲矛盾雖愚者不爲也然則註書四郡其或得無非後人擬入乎。）

拾芥抄所載亦與式合而增加高野和我稗縫斯波磐手等郡。參之源順所錄則郡之爲數多其一。而大沼河沼伊達等郡皆不收載註云。已上四郡。不入式本。蓋謂和我稗縫斯波磐手等四郡也（補遺曰亦因不知民部省誤脫斯波而妄作爲說也上曰增加五郡而下曰四郡不入式本其數不合如白石氏之考則拾芥抄當言五郡不入式本而其稱四郡者可見編拾芥抄時民部省未脫斯波故其言如此也使白石氏知之不致如是葛藤可恨。）

然和我稗縫斯波並見國史。而岩手郡亦見東鑑。（補遺曰大和物語郡奈良時綴喊陸奥磐手郡獻鷹甚鶩帝愛之命曰磐手由此觀之則郡之有磐手已久矣延喜式何沒不見復至東鑑而再見也。）

磐岩俗通用。東鑑奥六郡註。伊澤。和賀。江剌。稗抜。志波。岩手。又云。岩手郡厨川柵。按東鑑刻本。作岩井郡厨河柵。誤。今南部治城。在岩手郡。乃古厨河柵地。郡去岩井郡。中間相隔和賀伊澤等郡。行程凡百三十餘里。

東鑑。又載葛岡。比内。糠部等郡。但其建置。皆不可考。

比內又作肥內。糠部一作糟部者非。

節用集所載。亦如拾芥抄。而加之以大名門。阿曾沼。石川。稻我。舒前。（補遺曰今呼以和滿閉。）金原。階上。葛岡。本吉。群栽。鹿角。比內。閉伊。津輕。爲五十四郡。

津輕。閉伊。階上。既見國史。葛岡。比內。並見東鑑。刻本作葛用河內者誤。（補遺曰作葛田河内固非葛岡比内亦不爲是審辨於下。）

石川。古白河郡所管。有石川鄉。後分置爲郡。（補遺曰按石川系圖自石川有光賜土于斯鄉子孫永續其人賢則兵强境開不肖則減縮勢蹙是以伸縮不常始或稱鄉或稱郡遂擧其部內定爲一郡蓋自天正頃。）

本吉。古桃生地。仙臺源義和曰。氣仙郡御崎神社記云。斯地古桃生郡。後置氣仙郡。爲氣仙沼庄。永祿中。復屬本吉郡。今屬氣仙郡。古老亦傳云。本吉。今氣仙莊邑矣。按藤鎮東秀衡第四子高衡。稱曰本吉冠者。蓋因其所轄郡名也。由是觀之。藤氏爲鎮之日。已置此郡乎。

五十四郡名。始見于此。未知是何據也。

延喜式曰。凡諸國部內郡里等名。並用二字。而節用所載郡名。阿曾沼。大名門。並用三字。其餘自古未之

有。而今亦所無者。皆可以疑已。（補遺曰。於本文所載之外。偶有見者。如狹野郡。見奥義抄。曰。狹野細布者。謂陸奥狹野郡所産之麻布也。今南部七戸有狹里。土人云。古出狹布。其郡爲里。年代不可知也。又有大崎郡。會津四家合戰。曰。延元元年。後光嚴帝補斯波大崎伊豫守家兼。出羽奥州兩國探題。居大崎郡。）

然藤行長記時人之言曰。陸奥古有六十六郡。後分十二郡。爲出羽國。雖是無稽之言。其說所由。亦既久矣。

藤行長所撰平家物語。阿古屋松條。（補遺曰。平家物語。太平記。皆載五十四郡語。而不錄其目。雖至節用集始舉之。亦出傳聞。鹵莽闕精確。惜哉。）

方今版籍所載。曰白河。曰白川。曰石川。曰田村。曰岩瀨。曰會津。曰大沼。曰河沼。曰耶麻。曰安積。曰安達。曰信夫。曰伊達。曰刈田。曰柴田。曰名取。曰菊多。曰磐城。曰磐前。曰楢葉。曰標葉。曰行方。曰宇多。

（讀爲宇乃太。）

曰宇多。曰伊具。曰亘理。曰宮城。曰黑川。曰賀美。曰玉造。曰志田。曰栗原。曰磐井。曰江刺。曰膽澤。曰遠田。曰登米。曰桃生。曰本吉。曰氣仙。曰牡鹿。曰和我。曰稗貫。曰志和。曰岩手。曰鹿角。曰二戸。曰三戸。曰九戸。曰閉伊。曰北郡。曰津輕。總五十二郡。考之史籍。古郡併廢者。色麻。長岡。新田。小田。葛岡。凡五分置者。白川。楢葉。（補遺曰。源順和名鈔。磐城郡下。郷名有楢葉。後或陞以爲郡也。）

二戸。九戸。凡四改名者。田村。（補遺曰。古莊名。不得曰改名。詳論於下。）

二戸。九戸。凡三。三戸。北郡。未詳。南部田氏曰。古老相傳云。南部舊有七郡。和我。稗貫。志田。岩手。鹿角。閉伊。海上。若依此說則今三戸地。舊屬岩手郡。古海上。卽今北郡地。然海上古今之閒。以俟後考。（補遺曰。按秋田下部一閑所著永慶記。南部信直以天正十五年。介前田利家。致信於豐臣氏。修臣順之禮。領羽二州。是爲通使之始。是以豐臣氏欣。卽以其所幷取之閉伊。岩手。鹿角。稗貫。津輕等郡爲封。其後信直又亡斯波氏。得其郡。而失津輕。田氏所謂南部有七

郡不知指何時而言也。）其餘皆仍舊已。因按。色麻。新田。今皆併賀美郡爲邑。

色麻。俗作鹿間。亦作四竈。方語皆通。今賀美郡。有上四竈下四竈等邑。卽此。初建武二年秋。源尊氏叛。乃以源家長爲陸奥守。管領國事。明年春。家長與官兵戰。死于相州。尊氏乃以源家兼。補陸奥出羽等國探題職。家兼以新田爲治所。而其所轄之地。總稱大崎。是嫌其郡名同仇家之稱。故因家兼所食邑名。而稱之也。（補遺曰。始所謂大崎郡者。以是始也。而新田郡。竟以廢矣。）郡失舊名。乃因于

此家兼子孫傳之十世。至天正中。而喪其地。今賀美郡屬邑。有上新田。中新田。下新田等。乃古郡遺名。（補遺曰。三春谷谷驗曰。今田村稱有新田村。其旁近某村有子松神社。延喜式載新田郡所有子松神社。則是田村郡之新田村。即古新田郡之舊地。田村之地。獨以推呼之。倂久失郡名者。何由新田郡之名亡乎。）

長岡。今倂栗原郡爲邑。

源義和曰。邑今在栗原郡金屋莊。美按。昔皇室政衰。班田法廢。官私墾田名曰莊。園周偏天下。兼并二郡。以爲一郡。邑中僅存舊名耳。

小田。今倂牡鹿郡。爲遠嶋地。

源義和曰。萬葉集載大伴家持賀陸奧國出金歌曰。美知能久夜麻爾金佐久。美知能久夜麻陸奧山也。佐久開也。史稱始得黃金於小田郡。乃賦其事也。而其山所在。未之知也。後讀源光俊集。其歌曰。康元元年十一月。詣鹿嶋社。去遊海濱。而望見東北有山出於雲間者。云是陸奧山。以賦。因訪船商而得之。其言曰。常之大吹崎。與金華山相對于海上。則知今遠嶋地。乃古小田郡。而今牡鹿郡。凡有屬邑六十。而在遠嶋者四十七。以金華名。後人因家持歌。而稱之也。義

和傳文強識而考證詳練亦如此。

葛岡。今倂玉造郡爲邑。

源義和曰。按東鑑。源二品東伐之日。自玉造。經葛岡郡。而到磐井郡。葛岡乃在玉造磐井之間。而後倂玉造郡。今有邑存其名者。（補遺曰。葛岡之爲郡。不有他書及之。東鑑獨存之。曰此郡有新熊野祠。畠山重忠賜以有之。其於新熊野祠。當有議焉。而未得也。畠山重忠所賜。則神皇正統記曰。討藤原泰衡。重忠有殊功。源賴朝賞以奧中郡。曰汝之所擇。則欲以授之。重忠素廉介不貪。以其特狹少。取長岡郡。人傳稱以爲賢。夫一郡且自取狹小。況復有不辭而取二郡之理乎。故知東鑑所謂葛岡則即神皇正統記所載之長岡。而本非有二郡也。又依東鑑語而考之。長岡葛岡。共在玉造栗原側近。而似非阻遠。與中郡界。是適尤爲陝隘。豈又更容有二郡乎。是其使白石氏源義和輩。枉費分解者。筆耕之陋。而商搉之不至也。其誤作葛田者。已見于上。）

白川。古白河郡所管。白川鄉。今分爲郡。

倭名鈔。白河郡有白川鄉。按史式及倭名鈔東鑑。皆作白河。拾芥節用書。作白川郡者誤。今白川城。乃古白河地。掤倉城。乃古白川地。而今白河作白川。白川作白河者。承襲之謬耳。（補遺曰。方今版圖如此。則孰敢不遵奉。未聞此說。雖在其地。皆以爲白河掤倉城。同在一郡。不識州爲二郡。或此後版圖又改合爲一郡乎。今雖頒官文書。皆以一倂從之。不爲侵犯時制。但掤倉以南。古爲高野郡。倭名鈔白川郡下所稱高野是也。今猶有高野村。）

（是可以證。然誤爲加字。屋而不與多加乃耳。白石氏據義和說。以田村郡。爲古高野郡。不知北古高野之在此者疎也。昔白河結城氏兵勢強盛。蠶食及常陸北界。結城氏得之。則并命以白河郡。佐竹氏奪之。則輒復高野以呼之。二氏戰鬪數十年。屢得屢失。郡名起發相尋。二氏之文書有傳存者。可以徵也。寬文中。修驗氏之徒。有大訟。始起八槻大善院。與白河龍藏寺。各爭其統下。天下奉修驗教者。所謂當山本山分黨結衆。競訟紛拏。事及白河高野二郡建立發置。宮斷之。竟廢高野。合其地于白河。其時文書寬文以上。猶稱高野郡。貞享二年以下。以白河郡統之。大善院今見藏之。○會津四家合考。仙道表鑑等書。有單稱南郷者。是皆謂棚倉以南之地。合於白河郡之時。不得稱高野郡。則稱南郷。以分之也。棚倉人所云南十八郷是也。）

宇多。古宇多地。今分爲二郡。

其南屬相馬地。其北屬仙臺地。而其在南者。俗呼云宇乃大。按倭名鈔。宇多讀爲宇太。而郡中有鄕名仲村云者。今相馬城在仲村地。方俗所呼與古不合。蓋欲與彼在北者異其稱耳。（補遺曰。天正末年。宇多北界爲仙臺所奪。相馬深怒之。一郡兩屬。其勢不得不異名以分之。）

田村。古高野郡。後因莊園。改今名。

建武以來。南朝郡將。有田村莊司者。據守高野城。（補遺曰。田村氏累世所居。在今三春城。或移守山。又奉南朝皇子。據宇津峯。皆無干高野城之事也。）亦曰田村城。兵威頗振。應永三年二月。鎌倉總管源氏滿率兵討之。莊司迎戰于白河關而敗。還事見史。而莊司姓名闕。鎌倉大草紙與氏滿戰者。名曰包。謂阪上田村麻呂之後也。莊司乃今田村氏祖也。（補遺曰。田村中古既以莊稱之。於郡無所考。猶如會津之有蜷川莊。蜷川莊事見四家合考。田村郡中三代田村數畝之地。土俗傳稱田村麻呂降誕之所。於今除租稅若干。使之果如俗說。生此地。而因以爲名。則其父刈田將。亦或生於苅田郡。而乃以命其名。父子相繼任陸奥守。名亦同。以陸奥地爲命。俱爲一世之顯人。然則田村雖古昔不以郡聞。而其實或以足配名郡之苅田者乎。）

二戸。蓋古比内郡。

據東鑑。藤泰衡累戰皆敗。將奔蝦夷。乃赴糠部郡。路

比内郡贄柵。爲其臣見弑。以今地理考之。贄柵即今二戸地。贄二戸方語相近。姑錄于此。以俟後考。（補遺曰。此說以二戸配古比内。無有別明徵。以贄柵爲比内。按排强解。何其無忌憚。亦是受源義和之書者也。余嘗考奥中。不得比内之證。乃思出羽國。或可相徵。問之其國人。則曰今所謂山本郡。即古比内郡也。其更名之年月。雖不知在何時。蓋猶不甚久。郷俗喚其地而稱比内。村字者多。於山本又聞長久保玄珠輿地圖。山本郡中。收上檜内下檜内。豈非數百年之疑案方足以決之者乎。又曰。永慶記。永錄天正間。出羽國猶有比内郡。因城之助親族忠次所奪。據其地以比内爲氏。境附角鹿。南部氏出兵角鹿。以奪比内而有之。無幾復失。蓋當奥人收之。則以奥冠之。羽人復之。以羽稱之。）

九戸。乃古糠部郡。

世稱天正中源政實以糠部地叛。據九戸城是也。○

按東邊以部爲名頗多。蓋方言也。（補遺曰、緣邊地以部名者、不獨東陬、紀伊南邊有田部、切部等、皆瀕海之地、義與邊同、不唯岸用、）古有門村。即今門伊南北地。門部讀同稱。縫東鐵作稱拔。又作部貫。方語相同。縫拔貫其語亦同。謂拔出部內以置此郡也。比內即部內也。糠部猶言員部。義與稱縫同。比爪又作樋爪。今作日詰。猶言部限也。凡界限古俗謂詰。史稱燒津。俗呼燒詰是也。今二戸。三戸。九戸。及野邊地田名部。其義皆同。（補遺曰、以秋田藩白川七郎藏古文書觀之、元弘時九戸者、糠部郡中一鄉名耳。後發糠部名郡。以九戸而統其地。予文書曰、下糠部郡可早令結城參河前司親朝領知當郡內九戸村馬頸茂時跡事。右件人令領知彼戸、於貢馬以下者、無俗怠可致沙汰之狀、所仰如件。元弘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由是觀之。今之所稱五十二郡。實則其爲郡者止有五十矣。美因論之曰。古者郡里制。凡戸以五十爲里。置長一人。

令義解云。若滿六十戸者。割十戸立一里。置長一人。倭名鈔所載里名。有餘戸云者。十戸以上不滿五十戸耳。

以二十里以下十六里以上爲大郡。置大領一員。小領一員。主政。主帳各三員。（二十里、一千戸也、十六里、八百戸也、）十二里以上爲上郡。大小領各一員。主政。主帳各二員。（十二里、六百戸、）八里以上爲中郡。大少領。主政。主帳各一員。（八里、四百戸、）六里以上爲下郡。大少領。主帳各一員。（注云、）二里以上爲小郡。領主帳各一員。（二里、百戸也、）其大領敘外從八位上。少領外從八位下。主政。主帳初位以上。亦各有差。

主政。主帳。敘例令無明文。據養老二年四月制。主政。主帳雖解見任。合優其勞。內外敘任。仍免雜徭。因知其敘內外初位以上。有差耳。已上皆依令。後至天平中改定。大郡大領。少領。主政各一員。主帳二員。上郡大領。少領。主政。主帳各一員。中郡大領。少領。主帳一員。下郡亦同。小郡領。主帳各一員。

銓擬有例。考選有法。所以導揚風化。撫字黎民也。東陸之地。古稱邊要。軍國之容。中外異制。郡領已下。員外權置。

大同三年十月。征夷大將軍。按察使。陸奥守坂上田村麻呂奏言。郡司之任。職員有限。邊要之事。頗異中

國。望請擬任幹了勇毅之人。宜爲防守警備之備。制可。

如其大領。假授從五位下者。往往而有。承和十年九月。始置鎭府。分總戎團。信夫郡已南租稅。以充國府公廨。刈田郡已北稻穀。以充鎭兵餉。

弘仁格。按延喜式。陸奧國租稅公廨。凡八十萬三千七百十五束。而其十六萬二千五百十五束。爲鎭官料。復分相撲國租稻五萬四千三十七束。爲鎭守府公廨。蓋國中公廨。不足盡給。而取之他州。以爲鎭官料矣。

若夫前史所載東邊諸郡。皆在式外者。蓋延喜之前。並復以爲荒服矣。

據今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之處。應輸調役者。隨事斟量不如華夏。蓋中外之制。其政頗異矣。若夫東陸之州。上壤曠潤。毛人雜居。其俗勇悍。被服靡常。延曆已降。邊疆鎭靜。及弘仁初。制置和我薭縫斯波等郡。尋廢仍舊。蓋是之時。以衣河關界中外之域。而關外之地。不役作其人。不賦其田事。乃如虞舜荒服之制矣。吏文闕略。其詳莫考已。陸奧話記云。六郡郡司安部賴良忠良子。其祖忠賴東夷酋長。部落皆服。橫行六郡。漸出衣河外。不輸貢賦。出猶言入。是謂其侵略內地也。以今地理考之。古之所謂奧六郡者。膽澤江刺並在內地。和賀薭縫斯波岩手。皆在關外。前史所載。而在式外者。皆關外地耳。

及皇政不綱。邊備不戒。北部豪族安氏。父祖屢侵塞關。遂併內地。自領六郡事。而官不敢問焉。永承寬治之間。戎馬卽動。迄無寧歲。初安氏之亂。清武則戰而有功。爲

鎭守將軍。管領六郡軍事。以是傳之藤清衡。藤氏三世。最稱富强。邊烽無警。九十餘年。

據東鑑。鎭守府將軍清原武則子武貞。以藤原清衡爲繼子。清衡傳領奧六郡。清衡子基衡。管領陸奧出羽兩國軍事。基衡子秀衡。爲鎭守府將軍兼陸奧守從五位上。三世凡九十六年。

田野日闢。編戶歲增。制里置郡。蓋有如世之所稱者。東鑑所載葛岡岩手比內糠部等郡。前世未聞者。可證已。

當是之時。史官失職。其他文獻亦不足徵也。文治亂。府中圖籍悉燼矣。

據東鑑。東兵累敗。泰衡縱火府庫而逃奔。州之圖籍。皆成灰燼。州人插實俊實行兄弟。能諳故事。源二品召問焉。乃援筆爲圖。一州之山川郡邑。皆在目中。唯失其書耳。

建武已後。南北分裂。國亦大亂。今其山河雖在。而府鎮關城。乃至無形迹之可求。延及近世。勝國之主。來輔皇室。號令諸侯。疆理天下。創制田賦。

[illegible]天正中。丈量天下之田。隨其多少。以定軍之賦役也。若彼郡里之制。有名而無其實。則復與古異矣。（補遺曰。源二位併地與備而自取之。天下非復古之天下。況區區之郡縣乎。然逮室町氏之末葉。郡司莊司之胄。遞遞承襲。不至不祀爲多也。織田氏豐臣氏崛起草莽。以攻伐爲禮義。干戈爲仁義。不踰數年。剗蕩天下。功業貴速成。夷滅不避舊家。屠戮及無辜。天若早降我　神祖。在彼二氏之前。以仁慈不殺之心。而行弔民伐罪之師。區宇歸于一。而民不蒙其慘。名族久不滅。而國郡之紛更。亦不至于今日之甚。白石氏之歎。豈其不宜矣乎。○余嘗與二本松成田伯溫論。伯溫曰。郡縣之亂。戰國割據之時爲甚。奪得全國全郡者。素不改其名。以爲已有。若只降其片郡隻城。而不足。仍其舊號。則必移之管我郡中。是以紛亂錯糅。或至於朝以彼郡稱之。夕以我郡呼之。余聞其言。考之近稱。班班可證。野常與羽等國。以山語爲眼目而視之。通古者甚多。時勢人情。天下大抵相同。則東國已然。雖西南北。亦必當有同似者。故書以詔好古者。使之得考索之一端。）

五十四郡考畢

奥州五十四郡考補遺跋

白石先生之於　文昭公。言聽諫行。魚水相契。終始如一。可謂希世之遇矣。及　公薨。先生深自韜晦。其著書不敢叨示人。嘗曰。百餘年之後。必有公于世者。予之編叢書。於先生尤致意焉。則先生如豫知有予之今日。惜哉。猶有泯滅不傳者。頃者得其所著奥州五十四郡考。予初於先生與佐久間洞巖書。知有此書。求之有年。今而得見之。其喜何如也。嗚呼。先生之博聞強記。加以洞巖之考證精確。又得廣瀨某之補遺。而益詳明矣。抑此

書之成。實歷三子之手。而後爲完全詳備。無復遺憾焉。則著述之難。可知也已。世之孟浪著書者。可以少警焉。

嘉永己酉三月。板倉勝明識。

東遊負劍錄

東遊負劍錄

明和七年五月二日。晩舟溯淀水。會士德有事于京。同舟而往終夜把酒。亦惜余別也。

三日。舍舟入京。大人投平賀先生居。余則與士德訪斯經禪師。眎其所近購書畫。遂宿焉。

四日。黎明辭寺。訪江戶人橋辨阿僑居。午還。平賀先生陪大人到馬杉翁。還則鄉人玄乘來。要余餞四條酒樓。

五日。平明辭平賀先生上途。先生以將雨懇留。強出過白川粟田果雨。逢坂訪平紀宗。酒殽大設。賦詩送別。亦以雨留宿。余謂千里之行。豈有意乎風雨耶。引滿而去。去大津經膳所。霧雨昏昏。湖上無望。時勢田大小橋共弊壞。驛舫代之。

六日。雨晴。發草津。過梅村到土山。日猶懸車。而欲投阪下驛。則日莫。行一里宿猪鼻郵。

七日。昧爽踰鈴鹿嶺。路險水迸。亦一難也。吾師寰禪師有重踰鈴鹿嶺有感之詩。追思感發。謁祠題名而下。過阪下行里半。有茶店。挂牌云。對此者古法眼揮筆山。（古法眼畫讃幷野法眼元信）乃喫茶小憩。山非不佳。而若曰彼以山之不凡。不能苟筆。而揮。則不信。此山且不能筆。則法眼何處能得著筆乎。經關驛。取路于窪田。此際二三里。松樹成林。曰豐久野。抵津城。市頗齊整。晩次雲津。

八日。渡雲津川。過松坂小俣。舟渡宮川。此爲山田神境。投祀官久保氏。從導謁內外二宮。是夜欵待甚厚。

九日。辭久保氏。使僕詣神路山。所謂巖戶也。經昨之所經。復宿雲津。此日數里僦一馬。與迺翁四騎。四騎之義。見余高雄記。

十日。平明過津。右折取江戶道。經上野。過白子觀音寺。寺有一奇卉。四時著花。士人稱不斷櫻。乃翁之故人某在此郵。物色求之。歡迎厚待。遂次其家。此日上野至白子二里。風雨暴甚。

十一日。雨未歇。強作氣而出。至四日市。雨晴。此驛舟抵熱田。於程便甚。適會其載滿解纜。余謂熱田孔邇。而溟渤風浪不可航也。行憩富田里。茶酒店燒松毬煨蛤。味佳。抵桑名城。亦有舟運熱田。猶且滄海之一粟。亦復不可航也。然路在一水之外。不得不航。乃買佐屋舟。佐屋則一帶小流。佐屋與熱田路爲勾弦。余循

其迂。避險也。初更投佐屋。

十二日。平明出佐屋。取路于津島祠。堂廡門墻皆丹雘。亦一名區也。過名古屋城。抵熱田。謁祠。望桑名於海表。經鳴海諸村。宿池鯉鮒。

十三日。離驛求八橋遺跡。舁夫爲導。步田畦之際七八町。見在原寺。左行有一陂池。池畔浮屠塔。是爲在公碑。碑下之田。古有八橋云。又數步詣八橋寺。小池有燕子花。花時稍過。大人嘗記其花異樣。賀之寺主果然。乃出嘗所攝貽大人。其葩四瓣。俗呼蛛手開。取義于八橋也。辭寺過矢矧橋。橋東西千餘尺。抵藤川驛。

路險。余賃馬到赤坂。轎後。日詣寶藏寺。是探勝者之所必枉過處。經御油吉田。四騎到二川。

十四日。歷白須賀上。觀湖阪。遠洋七十五里見焉。使人心胸豁達。到荒井關。舟抵舞坂。天龍河買渡。時雨甚。會山正隣之從小野侯而西。倉皇相別。舁夫取捷徑田畦。山道險亦極矣。出見付驛宿袋井。

十五日。早經掛川。日阪甚峻。是日快晴。始望嶽于羣山之際。各自驚喜。不覺一口稱快。下阪則大井之渡。泙湃彌望。渡之有輿有人。輿製兩木約六七尺。施三格子。置人於格子上而舁之。有四擱有六擱。因水之高低。土人謂深淺爲高低。余命六擱。大人與余。格上接膝。顧見余僕。駕一夫之頷。兩夫翼之。若行李亦兩夫從之。一行十數人。讙呼亂流。水過舁夫之肩。時或涵輿。渦漩怒號。水烟撲面。使人凄絕。戰兢之間。凡廿町許。渡頭有監舍。備錄與水增減。余渡後。監舍禁渡。以河水暴高也。西歸之士。皆問水之高低。答以水出禁渡。無人不攢眉焉。投藤枝驛。

十六日。蓐食而發。經岡部上十石阪。卽宇都山也。登降各十六町。險與日阪相及。轎夫爲攝□路之蘿。亦和歌者流之所稱也。過鞠子驛。渡阿部河。猶前日之狀。

水比大井稍低。此水半日萬品。半日阿部。萬水冷而阿則溫云。入駿府街。多竹工。不唯筝簪篋籠之工。凡百器用皆見精工。大人命余買著器數品。到江尻議三保之遊。三保松原在江尻西二里許。一棹可往。轉抵興津便甚。時天氣冥濛有風。富山入雲。余謂卽舟可到。亡所取興。乃止。入淸見寺。寺臨海流。松叢一帶。流于巽位。嶽在寺後。於是乎始覺詹僖題雪舟富山圖妙甚。寺去富山十數里。三保與寺接。接者離。離者接。而不失其眞矣。宿興津。既莫。驛濱于海。風響潮聲。怒號動屋。若席卷三保松原。以擲之淸見寺內。惴惴

不能寐。乃命舍主移牀。始眠。

十七日。涉興津川。踰薩埵嶺。嶮岨殊甚。遠洋渺漫。三峰屹立。嶺之所盡曰倉澤。有酒茶店。不陋。店皆架水倚檻。則嶽色與日映發。宛紺色蓮華也。爲之吐舌。獨恨濤聲怒號。且擾人語。經由比蒲原。到岩淵。左則上身延。凡十一里云。舟渡富士河。河流特急。舟子三四人。與水爭力。其將前岸。舟子取緈而下。勾所椓之木。始得扳留矣。行行望嶽。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若愛鷹諸山。皆爲兒爲孫。宜乎維嶽之高大。蜀乎天下。趙老人送余詩云。擧首又擧始見頂。信然。吉原及原二驛。

實與嶽面面冢在半天。故自不知在其裳野而行。此行大人意獨在嶽。維嶽之靈。幸有賜吾行也。抵沼津。爲豆駿分界之地。有大覓水曰千貫覓。豆水運于駿云。三島驛經火神祠。巋然獨存。境大壯麗。聞昔移自豫之三島。規模相似。壯麗伯仲豫。亦多雜多魚。投舍。既夕。命酒同酌。慶縱富士之觀矣。謂時屬梅雨。陰晴日數變。況維嶽之頂。雲霧明晦。亦不可測。然掛川至此益晴。連日之望已盡焉。前之所謂嶽之靈。有待我大人乎。

十八日。未明上箱根。憩舟壺。每歲報春鳥初發音于此亦奇。稍平處又見嶽。曰富士平。又登。山顚夷曠。一市聚也。有湖周廻數里。生一種魚。未詳記之。山皆自水起。恍似不山。頂背水置關。沿湖而左。有神祠。使僕過覩。下路嶮巇。倍于登路。此山夕陽則碧。而朝陽反之。晡時下小田原。渡酒勾川。川一曰鞠子川。余謂取之酒之義。則鞠恐麴誤。

十九日。平明發大磯。抵車田杠片瀨。直指江島。亦鎌倉一名區也。東人以爲壯遊之地。詩也記也。多在梨棗。鹵斥接村。不舟達。島亦不甚高。有二祠。曰上宮下宮。宮皆祀天女。祠宇整麗乏風致。下宮之傍有一碑。崩

剝汚蝕。但篆額隱見。曰大日本國江島建寺之靈跡。上鐫雲龍。精緻可愛。風霜何物。沒其文字。存其雲龍。爲之喟然。蓋碑僧良眞人宋得之。其筆可想。又上。上宮規模相同。左轉匝山。處處置罏賣綺貝。路之所窮稍平。有一茶店。大海南闢。富山在天表。大爲佳處。天女洞在山背。路亦甚艱。家君憩店。余獨攀緣下崖。披僕面行。有洞口一丈餘。進潮或入。仰則兩壁對聳。不可正視。洞內黝闇。一僧秉炬爲道。余則不入。使僕入識洞內之事。曰洞無他。洞之左右爲金胎二界。嵌佛無數。僧云。島主天女嘗出現此洞也。還入一舖命飯。

飯齊鮮美。一一海味。美則美矣。味不可乎口。聞島之男女。老稚皆業漁。是以豢氣襲人。覺地之不淨潔焉。余亦謂江島可遠觀已。友人悌矦先遊焉。有記云。靈龜負蓬萊而浮耶。望之維石瑰瑋。琪樹錯綜。樓臺隱見。恍然爲不可至也。惟望之仙境而盡爾。信然。經七里濱入一邨。議光明寺由比濱之遊。不果。乃踰極樂坂。過星井入長谷寺。經露坐毘盧。此際多石牢土牢。遊人之所歷覩。家君不欲之見。取捷村徑。宿鶴岡祠前。既夜。賃一蒼頭。使圓覺寺前上杉氏。達趙老人所託之書。且納明旦相見約。

廿日。家君從僕謁祠。余獨踐前夕之約。上杉氏父子歎迎。視余猶趙老人。前席話其舊。郞某導到圓覺寺。寺內佛日菴師弟皆迎。亦老人之舊也。視余猶老人。亦猶上杉氏。芳師者狎余。問老人近狀。不措。一朝之遇。不翅如舊識矣。厚遇不忍去。割情而出。上杉氏酒膳大設。趙氏之舊某某來會。勸酒乞書。擧二三椀。揮染近稿二三首。以家君獨在鶴岡。而辭。懇留不忍去。亦猶圓覺芳師。歸路枉建長。境與圓覺相及。門區巨福山。傳云趙松雪。決不然。然亦不凡。其他海東法窟。天下禪林等之區。共異邦人之書。稍不拙耳。歸鶴岡祠甚莊麗。較之雄德山。眞伯仲之間已。促大人俱發。路之所經。某丘某田。諸名士第宅之墟也。瓌麗琦靚。變爲牧場樵徑。不亦憫乎。有水曰滑川。青砥氏事可思。路嶮漸迦。彌縫而行。所謂鑿也。過金澤入路右一寺。有飛石者。此際多鹽田。又有天女祠。景亦稍佳。人稱名寺。有美女石老婆石西湖梅等。土人之所艶說。皆不足記也。能見堂在小嶺上。稍嶮。作氣而上。主僧善待遊人。如茶酒店主。然。一丘之松曰擲筆。畫士巨勢不能寫堂之所矚。擲筆松下而去。顧目非無奇。然擲筆之稱未稱焉。僧爲余指點所視。丘岡溪澗。古皆海水所匯。爲島爲嶼。加之邨落所置。樹木榮枯。安知今之所視。果非古之所稱哉。使僧僦肩輿而下。山逕野路。險巇相半。晚到程谷驛。（驛一曰新町。）

廿一日。雨。大人不輿。亦簔笠而出。過神奈川川崎二驛。抵品川。雨霽。屋舍在岸右。則大海悠遠。愉悅無際。漸入大木戶。是爲江戶之南境。屋宇鱗密。市聲喧鬧。氣象極疎豁。過京橋新橋等。度日本橋。右折入一巷。訪泉氏某。某士德之舊也。此行是爲東道主。倒屐歡迎。慰勞頗至。

廿二日。翁平臥昏昏。余則謁大成殿。堂階門廡。丹漆輪

輿。林祭酒釋奠之禮。著令。殿西有國學。友入悌侯在焉。訪則驚喜。

廿三日。陪家君。過常盤橋。經龍口櫻田。觀諸藩邸第。皆丹雘堊壁。壯偉閎耀。如吾藝邸。在霞關。嚴嚴翼翼。詣愛宕。詣增上寺。規模廣大。經之祠而歸。是日泉氏爲導。

廿四日。早朝訪岩井氏。名良字子賢。趙翁之舊也。歸則悌侯來。泉氏又爲導。一行俱出。過淺草上野。寺觀皆高爽嚴潔。別無可比。況其地幽邃。松櫻作林。花時可想。列坐而庥焉。右折。有池曰不忍池。池極廣袤。有嶼祠天女焉。橋而往來。水而皆荷。花時亦可想。遶水謁湯島祠。又神田祠。俱不奇觀。悌侯引其寮。小憩而辭。

廿五日。雨。岩井氏招飮。野口松卿者至。亦趙氏之舊也。拈韻賦詩。日莫而歸。

廿六日。過五百羅漢寺及靈巖淨心二寺。又到深川八幡祠。皆人之所游觀處。共無可記。歸路入一莊。是泉氏之叔辨阿之別墅也。其地數畝。有池有橋。有亭有樓。茶室藥欄。奇卉珍木。蓊鬱可于夏。守園老茶果慰勞。薄暮歸泉氏。

廿七日。崇朝尙雨。大人不出。余訪攝僧某于上野。歸路

枉昌平學於悌侯。余有遊輿之志。促悌侯將同裝發。悌侯趑趄。不類其平生之言者。亦爲遺憾。又訪伊東春澤者。不遇。

廿八日。歷覩骨董舖。得一小幅。蒙軒題五言一詩。李顯之竹。

廿九日。猶雨。家君不出。使余問木鑌醫員加川元厚於霞關別邸。有平賀翁託書也。又訪宮木玄圭者。亦木鑌之醫。在赤阪之邸。是爲片翁之弟。延余於堂。酒饌自勞。前席而話。不啻如曾相識也。又訪林滄洲於霞關本邸。滄洲溫藉如故。見余驚喜。亦命酒而歡。

六月一日。走僕於宮木加川二氏。以遊輿之行日逼。謝會飮蓮池重臣某之約。又趙翁所託書。致今郁氏。

二日。乃公朝出。余告別於視子賢。會乃公于築地。經芝祠。增上寺薩摩邸。到泉岳寺。寺有赤城四十六士墓。塋域別開。使人心地悲涼焉。歸則今郁氏至。宛若舊識。今郁氏某侯之親臣也。某侯今爲重任矣。余以輿此人暱。似熏灼東道主人者。大可愧。

三日。快晴。辭泉氏。上途。使道告別於悌侯於國學。悌侯不在。告其鄰寮而去。泉氏之幹送上野。過上野綠野平林。肆無景。獨背指嶽耳。宿草加。

四日。其雨其雨。遂不滂沱。覊情大喜。經越谷·粕壁·杉戸·幸手諸驛。蒼莽彌望。行者勸厭。過栗橋關。渡登爾川到古河。凡二里餘。夾道栽松。猶東海道。舍此。

五日。辨色而出。凡入江戸。累日不見山。始得筑波於天末。經野木·間間田諸村。此際土人桑蠶爲業。過雀宮投宇都宮。

六日。謁八幡祠。祠雖壯麗哉。男山·鶴岡之雲仍已。經德二良·大澤·今市。到日光。此際郵驛乏輿馬。夾道樹密。其樹松杉相半。過斜橋。初石之村口也。右求龍門寺。寺主則攝僧之所知也。村還多岐。所謂無媒也。棘刺

鉤衣。蘿蔓蒙絡。摸索而行。見水奔流。鞠鞫度。不可厲揭也。亦復摸索。萬方不得。進寸退尺。日亦崎巇。步兵之哭。莫加焉。隔樹見一釣夫。掉尾就之。釣而不顧。余謂窮亦極矣。吾豈魯叟哉。果遇辟世之徒。與詳之。釣夫鞋襪。揭臂要之。彼始會我意。乃收釣具。爲導。直道于薪蒸篠簜之內。始得其正路。若微夫老聾漢。吾其魚久。過橋又橋。度嶺見寺。乃入寺。主不在。幹寺者執事。初更寺主歸。歸則款待漸厚。少焉就寢。疲憊特甚。此行之窮。無甚乎今日。

七日。開軒則數州之土壤。尺寸千里。起伏如濤頭。攢蹙于戸牖間。廣除汎掃。引泉爲簾。抱寺而涑然。惟此瞻眺之美。足償昨日之窮矣。寺主命其僕爲導。發余詣中禪寺。寺在日光之西三里餘。其路惡險。不動阪者九折不啻。山有湖。徑二里袤三里餘云。嵰潤瀠灣之望。一彷彿乎箱根也。寺也閣也皆壯麗。山上有山。稱男體。即黑髮山也。盂蘭盆一日。人得登山云。入一茶店。臨湖甚佳。水色澄徹。水底之石可數。土人謂。山靈好潔惡殺生。延袤三里。不生一波臣。亦一奇。余戲一詩曰。巨靈斧下無高致。深避烟鬟雨笠入。歸路枉華嚴。篠簜沒入。時見榴齾。瀑水甚暴。一無物觀。歸寺既

夕。

八日。議觀瀑之遊。大人命寬往觀其狀。路自寺後支徑。道于蒙雜擁蔽之際。到霧降瀑。瀑頗奇。水二三折至地。亦世之所罕見也。又到寂光。北去日光二里。寺不甚大。瀑在寺後。俗稱綺瀑。還山到裏見瀑。奇甚。水爲巉岩吐出。未嘗湍流。襯壁爲簾。是以水石之際。容人不濡衣。裏見取義于此。人行其背。其裡皆見也。巉岩上聳。有將泐之勢。加之山氣冥濛。暑肌起粟。凓乎其不可以久留。越上一丘。余僕獨行。其水石之際。一點不濡衣。實如土人言。酌所齎酒。與僕二人極醉而歸。

九日。寺主上人爲導。謁其山之二廟。山亦幽邃。大祠小祠。往往有焉。樹皆杉與檜已。而其二廟彫繢滿眼。無所不至。要非筆舌所矢涉矣。京阪及江戶之所覩。無彷彿萬一者。

十日。辭龍門。經今市。左取僊臺之路。過大渡。不生。玉生諸村。投高氏。村數箇。寒鄉無地小憩。適呼都鄙。無一下物。

十一日。蓐食而發。四望曠絕。草色接天。是爲奈須野。長七里餘。行野四里。到大田原。西連宇都宮。是奥到江戶之驛也。馬過鍋懸川。曰源有殺生石。古昔僧玄翁

所呪破。今猶存焉。水觴到此。是以飮之或死云。到蘆野。凡三里餘。多阪而不甚峻。左取一徑。覩所謂遊行柳者。舊根已摧。僅存二三尺。小蘖生於本根。或謂西行所歌咏。路邊柳者是也。不然。西行所咏者晝也。不知何等妝雅士。附會以傳。妄甚。

十二日。發白阪。到白河。問古所置關處。曰在驛西。基趾尙存。宿郡山。

十三日。將雨。抵福原。果滂沱。本宮而霽。橋度五百川。抵二本松。時火後街坊一新。尺椽無古色。過二本柳八町目宿福島。取月而行里半。

十四日。昧爽馬行。望信夫山於亂山之間。下有文字摺石云。經桑折驛路叉。左走出羽。右則仙臺。有阪特險。石出枳足。所謂伊達大本戶也。到越河有關。自此爲僊臺之管內。越河以東。夾道植松。到齊川阪。大石犬牙相向。頻領齟齬之際。僅通一人。觴則必嘶。蓋伊達險要處。過白石。儼然一城府。是伊達之功臣。片倉氏所城居也。離市有渡。松樹多交蔭。翛然忘暑。一佳境也。投葛田宮。

十五日。路坦坦。列樹生風。暑亦漸輕。自大田原至此。地形漸高。經金瀨槻本。此間沿水。水卽阿武隈也。飯平

岩沼驛。店主爲導。到竹駒祠。祠前有松。亦稱竹駒松。一曰柴火松。源將軍征阿部兄弟。時燔火勞士。後栽松以標之。松梢上指。爲柴火狀。又其竹駒之義。里說陋甚。家君曰。武隈松其名旣久。奥之一名勝區也。或曰鼻輪松。或曰二株松。皆古人所歌詠。歷歷可見。未詳一物三呼與。抑三物三呼也。武隈松。古昔藤原元良在任。于斯館前栽松。始見于史。時已惜其樹之槁殘。再栽存名者。後失于野火。源滿仲復栽復失。橘道貞復栽。後□孝義伐爲橋材。爾後無復栽者。今按。武隈竹駒。鄕音稍近。顧其一物乎。而孝義之後亡久。今

之所存者。後人有傚源橘之爲耶。樹亦百年來物耳。出驛又見嶺松如生茨馬隷之言曰。是千貫松。東南帆海者。獨以此松爲望。以辨通津。松之恩賜海客。其孔方一千緡。或報之之義。故云爾。輿路多虻。就馬。小鍬且爲策彗。卽勿驅之。每驛無䮤。悉賃艸馬。皆將一兒。兒無羈罥。長稍相等。又相步趁而多後。其生未久者。半途力盡。不得能尾。馬隷棄而不顧。詰之則云。待吾歸而不敢風也。路遇前驛之馬亦然。是以馬兒彼我相誤。久之始辨。卽驚走。各得己乳。乃輟。亦一奇遇。

增田諸村。到仙臺。日昳。仙臺之富疆固無論已。但巷首猥鄙漸寬整。而猶茅屋過半。獨其國分街。皆瓦屋翬飛。堅麗稍類江戶之廛。投宿此際。夜訪儀平者。是子岳之舊知。今爲商於此。家與客舍邇。

十六日。早辭仙臺。經原町。今市農畝之間。有小池沼。十符菅猶生。亦存古名區也。地勢物觀。與八橋同趣。行二三里。多賀城碑在一丘。卽其墟也。古來所謂壺碑是。道傍立石爲導。是南都古梅園主之所立也。壺碑天然石。非精製。但平一面。鐫字數行。三面頑然古色。蒼涼可愛。近京人摸刻以搨。毫釐不差。今見其眞。登信其精工。斜行出大道。到鹽竈浦。欲舟到松島。舟子相其行色。要數緡錢。故止。陸到松島。亦二里。路通山上。登望尤勝。到松島。未暮。客舍皆樓。臨海受月。八百島嶼。倚欄可拾。月出于諸島之間。細淪小漪。相照獻勝。是時余父子之情其若何。訪瑞巖寺。乃斯經上人之舊。爲余寄書。先見副寺禪師。欵待可知。既暮。翁爲余命酒小酌。意賀此遊之愜襟期也。既醉。翁從僮而出。余與舍主酌。翁在五大堂。使僮歸報云。來爾。不可以疲憊而謝焉。堂之所觀。不啻使人吐舌。涼亦特多。乃行。堂在一島。經二島而至。橋以通焉。橋時新成。其

製奇甚。木板數條。各空其連接之隙數寸。空隙見水數丈。骨慄神驚。詳之古來爲然。遠近島嶼。靑瑩玲瓏。波文變鐵。目境爲之醒。二更扶簫歸舍。

十七日。早起。無數之島。海靄輕抹。少焉朝暉映發。秀色可掬。飯已又訪瑞岩。發。余行富春山。山在松島之東獨高。俯看松島者。獨爲此山。凡松島之景。平地看之。可則可矣。島島相接。歛靑螺千點之望。不無遺憾也。扶策以行二里。右折取小徑。而邐迤迂廻險甚。寺置觀音。寺內掃除極淨。窻軒南開。松島一盡我眼界。實信瑞岩衲子大助我勝情矣。松島去仙臺七里餘。而

南海之衝也。曲岸迴渚。環以爲灣。周迴八里許。島嶼八百餘箇。棊布星列。樹皆松樹。小者一株二株。而大者民居百戶二百戶。乃瑞岩一寺之所領。是以一境禁斷殺生。午後歸于瑞岩寺。一僧導余觀佛殿諸樓閣。閎耀壯偉幾盡。何知東海之陬有此瓊樓臺矣。壁障皆古名人之所筆。若其狩筆人物豐臞姸怪。實奇品也。庭有法身窟（身一作心）一僧法身修禪處。寺舊爲台宗。法身留錫而復爲今宗。女子不得常入。故仙臺侯黃門貞山再建。輪奐如此其壯矣。餔余於堂。饌饗甚富。有筍。品味兩佳。和尙謂。是境一島寒澤生焉。昨始取

焉。凡是境筍經夏至而後始可喫。事與上都反。亦一異。余父子議金華之遊。和尙談其曾遊狀。大怖我意。曰山在我東偏。而不翅滄海一粟也。去我一日餘程。海陸共同。近山而一里許。海氣常惡。獨獨木船能濟之。而棹篙不爲之用。蓋自非金華之靈。待子太厚。則順風恬波。抑亦難矣。我多子之勝情。而奪之情者。卽愛其勝情也。遂止。命僧導到其子院陽德·天麟·圓通之數處。亦各宏麗。又到觀月洲。洲在西岸。邦君之第置焉。閎壯潔雅。區曰觀瀾。又區曰兩奇晴好。第之所觀。呑松島大半。凡一境樹石。共有上都之風韻。世稱

天下奇絕者不誣。烟酒相命。乃翁懽甚。移杖于小島。亦橋以至島。與五大對。席地待月。有一菴亦不陋。所觀島之石面凹爲搶樣數百。刻畫番字法號。丹漆塡之。何其太暴。孰不惋惜乎。聞之土人。藩主俸松島數民。每暮更持鳥銃。虛鳴驚邏諸島。使鳥不在于島樹。恐爲栖鳥荒落也。其愛景勝之切如此。而其愛厚乎樹而薄乎石。獨何歟。夜議舟遊一事。翁謂。此行一在不二。若其松島。實是望獨也。而旣已得焉。我心則降則悅。風雨豈不關乎心乎。面月如此。其奇風如此。其凉。富春之眺槪之。而五大小島之賞悉之。嗚乎盡焉。

此之謂自慊。兒也莫復議舟遊焉。命酒臨水。僕從共醉。瑞岩之僧某播人也。來話。意甚樂焉。

十八日。船歸鹽竈。卽瑞岩寺主之所命。雙櫓快船也。所過皆昨之所覩。舟子爲余指點。其始五島十島。就口記之。至二十三十。怳惚不記。第領已。停棹於笆島。吟眺移時。擧酒咸醉。又掉經千家浦。望金華於天表。午後抵港口。潮退舟膠。乃上岸入市。鹽竈與松島接。然松島則寂。鹽竈囂甚。夫巨賈舶輻湊之地曰石卷。在東南十數里。鹽竈之小舟。以剝其載。交易于僊臺。故地囂家昌。人亦不如松島之朴也。詣明神祠壯麗。磴

道危嶮。上古其神始煮海造鹽。其鑄四箇。今在巷間。徑四五尺。深僅二三寸。蓄海水。旅人皆染指醮目。無復患目。每年七夕出。故納新云。傭一夫爲導。過玉川・末松山。共名區也。玉川在田畝間。一渠流也。一野寺稱之末松山。古昔共海岸也。今去海十數里。傭鄉導。侏離不審。爲何語。爲恨。到宮城野。曠絕彌望。翁命摘胡枝花數莖而紮束之。稍似爲仲氏稛載而歸耶。暮歸仙臺。儀平知余歸。自松島。招飲六人。以疲憊而辭。使余應之。儀平家過半京人。談話易熟。下酒數升。儀平謂。大商巨賈。率京阪人。而土著者農工耳。三更歸舍。

十九日。發仙臺。舍主嘗賈乎出羽。最上莊內詳悉焉。大人既已議之。右取野徑。是爲最上之道也。四五日來所覩之秧。栽其長節。質之田畯。則謂皆俟其長節。即拔起分栽。亦與我異。又見其田作者。往往帶刀。夫奥之境大。巨富豈乏黃衣公耶。亦其習俗之舊乎。經綸取茂庭・赤石・綦石・宿川崎。皆山郵客舍。會山形之賈人。能談羽之勝概。

廿日。同賈人發。賃馬一。我行李而馱。踰篠谷嶺。險阻不可言。嶺有一僧菴。人以爲憩亭。下嶺將探山寺之勝。

以險止焉。意先在大沼。投山形。

廿一日。經舟町・長崎・左澤。入大谷村。取山路。路與山迂回。無登降而漸上。半路而得登路。大沼爲近。右有神祠。磴道危高。忽下墜爲谷。大沼開鏡。所謂浮島者五六箇游水。小則方二三尺。大則丈餘。其所生皆蘆荻屬。或見躑躅稚松等。其行水也。分行聯行。萃合萃散。或其貼塘者。杖以放之。亦微動而行。然其獨自行者。離塘登遠。人爲之者。往而復還如故。而其島之行也。不由風東西。又不波。如動如不動。凡沼廣數畝。洲也灣也。皆無常望。島自爲之也。夫沼之奇。人皆歸之於佛。謂非善行者。沼不眎其奇矣。是以千里裹糧。時或不得輒見。宿此信次。而後始幸覩之。獨願大沼之靈。待余父子。亦將若何。塘有茶亭。流覩不知日之將暮。宿大行院。此沼祠官長也。院主他適不在。弟子兩人善談。乃議庄內之行程。則謂自此直往莊內。不二三宿則弗能。山寺水晶山諸勝。歷覩以至。亦不過二三宿。乃決意如其言。

廿二日。蚤發行沼。復覩七八島星列。今之洲灣。不復昨之洲灣。奇奇怪怪。余父子意太樂焉。聞之土人。島數大小凡六十餘云。余云。使有力者負之。亦如未甚難

然經昨之所經負劍而下復還左澤橫取山逕到立石寺即山寺者也寺爲羽之名區羽人竝稱紀之高野其形勝鬪之江之石山亦惟石山之隷耳其境之與石大則大矣石皆不韻無一足觀況山僧俗陋所覩石面凹爲碑狀石壁何罪猥就剜刵噫

廿三日馬到水晶山亦羽人之所艶說使余父子已爽然神飛山高一里亦嶮頂有一堂遶堂右行有穴稍深石英隱見又行峭壁爲井昔有乳云井口有花紋亦隱隱土人謂山頂皆水晶時見其成花然今苔蘚雨荒無有光瑩如常石然余審覩之花紋非天然人析以取英其痕爲花者也水晶之狀凸乎削成尖爲八稜析之則其痕不得不彷彿見花也是以手之所及皆然所其不可及八稜衝然而苔蘚荒落大缺物覩爲之失意乃公太癡余與蒼頭亦更負劍到六田遥峰帶雪揷天問面知其爲湯殿也諸山宮之且兒且孫獨遥天之間有屹然不肯降者亦有雪是鳥海也余曰我魯卿在其下耶二三日內當落我杖屨下矣經楯岡到土生田則暮焉欲東燎到大石田途遠命宿此里民舍悉席地無牀一人延至一寺寺有牀無席僅得二三席而不設燈燭爐內燔柴取光我豈

夜蛾乎烟氣滿屋暑炎增劇殆不可勝也飯時秉燭燭以松液製之欲滅者數一嫗守之以一隻筯撲之藥壁焰烈亦一奇蚊雷聒耳面不授幮使僕促之則言一村不用幮故無有貯之者乃叱主人逼之二更後授小破幮且謂去村壹里餘一禪院嘗有此物就之得貸三更入幮僅得合睫猶不得安眠時時擡首則一嫗徹曉撲燭人皆鴃舌啅噪與余輩言輒相詰數四少得其意食味亦不慣口窮莫甚焉雖然主人情意獨至可嘉

廿四日早朝到大石田是最上上游舟行謀焉而踰月無雨水落不可方思去此六里曰清水亦驛也水匯殊深于此謀舟爲便嶺路陂陀草樹茂蓁暑炎亦甚加之前宵之窮勸厭不啻經柳澤舟方午至清水上其課舡舡狹小面長聞之土人清水至清川不十里而近而封疆相錯各置關清水之監吏記渡者之鄉國姓名行李之多寡輕重渡者得之過古口清川二關關吏取其來文照之檢之有一不典則盤詰苛刻時或使舟又溯云余之行李有一記號是以不用來文午間解舟斷壁高分水流極駛不啻溯游如箭風鳴吼吼翛然忘暑皆謂有若佳境而暑天之行未辭

薄暮到古口。關吏見余禮厚。彼自非占余號帶爲繫氣者。曷得待余猶。詎爲之一咲。既夜。風水薄船。艇䑺有聲。三更到清川。投民舍。

廿五日。昧爽發清川。邨舍多聞唔咿之聲。不知有何等鄉先生。而化至于斯也。豈惟武城之牛刀耶。經許多邨落。而度水。是昨舟行之下流也。入酒田。是爲魯卿之鄉。問到其家。魯卿父于他適不在。母氏及王母弟妹皆拜迎。母氏謂。兒省近營讀書處於近村。土木之功未收。今從事于此。請君不問兒省在不在而留宿。幸有杖屨之勞。少慰焉。省曩遊浪華。不但辱不棄。麗

澤之益。君特愛兒。而當其臥病乎片氏塾。則諸君厚扶持。使省有今日者。諸君之庇深焉。請勿問省在不在。非敢謂報其萬一。言辭懇至。欸待殊厚。余父子竊情頓謝。安如歸家。

廿六日。黎明。魯卿之翁歸。慰勞益至。且謂昨夜家奴來報。明發不寐。戴星而起。而兒省未歸。何其惰也。即無似若兒。豈得無不心動耶。況亦已報之。幸勿問其在不在。時魯卿歸。把臂相泣。卮酒以洼。晡後魯卿爲導。納涼于海濱祠。夫酒田境大壤沃。食貨富壤。人力有餘。北地之一都會也。邑屋鱗差。廛閈甚盛。故神祠寺觀。以崇飾土木爲事。然皆苦茅修葺。雖則苦茅。整潔無一枝亂。各厚二三尺。精工可異。瓦則爲霜雪所薄。一年輙碎云。是夜結城庭堅字子廉者來見。

廿七日。國器・良純二醫來。上林馬卿者亦尋見。共魯卿之盟兄。皆齒高於魯卿也。馬卿片氏之神交。善談象潟之勝概。既夕魯卿・子廉延余飲其郊墅。二醫馬卿來會。酒殽大設。拈韻賦詩。實自出浪華。始得適快事。

廿八日。魯卿爲導赴象潟。過魯卿所曾寓藤花庵。不入。路枉一村。魯卿伯在焉。家而鳥海。設午飯。遇亦厚矣。經尾落伏村。詣永泉寺。泉石可愛。寺乃慈覺之所創。

而後玄翁處焉。僧侶十人許爲生。玄翁不死。今猶現。多少之異。土俗嚴憚之。暮到吹浦。海濱一路。白沙茫茫。橫無邊際。東望鳥海一峯耳。古詩平沙渺渺迷人遠。實得其解。

廿九日。度女鹿關。古昔所謂有無關也。或謂。義者所度。與篠谷嶺是也。未知孰是。登降二里餘。路甚峻險。不可比肩。石骨突怒。衝然角列。若踏利刃。毋論無車馬之通。嶺上有大師堂。始可麻焉。蓋莊內衝要之地。下嶺亦皆沙場。北望則滉洋萬里。上下爲一。獨見飛島一點耳。經一二漁邨到象潟。未午命舟。象潟率似松

島。小而具焉。意致不敢讓也。灣周廻數里。島有九十九云。灣口僅二三丈橋焉。水淺可鑿。如螺螄及蜆諸海物。掬得數升。維舟于畫松島。最爲佳處。又到蚶滿珠寺。較之瑞岩。臨水太勝。島海在灣上。而足濯乎灣。峰頂之雪。晶瑩浮水。灣之半。環島海爲繚墻。半則漁市數百戶。連亙合抱。謂之汐越。蚶滿在漁市之外。而面乎島海也。灣多螺螄。土人謂之蚶。因以象潟或作蚶潟。蚶象訓同。蚶訓幾佐。其來既久。余又作一說云。古或作蠑潟乎。蠑蚌也。亦蚶之屬也。後据其訓。而去其虫者乎。蚶滿珠一作干滿珠寺。乃諸之寺主。曰無

謂。土人謂。稱寺爲干。則旱乾不有年。遂爲今稱。又寺名以神后征韓之事。取義。亦民間之說。不知有何謂云。舍舟既暮。命浴乘凉。共步灣口。得詩歌數首。

卅日。去象潟。離市。背指凡百島嶼。萃散棊布于晻霧深淺之際。觀望之美。使人悵悵不堪別。到吹浦。魯卿引余將到其讀書處。家君徑歸酒田。魯卿道千田間面入吉出村。其居在妙泉寺內。僅方丈已。魯卿至象潟凡十里餘。皆海濱。軟沙沒脛。作氣以往。心似却步。無沙則阪而險。山下之石皆怒起。傾崎崖潰。生鐵色之幽韻雅致。獨象潟之樹石。有異態者何。

閏六月朔。早起辭寺而歸。間見間田。質之魯卿。則謂是皆秧田也。拔起分栽之後。不復播種。恐土脉焦枯。生秧蕭索也。奥羽二州。較之吾土。不唯磽腴之異。地曠民寡。所過陂陀原澤之可新開者多見。若羽則霜雪最早。一年之間。人服農事者幾許。歸則快翁招飲。快翁良純字。引上其堂。酒殽陳設。國器·馬卿·子廉之輩皆獘問象潟之遊狀。引滿下白。羽人皆冷飲。而酒榼皆大。二三行徑醉。況余量淺。且拙于酒糾觥。余雖素好小飲。及覩其轟飲。則逡巡不復肯持酒。況其冷飲也。余時心語。非桓南郡。則不得當其間。

二日。馬卿來話。且謂凡吾土非不洵美。而去都遼夐。故未嘗挂韻士墨客之齒牙。常爲恨矣。冀幸有定勝地之名稱。余謂地名豈成乎我。有古來通稱在。而其雅不雅。用之不用在我。又其古今異稱者。但取其擒入于詩面有趣者。不復問其古今哉。近世謂江戶爲武陵。爲武昌之類。一切弗取。馬卿又謂。郊外有鶴橋者。皆稱白鶴橋。高意若何。余謂。加一白字乃不可。吾社大約謂其類稱關東弊。馬卿唯唯是諾。而如不獲我心者。時國器招飲。相將而往。會者皆昨夜之徒。但加國器門人兩三輩。國器有兒名辰。才穎可稱。

三日。拉魯卿過其藤花菴。地曰藤崎。魯卿嘗請其寄題於浪華。卽象潟行之所經也。呼所俱遊。則國器快翁有事不得從。馬卿・子廉奮然而至。一蒼頭肩行廚而從。藤崎之地。本是沙場。無一寸草。魯卿伯父居之。艸木猥輿。既爲一山林。廬其間而奐焉。佃戶許多副焉。問其所以作之利害。則一大事業也。凡庄內濱海數十里。沙磧彌望。往往有如覆敦者。是海風之所以簸揚作之。前後汛之時。海氣益暴。其如覆敦者。旦夕之間。彼此易位。藤崎最其衝。而簸揚特暴。歲沒陂田數頃。當其五六月。輒興卒摻鍤。日以千數。時或不得浚治復舊也。魯卿之伯。開業于此。無復鄉患。其功豈不韙然乎。所見松樹合歡居多。共宜其地云。而木皮皆剝落。問之土人。爲風沙襪而然。藤花菴在其西偏而對爲海景佳。今魯卿家兄處焉。伯也兄也。待遇獨至。拈韻賦詩。馬卿先成。時曾氏有閲牆之事。此行余和之。晡後告歸。行半里。急雨覆盆。沙場之不成步。且海飈橫拂。余與馬卿簑笠已具。魯卿・子廉。油撤御之。乍爲敗天公矣。强自勵叫快。薄暮得歸。曾母取酒注余。意賀塤篪復和也。羽有鐵石者。諸之。曾翁曰。有之。土人傳云。雷雨之時亦雨之。然未聞有受之者。雷雨後輒必見之沙場。故云爾。若藤崎多雨。贈余十數。精工若新發于硎者。

四日。告別頻頻。曾翁懇留以至今日。余與魯卿暱者固然。家君與曾翁情實相投。日深一日。甚於余與魯卿。父父子子。相得而善。不亦奇邪。余與諸子日飮數處。家君曾翁亦相將作遊。二翁與半勺不勸嗜好亦相類焉。曾翁連狀招諸子。餞余也。杯盤豐腆。咸已酣噱。家君與曾翁。既已引去。不知遊何處。余輩醉極。納凉于海濱。入一酒樓。快翁攜箏一闋。上國之音足可聽。娘兒數名。至絲肉競陳。粧樣媚態亦奇。所歌皆莊內之音。不知爲何調。凡數日來所見婦人。無貴賤不醜。皆頗白皙。語青意至。馬卿以是誇余。且謂僕往遊京阪。遇人輒說之。若罔千里不之信。

五日。辭曾氏。闔家惜別。黯然不舍。魯卿治裝。將先余行。家君謂象潟行煩君行。前既已盡焉。復何勞。魯卿謂羽山三峰。我羽萬古之鎭也。杖屨至此。羽之勝盡矣。遂乃決策治行。國器快翁二子。携手而行。數百步而訣。二子之郞。及其塾生。魯卿弟皆送。將出闤闠。有橋曰萬里。馬卿先在。紅氍設宴。勸杯惜別。兒女相呼。覩者塞塗。移時宴散。馬卿獨不忍去。又送而別。口占數

詩。余與魯卿就和之渡頭始訣。經苅川等數村。投羽黑山下。一郡皆道士。自夏至秋。關東諸州香火之人。日以萬數。一郡因此爲生。夜命亭主。借取三山雅集者。三山謂羽黑湯殿月山也。而湯殿月山。卽一山兩峰之名。兩峰之際。謂之羽黑。湯月險而殊遠。雅集一部。集三山故事出于古書者。閱之不堪目。陋甚。

六日。一道士爲導而行。初地至祠凡里餘。初有登降。後足指皆仰。磴道齊整。老杉夾道。幽邃可愛。有塔有池。小祠許多。不遑應接。山上夷曠。如平陸然。祠時一新。斧藻極工。瑞岩之後。復見此閎壯巨麗。下山取路于鶴岡。到大山驛。日昳投馬長之家。子廉自酒田來。亦惜余別也。驛有田鳳字朝陽者。村甲也。已知之于酒田。與子廉善。携其村醫栗本叔之。共觀荷池。十餘畝。渺瀰可嘉。又到一寺。乃翁還客舍。余過田朝陽。朝陽厦屋。爲大山之望。其人亦溫藉。羽之一人也。僧大喜醫道察者來會。酌其家釀。賦詩。三更而去。田子懇留明日上途之事。諸子亦贊成。

七日。子廉·叔之至。留余。倘學昨夜朝陽之語。乃謂朝陽有微恙。先使僕等來留。余也雖心在于朝陽乎。前途之遂矣。不能汎然容之。割情而起。朝陽力病。與諸子共餞驛外。魯卿·子廉。將送至于三瀨。留之決去。爾後與家君。却望鳥海。步步惜別。夫天下之獨山。若富士固亡論已。其他所歷。峭拔秀麗。遠近愈秀。鳥海最況十數餘日既已熟耶。路出海濱。亦沙深。避路以外。鐵色危巖踞水。拏攫舟不得就岸者四里。至溫海。去驛數里有溫泉。因得之名。

八日。戴星而出。平沙彌望。摸索而行。凡二三里。踰鼠關。磯尤巉絕。田中至中村。彌縫一溪流。十有八涉。大澤至蒲萄山。道數數登降。此驛無蚊。

九日。雞鳴亦登降長阪。抵村上。市郭稍整。城隱見山上。崇隔言。土人多以茶爲業。所過茶塢過半。抵鹽谷。有渡置關。關印渡者之掌。渡卒撿掌始渡。亦一奇。路皆瀕海。沙場熱甚。馬子爲道于松林。沙卽不深。林樹茂密。不得微涼。使人猶尚窮焉。宿築地。

十日。議路之所繇。無如眞野命船。次新潟之爲便。乃抵眞野村。命舟。下嘉治川。久旱水落。只管擱淺。舟子爲談。越後七奇事。世之所知也。阿爺不欲之見。以其獨奇異無有風致也。故不復議之。日昳得次新潟。北地之要津。亦一聚之雄也。漕賈之利。與酒田伯仲。是片翁之鄉也。叩亭主以得翁之瓜葛。見之。主能識翁。不

記其他云。夜携舟子。亭主。小酌燈市。

十一日。辨色而出。路又沙深。適會後程乙村之人。一行三人之京。彼問我問道路之談。遂許同行。飯于赤塚。經稲島投彌彥。二驛共山郵。

十二日。有峨阪。經寺泊。飯于出雲崎。亦一衆也。與佐渡對。羽越皆瀕海。然港澳泊數巨艦者。羽而酒田·秋田。越則此地及新潟·柏崎數處而已。宿柏崎。踏月里許。

十三日。憩鯨波。山道也。嶮與蒲萄等。經鉢崎·柿崎沙深。所過諸驛。步海水淘沙處。則沙濕不熱。且差澁不沒脛。若鉢崎·柿崎二驛。地勢不得步其沙嘴。暑烈脛沒。窮亦甚矣。此際二三里。通呼才濱村夫馬隷。皆以展爲鞋。使沙不沒脛也。展製無齒。爲鞋繫亦奇。晚投黑井。沙場盡此。眉皺始熨。炎蒸之間。得一詩發笑。彌望沙深數尺强。一無林樾取微凉。縱吾鐵脚幾銷却。行在冶人土炭場。蓋實際也。古人黃牛詩云。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蓋嘆其饜飫也。古人當此越路。不知糜費幾朝暮之字乎。

十四日。經春日新田。到高田。爲榊原侯之封。午道立石。刻。北行加賀。余則直行。出市經數村。適聞子規。大人甚愛之。阪路殊險。大阪曰大田切。小阪曰小田切。投關川。亦山驛。

十五日。出關。是越信之疆場也。經山道。晡投一邑。市街整而市聲喧。善光寺在焉。人民寄生於寺。如此蕃昌。余僕使越人先行。賃一客舍。雜費減前驛之半。餘子後至。舍主相余行色。悔陷其機械焉。凡奥羽及越人。負物率着背。如竹木大材。二人三人雁行背之。路狹則蟹行。避人亦然。如余行李。一夫荷擔。北人稱之枰擔。一瞥識其都人士也。善光寺闊大。與名稱焉。結構稍異。蓋善光一寺之度乎。廿年前。有雷火掉楔一新。故鮮嘉樹蓊鬱之邃。一池荷花可賞。

十六日。平明又詣寺。已容數百人。燈炬數百。圜顱十數人讀經。朱衣老漢啓龕。使人縱拜金面。則滿堂稱名。轟然成雷。雷過龕閉。爾無慮日云。有渡曰犀川。水深極駛。盤渦怒號。舟不能以掉篙矣。張巨緪數條以絕水。舟子十餘人。攀援以濟。幸無搖兀掀舞之勞。亦操舟之一奇也。經丹波島·稲葉山。過更級里。爲玩月之名區。上姨捨山。山不甚峨。置一小菴。主僧勃率。不解登眺之意者可憾。嘗與乃翁議。預期程顧者。取輿于此也。獨奈晡後天氣乍變。稍將沛然。余大失意。翁謂人不可縱恣。旱後之雨。粒粒皆玉。以信人之心爲心。

何以戀戀于更級。倩導出正路。果雨。下阪到芧績。

十七日。霽。經青柳阪·苅屋原遇驟雨。占霽又行。阪險雨復奇作。宿岡田。是夜議諏訪行。將與越人分行。呼酒惜別。天晴月白。大人歌詠。遣更級失意之悶。

十八日。昧爽同發。過松木·村井。路與越人左。雖彼不替知乎。七八日一行李同旅況。豈得不悵悵耶。抵鹽尻驛。直赴諏訪。嶺路三里餘。極嶺則諏訪前開。鏡湖湛蕩。城堞白見。漁棹數處。村鄉遠近。實一幅之好畫景也。槩似琵琶而自別。時雲霧層出。不露不二頂。我輩失望。蓋木曾一道。得見嶽者。獨有此地耳。投驛浴其溫泉。池方丈餘尺。瓦屋蓋之。行謁秋祠稍麗。諏訪有兩祠。湖之西南爲上祠。在驛爲下祠。又稱春祠秋祠。信詣者憧憧不絕。詳之農皆雩于祠也。扶翁納凉到湖畔。晚景大佳。諏訪有七奇。土人艶說獨湖之氷堅通人馬者可異。

十九日。雞鳴發驛。經昨之所經。極嶺意一在于不二。時朝霧全褪。甲山駝脊之間。露出於如覆教者三峰。宛然佗鄉逢故知者非邪。無情如奴亦抵掌而歡。湖水湛碧。不二上峙。城郭隱見。一嶺上吐曦。萬頴注射。誠天造之絕勝也。停轎移時。還鹽尻。右顧桔梗原。經洗馬本山到贄川。是爲木曾之口。路漸險惡。投奈良井。凡路石出岸隤。加之澗水橫迸。惟其灌木美蔭。足忘暑熱。入夜驟雨傾盆。閴閴可愛。驛無蚊。

廿日。霽。上鳥井嶺。經福隝關。嚴與箱根同。出驛有棧。是所謂木曾棧。詩歌所詠。人皆期有古趣。而今堅好非昔比。頗敗人意。踞石小憩。山木明媚。獨可稱。經上松驛過臨泉寺。爲寐覺里。下臨則水石奇麗。使人意樂焉。而僧爲指示。水石各附俗陋之言。可厭。又行見小野瀑。亦絕景也。恨其山淺意盡。

廿一日。發須原驛。憩妻籠。此際旭將軍之所城。舁夫馬子皆指其所第。未問信否。木曾一道無竹。此驛始見竹。經一嶺過落合至中津。

廿二日。經大井到大湫。有十三阪。亦各不甚嶮。琵琶嶺望白山於子位。行數里。御嶽伊吹之望亦佳。山下有一池。標曰一呑水。一酌而竭之義也。水極甘冷。炎旱既久。村井皆涸。獨此如故。晡後投伏見。木曾每驛賣梳篦饌器。山民爲之計。生杉柟豫章。絜之往往數圍。地固乏漕運之利。故能若是之壽。大厦棟梁之美材。亦惟瑣瑣梳材椀楪而已。

廿三日。舟渡太田川。木曾下流也。泊舟數艘。是尾之運

澧云。去驛上阪。景勝奇甚。右則削壁。竹樹迸根交絡。其上有洞嵌觀音。故云觀音坂。前山避水稍遠。岡阜延袤。林樾雄深。奇石出水。野航來去。下者如箭。上者拏之。眞一佳境也。又經一阪。抵鵜沼。險稍紓矣。自贄川至觀音阪。草樹衆而泉石嘉。路廻則水亦廻。交絡之流。激觸之音。使人心目洒然。雖石出崖隤巉峗是極。然比之羽越之沙場太勝。驛皆板屋。不甚猥鄙。頗極幽致。鵜沼至加納。路至坦坦。府多織家。機聲逼人。晩到赤阪。

廿四日。經垂井·關原。有返車阪。昔置不破關云。一邑曰

寢語里。濃江之二州界乎比屋牛壁之間。二州之人。枕上語及。故云。故事陋甚。過柏原。到醒井。井長五六丈。深二三尺。澄徹可于夏。井脈通養老瀑云。命榻以取凉。適大受覲權也。過番馬。憩磨針嶺。下臨琵琶湖。如竹生島。嗜然可呼。凡島嶼洲灣。一一極態。比良·比叡諸峰。遠而爲障。互望皆奇。眼目一新。余父子一再遊湖。未經湖東之勝。今而盡矣。茶店障壁。多麗奴之書詩也。書也鄙陋。不可見。下嶺投高宮。

廿五日。經愛知川·老蘇村·武佐。左望鏡山。飯于守山。出草津。東海·木曾二道。分行之地。自此爲故道。龔右行東海。豈得無感。晩到勢田。二橋未成。買一艇。到石山寺。宿其門前。臨湖太佳。夕陽瀲艶。天台映雲。三上鏡山。相競獻勝。登望浮遊之美。莫尙焉。於是乎謂奧羽之山水固無論已。雖木曾之美。亦覺乏氣韻矣。

廿六日。早起倚檻。朝景可掬。詣寺。往與平紀宗探湖上之勝。亦過此。留字壁間。讀之感歎。蓋三四年矣。又舟遶膳所城。舍舟人寺門。家翁丁寧歷覩諸勝。經近松寺。湖光明媚。使人不忍別。晡後過平紀宗。紀宗歡迎。酒食復勞。起程之時。紀宗自修理其後園。門逕圃籬。猶未全落焉。紀宗留宿。歸京之念勃勃。以辭薄暮入

京。

廿七日。乃翁訪馬杉翁。余到華園謁斯經師。話遊況之槩。夜與平賀先生。納凉。

廿八日。晩出伏見。上船。

廿九日。歸儀。是蓋成。乃公之志也。乃公恒謂。我生東方。豈宜不觀嶽也。世故越趄。願莫之遂。力憾勢窮。吞志而往。悲夫。今玆余奮而決策。但欲一心直遂。友朋亦贊成。適使第三弟松舟迎乃公。四月廿日也。余就膝下。縱臾濟勝一事。乃公大喜。且謂翁也齎志。一甲子猶一日。今鬢毛皚皚。以映嶽雪。未爲晩。汝寬勉旃。粤

卜日以上途。諸友皆來賀。不得余意者謂。千秋之江戶。將有爲乎。趙翁嘗窮東奥之勝。大激此勝情矣。片翁詩以壯之。予明子琴亦然。予岳嘗遊羽州。亦能贊成。赤山餞其堂。含卿子高亦然。其他諸友送行甚壯。若士德則同舟送平安。不亦厚乎。以五月二日起程。閏六月廿九日歸。不滿一百日。然關東之勝殆盡。富士之奇爲冠。而日光之瓌麗。松島之樹石。共足承親懽。猶且大沼之奇。象潟之多致。亦可共記。今而顧惟奥羽之遊。則其戀戀阿古野松者非邪。併僕二人。侍輿於二千里外。孰不肌革慘慄毛髮蕭條邪。惟乃公之矍鑠雄鷙絕巘阪路。未嘗爲意。是以駑怯如寬。忘羇懷之悽愴。而無夜不甘寢者。亦實乃公之賜也。先慈在時。恒憂乃公之老將至。且撫慰我三兒。然痞結伏積益甚。竟爲之永辭。使毋能壽識乃公今日之情狀。其若之何。背世已經九年。今余離國客于浪華。不得拜掃塋域者。亦已五年。每一思之。欷歔惴惕。心膓沸熱。未嘗不西向號泣矣。第四弟萬。歲十五在家。取時饗。迺求便得一賈舶。秉筆覼縷。使萬代余捧奠。以告此行往還之時日。幷遊覽勝槩。

庚寅七月望後　竹原彌太郎賴惟寬書

東遊負劍錄（終）

朝鮮賦

乙卯冬月栞
于南昌復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一　史部　地理類

朝鮮賦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董越撰越字尚矩寧都人成化己丑進士官至南京工部尚書諡文僖孝宗即位越以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同刑科給事中王敞使朝鮮因述所見聞以作此賦又用謝靈運山居賦例自爲之註所言與明史朝鮮傳皆合知其信而有徵非鑿空也考越自正月出使五月還朝留其地者僅一月有餘而凡其土地之沿革風俗之變易以及山川亭館人物畜產無不詳錄自序所謂得於

傳聞周覽與彼國所具風俗帖者恐不能如是之周而其亦奉使之始預訪圖經還朝以後更徵典籍參以耳目所及以成是製乎越有文僖集四十二卷今未見其本又別有使東日錄一卷亦其往返所作詩文不及此賦之典核別本孤行此一卷固已足矣

朝鮮賦

明　寧都　董越撰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予使朝鮮經行其地者浹月有奇凡山川風俗人情物態日有得於周覽諮詢者遇夜則以片楮記之納諸巾笥然得此遺彼者甚多竣事道遼息有公署者凡七日（自遼東八站兼程之苦且爲從者浣衣故耳）乃獲參訂於同事黃門王君漢英所記凡無關使事者悉去之猶未能歸於簡約意蓋主於直言敷事誠不自覺其辭之繁且蕪也賦曰

眷彼東國朝家外藩西限鴨江東接桑暾天池殆其南戶鞢鞨爲其北門（其國東南皆際海西北爲建州正北爲毛憐海西）八道星分東畿獨尊翼以忠清慶尚黃海江原義取永安意在固垣平安地稍瘠薄全羅物最富繁（京畿忠清慶尚黃海江原永安平安全羅皆道名平安即古弁韓地慶尚即古辰韓地全羅即古馬韓地）其袤也道里二千延則加倍（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誌書云）視古也國封三四今則獨存（新羅百濟躭羅今皆爲所有）蓋惟不蹈前人之覆轍所以獨蒙昭代之深恩也詔許建邦自爲聲教（本朝洪武二年高麗國王王顓表賀即位詔許自爲聲教賜以龜紐金印）曰詩曰書視庠視校士窮則梓蘊雕蟲達則搏鵬變豹（其國奉朝廷正朔鄉試以子午

（卯酉會試以辰戌丑未年擬試亦然）農勤稼穡技習工巧官多倣古祿則給田刑不以宮盜乃荷校（閽官皆非刑人惟取幼時傷疾者為之所以其少惟盜賊決不輕貸凡事以詢諸三四通事所言皆合）貿遷一以粟布隨居積以為贏用使盡禁金銀雖錙銖而亦較（民間不許備分文金銀以積粟布之多者為富室其貿遷交易亦以此其民貧宦少者亦以此）田賦結以代畝牛畊四日者乃輸四斗之租（盡一牛之力畊四日之地為一結）士類養以定員身皆二齋者皆食二時之稍（成均館常養五百人每三歲以明經取者謂之生員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又自南中西東四學升者謂之升學四學避北不敢名尊朝廷也生員進士居上齋升學居下齋生員進士須殿試中者乃謂之試年乃入官否則仍養於成均館試年每三歲取三十三人）官非三品綺繡不得文身（小官皆服綢布不服紵綵其布之深青色者亦不常服燕會時乃服之）民受一廛禾麻則皆穿窖（其藏亦如遼人）其最可道者國有八十之老則男女皆錫宴以覃其恩（每歲季秋王宴八十之老人於殿妃宴八十婦人於宮）子有三年之喪雖奴僕亦許行以成其孝（國俗喪三年且尚廬墓奴僕例許行百日之喪有願行三年者亦聽）王都設歸厚之署儲棺槨以濟乎貧窮（其國棺槨俱用松然自一臨觀之中材者似少故王都設署便之）鄉飲嚴揚觶之文秩籩豆以戒其喧閙（文與華同惟改朝廷二字為國家）婚媾謹乎媒妁子出再醮者雖名學亦不得齒於士流（俗恥再嫁所生及失行婦女之子皆不許入士流登仕版）門第最重簪纓世列兩班者或匪彝皆不為之禮貌（以先世嘗兼文武官者謂之兩班兩班子弟止許讀書不習技藝或助行不齒

則國人皆非之）至若家不許藏博具（棊局雙陸之類民間子弟皆不許習）祭則習立家廟大夫乃祭三代士庶則止祭祖考此皆自箕子而流其風韻而亦觀中國為之則效也（已上皆見館件使吏曹件使許琮具到風俗帖）凡為城郭皆枕高山開出岡麓亦是彎環大者則聳飛飛之雉堞小者亦雄屹屹之豹關蓋自義順而歷宣川（義順館名在義州鴨綠江東岸江卽華夷界宣川郡名在義州東）其間雖有龍虎（山名龍川郡鎮山）熊骨（山名鐵山郡鎮山）之巘峴惟郭山更凌乎霄漢（郭山郡名其城在山虞詰書名凌漢城）又自新安（館名在定州前有樓）而渡大定（江名在博川郡卽古朱蒙南奔至此魚鱉成橋處又卽博川江）其山雖有天馬（山名定州鎮山）鳳頭之嶻嶪（鳳頭卽嘉山郡鎮山自鴨綠東行惟嘉山嶺最高其嶺有曰曉星曰翌海皆為使節所經之處）而安州又倚乎潺湲（安州城下輒薩水上有百祥樓卽隋師伐高麗時敗績處又名清川江城內有安興館）郡肅川而邑順安勢皆下於原野樓肅寧（肅寧館前有樓）而館安定（館名屬順安縣）地乃稍就寬閑惟彼西京地最夷曠隨勢命名是曰平壤爰自有國已高築臨水之雉城曾幾何時又近移北山之疊障也（平壤城最古箕子初封時已有之至高句驪又病其不據險復就城北增築一城東瞰大同江北接錦繡山箕子後傳至漢有名準者為燕人衛滿所逐徙居馬韓之地今無後焉）自餘諸州壤多墝亦間有黃壤亦雜沙石惟此近郭土則黏埴形存畎澮溝塗（舊城箕子所畫井田形制尚有存者如直路之類是也）樹宜禾麻菽麥厥草乃庶厥木乃喬（至此

（乃有高柳如中國者）葉有鳴蜩草有秀萋錦繡峯遠接龍山之兀兀（龍山一名九龍山一名曾陽山在錦繡山北二十里山頂有九十九池）浮碧池下瞰浿水之滔滔（大同江即古之浿水）麒麟尙餘乎石窟（麒麟石在浮碧樓下世傳東明王乘麒麟馬入此窟從地中出朝天石上升今馬跡尙存）駝羊半蘗於山腰（舊時石馬銅駝皆存荆榛）殿餘故址松握危橋慨往事之莫留如見覘之聿消孔庭設像皆冕而裳亦有青衿濟濟道傍献羅巾幘帶飄且揚皮革襪履底尖而方候則躬身進則趨蹌（生徒皆帶黑羅巾垂一帶青襴衫足穿尖頭方底皮鞋有襪）東有箕祠禮設木主題曰朝鮮後代始祖蓋尊檀君爲其建邦啓土宜以箕子爲其繼世傳緒也（檀君堯帝甲辰年間國於此後入九月山不知所終國人世立廟祀之者則其初開國也今廟在箕子祠東有木主題曰朝鮮始祖檀君位）墓在兎山維城乾隅（箕子墓在城西北隅之兎山去城不半里山勢甚高）有兩翁仲如唐巾襦點以爛斑之苔蘚如衣錦繡之文襦左右列以跪乳之石羊碑碣駝以昂首之龜趺爲圓亭以設拜位纍亂石以爲庭除此則其報本之意雖隆而備物之以禮亦疏也大同既渡山漸崔鬼生陽（館名）載臨路更迂迴遺營壘於松陰若古家之累（相傳爲唐將征高麗時營壘然參差大小無序絕類箕州者予初道箕時常疑焉詢一老卒云是唐王征東時謀壘堆洞其下皆著土土上只木覆之如檀道濟唱籌量沙之類意此地之營壘亦此意也）望波濤於海上識洪邅之悏悏（地爲黃海道其北皆山其南際海）成

佛（嶺名）雄關葉石磊磊北接慈悲（嶺名）南臨渤海在前元則畫此爲界至國朝乃示以無外也（成佛嶺北枕山南枕海山巔碑覩高出雲表一關乃棄舊城所伐甃坂方石數堆詢之一通事云其北即慈悲嶺元時畫此爲界此即其關口若然則自鴨綠江抵平壤東皆爲界地而朝鮮所統之八道已去其一道餘矣我聖祖則盡以界之宜其泰順兼禮祠古有閉也嶺屬黃州）延津（江名）劍水（館名）鳳山（州名）龍泉（館名）環翠翬飛（環翠樓名在鳳山州館內）蔥秀雲連（山壁立臨水舊名隱秀子爲易今名）（書爲作記）寶山瑞膺金岩溜穿（寶山金岩皆館名平山府屬）聖居松嶽天磨朴淵（聖居松嶽天魔皆山名朴淵山瀑名松嶽即其鎮山聖居天磨東自東北有五峯皆插碧其中三峯如人並坐而中一峯尤高左右二峯稍卑有低如侍者狀常護煙霞殊爲可愛予嘗有詩）開城兵止留都在焉有威鳳遺基棄乎北麓（威鳳樓名王建明）前有蟠龍舊碑出乎東阡（東有降基即今國王李氏先廟）蟄神物於靈湫掛瀑布於長川（山頂有龍湫瀑布相傳王氏都此時遇旱王自往禱不應有道德者檄龍出水面蔽王杖之去其數鱗仍收其國庫中通事李義開城人嘗爲予道此且欲王出鱗予觀予以爲無益遂止之）閭閻萬井禾稼百廛官署亦限堂屬之尊卑廟學亦嚴像設於聖賢（今郡學即王氏時成均館聖賢皆塑像與牟庳同其候館即王氏時大平館所以視他館爲獨軒敞雄偉）芹浮香於泮水芸辟蠹於遺編春風酒旆夜月管絃其民物庶蕃固非諸州之可擬而風氣固密亦非西京之可肩蓋王氏王此者踰四百年至瑤昏迷始權知國事於李氏而名高麗統此者易三四姓及且得國乃請復舊號於朝鮮也

（本朝洪武廿五年高麗國王王瑤昏迷多殺失衆心國人乃共推門下侍郎李成桂權知國事遣其國知密直司事趙來請命往成桂更名旦且以易國號上請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最古且久詔曰朝鮮既得命遂遷都今漢城府以此爲留都云）臨津濟渡（臨津江名屬長湍府）拔州爰以遥瞻漢城高騰佳氣乃經碧蹄（館名）乃躡弘濟（樓名）是爲王京屹立京都翦以三角之嵯峨（三角山即王京之鎮山勢最高王宮在其山腰山巔崥峴嵳之巖業如銀齒）陸以萬松之蒼翠千仞勢豈止壓千軍西望一關路僅可容一騎（自弘濟樓東行不半里天造一關北三角南接南山中通一騎險莫加焉）山圍郭外矯然翔鳳之覽輝（東峯諸山勢皆環拱）沙積松根皜乎雪積之初霽（自三角至南山山色皆白而微赭堊之如雪）慕華館設於坤麓崇禮門正乎離位（慕華館去城八里中爲殿前爲門凡詔至王則出迎道左崇禮王國南門也）一以憩周爰之皇華一以迓會同之詔至也王則袞冕郊迎臣庶簪裾鵠侍巷陌盡爲旄倪所擁塞樓臺盡爲文繡所衣被（街巷人家皆如頒降禮制設綵掛）樂樂也若綏以嘐虛設也亦華以麗沈檀噴曉日之煙霧桃李鬬東風之羅綺駢闐動車馬之音曼衍出魚龍之戲（以下皆言陳百戲迎詔）鰲戴山擁蓬瀛海日（光化門外東西列鰲山二座高與門等極其工巧）猿抱子飲巫山峽水（人兩肩立兩童子舞）翻筋斗不數相國之熊嘶長風何有鹽車之驥沿百索輕若凌波仙子躡獨趫驚見橋梁山鬼飾獅象盡蒙解剝之馬皮舞鶴鶉更簇參差之

雉尾蓋自黃海西京兩見其陳率舞而皆不若此之善且美也（平壤黃州皆設鰲山綵棚陳百戲迎詔而惟王京之勝）太平有館（在崇禮門內中爲殿前爲重門後有樓東西有廊廡所以待天使者）鐘鼓有樓（在城西四達之衢其高大）仡仡國中言言道周以宴以息以遨以遊臥榻則環以八面幃屏（國俗少掛畫凡公館四壁皆列以幃屏上畫山水竹石或草書高二三尺臥榻亦然）疏簾則加以半捲香鉤雞鳴則候問安之使（每日早王遣其國一宰相一承旨來問安）騎出則鳴夾道之騶有絹御以給使令有桔罍以供唱酬蓋敬主以及乎使而爲禮不得不優也宮室之制與華亦同其塗皆丹（國無銀硃以丹代之桐油亦然）其覆皆瓪（門廡使殿皆甌瓦如華公署所覆者）門三重則殺杯螺之焜燿（前門曰光化二門曰弘禮三門曰勤政止用金釘及環）殿居中乃有琉璃之青葱（惟正殿曰勤政者用琉璃餘皆不用）堂陛嚴七級之等差（級皆粗麻石甃勢其陛上以藉覆之）綺疏華八窓之玲瓏（殿東西壁皆設腰欄子拜詔時皆以鉤懸掛之也）或限隔以高山則別構乎離宮（勤政仁政二殿皆各爲門以入以爲山所隔故也）大抵皆不擇乎平曠以爲基而惟視地勢以爲雄也詔至殿庭王則傴僂世子陪臣左右夾輔展軒縣於墀列幃幕於庭宇（殿前及墀內皆設白布幕）（以色尚白故也）仗齊一於干鹵樂作止於柷圉齊三聲於虎拜嵩呼率兩班於鳳儀蹈舞雖音聲之不可通而禮儀亦在所取（禮亦華於拜加三上香三叩頭山呼時則俯伏皆拱手應）闕庭既徹

賜物亦予乃分東西乃爲賓主（宣詔畢引禮引天使降自中堦東至幕次俟王易服乃引天使由中堦東升殿引王由中堦西升殿天使居東西向王居西東向再拜序坐王之位對副使稍下半席）方交拜以成禮遂假譯以通語謂藩垣實小國之所宜而湔汗辱洪恩之覃溥罄涓埃而莫報雖隕越其何補惟日歌天保之周詩冀遐祝日升之皇祚載詠隰桑之喜見載講春秋之禮序謂列國皆先乎王人矧清光日近乎當宁也邪（勤政殿坐序既獻人參湯一盞畢王起身向前顧譯者張有成李承旨傳言云小國之臣尊事朝廷禮當而蒙勑書獎諭如此洪恩難報予二人乃答云朝廷以東國素秉忠敬故恩典視他國不同又舉手加額連稱難報語畢送予二人出弘禮門乘轎乃退予二人歸至太平館諸陪臣以次見畢王隨來設宴餞於館門外立東向不入執事者報

予二人出迎乃揖讓入至庭交拜序立畢酒獻則卒爵而領二譯者使言曰詩經有云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我得見二位大人心中懽喜不盡予二人亦稱其賢且叙謝其途次燕接之厚將卽席復與之禮讓乃云春秋之禮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矧二位大人是何等地方皆天子近臣今日遠臨小邦豈敢不讓又微笑謂二譯曰汝不曉近臣謂何乃是皇帝跟前行走的予二人亦笑答譯者云素聞王讀書好禮今得見果然又拱手述稱惶恐惶恐）門廡殿庭皆蹈以席賓主座分則加以襲彼章數則虬並偃而戢鱗此織文則鳳雙飛而展翼（三席執恒卷以臨交拜特設之）食器也開用金銀銅瓮品物也率多海陸珍奇主獻賓一以華禮賓酢主亦用燕儀羅蜜餌數至五重擎盤拌大可尺圍每器範銀銅爲闌干而綴以綵珠之絡索其工皆剪羅

綺爲花葉而舞以綵鳳之褵褷（其列五重皆不用果實以蜜和麪爲方圓餅餌油煎之頓挫周遭玲瓏壘累高大至尺許衛以白銀或白銅八角闌干綴以綵珠之網其上剪綵羅爲四花葉剪紅羅又爲四花瓣每瓣周遭以白銅小釘綴之如華之花樣其頂上乃以銅線纏五綵絲爲飛鳳孔雀或飛仙騫上其尾展翅首皆俯而向賓王送折俎則除之）其豆籩取美觀瞻則以前大後小爲序陳列取宜嚮背則以外高內低爲差（其案一字橫列每案皆然）間殽羞以糁食（亦能爲華之米糕麪花之類）雜醯醢以醬酒則醞釀以秔（不用秫米）雖從事之出青州者近殆未能與之優劣色香溢斝而督郵之出平原者遠則不敢望其藩籬（酒味絕類山東之秋露白色香亦同之）案拼一字中覆以綃（一字橫列之案惟中一案以紅綃覆之上加油紙於上布器）左右

翼三皆陳饌牢近坐一筵俟卽席王乃自舉（初卽席見所設坐椅離案三尺餘莫曉所以及見王自舉一案而來乃知其自欲申敬故然）充盤諸饌遇當割臣必親操（饌有牛羊豕鵝四品皆屬之最後一案乃寬大饅頭上以銀爲蓋蓋之一大臣操刀入割牲畢剖其大饅頭之皮中皆貯小饅頭如胡桃大殊可口）示特殺則牲皆獻心取肥甘則腸三實脊（羊背肉之上貫羊腸三中實以炙及諸果）積獻則先同姓封君（其同姓之賢者皆封君總謂之王臣其郡臣有武功者亦封君文職有功者封亦然）次乃以及政府六曹（勑時王必出席者升降王皆隨）獻湯一進必以五碗爲數（王不自進惟此禮與華不同）器果疊不以盈尺爲高（其食案甚少嗜炙之進既多則果而疊之）几案不容則徹於蹈藉之席（肴羞與湯再進則無容處以足案上皆徹置席間之地此則其國俗然也）腥羶卽飯乃進

以泗匝之毛從官皆鵠侍於中外（執事者進闌習則出皆叩頭）俯伏於周遭（閤者皆烏紗帽黑角帶俯伏奉王坐侍之足通事承旨則左右俯伏以候傳言予二人坐後通事亦俯伏但無闕者）蓋三燕太平也禮皆同而文不殺一燕仁政也誠益至而力益勞（太平館初燕爲下馬燕再燕爲正燕三燕爲上馬燕仁政殿之燕則名私燕也初擬此禮以未嘗欲與議吏張及王乃知太平慕華二館其制皆殿宇爲奉迎天詔而設無事時王則不造及觀其每來設宴必先於館門外小殿乃入乃知不必更張也）比予竣事東歸遣車言適王則先出慕華設燕以待語益丁寧而不厭禮益勤渠而匪懈荷修爵之無算每善言之至再至請輒書之重內謬許予黨爲皆能及引老氏之贈言自慊其才之不逮意蓋將贈

予以詩句惜未爲予黨所解也（是日王以予二人嚴郤其饋乃假譯者道意云自我祖宗來凡天使遠臨皆有微物將意今看二位大人如此我惶恐而不敢言也但我聞得古人云仁者贈人以言不仁者乃贈人以金我即不得爲言徒以微物褻瀆心中甚惶恐我又曾記得孟子有云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二位大人真修天爵者此回必蒙殊恩此使是我贈言于二人亦以荷王愛我以德答之予飲未闌乃領譯者曰請盡此一盃明日盡有天淵之隔也譯者乃悞以天淵爲天遠予二人解其語意而爲之申說王乃笑及送出門王出酒勸復有遠別千里之言譯者又悞以遠別爲承誤蓋張有善華語而少讀書李承旨讀書而不熟華語每觀其傳言王汗發而猶未達殊可笑是夜宿碧蹄館閱許吏曹詠王壹作詩始惜其意）乃若山川道里淡月所經風物人情五日所得雖不具知亦頗記憶成均國學負山枕崖前後殿堂左右庭塔（聖殿在前明倫堂在後四學分東西）官有大

小司成徒有上下齋（生員進士居者曰上齋升學居者曰下齋生員即三歲以明經取者進士即以詩賦取者升學即民間俊秀也又謂之寄秀）西京所不能擬開城所不能倫則在乎祭不設像以瀆亂徒有進造爲朋儕也畿內之景漢江爲勝樓高礙雲水碧流鏡渡有楊花物亦繁盛萃八道之運餉爲一國之領最高亭俯瞰長千百濟國接連舊境予嘗爲之放舟倚馬爲一日之遊彼亦自度其樂事賞心出百年之幸也達巷通衢正直無曲截然檐阿翳然華屋百家則出高牆以隔風火每室皆穿北牖以避災燠蓋其外皆分授於官而貧富不得異制其內乃獲由己而結

搆惟其所欲也（其通衢兩邊皆官廊覆以敞瓦分授居民其外莫辨其孰爲貧富至內其室乃有不同者）官府之署制亦不殊皆有堂寢皆飾廡隅樓習闌楯梁冒侏儒館傳壁間盡塗以水墨不工之畫戶牖合處皆寫以混沌初分之圖此則未必盡然予但據其所見而直書也貧壁編篠索綯以完其上則以茅茨其空則塞以泥丸（其壁取荊榛之屬直豎而不編以草繩約之繩約處如罟網之目每一目以泥一丸塞之王都小巷如此若途間所見者則全用泥塗）有荊棘反出檐端者有棟宇僅如囷盤者此比鳳凰雖不足千仞之舉而視鷦鷯亦可托一枝之安也富則陶瓦皆瓦而廡序之翼東西者棟反聳出於南北塗墍皆

土而堂寢之位前後者脊反低下於中間（堂寢皆間廡序乃反三間）門則皆循東序之棟設梯以升必矩步乃可達於堂寢（其間雖皆南向然不自中開皆就東廡之棟南向以開以塞多高故須梯行其面東西者亦然）地則皆卑下濕之沾鋪板以隔若趺坐則皆藉以茅苫（俗皆席地而坐人設一四方蒲團以布帛爲一大枕中塞以草爲坐者所依凭官府則以滿花坐爲蒲團其制亦方以綵色紕緣叢草枕行則人負之）所不可曉者家不豢豕蔬不設樊引重則惟見牛馬（用馬駄者爲多用牛者亦少）芻牧絕不見羊豕鮮食則蹄筌山海蔬茹則采擷江灣（自平安至黃海二道所見皆如此）有至老村民而不一沾豕味者有偶沾燕賜而卽夢踏菜圃者（官府乃有羊豕鄉飲時或用之）與夫貧則皆

葬山林貴乃卜宅郊原（自平安黃海一路望山嶺如睥睨列者皆墳也貴者乃擇形勝有華表石羊之類然亦不見樹碑）此皆出殊方異俗而不必深考細論也人露總環以分貴賤（其國總髮之網巾皆結以馬尾以環定其品級一品玉二品金三品以下銀人則骨角銅鉄之類而已矣）庶童留胎髮不問後先有甫孩提而髮已垂肩者有歲六七而角總依然者揆其留固以遺體當重欲其露所以戴弁皆前也民戴草帽領皆垂珠頂或圓方色皆黑盧與皂則穿四葉青衫頂加插羽庸人則衣數重麻布步曳長裾惡喧嘩則銜枚道路止衝突則曳杖庭除（皂隸四葉之衫惟平安黃海一道者如此京畿則不然曳杖之人皆選其長身者亦戴大帽穿黃色土布員領繫縧但不插羽）履

制以皮雖泥行亦所不惜韈縛於袴縱水涉亦所不拘衣皆素白而布縷多粗裳則離披而辟績亦疏背有負則且俯且行有如龜（其俗男子尊有命則且皆任在背）蹲且進有若鬼趨（其俗見人以蹲踞爲敬有召命亦蹲踞趨進而答之）人必三人乃舉一輿行不　舍又易百夫蓋於重皆不能以肩任宜於此皆以手舉扶也（一輿前後通用二十四人扶翼者又在外其輿如華校椅而足短左右夾二長扛亦與華制相同就坐下設一横木長於坐下横木同都舉時以紅綿布就横木遶之人但以布着肩以手舉扶而行又於輿之中間從後至前直旋前綿布二紿分者人之兩肩如馬之騖韉狀取其不偏出其餘令十數人前曳之）女髻掩耳不見佩當首戴白　直壓眉睚（自開城府至王京夾道所見皆如此）富貴者面乃蔽以

黑繒（富貴家婦女首戴一帷如大帽簷垂黑繒以蔽其面雖蔽面亦避人王京乃有之）貧賤者頸不掩於素裳有位而尊乃許乘輿出入無位雖富亦許（二句出許吏曹所出風俗帖中）襪履布韋足皆縱而不束（履賤者牛皮貴者鹿皮襪多用布三四通事說皆同）衣襦布帛袖則闊而不長上衣則皆過膝下裳則皆垂堂卑見尊亦以蹲踞爲禮賤有事則以　爲常有頂盂水而手不扶匡者有載斛米而步　趨蹌者此則目所見而畧陳其末見則莫得而詳也若夫所謂川浴同男郵役皆嫻始則甚駭於傳聞今則乃知已更張豈亦以聖化之所沾濡有如漢廣之不可方也歟（予未使其國時皆傳其俗）

（以孀婦供事館驛予甚惡其瀆比至則見凡來供事者皆州縣官吏婦人則執爨於驛外之別室相傳其俗自景泰中其國王瑈封襲以後變之遼東韓副總兵斌所談也川洛事出舊志今亦變）禽多雉鳩雀鷃獸多麋鹿麞麀（麕如麞一角肉甚美山不產麂）錯則昆布海衣蠣房車螯（昆布如棕葉棕色海衣如紫菜而大）魚則錦紋鮐項重唇八稍（錦紋似鱖如身圓鮐項如條但見乾者王遣人送饋及途間設）（湖味頗不佳者長四五尺）丈鯉鯽隨川澤皆可以樔（清川大定臨津漢江諸水皆有之鯽有長尺餘者）鸛雀在庭院多有見巢似蛤厥明味獨甘於海錯（石決明即入藥者其內外附殼內附石一名復魚殼沿邊有孔生海中）如拳紫蕨獨美勝於山肴（蕨有青紫二色如華之所出者同土人不善採凡採時必以錐掘地出土就根割之予投許吏曹以採法嘗甚）

至若異產川陸分腹蘭臯則有筆管醸漿（筆管食苗味滑而甘未識其葉或云即黃精苗醸漿葉尖莖或青或紅味甘酸）紫荇白蒿（王都及開城人家小池皆植荇）水蔘之芽當歸之苗松膚之餌山蔘之膏（松樹去粗皮取其中之白而嫩者和秫米搗之爲糕山參非入藥者其長如指狀如蘿蔔亦取和秫米搗之煎爲餅餌又三月三日取嫩艾葉雜秫米粉蒸謂之艾糕其秫米白色而味香）皆可爲葅皆以薦醪果則栗梨棗柿榛松杏桃柑橘梅李石榴葡萄（梨棗榛最多在在有之柑橘則全羅道出之）皮則虎豹麕鹿狐貉猜貂（土人名貂爲獤豬皮則不識）取以爲文裀重裘矢服弓囊花則薔薇躑躅芍藥牡丹酴醾丁香雀眉山茗二月方中櫻桃盡放季春末哮郁李皆發（予三月十八日自其國啟行時棠梨花落殆盡）

（又行數日過鴨綠江始見有初開者蓋其國邇近東南地暖故也）草多蒼蔚甚棠樹多輪囷屈蟠（以山多沙石故也）亦有老松其堅如柏人取爲明脂亦不滴（其松材理最堅黃色如柏少脂在在有之）花香者一經春皆採子結者必隔年乃食（松有二種其結子者皮不甚枝葉上聳其子之結必隔年乃得取至京畿道始有之）小者盡以爲溪澗之橋大者乃以柱廟堂之宇（凡一路有水處皆旅取松爲橋稱其枝爲闌干取其葉障土左右近寶山館一溪名曰猪淮闊二十餘丈亦以是爲之其得梁棟亦罕得直者若僂柱亦上下二段合爲之）此則其種類不同而爲用亦各有適也五金莫實所產最多者銅（地產銅堅而赤食器匙箸皆以此爲之華所謂高麗銅也）五色各隨所用所禁者紅（以王服御皆紅故禁之）五味則醯醬爲多五聲則音

韻不通（其國音有二樣讀書則平聲去如聖以璽爲燕之類常語則女聲甚至以一星爲一作三字作四二字呼之者尤多如八以爲父爲向不知母爲類是也之以）舊爲志所稱者狼尾之筆（一統志載所產有狼尾筆其管小如箭竿須長寸餘鼠毫所製而貢謂之乃黃鼠尾非是狼尾也）爲武所尚者樺皮之弓（弓比華制稍短然）正發布織以麻而以苧名者蓋出傳聞之誤紙造以楮而以繭認者以其搗鍊之工（舊皆傳其國所出之紙爲繭造至乃知以楮爲之但制造工耳予嘗以火試之而知其然布之精者以細密如谷紙）所貴者在捲束如筒傅油則可禦而（其厚紙有以四八幅爲一張者通謂之連幅則可隨風布爲帳幕陸行則以隨行油單其白覘一不輕隨處皆以白馬馱）乃若所謂男子巾幘如唐今則非者果

下之馬亦無三尺（文獻通考謂其國人戴折風之巾幘如唐令男子皆戴大幘惟于都待王舉輿者戴六角皂綃軟巾六角皆綴白錦毬穿紫綃圓領足屬尖頭皮屨屨如所畫騎唐馬之奚官意當時所服必皆如此故云如唐又一統志謂百濟國出果下馬其高三尺果下可乘今百濟國之境正在揚花渡之南岸去王京不過二三十里詢之云入已無產矣但其國中道路所見馱物之馬雖不止三尺然比中國之馬差小意者其種類也姑記之）惟有五葉之蓑滿花之席（五業蓑即本草所謂新羅人蓑也滿花席之草色黃柔雖摺不斷比蘇州更嘉）歲貢闕庭時供上國百二十年來其蒙胥拔之騈蕃雖曰本乎聖明之所錫而亦由其琛贄之絡繹也嗟夫六義有賦惟取直陳陜月經行詎得其真矧予以襪綫之菲才不異乎滄海之纖鱗乃能運筆端之造化寫六合之同春惟不欲厚誣於見聞或庶幾不愧於諮詢

朝鮮賦終

朝鮮賦校勘記

一頁九行歸字原闕以意補　十六行倍原誤倍

二頁二行宮原誤官　十八行耻原誤啚　末行謂原誤爲

三頁末行如原誤而

四頁七行揚原誤羊

五頁九行而原誤如　十五行與原誤於

六頁首行遣原誤遣　六行翠下缺二字疑作高凌

八行北下缺字疑作接　九行昏疑作皆

七頁十四行鉤原誤鈞　十八行伎原誤伏

八頁六行兩原誤𥳑　八行李原誤季旨原誤首

十一行則疑作氣

九頁七行醬下缺字疑作齏　末行即疑作既

十頁二行皆下缺字疑作戴　十七行張有下依前

宜脫成字　末行崖原誤岩

十一頁五行之下缺字疑作首　十二行殊原作同

十三行楷疑作楯　十五行則下缺字當作覆或

作蓋

十二頁首行皆下缺字疑作一　十二行有原誤者

十五行依原誤非　十八行褶原誤褶

十三頁四行有原誤者　五行不下缺字疑作數
十二行頸疑當作蹬　十四行袖原誤細　十六
行孟原誤盂　十八行浴原誤俗男原誤另
十四頁二行浴原誤俗　七行鶴誤作觀　十一行
腹疑作複
十五頁六行寶原誤實　九行之下缺字疑作中
十四行尙原誤向　十七行子原誤子谷疑作轂
十九行其白視一注當有脫誤
廿六頁四行所原誤可　六行加疑嘉省　八行亦
原誤釋　十一行欲原誤欣

南昌魏元曠校

朝鮮史略

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
善本叢書第一集

朝鮮史略卷之一

檀君

東方初無君長（只有九種夷）有神人降于太白山（在今寧邊府即妙香山）檀木下國人立爲君（唐堯二十五年戊辰）國號朝鮮（在東表日出之地故曰朝鮮索隱曰以有山水故名）都平壤徙白岳後入阿斯達山（今九月山）爲神是爲檀君（名王儉古紀云檀君與堯並立至商武丁八年爲神壽四千十八然權近應制詩曰傳世不知幾歷年曾過千盖傳世歷年非檀君壽也）

箕子

周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國人五千入朝鮮武王因封之都平壤是爲後朝鮮教民禮義田蠶織作設八條之教（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飲食以籩豆有仁賢之化其後子孫稍驕虐燕乃攻其西滿潘汗爲界朝鮮遂弱至四十代孫否屬於秦子準立爲衛滿誘逼浮海南奔

衛滿

燕人衛滿因盧綰亂（漢高祖時燕王綰亂）亡命來渡浿水（即今大同江）誘逐箕準據王儉城（即今平壤）仍號朝鮮至孫右渠不奉漢詔武帝遣公孫遂滅之

四郡

漢武帝討右渠分其地爲樂浪（平壤）臨屯（東暆縣今江陵）玄菟（東沃沮城今咸鏡地）真蕃（雷縣）

二府

漢昭帝以平那玄菟郡爲平州都督府臨屯樂浪郡爲東府都督府

三韓

馬韓（今全羅地）箕準避衛滿浮海居韓地金馬郡（今益山郡）號韓王其民土著知蠶桑作緜布性勇悍居處作土屋其戶向上統國五十四後百濟王溫祚并之（自箕子至亡一千餘年）

辰韓（今慶州）秦亡人避入韓韓割東界以與之常用馬韓人作主地宜五穀俗饒蠶桑善作縑布乘駕牛馬男女有別行者讓路統國十二

弁韓（弁一作卞今平壤）立國於韓地不知其始祖年代

屬於辰韓亦統十二國（權近曰後漢書以爲卞韓在南辰韓在東馬韓在西其謂卞韓在南者盖自漢界遼東之地而云耳非謂卞韓在辰馬二韓之南也崔致遠因謂馬韓麗也卞韓百濟也誤矣）

三國

新羅始祖赫居世立（漢宣帝五鳳元年）初高墟村長蘇伐公得大卵於蘿井林間剖有嬰兒養之岐嶷夙成六部（朝鮮遺民居東海濱分爲六村或曰六部）異之共立爲君號居西干（方言王也）都辰韓地國號徐羅伐以朴爲姓（俗以瓠爲朴所剖卵似瓠故姓之）立閼英（初龍見於閼英井右脇生女老嫗養之以井名之）爲妃妃能內輔人謂之二聖王巡撫六部勸督農桑不伐馬韓之喪使民敬讓樂浪來侵見夜戶不扃服其有道引兵退東沃沮稱爲聖人（沃沮在麗之東北連挹婁南接穢貊人性強勇今咸鏡地）遣使獻馬卞韓以國來降（權近曰羅祖閼英之生皆怪而不常豈非海隅之地有生之衆淳朴無知間有一爲詭說者舉皆信而神之以傳後世也）

高句麗始祖朱蒙立（漢元帝建昭二年新羅始祖二十一年）先是東扶餘王金蛙（扶餘王解夫婁老無子求嗣祭山川所御馬至鯤淵見大石相對而淚轉石有小兒金色蛙形喜而養之名曰金蛙及長立爲太子）得河伯女柳

花于太白山南優渤水（在今寧邊府）幽于室中爲日影所炤而娠生一卵蛙欲剖之不能母裹置煖處有男子破殼而出骨表英偉七歲自作弓矢發無不中名爲朱蒙（扶餘俗謂善射者爲朱蒙）蛙七子忌欲殺之朱蒙乃與烏夷陜父摩離等行至淹淲水無梁祝曰我天帝子河伯外甥今日逃亂追者將及柰何於是魚鼈成橋得渡橋解追兵不及至毛屯谷遇三賢（麻衣衲衣水藻衣）俱至卒本扶餘（今成川府）其王無子妻以女生沸流及溫祚王薨朱蒙嗣自稱高辛之後國號高句麗因姓高時沸流水上松壤國王以國來降封爲多勿侯（麗語復舊王爲多勿）又滅荇人國（在太白山東南卽今三陟府）及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北接挹婁挹婁在不咸山北東濱大海多山險人多勇力上氣寒常居穴弓長四尺矢用楛青石爲鏃古之肅愼氏國也）

高句麗王母柳花卒於東扶餘其王金蛙以太后禮葬之立神廟

高句麗王朱蒙薨（號東明王）太子類利立移都國內（卽今義州）又築尉那巖城（朱蒙在扶餘娶禮氏有娠朱蒙去後乃生有奇節善

（彈丸誤中汲婦盆以無父被罵問于母知父所在搜柱下得父所遺劒持往卒本見王王以所藏斷劒合之果驗乃立爲太子）

新羅遣瓠公聘于馬韓韓王讓之瓠公對曰我國自二聖肇興人事修天時和倉庾充實人民敬讓辰韓卞韓樂浪倭人無不畏懷而猶謙虛遣下臣修聘反怒劫之何耶韓王欲殺之左右諫乃聽還瓠公本倭人初以瓠渡海來故號焉

百濟始祖溫祚立（漢鴻嘉三年新羅始祖四十年）父高句麗王朱蒙以在東扶餘時所娶禮氏女子類利爲太子溫祚與兄沸流恐不相容南行沸流居彌鄒忽（今仁川府）溫祚都河南慰禮城（今稷山縣）國號百濟（初以烏干等十人偕行故號十濟後以百姓樂從改百濟）後徙南漢山城（今廣州）又徙南平壤城（今漢京）以扶餘爲氏（系出扶餘故云）沸流以其都水土鹹濕不能居到慰禮見宮室之盛慚憤死

百濟悲耗靺鞨來侵（靺鞨在不咸山北與北沃沮相接古肅愼氏國即今野人舊後鈔三國亟被其侵）以族父乙音有智識爲右輔委兵事及卒以解婁代之神識淵與年過七十膂力不愆

百濟王都有老嫗化爲男

百濟遣使馬韓告遷都漢山仍定疆域北至浿河南限熊川西窮大海東極走壤

百濟王立東明王廟及國母廟（史臣曰百濟與高句麗自別爲宗立東明之廟則不當配以他國之母而別祀其母也）

百濟漢城人家馬生牛一首二身（日者曰牛一首二身者大王并鄰國之應也王喜遂有并吞辰馬之志）

新羅王赫居世薨（在位六十一年）太子南解立（漢元始四年）

號次次雄（或云慈充方言巫蓋神而敬畏之稱）

新羅有昔脫解者身長九尺風神秀朗智識過人精專學問兼通地理王妻以女以爲大輔委以軍國政事（多婆那國王娶女國女生大卵置櫝中浮海至阿珍浦老嫗開櫝有兒養之以櫝來時有鵲隨鳴省鵲以昔爲姓以解櫝而出名脫解）

倭侵新羅邊郡（自此屢犯邊境）

高句麗王遷都尉那巖城太子解明不隨恃強力結怨鄰國（解明留都黃龍國王贈強弓解明對其使彎折之）王賜死太子曰父命不可逃乃往礪津原以槍揷地走

馬觸槍死（十二年）王莽發高句麗兵伐胡王不欲從莽遣嚴尤擊之降封王爲下句麗侯

高句麗王類利薨（天鳳五年）號琉璃明王太子無恤立以乙豆智爲左輔

高句麗王北伐扶餘北溟人怪由道請從征杖劒大號直進斬扶餘王帶素其季弟（皆金蛙之子）自立爲王移都曷思水濱從弟率國人來降賜姓絡氏（皆有絡文故也）

新羅王南解薨遺命朴昔以年長相襲太子儒理立（漢更始二年）號尼師今（儒理讓于昔脫解脫解曰智人多齒以儒理多齒立之尼師今方言齒理也）

百濟始祖溫祚薨太子多婁王立（漢建武四年）

新羅分六部爲二仍賜姓（李崔孫鄭裴薛）二部有會蘇曲（王女每年自七月旣望率部內女子會六部庭績麻夜分罷至八月十五日校功負者置酒謂之嘉俳作會蘇曲歌之）

新羅改官制置十七品（曰伊伐餐曰伊尺餐曰迊餐曰波珍餐曰大阿餐皆授直骨王族曰阿餐曰一吉餐曰沙餐曰級伐餐曰大柰麻曰柰麻曰大舍曰舍知曰吉士曰大烏曰小烏曰造位）

高句麗王以貪暴廢沸流部長仇都逸苟焚求爲庶人擧鄒勃素代之三人詣堂下謝罪勃素曰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則善莫大焉仇都等感愧不復爲惡

高句麗王元妃恐王子好童以愛奪嫡譖無禮王疑之或勸自釋曰我若釋之是顯母之惡貽父之憂遂伏劒死

百濟始種稻○駕洛國（卽今金海府）始祖金首露立（漢建武十九年）初九千酋長（駕洛無君臣位號有九千各總衆爲酋長）得金合于龜峰開視之有六金卵皆化爲男奇偉長大衆推始生者爲主姓金氏（因金卵爲姓）以始見名首露國號大駕洛（又稱伽倻）餘五人各爲五伽倻主（曰阿羅伽倻曰古寧伽倻曰大伽倻曰星山伽倻曰小伽倻駕洛後改金官）

漢遣兵伐樂浪以其地爲郡縣薩水以北屬漢

高句麗王無恤薨號大武神王王拔怪由擧豆智以貪鄙斥仇都以知能褒勃素征蓋馬滅樂浪扶餘奔竄而自避勾茶畏威而來降然信內讒殺賢子好童惜也太子解憂幼王弟解邑朱

立（建武二十年）

高句麗王解邑朱薨號閔中王前王太子解憂立（建武二十四年）暴戾不仁不恤國事坐必藉人臥則枕之人或動搖輒殺之有諫者射之百姓多怨杜魯弑之號慕本王（在位六年）國人迎琉璃王子再思之子宮立之（建武二十九年）是爲太祖王

新羅王儒理薨王存問鰥寡孤獨賑老病隣國人聞而歸之者衆然從父亂命卒傳之昔氏非貽謀燕翼之道也（在位三十四年）昔脫解立（漢中元二年南解王壻也史臣曰新羅朴氏爲王者十昔氏爲王者八金氏爲王者二十八是新羅者金氏之新羅非朴昔之新羅豈不由於南解之亂命儒理之處不得宜乎）以瓠公爲太輔遣宗戚朴氏分理州郡號州主郡主

新羅王得閼智（小兒之稱）養爲子姓金氏（初王夜聞金城西始林間有雞聲遣瓠公視之有小金櫝掛樹枝白雞鳴于下開櫝視之有小兒王喜養爲子名閼智姓金氏改始林爲雞林因以爲國號○權近曰姦人見王以神異得國故亦神異其子行詐而盜國如黃歇呂不韋之尤者也）

百濟王多婁薨（在位四十年）太子己婁立

新羅脫解王薨王以南解之壻不當立而立又惑金櫝之說使重器卒歸之金氏然傳於儒理之子則善矣（在位二十四年）婆娑王立（儒理王子○漢章帝建初五年）王節儉愛民勸農桑練兵甲問高年賜穀分遣十人廉察州郡有不勤職事者黜之築月城移都之（在位三十三年）薨太子祇摩立（漢安帝永初六年）

高句麗王與濊貊襲漢玄菟（濊貊本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漢武帝元朔五年濊君南閭叛降于漢以其地爲滄海郡濊卽今江陵府貊卽今春川府）

高句麗王以其弟遂成統軍國事丸都地震王夢一豹齧虎尾（占者曰虎者百獸之長豹者同類而小者也意者王之族類殆有謀絕大王之後者乎王不悅問高福章對以作善則災反爲福）

高句麗以穆度婁爲左輔高福章爲右輔與參遂成政度婁知遂成有異心稱疾不仕

百濟王己婁薨（在位五十二年）太子蓋婁立

新羅祇摩王薨（在位二十三年）儒理王子逸聖王立（漢陽嘉三年）

高句麗王傳位于弟遂成高福章諫曰遂成忍

而不仁今日受禪明日害大王之子孫王不聽（史臣曰當九都地震之日或者占夢之時福章廷言禍善禍淫之說而一失其機後雖請誅吁亦晩矣）遂成立（年七十六漢質帝本初元年）

高句麗王遂成殺右輔高福章臨刑歎曰今君以不義殺一忠臣吾與其生於無道之時不如死之速也乃卽刑

高句麗王遂成殺大祖王元子莫根其弟莫德恐禍及自縊死

新羅王逸聖薨王置政事堂修堤防闢田野又禁民用金銀珠（在位二十二年）子阿達羅王立（漢永興二年）

新羅置迎日縣（東海濱有二人夫曰迎烏妻曰細烏迎烏漂至日本國小島爲主其妻細烏尋其夫漂至其國立爲妃人以迎烏細烏爲日月之精至是置迎日縣）開竹嶺路（在豐基縣）

高句麗前王宮薨（壽百十九歲）臨明荅夫弑其君遂成號次大王立其弟伯固伯固乃以臨明荅夫爲國相以前王太子鄒安爲讓國君（初荅夫之難鄒安逃竄至是詣闕謝罪王賜狗山瀨婁頭谷二所封爲君）

百濟節婦都彌妻與其夫同奔高句麗（蓋婁王聞都彌妻豔留都彌使近臣詐爲王欲私之妻請更衣詐飾一婢薦之王知見欺誣都彌以罪矐兩目置小船泛之河更欲亂其妻妻托月事不從逃至泉城島遇其夫遂同奔高句麗）

百濟蓋婁王薨子肖古王立（漢延熹九年）

漢玄菟郡太守耿臨以大兵攻高句麗荅夫因其士卒饑窘引還追戰於坐原大敗之

高句麗王伯固薨（在位十五年）號新大王太子男武立（漢元始二年）姿表雄偉涖事聽斷寬猛得中立于氏爲后

新羅阿達羅王薨（在位三十一年）無嗣伐休王立（脫解王孫）（漢中平元年）占風雲預知水旱豐儉又能知人邪正人謂之聖

高句麗左可慮等叛伏誅（初中畏大夫沛者於畀留評者左可慮皆以外戚執國柄多行不義國人怨憤王怒欲誅之左可慮等叛聚衆攻王都王徵兵討平）

高句麗聘處士乙巴素爲國相（巴素鴨淥谷性質剛毅智慮淵深東都晏留薦之除國相明政教信賞罰人民又安內外無事）立賑貸法（每歲自三月至七月出官穀以賑貧至冬月還輸以爲定式）

新羅伐休王薨（在位十五年）柰解王立（漢建安元年伐休王次子伊買之子）

高句麗故國川王男武薨（在位十九年）于后矯遺命立王弟延優（王薨后秘不發喪夜往王弟發岐第曰王無後子宜嗣之發岐不從責曰婦人夜行禮乎后慚又往延優第延優迎入飲之遂執延優手入宮翌日矯命立之）男武弟發岐請師於遼東太守公孫度討延優其弟罽須以王命率兵禦之發岐不克自殺

高句麗王延優立前王妃于氏爲后

駕洛國王首露卒（壽百五十八年）

新羅人勿稽子入隱于師彘山（勿稽子嘗從太子于老救伽羅國有功不見錄及竭火之戰斬獲甚多又不見錄遂被髮攜琴入師彘山而不返）

高句麗王立子郊彘爲太子（初郊豕逸至酒桶村有一女執之王聞而異之微行幸其女生子因以郊豕而得名曰郊彘後改名憂位居）

百濟肖古王薨（在位四十九年）子仇首王立（建安十九年）

高句麗王延優薨是爲山上王（在位三十一年）太子優位居立（魏明帝太和元年）

新羅柰解王薨（在位三十五年）壻助賁王立（大和四年助賁伐休王太子骨正子）

百濟仇首王薨（在位二十一年）肖古王弟古爾王立（魏青龍二年）

新羅助賁王薨（在位十八年）弟沾解王立（魏正始八年）封父骨正爲立神葛文王（新羅追封王者皆曰葛文王）

魏遣幽州刺史毋丘儉屠高句麗丸都城王奔南沃沮魏兵退王還國移都平壤（初王至竹嶺軍士盡散東部人密友者募死士與之赴敵力戰王間行得脫魏軍追不止東部人紐由詐降入魏軍藏刃食器刺殺魏將與之俱死魏軍退王還國論二人功爲第一）

高句麗東川王憂位居薨（在位二十二年）太子然弗立（魏正始九年）東川之薨國人懷德莫不哀傷近臣至欲自殺以殉及葬至墓自死者甚多

倭使葛耶右聘新羅王使昔于老儐之于老戲言早晩以汝王爲鹽奴王妃爲爨婢倭主聞之遣將伐新羅于老以由己致寇單騎赴倭軍謝倭人執之燒殺之後倭使來于老妻請王私饗之及其醉使人執而焚之（于老柰解王子訖解王之父嘗伐甘文沙伐彌國有功）

高句麗王殺其夫人貫那（王后椽氏恐貫那專寵譖於王貫那懼反讒后於王王怒以革囊盛之投西海）

百濟改官制置內臣佐平（掌宣納事）內頭佐平（掌庫藏事）

內法佐平（掌禮儀事）衛士佐平（掌宿衛事）朝廷佐平（掌刑獄事）兵官佐平（掌外兵馬事六佐平並一品）又置達率（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扞率（五品）柰率（六品）將德（七品）施德（八品）固德（九品）季德（十品）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

新羅沾解王薨（在位十五年）味鄒王立（魏景元二年王姓金閼智七世孫助賁王以女妻之王薨無嗣國人立之）

百濟立犯贓之禁（凡官人受財及盜者三倍徵贓禁錮終身）

新羅以伊餐良夫爲舒弗邯兼知內外兵馬事

高句麗中川王然弗薨（在位二十三年）子藥盧立（晉泰始六年）殺其弟逸友勃素（初二人詐稱病往溫陽戲衆無節出言悖逆王令力士執而殺之）

肅愼侵高句麗屠邊岷王遣弟達賈伐之拔檀盧城殺酋長封達賈爲安國君

新羅味鄒王薨（在位二十三年）儒禮王立（晉太康五年）味鄒問高年親政刑訪民疾苦不營宮室有人君之德

百濟古尒王薨（在位五十五年）子責稽王立（太康七年）

高句麗西川王藥盧薨（在位二十三年）太子相夫立（晉元康二年）以其叔父安國君達賈有大功國人所倚望又謂其弟咄固蓄異心皆殺之國人知其無罪惜之

燕慕容廆屢侵高句麗國相倉助利乃薦北部大兄高奴子爲新城太守善政有威聲廆不復來侵

伊西故國（今淸道郡）攻新國金城新羅禦之不能克忽有異兵皆珥竹葉助羅軍擊賊破之竟不知

所歸人或見竹葉數萬積於味鄒王陵前因號竹長陵（史臣曰伊西國已於漢建武十八年爲新羅所滅而復於晉元康七年攻新羅金城豈滅而復起耶）

新羅王賜印觀署調二人爵（初印觀賣緜於市署調以穀買之而還忽有鳶攫緜墮於印觀家印觀取還于署調署調以天與却不受印觀乃還其本穀署調以賣已久矣拒之并棄於市市官聞于上有是官）

百濟王責稽爲貊兵所害（在位十三年）子汾西王立（元康八年）

新羅儒禮王薨（在位十五年）助賁王孫基臨王立（元康）

（八年）

高句麗國相倉助利廢其王相夫立乙弗爲王（晉永康元年乙弗相夫弟咄固之子出避水室村人陰牟家傭作）

漢樂浪太守遣刺客刺殺百濟王汾西（在位七年）比流王立（晉元興元年汾西諸子皆幼國人立仇首王子比流久在民間寬慈愛人）

新羅王基臨薨（在位十三年）訖解王立（晉永嘉四年角干于老子）（狀貌殊異心聰明敏）忘父之讐聽昔高夾終受侵辱昔氏之祀於是絕矣

高句麗美川王乙弗薨（在位三十二年）太子斯由立改

名釗（晉咸和六年）

燕王慕容皝攻陷丸都城發美川王墓載其尸虜王母王妃以歸（後王稱臣輸貢還母及父尸）

百濟比流王薨（在位四十一年）契王立（汾西王子晉建元二年）

百濟契王薨（在位三年）近肖古王立（比流王子晉永和二年）

新羅訖解王薨（在位四十七年）奈勿王立（奈勿姓金氏味鄒弟末仇子永和十二年）立金氏爲妃（味鄒女）

百濟王大舉侵高句麗王拒戰中流矢薨（在位四十年）是爲故國原王太子丘夫立（晉文帝咸安元年）移都漢山

秦王苻堅遣使送浮屠順道及佛像佛經于高句麗（高句麗佛法始此）

百濟近肖古王薨（在位三十年）太子近仇首立（晉寧康三年）百濟自開國以來未有文字近肖古以高興爲博士始有書記

百濟近仇首王薨（在位十年）子枕流王立（晉大元九年）胡僧摩羅難陁自晉至王迎置宮內禮敬焉○始立大學頒律令

高句麗小獸林王薨弟伊連立（大元九年）

百濟枕流王薨（在位三年）弟辰斯立（大元十年）設關防自靑木嶺北距八坤城西至于海

高句麗故國壤王伊連薨（在位九年）太子談德立（大元十七年）是爲廣開土王

百濟王畋于狗原薨于行宮（在位八年）阿莘王立（大元十八年）以其舅眞武爲左將委以兵事武沉毅有大略

新羅奈勿王薨（在位四十七年）嗣子幼國人立實聖（晉元

（興元年○實聖金閼智裔孫）王以未斯品爲舒弗委以軍國事

百濟王阿莘薨（在位十四年）太子腆支立（晉義熙元年○腆支質倭因仲弟訓解攝政以待太子還季弟碟禮殺訓解自立腆支聞王訃請倭主歸國倭主遣還以兵衛送至國界聞變依海島國人殺碟禮迎立爲王）

新羅王聞倭人置營於對馬島謀將襲之未斯品諫而止

高句麗王談德薨王嘗下令崇佛求福立國社修宗廟（在位二十二年）子巨璉立是爲長壽王（義熙九年）

新羅訥祇王（奈勿王子）弒實聖王自立號麻立干（取表位之稱○初奈勿王以實聖質於高句麗實聖怨之及爲王欲害其子訥祇以報之訥祇怨王弒之）

新羅歃良州干朴堤上不屈倭死之（初訥祇王弟卜好質高句麗未斯欣質倭及王立思見二弟聞歃良州干朴堤上勇而有謀召問之堤上請行遂往說高句麗王與卜好同還又請因家屬詐爲叛者入倭國倭人不疑使與未斯欣同處一日堤上使未斯欣潛還倭主怒縛堤上諭以禍福堤上言益抗倭主愈怒剝足皮刈蒹葭使趨其上更問之答如故乃燒殺之王聞之哀痛贈大阿飡使未斯欣娶其第二女王得見二弟置酒極歡作憂息曲堤上妻上鵄述嶺望倭國慟哭而死仍爲鵄述神）

百濟腆支王薨（在位十六年）子久爾辛立（宋高祖永初元年）八年薨子毗有立（宋元嘉四年）二十九年薨子餘慶立是爲蓋鹵王

新羅教民牛車之法王親養老於南堂賜穀帛有差

新羅訥祇王薨（在位四十二年）子慈悲王立（宋大明二年）納未斯欣女爲妃

高句麗王巨璉自將攻百濟殺其王餘慶（初浮屠道琳應募僞得罪亡入百濟王好碁琳曰臣碁頗入妙王召與碁果國手遂信昵之琳乃說王作

城郭修宮室蒸土築城作石槨葬父骨倉廩虛竭人民窮困琳逃還告之麗王伐百濟圍王都王死於兵）子文周立（宋元徽三年）移都熊津（即今公州）耽羅國（即今濟州）來獻方物于百濟（耽羅在南海中初無人物有三那人從地湧出長曰良乙那次曰高乙那三曰夫乙那一日三人獵海濱得石函開之有三女及諸駒犢五穀連遂分娶三女始播五穀養駒犢日就富庶或稱耽牟羅）

百濟兵官佐平解仇弒其君文周立太子三斤年十三二年王命眞老討殺解仇三年王薨東城王牟大立（宋昇平三年○牟大文周王弟昆支子膽力過人善射）起臨流閣於宮東高五丈又穿池置閣以養奇禽諫

臣抗疏不報恐有復諫者閉宮門

新羅有百結先生者家極貧衣百結時人因號之慕榮啓期之爲人常以琴自隨凡喜怒悲歡不平之事必於琴宣之歲將暮隣里舂粟其妻聞杵聲曰人皆有粟可舂我獨無何以卒歲先生仰天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來也不可拒其往也不可追汝何傷乎乃鼓琴作杵聲以慰之世傳爲碓樂

新羅慈悲王薨（在位二十二年）子炤智王立九年始置

郵驛市肆十年幸天泉亭得烏啣書射琴匣王妃及內殿焚修僧伏誅（王幸天泉有烏啣書來鳴得其書外面云開見二人死不開一人死日官奏云一人者君也王開視之書曰射琴匣王入宮射之果有人乃內殿焚修僧王妃引與潛通者也皆伏誅自是國俗每歲是日以糯飯祭烏又以龍馬猪鼠之異每於歲首長午亥子日設祭禁百事謂之怛忉）

高句麗長壽王薨（在位七十九年）太孫羅雲立是爲文咨王（齊永明九年）

新羅王納捺已郡（卽今榮州）女（初王幸郡郡人波路獻其女碧花王不納後追念變至其第幸之路見老嫗問曰國人以王爲何如主嫗曰衆以爲聖妾獨疑之王幸波路女變微服而行夫龍爲魚服漁者所制今王不自愼重此而爲聖孰非聖乎王大慚潛匿其女納宮中）是年冬王薨（在位十二年）無嗣再從弟智大路立（齊永元二年）四年始定國號

新羅稱王（前此或稱新羅或稱斯盧言新者德業日新羅者網羅四方之意）禁殉葬（前此王薨殉以男女各五人至是禁焉）親定州郡縣以金異夫爲阿琴羅州軍主伐于山國（在溟州正東海島名欝陵）降之在位十五年薨諡智證（新羅諡法始此）元子原宗立（梁天監十一年）是爲法興王

百濟芍加弒其君牟大子餘隆立（齊中興元年）是爲

武寧王討芍加誅之

高句麗文咨王薨（在位二十九年）太子興安王立（梁天監十八年）是爲安藏王在位十三年薨弟寶延立

新羅頒律令始制百官公服

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並遣使朝梁

新羅始行佛法初訥祇王時沙門墨胡子自高句麗至一善郡（卽今善山府）郡人毛禮作窟室以居之至炤智王時有僧阿道者與其徒亦來毛禮家往往有信奉者至是王欲興佛教羣臣皆曰

僧徒議論詭異若從之恐有後悔近臣異次頓獨曰佛法淵奧不可不信王以爲異言下吏異次頓曰佛若有神吾死必有異及斬血從斷處湧色白如乳衆怪之不復毁佛

新羅以晢夫爲上大等總知國事

百濟移都泗沘（即今扶餘縣）國號南扶餘

駕洛國王金仇衡降于新羅駕洛亡（自始祖至亡凡十王總五百二十年）

新羅法興王薨（在位二十七年）王始建年號曰建元（自國初行中國年號至是南北朝分裂故也）立外官挈家之法直興王彡麥宗立（梁大同六年○直興法興弟立宗子）拜異斯夫爲兵部令掌內外兵馬事又選童男容儀端正者號風月主求善士爲徒以勵孝悌忠信

高句麗王寶延薨（在位十五年）是爲安原王太子平成立生而聰慧雄偉過人在位十五年薨太子陽城立（陳永定三年）是爲平原王

新羅金居柒夫與百濟兵擊取高句麗十郡以僧惠亮來王以亮爲僧統始置百座講會及八

關之法（初柒夫入高句麗詗亮聽法因欲覘麗國煉弱亮曰汝容貌非常恐見執宜速返柒夫將還亮曰子燕頷鷹視他日必爲將帥無貽我害柒夫與之相誓而來至是亮見于道左遂與之俱來）

百濟不知有侯景之亂遣使如梁朝貢使者至見宮闕殘毁號泣端門外見者莫不灑涙○伽倻樂師于勒知國將亂攜樂器入新羅王命法知階古萬德等學樂（伽倻王嘉悉製十二絃琴命于勒造曲奏之名曰伽倻初晉人以七絃琴送高句麗麗人不知鼓之之法國相王山岳頗改其制以奏有玄鶴來舞遂稱玄鶴琴又有王寶高者入地理山學琴五十年傳續命得續命得傳貴金貴金亦入地理山不出王恐琴道不傳以伊餐允興爲南原守俾傳其業允興遣長淸安淸詣山中學之傳其所秘飄風等三曲安傳其子克宗克宗所製音曲有平調羽調）

百濟王明襛帥兵侵新羅軍主金武功擊殺之謚曰聖子昌立（梁承聖三年）在位四十五年薨謚曰威德子季明立二年薨是爲惠王子宣立二年薨是爲法王命博士李文真始修國史子璋立風儀英偉志氣雄傑是爲武王

新羅王命修國史（從伊餐異斯夫之請命大伊餐金居柒夫等集文士撰之）

新羅王命伊餐異斯夫討大伽倻（即今高靈縣）滅之

（軍副斯多含年十六先入栴檀門立白旗異斯夫引兵臨之遂滅其國王賞以良田及所虜三百口斯多含以其田分與戰士生口放爲良人始與武官郎約爲死友及武官死哭之慟七日亦卒）

新羅烈女際厚卒歸白雲（初一達官同里閈一時生男女男曰白雲女曰際厚二家約爲婚姻白雲十五而盲際厚父母欲改聘李俊平際厚密語白雲曰生同一辰約爲夫婦久矣遂潛出從俱行山谷間忽爲俠客所掠去白雲之從金闡追殺俠客奪際厚以還事聞上賜三人爵）

新羅王舍新宮爲皇龍寺鑄丈六像（初黃龍見其地因舍爲寺有畫工率居畫老松于壁鳥雀往往飛入蹭蹬而落後畫色漫漶寺僧丹靑補之鳥雀不

復至）

新羅廢源花置花郎（初簡美女二人奉爲源花一曰南毛二曰俊貞聚徒三百餘人俊貞置酒勸南毛醉殺之其徒以告俊貞伏誅遂廢源花更取美男子粧飾之名花郎或道義相磨或歌舞相悅邪正自見擇而用之）

新羅眞興王薨（在位三十七年）王改元鴻濟及末年剃髮被僧衣自號法雲妃亦爲尼子金輪立（陳太建八年）以伊餐金居柒夫爲上大等委以軍國事四年薨諡眞智太子銅輪子伯淨立是爲眞平王王生而有奇相身體魁梧志識沉毅明達

新羅兵部令金后稷智證王之曾孫王好畋獵后稷切諫不見聽臨死謂其子曰吾生不能匡救君惡雖死思有以悟君須瘞我於王遊畋路側其子從之他日王出畋中路若有聲曰王毋去王顧問之從者曰來自后稷墓也仍陳臨死之言王流涕曰夫子生而忠諫死而不忘其愛我深矣終身不復獵

新羅始置船府署（大監弟監各一員）又置禮部（令二員與兵部令同位）調府（令二員一掌貢賦一掌車乘）

高句麗平原王薨（在位二十三年）太子元立（隋開皇十年）是爲嬰陽王

新羅國西秋大水漂沒人戶三萬三百六十

高句麗伐新羅不克其將溫達死于兵（溫達容貌龍鍾家甚貧常乞食養母平原王有少女好啼王戲曰長必歸之溫達及長將嫁高氏子女曰王者無戲言王怒曰從汝所適女出宮門至溫達家溫達見之疑其狐魅女備言之勸溫達擇國馬病瘦棄者養之會王獵樂浪丘溫達以所養馬行其馳騁常在人前王知其實備禮迎之至是請伐新羅與羅軍戰于阿旦城下爲流矢所中而死）

新羅有大世者少有方外志嘗曰在此山谷間

以終則無異池魚籠鳥吾將航海至吳越尋師訪道遂與友人仇漆自南海乘舟而去不知所終

百濟使解讎攻新羅四城小監貴山箒項死之又陷椵岑城縣令讚德死之後其子金城幢主奚論又與百濟兵戰于椵岑城死之

新羅遣使如隋（煬帝大業八年）請師討高句麗許之帝親御師進至遼東麗兵阻水拒守命宇文愷造浮橋以度麗兵大敗左翊衛將來護兒浮海先至浿水遇麗軍擊破之乘勝造城下爲伏兵所敗大將軍宇文述于仲文等與諸將又分九道而出會于鴨綠水西高句麗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備觀虛實而還述等進軍至平壤城三十里見官軍疲敝城又險固度難猝拔且戰且行還至薩水隋軍半濟麗軍自後擊其後軍八軍俱潰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帝大怒鎖繫述等引還文德資質沉鷙有智數兼解屬文

隋大業九年帝復攻高句麗遼東城二十餘日

不拔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軍還及十年帝復欲伐幸涿郡親御戎服次懷遠鎭高句麗懼乞降因送斛斯政（政素與玄感善聞玄感反不自安來奔）帝大悅班師

新羅大饑沙梁宮諸舍人盜分倉穀有劒君者獨不受曰苟非其義雖千金豈可動心退詣近郎（卽花郎）諸舍人恐言漏欲殺劒君而召之劒君欲往近郎曰胡不白於有司曰畏我死而抵人罪所不忍也曰盍逃乎曰彼曲我直而反自逃非丈夫遂往被毒死

高句麗嬰陽王薨（在位二十九年）異母弟建武立是爲營留王（唐武德元年）

新羅薛罽頭隨海船入唐（罽頭嘗曰我國用人論骨品苟非其族雖有鴻材傑功不能自振我願西游中華奮不世之略立非常之功至是入唐）後唐太宗伐高句麗自薦爲果毅深入疾鬪而死帝泫然流涕脫御衣覆之贈大將軍

新羅王遣舒玄等率兵攻高句麗娘臂城（今淸州）麗兵逆擊羅兵兵失利舒玄子庾信爲中幢幢

王謂其父曰庚信平生以忠信自期臨戰不可不勇乃跨馬突陣斬其將提首而來諸軍因奮擊城遂陷（舒玄首露王後裔也潛通肅訖宗女萬明後爲萬弩郡守欲與偕往訖宗不許囚萬明別室忽震星門守者驚亂萬明逃出隨之任舒玄嘗于庚辰夜夢熒惑鎮二星降于己萬明亦夢童子衣金甲乘雲入室孝有娠二十月而生庚信背有七星文舒玄曰庚辰夜有吉夢得此兒宜以爲名然禮不以日月爲名今庚與庚字相似辰與信聲相近況古人有名庚信者遂名焉庚信見麗濟靺鞨侵軼國疆慨然有渊平之志獨入中嶽石窟告天誓之有老人來授秘訣又攜寶劍入咽薄山告天夜有虛角一星光芒下垂劍若搖動然）

新羅上舍人實弓剛直爲下舍人珍堤所讒譖冷林或謂曰何不自辨實弓曰昔屈原孤伉而見擯黜李斯盡忠而被極刑佞臣惑主忠士被斥何足怪乎遂不言而往

新羅眞平王薨（在位五十四年）無子國人立王女德曼

唐太宗亦遣使加冊命是爲善德女主改元仁平（德曼寬仁明敏唐帝賜牡丹花圖幷花子德曼曰此花絕艷而畫無蜂蝶是必無香種其子果如其言）

百濟王率臣僚常游泗沘河北浦時人稱爲大王浦又創王興寺臨水窮極壯麗每親詣行香

新羅烈女薛氏破鏡相誓（初父陽秋衰病不堪戍薛自以婦人不得代居常憤鬱有嘉實者願代父許之薛破鏡爲信待戍還成禮時國亂代者不至嘉實六年不還父欲改婚薛不從將逃嘉實忽到以破鏡驗之遂爲夫婦）

高句麗日無光三日

百濟王璋薨諡曰武（在位四十二年）太子義慈立（義慈幼有孝友之行時號東海曾子）

高句麗復令東部大人蓋蘇文監築長城東北自扶餘城東南至海千有餘里至是十六年乃畢（權近曰蘇文因築城招集徒衆以行誅賞蓋欲其附己者衆也惜乎麗之君臣不能察之於微也）

高句麗太子桓權朝唐帝遣郎中陳大德報之大德所至城邑託觀山水游歷殆遍悉得山川道里險易及還備陳高句麗虛實帝於是始有東征之志

百濟既取新羅國西獮猴等四十城又與高句麗謀欲取党項城絕朝唐之路羅主告急于唐

百濟將軍允忠陷新羅大耶城（郎今陜川）都督金品釋殺妻子自刎幢下舍知竹竹閉城門拒之舍

知龍石勸竹竹降以圖後效竹竹曰吾父名我以竹竹者使我歲寒不凋可折而不可屈豈可畏死生降乎遂力戰城陷與龍石同死王遣伊餐金春秋乞師於高句麗欲報之品釋妻乃春秋女以故憤然有滅百濟之志與金庾信嚙指誓歸期至麗國請師麗王曰麻峴竹嶺本我國地地若還兵可出春秋抗辭以對王怒囚之春秋以青布賂寵臣先道解道解喻春秋以龜兎之說（俗云東海龍女病甚欲得兎肝有一龜語龍王曰吾能得之遂登陸見兎極言海島安居之樂因負兎行峴三里乃告其故兎曰吾神明之後能出五臟洗而納之日者少覺心煩遂出肝洗之暫置岩石之底而來若歸取肝汝得所求吾雖無肝尚活豈不兩相宜哉龜信之乃還纔上岸兎脫入草中）春秋悟移書於王曰臣得歸二嶺可還王信之厚禮歸之

高句麗蓋蘇文弑其君建武立王姪臧是爲寶臧王（貞觀十六年○蘇文一名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狀貌雄偉意氣驁悍其父東部大人大對盧死文嗣凶殘大甚諸大人與王密議誅之事泄遂爲所弑焉）

新羅遣使如唐乞師文皇帝不許（時百濟與高句麗連和將伐新羅）命司農丞相里玄奬賜璽書于高句麗喻以戢兵蘇文不奉詔帝又遣蔣儼諭旨蘇文脅使者囚窟室於是帝自將伐之以張亮及李世勣爲將進攻遼東城（時遼東屬高句麗）拔之以其城爲遼州又進攻白巖城城主孫代音出降以其城爲巖州高句麗將高延壽高惠眞等帥其軍及靺鞨兵來救之帝勅諸軍齊出奮擊龍門人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無敵麗軍大潰延壽惠眞帥其衆降帝進攻安市城城險兵精城主亦材勇固城六旬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毁其城

堞隨立木柵塞其缺堅守不下帝以遼左早寒且盡糧食勅班師

高句麗東明王塑母像泣血三日

新羅大臣毗曇廉宗等欲廢主舉兵屯於明活城王師營於月城金春秋督將卒奮擊之毗曇等敗伏誅

新羅主德曼薨（在位十六年）主有知幾三事見畵花知無香聞蛙知兵（宮西玉門池蝦蟆大集主謂左右曰蝦蟆怒目兵士之相嘗聞西南有玉門谷意有隣兵至其地乎命閼川往搜之果有百濟兵至谷掩擊盡殺之預

言死期又作瞻星臺及薨眞德主勝曼（眞平王弟國飯女）立

（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復伐高句麗以牛進達李世勣爲將攻南蘇石城等拔之

百濟將軍義直圍新羅茂山甘勿洞岑三城金庾信帥兵拒之苦戰力竭軍有丕寧子者統意力戰庾信謂曰今日事急矣非子誰能奮勵出奇以激衆心乎丕寧子橫槊突陣殺數人而死其子擧眞曰見父之死偷生苟存可乎亦突陣死其奴合節曰所天崩矣不死何爲亦交鋒而死三軍感激齊進所向摧陷義直僅以身免

新羅王遣金庾信伐百濟大破之佐平仲常言于王乃櫝還品釋夫妻之骨

新羅王遣伊餐金春秋及其子文汪如唐太宗見春秋儀表英偉厚待之乃許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春秋因請天兵伐百濟乃勑蘇定方帥師征百濟春秋又請改章服從華制留文汪以備宿衛春秋還至海上遇高句麗邏兵從者溫君解高冠大衣坐於船上邏兵以爲春秋殺之春秋乘小船得免

新羅主遣金法敏（春秋子）如唐高宗告破百濟（百濟將殷相攻陷新羅七城金庾信擊破之斬殷相）主又自製太平頌織錦爲紋以獻又遣波實餐金仁問（春秋第二子）如唐宿衛（仁問幼而就學博覽羣書兼涉莊老浮屠之說工隸書善射御曉音律識量宏遠時年二十三）

新羅主勝曼薨（在位八年）初改元太和後行永徽年號始受百官朝賀及薨羣臣立金春秋爲王（永徽五年○春秋眞智王孫龍春子）

唐遣使備禮冊王詔書有難解處有名牛頭者能解之王曰見卿頭骨可稱強首（強首姓任忠州人）使製謝表文工而意盡王奇之（初其母夢見人有角者有娠及生首角而繄既壯知讀書通曉義理不學佛而學儒嘗要冶家女父令改娶終不聽）

新羅金庾信攻百濟刀比川城克之（先是級餐未押被虜於百濟爲佐平任子家後逃歸庾信知其可用令反間於任子曰兩國亡存可先知若子國亡則子依於我我國亡則我依於子任子曰子言已悉之可歸報庾信未押還言百濟事甚悉於是併吞之謀益急）

新羅王以金歆運（王壻奈勿王八世孫）爲郎幢大監出也百濟陽山下濟人乘夜來襲羅軍驚駭歆運橫馬握槊以待大舍詮知曰賊起暗中雖死人無識者歆運曰旣以身許國知與不知一也遂突陣殺數人而死大監穢破小監狄得亦相與戰死步騎幢主寶用那聞歆運死曰彼骨貴勢榮猶不愛死况予生而無益遂赴敵死王聞而傷悼各贈官時人作陽山歌以傷之又有沙梁人夫果驟徒兄弟亦死于戰

百濟王作望海亭與宮人荒淫躭樂佐平成忠極諫王怒囚之成忠上書曰臣嘗觀時察變必有兵革之事敵兵若來使陸不過沉峴（卽炭峴在黃山今連山縣）水不入伎伐浦（卽白江）據險隘以禦之王不省死獄中

百濟王都井水及泗泚河水皆赤如血又有鬼入王宮大呼百濟亡

新羅創漢山州壯義寺（羅王欲伐百濟請兵於唐不報憂形於色若有長春罷郎者曰皇帝已命蘇定方等領兵將以明年五月伐百濟因忽不見王異之創寺以資冥福長春罷郎嘗戰死百濟者也）

唐太宗以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金仁問爲副總管帥水陸軍伐百濟勅新羅王爲聲援王帥金庾信等出師百濟王問戰守便宜佐平義直以爲先擊唐兵達率常永爲以先擊羅軍王猶豫未決問於興首（嘗以佐平得罪竄外）曰白江炭峴我國要衝宜簡勇士守之使唐兵不得入白江羅軍不得過炭峴大王重閉固守待其糧盡卒疲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左右沮而不用及聞

唐羅兵已過白江炭峴以階伯爲將帥死士五千拒之階伯知必敗盡殺家屬至黃山猝遇羅兵屢戰力屈而死定方仁問等到伎伐浦濟軍不能禦唐師乘勝進薄都城濟王知不免歎曰悔不用成忠之策乃與太子孝率左右夜遁保熊津城（卽今公城）王宮諸姬走大王浦嵓石上墮死者亦衆（世號落花岩）於是王自熊津城詣定方降定方以濟王義慈及太子孝泰隆演及大臣將士八千人渡海還百濟亡自溫祚開基歷三十王

移都者四（溫祚都慰禮城近肖古都漢城文周都熊川聖王都南扶餘）凡六百七十八年唐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命劉仁願留鎭泗沘城

歷年圖曰始祖乃以東明之胤爲太子所忌懼不見容逃難奔竄間關崎嶇至河南建邦設都雖萬事草創尚能嚴兵固守禦樂浪靺鞨呑馬韓而滅之又能抗高句麗敵新羅成鼎足之勢以基七百年之業非豪傑之主能然乎多婁作稻田賑窮民優禮大臣有人君之度然搆釁新羅爭一小城數十年之間兵革不息己婁修好新羅得交隣之義蓋婁雖史稱恭順納叛臣而失鄰和誣小民而亂其妻何足道哉肖古仇首歷年雖長無事可稱古尒喜游畋未免禽荒之失然賑貧乏復租調定官制錮贓吏交鄰修好是足多者責稽汾西以千乘之尊不自愼重或死于敵兵或隕于賊手悲夫比流久在民間知民疾苦及其卽位賑窮賙乏史稱寬慈愛人庶矣而四

十一年之間災變屢見飢饉洊至民不聊生何哉契王在位纔二年但比流代汾西而立其終也傳汾西之子契王契王代比流而立其終也傳比流之子近肖古近肖古尚有遜讓之風近肖古與高句麗失和至殺其主挑怨速禍世爲讐敵兩國之間干戈爛熳而不已近仇首在位十年粗保其國枕流始信佛法迎胡僧創寺度僧欲以徼福踰年薨而佛不足信明矣辰斯喜土木甘游畋侈宮室池沼以畜珍奇玩物喪志田於狗原或旬或月卒死行宮惜哉阿莘窮兵黷武殆無虛歲民困兵革多奔敵國輕質國本於島夷幾不得嗣腆支久質於外王薨國有內難返而得國何其幸也久尒傳之毗有毗有傳之蓋鹵蓋鹵驕奢昏闇請上國欲伐強鄰信敵間親昵戲玩大興工役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至於蒸土築城緣河樹堰伐石作槨人力盡悴倉廩告匱尚不知墮於敵國之術國勢魚爛而敵兵奄

至噬臍無及身死人手尚誰咎哉傳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盖鹵之謂矣文周嗣緒正臥薪嘗膽之秋而優柔不斷受制強臣身且不保三斤以童稚之年能命將討賊復君父之讐快神人之憤是可稱也而享年不永惜哉東城當國凶歉民飢不救起臨流閣極其壯麗游宴自恣閉宮門拒諫臣荒于游畋久而不返爲賊臣所害武寧誅芍加得討賊之義然失子民之道不能勞來安集爲敵國驅

民前史稱仁慈寬厚何耶聖王初立能斷大事國人稱聖逮至末年與新羅謀伐高句麗不得其志背舊好發忿兵遂死鋒鏑眞所謂一朝之忿亡其身者也威德雖無德政享國悠久惠王卽位二年而薨法王繼緒崇信佛教禁屠殺放鷹鷂焚漁獵之具創寺度僧盖欲延祚也而踰年乃薨多見其惑也武王恃強驕驁侵掠新羅殆無寧歲干戈遥侵流屍蔽野唐皇詔諭戢兵外雖陳謝而內實不然晩年穿宮南池起望海樓游泗泚河般樂怠傲惟日不足國之不亾幸矣義慈之爲太子也事親以孝與兄弟以友及其卽位慮囚原罪其爲政粗足可觀但其闇於大體無深謀遠略不知新羅脣齒之勢妄興干戈謀欲吞噬今年奪一城明年奪一城席累勝之威驕氣逸溢覩新羅爲囊中之物欲取之心囂然未已違帝詔無釋紛之心結高麗絕朝貢之路猶且淫酗躭樂杜絕忠諫天怒于上屢出

災異丁寧譴告而猶不省悟晏然自肆不能保炭峴白江之險唐兵一至而社稷丘墟扶餘氏不祀忽諸嗚呼悲哉

故百濟王義慈卒於唐帝贈尉衛卿葬于陳叔寶墓側

新羅王金春秋薨（在位八年）子文武王立（唐龍朔元年）上謚曰武烈廟號太宗太宗統一三韓時和歲豊（京城匹布直租五十碩）民謂聖代后曰文明卽金庾信之妹（初后姊寶姬夢登西兄山頂坐旋流徧國内覺與后言后戲曰願買兄夢因與錦裙爲値）

（後武烈納爲后）

唐遣蘇定方領水陸兵伐高句麗諭新羅王帥諸將會伐蓋蘇文遣子男生守鴨綠唐將契苾何力擊破之

耽羅國主徒冬音律（國主名）來朝新羅（初高厚高清等渡海泊耽津來朝新羅時客星見南方太史奏異國人來朝之象也王嘉其來朝稱長子曰星主其以動星象也國號耽羅以來時初泊耽津故也）

唐以新羅爲雞林州大都督府以王爲大都督

故百濟宗室福信等起兵迎立義慈之子豐（嘗質

倭國）爲王據周留城唐留鎮將軍劉仁願郎將劉仁軌與新羅將金欽伐之豐奔高句麗達率黑齒常之詣仁軌降（常之百濟西部人驍毅有謀略嘯合逋亡據任存城復百濟二國餘城至是乃降入唐累從征伐積功爲燕然道大總管後周興等誣告與趙懷節叛詔繫獄死）

帝詔留仁軌鎮守以義慈之子在京師者隆爲熊津都督遣還本國（隆畏新羅不敢入舊國寄治高句麗死）

高句麗泉蓋蘇文死子男生代爲莫離支（官名如唐中書令）其弟男建殺男生子獻忠自爲莫離支討男生男生走保國內城遣子獻誠于唐求內附

唐以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郝處俊薛仁貴等副之帥師伐高句麗使金仁問徵兵于新羅王帥師次唐城州以金欽純（庾信弟）金仁問爲將往助之（時庾信有病留）唐兵合新羅兵攻平壤城拔之高句麗王高臧降世勣執臧及子福男德男大臣男建等二十餘萬衆還京師高句麗亡自始祖東明王立國於卒本歷二十八王移都者七（琉璃王都國內城山上王都丸都東川王都平壤故國原王復都丸都又移都平壤及東王城平原王移都長安城）共七百五年唐分高句麗百七

十六城六十九萬戶爲都督府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以薛仁貴爲都護鎮撫之後移三萬八千三百戶于江淮之南及京西諸州空曠之地

歷年圖曰始祖以英雄之資見忌於金蛙諸子逃難至卒本披草萊建邦國未遑制作然威德日盛歸附亦衆降松讓斥靺鞨取荇人滅沃沮雄據一方虎視三韓何成功之易也琉璃以遺腹在他國承襲難矣幸而得嗣降鮮卑滅梁貊闢國浸廣然憤小罪而誅二臣

惡好勇而殺太子是可歎已大武英明雄武扳怪由於微賤委豆智以軍國伉都以貪鄙被斥勃素以智能見褒征盖馬滅樂浪扶餘奔竄而自避匀茶畏威而來降恢拓土宇國勢愈昌獨惜乎信夫人之譏有子如好童之賢而尚不自明以至于死跡其行事其晉獻之流乎閔中方喪宴樂游畋享年不永慕本暴戾不仁戕殺諫臣其得善終難矣太祖享國九十餘年耄荒倦勤付托失人禍及忠臣愛子雖有闢土强國之功何足道哉次大以寵弟窺伺大器積有年紀及嗣位尚不悛心恣行誅殺天道好還其及也宜矣新大逃難出亡國人歸心推戴立之宜先明荅夫弑逆之罪以伸大義也而德其援立之功反寵任之故國川以英明之資奮有爲之志誅權姦訪遺逸聘巴素於草澤擢爲國相推誠委任又賞舉者誠衰世未有之盛舉然後嗣不定死肉未冷于妃淫穢濁亂房闈山上烝于妃

得國瀆亂天倫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東川天性寬仁有人君之量乃何愎忠臣之諫侵犯上國驟勝輒驕及其一敗竄身狼狽幾於亡國乎中川雖無德可稱而能辨寵姬之誣殺之不疑何其斷也西川禦肅慎拔檀盧諸部震懾晩年猜忌推刃同氣烽上闒很尤甚殺叔及弟愎諫自恣峻宇雕墻民困虐政卒及於禍美川早遯荒野備嘗艱險宜有德慧術智矣而無德可稱徒以侵犯上國爲事故國原值慕容之變奔敗鼠竄毋妻見虜父尸亦發城郭宫室焚蕩殆盡旄倪珍寶輸掠無遺幾不保社稷至於屈膝稱臣納質修貢是宜臥薪嘗膽之時也顧乃忘我仇讎噬我脣齒構釁百濟血染敵鋒惜哉小獸林立大學教子弟似可與有爲而惑於異端邪說邀秦僧創佛寺奉之彌謹爲東韓佞佛之始主故國壤侵強隣擾中國干戈糜爛猶且事佛求福福未獲而遽夭惑哉廣開土雄偉有奇才能

戰勝攻取長壽享年愈長國富兵強文咨安藏安原皆中材庸主陽原武略不競國步日蹙平原遇旱而懼停無用之費捐不急之務勸農桑賑貧乏有足多者嬰陽初卽位有志安民然不知畏天事大之義黨靺鞨侵上國隋文命將來討舉國震恐宜效順悔罪之不暇方且伐新羅侵百濟喜兵樂禍夜致煬帝討罪之舉百萬之衆渡遼碣涉薩水擣巢覆穴不朝則夕不有文德之應變玄感之內叛則國之存亾未可知也榮留昏愚暗弱賊臣蘇文有無將之心而不能辨之於早馴致堅冰之禍欲以弱制強幾有不密禍不旋踵寶藏爲蘇文所立權移於下政不已出國皆蘇文之國民皆蘇文之民專擅自恣窮兇極惡違帝詔囚王人罪逆貫盈唐宗赫怒親將六師討之雖龍蹕之役不得志而還高麗國勢亦岌岌乎殆是雖蘇文之罪惡而亦寶藏不君之爲也厥後太宗之憾不釋頻年命將出討將欲再舉此正君臣協力圖存之時也而主昏于上臣虐于下奢侈無度國事日非蘇文諸子自相魚肉至於訴中國爲鄉導雖以高宗中材之主遣一老將一舉滅之如摧枯拉朽高氏七百年之宗社一朝丘墟悲夫

皇明萬曆丁巳　莆中郭天中聖僕校

朝鮮史略卷之一　終

朝鮮史略卷之二

新羅紀

文武王（諱法敏大宗武烈王長子母文明王后庾信之妹）

故高句麗大兄劒牟岑收合殘民迎致前王臧之庶子安勝于漢城爲王請附王遣冊爲高句麗王後封報德王妻以外妹（麗記曰王之庶子又曰外孫冊命之辭稱王之正嗣未可諱也）

倭國更號日本（以近日所出爲名）

彗星七出北方

唐總管薛仁貴遣僧琳潤致書於王責其異圖王報書歷陳唐時忠勤明其不反唐兵不信進攻平壤我軍大敗大監阿珎含死之王遣級飡原川等上表乞罪

太大舒發翰（古無是官王以庾信功大特設是官）金庾信卒年七十九王震悼贈賻甚厚命有司立碑紀功初庾信疾革王親臨存問王泣曰脫有不諱柰八民社稷何對曰今有三韓爲一家百姓無二心可謂小康然自古繼體之君鮮克有終甚可懼也願親君子遠小人使朝廷和於上民物安於下則臣死且無憾矣妻金氏大宗王女有子五人次子元述嘗獲罪出亡（平壤之戰元述軍敗欲死其僕淡陵止之乃不死庾信以負家訓白王欲斬元述元述慚懼遁於野）聞庾信卒求見母母曰爾既不得爲子於先君吾焉得爲爾母乎遂不見元述嘆曰爲淡陵所誤乃至於此遂入太白山後唐兵來攻買蘇州城元述欲雪前恥赴敵力戰有功以不容於父母不仕終其身後庾信妻金氏爲尼聖德王封爲夫人歲賜租一千

石

改用新曆（柰麻德福入唐學曆術而還用其法）

唐削王爵遣劉仁軌來討（王納高句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帝大怒削王爵以王弟仁問爲雞林州大都督發兵討之）王遣使謝罪獻方物帝赦之復王官爵（仁問至中道還入唐）阿飡薛秀眞獻六陣兵法

頒百司及州郡銅印

靺鞨寇阿達城城主素那死之（素那白城郡蛇山人其父沈那膂力過人百濟人指爲飛將素那雄豪有父風王遣素那于阿達城俾禦北鄙靺鞨猝入城素

（那奮刃大呼突擊矢集其身如蝟遂死人有弔者妻哭曰亡人常曰大丈夫固當死於王事今死其志也王聞之流涕）

王以僧信惠義安爲政官大書省又命僧義相創浮石寺於太白山（寺在榮州）

王甍（在位二十年一統十一年）謚曰文武太子政明立王姿表英特聰明多志略始一三韓克成前志然納高鹿叛衆據百濟故地得罪於唐幾不自保又從西教遺詔燒葬

神文王（諱正明字日炤文武王長子母慈義后）

立國學

高句麗王臧卒於唐卭州（唐以臧爲遼東都督朝鮮王遣歸移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臧至遼東謀叛帝召臧還卭州）高氏遂絕

王納金欽運女爲妃

報德王安勝族子大文據金馬渚謀復故國王遣將討平之以其地爲金馬郡是戰也柰馬驟福之子弟監逼寶將行語其妻曰二兄夫果驟徒既死王事吾何獨畏死苟存及戰獨出奮擊數十人而死又級飡盤屈之子步騎監令胤嘗以名節自許及至椵岑城賊將結陣待之諸將皆引退令胤獨曰臨陣無勇禮經所誡遂赴敵力鬭死（史臣曰羅俗以進死爲榮退死爲辱死于王事者曰貴山曰箒項曰讚德父子曰奚論曰訥催曰東所曰竹竹曰丕寧子父子曰金欽運曰穢破曰狄得曰寶用那曰盤屈曰官昌曰匹夫曰阿珎含曰素那曰金令胤曰逼實曰驟徒曰夫果曰脫起曰仙白曰悉毛此其章章者也百濟之亡只有階伯高麗之亡無一死節者安能敵新羅哉至於新羅之亡效節不屈者王子一人而已誰曰國家之興喪不係於忠節之有無乎）

置州郡於百濟舊地

賜文武官僚田有差

王置燕居引薛聰曰子有異聞爲我陳之聰乃設花王薔薇白頭翁之說（其略曰昔花王之始來也有一佳人名曰薔薇朱顏玉齒鮮粧靚服顧薦枕於香帷又有一丈夫名曰白頭翁布衣華帶戴白持杖傴僂而來曰不識上有意乎王曰丈夫之言亦有道理而佳人難得如之何丈夫曰凡爲君者莫不親近老成而興昵比妖艷而亡然而妖艷易合老成難親是以夏姬亡陳西施滅吳孟軻不遇以終身馮唐郎潛而皓首自古如此吾其柰何王謝曰吾過矣）以諷之王曰請書之以爲戒（聰字聰智父元曉爲沙門淹該佛書既而反本自號小生居士娶瑤石宮寡夫人生聰聰生而明銳既長博學能以方言解九經義訓導後生又善屬文）

沙飡任強首卒強首始以文辭顯用請唐兵平

麗濟之時其往復文辭皆出其手文武王以其功特授沙飡及卒其妻乏食欲還鄉里王賜租辭曰夫在之時受國恩多矣今縱未亡豈敢再辱厚賜不受而去

王薨（在位廿一年）太子理洪立

孝昭王（諱理洪神文王子母神穆王后金氏○唐嗣聖九年）

金仁問卒于唐（仁問七入唐宿衛凡二十二年）

王薨（在位十年）王無嗣立王弟隆基

聖德王（諱隆基後改諱興先○嗣聖十九年）

王親製百官箴示羣臣

唐以大祚榮爲渤海郡王及卒私謚曰高王子武藝立（渤海本粟末靺鞨祚榮父乞乞仲像保大白山東祚榮嗣驍勇善騎射高句麗餘燼稍稍歸之乃建國號震國地方千里勝兵數萬頗知書契盡得扶餘沃沮卞韓朝鮮之地至後孫仁秀開大境宇有五京十二府六十二州遂爲海東盛國）至景哀王時契丹攻滅之以爲東丹國其世子及大臣等皆降于高麗

改詳文司爲通文博士掌詞命又始造刻漏置刻漏典博士又置典祀典屬禮部

太監守忠回自唐上文宣王十哲七十弟子畫像置太學

王薨（在位三十五年）王教百官進言屢遣使如唐輸款巡問高年給租賑民謚曰聖德太子承慶立（聖德王第二子母炤德王后）

孝成王（諱承慶○唐開元二十六年）

唐玄宗遣贊善大夫邢璹弔祭前王初帝謂璹曰新羅號爲君子國頗知書記宜演經義使知大國儒教之盛又以國人善碁詔以參軍楊季鷹爲副璹到國獻道德經

王以伊飡信忠爲中侍（初王在潛邸嘗與信忠圍碁於栢下謂不相負有如此栢未幾卽位錄功臣而遺信忠信忠作歌貼栢栢忽枯王怪使審之得歌大驚召賜爵栢乃蘇）

六年王薨無嗣弟憲英立以遺命燒柩於法流寺散骨東海

景德王（諱憲宗○唐天寶二年）

以伊飡金思仁爲上大等思仁以災異屢見上疏極論時政得失

旌孝子向德門號其地孝家里（向德父母饑病濱死封髀肉食之又母發癰吮之）

改執事省中侍爲侍中又置國學諸業博士助教幸大學命博士講尚書

遣使朝帝于蜀（時玄宗避祿山亂幸蜀）使泝江至成都帝親製十韻詩手札賜王

置九州分統郡縣（前此分十道）改郡縣名（以沙伐州爲尚州歃良州爲良州菁州爲康州漢山州爲漢州首若州爲朔州西州爲濱州熊川州爲熊州完山州爲全州武珍州爲武州）又改官號

始置貞察一員糾正百官

大雷電震佛寺十六所又震眞平王陵

大祭麻李純棄官爲僧累徵不至創斷俗寺居之聞王好樂詣宮門極諫王爲之停樂引至正室論說數日

二十三年王薨王存問鰥寡孤獨賜穀老疾納忠諫定州號太子乾運立

惠恭王（諱乾運母滿月夫人金氏○唐代宗永泰元年）

兩日並出又三星隕宮庭相擊其光如火

遣金岩聘日本（岩庾信後裔也性聰敏少入唐宿衛間就師學陰陽家術而還嘗守良康漢三州所至盡心撫字至是聘日本其王欲留之會唐使高鶴林來相見懽甚以爲大國所知遣還）

金庾信墓前風忽起至始祖陵塵霧晦冥不辨人物若有哭泣悲歎之聲王懼致祭謝過

始立五廟（味鄒王大宗王文武王并祖稱爲五廟一年六祭以味鄒王爲金氏始祖太宗王文武王平麗濟有大功德爲不遷之主）

王幼冲嗣位母后臨朝及壯淫于聲色巡遊無度綱紀紊亂災異屢見伊飡志貞因聚衆作亂

上大等金良相與伊飡敬信舉兵討志貞王與后妃爲亂兵所害良相自立爲王

宣德王（諱良相奈勿王十世孫）

五年王薨國人立敬信爲王

元聖王（諱敬信奈勿王十二世孫○唐德宗貞元二年）

大舍武烏獻兵法十五卷花鈴圖二卷

始定讀書出身科（前此但以射選人至是改之）

十三年王薨遺命燒柩太子俊邕立

昭聖王（諱俊邕元聖王孫○貞元十五年）

時有金生者父母微不知世系自幼能書平生不攻他藝好佛隱居不仕年踰八十猶操筆不休隷行草皆入神（高麗洪灌入宋以金生行草示翰林楊球李革二人曰天下除右軍焉有妙筆如此哉趙孟頫跋金生昌林寺碑曰字畫深有典刑雖唐人名刻未能遠過之）

梁悅入唐宿衛德宗幸奉天從難有功帝授贊善大夫及還王擢用爲豆肸小守

二年王薨太子淸明立（年十三叔父彥昇攝政）

哀莊王（諱淸明改重熙○貞元十六年）

以兵部令彥昇爲上大等

創伽倻山海印寺

改五廟之制（始祖大王高祖明德王曾祖元聖王皇祖惠忠王皇考昭聖王爲五廟別立太宗王文武王爲二廟）

帝遣使冊王封太后叔氏爲太妃（妃柰勿王後孫金胡叔女嫌於同姓以父名爲氏）

十年兵部令彥昇弑王自立

憲德王（諱彥昇昭聖王弟○唐憲宗元和六年）

王命順天將軍金雄元率甲兵三萬應帝徵兵助討唐叛臣李師道

上大等忠恭坐政事堂注擬請托坌至忠恭莫能擧措感疾而退醫診云病在心須服龍齒湯遂杜門不接賓客侍郎祿眞往見曰今公私愛憎不得其正取舍是非亂其心志豈獨害於國事爲之者亦病矣若當官淸白莅事恪恭貨賄請托不得行黜陟與奪必以公則國家和平雖談笑自樂可也又何區區於服餌徒自費日廢事爲哉忠恭謝醫朝王曰臣聞祿眞之言同於

藥石豈止飮龍齒湯而已哉王悅使告太子太子入賀

命牛岑太守白永發漢山北諸州郡人一萬築浿江長城三百里

熊川州（即今公州）都督憲昌以父周元不得立（宣德無嗣羣臣欲立周元因水漲不及度乃立敬信周元退居溟州）擧兵叛王遣一吉湌張雄等討之憲昌自殺子梵文與高達山賊壽神攻北漢山州都督聰明擒誅之

十八年王薨太子秀宗立

興德王（諱秀宗改景徽憲德弟王無嗣以爲太子○唐文宗大和元年）

大廉自唐還得茶種來命植智異山

以張保皐爲清海鎭大使保皐小字弓福入唐爲徐州小將後歸國請鎭清海以禦中國寇鈔人王與卒萬人鎭之

賜孝子孫順家一區歲給米五十碩（順牟梁人父沒家貧傭作以養母有小兒嘗奪母食歸醉山北郊欲埋兒得石鍾驚怪將兒與鍾還家懸而撞之聲聞王宮王有是命）

以金陽爲固城郡太守尋拜中原大尹武州都督其祖宗基父貞茹皆爲將相

十一年王薨無嗣其堂弟均貞及堂弟之子悌隆爭立金陽與均貞子祐徵等奉均貞爲王入積板宮以族兵宿衛悌隆黨金明等來圍陽突圍潛出均貞遇害明等立悌隆

僖康王（諱悌隆元聖王孫唐文宗開成元年）

三年金明（忠恭子）弑王自立

金陽奉祐徵（祐徵懼禍往依張保皐）起兵清海鎭討金明

張保皐以兵五千授其友鄭年（年能行水底五十里不噎與保皐角勇保皐差不及俱入唐爲小將保皐還國鎭清海年失職饑寒往依保皐）往助之陽等晝夜兼行至達伐丘明遣兵拒之戰大敗奔入月遊宅兵士追斬之謚閔哀立祐徵（權近曰金明初輔不正立以爲君又從而弑之必討之罪也若祐徵金陽則初能輔正終能討賊不君悌隆况君金明乎能討君父之賊以明臣子之義亦足嘉矣）

神武王（諱祐徵元聖王孫均貞之子○開成四年）

元年王薨太子慶膺立

文聖王（諱慶膺○開成五年）

三日並出

殺清海鎭大使張保皐先是王聞保皐怨王不納女（神武王約以保皐女配子至是王欲納之群臣以海島人女不宜納王從之）據鎭叛王遣刺客（閻長）殺之罷鎭徙其人於碧骨郡

侍中金陽卒（史臣曰新羅人物英雄豪傑莫如金庾信明白正大莫如金陽）

十八年王薨弟誼靖立

憲安王（諱誼靖○唐宣宗大中十一年）

四年王薨無嗣壻膺廉立（王嘗宴群臣臨海殿膺廉以王族與宴王欲試其志問曰汝見異人乎曰嘗見三人一勲閥子弟而不先人一家富而被服不侈一勢榮而驕氣不形王遂以長女妻之是爲寧花大人）

景文王（諱膺廉僖康王孫唐懿宗咸通三年）

十四年王薨太子晸立

憲康王（諱晸○唐僖宗乾符三年）

王出遊鶴城（卽今符山郡）還至海浦忽雲霧晦冥迷失道路禱于海神開霽因名開雲浦有異人處容者奇形詭服詣王前歌舞從王入京又有四人詣駕前歌舞其歌有智理多都都破等語（謂以智理國者多逃而都邑將破故歌以警之時人不知反以爲瑞）

王燕羣臣於臨海殿酒酣鼓琴左右各進歌詞

崔致遠奉帝詔還自唐致遠沙梁部人年十二隨海舶入唐尋師力學至十八登第調漂水縣尉遷侍御史內供奉高駢討黃巢辟爲從事其表狀書啓多出其手黃巢見檄書不覺下牀由是名振及東還王留爲侍讀致遠欲展所蘊而被疑忌不能容出爲太山富城等郡太守眞聖女主時疏陳時務主嘉納之以爲阿飡致遠東還値世亂無復仕進意自放山水間（慶州南山剛州水山陜州淸源寺智異山雙溪寺合浦縣月影臺皆其遊玩之所）挈家隱伽倻山與母兄浮圖賢俊及定玄師結爲道友以終老

十二年王薨王性聰敏看書一覽輒誦弟晃立

定康王（諱晃○唐僖宗光啓元年）

二年王薨無嗣女弟曼立

眞聖女主（諱曼定康王之女弟唐僖宗文德元年）主素與魏弘通弘死潛引年少美丈夫私之授以要職由是佞倖肆志紀綱壞弛時有人譏謗時政榜於路主疑隱者王巨仁所爲命下獄將誅之巨仁憤怨作詩書獄壁（詩曰于公慟哭三年旱鄒衍含愁五月霜今我幽愁還似古皇天無語但蒼蒼）是夕忽震雷雨雹主懼釋之

弓裔叛于北原（卽今原州）弓裔憲安王之庶子也以重午日生於外家生而有齒且其生日光燄異常日官勸王殺之使者取於襁褓中投樓下乳母竊捧之誤以手觸之眇一目抱而逃及長祝髮爲僧號善宗不拘檢僧律軒輊有膽氣往見北原賊梁吉吉分兵使東略地累戰輒勝聚衆漸多都松岳郡復移鐵圓國號泰封（弓裔自號彌勒佛常怨宗國見前王畫像拔劍擊之又妻康氏嘗力諫其非裔怒以烈火燒鐵杵撞其陰殺之）

甄萱叛據完山州（卽今全州）自稱後百濟（萱尚州加恩縣人本姓李父阿慈介以農自活萱生父耕野母餉之置於林下虎來乳之及壯自稱甄萱）萱體貌雄奇志氣倜儻多志略入王京爲裨將時女主淫昏紀綱紊弛萱嘯聚亡命所至響應遂襲武珍州（卽今光州）自爲王

弓裔以王建爲鐵圓郡太守（建松嶽郡人父隆築室岳南僧道詵來相之曰此地當出聖人仍授一封書曰明年公必得貴子旣長與之書秘世莫知也及朔果生建神光紫氣繞室充庭及年十七詵復來見北告以出師置陣地利天時之法望秩山川感通保祐之理）建龍顏日角方頤廣顙器度雄深寬厚

有濟世之量至是投弓裔建父隆亦以松嶽郡（時隆爲郡沙粲）歸裔

十一年王甍太子嶢立

孝恭王（諱嶢憲康王庶子眞聖封爲太子○康昭宗光化元年）

弓裔遣其將王建伐廣州忠州唐城（卽今南陽府）青州槐壤（卽今槐山郡）皆降之又敗甄萱於錦城（卽今羅州）建自以功高且見弓裔驕虐雖居高位（時爲侍中）常不樂復求閫外出鎭錦城一日裔急召建曰卿聚衆謀反何耶建曰烏有是哉裔曰我能觀心掌奉崔凝佯墜筆下庭徽語曰不服則危建乃悟曰臣實謀反裔笑曰卿可謂直也以金銀粧鞍賜之建位冠百僚然非素志且畏讒不樂居位每出入公門平章國計惟抑情謹愼務得人心

王嬖賤妾不恤政事大臣殷影諫不從影執其妾殺之

十六年王甍無嗣國人立朴景暉

神德王（諱景暉姓朴氏阿達羅王遠孫○後梁太祖乾化二年）

六年王甍太子昇英立

景明王（諱昇英○後梁末帝貞明三年甄萱二十七年弓裔十八年高麗太祖元年）

泰封諸將立王建爲王國號高麗初建有異夢（夢登海中九層金塔）又得張昌瑾鏡文之符（市有異人賣古鏡唐商客張昌瑾買之有文略曰三水中四維下上帝降子於辰馬先操鷄後搏鴨巳年中二龍見一則藏身青木中一則見形黑金東文人宋含弘等解之曰三水中四維下上帝降子於辰馬者辰韓馬韓也巳年中二龍見一則藏身青木中一則見形黑金東青木松也謂松岳郡人以龍爲名者之子孫可爲君王也黑金鐵也指鐵圓謂今王初盛於此殆終滅於此乎先操鷄後搏鴨者王侍中得國後先得鷄林後收鴨綠之意也弓裔令物色求異人東州勃颯寺有鎭星塑像如其狀）人心嚮附將軍洪儒裴玄慶申崇謙卜智

謙等夜詣建第密謀推戴建堅拒夫人柳氏提甲以被之諸將扶擁而出遂卽位於布政殿建元天授弓裔聞變驚駭逅于巖谷爲斧壤（卽今平康縣）民所害

隱士朴儒見高麗主（儒仕弓裔見政亂隱於山谷）

高麗王創法王王輪等十寺于都內又設八關會（每歲仲冬於闕庭置輪燈一座列香燈四旁又結兩綵棚呈百戲歌舞于前皆新羅故事○八關之戒曰不殺生曰不偷盜曰不淫佚曰不妄語曰不飮酒曰不坐高大牀曰不著香華曰不自樂觀聽關者閉也謂禁閉八罪不犯也）

高麗王移都松嶽攻鐵圓爲東州（卽今鐵原府）

八年王堯弟魏膺立

高麗王始定官制

景哀王（諱魏膺○後唐同光二年甄萱三十四年高麗太祖八年）

甄萱襲高鬱府（今蔚山郡）猝入王都時王出遊鮑石亭忽聞兵至倉卒不知所爲與夫人走匿城南離宮侍從臣僚宮人伶官皆被陷沒萱索王弑之强辱王妃乃立王族弟金傅爲王麗王親率精騎五千邀擊萱於公山桐藪敗績大將申崇謙金樂皆死于兵後萱因吳越王詒貽書請和高麗王爲書報之

高麗王殺蘇判宗偘及將軍狄鈇（二人俱以姦佞得幸弓裔譖害良善麗王卽位首誅之）

敬順王（諱傅姓金氏文聖王之裔○後唐天成二年甄萱三十七年高麗太祖十一年）

甄萱圍古昌郡麗王從庾黔弼計進軍於甁山（在郡北十里）與萱戰萱敗走獲侍郎金渥以古城主金宣平爲大匡權幸（本姓金賜姓權）張吉爲大相陞郡爲安東府

王遣太守謙用于高麗請相見麗王往會于國都肅隊而行秋毫不犯都人相慶曰昔甄氏之來也如逢豺虎今王公之來也如見父母

高麗西京民家雌雞化爲雄又大風屋瓦皆飛麗王曰昔有邪臣潛畜異謀其家雌雞化爲雄不悛其惡卒致誅滅吳王劉濞之時大風毀門拔木濞不知戒亦以覆亡且祥瑞志云行役不平貢賦煩重下民怨上有此之應今四方勞役不息供費旣多貢賦未省竊恐緣此以致天譴

尚慮羣臣不行公道使民怨咨或懷非分之心致變至此宜各悛心毋及於禍

高麗崔凝卒（諡熙愷）凝黃州土山人仕弓裔入高麗官至內奉卿通五經善屬文兼識治體然恒齋素不食肉又製進其主發願疏（麗王嘗謂凝曰昔新羅造九層塔遂成一統今欲於開京造七層塔西京造九層塔冀借玄功合三韓爲一家卿爲我作發願疏凝製進）

甄萱子神劍與國相能奐謀幽其父於金山佛宇殺其弟金剛自立（萱弟四子金剛身長多智萱愛之欲傳位其兄神劍良劍龍劍等憂悶二兄出鎭外神劍獨在內作亂移萱於金山佛宇令壯士守之）萱飲酔守卒與季男能乂等奔高麗麗王待以厚禮號爲尚父

王與羣臣謀降高麗王子曰國之存亡必有天命當與忠臣義士收合民心以死自守豈宜以一千年社稷輕與人乎王不聽使金封休賫書請降于高麗王子哭泣以辭徑入皆骨山（即金剛山在襄陽）倚岩爲屋麻衣草食終其身

麗王受王降書遣使往報王率百僚發王都香車寶馬連亘三十餘里入開京麗王館于柳花宮妻以長女樂浪公主行庭見之禮封爲樂浪王國除爲慶州（麗王納傅伯父億廉女生子郁是爲顯宗之考安宗）新羅亡朴氏十王昔氏八王金氏三十七王合五十五王共九百九十二年

曆年圖曰始祖之生異於常人是盡天命匪人爲也當此時蕞爾三韓各保一隅徒事干戈互相侵伐無君臣名位之分始祖年方幼冲爲國人推戴其寬厚足以有容其雄偉足以濟民建邦設都築城郭營宮室勸督農桑不伐鄰喪使民敬讓至於夜戶不扃倭人感德而不犯卞韓擧國而來降樂浪服其有道沃沮稱爲聖人享國六十年之間家給人足民不見兵以基一千年之業其殆天授乎南解遺命朴昔二姓以年長而立新羅氏三姓相傳實兆於此儒理從父亂命卒傳之昔氏非貽謀燕翼之道也脫解以南解之壻不當立而立人惑雞林金櫃之說養閼智爲子使

新羅重器卒歸之金氏惜也然其終也不傳於子而傳於儒理之子覩後世貪天之位欲傳已子而推刃同氣者何其賢也婆娑節儉愛民勸農桑問高年廉察州郡屏黜尸素謹天災恤民隱年穀屢豐可謂守成之良主也祇摩逸聖守而不失阿達羅粗保厥位及薨無子國人又立昔氏之後代休能占天時又知人邪正柰解睦鄰恤民助賁臨事明斷沾解不能強國怯於海寇使大臣見殺辱國甚矣味鄒金閼智之裔繼朴昔之後得有大寶新羅易姓今已三矣其授受雖未盡得宜然王能留意政刑訪民疾苦務農桑省經費有人君之德金氏之興其肇於此乎儒禮基臨皆昔氏之後儒禮之委任重臣基臨之威信鄰敵猶足可稱訖解忘父之讎聽婚島夷終受侵辱昔氏之祀於是絕矣柰勿亦金氏也能以武略自守實聖嘗質高句麗挾憾於前王欲殺其子而後快於心其及也宜矣訥祇

簒立新羅氏三姓相讓之風至是掃地慈悲救患禦寇炤智謙恭自守然而晚年魚服得免豫且之禍幸矣智證銳意圖理定國號稱王洗累朝因循之陋頒喪制禁殉葬有足多者法興始崇佛教信之既篤奉之愈謹唱爲裔戎之邪說聾瞽斯民爲新羅基禍之主又不知春秋大一統之義僭行年號越禮犯分甚矣眞興佞佛尤甚創興輪皇龍二寺鑄成丈六金身浚民膏血且屈千乘之尊爲桑門之行方袍圓頂以終其身遂使佛刹半於閭閻齊民盡爲緇褐流禍無窮眞智享年不永眞平享國雖長而繼嗣不定卒以神器付之女兒之手善德眞德皆以陰居尊牝雞司晨邦家杌揑天厭穢德太宗挺生以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倚任良佐言聽計從至誠事大衣冠之物並從唐制崇奬節義激勵將士仗天朝之威雪百濟世讎雄視高句麗如囊中之物將取而有之享年不永功業不究

惜哉文武以英明之資承先人之烈請唐兵滅高麗始一三韓克成前志何功烈之盛也何乃納高麗叛衆據百濟故地得罪於唐幾不自保乎神文孝昭聖德僅能守成孝成惑佛滋甚景德納忠諫定州號優於孝成惠恭荒于聲色身且不保宣德躬行不道元聖與閔其故昭聖短祚哀莊昏弱憲德篡弒禍亂相仍興德不惑左道遇災知懼猶可稱者僖康得不以正竟爲金明所害蓋自神文以降朴散淳離亂賊接踵其禍蔓延至是極矣神武能知討賊復讎之義義旗一揮而元惡授首撥亂反正人心痛快羅之國勢幾微而復振文聖憲安景文憲康之時中外寧謐民物阜成盛極而衰理固然也定康昏闇復以大器付之女弟其家法所由來遠矣眞聖淫恣浮於唐曌斲喪邦基新羅氏之亡於茲決矣自是羣盜蝟起弓裔叛北原甄萱據完山生民塗炭疆宇日蹙孝恭昏弱特寄生之君耳神德景明景哀又以朴氏之遠裔當叔季之衰僅能相繼國事已非爲之何哉況當景哀之時甄賊跋扈侵逼郊畿猶且荒淫遊佚晏然自肆鮑石之樂方酣而萱兵奄至君臣被戮宮闈見辱言之可爲於邑敬順亦以金氏之後爲萱所立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以區區一州之地生聚圖存固亦難矣然不能効死一朝甘爲降虜宗社丘墟嗚呼惜哉

皇明萬曆丁巳　吳郡趙宧光凡夫校

朝鮮史略卷之二終

朝鮮史略卷之三

高麗紀

太祖神聖王

十九年（後晉高祖天福元年）甄萱請討賊子神劍王與萱親率三軍趦天安進次一善神劍率文武官僚出降得逆臣能奐數罪誅之以神劍爲人所脅且歸命乞罪特原之萱憂懣發疽死於黃山佛舍王入後百濟都城流良劍龍劍於眞州尋殺之授萱壻朴英規爵佐丞（英規嘗與其妻議請降赴慰萱）

王自制政誡及誡百僚書頒中外以勵臣子節義

二十年西天竺僧來王備兩街威儀法駕迎之

始行後晉年號

耽羅國太子末老來朝賜星主王子爵

二十二年佐丞龔直卒直燕山眛谷人有勇略新羅末爲本邑將軍見時方亂投後百濟甄萱以其二子直達金舒及一女爲質直知萱無道必亡就與其子直達諭以歸附高麗之意直達喜而勉之直遂與其子英舒來朝王拜大相萱怒收直達及弟妹烙斷股筋直達死及百濟滅金舒得還至是直卒謚奉義

二十三年初定役分田（自朝臣至軍士勿論官階視人性行善惡功勞大小給之有差）

改諸州郡號以慶州爲大都督府

大匡庾黔弼卒黔弼平州人以將略仕太祖凡出征受命卽行不宿於家嘗被讒流鵠島後上書召還運州之役甄萱詐要和親黔弼獨以爲不可不戰乃以勁騎數千突擊之熊津以北望風自降又爲征南將軍遇神劍於槎灘百濟軍不戰自潰及卒謚忠節

二十四年契丹遣使來歸橐駞五十匹王以契丹嘗與渤海連和一朝殄滅此爲無道之國流其使於海島繫橐駞萬夫橋下皆餓死（史臣曰契丹之失信於渤海何與於我而爲渤海報復自是邊釁日深貽謀之失可勝嘆哉）

二十六年王製訓要十條以訓後嗣（史臣曰麗祖始一三韓創業垂統宜往求古先哲王貽謀燕翼之道垂憲爲世可也今作訓要其條凡十而一則曰

（奉佛二則曰創寺丁寧反復乎燃燈八關山水地理之說從諫遠讒輕徭薄賦儆戒無虞故居其末欲以此而訓後世其可乎）

王薨（壽六十七葬顯陵）太子卽位遺命喪葬悉從儉約

以神惠王后柳氏祔葬（史臣曰太祖御下以寬待人以誠甄萱父子相夷則伐而取之金傅君臣來附則禮以待之契丹侵滅與國則絕之渤海失地無歸則撫之屢幸西京以爲根本之地親巡北郡以撫獷悍之俗草創更始雖未遑於禮樂其規模遠略深仁厚澤固已培養五百年之國脈矣）

惠宗義恭王（諱武字承乾母吳氏）

元年（後晉出帝開運元年）平章事崔彥撝卒彥撝新羅人自少能文十八入唐登第四十二還國拜瑞書院學士新羅歸附太祖命爲太子師委以文翰之任謚文英其子光胤以賓貢進士入晉遊學

流星犯紫微

大臣王規謀立廣州院君（太祖納規女生院君）將行大逆

崔知夢奏將有變宜移御王潛從重光殿得免

亦不罪規（史臣曰太祖不知規之匪人付托孤君弱臣強之端已兆於此若康兆資謙仲夫義方之徒接迹於世而忠獻一家四世專擅仁俊林衍日新相繼跋扈由其不能謹之於始也）

王以長公主妻弟昭公主從母姓稱皇甫氏（史臣曰取妻不取同姓禮也況至親乎）

二年王薨於重光殿弟堯卽位誅逆臣王規及其黨三百餘人王器度恢弘從征百濟有功然自經王規之亂多所疑忌喜怒無常內外嗟怨

定宗文明王（諱堯字義天太祖第二子母神明王后劉氏）

元年（開運三年）王奉佛舍利步至開國寺安焉

二年始置光軍司（初崔彥撝之子光胤以賓貢入晉爲契丹所虜以才見用知契丹將侵我爲書報之故選軍三十萬號光軍）

始行後漢年號

四年大臣王式廉卒式廉太祖從弟也以勤恪久鎭西京定王規之亂及卒謚威靜

王薨弟昭受禪立王信圖讖將移都西京大營宮室怨讟胥興

光宗大成王（諱昭字日華）

元年（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大風拔木王問禳災之術司天奏曰莫如修德自是常讀貞觀政要（史臣曰光宗之治止於光宗而已者豈不由於法唐宗不法帝王而然歟）

二年始行後周年號命翰林學士雙冀（冀周人隨冊命使薛文遇而來病留上表請爲僚屬遂擢用其父哲聞冀有寵亦來）知貢舉試以詩賦頌及時務策自此文風乃興然冀倡以浮華之文貽弊後世

命有司按檢奴婢推辨是非奴多背主陵上

十一年（宋太祖建隆元年）定百官公服（元尹以上紫衫中壇卿以上丹衫都航卿以上緋衫小主簿以上綠衫）

評農書史權信譖大相俊弘佐丞王同等貶之自是奴訴其主子譖父母罔上常盜別置假獄

人人畏懼莫敢偶語

十四年（宋乾德元年）始行宋年號

內議令徐弼卒弼利川人性通敏始以吏事進王嘗賜金酒器弼不受曰服用明等衰奢儉關理亂臣用金器君將何用時王禮重投化唐人擇臣僚第宅與之弼奏曰臣居第稍寬願獻爲王問其故對曰今投化唐人擇屋而處世臣故家反多失所臣愚誠爲子孫計及臣之存請取之庶無後悔王感悟不復奪臣僚第宅又內廐馬死王欲罪主者弼引孔子不問馬之說以爭主者得免其謇諤類此謚貞敏

二十六年王薨王聰明聽斷始可與有爲而猜愎日深邪佞得志誅夷骨肉屠害將相衆心離解斲喪邦本雖有文雅之美不足稱也太子卽位還流竄獄租調毀假獄焚譖書中外大悅

景宗獻和王（諱伷字長民）

元年（宋太平興國元年）禁擅殺復讐（先朝被譖人子孫復讐擅殺故禁之）

始定職散官各品田柴科

客星犯帝座（內議令崔知夢奏願戒宿衛）

王承等謀逆伏誅

六年王稱疾留內禪於堂弟開寧君治薨於正寢王初鑒前王之失焚譖書雪冤獄遽厭萬幾沉溺聲色昵近小人疎遠君子政教衰替

成宗文懿王（諱治字溫古太祖孫）

元年（太平興國七年）改官號（以內議省爲內史門下廣評省爲御事都省）

令京官五品以上各上封事論時政得失上柱國崔承老上書論列祖宗行事之美惡以及時

君政治之得失皆指斥無隱承老蓋見王可與有爲故進此書未幾拜門下侍郎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王祈穀於圜丘（祈穀籍田始此）

始置十二牧

始定三省六曹七寺

始臨軒覆試進士

新定五服給假式（斬衰齊衰三年給百日齊衰期年給三十日大功九月給二十日小功五月給十五日緦麻三月給七日）

六年内史令崔知夢卒知夢幼名聰進性清儉慈和聰敏博涉經史尤精於天文卜筮太祖聞其名召使占夢得吉兆曰必統御三韓太祖喜改名知夢及卽位入侍禁中惠宗授司天職定宗賴先機奏變誅王規嘗從光宗幸寺被酒失禮貶隈傑縣令景宗召還授内議令王卽位加左執政守内史令年八十三卒諡敏休

置十二牧經學醫學博士各一員

宋遣禮部侍郎呂端來冊王爵

始定五廟

守侍中崔承老卒承老慶州人性聰敏好學善屬文年十二太祖召見使讀論語嘉之自是委以文柄盡忠累代拜侍中封清河侯年六十三卒諡文貞

置修書院於西京令諸生抄書史籍藏之

始立社稷（敎略曰社土地之主也地廣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多不可徧祭故立稷神以祭之自聖祖至累朝未遑夏松之祀尙虧周栗之禋其令羣工擇地置壇）

流郁於泗水縣（郁太祖第八子烝景宗妃皇甫氏王知之乃流於外妃生一子而卒初妃夢登鵠嶺旋流溢國中盡成銀海卜之曰生子則王有一國至是夢果驗其子卽詢也是爲顯宗）

十二年置常平倉於兩京及十二牧

契丹遣蕭遜寧侵西鄙攻蓬山郡至安戎鎭王幸西京次安北府不得進中軍使内使侍郎徐熙請行奉國書如丹營遜寧欲令拜於庭熙據禮往復不屈乃升堂行禮東西對坐遜寧語熙曰汝國與新羅地高勾麗之地我所有也而汝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是以來討熙

曰我國卽高勾麗之舊也故號高麗若論地界上國之東京皆在我境何得謂之侵蝕乎鴨綠江內外亦我境內今女眞盜據其間朝聘之不通女眞之故也辭氣慷慨遜寧知不可強遂具以聞丹帝許和勅罷兵（史臣曰方遜寧之入寇也大振聲勢恐喝脅降羣臣獻議或乞降或割地徐熙獨力陳不可欲與一戰卽寇準親征之策也卽使契丹抗禮不屈強虜懾服終講和親其奉使得禮又豈下於富弼乎）

始行契丹年號

始置鴨綠渡勾當以李承乾爲使尋遣河拱辰代之

定十道曰中原道曰關內道曰河南道曰江南道曰嶺南道曰嶺東道曰山南道曰海陽道曰朔方道曰浿西道

平章事崔亮卒亮慶州人性寬厚能屬文王在潛邸引爲師友及卽位累遷至內史侍郎諡匡彬

十六年王疾大漸召姪開寧君誦傳位平章事王融請赦王曰死生在天何至釋有罪枉求延命乎遂薨誦卽位王天資嚴正器宇寬洪立宗社崇節義求賢卹民以移風易俗爲務政治有可觀者然以光宗之女弘德院君之妻爲妃其失大矣

穆宗宣讓王（諱誦字孝伸景宗長子母皇甫氏）

元年（宋咸平元年）太保內史令徐熙卒熙弼之子十八擢科甲成宗幸西京欲微行永平寺熙上疏諫乃止又從成宗於海州王幸熙幕欲入熙曰臣之幕非君所臨也命進酒曰臣之酒不敢獻也癸巳之役至丹營抗禮不屈鄭又玄以越職論時政忤旨當誅熙曰古者諫無官越職何罪又玄論事甚合時病成宗感悟擢又玄御史熙年五十七卒諡彰威

六年千秋大后皇甫氏與外族金致陽通生一子謀爲王後忌大良君詢逼令爲僧出居三角山神穴寺（詢出家初寓崇敎寺有僧夢見大星隕庭變爲龍龍變爲人卽詢也）

七年門下侍郎韓彥恭卒彥恭嘗從王幸平州日暮寒甚王駐輦道傍酣飮不行彥恭進曰臣

等醉飽奈軍士何王促駕入行宮其遇事直言多類此謚貞信

九年六月震天成殿鴟吻又彗星見

十年有山湧于耽羅海中

十二年王不豫恐有內變召給事中蔡忠順密語曰太祖之孫唯大良君在卿與崔沆素懷忠義宜盡心匡扶使社稷不屬異姓忠順出語沆沆亦以爲然忠順入內遂草王與大良君書授皇甫俞義迎詢于神穴寺王仍徵西北面巡檢

使康兆入衛

大良君詢卽位康兆廢王爲讓國公初被黜人魏從政崔昌等欲構難謁兆於洞州龍泉驛紿之曰王疾篤太后與致陽謀奪社稷恐公擁兵不從矯命徵之兆懼還營與李鉉雲等領兵至廢王爲讓國公誅致陽父子流其黨及太后親屬於外大良院君自神穴寺來卽位

康兆弑前王于積城太后遜于黃州（李齊賢曰齊桓尸姜始皇轘毐何救萬世之恥哉穆宗不戒覆車之轍防閑於初子母俱罹其殃社稷幾至於亡惜哉）

顯宗元文王（諱詢字安世安宗郁之子母孝肅王后）

元年（宋祥符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八年）復燃燈（國俗正月望燃燈二夜成宗廢之）及八關會

契丹主先遣使來問前王之故自將步騎四十萬渡鴨綠江至通州執康兆誅之乘勝長驅攻西京（通州之役丹兵破三水砦兆驚起恍惚若見穆宗立於其後叱之曰天伐詎可逃耶兆卽脫鍪長跪曰死罪死罪言未訖丹兵已縛兆以去丹主斬之）

王南幸（智蔡文奔還奏西京軍敗狀羣臣議降姜邯贊獨曰今日之事罪在康兆但當

避其鋒耳遂勸南行蔡文亦請從王嘉之乃與后妃及蔡忠順等禁軍五十餘人出京城南奔）

二年契丹主陷京城

河拱辰至丹營乞班師主留之

丹兵退興化鎭巡檢使楊規邀擊前鋒於艾田斬一千餘級俄而大軍奄至規與龜州別將金叔興力戰矢窮俱陷陣死之鎭使鄭成追丹兵於鴨綠江擊之溺死者甚衆

王發自羅州還京都

賜智蔡文田贈楊規工部尚書金叔興將軍歲

廩粟母妻并錄其子

刑部奏趙容謙柳僧虔李載崔楓崔成義林卓於南華之時驚動行宮請除名支配從之又流康兆之黨卓思政朴昇崔昌魏從政康隱於海島

契丹主殺河拱辰（拱辰被留內國還國外示忠勤人有知其謀告之丹主鞫之拱辰對以實且曰臣於本國不敢有二心不願生事大朝辭益厲遂見害）

五年（宋祥符七年○契丹開泰三年）遣內史舍人尹徵古如宋請歸附如舊帝詔登州置館以待之

上將軍金訓崔質等以奪軍田充祿俸激衆怒率諸衛作亂流中樞院使張延祐日直皇甫俞義王罷御史臺置金吾臺罷三司置都正署令武官常叅以上皆兼文官（史臣曰人徒知武夫之勸殺文臣自領其職在於毅宗之朝而不知已基禍於顯宗易置官府之時也）

王僞遊西京誅逆臣金訓崔質及其黨是時武臣用事布列臺閣朝綱紊亂和州防禦使李子琳與日直金猛協策諭王以漢高雲夢之遊遂幸西京宴羣臣於長樂宮乘訓等醉襲殺之（史臣曰特出於一時之幸耳非人君奉天討罪誅亂禁暴之義也）

契丹遣使又索興化通州龍州鐵州郭州龜州等六城（前此再遣使索之）

以徐訥爲中丞（初憲臺柄樹枯死至是復生）

復行宋年號

高句麗新羅百濟王陵墓並令所在州縣修治禁樵採過者下馬

以姜邯贊爲西京留守內史侍郎平章事（王手書告身後曰庚戌年中有虜塵干戈深入漢江濱當時不用姜公策擧國皆爲左衽人）蔡忠

順爲吏部尚書叅知政事

契丹蕭遜寧率兵來侵姜邯贊姜民瞻等前後戰於興化鎭及龜州大敗之以姜邯贊檢校太尉門下侍郎天水縣開國男

十一年以安西道屯田施納玄化寺三省論駁不從

贈崔致遠文昌侯（初太祖在潛邸致遠貽書有雞林黃葉鵠嶺青松之句故謂有密贊乃加是命）薛聰弘儒侯並從祀先聖廟庭

知中樞府事姜民瞻卒民瞻晉州人起自書生

射御非其所長然志氣剛果屢著戰功

十五年（宋仁宗天聖二年 契丹太平四年）禮部尚書周佇卒佇宋温州人穆宗朝隨商船來蔡忠順知其才奏留之遂掌制誥兩朝文聘辭命多出其手

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沆卒沆彥撝之孫性聰悟沉訥寡言善斷清儉持家一介不取於人計月請俸無甔石之儲但酷信浮圖請復八關修皇龍寺塔又捨私第爲佛宇諡節義

右僕射智蔡文卒（史臣曰契丹擁重兵壓境三軍敗衄思政紿道秀而夜遁

朴暹挈妻子而南奔李元崔昌金應仁國近之徒亦皆接踵亡匿蔡文自西京奔還與邯贊共贊南幸之計卒能保護三宮旋軫京師不失舊物壯矣哉其臣若背君天必誅之之言既足以激一國忠義之氣其動出仁義以收人心之語又足以爲扶植綱常之本其他如昌化丹粛之變出萬死之力捍衛艱難斯皆扈從諸臣所不能者）

二十年千秋太后卒（史臣曰穆宗之遇害乗輿之播遷契丹之侵軼皆千秋淫穢不禮之所使也特書千秋者深著大惡不道之罪也）

築開京羅城（姜邯贊請築之）

侍中姜邯贊卒邯贊衿州人性清儉不營産業少好學多奇略體貌矮陋衣裳垢弊正色立朝臨大事決大疑屹然爲邦家柱石年七十賜几杖辭職歸城南別墅諡仁憲年八十四（世傳有一使臣夜入始興郡見大星隕於人家遣吏往視之適其家婦生男使臣心異之取歸以養是爲邯贊後宋使見之不覺下拜曰文曲星不見久矣今在此）

二十二年王薨王性聰悟敏於學工詞翰太子欽卽位（史臣曰顯王以嫉母胎棄戎臣搆逆强鄰伺釁京闕俱燼乗輿播遷艱否極矣反正之後和戎結好偃武修文薄賦輕徭登崇俊良修政公平内外底寧農桑優稔可謂中興）

德宗敬康王（諱欽字元良母元成后金氏）

元年（宋明道元年○契丹重熙元年）以王可道監修國史李端

爲平章事黃周亮皇甫俞義爲叅知政事（舊制宣麻於家至是集百官宣於乾德殿）

命平章事柳韶創置北境關防（自國内城界鴨綠江入海處東跨朔州等十四城抵和州等三城延袤千餘里以石爲城）

三年（宋景祐元年）納顯宗女爲后

以崔冲爲刑部尚書

王寢疾傳位于弟平壤君亨薨平壤君卽位王性剛斷有執居喪能盡子之孝爲政不改父之道任用舊臣徐訥王可道崔冲黃周亮朝廷無

欺蔽而民安其生（李齊賢曰慶陵朝頭陁山人李承休進帝王韻記有曰德何止四年鳳鳥來呈瑞考之實錄未見其事惟俚語相傳言鳳鳥來儀於威鳳門羣鳥隨而噪之鳳乃飛去國人憎鳥少長持弓彈射德宗一代京城無鳥夫鳳羽族之長也爲羣鳥所逐豈曰鳳哉盖韻記之無稽耳）

靖宗容惠王（諱亨字申炤德宗母弟）

元年（宋景祐二年）凡敎令稱制（至肅宗始稱詔）

築長城於西北路松嶺東以扼邊寇之衝

二年祔德宗於大廟（初王問昭穆之制於輔臣徐訥黃周亮等言惠定光戴同班爲昭景成爲穆穆宗爲昭而顯宗爲穆則二昭二穆與太祖爲五廟今祔德宗數過五廟請遷惠定光三宗藏於太祖廟西壁戴追王之主遷祭於其陵可也劉徵弼言太祖在曾祖行親未盡故惠定光三宗不必遷唯遷戴宗於陵而祔德宗於此室可矣周亮等言前典云親過高祖則毁其廟由是觀之自禰祖曾高而上論親盡未盡非以旁親論也惠定光在從祖行不可比於親祖三宗宜遷毁王謂一時而遷四神主意所未安乃從徵弼議）

三年以劉徵弼黃周亮同平章事崔齊顔崔冲叅知政事

四年門下省乞放東池白鶴山羊等類王從之

五年（宋寶元二年○契丹重熙八年）立賤者從母法

六年以楊帶春爲安北大都護府副使（帶春立志峻拔

多智略習兵事故崔冲奏若有邊虞非此人無可遣者不宜出外不允）

判御史臺事李周佐卒（周佐東京人登第歷臺省立朝四十餘年倜儻瓌偉時稱得大臣體）

內史令徐訥卒謚元肅訥熙之子弼之孫三世爲宰相（初弼祖神逸郊居有鹿犇投神逸拔其箭而豢之夢有人謝曰鹿吾子也賴君不死當令公之子孫世爲卿相云）

十二年王薨弟樂浪君卽位有司奉遺命山陵制度悉從儉約

文宗仁孝王（諱徽字燭幽顯宗子母元惠太后金氏）

元年（宋慶曆七年）以崔冲爲侍中金令器金元冲爲平章事朴有仁李子淵爲叅知政事

三年饗國老庶老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下至鰥寡孤獨癈疾無養者賜物有差

八年定田制（凡田品不易之地爲上一易之地爲中再易之地爲下其不易山田一結準平田一結一易田準二結再易田準三結）

十年（宋嘉祐元年○契丹清寧二年）創興王寺於德水縣移其縣於楊川知中樞院事崔惟善諫曰唐太宗不許創立寺觀我太祖訓要亦曰嗣王及公侯臣

僚無得爭修願剎奈何竭民財力以危邦本耶王優答之異日入侍王曰諫諍是忠從好佞惟善對曰創垂猶易守成難又御史盧成且忤旨王怒命解冠欄將縛之惟善諫曰朝官有罪當行有司王怒霽只罷其職

分遣撫問使兼侍御史李攸績金若珎崔尚安民甫閔昌壽于十三道按驗諸州郡守令勤慢清濁

作長源亭於西江餠嶽南（道詵明堂記曰西江邊有君子御馬明堂之地自太祖統一丙申歲至百二十年就此創構國業延長至是構亭）

十一年隕石于黃州州人上其石禮司以爲自古有之此常事不關災祥王可其奏還其石

始行封彌之法（時署科甚濫中書舍人鄭惟産請之）

二十年契丹改國號曰大遼

二十二年守太師中書令崔冲卒諡文憲（冲海州大寧郡人風姿瓌偉性操堅貞少好學善屬文穆宗朝擢甲科第一歷仕四朝資兼文武出入將相年至七旬乞退然軍國大事悉就咨焉自顯廟中興干戈纔息未遑文敎冲收召後進敎誨不倦諸生塡溢門巷遂分九齋謂之侍中崔公徒凡應擧者必先隷徒中學焉自後擧子亦皆隷名九齋籍中謂之文憲公徒又有儒臣立徒者十一冲徒爲最盛東方學校之興蓋由冲始時謂海東孔子）

王出子煦及窺爲僧（史臣曰文宗號稱賢主而溺於異敎使二子出家要福田利益其源一開子孫視爲家法祝髮爲僧者實繁一時名門大族爭慕效之立嫡立嗣顧爲末事其禍權輿於煦窺至冲曦極矣）

二十六年（宋熙寧五年遼咸雍八年）校尉臣身謀廢王立王弟平壤君基事覺伏誅

二十八年錄文昌侯崔致遠五代孫善之爲都染署史

二十九年（遼大康元年）門下侍中崔惟善卒諡文和（惟善冲之子惟善爲中書令弟惟吉攝尚書令父冲年高尚無恙王賜國老宴惟善惟吉扶以入赴時稱盛事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曰尚書令侍中書令乙狀元扶甲狀元）

三十一年創安興寺以待宋使（大府少卿李唐鑑奏中朝使命往來高巒島亭稍隔水路請於貞海縣地創亭爲迎送之所從之）

東蕃作亂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文正及同知中樞院事崔奭等將兵三萬出屯定州大破之

三十七年王薨王性聰哲好學善射志略宏遠寬仁容衆上事遼宋下交鄰國民賴以寧時號

治平獨其佛宇塔廟之盛爲盛德累太子卽位

少有疾哀毁疾篤薨於喪次弟國原公運卽位（李資仁如遼告喪帝詰問二君連逝必有他故資仁對辨切直帝引見慰諭）

宣宗思孝王（諱運字繼天順宗母弟）

二年（宋元豐八年遼大康十一年）御宣政殿聽斷死囚停音樂進素膳

王姝積慶公主適王弟扶餘侯燧

四年以崔奭守太尉判吏部事監修國史崔思齊叅知政事朴寅亮同知中樞院事

八年門下侍郞平章事柳洪卒（洪武人精於春秋左氏傳及兵家秘訣每國家有虞疑寤寐精思引古決策多有中者時議重之）

九年叅知政事崔思諒卒（思諒儀表端雅沉靜寡言秉國鈞主文柄名重一時）

十一年王薨元子昱卽位王聰慧恭儉博覽經史然遊幸無度多創寺塔天怒民怨災異屢興

獻宗恭殤王（諱昱宣宗子母思肅太后李氏）

元年（宋紹聖二年遼壽隆元年）正月日有暈兩傍有彗（太史奏曰有彗近臣亂諸侯欲有反者王幼不知修省）

李資義謀反伏誅（初宣宗於思肅太后生王又納侍中李頲之女元信公主生漢山侯昀資義公主兄也以王幼弱不能聽決萬幾謀欲立昀至是聚兵將舉事邵台輔使王國髦率兵入衛令壯士高義和斬資義及其黨崔忠伯等）

以王國髦權尚書兵部事時王室微弱而權歸武將識者嘆之

王禪位於叔父雞林公熈熈卽位（李齊賢曰顯之三子兄弟相傳以及於順順以居喪過哀夭折無嗣而傳於宣宣薨而太子嗣是爲獻宗國人習熟見聞乃謂宣有五弟而立孺子以是歸罪何不思之甚也唯不得關公於親傅陸於臣委任而輔政其危且亂可翹足而待也後世有不幸而遺大投艱於稚孫之中者可以此爲誡哉）

肅宗明孝王（諱顒字天常初諱熈宣宗母弟）

元年前王出居興盛宮

金謂磾上書請遷都南京（其書略曰道詵記云高麗有三京松岳爲中京木覓壤爲南京平壤爲西京四時各宜所住開國後百六十餘年都木覓壤今時正當巡駐新京之期伏望於三角山南木覓北平建立都城王置南京開創都監遣崔思諏尹瓘等相之思諏等奏云臣等就盧原驛視山水不合建都唯三角山南山形水勢符合古文請隨形建都王從之）

右僕射叅知政事朴寅亮卒諡文烈寅亮文詞雅麗宋熈寧中與金覲使宋其所著述宋人稱

之至刊二公詩文號小華集（遼嘗欲過鴨綠江爲界寅亮修表曰普天之下既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曰我疆我理又曰歸汶陽之舊田撫綏弊境回長沙之拙袖朴舞昌辰遼帝覽之寢其議）

二年前王薨于興盛宮

東女眞寇鎭溟縣東北面兵馬使金漢中遣判官康拯與戰克之斬首四十級

始設鑄錢官使錢（使猶行也）

三年民貧不能興用命州縣出米穀許民貿易使知錢利

始用銀瓶爲貨其制以銀一斤爲之像本國地形俗號闊口

七年（宋崇寧元年○遼天祚帝乾統二年）宰相邵台輔等奏國學養士廩費不貲實爲民弊中國之法難以行於我國請罷之不報（史臣曰台輔罷學之請雖窮巷庸夫所不敢出諸口者肅宗乃擢置於論道經邦之位及其三表請老盛稱儒雅不允其請何也肅宗非不知其爲人特以其溺於立已之私恩而昧於擇相之公義也時稱肅宗好文其好文也豈亦玩心於章句之末而與羣臣賦詩唱和而已耶）

置京城左右酒務又於街衢兩傍勿論尊卑各置店鋪以興使錢之利

禮部奏我國教化禮義自箕子始而廟貌猶闕不在祀典乞使求其墳塋立祠以祭從之

遼遣中書舍人孟初來賀生辰兵部員外郎金緣爲館伴初見其年少頗易之一日並轡出郊雪始霽初唱云馬蹄踏雪乾雷動緣卽對曰旗尾翻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眞天才也由是情好日篤相唱和及別解金帶贈之

八年東女眞太師盈歌遣使來朝（有本國醫自完顏部來言女眞居黑水者部落日強兵益精悍王遣使相通卽金之先也）

以崔思諏爲門下侍中林幹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李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柳伸爲僕射正堂文學崔弘嗣爲樞密院使尹瓘知樞密院事

命林幹伐東女眞（女眞本靺鞨遺種散居山澤未有統一及盈歌烏雅束爲酋長頗得衆心界上有連山險絕人馬不能渡間有一徑俗謂瓶項若塞其徑則女眞路絕故邀功者獻議請出師平之）幹與女眞戰於定州城外敗績（初內侍林彦主出兵之議直史館李承曰兵凶戰危不可妄動彦當無事時欲用兵生釁不可也王不聽幹又邀功引不欽之兵遽出與戰敗）復以尹瓘爲東北面行營

兵馬都統與女眞戰斬三十餘級我軍死傷陷沒者過半軍勢不振遂卑辭請和結盟而還政堂文學柳伸卒（伸狀貌不踰中人而有膽量少擢高第以淸謹名嘗牧淸州民敬之如神國家欲移都南京伸獨言其不可凡論國家事悉主忠義）

十年王還自西京不豫至長平門外薨於輦中太子俁卽位王幼而聰慧及長孝敬勤儉雄毅果斷五經子史無不該覽然遊樂頗數屢幸寺院多致民弊（李齊賢曰以漢高知人之明欲易太子而不知代王之終爲太平天子封之邊郡唐太宗之賢而不克定嗣卒用昏童乃使凶牝啄其孫殆盡然兩漢四百年臨天下者皆孝文之裔也唐三百年自中睿迄昭宣亦文帝之後也我文考十九子而以再興宗國期肅宗而肅宗由藩侯紹大統有子若孫繼繼繩繩以至于今四百餘年斯豈非天乎）

睿宗文孝王（諱俁字世民母明懿太后柳氏）

元年（宋崇寧五年遼乾統六年）政堂文學鄭文卒（文恭儉朴訥不事生產居室卑陋僅庇風雨莅官謹愼典刑曹十餘年未嘗妄出入人罪奉使入宋受賜金帛分與從人將其餘買書以歸他無所求宋人多之）

侍中魏繼廷三上表請老王手詔不允繼廷稱疾不起王遣使敦諭乃入省視事御史以累旬稱病奏駁之卽上表乞退許之（金富佾曰繼廷以文章名世淸

自奮直輔佐累朝宣宗燈夕置酒王酒酣命繼廷舞繼廷辭曰有伶人何用臣舞王不之強宣宗寵姬萬春起第壯麗繼廷奏曰萬春誑惑上意勞役百姓大起私第請毀之書上不報宣宗遣李資義使宋繼廷爲副資義多市珍貨繼廷一無所求舉世皆好佛繼廷獨不然是故國人想望大用見其施設及爲相循默無所建明蓋知其勢之不可爲又以老病耳至是乞退上惜其去再降手詔以寵留之又遣中使而敦諭之故入朝數日復告而歸焉御史不原情而劾之豈不謬哉）

二年以僧曇眞爲王師初欲封眞爲王師以右諫議金緣爲封崇使緣辭曰臣職在諫院以言封王師之不可未蒙俞允又從而行之則是欺殿下也王強之再三固辭不就

平章事林槩卒（槩淸直有大臣風）

平章事崔弘嗣等奏太史言自御松都今二百餘年欲延基業宜卜西京龍堰舊墟別創新闕移御受朝吳延寵言其三不可（一文宗作西京卒無應二近者創南京無吉應三今新構闕毀撤屋廬搔動人民）王從弘嗣議

以思肅王后李氏配宣宗廟（初宣宗爲國原公納李預女爲妃未幾而卒是爲貞信賢妃又納李碩女生獻宗封王后及獻宗卽位尊爲太后薨謚思肅至是議宣廟之配王欲以貞信配諫官奏云貞信爲國原公妃年月甚淺思肅自嬪公府以至踐位內

（助居多及太子繼統臨朝稱制者三年獻宗遜位於肅宗退居舊宮永無失德以思肅配便制曰嫡庶之分不可不別更詳禮典以聞諫官復奏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逾年者不合列序昭穆國君如此況后妃乎請以思肅升配從之）

王欲成肅宗遺志（時咸州以北沒於女真肅宗有恢復之志）將伐女真發兵十七萬以尹瓘爲元帥吳延寵副之瓘與中軍兵馬使金漢忠左軍兵馬使文冠右軍兵馬使金德珎各統兵由定州分道而進梁惟善鄭崇甫甄應陶等領兵舩出鱗道浦會之擊破女真一百三十五村（村猶屯也）斬四千九百四十級虜一千三十人乃相地築英州雄州福州吉州咸州宜州及通泰平戎公嶮鎮等九城使林彥作記勒功於英州廳壁又立碑於公嶮鎮以爲界（以先春嶺爲界）凱旋王賜功臣號迎勞之（是戰也拓俊京有摧陷之功庾翼宋忠朴慄節皆死之）

四年還女真九城（初朴景綽及金漢忠皆以更深入狄境多置城鎮爲難守禦尹瓘不聽卒如其言再出師亦未免敗軍之責）時羣臣議多不同王猶豫未決諫議金緣曰人主之取土地本欲育民也今爭城而殺人莫如還其地而息民王然

之盡以九城還之女真來謝獻馬及金（史臣曰自顯德靖文以來昇平日久女真最號雄強而亦自歸附何負於我哉當時武臣之邀功嗜利如李日肅林彥之徒建議侵伐李永極陳不可肅宗不聽再興師旅林幹既敗於前尹瓘又敗於後卑辭請和忿猶未息睿宗嗣位銳意徂征命尹瓘吳延寵將兵擣巢覆穴得九城而恢拓之足以殺先朝之恥矣然構釁益深邊患日滋尹瓘吳延寵出師無功復還九城自古人主忽近圖而勤遠略者靡有不快於始而悔於後肅睿之謂矣）

取大學崔敏庸等七十人武學韓子純等八人分處七齋（周易曰利澤尚書曰待聘毛詩曰經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養正武學曰講藝）

六年（宋靖和元年遼天慶元年）以胡宗旦權知直翰林院（宗旦宋福州人嘗爲大學生聰敏博學能文遊兩浙仍寄商船而來王寵顧優厚驟登清要然頗進壓勝之術王不能無惑焉）

七年叅知政事文冠卒謚章敬（冠性清直寬厚不事產業當官執節不撓嘗爲西北面兵馬使與女真屢戰有功）

門下侍中尹瓘卒謚文肅（瓘坡平縣人少登科好學手不釋卷雖在軍中常以五經自隨好賢樂善冠於一時）

流僧統竀于巨濟縣（竀文宗子住俗離寺財累鉅萬厚施於人人多歸附或告交通外人圖不軌故及未幾死坐流者右丞金仁碩等八九人）

召前員外郎郭輿輿以烏巾鶴氅常侍禁中從容談論唱和時人謂之金門羽客王復微行至所居置酒論文（史臣曰輿盜竊官妓詐稱仙去則奸盜之雄也以嬖爲伉儷不娶無後則亦不孝之大者也）

九年叅知政事庾祿崇卒（祿崇以儒術進性正直在官以公忠自許未嘗屈己從人雖爲宰相衣服第宅如布衣時）

王詣國學酌獻先聖先師命翰林學士朴昇中講書說命百官及生員七百餘人立庭聽講各進歌頌王製詩宣示左右令和進

十年生女眞完顔阿骨打稱皇帝國號金紀元收國（其俗如匈奴無城郭無文字能控弦其地西直契丹南直我境故嘗服事契丹及我朝其先平州僧今俊或曰平州僧金幸之子克守入女眞娶其女生太師古乙古乙生太師活羅活羅多子長曰劾里鉢季曰盈歌盈歌死劾里鉢長子烏雅束嗣位烏雅束卒弟阿骨打立）

中書令崔思諏卒（思諏冲之孫力學擢科所至有聲績爲相論議務存大體不敢輕改舊章門人子弟有來謁者常訓以事君之道言不及私雖謝事家居憂國之心終始不替）

左遷知制誥崔瀹爲春州府使（王幸西京置酒大同江與侍臣唱和瀹上書諫曰昔唐文宗欲置詩學士宰相奏曰詩人多輕薄恐撓聖聽文宗乃止帝王當好經術安事雕蟲有一詞臣乘隙訴之曰瀹短於詩故有此言王怒黜之）

平章事吳延寵卒諡文襄（延寵海州人家世寒素少貧賤力學善屬文早擢科第飭躬勤行恂恂然以忠儉自許當官持論務社時弊未嘗以私害公）

十一年作清讌閣于禁中選置學士直學士直閣（金緣作記洪灌書之）朝夕講論經籍後以清讌閣在禁中學士直宿出入爲難又置寶文閣移清讌閣學士充之加置待制

王命金緣朴景仁（舊名景緯）及寶文閣學士註解貞觀政要以進

十二年改抱州爲義州防禦使以鴨綠江爲界置關防（金兵攻遼耶律寧興常孝孫等移牒我寧德城以來遠抱州二城歸之遂泛海而遁我兵入其城收兵仗錢穀甚多）

簽書樞密院使金黃元卒（黃元自幼好學登科文詞推爲海東第一性淸勁不附勢與李載同在翰林齊名時契丹使至黃元伴內宴口號有鳳含綸綍從天降鰲駕蓬萊渡海來之句使驚嘆然二人皆學古文不隨時態宰相李子成惡之謂必詿誤後生斥爲京山府使有吏捕殺人强盜以至熟視之以爲非賊趣令放之僚佐力爭不聽後獲他盜果向之殺人者也嘗奉使于遼道見北鄙大飢人相食請發粟廩賑之及還百姓見之曰此活我相公也後女眞侵遼來遠抱州二城食盡以財減價貿穀于我邊吏禁民貿易黃元上疏曰幸

（灾不仁怨鄰不義請糴二城兼許貿易不報及卒金富軾請謚當途有不悅者沮之）

李資諒使宋至汴京帝親賜宴內殿製詩示之命和進資諒卽應制帝大加稱賞及還賚諭曰聞汝國與女眞接壤後歲來朝招引數人來資諒奏曰女眞獷貊中最爲貪醜不可通有幸臣聞之言于帝曰女眞珍奇雜出高麗交通貿易不欲分利他國故沮之遂遣使交通致靖康之禍

入宋進士權適趙奭金端中親試隨李資諒還

帝賜御製手札褒送其同時赴學康就正甄惟底死于宋

召清平居士李資玄赴行在（時王幸南京）資玄中書令子淵孫容貌魁偉性聰敏登第忽棄官入春州清平山葺文殊院居之嗜禪悅道逍遙自樂王累徵堅不就其上表有以鳥養鳥庶無鐘鼓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湖之性之辭王知不可致特幸南京遣其弟資德往諭乃赴召仍命留三角山及再見王問養性之要對曰莫善於寡欲王待遇特厚固請還山賜茶香法服以寵之

十三年（宋重和元年金天輔二年）以李資謙判吏部事

王妃李氏薨（資謙之女）謚順德王后王屢舉哭臨及葬親祖送于神鳳門外

十四年始於國學立養賢庫以養士（國初肇立文宣廟於國子監建官置師至宣宗時將欲敎育而未遑王銳意儒術廣設學舍置儒學六十人武學十七人選名儒爲學官博士講論經義以敎導之文風稍振）

增築長城三尺金邊吏發兵止之不從金主勑邊吏毋得侵軼生事

十五年王命黜赴制科國學生高孝冲下獄（時妓玲瓏遏雲等以善歌屢承恩賚孝冲作感二女詩以諷之舍人鄭克永言於王王不悅故黜之下獄胡宗旦上書營救乃釋之）

迎入佛骨于禁中（初王字之使宋還帝以金函盛佛牙頭骨以賜）

參知政事林景仁卒（景仁三爲諫官言論鯁直無所依違）

十七年（宋宣和四年遼保太二年）御紗樓召文臣等刻燭賦牡丹詩安寶麟爲第一（時康日用以能詩名王竚觀其作纔得一聯曰頭白老翁看殿後眼明儒者倚欄邊袖藁伏御溝中王取見之曰所謂白頭花鈿滿面不如西施半粧）

門下侍郎平章事崔弘嗣卒（弘嗣起自寒微以文行聞性貞介寡欲朝無黨與居家不言公事妻子未嘗見其戲笑人有饋遺雖蔬果不受然務苛察見人小過輒不忘）

十七年王薨太子幼李資謙（順德王后父）奉太子即位（史臣曰睿宗志存拓境僥倖邊功歆慕華風信用胡宗旦頗惑其言然知用兵之難棄怨修好使隣境感慕來服恤鰥寡養耆老開設學校敎養生員置清讌寶文兩閣日與文臣講論六經偃武修文欲以禮樂成俗云）

仁宗恭孝王（諱楷字仁表睿宗子母順德王后李氏）

元年（金太宗天會元年）詔曰李資謙於朕爲外祖其班次禮數不可與百官同令大臣侍從會議學士

鄭克永等議當上書表不稱臣及大宴會不與庭賀徑詣幕次拜上答拜而後坐殿衆議雷同獨金富軾上議非之王遣近臣康侯顯問資謙資謙奏曰臣雖無識今觀富軾之議實天下之公論也微斯人羣公幾陷老臣於不義願從之詔可（富軾議畧曰漢高祖初定天下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高祖善家令言上尊太公曰太上皇以此論之雖天子之父若無尊號不可令人主拜故後漢獻帝皇后父不其侯伏完鄭玄議曰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則從子禮故伏完朝賀公庭如衆臣及皇后在宮后拜如子又東晉穆帝母褚太后見父之禮博士徐禪依鄭玄議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覲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也又魏帝父燕王宇上表稱臣雖父子至親禮數尚如此況外祖乎云云）

以金緣判秘書省事監修國史（緣有文名清節睿宗深器之擢置宰輔思禮優重及王幼冲嗣位外戚用事緣恐及害懇辭乞退不許至是將赴衙聞街上童謠因墜馬歸臥求免愈篤故有是命）

漢陽公李資謙殺中書侍郎韓安仁（流甘勿島殺之安仁力學善屬文以侍學舊恩客近用事遽乘勢諆軋資謙以至於敗）

流御史臺事李永于珍島（永安城郡吏仲宣子幼勤學登第歷臺諫史館以安仁妹壻被流聞其母將沒爲婢嘆曰吾內省不疚故忍死待時老母以子故沒爲賤

隷吾何苟生乃飮酒一斗憤懣死資謙遣衛士瘞道傍牛馬不敢踐或病瘧者就禱則愈後資謙敗其子請改葬掘之屍不變贈簽書樞密院事永天資方直不爲權貴所撓）

以崔弘宰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拓俊京爲吏部尚書叅知政事

二年李資謙母金氏死（金氏以女故封三韓國大夫人性貪沓抑買市人財物或全不與直又縱奴婢橫暴及死市人相賀）

李資謙流崔弘宰于昇州褥地島（弘宰善射御資謙畏圖已流之）

李資謙釋喪服上官坐中書省宰樞文武諸僚

綴行陳賀天乃大雨雷電市道水深一丈震迎恩館（資謙以母喪去位王遣使冊功進爵朝鮮國公仍加諸子之美之彥之甫之允之元及僧義莊爵追封祖考朴昇中媚資謙議曰告墳日當賜樂金富軾以爲丘墟之地素服從事豈可用樂昇中又欲號資謙生日爲仁壽節富軾以爲生日稱節自古所無唐玄宗始稱節千秋未聞人臣有稱節者）

李資謙納第三女于王天乃驟雨大風拔木

三年李資謙又納第四女于王天乃大風雨（史臣曰資謙去年納第三女今年納第四女昔魏公操竊伺漢鼎納三女于帝爲貴人宮中動靜無不先知今資謙之計卽操之計資謙曾信圖讖李氏得國之語蓄無君之心非一朝夕

清平山人李資玄卒（資玄生長富貴夤緣戚里乃厭紛華愛閑適棄官入山以終其身然性吝多蓄財貨畢物積穀頗爲一方農民所苦）

四年內侍祗候金粲錄事安甫鱗等與同知樞密院事智祿延（蔡文曾孫）謀誅李資謙拓俊京（資謙子之元妻父與其弟俊臣用事）率軍入宮先誅拓俊臣等資謙俊京聞變舉兵犯闕（朴昇中子深造自宮闈中出徑至資謙第告宮中事狀）焚燒宮禁殺甫鱗祿延及僕射洪灌樞密院事金縝（縝赴火死）侍衛臣僚皆被殺流粲于遠地遷王于重興宅西院（史臣曰資謙之惡極矣其亾可立而待祿延等欲除君側之惡

而智小謀淺卒至殺身亂國昔唐李訓鄭注欲勦宦官而不能克禍及國家其事畧同）

李資謙謀反王命崔思全拓俊京討之流資謙及妻子支黨（朴昇中[illegible]彪爲之冠）于[illegible]妃密白王（王以餅投烏烏斃又送毒藥妃奉椀陽蹶而覆之妃卽資謙第四女也俊京與資謙搆隙思全又乘間說之俊京乃決策王手書小紙密遣者趙毅以示之俊京卽以示尙書金珦泣曰有旨如此義當死事俊京與所率將校僚吏僕隷入宮奉王以出御軍器監嚴兵衛召資謙流之斬其將軍康好高珍守皆資謙所指使者也分遣人逮捕支黨子[illegible]流之）召還金粲（後改名安）爲殿中內給事賜洪灌金縝智祿延子壻爵一級

王廢二妃李氏納任元凱女爲妃（妃誕夕其外舅李瑋夢黃大旗竪於其第旗尾飄縈於宮慶殿鴟尾及簷婚夕妃暴疾謝遣其人卜者占病曰必爲國母李資謙惡之斥元凱爲開城府使其倅夢府使廳棟折作大寶黃龍從寶而出又王夢得荏子五升黃葵三升拓俊京解之曰荏者納任姓后妃之兆也其數五者誕五十之瑞也黃者皇也葵者揆也皇王執道揆御邦家之瑞也其數三者五子之中三子御國之兆也果驗）

五年（宋建炎元年）拓俊京恃功跋扈王忌之左正言鄭知常上疏略曰五月之事一時之功也二月之事萬世之罪（王從之流俊京于巖墮島）文公美韓安中文公裕皆召還復職（資謙所流者也）

門下侍中金仁存卒謚文成（初名緣上琦之子性明鋭少登科老不釋卷一時詞命多出其手有文名清節）

六年宋高宗遣刑部尚書楊應誠等來諭假道迎問二帝于五國城王荅應誠書曰若使節假道入境金必猜疑生事不敢奉命且附表以謝應誠等不受而去

王幸西京（時妖僧妙清日者白壽翰以不經之說眩惑衆人鄭知常深信之以爲上京基業已衰宜移御西京金安洪彝敘李仲孚文公仁林景淸從而和之）移林原驛作新宮（妙清言林原乃大花勢若立宮闕御之可幷天下故有是役）

迎佛骨置仁德宮

忠州人劉挺弑其父中書門下奏請降州爲郡王問左右對曰禮云邾婁定公時有弑父者殺其人毀其室洿其宮而止耳降州爲郡非古法也允之

八年左遷侍御史高唐愈爲工部員外郎初資謙之亂朝臣皆脅從失節其支黨夤緣苟免至宰輔者多唐愈屢上書斥之曰雖聖上寬大掩其疵疾何面目立朝廷見日月乎王雖是其言不忍盡棄大臣左遷奪臺職（唐愈改名兆基）

禁諸生治莊老

十年（宋紹興二年）守太尉金富佾卒（其先新羅公族）富佾入侍寶文閣討論經史雄辨折衷人莫之敵文亦華贍睿宗以富佾富軾富轍皆爲文翰侍從封其母大夫人歲賜廩粟母以爲旣得諸子祿養何敢加辱厚賜遂不受富佾爲人寬厚儉約不事產業

任元凱上書請誅妙清等以絕禍萌不報（初王之幸西京也妙清等密作大餅空其中穿一孔盛熱油沉于大洞江油浮出水面望若五色妙清等以爲神龍吐涎時有業油鞴者告曰熱油泛水則有異色於是使泅者索得乃知其詐）

左遷平章事崔弘宰爲守司空右僕射（弘宰納貨賣官諫官崔惟清等上疏斥之）

十二年六月震西京大花闕乾龍殿（史臣曰仁宗身經李拓之亂而復爲妙清嬰弄何哉天之警告未嘗不惓惓懇至）

十三年妙清柳旵（丑減切）與西京分司侍郎趙匡等矯制囚留守員僚凡上京人在西都者無貴

賊皆拘之遣兵斷岊嶺道劫發諸城兵及國號大爲改元天開自號天遣忠義軍王命平章事金富軾等討之富軾臨發議于諸將曰鄭知常金安白壽翰實與謀不去是人西都不可得平使勇士曳出三人於宮門外斬之（人言富軾素與知常齊名於文字間積不平至是託以內應殺之）乃奏至金郊驛諸將佐皆欲倍道疾驅掩賊不備富軾以爲賊驕制徵兵列城狐疑莫辨眞僞不若引軍間道繞出賊背告諭逆順徐以大兵臨之萬全計也遂引中軍由平州趣管山驛左右軍皆相次而行於是逆賊趙匡斬妙淸柳旵以降使分司官尹瞻等請罪兩府及臺諫俱請梟三人首于市下瞻等獄匡等聞之復反富軾欲起土山以臨賊城而攻之將佐尹彥頤曰曠日持久事變難料不如潛師突擊可以成功於是富軾勑諸軍踰城進攻賊兵大潰趙匡自焚死誅賊魁崔永及其黨分司官不附賊者並原之西京平

平章事金珦卒（珦起自胥吏雖無學識淸愼有幹能其女嫁李資謙子之甫不以姻婭附資謙及與拓俊京謀執資謙而不伐其功）

詔曰廐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此聖人貴人賤畜之義也今法官論殺牛准殺人之罪鈒面配島此非律文本意自今以本罪罪之

貶尹彥頤爲梁州防禦使（彥頤父瓘奉詔撰大覺國師碑文不工王令富軾改撰時瓘在相府富軾不讓遂撰彥頤心嗛之後王幸國子監命富軾講易令彥頤問難彥頤精於易問難縱橫富軾難於應荅汗流被面至是彥頤爲幕下富軾奏貶之）

知樞密院使金富儀卒（卽富轍也以文學特被眷侍擢授翰林學士王嘗問以邊事富儀引文彥博之言曰須先自治不可略近勤遠妙淸請營新宮又上疏極言其不可性坦蕩未嘗干勢利詩文豪逸）

以金若溫爲侍中（若溫性恭儉廉正力學歷任中外人皆便之與李資謙爲堂兄弟亦不相比位雖華顯未嘗以富貴驕人）

樞密院知奏事鄭沆卒（沆性穎悟好學中第久爲內侍掌奏出納惟允且不附李資謙嘗勸王讀書及卒家無儋石之儲諡文安）

十七年（金天眷二年）門下侍郎崔思全卒（思全初以醫術進諭拓俊京去李資謙以功驟登宰司思全有二子曰弁曰烈思全賜金罍各一及沒妾竊其一弁怒欲鞭之烈曰此先君所愛當傾家產而恤之況此物乎遂以所得罍遺弁王聞而嘉之御書賜名曰孝仁）

二十二年（金皇統四年）賜金敦中等二十六人及第敦中富軾之子初擬第二王欲慰其父升爲第一敦中年少氣銳後因宮庭除夕儺禮以燭燃牽龍鄭仲夫鬚仲夫手搏辱之富軾怒白王將縛栲仲夫逃免遂嗛敦中（史臣曰敦中燭仲夫鬚以啓武臣叛亂之心韓賴批紹膺頰促成武夫簒弑之禍小人之能亾國敗家如是何可不遠之有哉）

二十三年政堂文學李之氐卒謚文正（之氐公壽之子擢第拜正言持論公正與李資謙爲族亦不相比風標英雅秉心寬厚文章政事爲一時之傑然吝嗇財賄父沒不分弟妹家奴肆横不能禁制）

二十四年王疾大漸傳位于太子睍薨太子即位（史臣曰仁宗幼冲即位使奸兇跋扈毒流三韓又深信浮屠貽害生民惑於妙淸等陰陽之說卒致西都之反逆盖以天性一於慈愛優游不斷故耳然其不喜遊宴戚省宦竪恭儉以飭身誠信以交隣雖古帝王何以加焉）

皇明萬曆丁巳　吳郡黃習遠伯傳校

朝鮮史略卷之三終

朝鮮史略卷之四

高麗紀

毅宗莊孝王（諱晛字日升仁宗子母恭睿太后任氏）

元年（宋紹興十七年○金皇統七年）八月夜虎入大明宮

王御西樓觀擊毬（武自擊月以爲常）

禁親族相婚

三年（金海陵王天德元年）政堂文學尹彥頤卒（彥頤少登科工文章嘗作易解傳于世晩年酷嗜佛法請老退居坡平自號金剛居士嘗與僧貫乘爲空門友）

中軍兵馬使奏古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請改五軍爲三軍從之

四年平章事高兆基左遷爲左僕射（金存中用事兆基屢已偷合爲諫官所劾左遷）

五年侍中致仕金富軾卒諡文烈富軾豐貌碩體面黑目露以文章名世再掌禮闈以得士稱（宋使徐兢來富軾爲接伴兢見富軾善屬文通古今乃著圖經載富軾世家又圖形歸奏天子鏤板以傳名振天下）

樞密院知奏事鄭襲明卒（襲明迎日縣人倜儻奇偉力學能文以鄉貢擢第王爲太子仁宗欲廢之而立次子襲明爲東宮侍讀盡力調護故得不廢久居諫職有諍臣風仁宗臨薨謂太子曰治國須聽襲明之言及王即位自以先朝顧托知無不言王憚之金存中等日夜短之襲明揣知王意仰藥而死）

宰相崔惟清文公元庾弼等率諫官王軾等伏閤請曰郎中鄭叙交結大寧侯（王弟暻也）邀致宴樂宦者鄭諴以私怨誣陷臺諫（初於內宴諴帶犀臺官使吏取之諴怨之誘閔壽開誣告臺省怨王謀推大寧侯）乃罷諴杖流叙于東萊叙將行王謂曰今日迫于朝議行當召還叙流召命久不至乃撫琴作歌詞極悽惋自號瓜亭後人名其曲曰鄭瓜亭（後移配巨濟鄭仲夫用事召還）叙性輕薄有才藝其妻任氏乃任太后族也

八年（金貞元二年）更定科舉法（初場迭試論策中場試經義終場試詩賦又國學生考以六行貫十四分以上者許直赴終場不拘其額又除三場連卷法）

水原吏崔婁伯者年十五父尚翥爲虎所攬卽荷斧斫之刳其腹取父骸肉以葬盛虎肉于瓮埋川中廬墓服闋盡食之後登第仕至起居舍人

十年（金正隆元年）少保金存中卒（存中性聰慧有詩名與鄭諴相結用事大張威福財累鉅萬）

安定公任元厚卒（初名元凱器宇宏深風采嚴重博通經史爲宰相勤儉清白判吏部銓注甚公不信託請人服其明）

十一年幸國清敬天兩寺有司以行在所狹隘請去史官王曰史官記予言動不可暫離也（史臣曰毅宗之爲君失德滋甚假使懼直筆而欲去史官爲左右者當援古證今力陳其不可今乃先意導之欲去史官何也欲逃姦諛之誅得乎）

遷太后任氏于普濟寺流弟大寧侯暻于天安府貶崔惟淸爲忠州牧使（王素信圖讖不友諸弟密諭臺諫劾大寧侯恐太后救先遷之）

以宦者鄭誠權知閤門祗候知御史臺事李公升等不署告身王怒皆貶黜（史臣曰宦寺與於縉紳之列古無其制王以乳媼之故溺於私愛旣授朝官又督告身何也由是閹人日盛若王光就白子端輩相繼用事蔽塞聰明宰相臺諫畏威脅勢緘默不言終致普賢之變）

闕東離宮成（以故大臣第宅爲宮又毀民家五十餘區多作亭榭）

遣金柔立往審羽陵島（柔立回奏云島中有大山下有村落基址七所有石佛鐵鐘石塔多生柴胡石楠然土多巖石民不可居寢其議）

御史中丞吳中正死（中正起自胥吏嚴烈詭隨要結貴近能爲禍福時崔褒偁亦強狠疾不附己知中正代阿報恩讐故薦爲是職未幾死）

十二年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梁元俊卒（元俊出自胥吏嘗與諫官論鄭誠堅執不變時議重之性清儉純直終始一節不事產業不通餽謝門巷蕭然初守光州妻事姑不謹黜之妻子號哭乞哀終不許至使其妻獨還人或譏其不仁）

右僕射申淑棄官歸田里（淑高靈縣人博學經書以清儉忠正著名）

十七年（宋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左正言文克謙上疏言宦者白善淵專擅威福與宮人無比爲醜行（無比得幸於王生三女九男）術人榮儀執左道取媚於上常侍崔褒偁職掌權要勢傾中外貪墨無厭請斬善淵無比黜榮儀罷褒偁以謝一國疏中又及宮禁

帷薄之事王怒焚其疏貶克謙爲晉州判官（初無比壻崔光鈞爲錄事諫官不署告身王召諫議李知深尹鱗瞻等督署之皆唯唯而退有人嘲之曰莫說爲司諫無言是正言口吃爲諫議悠悠何所論至是克謙作疏知深等又不連署克謙貶後視事自若又有人誦宋人並游英俊顏何厚之句議之）

十八年冬十一月陰霧四塞行者失路太史奏五行志曰霧者衆邪之氣連日不解其國昏亂又曰霧起十步外不見人是謂晝昏占曰破國王者出入起居不可無常今陛下處非其位任非其人明堂久曠而不居天災可懼而不省移

從無常號令不時故有此異王竟不悟

十九年幸觀瀾亭（初吏部侍郎韓璘別創佛宇於仁濟院中內侍侍郎金敦中待制金敦時重創觀瀾寺內宦鄭誠創奉靈寺並爲王祝釐之所王屢幸璘等爭相務侈觀玩以悅之城東沙川龍淵寺南有石壁數仞峭立臨川曰虎岩流水停滀樹木蓊蔚命構亭其側名延福奇花異木列植四隅與宦侍屢宴于此）

二十一年殺大寧侯暻家僮羅彥有成黃益（王以燃燈如奉恩寺夜還至觀風樓承宣金敦中馬素不調聞鉦鼓聲益驚觸一騎士矢房矢躍出落輦傍敦中不自首王驚愕以爲流矢疾馳還宮於是逮捕絡繹疑有成等所爲鞫問深刻有成等誣服斬之及有成妻自宮稱賀）

幸衆美亭（亭在清寧齋南麓初是亭之役也有一卒貧甚不能自給役徒共分飯一匙食之一日其妻具食來餉且曰宜召所親共之卒曰家貧何以備辦將私於人而得之乎豈竊人所有乎妻曰貌醜誰與私性拙安能盜但剪髮買來耳因示其首卒嗚咽不能食聞者悲之）

王馳馬至獺嶺茶院從臣皆莫及王獨倚院柱謂侍者曰鄭襲明若在吾豈得至此（史臣曰毅宗輕佻無人君之度卽作二十餘年荒淫怠忽不仁不義習與性成不可救藥幸而天誘其衷追念襲明悔心萌而善端已露苟有一二忠正之臣因其牖而開導之不至於終迷不復矣）

二十二年（宋乾道四年）耽羅賊良守等謀反安撫使趙冬曦討平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朔御大觀殿受賀王自製臣僚賀表（史臣曰世之稱人主華藻浮靡者必以陳后主隋煬帝爲首然不過與臣下賦詩爭能而已至於自撰表贊德則雖二主亦未嘗靦然爲之毅宗之失於茲甚矣）

以內侍黃文莊爲國子博士直翰林院（王幸延福亭時羣臣皆占所見之物爲嘉瑞蓬艾三莖生于庭以爲瑞華文莊見水鳥指爲玄鶴作詩賛之王稱歎欲拜正言以年少改拜是職）

庚寅八月王幸普賢院武臣鄭仲夫李義方李高等反大殺扈從文官宦寺等遣兵盡殺留都

文官以王還宮（王荒淫不恤政事承宣林宗植起居注韓賴怙寵傲物蔑視武士仲夫等憤激因王自興王寺幸普賢院矯旨聚軍殺宗植等金敦中在途聞亂佯醉墮馬而逃賴匿御床下高等脅出殺之承宣李世通等凡扈從文官及大小臣僚宦寺皆遇害唯承宣盧永醇以兵家子免仲夫等選驍勇人往殺留都宰臣崔褒偁許洪材金敦時李知深等五十餘人敦中匿紺嶽山仲夫挾宿怨購之急其奴重賞來告之被捕殺之敦中臨死嘆曰流矢之變禍及無辜今日之及宜矣）

迎王弟翼陽公晧卽位（初崔汝諧夢太祖授笏於晧至是果驗）

放王于巨濟縣太子于珍島縣殺太孫釋文克謙爲承宣（普賢之亂克謙聞亂逃匿追迹獲之諸將素聞其名不殺因之）文臣李公升等多賴以免武臣亦倚之

多谷訪故事（毅宗性輕佻喜文藻好擊毬多作池臺亭榭與文臣許洪材金敦中敦時李復基韓賴輩北狎遊幸沉淫詩酒日以繼夜侍衛武士饑困痛切骨髓卒及於亂）

明宗光孝王（諱晧字之旦毅宗母弟）

元年（宋乾道七年金大定十一年）○李高與僧修惠等謀反伏誅（高有非望之志及元子冠將宴于麗正宮高招致惡小斬馬饗之將作亂金大用之子爲高驅使者聞其謀以告義方素惡高遇己即以鐵椎擊殺之）

遣工部郎中庾應圭如金借作前王使上表告以讓位金主曰廢兄簒位造飾虛辭欺罔上國合行天討應圭辨對不屈不食五日立庭待命金主嘉其忠誠乃授回詔厚慰而送之仍遣完顏靖詢問前王傳位事故王稱前王已避位出居他所病篤不能就位拜命路又險遠非使者所宜往以故不得見前王王乃具前王表以附靖行

平章事徐恭卒（恭有膽略善騎射爲宰相益謙遜深疾文史驕傲禮遇武人故不及庚寅之禍）

宮闕災（鄭仲夫等恐有變閉紫城門不納故火入毀宇悉焚王出山呼亭痛哭庾應圭詣景靈殿出五室祖眞又出中書省國印）

三年癸巳八月東北面兵馬使金甫當起兵與韓彦國李敬直等討鄭仲夫李義方等謀復前王不克死之仲夫義方等復大殺文臣（史臣曰甫當起兵於東南慷慨發憤以討亂逆救君父爲己任其用心不可謂之不正矣其與敬直純錫寅俊諸輩同奉前王以倡大義可謂名正言順而事亦出於是者不幸而敗至於殺身良可惜也）

李義旼弑前王于慶州初金甫當起兵於東界與李敬直張純錫柳寅俊裴允材韓彦國等合謀奉前王出居慶州仲夫等聞之遣李義旼等領兵趨慶州州人內應囚前王於館義旼出之至坤元寺北淵拉脊骨裹以褥合兩釜投淵中旋風卒起塵沙飛揚（寺僧有善泅者取釜棄屍屍出水涯有日烏鳶不食州戶長弼仁等密具棺奉瘞水濱初金使來相金敦中甚不差毅宗異之亦使人問曰寡人壽幾何金使曰滿朝老少之臣盡逝然後有臨川之患及庚癸之亂老少文臣皆被害而王亦遇淵上之變其言果驗）

四年（宋淳熙元年）西京留守趙位寵起兵討鄭仲夫李義方檄召兩界諸城岊嶺以北皆應之平章事尹鱗瞻率三軍至岊嶺與戰敗績西兵陷和州（即今永興府）西北郡縣皆陷後二年鱗瞻與將軍

杜景升玄德秀等攻拔西城斬位寵（史臣曰位寵爲君父討賊可謂義舉也但不於金甫當舉義之時而逗遛失機其計誤矣）

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惟清卒（惟清昌原郡人平章事奭之子少孤嘗學經史子集靡不該通中第不求仕宦有薦舉者即日學未就固辭久之被薦直翰林院官至平章事庚癸之亂文臣皆被害而諸將素服德望戒軍士勿入其第恭功之親俱免嘗撰李翰林集注及柳文事實鏤板以傳但性好佛日誦經）

李義方伏誅義方自納女東宮益擅威福衆心憤怨時尹鱗瞻治兵西郊僧徒亦從軍義方偶出宣義門外鄭筠（仲夫子）密誘僧宗旵等伺隙斬之分捕俊儀兄弟及其黨皆殺之奏黜義方女（俊儀嘗罵義方曰汝有三大惡放君而弒之取其第宅姬妾一也脅姦太后女弟二也專擅國政三也義方大怒欲殺之文克謙止之曰以弟殺兄惡莫大焉義方不果）

五年工部侍郎庾應圭卒（應圭平章事弼之子性穎悟美風儀時人謂之玉人善屬文再舉不第入補內侍操行貞固持議端方斷事若夙成然出倅南京政尚清介一芥不取於人其妻因免乳得疾但菜羹而已有一衙吏密饋隻雞妻曰良人平生未嘗受人饋遺豈宜以我口腹累良人清德耶吏慙而退南人頌之嘗告奏于金金人高其使節每於使介往來必問安否卒年四十五）

發前王喪改葬陵曰禧廟號毅宗百官玄冠素服三日（趙位寵起兵故也初將軍朴存威嘗使於雲中道每誇納釜之事至是雲州人應位寵斬之）

六年三月東海水變爲血色

中書侍郎平章事尹鱗瞻卒（鱗瞻彥頤之子爲人聰悟過人雖千百人一問姓名輒記不忘庚寅之後武臣用事鱗瞻每被掣肘脂韋自保而已及平西賞罰不中措置失宜致使西北降附之民屢叛物議少之）

九年同知樞密院事于學儒卒（學儒倜儻有氣槩久衛忠謹無他李高義方等將作亂議主兵者皆曰在今舍于公復何人哉遂詣其家謀之學儒曰公之志大矣然吾父嘗戒曰武官見屈於文官久矣能無憤乎去之易如拉朽然文官見害禍及吾輩亦不旋踵汝宜慎之父雖沒言猶在耳死且不從及二李得志謀害之學儒懼求娶義方妹得免）

參知政事陳俊卒（俊性質直有勇力庚癸之亂文臣之家賴俊全活者甚多時人謂有陰德後必昌其孫次華溫皆登第有文名華善爲詩詞與李奎報齊名時號李正言陳翰林）

鄭仲夫宋有仁伏誅（將軍慶大升嘗憤仲夫跋扈謀欲討之會其子筠潛圖尚公主王患之又其壻宋有仁斥文克謙韓文俊大失人心朝臣皆側目大升乃與勇士許升決策殺筠於直所發禁軍分捕仲夫及有仁父子悉斬之梟首于市朝士詣闕賀大升曰弑君者尚在焉賀爲李義旼聞之大懼）

十年内嬖明春死王失聲號哭太后寛譬之曰此雖鍾情然不可使聞於重房（鄭仲夫等置重房於内常自會直國家大事無不叅決後亦仍之）王猶嗚咽不能止冢宰閔令謨性訥怯少虧操履判兵部李光挺頑貪無識奔競賄賂無復廉恥郎舍奏舊制文吏散官補外者皆有年限今或一二年而超受或三十年而不調政濫人怨請依年限制韓文俊等力排其議（史臣曰庚癸以來政歸武夫雖有一二文臣之執國政者彼有貪鄙無節操不能奉公守正政以賄成則又安得鎮武夫不遜之心乎如令謨之爲冢宰光挺之主銓選不滿公議而爲郎舍論駁者蓋以此也當時選舉之法濫毁非獨武臣之罪亦文臣執政之過也）罷管城富城二縣（管城縣令洪彦荒淫虐民吏民執彦幽之富城縣令亦與縣尉不相能害及于民民殺尉有司奏罷之）十三年將軍慶大升卒（大升清州人膂力絶人早有大志不事家産父珍貪鄙多奪人田及卒大升以其田案悉納選軍一無所取人服其清常憤武人不法慨然有復古之志文官倚以爲重及誅鄭宋人多趨附然非有學識勇略者輒拒之武臣畏憚不敢縱肆卒年三十）王聽諧捕都房（大升去仲夫恐有害已者招死士百餘養門下號曰都房）並流遠島（金子格誣告都房恃勢作亂王命捕流之）

十四年召還李義旼初義旼畏慶大升歸其鄉慶州屢召不至及大升卒猶不至王懼其爲亂遣中使敦諭乃至（史臣曰義旼躬行大事亂賊之魁而獨漏天誅王宜明正典刑雪天地神人之憤顧爲積威所怯屢下詔諭待遇之恩比舊愈隆曾未數年身都將相乎握重兵亂臣賊子將何所懲艾乎）以鄭邦祐知御史臺事鄭允當爲吏部員外郎李居正爲左正言（邦祐起自胥吏特授臺憲不滿人意允當年少無知其父世裕出爲兵馬使斂民財貨進獻内府故有是升居正無他材能王欲除正言林民庇與居正有舊因薦曰居正性和平且訥默非耿介者也乃授之王凡用人唯與嬖臣宦竪議親署叅官以上封其單而付政曹名目下批）兵部尚書朴純弼大營私第於東宮旁太子請上禁之王曰朴尚書必不聽我言聞者莫不憤歎

十五年命文臣製瀟湘八景詩倣其詩意摹寫爲圖（王精於圖畫與畫工李光弼等繪畫物像終日忘倦光弼父寧亦以畫知名嘗入宋徽宗以一奇畫誇示寧曰臣之筆也帝不信寧折粧背果有其姓名）散員同正盧克清家貧將賣宅未售因事之外郡其妻受郞中玄德秀白銀十二斤賣之及克

淸還詰德秀曰予嘗買此家只給九斤耳居數年無所加飾而僦得三斤豈理也請還之德秀曰爾能守義而予獨未耶遂不受克淸曰予平生不爲非義豈可賤買貴賣以黷于貨子若不從卽當悉還其直復吾家也德秀不得已受之因謂曰予豈不逮克淸者乎遂施銀佛寺聞者歎息

侍御史二人與宦官會廣眞寺爲流頭飮國俗以六月十五日沐髮於東流水祓除不祥因會飮號流頭飮（史臣曰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談驂乘爰絲變色是故有志之士羞托宦竪况處臺閣任風憲者而與宦竪會飮乎）

工部尚書咸有一卒（有一起於胥吏夙夜刻苦家貧衣敝履穿力排巫覡焚毀淫祀平生不事生業其妻請爲子孫立產業曰予早孤無援淸苦守節以立門戶兒輩但當正直節儉以俟命耳何戚戚于貧窶乎）

平章事李公升卒諡文貞（公升生而穎悟總角能屬文操行高潔然卜延福亭基遂興大役人多怨之癸巳之亂匿佛寺賴門生文克謙得免性輕躁不能容人過見輒嫚罵）

十六年秘書監崔陟卿卒（陟卿完山人初侍郞朴椿齡守完山以聯句選郡童陟卿及崔均崔松年皆擢第爲名士時號完山三童陟卿性廉介常補京山府判官秩滿還京足不至公卿之門者十餘年崔允儀判吏部知其淸直拜爲耽羅令以鎭獷俗陟卿興利革弊民皆安之及還居京三年貧不自存挈家歸鄕會耽羅人苦令尉侵暴反曰如得陟卿當釋兵郞除耽羅令邑人見之投戈羅拜凡所至皆有聲績淸名勁節老而不衰）

鎭星犯歲設消災道場

以上將軍崔世輔同修國事（時有人訴修國史文克謙直書毅宗被弑之事宜令武臣兼之使不得直書王重違武臣意然以同修國事下制世輔不請而以史字改之）

左倉竭無以須祿借典牧司及將作監銀布補之

流讒人朴敦夫于遠島（時匿名書甚多人皆危懼重房密令禁軍伺之敦夫懷書將貼門捕得流之道死）

十七年秋七月晦日有食之

工部尚書曹元正上將軍石隣等謀逆伏誅（初元正奪中書省公廨田租文克謙上章請治其罪乃左遷其子英植英迪應倫及婿李仕又在近密貪暴愈甚重房亦奏黜之石隣少寒微世居倉旁拾落庭米以生補禁軍庚寅之亂從李義方擢郞將遂顯嘗受驛吏銀屬事於四海道按察使用儒不從隣憾之請王免其職王不聽隣怒瞋目張拳厲聲曰吾不復仕矣遂解帶投地而去偃蹇不朝二人合謀夜遣賊七十餘人踰

（垣入宮格殺梁翼等中郎將高安祐聞變赴闕至市樓橋邊見一髡詐爲病乞兒臥糞壤中卽收捕有紅燭跋在腰間因繫鞫問乃曹元正怨文克謙欲去之與石隣石冲石夫朱迪等遣家臣作亂悉捕誅之）

十八年秋七月大雨定張宣豫高和六州漂流民屋不可勝數又鎭溟境內黃蟲黃鼠隨雨而下大損禾稼

十九年平章事文克謙卒（克謙南平郡人知門下省事公裕子蔭補剛定都監判官竟擢第爲人忠孝勤儉慈仁正直三掌禮闈所舉多名士然聽權豪請託不察賢否銓注乖錯又官其溺亂子弟廣植田園）

二十年以崔世輔守太師杜景升守太尉李義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朴純弼中書侍郞平章事史正儒守司空左僕射叅知政事李弈耗叅知政事李知命爲太子少傅白任至知門下省事（先是省宰增至七至是又增入里巷歌曰皇國實無寺省中置七齋七齋今未了入齋復入來蓋齋與宰聲相近爲庚辭以譏之）

二十一年（宋紹熙二年金明昌二年）○以杜景升監修國史（時有醫題壁自稱玉堂人有人嘲之曰　景升與戰將今爲修國史不妨醫作玉堂人）

李義旼坐省中論事相失義旼奮拳擊柱時有人作詩嘲之（詩云吾畏李與杜屹然眞宰輔黃閣三四年拳風一萬古）

政堂文學李知命卒（知命博覽羣書善詞賦工草隷擢第調黃州書記居官廉正賑活飢民甚衆後爲忠州判官政如黃州庚寅之亂內外文臣逃遁無地惟知命爲州人所護得免王以爲有文行擢爲諫官自是所至著聲績再掌禮闈若趙冲韓光衍李奎報俞升旦劉冲基皆其所取世以得人稱之）

二十二年德寧公主卒（仁宗女天姿豔麗舉止閑雅毅宗屢召入內頗有醜聲）

大將軍金存傑自殺（時南賊金沙彌據雲門孝心據草田嘯聚亡命剽掠州縣王命存傑率將軍李至純等討之至純義旼子也義旼嘗夢紅霓起兩腋頗自負又聞古

讖有龍孫十二盡更有十八子之語因懷非望與南賊通謀其子至純輒泄軍中動靜故屢敗存傑憤曰治之則其父必害我否則賊盜熾遂仰藥）

二十五年仁宗出妃福昌院主李氏卒（仁宗念其覆椀之功賜田宅奴婢王卽位奉事彌篤及卒葬以后禮）

二十六年（宋慶元二年金承安元年）○將軍崔忠獻（忠獻以勇敢選補別抄以勞遷將軍）與其弟忠粹發兵誅賊臣李義旼大殺朝臣

二十七年秋九月大雷電崔忠獻廢王（放于江華）立王弟平涼公旼

崔忠獻殺其弟忠粹（忠粹欲納其女于太子忠獻止之忠粹怒謀害忠獻忠獻起兵誅之）

前中書令杜景升卒于紫燕島（初忠獻欲廢王乃流景升于島）景升萬項縣人性質寬厚少文有勇力初爲牽龍庚寅之亂武人多劫奪人財景升獨不離殿門秋毫不犯及金甫當趙位寵之役征戰有功封功臣掌吏部銓注雖內寵權貴莫敢撓之舊制三品以上遷級例上讓表景升獨曰內不欲讓而借人筆以飾外禮吾不忍爲也至是憂憤

嘔血卒

神宗靖孝王（諱旼改晫字至華明宗弟）

元年（宋慶元四年○金承安三年）　置山川裨補都監（崔忠獻從術士議置之）金宣問使孫俁來詰遜位事必欲親見前王授詔門下侍郎趙永仁曰前王養疾南州計程三十日乃至俁曰苟如是不必親授遂傳詔于王

二年崔忠獻以兵部尚書知吏部事總文武銓注出入禁闥以兵自衛（忠獻恐其生變不測大小文武官吏閑良之人至於軍卒強有力者並皆招致分爲六番更日直宿其家號曰都房）

四年刑部尚書閔湜卒（湜令謨子豁達有大度明宗諸小各招權納賂朝士爭附湜獨不往）

五年（宋嘉泰三年○金泰和二年）崔忠獻在私第與吏部員外郎盧琯（忠獻外戚起市井性巧黠善承迎）注擬文武官以奏王領之二部判事但檢閱而已

門下侍中趙永仁卒（永仁博學善屬文少時嶷然有宰相器明宗命輔導太子及爲承宣多所推救物議歸重）

前王薨于昌樂宮（王欲葬以王禮忠獻以爲不可降從葬妃禮太子斥在江

華不得與喪事）

七年王患疽傳位太子移御德陽侯邸薨（忠獻議減喪十四日）

降東京留守爲知慶州事陞安東都護爲大都護府（忠獻以慶州有叛賊安東盡心捍禦故陞降之）

韓惟漢入隱智異山終身不出（惟漢世居京都見忠獻擅政曰難將至矣遂攜妻子隱智異山淸修苦節不與世人交徵爲西大悲院錄事不就乃移居深谷終身不返未幾果有契丹之難蒙古兵再至）

熙宗成孝王（諱悳改韺字不陂神宗子母靖宣太后金氏）

元年（宋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以守太師崔忠獻封晉康侯立府曰興寧（後改爲晉康府）置僚屬（自後出入宮禁便服張蓋侍從門客殆三千餘人）

三年（蒙古太祖元年）崔忠獻殺其甥朴晉材（晉材門客多於忠獻卒皆勇悍晉材流言崔氏將有無君之心忠獻知其必害己召至詰之斷脚筋流白翎鎮尋死）

四年祔神宗于太廟（本朝廟制九室而有新祔主則奉出主安于本陵忠獻議據古典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毁之以順宗親盡當出以神宗祔于第九室太祖在西東向惠顯同爲第一昭宣肅同爲第二昭仁宗爲第三昭文宗爲第一穆靖宗爲第二穆神宗爲第三穆○史臣曰漢書云父昭子穆孫復爲昭公羊傳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從王父則昭穆之序一定不易矣今國無恒典而隨時變易昭穆之序大紊矣）

王曲宴于忠獻茅亭唱和終夜劇飲（亭在男山里第旁植雙松崔顧爲賦雙松詩兩制文士皆和李奎報作序記以美之）

五年秋九月崔忠獻會賓客設重陽宴使都房有力者手搏勝者卽授校尉隊正以賞之（史臣任翊曰按國家舊政例六月謂權務政十二月謂大政吏兵判事與諸同僚會坐于各部功者陟之罪者黜之一陟一黜皆承上命過此時雖有所缺未嘗差授況無功者乎忠獻威侵一國獨專政柄若有所缺則不顧官爵之爲公器乃以眼前小戲亂其邦憲又因左右所托或授東班權務之職若納賂稱意者卽許之共頒政無常専恣弄法未有甚於此者矣）

召明宗太子璹于江華（封漢南公改名貞）

平章事致仕崔讜卒（讜善屬文敭歷中外皆有聲績名重一時年未衰耄上章乞退扁所居齋曰雙明與弟詵及張自牧李俊昌白光臣高瑩中李世長玄德秀趙通等爲耆老會逍遙自適圖形刻石傳於世時人謂之地上仙）

忠獻廢王遷于紫燕島（王與王濬明于承慶等謀去忠獻事泄見廢）

奉立漢南公貞改名祦

康宗元孝王（諱祦字大華明宗子母光靖太后金氏）

元年（宋嘉定五年○金崇慶元年○蒙古太祖七年）遣中書舍人李儀如金奉表請命金遣大理卿完顔惟基來冊王（金使欲入自儀鳳正門知奏事琴儀往諭曰天子巡狩方岳自古有之若大國駐蹕小國當入自何門耶使荅曰天子出入捨中門而何儀曰然則人臣由正門可乎使大服其言乃入自西門）

平章事任濡卒（濡元厚子性恬淡慈和不以勢位驕人歷仕五朝居官勤恪處決明允掌制誥十六年高文大冊皆出其手四關文闈所舉皆當時名士若趙冲李奎報金敞俞承旦是已晩年奉佛彌篤）

二年（金宣宗貞祐元年）王不豫傳位太子瞋太子卽位

高宗安孝王（諱瞮字大明舊諱瞋又改晊康宗子母元德太后柳氏）

元年（宋嘉定七年○金貞祐二年○蒙古太祖九年）封崔忠獻妻任氏

及王氏皆加宅主號（任氏本將軍孫洪儀妻忠獻殺洪儀聞其美私之王氏康宗庶女）

二年崔忠獻移入別第劒戟兵衛彌滿數里朝士追隨者甚衆簽書樞密院事琴儀亦從之（史臣曰琴儀一時名儒也前日爲雜端立語忠獻馬前失臺臣體今日爲樞密陪忠獻馬後失大臣體甚矣小人之無狀也）

兵部尚書玄德秀卒（德秀鐵面犀骨有膽略以意氣自高言語誇大人或有譏之者嘗謂安南政廉明吏民敬畏尤惡淫祀巫覡不得入境時有吏執女巫以告德秀曰此非女也令審視果男子也前此假巫出入士家潛亂婦女者至是一方服其神明）

以李奎報爲正言知制誥（奎報以詩贊忠獻求叅職乃拜是官）

三年宋洪烈卒（洪烈以忠獻姻戚侍勢驕橫性又滑稽每至諸王第見珍玩必丏奪而後已故聞其至急令收藏珍寶然後見之）

契丹兵渡鴨綠江侵寧朔定戎之境（契丹遺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自稱大遼收國王建元天成避金兵席卷而東皆以妻子自隨彌滿山野月餘食盡移入雲中道）遣上將軍盧元純大將軍金就礪等統三軍禦之至朝陽驛與戰郎將丁純祐突入賊中斬持纛者丹兵奔潰追斬八十餘級并獲楊水尺一人（楊水尺者太祖攻甄萱時所難制之遺種也多居雲中道初李義旼子至榮爲朔州將軍以水尺等本無賦役乃招諭屬于妓紫雲仙籍其名徵貢及至榮死崔忠獻又以紫雲仙爲妾計口徵貢滋甚水尺等大怨故丹兵至迎降鄉導之水尺本無貫籍好逐水草遷徙無常惟事田獵又編柳爲器販鬻資業凡妓種多出柳器匠家）丹兵至延昌二州金就礪皆擊却之三軍又與丹兵戰于渭州（卽今渭原）敗績將軍李陽升等千餘人死京都聞之哭者滿城賊兵氷渡大同江遂入西海道宰樞重房奏勿論太祖苗裔及文科出身悉令充軍王從之元帥趙冲等點兵于順天館驍勇皆爲忠獻父子（子卽瑀）門客官軍所點只老弱羸

卒

四年（金興定元年）僧徒謀誅忠獻不克忠獻遂大殺僧徒

五軍潰于太祖灘大將軍李義儒白守貞將軍李希桂皆戰死元帥趙冲等奔還賊追至宣義門焚黃橋而退略牛峰等縣寇忠原二州歷楊根砥平趣咸州（卽今咸興府）遂入女真地得女真兵長驅復來寇

五年復以趙冲爲西北面元帥金就礪爲兵馬

使擊丹賊蒙古元帥哈眞遣使我軍約同討契丹（時哈眞及扎剌率兵一萬與東眞萬奴所遣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討丹賊攻和猛順德四城破之）

六年金就礪赴哈眞軍（哈眞使通事趙仲祥語就礪曰當先遥禮蒙古皇帝次禮萬奴皇帝就礪曰天下安有二帝只拜蒙古皇帝就礪身長六尺五寸鬚過其腹哈眞見狀貌魁偉又聞其言大奇之引與同坐）數日趙冲亦至哈眞置酒作樂以待會伐丹兵至于江東城降之（冲以契丹俘虜分送各道州縣擇閑曠之地俾之聚居給土田業農爲民俗號爲契丹場）

蒙古兵來屯鎭溟城外督納歲貢

崔忠獻死（史臣曰忠獻起於微賤專執國命貪財好色驕黷賣獄至於放逐二主多殺朝臣元惡大憝止通於天而得保首領天道之不可知乃如此耶）

七年義州別將韓恂郎將多智等殺其防守將軍以叛附東眞兵馬使金君綏（敦中之子）遣使寄書於金元帥亐哥下誘誅之

右諫議大夫李仁老卒（仁老初名得玉自幼能屬文又善書與當時名儒吳世材林椿趙通皇甫沆咸淳李湛之結爲七賢之游庚癸之亂祝髮遊山後擢巍科性褊急見忤當世不爲大用）

平章事趙冲卒諡文正（冲永仁子生一月而母亡稍壯極哀慕家稱孝）

童風姿魁梧外莊重內寬和博聞強記諳練典故凡遇士愉愉然不施戟級三掌禮闈所選多名士出入將相朝野倚重平時莅事未嘗露稜角故世徒知其爲寬厚謠達長者及持大兵臨大事然後乃知磊落不常之器矣爲相開獨樂園於東皐每公餘必與賢士大夫逍遥以琴酒自娛卒年五十人皆惜之

八年蒙古皇太弟遣著古與等來索土物（獺皮一萬領細紬三千匹細紵二千匹緜子一萬觔龍團墨一千丁筆二百管紙十萬張紫草千觔紅花藍筍朱紅各五千觔雌黃光漆桐油各千觔）以金希磾知詩禮有膽略善辭語爲類會使以待蒙使凡所開說莫不合理故前後使者皆屈服隨其處分（這可致詰希磾答曰

其迎逐之禮與夫國贐等事敢不盡心然君在都護府手射一人死生未可知若生則君之福死則君之此行必見拘留這可愍服又蒙使與東眞人來在客館宴飲唱和東眞使先唱云東君初報暖希磾郎和云北帝已收寒客使曰有何意而賦此句耶答曰君以春意唱吾以春事和之客使嘆服不復詰）

九年（金元光元年）城宜州和州鐵關（凡四旬而畢）

十年以平虜鎭女生九子皆有文武才歲給租終其身

大將軍李克仁謀誅崔瑀被殺

右副承宣李公老卒（公老文章富贍尤工於四六充趙冲幕獻擒賊之策

多有中者及拜承宣王倚爲心腹將大用之病卒家無甔石

十二年（宋理宗寶慶元年〇金正大二年）崔瑀置政房于私第（舊制吏部掌文銓兵部掌武選第其年月分其勞逸標其功過論其才否具載于書謂之政案中書擬升黜以奏之門下承制勅以行之自崔忠獻擅權私取案注擬除授其黨與爲承宣謂之政色承宣佐之任此者三品謂之政色尚書四品謂之政色小卿其會所謂之政房至是百官詣私第上政簿瑀坐聽事受之六品以下再拜堂下）

十四年崔瑀遷前王于喬桐（初森溪縣人崔山甫犯罪而逃變姓名曰周演之以陰陽占術惑衆瑀召語親信一日密語瑀曰公有王侯之相瑀以語腹心金希磾希磾問演之演之詣瑀曰密語洩恐禍及瑀謂演之侮己會有人譖瑀曰頃者公有疾希磾等會演之家謀欲害公奉前王復位瑀信之遷前王于喬桐沉演之于海又沉希磾子弘巳希磾時在全羅州道捕者至略無懼色自投于海）

遣及第朴寅聘于日本（時倭賊侵掠州縣遣寅講和諭以歷世和好日本推檢賊倭誅之賚和好牒來）

十七年（宋紹定三年〇蒙古太宗二年）平章事琴儀卒（儀體貌奇爽器度雄偉少力學善屬文嘗監淸道剛直不撓民目爲鐵太守與人面折無所諱然諂事崔忠獻敭歷華要頗用事門生皇甫瓘夜詣直廬作詩諷以休官儀以告忠獻流瓘于島）

大倉入廩地庫皆災

崔瑀弟珦作亂于洪州知事敗自殺

十八年崔瑀妻鄭氏死王命用順德王后例葬

蒙古元帥撒禮塔將兵攻咸新鎭副使金僴防守將軍趙叔昌（叔昌冲之子）降叔昌爲書諭朔州宣德鎭使迎降鐵州郎將文大判官李希勣皆拒戰死之王以蔡松年爲北界兵馬使仍徵諸道兵

蒙古兵圍龜州三旬百計攻之兵馬使朴犀及分道將軍金慶孫隨機設備應變如神蒙兵不克乃退（史臣曰朴犀金慶孫以孤城弱卒拒天下方張鷙驁之虜使不得東下屹然如山岳吾東方善守城者安市之後又有龜州犀慶孫之功誠不細矣）

蒙古兵分屯京城四門外王遣閔曦往犒仍結和親時元帥撒禮塔駐軍安北都護府三軍皆降王遣淮安公侹請和（初蒙使著古與還國道死蒙人疑我殺之構爲釁）

十九年以慈州副使崔椿命不降蒙兵遣內侍李白全往西京將斬之椿命辭色不變蒙古官人見之問知其人乃曰於我雖逆命在爾爲忠臣我且不殺爾旣與我約和矣殺全城忠臣其

可平固請釋之

遣上將軍趙叔昌侍御史薛愼如蒙古上表稱臣獻方物

蒙古西河元帥寄書幷送金繒二匹（其書稱令公者蓋指瑀也瑀使李奎報作淮安公促書荅之）

崔瑀脅王遷都江華殺指諭金世冲（瑀欲遷都以避蒙兵與宰樞議于其第人情安土重遷然畏瑀無敢言者俞承旦極言其不可世冲排門而入詰瑀遷都之誤瑀怒殺之）

王發開京入御江華客館

金允侯射殺蒙古元帥撒禮塔（允侯嘗爲僧避亂處仁城撒禮塔來攻允侯射殺之王嘉其功授上將軍不受乃改攝郎將）

二十年（金太宗天興二年）畢賢甫伏誅（賢甫西京人與洪福源舉城叛殺宣諭使鄭顗兵馬使閔曦討之獲賢甫送京腰斬福源逃入蒙古擒其父大純弟百壽于安子徙餘民于海島後福源在蒙古爲東京總管領高麗軍民降附四十城譏構本國隨兵往來時人以爲吠主瑀官其父及弟選張暐爲瑀壻賂遺不絕譏構稍弛自是兵陷州郡皆福源導之）

二十一年（宋端平元年）誅趙叔昌（辭連畢賢甫）

侍中金就礪卒謚威烈（就礪彥陽人節儉正直持軍嚴士卒不犯秋毫有酒即用一巵與最下者均飲故得其死力江東之役事皆諉于冲至臨陣制敵多出奇計以成大功然未嘗自矜爲相正色率下人不敢欺眞忠義人也）

冊崔瑀爲晉陽侯

二十二年太子納知奏事金若先女爲妃（若先崔瑀壻也後其妻因燈夕入內王以太子妃母僕從輿蓋服飾一如王妃）

平章事金仁鏡卒（仁鏡初名良鏡才識精敏文武吏材俱贍文詞清新尤工近體詩賦世稱良鏡詩賦謚貞肅）

二十三年曲宴內殿僕射宋景仁作處容舞略無愧色

蒙古兵又來渡義州江分屯安北府及嘉慈龜朔郭博之地遂入黃州至信安二州衡斥東南二道城邑

二十四年（宋嘉熙元年）前王薨于法天精舍葬碩陵廟號貞宗後改熙宗

遣將軍金寶鼎等如蒙古上表乞解兵蒙古遣使來詔諭召兵還（自是麗使往來不絕）

二十六年崔怡（怡瑀也改舊名）孽子僧萬宗萬全（萬全後歸俗名沆）皆聚無賴惡僧貨殖爲業倚勢作威凌辱守宰二道按察使王諧金之岱獨不屈栽抑之

（時王諧按慶尚州道令曰民未納稅先督私債者罪之二僧畏威不敢肆之佁按全羅州道萬全住珍島那寺其徒號通知者尤恣橫其所請謁之佁皆不納後至其營數其罪命縛而沉殺之然萬全以之佁廉愼少過竟莫能害之）

平章事致仕李奎報卒（奎報初名仁氐以夢奎星報興改之九歲能屬文府號奇童稍長經史百家佛老之書一覽輒記放曠以詩酒自娛號白雲居士中第十年不調宰相禁省交薦之久司兩制爲詩文不蹈古人畦徑橫鶩別駕汪洋大肆謚文順）

三十二年（宋淳祐五年）崔怡宴宗室及宰樞于其第（時五月以八面銀釦貝鈿四大盆各盛氷峰又四大樽滿揷紅紫芍藥十餘品結棚爲山張繡幕置彩帛山張羅幃中結鞦韆飾以文繡綵花入坊廂工人皆盛飾入庭奏樂絃歌鼓吹轟震

天地賞賜金帛鉅萬）

三十三年（蒙古定宗元年）冬十月雨毒蟲（其蟲身裏細網剖之如所白毛隨飲食入人腹中或咂入皮膚人輒死時號食人蟲試以諸藥不死塗以葱汁便死）

晉州副史王諧卒（諧少登第拜監察御史守法不撓爲晉州吏畏民懷及遷東都留守老幼涕泣請留遂復舊任沆毅剛正淸白有大節其所計畫皆利於國）

三十五年以崔沆爲樞密院知奏事（沆卽怡子僧萬全也怡分與家兵五百餘人）

三十六年崔怡死其子沆服喪二日而除及葬杜門不出烝父所愛諸妾

宣旨云晉陽公怡左右輔弼三韓如仰父母今忽棄世無所依賴子沆繼世鎭定可超授相位

三十七年崔沆權除淸州金州洪州及安東京山府等處徵納雪綿子黃麻白紵布魚梁船稅等物以收人心

崔沆以司天臺事崔允旦大史丞吳安矩奏星變皆罷之（時言路塞唯司天據占直奏欲使修德自此日官之奏亦廢）

貶知刑部事庾碩爲安北都護副使（碩應孫生剛直嘗忤崔怡竄蓮花島沆繼政欲收人望召爲知刑部金寶鼎李輔以私怨訴沆由之尋卒初碩爲

安東都護副使怡信讒流岩墮島將行老幼遮道號哭其妻亦携子女以行鄕人各出人馬護送其妻辭曰家公流配妾與兒息皆罪人何煩人馬鄕人固請竟不許後爲東北面兵馬使前有一官以江鰩柱餽怡因以爲例江鰩柱海物捕之甚難一禁絕之流民盡還碩淸白守法不阿權貴屢以微過見斥執節不少屈）

樞密院副使權守平卒（守平嘗貧居遞食竄外人卜章漢田及章漢遇赦還守平素不知識且其田鉏已漕於江而袖租簿就與之章漢拒不受曰還其田亦足矣何用租爲相讓久之守平竟投簿而去時用權貴子弟補牽龍守平辭以家貧親舊勸改娶富家曰貧富天也何忍棄糟糠之妻以求富室言者慚服）

三十八年守司空左僕射孫抃卒（抃初名襲卿性剛毅長於

（吏事剖決如流嘗按慶尚有一民臨死有女長而已嫁末子在襁褓其財産盡與女而與子者只緇衣冠各一緇鞋一兩紙一卷而已文契甚明子長乃訟久未決抃召二人問曰父歿時母安在曰先亡子年幾許曰在齠齔抃因諭之曰父母之心於子女均也夫豈厚於有家之女而薄於無母髫亂之子耶顧兒所賴者姊也若遺財與女等恐其愛之或不至養之或不全耳兒既長則用此紙作狀服緇衣冠履繩鞋以告於官也兒與姊聞而感悟相對而泣遂中分與之抃且以妻孤聯孽不得拜清要其妻勸改娶不聽）

崔沆流繼母大氏于海島尋弑之滅其族又殺樞密院副使金慶孫（初大氏助外孫金敉不右沆故沆怨之沆前夫子吳承績于海承績因潮退得不死沆聞之捕索殺之以慶孫爲姻親又沆殺之慶孫台瑞子其母夢青衣童自天墮懷中遂有娠而生故初名雲來頭上有起骨龍斥怒則鬚髮皆立智勇絕人守龜州平羅州功無與比）

四十年（宋寶祐元年○蒙古憲宗三年）以崔沆爲門下侍中判吏部御史臺事沆在家遙謝

蒙古主又以也窟爲元帥統兵渡鴨綠江分攻國內諸州縣仍傳詔責以不出陸迎命

蒙兵陷春州文學曹孝立死之（孝立知城不守與妻赴火死）

四十一年李峴伏誅（峴性貪婪好傷人嘗爲選軍別監多受賄賂人號銀尚書及使蒙古被留二年說也窟受金牌爲鄉導常隨蒙軍諭降諸城軍中所獲婦女財寶盡爲己有銀釵至滿一笥他物稱是及誅有人蹴其戶曰喫盡幾人銀帛耶）

巡問使李純孝性清白處事如流嘗使蒙古無一物貲還囊槖皆空

遣門下平章事崔璘如蒙古元帥車羅大屯所請罷兵車羅大言崔沆奉王出陸則兵可罷是歲蒙兵所虜男女無慮二十萬六千八百餘人殺戮者不可勝計所經州郡皆爲煨燼自有蒙兵之亂未有甚於此也（車羅大繼也窟又領兵五千來）

四十二年以崔竩爲殿中內給事（竩沆之婢妾出也沆無適子欲以爲嗣）

四十三年制諸道被兵凋殘租賦耗少其令州縣其人耕閑地收租補經費（國初選州郡鄉吏子弟爲質於京謂之其人）

以蒙兵停發六道宣旨使將奉使者剝民橫斂以固恩寵民甚苦反喜蒙兵之至

金守剛還自蒙古守剛從蒙主入和林城乞罷兵主以不出降爲辭守剛奏曰譬如獵人逐獸入於窟穴持弓矢當前困獸何從而出又氷雪

脩冽土脉閉塞則草木豈能生哉王嘉之曰汝誠使平當結兩國之好遂遣徐趾來命班師車羅大等收兵北還

平章事崔璘卒璘屢使蒙古有專對才

四十四年崔沆死王即以其子竩爲借將軍贈沆爲晉平公

四十五年流宋吉儒于楸子島（吉儒性貪酷諂事崔沆嘗爲夜別抄鞫囚縛兩手拇指懸于梁架合結兩足拇指縋以重石去地尺餘熾炭其下使兩人交杖腰脊囚不勝毒皆誣服及爲慶尚道水路別監有不從令入島者必朴殺之又奪人土田財物按察使宋彦庠劾報都兵馬其書至都堂其黨金仁俊等營救之竩舅巨成元拔聞之以告竩竩怒流吉儒罵仁俊等仁俊始與竩相疑貳）

柳璥與金仁俊林衍等誅崔竩王御康安殿百官陳賀如新即位發竩家貲分賜有差

金仁俊請除宦者金仁宣叅職王亦欲授之恐後人援以爲例終不許

蒙古誅其總管洪福源（初永寧公綧之入質也寓於福源漸積不平以福源作木偶呪咀奏于帝帝遣使驗之蹴殺福源以故其子茶丘謀陷本國無所不至）

蒙古車羅大復來侵散吉大王等亦領兵來屯古和州（即今永興府）之地殺守將愼執平於是和州迤北皆附于蒙古蒙古乃置雙城總管府于和州（趙暉卓青等引蒙兵殺掠州縣至是以暉爲總管以青爲萬戶）

四十六年（宋開慶元年）春二月燃燈宴諸王宰樞王再舉手以示羣臣曰凡赴宴者拍手以助予樂酒闌王猶樂甚羣臣拍手踊躍汗流被體至暮乃罷

遣太子倎奉表如蒙古（叅知政事李世材等四十人從行斂百官銀布以充其費國贐馱馬不足抑買路人馬以故乘馬者少）

判衛尉事河千旦卒（千旦善屬文事大表箋多出於手）

命營假闕於三郎城及神泥洞（王問延基之地于術士白勝賢勝賢請創闕以試其驗）

王疾薨時太子倎入蒙古未還大將軍金仁俊初欲立安慶公卒從兩府議奉太孫諶入太内權監國事（史臣曰康宗外爲強敵所逼内爲權臣所脅跋前疐後動必掣肘棄宗廟捐城郭寓居海島操縱進退不出于強敵則必出于權臣眞所謂寄生之君耳然循默端拱以正自處享國垂五十年豈非麗運未窮天之眷顧未息而默有所相歟）

諸功臣畋于江外置酒張樂達曙（時國恤未終）

濟州副使金之錫蠲豆馬之貢（濟州舊俗凡男年十五以上者歲貢豆一斛衙門吏數百人各歲貢馬一匹之錫並蠲之）政清如水吏民懷服先是有慶世封者守濟亦以清白稱州人曰前有世封後有之錫

元宗順孝王（諱禃字日新舊諱倎高宗長子母安惠太后柳氏以太子入朝蒙古高宗薨明年還國即位）

元年（宋景定元年○蒙古世宗中統元年）太孫以判禮賓省事羅得瓚爲濟州副使州人語曰昔經小益今遇大益（言前守宋卲坐贓免）時又有知天文而拜太學博士者能暴虎而爲侍御醫者人嘲之曰古星太學博捉虎侍御醫

太子倎自蒙古還即位于康安殿（初太子自燕京赴憲宗行在過京兆潼關中主者迎至華清宮請浴溫泉太子曰此唐明皇所嘗御者雖異世人臣安敢褻乎聞者嘆其知禮）

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崔滋卒（初滋名安）崔怡嘗品第朝士手疏屛風嘗銓注輒考閱而叙之滋名在下故十年不調一日怡謂李奎報曰誰可繼公文柄者對曰有學諭崔安者及第金坵其次也怡乃試才（時李儒李百順河千旦李咸任景肅皆有文名怡欲試才令製書表使奎報第之凡十選滋五魁五副）遂超擢代奎報掌文柄金仁俊等舉義反正滋時爲冢宰以清嚴鎮俗

大府少卿張季烈等還自蒙古主忽必烈曰朕即祚後爾國最先來賀朕甚喜焉賜衣帛

王聚宮女于水房淫縱無節御史大夫金仁俊移置水房于外

四年遣大官署丞洪汻詹事府錄事郭王府如日本國請禁賊船（初約以歲常進奉一度船不過二艘至是有賊船二艘犯境故請禁之）

以李藏用守太傅判兵部事柳璥守太守參知政事金俊守太尉叅知政事判御史臺事（俊即仁俊）

五年秋八月王如蒙古命金俊監國李藏用從行（王入蒙古永寧公綧言於中書省曰高麗有三十八領領各千人若遣我當盡率來爲朝廷用史丞相召藏用問之對曰我太祖之制蓋如此比來死于兵荒雖曰千人其實不然請與綧東歸點閱綧言是斬我我言是斬綧在側不敢復言又問高麗州郡戶口幾何曰不知曰子爲國相何爲不知藏用指窻檽曰丞相以爲凡幾個丞相曰不知藏用曰有司存宰相焉能盡知丞相默然）冬十二月乃還

六年（宋度宗咸淳元年○蒙古至元二年）以金俊爲侍中封海陽侯（王以俊誅權臣且有擁立功凡封爵立府一依晉陽公故事）

七年平章事致仕金之岱卒

蒙古聽趙彝言（彝本我國咸安人爲僧歸俗入蒙古能解諸國語譖毀本國爲事）欲通和日本乃遣黑的殷弘等來令本國爲嚮導王命宋君斐金贊與黑的等往日本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而還仍令君斐隨黑的如蒙古奏其故蒙古又遣黑的偕君斐來諭書以責王又遣起居舍人潘阜賚蒙古書及國書如日

本亦值風濤不達而還○蒙古欲征日本遣脫朶兒等來閱軍額戰艦仍視日本水道黑山島

七年北界四十餘城上書請金方慶復來鎭撫王乃以方慶判禮賓省事北界兵馬使

誅金俊夷其族（俊奪龍山別監李碩所獻內膳碩所上膳狀示俊俊變色而退由是王益惡俊俊列置農莊以家臣文武柱管全羅池濬管忠清二人爭事聚斂諸子效之競聚無賴怙勢恣橫侵奪人田怨讟甚多時林衍與俊有隙且揣知王惡俊密與宦者康允紹謀遂言于王召俊至便殿使人斬之夷其族幷誅其弟冲冲清介自守見其兄所爲常切責及誅人皆惜之其黨誅流殆盡羣臣表賀遣使蒙古奏誅俊）

十年流平章事柳璥于黑山島（初璥與大司成金圻禮部郞朱悅友善數相過從談笑璥日聞衛社事以爲實然命見其人皆羣小也又論古史言及當世宦官之事金鏡聞而銜之訴于王遂籍其家流之王又召圻切責之並流悅于島）

世子諶如蒙古

林衍反立安慶公淐廢王幽之（宦官金鏡崔琛等旣與衍誅金俊勢傾朝野衍恐將害己乃收琛等斬之集三別抄六番都房于毬庭與宰樞議廢立侍中李藏用以遜位爲言衍俞于遇曰此大事也請公反覆思之況今世子在上國待其還亦未晩也衍未決罷翼日衍會百僚奉王弟安慶公淐卽位）遣郭汝弼如蒙古以遜位請世子諶自蒙古還至婆娑府聞變（靜州官奴丁伍孚奔告）因從官羅裕等止行乃執奏告使郭汝

弼悉得其狀痛哭還蒙古

西北面兵馬使營　吏崔坦韓愼等起兵以誅林衍爲名嘯聚龍岡咸從三和人殺西京留守及諸邑守令以反乃以西京附蒙古請兵三千來鎭之蒙古主賜坦金牌其徒李延令（三和人）銀牌仍令內屬改號西京爲東寧府畫慈悲嶺爲界（初平章事洪鈞再鎭北界人懷其惠以父弼其子龢道代李信孫爲兵馬使至營十日亂作坦不加害祿道奔還以張鎰代之）

蒙古遣黑的徐仲雄來問廢立之由必欲進兵窮詰首惡衍計挫乃會百官議廢淐復王位王承召入蒙古衍恐泄廢立事以其子惟幹從

十一年蒙古遣哥篤將兵仍以入朝本國臣金方慶爲伴來屯西京（初世子聞亂請兵故遣耳方慶臨發請官軍勿令過大同江遂奏允旨來坦愼等潛誘蒙哥篤欲取王京蒙哥篤托以出獵過江至黃州入椒島方慶知其實謂蒙篤哥曰過江非稟旨反復爭之蒙哥篤知方慶忠直大加敬重以實告曰欲滅王京者非獨坦等亦有人也）

蒙古命頭輦哥率兵與王及世子偕往高麗於

是王與世子發燕都先遣鄭子琠來諭國人林衍憂懣疽發背死（時天陰旬餘至是開霽）其子教定別監惟茂（時王次子順安侯悰監國授惟茂別監）謀欲拒命中外洶洶御史中丞洪文系（惟茂姊夫）及直門下宋松禮等奉王密諭集三別抄（初崔怡以國中多盜聚勇士每夜巡行禁暴因名夜別抄及盜起諸道分遣以捕遂分爲左右又以本國人自蒙古逃還者爲一部號神義軍是爲三別抄權臣執柄以爲爪牙厚其俸祿或分罪人之財故爭先效力）諭以衛社大義執惟茂及姊夫大將軍崔宗紹皆斬于市流妻父李應烈族父宋邦又李成老外弟李黃綬姦黨宋君斐等中外大悅（史臣曰林衍已死惟茂一小豎耳王不能聲罪致討而族之一二臣僚僅得誅殺威福之不振如此將何以杜後來僭亂之心乎）

王至自蒙古復都舊京（留燕一年）

將軍裴仲孫盧永禧等率三別抄據江都（即江華）反奉承化侯溫爲王將軍李白起不應殺之鄭文鑑誓不受僞署投水死其妻邊氏亦從之將軍玄文奕拒戰不勝被執（後逃還）其妻自言義不汚鼠輩攜二女投江而死官人守卒多亡出陸賊度不能守集船悉載公私財貨及子女南下

前中書舍人李淑眞郎將尹吉甫聚奴隸尾擊餘賊於仇浦斬五級封府庫使人守之無賴者不得肆姦

金方慶與蒙古宋萬戶合兵追討江都逆賊至靈興島賊遁入珍島剽掠內地州郡又攻陷濟州於是方慶再與蒙古元帥阿海（先是潘南人洪贊自賊中逃來訴阿海云方慶與賊通阿海信之報達魯花赤繫送方慶以蔡楨代之宰驗誣罔王請達魯花赤更遣之）至珍島賊勢甚盛阿海怯戰欲退方慶以爲不可獨率舟師期於決勝突入賊中被圍

矢石俱盡士皆中矢不能起方慶據胡床指揮將軍楊東茂以蒙衝擊救之賊解去乃潰圍而出

十二年侍中李藏用免（蒙古不花等宣言休衍廢立時與謀者尚在朝列不正其罪何以懲惡遂免）

密城人方甫桂年等嘯聚郡人殺副使李頤欲應珍島賊未幾爲其黨趙阡所斬賊遂平

官奴崇謙等聚其徒謀殺達魯花赤及國中在位者往投珍島賊達魯花赤脫朶兒與洪茶丘會宰樞捕崇謙等按問皆服茶丘欲使辭連本國因謀起兵襲取京城脫朶兒執不可斬崇謙等四人餘悉釋之（隊正宋思均告變拜攝別將）

蒙古遣忻都及史樞代阿海行經略司於鳳州等處營軍屯田忻都奏蒙古云叛臣裴仲孫稽留使命負固不服乞追討從之（先是蒙古下詔諭之仲孫勒留蒙使不受詔）

金方慶又與忻都等討珍島賊大破之斬僞王溫賊黨金通精率餘衆竄入耽羅（溫永寧公綧母兄也綧囑熙雍當救兄死茶丘先入殺溫及其子桓初還舊京得半存半亾之兆溫以亾者爲出陸存者爲入海乃隨賊南下曰龍孫十二盡向南作帝京之讖於此驗矣）王遣鄭子璵如蒙古謝平賊（時蒙古兵討珍島者六千人馬無慮一萬八千加以鳳州屯田農牛亦不下五六千其糧餉一令本國供辦中外俱困民食草木之實）

制將軍玄文奕妻直學鄭文鑑妻皆投水而死不爲賊汚節義可賞加封贈官其子孫

右副承宣洪子藩奏曰比來不親聽政凡有司章奏一委宦竪出納中外觖望請自今復親庶政以慰輿望王不納（時臺諫及士大夫緘默保位自謂有智惟子藩讜論如此時議多之）

達魯花赤脫朶兒告王曰我兵之戍南方者侵掠州郡民不聊生宜遣使諸道安撫於是遣張鎰于慶尚朱悅于全羅郭汝弼于忠淸

達魯花赤（蒙古所遣留國中聽斷國政者）脫朶兒卒（脫朶兒沉重寬厚撫恤人民聽斷明白未嘗枉法及疾作國醫進藥朶兒却之曰我病殆不起若飲藥而死則讒構爾國者必曰高麗毒之遂不飲而卒）

蒙古建國號曰大元

十三年置東西學堂以判秘書省事金軌尚書

左承宣文烈爲別監

大府注簿姜渭贊文習圭等祝髮而逃（時大府虛竭官吏雖殫私財以供御亦不免微責渭贊等不堪其苦辭職不許故逃去）

十四年金方慶與元忻都洪茶丘等討耽羅賊中軍入自咸德浦左軍入自飛楊島攻破內外城賊魁金通精遁入山中賊將李順恭曹時適等降斬金元允等六人耽羅遂平於是忻都留元兵五百方慶亦使將軍宋甫演等領兵一千留鎮而還王以方慶爲侍中遣方慶子金綏如元告平耽羅

以俞千遇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十五年元遣總管察忽監造戰艦三百艘洪茶丘監督又發征東兵萬五千人及漕運東京米二萬碩仍令本國發軍五千助征日本國

元遣使來索婦女以妻蠻子

以衣冠子弟從王爲禿魯花者分番宿衛號忽赤

王不豫薨于堤上宮遂尊世子諶爲王（諶在元未還）元冊諶爲王王至自元謁殯殿始服斬衰葬韶陵釋服（史臣曰元宗之薨在六月間二月而世子以吉服受朝賀宴使臣又閱月而始服衰三日而釋之其服也何如是其緩其釋也何如彼其急也及王之薨忠宣當喪未葬縱情犯禮者其家法所由來漸矣）

都督使金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爲副使金侁爲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爲副使金文庇爲右軍使羅裕朴保知兵馬事潘阜爲副使號三翼軍與元都元帥忽敦左右副元帥洪茶丘劉復亨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發合浦（今昌原）越十一日至一岐島倭兵陣於岸上諸將力戰斬千餘級遂捨舟三郎浦分道以進倭兵大敗伏屍如麻方慶請復決戰忽敦不聽乃引兵還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崖多敗金侁墮水死及還合浦軍未還者無慮萬三千五百餘人

王遣奇蘊迎公主親幸西北面逆之以胡服同輦入國觀者駭愕時從行宰不開剃（胡俗剃頂至額）

（方其形留髮謂之怯仇兒）王責之（史臣曰胡元威制天下元宗親朝款附得結姻好權伏權姦宜可以少紓國患而反見侵擾國家亦多故矣）

皇明萬曆丁巳　吳郡葛一龍震父校

朝鮮史略卷之四終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朝鮮史略卷之五

高麗紀

忠烈王（諱諶後改昛元宗長子母順敬太后金氏）

元年（宋孝恭帝德祐元年〇元至元十二年）太府卿朴褕上疏言我國男少女多而尊卑止於一妻其無子者亦不敢畜妾異國人來娶妻無定限臣恐人物皆將北流宜令臣僚許娶庶妻隨品降殺庶人得娶一妻一妾其庶妻所生子皆比適子得仕于朝怨曠以消戶口日增疏上宰相有畏妻者寢

其議（褕嘗言東方屬木木之生數三而成數八東方之男寡女多理數然也）

元遣蠻子軍來分處海鹽白三州（一千四百人）

王及公主幸洛山寺（自是屢幸寺院）

禁白衣（太史局言東方木位色當尚青而白者金之色也國人自易服多裼以白紵之衣木制於金之象也請禁白色故從之）

罷全羅道按察使安戩長興府副使辛佐宣（鷹坊吳淑富怙勢肆暴戩等不禮淑富譖王罷之）

初作宣傳消息（舊制凡命令徵求必下宣旨王即位宣旨頻煩州郡疲於迎命李汾成建白令承宣奉王旨作書署名紙尾發下諸道按察守令謂之消息於是消息蜂午州縣苦之）

王問李汾成曰聞郎將中將等以不得臨民之任爲憾今欲交差何如對曰武人有吏才知民事者蓋寡如有才兼文武寬猛相濟者無論東西使之臨民可也王納之（自庚癸以來權臣柄國立文武交差之法始以武官補外及承宣朴恒掌銓注東班必外補然後授朝官西班不補外至是武官請王左右復之且故事政房員當除授晨入暮出干謁填門自恒掌銓注始留宿禁中除授訖乃出）

王不豫欲下赦承宣洪子藩以數赦不可請以口傳放囚（史臣曰使犯法者得脫宣旨與口傳何別乎後世權豪藉口傳釋法司罪

因未必非子藩啓之也）

定朝官服章（宰樞以上玉帶六品以上犀帶七品以下黑帶）

以金光遠爲慶尚道都指揮使修戰艦（以元將復征日本故也）

二年（宋端宗景炎元年）王及公主獵于猫串（自此幸獵無常）

改宣旨曰王旨朕曰孤赦曰宥奏曰呈（先是達魯花赤詰其僭故遣使請改）

知僉議府事致仕張鎰卒（鎰性恭溫正直善屬文優於吏才）

置通文館令禁內學館七品以下年未四十者

習漢語（時譯者多起微賤傳語多不以實懷姦濟私故叅文學事金坵獻議置之）

叅文學事兪千遇卒（千遇性聰敏多機辨爲崔怡所器重入政房多受賂爲史官不修史曰當時國事皆晉陽公所爲吾蒙厚恩何敢傳其惡於後耶）

溟州吏金遷得母於遼陽以歸（母及弟德麟爲蒙兵所虜遷時年十五傳聞母死服喪三年後十四年有習成者傳母書即欲贖來賫白金入遼東得母於軍卒要左家德麟亦生在隣家遷贖母而還後德麟隨元使來亦以白金贖之）

僉議府言公主怯怜口及內僚廣占良田多受賜牌不納租稅請收還賜牌不聽（怯怜口華言私屬也公主立府置屬及僚故因緣作弊）

四年（宋帝昺祥興元年）流侍中金方慶于大青島（先是韋得儒盧進義以私怨謀陷金方慶誣告云方慶與其子忻壻趙忭等謀去王及公主達魯花赤入據江華以反王命柳璥與忻都大衞等雜問知誣妄釋之洪茶丘欲滅本國嘗欲伺釁及聞方慶事奏于帝請中書省來鞫詔與王公主同問於是王與忻都茶丘復鞫方慶及其子忻茶丘以鐵索圍其首若將加釘又叱杖者擊其頭裸立終日時天極寒肌膚凍如潑墨茶丘必欲服之加以慘毒身無完肌絕而復蘇者屢矣方慶曰小國戴上國如天愛之如親豈有背天逆親自取滅亡哉顧謂茶丘曰欲殺便殺我不以不義屈於是只以藏甲爲罪流方慶于大青島忻于白翎島國人皆遮道泣送）

右司議大夫鄭興辭職歸羅州（時李汾禧兄弟附茶丘醞釀金方慶之罪故興恥與同朝乞歸養母王怒論遣之尋召還）

令境內變元服（時自宰相至下僚無不開剃唯禁內學館不剃左承旨朴恒呼執事官諭之於是學生皆剃）

帝命金方慶父子韋得儒盧進義等從王入朝對辨於是方慶父子得儒進義如元至姚家寨進義舌爛而死得儒至元亦死人以爲天誅

叅文學士金坵卒（坵善屬文掌國文翰時上國徵詰殆無虛歲坵撰章表遇事措辭皆中於理元學士王鶚每見其表必稱美之以不見其面爲恨性倜儻無華寡言語至論國事切直無所避謚文貞）

新置必闍赤以朴恒金周鼎等爲之又以內僚鄭承伍爲申聞色（舊制凡國家事宰樞會議令承宣稟旨而行周鼎建議曰宰樞既衆無適謀政宜別置必闍赤委以機務又內僚不可皆令啓事當更擇人爲申聞色而罷其餘恒等常會禁中叅決機務號別廳）

五年用樂祀新殿鷲尾（史臣曰臧文仲祀爰居以金奏夫子謂之不智況用樂以祀尾鷲乎）

日本倭人殺元使（初帝遣使日本王令舍人郎將徐賛及梢工上左等三十人導行倭人皆殺之）王遣郎將池瑄如元奏之

火星食月

六年監察侍丞崔有渰以論時務直言忤旨流大青島承旨趙仁規言於王曰有渰勵節奉上不可輕棄固請再三王怒稍解召還

監察侍史沈諹等伏陳王遊田馳馬之失以及忽赤鷹坊爭設內宴窮奢極侈之弊且舉將軍尹秀侍宴內殿登床起舞犯禮不恭之罪禪師祖英濕穢無行出入卧內之事皆直斥不諱王大怒命鞫于崇文館究問首議之人關木索置死股間令人迭踏其上血迸流地諹終不言遂

囚巡馬所白文節潘阜郭預閔漬乘閒乞賜寬貸乃釋之（諹謇諤無他以振綱自任初爲公州副使有長城縣女言錦城大王降我爲神堂巫矣吾將往上國與縣人孔允丘行所過州縣皆公服郊迎至公州諹不待巫怒傳神語曰我必禍諹退寓日新驛諹使人覘之巫與允丘宿遂捕鞫之俱服）

王以詩賦親試文臣取趙簡等九人賜黃牌籍內侍（王留意詩文親試文臣中考謂殿試門生待遇異常只試當年登第者僧祖英請不限登第久近並赴將其姪子宣等試藁達王請拆糊封定行目以子宣爲首王召朴恒郭預等改考及牓出閒居首皆非祖英所定）

七年王與忻都茶丘議征日本事王南面忻都等東面（事元以來王與使者東西相對今忻都等不敢抗禮國人大悅）議畢忻都茶丘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復以舟師至日本大明浦周鼎先與倭交鋒諸軍皆力與戰郎將康彥等死之向一岐島船軍及梢工遭風多失所之方慶等又與倭力戰斬首三百餘級日本兵突進官軍潰茶丘僅免軍中大疫死千兵疫者三千餘人忻都等累戰不利且范文虎過期不至（文虎將南軍由南海期會忻都等于日本）議廻軍既而文虎以戰艦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至適值大

風蠻軍皆溺死屍隨潮汐入浦浦爲之塞可踐而行文虎忻都等遂北還元軍不返者十萬有幾我軍不返者亦七千餘人元乃罷征東行省

贊成事朴恒卒（恒春州人初蒙兵陷州恒自京往視失父母所之積屍中得肖貌者輒收瘞凡三百餘人恒能文章長於吏才寬厚善接人但臨事自用不恤人言掌銓注其所擢多其恩舊）

王與公主幸慶尚道南州按廉閔萱苟容自衒專擅啓事以媚於王人謂內按廉

元置鎭邊萬戶府於金州等處以印侯爲昭勇

大將軍鎭邊萬戶賜虎符

以昇天（卽今順天府）府使崔碩爲秘書郎（昇天舊俗每邑守遞還贈以馬八匹及碩還邑人例持馬請擇碩笑曰馬能至京足矣何擇馬至家以馬歸之吏不受碩曰吾守汝州吾有牝馬生駒今帶以來是我之貪也汝之不受豈非知我之貪而以我爲貎辭耶并其駒與之自是其弊遂絕州人頌德立石號八馬碑）

作大屋于禁苑使張恭李平養鷹王日必再至

二人殺城中雞狗無算

八年大司成白文節卒（文節文詞富贍爲一時所推不以才自負元宗復位如元林衍以其子惟幹及腹心扈行因要勿言廢立事王使文節撰表言以病辭位文節閣筆泣諫王感悟奏以實文節常若懶拙及是人知其有志節）

尹秀朴義李貞元卿等勸王遊獵世子年九歲忽泣下曰今玆百姓困窮又當東作時父王何爲遠獵顧謂義曰每以鷹犬縱臾吾君者此老狗也義慙靦而退

九年元欲復征日本本國人庾賙言於帝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請令高麗蠻子征日本勿遣蒙古軍又令高麗備兵糧三十萬碩帝許之禿魯花金忻謂賙曰汝非黔黎資諒之孫耶而欲壞國家如此王又用尹秀之言將令儒士充軍右承旨鄭可臣曰先王用人文武隨其材比之於身如左右手故上國之法儒戶不與軍事今殿下欲使褒博之徒被堅執銳遠從征伐恐虧聖德王然之

王謂宰樞曰國小民貧旱魃爲虐欲罷鷹坊印侯曰鷹坊請於帝而置之豈宜罷

十年典法判書金㥠卒（時貞和院妃有寵於王認民爲隷民訴于典法司有旨督令斷與貞和㥠與同僚知其寃不能違旨唯郎李行儉死執不可㥠疾作在告㥠等遂斷爲隷有人夢利刃自天而下亂斫一司之吏明日㥠發背疽而死其後同僚相繼而死唯行儉獨免）

十一年東寧府千戶崔坦來享王（史臣曰坦背本國附胡元割國之半而據之蔑主之心信然未已其享之也豈眞出於誠邪安知不陰懷睥睨之心而陽爲此區區之禮也哉王何不察待佐譬如腹心甘受其享而不之疑乎）

同知貢舉左承旨崔守璜事佛甚篤當宴賀客略具酒饌不肉而素王旨別監林貞杞遺白粲一舟守璜曰吾於王賜尚不受況民膏乎拒不納貞杞慚怒卽以米舟賂權貴代守璜爲承旨

十二年王欲以叅官授一內官左承旨安戩執不可王强之對曰題品銓注豈臣所堪乞擇賢者代之言甚切王怒起入內戩隨之啓曰臣明當見代其內豎叅官之命乞留之以須後日王已逾閾顧而厲聲曰可左右皆懼戩退徐曰殿下許臣矣遂削去擬牒人皆嘆服

知密直司事郭預如元卒于道年五十五（爲人平淡勁直謙遜樂易雖至貴顯如布衣時善屬文書法瘦勁成一家體當世効之翕然一變其在翰院每雨中跣足持傘獨至龍化池賞蓮後人高其風致多詠其事）

十三年罷僉議府事金周鼎（王宴羣臣周鼎稱觴而退公主呼曰卿子深逼妻自縊父不能懲子耶周鼎跪白曰虎且不食其子公主不悅周鼎退支頤而睡公主使人責曰卿醉耶睡耶周鼎曰臣無睡也公主大怒罷其職）

監試試員林貞杞享王（故事掌試者宴賀賓客凡三日近年先試享王謂之品呈盖以宴品先呈于王也遂爲常例）

全羅道王吉別監權宜以銀四十斤虎皮二十領獻世子世子曰此物皆剝民歛怨非吾所欲遣人悉還其主

知僉議府事朱悅卒諡文節（悅綾城縣人嘗任羅靜二州昇天長興二府皆有聲績及按忠淸慶上全羅威名日振人皆敬畏國有大事擇使命則必首擧性剛直嚴重不與世俯仰疾惡如讐必厲聲大罵嘗以事至相府聽宰相語坐而不伏爲按廉時內寺崔仲卿奉使來以美服誇人悅衣敝衣仲卿而坐捫蝨而談傍若無人仲卿慙赧而退悅有豁達寬厚之量不營家產雖爲達官自奉如寒士文章富贍筆法亦奇悅貌醜鼻如爛橘公主宴羣臣悅起而爲壽公主驚曰何遽令老醜兒近前耶王曰此老貌醜如鬼心淸如水公主敬重擧觴而飮）

十四年禁慶尙道勸農使獻細麻布（先是蔡謨爲勸農使多歛細麻布獻于王又賂左右權貴及李德孫代之稍增其數至是薛永仁又倍其尺數布極細民甚苦之王聞之有是命）

知都僉議司事廉承益免（時洪子藩爲首相趙仁規爲亞相承益次之承益得幸兩宮常居禁中希至都堂一日子藩先出仁規語承益曰國人謂洪公眞宰相謂我爲老譯謂公爲老呪我等不預眞宰相之目雖當勤朝衙夕直耳承益卽日辭免盖仁規以譯語承益以神呪顯云）

世子以各道勸農使聚歛爲事傷民害財白王罷之以按廉使兼其任世子嘗踞內僚元奕膝上奕謂世子曰人主不宜聰察殿下聰明太過宜小寬容世子作色曰汝輩使我癡暗持弄掌上如軟餅乎奕懼（世子時年十四）

賜尹佐宣等及第宰相蔡仁規子禑名居同進士頭王爲禑嫌之（國制科擧之目乙科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三人世以同進士頭宦不達人皆惡之指爲同頭）問於李混加丙科八人置禑其末

林貞杞卒（貞杞雖以科第進然昧於文學嘗掌監試不能命題人笑之爲王旨別監務聚歛媚權貴驟遷擢至是暴卒時有宰相洪休文寘爲尼性喜言人短公主欲問民間事令出入目內公主聞貞杞卒有悽愴色尼在側詐曰貞杞之卒不足惜也以血成身其卒宜速謂割民血以立其身也公主勃然變色）

王及公主選良家美女將獻于帝樞密院副使洪文系女亦在選中圖免未得文系遂剪其女髮公主聞之大怒囚文系痛加酷刑籍其家又囚其女問剪髮之故女曰我自剪之父實不知公主使人以鐵鞭亂捶身無完肌終不伏時宰相及致仕金方慶等詣殿門營救不聽流文系後數日洪子藩更力請命還家產然疾之甚卒以女賜蒙古阿古大

十五年康煦卒王問左右曰莫是燃頭臂以救王疾者歟世子曰人臣事上之道在忠勤盡節燃頭燃臂乃浮屠之事非君子之所爲而媚上敢行非禮雖卒何惜聞者嘆服

李玶暴卒（玶好勇善騎射養鷹遊獵爲事生捕鳥雀去其毛口嚼以飼鷹隼或割生雞留其半而飼之王之好獵皆玶導之）

僉議中贊致仕柳璥卒諡文正（璥文化縣人公權之孫三別抄之亂璥在江華闔門被執不汚賊脫走徒步見王于松京璥有藻鑑論文章先體製後工拙累典禮闈所取皆知名士）

十六年元詔罷東寧府復歸我西北諸城王拜其總管韓愼桂文庇爲大將軍玄元烈爲大僕尹羅公彥李翰爲將軍復置西北諸城守令以將軍鄭復均爲西京留守

前知僉議府事金周鼎卒（周鼎少好學沉厚寡言不妄交遊初調富城尉時北兵大至國家驚擾周鼎備敵撫民威惠並著一方稱之其罷達魯花赤王京留戍軍合浦鎭守軍屯田等軍請赦金方慶皆周鼎策也王益重之東征之役颶風覆舟官軍多溺卒周鼎以計拯溺所活甚衆然爲鷹坊都監使以鷹犬媚主頗張威福）

世子如元謁帝引見便殿問爾讀何書對曰有師儒鄭可臣閔漬從行來宿衛之暇時從質問孝經論語帝大悅試喚可臣來世子引與俱入

賜坐問本國世代相傳之序理亂之迹風俗之宜聽之不倦其後命公卿議征交趾又召與同議二人對稱旨於是授可臣翰林學士瀆直學士後一年帝召見世子于紫檀殿御案前有物大圓小鋭色素而貞高可尺有五寸內可受酒數斗乃摩訶鉢國所獻駱駝鳥卵也命世子觀之仍使可臣賦詩以進（詩曰有卵大如甕中藏不老春願將千歲壽醼及海東人）

十七年元叛賊乃顏餘黨哈丹兵前數年來陷和州登州殺人爲糧得婦女聚屍而脯之始遣萬戶印侯禦之王避兵江都丹兵又踰鐵嶺闌入交州道（交州即今淮陽府）陷楊根攻原州雉嶽城鄉貢進士元冲甲以數十人奮擊却之於是州兵稍集遂與合擊聲振山嶽斬賊帥都剌闊等六十八人射殺者幾半賊鋒挫鋭諸城亦堅守始有輕賊之心於是元遣將軍薛闍干那蠻歹等來助討之與我軍合擊丹兵于燕岐正左山下大敗之伏屍三十餘里賊精騎千餘渡河而遁

金忻韓希愈與元軍復與賊騎戰又大敗之（是戰賊有一勇士射我軍每發輒倒韓希愈持鎗馳馬突入賊陣人馬辟易扼勇士而出斬之揭其首于鎗示之賊皆褫氣大軍合擊敗之哈丹父子潰圍遁去）僉議中贊許珙卒諡文敬（珙孔岩縣人性恭儉不事生産雖至達官食不過一器布被蒲薦處之怡然羣居愼口其少也常率一僕掩骼埋胔殆無虛日見棄屍自負瘞之嘗月夜彈琴隣有處女踰墻而奔珙不敢近諭以禮義其女慙悔而退）

十八年金延壽還自元報世子還期且以世子言白王曰聞歲歉民饑車駕所至供億不貲願上毋出迎境上況父不可謂子屈也王怒曰世子言不當如是（史臣曰世子之失言於王王之加怒於世子實悖於天性以一小釁而嫌隙遽萌明者已知有後日父子相殘之變矣）王以監察御史金有成爲宣諭使置文翰署郭麟爲書狀官護送入元日本人還其國仍致書招諭（帝有詔故也）時書狀闕人人皆以計避麟獨曰事不辭難臣子之義宰相喜遂充書狀婦翁崔謌欲圖免麟奮然曰死一也死國事不猶愈於死妻子手乎乃行（日本嘗憾東征皆拘留不還二人存歿世不得聞）

十九年元洪波豆兒（福源孫）來督造船（復征日本也）望

王宮下馬禮遇宰相甚恭

二十年王在元世祖皇帝崩奠爲之禮哀慕之誠肯致其極見新天子請歸耽羅（曾屬蒙古）帝從之（耽羅雖還我國然貿馬不絕）罷造戰艦（帝崩洪君祥白丞相完顔澤罷東征）

二十一年（元成宗元貞元年）以洪子藩爲僉議令趙仁規爲僉議中贊鄭可臣爲僉議侍郎贊成事金忻知僉議司事金之淑判三司事安珦爲密直司事李混同知三司事洪君祥爲益城侯（洪茶丘常怨本國君祥以爲寧怨承寧公不敢負國爲本國興利除害無不用力故論功褒封）

世子署事于都僉議司（世子南向中贊西向侍郎贊成事以下東向）及入朝于王士庶入擁馬上書訟冤馬不得前（史臣曰世子之於君父侍膳問安之外皆非所預今忠烈除世子爲都僉議使之署事忠宣以世子奏請除臣僚又受冤民訴訟父子胥失之矣卒至忠烈謀欲廢嫡忠宣脅制君父交搆相夷之禍已形於此矣）

監察侍史許有全被讒囚巡馬所將撻于市無敢救者指諭高宗秀乃白王曰監察爲王耳目糾彈百官今以小人之讒撻于市人以上爲何

如主再三譬解得免

二十二年王夜宴香閣見壁上明皇夜宴圖謂左右曰寡人雖君小國遊宴獨不及明皇自是夜以繼日奇技淫巧無所不至

賜閔漬米百碩（王嘗遣內僚高汝舟命漬製詩漬餽汝舟以白酒青瓜汝舟白其清貧故有此賜）

世子尚晉王甘麻剌之女寶塔實憐公主

金元祥朴允材因王幸妓謫仙來製進太平曲得拜官（皆梁川人）

二十三年（元大德元年）公主薨世子自元奔喪殺閹人陶成器等四人又治巫蠱事殺官人無比（即王之幸姬泰山郡人）國人震懾（史臣曰世子席元朝之寵輕視本國其奔母喪略無顔色之戚哭泣之哀遽收王之宦寺與寵姬斬之父子相猜終至竄逐爲天下笑者豈非不知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之禮而然乎）

二十四年元遣咸寧侯王維詔王傳位於世子封王爲逸壽王世子謜即位

以慶尙全羅忠淸地大事劇置按廉使副（按廉之有使副始此）

王下書徵前司諫李承休（時承休隱居三陟縣龍溪別業）罷政房以翰林院主選法（令學士崔昷等四人及承旨金承掌銓選）僉議中賛鄭可臣卒謚文靖（可臣羅州人性正直端嚴諳練典故題品銓衡皆當物議一時辭命多出其手及爲冢宰人想望太平至是卒或曰太上王之遜位也可臣製表有人言表中語有非太上王意者若詰其由撰表者豈得逭責可臣憂懼飲藥死）

密直司使安戩卒（戩久典銓選守正不阿時稱鐵餅）

元遣孛魯兀來趣國王公主入朝王餞于金郊酒酣孛魯兀以帝命取國王印授逸壽王逸壽

王幸壽寧宮受詔詔曰聞謜莅政以來頗涉專擅處决失宜衆心疑懼盖以年少無所經練故然耳今使卿依前統理國政且召謜入侍闕庭使之明習于事謜入元帝使丞相召問扈從安珦曰汝王何不近公主耶珦對曰閨閫之間非外臣所知丞相以奏帝曰此人可謂知大體不復問

閹人黃石良夤緣用事譖左司諫秋適將囚巡馬所（闕內獄）押者欲由徑行適不肯曰凡有罪者皆歸有司未有枷鎖王所者吾當行官道使國人知何必效婦兒掩面委巷乎

王幸壽康宮倖臣吳祁金元祥內僚石天補天卿等選中外官妓官婢巫女有姿色善歌舞者籍置宮中於管絃坊大樂才人外別作一隊衣羅綺戴馬尾笠稱爲男粧教以新聲各私名妓日夜歌舞無復君臣之禮（其歌云三藏寺裏點燈去有社主兮執吾手倘此言兮出寺外謂上座兮是汝語又云有蛇合龍尾聞過太山岑萬人各一語斟酌在兩心）

二十五年上洛公金方慶卒（方慶安東人新羅敬順王遠孫姙有娠屢夢餐雲霞及生養於祖敏成家小有嗔恚必卧啼街衢牛馬爲之避性忠直信厚嚴毅寡言器宇寬弘不拘小節多識典故能斷事檢身勤儉不遺故舊雖致仕閑居憂國如家國有大議必咨之年八十九頭髮不白氣骨異常能寒暑無疾翛然而逝時用事者惡方慶遂沮禮葬後謚忠烈）

閭里吉思欲革本國奴婢之法王上表請止（其表畧曰我始祖垂訓後嗣云賤類其種有別若許從良必通仕路謀亂國家由是小邦之法於其八世戶籍不干賤類然後乃得筮仕凡爲賤類父若母一賤則賤雖本主放許爲良其所生子孫却還爲賤又其本主絕嗣亦屬同宗所以然者不欲使從良也）

二十七年併省內外官其官名有同上國者悉改之又以芝黃代赭袍紅傘代黃傘除蹈舞警蹕之禮（皆從元命也）

以金貂爲忠清道按廉使（先是朱悅子印遠爲慶尚按廉貢二十升黃麻布又惡聞鳥鵲聲令人嚇以弓矢一聞其聲即徵銀瓶民甚苦之王欲罷其職以貂代宰相曰貂曾爲龍山別監侵於百姓又爲安東判官坐贓流以貂代印遠猶以暴易暴王不聽印遠仍舊不罷貂出按忠清）

僉議中贊致仕崔守璜卒（守璜性正直勤儉家貧不能衣食恬不爲意初以國學學諭兼都兵馬錄事一日以公事歷詣諸相家署案有一相不冠與客坐守璜抱案而進既又退跪其相屢使之前守璜若進而不進者良久其相乃悟起入冠而出其執禮不苟如此）

二十八年僉議中贊薛公儉卒（公儉性廉謹好禮六品官有父母喪不論知否必素服往弔蔡洪哲嘗問疾入臥內見布被莞席蕭然若僧居出而嘆曰自吾輩而望公所謂壤蟲之與黃鶴）

二十九年洪子藩元冲甲等與諸宰相率三軍圍王宮執吳祁送于元鄭瑎曰退一奸臣不過一武夫力耳何至用兵不聽元杖流祁及石天補于安西（初祁以讒佞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良人皆切齒言于帖木兒不花不聽而還同行元使李學士者於都亭唱一句曰白酒紅人面囑安珦和之珦遲留李自和曰黃金黑吏心蓋諷帖木兒不花受祁賂緩其罪也）

王如元至西京帝不許入朝乃還蓋欲入朝沮前王還國且請以前王公主改嫁王姪瑞興侯琠也（史臣曰忠宣公主之琴瑟不調人所難言也忠烈信用憸小讒構離間之言不念幹蠱之重既阻忠宣還國欲以其婦嫁與同姓之親綱常天理於是大毀矣）

三十年僉議中贊成事伍允孚卒（允孚世爲太史局官精于占候又善卜筮無不驗中性切直寡言頗以國事爲己憂每因災異推之於時政得失郎入諫不聽涕泣固爭期於必從嘗告朝太祖眞殿既奠且拜泣曰太祖太祖若之國事非矣因嗚咽不自勝其誠懇類如此嘗自圖天文以獻日者傳法焉）

置國學贍學錢（初贊成事安珦憂庠序大毀儒學日衰議兩府令六品以上各出銀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歸之養賢庫存本取息永爲教養之資王聞之亦出內庫錢穀以助之珦又以餘貲附博士金文鼎赴燕畫先聖及七十子之像又購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請以李惟李瑱爲經史教授都監使於是橫經受業者以數百數）

三十一年達魯花赤忽憐卒（忽憐疾篤有爲之進藥者忽憐曰汝國奸臣執命父子相圖故帝遣我來監我若飲藥死其得無後言乎况死生有命良藥奚爲竟不飲而卒）

王召僧紹瓊于宮中與淑昌院妃受菩薩戒韓

希愈崔崇諫之不聽

三十二年僉議中贊韓希愈卒（希愈性樸素谿達善射御有膽力從金方慶討珍島耽羅日本皆有功家無蓄積屢丐貸於人嘗從王出田每射輒中王賜馬亦不畜輒以與人其平居治弓矢繕甲冑若臨戰陣年雖老每月夜操長槍且走且跳曰吾力尚可用也）

僉議中贊致仕安珦卒諡文成（珦興州人莊重安詳在相府能謀善斷同列但順承惟謹不敢爭嘗以養育人材興復斯文爲己任且有鑑識初見金怡白元恒曰後必貴又李齊賢李異少俱有名召令賦詩觀之曰齊賢必貴且壽異則不年矣後皆驗晚年嘗掛晦菴先生眞以致景慕之意遂號晦軒其文章亦清勁可觀及葬七館十二徒皆素

服祭於路）

慶興君洪子藩卒於元（子藩僕射瓘之後性敏達魁梧俊偉材幹絕人三爲首相議論持正有大臣風度至是入朝謁丞相具言王惟紹廢嫡之謀且欲奉二王東還未就而卒先喪母事父孝雖迫於官事不廢定省性又好潔每更衣必盥手日沐浴夜必具衣冠拜天諡忠正）

王如元欲與前王俱東還王惟紹宋邦英韓愼等讒搆兩宮謀廢嫡以瑞興侯琠尚前王公主爲嗣洪子藩崔有渰等力言其非

三十三年元成宗崩前王與皇姪愛育黎拔力八達太子及右丞相答剌罕等定策迎立懷寧王海山爲帝奉太子旨捕王惟紹等囚之遷王於慶壽寺（初王同在前王邸）王所任事者悉罷之卽以從臣權漢功主選法除拜所親信者王拱手行印而國政盡歸於前王乃誅瑞興侯琠及王惟紹宋邦英韓愼宋璘宋義崔涓籍其家以韓希愈生時畧無規諫竄其子儉于嘉州復吏役（希愈本嘉州吏也○史臣曰王惟紹等離間父子之罪固所當誅然豈無自而然耶忠宣以父王近臣殺父王嬖妾又各樹黨援自相傾軋至於逼遷父子之變於斯極矣忠宣不能改行自新移

怒於父王左右而盡誅之是可忍乎哉）

直史館尹頎以前王命奉所撰先代實錄如元（史臣曰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未聞有出之邦域之外者何忠宣之不思也）

元遣王還國因署行省

三十四年王薨於神孝寺遺教機務委付瀋陽

王王嘗與金坵李松縉等唱和有龍樓集（史臣曰忠敬之世內則權臣擅政外則强敵來侵禍變極矣一朝誅戮權臣歸附上國天子嘉之釐降公主每朝京師數奏東方之弊召還官軍宋民以安柰何驕心遽生耽于遊田廣置鷹坊使惡小李貞輩侵暴州郡溺於宴樂唱和龍樓使僧祖英等眤近左右及其晚年過聽左右之譖至欲

（廢適而立姪其在東宮雖曰明習典故讀書知大義果何用哉）前王自元來詣殯殿入哭設奠壽寧宮受羣臣朝賀禮未畢大雷電雨雹

王幸許琮家納故平陽公昡妻許氏又幸金文衍家烝淑昌院妃（妃文衍妹也）時獨監察糾正禹倬白衣持斧束藳上書敢諫近臣展疏不敢讀倬厲聲曰卿爲近臣未能格非而逢惡至此卿知其罪耶左右震慄王有慚色然未幾封妃爲淑妃

禁外從兄弟通婚（高麗自國初宮闈不避五服之婚國人效之）

忠宣王（諱謜改璋字仲昂蒙古諱益智禮普化忠烈長子母元世祖女大長公主）

元年（元至大三年）初立榷鹽法（王欲備國用公私各處鹽盆盡令入官估價銀一斤六十四碩銀一兩四碩布一疋二碩令用鹽者皆就義鹽倉和買若私置鹽盆及私相貿易者嚴行治罪又發民爲鹽戶民甚苦之歲入諸道鹽價布四萬疋）

元太后幸五臺山王扈從（時王在元）

上洛公金忻卒（忻方慶子性豁達慈惠愛人尤恤親戚之窮者）

王命致仕密直副使吳良遇撰上昇王請謚表仍令自今給以見官之俸表箋製撰一切委之

二年王在元凡國事傳旨而已欲傳位世子鑑爲從臣所沮乃止未幾殺世子（史臣曰忠宣自入元朝信讒近佞左右前後罔非憸壬小人侍從羈縶無非兇悍健兒朝夕虞惣王與上王父子之間讒隙已成安知王與世子讒亦行必置之死地而後已耶）

王表請元追王祖曰忠敬考曰忠烈始改宗爲王（畏元威也）

以贊成事柳清臣爲僉議政丞（先是崔有渰年高故令五月一至都堂議軍國大事清臣理細務至是遂以清臣代有渰）

以式目都監掌邦國重事僉議政丞判三司使（三司郎令戶曹掌錢穀）密直使密直司（密直掌兵務）陞二品與僉議府（僉議府郎今議政府）同稱兩府又改諸司及州郡號

以入元宦者李大順等十六人同日封爲君（安平公主嘗獻本國閹寺數人於世祖頗得親寵至有奉制來東復其家官其族於是父兄爭相宦其子弟又有强暴者小有憤怨輒自割勢故不數十年刀鋸者甚多成宗皇帝以來閹人用事至官大司徒者王在京師出入三宮與此輩親狎故並封之）

僉議中贊金之淑卒（之淑性廉潔剛正三別抄之亂陷賊不汚及卒二女以家貧未嫁爲尼）

三年權晅性耿介不苟合嘗有遁世之志父韙强留之爲四州（禮昇孟价）副使皆以廉能精明稱又爲東都留守撤甲坊（前此作一庫賦民綾羅貯之名甲坊以充貢獻留守私其贏餘晅撤去之）後爲僉議贊成事然信浮屠斷葷肉自號夢庵居士一夕遁入禪興社剃髮其子溥馳往大哭晅曰汝復鬚髮我耶竟不聽至是卒

四年（元仁宗皇慶元年）齊安大君淑卒（淑爲人廉正諳練典故國人稱爲宗室之賢）密直司使李思溫等以王父留元實由權漢功崔誠之父掌銓選利其賄賂勸王不歸

乃請徽政使失列門（人名）矯大后制下漢功等獄王怒白太后釋之流思溫等于臨洮

僉議政丞李混卒（混性寬厚與鄭瑎尹琁在政房相推致一日相語以所失混謂瑎曰人謂君巧謂琁曰人謂君好自尊瑎乃謂現曰人謂君不廉然乎現久掌選性且不廉故家稍富務爲疎散喜賓客好琴棋嘗迄寧海得海浮查製爲舞鼓至今傳于樂府）

憲府囚妖僧曉可（曉可嘗持蜜水米屑示人以爲甘露舍利皆吾身所出人莫知其詐至有飮且藏者又得一窟可容身者積薪其上而登之謂其徒曰吾欲茶毗後七日當化爲法身遂爇薪煙焰四起乃自薪中入窟食柹栗至期撥灰而出憲司覺其詐按問遂服至是又以罪囚）

五年元欲王歸國王請帝傳位于長子江陵大君燾又以侄延安君暠爲世子（暠卽王異母兄江陽公滋子也王愛撫如子）欲仍留朝廷不聽遂與王及公主還稱上王（史臣曰忠宣以侄暠爲世子父子兄弟卒構猜嫌其禍至于數世而未弭貽謀之不臧如此吐蕃之竄非不幸也）

忠肅王（諱燾字宜孝忠宣王第二子母蒙古女也速眞）

元年（元延祐元年）上王自記其德十餘條密下式目都監令上箋陳賀（史臣曰忠宣以聰明强記之資用之于不善處身接物無一可稱乃欲求譽于上國自記其德密令臣下上箋陳賀其所記之德不知何德也靈殿之營

先揚父惡謂之德可乎轉輸燕京財殫力痛謂之德可乎以謂孝則失父子之親以爲仁則殺無罪之子常在元朝不親國政則無克勤之德也重營一宮私占食邑則無克儉之德也飯佛點燈萬僧之會糜費鉅萬謂無一日之遊絲毫之費可乎）

元命上王留京師上王構萬卷堂于燕邸召李齊賢充府中迎致文儒閻復姚燧趙孟頫虞集等與之從遊以考究書史自娛（時有鮮卑僧以帝師八思巴製蒙古字有功請天下立祠比孔子王曰孔子百王之師祀以德不以功製字之功何可比哉聞者偉之元朝科擧久廢王以姚燧之言白帝許之及李孟爲相行之王嘗問齊賢曰近來我國學者皆從釋子學章句何耶對曰庚癸之亂文士逃竄窮山蛻冠帶而蒙伽梨以終餘年其文

（治稍復學者無所於學有志之士皆從此輩學從釋氏學其源始此）遣權漢功如元賀始行科舉

二年改東堂爲應舉試

三年上王奏請傳瀋王（元嘗封王爲瀋王）位于世子暠自稱太尉王帝授暠開府儀同三司瀋王令尚梁王女

潘氏弑其夫上王赦之（潘尚書永源之女其夫李揖爲黃州牧使潘氏與衛引金南發通遂弑之）

四年王微行幸妓萬年歡家

王畋于西海道

僉議政丞閔漬撰進本朝編年綱目上起國初下訖高宗書凡四十二（漬稍有文藻而心術不正不知性理之學其論昭穆至以朱子之議爲非）

設九齋朔試（時監試廢已久始以朔試代之）

五年王及公主宴於延慶宮還途記姚安道所賦唐玄宗打毬圖詩吟詠者久之（詩曰金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沉醉打毬回九齡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來）

罷州郡事審官（事審官之設本爲宗主人民甄別流品均平賦役表正風俗而廣占公田多匿民戶擅作威福有害于鄉無補于國乃罷之民甚悅未幾權豪復自爲之害甚于前）

置辨達都監大索豪勢所占田民還其主中外大悅獨豪勢患之訴上王罷之（後王復置之）

以安震權適之後始登制科自檢閱擢拜藝文應教

六年上王請於帝降御香南遊江浙至寶陀山而還（時權漢功李齊賢等從行命記所歷山川勝景爲行錄一卷）

以文成公安珦從祀文廟

七年上王知時事將變欲避患（時仁宗皇帝崩）復請帝降香江南行至金山寺（在潤州）帝遣使急召令騎士擁逼以北侍從臣僚恐王不免皆奔竄或有仰藥者上王還大都帝託以學佛經爲名祝髮流於吐蕃朴仁幹等十八人從（伯顏禿古思本國人也自宮爲閹入元事仁宗皇帝藩邸佞險多不法上王深疾之白太后以所奪土田臧獲悉還其主又以無禮杖之故仁宗崩後太后無權讒訴不已禍幾不測賴丞相拜住營救得免至吐蕃李齊賢等獻書中書省請還帝命量移未幾帝見弑晉王卽位召還）

改朔試爲舉子試

復置政房

八年（元英宗至治元年）下權漢功蔡洪哲等于巡軍獄（漢功自厠賓逃還見捕）籍其家杖流遠島李瑱（齊賢父）出餞

漢功曰天地雖廣大一身藏處難瑱曰厠賓好

漢功大慙（漢功等扈從上王在元招排納賂親戚故舊濫授朱紫王頗懷不平及上王被流王命吳潛金千寶等鞫之自西幸以後宦官左右謀收上王之政放逐舊臣無虛日倉庫俱竭全英甫弟僧山杻及無佛奴等附伯顏禿古思蜂起煽亂）

王被詔入元（內竪大護軍朴仁平以姦巧得幸潛結曹頔頔養子宦者楊安吉時在帝側用事其妹適人已久安吉黜其夫以嫁仁平至是仁平先至瀋王所與頔安吉相爲唇

齒潛背王反以國家陰事訴瀋王誘引清臣潛與之比趙璉趙延壽金元祥等陰附之時人目仁平人猫）寓伯顏禿古思家帝聽瀋王譖收印章（史臣許應麟曰忠宣王嫉惡如讐而閹人伯顏禿古思以其姦險見惡誣譖於英宗皇帝竄王吐蕃在忠肅義不共戴天也其入朝也既不能自于天子正其吠主之罪乃反寓其家王以其族免隸爲良獨何心哉）

鷹揚軍上護軍元冲甲卒（冲甲爲人短小精悍眼有電光臨難忘身後以擊走哈丹賜功臣號）

蔡河中（洪哲子）偕元使來詐傳帝以瀋王暠爲國王又謂辨違都監官曰從汝惡王命奪我父田民斷與人耶（史臣曰河中謀立瀋王爲日已久今矯帝命稱暠爲王以惑羣心尋復如元凡所以陷王者無所不至而至稱其王爲惡王是不可出諸臣子之口矣）

九年宿直副使裴廷芝卒（廷芝嘗從印侯討哈丹于燕岐流矢貫輔車裏瘡復戰俘馘甚衆以功拜中郎將忠宣王設典農司有備倉以廷芝幹其事以非罪在縲紲其子天慶請以身代不聽遂父子俱竄及還閉門謝病日以琴棋自娛口不言利）

僉議贊成事趙璉卒（時王在元璉權攝省事元使絡繹率使氣逞暴璉善辭以對怒輒解及卒國人皆泣然貳于瀋王臣節不完）

權漢功蔡洪哲李光逢等怨王之杖流乃邀驪興君閔漬等欲請立瀋王會百官上書中書省

執義尹宣佐曰臣而訴君狗吠不爲唾之而去

贊成事閔宗儒亦以爲非彥陽君金倫不署名

臺諫史翰皆不署名議郎趙湜賫書呈中書省及翰院並不受（史臣曰漢功小人得罪于王因王蹉跌謀欲陷王于不測之地首唱邪謀天人之所共憤者也是故今日會議而天大雨雹明日會議而天又震雷雨雹天之震怒于上者可知矣及書之上也中書翰林皆不受其不爲天下公論所容者亦可知矣漢功之罪於是而通乎天地矣）

十年上王自吐蕃還大都（李齊賢崔誠之上書丞相拜住量移朶思麻之地又御史大夫鐵失弒英宗皇帝皇叔晉王即帝位召還都

元議立行省于本國尋罷之（初吳潛柳清臣謀立瀋王暠會英宗崩泰定帝登極清臣等未遂其謀上書請立行省罷國号比內地時元前通事舍人王觀及本國人崔誠之李齊賢等交相上書都堂議遂寢）

十一年（元泰定帝元年）元勑王還國復賜印章

曹頔蔡河中等又令留元無賴子弟二千餘人連名呈省訴王不已

僉議贊成事致仕閔宗儒卒（宗儒天資莊重風度秀朗明識典故優于吏幹不妄交游篤于宗族未嘗干謁退公便杜門謝客晚年喜絲竹廣植花木以聲妓自娛）

十二年化平府使李晟卒（晟弱冠登第窮討墳典若將終身年五十九拜左思補棄官歸田上王在燕邸聞其名拜內書舍人累遷至成均祭酒所至學者如雲又謂之五經笥）

崔有渰還自元時朝廷欲立省我國革世祿奴婢之法有渰詣中書省力言請因舊制從之及還國人舉手加額泣曰存我三韓者崔侍中也（時有渰年八十六）

王及公主至自元上王薨于元王煦等奉梓宮還百官玄冠素服郊迎

延興君朴全之卒（少以衣冠子弟入元與中原名士商確古今如指諸掌忠宣世子時以全之爲傳性慈厚仁愛通經史究術數瀋王之黨誣王罪上書都堂也逼以署名全之曰狗奴敢汚我耶遂遣其子瑗聞于王所及王復位拜瑗代言起全之視事以老固辭乃授僉議政丞致仕）

嬖人王三錫見寵于王賣官鬻獄其妹夫張世奪人馬憲府捕繫治之三錫以杖擊持平金開物擅釋世

以李齊賢爲政堂文學

十四年僉議中贊金怡卒諡匡定（怡春陽縣人初名之琁改廷美忠宣賜今名嘗調長興府時哈丹入寇國家禁民出耕怡以爲耕種有時况天兵制此小寇猶机上肉何至邊郡不從賊果到燕岐而滅府獨大熟遠近賴之又忠烈在元欲廢忠宣立瑞興侯琠二王之臣角立怡密取忠宣受封詔册潛帶腰間以他紙納忠宣匣中居數日果爲奸人所竊羣小計垂成怡乃出所佩册命驗之事遂寢）

王欲請元禪位于瀋王暠以表授代言韓宗愈趣令印之宗愈不從固諫不得命乃退托以墜馬與李兆年謀諸宰相執奸臣斥之事竟不行

十五年柳清臣吳潛等詣中書省誣訴王盲聾瘖啞帝遣平章政事買驢來問王對辨如常禮

容嚴肅言詞有序買驢乃曰向者之訴誣也前到淹留使臣並督令還歸即去王饋金銀綾羅苧布皆不受

胡僧指空設戒於延福亭士女奔走以聽（雞林司錄李光順亦受無生戒令州民祭城隍不得用肉禁甚嚴州人一日盡殺其豚）

定銀瓶價（資膳司言銀瓶之價日賤自今上品瓶折賓布十四匹貼瓶折布八九匹違者科罪從之）

十六年盜發馬韓祖虎康王陵（時賊捕繫典法司未幾逸政丞鄭方吉欲劾法官贊成事林仲沇沮之方吉曰囚知發冢人多金仲沇大慚）

柳淸臣死于元（淸臣與吳潛從王如元背王附瀋王誣訴王盲聾暗啞及王即位二人懼罪留燕九年而死淸臣本高伊部曲人時有猫部曲人仕朝國亡之讖俗稱猫曰高伊）

黑册政事（元使完者族黨在本國王欲官之命高用賢等掌銓注用賢等因此多自擅除及批下用事者塗抹竄定朱與墨至不可辨故時人謂之黑册）

十七年（元至順元年）元策世子禎爲國王遣七十堅（使臣名）來取國王印使王（忠惠）尚關西王焦八女（是爲德寧公主）

置知印房

王委機務於嬖臣裴佺朱柱日與內竪爲角力戲起居注李湛曰君擧不可不愼左右書之王曰書者誰耶湛曰史臣之職也王曰書我過失者書生也（王本不好儒由是益惡之）

光陽君崔誠之卒（誠之從忠宣在元定內亂立武宗常在左右多所贊襄又精於數學得授時曆法傳于東方及暠黨疏列國家事將訴中書省厲聲却之不署名）

檢校政丞金台鉉卒諡文正（台鉉性廉正言動循禮晝不卧晷不祖事母孝睦親姻無妄交事三朝進退以義裁決精敏通究歷代典故少時受業先進門先進奇愛之屢引入內饗之其家有女新寡稍解詩一日忽投詩窻隙而挑之自此不往）

始令擧子誦律詩四韻一百首通小學五聲字韻乃許赴試

忠惠王（諱禎肅王長子母明德太后洪氏）

元年（元至順二年）太寧府院君崔有渰卒（有渰平章滋之子性恬退不求名譽故久從仕宦十年不遷時論惜之忠烈聞其名久及即位除監察雜端自是歷仕四朝爲國元老諡忠憲）

忠肅王

後元年（元至順三年）

上王復位

二年（元順帝元統元年）李穀應舉于元中制科第二甲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

四年元罷求童女（時本國典儀付令李穀在元言於御史台代作疏請罷帝納之）

六年（元順帝至元三年）贊成事元忠卒（忠性端慤雖不學善處事王之見留于元侍從大臣皆携貳忠獨終始一節）

元勑本國人不得藏軍器除官員存留馬匹外盡行拘刷百官皆不視事征東省據世祖不改土風之詔奏于帝帝從之

七年有黃守者世居平壤父母年俱七十餘有弟妹五人同爨而食具甘旨先奉父母日三退而共食二十餘年子孫服習無小怠贊成姜融親訪其第具狀以聞

八年王燾遺命前王襲位（史臣曰自烈宣肅惠世歷四代父子相夷至與之訟于天子之庭貽笑天下後世孝爲百行之先而政事之本也本旣失焉他無足觀者）

前王私置寶興庫

前王烝其舅洪戎繼室黃氏又烝庶母壽妃權氏及慶華公主（若聞人妻妾有姿色則無問親戚貴賤或至其第烝之）

曹頔反舉兵圍王宮兵敗伏誅（頔與洪彬等聲言逐去前王羣小而陰爲瀋王地取國印置于永安宮乃曰我爲政丞見荒淫無道若不聞于朝廷罪在我身舉兵圍前王宮射王中臂未幾頔兵爲前王先鋒所敗頔被誅于是下其党巡軍獄治之金倫獨曰此輩註誤于頔指嗾何足責哉遂弛刑諸囚感悅首惡無隱）

忠惠王

後元年（元至元六年）順天君蔡洪哲卒（爲人精巧于文章技藝皆盡其能尤好釋教嘗棄官閑居十四年以浮屠禪旨琴書自和爲日用忠宣王素知其名召用之遂至爲相性貪婪喜營私多取民田以致鉅富於第北構旃檀園食禪僧又施藥人多賴之又于第南作中和堂邀國老八人爲耆英會作紫霞洞新曲令樂府有譜）

元執前王囚于刑部使五府（中書樞密御史翰林宗正）雜問之曹頔之黨多利口金倫折以片言辭語簡直五府官改容目之時丞相伯顏蓄宿憾故使王與頔黨辨李兆年慷慨發憤謂李齊賢曰吾欲面訴丞相前其意可回然列戟守門莫叫其閽幸其出田城南吾當上書道左碎首馬蹄之下死明吾君吾子其把筆書吾書夜起沐浴雞鳴將行伯顏適敗未果然聞者悚然脫脫奏帝釋王復位王還國以兆年爲正堂文學

元封本國女奇氏爲第二皇后（后幸州人總郎子敖之女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軾轍輪轅皆后兄）

檢校成均大司成崔瀣卒（瀣致遠之後平生不治家人生業自號拙翁爲文章不資師友超然自得務合于古人至論同異雖老師宿儒必詰而折之性亢少許可人不苟合於俗排斥異端喜說人善惡故輒坐輒斥卒無子家甚貧朋友致賻乃克葬）

二年（元至正元年）

王聞權漢功貳室康氏有姿色納之宮中（護軍朴伊剌赤承命取康氏時先奸之事覺王怒皆撲殺之）

以李凌幹爲政丞

星山君李兆年見王步行彈雀於松崗指斥切諫且諫林信之事（商人林信以賣砂器爲業王納其女有寵封爲翁主時稱砂器翁主信恃勢毆奇輪王以信爲是兆年亦諫之）王盛怒不納兆年歸第嘆曰王年方強而肆於欲吾既老矣而又無助不去必及于禍且數諫而不納責有所歸非臣之所以愛主也不如去之遂還鄉終身不出（兆年京山府吏長庚子短小精悍力學能文少懷志節堅確敢言以嚴見憚每入見王聞履聲曰兆年來矣屏左右整容以俟所歷多聲績及退居鄉里不交人間事謚文烈）

成均祭酒禹倬卒（倬丹山人）倬登科調寧海司錄毀八鈴祠（郡有妖神人名八鈴民惑靈怪奉祀甚瀆）碎其神而沉于海淫祀遂絕後退老于福州之禮安縣忠肅王嘉其忠義再召不起倬通經史尤深于易學卜筮無不中程傳初來東方無能知者倬乃閉門月餘叅究乃解教授生徒義理之學始行矣卒年八十一

四年罷習射場屬東西大悲院（時僧蠶仙勸王創院城外聚城中病人救藥贍衣食王問蠶仙長生訣對曰人有定分無過限之理但不可爲惡以促之）

初徵職稅（六品以上布百五十四匹七品以下百匹散職十五匹閒令下或挈家登山或乘舟而逋民甚怨之時慶尚道有一散員同正貧甚盡賣家產不充其額其女斷髮貿布以納父及女縊死初嬖人寗夫金承命往江陵道索人參參貴不多得懼罪擅徵職稅還說王曰見有職者退居鄉里病民頗衆故爲徵其職稅藏諸州郡以待上命非獨江陵五道皆然王納之代言閔漬勸之於是分遣徵之）東界存撫使崔昌義力言其弊罷之未幾復之

評理致仕尹宣佐卒（宣佐生而穎異七歲能屬文未嘗戲謔歌舞愼交游重然諾閑居嘗若對賓唯以經史自娛）

元遣乃住朶赤等詐索鞍轎且頒赦詔高龍普勸王出迎王率百官郊迎聽詔征東省乃住等

蹴王縛之使者皆拔劒執侍從羣小百官皆走匿金永煦等中槊亦有被殺者辛裔伏兵禦外以助之乃仕等卽掖王載一馬馳去王悶甚索酒有一嫗獻之王至肅州索衾于州守安鈞鈞不獻訴于朶赤朶赤曰汝王怕與索衾汝不與於人臣之義何乃以鐵尺擊之垂死（史臣元松壽曰王雖內荒乃其主也朶赤小人旣不足論辛裔儒者何至此耶）彥陽君金倫家居聞王被執乃以陳乞朝廷之意言於蔡河中會議宰相國老于旻天寺醴泉

君權漢功曰今王無道天子誅之何得而救乎諸相皆以爲不可救倫厲聲曰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當盡其恩義耳其父被罪爲其子者忍不救乎今之呈省雖不得蒙命然救其主而得罪吾未聞也金永旽亦曰君辱臣死宜矣一座皆然之遂決上書令金海君李齊賢草其書（後宰相等會百官國老于旻天寺欲署名國老多不至事竟未就）元以檻車流王于揭陽縣無一人從行（揭陽在南方距燕京二萬余里）

五年王未至配所薨于岳陽縣（或云遇鴆或云食橘而殂初宮中及道路歌曰阿也麻古之那從今去幾時來至是人解之曰岳陽亡故之難今日去何時還）王性豪俠好騎射（王在元太保伯顏稱之曰潑皮潑皮者豪俠之稱）喜營財利荒淫無度羣小得志忠直見斥一有直言輒見誅戮內則見責於父上則得罪於天子雖有李兆年之切諫韓宗愈之忠直亦不能容卒至於禍（史臣曰烈宣肅惠相繼尙主憑仗甥舅之親在元日多在國日少自置東省政教號令皆出于元羣不逞之徒因緣盤結往復偵譖子訴其父臣訴其君子立則父廢父立則子廢置新君者吠舊主背本國者喜生事無復有君臣父子之分爽考其行忠烈忠肅之驕溢荒怠莫能相尙忠宣忠惠之淫縱穢褻瀆亂于常吐蕃之流揭陽之竄皆自取也尙誰咎

哉）

元子昕在元年甫八歲天性聰慧帝命襲位王下教國內臣僚一革弊政以韓宗愈爲左政丞李齊賢判三司使金倫朴忠佐（忠佐性溫厚儉約雖爲卿相居室衣服如布衣時好讀易老而不輟）贊成事

王欲覩杜詩韓宗愈曰抽黃對白無補於政托以無竟不進（史臣曰宗愈歷事四朝當烈宣肅惠多事之時事不辭難精忠大節有大過人者今輔幼主亦得大臣體其賢矣哉）

罷內乘鷹坊其所隸土田奴婢各還本處

置書筵官分爲四番更日侍讀直提學李仁復貌嚴辭氣簡重每進講王謂左右曰吾見李公不覺竦然安震言於王曰臣等備員兩府不可竟日侍講宜擇端士以備顧問春秋修撰元松壽藝文檢閱許湜其人也判三司李齊賢又言之王從之

改定科舉法（初場試六經義四書疑中場古賦終場策問）

僉議參理羅益禧卒（益禧性耿介慕節義恥與人爭其母分財別遺臧獲辭曰以一男居五女間烏忍苟得其贏以累鳲鳩之仁毋義而許之忠宣好立新法多所封駁

以錦城君閒居每念生民休戚人材用捨負手戛鼻獨行園庭若有隱憂至是復入政府未幾卒諡良節）

罷政房歸之典理軍簿

京畿祿科田爲權貴所奪者悉還其主

忠穆王（諱昕忠惠長子母德寧公主）

元年（元順帝至正五年）復置政房

左司議評理鄭誧卒于元（誧好學善屬文忠惠朝爲左司議多所封駁執政惡之出守蔚州雖在謫中吟嘯自若慨然有遊宦上國之志遂如元謁丞相將薦之天子會病卒）

濳王暠卒

王煦罷（煦罷政房復科田故爲貪姦所惡而罷時人觖望）

二年王以閔漬所撰編年綱目多闕漏乃命李齊賢安軸李穀安震李仁復等更撰進

三年置整治都監以王煦金永旽及安軸金光轍爲判事以治豪勢奇皇后族親奇三萬奇柱等倚勢肆虐恣行並下獄杖之三萬死于獄其妻訴于元元遣使下整治官白文寶田祿生等十餘人于獄杖之

參理安子由攝事大廟憪牛之死不殺牲監察司請免其官王不聽（史臣金仲鍊曰梁武惑浮屠果報之說以麪代犧牲卒致臺城之餓今子由奉君命祭大室擅不血薦其罪當誅王乃以姑息之仁不聽憲司之請其享年不永宜矣）

彥陽府院君金倫卒諡貞烈（倫嘗爲辨正都監官發奸擿伏如神鎭合浦卒乘精鍊號令嚴明喜觀書多諳典故人有問者響應無疑）

興寧君安軸卒諡文貞（軸力學工文時忠肅王被留于元四年軸謂同志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乃上書訟王無他軸處心公正持家勤儉嘗曰吾平生無可稱四爲士師凡民之屈抑爲奴者必理而良之）

四年王薨時辛裔田淑蒙等相繼用事代言鄭
四度依阿進用久在政房中外輻湊時人目裔
曰辛王貝母后盛年居中康允中裴佺出入得
幸秉政權作威福王煦金永旽奉帝命欲整理
舊弊卒爲允忠輩所陷

忠定王（諱眂忠惠王庶子母禧妃尹氏）

元年（元至正元年）元命忠惠王子眂入朝仍令嗣王
位

王命鐵城君李君侅（即學嵒）斷聽國務

政丞王煦還自元道卒（忠宣愛煦爲子及寵于吐蕃煦欲以身代及薨每月朔望祭陵下至沒身剛正莊重平生不妄語稍讀書通大義再爲相以興利除害爲心及卒驛吏望柩號泣迎入祭之如父母謚正獻）

流前密直金敬直于島貶前密直李承老爲宣
州勾當前代言尹澤爲光陽監務（初忠肅在燕邸澤上謁一見器重因有托孤之語意在江陵大君祺後忠肅寢疾復以燕邸所語語澤故澤於祺素歸心遂與承老以民望歸于祺乃獻書中書省言本國兄弟叔姪相繼之故幼君不堪保護之狀王恨之及嗣位有是命敬直亦嘗毁王故及）

咸陽府院君朴忠佐卒（忠佐性溫厚儉約雖爲卿相居室衣服如布衣時讀易老而不輟）

罷整治都監

權漢功死

漢陽府院君韓宗愈致仕（時權倖用事宗愈退居其鄉非有事未嘗至京師）

二年倭寇固城巨濟等處合浦萬戶崔禪等擊
却之（倭寇始此此後年年寇竊不絶）

二年贊成事李穀卒謚文孝（穀韓山吏早喪父事母孝性端嚴剛直與中朝文士交游所造者深爲文章典雅高古）

初命文武兩選各分于吏兵曹（三司使金光載白王罷政房復舊制）

元以江陵大君祺爲王（祺忠惠王母弟時在元）遣使封倉
庫收國璽以歸前王遜于江華一年遇鴆薨（王初遜時唯韓修等二人從行供膳不充往來又絶憂愁號泣及訃至都人莫不流涕王狂悖嘗與近侍相戲謔或有近女色而行者便生妬心雖宰相至見撞擊往往以鐵椎擊人幾死○史臣曰史書遇鴆而不言鴆者之名然既書前王遜于江華繼書遇鴆而薨此事以觀恭愍不得辭簒弑之罪矣）

德興君塔思帖木兒奔于元（德興乃忠宣元子嘗爲僧者也）

王命李齊賢攝政丞權斷征東省事（措置得宜）

（入賴以安）王及公主至自元（公主乃衛王女即魯國公主）即位

祝忠惠王孽子釋器髮置萬德寺

皇明萬曆丁巳　閩中何　璧玉長校

朝鮮史略卷之五終

朝鮮史略卷之六

高麗紀

恭愍王（諱顓古改祺蒙古諱伯顏帖木兒忠肅子忠惠弟）

元年（元至正十二年）全羅道萬戶柳濯持軍嚴整不擾州縣與士卒同甘苦賜教書衣酒勞之

王辮髮監察大夫李衍宗諫之王悅解辮賜衍宗衣褥以寵之衍宗附趙日新拜是職後日新被劫恐禍及棄官歸田里（史臣曰衍宗姦諛憸佞之尤者也其諫王解辮髮皆欺世盜名後趙日新恃功專恣衍宗爲寓長阿附不効若非日新事安知衍宗一生之姦僞哉）

罷政房

宥裴佺（史臣曰元惡大憝當置于法佺用事於明陵以紊政刑其得免寘殛幸矣而王於發政之初曲貸其罪何以懲）

李齊賢避日新之忌三上書辭職不許

李穡上書言時事曰正經界曰禦倭寇曰論文武曰崇學校曰抑異端

召僧普虛入內問法虛曰爲君之道在脩明教化不必崇信佛法若不能理國家雖致勤於佛有何功德無已則但脩太祖所置寺社慎勿新創又曰君王去邪用正則爲國不難矣（虛後改名普愚封爲王師立府曰圓融置官屬出入內佛堂多占田園牧馬滿野擅除僧職僧徒競起）

吉昌府院君權準卒（忠肅與瀋王相持羣不遑多附瀋王準守義不變曹頔之亂準閉門不出性純重寡言笑儀表秀偉望之巍然可尊然倚勢占奪土田招納賄賂以致鉅富識者譏之）

趙日新作亂犯行宮殺宿衛臣僚（日新與其黨鄭天起崔和尚等十餘人募閭里惡少謀去奇轍輪轅高龍普李壽山等乘夜分捕之皆逃散唯執轅殺之闖行宮殺直宿崔德林等四人劫王開御寶自爲右政丞鄭天起爲左政丞官其黨有差旋）

欲歸罪其黨以自免即斬崔和尚固請王幸十字街捕斬張升亮等八九人下天起于獄斬其子明道自加功臣號王密召李仁復決議執日新誅之陰霾開霽於是以李齊賢爲右政丞曹益清爲左政丞流金鏞于海島（史臣曰易曰履霜堅冰至夫亂賊之徒陰圖不軌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趙日新嘗蓄無君之心暴橫驕恣弄權自專不待行宮之變而知其有叛亂也行宮之變宿衛將士皆被殺戮鏞獨免焉鏞之亂逆又豈待興王之變然後知也哉當日新之搆逆鏞亦與謀王不辨之於早馴致堅冰之禍豈不深可惜也）

二年李穡擢元朝制科第二甲第二名勑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編脩官

三年元徵將士討張士誠王以康悌臣柳濯等四十餘人率軍士二千餘人赴征（元丞相脫脫欲討高郵賊張士誠以帝命召悌臣濯及鄭世雲崔瑩李芳實安祐等四十餘人悌臣率兵如元以國人在燕京者總二萬三千人爲前鋒城將陷韃靼知院老長忌我國人專其功令曰今日暮矣明日乃取之麾軍而退其夜賊堅壁設備明日攻之不克接會有人譖脫脫帝流脫脫于淮安自後南賊日盛我軍陷六合城又移防淮安路李權崔源等六人戰死崔瑩力戰身被數鎗）

五年日無光中有黑子者連日奇轍權謙盧頙

等謀及伏誅（轍倚奇皇后之勢謙頙亦皆納女于元聲勢相依知天下亂自念積惡斂怨恐一朝勢去難保將圖大逆王先知之託以曲宴召轍謙頙並誅之并誅流黨與）

罷征東行中書省理問所停至正年號復舊官制以洪彥博爲門下侍郎尹桓守門下侍中

命印璫姜仲卿崔瑩及柳仁雨貢天甫金元鳳等討鴨江以西雙城以北（初龍津人趙暉以雙城等地叛入元自高宗戊午咸州以北皆沒于元）雙城人趙小生千戶卓都卿寺丞趙暾（小生叔父）舉兵爲拒守討仁雨乃以蠟書遺暾暾誘小生謀主趙都赤都赤遂來附於是仁雨與我　桓祖（時爲雙城千戶）攻破雙城收復和登定長預高文宜州及宣德元興寧仁耀德靜邊等鎮諸城小生等逃入伊板嶺北立石之地（仁雨貪財好殺戮及都赤爲千戶忌而殺之北人歸附之心遂沮）

都堂令百司議幣諫官請廢銀瓶（銀瓶重一斤直布百餘匹）（價重買寡）用銀錢（其議略曰銀一兩其直八匹宜令鑄爲錢隨其兩數以准帛穀多寡比之銀瓶鑄造易而用力少比之銅錢輸轉易而取利多并用五升布則公私便）

六年王聽僧普愚讒說命李齊賢相宅于漢陽築宮闕致仕尹澤上言曰妙淸惑仁廟幾至覆

國厥鑑不遠矧今四境有虞訓兵養士猶懼不給興工勞衆恐傷本根

命寫無逸篇賜宰臣命尹澤講澤因陳周公輔成之勞乃言曰願殿下法成王能聽周公之訓嚴恭抑畏社稷之福王爲改容澤嘗乞以大學衍義及崔承老上成宗書進講又諫王信佛又勸節用上皆深納之

下蔡河中于獄自殺（河中初流順天有僧達禪自河中流所訪全贊曰蔡相欲與公謀大事語泄繫禪巡軍逮捕河中拷掠累旬河中誣服自縊斬于市）

門下侍中致仕李凌幹卒（忠宣王嘗以所幸二姬賜凌幹及白文舉凌幹置姬別室莫敢犯從忠宣在元爲盤纏別監同事者皆致富凌幹獨清苦自勵冬月破衫單袴不私一錢及王竄吐蕃凌幹懷金潛附驛吏獻王王及從臣賴以不乏忠宣薨奉柩東歸號呼跋涉勤苦備至）

政堂文學安輔卒（輔性剛直廉潔不事生產及沒家無甔石之儲）

分遣諸道鹽鐵別監諫官李穡田祿生李寶林鄭樞等上書諫之左諫議南兢獨以爲便乃遣之

司天少監于必興上書言玉龍記云我國始于白頭終于智異其勢水根木幹之地以黑爲父母以青爲身若風俗順土則昌逆土則災風俗者君臣百姓衣服冠蓋樂調禮器什用是也今後文武百官黑衣青笠僧服黑巾大冠女服黑羅又於諸山栽松茂密凡器用鍮銅瓦器以順風土從之

復歸銓選于吏兵部

七年趙小生卓都卿逃據海陽

張士誠方國珍並遣使獻方物（時國珍據台州士誠據江浙）

八年門下侍郎李承慶（兆年之子）言於王曰臣以李仁復爲奸人王曰何謂也曰仁復平生所學經濟之術何不一一陳於王

東北面兵馬使鄭暉獻海青王曰今軍務方興宜崇儉約安用珍禽放之

紅白賊僞平章毛居敬衆號四萬氷渡鴨綠江陷義州靜州（靜今幷入義州）殺守將朱永世金元鳳遂陷麟州（今幷入義州）王以侍中李嵒爲都元帥慶千興爲副元帥金得培爲都指揮使金希祖爲西海道都指揮使安祐爲安州都萬戶李芳實爲上萬戶以禦之嵒不能軍賊陷西京刼掠州郡遣李承慶代之

九年李芳實遇賊于鐵化斬百餘級諸軍次生陽驛進攻西京賊退屯龍岡咸從安祐等進軍咸從再戰斬二萬級虜僞元帥黃志善賊退保甑山李芳實以精兵一千騎追賊至延州江安祐金得培金於珎亦率精騎繼至是夜賊遁芳實等追至古宣州斬數百級餘賊三百餘人

一日一夜至義州渡鴨綠江而走遂班師王賜李承慶等功臣號斬黃志善

倭寇全羅道沃溝等處及楊廣道平澤等十餘縣至喬桐京城戒嚴以柳濯爲京畿兵馬都統使李春富東江都兵馬使我　桓祖爲西江兵馬使發丁坊里爲軍又令百官助戰諫官詣宫門拜辭叅政鄭世雲曰諫官從軍古所未聞王特免之國子博士等上言學官從軍古無其例廉悌臣李嵒皆曰爾雖不侍孔子孔子焉逃僉

書金希祖爭之不得

平章事李承慶卒（承慶入仕元朝廉訪諸路以能斷決聞）

京城大饑（布一匹直米五升）

以偰遜爲高昌伯（遜高昌國人王在元有舊後避兵挈家東來）

十年政堂文學尹澤曰臣深荷毅陵之知無報萬一乞命工寫睟容以賜臣於村莊日夕瞻敬又曰近來機饉薦至加以師旅民病極矣前旣搆南京之闕今又營白嶽之宫民何以堪又曰用人爲政之本進賢退不肖又曰凡事得失上意雖灼知其然委之大臣未卽區處因仍之間其害已成救之莫及澤雖致仕自以先朝顧託知無不言王亦優容

以我　桓祖爲東北面兵馬使兼拜戸部尚書（本國人入彼土者皆順命出來未幾王偉甚士大夫咸驚曰東北面無人矣）

上洛侯金永煦卒（永煦性嚴毅沉重親姻故舊有匱乏者無不賙給其孫士安士衡年已冠或勸求官永煦曰子弟果賢耶國家自用之苟不賢耶雖求而得之其可保乎）

紅頭賊僞平章潘誠沙劉關先生朱元帥等十餘萬衆渡鴨綠江寇朔州泥城以李芳實爲西

北面都指揮使金得培爲都兵馬使安祐爲上元帥擊之我軍敗績于安州賊又攻破岊嶺柵我軍大潰安祐等奔還王知事急奉太后南幸崔瑩大叫請守京城不聽次利川縣（是日賊陷京城）至福州（卽今安東）留駐以鄭世雲爲總兵官拜中書平章事督諸軍討賊

十一年鄭世雲與都元帥安祐元帥金得培李芳實及我　太祖大破紅賊復京城餘黨奔渡鴨綠江而走獲元帝玉璽二顆金寶一顆金銀

銅印等物

金鏞矯旨令安祐等殺鄭世雲（鏞素與世雲妬寵又恐祐芳實得培等成大功爲王所重欲使祐等殺世雲因以爲罪而幷盡殺之乃矯旨爲書使其任金琳密諭祐等令圖世雲且曰世雲素忌卿等盍先圖之祐與芳實賫鏞書就得培議之得培曰昔穰苴擅誅莊賈衛青不殺蘇建古今明鑑不可不愼若不獲已執致闕下聽上區處堅執不可祐等強之於是置酒邀致世雲令壯士擊殺之）

王自福州還至尙州安祐凱還詣行宮上謁金鏞密令門者搥其首祐顏色自若三指所佩囊（囊書卽鏞給祐等令殺世雲書也）大呼曰姑少緩願獻上前後就戮搥者更擊殺之鏞恐金琳泄其謀先斬之遂白王曰祐等擅殺主將不可赦乃稟宣旨分捕芳實得培並殺之觀者莫不嗟悼（史臣曰生殺人主之大柄安有人臣擅殺大臣於宮門而君不知者乎是王之左右皆鏞腹心壅蔽耳目而然也又誣搆得培芳實之罪而分捕殺之王之昏暗何如是之甚耶昔宋督殺孔父而及其君今鏞殺三元帥而旋有興王之變亂臣賊子之爲惡古今一也高麗五百年間強寇侵軼殆無寧歲賴有英雄豪傑文武智勇之才左右宣力能禦外侮而鎭國家者如徐熙之平丹寇姜邯贊之制契丹尹瓘之逐女眞趙冲金就礪之定遼孽朴犀金慶孫之却蒙古今方慶之靖海寇功在社稷而爲時君所倚重也今紅賊之變焚蕩宮闕屠戮生靈元帥克復廓淸之功又有大於向之將相矣惜哉捷音纔報而總兵爲賊鏞所圖三帥相繼遇害一國人人皆欲食鏞之肉而不可得王何不察以死報功乎鄭文忠夢周爲文以悼之曰使泰山之礪轉爲鋒刃之血蓋未嘗不痛恨於恭愍云）

陞福州牧爲安東大都護府安城縣爲郡降水原府爲郡（王之駐福也福人盡心供頓及徵兵諸道收復京都紅賊之招降揚廣也水原最先下州郡莫敢挫其鋒安城獨以小邑設計殲賊賊不敢南下故割水原四部曲以隸之）

趙小生誘引納哈出（時元亂納哈出據有瀋陽之地稱行省丞相）入寇三撒等地（三撒卽北靑）以我 太祖爲東北面兵馬使以禦之 太祖逆於德山洞擊走之又戰於韃靼洞大敗之（是戰納哈出妻謂其夫曰公周行天下復有如此將軍乎宜避而歸其妹亦曰斯人也天下無雙）納哈出敗歸後遣人獻馬于王且及 太祖蓋心服之也

置祿轉色（自播遷來祿轉出納不任倉官別立一所謂之祿田色又增斂民米豆名曰無端米民甚苦之）

冬十月地震監察大夫金續命等上書論臣道淆亂以致地震王召臺諫詰之臺諫面爭益切王怒甚柳淑進曰旣求直言而怒言者可乎王

怒小解

濟川請隷于元元以副樞文阿但不花爲耽羅萬戶

十二年二月王發清州地震及駐駕都城南興王寺金鏞反遣其黨犯行宮宦者安都赤右政丞洪彥博死之（是夜賊金守等五十餘人突至興王寺斬門者直入詐稱奉帝旨宿衛奔散宦者李剛達負王走詣大妃密室蒙毯而匿盜入王寢殿安都赤貌類王欲以代王遂臥於寢內賊認爲王而殺之至右政丞洪彥博所令日出之帝命彥博正衣冠出見曰爾乃賊也何稱命旨賊殺之又分遣其黨殺留都宰相會左政丞柳濯因朔闕祝釐在妙蓮寺聞變將集兵討賊由間道至巡軍鏞獨不赴妙蓮先至巡軍陽言討賊令諸宰先詣行在與其門客華之元相目凡賊被執來者不訊輒殺滅口）遂轘鏞于鷄林府（自密城移囚于此）傳首京城籍其家流斬其黨三十餘人王尚未忘鏞爲之泣下

遣贊成事李公遂如元進陳情表初諸奇敗皇后挾憾會崔濡在元諂事丞相搠思監及本國宦者朴不花又以金鏞爲內應因說后謀構王廢之而立德興君（忠宣孽子爲僧時在元）公遂奇后外從兄也至是入元奇后厚待公遂遂歷言王實無罪只以諸奇盛滿不知足所致耳后怒猶未已令公遂奉德興君東歸公遂托疾請留崔濡亦囑德興須率公遂東歸公遂聞之謂書狀官林樸曰吾既無父母又無後位已極矣豈復有顧藉意耶當祝髮入山不從彼也二人入奏帝不允太子（奇后出）以帝命召公遂上廣寒殿指殿額及金玉杜（皆在萬壽山）問之公遂皆對以諷語太子以公遂言奏帝曰朕固知此老賢汝外家唯此一人耳

三司右使金光載卒謚文簡（鉉台子事忠定甚見委任及王即位杜門不出事母盡孝母沒廬墓終制每時祭涕泣不止王命旌表所居曰靈昌孝子里家居不治生產左右書琴湛如也）

廉悌臣罷以柳濯爲右政丞遆授李公遂爲左政丞（紅賊之亂悌臣馱妻孥財賄車馬甚盛棄母而去母歿不斂而葬會以金鏞姻好罷相）

元以德興君爲國王遣使收王印章王不出令百官陳兵衛以迎之使還百官耆老上書中書省請執送德興君及崔濡

十三年崔濡奉德興君以元兵一萬渡鴨綠江圍義州弓庫門安遇慶七戰却之濡入據宣州候騎至定州遇慶又擊敗之虜其將宋臣吉劉以狗軍運慶爲左翼我　太祖爲右翼崔瑩爲中軍大敗賊兵于隨州之獺川奔還燕京者纔十七騎於是帝遣翰林學士承旨奇田龍（本國伊川縣人）詔王復位執送崔濡王誅之以李公遂領都僉議洪淳李子松金庾等並除右職（初德興之來國人在元者皆從之唯公遂等不從故有是命）

十四年公主以難産薨葬正陵王手寫真日夜對食悲泣三年不御肉膳

以妖僧遍照爲師傅賜號清閑居士咨訪國政封真平侯（照靈山縣玉川寺奴也爲僧目不知書王夢人拔劍刺已有僧救之得免會金元命以照見其貌惟肖王大異之與語聰慧辨給王素信佛又惑夢屢密召入內與之談空李承慶見之曰亂國家者必此髠也鄭世雲以爲妖僧欲殺之王密令避之承慶世雲死髠而爲頭陀復來見王始入內用事士大夫妻以爲神僧聽法求福而來照輒私焉）密直金蘭引照主其家以其二處女與之崔瑩責之照譖瑩出爲雞林尹照以其愛憎即譖于王陞黜百官或至誅流人皆趨附

瑞興君柳淑初見遍照出入禁闥稍抑之及其進用中傷大臣虐焰可畏每被招不往照深銜之且惡忠直讒毀百端王稍信之乃召淑執手嘆曰何其衰耗乃爾淑乞歸田里遂許之

任君輔雖因遍照復相內懷慚愧嘗白王曰崔瑩李龜壽皆興王功臣何罪貶黜且師傅本僧也雖國朝乏人豈可使賤僧爲政取笑天下王不聽君輔退謂人曰以累葉衣冠幸蒙上恩承

乏政府使無識僧得肆其奸後世其謂我何金普亦屢言於王遍照讒普罷相欲并斥君輔王以不可一時俱黜只罷普君輔自是不復預聞國事

王復以遍照爲領都僉議使司事封鷲城君始稱姓辛改名旽王請屈行以救世旽陽不應以堅王意曰恐王信讒王乃手書盟辭以誓之旽於是與議國政用事三旬罷逐親勳名望家宰臺諫皆出其口始出禁中寓奇顯家以爲僧時

素通顯後妻主中饋貪淫日甚貨賂輻湊百官詣門議事飲酒啗肉恣意聲色謂王則清談齕菜果茗飲密直提學李達衷嘗於廣坐謂旽曰人謂公酒色過度旽不悅卽罷之

十五年前刑部尚書鄭云敬卒（云敬剛直善治民嘗以書狀如元奇后方寵中貴多東人來餽頗倨傲云敬正色曰今日之餽爲舊主也中貴愕然曰秀才敎我矣後任全州有元使盧某暴橫所至凌辱守令疾馳入州欲罪以不及郊迎云敬引禮不屈卽日棄去父老呼哭盧亦愧服留之不得其剛直類此）

王觀呼旗（國俗四月八日爲佛生日家家燃燈羣童剪紙注竿爲旗周呼城中街里施米布爲其費謂之呼旗）

左司議鄭樞右正言李存吾上疏極論旽王大怒召樞等面責時旽與王並據胡牀存吾叱之曰老僧何得無禮如此旽惶駭不覺下牀王愈怒下樞等于巡軍獄命李春富李穡鞫之必欲殺之春富問樞等曰誘爾上疏者誰歟皆不服抗對激烈穡謂春富曰自我太祖以來五百年間未嘗殺一諫官今因令公殺諫官恐惡聲遠播春富等然之得免死貶樞爲東萊縣令存吾爲長沙監務自是旽之桀驁尤甚宰相臺諫皆附旽而言路塞矣（初王在位日久宰相多不稱意嘗謂世臣大族親黨根連互相掩蔽草野新進矯情飾行儒生懦而少剛黨比徇情三者皆不足用也思欲得離世獨立之人以革其弊及見旽以其出於賤微無所顧藉故拔於髡緇授以國政而不疑也）

置田民推刷都監以辛旽爲判事李仁任李春富爲叅佐（婦人訟者有姿色旽外示哀矜誘致其家輒淫焉由是女謁盛行）

大起魯國公主影殿

前政堂文學元松壽卒（松壽叅銓注八年愼重名器不少私王敬重見松壽至必起待之及旽用事以憂卒年四十三有宰相器國人惜之）

侍中柳濯享王王安兩妃在東辛旽在西旽戲王曰二妃年少聖體不已勞乎（史臣曰龍樓雖章之嚴尊卑所以定位桂掖椒房之邃內外所以別嫌也而恭愍之於旽寵昵亦甚內外無禁當享德寧也與旽入見驚母后心共選二妃也與旽共觀今濯之享也旽及王妃坐分東西使淫穢之賊褻近宮闕雖戲傷不遜亦莫之恤是何心哉平居不嚴宮闈內外之別長姦宄肆畔渙無涯之心則將何以禁其未然乎）

十六年有民兄弟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陽川江同舟而濟弟忽投金於水兄怪而問之答曰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

245冊 94.5
19B

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也不若投諸江而忘之兄曰汝言誠是亦投金於水時同舟者皆愚民故無有問其姓名邑里云

以判開城府事李穡兼大司成增置生員又選經術之士金九容鄭夢周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等皆兼學官（初館生不過數十穡更定學式每日坐明倫堂分經授業講畢論難忘倦於是學者坐集程朱性理之學始興時經書至東方只朱子集註耳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頗疑及得胡炳文四書通無不脗合穡曰夢周論理橫說竪說無非當理推爲東方理學之祖）

以僧千禧爲國師禪顯爲王師（二僧皆旽所善者王九拜禪顯立受百官朝服就班旽獨戎服立殿上顧謂史官尹紹宗曰毋妄書國事吾將取觀之）

知都僉議吳仁澤與前侍中慶千興等八九人齊議曰辛旽邪佞陰狡好讒毀人斥逐勳舊殺戮無辜黨與日盛道詵記有非僧非俗亂政亡國之語必是此人宜白王早除之判書辛貴聞之以告旽旽入告于王捕繫仁澤等並杖流南裔

雞林府院君李齊賢卒謚文忠（齊賢瑱之子自幼嶷然如成人忠宣留元搆萬卷堂姚燧閻復元明善趙孟頫等諸學士咸遊王門齊賢周旋其間學益進天資厚重加以文學發於議論措諸事業俱有可觀平生未嘗疾言遽色自號益齋人無貴賤皆稱益齋然不樂性理之學無定力嘗權行省陞階上拜表儀衞與王無異人譏之）

林樸好詭異又喜立名嘗自言但知奉公未嘗干謁然每夜潛衣徒行出入旽家爲旽畫計蹤跡詭祕且譽旽盛德旽悅之諧罷劉子房知印成石璘以樸代之自是樸善伺候王意又揣旽好惡惟務迎合見遇日密（史臣曰樸名士也當紅寇之捷運籌戎幕當德興之變誓死不從出使耽羅秋毫不犯屢抗疏定科擧之法陳時政之弊當時物論孰不

以樸爲賢爲能也哉使樸死於德興之變而不至於今日則一生終始千載之下孰得而知者哉）

十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大明太祖洪武元年）罷國子監試

都僉議侍中柳濯與鄭思道上書極諫影殿之役（自上輪寺移營于馬巖）王怒下濯等于巡軍欲殺之命李穡製教諭衆穡請罪名而不奉教王大怒并下穡于獄使李仁任鞫之穡曰今濯在獄穡爲問事官而敢盡言者欲王動心省悟也因泣下仁任具以聞王感悟命釋濯等

玄風人郭儀每遇名日往靈山奠旽父墳令直墳者具辭達旽旽驚喜召之拜正言後除按廉使

辛旽殺柳淑（初淑之退歸也於餞席作詩末云不是忠衰誠意薄大名之下久居難旽陰求淑罪有人爲旽誦此詩旽譖于王曰淑以句踐比上范蠡自比罪莫大焉王乃命杖之除名籍沒旽遣人縊殺之初家人送龍腦又謂不如走乃送良馬淑曰君父天也天可逃乎死生有命已將何之遂就死顏色如平時人皆爲之流涕其子寶與厚皆流竄及旽誅王始知其然悼甚雪其寃謚文僖）

金文鉉譖辛旽弒其父達祥及其兄君鼎（初文鉉夜入其兄君鼎妾房見捕其父欲黜之故譖於旽）

遣禮儀判書張子溫聘于吳王王禮接甚厚使六部御史臺宴會至臺宴日張樂大夫謂子溫曰憲司之會未曾用樂今日之樂爲使臣耳子溫曰樂以和爲主諸公旣以和氣相接何必用樂夫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大夫曰尚書旣知禮樂之本不必用樂乃止吳王聞之加厚禮以遣（史臣曰子溫市井之人也尚以一言見重於他國以盜一時之譽則其使於四方者選用士大夫有學問者遣之可也）

十八年用循資格

大明　太祖高皇帝遣符寶郎偰斯賜王璽書以諭之於是停元至正年號行洪武年號（七月爲始）

王遣洪尚載如大明賀登極

王謂太后語及旱甚太后曰王知天之所以旱歟柰何委政臣下多殺有功無罪之人大興土木致傷和氣耶因泣下沾襟王有不豫色曰母后何彰予之過若是其甚耶自是孝衰蓋因旽譖也

二十年前長沙監務李存吾卒（存吾慶州人早孤力學慷慨有志節簡重寡言年十餘賦江漲詩云大野皆爲沒孤山獨不降識者異之及疏逆旽貶黜退居公州之石灘旽勢益熾憂憤成疾疾革令左右扶起曰旽尚熾乎曰然還臥曰旽亡吾乃亡返席未安而逝後王思其忠贈成均大司成其子來時年十歲王手書諫臣存吾之子安國下政房授直長安國來小字）

辛旽謀反伏誅王嘆曰益齋嘗言旽骨相似古兇人必貽後患先見之明不可及已（旽初以僧行見信於王旣納金蘭女又蓄妾無算卿大夫妻貌美者必密招私之凡在朝者希恩畏威爭獻臧獲寶器王猶以不受祿不近色不置田園信重之旽恣行威福恩讐必報世家大族誅殺殆盡出則

（侍中以下擁前後道路爲之俱塞黨與瀰朝人謂權王上亦有不自安之意旽自知所爲怨工忌之遂謀不軌及王謁陵設伏道旁未成更謀刻日衆事門客李韌陰犄記之爲匿名書投金續命第續命上聞王命分捕旽黨斷之俱服）

以尹桓爲門下侍中韓方信爲贊成事李穡爲政堂文學我　太祖知門下府事王自以爲文武得人王每召穡及李仁復必命左右淨掃焚香待之後尹桓罷以慶復興代之

召辛旽奴納太后宮（先是擁旽王謂近臣曰予嘗至旽家幸侍婢生子母勿驚動爲保護之子即牟尼奴也至是召納乃屬守侍中李仁任曰元子在吾無憂矣因言有美婦在旽第聞其宜子遂幸之乃有此兒初林樸與上將軍李美冲侍王目美冲曰汝知阿只事乎對曰臣知之矣樸怪之及出以問美冲美冲曰上嘗鑄金錢授臣往旽家賜阿只阿只大吉旽謂予曰上數幸吾家非爲我也美冲具以聞故上有是言至是樸謂史官閔由誼李至曰上幸宮人生子今已七歲）

以僧惠勤爲王師

改官制（史臣曰太祖開國立三省六尚書九寺六衛略倣唐制成宗稍加增損內有省部臺院寺司館局外有牧府州縣累代遵守不失忠烈忠宣服事胡元凡官爵之侔擬上國者悉改之互相分更官爵大紊恭愍嗣位二十年之間改官制者四而或從舊制或用新制遂不勝其繁矣盖高麗立法之始宰相統六部六部統寺監倉庫省不過五樞不過七繁簡得中宰相之職舉而庶司百寮各供其職及其弊也省宰增至七八事元以來事多倉卒僉議密直每於都評議使司會議而商議之名又起與國政者至六七十人於是六部徒爲虛設百司渙散無統而政事不復脩舉國隨以亡嗚呼悲哉）

置子弟衛選年少貌美者屬焉以代言金興慶總之（洪倫韓安權縉洪寬盧瑄等在選中以浮穢得幸王慮無嗣使倫安輩強辱諸妃冀其生男以爲己子定惠愼三妃死拒不從王性不喜色又不能御故公主生時御幸甚希及雖納諸妃置諸別宮不敢近日夜悲思公主遂成心疾嘗納年少之婢于房中召倫輩亂之王旁穴窓壁覘之及心欲動引倫等入臥內使爲其狀）

倭船二十七艘入揚州留三日諸將領兵出戰

大敗王以各司成衆愛馬及五部坊里人分隸五軍親率出昇平遂次龍泉寺以閱兵（先是倭寇時時竊發於慶尚全羅等道邊境而已至是倭勢大熾西北東南諸道畿甸郡縣無處不發國之兵備踈虞又不習水戰兵出輒敗）中郎將李禧鄭准提等上平寇策王大悅以禧爲楊廣道安撫使准提爲全羅道安撫使（准提與禧上疏凡數十條其略以爲深陸之民不閑舟楫難以禦倭但發生長海島及自請水戰者令臣等將之期以五年可淸海道都巡問使則徒費軍餉擾民生乞罷之准提改名地）

二十二年左正言尹紹宗以金興慶等孳小在

王側亂政宦者金師幸迎合王意大興影殿之役草疏欲請去興慶斬師幸罷影殿役獻納金允升諫議禹玄寶等托以紹宗在告曠職劾去之

王朝太后太后曰影殿壯麗天下罕比勞民傷財莫甚焉水旱災害靡不由此請罷其役又人臣出從王事入治家產而金興慶等諸子弟日夜在宮不得歸家豈不怨王王嘗偏信賊旽不聽予言幾至誤國今又若爾何耶宜令子弟輪番宿衛且萬幾至繁宵旰勤政猶懼不給今王日中而起軍國之務豈無稽滯王宜夙興夜寐親聽國政以孝老母王不悅欲辭出后三復言之乃對曰謹從命太后又問曰何不御妃嬪王曰無如公主者因泣下太后笑曰死理之常王亦終不免矣何慟之甚恐爲人笑慎勿復然

遣贊成事崔瑩討濟州平之（韓邦彥受命往徵進獻馬于濟州州酋等曰何敢以元世祖蓄放之馬獻大明只送三百匹明使林密等大怒於是遣瑩討平之）

作花園八角殿於泥峴（周植花木以備宴遊）

二十三年興安府院君李仁復卒諡文忠（仁復爲人正大謹厚以禮自守力學善屬文國家辭命多出其手王方寵辛旽仁復密啓旽非端人他日必爲變請遠之不聽及旽誅王嘆其先見之明至是患疽垂歿弟仁任勸念佛對曰吾平生素不佞佛今豈可自欺）

改牟尼奴名曰禑封江寧府院大君追封故宮人韓氏祖考以禑胄稱韓氏出也

宦者崔萬生幸臣洪倫等弑王（前一日萬生侍王如厠密啓曰益妃與洪倫合有身已五月矣王曰明日謁昌陵將殺倫以滅口汝知此謀亦不免萬生懼是夜與倫瑨寬安瑄等謀乘上醉手刃之呼曰賊自外至也黎明李仁任入見屏障及萬生衣上有濺血痕下萬生獄鞫之得其狀遂繫倫等）百官會于市轘萬生倫斬韓安權瑨洪寬盧瑄及其諸子並流父兄親黨

金興慶伏誅（初吾獻聞洪倫等謀以告興慶以倫等有寵恐王不信反爲所害猶豫未敢聞及亂作獻具告崔瑩瑩遣獻與興慶貶所對辨興慶顧獻曰汝尚乳臭吾薦汝先王汝反欲噬我耶獻曰吾以倫等逆謀告公乃所以報公德也興慶無以對）

稷山君白文寶卒（文寶善屬文性質直不惑異端）

金義殺大明使蔡斌奔于北元（仁任爲宰相恐有問罪之師密遣安師琦囑義殺斌以滅口仍欲與北元和親）

辛禑（小字牟尼奴辛旽娶致婢般若生禑恭愍稱爲己子）

（辛禑元年大明洪武八年）遣崔源如京師告喪請諡及承襲（玄陵被弑金義殺使國人以通使爲疑鄭夢周朴尚衷建議請遣）

壯元以玄陵無嗣封瀋王暠孫脫脫不花爲國王（納哈出遣使來告）

擢安東府使李寶林爲大司憲後寶林阿仁任意劾林樸爲世所少（寶林嘗守京山府道聞婦人哭聲若有冤者執訊之果與奸夫謀殺夫者有人訟鄰人割我牛舌鄰人不服寶林渴其牛合里人各將水次第飲牛里人如令至所割人則牛駭走訊之果服云食我禾故斷其舌又人馬逸食人麥苗殆盡麥主

將訴之馬主曰我有麥田稔與汝請勿訴麥主許之及夏麥再苗猶可取馬主曰汝麥亦稔不與麥主訴寶林命馬主坐麥主立曰俱走不及者罰馬主不及詰之曰彼立我坐其能及乎寶林曰麥亦然收而後苗其及稔乎汝逸馬食麥罪一也乞令不告罪二也違約不與罪三也亂法之民不可不懲遂杖之以麥與告者爲政嚴明類此至是以治最擢拜是職）

羅興儒上書請行成日本乃以興儒爲通信使遣之（興儒初至日本國人以爲諜者囚之我國良柔在其國請釋之其國僧周佐寄書云西海亂臣割據西邊觀釁出寇非我所爲當克復後誓天指日禁約海寇）

壯元遣使來李仁任池淵等欲迎之金九容李崇仁鄭道傳權近等上書都堂曰若迎北使舉國之人皆蒙亂賊之罪仁任與慶復興不受其書令道傳迎元使道傳詣復興第曰我當斬使首而來不爾則縛送于明辭頗不遜復興仁任怒乃流道傳于會津大司成鄭夢周等亦上書言迎元使之不可判典校寺事朴尚衷再上疏極論迎北使棄順從逆背強向弱之非計辭意俱切獻納李詹正言全伯英亦上疏糾舉仁任池淵唇齒姻婭將然之禍不可測請誅之禑仁烈韓理阿仁任意上書以爲諫官論宰相非細

故也於是下詹伯英于獄使崔瑩淵鞫之辭連尚衷及田祿生瑩酷加刑訊並杖流之祿生尚衷皆道死又以鄭夢周金九容李崇仁林孝先廉廷秀廉興邦朴形鄭思道李成林尹虎崔乙義趙文信等謀害已並流之（尚衷慷慨有大志博學善屬文兼通星命其行己莅官必以其道不義而富且貴視之蔑如也○史臣曰瑩以正直自許而反助兇黨嚴加酷刑賊害忠良觀後日攻遼之計則瑩之心自見矣）

改定都城五部戶數凡屋間架二十以上爲一戶出軍一丁間架小則或倂四五家爲一戶（史臣）

（日太祖始置六衛衛有三十八領領各千人上下體統相爲維持有唐府衛之遺意肅宗志欲女真日事鍊兵置別武班吏胥商賈僕隸髡緇亦皆隸焉雖得一時之少効已不合於古制矣毅明以後軍政一歸於權姦國無一旅一伍之辛將皆私家之將兵皆私家之兵及至封疆多事倉黃調發括中外文武散職白丁雜色賤隷家僮無問賢愚皆編行伍或以屋架多少出丁有差軍政之不脩一至於此雖欲禦外侮保邦家得乎）

下金義母妻于巡軍獄將殺之憲府言義雖叛逆婦女何知請勿殺乃沒爲尙州官婢

以河允源爲大司憲允源嘗書知非誤斷皇天降罰八字牌於柱每赴臺必掛後視事

（辛禑二年洪武九年）○辛旽妾般若夜潛入太后宮呼曰我實生主上何母韓氏耶仁任下般若獄兩府臺諫及耆老會興國寺議辨般若事竟投般若于臨津（般若臨鞫呼曰天若知吾寃此門必頹司議許時纔入門門自頹人頗疑之）

放僧懶翁于密城郡（時懶翁於楊州檜巖寺設文殊會寺外士女無貴賤爭賫布帛果餠施與猶恐不及寺門塡咽故放之行至驪興神勒等死懶翁惠勤號也）

知貢擧政堂文學洪仲宣復以詩賦取士罷鄕試殿試議者非之

以柳濚爲全羅道元帥河乙沚册濚代已來輒歸晉州農莊倭乘隙而至無敢禦者杖流乙沚配河東（乙沚無才行且有簠簋之誚賂權貴得任閫寄）

倭寇扶餘至公州元帥朴仁桂戰死崔瑩請自往擊之乃與楊廣道元帥崔公哲等擊倭於鴻山賊隱林中射瑩中口血流瀉神色自若射其賊應弦而倒戰益力遂大敗之俘斬殆盡凱還論功以瑩爲鐵原府院君

禑始習馳馬放鷹（禑初稍志于學李仁任池淵林堅味等不喜儒竟以珍玩導之）

塟順敬王后韓氏于懿陵（時韓略自言我韓氏宗人也初韓氏卒我興韓氏族僧能祐火其屍收骨厝于奉恩寺松林乃于寺之北岡發燒骨一缸備儀物移葬顯陵之西轜車至十川橋祖奠將徹燒魂帛延及柩幄并爇儀物推柩賴救得免時人怪之或云天火）

（辛禑三年明洪武十年）○大始行壯元宣光年號

池淵欲娶故大司憲王重貴妻至其弟重貴斐捽其胡批其頰曰寧死從汝乎遂奔告崔瑩曰淵以妾有華屋故欲有之暴辱於妾公以淸白聞故來告耳淵後與仁任有隙相積不平會淵

門客結朋黨自謂池門四傑（金允升華之元李悅金承德）且議仁任厚接壯使停洪武年號之非仁任聞之以爲誹謗朝政鞫流悅之元承德于淸州又嗾臺諫劾升慶朋黨於是升慶陰與淵謀去仁任仁任知其狀與慶復與白禑誅淵及允升益謙（益謙淵子）遣人斬之元悅承德等于配所

遣前大司成鄭夢周于日本（時朝廷忌夢周故遣之）

始置火㷁都監（從判事崔茂宣之言也時元㷁匠李元與茂宣同里閈茂宣竊問其術使家僮數人私習試之遂白于朝）

慶尙道倭寇大熾守將不能禦乃遣我 太祖與金得齊等往擊之 太祖幷日而行與賊戰於智異山相距二百許步有一賊背立俯身手扣其臀示無畏心辱之 太祖用片箭射之一矢而倒賊驚懼氣奪卽大破之餘賊狼狽登山臨絶崖露刃垂槊如蝟毛官軍不得上 太祖令軍中曰我馬先登則汝等當隨之遂觀地勢拔劒用刃背打馬一躍而上軍士或推或攀而隨之賊墜崖死者太半遂奮擊殲之後又擊倭於海州大破之

（辛禑四年○大明洪武十一年）鄭夢周還自日本

復行洪武年號

（辛禑五年○洪武十二年）殺贊成事楊伯淵洪仲宣于流所又殺前提學金濤等七人杖流成石磷柳曼殊等四人（仲宣與李仁任林堅味等同在政房有隙罷歸宜寧田里伯淵恃戰功頗自驕矜仁任堅味等嗾憲府劾伯淵通妻弟又奸李仁壽成大庸妻削職流于陝州崔瑩白禑曰伯淵謀害兩侍中欲自爲相請按治其黨禑命瑩治之辭連仲宣遣表德麟等殺伯淵仲宣于流所仲宣臨死仰天誓曰予若無罪枉死天必動成及死天果大雷電以風又殺濤等籍家梟首

濤臨死判獄官曰我死不足惜殺一無辜又受其殃獄官皆惕然知其寃濤門生進士十餘人隨至門外護屍有李悰者抱屍入川洗血解衣衣之裹以葦網其頭而懸之再拜而去瑩之斷此獄刑戮過重國人寃之）

（辛禑六年○洪武十三年）明德太后洪氏薨（恭愍王母臨薨謂禑曰我國傳世將五百年人君多不聽臣僚所言願王猶大義決大事必咨慶復與李仁任崔瑩及諸相愼勿縱情直行又君擧必書不可數出郊野以事遊觀）

禑出遊里巷射狗（自是射殺雞犬日以爲常城中雞犬幾盡）

李仁任林堅味忌侍中慶復與淸直托以嗜酒不治事白禑流淸州又杖流復與所善評理許

德等于外以尹桓爲侍中以崔瑩兼海道都統使以我　太祖爲楊廣全羅慶尚道都巡察使邊安烈等爲副皆受其節制（倭自鎭浦之敗攻陷郡縣奮志殺掠三道沿海之地蕭然一空自有倭患未有如此之比故有是命）元帥裴克廉鄭地等擊倭于沙斤乃驛敗績倭焚雲峰縣屯引月驛聲言將牧馬于光之金城北上中外大震　太祖與安烈等引兵至南原克廉等來謁欲悅咸曰賊在險不若俟其屈與戰　太祖慨然曰興師敵愾猶恐不見賊今遇賊不擊可乎遂部署諸將入險與戰大敗之（太祖入險賊奇鋭果突出　太祖以大羽箭柳葉箭迭射七十餘發皆中其面應弦而斃凡三遇鏖戰殲之後又接戰有賊將引槊向　太祖甚急偏將李豆蘭射殪之　太祖馬中矢而仆易乘又中仆又易乘飛矢中　太祖左脚抽矢氣益壯賊有一將年纔十五六骨貌端麗驍勇無比乘白馬舞槊馳突所向披靡稱阿只拔都　太祖欲射之以其人面上皆披堅甲無隙可射　太祖謂豆蘭曰我射兜牟頂子落汝便射之遂躍馬射之正中頂子兜牟絕纓而側其人急整之　太祖即射之又中頂子兜牟遂落豆蘭便射殺之於是賊挫氣　太祖挺身奮擊遂大破之川流盡赤獲馬一千六百餘匹餘賊七十餘人奔智異山）

（辛禑七年○洪武十四年）禑乘醉馳馬于龍首山墜馬與還

崔瑩泣諫曰忠惠王好色然必以夜不使人見忠肅王好遊然必以時不使民怨今殿下遊戲無度以致墜馬傷體臣等備位宰相不能匡救何面目見人禑曰自今改之

（辛禑八年○洪武十五年）政堂文學鄭公權卒（公權性恭儉謹厚居官以正時家廟制廢公權以祭器藏於別室至祭之日必手自滌之奠物務極蠲潔疾權姦用事常懷憤惋遂患背疽而卒）

禑嘗馳騁閭里而尚畏憚臺諫宦豎進說曰臺諫皆上所除如有忤旨替之何難自是禑益輕臺諫無復忌憚遊戲畋獵無虛日權近度上疏又與同僚極諫禑醉甚欲射之

胡拔都嘗虜掠東北面至是來寇端州我　太祖以都指揮使赴東北面時李豆蘭以母喪在青州（卽今北青）　太祖使人強起之豆蘭乃脫衰服拜哭告天佩弓箭從行爲前鋒先與戰大敗而還　太祖尋至胡拔都著厚鎧三重襲紅褐衣乘黑牝馬橫陣待之意輕　太祖獨拔劒挺身馳出　太祖亦單騎拔劒馳進揮劍相擊交相

閃過不能中胡拔都未及勒馬 太祖急迴騎射其背鎧厚箭未深入復射其馬馬倒而墮 太祖又欲射之其麾下大至共救胡拔都僅以身遁去

（辛禑九年○大明洪武十六年）遣政堂文學鄭夢周如京師賀聖節且請謚承襲（時本國與朝廷多釁帝怒將加兵於我增定歲貢乃以五歲貢不如約杖流使臣洪尚載金寶生李子庸等于遠地至是當遣使賀聖節人皆憚行規避最後乃擬遣密直副使陳平仲平仲以臧獲賂林堅味遂辭疾堅味即舉夢周禑召面諭對曰君父之命水火尚不避況朝天乎然我國去南京凡八千里除候風渤海實九十日程今去聖節纔六旬脫候風淹旬則餘日僅五十此臣恨也禑曰何日就道對曰安敢留宿遂行）

（辛禑十一年○大明洪武十八年）代言尹就掌成均試皆取勢家乳臭之童時人譏之以爲粉紅榜（兒童好著粉紅衣故）云

鄭夢周與金庾洪尚載周謙等還自京師（初夢周偕道及節日進表帝嘉之特賜慰撫優禮以送前此賀聖節使金庾及賀正使洪尚載周謙賀千秋使李子庸以海道阻險皆不及期故帝詰其受命稽緩且鞫弑君殺使之故竄于大理至是皆放還且許通朝聘）

地震聲如陣馬之奔墻屋頹圮人皆出避松岳西嶺石崩禑曰此地震無乃天欲陷遼東耶

命贊成事沈德符檢點進獻物于平壤府禁私挾金銀者押物魏堅犯令斬以狗

雞林君李達衷卒（達衷剛直不撓有識鑑嘗爲東北面都巡問使及還我桓祖餞于野行酒達衷立飲、太祖行酒跪飲桓祖怪問之曰此子誠異人非公所及公之家業必此子大之因以子孫屬之恭愍朝擢爲密直提學忤旽罷所著詩文大爲李齊賢所稱賞）

帝遣張溥段祐等來賜詔周倬雒英等來冊禑爲王又賜敬孝王謚恭愍於是禑焚黃于太廟致賻于溥及倬溥歿迎以受倬方食賫賻者不告置厨而去倬大怒責以三大不敬（慢天子之命一也忽國王之敎二也輕祖宗之賜三也）倬等又求見我國祀典乃書社稷籍田風雲儀目以示之倬仍加忠臣烈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使并祀之及還禑贐以白金苧布衣服鞍馬不受曰今身不受寒且不徒行受將焉用但受朝臣贈行詩覽而嘆曰東方有人矣禑遣曹敏修河崙禹玄寶等如京師謝恩

禑調馬于花園謂左右曰將水青木公文來予

將制此馬（時李仁任林堅味廉興邦縱其家人有良田率以水青木杖而奪之其主雖有公家文券莫敢與辨時人謂之水青木公文禑聞而惡之故每言之）

（辛禑十二年洪武十九年）

禑在李仁任第仁任妻進大爵禑盡爵戲曰吾一則爲孫一則爲婢壻今而對飲無乃失禮耶乃冒處容假面作戲以悅之

韓山府院君李穡掌貢舉以舊例享禑于花園禑以穡爲師傅敬重之親執手入欲對榻坐穡固辭禑親牽內廐鞍馬賜之

漆原府院君尹桓卒（桓家鉅富嘗乞告歸漆原歲大饑人乏食乃散家財以賑之又取貧民稱貸契券悉燒之時方久旱忽水湧桓田浸及人田大熟慶尚之民稱之不已）

又遣鄭夢周如京師請蠲減歲貢夢周奏對詳明得除五年未納者及增定歲貢常數禑喜甚賜衣帶鞍馬

（辛禑十三年洪武二十年）○定百官冠服（一品至九品皆服紗帽團領其品帶有差主是議者鄭夢周河崙廉廷秀姜淮伯李崇仁也百官皆服之禑與宦者及幸臣獨不服）

禑徵六道倡優陳百戲于東江必竭帑藏以供雜戲宰執臺諫不能諫至有作奇技以逢迎者一日禑裸水中以交羣妓天大雷電以雨

張萬平李玖李種德朝京師至遼東帝以本國執政之臣輕薄譎詐難以信憑勑遼東都司不許入聘乃還

倭寇光州執前正金彥卿妻金氏欲汚之金罵賊大叫賊殺之井邑縣景德妻安氏李得仁妻李氏亦不汚於賊皆死之

（辛禑十四年洪武二十一年）○誅廉興邦林堅味都吉敷李成

林王福海幷其族黨先是前密直副使趙胖以奪田凌辱之故斬興邦奴李光于白州興邦聞之大怒誣胖謀叛收其妻及母仍遣捕胖禑命巡軍官及臺諫典法雜訊胖曰六七貪婪宰相縱奴四方奪人田民戕害百姓是大賊也今斬李光者爲國家除民賊耳何云謀叛拷掠竟日不服時興邦爲巡軍上萬戶必欲誣服治極慘酷胖罵辱不小屈興邦使人亂擊其口左司議金若采以爲不可而止之後數日禑如崔瑩第

議肸獄命釋肸及母妻賜醫藥遂誅興邦等諸族黨其子孫在襁褓者皆投之江於是罷田民辨正都監考覈林廉等奪占田民又遣使各道捕其家臣惡奴誅之獨赦李仁任安置京山府（初仁任謀竊國柄援立禑一國威福在其掌握支黨根據殺害忠良時人比之李猫堅味爲其腹心放黜文臣請與興邦爲婚三姦爲一橫姦親黨布列兩府中外要職無非私人奪人土田籠山絡野奪人奴婢千百爲羣州縣津驛陵寢宮庫之田皆被據取背主逃賊之人歸之如市廉使守令莫敢發瑩與 太祖同心協力尊禑除之瑩獨以仁任有已白禑不誅只安置流其孽子瓛及其弟仁敏仁敘子瓘于玉州興人恨其泓淵李仁復嘗惡二弟所爲曰敗國亡家

者必二弟也至是其孫有性果連坐見斬其黨何籥李存仁亦杖流）

以崔瑩爲門下侍中我 太祖守侍中李穡判三司事

禑納崔瑩女爲寧妃（禑欲納瑩女瑩不可曰臣女鄙陋不可配至尊必欲納之臣當剃髮入山泣且固拒後爲鄭承可等所誤竟納之）自李謹妃而下（謹妃即仁任族姝之女）九妃及三翁主（皆倡妓）供上煩夥倉庫俱竭預徵三年貢又加橫斂其弊極矣

帝以鐵嶺迤北本屬于元並令歸之遼東命立鐵嶺衛遣遼東百戶來告禑稱疾不出迎

崔瑩勸禑攻遼東李子松力言不可瑩托以堅味黨而殺之（子松清廉國人注意復相聞其死莫不悲歎）遂徵八道兵禑與瑩如西海道（名爲獵海州白沙事）至鳳州（今鳳山郡）召 太祖始言攻遼之意 太祖條陳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興師二不可舉國遠征倭乘其虛三不可暑雨弓膠解疾疫起四不可）禑不納次平壤以瑩爲八道都統使曹敏修爲左軍都統使我 太祖爲右軍都統使分諸將屬左右（共三萬八千八百三十號十萬）督令發行

停洪武年號令國人復胡服

左右軍渡鴨綠江屯威化島都統使等再請班師禑與瑩皆不聽我 太祖乃諭諸將以逆順利害遂回軍還渡鴨綠江禑聞變與瑩馳還京都諸軍來屯近郊爲書請去瑩禑不從欲拒戰 太祖領右軍由崇仁門入城與左軍掎角而進瑩知勢窮奔還花園不勝憤怒以梨洞刺門者乃入與禑在八角殿諸軍毀垣闌入郭忠輔等索瑩禑執瑩手泣別 太祖謂瑩曰國家未寧人民勞困故不得已焉相對而泣遂流瑩于高

峯縣諸將更會議移配瑩于合浦（後移于忠州）放禑于江華百官奉傳國寶獻于定妃（恭愍王妃）立禑子昌（年九歲我太祖欲立王氏曹敏修念仁任薦拔之恩謀立李謹妃子昌恐諸將違己以李穡爲時名儒欲藉其言密問於穡穡曰當立前王之子遂以定妃敎立昌）

朴宜中還自京師 帝引見待有加遂竄鐵嶺立衛之議（宜中之行裝無一物遼東護送鎭撫徐顯索布宜中傾囊示之解所衣苧衣與之顯嘆其清廉以告禮部帝特厚待顯出曰倭宰相而下吾見麗使多矣未有若朴宰相者）

倭寇光州判典校寺事康好文妻文氏被虜不汚賊（文氏携二兒將走匿忽被虜行至夢佛山極樂菴有石崖高可千餘尺文氏謂同被虜隣女曰汚賊求生不如潔身就死奮身而墜賊殺兒而去崖下有蘿蔓蒲草布密得不死折右臂久而復蘇居三日聞賊退乃還鄕里莫不驚嘆）

遣政堂文學偰長壽以禑遜位表如京師

流曹敏修于昌寧（敏修當林廉之誅恐禍及己凡攘奪民田悉還其主旣得志稍稍還奪復肆貪婪沮革私田大司憲趙浚劾而逐之）

以李穡爲門下侍中我 太祖守侍中

始復銓選法舊制吏兵部分掌文武銓注

大司憲趙浚上書請正田制（初麗祖旣一三韓首正田制分給臣民百官則視其品而給之身歿則收之府兵二十而受六十而還士人夫受田者有罪則收之國有定制臣民安業光宗定貢賦景宗立田柴科及成憲經界愈詳文宗恭儉節用家給人足中葉以降權姦蠹國逮事胡元朝覲饋遺國贐等事殆無虛日省官達魯花赤迭相往來誅求無厭徵督無藝遂至叔季世族巨室占奪民田所在連阡陌絡山野一歲徵租或再或三猶以爲不足華田柴爲私有版籍不明民胥咨怨）

以洪永通領門下府事國人皆曰以彼貪婪得免正月之誅今値更化之初尚不見斥又位上相眞福人也

改諸道按廉使爲都觀察黜陟使賜敎書鈇鉞

皆用臺諫薦復以士人爲縣令監務

鄭地擊倭兵于南原大敗之（時倭寇慶尚全羅楊廣自秋及夏屠燒州郡地時爲三道都指揮使擊倭大捷人謂非此戰三道民幾盡矣朴葳亦爲元帥擊倭頗有功）

西海道觀察使趙云仡將行上書其略云國界自西海歷楊廣全羅至于慶尚海道幾二千餘里有水中可居之洲曰大青小青喬洞江華珍島絶影南海巨濟等二十小島不可勝數皆有沃壤魚鹽之利乞於五軍將帥八道軍官各給

虎符金牌至于千戶百戶授以牌而仍以大小海島爲其食邑傳諸子孫則不惟將帥一身之富貴亦且子孫萬世衣食有餘人人各自爲戰戰艦自備兵糧自齋而爲游兵無時擊之則賊不敢窺覦民得以富庶民獲魚鹽之利國無漕轉之虞祖宗土地復全於今日矣（云佗農墟縣人金得培晉立志奇古跌宕瑰偉徑情直行不肯隨時俯仰恭愍府登第退居尙州露陰山下辛禑朝起授諫議大夫又退居廣州古垣江村重營坂橋沙平兩院自稱院主人本朝授江陵府使辭以病辭歸廣陵別墅將終自述墓誌）

遷禑于驪興

改政房爲尙瑞司以我　太祖及李穡文達漢安宗源兼判尙瑞寺事

遣侍中李穡簽書密直司事李崇仁如京師賀正請王官監國自玄陵薨　帝每徵執政大臣入朝皆畏懼不行穡爲相自請行以我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恐其未還有變請一子從行　太祖以　太宗爲書狀官從行及還穡曰皇帝中無所主之主也

典法及郞舍上疏曰瑩事玄陵定亂興王歷僔北鄙却倭寇蕩羣兇以濟生民誠社稷臣也然闇於大體決策攻遼獲罪天子願斷以大義昌從馬命斬之（瑩鐵原人惟淸五世孫風姿魁偉膂力過人剛直忠淸年十六父元直臨終戒之曰見金如石瑩佩服遺訓不事産業居第湫隘服食儉素其視乘肥衣輕者如犬豕然每臨陣對敵神氣安閑矢石交於前略無懼色戰士却一步者悉斬故大小百戰未嘗一敗雖爲將相握重兵關節不行世服其淸務持大體終身掌重兵麾下軍士所識面者不過數十人每赴都堂正色直言不少隱左右無應者獨自歔欷而已然性少戇不學無術凡事斷以己意喜殺立威及其衰耗妄興攻遼之師尹紹宗論曰功蓋一國罪滿天下世以爲名言臨刑辭色自若死日都人罷市遠近聞者至於街童巷婦皆爲之流涕死在道傍行者下馬）

恭讓王（神宗七代孫初封定昌府院君我太祖與沈德符鄭夢周定策立之在位四年）

元年（大明洪武二十二年）慶尙道元帥朴葳以兵船一百艘擊對馬島燒倭船三百艘廬舍殆盡元帥金宗衍崔七夕朴子安繼至搜被虜民百餘以還昌賜葳衣服鞍馬銀錠奬諭之

禮儀司請每月用六衙日朝叅

諫官吳思忠等劾李崇仁流京山府權近上書論救亦被流牛峯徙寧海府李穡亦不自安乞

解職歸長湍別業（尹紹宗嫉崇仁才高又憾稽譽崇仁而不譽已譏毁多方）

放昌于江華立宗室定昌府院君瑤爲王（初崔瑩甥金佇潛往黃驪謁禑禑授一劒使遺所善郭忠輔圖復位忠輔陽諾犇告我　太祖　太祖囚佇巡軍鞫之辭連邊安烈李琳禹玄寶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於是遷禑于江陵廢爲庶人　太祖與沈德符等議奉瑤立之）

李穡自長湍詣闕賀王召入內下床而待乃曰平生閒遊不意今日得此也願卿輔之

誅辛禑辛昌臺諫交章司宰輔令尹會宗亦上疏請罪故也（禑妻崔氏大哭曰妾之至此吾父之過也不食十餘日晝夜哭泣得粒輒精春供眞時人憐之）

二年郎舍尹紹宗李詹上疏以邊安烈欲迎立辛禑流漢陽

立積慶園置祠官祀四代（禮官奏漢光武繼漢舊統別立四親廟於洛陽祀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宋英宗以仁宗從兄濮王之子入繼大統司馬光議爲人後者爲之子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然所生之義至大不可盡絶於私恩今當依漢宋故事西原君以下四代尊以高官大爵立園置祠官別子奉祀而子孫襲爵在禮當然王從之）

始置經筵官（前此只稱書筵至是始改而於世子稱書筵）

鄭夢周進言曰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飲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堯舜之道亦不外此佛氏之敎則不然辭親戚絶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觀空寂滅爲宗豈是平常之道（時王欲迎僧粲英爲師故夢周語及此）

以我　太祖領八道軍馬置軍營分番更宿廩以軍資

時有強盜刼人於城門外大司憲成石璘左常侍尹紹宗援引吳元濟遣人殺武元衡之事以爲刼盜之發實由邊安烈輩上疏請罪遣金伯興就貶所誅之

王御經筵謂侍講官曰予年齒已暮雖讀聖經恐無益也朴宜中引師曠秉燭之喩反復陳勸（晉平公謂師曠曰吾年七十七欲學恐年老矣對曰何不秉燭乎公以爲戲已怒之對曰盲者安敢戲君少而學之如初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秉燭之光秉燭之明孰與昧行公然之）

置宮城宿衛府始立提調提舉（王欲罷僞朝添設職鄭道傳請依宋大丹館福源宮提調提舉之制別置宮城宿衛而秩高者授提調秩卑者授提舉則政得）

（其宜體統嚴矣王從之）臺諫上疏請治李穡曹敏修議立辛昌又欲迎還辛禑之罪王遣人鞫穡于長湍穡曰囘軍議立之際敏修問宗親與子昌孰當將敏修以主將領兵且與昌之外祖李琳聯族同心穡不敢違以禑立已久當立子昌爲對無首勸擅立之語去年朝京師禮部尚書李原明曰汝家逐父立子天下安有是理王與崔瑩皆被拘囚是何義耶予曰崔瑩教王謀犯遼陽將軍曹敏修與

李（太祖舊諱）以爲不可到義州不敢發瑩數促之不獲已囘兵繫瑩於獄於是王怒欲害諸將故太后廢王置于江華去開京二十餘里舊都勝地恰養情性無如此地且宰相侍衛儀仗器物朝夕膳奉皆如平日何放之有及還謂　李侍中曰原明之言耳可得聞口不可道驪興地遠迎置近地可免放君之名如何但此語而已固無迎立之議（穡常與人曰晉元帝入繼大統致堂胡氏論曰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憑依舊業安能係屬人心舍而創

初難易絶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今穡於立辛氏不敢有異議者亦此意也）王欲迎僧粲英爲師臺諫伏閤力爭卒不果

金星貫月王謂鄭道傳曰將有何災道傳曰咎在上國不關我朝時議非之

王昉趙胖等還自京師啓曰禮部召臣等曰爾國人有坡平君尹彝（尹彝有麟從弟嘗爲僧犯贓亡入上國改名彝）中郎將李初者來訴于　帝言高麗　李侍中立其姻親瑤爲王謀動兵馬將犯上國宰相李穡等以爲不可卽將李穡等十人殺害（十人穡及曹敏修李

琳邊安烈權仲和張夏李崇仁權近李種學李貴生）將禹玄寶等九人遠流（九人玄寶及禹仁烈鄭地金宗衍尹有麟洪仁桂陳乙瑞慶補李仁）其在貶宰相潛遣我來告天子仍請親王動兵來討乃出彝初所記穡等姓名示之於是臺諫請鞫彝初之黨遂下玄寶等于巡軍（有麟仁桂死獄中）逮繫穡等于清州獄（穡及琳仁烈仁敏地崇仁種學貴生）時評理尹虎同觀察使柳玽方鞫穡等于清州忽雷雨大作前川暴漲毁城南直衛北門城中水深丈餘漂沒官舍民居殆盡獄官眷黄攀樹木以免事聞遣判

書趙溫放諸囚安置臺諫復論執不已鄭夢周因邀芬之慶請王大霈鴻恩王命宥禑等任使居住（後鄭道傳還自京師帝言朕既不信禑昶初之誣已斷罪流溧水縣汝國復何憂疑）

禮成江水赤沸三日王有憂色半元帥曰安知其不爲祥也人譏其諂

焚公私田籍于市街火數日不滅

遷都漢陽判書安瑗力言術士之妄乞還都王從之

三年省五軍爲三軍都總制府以我 太祖爲都總制使裴克廉爲中軍總制使趙浚爲左軍總制使鄭道傳爲右軍總制使

王欲御經筵宦者金師幸止之曰日月多矣一月不講無害於政王從之

置各道牧府儒學教授官

中郎將房士良上時務十一事一曰崇儉素二曰貴賤服飾有等三曰婚姻家勿用綾錦褥衾四曰稅行商以抑末五曰禁鍮銅器專用瓷木六曰禁麤布行用錢楮爲貨七曰西北萬戶千戶用兩府六曹臺諫之薦八曰禁潛賣牛馬於他境九曰罷其人之役十曰都城外凡墳塚所在禁樵採十一曰往時勳烈之臣枉被刑戮加金得培安祐李芳實朴尙衷等追加褒贈王深納拜士良刑曹正郞

帝遣宦者韓龍黃禿蠻來求馬一萬匹宦者二百人

定喪服制一依大明服制（唯外祖父母妻父母服與親伯叔同無後人以三歲前遺棄兒冐姓付籍者即同己子其同宗之子以親近繼後者許行其職唯軍官只許行百日喪三年內不許娶婦及宴飲）

前典醫副正金琠前戶曹判書鄭士倜俱上書請重營佛寺加給田丁以興釋教於是成均生員朴礎等上疏極斥佛法以抵崇奉之非且論金琠佞佛媚王之罪請轘諸都市以示萬世王大怒（礎等將上疏生員徐復禮不署名博士金貂等鳴鼓而黜之司藝柳伯淳止礎等不得言於知申事成石容曰礎等疏請勿納礎等議將不受業大司成金子粹等惡其無禮且怒貂等不告擅黜生徒因貂等家奴召復禮還入學及子粹赴衙貂等不庭迎子粹上箋辭不允下貂等于巡軍將欲殺之而不得罪名左代言李詹啓曰我朝自 太祖以來崇信佛法今貂

（斥之是破毀先王成典以此罪之不患無辭王然之兵曹左郎鄭擢上疏論救得免只笞四十）

鄭道傳上書都堂請誅李穡禹玄寶臺諫亦交章請治穡玄寶種學等罪乃流穡于咸昌玄寶于鐵原種學于遠地時司藝柳伯淳與順寧君聃相語曰今儒者鄭道傳謀弄國柄儻有毅宗朝廷之亂吾等恐陷其禍臺諫刑曹聞之執伯淳等訊之流于外

三道水軍都體察使王康請開蕁堤渠以通漕運調發楊廣道下夫浚之不克

都評議使司上書以爲銀銅本非國產錢瓶之貨卒難復行宜令有司參酌古今倣會子寶鈔之法置高麗通行楮貨印造流布與五綜布相兼行以資國用事竟不行

省憲刑曹上疏曰道傳濫居功臣之列內懷姦惡外施忠直染汚國政請加其罪王放歸其鄉奉化縣

省憲刑曹論列立子昌迎辛禑及宗衍（先是西京千戶尹龜澤來告我　太祖曰金宗衍趙裕等與沈德符等十二人謀作亂欲害侍中於是獄大起殺裕捕宗衍斬之流餘人于外）彛初益富之黨以聞王召鄭夢周等議夢周曰斂修昌之近親欲立昌者斂修之志當是之時穡雖欲立宗室斂修之志其可奪乎則穡之罪應末減矣王然之命籍斂修安烈家李乙珍按律斷罪池湧奇朴可與仍舊付處禹仁烈王安德朴葳外方從便餘皆京外從便夢周啓王著令曰今後復有論劾者以誣告論

判開城府事鄭地卒謚景烈（地少有大志姿魁偉性寬厚爲將好

讀書通大義凡出入常以書籍自隨彛初之獄逮繫淸州不服言必誓天辭旨慷慨竟以水災免退居光川至是被召未赴而卒）

召還李穡李崇仁

四年憲府劾柳曼殊不侍母奉養奪諸弟田民請治其罪不聽再論之只削上護軍職

世子奭還自京師　太祖迎于黃州遂畋于海州墜馬病篤王連遣中使問候獨鄭夢周聞之有喜色

諫官金震陽李擴李來（來存吾子）李敢權弘等上疏

曰道傳起身賤地竊位堂司欲掩賤根謀去本主織成妻非之罪連坐衆多之人（初禹玄寶族人金戩嘗爲僧私其奴樹伊妻生一女密加愛護以嫁士人禹延生女適鄭云敬生道傳） 三卿相間偶起嫌讐與道傳同心賣弄權勢誘脅諸人閭在等爲扇亂之羽翼紹宗璞等爲造言之喉舌唱和而起廣張罪網施刑於不可刑之人求罪於本無罪之地衆心危懼咸怨咨嗟請令有司收浚等職牒功券而明正其刑亦於道傳貶所置典刑以令後䟽留中不下於是震陽等伏閤更請王召鄭夢周等議乃流浚閭紹宗在于遠地震陽等使人執道傳于奉化因浦州（即今眞寶縣） 憲府又論吳思忠罪與紹宗同請幷流之

鄭夢周忌我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知道傳浚閭等有推戴之心欲乘墜馬病篤圖之令臺諫劾道傳浚閭及素所歸心者五六人將殺之以及 太祖 太宗與李濟等議於麾下士乃謀去夢周卞仲良（太祖兄元桂壻也）洩謀於夢周夢周詣 太祖邸欲覘變及還 太宗遣趙英珪等要於路擊殺之籍其家（夢周迎日縣人爲人豪邁絶倫有忠孝大節少好學不倦精硏性理之學有所得講說發越超出人意大爲我 太祖所器重屢加薦引同升爲相時國家多故機務浩繁夢周處大事決大疑不動聲色而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多所張設時謂王佐之才時俗不行三年喪夢周獨廬墓三年始令士庶倣朱子家禮立家廟奉先祀又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鄕校以興學術如立義倉設水站皆其畫也所著詩文豪放峻潔）

流震陽李擴李來李敢權弘鄭熙金畝徐甄李作李申于遠地放稽于韓州（今韓山貫鄕也） 稽 王使謂稽曰兩江之外惟卿所適稽憮然曰臣願無田宅果安歸乎遂貶衿州尋徙驪興（稽天資明敏博覽羣書爲詩文操紙立就略無疑滯勉進後學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學者皆仰慕掌文翰數十年屢見稱中國平生無疾言遽色不露圭角不治生產雖至屢空不以爲意與鄭夢周同心終始不變臣節）

又廢崇仁趙瑚種學種善（稽子）二人皆 震陽擴爲庶人（崇仁天資英銳文辭典雅稽每嘆賞曰此子文章求之中國不多得也帝每覽所撰表曰表辭誠切中原士大夫覩其著述莫不嘆服） 司憲府又上疏論贊趙浚忠功極陳夢周之罪請流餘黨偰長壽李茂李彬金履安魯生崔關金贍于遠地後臺諫又極論震陽罪杖流遠方尋卒（震陽慶州人淸直慷慨常居草屋號草屋子）

沈德符裴克廉等請罷諸道觀察使復按廉使罷節制使經歷都事復掌務錄事且罷新定監務諸驛丞儒學教授官資贍諸貨庫人物推刷都監東西遞運所水站及戶口成籍牛馬烙印州郡鄉社里長等法又令各司凡受稟事皆令直報都堂勿隷六曹

召還趙浚鄭道傳南誾

都評議使司執宗親南平君和等六人及禹玄寶五父子安翊金南得崔乙義王承貴都興安

琰柳廷顯許應朴與澤安俊申元弼崔咸流于遠地使經歷張志和啓王曰玄寶等屢干罪犯更欲謀亂禍機甚迫未及啓聞已將分配于外以趙浚爲京畿左右道節制使南誾爲慶尚道節制使各道皆如之使掌其道戎馬且以浚判三司事鄭道傳爲奉化郡忠義君趙胖知密直司事我恭靖王爲三司右使南誾同知密直司事權仲和商議贊成事尹虎成石璘爲贊成事李仁敏判開城府事慶儀鄭熙啓爲門下評理金士衡爲三司左使尹師德判密直事金用超金乙貴李薿金稛並爲密直副使李行爲藝文館提學

王召我　太宗及司藝趙庸曰予將與　李侍中同盟卿聽　侍中言草盟書來豈無故事庸言列國同盟則古有之矣君與臣盟則無經籍可據王曰第草之庸言於我　太祖退草以進

王遜于原州尋移杆城郡降封恭讓君後三年甲戌薨于三陟府追封恭讓王高麗亾歷數歸

于　眞主（壬申年即位）

右高麗太祖以後梁末帝貞明四年戊寅即位（都松岳郡）至恭讓王四年壬申大明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五年而亡合三十二王共四百七十五年

皇明萬曆丁巳　秣陵廖孔悅傳生校

朝鮮史略卷之六　終

跋

朝鮮史略六卷．不著撰人．以文考之．知爲明代彼國人所著．四庫入載記附錄內．其書卷一．紀東國古事．始檀君箕子衞滿漢四郡二府三韓．終以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其紀高句麗始祖朱蒙．立於漢元帝建昭二年．至唐太宗時．蘇定方兵入平壤．王高臧降止．凡七百餘年．卷二新羅紀．起文武王．至敬順王降高麗止．（景明王時立王建爲王國號高麗）卷三至卷六．皆高麗紀．起太祖神聖王．至恭讓遜位於李氏止．凡四百七十五年．全書仿編年之體．事類亦分注於下．文字簡當有法．而神誕纖瑣之事．往往備載．不免自穢其書．然東國史乘．流傳中土者．更莫有先於是矣．余昔年於坊市覯一寫本．乃嘉慶壬申葉東卿所鈔．而任丘金象豫爲之校正．越二年．大興翁樹崑．又覆勘焉．蓋葉氏從明萬曆本傳錄．而諸人爲之校勘．至於再三．可知其書之罕傳矣．余因屬鈔胥影寫一帙存之．頃閱北平館中新收得萬歷刻本．爰亟假觀．原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每卷後均題皇明萬曆丁巳校書人名一行．卷一爲莆中郭天中聖僕．卷二爲吳郡趙宧光凡夫．卷三爲吳郡黃習遠伯傳．卷四爲吳郡葛一龍震父．卷五爲閩中何璧玉長．卷六爲秣陵廖孔悅傳生．其人固皆當時知名之士．前後別無序跋．與余所傳葉東卿本．咸相脗合．取以比較．則鈔本脫落文字頗多．舉其要者言之．如卷一新羅王號．次次雄下．脫或云慈充方言巫蓋神而敬畏之稱注文十四字．新羅王子阿達羅王立下．脫漢永興二年注文五字．高句麗太子改名釗下．脫晉咸和六年注文五字．僧惠亮來王以亮下．脫爲僧統始置百座講會及八十一字．卷二景德王改郡縣名下．脫又改官號四字．其它單奪訛者．難以悉舉．最甚者卷四第三十八葉以下．空缺文字至三十餘字．賴此本一一補完．凡全書六卷．補訂三百四十一字．夫以葉氏所鈔．其行格一遵萬歷原刻．而所校諸人．又皆當時學流．宜其可以傳信於後．今以原刊勘之．乃其漏略譌舛．指不勝屈．然則凡讀古書者．設非目見原本．固有不可盡信者耶．按海虞瞿氏目中亦載有鈔本．然其標題則爲東國史略．其後有萬歷庚戌趙清常跋．其後八年爲丁巳．書乃刻成．今館中所藏兩本．皆無趙跋．意其年久佚去．然其標題赫然爲朝鮮史略．固無東國之名．且瞿本後尙附有徐姚錢古訓百夷傳一卷．余所見刻寫．凡三本．皆不見．豈前後數載．此書凡再刻耶．其事要不可以理解．聊記於此．以質當世博覽之士焉．

江安傅增湘

東韓事畧

彩巖桂山先生傳

先生諱義樹。字君華。號彩巖。又有霍汀天水漁者之號。東都人。其先甲斐人。武田晴信第三子。曰葛山信貞。其子義定。改稱桂山氏。（葛桂邦音相通。）先生乃其五代孫也。幼聰慧絶倫。七歲時。客與父談時勢得失民間利病。先生進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客大奇之。及長。遊於林整宇之門。精究理學。尤長於詞章。室鳩巢每嘆曰。君華其行敦篤。而其材宏大。挺然於埃壒之表。文采風流。足雄睨一世。三宅觀瀾又喜其篤學能文。而屢推轂之。先生深悼

惜赤穗義人。題泉岳寺墓曰。蒼天空洞不能言。狂瀾代鳴國士冤。歷歷忠肝四十六。海上精藍易黄昏。二十年前春風殿。一念殺人羊觸藩。國破家亡何顏面。廷尉三尺不足尊。千金散盡武陵市。鐵椎夜叩仇家門。滿庭白雪踐爲血。快劍斬斷長蛇元。歸來松楸一哭足。甘心伏誅入九原。寒山風雨點燐火。或將孤月吊英魂。此輩平生衆人遇。唯知一死酬主恩。却笑橋下漆身子。多少計較向人論。先生不苟交。唯與梁田蛻巖高瀬學山中村蘭林友善。皆嘆以爲難得之才。物茂卿聞先生篤學。屢

贈書牘。辨論疑義。其意在難詰程朱說。而先生不與之抗。以謂偏于閩學。未足以窺精微所在也。蛻巖嘗寄書勸其持門戶。而先生退讓。不欲近名。元祿九年。以整宇之薦。應　幕府辟爲講官。寛保三年。奉　旨重訂武德大成記。以其居遠。　命僦居整宇家。以卒其業。前後賜金者數矣。至書物奉行。　幕府嘗特　命許覽秘府書。書莫不讀。又博綜衆藝。善草隷。精樂律。尤其所長云。寛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以病卒于賜第。年七十二。遺言曰。我無德學。又無官績。勿建碑。著有彩巖集二卷。行于

世。

論曰。元亨之間。文運日隆。崎木伊物之門。俊傑輩出。鼓動一世。林門則寥寥乎蔑聞。況先生篤學自修。不欲近名者乎。雖然觀鳩巢觀瀾之獎讚。不舍。先生之所以爲先生可知也。德不孤。必有鄰。豈非先生之謂乎。

安中城主板倉勝明子赫撰

東韓事略

東都　桂山義樹君華輯

朝鮮在鴻荒之世。檀君開其國。而自中華入治之者。以殷箕子爲祖。初有朝鮮之號。（東國輿地勝覽卷五十一平壤郡下云。居東表日出之地。故名朝鮮。○又引史記索隱云。地有汕水。故名。汕音鮮。）是稱前朝鮮。遂箕氏王其地者。衞滿也。是稱後朝鮮。至孫右渠而朝鮮之域。盡入於漢。以爲郡縣。厥後中華號令。不及殊方。由是種類分爲數部。其爲君長者三。馬韓辰韓弁韓是也。後三韓各改國名。馬韓稱百濟。辰韓稱新羅。弁韓稱高麗。當唐時。新羅滅高麗百濟而一之。五季之初。新羅之臣王建自立爲王。國總稱曰高麗。逮明主中國。其臣李成桂滅王氏立國。復朝鮮之號。傳迄於今。是其大略也。今採東國通鑑。紀其世系云。（東國通鑑五十七卷。上始檀君下盡高麗。朝鮮原有此史。成化二十年。其大臣徐居正等。新脩補定。上箋以進。萬曆二十年。我國平秀吉再攻朝鮮。國內兵燹。此書亡矣。而存於日本。疑是壬辰之亂。掠奪之物也。寛文丙午。水戸相公刊之傳世。）如其李成桂以後事者。採清王鴻緒所撰明史藁也。（明史藁凡三百十卷。康熙十七年奉勅撰。雍正元年奏進。朝鮮見列傳一百九十九卷也。）

朝鮮世系

檀君

東方初無君長。有神人降于檀木下。國人立爲君。是爲檀君。國稱朝鮮。唐堯戊辰年也。初都平壤。後徙白岳。至商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達山爲神。（俗說云。享壽千四十八年。此說可疑。乃傳世歷年之數。非檀君之壽也。）

箕子（前朝鮮）

周武王封之。世世相承。其四十一代孫箕準。爲寓客衞滿見逐。失其國。（箕子都平壤。爲民設禁八條。○涵虛子曰。箕子率中國五千人入朝鮮。）

衞滿（後朝鮮）

至其孫右渠。爲漢武帝見滅。國爲臨屯玄菟樂浪眞蕃四郡。

百濟（三韓）　初名馬韓。

始祖温祚王。傳世三十六世。至義慈王。唐高宗顯慶六年。新羅與唐滅之。共六百七十八年。

高句麗　初名弁韓。

始祖東明王。姓高氏。唐高宗總章元年。見滅於新羅。

傳世三十七王。共七百五十年。

245冊94.5
22B

新羅　初名辰韓。

始祖赫居世。姓金氏。至大宗王。并高麗百濟。至敬順王。見滅於王建。傳世六十五主。共九百九十六年。（新羅脫解王夜聞始林有鷄聲。明遣人見之。有金櫝掛樹枝。日雞鳴其下。開櫝有小兒。姿顏音偉。王喜養爲子。以其出金櫝。姓金氏。改始林名雞林。因以爲國號。）

高麗　姓王氏

太祖神聖王（諱建。字若天。漢州松嶽郡人。金城太守隆之子。母韓氏。氣度雄深寬厚。有濟世之量。在位凡二十六年。統一之後八年。壽六十七。）

惠宗義恭王（諱武。字承乾。太祖長子。母莊和王后。氣度恢弘。從太祖征百濟有功。在位二年。壽三十四。）

定宗文明王（諱堯。字義天。太祖第二子。母神明王后劉氏。性好仏多畏。信圖讖。在位四年。壽二十七。）

光宗大成王（諱昭。字日華。定宗母弟。禮待辭臣。明於聽斷。恤貧弱。重儒雅。夙夜孜孜。庶幾治平。中歲以後。信讒言多殺人。酷好仏法。奢侈无節。在位二十六年。壽五十一。）

景宗獻和王（諱伷。字長民。光宗長子。母大穆王后皇甫氏。溫良仁厚。不好嬉遊。及其末年。頗倦萬幾。而事娛樂。又溺聲色。好圍碁。昵近小人。疏遠君子。由是政教衰替。在位六年。壽二十七。）

成宗文懿王（諱治。字溫古。太祖第七子旭之第二子也。母宣義王后柳氏。天資嚴正。器宇寬洪。立法定制。崇奬節義。求賢卹民。致治有可觀者。在位十六年。壽三十八。）

穆宗宣讓王（諱誦。字孝伸。景宗長子。母獻哀王后皇甫氏。成宗養于宮中。性沈毅。幼有人君之度。長射御。而嗜酒好獵。不留意政事。信任嬖倖。以及於禍。在位十二年。壽三十。）

顯宗元文王（諱詢。字安世。安宗郁之子。母孝肅王后皇甫氏。王性聰悟仁惠。敏於學。工詞翰。在位二十二年。壽四十。）

德宗敬康王（諱欽。字元良。顯宗長子。母元成太后金氏。性剛斷有執。在位三年。壽十九。）

靖宗恭惠王（諱亨。字申照。德宗母弟。仁厚寬洪。英毅果斷。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二。）

文宗仁孝王（諱徽。字燭幽。古諱緖。顯宗第三子。母元惠太后金氏。幼而聰哲。及長。好學善射。志略宏遠。寬仁容衆。凡所聽斷。不復遺忘。在位三十七年。壽六十五。）

順宗宣惠王（諱勳。文宗子。少有疾。居廬毀甚。卒于喪次。在位纔十一日。壽三十七。）

宣宗思孝王（諱運。字繼天。古諱蒸。又祁。順宗母弟。幼而聰慧。及長。孝敬恭儉。識量弘遠。博覽經史。尤工製述。在位十一年。壽四十六。）

獻宗恭殤王（諱昱。宣宗長子。母思肅太后李氏。性聰慧。九歲好書畫。凡所見聞。未嘗遺忘。在位一年。壽十四。）

肅宗明孝王（諱顒。字天常。古諱熙。宣宗母弟。幼而聰慧。及長。孝敬恭儉。雄毅果斷。五經子史。莫不該覽。文宗愛之。嘗曰。後之復興王室者。其在爾乎。宣宗九年。扈駕西京。有紫氣騰勝上。望氣者以爲王者之符。在位十年。壽五十二。）

睿宗文孝王（諱俁。字世民。肅宗太子。母明懿太后柳氏。深沈有度量。雅好儒學。在位十七年。壽四十五。）

仁宗恭孝王　諱楷。字仁表。古諱構。叡宗長子。母順德王后李氏。性仁孝寬慈。好學多才。待師友以禮。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八。

毅宗莊孝王　諱晛。字日升。古諱徹。仁宗長子。母恭叡太后任氏。性好遊宴。狎群小。卒及於禍。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七。

明宗光孝王　諱晧。字之旦。舊名昕。毅宗母弟。初封翼陽公。鄭仲夫廢毅宗。迎立之。柔懦無斷。政在於下。爲崔忠獻所廢。在位二十七年。壽七十二。

神宗靖孝王　諱晫。古諱晙。字至華。明宗母弟。封平凉公。崔仲獻廢明宗。迎立之。在位七年。壽六十七。

熙宗成孝王　諱韺。字不佞。古諱悳。神宗長子。母宣靖太后金氏。神宗三年。封太子。七年正月。奉遺命。卽位。後爲崔仲獻所廢。在位七年。壽五十七。

康宗元孝王　諱祦。字大華。一字法挂。明宗太子。母光靖太后金氏。崔仲獻廢熙宗。奉王卽位。在位二年。壽六十二。

高宗安孝王　諱㬚。字大明。一字天祐。古諱曔。又改晊。康宗長子。母元德太后柳氏。康宗二年八月。奉遺詔。卽位。後元追諡忠憲。在位四十六年。壽六十八。

元宗順孝王　諱禃。字日新。舊諱倎。高宗長子。母安惠太后柳氏。以太子入朝蒙古。明年還國。卽位。後元追諡忠敬。在位十五年。壽五十七。

忠烈王　諱昛。古諱諶。元宗長子。母順敬太后金氏。性寬厚。喜怒不形。幼習學讀書。知大義。然溺於宴樂。昵近群小。又好畋獵。在位三十四年。壽七十二。

忠宣王　諱璋。字仲昂。古諱謜。蒙古諱益智禮普化。忠烈王長子。母齊國大長公主。性聰明果斷。興利祛害。凡所施爲。粗若可觀。然父子之間。慚德實多。而久居上國。自罹竄逐之辱。在位五年。壽五十一。

忠肅王　諱燾。小字宜孝。蒙古諱阿剌訥忒失里。忠宣王第二子。母蒙古女也速眞。遊騁畋獵。性剛毅。沈重[illegible]明。善製述。工隸書。在位前後二十五年。壽四十六。

忠惠王　諱禎。蒙古諱普塔失里。忠肅王長子。母明德太后洪氏。性豪俠好騎射。喜營財利。荒淫無度。羣小得志。忠直見斥。一有直言。必加誅戮。人畏罪。莫敢言者。在位前後六年。壽三十。

忠穆王　諱昕。蒙古諱八思麻朶兒只。忠惠王長子。母德寧公主。性聰慧。在位四年。壽十二。

忠定王　諱㫝。蒙古諱迷思監朶兒只。忠惠王庶子。母禧妃尹氏。在位三年。壽十五。

恭愍王　諱顓。古諱祺。蒙古諱伯顏帖木兒。忠惠王母弟。性嚴重且慈仁。頗得衆心。晩年。猜忌荒惑。以及於禍。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五。

辛禑　小字牟尼奴。辛旽婢妾般若出也。或云。般若所生兒死。竊取他兒養之。恭愍王稱爲己子。王薨。李仁任立以爲君。恭讓王卽位誅之。僭位十四年。

辛昌　禑子。僭立見誅。

恭讓王　諱瑤。神宗七代之孫。初封定昌府院君。己巳十一月。李成桂與沈德符鄭夢周等。定策立之。在位四年。壬申十一月。遜于原州。降封杆城郡恭讓君。後三年薨。後追封王。

右高麗傳世三十二世。凡四百七十五年。亡於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受禪者李氏。國號朝鮮。

定一作靖

朝鮮

康獻王（姓李氏。名成桂。高麗恭愍王之朝。爲侍中領軍府。廢辛禑及子昌。而立王瑤。又廢瑤而自立。明太祖命允。於是改國號曰朝鮮。自改名旦。建文六年薨。）

恭定王（名芳遠。康獻王之子。永樂二十年薨。）

世宗　莊憲王（名祹。恭定長子。景泰元年薨。）

恭順王（名珦。莊憲子。景泰三年薨。）

[redacted]王（名弘暐。恭順子。立三年。以年幼目疾。上表譲位叔父瑈。）

惠莊王（名瑈。成化四年薨。）

襄悼王（名晄。惠莊子。成化六年薨。）

康靖王（名娎。懿敬之兄。故世子暲子。弘治五年薨。）

[redacted]王（名㦕。康靖長子。弘治五年薨。）

恭僖王（名懌。㦕之弟。嘉靖二十三年薨。○初高麗國王氏。洪武間。王顓遭弑无後。權臣李仁人立）僞姓爲嗣。後國人得王氏之裔瑤立之。瑤昏亂。衆推門下侍中李成桂主國事。請於朝。許之。改名旦。東國誌曰。朝鮮成桂與仁人異族。永樂間。陪祭海陳說文。稱成桂爲仁人子。而祖訓亦載仁人子成桂。慆上疏。奏辨明。帝從之。○嘉靖八年。陪臣柳溥上言。國祖李旦。係本國全州人。二十八世祖瀚仕新羅。爲司空云云。十五世孫成桂至正辛丑。恭愍十年。有紅巾入境。成桂擊之有功。授武班職事。時尚未知名。恭愍无嗣。陰畜寵臣辛旽之子。爲子。晚被嬖臣洪倫。內豎崔萬生弑。權臣李仁人誅倫。禑生前立禑。權成桂門下侍中。禑遣兵使遼東。成桂不從返兵。禑懼遜位於子昌。昌以僞姓見黜。復立王氏爲孫定昌君瑤。寘仁人於外。瑤復无道。國人戴成桂。請於高皇帝立爲王。更名旦。賜瑤別邸。終其身。實未嘗爲弑。今乞修會典。允。賜昭雪。帝許之。詔送史館編纂。

仁宗　榮靖王（名峼。恭僖子。立不踰年薨。）

明宗　恭憲王（名峘。榮靖之弟。隆慶元年薨。）

穆宗　昭敬王（名昖。恭憲之姪。萬曆三十六年薨。○昖。字彙云。與專切。音沿。目行也。）

[redacted]王（名琿。昭敬長子。立十五年。爲姪倧所簒。）

[redacted]王（名倧。始名倧。）

[redacted]王（名淏。）

[redacted]王（名焞。○焞。字彙云。通回切。退。平聲。又音吞。）

人物

朝鮮　申叔舟　世宗朝。再登第。以書狀官使日本。[redacted]屏簇。求詩者坌集。操筆立就。略不經意。日本歎服。每因使者。問其安否。復奉命往遼東。與大明前翰林黃瓚。質問正韻。往還凡十三度。撰洪武韻通攷。世祖朝。持節征野人。捷還。上喜曰。叔舟予之諸葛亮也。四帶功臣。再爲首相。凡議論常持大體。略其苛細。爲朝野所倚重者。幾二十年。卒謚文忠。所著保閒齋集。行于世。

高麗 金富軾 肅宗時。翰林司諫。毅宗朝。以功名終。年七十七。諡文烈。有文集二十卷。

同上 崔讜 忠肅朝。爲均成大司成。致仕之後。不作家人生業。號拙翁。爲文章。不資師友。性少許可人。

同上 李奎報 允綏之子。九歲能屬文。時號奇童。經史百家佛老之書。一覽輒記。明宗朝及第。高宗時。累歷判秘書省事。時蒙古兵壓境。屢加徵詰。奎報久掌兩制。陳情書表。元帝感悟撤兵。王大喜之。授樞密詹事。以門下侍郎致仕。諡文順。性豁達。不營資產。肆酒放曠。爲詩文。汪洋大肆。一時高文大册。皆出其手。有集行世。

同上 李仁老 能屬文。善草隸。明宗朝。出入史館。凡七。四年以詩酒自娛。所著有銀臺集。雙明齋集。破閑集。

同上 李崇仁 恭愍朝人。多才盛名。有陶隱集。後以鄭夢周黨。逑流尋卒。

同上 李存吾 字順卿。剛正學者。廷叱辛旽。

涉兩朝 李穡 天資明敏。博覽群書。詩文操筆即書。恭愍朝。擢魁科。又征東行省試第一名。充書狀官。赴延試。歐陽玄見擢對策。大加稱賞。遂擢置第二甲。東還。累官門下侍中。掌國文翰數十年。屢見稱中國。勉進後學。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學者皆景慕。入朝鮮。封韓山伯。諡文靖。有牧隱集五十餘卷。行于世。

朝鮮 徐居正 字剛仲。中甲子科。又擢重試。拔英登俊三科。參佐理功臣。官至議政府左贊成。封達城君。諡文忠。爲詩文。贍敏。多所著述。主文衡凡二十六年。明。戶部侍郎祁順奉使朝鮮。居正爲接伴。酬倡筆不停輟。順嘆服。有四佳集。東人詩話。筆苑雜記。太平閑話等。

涉兩朝 鄭道傳 字宗之。恭愍朝。登第。以直貶。結廬三角山講書。（號三峰先生。）從朝鮮太祖。策立恭讓。賜佐命功臣。後爲大官。以罪誅。

朝鮮 姜希孟 議政府左贊成。諡文良。詩文精深。有私淑集十七卷。

同上 權進 高麗季坐事流陽村。因爲號。

同上 金守溫 文章奇古。有拭疣集。

高麗 鄭夢周 號圃隱。高麗大臣也。李成桂將篡時。有衷

桀之節。李黨擊殺於途中。（夢周辛禑之四年七月。來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俊待之。尋還。）

高麗逆臣辛旽

恭愍王十四年五月。以妖僧遍照爲師傅。賜號淸閑居士。咨訪國政。照靈山縣玉川寺奴也。幼爲僧。不見齒於其類。王夢人拔劍刺己。有僧救之得免。明日以告太后。會金元命以照見。其貌惟肖。王大異之。與語。聰明辯給。自謂得道。詭爲大言。輒中旨。王素信佛。又惑夢。由是屢密召入內。與之談空。照目不知書。常遊京都勸緣。誑誘

諸寡婦。售其奸濡。自見王。務矯飾。枯槁其形。雖盛夏隆冬。常衣一破衲。王益重之。凡饋衣服飲食。必潔淨。至於足襪。必頂戴致敬。饋之。李承慶鄭世雲以爲妖僧。欲移之。王密令避之。慶雲死。髮而爲頭陀。復來謁王。始入內用事。言无不從。人多附之。士大夫之妻。以爲神僧。聽法求福而至。照被私焉。改姓名稱辛旽。王遂進之要任。於是張威福。擅生殺。或黜貶。或刑死者。日相尋。而高麗之元氣遂絕矣。二十年七月。旽謀反。流于水原。誅其黨奇顯等。旽自知鴟張太甚。恐王忌之。遂謀不軌。欲移王謁陵之路。不果。旽門客李韌備知兇謀。匿姓名爲書。投宰相宅亡去矣。於是事覺。遂誅旽。支解以狥。梟首京城。旽姓畏黠犬。惡射獵。且縱淫。常殺烏雞白馬。以助陽道。時謂旽爲老狐精。

恭愍誅旽。取其妾般若所生男子牟尼奴入內。稱吾子養之。辛禑是也。

辛禑卽位之後。生母般若自訟于宮門。命投臨津殺之。

詩　東國輿地勝覽

朝鮮平壤屬平安道。高麗王氏之故都。（文祿年。小西行長深入與李如松戰于此。牡丹臺在焉。○今李氏之都者。號三城。去平壤百里。）西北之都會也。其地豐贍佳麗。有大同江。乙密臺。浮碧樓。永明寺之勝。

浮碧樓　金富軾

朝罷離宮得勝遊。無窮景象逐雙眸。天邊列岫重重出。
城下寒江漫漫流。柳暗誰家酤酒店。月明何處釣魚舟。
牧之曾頗爲閑客。今我猶嫌不自由。

又　李穡

昨過永明寺。暫登浮碧樓。城空月一片。石老雲千秋。麟
馬去不返。天孫何處遊。長嘯倚風磴。山青江自流。

煙光草色春斑斑。流光冉冉如飛鳥。滿眼韶華十分好。
明朝携酒擬重尋。却恐花殘春已老。

浮碧翫月

半空高棟翔虹霓。俯瞰大野群山低。憑欄正値桂輪上。
倒浸萬頃青玻璃。空明上下漾寒碧。金影閃閃芦花白。
夜深不堪風露寒。更喚飛仙吹鐵笛。

永明尋僧

江雲黯黯如抹漆。雪花滿地深沒膝。騎驢遠出長慶門。
石磴路滑驢頻叱。古寺居僧尚掩扃。隔墻冉冉茶煙青。

呼僧談笑共煨芋。坐久風來聞塔鈴。

普通送客

紅樓高壓綠楊路。遊絲落絮飛無數。朝來一雨濕輕塵。
燕舞鶯啼春正暮。日邊何處是神京。騑騑四牡催嚴程。
一尊酒盡各分袂。陽關三疊斷腸聲。

東門泛舟

城南咫尺古渡頭。江水澄澄如潑油。潦收天高積陽散。
風煙淡淡橫素秋。試泛扁舟並灘瀨。潚耳江聲聽澎湃。
酒酣相答欸乃歌。白鷗飛沒蒼茫外。

又　李崇仁

勝日洞登百尺樓。長江滾滾自東流。佳人媚嫵空青眼。
遊子歸來欲白頭。巖勢遠回猶未了。物華生意不能休。
吟餘却憶龍淵上。信美還如客裏愁。

又　鄭道傳

永明山下大江流。畫舸來尋浮碧樓。風笛正高天欲暝。
烟波渺渺使人愁。

又　鄭夢周（爲中朝使節[illegible]伴而作。）

使臣須詔飽清遊。俱是當今第一流。王節遠尋滄海上。

黃花相見浿江頭。人生得酒莫辭醉。客裏對山聊可休。
政是四方歌聖德。不須登眺起閑愁。

又　權近

勝日聯鞍出郭遊。山前傑閣俯長流。娟娟遠樹平郊外。
汎汎扁舟古渡頭。千載繁華相代謝。四時風景豈終休。
登臨悵望東南久。縹渺烟波送客愁。

平壤八景

密臺賞春　曹偉

荒臺峩峩錦綉山。斷崖斗絕臨江灣。一夜東風花似錦。

連塘聽雨

石甃方池深更淨。萬朶亭亭爛相映。艶粧曉日鬬嬋娟。翠蓋紅雲搖綠鏡。寶闌十二樓上頭。湘簾卷上珊瑚鉤。嘈嘈雨點聒醉夢。忽驚六月涼如秋。

龍山晩翠

連巒迤邐如盤龍。絶壁窮窿深幾重。巉峨黛色更奇絶。畫中抽出金芙蓉。半邊滯雨歸雲黑。雲盡蒼蒼數峰立。晩來拄頰爽氣多。已覺霏微嵐翠濕。

馬灘春漲

浿江日夜流滔滔。春來漲出碧蒲萄。雪消況斯幾篙漲。奔灘怒薄崩洪濤。篙師絶叫不得榜。一葉輕■迷所向。乘流一瞥過酒巖。桂棹穩泛桃花浪。

朝鮮事迹當看書目

東國通鑑　朝鮮記年撮要　東國輿地勝覽
海東諸國記　懲毖錄　兩朝平壤錄
經國大典　大典續錄　國朝五禮儀
皇華集（有十餘部）　三韓詩龜鑑　東人詩話
牧隱集　東文粹　諸史內朝鮮傳

將軍家	聘使	（王名）
慶長十二年。	神祖	李昖
元和三年。	台廟	李琿
寛永元年。	猷廟	李倧
寛永十三年。		李倧
寛永二十年		李倧
明曆元年。	嚴廟	李淏
天和元年。	憲廟	李焞
正德元年。	文廟	李焞
享保元年（一書作四）	德廟	李焞
寛延元年。	惇廟	李昑

東韓事略終

琉球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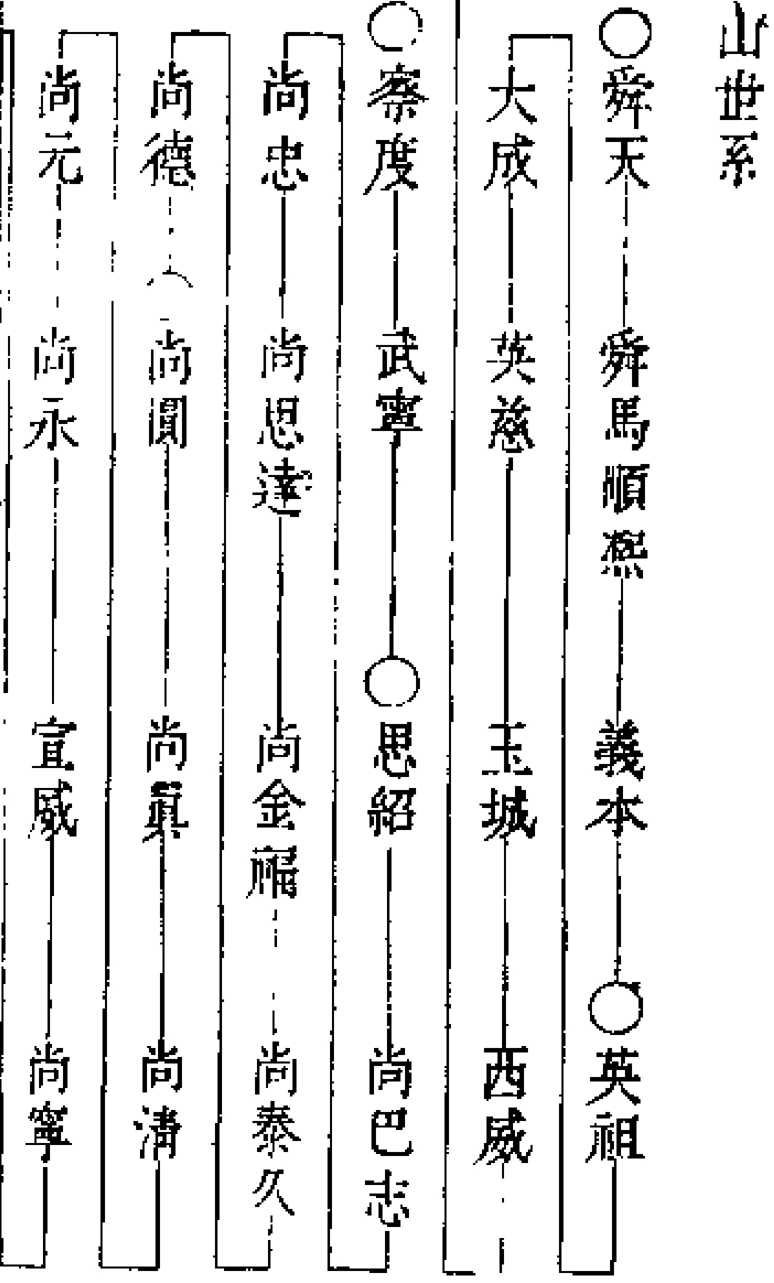
琉球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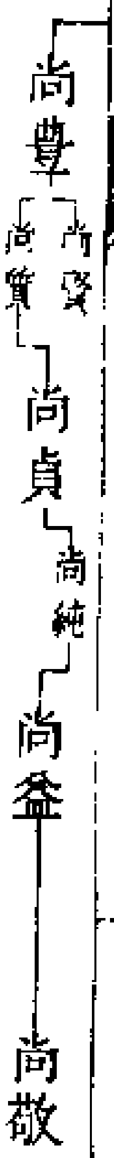
大清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我國享保四年也。距寬保二年。僅二十四年。）以正使海寶副使徐葆光。冊封琉球國王尚敬。葆光竟使之日。著中山傳信錄六卷。以盡琉球之事。先此明世冊封使者。皆有成書。而疎謬甚多。葆光逗彼國半年餘。（六月開帆於閩海。九日至彼國。十一月開帆於琉球。十三日。至閩。夏往冬歸者。風故也。）故其書最詳而盡矣。元文中。我國傳此。盡余在官暇閱覽數日。百錄一二。以備遺忘云。寬保二年壬戌五月。桂義樹識。

琉球事略

東都　桂山義樹君華著

中山世系


○舜天
舜馬順熙
義本
○英祖
大成
英慈
玉城
西威
○察度
武寧
○思紹
尚巴志
尚忠
尚思達
尚金福
尚泰久
尚德
尚圓
尚眞
尚清
尚元
尚永
宣威
尚寧


尚豊
尚賢
尚質
尚貞
尚純
尚益
尚敬

中山世鑑云。始祖爲天孫氏。一男一女。（生於大荒。相爲夫婦。）天孫氏二十五代。起乙丑。終丙午。凡一萬七千八百二年。今斷自舜天始。

舜天　日本人皇後裔。大里按司朝公子也。宋淳熙七年庚子。年十五。屢有奇徵。長爲浦添按司。又奉政斷獄不違。天孫二十五世政衰。逆臣利勇。侍寵執權。鴆其君而自立。舜天討之。利勇死。諸按司推奉即位。淳熙十四年丁未也。賞功罰罪。民安國豊。在位五十一

年壽七十二。嘉熈元年丁酉薨。

舜馬順熈　舜天子。在位十一年。壽六十四。

義本　舜馬順熈第一子。在位十一年。壽五十四。

○三傳。凡七十三年。

英祖　天孫氏後裔。寳祐元年。攝政卽位。在位四十年。壽七十一。大德三年薨。

大成　英祖世子。在位九年。壽六十二。至大元年薨。

英慈　大成第二子。在位五年。壽四十六。皇慶二

今歸仁上恐脫山北王三字

年薨。

玉城　英慈第四子。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一○玉城世衰政廢。諸按司不朝。延祐中國分爲三。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山南王大里按司也。佐敷。知念。玉城。具志頭。東風平。嶋尻。喜屋武。摩文仁。眞壁。兼城。豊見城。以上十一國。從山南王。今歸仁按司也。羽地。名護。國頭。金武。伊江。大宜味。今歸仁。恩納。數國。從山北三。中山唯有首里。王城。那覇。泊。浦湊。北溪。中城。越來。讀谷山。具志川。勝連。首里。三平等。數國。三國時時出兵用戰歷百餘年。

西威　玉城第一子。在位十四年。壽二十三○五傳共九十五年。

察度　奥門大親之子。西威薨。世子五歲。母后亂政。國人廢世子。立察度。在位四十六年。○察度時。洪武五年。明使至。於是奉表貢方物。是爲琉球通中國之始。○明祖賜善操船者三十六姓。以便往來。今存者僅五姓。蔡。鄭。林。梁。金。

武寧　察度世子。在位二十六年。薨於會色。尚巴志

討滅之。○二傳。共五十六年。

思紹　尚巴志之父。永樂四年。卽位。尚巴志一統。輙奉父卽位。

尚巴志　思紹之子。○當元延祐中。琉球國分爲三。其後百有餘年。交攻七十餘戰。尚巴志卽位。而後琉球國後爲一統。（永樂十四年丙申。山北亡。宣德四年己酉。山南亡。）○在位十八年。壽六十八。正統四年薨。

尚忠　尚巴志第二子。在位五年。壽五十四。正統九年薨。○明英宗正統五年。賜尚姓。

尚思達　尚忠子。在位五年。壽四十二。正統十四年薨。

尚金福　尚巴思第六子。在位四年。壽五十六。景泰四年薨。

尚泰久　尚金福第一子。在位七年。壽四十六。天順四年薨。

尚德　尚泰久第三子。在位九年。壽二十九。成化五年薨。○七傳。共六十四年。

尚圓　北夷伊平人。卽葉壁山也。其先不可知也。或云義本後也。國人推之卽位。在位七年。壽六十二。成化十二年薨。

尚宣威　尚圓之弟。壽四十八。○攝國事。其年薨。

尚眞　尚圓世子。在位五十年。壽六十二。嘉靖五年薨。

尚清　尚眞第五子。在位二十九年。壽五十九。嘉靖三十四年薨。

尚元　尚清第二子。在位十七年。壽四十五。隆慶六年薨。

尚永　尚元第二子。在位十六年。壽三十五。

尚寧　尚眞之孫。尚永無子。國人立之。在位三十二年。壽五十七。泰昌元年薨。

尚豐　尚永弟。尚元第八子。尚寧无子。國人立之。在位二十年。壽五十一。崇禎十三年薨。

尚賢　尚豐第二子。在位七年。壽二十三。順治四年薨。

尚質　尚賢之弟。在位二十一年。壽四十。

尚貞　尚質子。在位四十一年。壽六十五。康熙四十八年卒。

尚益　尚貞嫡孫。康熙五十一年。王卒。立三年。未及請封。

尚敬　尚益第一子。年十四歲。康熙五十二年立。

琉球地理

琉球始名流虬。（中山世鑑云。隋使朱寬見地形。如虬龍浮水中。故名。）隋書始見。則書流求。宋史因之。元史曰琉求。明洪武中改琉球。國在福州正東一千七百里。又云。自琉球姑米山。至福州。二千四百里。（舶計以六十里爲一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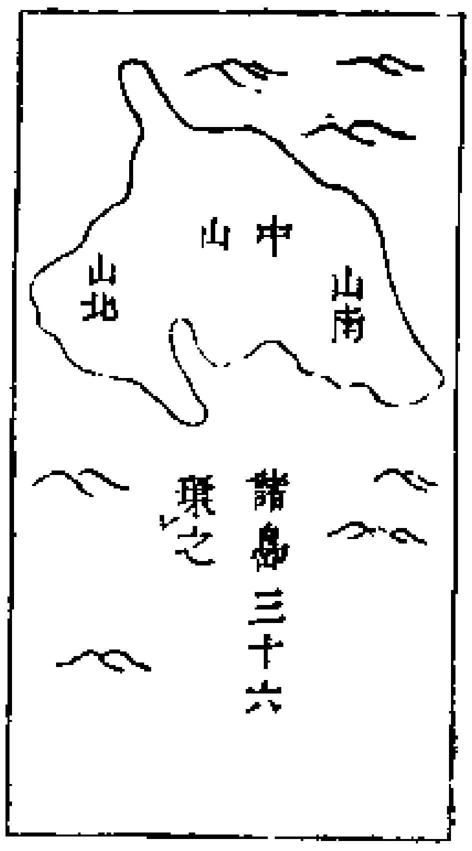
琉球北極出地二十六度二分三釐。

舊錄。琉球周圍五六千里者誤也。今十分考審定之。南北長四百四十里。東西狹無過數十里而已。（以中國里數定之。）

中山屬十六。

山南屬十二。

山北屬九。



分為三省。中山為中頭省。屬府十六。山南為嶋富省。屬府十二。山北為國頭省。屬府九。府名稱間切。附屬村頭稱毋喇。

首里。　中山之都城。

那覇。　海門旁有巨石。當中流名馬加。四圍皆鐵板沙。沙堅如鐵。其平如板。板面嵌空。槎牙沿海。皆是瀬長沙。舟誤觸無完者。故國人呼為金湯。

佳楚嶽。　國中有五嶽。佳楚嶮峻為第一。

太平山。　又名麻姑山。

八重山。　又名木北山。

葉壁山。　土名伊平屋嶋。

硫黃山。　又名黑嶋山。異鳥極多。置採硫黃戶四十家。其人為硫黃氣薰灼。目皆如羊。不精明。

奇界。　亦名鬼界。去中山九百里。為最遠之地。硫黃多有。

大嶋。　土名烏父世麻。自稱小琉球。

琉球屬嶋三十六。水程南北三千里。東西六百里。遠近環列。遣黃帽官涖治之。名奉行官。人稱之曰親雲上。

圓覺寺。　國王本宗香火之所在。

辨才天女堂。　即中國斗姥也。有圓鑑池。種蓮供之。

天界寺。　尚圓以來皆葬于此。

風候。　風大而烈者為颶。又甚者為颱。颶則驟發。颱則有漸。颶或瞬發倏止。颱則連日夜。或數日不止。大約正二三四月為颶。五六七月為颱。■船在洋中。遇颶猶可為。颱不可當矣。颱颶始至多帶雨。九降風。（九月北大風名。）則無雨。

土田。　於九月十月耕種。五月六月收穫訖。　六月中大颶屢作。海雨橫飛。果實皆落。歲以為常。非收穫早畢。必

多拔禾之患。故其國秋耕冬種。春耘夏收者。一就雨澤之利。一避颶颶之害。經年溫燠理宜兩熟。而六月後。皆曠沮不事者以此。

采地。國相采地一府。（或二府）祿六百石。紫金大夫。采地一邑。祿百十石。秀才俸一石。

曆。天朝頒賜官曆。

學。命紫金大夫程順則。刻聖諭十六條演義數節。月吉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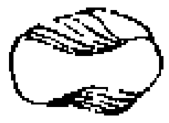
屋舍。去地必三四尺。以避地濕。室中以席裏草厚

寸許。緣以青布。

冠服。國王則翅烏紗帽。盤金朱纓。龍頭金簪。蟒袍。帶用犀角白玉。皆如前明服制。

官員帽。

後十二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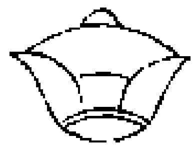
前七層。

糊紙爲胄。帕蒙之。式如僧。

毘盧帽中空項絹。方幅覆髻之半。口互交。前簷著額處。碎次七層。後簷十二層。彩色帽以下。紫最貴。黃次之。紅又次之。中又以花素爲等別。青綠帽爲下。

簪。金簪最貴。銀次之。婦女以玳瑁爲簪。

片帽。



以黑色絹爲之。寒時家居帽。醫官衆工。及執王宮茶灌之役。剃髮如僧者。戴之。

官。自正一品。至九品。

儀從　國相開棍二人。刀二人。鎗二人。旗二人。共五十人。絲紬傘板輿二人肩。

取士。惟首里。泊。那覇。久米。四村之人。其餘皆民戶。其略識國字。爲酋長曰掟。（土名山巴歸）其次爲保長曰作事者。（土名山普始）皆不外進。○首里。泊。那覇。三村子弟未仕。呼爲子。子剃頭。陞筑登之。即登仕郎。授地爲筑登之

親雲上。此爲平民仕官之始。○世官子弟。呼爲里之子。[illegible]言公子也。土名察度奴示。年少者爲內使郎。名里之子。年過十五至十八。剃頂中髮。易小髻。授地爲里之子親雲上。此爲官家子弟入仕之始。○久米村秀才。升爲副通事。升至紫金大夫。紫金大夫亦稱親方。此爲久米子弟入仕之始。

僧。國禁僧不得渡海入中國。惟至日本參學者有之。

剃頂髮。前明琉球人皆不剃髮。至本朝。始剃頂髮。留外髮一圍。縮小髻於頂之正中。

○前啓上莊令齊者。間有之。

國中惟三種人剃髮爲僧。一爲醫官。名曰吾一

爲王宮就茶役者。名曰宗叟。又名御茶湯。二一手八皆

趨役无時。擲髮恐誤時事。故皆使從徑省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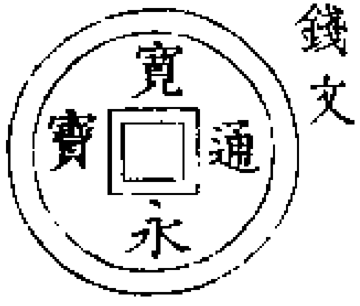
器皿。皆日本樣也。

女集。女子爲市。（男子不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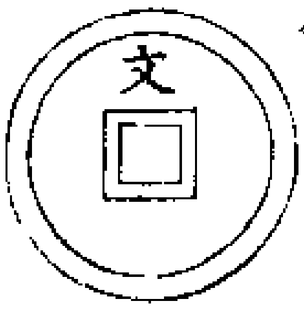
錢

國中常行錢

錢文



錢幕



按。日本寛永元年。爲前明天啓二年。歳在戌。此日本舊錢也。其國少中國錢。

字母。　琉球字母四十有七。名伊魯花。自舜天爲王時始制之。或云。卽日本字母。或云中國人就省筆爲之。按。爲日本古書稱號也。

字母

眞	イ（人讀）	ロ（類讀）	ハ（波讀）	ニ（仁讀）	ホ（保讀）	ヘ（飛讀）
草	い（如依）	ろ（如魯）	は（如花）	に（如義）	ほ（如失）	て（如拜）
眞	ト（登讀）	チ（知讀）	リ（里讀）	ヌ（奴讀）	ル（留讀）	ヲ（遠讀）
草	と（如都）	ち（如知）	り（如利）	ぬ	る（如流）	を（如烏）
眞	ワ（和讀）	カ（加讀）	ヨ（有讀）	タ（た讀）	レ（禮讀）	ソ（卒讀）
草	和（如哇）	加（如咖）	よ（如夭）	た（如達）	れ（如劣）	ろ（如蘆）
眞	ツ（律讀）	子（偏讀）	ナ（奈讀）	ラ（羅讀）	ム（無讀）	ウ（宇讀）
草	つ（如卽）	祢	奈（如那）	ら（如剌）	む（如某）	う（如務）
眞	井（爲讀）	ノ（乃讀）	オ（於讀）	ク（可讀）	ヤ（也讀）	マ（末讀）
草	ゐ（如依）	の（如奴）	お（如烏）	乙（如姑）	や（如耶）	ま（如馬）
眞	ケ（計讀）	フ（不讀）	コ（科讀）	エ（江讀）	テ（天讀）	ア（安讀）
草	け（如其）	ふ（如夫）	こ（如庫）	江（如而）	て（如梯）	あ（如牙）
眞	サ（世讀）	キ（共讀）	ユ（由讀）	メ（女讀）	ミ（弁讀）	シ（之讀）
草	さ（如沙）	き（如基）	ゆ（如夭）	め（如[illegible]）	み（如米）	し（如志）
眞	ヱ（思讀）	ヒ（匕讀）	モ（毛）	セ（世）	ス（寸讀）	
草	ゑ（如遠）	ひ（如背）	毛	せ	す（如徒）	

○得中國書。多用鈎挑旁記。逐句倒讀。實字居上。

虛字倒下逆讀。語音亦然。四十七字永有一字作一。點音嫣此別。是一字以聯屬諸音爲記。共四十八字云。

樂器。三絃二。提琴一。（即用三絃著引弓于上。）三絃槽柄比中國。短半尺許。笛一。小鑼一。鼓二。

演劇。第一。爲老人祝聖事。（如日本難波）第二。爲鶴龜二兒復父讎古事。（如日本曾我兄弟復仇）第三。爲鐘魔事。（與日本道成寺一般）第四。爲天孫太平歌。（如日本大閤且有將斗之般）

○天妃靈應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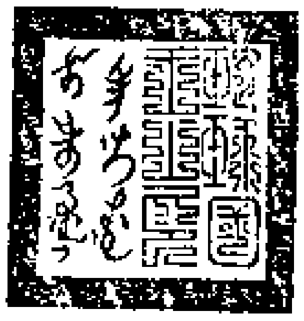
天妃。莆田湄洲嶼林氏女也。（云蔡氏非也。）父名愿。宋初都巡檢。妃生而神靈。自此屢著神異。常乘片席渡海。人咸稱爲通賢靈女。一日方織。忽據機瞑坐。顏色變異。既起問之。寤而泣曰。父无恙。兄殁矣。有頃信至。父與兄渡海舟覆。若有挾之者。父得不溺。兄以攉遂墮海死。雍熙四年。昇化于湄洲嶼。（救父沒海身亡云者。非是。）時顯靈應。或示夢示神燈。海舟護免者无數。士人相率祀之。世世封之。永樂中。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至今仍其封號。神靈昭著。于今轉赫。凡渡海者。必載主舟中。（康熙年中封天后。見顯聖錄。）

冊封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恭膺天眷。統御萬邦。聲教誕敷。遐邇率俾。粵在荒服。悉溥仁恩。奕葉承祧。並加寵錫。爾琉球國。地居炎徼。職列藩封。中山王世子曾孫尚敬。屢使來朝。貢獻不懈。當閩疆反側。海寇陸梁之際。篤守臣節。恭順彌昭。克殫忠誠。深可嘉尚。茲以序當纘服。奏請嗣封。朕惟世系爲家國之常經。爵命乃朝廷之鉅典。特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海寶。副使翰林院編修徐葆光。齎詔往封爲琉球國中山王。爾國臣僚。以暨士庶。尚輔爾王。愼修德政。益勵悃忱。翼戴天家。慶延宗祀。實惟爾海邦无疆之休。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康熙五十七年八月日

竪横共三寸三分完



順治十年。國王尚質來繳前朝故印。請封重給。康熙元年。冊使始至國。賜王此印。印文六字。琉球國王之印。左滿右篆。不稱中山。

中山王謝恩表

琉球國中山王臣尚敬。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奉表上言。伏以

聖武弘昭。特重內屏之任。

皇文丕振復膺外翰之權。
隆體統於藩臣安內而兼攘外。
煥規模於舊例緯武即是經文拜
命增虔撫躬益勵恭惟
皇帝陛下。
道隆堯舜
德邁湯文
統六合而垂衣敎仁必先敎孝。
開九重以與禮作君又兼作師臣敬世守藩疆代供貢

職荷龍章之遠錫鮫島生輝沐
鳳詔之追揚丹墀增色對天使而九叩望象闕以三呼。
謹遣陪臣臣向龍翼程順則等虔齎土物聊表芹私。
伏願乾行不息澤霈彌崇統王會以開國合車書者。
千八百國占天時而應律驗禎祥於三十六風將見
文麟獻瑞彩鳳來儀矣臣敬瞻天仰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康熙五十八年十一月日琉球國中山王臣尚敬謹
上表。

[illegible]

書後

一我國寶永七年新王即位其冬琉球王尚貞使美里
王子豐見城王子來聘爲賀。官命新井筑後守君
美究其國王之先兩使以譯而對於是始知其王爲
我國鎮西八郎源爲朝之後世所傳爲朝自殺於伊
豆者狩野介以假爲眞也蓋爲朝以爲官征弗可乃
泛至琉球雄略之所致遂爲其國祖昭昭矣此書所
云按司朝公者爲朝也舜天者爲朝子也。（舜天三傳至義本衰復至尚圓矣乃世世相承也尚潤者義本後也。）

一琉球兩屬於大清與我也奉書於我則稱松平薩摩
守內中山王某呈之閣老而後達於殿下所謂披
露狀也。（某書用日本俗字）蓋於大清也達表皇帝猶臣也於
日本也一憑薩守此陪臣矣乃國小民弱之故可憫
也義樹識。

安永丙申二月七日傳寫清風館中山昇士訓藏。

琉球事略終

南島志

南嶋志總序

琉球國古未有聞焉。始見於隋書。曰。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還。明年。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　天朝史書。不紀其事。然據彼所書。則知其國既通于斯矣。考諸國史曰。　推古天皇二十四年。掖玖人來南嶋朝獻。蓋自此始。是歲實隋大業十二年也。曰邪久。曰掖玖。曰夜句。曰益久。曰益救。東方古音。皆通。此云掖玖。隋書以爲邪久。卽是流求也。又曰。　天武天皇二十一年秋。所遣多禰嶋使人等。貢多禰國圖。其國去京五千餘里。居筑紫南海中。所謂多禰國。亦是流求也。當是之時。南海諸嶋。地名未詳。故因其路所由而名多禰嶋。卽路之所由而後隸大隅國。一作多褹。唐書亦作多尼。多禰國卽南海諸嶋。於後總而稱之南嶋者是已。　元明天皇和銅六年。南海諸嶋。咸皆內附。至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後。史闕不詳。初　文武天皇大寶中。併掖玖嶋於多褹嶋。置能滿益救二郡。以爲太宰府所管三嶋之一。及　仁明天皇天長初。停多褹嶋。以隸大隅國。於是乎南嶋貢獻。蓋旣絕矣。而此閒之俗亦稱之以爲流求。且謂其俗啖人之國。殊不知此昔時所謂南嶋也。至後又名曰鬼嶋。則遂併流求之名而失之矣。旣而其國稱藩中國。且通市舶於我西鄙。流求之名。復聞於此。以迨于今。按流求古南倭也。南倭北倭。並見山海經。而南倭復見海外異記。二書蓋皆後人所作。雖然。其書並出魏晉之際。如其所傳亦旣尚矣。美嘗按東方輿地。經短緯長。限之以海。莫有海內可以容南北倭者。若彼流求蝦夷之地。接我南北。相去不遠。蓋此其所謂者也。且如後漢倭國列傳所載。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以爲倭國之極南界也。魏晉已前。　天朝未有通中國者。所謂我極南界。卽是古南倭也。其傳併載夷洲澶洲。而鮮卑傳亦有檀石槐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之事焉。呉志又曰。大帝黃龍二年。遣將軍衞溫諸葛直等。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澶洲所在絕遠。卒不得至。但得夷洲

數十人還。是時亦莫有異邦之人來擾我邊境者。據西洋所刻萬國全圖本邦及流求蝦夷。並在海中洲嶋之上。或絕或連。以爲東方一帶之地。其他可以爲國者。如彈丸黑子。亦未有之也。然則鮮卑所擊者古北倭。後所謂蝦夷而異人所至者亦是古南倭。後所謂流求而已。若彼二國。方俗雖殊。然方言頗與此俗同。如其地名與此開。不異者往往在焉。且夫後漢魏晉以來。歷世史書。並傳我事。而有與我不合者。蓋與彼南北二倭相混而已矣。世之人槩以爲其懸聞之訛。非通論也。初隋人名曰流求。其所由未詳。曰自義安浮海。到高華嶼。又東行二日。到鼅鼊嶼。又一日。便到流求。義安即今潮洲。高華嶼。後俗謂之東番。即今台灣。鼅鼊嶼即今其國所謂惠平也嶋。明人以謂熱壁山。又謂葉壁山。古今方音之轉耳。據此而觀之。流求本是其國所稱。而隋人因之。亦不可知也。國人之說曰。永萬中。源爲朝浮海。頗流求而得之。因名流求。明洪武中。勅改今字。蓋不然也。隋也既有流求之名。而元史亦作瑠求。且據野史。爲朝始至鬼嶋。其地生萑葦之大者。因名曰葦嶋。明人又以謂於古爲流虬。地界萬濤。蜿蜒若虬浮水中。因名。後轉謂之琉球。（出世法錄）蓋亦不然也。其國未之前聞也。隋人始至以爲琉求。且謂國無文字。豈有取虬浮水中之義也哉。不強求其說可也。其國風俗。隋書所載最詳。後之說者。因所述焉。明嘉靖中。給事中陳侃與行人高澄。往封其國。及還上使琉球錄二卷。言從前諸書。亦多傳訛。乞下所錄史館。詔從之。後人遂以陳氏之書。爲得其實也。前者寶永正德之際。中山來聘。美每蒙　敎示。得見其人。采覽異言。因知陳氏所駁。未必盡得之。而從前諸書。未必盡失之也。蓋自隋至明。歷十世之間。其國沿革。後有不同。而君長之號。國地山川之名。與其風俗語言。古今殊異。豈能得無訛謬於其間哉。雖然。美嘗據國史。考之於隋及歷代之書。證以其國人之言。古之遺風餘俗。猶存于今者。亦不少矣。乃細繹舊聞。以作南嶋志。庶幾後之觀風詢俗。以有所考焉。享保己亥。十二月戊午。源君美序。

南嶋志目錄

上卷

地理第一
世系第二

下卷

官職第三
宮室第四
冠服第五
禮刑第六

文藝第七
風俗第八
食貨第九
物產第十

南島志上卷

東都　新井君美在中著

地理第一

琉球在西南海中。依洲島爲國。建國以來。不知其代數云。蓋古之時。厥民各分散洲島。自有君長。然莫能相壹。迨于中世。始合而爲一。未幾其地亦分。爲中山山南山北之國。既而中山遂併南北。以迄于今。三山分域。亦皆未詳。而今按其地圖。校其計書。曩者鼎立之勢。略可得而見矣。因作地理志。

沖繩島。○即中山國也。其地南北長。東西狹。而周廻凡七十四里。（是據此間里數而言。凡六尺爲間。六十間爲町。三十六町爲里。後皆倣此。）國頭居北爲首。島尻居南爲尾。王府在西南。曰首里。蓋古琴麗山地。今作首里。方音之轉也。（琴麗山見星槎勝覽。）城方一里。東西距海。各二里許。至于北岸二十九里。去其南岸五里。凡諸島地。山谿崎嶇。罕有寬曠之野。其人濱山海而居。各自有分界。謂之間切。間切者。猶言郡縣也。王府領間切二十七。曰國頭。曰名護。曰羽地。曰今歸仁。（舊作伊麻奇時利。）曰金武。（舊作鬼具足。）曰越來。（舊作五欲。）曰讀谷山。曰具志河。曰勝連。（舊作賀通連。）曰北谷。曰中城。（舊作中具足。）曰西原。曰浦添。（舊作浦僣。○己上在都城東北。）曰眞和志。曰豐見城。曰兼城。曰喜屋武。曰摩文仁。曰眞賀比。（己上在都城西。）曰南風原。曰島添大里。曰佐敷。曰知念。曰玉城。（舊作玉具足。）曰具志頭。曰東風平。曰島尻大里。（舊作島尻。○己上在都城南。）海港二所。其在東北。曰運天湊。湊者水上人所會。而此間海船所泊也。（運天湊。舊作運見泊。在今歸仁間切。湊者此間古言曰水門也。港深一里二十七町。闊二町。大船五六十隻。可以棲泊。○去此東北行。至與論島二十里。在）西南曰那覇港。去都城里餘。此間及海外諸州船所輻湊也。（那覇港。舊作那覇津。港深二十二町。闊一町二十間。堪泊大船三十隻。去長崎三百里。去朝鮮四百里。去塔加沙古東南海角。四百八十里。去塔加沙古。即今台灣也。）港口四邑。居民蕃盛。置那覇港官四員分治焉。迎恩亭天使館。亦在于此。迎接中國使人之所也。

（二里。作一里。）

計羅摩島。（舊作計羅婆島。）○明人稱謂雞籠嶼。即此。（雞籠嶼。見崑山鄭士若琉球國圖。按皇明實記所載雞籠淡水。一名東番。非謂此島也。其名偶同耳。）去那覇港西行七里。而至于此。其周廻三里。座間味島。赤島。隸焉。旁近小島凡八。土壤狹少。皆非有民居者。（座間味島周廻二里二十四町。赤島周廻一里十八町。國人云中國人稱馬齒山者。即此。）去此西往。先島。（南海諸島總稱曰先島。）海中砂礁。其國稱曰八重干瀨者。南北五里。東西里半。

一町作二町

（使琉球錄所謂古米山。水急礁多。舟至此而敗者。即此。）或曰礁東。或曰礁西。兩路均是七十五里。而至宮古島。針孔之瀆也。

戸無島。○島在那覇港西北二十六里。周廻一里六町。側近小島曰天未奈。其地甚狹。無人住者。

久米島。（舊作九米島。）○在那覇港及計羅摩島西。周廻六里二十町。所屬間切二。曰中城。曰具志河。港二。其南曰兼城湊。（港深一町。濶五十間。可泊大船四五隻。）其東曰町屋入江。（其港淺狹。船隻難泊。）並皆去那覇港四十八里。國史所謂球美。（見續日本書紀。）明人以稱古米。即此。（見使琉球錄。及廣輿圖等。）閩人三十六姓之後所居

二里作三里

也。直北五里。有烏島者隸焉。（即謂久米烏島者。）

粟島。○島在戸無島北。其周廻二里十二町。去那覇港西北三十里。

伊惠島。（舊作泳島。）○即明人所稱移山奥。（見使琉球錄。及廣輿圖。閩書等。）五島相接。而至今歸仁西北港口。（港名曰爾與波入江。）島去港口。約可二里。其周廻四里七町。

惠平屋島。（舊作惠平也島。）○隋書作䵷鼊嶼。明人以謂熱壁山。或謂葉壁山。（熱壁。見使琉球錄。及廣輿圖。葉壁。見閩書。按廣輿圖分載䵷鼊嶼。熱壁山者。訛。）周廻二十六町。在今歸仁間切。正北十里。其南小島。名曰

乃保。即隸于此。（乃保島。周廻二十三町。去惠平屋島五町。）

伊是那島。○島在惠平屋島南里餘。周廻二里十八町。所隸二島。其南曰具志河。其北曰柳葉。並皆狹小。非有居人者。

鳥島。○島在惠平屋島東北五十餘里。周廻二十四町。厥土產硫黃。明人所謂硫黃山。即此。（見使琉球錄。及廣輿圖。閩書等。）

以上九島。古中山之地。

與論島。（舊作與論島。）○明人稱繇奴島。在沖繩島東北。而其北接永良部島。（繇奴。見閩書。）周廻三里五町。所屬村二。曰武

幾也。曰阿賀佐。其港曰阿賀佐泊。泊即謂可泊船之所也。去白運天湊。東北行二十里。而至于此。（港口淺狹。大船未易出入。）

永良部島。（舊作惠繇武島。）○在與論島北。而其北接德島。明人稱野刺普。即此。（見閩書。南島名永良部者凡二。隸大隅。國謂之口永良部。隸八重山。謂之與永良部。名義未詳云。）周廻十里十八町。所屬間切三。曰木比留。曰大城。曰德時。其港曰大和泊。去自與論島。東北行十三里。而至于此。（港深二町二十間。濶二町四十間。大船未易出入。）

德島。（舊作度九島。）○國史所謂度感島。（見續日本書紀。）在永良部島北。而其東北接大島。周廻十七里三町。所屬間切三。曰

東。曰西目。曰面縄。港三。其東曰秋徳港。（港深一町。闊[illegible]町。可泊大船三隻。）去自永良部島東北行十八里。而至于此。其西曰大和爾也泊。其北曰井之川。西北二港。並皆淺狹。大船未易出入。

大島。○島在徳島東北十八里。琉球北界也。（續文獻通考所謂琉球北山是也。）國史所謂阿麻彌島。或作菴美。或作奄美。並皆謂此。阿麻彌者。上世神人名也。其東北有山。乃神人所降。因名曰阿麻美嶽。島亦因得此名。地形稍大。後稱以爲大島。其周廻五十九里十町。所屬間切七。曰笠利。曰奈瀨。曰古見。曰住用。曰東。曰西。曰燒內。港八。曰西古見湊。曰燒內湊。曰大和馬場湊。曰奈瀨湊。曰深井浦。曰世徒多浦。曰瀨名浦。曰住用湊。（西古見湊。港深五十間。闊三十間。可泊大船五六隻。）（此去到于徳島。有兩路。其一。正南行十八里。可以抵井之川。其一。西南行十八里。可以抵大和泊燒內湊。在其東[illegible]里。港深三里。闊三十町。可泊大船二百隻。其東七里。即大和馬場湊。港深五町。闊三町。可泊大船五六隻。又其東五里。即奈瀨湊。港深十二町。闊五町。可泊大船十四五隻。又其東北[illegible]里。即深井浦。港深三十町。闊四町。可泊大船三十隻。其東南八里。即世徒多浦。此島淺狹。不可泊船。其南四里。即瀨名浦。亦不可泊船。其西南四里。即住用湊。港深三町。闊二町。可泊大船七八隻。自此南去。而轉西北。抵西古見湊。約十三里。）去自深井浦。西北行三十五里。至于七島。（島之大小十餘。錯在海中。總稱七島。）

隸薩摩國。（使琉球錄。及閩書所謂七島者。即此。）其海潮常向東而落。乃是元史所謂落漈。水趨下而不回者也。凡諸島相離中間。所謂落漈者。往往在焉。（使琉球錄。以爲落漈不知所在。謂遠去琉球。而非經過之處也者。非。）又去此北行七十里。至于大隅國。永良部島。俗謂之阿麻彌洲之度。蓋古遺言也。所隸三島。曰加計奈。（周廻十五里。）曰于計。（周廻四里九町。）曰與路。（周廻三里二十町。）並皆在大島之南。

鬼界島。○島在大島東南七里。（自世徒多浦。東南行七里。至鬼界島椀泊。）周廻六里二十四町。所屬間切五。曰志戸桶。曰東。曰西目。曰椀。曰荒本。其港在西。曰椀泊。乃是明人所稱吉佳。（見閩書。）琉球國東北極界也。（國人云。小琉球蓋此。未知是否。）

以上五島。古山北之地。

宮古島。○島即明人所謂大平山也。（見廣輿圖。按星槎勝覽云。琉球有大奇山。島夷志云。大崎山極高峻。夜半登之。望暘谷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爲之俱明。或此。）在計羅摩島西南七十五里。周廻十一里。所屬間切四。曰於呂加。曰下地。曰平良。曰雁股。（此島無可泊船之所。）所隸六島。曰以計余。（周廻一里八町。）曰久礼末。（周廻一里。）曰永良部。（即是奥永良部島。周廻四里二十町。）曰下地。（周廻[illegible]里。）曰太良滿。（周廻四里。）曰美徒奈。（周廻一里。）去此西南行五十二里。至八重山。其海潮亦常向東而落。乃所謂落

漈者。（去宮古島針孔濵。向西南行三十五里。至太良蒲島。又去西至石垣島平窪崎十八里。）

八重山島。○石垣入表二島之地。總稱以爲八重山國。史稱信覺。（見續日本書紀。）星槎勝覽。稱重曼山。蓋皆謂此石垣。乃是信覺之轉耳。石垣島周廻十六里十七町。所屬間切四。曰河平。曰宮良。曰大濵。曰石垣。其港二。在西北曰河平湊。（去宮古島針孔濵五十八里半。港深六町。三十間。濶一町。大船二三十隻。可以收泊。）在南曰御崎泊。港口淺狹。不可泊船。唯其西南要津耳。堂計止美島。黑島。波照間島等隸焉。（堂計止美島在御崎泊西一里二十八町。周廻一里三十町。黑島在堂計止美島西南二里二十町。周廻亦二里二十町。其所管二島。曰上離島。周廻二十町。曰下離島。周廻二十七町。並在黑島西南。波照間島。周廻三里二十町。去黑島十四里許。乃是琉球南界也。）入表島。在石垣島之西南。（石垣島有山。曰於茂登嶽。此島在彼山之南。故名曰伊利於茂登島。方言凡深奧之所。謂之伊利。伊利即入也。表者於茂登之語訛耳。）周廻十五里。所屬間切二。曰古見。曰入表。亦有小濵。鳩間。內離。外離等島而隸焉。（小濵在堂計止美西二里。其周廻三里。小濵之北。有宇也未島。狹小而無人住者。鳩間島。在入表西北海上二里半。內外離島在入表西南海灣。三島亦皆狹小。非有民居者。）去此以西路過落漈。而行四十八里。至與那國。其地周廻五里十町。乃是琉球西界也。（與那國亦隸入表島焉。）

以上二嶋。古山南之地。

世系第二

琉球。古南島也。琉求之名。始見隋書。曰。王姓歡斯氏。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按諸國史及中山世譜。世系等書。蓋其國非自古有王。而其由來代數。不可得而知也。未始有王。其國可以紀其由來代數者也。國在海中洲嶼之上。或絕或連。壞地不接。諸島各有君長。而莫能相一。隋書以謂其國有王。又有小王。乃據其君長所統地。有小大而言也。（隋書所謂王及小王。猶言唐書曰邪古波邪多尼王。小王乃謂諸島首帥也。）據國史。南島朝貢者。凡以十數。而按其位號。其祿。各有差。亦以其所統大小。各有差等之故耳。隋書以歡斯爲王姓者非也。歡斯即其君長之稱。後稱曰按司。曰王子。皆是古遺言也。自有王以來。代數歷年。可得而記者。以序其略云。

鴻荒之世。有二神。而降于炎海之洲。一男一女。因生三子。其一爲君長之始。其二爲女祝之始。其三爲氏庶之始。邈古闊遠。歷世綿邈。國無史書。厥詳莫聞。（慶長間。僧袋中南遊。輯錄異聞。其略如此。中山世系圖序云。大荒之世。有一男一女。因生三男二女。長男爲君王之始。號曰天孫氏。中男爲按司之始。少男爲蒼生之始。長女爲女君之始。少女爲祝付之始。天孫氏世世傳統。一萬八百餘年。其

代數不詳。二說皆出於其國所傳。而本無所誓。雖然與中所聞。考諸國史及隋書。或庶幾焉。今姑從此。君長乃（按司也。女祝乃女君也。其書又述上世之事。且記二神之名。其男曰之彌利幾遊。其女曰阿末三幾遊。他皆荒唐之言。足徵也。）不及

推古天皇十五年。遣小野臣妹子聘書海外。因聘于隋。是歲煬帝大業三年。遣羽騎尉朱寬等。入海求訪異俗。因到流求。言不相通。掠一人而還。明年復令寬慰撫之。國人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我使者至見之。以爲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隋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鎭州。率兵浮海擊之。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國遂與隋絕。其後六年。而掖玖人來朝。（掖久卽邪久也）是歲春秋之間。相繼而至者。凡三十人。皆未及還而死。後十五年。掖玖人來朝。是歲。 舒明天皇二年也。後四十六年。多禰島人來朝。是歲。 天武天皇六年也。八年冬。遣倭馬飼造連上村主光父等。使多禰島。十年秋。連等率多禰國人來。獻其地圖。（多禰島。多禰國。義見總序。日本書紀云。其國去京五千餘里。居筑紫南海中。切髮草裳。粳稻常豐。一藝兩收。土毛支子莞草。及種種海物等多。）十一年。多禰。掖玖。阿麻彌人等朝貢。賜祿各有差。（多禰掖玖。後隸大隅國。唐書以謂多尼。邪古。卽此。阿麻彌卽今大島。詳見于前。）後十三年。遣文忌寸博士譯語諸田等。使多禰國。其後三年。文忌寸博士等八人。

率兵以至南島。慰撫之。明年。多禰。掖久。菴美。度感人等。（菴美卽阿麻彌。度感卽今德島。）隨博士等。來獻方物。授位賜祿。各有差。是歲。 文武天皇三年也。後三年。薩摩多褹人等方命。南路隔絕。乃發兵伐而平之。遂校戸置吏。是歲。大寶二年也。其後五年。詔太宰府。授位賜祿於南島人。各有差。是年慶雲四年也。後六年。南島奄美信覺球美等五十二人。隨大朝臣遠建治。來獻方物。是歲。 元明天皇和銅六年也。（奄美卽菴美。信覺卽今八重山。球美卽今久米島。）後七年。授位南島。凡二百三十二人。各有差。是歲。 元正天皇養老四年也。後七年。南島人百三十二人來朝。敍位有差。是歲。 聖武天皇神龜四年也。後七年。太宰大貳小野朝臣老遣高階連牛養。植牌南島。以誌所在地名里數及泊船取水等處。是歲。天平七年也。後十九年。詔令太宰府重修建南島之牌。是歲。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六年也。自是之後。史闕不詳。（按延喜式。太宰府別貢。有南島方物。蓋養老天平間。以南島隸太宰府。故史亦略不盡擧而已。）後四百二十八年。而王舜天當其國。先是保元之亂。故將軍源朝臣義家孫廷尉爲義子爲朝竄伊豆州。及平氏擅權。朝政日衰。常憤憤欲復祖業。因浮海

上。略諸島之地。遂至南島。爲朝爲人魁岸絕力。復善射。南島人皆以爲神。莫不服者。乃徇其地而還。居未幾。官兵襲攻之。竟自殺。有遺孤在南中。母大里按司妹。育于母氏。幼而岐嶷。有乃父之風。及長。衆推爲浦添按司。方是時。諸島兵起。戰鬬不息。按司年二十二。乃率其衆一匡淸亂。擧國尊稱以爲王。舜天王是已。是歲文治三年也。（宋淳熙十四年也。事出中山世系圖序、懷保[illegible]記暑。及世系圖序。永萬元年。添爲朝年二十八而宅南島。明年。舜天生。是歲仁安元年也。嘉應二年。茂光攻。自殺。年三十三。大里。浦添。並是中山地名。○東鑑文治四年夏五月。貴賀井島降。先是源賴朝欲擊貴賀井島。衆諫之。乃已。是歲春三月。鎭西人藤信房獻島地及海路圖。且請擊之。遂命西海鎭將藤遠景及信房等率兵擊之。島人乃降。按貴賀井。蓋鬼界也。其事適當舜天爲王之初。而東鑑所載止此。不得其詳。以俟後考。）在位五十年。以嘉禎三年卒。享年七十二。（宋嘉熙元年。○宋史流求國列傳曰。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彭湖。烟火相望。淳熙間。國之酋豪。嘗率數百輩。猝至泉之水澳圍頭等村。肆行殺掠。喜鐵器及匙筯。人閉戶則免。但刓其門圈而去。擲以匙筯則頫拾之。見鐵騎則爭刓其甲。駢首就戮而不知悔。臨敵用標鎗。繫繩十餘丈爲操縱。蓋惜其鐵不忍棄也。不駕舟楫。惟縛竹爲筏。急則群舁之。泅水而遁。按流求去澎湖五百里。豈是烟火相望之地哉。而海路險惡。所據之制。非其堅厚。則不可涉矣。且其作鐵器。縛竹爲筏。皆是巳且之俗。其國亦去澎湖不甚相遠。蓋宋人謬認之言耳。雖然其事亦當舜天之世。因附于此。）長子舜馬順熙嗣立。在位十一年。享年六十四。以寶治四年卒。（宋淳祐八年也。）長子義本嗣。

（貫忽頼傳也。）

（主慈王。）

在位十一年。而歲荒荐饑。疫疾竝行。國有稱天孫氏者。民皆歸之。義本因遜位焉。時年五十一。是歲弘長二年也。（宋景定三年。）英祖天孫氏之後。受讓當國。闢地始廣。（出世纘圖。按世系圖。英祖上加圈。而刪去天孫氏之後數字。益彼人不欲告我以舜天氏絕統耳。又據世纘圖。以爲英祖當國。闢地始廣。則知先世未有統一之主也明矣。世系圖所謂天孫氏世爲王其國者。果其非實也。）初隋兵來犯。歷唐五代宋元數世。不與中國通。及元至元二十八年。世宗遣海船萬戶楊祥、福建人吳志斗等。捧詔而行。詔曰。朕收撫江南已十七年。海外諸蕃。罔不臣屬。惟琉求密邇閩境。未嘗歸附。議者請卽加兵。朕惟祖宗立法。凡不庭之國。先遣使招降。來則安堵如故。否則必致征討。今命使宣諭汝國。果能慕義來朝。存爾國統。保爾黎民。若不効順。自恃險阻。舟師奄及。恐貽後悔。爾其愼擇之。明年三月。祥至其國。先令軍官劉閏二百人以小舟載軍器。領三嶼人陳煇者登岸。國人不解三嶼人語。爲其殺先者三人。遂不將其命而還。成宗元貞三年。復遣福建省都鎭撫張浩、新軍萬戶張進赴其國。禽生口百三十人。後三年。英祖卒。在位四十年。享年七十二。是歲正安二年也。（元大德四年。）子大成嗣。（世纘圖作大城。）在位九

年以延慶元年卒。享年六十二。（元至大元年。）其次子英慈嗣。在位五年。以正和二年卒。享年四十六。（元皇慶二年。）其第四子玉城嗣。不德國亂。山南山北分而爲三。玉城據于中山。二十三年。以延元元年卒。享年四十一。（元後至元二年。○美閑甲午使人以三山分域。對曰。今歸仁以北之地稱山北。山北王在今歸仁城。大里以南之地稱山南。山南王在大里城。美竊疑之。蓋事未諳究。而聽斷以置對而已。三山割據壞地。雖小各自立國。百有餘年。乃就一島南北之地而言可乎。嘗㨿其地圖。沖繩島地南北稱長。東西甚狹。皆極乎海。其周廻僅七十四里。若如其言。今歸仁以北屬于山北。大里以南屬于山南。則中山地南北十三里。東西五里。山南地南北三里。東西五里。眞是蠻觸國耳。設使先島以南皆爲山南。與論以北皆爲山北。而中山據于其間。足亦足矣。奈何可以歎南北也。卽今據其計慨。凡諸島地分隷。以爲三等。其一則沖繩及其西北小島。其二則與論以北。其三則先島以南。是則所因古三山疆域。而鼎足之勢判然分矣。其歳租亦各自及供軍國之用也。）長子西威嗣。在位十三年卒。享年二十三。是歳貞和五年也。（元至正九年。）中山王察度立。察度者。故浦添按司之子。（世纘圖云。玉城長子西威在位十四年。至正十年。察度卽王位。察度者不知所自始。其父爲浦添按司。按世系圖云。西威在位十三年。元至正十年卒。年二十三。又加一閏於察度上。以分其統耳。蓋世纘圖據其實而言。然察度之立。其故不詳。始舜天以浦添按司卽王位。察度父亦稱浦添按司者。蓋其苗裔乎。而今不可得而考。）是時元既亡。明主卽帝位。洪武五年。其行人楊載齎詔往諭其國。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怕尼芝。皆遣使朝貢。十五年

賜中山王山南王鍍金銀印文綺。使還言。三王爭權相攻。十六年。賜山北王。如中山山南之例。因詔令罷兵息民。始自　文武天皇授位南島人等。六百八十餘年。於此而三王受封於外國焉。（三王受封。蓋此永德年閒也。）二十一年。明以所獲元主次子地保奴。發居琉球。二十五年。中山王遣其子姪及陪臣子弟入大學。明主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二十八年。中山王察度卒。享年七十五。在位凡四十六年。（世纘圖世系圖皆云。察度元至正十年。卽王位。在位四十六年。而明人諸書。以爲中山王察度。永樂二年卒。蓋誤以山南王承察度。爲中山王察度也。）世子武寧嗣。永樂二年。山南王承察度卒。無子。令從弟汪應祖攝國事。應祖遣使請命。乃賜冠服。嗣山南王。（山南王承察度。或作承察。非。或以汪應祖爲承察度弟。亦非。）三年。中山王武寧卒。在位十年。（世系圖云。享年不詳。）尚思紹嗣。（世纘圖云。察度卒。子尚思紹嗣。自是以尚爲姓。而其所紀中山代序。止乎此。世系圖又加一閏於尚思紹上。二書並皆可疑。據閩書。永樂中思紹所獻表。有臣祖察度之語。又皇明世法錄云。察度世子武寧嗣。武寧卒。子思紹嗣。由是觀之。世纘圖誤脫武寧一世也。不可疑也。世系圖加閏於思紹上。蓋其以爲尚氏之始故乎。抑亦尚思紹以武寧兄弟之子。入繼其統乎。姑存疑以俟後考。）在位十六年。以永樂十九年卒。（世系圖云。享年不詳。閩書以爲宣德初思紹卒。與世系圖不合。）世子尚巴志立。請封。宣德三年。勅內監柴山往

（館穀。一本作出）

封。巴志嗣立。是後遣使冊封。以爲故事。巴志賢而施仁。衆皆悅服。山南山北。遂歸于一矣。（續文獻通考。及閩書。以爲景泰元年。尚思達遣人朝貢。未幾山南山北爲中山所幷。世法錄以爲景泰五年。尚泰久嗣。先是山南王汪應祖爲其兄達勃期所弑。尋與山北。幷於中山。袋中所錄。亦謂尚泰久之世。諸島悉平。諸說皆與國人之言不合。惟其袋中所錄。蓋謂尚金福卒。復國亂。尚泰久嗣封。以定其亂而已。）在位十八年。以正德四年卒。享年六十八。初三山稱藩。朝貢不時。至中山幷南北。遂令二年一貢。每船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即福建南臺外。置蕃使館。（即今流球館也。）使至館穀。遞入京師。（中山朝貢。續文獻通考。以爲初三山每二年朝貢一次。至尚思達時。南北俱爲所幷。遂令三年一貢。閩書以爲思達時。令三年一貢。世法錄以爲成化七年。尚圓嗣。十一年。貢使還。至閩殺掠。詔督令間歲一貢。諸說頗有異同。按大明會典云。祖訓琉球朝貢不時。國有三王。後惟中山王至。諭令二年一貢。蓋得之矣。國係之巴志。以俟後考。）世子尚忠嗣。在位五年。以正統九年卒。享年五十四。世子尚思達嗣。在位五年。以正統十四年卒。享年四十二。尚忠弟尚金福嗣。在位四年。以景泰四年卒。享年五十四。弟布里與子志魯。爭立國亂。失其印綬。次弟尚泰久馳奏。命給泰久印。嗣王。景泰五年。泰久嗣封。克定四方。在位七年。以天順四年卒。享年四十六。子尚德嗣。以成化五年卒。享年二十九。在位九年。尚圓嗣。在位七年。以成化十二年卒。享年六十二。（世系圖又加閩於尚圓上。因考閩書云。察度後五傳至尚圓。尚圓者。尚德之仲子也。世法錄云。尚德嗣。父泰久立。卒。子尚圓嗣。按世系圖。泰久卒。時四十六歲。子尚德嗣。在位九年。二十九歲卒。尚圓嗣。在位七年。六十二歲卒。然則尚圓與尚泰久同年。長於尚德二十六歲。是非爲泰久之子者。前說爲德之子者也乎。閩書尚德之德當作忠。蓋誤寫而已。初尚忠世子思達卒。思弟金福立。金福卒。弟布里與金福子志魯爭立。明主命金福次弟泰久嗣王。泰久卒。世子德嗣。卒。而無子。國人立思達弟圓。以爲其君。故曰。察度後五傳至尚圓。又曰。尚圓者。尚忠之仲子也。雖然。世系圖略而不詳。姑存其疑。以俟後考。又按。閩書及世法錄。以爲尚圓成化十五年卒。亦誤。五當作二耳。）世子尚宣威立。六月而卒。（閩書以宣威爲尚德之長子者非。）尚仲子尚眞嗣。在位五十年。以嘉靖五年卒。享年六十二。世子尚淸嗣。在位二十九年。以嘉靖三十四年卒。享年五十九。世子尚元嗣。是歲嘉靖三十五年夏。海寇徐海敗于浙。直有逃入琉球境者。尚元發兵邀擊殲焉。得所掠金坤等六人。遣使送歸。（時汪直徐海等。亡命海島之中。嘯聚逃入。寇于沿海諸郡。明人號曰倭寇。）賜勅獎諭。厚賚金幣。隆慶六年。尚元卒。享年四十五。在位十七年。世子尚永嗣。在位十六年。以萬曆十六年卒。（世系圖云。享年不詳。）世子尚寧立。時關白平秀吉命薩摩州。徵貢於中山。萬曆十八年春。尚寧遣僧天龍桃菴等來聘。（事見續文獻通考。但其以爲事在萬曆二十年者非。而朝平壤錄。以爲萬曆十七年事。蓋得之矣。中山使人。以天正十八年春至此。此即是萬曆十八年也。）明年。

關白大徵諸州兵。欲道朝鮮入于燕京。是年夏。尚寧遣使請封。其相鄭迵密以關白情出報聞。明年春。關白遂發兵。入犯朝鮮。明主令其使者。自齎詔歸。册封使能勿達。歷十餘年。朝鮮師觧。尚寧堅請如故事。明主嘉其爲不叛之臣。乃命兵科給事中夏子陽行人王士禎往封焉。初中山與薩摩州。世有隣好。此歲以來二國交惡。使命遂絕。州守源朝臣家久以告我　神祖。乃發兵擊之。前鋒進取北山之地。斬首百餘級。水陸鼓行。直入那覇港。中山之兵。連戰皆敗。王城遂陷。尚寧出降。師起四十餘日。宗社失守矣。明年秋八月。家久率尚寧及王親陪臣等來。　神祖乃命王尚寧使歸其國。以附庸於薩摩州。善繼前好。敬承先祀。於是則古南島地。復舊域矣。（二國兵端。累見南浦文集及續文獻通考閩書等。按始自三山稱藩中國。乃至此凡二百卅年。）明年。尚寧得還。乃遣使修貢於中國。以報中山王業已歸國。且欲代我以請互市。是歲明萬曆四十年也。海道參政石崑玉等。驗貢物雜我產。請阻回。俟勢定。中丞丁繼嗣直指陸夢祖。因其疏謂。緩外貢。修我內備。明主從之。令貢使無入朝。量收方物給賞。（出閩書及皇明世法錄等。按皇明三大征考云。萬曆三十七年。

[illegible]。恐衍。

備。恐作襲。

擊字可疑。

倭併琉球。虜其王。擊取雞籠淡水。侵閩廣。皇明實紀又云。萬曆四十年十一月。日本用琉球貢海上。福建巡撫丁繼嗣奏言。倭將明檄琉球。挾其代請互市。又閩越亡命郭國安等寄書其家。暗指入犯之期。其檄與書語多狂悖。倭將謂薩摩州守也。檄琉球謂州守令尚寧遣書稱建軍門也。其書見南浦文集。郭國安閩人。流寓薩摩州人。謂汾陽氏者。即其子孫也。暗指入犯之期。即所謂擊取雞籠淡水。備閩廣事也。世法錄云。萬曆四十四年五月。中山王尚寧遣通事蔡廛報。倭造戰艦五百餘隻。取雞籠山島野夷。並是三大征考所謂丙辰倭犯南奪外洋。閩來告急。已而寂然。是已。即倭實有此事也。余常聞薩摩州人之言曰。初尚寧受州守之命。代我以請互市。明人量收方物。又使十年一貢。事皆如閩書世法錄所載者。中山自請朝貢如故事。乃聽五年一貢。厥後亦請不已。久之復舊云。）尚寧在位凡三十二年。以元和六年卒。享年五十七。是歲明泰昌元年也。世子尚豐嗣。在位二十年。以寬永十七年卒。享年五十一。是歲明崇禎十三年也。世子尚賢嗣。當是之時。明既亡。韃靼入中國。建號曰清。紀元曰順治。順治三年。閩平。明年。清主遣使招撫琉球。是歲正保四年。尚賢卒。在位七年。享年二十二。尚質嗣。（按世系圖。賢二十二歲卒。時質年十九。質非賢之子。未聞厥詳。）後六年。清主復遣使。繳納前朝所賜印綬。尚質乃遣使齎送。因請其封。是時海寇縱橫。路梗不通。清主既殂。太子即位。改元康熙。康熙二年。遣使册封。如前朝故事。尚質遣使表謝。明年復奉表賀即位。五年。始勅以兩年一貢爲例。尚質在位凡

二十一年。以寛文八年卒。享年四十。是歲康熙七年也。世子尚貞嗣。在位四十一年。以寳永六年卒。享年六十五。是歲康熙四十八年也。世子先卒。嫡孫尚益嗣。在位四年。以正德三年卒。享年三十五。是歲康熙五十二年也。世子尚敬嗣。年甫十五。始自中山稱藩於中國。凡王卒。則世子訃告。以請襲封。册封使至則先祭前王於寢廟。寢廟在國門外。唯有諭祭。而無贈謚。故歷世未得有謚云。

南島志卷上終

南島志卷下

東都　新井君美在中著

官職第三

古時流求諸島地。各有君長。若隋書所謂王小王島了師。因其所統大小。而所稱亦不同。至其諸島君長。咸皆內附　天朝。授位亦各有差。天平勝寶後。史闕不詳。厥後六百三十餘年。中山山南山北。皆稱藩中國。受其封爵。王妃王姪。國相寨官。亦各賜冠服。乃是中山品官制所由起也。其文武職名。始見嘉靖使琉球錄。蓋所謂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夷習稍變。有華風焉者也。因錄所聞。畧記官名焉。

中山品官制。正從各九品。正一品則王子。從一品則按司。正二品則三司官親方。從二品則親方。三品至七品則親雲上。正從八品則里之子。正從九品則筑登之。皆是國中所稱也。王子官號也。王之同姓。及異姓。凡有分封者。皆稱其地王子。雖曰王子弟。亦未受封者。不得稱王子。按司猶言郡守也。王子之子。有分封者。稱其地按司。毛尚巴志。始弁三山。各地按司。皆賜第宅。不得就其

南雍南京大學

封焉。三司亦天曹司。地曹司。人曹司。各一員。猶漢三公。卽所謂國相也。親方者。尊親之稱。凡任其官者。皆附宗籍。親雲上。親近也。雲上。殿上也。猶言堂上官也。俗稱親雲上。曰牌古朵。或曰牌金。其義不詳。里之子。本爲邑宰之子者。任此官。卽今非其人。亦任之。筑登之義。亦不詳云。出于庚寅甲午使人等所記中山官制。蓋其以王子爲官號。以按司爲王子之子。有分封者。並據令制而言。非古也。古時所稱按司。卽其君長之稱也。據中山世系圖序。初舜天爲衆所推。爲浦添按司。後遂稱王。舜天本非爲王子之子者。厥後凡王之親戚。尊次其王者。稱爲王子。其爲君長之稱。亦猶古時也。隋書以爲歡斯。是已。三品至七品。稱謂牌古朵。九品稱謂筑登之。亦皆古之遺言也。里之子者。里主之轉語也。與中所錄古時有稱里主者。而今猶有那覇里主之職名。明人以爲察度官。卽此。察度方言所謂里也。漢稱謂王親。卽王子。按司所謂王之下。則王親尊而不與政者也。法司官卽三司也。察度官國稱那覇里主。那覇港官。國稱御物城。各有二員。分治那覇四邑焉。耳目官六員。卽法司之屬。猶漢六卿也。以上所謂士官。而爲武職者也。大夫長史通事等官。則專司朝貢。不與政事。皆爲文職。明初所賜閩三十六姓之後。讀書南雍。歸卽爲通事。累陞長史大夫。今僅存七姓。而食祿者百餘人。凡朝貢事例。單年則正貢二船。以耳目官。充正使。正議大夫。充副使。

並正三品官也。其屬有都通事。才府使。官舍使等職焉。雙年則接貢一船。接貢使。才府使各一員。並從四品官也。（即是進例）若有中國大喪。則以正議大夫充進香使。新天子登極。則以法司官正議大夫各一員。充慶賀使。其國嗣封。則以法司官紫金大夫各一員。充謝恩使。其官皆是所稱于異邦也。古時國無姓氏。只因所居之地。而稱之。中世以來。王親豪族。稱之以其食邑。其餘有職者。亦因其所自出及所居之地。而稱曰某地某官。其有姓氏者。閩人之後某[illegible]然。其稱於國中。猶國人也。而今國人皆有漢姓。亦有漢名。皆非古也。（使琉球錄云。國王姓尚氏。至於陪臣。則無姓氏。但以先世及已所轄之地為姓。自上世以來。皆命名以漢字。按尚思紹之後。世稱以尚姓。猶以王父字為氏。斯非古之所謂姓也。國人稱之以先世及已所轄之地。猶因地命氏。而非古之所謂姓也。陳氏以謂琉球不習漢字。又謂自上世以來。皆命名以漢字。何其謬之甚也。當時猶傳國無文字。而況於其上世乎。且嘗聞之。甲子使人曰。我王稱尚氏。始於思紹王。然其所用尚姓。不知所由也。國人各自有姓。以所轄地名為姓。視雲上已下。雖曰我王亦有其姓。是又據陳氏之說而言耳。其國本非有姓氏也。王以尚為姓。蓋其俗所謂漢姓也。甲子慶賀使與那城王子。知念親方。謝恩使金武王子。勝連親方。其所稱皆是某地某官也。其從官有曰宮里親雲上者。其所稱亦是某地某官。而其姓程名順則。字寵文。即閩人之後。文章之士也。又有曰玉城親雲上者。其名朝薰。亦自稱曰漢姓向氏。漢名受祐。又有曰砂邊親雲上者。不知其名。漢姓曰曾。漢名曰曆。並是國人。而有漢姓漢名者。）

恐有缺

宮室第四

隋書曰。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彫刻禽獸。民間門戶。必安獸頭骨角。使琉球錄以謂殿宇朴素。亦不彫禽刻獸以為奇。大抵琉球俗朴而忠。民貪而儉。富貴家。僅有瓦屋二三間。其餘則茅茨土階。不勝風雨飄搖之患。人不善陶。雖王屋。亦無獸頭。況民間乎。傳者訛矣。陳氏蓋據其所見而言耳。唯其以獸頭為鴟吻類。亦訛。此土民間。亦以牛馬頭骨。掛之門戶。云是避疫鬼。古之遺俗也。今時之制。略述所聞。

王府之制。據山為城。方各一里。疊石為基。繞以流水。城有王門。其西為國門。蓋以天使館在西南港口之故也。去國門西里許。有牌房一座。扁曰中山。國門曰歡會。府門曰漏刻。殿門曰奉神。每門有扁。四周皆石壁。府門外有小池。泉自石龍口中噴出。名曰瑞泉。王府汲之供飲食。取其甘潔也。正殿巍然在山之巔。殿閣二層。南北八楹。其位向西。上以奉神。中為朝堂。下與臣下坐立。閣門俱五色珠為簾櫳。正中三門。略加金碧。旁有側樓。亦有

平屋。皆覆以瓦。簾不遠地而階亦近除。凡正殿略倣漢制。至如燕寢。則皆如此閒之制矣。（中山殿屋制。詳見使琉球錄。曰。殿閣二層。上爲寢室。屋皆以板代瓦。畢地而坐。美賞閣之甲午使人曰。正殿上層奉神之所。順治火後。屋皆陶瓦。鐵釜之以黑漆。按殿門扁曰奉神門。以閣上爲寢室。非也。層閣之制。蓋由來久矣。姿中記云。昔者大世王之世。王畏毒蛇。乃起爲禱以告。自謂無害。未幾毒蛇螫王左手。有一國相急抽刀斷其臂。亦斷已臂以續之。其像見在於求吉佛寺矣。蓋其王樓居。以避蛇害也。大世未詳。世續圖有王大城。世系圖作大成。疑此人。使人曰。正殿及門墻庭階。皆倣漢制。其餘一皆如本朝制。而有廣閒書院玄關等所。皆鋪地用板。坐設疊席。所謂席地而坐也。按正殿之制。爲冊使而設也。如其便殿。則蓋古制也。但其所謂廣閒書院等所。我有此制。亦始自近時耳。）王親以下。品官第宅。衆庶屋舍。亦皆如我制。板屋茅茨。隨其有無。皆繞以石垣。其地多石故也。

冠服第五

隋書曰。流求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織鬭鏤樹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蓋是古制。即今不可得而考。

王及王親以下。品官章服制。明世冊封。錫以皮弁玉圭麟袍犀帶。亦二品秩。王侄王相察官。賜以公服。明既亡。韃靼爲中國之主。文武品官。皆編髮胡服。而中山君臣。猶依舊制。其王受冊。則皮弁服。正旦冬至。則烏紗折上巾。蟒衣玉帶。未襲封。則用烏紗帽。其臣三品以上。皆幞頭公服。其織成花樣。文職用禽。武職用獸。革帶用金銀鈎鰈。其餘品官冠服。皆如其俗。古俗用色布一丈三尺纏其首。王尚寧之世。其臣名分薩摩國。始製令冠。常服用之。王及王親用五色。謂之五綵巾。次用紫色絹。謂之紫光巾。次用黃絹。又次用赤絹。簪以金銀差等。其衣則廣袖寬博。製如道服。腰束大帶。（庚寅使人所作圖。皆如此。甲午之冬。美請親其王子冠服制。烏紗帽麟袍象笏金帶。即是明世所賜其王也。當今爲王子章服何也。纏首之制。見使琉球錄。乃據其所見而言也。今制採曲簪扱。被色絹於其上。分薩國。或作湧稍圓。）童子結髻。簪用金花

四垂者。凡俗足著草履。入室則脫。讀書號秀才者。亦戴中國方素巾。足不草履而鞋矣。

禮刑第六

隋書曰。流求國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大明一統志因而述焉。陳氏使琉球錄。以謂諸書亦多傳訛。其君臣之分。雖非華夏之嚴。而上下之節。亦有等級之辨。隋書又曰。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筯。長尺餘。鑽頂而殺之。使琉球錄曰。國小刑嚴。凡有竊物者。即加以劓刵之刑。聞書

拜冠於

曰。有盜竊。輙如開腹剔刵之刑。即令詢其風俗。禮樂刑政。其制淺備矣。

朝會之禮。歲元旦冬至。凡大慶會。則王親以下。衆官具冠服行拜跪禮。四時俗節朔望。亦皆冠服而朝。尊者親者。則延至殿內。賜坐賜酒。冠昏喪祭制。世子冠禮。盖冠以烏紗帽（擬也子未襲封。則用烏紗帽也。）王子按司之子。冠于朝堂。王賜以其冠。其餘有職者之子。冠亦皆拜朝。而昏禮畧與此間俗同。凡婦女子織紝組紃。學以女事。莫有識字及飲酒者。蓋防淫也。如其親戚。亦非賀正。不見男子。夫死

冊封
發喪

無子而不嫁。民間貧賤之女。亦罕有再醮者。閭人之後。男不爲國婿。女不爲王妃。王妃則立國人有職者之女。爲嬪御而有寵者焉。國喪一皆如大明集禮之制。世子居喪。素衣黑帶。嗣封之日。冊使先祭前王於寢廟。世子易服。北面行禮畢。從吉。歲時祭。亦如禮制。臣庶之家。不必如制。父母之喪。不喫肉。不飲酒。殯葬必謹。如其七七日百日朞年再朞。亦如近世俗。凡有職者。給暇五十日。起復就職。至如公私慶賀燕會。則皆不與焉。三年而後復初。隋書曰。其死者氣將絶。舉至庭。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襯土而殯之。上不起

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使琉球錄曰。子爲親喪。數月不食肉。死者以中元前後日。溪水浴其屍。去腐肉。收其骸骨。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襯土而殯。上不起墳。若王及陪臣之家。則以骸匣藏於山穴中。仍以木板爲小牖戸。歲時祭掃。則啓鑰視之。蓋恐木朽而骨露也。即今國人之言曰。殯後三年。藏于石龕。仍植位牌。盖墓碑也。其說畧與陳侃之言合。）凡燕會備樂。樂有國中中國二部。國樂。其唱曲則如我里謠。其器則三線子。中國樂。曰萬年春。曰賀聖明。曰喜昇平。曰樂清朝。曰慶皇都。曰永太平。曰鳳凰吟。曰飛龍引。曰龍池宴。曰金門樂。曰風雲會。其明曲。則有王者國。百花開。爲人臣。爲人子。揚香。壽星。老上。蓬萊等曲。其清曲。則有天初曉。須皇清。壽尊翁。正月四季歌等曲。其器則噴吶。橫笛。管鼓。銅鑼。三金。三枝。二線。三線。四線。長線。胡琴。琵琶。又有路樂。其器則兩班銅鑼。喇叭。銅角。噴吶。鼓。凡刑典。有笞杖徒流大辟絞斬梟首等法而不赦。謀反惡逆。不道不孝不義等罪。若其輕罪。間有赦宥焉。總而論之。則其俗朴而忠。其政簡而便。文之以禮樂。非復曩者之陋矣。

文藝第七

琉球之學。自中山王察度始。厥後閩人從裔。世傳其業。雖然洪永之間。賜閩人於其國。以比歲往來朝貢。

故賜其善操舟者耳。察度始使其子侄及陪臣子弟。入于大學。如閩人子弟。家本在內地不因。肄業於其鄉先生。歸卽得爲通事。累陞長史大夫者。往往不絕。於今其文彬彬可以觀者。則察度之化遠矣。

國無文字。俗相傳云。昔有天人降。而敎人以文字。其體如古篆然。（出纂中所錄云。昔有天人降。而敎人以文字。其地近于中城。厥後城間之人。凶日起宅。天人又降。召問占者。以不告其凶。對曰。彼人不問。故不告。卽怒曰。汝知其凶。亦何不告。乃分裂其書。而奈唯存其半。字猶百餘。以占凡事吉凶。甚驗。蓋此占卜書也。美曾觀于文字。其體如古篆。古俗凡稱天人。不係此地之人也。未知其爲何國字。）中世以來。始傳此間文字。明初。其王察度請以子侄及陪臣子弟。入于大學。成化間。王尚眞以官生蔡賓等五人。肄業南雍。學既成而還。卽爲通事。累歷文職。自是之後。凡章表文移。皆其所掌焉。國中所用文字。一如此間之俗。亦有善於歌詞者。（閩書曰。陪臣子弟與凡民之秀。則諸士大夫敎之。以儲長史通事。習華言入貢。餘不慧者。宗後僧學蓄字而已。間有學詩。僅曉聲律偶對。又世法錄云。經籍無五經。有四書。以杜律虞註爲經。[redacted]觀其俗。令皆不然。讀書作字。賦詩詠歌。亦有可以觀者。）凡學之法。王親已下。品官子弟。皆入國學。學有孔廟。每春秋釋奠焉。凡民子弟。則皆學於鄉校云。（俗間子弟。皆自實語敎始。庭訓式目等書次之。醫卜方伎之術。亦有所傳者。而非其所長也云。）

風俗第八

天下之俗。古今不同。風化之變。若陰陽晝夜於萬物然。時既變矣。物不能不變也。雖然萬物之生天地。猶不能齊。安知天下之俗。有未始變者。亦在乎其既變之間也哉。我觀流求之俗。若其因革。則隋唐之際。既無考據。況於上世之事乎。今試聞其方言。有可以解者焉。有不可以解者焉。蓋其可以解者。此間之語最爲不少。而如漢語。亦有十之一二焉。若其不可以解者。則彼古之遺言而已矣。若彼方俗。亦然。中世之俗。與此間同。近世之俗。畧與漢同。若其非此亦非彼者。則彼古之遺俗而已矣。因錄舊聞。以爲風俗志。

男女皆露髻。男則斷髮結髻。於古國史。所謂切髮草裳。其由來既久矣。右髻名曰隻首。相傳云。上世之人皆戴頭角。昔者有神嶋厥左角。後俗結髻。以象乎古也。漢人之裔。結髻於中。皆揷以金銀簪。纏首用色布大餘。今之冠制。始于此。厮賤猶露髻而已。衣則寬博廣袖。腰束大帶。足著草屐。通國之禮。叉手膜拜。若見異邦之人。則拜揖加儀。凡卑幼路遇尊者。結袖而掛肩。卸屐而跪地。俗曰

（公解袖結。蓋義取其執役也。）女則鬢髮如雲。結爲高髻。簪不加飾。以墨黥手。爲種種花卉狀（俗謂針衝。猶言針刺也。）上衣下裳。其裳如裙。而倍其幅。摺細而制之。長掩其足也。上衣之外。更用大衣廣袖者。蒙之背上。見人則以手下之。而蔽其面。（此間假髻。出自琉球者。故稱上品。蓋以其髻鬒黑而長故也。又蒙其背者。此間婦女所用蒙衣之制而已。）貴家大族之妻。出入則戴笠。坐於馬上。女僕三四從之。婦女之俗。幽閑貞淑。不淫不妒。若其妓娼。頗事艷冶。大抵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似有唐國之風者。俗好聲樂。皆弄三絃。相傳以爲絃響能避蛇害。農家插秧稷禾。乃携妓女。饁彼南畝。絃歌鼓舞。先終畝者。妓女乃侑其觴。其疆域雖小。風氣或殊。山南之人。不患痘疹。山北之人。最爲驍健。國無醫藥。民不夭札。壽至期頤。亦往往有焉。君臣民庶。畏神尤甚。蓋上世以降。黎民分散洲嶼。各自有君長。亦莫能相一。唯有神降于其間。爲威爲福。禁民爲非。是故擧俗敬神。而神亦靈也。其神稱謂君眞物。神所憑之女。稱謂君者三十三人。皆酋長之女。其長稱謂聞補君。其餘所在神巫。百千爲群。神有時而降。鼓舞歌謠。以樂其神。一唱百和。其聲哀惋。神喜則衆皆

相慶焉。神怒則衆無不懼焉。又有靈蛇。國人畏之如神。（按使琉球錄及閩書云。俗信鬼畏神。神以婦人不經二夫者爲尸。降則數著靈異。能使愚民竦懼。王及世子陪臣莫不稽首下拜。國人凡謀不善。神輒告王。王就擒之。惟其守護斯土。是以國王敬之。而國人畏之也。尸婦名女君。首從動至三五百人。各頂草圈。携樹枝。有乘騎者。有徒行者。入王宮中。以遊戲。一唱百和。音聲凄慘。倏忽往來。莫可蹤跡。閩中所錄。其略相同。而尤爲詳悉。凡其神異鬼怪。不可擧數而已。甲午使人曰。本國舊俗。詳見錢中書。百年以來。民風大變。神怪之事。今則絕矣。昔夏之世。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備。使民知神姦。蓋其國絕遠。僻在南荒。山海異氣。所生鬼神奇異之物。亦何足怪焉。且聞古之時。國人無君臣上下之節。好相攻擊。諸島各爲部隊。不相救助。收取鬪死者。共聚而食之。若非有神作威作福於其間。則民之無生亦既久矣。方今文命誕敷。乃暨聲教。而威福之權。既有所歸。其鬼亦不神耶。抑不知使人自恥鬼俗。其所言亦如此耶。古俗以其國爲鬼島。如今其東北島名稱有鬼界。蓋謂其有神怪也。又使琉球錄曰。有蛇竭。亦螫人蛇則不爲害。前使遭蛇怪之驚。無是事也。袋中所謂南中可畏之甚者。毒蛇也。昔有其王遭蛇害者。又有神怒乃使毒蛇螫人者。蛇類有七種。美亦聞。諸使人曰。國有毒蛇。明世冊封使遭蛇怪。我俗亦傳之。方言毒蛇曰八不。其大者五六尺。不常入人家。按。毒蛇曰羽羽。即是此間之古言也。）又其國多有奉祀天朝宗社之神者焉。伊勢大神祠自尚金福始。八幡大神祠自尚泰久始。波上之社。洋之社。齋那之社。普天間之社。末吉之社。並皆奉祀熊野大神也。其始不詳云。蓋古之時。天朝使臣所至。乃命其祀以爲國鎭也。普神祠自尚元之世。久米島人林氏始。又有天祀

天尊等祠。凡所在大樹大石。祭以爲神。不遑枚舉焉。（事詳見袋中所錄者）國人又信浮屠之法。其法唯有禪與密之二教耳。圓覺天界二寺在都城南北。殿宇壯麗。亞於王宮。建善相國報恩寺。皆禪寺也。龍福天王安國普門潮音等。皆密院也。其餘寺院亦多。（見使琉球錄及袋中所錄者。）

食貨第九

隋書曰。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鍤以石爲叉。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土宜稻梁禾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國史曰。（日本書記）稉稻常豐。一藝兩收。

即今識其土俗。皆不然也。使琉球錄曰。厥田沙礫。不肥饒。是以五穀雖生。而不見其繁碩也。至於賦斂。則寓古人井田之遺法。但名義未詳備。王及臣民。各分土以爲祿食。上下不交征。有事則暫取諸民。而不常也。寰宇記曰。無他奇貨。故商賈不通。閩書曰。時時資潤于隣島之富者。盡皆得之矣。但其使琉球錄以謂貿易唯用日本所鑄銅錢。亦不然也。是則古時其國所鑄如宋鵞眼錢者耳。星槎勝覽曰。俗好古畫銅器。使琉球錄亦以謂古畫銅器。非其所好。其所好者。唯銕器綿布焉。蓋其地不産銕。土不宜綿。故民間炊爨。多用螺殼。紅女織紝。唯事麻縷。如欲以釜甑爨。以銕耕。必易自王府。而後用之。否則犯禁而有罪。陳氏所駁。蓋據當時而言耳。即今觀之。盡皆不然也。舉記所聞。以誌其食貨焉。

諸島之地。山谿崎嶇。沃野鮮少。厥田沙礫瘠薄。耕耨甚艱。氣候常煖。年穀早熟。而不見其繁碩也。（稉稻六月乃熟。薩摩州人所謂琉球米。其教品最下者。）凡中山山北。俱多水田。土宜稉稻。山南地方。多是陸田。宜菽麥之屬。即今其國税額。中山糙米

七萬一千七百八拾七石。山北糙米三萬二千八百二十八石七斗。山南糙米一萬九千九十六石八斗零。其餘租課亦准此。（三山疆界。見地理志。）地無奇産。商賈不通。民貧而儉。男女事耕織。厥産多出蕉布。禹貢卉服。國史卉裳。蓋謂之也。炎方蒸溽。不見霜雪。隆冬之月。時有雨霰而已。故凡華卉之屬。皆不凋枯。取芭蕉生三年者。碎纑成布。最極纖巧。麻苧次之。南島所産。閩書所謂南有太平。出禾苧。即此。久米島産絲及綿。閩書所謂西有古米。出土綿。亦此也。（太平山見地理志。方物曰太平布。曰久米綿。即此。）通國貿易。古時用

貨

海巳。厥後因鑄銅錢用之。旣久散亡少餘。唯今用穀布之屬。若其與中國交易銀貨。則此閒所産矣。（海巳。貝也。銅錢。使琉球錄。只謂薄小無文。每十折一。每貫折百。殆如宋季之鵞眼綖貫錢者。但其以爲日本所鑄。即非。對曾問福建人以琉球交易事例。曰琉球交易。上民船數。不限銀額。全貢用十餘萬。折貢用五六萬。以船小不堪多載也。若用大船。則福州港淺。不能進矣。所貨所化細則絲綢綾緞等物。粗則紙紮材等物。不能詳錄焉）凡百器制。皆與此閒同。唯其甲冑兵刄。不甚堅利。弓材用檿。斷而弦之。性急易折。良者難得。螺鈿諸器。頗得我法。民閒炊爨。多用螺殼。蓋古俗也。海産大螺。貧家以代釜甑云。凡飮食之饌。造製淸潔畧與此閒同。使琉球錄以謂不

貢三字　注之

知烹調和劑之味。特不習此俗耳。造釀之方。酒醪醯醬。及乾醬之屬。亦皆如我制。使琉球錄又謂酒以水漬米越宿。婦人嚼以取汁。曰米奇。甚非也。酒曰米奇。即此閒方言也。唯其露酒方。始傳自外國。色味淸而淡。久之不壞。能易醉人。使琉球錄曰。出自暹羅。亦非也。造法不與暹羅酒同。蒸米和麴。各有分劑。不須不水。封醸而成。以甑蒸取其滴露。如泡盛之變中。密封七年。而後用之。首里所釀最稱上品。（其俗名泡盛酒。相傳云。昔有外國人來。曰國居南海瘴霧之中。人必夭死。因投以避毒方。即露酒也。薩摩州人之言曰。天地生斯人。方物各有所宜。本兵戍于中山者。三年一代。之性不嗜酒者。亦在彼中。各飮露酒。乃至十數鍾。而不醉。北歸比至大島。不堪數鍾。及歸不能下喉。亦復如初。凡布帛之屬。濕皆生黴。酒以露酒。色即鮮。則亦是一奇）茶茗之品。此閒所産。尤爲珍惜。茶室茶具之式。候湯立茶之法。一皆倣我制。閩書以謂厥土獨不宜茶茗。即蘗之。亦不蕃。蓋其然也。（其國相傳云。茶法傳自此閒。使琉球錄以謂烹茶之法。設古鼎於几上。煎水將沸。用茶末一匙於鍾。以湯沃之。以竹刷瀹之。少頃奉飮。其味甚淸。是則此閒之俗。所謂臺子式而已）甘蔗即藝之首里地。水糖潔白。不及南産。亦是以供菓品。國所製香品。有香餅壽帶香竹心香龍涎香官香等。頗爲奇絕。

物産第十

隋書曰。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榮枯。以爲年歲。蓋紀其上世之事也。後之說者。皆據而言者非也。其國相傳云。昔有天人降而教文字。其書頗難故失。而干支古字。於今猶存。紀年候時。並在草木榮枯也哉。至於明世以來。奉其正朔。每歲頒曆一百本國亦造曆。以授民時。且其地僻在南荒之中。氣候多煖。不見霜雪。海颶時作。草木凋枯而已。凡物産。畧與澹耳朱厓同。其餘則不異此閒也云。因作物産志。

大明會典云。琉球貢物。馬。刀。金銀酒海。金銀粉匣。瑪瑙。

象牙。螺殼。海巴。擢子扇。泥金扇。生紅銅錫。生熟夏布。牛皮。降香木香。速香。丁香。檀香。黃熟香。蘇木。烏木。胡椒。琉黃。磨刀石。若其馬及螺殼海巴夏布牛皮烏木琉黃磨刀石。則其國所產而已。其餘則所與此閒及諸國交易也。穀則稻秫稷麥菽。蔬則瓜茄蘿蔔葱韭之屬。皆有焉。亦有蕃薯。可以代穀而食。此閒俗曰琉球薯。即此。海菓可啖亦多。果則龍茘蕉子甘蔗石榴橘柑。但無梅杏桃李之類。近時有梅移自此閒者。唯著花而不結子。草則山丹佛笑風蘭月桔名護菊粟菊盛花澤藤等品不少。

琉球使

何恐阿

近𦾔烟草。葉細而長。木則赤木。其性堅緻。紫紅色而有白理。蓋櫚木之類。本朝式所謂南島所出赤木。即此。（俗曰加木。）之。黑木。即會典所謂烏木也。蘇鐵即琉球錄所謂鳳尾蕉。其野生則不如栽在園庭者。榆。（俗曰加津末留。）木犀。（俗曰發伊）八。何撻福木。（曰底已。曰也良不。曰末彌。並皆其俗所稱未詳。）隋書所謂鬭鏤樹。使琉球錄以謂土產無其樹。即今國人亦謂不詳。（隋書曰。鬭樓樹。如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又云。織鬭樓皮以為衣。）禽鳥則鵁鳩黑鶉鶉。亦有異色者。（俗名三乃宇津良。蓋謂其毛文有三色也。）蝙蝠產于八重山者。其形極大。（俗名八重山蝙蝠。）其餘有烏鴉麻雀野雉野鳧之屬。但

無鶴及鴿鷄。而鴻鴈不來。秋月之候。鷹隼及小雀。自南來者多。畜獸則烏牛（即水牛。）犬豕麋鹿之屬。皆無不有者。而無虎豹犀象。亦產異色貓。蟲豸則蛇蝎之屬最多。毒蛇凡七種。蝎亦能螫人。其有在于壁閒。聲嘹如雀者。春夏之交。有赤卒自南來亦多。鱗介則海出白魚。亦名海馬。馬首魚身。皮厚而青。其肉如鹿。人常啖之。馬鮫龍蝦之類。亦皆有之。棘鬣其色不紅。而味亦不佳。鯨魚每出沒洲嶼之閒。而莫敢捕者。鮫龍時時自海中起。而能致風雨。俗謂之風待也。螺蛤之屬。多奇品。貝子。即會典所謂海巴。螺殼。大者可以代釜甑云。

南島志卷下終

安南圖誌

據錢氏述古堂鈔本影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
善本叢書第一集

安南圖誌序

鍾呰窳無似憶家食時脩武備輯略一
書上述天文下陳地利中談兵事自謂
覆瓿無當也屬今春欽州告急稍交夷
莫氏殘黨煽亂陷城殺官虜劉子女禍
亦慘矣乃檢篋中舊草得安南國圖及
業相公安南考先師俞都護平交圖說
粵通志兵制航海經閱之交夷恍在目
中無煩聚米也夫交州東南面海西北
負山往時馬伏波征之以舟師
明張新城侯征之由間道但陸道則彼得
據險設伏以待我海道則處〻可登敵
莫繇倫此往事之明驗也茲
制臺戴　毅然興師調兩粵土漢官兵
水陸並進仍檄黎都統為內援蓋倣伏
波新城之芳躅兼而行之且監司將領

盡一時之選銅柱從此可再標矣鍾待
罪珠崖奉檄選所部卒以佐偏師鍾恐
長年釼士未必皆諳水道地利也乃梓
是編人授一冊雖不敢云指南亦庶幾
為一嚮道耳夫夷狄未嘗不可以中國
之治治也唯是既入中國則不可復以
夷治之故以夷治夷則夷治以中國治
中國則中國治倭奴最狡黠但自周秦
以來山城君皆王姓此以夷治夷也我
國家電掃胡元奄有寰宇二百餘年金甌
無玷此以中國治中國也若安南者自
漢唐已入版圖至宋乃自稱制我
朝討平而郡縣之竟不終此其失在召還
新城侯耳非其地不足耕民不可治也
蓋昔以夷而入中國繼以中國而淪於
夷彼其淳朴已漓追琢未就反覆狙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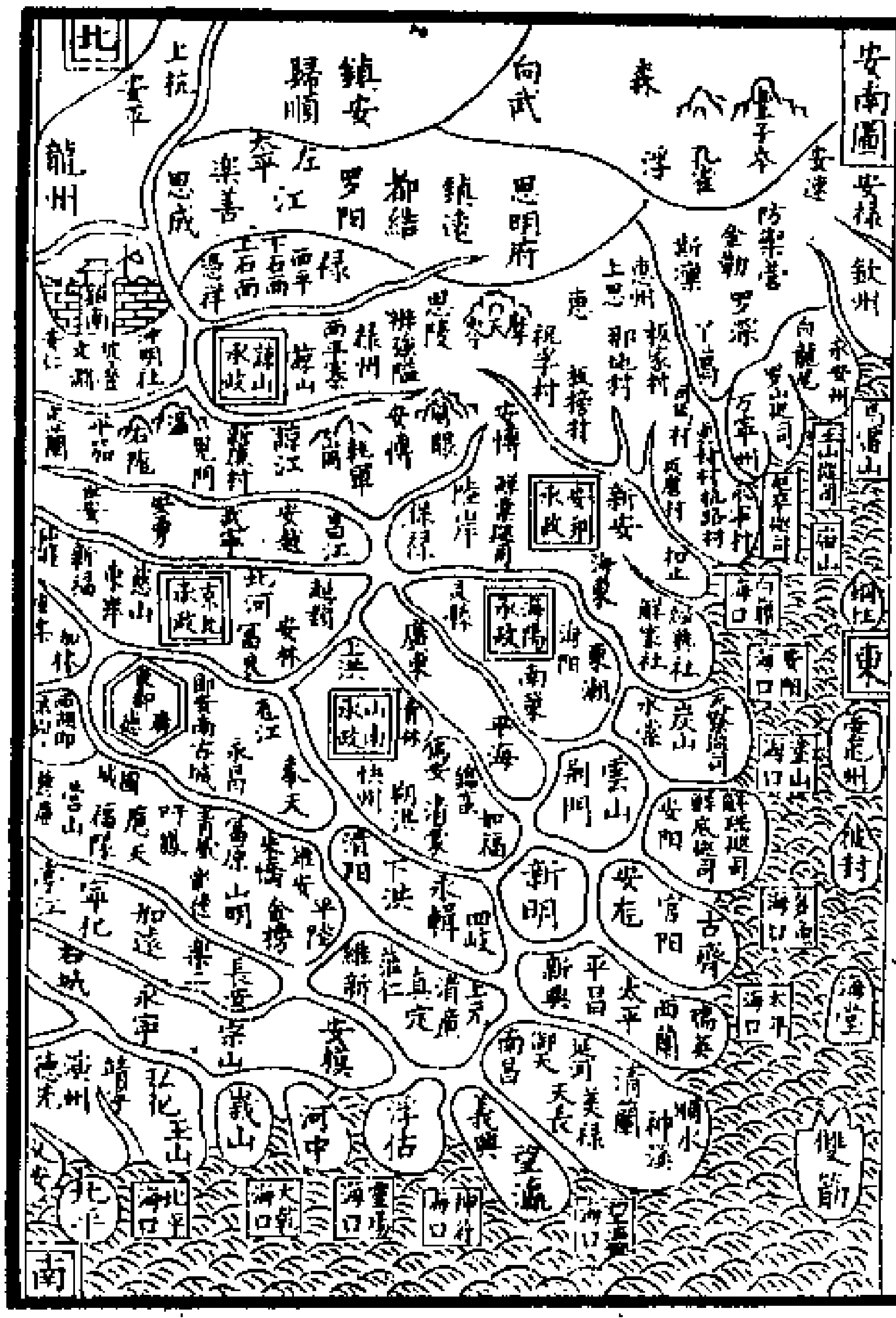
朝君暮讎一方赤子重遭塗炭誠仁人君子所不忍者方今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在在諱言兵即令玆之役猶然薄伐耳非大舉也假令遠追國初命將故事近不惜援朝鮮征播州之費長駕遠馭舉交夷而中國之此千載一時也鍾何能知敢以是質之今伏波今英國以為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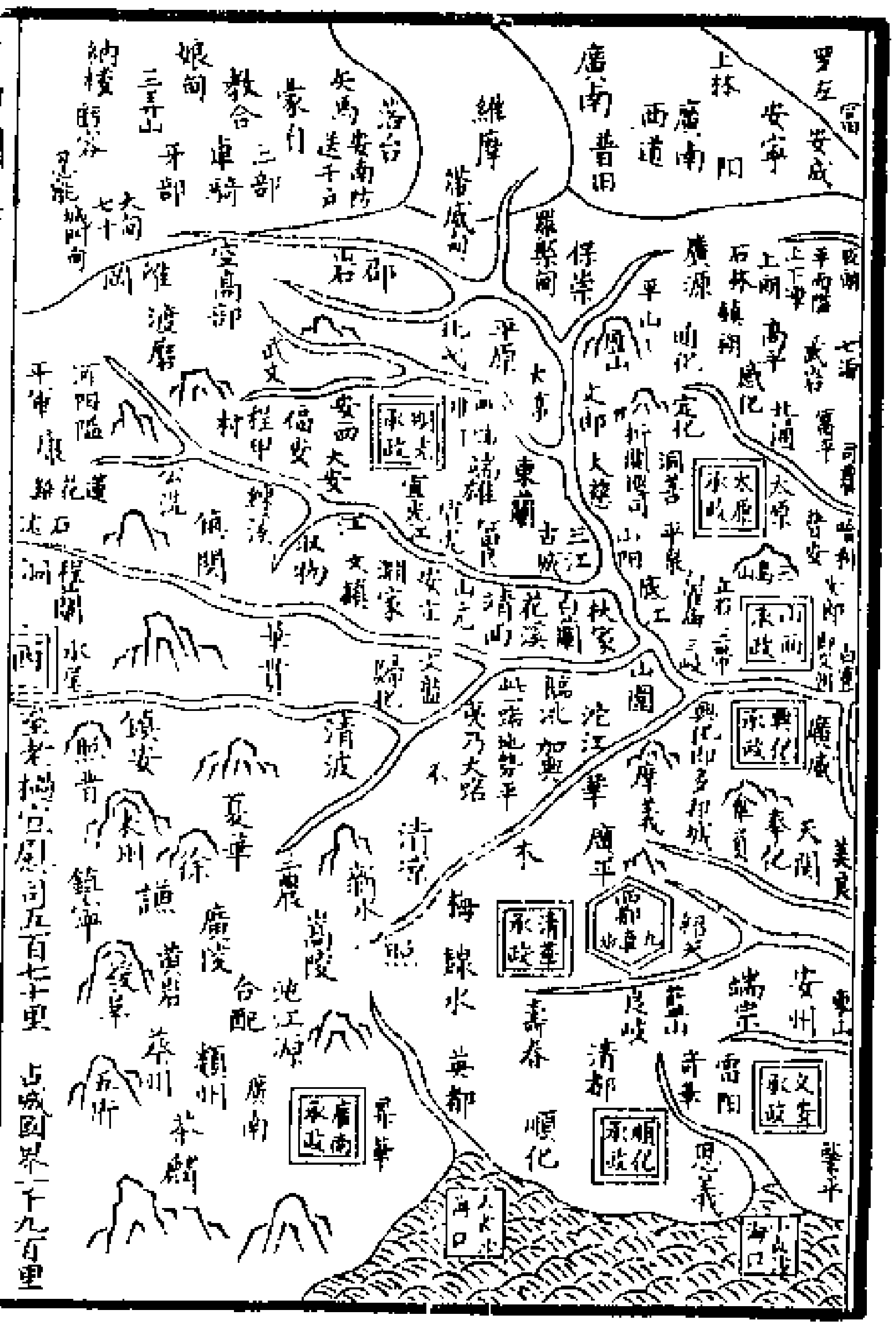
萬曆戊申清明日分守廣東瓊崖副總兵溫陵鄧鍾書

安南圖說

安南古南交地秦屬象郡漢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改交州

國朝洪武初歸附賜安南國王印姓陳氏為權臣黎季犛所篡永樂初發兵進討俘獲季犛父子郡縣其地甫定而黎利復叛宣德間遣使謝罪因宥而封之嘉靖間復為莫登庸所篡興師討之乞降改為安南都統使未幾國復亂萬曆二十五年黎維潭款關請罪復授之都統使如莫以及維新今寇欽州（乃莫戊徐黨云）




上林
安寧
安成
廣南
西道
普田
維摩
廣源
平山
太原承政
山南承政
興化承政
清華承政
乂安承政
順化承政
廣南承政
安州
雷陽
清都
英都
順化
思義
壽春
鎮安
清波
梅
維摩
保崇
石林
上朗
下朗
高平
北通
武崖
安西
大安
偏安
程甲
東蘭
三江
花溪
秋家
洞喜
平泉
歸化
臨洮
沱江
嘉興
天關
奉化
黃岩
廣陵
合配
嵩陵
海口
納樓
娘甸
教合
蒙自
占城國界一千九百里
至老撾宣慰司五百七十里

按張輔平安南上地圖東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置（三司交州）北江諒山諒江三江大原宣化奉化清化順化建平建昌新安新平鎮蠻乂安升華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四縣衛十所十三市舶一今圖中東西二都十三承政乃其僞制也然而形勝已在指掌間矣

安南考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為象郡漢初南越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建安中改為交州置牧唐置都護府改為安南五代時土豪曲承美據之已為南漢所併宋初丁璉有其地封交趾郡王自是棄為夷璉傳弟璿黎桓篡之桓傳子龍挺李公蘊篡之公蘊八傳嗣絕為其壻陳日煚所有元攻下之封其子光昺為交趾郡王終元世貢不絕亦時時侵掠邊郡不敢大為寇　國朝洪武二年國王陳日煃遣使同時敏等來朝貢　上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齎詔封日煃為安南國王給鍍金銀印未至日煃卒侄日熞嗣請　詔印于以寧拒之吾受　命封先王何以得擅予若日熞請于　朝乃遣編修王濂主事林唐臣封日熞嗣王而嗟賞以寧得使臣體日熞拜詔甚恭未幾為陳叔明所篡叔明老弟煓代視事煓攻占城敗死弟煒代先是　上嘗戒安南占城毋相攻至是以叔明兄弟怙強速禍復遣使　諭之叔明表

謝連歲貢　上厭其數令三年一貢毋侈方物進犀象以勞吾民二十一年黎季犛弑煒立叔明子日焜命絕其貢叔明八年死　上以叔明身自為篡勑禮臣毋弔而遣行人陳誠呂讓諭還所侵思明五縣不聽日焜旋亦為季犛所弑季犛大誅殺陳氏更姓名曰胡一元子蒼曰胡𡋖僭號紀元國曰大虞永樂元年表言陳氏世絕𡋖為陳甥求署國事從之已真封為王會陳氏故臣裴柏耆走闕下乞師而老撾亦傳送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安南使者見天平多泣下詔詰季犛季犛詭請迎天平歸還以國天平行命都督黃中呂毅率兵五千送之季犛遣使迎具牛酒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也不為虞行至芹站伏發殺天平及大理卿薛嵓中等引還　上大怒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將軍率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等二十五將軍出廣西雲南兩道討季犛而以尚書劉儁督師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督餉親幸龍江禡祭戒諸將毋縱吏士暴掠毋輕進貪功罪人得則歸國陳氏擇立其子孫能行至龍州卒輔進破隘留雞陵等關傳檄數黎賊二十罪師次新福縣晟亦自雲南至白鶴江遣人與輔會　上命輔盡護諸將兵代能時賊恃宣洮富良諸江為固緣江樹柵立椿別築土城備禦甚嚴欲老我師輔晟合攻之下令軍中丈夫報國立功在此時矣先登者賞不次士皆奮啣枚昇攻具薄城裨將蔡福先登衆繼之舉火城上銅角齊鳴賊披靡退驅象巷戰遊擊將軍朱廣以畫獅蒙馬神機銃翼而前象奔賊大潰斬獲及蹈藉死者無算進克東西都賊焚城遁連戰萬劫江木丸江悶海口皆大破之諸郡邑相繼降附輔徧宣　上意令安業隨窮追季犛父子于奇羅海口都督柳升以舟師會悉擒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捷聞詔求陳氏後無存者父老合辭請郡縣視內地乃置交趾都指揮布政按察三司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以尚書福總布按二司事　勑輔求交趾有能學藝者舉以聞六年輔振旅還論功進輔英國公晟黔國公升安遠伯餘陞賞有差已交人簡定反命晟討

之僞後督師晟戰敗績僞及都督呂毅叅政劉昱皆沒賊黨陳季擴鄧宗異等益猖獗乃命輔往輔率諸将敗賊鹹子關又敗之太平海口追至清化殲其黨季擴自言我陳氏後也請立不許請降許之以為交趾右布政使輔歸復反竟復遣輔轉戰連年賊乃獲自輔之下交南凡三擒僞王威震西南夷中遂留鎮其地而尚書福有威惠交人懷之弭伏莫敢動十五年召輔還以豐城侯李彬代久之福亦歸尚書陳洽代時中官馬騏墨而殘交人怨之三年之閒叛者四

五起彬先後討敗之而黎利最劇連結老撾出沒縱横彬不能制詔以為清化知府利許諾然竟不赴而攻刦日甚先後破茶籠州諒山府茶籠守琴彭諒山守易先皆堅守力盡俱死之洽力言利詐宜亟誅而中官山壽持撫議甚堅擁兵自衛諸将陳智方政復不相能彼此牽掣師遂敗事聞　章皇帝下璽書切責而以成山侯王通總兵討賊通戰寧橋中伏大敗尚書洽死之已敗賊交趾城下殺萬餘人諸将請乘勝戲賊通不從賊知通怯益聚衆肆掠攻昌江城守将李任顏福日夜拒戰焚其攻具賊益起土山以飛鎗射城中任福率敢死士夜開門殺守土山者襲破其營賊為地道入鑿横瀟應之從瀟中發石擊殺賊甚多賊恐大軍至攄其城攻圍不休相拒九閱月城中将士三千餘人至是亡其半力竭不能支城遂陷任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北向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自經死軍民感其義同死者甚衆　上遣安遠侯升黔國公晟分道往援以尚書李慶督師升剽而輕既連勝易賊慶言宜少戒升不

聽竟中伏死慶及副總兵梁銘相繼病沒叅将崔聚率兵進至昌江賊大驅象而前軍亂聚被擒時尚書福在行交人得福環跪泣公在我曹不至此乾送之歸而晟兵竟不出通懼大賂遺利與盟而旋師按察使揚時習爭之強不聽群臣劾通并馬騏下詔獄論死通後竟脫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暠今在老撾請嗣封　上集大臣議英國公臣輔尚書臣義臣原吉皆言交南本中國地勞苦而得之不宜隳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臣士奇臣榮頓首言兵興以来天下無寧

歲今瘡痍未起而使勤之臣不忍聞且求立陳後者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至深歷　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為示弱乎　上曰卿二人言是　先帝指朕固知之明日出詔表諭群臣朕以止戈為武即議者未同無庸恤群臣頓首稱善於是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齎詔召安南文武吏士皆来歸并數陳氏後當立者以聞利遣頭目黎公僎等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戍卒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馬千二百疋其陷沒不得歸者無算且言暠死陳氏種絕　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乃詔利權署安南國事八年利死子麟代之正統初以麟事朝廷恭詔封為安南國王諭令還所侵欽州地及逋民二百餘户麟卒子濬嗣遣兵攻占城執其王摩訶賁該以歸詔歸其王不聽濬為庶兄琮所弑弟灝嗣輒侵我土司地攻殺老撾宣慰使刀板雅蘭掌父子為八百敗歸累詔戒諭之灝驁橫自如屢攻占城併其國戒無以禁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灝通闌結

諸夷奸宄繹騷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奸亂乃弭弘治十年灝死子暉嗣使者入貢乞改所賜常服從王制不許十七年暉卒弟誼嗣阮种弑之立灝庶子晭晭孱甚政在群下盜起國亂正德十一年陳暠弑晭自立莫登庸逐暠立晭兄子譓專其國暠奔據諒山死譓迫於登庸奔清化庶弟應立交人云應登庸子也無何死登庸遂竊安南王其子方瀛譓竟死清化故臣共立譓子寧居木州漆馬江倚老撾為援嘉靖十六年寧遣鄭惟憭来乞師　上以登庸弑逆又久不庭當誅議討之以咸寧侯仇鸞為師尚書毛伯溫督師伯溫至廣區畫諸便宜為進兵計廣守臣多難之且謂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先後事同不足誅登庸亦遣人自歸廷議未決伯溫駐師境上檄諭交人懸重賞購登庸父子懼請束身待罪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職貢乃於鎮南關築壇具儀登庸率其屬繫頸徒跣北面匍匐上表降伯溫承制受之詔赦登庸歸廢勿王以為安南都統使世其職仍覈黎寧果黎後則畀以所據地否則已制下登庸已死授

其孫福海二十六年福海死子宏瀷幼阮如桂等擁立之族人莫正中欲為亂不克来癸三十年命宏瀷嗣四十三年貢使黎光賁至京光賁以國難覊留南甯者十五年至是乃達其後貢遂絶萬曆間莫茂洽為都統使茂洽死國大亂數年鄭惟憭子鄭檢立黎暉後黎維邦為主維邦死檢子松復立維邦子維潭嗣盡逐莫氏遺孽莫敬用竄居高平府敬璋敬恭寬居東海府保樂州復内相讐未幾敬璋為黎兵所殺維潭遣使浮海詣督臣歸罪請欵關輸貢移文擅用前國王印守臣詰之維潭飾辭對然請欵愈堅因與約必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心難之業為期啓關有日矣遂遁去頃之復欵具言其恢復之義歸附之誠第謂高平乃其故土且莫氏篡臣不宜以漆馬江為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雖為篡逆今日乃國家之外臣也爾安得滅之以彼奔敗之餘使得假息一隅毋遽殄絶是我國家所以鎮撫四夷共其患難之意也且彼此分定我諸土司亦毋敢黨亂以遺爾憂于爾豈不利焉而愛此尺寸之地為維潭乃聽二十四年夏四月築壇具儀受其降具如登庸故事督臣陳大科疏聞因盛言莫之篡黎其事逆先朝猶赦其愆況黎之復讐其名正今日宜許其順以夷治夷　祖宗成法事下兵部議如大科言詔以維潭為都統使予莫敬用以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害安南復定其地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衡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夷獠雜居獷悍喜鬬其君長尤狡獪有二名以偽名事中國自黎氏以来維奉貢稱藩然自帝其國中如趙陀故事死則加偽謚黎晭之弑或云鄭惟鐐為之陳嵩討惟鐐而偕為者也諶者惟鐐所立也鄭宗強亡黎者鄭也登庸乗亂而竊其柄者也甯者非真諶子也傳聞庇不得而詰矣其俗惟交愛人倜儻驩演人淳秀有華風文學則驩演為盛其山川佛跡勺漏傘圓富良江宣光江為大產金珠珊瑚玳瑁丹砂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角兕白鹿猩猩狒狒白雉翡翠蚺蛇蟻子鹽醖波羅密菴羅果烏木蘇木（見蒼霞草）

平交圖說

廣東都指揮使司添註軍政僉書署都指揮僉事俞大猷為地方事嘉靖二十八年交南萬寧永安等州之夷從賊范子儀范子流范廷真等作亂叛其年幼應襲都統使莫宏瀷立營據守于萬寧春蘭庄社累来寇邊犯城蒙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歐陽 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将軍太保兼太子太保平江伯陳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黃 會本請 命職專駐欽廉地方操練水兵防捕夷賊本年五月内兵船次冠頭嶺賊衆七千餘人駕船二百一十隻突入白勒港行劫職親駕兵船抵其港戰之賊敗由山路走回擒斬二十七功級其船盡為我兵所奪其走回賊受餓及水淹而死者無筭也七月内各賊又奪食于如昔貼浪都鄉村職自龍門親督兵船及原領陸兵太平府通判戴懋督其所部土兵水陸竝進連日大戰追至新安海東雲屯等處生擒賊首范子流范廷真等一十八名徒黨二百七十四名斬首級八百一十一顆奪船七十三隻各兵俘獲男女名口不計賊被兵殺及連船衝破沉水者又不計賊營四千餘間火焚三日始盡范子儀脫身走入安南内地職一面移檄莫宏瀷責令出兵截捕旋據呈送范子儀首級至軍門欽廉夷賊之患一掃而晏然寧息矣職今将親歷水陸道路著圖于後而條說於其前以告後来之有事于交南者理合呈乞施行須至呈者

計開

一按欽州誌書歷代以来每數十年必一遭交賊之害而或犯欽廉城治或掠各都鄉村每次皆稱夷船若干艘無有由陸路入者夫夷船淺小而長不用風帆又無鉛子銃等器械雖三十隻不能敵東莞縣烏船新會縣橫江船之一自今日以至於百千萬年之後遇有夷賊入寇則呈請兵船以禦之不可一日緩也蓋賊船在海隨處皆可登岸劫掠陸兵不勝其備縱追及之彼則輕搖而去矣故徒用陸兵防禦雖以千萬數亦無濟於事其慎之哉

一圖中山上黑點相連不絕者陸兵往来之路也水

内黑點相連不絕者兵船往來之路也

一廉欽由海抵玉山東南北風皆可行唯西風必唱帆使每日皆有五六七分風信只用三日之程若風至八九十分須拋澳避之待風定而後行大抵溟海之中有風時多無風時少和風時多颶風時少也

一龍門港内水深而無沙石可以泊舟千有餘艘四方環以大山遇颶風不足為患牙山之外有二石墩船行必避之石墩之外有三沙洲潮退則見盈則不見船誤閣之則壞三洲相近有東西二門東門寛而

浪平由此出外洋即向西行如遇大風則洲墩之北有一澳四面風皆可避然僅能容舟三十餘隻耳如風靜則由洲墩釣魚臺之南行過將及白鱗尾進入沙門之内轉東以入永安州港此港可泊多船四面之風亦不足為患欲往萬寧州則復出白鱗尾沙門西向行入玉山萬橋山大港之中随處皆可泊船北有小港入萬寧州西出帽山為漸入交城水道約程十餘日也此中水面不為不廣但南面自萬橋山以至萬數萬明等山接連甚遠雖有颶風而浪不大起自此至新安水路三日過萬明山為海東府轉出南山之外為雲屯州從外洋東歸至大門復回萬橋山内皆八達四通之水也凡海舟之行觀天之色便覺其日之有風雨察水之形應知其下之有沙石蓋不待智者而後明但能操舟入海者言之皆無有不中也

一自欽州城治至新安一帶約有八日陸路舊皆為欽州土地宣德之年峒長黃金廣黃子嬌黃建等以四峒二十九村二百九十二户叛附安南得封經略

使經略同知僉事等官世襲守把本峒仍以欽州貼浪都地置新安州還萬寧縣於如昔都尋改為州還永安州於時羅都之佛淘巡司正統五年　朝廷命官招之不至故近日夷賊范子儀得來竊據萬寧州并挾永安州之夷以為欽州患矣新安離欽州路遠又迫近於安南之諒山海東等府乃黃金廣等得與夷人交通而謀獻其地故職謂黃金廣等獻地之逆新安之地為之媒也使當時舍新安而止管及了葛河洲則華夷隔地又何以有黃金廣等與夷人交通

之弊耶夫萬寧各村與如昔貼浪二都相雜而永安之啼雞草埠則切近於龍門港口范子儀既奄有其衆彼皆熟知欽廉之地形虛實者故職謂范子儀等猖獗延蔓之禍萬寧永安之地為之媒也使當時不失此二州之地吾之百姓又豈范子儀所能挾之以叛莫宏瀷而犯我州城耶反覆論之則明地方之界限辨華夷之雜處誠今日之所當急矣新安之地不必有萬寧永安之地是吾故物決不可使夷人復居之也今請移諭莫宏瀷謂新安萬寧永安等州之民

叛亂伏誅其土地各皆荒蕪自今日為始陸路以新安山為中分之界水路以帽山為中分之界彼此之人不得踰越凡貢獻交易之類俱從鎮門關出入違者坐以重罪陸路之守除時羅都附近欽城峒長照舊外惟貼浪都乞給義民冠帶與獲賊有功峒長黃文愛之子黃世達如昔都乞給義民冠帶與獲賊有功峒長黃鳳陽之子黃世陪責其團集峒民編立保甲各自防守仍許隨都自行招集土民耕種附近了葛江平等田地日久成熟然後科差其春蘭等社近海去處及附近新安之地任其抛荒發木成林以為四峒藩蔽如此則華夷之人路遠情隔風馬牛不能相及年代愈遠形迹愈疎禍階無由起矣其河洲充包思勒防城等營勢分兵寡有警不能相救乞併立一營共設打手三百名附于羅浮村中使百姓官兵相為犄角其冠帶峒長所轄峒民及班衣之類俱聽管營官遇警調用無事之時不許肆行騷擾以致峒民不堪違者定坐重罪水路之守請如潮州柘林事例輪撥大小烏船二十五隻兵大一千名常泊龍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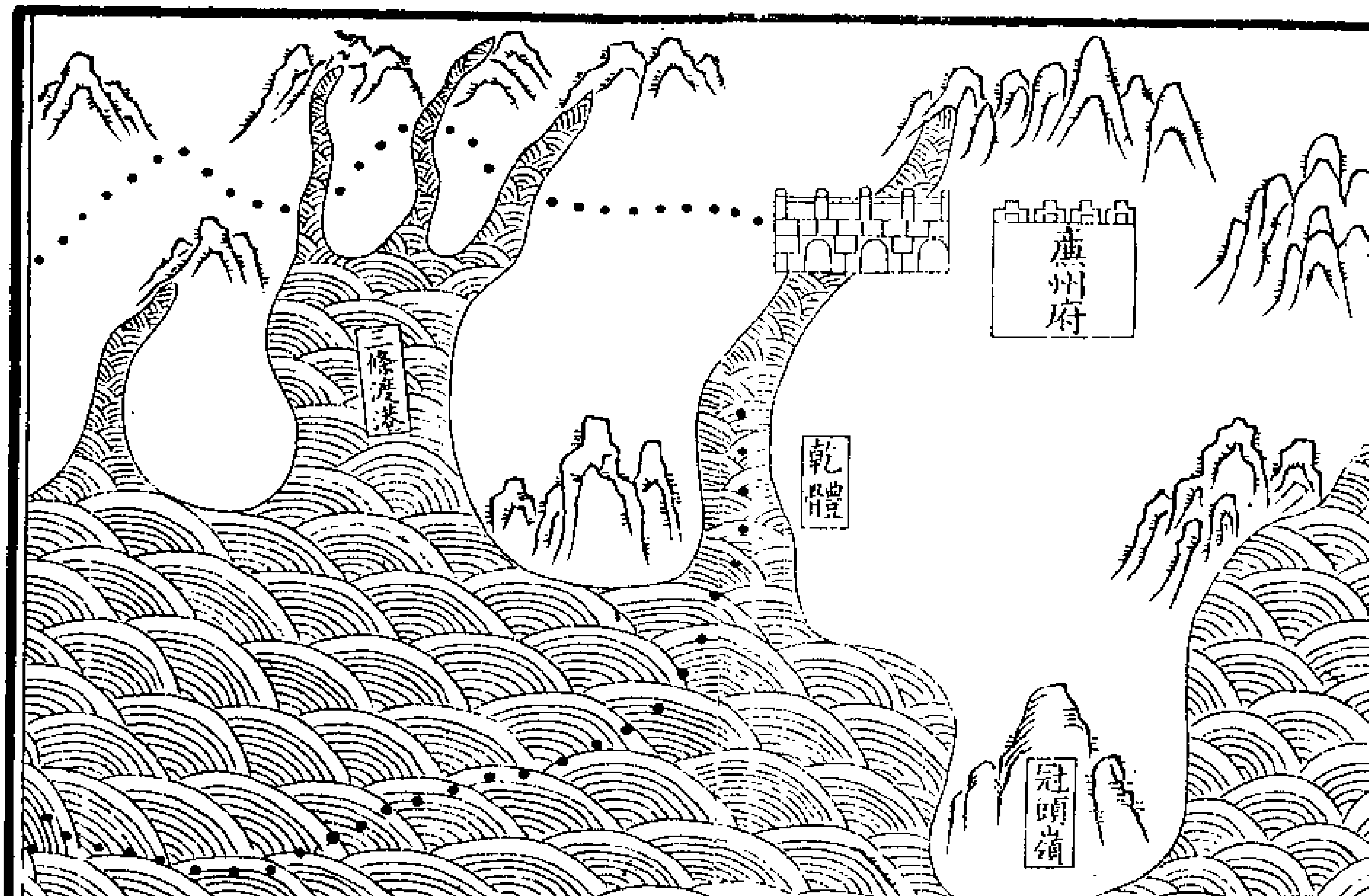
港口如峒長報有聲息管兵官將船由洲墩白麟尾入玉山以包截之若向無聲息兵船亦要一年一巡至玉山萬橋等處毋使誅殘之賊潛滋暗長於其間也或曰何不遷衛所立城池為重鎮於萬寧以守之乎曰長設兵船於龍門以為華夷界限之防則可若虛靡錢糧以守尺寸枯瘦之地則惑也欽州空閑不耕之地何限四峒之復幾十年矣費公家之財盖難計数其所入曾足以償其所出否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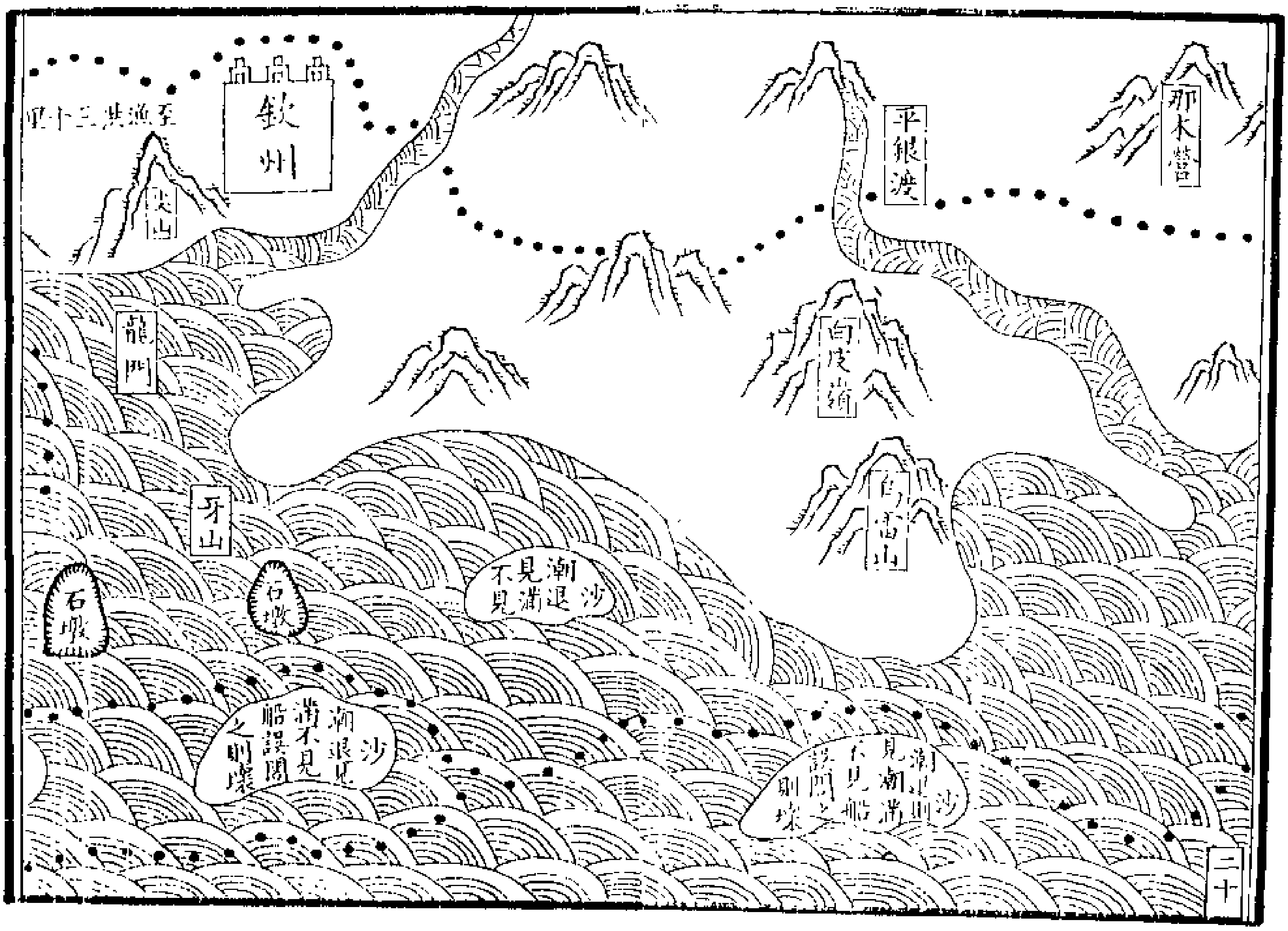
一華夷交界之地既設重兵然非得大將以統之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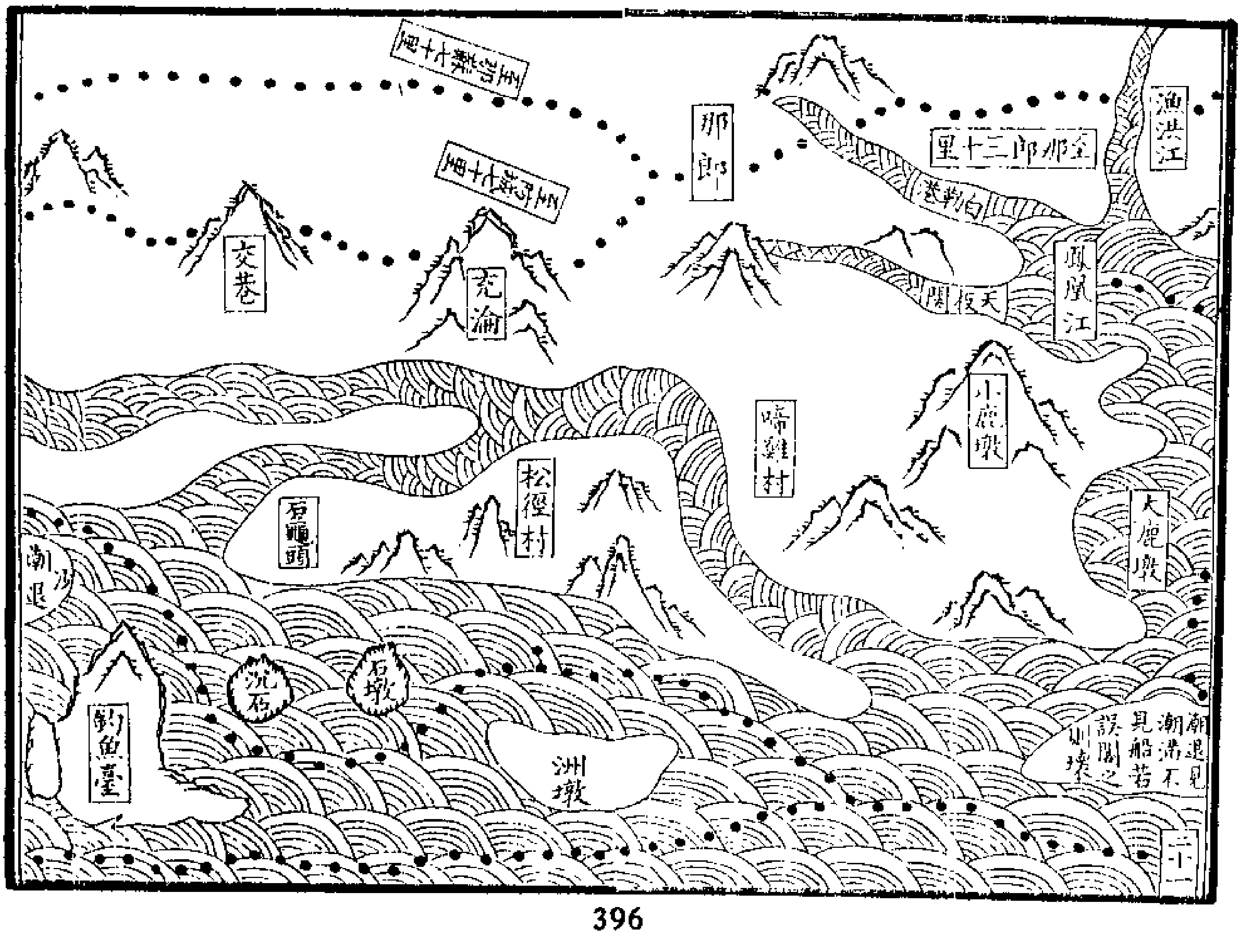
恐無救於猝然之急也按弘治以前之年立有都指揮守備雷廉日久承平以為無益而議裁革之者誰哉居安忘危良可咲也今乞題請駐劄欽廉列御都指揮一員永以為例然必奉有　勅命使有警便於行事或調遣官兵或移文安南俱無所於制不然則有兵無將任責之人亦非久安長治之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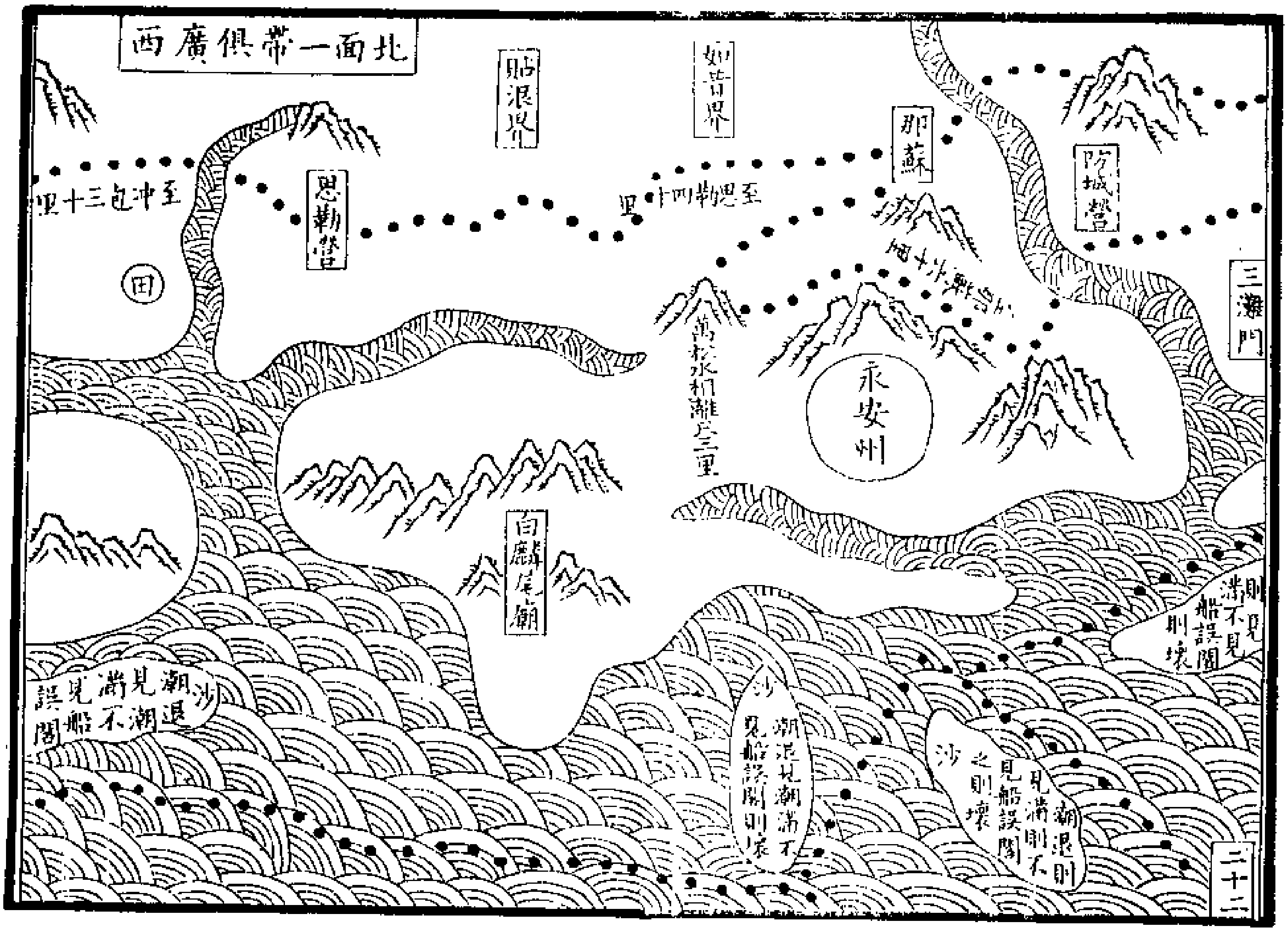
一欲取安南必由海進其各陸路只張虛聲而已馬援征徵側徵二由海也兵糧器械之類就於各兵船上載去甚便漢人征南越王以路愽德為伏波將軍楊僕為樓船將軍又越之入吳亦用舟師大抵舟師一到隨處可登顧此失彼不勝其備故無不成之功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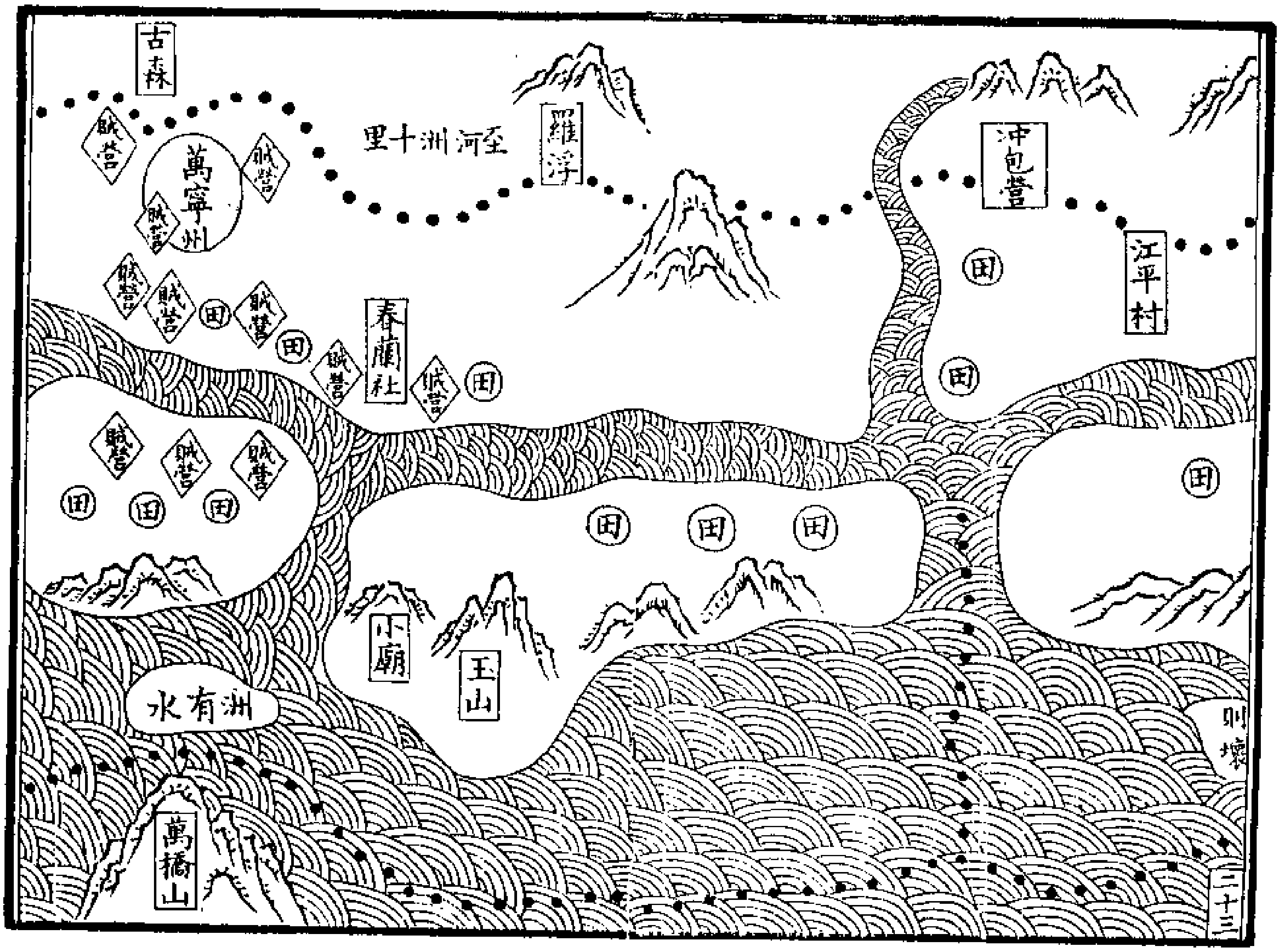
往交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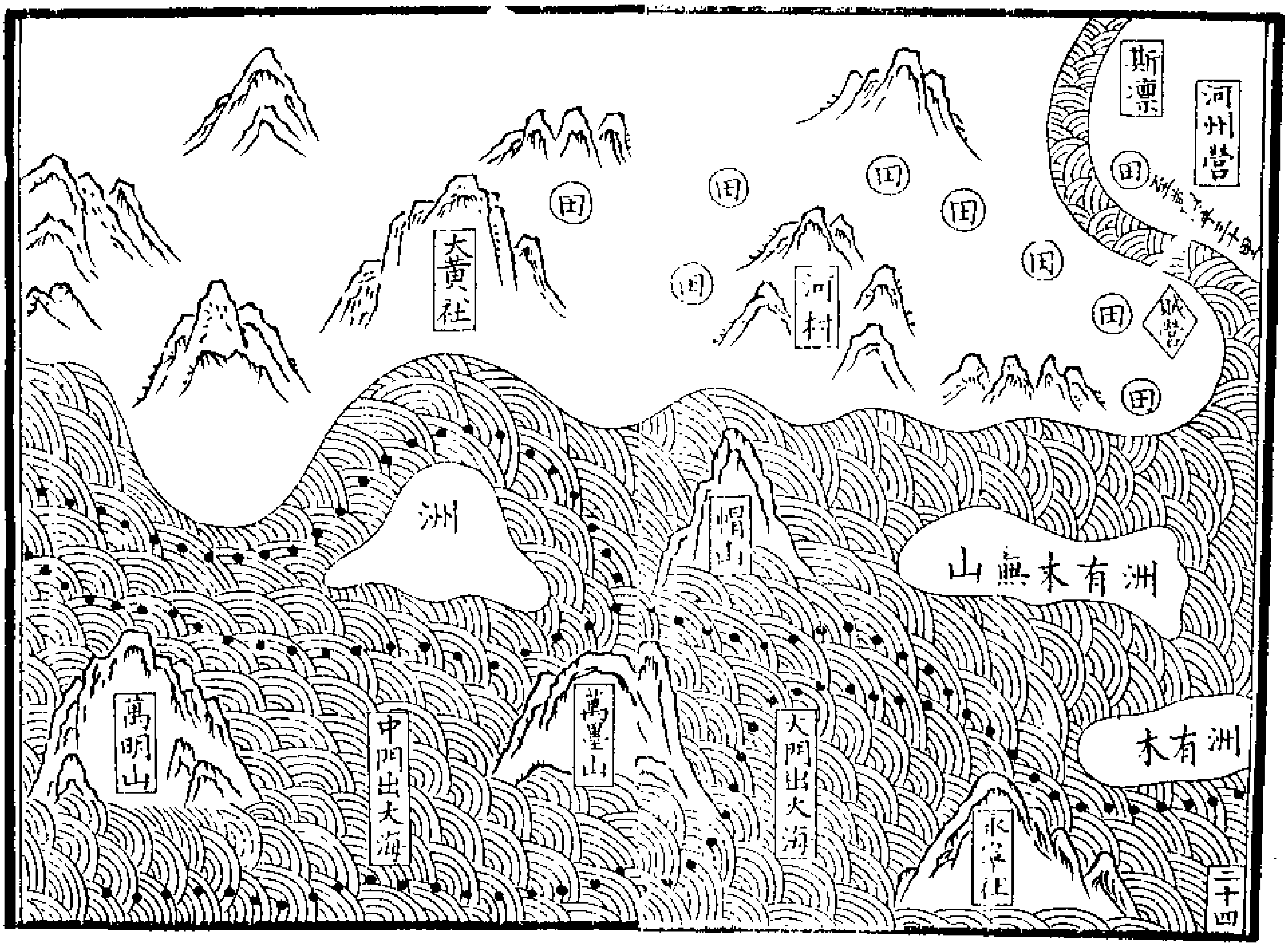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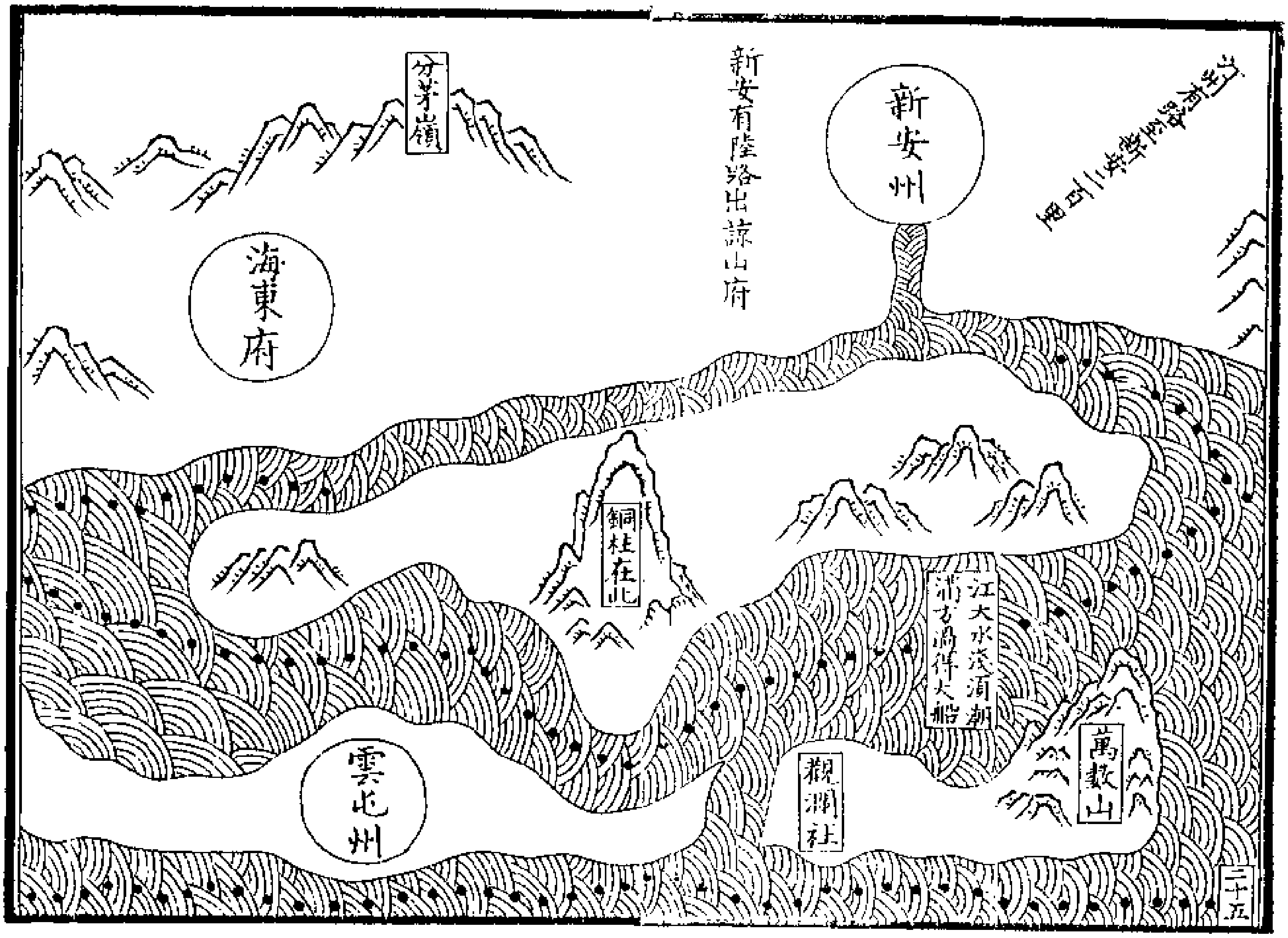

至漁洪三十里
欽州
尖山
平銀渡
那木營
龍門
白皮嶺
牙山
白雷山
石墩
石墩
沙 潮退見 潮滿不見
沙 潮退見 潮滿不見 船誤闖之則壞
沙 潮退則見 潮滿不見 船誤闖之則壞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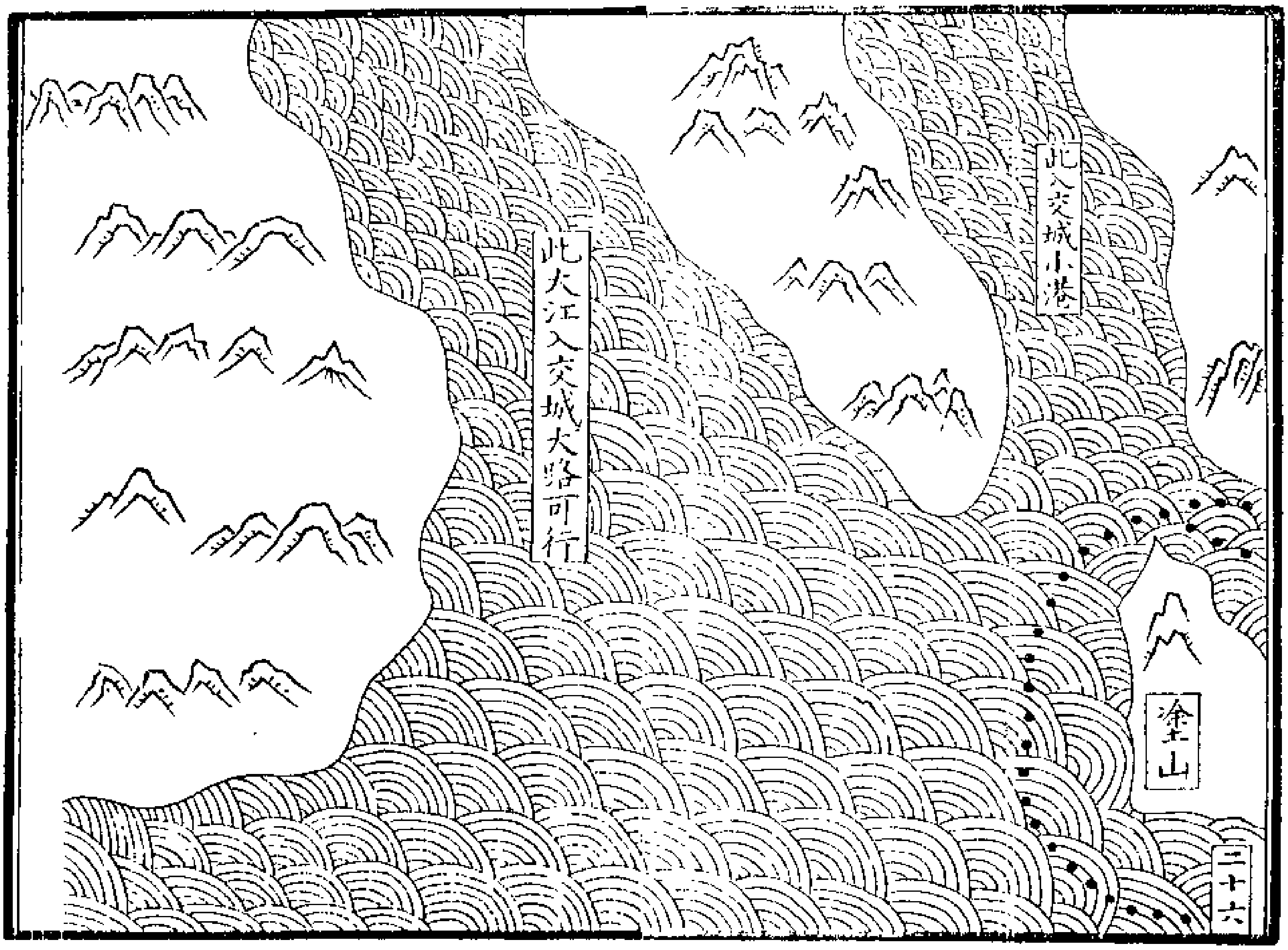

那郎
至那郎三十里
漁洪江
白勒巻
天夜閣
鳳凰江
交巻
芒渝
嘀雞村
小鹿墩
大鹿墩
松徑村
石龜頭
沙 潮退
沉石
石墩
釣魚臺
洲墩
潮退見 潮滿不見 船若誤闖之則壞
二十一


北面一帶俱廣西
貼浪界
如昔界
那蘇
防城營
至沖包三十里
思勒營
至思勒四十里
至瀨水十里
三瀨門
萬松水相離三里
永安州
田
白麟尾廟
沙潮退見潮滿不見船誤閣
沙潮退見潮滿不見船誤閣則壞
潮退則見滿則不見船誤閣之則壞沙
則見滿不見船誤閣則壞
二十二


古森
至河洲十里
羅浮
沖包營
江平村
萬寧州
賊營
賊營
賊營
賊營
賊營
賊營
賊營
賊營
賊營
賊營
賊營
春蘭社
田
小廟
玉山
洲有水
萬橋山
則壞
二十三


河州營
斯漂
田
田
田
田
田
田
田
田
田
大黃社
河村
洲
帽山
洲有木無山
萬明山
中門出大海
萬壘山
大門出大海
洲有木
永寧社
二十四


江北有路至新安三百里
新安州
新安有陸路出諒山府
分茅嶺
海東府
銅柱在此
江大水淺須潮
浦方滿得大船
萬數山
觀瀾社
雲屯州
二十五



入交三道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由廣東則用水軍伏波以來皆行之廣西道宋行之雲南道元及我朝始開廣西道亦分為三從憑祥州入者由鎮南關隘一日至交之文淵州坡壘驛復經脫朗州北一日至諒山衛又一日至溫州之北隘徑半日至鬼門關又一日經溫州之南新鹿村經二卜江一日至保祿縣半日渡昌江又一日至安越縣南市橋江下流北岸一道由思明府入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過辯

強隘一日至祿平州州西有路一日半至諒山府若從東南行過車里江此江永樂中黎季犛堰之以拒王師後偵知其堰處乃決之以濟師一日半至安博州又一日半過耗軍峒山路險惡又一日至鳳眼縣又分二道一道一日至保祿縣亦渡昌江一道入諒江府亦一日至安越縣之南市橋江北岸各與前道會其自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而隘又一日至七源州二日至文蘭平茹社又分為二道一道從文蘭州一日經右隴縣北山徑出鬼門關下四十里渡昌江上

源經右隴之南沿江南岸而下一日至世安縣平地至安勇縣又一日亦至安越縣之中市橋江北岸一道從平茹社西一日半經武崖州山徑二日至司農縣平地又一日半亦進至安越縣之北市橋江上流北岸市橋江在安越縣境中昌江之南諸路總會之處隨處皆可濟師一日至慈山府又至東岸嘉林等縣渡富良江以入交州雲南亦有二道其一道由蒙自縣經蓮花灘入交州之石隴關下程瀾峒循洮江源右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五日至鎮安縣又五日至夏華縣又三日至清波縣又三日至臨洮府洮水即富良江上流其北為宜光江南為沱江所謂三江者也臨洮二日至山圍縣又二日至興化府即古多邦城自興化一日至白鶴神廟三岐江又四日至白鶴縣渡富良江其一道自河陽隘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源州又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江府又二日至端雄府又五日亦至白鶴三岐江然皆山徑欹側難行其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勢平夷乃大道也若廣東海道自廉州烏雷山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以行則烏雷山一日至永安州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玉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一日至廟山廟山一日至屯卒巡司又二日至海東海東府二日至經熱社有石堤陳氏所築以禦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海口過天寮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又南至多漁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入則經水棠東潮二縣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黄徑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經安陽縣至荆門府亦至黄

徑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齋又取宜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漁海口而入則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岐遡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漁南為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畧也交州之東有海陽荆門南策上洪下洪順安快州等府去海頗遠各有支港穿達迤邐數百里大艦不能入故交人多平底淺舟以便入港云

航海經行船筭更法

凡行船先看風汛緊緩流水順逆其法將柴片從船頭丢下急行到船尾視柴片或向前或向人後若與人齊到方筭更數每一更二更半約有二站每站計六十里能曉識無差誤矣

福建往安南國針路

福州五虎門開船用乙辰針取竿塘山行三礁東西邊用丙午針取東沙山西邊過船打水六七托用单巳針三更船取片嶼用丁午針一更船用坤未針二

更船用坤申一更船平烏坵山用坤申七更船平太武山用坤申七更船平南澳外平山用坤申十五更船平大星尖用坤未針七更船取東姜山用坤未針五更船平烏猪山用单申針十五更船取七洲洋用单申針平海南黎母山用庚酉針十五更船取海堂山正路用单亥針及乾亥針十五更船取鷄唱門即是雲屯州海門也

此福建往安南針路也若廣東開船則自東姜山筭起只五十更船到雲屯州若海南開船則自黎母山筭起只三十更船到雲屯州十更船為一晝夜五十更行五日三十更行三日盖放洋法也錄之以備乘風破浪者採焉

温陵鄧鍾輯著

安南圖誌終

跋

右安南圖誌一卷。明鄧鍾撰。鍾溫陵人。官廣東瓊崖副總兵。萬曆戊申。交趾莫登庸殘黨煽亂邊疆。欽州告急。鍾奉檄討賊。乃檢篋中舊草安南國圖。及葉向高安南考。俞大猷平交圖說。乃梓是編。人授一冊。以爲馭交之嚮導。是書爲錢氏述古堂鈔本。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鈔寫甚精。爲黃氏士禮居舊藏。有錢遵王孫慶增黃丕烈等朱文印。其書流傳有自。蓋從明刊本所影鈔者也。安南自漢唐以來。已入吾國版圖。至宋乃自稱制。明成祖朝因黎季犛篡立。乃遣張輔討平其亂。輔凡四至交南。削平其地。改安南爲交趾。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遞運。規畫甚備。然交事甫定。輔即召還。未能效沐氏之世守滇南。交趾旋又不守。其後柳升以輕敵喪師。王通以畏怯棄地。迨宣宗朝。守老成持重之言。置邊荒於度外。而交事益不可爲矣。後之持邊事者。未見有驍健之張輔。而徒存怯敵之王通。可慨也夫。安陽謝國楨

光緒十九年秋

越南地輿圖說

越南圖說目錄

卷一

越南國都省一（承天）

越南左圻省二（廣治　廣平）

越南右圻省二（廣南　廣義）

卷二

越南北圻上省十（河內　南定　山西　安廣　宣光　興安　北甯　海陽

興化　太原）

卷三

越南北圻下省六（高平　清華　義安　諒山　甯平　河靜）

卷四

越南南圻省十（平定　平和　永隆　邊和　嘉定　富安　平順　定祥　安江　河仙）

卷五

越南世系錄附

卷六

越南道里錄附

重訂越南圖說卷第一

永新　盛慶紱纂輯

成都呂調陽輯

國都

富春京（卽順化府）

宋占城北境地安南李氏伐占占割地哩麻令布政三州以和尋改地哩爲臨平州麻令爲明靈州自此奇花以南橫山一帶盡歸安南元至元間陳烇嫁女於占占以烏里爲聘物乃改爲順化州陳末改臨平爲新平與清華安演二路並稱重鎮明永樂中郡縣其地置新平順化二府宣德間黎利稱太祖者得國因前制設路總管知府繼又置順化承宣統諸府縣正德時社堂燒香官陳暠弒黎晭自立改國號大虞稱皇帝晭臣莫登庸阮宏裕起兵擁立黎譓譓時復國登庸尋復謀篡譓走清華宏裕與鄭檢爲左右輔政後鄭松繼輔政與阮氏不相能乘阮死孤幼出之於順化號廣南王專制順廣二道國事不復與聞阮氏歷代以來一意經營順廣以南地開拓甚廣然不使不叛隱然自爲一國故　皇朝通典亦不知廣南係安南屬地

而竟與安南暹羅緬甸同類並記也至　國朝乾隆中鄭氏謀篡甚劇尙懼廣南强未敢動遂誘其土酋阮岳阮惠破滅廣南王於富春未幾鄭宗鄭幹兄弟爭立幹請廣南兵滅宗阮惠遂乘機滅鄭氏篡取黎氏國鄭氏終未嘗一日君臨安南也嘉慶初左輔政阮氏孫光中王本黎氏甥也前以阮岳等之亂逃竄得妻暹羅王女弟遂借暹羅兵入農奈稱農奈長乘勝復順廣安南亦傳檄而定仍取舊廣德營地定爲富春京承天府而以廣治廣平兩營改爲省爲左圻廣南廣義兩營爲右圻適南爲南圻適北爲北圻其北圻舊屬安南者皆可稽考其南圻屬占城眞臘時搜諸紀載尙能言其一二而自越南收入版籍以來無書可考但撮其大要於右

承天省領縣三直隸廣德營附

富榮縣（舊恩榮六總七十社七十村）

廣田縣（舊丹田八總六十二社一村）

香茶縣（舊金茶九總七十社）

省爲越南國都今稱富春京舊稱肇州府又稱肇封府領縣五州二後增設二營號直隸廣德營直隸廣治營以三

縣地爲廣德州分二縣二州爲廣治今其京曰富春省曰承天而廣德營仍附於省其地在順化之中南界廣南北接廣治西鄰哀牢東臨大海香茶縣地勢平衍初阮氏出鎮廣南專制順廣二道時設鎮於廣治登昌縣愛子社越南稱太王者沒後孝昭王繼襲移於香茶縣金龍社孝義王立復移作新府隔舊營數里植樹建基築牆治路寶闕金宮極其壯麗即今之富春京也俯臨江津挈山羅立迨孝武王增拓亭臺改題扁額有金華光華二殿就樂正冠古和怡然等堂與暢春臺光天閣瑞雲亭同樂軒均極勝概其南岸上流又有陽春府長樂殿閱武殿遶牆環廡門戶四達雕刻繪飾窮極人巧開植樹木優曇庵羅波羅密皆大連抱後苑假山奇石方沼曲池飛橋水榭內外複牆皆以磁片作龍虎麟鳳花卉之形正營之上下流各設軍房星列棊布喬木清廟左右成行商船渡船往來如織黎末設巨鎮衛舊景荒廢西山（阮光平）建都營殿草創阮福映反正因舊蹟而彰之遂爲一大都會焉

香盌山在香茶縣海葛社諸山在西北重重疊疊直至大江深淵而止

龜山在富榮縣懷恩社大海抱其東洞海抱其西

隘雲山在富榮縣隘雲關（案即占筆羅山）下臨海際上插雲端乃順廣之界限有關設兵守備自此沿江日餘即廣南地

金茶源在香茶源三歧江

思容門在恩榮社南接益山東連龜山西北陂澤萬頃汪洋乃香茶古羅（社名）興平高堆諸源所注

㙲海門在香茶縣其江乃香茶與廣田諸源所注（案即三歧江口）

靈江亦香茶廣田二源所注（案即富春江）最深廣東北有棠花舊憲司及府衙所皆在江邊左右其民居皆在江西北順化大城在下流

香茶縣有操芒坊在富春江東柑之後開山西宜春萬春三社地分爲三邑每邑十家織工十五人學織於北商世傳古花綵綴錦繡諸花樣皆極巧妙扶宅社織錦爲席俗名簟席如京北之廣覽席亦以作帆

阿木色黃堅厚可以造船入水常浮

虔虔木關直而硬細膩耐久鋪地百年不朽壞

梨花木名側徭文理細膩有香味如炙性堅不朽多以作箱函椅棹

石井木細收邑白如象牙可屈可折可作長戰猶

左圻二省

廣治省領縣二州二

海陵縣（五總五十五社一村一庄）

登昌縣（舊武昌五總五十五社）

順平州（三十四冊三尚）

沙盃州（六十九冊六庄六尚）

省在順化之北為富春左圻之一舊歸肇州轄今別為省其地南輔承天北接廣平西鄰哀牢東際海越南太王初出鎮時嘗於登昌縣愛子社繼乃移於香茶各州縣沿山臨海惟登昌地頗平曠景物均與承天大略從同

海陵坡在海陵縣近祿生社東落長港西接連山

愛子江在登昌縣永樂中張輔等討簡定黨陳季擴進兵順州破賊於愛子江進至政和縣羅蒙山皆懸崖側徑輔兵進大宗擒其黨阮帥柱於南陵州季擴遁入老撾境

越海門在登昌縣其江乃果江則橋二源所注自越海門至思客門乃大長沙北海門為小長沙

甘露社在登昌縣右江上流下通越海門上接哀牢洒源

諸冊遠而樂凡爲象鎮富歸合諸路皆出此各社商人多載鹽鹹乾薑銅鐵錫銀諸物往貿入地易取粟米雞牛麻蠟藤楮蠻帕各貨備象載回故此社視他社惟獨重云

登昌縣秋田多夏田少夏米呼曰正務秋米呼曰債務其餘諸物與承天無異

廣平省領縣四

豐祿縣（舊康祿六總七十六社）

麗水縣（五總二十八社二庄）

明靈縣（舊為州五總二十八社）

布政縣（舊為州四總）

省在順化之極北以靈江為限亦富春左圻之一黎宏定初為新平府太王出鎮改為廣平北接河靜北布政州南連廣治西鄰哀牢東際海布政縣上夾連山山河聯絡脆映際光環以大海始同城郭自洞海屯之左直至明靈海口其中社村甚多人物蕃茂豐祿地在上游村川杳然為哀牢分界處麗水明靈二縣俱夾海際柴壘上自洞冊嶺下至日麗海門高丈五尺延袤二千餘丈孝文王時所築外植柴內植鐵林木築土為階五級級高一尺五寸象馬

通行關並砲臺文置巨門砲景興時浙劃平設洞海屯於豐邊內舊有留屯在花舍氣營依山帶河地面亦廣湛營爲營皆阮氏先代所拓今亦爲屯營之所（按湛營在心舍社劇洞海爲營在築江）而洞海屯舊壘今於其外加築磚石極其嚴峻設關隘名曰廣平關爲南北之衝出入此關者必具呈查驗方准放行云

橫山在布政縣近山焦社接河靜界自遠迢迢而來重岡疊嶂橫亘至海隱若長城

兜鍪山在豐祿縣界遠館社最尖聳又名鎮山牟山其麓下卽大江也

神丁山在豐祿縣右江處衆山北拱而此獨背故又（名不義山）

磊雷山在瀰淪海口橫山一帶或如鳳舞延袤層層至是山而止烏蹲枕其西陽山屹其北山與寺巒遠遠相對有澗水頗平舟船多泊於此

馬鞍山在麗水縣山勢高大而婉轉頓起望之若馬鞍然山之西有蓮池池之中又起小峰

蓮山在麗水縣山有港沿港有大路林木交加景致殊絕

鼇山在明靈縣近沙能社四面平洋一峰尖秀

日麗坡在豐祿縣日麗海門汪洋萬頃坡西最深處有蛟

淺海在麗水縣自安坐錦里諸源所注百川聚會號曰洞海東北海沙堆壘西南山嶂橫插萬頃空濛中有一道最深植木爲標以便航船往來

安生淵在麗水縣土哩源三歧處（案卽日麗坡西深處）其清澈底其深無際雲昏暗時嘗聞鼓吹之聲土人祈雨最有驗

平江在麗水縣木味平淡（案福祿江淸淺可涉故名平江）

日麗海門在麗水縣自土哩安代諸淵而下

布政海門在布政縣自箕沙諸源而下

瀰淪海門在布政縣橫山鎮其西磊山擎其北

明靈海門在明靈縣東有浮岸西有古柔山乃關守衝要

眞靈祠背山面水淵口窄狹僅容一艇中漸寬廣觀者秉燭沿水徑而入約二里又一口入其中則天地日月雲霞花草別是一壺世界大谷平坦如碁研有棊子四圍如室削若天成景物奇秀中多題詠

鼊遍處皆有而瀰淪海門所產者味更佳若鹿蟹若人參若燕窩若白蜜若黃蠟若犀角若象牙若兕角若硝磺若降香若龍籐若烏木若鐵林木若花梂若花莧木若虔虔

木若鐵麥木紫色而潤若夜木大而黃若屹木色白而軟久則漸黃屈之不折可爲弩僭若花木赤而紋若貝木堅好甚於鐵林若棋木花紋堅黑若筊木大而色白爲林木之最良者

右圻二省

廣南省領府二

宋屬占城國李陳雖取化州而臨雲以南猶爲占城故壤明初胡一元篡陳伐占取占壘置升華思義四州自此升華府以南始爲安南有與新平（今廣平）與化爲三府屬其時占人尙強升華復陷於占安南以化州接敵常命重臣鎭之黎洪德中擒獲占主始以其地置廣南承宣隸府三縣九阮氏太王專制順廣增置一府共四府十一縣後又以思義別置爲廣義省爲右圻二省今廣南疆域西接哀牢東臨大海北接化州南連廣義江山縈繞南方一巨鎭也

升華府領縣二

醴陽縣（九總）

河東縣（五社五總）

府在廣南之中爲富春右圻之一連山盤礴與哀牢接壤昔爲占地胡一元伐占取之始置爲路起發義安順化無田而有財者遷居於此編爲軍伍募民納牛賜爵常留屯兵以禦占人胡亡復陷於占明郡縣其國以化州險遠撫治甚難此路未暇問也（案明爲升華州）黎初復爲占有洪德元年征占擒其主茶全始得大占古壘之地設大占知府僉知府古壘知州同知州等官繼復置廣南承宣使司又加設總兵按察司自此地氣日開風物亦就繁盛遂稱財賦名區亦海山之勝地也

山象甚多民家畜牧以代牛馬所成絹布綾羅皆佳並產黃金

奠盤府領縣三

延慶縣（七總）

和榮縣（舊名和樂五總）

濰川縣（八總五十八社）

府在廣南之西與承天連壤黎初屬化州中興初太王專制順廣始取奠盤縣建爲府而分升華傍境置縣以屬之地稍肥饒田土廣衍與升華同稻粱物貨之美號爲南州

第一

廣義省領府一

思義府領縣三

彰義縣古義江三總九十三社

平山縣古平陽三總七十社

慕華縣三總五十三社

省在廣南之南爲富春右折之一沿革與廣南同（案明思州義州地）北接廣南南接平定東瀕海西鄰哀牢上游連山橫插下臨大海地勢寬廣太王專制時改爲廣義三縣物力豐[illegible]穀粟不知其數金銀財物貝珠速沈皆極精良象馬之畜亦爲至多

平山縣永安社村居近海東北有島嶼羣山重疊一百三十餘嶺（案即外羅山）山開又有海約隔一日許或數更山下開有甘泉中有黃沙渚（案即椰子塘）長約三十里平坦廣大水清澈底諸商船多依於此

黃沙諸島內羣燕無數常集於此出燕窩

島內衆鳥以千萬計見人旋集不避

文螺名惡聽猶（音威案也）大如席腹有粒如指大色濁不及蚌

其壳可削成碑又可作灰泥塗

沃脽排飾器物最華麗又名沃香

諸蚌肉鹹而責之頗適口

玳瑁甚大有名海巴可飾器皿

海參俗曰突突浮游諸渚旁以石灰擦之去腸曬乾當食時以發木浸之味最佳

重訂越南圖說卷第二

永新　盛慶紱纂輯

成都呂　　斠

北圻上十省

河內省領府四

漢西屠夷國三國吳九德郡唐交州丁黎訓或爲道或爲府其杜林尉唐林扶烈皆其地也李改稱諸路陳爲天長建昌應天莅仁新興快州長安龍興大黃安暹等路黎因之光順中置天長承宣統諸府縣繼又改爲山南隸府九

縣三十六景興時始爲上下二道西界沿山東畔臨海京北海陽在東北清華在其南地勢廣邈人物繁昌乃四宣之第一也上鎭今又改兩省一爲河內北界北甯山西東界興安南界甯平長安西界甯平天關安南歷代皆以爲國都距海三百里氣象與中國大略相同益其居民多來自中國故迥勝乎他省之鄙陋焉

懷德府領縣三（舊奉天府）

壽昌縣（十八坊）

永順縣（舊廣德十八坊）

慈廉縣（舊屬山西國威府十三總九十一社）

府爲河內省會歷代國都所在置奉天府黎光紹中出奔清華稱西都以河內爲東都西山阮氏都富春改奉天爲昇隆城後又改爲懷德府

濃山在城正中李氏定都以斯山爲正殿相傳山中有一孔乃是山澤通氣故號龍肚

三山在城內濃山之北今北門之側上山是也一山上出三頂故以名之

青山在城內之西北角閭武多在此

泰和山在城內之西黎氏建行宮於山上名泰和宮

珥河一名瀘江一名富良江在大羅城之右上接山西三帶（今改永祥）白鶴江經北甯順安府嘉林縣（古東關地）愛慕臨遊等社汪洋浩渺下接莅仁（古利仁避國諱改莅仁又改爲里仁）之大黃入於海昔宋郭逵破蠻決里隘曾交軍於此及明張翼與黎氏戰以舟相不便往來於風濤中始置浮橋號東津渡橋橋歲一易明永樂十一年工部尚書黃福以其江流灣曲如垂珥又名爲珥河

來蘇江在城之東從珥河分流沿城北轉而西抵青池之

河柳社與鋭江合其江冬春乾涸秋夏通舟明黃福重加浚治

西湖一名靈潭（陳時名）在懷德府永順縣西接慈廉縣界廻河抱其北來蘇遶其南唐咸通高駢以天南勝地在此謂鳳凰飲水格列之湊牘又常對南山爛柯山龍脊有金牛自山谷中逸出隱於湖中遂爲千古靈蹟黎朝避諱始改爲西湖後避鄭王字又改爲兌湖鄭王於湖中植蓮爲離宮玩賞之辰常命詞臣賦詩景興末湖水色變腥氣逼人蓮皆彫謝未幾而代革亦山川草木靈氣之先兆云

左望湖在大羅城內黎開國時國王遊於湖上忽見大龜浮上以寶劍指之龜遂含劍而沒因名還劍湖後以爲簡閱水軍之所又名水軍湖湖中斷築爲二在北爲左望在南爲右望其源一也

秀淵湖在城西南門外即碧溝坊

館使寺在壽昌縣安集村黎朝中興以後南掌萬象及鎮甯諸屬國來貢者皆館於此故名

上下葛二社在慈廉縣古名君臣洲後李南帝與趙王先後割據於此

常信府領縣三

清池縣（舊名清潭黎中興避世宗諱改清池十三總一百社村）

上福縣（十二總八十一社）

富川縣（黎初號浮雲又曰廣源六十七社十四村二甲一庄）

府在山南之北河內之南界近中都屬縣皆沿官路平津廣邈無山林之限惟蘇江一流縈繞其間其士習民風大抵文勝於質工匠技藝亦他方所不及云

龔黃在清池縣朱文公嘗築室於此從遊者甚衆

芍塘在清池縣傍有清潭有蛾眉屏鏡之象

章陽在上福縣中流爲鹹子關長江空闊對岸自然洲陳日燏破元兵於此

應和府領縣四（舊名應天原有芝泥一縣今屬山西省國威府更名美良）

青威縣（十二總九十三社一日程）

山明縣（四總二十九社）

彰德縣（九總六十九社二日程）

懷安縣（四總五十五社舊唐林池）

府在山南之極西青威一縣近在中土彰德而下皆沿山山明懷安一帶林嶂重疊與清華上游連壤青威田肥而

物與俗尚繁華山明懷安夏田深浚民俗樸野

雪山在懷安縣重峯疊寺中有岩極巧妙岩中石乳垂下龍文蟠見頂有石佛金身鋪相長松如排傘景致蒼翠可玩

香積在雪山之西迴長溪綠疊巘入山山深有岩鬼鑿神刓窈妙殊特爲山南第一洞天

礬蓬山在香積之外山下長江縈迴兩岸峭壁排立一徑深穿如龍門神鑿山壁萬乳懸珠臨流亂照景色如畫

儷山在礬蓬之南俯臨長江石屏樹傘景致蒼幽

象山在彰德貢溪平津突出體勢尊嚴與懷安諸山隔岸相對可供勝覽

霄山一作靈山在彰德上縣俯臨喝江景物幽雅

祝山在靈山之右圓峯突起盤繞重林四望幽闊古有使君城貝溪寺吳兵斗皆在青威地界使君杜景碩據社同江今青威保陀有城故址（胡末明兵入寇死甚眾乃於保陀社築土爲斗以壯軍數今遺址尚存）

里仁府領縣五（舊名蒞仁）

南昌縣十總九十二社二日程

維先縣六總六十一社二村四庄

青廉縣七總五十八社二日程

平陸縣四總三十社四庄一所

金榜縣六總六十社

府在山南之西南與清華夾界青廉金榜維先平陸四縣環列官堤惟南昌界在中土金榜排珠近夾鎮所江流三折江右連山旋繞樂場風物繁麗稱爲上鎮樂土征巡各所則排珠爲正場（在樂場）養蒙濠川珠舍爲支

南鴻山一帶在排珠江之右嶙嶂盤礴自金榜上流蜿蜒

與清華諸山連接

八景山在金榜之光承社九十九峯周帀數十里有雲夢勝覽諸寺景致蒼幽鄭敎祖以山水似瀟湘因名曰瀟湘建行宮以備臨幸爲山南一大勝景

儉巘山在金榜地爲清南夾界兩山交股僅容一水流通勢甚窄狹如關鎖

卷山在珠江別山之上石甚高聳而蒼莽幽迴產耆草

老山在平陸縣界山硬甚高形似傘益四望寬闊上下有寺老松森列有石磧突起江邊相傳仙井在焉

山在維先縣隊山社俯臨江流

天健山在青廉縣陳燧主時以占城寇掠令軍民發運財貨藏之山中後令石工鑿錢時山崩尚塞遂廢之

興安省領府三

省舊屬山南今別爲省以快州爲省會而太平先興隸之其地東北接海陽甯江西北接北甯順安東際海南界南定建昌義興西界河內常信里仁上下鎭之樞紐也

快州府領縣五

東安縣（七總七十八社）

僊侶縣（六總五十社）

金洞縣（古藤州八總六十一社）

芙蓉縣（六總四十六社）

天施縣（八總六十二社）

府在山南之東北與京北夾壤地勢廣邈江流旋繞無山林之限金洞憲營爲舊鎭所風物繁麗赤藤州爲歷代庫乃衝要管鑰之地也征巡之所冷池爲正偒州爲支（冷巡在金祠赤藤州二社偒巡在金祠偒州社〇山南指舊鎭言也）

自然州在東安縣係僊容舊宅

一夜澤在東安縣永興社相傳是雄王女僊容飛升處其澤周迴不知里數草木蓁莽小有基址可居四面沮洳難行惟用獨木小舟篙行於草水之上誤墜水則爲蟲蛇所傷

妸㛸村在僊侶縣胡末明兵入境設屯其地有一妸㛸夜賺明人入囊撒投於江明兵移屯方民賴以蘇息後人思其功立祠奉祀因名其村曰妸㛸村

太平府領縣四

瑞英縣（九總六十一社村）

瓊瑰縣（七總四十七社）

附翼縣（洪德時號附鳳六總三十六社）

東關縣（八總五十六社）

府在山南之東興安之東北瑞英連接海門風物繁盛瓊瑰東關附翼去海稍遠人物俱尙勁悍征巡有二所萬甯爲正鹽戶爲支（萬甯在瑞英甘棠社支巡在鹽戶）

先興府領縣三

興仁縣（舊號御天六總五十六社）

神溪縣（八總五十社村）

延河縣（六總五十五社村）

府在山南之東南亦與興安之東南與太平連壤三縣俱在平津農江（即龍溪）屈曲旋繞無山林之阻

南定省領府三

舊爲山南下鎮領屬府五今割太平先與屬興安而南定轄天長建昌義興三府其地西北接快州東北接建昌東際海南瀕海西北界里仁西南界甯平長安爲河內之屏蔽海防之要地也

天長府領縣四

南眞縣（古西眞中興避鄭王諱改南眞一百二十八社十三總）

美祿縣（七總五十三社）

膠水縣（九總九十九社）

上元縣（舊上賢後避陽祏社狀元阮賢名改稱上元五總四十五社）

府在山南之東而南定鎮所也夾際大海陳時卽墨鄉乃湯沐之邑後爲天長府南眞膠水連接海門上元美祿地居上遊大江縈繞美祿縣渭潢社爲南定鎮所四縣物力肥衍習尙勁悍每因有事輒煽動黎永祐間南眞賊渠銀茄武廷鎔阮名振等聚衆刦掠保陀猛爲險行兵雖無陣法而其黨猛猛諸將皆爲所敗遣使告諭卒不受命明王震怒遂南下親征自總營早發暮至渭潢樂道賊悉衆拒之命諸將夾攻俘其四渠斬之沒其舊號改稱高格今阮嘉隆三年又改爲嘉銀至今稱要害焉

義興府領縣四

大安縣（六十六社二村一庄）

豐瀛縣（舊號望瀛七總五十五社）

天本縣（九總六十三社）

懿安縣（六總四十二社村）

府在山南南定之西大安縣處在海濱懿安豐瀛連夾清華（案謂甯平）天本迴接上元去海稍遠

寶台在豐瀛閉溪社屛風亦在其右景致幽雅上有迴泉滴溜下有平湖展鏡與極樂寺咫尺相近山光水色盡態極妍

大鵶口在大安縣昔越王與南帝戰敗逃阻水遂投於江後人以其靈異立祠祀之

呂神祠在天本縣登槐社相傳呂嘉與漢兵戰不利喪其首猶騎馬奔至登槐諸村媼言古今豈有無首而生者遂

堅馬死後著靈異卽其死處立祠祠在山傍每歲春首設

交跌場爲大勝會

建昌府領縣五

舒池縣八總六十七社

眞定縣八總五十六社

武仙縣七總六十社

錢海新設

青關舊屬先興府號青關十總五十五社

府在南定之北東際海舒池武仙並在中土與消潢夾攙其地廣邈肥衍物力稍稠二縣文學相當眞定則稍遜云

北甯省領府四

舊號京北黎太行初爲府州李初升古法爲天德府陳爲北江上下二路黎因之光順中當北江承宣始改爲京北隸府四縣二十其地南接山南北接太原東接諒山西接山西山脈高峻連江縈迴爲國之上遊奄有北方渾重之氣

慈山府領縣五

東岸縣十三總九十七社

武江縣舊號武甯六約四十五社

桂陽縣九總五十六社

僊遊縣九總五十五社

府在京北之中地勢曠衍仙遊古法（卽亭榜）爲李氏湯沐邑地頗英秀武江大林爲商賈湊集之地外國史畧曰東都京北鎭之港口居民十五萬可想見其繁富焉

佛蹟山在仙遊縣昔有樵客王質入山見二老叟松下圍碁倚斧而觀迨局殘不覺斧柯之爛又名爛柯村（爛柯也不在此）

普賴山在桂陽縣普賴社下臨六頭江景致空闊上有祠

乃孔路禪師修眞之所明永樂張輔追敗賊於萬劫江普賴山卽此又敗賊胡杜於盤灘進次魯江賊率舟師迎戰於木丸江大破之窮追至膠水縣悶海口

覽山在桂陽縣十六社環山分居古寺甚多溪巖景致極覺幽邃山上孔路修眞之地遺蹟猶存

鄒山在仙遊縣上有越井雄王時殷王來侵任兵山下鬪天王破滅殷王於此

天德江（案創平灘江）自珥河別流經東岸過仙遊桂陽轉入六頭江李朝升古法爲天德府因名天德江

七曜山在安豐縣安甯社安陽王時山中有伶人滯魄憑栖於此傍甯有白雞能作妖孽敗王因金龜言殺白雞而瘞其山得古樂器及殘骸焚之其妖始絕築城半月而成螺城在安豐古螺社古封溪安陽王所都築城廣千丈盤旋如螺形又名鬼龍城今人呼爲崑崙城謂其最高也遺址尚存（案封溪及安陽王所築城俱不在此）

如月江（案即月德江又名金牛江）在東岸仙遊地

大福府領縣四（舊名北河）

越安縣（舊名安越）三十六社

金華縣九總五十一社

先福縣七總四十一社

洽和縣九總五十一社

府在京北之北先福地連上遊沥山頗多金華近接山西越安衛要地與諒江接境

衞靈山相傳爲董天王飛升之地山盤礴於數鄉之間前有一峯如懸燈對照光景幽絕

諒江府領縣六

鳳眼縣十總五十八社

安世縣八總四十五社

右隴縣四總二十八社

陸岸縣七總五十五社

安勇縣六十七社

保祿縣八總六十五社

府在京北上遊六縣俱多山而鳳眼保祿安世右隴林巒連屬與海陽至靈連壤陳時元兵入境築普賴至靈之山柵以規萬劫寨（案在鳳眼萬劫府南臨昌江）興道王預伏兵叢中大破之又嘗扼諒江關以拒元沒後葬於居園處今有祠風物則右隴稍勝餘皆林巒磽确有事之時常爲盜藪黎光紹間陳暠作亂據此至五六年傳之子昇後官軍討平之

順安府領縣五

嘉林縣十總七十八社

文江縣（古細江）九總六十一社

良才縣（古善才）九總七十五社

嘉平縣（古嘉定）八總六十八社

超類縣十總六十社

府在北甯之西南地勢低邇天德江流縈迴五縣東究山

在嘉平縣羣峯峙立爲一府名勝其地秋田最良農民繁殖

古碑在嘉林縣保泰朋仁王幸北甯過古碑愛其風水欲營新都因預建行宮

山西省領府五

陳時爲三帶廣威國威等路黎初因之光順中置國威承宣統諸府縣及定版圖始稱山西繼復稱三江洪順後專稱山西隸府六縣二十四（永盛間裁一府）南界清華北界太原北甯在其東宣興在其西三岐江流縈繞蜿蜒傘島諸山羅

列分布名山大川表諸封域實南交之名區也

國威府領縣四

安山縣（古甯山中興後避莊宗諱改安山八總五十五社）

美良縣（舊屬廣威府號芝泥七總四十九社）

石室縣（七總六十二社）

丹鳳縣（五總）

府在山西之東舊有慈廉一縣今改屬河內懷德府與丹鳳俱在平津北甯山谿皆夾壤石室安山美良三縣則通接連山一流自上游而下直至珥河其別流蜿蜒於石室

安山之開一府習俗丹鳳稍質不及慈廉之文雅江右三縣樸埜少文美良沿山蠻獠（美良七總外三總與安山相同內四總習尚殊異衣服與蠻無異其家長稱曰郎）其物產多良草樹魚蟲亦多佳品（如慈廉羅老之紗帛石室疆村之白布安山栗柴之蠶絲皆爲美好木菜明如安朗之瓜東牢之柚富花之魚鳥俱稱絕妙）

句漏山一名西方在石室縣勤儉社昔葛洪爲交趾令常煉丹於此（案句漏山不在此）

佛蹟山在安山縣瑞桂社一名柴山又名古柴山景致秀麗下瞰平湖山上深谷乃徐道行尸解之處石壁有頭踵痕蹟

仙侶山在安山縣仙侶社岑鬱蒼幽每春首迎會士女環集

柴沈山在安山縣龍櫟社山木甚高景亦幽雅仁王建行宮於此景物濃豔爲西山諸地之冠

粉下祠在丹鳳縣粉下社黎中宗時與莫茂洽戰於其地茂洽大敗鄧成祖封其鯨鯢而還後立廟誌功令功臣配享

永祥府領縣五（舊爲三帶）

安朗縣（古朱鳶九總六十一社案漢朱鳶今賓州非此）

白鶴縣八總六十四社

安樂縣十五總一百八社

立石縣十一總八十二社

扶寧縣古扶康九總六十二社

府在明江（条即阿旁江）之西洮江上遊自興化鎮直安樂過山圍至我匹鶴又一派沱江上流直興化青州縣經過山圍至此三派合流遂爲大河一府五縣惟扶寧獨在瀘江之右安朗白鶴皆沿河廣邈風物繁盛則立石爲僾上游財賦湊集之所其征巡凡五處（安朗社忠地凡二所皆支巡白鶴二所爲支巡一所爲廍）

徐

巡

義嶺在白鶴縣越地相傳涇陽王遷都於此

使君城今爲白鶴吳使君喬公年據此其城遺址尚存

雄王山在扶寧縣連岸壘嶂相傳是雄王所都之處

阮家灣在安樂永纂社十二使君時阮太平據此其後因名

臨洮府領縣五（古洮江府）

山圍縣九總五十八社

青波縣五總三十社

華溪縣古麻溪六總

夏華縣八總四十七社

三農縣五總

府在山西之西與宣興夾壤四縣近接沿山洮沱二江縈迴其間一區物力在上游號稱稠密山圍尤爲富衍其征巡之所程舍爲正云（巡在山圍承類社郎洮江上流）

喬公城在華溪縣洩舍社十二使君喬順潮築城於此今遺址猶存

端雄府領縣五

山陽縣二十四社

東關縣舊東關六總五十五社

登道縣舊當道三總十七社

西關縣舊西關三總二十八社

三陽縣七總五十五社

府在山西之西北與太原宣光夾界一府連山環繞三陽山勢峻險三島山連山壘嶂蜿蜒盤礴臨於太原

國公祠在三陽縣寳山社永佑間有僧阮登聚徒山中衆至數千二年始平景興初逆芳復據此山十有餘年後明

王親討平之益其地在上遊勢頗巖險故嘗爲逆黨竊據之所

廣威府領縣四

先豐縣七總四十七社

明義縣六總四十三社

不拔縣六總四十五社

福壽縣十一總五十六社

府在山西之南連接清華傘圓山萬疊重結於明義間峻聳高大山徑險惡登涉艱難景興時始移於福壽甘蔗今

移在純乂社是府本僻二縣皆林莽無文學中朋先豐不拔福壽並發科目較上游爲優民風士習福壽先豐獨文雅餘二縣質樸簡陋文學亦遠遜

傘圓山在府西高峻雄偉永樂初王師克多邦城賊奔潰追至傘圓山遣別將向西都賊焚宮室遁入海又曰屹如傘形故名昔貉龍君娶嫗姬生百子分治各山傘圓神乃歸山五十男之一也

海陽省領府四

丁黎李陳間爲洪州南策諸路黎因之洪順中置南策承

宣統諸府縣（舊治在南策至靈墨洞社俗號營溝斷）及定版圖爲海陽道森府四縣十八其地南接山南北接廣安東臨大海西夾北甯地勢廣邈而縈迴風物繁盛因宣文質此爲適中人物則二洪爲盛山水則南荊爲佳自莫氏僭稱湯沐迨黎景興初至靈賊起四府皆爲戰場田野蕪萊幾三十年盛衰以時而人工不懈地利亦滋蓋亦富衍之區聲名之域也

平江府領縣三（舊名上洪）

唐豪縣九總八十社

唐安縣十總五十社

錦江縣十四總八十五社

府在海陽之西古稱洪州後始改爲上下二府邇接北甯洪江一帶（案上洪也即平灘江）自北江發源東注蜿蜒其間（洪江自京北嘉林之古碑石桂江鉢場大悲江金牛江合流東注）唐豪縣西與文江接境小江（案謂平灘江）盤引於錦江唐安縣四面江溪西接唐豪北接錦江南通清洒東連鎮城（案舊鎮城）錦江縣北隣良才小江屈曲至丹場大江（案大江卽市橋江或是渡溪江也）自其北東流而合爲邯江鎮營舊在毛田雲豆江次（俗號營西）今始還於邯江道里適均三面帶北江通六頭江東南連於諸海門可通漕運一府風

務華勝士習尚文雅而慕澤武族碌澤汝族郡江丁族尤爲府冠

甯江府領縣四（舊名下洪）

四岐縣（二十四社）

嘉祿縣（古長津黎洪德改爲嘉祿）九總八十五社

永賴縣（十一總一百六社）

青沔縣（八總五十四社）

府在海陽之南嘉祿江水（案卽富良江正流）西接唐豪而來一派北流接錦江（案卽上洪）一派南流接青沔江正流（卽下洪）東達四岐以江津爲界四岐西接嘉祿北隣青河南夾永賴東接先明青沔四顧西北與天施對岸永賴河流綜錯南與瓊瑰對岸東注於太平海門其洪江上流（案下洪也一名玉珠江）一轉自珥河縈流四縣南經永庵門入海（案卽魚口）多地勢廣邈無山林之阻其土宜樹木食物稱佳品（四岐一縣椰子最多）工匠之巧如四岐二林（桃林竹林）之履工嘉祿二棚之鏤工多他方所不及云

南策府領縣四

青河縣（古平河七總六十二社）

青林縣（十二總七十九社）

先明縣（舊與青河爲一縣黎中興分爲二一名新明後避敬宗諱改先明）十二總八十九社

至靈縣（古旁州七總九十社）

府在海陽之東北青河上接良才爲六頭江之一派從縣南流與郡江合青林四鎮大河川流交錯如蜘蛛結網西連鎮城東通至靈先明首起砧溪尾接郁海中屢登社（諺云頭砧尾郁神曲淹登）南連永賴北接唐安對岸甯澤潭縣內十二總衆流所灌潭有水寶以時開閉農功甚便二縣皆長流縈繞林鬱稍遠惟至靈北隣鳳眼山峯淺層西接青林一帶大河至灣江東流與夾山對岸一派直流至東潮四總居河之北三總居河之南故有河南北之號河北地多名勝崑山景物更爲清幽林壑極佳崑山在支碍社（案屬至靈）舊屬京北鳳眼形如麒麟山上有清虛祠山下有激玉橋樹木陰森陳朝法螺禪師築庵居之又爲玄光禪師卓錫之所迨後進士冰壺公陳元旦退休於此

鳳山在傑特社（案屬至靈）舊亦屬鳳眼山峯拱立兩山開張如鳳舞形景亦幽邃陳朝紫極宮流光殿朱文貞於此隱居爲山下井底有硃軟如泥晒乾成硃山傍有黜山腰有儷奇寺陳初道士玄雲隱居煉丹號玄雲洞

抛山（案屬青河）有古城永樂所築莫氏增廣之遺址尚存隔江對岸乃京北普賴寺鐘鼓相聞前望六頭江大津河溪山明月景色可愛山下東南孕沙如雨雁形長數千丈高數十尺近望如山遠望如水焉

崇嚴山在南潤社（案屬青林）山多產松土石相間山下平曠有古寺數里平原曠野直臨慶陽社大江（市橋江上流處）合其江（即市橋江）上日湛江與日海江合流而下月德江（即如月江又名金牛江）天德江（即石柱江）瀃溪江（即大悲江）六頭湊會夾京北鳳眼桂陽安勇嘉平地界中有沙洲一帶（上洪口之南涯）號大灘風水家以爲六龍爭珠之局江之直流下達郎江通於海其一（即黃溪江）橫流入靈湖達於梯河諒江以下羣山擁立聯入崑山黃洞等社上接鳳眼通於諒山下連東湖至於廣安山河形勝爲國之左支（其地脈中支古碑右支昇龍）所謂第三崇嚴也（慶陽古號雁湖）藥山（至靈縣）與鳳眼縣萬劫社接界突起雙峯有南曹北斗二洞相對前望天德江清諒山在墨洞社（案即峽山）平原有一山突起山下有渡（俗號夾灘）山頂有古寺登臨一望荊門諸縣山河皆在目中

荊門府領縣七

峽山縣七總六十三社

宜陽縣十二總五十二社

安老縣十總五十八社

東潮縣十一總九十五社

安陽縣七總七十社

金城縣古茶鄉十一總八十一社

水棠縣十二總七十二社

府在海陽之東北宜陽縣北帶小江東夾安陽西夾大江（案即富良江）北夾先明塗山諸峯聳峙地界海濱爲古齋左朝之山對雙魚堆爲古齋前峙亦稱名勝峽山縣江水北接至靈東沿東潮南統金城東江水榮會於白藤江東潮縣北接鳳眼陸岸諸峯巉峨萬尋西接至靈南沿水棠注於白藤山溪錯雜東通廣安溯流而上達於鎮所爲海濱要路亦舟楫往來商賈湊集之所安老縣江水接金城而下一派小江經縣中水勢屈曲號九瓢雨修江南與安陽對岸北與先明接境東與宜陽連壤金城縣江河灣抱如城南隣安陽西接峽山南流夾宜陽（謂小江）北流夾水棠（謂東江）東匯於南符海門安陽縣北夾水棠峽山東夾廣安（謂岑也）

45冊94.5

28A

西夾宜陽安老南夾塗山水棠縣山川錯綜西枕英山南夾安陽東臨白藤與廣安對岸七縣山川奇秀甲於安南白藤江爲關河名勝第一在水棠縣南漢主劉龑遣其子宏操領舟師自白藤江入吳權植樁挑戰大破之擒殺宏操元世祖至元間伐安南兵敗復命烏馬兒將兵入白藤江陳仁宗先命興道王陳國俊於是江植樁乘潮挑戰佯北元兵追之水落舟膠縱兵大破之斬其將烏馬兒時仁宗與其太上皇聖宗並自將其聖宗卽陳日烜仁宗卽陳日燇是役元領兵官唆都爲安南所擒元史未載・

玄子山在東潮縣景致奇絕相傳安期生修煉於此故名今有丹藥遺蹟山上有紫霄峯臥龍庵龍洞諸勝陳時玄光住持之所陳仁宗遜位出家結庵洞側與侍臣五六人往來諸山寺說法宋海岳名山圖以此爲第四福地云

天奇山陳主常登臨之地范師孟詩云曾是先皇遊勝地春歸愁思最相關

鳳凰山在湛露社九十九嶺俗傳鳳凰九十九毛自中州至此復飛去因名洞門與安子山遙對

屯山在東山社屹立江津對岸羅列如馬象然中流突起一石峯狀如猫一望至牛臥山半里至靈江朱洞皆爲勝境

東山在碧巖社有含龍寺

鹿頭山在安子陳仁宗過山民以鹿頭獻膳因名

淡水山在淡水社有靈鹿寺玉清觀洞水縈迴花木皓潔與安子山並稱勝地

安阜山在嵩山縣金泉社一頂團圓雙峯聳峭爲一縣衆山之祖中有擎天柱有雙湖外湖水濁內湖水清

敬主山在敬主社一名串珠又有深谷重天名曰暘谷陳時范師孟（敬主社人）有登覽詩云宇宙奇觀暘谷日汀山佳氣白藤秋

象山在安老縣僊會社谷中石乳四時常滴鍾山潘山其脈皆從象山而下鶩山在洞淨社形似禽斗山在柯林社四圍高聳中支獨面其形如斗莫氏常量兵以知人數多少焉

九龍山在宜陽縣塗山社九山聳起俯臨滄海一山獨大號母山七山左旋又一山背出右後至海聳然獨立號獨山爲安阜山前峙登山東北望安陽葛溪三歧江合流塗

山華封江岸波濤斷續飛水接天如萬馬奔馳其石旋諸山與雙堆遙對（俗曰婆掬）乃瑞英永賴先明宜陽海際突起大堆橫亘千里隔岸有後南定地（岔巴卯）亦與九龍遙對山巔有李時墻極高大今越南嘉隆開始毀取磚砌都江鎮城

安廣省領府一（又稱廣安）

丁黎李為海東路後改安邦路黎因之光順中置安邦承宣中興避英宗諱改為安廣隸府一縣四州三東臨大海西接垣山南界海陽北接廣東大江縈迴屏巒屹立州縣界別逈若殊疆風物繁衍商賈輳集亦繁華之邦也

海東府領縣四州三

安興縣二（總十六社）

橫蒲縣三（總三十六社）

新平縣二（總）

華封縣二（總廿六社）

瀟湄州三（總三十社坊）

雲屯州二（社）

永安州六（總三十三社）

府背山臨海地勢寬闊隔大江為瀟湄又隔江為雲屯黎英宗紹明中許外國瓜哇貉路暹羅諸商來泊此居住販賣傍海立庄始為雲州華封安興橫蒲分處江之左右海門之東即與廣東欽州接界去數百里是為分茅嶺乃中朝分疆處莫初獻粘沮二州古森澌漂金勃子葛因崗於明外有洪潭州亦為商舶聚集蓋有事安南從廣東入者水陸皆經此萃司安良二巡為正稅之所（萃司巡在安興縣瑱樓社江分卽椰江上流自海陽東湖水棠二縣江分經過至華封安快社為暴風支安農社為蒲鈎支安良巡在瀟湄安良社自內地白龍尾通明畚社至該巡一支自瀟湄州瀟春社其餘雜木稅有三所一所在橫蒲縣番州安上二社一所在永興州南山海浪錦普二社一所在瀟湄州安樂社又一支在僑魚社一支在安良社）

白藤江海道之口也與海陽連接波濤蔽天重山屹立極峻闊自此進至花步宋太平興國開道知邕州侯仁寶等伐黎桓敗賊於白藤江口仁寶率軍先進其後隊邅迴花步仁寶被誘害又廉州將孫全興自白藤江進次花步亦敗卻（又見海陽水棠縣）

雲屯山在府南雲屯州大海中兩山對峙一水中通番國商船皆聚此

興化省領府三

古文郎國秦屬象郡漢屬日南隋唐為上州李陳屬沱江

4934 74.5

28B

路黎初爲嘉興鎭光順中置興化承宣統府三縣四州二十一東連山西西夾雲南北接宣化南接清華山河深險可據財源滋殖上游之要地也惟境屬芒牢俗尙獷悍恆生擾奪平時則甚難馴有事則易生亂牧守之任不可不愼焉（內三府四縣二十一州四十六社八十八峒冊存嵩謀等七州今入內地）

興化府領縣四州一

鎭安縣（四總二十三社）

安立縣（六總二十三社）

文振縣（七總十冊）

文盤縣（八峒）

水尾州（三峒）

府在興化之極西北安州端雄在其東西安在其南西連南掌北接雲南古爲滇省入安南要道水尾文振爲第一重門戶鎭鑰尤加愼焉

嘉興府領縣一州九

陀北州（四峒）

木州（五峒）

順州（五峒）

山羅州（四峒）

遵教州（三峒）

青州縣（七總二十冊）

越州（三峒）

符華州（三峒）

枚州（五峒）

甯州（五峒）

府在興化之南本南掌故地安南黎氏役屬之景興初賊渠黃公贊據青州佔芒青地疆界增廣後討平之取所侵

地置爲甯州隸焉

西安府領州十

嵩陵州

醴泉州

黃巖州

綏甯州

合肥州

萊州

謙州

昭晉州 三峒

瓊崖州

倫州 二峒

府在興化之中興化府在其北嘉興府在其南三府皆邊山車壤半屬南掌故地洮沱二江自內地發源攬流鎭地洮江經水尾州在鎭安縣通下山西夏華轉至三岐沱江經西安府至青州縣有流於柴巡所商賈行貨多得重利青州山勢峻險景興初叛黨黄公贊等依附聚衆負山羅越州以上皆陷不復知其國約束幾二十年靖王初立賊

乘開關下據州連鎭前叛黨分兵四出刧掠淸華勢頗猖獗乃命將討之戰於沱江大破敗兵入青州城時公贊已死子公瓚懼恐東北統將段攻假命按撫據壕壘撽脇從獲因徙招安不熟使復業以所獲牛羊業諸田作分諭諸土酋遂引兵至京假土青州民經亂之後人民彫耗青儂內族多被惜視奮酋蕩無約束既衰附漢靡有止定請議屆處吏立條制使十二州永爲編戶於是定爲十四條敕諸酋長罪仍舊爲土酋免興化諸州與儂人山莊諸舍發民一年租稅除逋欠校木等州土兵單卒分號各自爲守命鎭官嚴飭諸酋長不得狃舊擄奪互相仇殺有屈抑許走訴隨宜分處又不得便繼襲不請命與擅殺土轄土民命鎭官歲頒歷於諸州自是興化以安後公瓚內役七州之民（爲陸禮泉黃巖綏阜合肥萊州謙州七州）如故黎末數十年朋姑息不能禁以迄於亡云

宣光省領府一

漢九眞都龐縣地唐爲陽州陳時屬國威路黎初爲宣光鎭光順中置宣光承宣隸府一縣一州五北接雲南東連太原西接興化蠻獠之習半屬羈縻比諸外鎭尤爲邊遠

安州府領縣一州五

福安縣七十社

收陽州三十八社

大蠻州四十三社

渭川州六十六社

保樂州二十三社

陸安州二十二社

府屬山川皆自內地發源若江自雲南開化經大蠻州至福安縣强江土流湊合通至山西東關縣江分轉下我巴

等爲三岐巡其涓川衆龍二十四處芳渡諸隘乃財貨所聚之地歷代利源皆從此出

太原省領府二

漢九眞餘發縣地唐爲武義陳爲太原鎮黎初因之光順中置太原承宣統諸府縣高平亦其屬府太原南夾山西北甯北界廣西雲南西連宣光東夾諒山三島衆山盤礴而連乃海洞羣流縈迴巒溪之區固多嵐瘴物產之利常積財源乃上游之險要北邊之形勝也

富平府領縣七州二

平泉縣 七總六十九社

普安縣 六總二十四社

洞喜縣 八總三十三社

司農縣 九總五十四社

文朗縣 四總十二社

定化州 八總三十四社

武崖州 八總二十七社

大慈縣 七總二十八社

富良縣 六總

府在太原之中諸縣環列重山洞喜同姥正巡之所（巡在洞喜）（同姥社地分即同老江上流至白通州晏庄社江分經過通至我巴夾至北甯鎮治祖天福江分）普安獨尊山峽巖險阻尤爲峻絕黎景興初逆芳煽亂據此爲巢穴借擬乘輿而軍資器械皆在玉傀次香被爲中屯次郁岐爲外屯籍田積穀爲固守計復擅上游茶漆竹木及宣興錫鉛之利寶貨山積三帶臨洮沱陽三郡皆陷明王督四軍並進次第剿除芳竄入獨尊屯復大破擒之自是西太以安

三島山自山西三陽蟠結而來蜿蜒於平泉文明之間與

獨尊山同爲險遠

通化府領縣一州一

感化縣 六總四十社

白通州 九總六十三社

府在太原西北永佑中太原留守黎定姓等言白通感化界髙平保樂之間舊無屯守不逞之徒往來自由送星廠（在白通州）中國人開場取礦無有限制宜加約束尋以他故事竟不行

崑嵩山自宣光發脈至太原白通州橫峯壁立峻嶺摩空

人跡所不到中開一隙高三丈許闊半之約長十餘丈上有石乳下垂望之如五色繪畫神剜鬼刻絕勝人工其源則自上國而來經高平至白通州從此洞中其右支爲仙蠻社一海左支爲海武社二海穹海宣光處限以石坡舟楫不能進水從坡注下勢如建瓴每海周圍約二三里環海包之以山山之傍開以民居四面水石陰森樹花茂鬱海之中又有層山叠嶂隱現於波濤間每風靜浪平則漁舟上下泛泛四出觀望不厭比之瀟湘八景

重訂越南圖說卷第三

永新　盛慶紱纂輯
成都　呂調陽輯

北圻下六省

高平省領州四

漢九眞居風縣地黎初爲高平府屬太原承治以後別爲高平鎭北接廣西歸順州東連廣西[illegible]南西以太原爲莫氏所據者數十年

石林州　十四總三百二十二社

廣淵州　五總三十八社

下琅州　四總二十二社

上琅州　四總三十二社

省在太原之北與內地廣西省連界四州林麓連天地勢廣邈轄內十二巡（君遼巡博溪巡博炎巡長馬巡鄰陽巡甯擒巡畢昌巡古陳巡萬嶺巡棘龍巡）黎中興前原屬太原鎭轄迨莫僭既亡族黨敬用奔高平乞明撫官題奏保全斷許四州安插敬用就擒明臣又奏安插敬恭高平地分敬恭亦僭稱統元凡三十四年迨神宗永佑初大舉進討敬恭就擒敬寬又僭稱隆泰次年敬

寬遣人乞降請去僭號稱藩臣許之封太保通國公歲奉職貢陽和四年敬寬死其子敬宇復反僭稱順德清王親率六軍進討前軍交戰不利遂班師還次年復命節制府討平之賊皆散亡林莽分略上下琅等州而還永壽二年敬宇改號敬曜哀請廣西巡撫奏爲江南都統使玄宗彭治五年大舉討高平西王親征由諒山進諸將由太原進四面六破之擒獲僞部敬僚僞尚書陳嵩等及其器械財物無算敬宇挈家屬三千奔內地鎭安州其黨歸降甚衆西王皆赦之宣諭安集州民六年勘定四州官田稅復三年敬宇復假名元清愬於兩廣督撫爲之請且謂黎氏擅兵　中朝准暫移元清南甯旋議還地（康熙七年事）中使至安南其王召耆臣范公著入議謂莫氏乃世讐中使累具柬言莫氏負國叛臣然今乃　天朝重臣已受封都統貴臣有難　朝廷不可漠視世讐事在前朝毋容固執答曰春秋之義有世仇可復讐豈宜長寇敵於未九之世而容[illegible]睡於臥榻之側又謂國無二王土無二貢又謂高平不足安生則當擇善地處之否則石林一州安置中使與反覆辨折相持四十餘日乃復奏如　旨且使莫氏臣事其

國如其祖敬寬故事及吳三桂反於雲南元清從其僞號貢之甲兵熙宗永治二年吳三桂死大兵入廣西鄭王與廷臣議乘機進勦乃書奏罪狀元清率兵進討大破之元清走龍州餘黨皆潰四州略定莫居高平歷三世共九十四年始滅自是命重臣督鎮以治之視他鎮尤爲重焉

諒山省領府一

漢九眞郡無切縣地陳時爲諒江路黎初因之光順中置諒山承宣隸府一州七其地東夾廣安北拱鎮南關京北接其西南高平連其西北千山盤礴萬派縈迴重峯惡嶂統號險難其地田少而戶稀其民儂多而士少財力之盛較減他州然分疆之地號稱重鎮承宣之任必擇其人也

派慶府領州七

七泉州七總三十三社

文瀾州九總三十七社

脫朗州五總十九社

祿平州七總二十七社

溫州五總二十六社

安博州四總十七社

文淵州八總

一府七州皆山巒環列溫州支稜夾接京北爲諒山界首有鬼關祠隔江連山嵩立山下有落石斷首象人形俗傳柳昇死處（黎太祖破柳昇於支稜關此石象人形俗失訛傳云）文瀾州與京北右隴接皆山林連絡巖嶺巑岏人跡所不到安博東連海陽廣安海上地勢衝要自溫州以上歷枚坡洞至團城爲鎮所城西南有祿馬山雙仙洞山陽巖陽一帶峰巒羅列長江屈曲旋繞鎮城過江爲脫朗州祿馬山自祿平州毋山出脈萃峰連絡而下連脫朗州枚坡社突起高峰東咽入是山而止山面平坦可立屯營景興中督鎮吳時仕議立屯鎮在此

雙仙洞在祿馬山之南崆峒玲瓏甚爲靈異三清峒峭壁巑岏俯臨江渚寺在山腰景致幽寂峒左爲望夫山頂有石似征婦遠望故名近又創爲二清洞景致極佳二清洞在三清之右一帶山巒閃列數門羅城甕門出其中峒勢隆起中有三座石乳左右皆有石竇通透沿石而升又開一峒稍低有水從山谷中流出爲溪又一竅最高架竹梯約一丈乃可上其廣容席如象棚俯仰可愛從岡右入谷

一石鑄甚幽號蛟窟再行約盡數條燭出口則羣峰聯絡并木森錯此爲三淸彼爲望夫入山見水水盡山出亦山水一勝觀也

印髻在嶼之西商賈湊會北歷重山過惡水泉至同登廂乃使驛往來駐宿之地又北上約二更許至鎭南關左右連山排列爲城中外分疆天然界限關前仰德臺爲候接天使之所兩邊分列屯戍盡所以備譏察也

淸華省領府四

漢羅伏國地唐愛州丁時因之李時改爲寨尋改爲府陳改爲淸化又稱九眞府愛州府及從西都改稱淸都鎭胡季犛時改爲天昌府倂九眞愛州爲京畿三輔自是始以淸華爲西都昇降爲東都明郡縣時爲淸化愛州等府黎因之光順中定爲淸化承宣隸府六縣二十二州三其地山脈高峻大江縈迴滄海在其東哀牢夾其西北接山南南定南界義安山奇水秀襟喉一勝地也後又分甯平爲一省以甯平爲淸華東界而山南南定不與焉哀牢地吞倂亦多今則多爲義安屬地矣歷代素稱重鎭黎氏又爲本原慈鬱所鍾物產之貴亦異他方（如肉桂尤有類極好）

紹化府領縣八（舊稱紹天）

瑞原縣（古梁江八總四十四社一溝八坊）

永福縣（古永甯七總二鄉二十四社一寨十所一溝）

東山縣（六總七十五社）

雷陽縣（十總六十三社三十冊所庄）

安定縣（八總五十七社六庄八坊一溝）

錦水縣（七總四十二冊一庄以下未置縣官）

石城縣（六總）

廣平縣（五總四社二十四冊三庄）

府在淸華西北地據上游山川迴合瑞原居府中央永福在其北境連石城東山在其南界接農貢雷陽地沿山萬嶺重疊安定則夾永福瑞原之間石城錦水廣平三縣皆地接沿山近與哀牢連界一水從哀牢發源爲馬江一水從廣平發源爲梁江二江合流縈繞環抱於下游四縣之間陳末季犛徙都永福安孫洞（今花街芳街周街等社）號爲西都築城鑿池基址堅固今遺蹟尙存（城廣約三百餘晦道路皆甃以文石爲街衢四闔皆以青石爲址砌磚方厚甚堅）城之左右石山迫近馬梁合流其前時臣汝說常以水尾山頭爲諫季犛不聽後二胡爲明所擒其

城遂廢黎太祖起兵於梁江藍山（今瑞原縣）控接險扼爲王基肇拓之地（初王曾祖家如瑞村一日見眾鳥翔繞日此佳處也爾後居之自是開基爲一方長傳之三世而生太祖於雷陽之山鄉長及結納豪傑起兵藍山不十年而大定建立西京遂爲根本）至光紹末莫登庸專橫昭宗回都留子寍（後爲莊宗）鎮守自將出樂土討莫敗績爲登庸刼還東都於是寍奔哀牢及登瀛篡位以中官忠厚侯統管清華其臣黎丕承譖之曰愛州之地山川險峻地勢肥饒兵糧富足權宜分不宜專今專委一人倘後有變難防制登瀛乃分清華爲二以瑞原安定永福東山石城錦水廣平七縣委丕承管治次年舊臣昭勳公（今尊爲肇祖）及鄭惟㑺迎立莊宗於哀牢舉讎册丕承乃殺掠三司入哀牢劾順十年勳公率師攻雷陽拔之略定諸縣十二年寍進兵克西都莫總鎮忠厚侯降後節制昭勳公率賢郡公鄭檢輔政（檢承福梁山社沐上人少時家貧無以養母常盜隣雞米以母人皆惡之乃投檢母於江之域亂處是夜風雨大作雷電皆至川水盛滿至明日見深淵處已成一堆眾人異之後有風水師過堆處謂曰非帝非覇權傾天下祚傳八代蕭牆禍起）進封諒國公中宗立昭勳以藍京迫隘惟瑞原縣安場社左控重山右臨大河形勢開爽氣象光明立行殿奉中宗居之是時攻莫之路自瑞原出石城錦水廣平以連美良安山等地沿山一帶師行來往

安場宮府六十年開爲行在之所滅莫以後始還故都然每有警急即復回以爲根本（敬宗恢復初端興公回順化遂大震平西王即奉敬宗回變數日還京神宗永祚初逆楷作亂人情洶洶清王奉神宗由甯山抵金榜回安場二月始還京）迨後爲鄭王宮廟號稱京宮二百餘年與沐上梨山並爲重鎮其鎮所憲司則別設於東山云（鎮所在東山楊舍社憲司在東山舊舍社）

銅鼓山在安定縣丹泥社

安獲山在安獲社銳村山石極美碑碣石磬多用此廣輿地誌云安趾東山縣安獲山出美石晉豫州太守范甯常遣吏於此取石爲磬

壺公洞在永福六域社洞有費長房遺蹟重山高峻俯臨長江景稱幽邃

妙山洞在錦水縣沐下册風景蒼幽

盤沙山在安定之大慶山山石甚高盤屈委蛇蕭爽可人俯臨梁江一支自石撐出爲梛山一支從瑞原降脈爲太平山馬江至此湊合二水朝宗二山拱揖景致空闊

鵬程山在瑞原上有太平寺巖嶺禪關與盤沙相接

河中府領縣四

宋山縣（四總三十社三十三庄）

宏化縣（舊石蕨六十七社二庄一所七總）

豐祿縣（舊甫祿五總十鄉三十八社一所二庄一坊）

峩山縣（六總三十社三十三庄）

府在清華之東宋山北接安康峩山豐祿俱在中央宏化南接廣昌東際大海山用蔥鬱宋山爲盛嘉苗外庄爲今阮氏列代祖邑自其先祖太尉阮禎忠女爲聖宗配生憲宗子者郎輔立襄翼封王隔孫宏裕復立昭宗至肇祖尊立莊宗中興基業實先肇造及太王歸鎮廣順歷傳八世今以嘉苗爲湯沐邑其正大我罰我閘三巡爲歷代巡所云

元遲洲在峩山縣昔洪王時有名臣枚安暹少爲王奴長任職事漸成豪富人多譖之王乃投之海口暹既至配所見羣鳥鳴集有從西來者飛含瓜核落下暹拾之植於海洲日益繁衍食之味甘因名西瓜商賈往來貿易再成巨富王聞之遂召還改其灘曰元遲洲

徐式洞在宋山縣海濱又名碧洮洞陳時徐式遇仙女絳香處

三疊山在宋山縣界巒脊奔拔地矗樹若幽山頂望接大海爲清華內關形如覆盆垂盡處兩壁屹立中開僅一路往來

神苻海口在峩山縣江流自正大巡而下連山排立蜿蜒出海甚致空闊爲山水大觀

綠雲洞在峩山縣正大社

白鷺洞在峩山縣海濱高峰峙立中藏深闊與徐式洞相近

雲巖山在峩山縣石泉社石屏削翠雲洞藏金遙臨白駒海口地勢寬闊

隻箸山在神苻海外巉巖特立遠望如倒

倚碧海口在宏化縣層山峙立山之石齒當一晦許石色如沙步履平坦俗呼蠏（音妹蛛也）軒靖王登覽書仙洲二字

羅長門在豐祿縣海口深而狹左岸羣山羅列右岸平沙廣衍俗呼日都亭

靖嘉府領縣三

農貢縣（九總九十二社）

玉山縣（四總五十四社四坊一庄一澗）

廣昌縣（四總一百二十社村坊寨所）

府在清華之西農貢地居上游與東山夾壤西南萬嶺重疊旋繞椰山一支嵯峨插天中多靈峰勝洞廣昌玉山二縣皆在下畔際河外沐山爲巡司之所（沐山在玉山縣海前約十里湧出一山傍有潭上列巡屯往來依泊無風濤之患）

壽春府領縣一州三

壽昌縣（四宵五日程）

關椰州（十四宵六日程）

長政州（十宵）

岑州

府在清華極西舊稱清都一縣三州連山障水與哀牢接境其風俗獷戾歷代雖有官撫治而號爲羈縻亦同蠻獠

甯平省領府二

舊爲清華外鎮又改清平道又改甯平道以下二府六縣七十五社寨皆屬焉

長安府領縣三

嘉遠縣（舊安遠十二總八十八社村坊寨四日程）

安謨縣（八總六十社村坊）

安康縣（陳時爲安甯十總六十二社寨邁）

府在清華之北夾接山南嘉遠界連青廉青蕨江渡爲二鎮分疆之處從此經錮口江山川空闊西上沿山路轉入紹化府東下傍江路直入安康澗口江水分爲三岐安康安謨二縣傍濱大海丁黎初爲花閭城建都於此李太祖遷都昇龍始改爲長安府迨莫時以長安天關二府爲清華外鎮以三疊山爲界首與黎抗拒而號長安以外爲東越以內爲西越中興以後因之遂有內外之號而安康之雲床商坊魚庯爲人物湊集之地

華閭洞在安康縣田江上重山巍業中有石洞傍有一頂形似人號狀元有一壘石號書函山下即丁黎故都遺蹟

古弄城在嘉遠縣連接金榜永樂時所築陳時明沭晟兵敗於通姑即此城今遺址尙存村民樹植芋豈耕時往往得劍

翠山在安康縣大登社又名木山張漢超改稱浴翠漢晩年移居於此

范師孟登覽有詩云鯨波天上下鼇背水東南遶島瀛洲上客帆黎朝設行宮遊觀

保洞

鳶翔山在安康縣桂堂有詩云寺隱三山上橋通一水前危巖盤虎蹟幽澗送龍涎

鶴山在安康縣海濱與浴翠山相近

天關府領縣三

奉化縣（四總三十三庄十六寨）

安華縣（四總二十二社二庄）

樂土縣（三總三十社一庄）

府在清華之北三縣沿山而西與山西山南接境中興初略定必由此路自西京出經金榜山明以達東都道爲最近但半在蠻獠無文學風俗與下畔迥異云

義安省領府八

梁驩州後稱演州丁因之李改爲寨天成三年改驩州曰義安而演州別爲州陳初因之稱義安爲府旋改爲路又分爲日南有南北中東等四路及西都時爲臨安鎮以演州爲望江鎮胡改演州爲靈源府合清化九眞愛州爲京畿四輔明郡縣時復爲演州義安等路府黎初因之光順中定爲義安承宣隸府九縣二十五州二南界順化北連清華哀牢在其西大海處其東山水高深風土重厚號爲

蕩州勝地其人勤儉而好學其物珍異其地通蠻獠界限北南實爲國之金湯乃歷代之鎖鑰云後又分府一州一別爲河靜省

德壽府領縣六（舊號德光）

天祿縣（四總三十七社）

眞祿縣（四總三十七社一所八村又名眞福）

青漳縣（六總三十八社三十二庄九村）

香山縣（八總三十二社一村）

羅山縣（七總三十七社一庄一村）

宜春縣（五總二十六社七村一庄距十日程）

府在義安之中西近哀牢東際大海天祿宜春北傍海濱疆域相連以鴻嶺爲界眞祿在宜春之北連接雙魚海口羅山界上游藍江一帶縈繞其間青漳在藍江之右與茶葵諸州接壤山勢磅礴蜿蜒而來香山在其南傍沿巒林去海最遠

鴻嶺九十九峰在天祿宜春縣界上有香積寺相傳觀世音菩薩飛錫南來住持於此

勇決山在宜春縣宜樂江上昔號青州江以北爲眞福界

由頭遙望雙魚隱約海門山下石磴平坦相傳康王南征時御樓山內有崗崗口有寺名山光寺

南界山在天祿縣上有瀑布泉遠望如長練

深山在南界右有褚童子基址存焉

猫嶺在眞福縣勇決江上山谷中有寺羅山句云港頭俯瞰決還瀰近看非猫遠是猫

雙魚山在宜春縣會統海門狀如魚形

金顏山在青漳縣偈長社相傳人死精神必歸於此阮笠峰詩云收盡精靈氣安南小泰山

千仞山在青漳縣藍江社山邊有六年城黎太祖嘗駐此六年以拒明兵故名城傍笠嶺泉中開小山曰裴峰泉石蒼幽

藍江在青漳縣兩岸諸山濃翠堆疊水勢蜿蜒而下至鴻嶺入海景致空洞

浮石在羅山禾代渡有白石直座遙山橫列遠臨大海

會統門在宜春縣古名丹崖門外有雙魚山縹緲波際

剛朋門在宜春縣左右羣山峙立與南界門相近

幸門在天祿門水深闊左邊諸山壁立上有徵王祠水下潛伏一石如鹿形舟行宜謹焉

演州府領縣二

東城縣（演州館）七總七十六社四村二十九庄二冊二洲三

瑲瑠縣七總三十三社九村二十七坊

府在義安之北與清華夾壤瑲瑠連接玉山東城南夾與元二縣皆際海濱地勢曠邈焉

碁夜山在東城縣歷福香藹香蘭三社有安陽王廟山多孔雀人不敢近

水鳥潭在東城縣安樂社俗傳瓢惡中產蓮花鮮

蚌蛤沙在東城縣歷福社碁夜山至仙李社翁馬社螺蛤遺殼重重堆疊深四五尺互相渾洽取之燒於烈日以爲磚爲礎或爲象馬之形

乾海門右岸平沙在民居深處

權門在瑲瑠完厚社門深而狹兩岸羣峰連抱

薹門在東城縣尙圓社門淺狹右岸石山左岸平沙一望延曠

碧門在東城縣

賢門在東城縣羅岩山此門至淺狹兩岸皆山大舟不得

入史藏安陽王持七丈文犀入水去即此

郯都府領縣二

興元縣（七總四十三社一所三村）

南塘縣（八總九十社村坊）

府在義安之中南塘界居上游與青漳相接興元地在下畔南夾天條藍江一帶縈繞二縣之間古蹟神靈多在其地

武穆祠在興元縣瀨口社黎太祖時司馬參預朝政黎魁諱武穆鎮義安有善政太和二年南征擒占城主至海門病沒民立祠於南界海口龍吟山下後移於此

黑帝故里在南塘河南上村有遺廟

瀨口城在興元瀨口社明人築城於此黎利自林河圍之其城西北開山東南砌甃今蓁蕪南門爲牧馬場山上插旗石猶在

可留關在南塘之暮田社自青海會林二流至此相合左右兩岸崇山豐林千回百折黎太祖嘗與明方政山壽鏖戰於此關有巡爲舊征稅之所其海口門淺狹右岸石山左岸平曠

胡巖在南塘高泉社

海口山在南塘清泉社裴黯章詩云山踰狹徑纔通馬路鮮行人數見花

柴山在南塘嫩柳社有大慧寺

庵院山在南塘雲屯社與柴山相近上有禪院山勢繞回如環竹石幽邃院在南塘佛偈社勃沱村山上有古寺林外市廛人煙湊集對岸千山一望蒼翠

義烈山在興元縣義庄社山上有安國寺枕山面江江水山雲晻照夾樓飛泉綠樹景色幽邃

茶麟府領縣四

祚山縣（十九總）

襄陽縣（七總二村）

永康縣（八總）

富甯縣（五總）

府在義安之西北北接哀牢東抵青漳陳前爲甯州境四縣俗曰四麟陳明宗親征哀牢至襄陽阮忠彥磨崖刻石記功今存山在襄陽沉香社之西巖林盤蔚昔陳人築城於此以其在大江之南倚號城南中興初凞克寬謫居於

此

葵州府領縣二

中山縣十六總

翠雲縣三十六總

玉麻府領州一

鄭本州十二總

葵州玉麻二府皆在義安之西衆山疊嶂與哀牢連接二縣一州之民半居山谷治田不用耕動但驅犢其上踩蹦成泥便下種與蠻無異云

臨安府領州一

歸合州十二總八册

臨安古盆蠻地即南掌也附屬哀牢黎初開國始貢仁宗太和二年進象二隻改爲歸合州界在極西其地多產花石

鎮寧府領縣七

金山縣十二總

清渭縣十總

景消縣十四總

光榮縣六總

明廣縣九總

枕椰縣九總

忠順縣十總

是府即古盆蠻（又號芒盆）黎初琴公竊據拒命洪德中親征分畫其地置爲鎮寧府七縣三百餘年職貢安南弗弛土酋盧琴氏世襲爲蛇（蠻長之號）歷至鎮部北併呼芒（即古老撾）西通哀牢地廣民稠爲諸蠻之長遂盛修宮室邑於呈光所居兩傍溪澗四面山谷南望江岑北依慶姐東夾蒲葵亭西達

終忘四面高嶷下憑占戎麓低處居其弟盧琴香嗣繼襲後爲黎惟榰所據榰乃裕宗第十子也初惑浮言出奔花石城景興初因國中多事誑誘土酋脇取沿山諸商册土兵出沒上游青漳騷動荐自古隴徙居玉樓憑險自守明王之根本重地銳兵剿平令統領域郡公潭春域贊理春岳侯阮儼等合三道兵進勦掃清玉樓巢穴榰潛挈妻脊及殘卒二百餘人流落哀牢但以鎮寧土肥民衆可爲用武之資遂糾合夥黨掩襲盧琴香取之鎮香於別室占據呈光廣置宮室內外府並用砲磚覆瓦器服僭用章瓜堂

橋及置侍衛有金吾錦衣等號經十餘年黃屋左纛自傑一隅其威制西自呼芒各牢以至興化沿邊諸芒東至樂凡皋州北及茶葵七總商賈貨路通於漢勢頗滋蔓迨靖王親政命義安督率端郡公裴世達清華督領阮潘興化督鎮黃廷體三道兵齊進義安道自沙河進發興化道自青州符華進發累戰克捷賊勢摧折三道乘勝取路鎮甯訪得一路自康政州由呈班而進經諗巴至牢侵綱經拔縷芒院纔半月抵呈欽闘經且湖芒埴無僞屯軍行不過二閱月可到呈光道塗無大險阻處處有民居村邑糧食

可因卽啓請進軍至次年正月二十五日方達鎮甯繞山總計凡，三月十日是年十月二十七日義安軍次激慕（此處有三岐江三岐江猶有陳朝義安留守監國祠）權宜措置鹽場十一月初三日進次翅虔（此處有溪流合慕江其水極惡去翅虔東南三里有土山一頂稍平山上石堆三座左右兩岸形如閘扇中一座平坦從此至林麓石分三級有泉從三級湧出水甚甘香下有一石如盆衆水流下凝成五色如脂病熱者取服之卽愈其泉水烹茶甚佳）復詢土人得一路從翅虔之左至芒接瑜關山那山至險蜂自此至呈光僞屯路近而易行卽整軍前進如入無人之境十一月興化軍抵枚州前進經諗滑（屬枚州）至鎮甯界又過牢至芒翅與前差官兵合駐所至

宣示威德異域蠻酋飛捍闘廣（蠻人呼蠻之長者曰飛次曰捍次曰闘次曰廣）及舍拘折奄各率土民供糧服役至十二月朔義安道次蛇門是日呈光賊始知官軍至勢窮促乃摽城拒守庚寅■（乾隆三十五年安南景興三十一年）清義三道進攻二十五日呈光潰維■自焚死委鎮甯猶蛇盧琴香之姪琴貓管理府事招撫流散綏集蠻民供貢如例自是蠻獠懾息邊鄙以安

河靜省領府一州一

省在越南北圻之極南古驩州地原與順化接壤今順化爲國都以廣平廣治爲國都左圻河靜南接左圻之廣平

營石河北界天祿奇英南接布政州二縣沿山際海縈迴曠遠河，中社（在奇英黎郎渦涉社今河英河府治）爲黎時留屯鎮城有越東泉在鎮城之左一帶平岡隘洞（黎郎天琴山）與鎮城聯絡傍開石壁石罅中湧出寒泉清冽甘美品水者以爲驩州第一奇英崇化社（在辦投之南接横山）爲古安南極界與獠蠻接壤南詔常據此以拒唐其地夏日南風最烈東夾布政州有木棉溪分界西奇英東爲布政多產通天犀孔雀玳瑁沈香紫藤香花化龍竹諸異物焉

河英府領縣二

石河縣（七總四十二社一村一所三集）

奇英縣（舊名奇華六總三十七社十村）

府舊名河華本義安屬在義安之極西南今別爲河靜省

而以河英布政屬焉

盤渡山（一作盤渡山）在奇英縣海門之左山上有潭相傳有仙女從潭中出游石上

天琴山在奇英縣相傳雄王常遊此山聞天籟聲因名天琴後胡季犛爲明兵所擒改名天擒在奇羅海口

高望山在鎮城前一望界於海口有制勝夫人祠

布政州領三總

順禮總

順安總

順永總

州在河靜之南舊古城地名烏里州李仁宗時自奇華以南橫山一帶始爲安南有陳興隆朔改烏里爲順化州後又失於占胡氏復奪取之界首萬嶺橫立連接至海義安順化夾壤靈河橫截其中以北爲北布政屬河靜以南爲南布政屬廣平北布政人多知學地產異物

麻姑山在瀰淪海中北布政州一月程俗曰禮悌山相傳麻姑常修道於此

橫山在奇英與州境交界處

人蔘先禮社所產三四月開紫花採根洗淨略炒曬乾味甘起危篤生津益氣

重訂越南圖說卷第四

承新　盛慶紱纂輯

成都呂調陽輯

南圻十省

平定省領府一

歸仁府領縣三

蓬山縣二總二十三社

符離縣三總六十社

綏遠縣二總三十三社

省在廣義之南自此以南俱爲越南南圻省鎮歸仁府舊號懷仁又稱依仁太王改歸仁（案卽新州港說見下）西接哀牢南接富安與廣南廣義同稱富衍至今日更爲蕃庶嘉慶三四年間越南初王阮福映起兵農耐與阮光纘戰於歸仁光纘潰敗自殺福映乘勝直入富春國都安南舊境傳檄而定

石碑山在省西南界黎聖宗時與占分界處山勢來脈甚遠直至海渚衆山紆鬱而此山獨高聖宗以明詰問使犖狀遂復立占王孫於此號南蟠國摩山頂立碑爲界

婆南山在新立南蟠國境內距平定省約半月程其山甚高爲一方之鎮山之東西有水火二王架木而居隨從數百刀耕火耨不知歷日

熱潭在符離縣東安坊形頗圓水清徹底熱不可近晴時煙起雨日蒸鬱更甚（案卽東西洋致所謂煙筒）牛羊或墜有如湯泡中亦有魚蝦皆赤色

富安省領府一

富安府領縣二

同春縣三總八十八社村坊邑

綏和縣四十七社村坊邑

平和省領府一

平康府領縣二

廣福縣三總六十五社村坊

新定縣二屬一總

平順省領府一

地理備考曰越南通國分五部一平順部其首府曰祿賴故知祿賴卽平順省也

延康府領縣三

福田縣三總三十七社村

永昌縣三總十七社

花州縣二總一屬

三省皆在平定之南占城故地也有都會曰祿賴又曰潦瀨又曰農奈　國朝順康開屬黎盛德時阮氏孝哲王遣兵伐占城踰石碑占樹園結屋又收源頭諸人男女賣之自相昏配產育成人力田作業以此致富然風俗不知樽節歲十二月常盡所有谷粟礱成米販入富春賣之取錢爲臘節之需正月即無餘綵綾紗緞衣服鮮華罕有布素

土產宜稻粱糯皆白粒軟類有名撚撥粒小而長如綿作飯最香有名茹東粒大而白有名蒙西粒圓白得飯多而堅糯糧有名柑莢粒大而長白香軟有名粡遷粒長軟膩有名糲炭粒小而軟膩有名糯蠟粟赤粒大米白而香軟類皆五月插稻七月下植十月收穫至正月方畢二月作粟其地多椰諺云粟一椰二方民常不收令自乾摘核售北商

地多溪澗水道如織不可步行富人有載大舡艘以通諸港自海門至源頭行至六七日盡原野極目無際其平曠如此

方輿紀要曰占城國古越裳氏界本秦象郡林邑縣漢爲象林[illegible]屬日南郡其地距廣州西二千五百里東濱滄海西鄰徐狼南接扶南扶南後併於眞臘北連九德九德即安南地東西五百里而贏南北千里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馬援因植二銅柱以表漢界（案此是林邑南界非占城南界又此上當云占城舊居日南爲林邑國即秦象郡漢象林縣也其地距廣州西二千五百里西鄰徐狼南接九眞及西屠夷）漢末大亂功曹子區連殺縣令自號爲王稱林邑國與時通使赤烏十一年交州與區粟大戰於灣浦數世後其王無嗣甥范熊代立傳子逸晉建興中夷奴范文教逸制造城池宮室兵陣器械逸愛信之逸死文篡位都典衝去海岸四十里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領日南郡並貪殘會夏侯覽爲太守尤侵刻又貪日南肥沃欲略有之至是因民之怨襲殺覽以其屍祭天交州刺史朱藩遣督護戍日南文復滅之進寇九德郡害吏民十八九永和五年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七年交州刺史楊平九眞太守灌邃討佛走之佛乃請降隆安三年佛孫胡達復寇日南九眞諸郡無歲不至殺傷甚多交州遂至虛弱至

其孫文敵爲扶南王子當根纏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爲王（諸農死子陽邁立陽邁死子咄立復名陽邁）宋元嘉二十年使振武將軍宗慤與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其後遣使朝貢齊梁陳時或不賓服隋遣大將軍劉方及欽州刺史甯長眞伐之其王梵志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絶唐貞觀中其王頭黎死子鎮龍被弑更立頭黎女爲王國人不服立頭黎姑之子諸葛地爲王妻以女其國乃定至德後以國在環州界更號環王王所居曰占城又以占城名之元和三年犯安南時楊於陵爲嶺南節度使遣兵擊走之安南都護張舟責其朝獻不至執僞都統斬首三萬級虜其王子獲戰象舠鎧（案徙國占城在此時黃巢亂後嶺海多虞史遂絶書）五季周顯德五年其王釋利因德漫遣使朝貢表以貝多葉書之始自稱占城國云宋建隆二年其王釋利因陀盤遣使朝貢開寶五年其王波美稅褐印茶遣使者訶散朝貢即前二次所遣者也太平興國二年其王波美稅陽布印茶遣使李牌來貢六年交州黎桓上言欲以占城俘來獻太宗令廣州止其俘存撫之給衣服賫糧遣還占城詔諭其王七年遣使來象入貢詔留象廣州畜養之八年伐交趾水陸象馬數

萬黎桓擊走之俘斬千計雍熙二年其王施利陀盤吳日歡遣使獻方物且訴爲交州所侵掠三年其王劉繼宗遣使李朝仙來貢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羅遏爲交州所逼率其族百口來附四年秋廣州上言雷恩州關送占城夷人百五十餘口來歸分隸南海淸遠縣端拱元年廣州又言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餘人來附淳化元年新王楊陀排自稱新坐佛逝國遣使來貢訴爲交州所攻上賜黎桓詔令各守境尋賜其王白馬兵器諸番聞之不敢侵侮至道元年上表謝恩併獻方物且言本國流民三百口散居南海蒙官放還今猶有在廣州者舊有進奉夷人羅常占見駐廣州乞隨其舶船歸國上從之復賜白馬二疋遂爲常制咸平二年嗣王楊晉俱毗茶室離入貢再至乃詢知其避交人奔於佛逝去舊都七百里大中祥符三年嗣王施離霞離鼻麻底得金毛獅於三佛齊四年來獻天禧二年嗣王尸嚜排摩㼖遣使入貢言國人詣廣州或風漂船至石塘卽累歲不達矣石塘在崖州海面七百里外下陷八九尺者也天聖七年奉表進鳳八年嗣王楊補孤施離皮入貢慶歷元年廣東商人邵保見軍賊鄂鄰百餘人在

占城命轉運司選使臣齎詔書器幣賜其王鄒時闌下餘蕪令就戮之明年十一月其王刑卜施離值星霞弗遣使獻馴象嘉祐元年其使蒲息施琶貢方物還至廣西太平舟沈失行橐明年詔廣州賜銀千兩七年其王施里律茶盤麻常修武略以禦交趾由廣東路入貢請賜白馬從之熙甯元年其王楊卜尸利律陀般摩提婆入貢乞市驛馬令於廣州置驛以歸建炎二年其王楊卜麻疊入貢紹興二十五年子鄒時闌巴嗣封乾道三年子鄒亞娜嗣掠大食國方物來貢爲大食所訴遂不議其封七年閩人有浮海之吉陽軍者風飄至占城見其國與眞臘乘象以戰無大勝負乃說王教以騎射王大悅具舟送之吉陽市得馬數十匹歸戰大捷明年復來瓊州拒之憤怒大掠而歸知吉陽軍林寶慈奏聞淳熙二年嚴馬禁不得售外番三年占城歸所掠生口惟存八十三人求通商不許四年占城以舟師襲眞臘入其國都慶元五年眞臘大舉伐占城以復讎殺戮殆盡俘其王以歸國遂亡其地悉歸眞臘因名占臘云其後國王或曰眞臘人也又曰占城恢復無可據者其國近瓊州順風一日可至建都臨海曰新州港所

居屋宇門牆俱甃以灰磚雕鏤堅木爲猛獸狀外周磚垣爲城以兵甲藥鏃刀鏢守之元至元十五年既滅宋遣人至占城還言其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哈送瓦有內附意詔封占城郡王十七年其王保寶旦拏囉耶邛南詖占把地囉耶遣使貢方物十九年以其國王孛由補剌者吾既內屬卽其地立省而其子補的負固不服遣兵征之自廣州航海至占城港（港口北連海海旁有小港可通其國大州東南止山西旁木城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治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置回回三梢砲百餘座又建木城四十里且立行宮）分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等三道攻之占城以萬人建旗鼓出木木拒戰乘象者數十亦分三隊迎敵矢石交下自卯至酉賊敗北官軍入木城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千人其王與其臣逃入山使人來求降官軍復駐城外俟其納欵班師然終無順志至明洪武元年其王阿答阿者遣使入貢二年二月辛未遣行人吳用賜以璽書九年三月遣使者入貢賀萬壽節諭其勿與安南交兵永樂元年遣使告諭卽位六月其王占巴的賴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方物且言安南侵掠請降敕戒諭者再上遣行人蔣賓王樞往其國賜以絨綿織金文綺紗羅而敕安南胡查令其息兵修好

尋賜鈔幣並賜　敕諭四年七月廣東都指揮司選精兵六百人以能幹千百戶領之具器甲糗糧由海道往占城會合車馬八月遣內官馬彬等齎敕諭以伐安南賜以渡金銀印及紗帽金帶黃金百兩織金文綺衣二襲並錦綺紗羅等物其王占巴的賴遂出兵助征復遣太監王貴通齎敕往勞之賜白金三百兩綵幣二十表裏五年五月奏言克取安南所侵地獻俘貢方物謝恩詔嘉奬之六年十月遣其孫舍楊該奉表貢象及方物謝恩比還賜眞金印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錦綺羅紗五十疋綵絹百疋且賜敕嘉勞之七年八月遣使奉表謝恩貢犀象等物八年九月復遣使濟標等貢象並金銀器物仍遣馬彬送濟標還國就齎敕以文幣賜之十三年四月遣其孫舍阿那沙等奉表貢方物冬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洽言初時黎賊及陳季擴之時占城國王雖聽命出兵來助然實懷二心圖脣齒相依徘徊觀望愆期不進及進至化州乃大肆擄掠以金帛戰象資季擴季擴亦以黎蒼之女遺之復納季擴之甥陳翁挺及鄧鎔之弟緞等男女三萬餘人又侵奪升華府四州十一縣地驅掠人民厥罪與季擴等衡有罪必討

請發兵征之上以交趾既平民方安業不忍窮遠夷但遣使齎敕戒諭占巴的賴自是屢貢十一年遣行人往勞如番夷常例十五年侵據升華府傳至摩訶貴由景泰末死其弟盤羅悅天順初遣使入貢請嗣封遣給事中江彤行人劉寅之齎敕往封之諭其砥礪臣節賜以綵幣而已盤羅悅遣使奉表入貢卽遣其使道沙婆刺齎敕並賜綵幣自是屢爲安南所侵財用兵力日以虛耗成化中其王爲安南兵所逼使居赤坎邦都郎遣使請封而安南陪臣據其國都使臣馮義等誤封之嗣王古來航海奔至廣州投訴表文以來朝爲辭督府屠滽委參議姜英勘實護送至京時安南納其叛將而助之虐爲申言古來不當嗣於是古來留廣州力辨其冤滽從僉議請冊印宥古來名宜奏聞畀諸古來遂移文諭安南數其不能鄰鄰之過折其奸萌道以順逆安南聽從不敢肆其兇狡乃選官軍二千令東莞南頭商人張宣領之護送古來至新州港得返其國宏治十八年古來卒沙古卜洛嗣正德五年詔遣給事中李貫行人劉廷瑞齎敕冊往封爲占城國王十二年來朝貢嘉靖二十一年再至後不復至未知何時竟爲安南所

書云

按占城舊土地本二十七處凡三千五百餘里　皇清通考四裔門載廣南國皆宋元前古城故地自明永樂間胡一元及黎利得國後日侵月削古城北境盡入安南版籍廣南廣義既爲黎灝蠶食又值佛政阮氏專制順廣六七代以來西開南拓得尺則占之尺也得寸則占之寸也古地已盡徐及眞臘遠而東埔寨港口相率遙受封爵富安平和平順各鎭正黎氏還占城王所謂自赤坎邦都耶至古臘五處者耳

瀛環志略云越南東南臨海有都會曰祿賴古城之故都也按古城故都不在新州港地此曰故都者大概因古城北境初爲胡一元奪取繼爲黎灝日事開拓幾滅古城因古王孫古來訴於明得給囘自赤坎邦都耶至古臘五處古王繼都於給囘之地乃亦曰故都也

外國史略云自後武事日興乘古臘國王內亂與暹羅分據其地直入祿賴門直入言易也因乘古臘內亂則新阮未得國時古城故未滅也其云阮福映舊封農耐皆臆詞耳

永隆省（舊永清鎭）領府一（案卽東埔瑞）

定遠府（舊爲州）領縣四

永寧縣二總八十社

永安縣二總八十社

新安縣二總八十社

永安縣二總八十社

省在嘉定之西北共八總三百二十社本爲柴棍舊地龍德初孝明王遣將伐高綿（應是眞臘屬地）取柴棍之地屬龍湖營旋沒於僞西阮氏越南阮氏初入農耐選嘉定永隆民兵

復國其得其力得國後不忘所自故以嘉隆爲年號今沒於法蘭西

定祥省領府一（案卽桑潦）朱

建安府領縣三

建登縣六總

建興縣六總

建和縣六總

省在嘉定之北十八總三百一十二社亦柴棍舊地吳興初孝武王復遣將再伐高綿闢三年招安順城苙（卽棍字發）

隆眾高綿蝓源走羅壁（疑即羅斛國）獻其尋敦撊攎二府遂分兵按據其定疆界使降眾集居定遠州尋復增廣今沒於法蘭西

邊和省領府一（案即嘉定法人名西貢）

福隆府領縣四

福正縣 二總

平安縣 二總

隆城縣 二總

福安縣 二總

省在嘉定東北共八總五十四社本舊占臘境地低田肥無山林人民繁盛民不習勤故多貧乏初阮福映因逃竄至暹羅得妻暹羅王女弟欲復國無以爲資乘占臘內亂借得暹羅兵以定亂爲名遂據其地極力經營不數年煥然改觀今沒於法蘭西

安江省領府一（案法人併入西貢）

新平府領縣四

平陽縣 二總

新隆縣 二總

福祿縣 二總

順安縣 二總

省在嘉定之西南共八總四百六十六社本水眞臘地越南阮氏初起兵時奪得之者今沒於法蘭西

嘉定城舊領鎮四

嘉定城即柬埔寨地阮氏初起兵時先奪取此城略定永隆定祥邊和安江四鎮命其故長子英府太子鎮守自督兵進規農耐爲根本其地爲越南之極南永隆在其西北定祥在其北邊和在其東北安江在其西其南面瀕海一

片盡屬爛泥故名爛泥尾其後各自爲鎮不相統轄今沒於法蘭西

方輿紀要曰眞臘國在占城西南（自占城順風三晝夜可到或云半月西南去林邑三千餘里水步道通）一曰吉篾又名甘孛智本扶南屬國東距車渠西有朱波即唐書驃國北近九眞南濱海距廣州十日程其王姓刹利曰漸强盛隋時始通中國傳至伊金那貞觀初遂併扶南而有之（唐人虬髯客傳謂兼并扶南疑爲寓言）扶南即狼臘槃國其先女子爲王號曰葉柳（柳音聊即葉調國）其國南有微國人名混浩（晉書作混潰）來化葉柳降之遂以爲妻惡其躶教著

貫頭（南齊書貫頭作貫頭）國內效之男子著橫幅其後扶南王有范尋者有神術常於大雲山鑿池畜鱷魚每決獄投其人於池有罪者魚食之無罪者魚不食也後又有天竺僧僑陳如有其國教國人事天神每旦頌經咒故易世既久眞臘亦重僧云（參用南齊書）眞臘城周圍可二十里郭下二萬餘家石濠廣二十餘丈餘城三十所各有數千家王宮及官舍皆面東城門上有石佛頭五飾其中者以金當國中有金塔金橋王宮在其北近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瓦用鉛凡歲時一會則羅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曰百塔

洲金盤金碗飲食故殄云富貴眞臘也永徽初并有鳩密富那、迦乍武令僧高等國神龍以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號水眞臘其北多山阜號陸眞臘後復合而爲一又分而爲二迄宋通貢不絕及滅占城又號占臘役參半眞里登流眉道明蒲甘等國皆爲所屬地方七千餘里元元貞中遣使諭招之乃始臣服明洪武初國王忽兒那遣其臣奈亦吉郎等表獻方物二十七年七月行人唐敬還自眞臘其國王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觔自是朝貢不絕永樂改元遣使詔諭即位至其國氣候常熱田穀歲熟煮海爲鹽風俗富饒男女椎髻穿短衫圍梢布非復躶國矣其所屬國猶有躶者見有衣服人即笑之法有劓刖刺配犯盜則斷其手足民殺中國人償命中國人殺其民則罰金無金賣身贖罪二年八月國王參列婆毘牙遣陪臣將職等九人朝貢方物賜錢幣表裏初中官往使眞臘將歸有從行軍三人遁逃索之不得國王以其國中三人從中官歸補伍至是禮部引見上曰中國人自遁何預彼事而責償且得此三人語言不通風俗不諳吾焉用之況其皆自有家何樂處此爾禮部給之衣食與道里費遣還眞臘尚

書李至剛等言臣意中國人必非逃於彼者或爲彼所匿則此三人亦不當遣上曰逆詐不可爲君但推天地之心待人可也三年參烈婆毘牙死命序班王孜往祭之封其長子參烈照平牙爲王賜之綵幣等物十七年三月參烈照平牙遣將奉金縷表文貢馴象方物以後數入貢使者以其國屢被占城侵擾久留不去常遣中官送之還并敕占城罷兵修好景泰後不常至

皇朝通典邊防南序略曰柬埔寨在西南海中海岸多泥名爛泥尾北枕大山國中無城池王即山而建府架竹木爲之

貿以來華氏居亦然天時煖而不寒常若春夏衣不以釦扣被於其身下則圍以裙名曰水幔惟貴者始得服紬緞國人皆布以是爲等差人柔弱喜飼象教之操演禦敵飲食甘淡薄咸用手摶以漁獵耕種爲業帶劍入山尋犀角獻尊長以爲禮土產有蘇木象皮白荳蔻膽黃鷹皮檳榔子黃蠟近則兼市絲斤

按瀛環志略曰越南東埔寨眞臘之故都也又東西洋攷曰眞臘地方并占城有七千餘里賈舶未有能到王城者只到海隅一屬國耳所謂海隅屬國者卽東埔寨也以七千餘里之國其王城未必盡僻處於邊而東埔寨以南再無眞臘地則東西洋攷所謂賈舶未能到王城必有確見志略指爲故都殆未然

按嘉定城卽東埔寨地本眞臘屬也明時有其名而史無專傳惟於眞臘傳末云萬歷後又改爲東埔寨然從無東埔寨入貢之事則已不成爲國矣陳資齋海國聞見錄載東埔寨雖另自一國介在廣暹二國之間東貢廣南西貢暹羅稍有不遜水陸各得並進而征之是越南未得國以前東埔寨情形如是及阮氏借得暹羅兵

定眞臘之亂奪取東埔寨地爲其所有而暹羅例貢如初越南亦未敢肆然背之故其地雖改稱曰嘉定城而西貢遂成爲名號至今法夷更其名曰錫庚猶是西貢之轉音也

又按地理備考載越南通國分爲五部一嘉定卽東埔寨又名眞臘首府曰柴棍不知眞臘係其本名總名眞臘分析之後始有東埔寨柴棍各名蓋緣國中無主其臣各霸一方柴棍已於雍乾之閒折入廣南而東埔寨港口等處之入越南在乾隆之末嘉慶之初則是備考所載亦未盡的也

河僊省領道二（案卽東埔寨）

龍川道領縣一

龍川縣（二總）

望江道領縣一

望江縣（二總）

省屬共四總六十八社在嘉定城之西與暹羅國接壤舊屬荒陬後名港口黎盛德初廣南孝哲王時有中國人鄭氏逃竄到此有部衆合力墾闢遂成沃壤以勢孤臣於廣

南哲王授以總兵職迨黎永祐丙辰屬康熙十五年其子天錫襲封琮德侯侯天錫本能文雅好詩書招致文士作詞仙十詠描寫景致才韻風流一方稱重其地日增繁衍士民安居耕植風物茂美商船雲集蓋亦海外之樂國也

皇朝通典邊防西序略曰港口在西南海中安南暹羅附近國也王鄭姓名天錫國中多崇山所轄地纔數百里有城以木爲之宮室與中國無異自王居以下皆用磚瓦服物制度彷彿前代王蓄髮戴網中紗帽身衣蟒袍腰圍角帶以靺爲履民衣長領廣袖有喪皆衣白以雜色爲之（自王蓄髮下至此參用通攷四裔門）相見以合掌拱上爲禮其風俗重文學好詩書國中建有孔子廟王與國人皆知敬禮有義學選國人子弟之秀者及貧而不能具修脯者弦誦其中漢人有僑居其地而能句讀曉文義者則延以爲師子弟皆彬彬如也（子弟句參用通攷四裔門）土產有海參魚乾蝦米牛脯等物雍正七年以後通市不絕

按魏氏源謂宋史之蒲甘即今港口夷一作龍奈又曰港口地方與東埔寨相連疑即宋史所謂蒲甘國而阮王福映之農耐舊國一作龍奈者也攷龍奈即祿賴又

曰潦瀨曰農耐本占城南盡境明占城王古來奏安南侵削只還臣兒自赤坎邦都郎至占臘五處之地在東埔寨東南港口即今越南河仙鎮舊係水眞臘地入

國朝爲鄭氏所有在東埔寨西南相距遠甚一爲舊占城境一爲舊眞臘境未可牽混爲一至蒲甘者查宋徽宗崇甯五年曾入貢宋史眞臘注曰東際海西接蒲甘明一統志亦云然果蒲甘即港口東埔寨則應曰南接蒲甘又瀛環志略蒲甘注曰今緬甸王城據此蒲甘不特不能移爲港口東埔寨龍奈諸處即眞臘全盛時亦不能指爲屬境矣

按嘉定等處六省爲越南南圻膏腴之地咸豐末年法人涂某假道入滇兵連禍結迨同治二年和議成法夷索償兵費四百萬越南無所出不得已質嘉定以西三省徐圖償足法乘機佔嘉定等處六省爲質旋設總督於錫庚（譯音西貢）力征經營迨光緒元年所許兵費逐期償清越南執成言以索地法頓寒前盟援諸萬國公法已爲普天之下所不能容乃至今又駸駸有得隴望蜀之意法眞無饜矣哉

重訂越南圖說卷第五

永新　盛慶紱纂輯

成都呂調陽譯

安南歷代世系錄（節錄顧景范讀史方輿幷顧甯人郡國利病書至宣德朝止以後月編世系錄）

舊安南在廣西憑祥州南七百五十里東至海三百二十里南至古城國一千九百里西至雲南老撾宣慰司界五百六十里自其國舊都至京師一萬一千一百六十五里至廣西布政司二千八百里古交趾地也帝顓頊時南至於交趾莫不祗屬帝堯時申命羲叔宅南交周成王時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朝越裳即九眞今義安地也禮王制南方曰蠻雕題交趾秦始皇以交趾隸象郡末年屬南越史記尉佗以兵役屬甌駱安南即所謂駱越也漢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眞日南等郡兼交州刺史治羸（音蓮）陵（音樓）光武中興交趾九眞置守（任延錫光）教其耕種制爲冠履始知婚娶漸立學校建武十六年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爲界（諺云銅柱折交趾滅相傳在欽州又日南郡亦植二銅柱）獻帝建安中改爲交州孫吳分爲交州廣州而徙交州治龍編（交州）（[illegible]西有仙山上石室下有勾漏縣數西聖有三江熱城時有龍見夜以名縣）又增置新昌武平九德三郡晉因之宋增置宋平宋壽等郡齊增置義昌郡梁於交趾等郡增置交愛驩等州兼置交州都督府隋平陳廢郡存州改都督府曰總管府煬帝初州廢仍爲交趾日南九眞等郡唐武德三年仍置交州總管府管交峰愛僊驩宋慈澄道隆十州七年改都督府其後諸州增省不一調露元年又改都督府爲安南都護府屬嶺南道安南之名始此至德二年曰鎭南都護府大歷三年仍曰安南以刺史充都督貞元六年置軍曰柔遠軍咸通初爲南詔所陷七年高駢攻克之始置靜海軍分屬嶺南西道天祐初曲承裕據其地再傳至曲承美送款於五代梁得節度使五代唐長興初南漢劉龑拒命嶺表遣將李之順（一作克補）攻拔交州執承美以歸乃并有其地以其將李進守之明年愛州將楊延勢（一作延藝）攻據交州南漢署爲交趾節度使晉天福二年交州將皎公羨殺延勢而代之三年延勢故將吳權舉兵攻殺公羨遂據交州稱靖海節度使權卒子昌岌立昌岌卒子昌文立周顯德初始請命於南漢以昌文爲靜海軍節度使兼安南都護宋乾德初昌文卒吳處

坪等爭立管內大亂據地稱雄者十二處俱自號使君刺史丁公著之子爲部領平之自稱大藤王（一作萬勝王）私署其子璉爲節度使聞南漢劉鋹已滅懼開寶六年上表內附八年詔封丁部領爲交趾郡王以其子璉爲節度安南都護自是交趾遂爲異域矣璉死弟璿嗣約又爲其將黎桓所篡（丁氏傳世共十一年）太平興國五年詔劉澄賈湜王僎爲水路兵馬部署廣州路入討桓破之於白藤江口轉運使侯仁寶率師先進澄等逗遛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所害轉運使許仲宣馳奏遂班師澄病死詔誅湜等而優卹仁

寶桓上表謝罪雍熙二年入貢以桓爲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使四年封交趾郡王（黎氏有交趾自此始）至道元年寇欽州如洪鎭景德元年封南平王是年桓卒中子龍鉞嗣爲其弟龍挺（一作廷）篡奪其兄明護率其下千餘人奔廉州乞討之詔不許令廉州優加資給四年龍挺貢改封交趾郡王卒子至忠嗣大中祥符二年爲其臣閩人李公蘊所篡自稱留後（黎氏傳世共二十年）詔以公蘊爲節度使封南平王（一作仍封交趾郡王）卒子德政嗣卒子日尊嗣僭稱帝國號大越追尊公蘊爲太祖皇帝（熙甯二年表言占城國久缺貢請帥兵討之虜其王自是愈僭矣）建元寶象

傳子乾德知桂州劉彝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可取戈船遏絕表疏熙甯八年冬遂分三道入寇一自欽州一自廣府一自崑崙關（邕州）連陷欽廉二州遣招討使郭逵討之九年十二月逵破蠻決里隘次富艮江敗其精兵殺其王子洪眞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乞修職貢還所奪州縣詔諭俟盡還省界卽賜以廣川源（廣川源卽儂智高故里今越南之廣安省舊隸邕管羈縻本非交趾所有昔以遣其桀驁反益地與之殊不可解）乾德卒子陽煥立陽煥傳子天祚淳熙元年二月進封天祚爲安南國王安南爲國自此始天祚子龍翰龍翰子昊旵皆紹

封昊旵卒無子女昭盛主國事（李氏八世共二百二十二年）紹定三年昭盛避位於夫陳日煚（卽照字）四年詔封日煚爲安南國王景定三年表乞世襲詔以日煚爲太王而其子威晃紹封威晃一名光昺始立詭名以欺中國矣是時元世祖既平雲南遂遣師入取廣西道光昺上表奉貢中統二年封爲安南國王至元十四年子日烜不請命自立世祖召之入覲光昺不行明年再召以疾辭止令其叔遺愛代覲世祖怒封遺愛爲王以兵千人送之就國安南弗納遺愛思夜遁去二十一年冬命鎭南王脫懽平章阿里海涯征之進

兵臨境日烜拒戰潰走二十二年日烜僭稱大越皇帝襲封安名威晃（之子日衍衙昔昂陽過也）傳位於其子日燇自稱太上皇（按李陳相承皆僭大號光昺改元紹隆日燇改紹寶）其弟穩益歸順入見復封穩益為安南國王二十四年大發兵討之命脫懽及平章奧魯赤統師送穩益平定其國水師分道合雲南兵進萬戶張文虎等運糧十七萬石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等出兵船以從日烜遣使入貢師次思明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其舟師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凡十七戰皆捷張文虎次屯山遇其舟師擊之多寡不敵乃沈米於海趨瓊州餘糧船亦多颶至瓊並卒與糧船亡失者十一脫懽以諸軍渡富良江敗其守城兵日烜與其子棄城走入海島二十五年師次天長海口不知其所往引兵還交趾城諸將破其諸砦至一海口而糧船不至乃還諜知日烜及其子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邱急嶺連亙百餘里以遏歸師脫懽遂由單己縣趨盝州間道以出思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奧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遣使謝罪二十七年日烜卒日燇遣使入貢招諭來朝日燇不從又議征之會兵於湖廣行省穩益與焉會世祖殂成宗命罷兵日

朝上表慰國哀并獻方物願為藩臣自是貢獻不絕後封為安南王至大四年世子日烇遣使奉表來朝尋入寇廣西命湖廣行省發兵討之泰定三年世子日爌遣使入貢至順三年世子日烨遣使入貢皆不稱王恩討也（按陳天平自稱日煃之孫天明之子當有名天明者思胲天明或即叔明）傳至日煃明太祖已主中國是為洪武元年遣使齎詔往諭安南二年日煃遣使入貢請封封日煃為安南國王賜駝紐塗金銀印使者至其境而日煃先卒其從子日熞嗣遣使告哀且請封詔封日熞為安南國王并使取前使所護印及賜物畀之日熞奉迎甚恭自是修職貢維謹尋為其伯叔明所篡五年叔明入貢卻之七年叔明奉表謝罪貢方物且請封詔叔明且以前王印視事尋表稱年老以弟煓代視事許之八年六月煓遣使請朝貢期詔三年一朝貢若王立則世見十一年正月遣使告煓卒弟煒代十二年冬十二月煒入貢詔諭與占城平（諭曰爾安南與占城忿爭將十年矣其怨未消而難未解宜聽朕命息兵養民以承天鑒毋為妄為自取滅亡也）二十一年冬十二月煒為其國相黎季犛幽於城外太陽城坊尋弒之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大柄皆出季犛二十九年以叔明死告哀上以叔明篡弒得國論禮

詔曰叔明懷奸挾詐殘滅其主不義如此庸可與乎若遣使申慰是扶亂臣而與賊子也與日四夷聞之狂謀踵發亦非中國撫外夷之道也爾禮部咨其國知之建文元年季犛弑其主日焜而立其子永未幾復弑永而立其幼子㝢復弑之大殺陳氏宗室而奪其位季犛更姓名曰胡一元其子蒼更名曰胡奎自謂舜裔胡公滿之後改國號曰大虞（改元元聖）季犛自稱太上皇奎爲大虞皇帝而陳氏國亡（傳世十二世共一百七十二年）永樂元年四月遣使奉表賀即位具稱陳氏之甥爲衆所推權理國事乞賜封爵遣行人楊渤往察之閏十一月奎遣使隨渤入朝進其陪臣耆老奏章謂實陳氏外甥遂封爲安南國王（奎僭號如故改元和成）二年八月陳氏舊陪臣裴伯耆潛入京奏季犛父子弑主簒位乞復立陳氏子孫未幾老撾宣慰司亦送日烜孫陳天平至上憐而納之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至上命禮部出天平示之使者知其爲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伯耆在列亦責使者以大義皆皇恐不能對三年春正月遣使齎敕責之奎上表謝罪上使行人往諭奎迎還天平以君事之當建爾上公封以大郡奎奏請迎還如命四年春正月廣西

總兵官征南將軍都督同知韓觀受敕選兵五千左副將軍都督僉事黃中會中使送天平還國三月天平至芹站季犛僞遣使迎候而伏兵隘口襲殺天平及大理卿薛嵒等中等引還四月報至上震怒發兵討之七月朔遣使祭告岳鎮海瀆之神遂命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副之宥黃中俾立功贖罪（時賊得志改元開大）九月師至龍州能病薨十月輔率師至隘留關大破之賊散走遂傳檄數其大罪二十求陳氏子孫諜知沐晟軍至白鶴遣將往會沿江築城立柵九百餘里發江北諸府州民築之朱能卒聞上命輔充總兵官敕曰大將軍開平王常遇春偏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等帥師北征而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逆終建大勳爾等宜取法前人殄除逆賊仍調兩廣江浙荊閩兵八萬從征師至多邦城輔攻西南晟攻東南（按西東二字應互換）賊被殺不可勝計於是循富良江南下破其東都賊棄城遁分遣左右參將李彬陳旭擊西都賊逃入海五年正月輔合兵自往江濟軍襲等江柵破之又攻萬劫江普賴山斬賊首三萬七千三百九十級得諜報季犛及其子澄等聚舟於黃

江遂水陸並進至木九江賊舟膠淺殺賊萬餘生擒賊將百餘皆斬之三月甲子南策州人莫遂等同耆老一百一十人詣軍門言陳氏子孫被黎賊殺盡無可繼者願復古郡縣卽日遣人馳奏五月己未我師至南州出奇羅海口生擒黎季犛及其子澄於海口山中（案卽天琴山）乙丑安南土人武如卿等於永盎海口高望山獲僞大虞國王黎蒼僞太子芮及其子孫弟姪臣僚等安南平壬午捷奏至詔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軍衛衙門郡縣其國立官分理六年進封輔爲英國公晟黔國公六月至京獻交趾地圖東西

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上嘉勞宴賚有差八月交人簡定復爲亂（僭號改元興慶）命沐晟征之戰於生厥河敗績七年復命輔會晟行事時簡定稱僞上皇別立陳季擴爲僞皇（改元重光）謂爲陳氏之後輔進兵慈廉等州獲賊首簡定遂班師仍留沐晟善後八年陳季擴請降復反九年復命輔討之十二年始獲季擴於老撾械送京師餘黨悉平無何又有鎭守中官馬騏採辦金珠貪黷誅求恣意淩虐民不聊生而盜賊蜂起黎利遂乘機趁會盜有安南使二千餘里並青之赤子終限化外然則馬騏之肉

安足食哉

黎氏世系錄

安南自明永樂閒郡縣其地十餘年以中官馬騏採辦至境大索境內珍寶人情騷動遂並起爲亂以次誅夷有黎利者仕陳氏歸正後爲俄樂巡檢不得志遂乘機反僭稱平定王敗遁後據可藍堡行刼爲官兵所追逃匿老撾已復出掠磊江被擊輒遁及羣盜盡殄利益深匿其後以窮蹙求撫而踞俄樂造軍器未已會仁宗踐祚大赦因飭善撫利利益寇掠不止屢敗官軍諸軍亦多怯弱乃與利和

詭言陳氏有後陳暠乞罷兵立暠主國事明日暠表亦至帝雖知其詐然欲藉此息兵遂納其言遣使齎詔撫諭安南人民赦罪更新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幷飭利以興滅繼絕之意諭諸軍回凡得還者八萬六千人而已死亡不可勝紀正統二年利遣使奉表謝恩詭言暠已物故陳氏絕國人推利守其國請俟敕命帝亦知其詐然以封利無名故爲往復至六年辛亥始封爲安南國王

黎利爲安南黎氏開國之主於宣宗宣德三年戊申僭位紀元順天其時尙未受敕命也建東西二都分十三道各

設元政司憲察司總兵使司擬中國三司東都在交州四都在清華置百官設學校彬彬有華風焉八年癸丑薨私諡太祖子麟立一名龍自是國王皆有二名也

黎麟嗣位於宣德九年甲寅在位九年改元二紹平六年大寶三年薨於英宗正統七年私諡太宗子濬立一名基隆

黎濬嗣位於正統八年癸亥在位十七年改元二太和十一年延甯六年大寶末侵占城奪新州港太和二年擄其王摩訶貴該以歸中朝爲立新王摩訶貴來敕諭濬歸其

故王不奉詔景泰元年庚午又賜敕戒諭如故以英宗復辟天順三年己卯其庶兄諒山王琮弑之琮自立私諡仁宗

諒山王黎琮一名宜民篡位九月改元天興（一作天與）爲國人所誅以濬弟灝繼灝一名思誠中朝於是時遣使冊封琮未入境聞琮已誅濬弟灝嗣位御還至壬午事白乃封灝

黎灝係濬弟麟第四子也嗣位於天順四年庚辰改元二光順十年洪德二十八年雄桀自負不數年國富兵强輒坐自大至憲宗成化四年戊子侵據廣西憑祥州七年辛卯破占城執其王盤羅茶全逾三年又破之執其王盤羅茶悅遂改其國爲交南州設兵戍守中朝詰問詭詞以對以爲無其事其實占城久爲所據矣且發兵侵據內地禁防之玩侮彌甚灝既破占城志意益廣親督兵九萬開山爲三道攻破哀牢侵老撾殺其宣慰又須僞敕於車里徵其兵合攻八百八百遏其歸路襲殺萬餘人於路始引還帝命各邊臣檄其斂兵而灝言未使者撫且下知八百驅守何在語甚誑誕憲宗成化十七年辛丑滿剌加亦以被侵告至孝宗宏治三年庚戌占城王古來以中朝力得復

國復訴安南見侵兵部尚書馬文升召安南使臣曰歸諭爾主各保疆土言太平不然朝廷一旦赫然震怒天兵壓境如永樂朝事爾主得無悔乎灝自是有所畏宏治十年丁巳灝薨私諡聖宗子暉繼暉一名鏳

黎暉嗣位於宏治十一年戊午至十七年甲子薨在位七年私諡憲宗改元景統長子滓一名敬嗣

黎滓嗣位七月而薨改元泰貞而未紀年私諡肅宗弟誼繼誼一名璿

黎誼嗣位於十八年乙丑改元端慶武宗正德二年丁卯

245冊 44.5

爾誼爲王在位四年誼寵任母黨阮种阮伯勝兄弟恣行成虐鴆弒祖母种等怙寵竊柄至四年己巳种逼誼自殺立其弟伯勝國人黎廣等誅之立灝孫暉國人降稱厲愍王後私謚威穆帝

黎暉一名瀅爲灝之孫正德五年庚午國人立以爲主改元洪順多行不義道路以目至十一年丙子社堂燒香官陳暠與二子升昺作亂弒暉而自立或曰係鄭氏簒弒陳氏誅鄭而奪取之詭言前王陳氏後仍僭稱大虞皇帝改元天應暉臣都力士莫登庸初附暠後與黎氏部目阮宏

裕等起兵討暠暠父子奔諒山道據長甯太原清都三府自保登庸乃與宏裕等立暉兄灝之子譓譓一名椅暉在位八年國人降稱靈隱王後私謚襄翼帝

黎譓一名椅立於正德十二年丁丑改元光紹以登庸有功封武川伯登庸久握兵柄潛蓄異志黎臣鄭綏以譓徒擁虛名別立其族子酉榜發兵攻都城綏敗譓出走登庸捕殺酉榜益專恣遂逼娶譓母迎譓歸自爲太傅仁國公十六年辛巳率兵攻陳暠暠敗走死世宗嘉靖元年壬午登庸自稱安興王謀弒譓譓聞乃與其臣杜溫潤間行以

免居於清華登庸乃立其庶弟懬

黎懬一名椿於嘉靖元年壬午爲登庸所立遷居海東長慶府改元統元至四年乙酉譓遣使間道通貢中朝兼告難爲登庸所阻明年丙戌登庸賂欽州判官唐淸爲懬求封與督張頂逮淸死獄中又明年丁亥登庸令其黨僞爲懬禪詔簒其位改元明德立子方瀛爲皇太子旋酖弒懬懬在位五六年私謚爲恭皇帝黎氏自宣德四年創國至是中絕凡十世共一百一十年然譓在清華尙據清華義安順化廣南四道其黎臣不服者往往分據險阻爲之聲

援至九年庚寅薨於清華其子寍立私謚昭宗譓初改元光紹出居清華亦仍之在位六年居清華又八年前後凡十四年中間爲懬居位五年又僞莫明德二年而是年庚寅則登庸已自稱太上皇僞禪位於其子方瀛稱莫大正元年

黎寍一名橿庚寅譓薨部目阮宏裕尊立嗣位與鄭惟憭等爲左右輔政屬僞莫大正二年明年辛卯改元元和登庸以僞太上皇屢遣兵攻之得老撾援不能克而癸巳甲午之間大爲所敗遂竄占城界國人以無主立其弟憲

黎憲立改元光照未幾憲探知寍所在福興侯鄭惟悅等迎歸清華惟悅者惟憭弟也時中朝蔣頒詔安南以其不貢已二十年將遣官按問起毛伯溫參贊軍務會黎寍遣其臣鄭惟憭等閒道訴於京將興師問罪登庸聞之懼乞降中朝言人人異而寍懼納其降堅請用兵嘉靖十九年庚子命伯溫督師南抵關登庸出降甚恭伯溫承詔赦之是時方瀛已死詔以登庸爲都統使飭割寍所據四府給黎奉祀二十一年壬寅寍克復西都二十二年癸卯登庸死孫福海嗣福海不能輯衆已而爲寍所逐居南海上未幾死子宏瀷嗣其時爲嘉靖二十五年丙子宏瀷復振卒遂黎氏有其國初宏瀷遣使來請告身中朝以其有阮敬之亂靳不予至三十年事白命赴關領謀會部曰黎伯驪與寍臣鄭檢（又日儕）合攻宏瀷宏瀷奔海陽不克赴其使臣留南甯且十五年其都統告身亦未給至四十三年甲子宏瀷死於海陽其子茂洽嗣黎寍亦於是時薨於清華私謚莊宗寍在清華并出居各國凡三十四年其臣鄭檢立寍子寵寵又薨無子乃立維邦

黎寵黎寍子也立於嘉靖四十三四年間改元宏定是時

左輔政昭勳公阮氏今越南稱爲肇祖者已老歸政繼者爲太王年尚幼國柄盡歸鄭氏鄭檢輔政值莫茂洽嗣都統越南志稱中宗與茂洽戰於國威府丹鳳縣粉下社茂洽大敗鄭成祖封其鯨鯢而還則中宗係寵私謚成祖者即檢也其即位年月不可攷寵薨無子乃立黎暉四世孫維邦

黎維邦黎暉四世孫也改元紹明輔政者仍爲鄭檢檢卒子松輔政阮不能平鄭乘其幼出之順化威行諸郡於萬歷初元與莫茂洽相持維邦薨私謚英宗次子維潭立

黎維潭立於萬歷五年丁丑改元光興至萬歷十九年辛卯屢舉兵攻敗茂洽壬辰鄭松誘土人襲殺茂洽奪其都統印莫黨散竄會莫敬恭嗣都統稱統元以狀告當事至二十五年維潭叩關聽勘議以國王印鄭松奏名稱安南國小日臣鄭棟中朝謂黎雖圖恢復而莫乃天朝外臣不應擅戮當聽黎氏納款而仍存莫氏比諸漆馬江漆馬江者黎譓所居清華地也潭初不聽往復數四始聽約至二十七年已亥薨在位二十二年私謚世宗是爲黎氏中興之主子維新嗣

黎維新嗣位於萬歷二十八年庚子柔弱無能而莫敬恭靖元之間雖祇以高平四州奉祀而其宗黨散竄海濱往往僭公侯伯名號維新亦不能禁至熹宗天啟初元薨子維祺嗣

黎維祺嗣位未詳初發兵擊莫敬恭擒之天啟四年甲子又克莫敬寬大掠以歸敬寬復因高平勢蓋消遂去僭號乞降封為太保通國公陽和四年敬寬死後其子敬宇復反又討平之永壽三年敬宇降於我　大清改名敬曜而祺亦於順治十六年薨改元四永佑陽和永壽永祚私謚神宗子維禔嗣

黎維禔嗣位於順治十六年己亥改元愼德嘗以其兵助勦海寇得　朝廷重賜尋薨私謚敬宗子維禧嗣

黎維禧嗣位於康熙元年壬寅改元景治以擒獻明裔得賞賜五年丙午繳送前明敕印明年奪都統使莫元清高平地元清率家屬奔內地求　朝廷飭給還亦遵行十二年癸丑薨私謚玄宗弟維禬嗣

黎維禬嗣位於十二年癸丑改元永祜至丙辰廣南孝哲王封港口鄭天錫為琮德侯港口者今越南河仙鎮地也其時廣南專制不復有承制名目矣越二年薨弟維正嗣

黎維正嗣位於十六年丁巳改元永治初吳三桂反莫元清受其偽號遂書奏罪狀元清率兵進討大破之莫氏遂亡而黎氏全有安南地矣至三十二年丁丑維正奏請雲南所屬之牛羊蝴蝶普園三處係其故地求給還不許五十八年己亥薨在位四十三年私謚熙宗子維禂嗣

黎維禂嗣位於康熙五十八年己亥改元二曰保泰曰龍德至雍正三年乙巳滇督高其倬奏開化府馬伯汛外四十里至鉛廠山下小河於康熙間入於安南又查通志小河之外尚有八十里地雖失在前明但封疆所係亦應一併清查立界　上不許嗣鄂爾泰又奏離馬伯汛四十里外立界維禂陳疏激切奉　上訓飭繼乃感悔六年上諭曰此四十里地在雲南為朕之內地在安南為朕之外藩無所區別仍賜該國王世守之至壬子癸丑間維禂見鄭氏專橫無忌欲剷奪其權反為所害有三子俱逃入清化潛住鄭剛以己意立其族姪維祜私謚維禂裕宗此雍正十一年事也

[illegible]維祜嗣位於十一年癸丑其時安南兵亂四起維祜不知何年薨抑有廢立之事　中朝均不能知　皇朝通典載十一年維祹薨維祜請襲封十三年維祜薨維禕請襲封乾隆二十六年維禕薨維褍請襲封益據其奏報注載而按之其國確實情形則殊不然

黎彪維祹子也乾隆五年爲安南眾官所立改元景興見諸廣西提督譚行義奏報不知彪係維禕名抑維褍名也　皇朝通典載維禕嗣位於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二年諭祭册封維褍嗣位於乾隆二十六年亦照例舉行而該國於是時實無即位改元之事竊疑　中朝所載四年四月開設郡公已將衛南王鄭楹謀害仍扶立明都王而是年即有清化郡郡公扶龍德世子黎鷟起兵報仇是四年以前數年間或已爲鄭楹奪據其國特詭一維祜維禕名以誑　中朝耳目亦未可知五年又有眾官扶龍德世子彪爲王改元景興是實有其人也而按之維祹薨維祜襲封於雍正十一年維祜薨維禕襲封於乾隆二年情事均不相符乾隆八年又有清化郡郡公扶龍德世子黎維樒帶兵抵山南九年又有黎維禕表謝賜祭及册封則維禕

者果景興乎非果景興乎果彪乎非果彪乎抑明都王詭詞而爲之乎其時該國叛亂四起皆以扶黎滅鄭爲名據私書所載有名逆脩者有名逆芳者有名黃公贊者此外紛紛起兵不一而足皆在景興之初又有永佑末黎維樒據呈光景興初出沒上游負固一隅垂十餘年者乃於十五年載明王討平逆芳於三十三年載靖王初立討平黃公瓚（公贊子）於三十四年載靖王親政討平黎維樒而　皇朝通典載維褍嗣位在乾隆二十六年其時新君初立自應改元乃於五十四年己酉仍稱五年國人眾立之景興年號初終合算已五十年中間並無改元之事即所謂靖王初立靖王親政按之維褍嗣位之時前後不過數載將毋維褍即靖王提名耶抑承彪年號仍稱景興而維褍即不改元耶總之鄭氏專權由來已久自黎中興以來左輔政阮爲鄭松欺其孤幼出之廣南國命在其掌握者已踰百年至維祹權益下移欲收回魁柄而反爲所害至所稱爲靖王者殺世子據金印有篡志久矣然尙懼廣南之強因討誘廣南土酋阮岳阮惠以除奸立嫡爲名募兵自稱西山王攻滅廣南王於富春阮福映稱廣南光中王於

馬出亡邏羅至五十一年鄭棟二子鄭宗鄭幹爭立幹遂逐其臣貢整請廣南兵以滅宗五月廣南兵入東京鄭氏已無噍類西山遂專國盖是時係乾隆五十一年而安南稱景興四十七年也至七月維禑薨嗣子早故世孫維祁嗣

黎維祁據奏報係維禑之孫維禑子早故維祁以世孫當立會西山王阮惠已滅鄭氏遂專國然未能留輔維祁遂留貢整鎮都城貢整思扶黎拒阮會西山索封護國將軍兼攝王府之職整不允西山取象誠貢貨回廣南整乃以

王命率兵奪回象五十而阮岳亦於廣南要奪惠船重阮惠歸治富春城復使其將阮任以兵數萬攻貢整於國都整戰死維祁出亡阮任遂據東京亦欲自王五十三年惠復以兵誅阮任而請維祁復位維祁知其叵測不敢出惠遂盡毀王宮挾子女玉帛仍回富春盖欲改國都於富春故棄東都如敝屣也查此數年間兵甲不息維禑雖已故維祁雖當立而亦無暇行告哀請襲之事故於五十四年已酉有稱景興已酉者有稱陽德已酉者又有稱西山已酉者益紛擾之時稱號無一定也粵督孫士毅據事奏聞

上怒將問罪而阮惠亦敂關請貢謂維祁不知存亡請立故王維禑子翁皇司維權主國事殆欲襲鄭姓欺誑

中朝故智也　上知其狡計緩師期嚴斥之命士毅速進兵入其國都維祁匿民間始出謁亂遂定士毅輕敵不復設備明年正月朔正置酒張樂而惠兵倏至士毅以倉猝敗績維祁復來投館於京師惠既據有安南改名阮光平敂關謝罪乞降言守廣南已九世與安南敵國非君臣且蠻觸自爭非敢抗　中國請來年親身入覲　上以維祁再棄其國并冊印不能守是天厭黎氏不能存立

而阮光平既請親覲非前代偉以金人代身之比乃許之維祁安置京師賞三品銜編佐領籍而黎氏國亡

莫氏世系錄

莫登庸自武宗正德十一年丙子在黎晭時為都力士會社堂燒香官陳暠作亂登庸初附暠繼與黎氏部目阮宏裕等起兵討平之乃共立黎譓為主明年登庸擅兵有異志鄭綏發兵攻之不克綏敗死譓出走清華登庸乃逼娶譓母迎譓歸自為太傅仁國公越七年壬午謀弒譓譓母以告乃間行以免仍居清華登庸乃立其庶弟㦥為主遜

居海東長慶府國號統元旋又弒之篡其位僞號明德末年禪位於其子方瀛

莫方瀛改元大正於嘉靖六年庚寅受僞禪登庸自稱太上皇移居都齋海陽爲方瀛外援九月黎譓走於清華其時譓倘有清華義安順化廣南四道明年辛卯黎寍立於清華癸巳爲莫方瀛僞大正四年寍爲登庸攻走明年寘占城界國人立寍弟憲改元光照十五年丙辰憲訪知寍所在迎而歸仍居清華嘉靖十六年丁酉黎寍遣國人鄭惟㦖來京陳登庸弒逆狀求興師問罪上震怒而登庸奉表乞降寍懼中朝納之堅請用兵至十九年庚子命毛伯溫出師登庸降極恭伯溫承詔赦之是時方瀛已死詔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置十三宣撫司聽自行辟置更令使臣等覈黎寍眞僞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奉祀登庸悚惕受命二十一年壬寅黎寍克西都二十二年癸卯登庸死方瀛子福海嗣福海遣使來朝已而爲黎寍所逐居南海上

莫福海嗣都統於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僭號光華其時莫廷有登庸義子石室人阮敬之亂莫氏奔竄四散福海死子宏瀷嗣

莫宏瀷嗣都統於嘉靖二十六年丁未遣使來貢中朝以阮倣會詞稱宏瀷已沒而寍又倚據清華名分未定止來使勿進至三十年辛亥事白始授爲都統使命赴關領牒會黎部目黎伯驪與寍臣鄭檢合兵來攻宏瀷宏瀷奔海陽不克入關領告身使臣留南寧且十五年其都統告身迄未給至四十三年甲子死子茂洽嗣

莫茂洽嗣都統於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至神宗萬歷二十年壬辰爲黎臣鄭松誘殺奪去都統印其族黨莫敦讓奔防城告難總督陳蕖以聞鄭松復擒敦讓茂洽子敬恭奔廣西其時獨莫敬邦有衆十餘萬擊走黎軍范拔萃范百祿衆乃推敬邦署都統莫氏諸走者悉還敦讓歸後復被擒黎兵攻南策州敬邦被殺莫氏勢益衰敬恭乃復嗣都統

莫敬恭嗣都統於萬歷二十年壬辰屬黎主維潭國號光興時也以中朝許安插高平地分僭號稱尊凡三十四年至維新時屬萬歷三十年之間莫氏竄處海濱往往僭公侯伯名號維新不能制迄於天啟初年敬恭就擒而敬

寬嗣

莫敬寬嗣都統在天啟年間屬黎維祺稱神宗永佑之初敬寬僭號龍泰以天啟四年之敗乞降於黎封太保通國公歲奉職貢黎陽和四年敬寬死而其子敬宇復反

莫敬宇僭稱順德黎初與戰不利次年節制府討平之莫黨皆散亡林莽分略上下琅等州而遐黎永壽三年敬宇降於我　大清改號敬曜（一作敬耀）廣西巡撫奏爲安南都統使在順治十年間十六年定雲南維禔遣使至軍十七年黎維祺薨子維禔薨子維禧嗣景治五年屬康熙六年黎軍進討奪高平地敬宇挈家屬奔內地鎮安州明年復假名元清懇於粵督撫故　皇朝通典以爲敬耀未受爵而死授其子元清也粵督撫上言黎氏擅兵暫移元清於南甯奉　上諭以高平四州還元清反覆請諭始從約元清臣事黎氏與敬寬同及吳三桂反莫元清受其僞號黎熙宗永治二年屬康熙十四年遂陳書我大清將吏罪狀元清率兵進討大破之莫亂安南凡五世居高平又三世共九十四年而亡

逆阮氏世系錄

阮光平本名惠初屬廣南阮氏土酋既爲鄭氏誘破滅世守廣南之阮氏又奪黎氏國且詭稱與安南敵國非君臣敬請封爵遂命主安南國事此乾隆四十年與五十三年事也所謂西山僞西皆其國人指斥之語五十七年壬子死年號未詳子光纘嗣

阮光纘嗣位於壬子之歲立年十有五其父子以兵篡竊國用虛耗乃遣總兵十二員假海盜名寇掠　中國沿海諸省每獲盜有安南兵將尙疑黎阮之際或不免有挺而走險者不謂光纘竟預知也會黎中興輔政裔孫阮福映以暹羅兵力克復農耐號農耐王勢日強繼又進攻歸仁光纘潰敗自殺農耐王乘勝克復富春舊都獲其封冊金印至七年壬戌盡失其土地逆阮亡年號未詳

廣南阮氏世系錄

阮宏裕越南稱肇祖初扶立黎瀗與莫登庸同起兵破滅篡賊陳暠登庸又不臣乃扶立黎寍與鄭氏爲左右輔政（屬明正德嘉靖間）

太王屬黎寵稱中宗時初肇祖歸政年尙孤幼爲右輔政所忌出之廣南專制順廣二道初入廣南營登昌縣之愛

予社在明嘉靖末年萬曆初年開

孝昭王爵黎維新時繼[illegible]從發昌移於承天香茶縣之金龍社在萬歷大啟之開

孝義王爵黎維祺稱神宗時陶舊營數里復移作新府卽今富春京在明末　國初時也

孝哲王屬黎維禔稱敬宗維禧稱元宗維祧稱缺維正稱熙宗時伐占城（野史稱盛德初）踰石碑占樹園結屋遊永祐丙辰封鄭天錫於港口爲琮德侯查康熙十五年爲丙辰卽其時也

孝明王爵黎維禂稱裕宗時龍德初遣將伐高綿取柴棍地立爲定遠州係康熙末與雍正年間事

孝武王屬黎維祜稱顯宗黎維禂稱缺嘗築富春殿閣亭臺雕刻繪佈窮人工係乾隆初中時事

孝文王屬黎維禂時築廣平柴壘一道上自洞冊嶺下至日麗海門延袤二千餘丈景興末以西山之亂漸就削平係乾隆五十年間事也

越南阮氏世系錄

越南阮氏阮福映本黎中興左輔政之後明萬歷間右輔政鄭松邑左輔政強盛之之於順化號廣南王遂世有順廣之地乾隆三十九年福映幼沖襲封爲光中王鄭棟欲篡黎氏國懼廣南之彊先誘其土酋阮岳阮惠等攻滅光中王於富春光中王因亂奔暹羅妻暹羅王女弟遂資其力克復農耐號農耐王勢日強嘉慶四年乙丑進攻富春舊都克之獲其封冊金印七年壬戌滅阮光纘遣使入貢備陳措兵始末爲先世黎氏復仇且言其舊封農耐本古越裳地今兼并安南不忘世守乞以越南名國八年癸亥廣西臬司齊布森承　旨將新頒敕印帶同來使齎捧出關前往宣示并詢問從前隨同黎維祁陸續內投之安南人黎侗李秉道等現聞阮光纘滅亡各自心懷故土并欲將黎維祁骨殖帶回該國王若願將此項人收留卽行覆奏解送回國九年覆到卽遣歸以後恪守藩封朝貢不絕二十五年薨在位十七年僭稱世祖高皇帝改元嘉隆

子福晈嗣

阮福晈於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嗣位道光十年庚寅欲爭佔雲南建水縣之禮社江以外巴發河以內猛賴等六處地方經　中朝諭令恪守邊界不得攙越滋釁遂止十三

年夥已巨盜陳加海卽阮保並匪黨阮文軍等嘯聚洋面尚頭山勾結內地游匪勢頗劇未幾平又水尾土州匪肆起緣前王族人黎維煥先受封職被殺其姪黎維然等與北勝土司郭必功郭必在等由淸化糾衆潛趨興化富春各處煽惑土人又保樂州農文雲聚黨攻打三岐牧馬等鎮及文淵州接攻諒山其鎮官黃文權帶兵救援敗績嗣派統領軍務官吳文[illegible]參贊官武文淸等征勦於九封嘗嚉地方接仗保樂州匪大敗乘勝攻打牧馬擊散阮祐謹阮祐旋等遂一律收復而農文雲未獲至十五年乙未渠魁殄滅十七年丁酉匪黨農洪仁於文雲滅後復起邀約上下五郎州城目攻打久村牧馬久之乃平十九年己亥奉改二年一貢四年一朝爲四年遣使朝貢一次著爲令二十年庚子福晈薨在位二十年僭稱聖祖仁皇帝改元明命子福暶嗣

阮福暶於道光二十年庚子嗣位二十四年甲辰拏獲內地洛犯金二紅等八名解赴廣東審辦得　旨嘉獎著存記於下屆應　年分使臣到京於正貢照例賞賜外另行加賞二十八　戊申薨在位七年改元紹治子福時嗣

阮福時於道光二十八年嗣位卽今王也改元嗣德

按安南自宋初以來至今四五百年越丁李陳黎奉貢稱藩均仍安南名而今阮氏始以越南名國兼併占城眞臘老撾哀牢南掌諸地爲南服大開生面不數十年國勢不振促縮畏懼於外洋貿易之法蘭西惴惴然恆有不能自保之勢爲國者其當知所自強哉

重訂越南圖說卷第六

永新　盛慶紱纂輯

成都呂調陽輯

越南道里錄節輯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

入交之道凡三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由廣東則用水軍漢以來皆行之廣西道宋行之雲南道元及明始開廣西道亦分爲三從憑祥土州入者由州南關隘一日至交之文淵州坡壘驛復經脫朗州北一日至諒山又一日至溫州之北隘徑半日至鬼門關又一日經溫州之南新麗村一日至保祿縣半日渡昌江又一日至越安縣（舊作安越）之南市橋江北岸　一道由思明府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過葬強隘一日至祿平州州西有路一日半至諒山府若從東南行過車里江此江乃永樂中黎季犛堰之以拒明師後偵知其堰處乃決之以濟師一日半至安博州又一日半過耗軍嵩山路險惡又一日至鳳眼縣又分二道一道一日至保祿縣亦渡昌江一道入諒江府亦一日至越安縣之南市橋江北岸各與前道會　其自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而隘又一日至七源州二日至文蘭州平

茄社又分爲二道一道從文蘭一日經右隴縣北山徑出鬼門關平地四十里渡昌江上源經右隴之南沿江南岸而下一日至安世縣平地至安勇縣又一日亦至越安縣之中市橋江北岸一道從平茄社西一日半經武崖州山徑二日至司農縣平地又一日半亦進至越安縣之北市橋江上流北岸市橋江在越安縣境中昌江之南諸路總會之處隨處皆可濟師一日至慈山府又至東岸嘉林等縣渡富良江以入交州

雲南亦有二道其一道由臨安府蒙自縣經蓮花灘入交州之右隴關下程瀾洞循洮江源右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五日至鎮安縣又五日至夏華縣又三日至清波縣又三日至臨洮府洮水卽富良江上流其北爲宣光江南爲沱江所謂三江者也臨洮二日經三江城（舊脫此四字）至山圍縣又二日至興化府（明興化府卽今扶甯縣盛改作省字非也今興化省乃明之歸化州也）卽古多邦城自興化一日至白鶴神廟三岐江　其一道自蒙自縣河陽隘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源州又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江府又二日至端雄府又五日亦至三江城又四日至白鶴縣渡富良江（此十一字

（舊誤在上段之末）然皆山徑攲側難行其[illegible]江源右岸入[illegible]勢平夷乃大道也廣東海道自廉州烏雷山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以行則烏雷山二日至永安州白龍尾白龍尾一日至玉山門又一日至萬甯州萬甯一日至廟山廟山一日至屯卒巡司又二日至海東府海東二日至經熱社有石堤陳氏築以禦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海口過天寮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塗山海口又南至多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

自白藤而入則經水棠東湖二縣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經安陽縣至荆門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策上洪（今號平江）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齋又取宜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魚海口而入則由安老新明（今號先明）二縣之南至四岐遡洪江（案洪江下洪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魚南為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今號先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略也交州之東有海陽荆門南策上洪下洪（今號甯江）順安快州等府去海不遠各有支港穿達迤邐數百里大艦不能入故

交人多平底淺舟以便入港云

附徐曉山方伯河內至富春道里錄

諸書所載道里皆在越南未遷都之前或詔命所至或用師所攻皆指交南交州立言交州今河內省也迄今遷都於富春國號越南故再由河內以至國都詳紀地名以備考覽其國向來道路不計里而計尋因其俗以記之可合里數核算大率自河內之文亭起程至富春國都計行十八日共三十六官程三十萬四千六百九十九尋經興安省東安縣之東上站郡上社至東俸站厚俸社又至興安省之興舍站安舍社又入南定省城南瀆站歷南隊站同隊社又至甯平省過城邊之甯多站多枚社城內亦可宿又有一道由河洞　河富　河瑞　河安　河忠　至甯平省城亦是六站程計四萬六千三百四十九尋零二尺所謂首六站也以下單列以便觀覽

甯平之捄（音構橋也）林　滲駛（音瀨列水急也小渠也）　館巴颭（音巴翁巴三也颭方正也）　捄安　嵒　緕（音蔗倭帶據也緕魚網也）可宿　館枚　館崊（音盈小山也）　篤豐　甯

遊站古迄社屬安謨縣境自此至屯㠁（音扁山名）土石交錯林莽叢雜甯有匪人截劫者由甯平城至此七千二百九十

三尋　館粥（音趙粥也）　踆（音忍里也）一　拜丕（音厓上也）天　殿槐（音慦）（桑樹也）　甯平巡守　三叠山中山最高爲清化甯平之界山連神符海口人（卽貞江海處）有碧桃洞不可尋行　磨筎（音捌魚穀）也　崇珍祠祀奉柳杏聖母云係前世國王之女成仙者　館檄（音閣樹名也）　屯㠐稨山社清化巡守　貢渠光明社

此處可望見嘉苗殿

清和站號宮渠有館舍有渡（卽貞江下游此下皆湖貞江左岸而行直至渡貞）捘　大連津右對𢓜（同飛）來寺谺（音康山洞也）蜡（音庄蝠也）蝠𧋉（音盈）貓原地名光朗社係宋山縣界以貫鄉免役故站夫用峩山高朧

社鄉民由館粥（音趙）至此九千八百三十三尋　平和橋有土山名九嗲又有石山名金甌宋山峩山永綠山相對峙立　帶（蔗）檜金甌社宏化縣境可宿　大連渡津次可宿舊大貫卽閭（僞也餘也）胡所居之地南面㮚山是鄭棟故里亦有直渡一夜可達楊舍江名曰渡貞　館浮沙　董盤（卽盤）字山　帶（蔗）椰鍋羅社可宿　館毛

清山站美化社屬宏化縣號宮貞白平和橋至此九千一百九十二尋前有渡江上有象頭山東又有龍頷山九十九峰相傳有白鶴羣飛九十九鶴集九十九峰其一鶴[illegible]

（卽飛字）至清化省壽鶴社堪輿家云九鶴羣飛是也楊舍江卽貞江　館定香　抹（搆）鶴　館蹤　帶營楊布衛（衛字）社前國王黎灝故里前有江橋名曰龍橋　旁有金董山遥望之頭青面白堪輿家云玉女朝前金董拱北是也又有一山如象立上析爲兩係唐交趾都護高駢所鑿　清化省附郭東山縣舊在楊舍後移於此號鎮鶴城　館密山　帶布衛（衛）可宿　館庵　館檄（音刮扇也）多貢扇者故名　館劉衛（衛）

清泰站泰來社號宮戲屬廣昌縣自楊舍江至此九千二

百九十二尋　館竹　館茹（音牙家也）儔土語儔倡也　屯移礒（音苔蠘砂石頭路也礒路狹也）兩邊山立中有狹路　渡湖玉甲社玉甲江面三百尋近海口風靜波平乃可渡　館韓　𡓁埒（音拜朽𡓁沙洲也）自此至館鴣（音占烏雀也）林莽叢生多匪人宜愼　館帶（蔗）庫

清舍站號宮綿今爲靖嘉府治由館竹至此八千八百四十尋路少居民多匪人　厨谺（音康）本名天成　館鬪　館嗚　土山屯多沙礫　抹（搆）茶　館土犒　聖母祠前有江蜿蜒如龍　清科站號宮科可宿自厨谺至此八千八

百零四尋　館同和有山名更仙　屯𪅴樣（音妹爺鯆即也棵任宿也）屯館稻（趙）淸化省巡守　吠（音穠嗼狗聲也）甕兩山對峙中有狹路由此至館枚多匪人　冷水溪淸化義安兩省界水最毒多猛獸　㟴（蔗）黃枚有渡　岸椿地皆赤土山多松安琼（即瓊字）站琼花社屬琼瑠縣號宮坦赤祀自館同和至此一萬零二百八十一尋　館回　㟴（蔗）瓢完厚社有市可宿村旁有二山堪輿家謂平地樓臺還朝科宦有路通𤅷州七總下乾海口爲商賈往來之區　扶（搆）叟　館柄（音丙餅也）黃莊社　館旅　館㰅（岡）

安壘站有舊壘明人屯兵於此故名號宮齋屬東城縣自館回至此六千一百七十四尋　仙里渡土名渡蓬仙里屯今演州府治可宿　館螂（音藝蚌也）沙洲多蚌殼故名有市　白龍崗姘（妹）壬山腳林莽叢雜自此至㖫（盈）鐵俱行山脚多匪人殿鵶（音公孔雀也）有祠社祀蠻神涇陽王旁祀女神名媚珠上人事之甚恭山多孔雀人不敢犯自此至扶禁雨後泥淖難行　㖫（盈）鐵一溪黑水唐高駢爲都護府所鑿多鐵山故水黑甚毒　天威港相傳雷震遂闢而爲港故名　核栅堆　渡求（即監江）禁巖社爲興元縣治江

面濶五十三尋（即鹽江孔支）地多毒艸　聖母祠署黃社　㟴（音饒山也）頭爲（音咸象也）有土山形似象首故名安溪站金溪社號宮㮐可宿自殿鴉至此七千八百一十五尋自此至宮決皆平坦　館行　殿會過此有市廛館連金元雲屯社（屬南塘縣）可宿前有二路一達義安一達勇決

義安省城號鎭泳城邊有九曲江舟行一日夜可至河靜省戶渡水路遲不若陸路之速

安決站安決社號宮決近連省城可宿自館行至此九千三百三十尋　渡濿有横渡亦有直渡可達渡制陸行亦便江南面有鳳凰山九十九峰屬宜春縣境山有寺又有石床相傳仙人在此得道飛昇　㟴（蔗）穨（音貴新也）㟴制渡制三制社　壠（拜）桲（音物佛也）地近山川

靜遼站號宮橑義安河靜交界之地自渡濿至此九千五百八十九尋黎濬時循吏御史裴擒虎善決獄築石堰利農有祠祀之在度遼社　㟴（蔗）遼地產茶　館棟　研江渡爪牙社屬河靜省石河縣可宿　㟴（蔗）研此處吳姓是望族　渡茄來盘（即盤字）社　館巴（巴）江扶越社有二廟

丹站丹制社號宮巴（巴）江自𦲸（蔗）遼至此九千二百四十尋　𦲸（蔗）棋（音隔拼田也）玉用社音造酒　我罰（音打四附逵也）[illegible]河靜省　大奈屯號宮禁値有城可宿　河靜省　大奈湞過渡卽奇英縣（舊號奇華）　館庫

靜溪站石溪社號宮那地多溪淵自𦲸（蔗）棋（隔）至此九千九百六十九尋零二尺　館會雲峰可宿　渡戶　館鳳鳳有市　潞川渡卽渡館路　嵩落　館下此處岡隴沙磧甚遠甚寂　宮獨（威）路在山腳多林莽　館鶴

靜樂站有樂社號宮獨爲黎氏飼象之所象廐猶存自館

會至此九千九百六十一尋　館下下館社可宿　海郡公祠　信鎬（音嫋小坡也瑪宁同）殿嘲有祠祀黎氏舊臣虎威大將武石盘（盤）以爲福神土人事之甚謹　𦲸（蔗）嘲遇雨不可行

靜沙站灖（音灰水中多石）沙社號宮特敎氏時有兵屯守故名今爲河英（舊名河華）府治可宿自館下至此九千六百七十四尋自此以前路多山洞藏匪人　天擒山明兵擒胡季犛於此故名　智水溪淸淺可涉　石盘（盤）溪號館移（杳）以下無宿處　鹹水溪橋　火號館黎阮二氏相拒登山舉火爲號故名地多猛獸毒艸　𦲸（音蔗字）貢椰　狀元祠神投社黎氏時黎廣夯（卽德字）黎廣意兄弟二人皆中狀元有祠祀之云

靜神站神投社自天擒山至此九千六百七十四尋自此至横山多毒艸林莽惡獸毒蟲山洞淵水湍急　館駒（妹）外有兵屯守過者須投遞呈狀地連海岸横山號岧昴自象山至此重山疊嶂横當海門甚高山南七百七十三級山北七百九十一級捨此別無路至國都其國之一險要也　聖母祠在山南下祀柳杏公主　館泳禾山社道左

足海口右沿山行多阪峻小溪　涍（瀹）厨在海旁有山有寺

廣蘇站天蘇社號宮洊（音元水淺不流也）可宿自館𩢰刀至此九十一百六十四尋　𦲸（蔗）洊（元）屬布政州山澗陡絕樹多石險海潮聲如雷有市爲南北交會之區多賣烏賊魚與海蝦者　館庵　景陽渡號渡洊（元）館廊程　𦲸（蔗）巴（巴）屯　渡流葊（音芙茅也）水面廣二百八十三尋外通海門凤（卽風）字　男（卽勢字）稍起波浪驚人其國以男天限南北之境臨起波平方可渡自此以南婦女衣皆純白其幗以小帶束之

垂於背後以爲飾

廣溪幷蒲溪社號宮瀧第自蔀汚至此七千零四十尋路多沙過江底驛沿海岸沙中行　𡓁（拜）塊（音崖長也）沿海岸沙中行　矽（客）跎（音鈍一步行過也）海門大小石環立春日水漲移行山上山高石險難行里和館近市婦女以棚油塗髮爲飾多商賈頗繁富可宿　里和橋長一百洞高八十六級

廣平驛蒲溪社號宮廸有市地多白沙自𡓁（拜）塊（崖）至此七千八百六十二尋　幫（蔫）廸安老社可宿過此二里以前至館箇路多險峻難行　福祿江淸淺可涉　幫營坻（音至瓦也）止安市附近多嘉苗外庄國王之私庄也可宿　館棖（音散木有枝也）　館核棚　館塥（音歲石也）沙二處皆無可宿處

壘柴（音頹柴也）扶舍社黎氏招武侯所築上自兜鏊山下至日麗海門以爲防守之所

廣甯驛鎭甯社號宮同海自幫廸至此七千八百六十尋

廣平關號同戲過關須遞呈詞驗文憑方能過有兵屯守與廣平省城相連砌石爲城自此至海門一帶盡是沙堆直接兜鏊山　廣平省城　長板橋自廣平關至同海江有兩長橋抵錫羅社　𡋂侯渡延（一）社此江甚闊中有

沙洲多蛤蚌殼有祠國人事之甚謹　幫（蔫）武舍属麗水縣境有市至館吉一路皆白沙難行　幫（蔫）營邁（音傍十也）黎氏屯兵於此號十奇屯　館墇（音梲海邊沙也）梲（音悠柔樹也）有市可宿

廣舍驛石舍社路多沙難行自廣平關至此八千九百二十四尋　館外　幫安定安定波月等社仕宦族多居此前至海門號劉松劉越少飯舍無宿處　幫（蔫）絞（音改纖也）可宿　𡓁（拜）吉

廣祿驛鄧棣社號宮扶路皆林莽沙石難行自館外至此九千八百四十尋　館吉沙多難行　館進內永蓮社俗傳社有大湖蓮不植而生有社長廟昔黎顥征古城欲開港以通水道社長陳某謂沙噴不能成港灝怒斬之既而果塞灝悔立祠祀之　館進外自此至館下淇多灌莽沙石難行　館李水蓮下社有生成石佛寺今廢一帶荒莽多虎狼　館使館下淇界連廣治道可宿淇村富長社　𡓁（拜）沙龍通兩沙洲堪輿家謂國都左龍之應

治立驛號宮茹（牙）胡自此至館擕皆平田自館吉至此六千七百六十六尋　嵩（音董山林洞也）茹（牙）胡春媚社胡季犛此處入灌莽極目有渡名渡茹（牙）胡舟行二日半可至國都

不袞行不若陸路之便歐曰收（音曳記憶也）㛪（音研文子也）英（哥兒也）拱陶紅（音荷玩也）悖（音放怕也）擢嵩（董）茹（牙）胡悖破三江匆（音富目也）今恒（音大業己也）浒（音幹淺也）水嵩（董）茹（牙）胡官內貲禁嚴　破三江地近海門　館另（音甲山高也）嵒珠瑞庯可宿　明艮渡有市

𢂞（蔗）辰利

治高驛高舍社自嵩（董）茹（牙）胡至此七千六百零六尋三尺　館𡏧（嫺）高舍社柵門山頗高館在山上　𢂞（蔗）抹（措）河上社可宿　館驛庯山

治安驛號宮崇安樂社屬登昌縣自館𡏧（嫺）至此九千四

百四十三尋　渡釣釣蔻江　館磪　渡來福、館吉祿全江　叜子橋近叜子江　館福美　嵩（董）墦（棍）旗沙洲　渡砂（砦）翰石翰社水極清　廣治省今改爲道界連

海陵縣

治舍驛立舍社自渡釣至此九千四百四十尋渡戎　館瓶過此二里有延生市可宿　嵩瓶灌莽極目　館几延爲海陵縣治有市　渡砂（砦）　渡𣽗（音海髮落也）界廣田縣屬

承天府　艮田江

承美驛美川社號宮𩯁（海）屬香茶縣自渡戎至此七千七百七十五尋　𢂞（蔗）爐𩯁（海）可宿　濆江　嵩（董）吉　嵩（董）濆　嵩（董）茹（牙）𠎬（音捌俺也）路皆沙宜早行　嵩（董）抹（措）坦路皆沙

承安驛上安社號宮抹（措）坦自𢂞（蔗）𩯁（海）至此七千一百七十五尋二尺過二里至扶宅社　館扶宅　核旁　館營　又至承高驛墟路甚遠多沙難行自館扶宅至此七千三百二十尋零一尺宮富屋可宿　渡富屋　館清涼　館郱　𢂞（蔗）六初　北亭　六初橋　西北門　𢂞（蔗）我罰（打）　承天府　國都富春省屏山香江俱在城南自

宮富屋至國都七千一百七十三尋計一尋作八尺共一百五十尋視中國爲一里由河內至國都只得二千零三十一里有零又北至憑祥土州界四百里其南圻由富春至廣義三百六十八里有零由富春至河仙四千里有零共驛路七十三站合長三十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五丈四尺九寸皆係後來兼併占城眞臘各國地使軺未經其驛站及所經各小地名另待查注

補錄承天南北驛路

自承天以北共七十站驛路長一十八萬八千四百三十

六丈七尺二寸每站合二千六百九十一丈九尺五寸三分有零扣算得三十四里七分有零共討合二千四百三十一里

自承天以南已安七十三站尙未盡定驛路長三十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五丈四尺八寸照北里扣算合四千零六十九里五分

自承天以北沿海汛口四十八所

自廣南以南沿海汛口八十九所

歐洲東方交涉記

序

西歷九百八十年至一千十五年俄立國未久之時有稱爲大之俄皇泯拉地迷阿者始奉希臘教令國中棄其一切神偶像等舊俗皆奉此教俄國發化之行始此東羅馬朝皇（即希臘朝皇）以其妹妻之遂爲俄與東羅馬相親之始洎亦稱爲大之俄皇伊萬（即約翰第三在位時一千四百六十三年至五百五年）東羅馬朝失於土耳其今之土京即其京也其公主名沙斐亞逃至西羅馬京城後即爲俄皇伊萬所娶爲后是則俄與東羅馬朝世爲婚媾顧昏媾而念國（俄皇）恃兵力以張國體如前克復土京再興東羅馬朝之意然而尚未之行至一千七百六十四年俄皇格得靈第二毅然行之土耳其嘗然敵之俄更得奥之援土貿大敗英普二國見俄與駸駸乎將得土京大有害於其國合力抗拒歐洲一大東局於是創自是以後英則必欲保全土朝不使分崩離析且其地爲印度屏藩印度愈強保土朝愈力俄則格得靈以後之皇知其地甚廣得土朝反貽後患不復思得土京故邇來俄之於土明明謂欲救其同類之司拉甫人同教之希臘人而已乃英尚疑其有前皇之意時事之亟實由於此是書所載係將近日俄土之戰之本末有關於歐洲各國及文件往來若何辦法之處言之甚詳又於英俄無所偏袒持論之公讀者自能辨別不待予之贅言矣

光緒六年歲次庚辰春二月林樂知序

原引

邇來俄土之役以英國中大臣所見而論如左

一土國歐洲屬省生亂以致俄土之戰是由俄私謀詭計而來

一論其戰亦極不公且偏甚並非欲保土屬受害之人實欲長其國權

一俄皇於未戰之前曾顧其國體甚言不思求得地之益亦許不得土京

一俄皇於此一端其言已虛偽不足信況更於他事欺誑英國國家

一英國本國爲保護力阿受害之事大慟阻止國家之意遂使俄膽敢與土戰是不啻阻英以助俄於此不義之戰與俄同罪於英利益有害亦不得辭其咎

至於俄之所見又如左

一土省生亂是爲土管理暴虐所致

一修理其事惟有探原修改一法若僅恃土國應許不足恃所以欲成其事須於土應許之外另有一擔保

一土國若見歐洲各國重壓必欲其出一擔保土無不從然必欲歐洲各國同心而辦始能有成

一歐洲各國欲同心合辦時英於其中妄疑俄國土於是有恃於英倔强不從

一在土京各國大臣會議時以理而論以國體而論是應勉强土國從其所議若土見各國一心斷無不從可以免戰

一但歐洲各國既不如是勉强土國不能使俄棄其欲與各國合辦之意遂不出而獨辦

一如是則戰非俄所願迫於不得已且仗公義

一英不但敵各國會議以阻救土屬之事且嗣後論及俄之情形意見率多荒謬恣意羞辱使其救人之美意反無以見

以上兩見確係如是其兩國皆自以爲是可知然論其極其眞是在其所見二者之中是書所論卽以確實憑據表明其眞是之所在使讀者自審也

歐洲東方交涉記目錄

卷一
克里迷亞之戰本末
卷二
英於東局改行新法
卷三
英於東局獨排眾議
卷四
虐害保該力阿人事（擇其有確據者錄於篇）
卷五
英於東局前後異法
卷六
土京會議紀略
卷七
土京議後情形
卷八
俄土之戰皆有依歸
卷九
局外與定和之要法
卷十

論俄於印度有何關係
卷十一
論英與各國宜若何會議
卷十二
論英與俄戰大局關係

歐洲東方交涉記卷一

英國麥高爾輯著

美國　林樂知
寶山　瞿昂來　同譯

克里迷亞之戰本末

溯自一千七百七十四年於枯出克那基立約以來至一千八百五十三四年俄國謂土屬基督教人（基督教者天主耶穌希臘等教之總稱下並稱回教外人以別於土國回回教人）俄皆得以保護各國謂如是則礙歐洲大局欲去其權以歸各國會理於是有克里迷亞之役其未戰以前滿寡曾誠明於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十月英國佛靈司康薩得與其軍機大臣文件中今節錄其文於左

助土之先應確知助土無損於英否土與英不相背不至英欲和而土欲戰否土因不得伸其自主之權不服俄約束十二兆基督教人不反因得伸其權任二兆回人（歐洲土屬回教人其時約有此數）肆意暴虐基督教人否且土得英法之助不將假自強大欺陵弱小否　吾知土實有如是之可慮者故英若出兵助土是自損政令昧厥本心無益有害　必欲助土凡議兵議餉或戰或和之事土皆一一聽命於英而可不然不能為之興師　然自識者論之必謂土不必計矣當思英與各國關係如何蓋俄若一得土京或土屬地俄在歐洲如虎傅翼愈足可畏故究其終極惟有與俄抗衡一戰雖然如是言戰固非師出無名但專注歐洲各國利害與政教所由非為保土土地矣然時至今日宜思大者遠者奚暇為土謀即日後息兵立約亦當顧各國利權教化從長計議俾各國共享昇平之樂如是則勝於以歐洲鏖兵之區被基督同人故作不靖多多矣（暗指十國）

此文仍由大臣阿白亭傳於軍機軍機大臣幾皆以為然惟派而茂司登獨謂業已有艦船一幫駛往助土惟有使土不失寸土尊為庇土而已至佛靈司康薩得欲土允各國所行基督教規善待其所屬基督教人免歐洲再生禍患迂矣迨後派而茂司登一再思之亦與佛靈司康薩得意見吻合故致書於克蘭侖登曰（時在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所論整理土屬回教外人之事尚有餘意七條如左

一使回教外人例得從軍并得由升階擢至軍中官職

一許回教外人遇有民情犯法等案得為見證

一應立會審公堂凡有回教人回教外人互相涉訟皆歸兩教中會審官員判斷

一凡回教人官土省中撫憲須派銜職相當回教外一人副之於撫憲有藉事偏私虐民受賄等情副者得以奏聞

一囘教外人或在土京或在外省無論文武等職皆許肩任并速即如是簡派以顯是條實據

一土京外省宜一概禁止捐納蓋難保無匪人倖進至服官後或由不學無術或因情性乖戾或借得鈌以贖擕資致有酷虐小民之事

一非但囘敎人與別敎人皆宜等視即或土國外國有先從囘敎後改別敎者均不議罰

迨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各國大臣集法京立和約土皇有赫推夫明（即諭旨）與各國大臣所有修改各條與夫別款赫推夫明中一一備載各國大臣莫不鄭重誌之謂此赫推夫明之益良非淺鮮於是各國亦許不以赫推夫明爲干預土國之據蓋互相訂定謂土皇允以囘敎人所得利益願與囘教外人一體均沾則各國認土自主之權國中政事他國概不干預是則土苟不踐其言各國之所許亦必旋廢吾爲之下一轉語庶露派利和約第九條反言之意是約於畫印畫押後英公議堂大臣會議時亦曾議及此條如派而茂司登曰赫推夫明中所允行之事不得不行業已將赫推夫明誌實於約其中所定之件備列於約設或不遵各國可以干預夫至各國干預遣使爲之已足矣（遣使已足者非謂不可干戈從事）又如衙蘭司登曰約中縱有他國不以赫推夫明爲憑干預土國之詞然各國常行之法與未戰以前當行之道從未一言計免則征伐之權操仍在我

是年春派利和約既定至一千八百六十年五月初四日俄宰相親王衙告司告夫會各國使臣查勘保斯尼阿海苑果斐那保該力阿三省（皆土屬）囘敎外人苦況嗣即傳檄各國欲請行遣使干預之事即派而茂司登所謂遣使爲之已足者也今節其文於左曰

各國近日於東局之事議論紛紛不能備述然本國從無私謀詭計於其間有滋人議之處惟本意所在不可不一陳明故今爲此文以言其槪　本大臣閱近年本國駐土各官報章屢言囘敎外人之省官員不法囘敎外人困苦情形歷歷如繪至保斯尼阿海苑果斐那保該力阿爲尤甚事非一朝計將安出徵特無望轉機并且日甚一日上以告土皇冀其悔悟曾示以報章而不省下以勸囘教外人毋思發難又苦無善法以久持伏思事不專係本國一國是以曾將報章之顯決裂之機他國孤與土爭土即面從終爲無益須各國大臣披肝瀝膽與土明議良策以濟艱難之意爲各大國詳哉言之以勢甚岌岌所當維持補救之者不能少緩亦不容稍隱非謂獨斷獨行有所希冀焉　今所宜行之事莫如各國與土同派使臣往囘教

外人之省會查果確如報章所云否再戮力同心會同土國設一定章以期大有造於土之回教外人實爲至計此則並非干預土事攙其大權實如此通融辦法厥有三利土屬回教外人知各國惻然動念爲彼請命可望轉危爲安其利一也土知各國急謀土難以安其國顯係友邦雅誼可與各國安心酌度無有疑貳其利二也各國救災恤民得以永相輯睦法良意美其利三也今人見一孺子將入於井尚急呼往救豈有十二兆回教外人陷於水火反可漠視是以吾　大皇帝欲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也各國大臣蒿目時艱諒不以斯言爲河漢苟其謀之不臧礙土體制抑或躊躇莫決坐昧事幾則滋蔓難圖其憂方大

觀此文則知立派利和約四年之後俄告與立此約各國謂土於赫推夫明所許槪置不行如各國實察其言爲不謬卽一心其持大局非思獨攬保土之權也於是各國令駐土官員以回教外人近況土於赫推夫明所許究屬何如等情回報英之領事先後所報除近時駐土使臣來約得外皆衆口一詞謂回教外人身家性命日受制於回人無從訴告土之官吏尤爲罪魁禍首歐洲皆文治之邦豈能容此來約得則謂土治回教外人尙無不善兼能曲體敎情無微不至天壤間寬容仁厚恆受不白之冤者莫回人若也來約得故作違心之論以歧視其初見於意云何解人可索吾不必言然若是之是非倒置以誑國家試由其爲欽使時言觀其昔時游歷所記焉可其誌拔希百助（土國一雜兵名）一則曰

拔希百助人類不一皆糾自各省以成一隊內以有膽識者爲首土朝給以文憑可衆養馬兵四五百名至千名以外設人或不足多招流民盜賊以足其額恆資食於鄉逞其所欲民以是畏甚其首游行無定如各省中欲借其兵彈壓則擇多酬其值可飽肆劫掠者爲之其誌向迷里亞見聞一則曰

阿迷里亞地方其敎堂門低如實入則欲背曲至膝以其限回人之牛馬等進此汚踐也導引人葉古柏告予有一處無辜被殺者三百餘人同行者與吾言可駭可驚之事多類此

來約得又至一地筆其所見曰

其地連於山麓可層累而上初上有自上墮下者骷髏也繼上而纍纍在望者白骨與破衲也再上則矮叢短樹中全戶之骨雖以恐數上至壁立峭折處所見更夥首骨則老者幼者齒未生者齒已脫者莫不隱約可辨折尸骸徧

野凝足難行不禁爲之股慄矣葉古伯見予色變謂予曰此猶未甚僅逃免鋒鏑墜崖而死者請從予行葉古伯遂導來約得至山巔見一骨沒坦地下臨大江死者爲誰避回難之回教外人也來約得記其事曰凡有男女老少咸來此人迹不到之地苟延殘喘不意土國大吏勃特聞之卽令兵丁圍繞此山以待其斃時暑甚回教外人止備三日之糧爾糧盡思降勃特以咕嘞經立誓謂交出軍械財物則生者尚不汝容有如此釋回教外人曰諾豈知枯特（勃特別名）上山收軍械畢乃殺之有厭殺者推入於江免者一人云其時擄來約得謂婦稚被擄爲奴外無幸死者萬人云試問何以使回人妄殺如是曰無他回人貪其器用財賄及其婦女而已至來約得所記武可買地方一事爲時尤近蓋來約得過其地數日後武可買婦女死於枯特兵者無筭逃者刃戕有婦稚逃至山口爲兵追殺者三百人居民死者過半一景教牧師亦與焉凡美國長老教堂村社均爲邱墟又錄來約得回人紀略曰凡有不從回教者無論其基督教與否回人恆不與往來視若仇敵卽立約發誓亦不信守不爲回人者惟有兩途自攖非從其教有死而已有一不從回教支派名壓雪提耆百年以來備遭荼毒土南省人姬妾侍婢皆自彼以術羅致各省大吏年以兵至其地殺其人擄其幼小販鬻爲常事卽以所得之值供勃特用款此與拔格達特及馬蘇二處軍需不足官吏縱兵入壓雪提中搶掠以補軍費皆駭人聽聞之事彼時鄉人一聞兵至急逃避有老者不能行避入暗室兵皆殺之劫掠一空焚燬殆盡其兵首年力已衰亦添薪助火老而彌篤回人野性至是大肆

此皆在克里迷亞未戰以前之事來約得之所紀如此夫英領事等本與俄不合不以俄言爲然至其所報則欲不與俄同而自同可知土自克里迷亞之戰以來至近日俄土之戰依然苛政是行與克里迷亞未戰以前無異是則赫推夫明入作廢紙土實不令人認其自主之權矣初各國以其有赫推夫明可望新土之國是以引爲與國今旣若此各國有辭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洵然

各國得告司告夫之檄文所查情形抑復相同如彼

乃其時適有土南西利亞地方亂殺回教外人之事各國大臣皆急謀此難故反置告司告夫檄文爲緩圖英法二國之意以爲克里迷亞之戰業經救土拒俄奪其獨攬保土之權則除暴止亂責在兩國不得不以干戈從事派而茂司登意亦如是惟曰吾恐法兵一入西利亞卽據爲己有不肯退出也土皇使其首相恐人曰如他國據有其地

亂將自此大究英駐法使臣致意法駐土京使臣亦以土人甚急無能擇更將思亂爲恐獨法外部大臣曾文納則不然曰土之恐詞不足信倘因爲此懼則以後土若有亂再出此言何以爲計

英外部大臣勒塞所見與法外部同曰近得西利亞亂耗悉戰死者之外被戕者五千五百人其孤寡乏食流離載道者不下二萬人回人則疾視其死而不救更可駭者哭而喚克茂地方大吏與司譌先搜盡回教外人器械再絶其食閱八日乃令兵殺之聞他處回人亦若欲盡滅回教外人者吾　國家見土無仁心以除其害故允法皇來文與歐洲兵往西利亞以免後患已定撥水師兵船一幫長驅而進有　特旨下水師提督謂事急則登岸開仗云

英法乃與其立派利和約各國另立專條允其代各國干預土國土皇仍以前言恐之英法謂益師可也土見兩國實逼處此畏其甲兵之彊乃佯言以許之曰兩國來免吾難吾其幸矣英法之師遂進英統兵大使臣特活林即與法之同往大臣查得案爲首惡中之尤係一大吏派賽乃土欽差大臣富愛實以爲其人無罪英法大使臣則實指其罪不請於土遽欲加之以刑富愛實謂衆怒難犯使大馬色地方回人因此作亂危乎不危英法大使臣謂吾有水陸大軍在知所以制之乃將派賽再問定罪縊死好大言妄爲之回人至是氣慴皆低首下心曾無一人敢思逞罪人斯得善後宜籌特活林草一治勒白能（巴尼亞別色卽作亂之處）章程使土准行土曰吾不有派利和約認土自主之權一旦乎英法則不與論辨以兵待之土懼從之法於西利亞戍兵一年以觀其後所定章程雖未盡善然西利亞從此大定凡得章程之益者亦賴是以安

當其時俄則宰相親王衔告司告夫奉國家之命聯英法干預土事并令西利亞沿海俄水師兵官俱受英法水師提督節制且當是時英宰相大臣等皆疑法有異志派而茂司登尤恐法自西利亞進窺埃及欲法減期撤兵告司告夫行文彼國駐各國使臣以明其利害曰

戍兵一年計時將至本大臣觀其時勢不無顧慮惟前次　貴大臣在法京會議曾奉　上諭謂撤兵之前土尚未定保護之法使回教外人有恃無恐則撤兵不能無患各大國宜先時訂免以期善始善終云云本大臣揆之所見所聞惜自戍兵以來實不能免此懼至西利亞各國人民亦急急然以撤兵後皆有身家性命之憂曾措公禀以告各大國願　貴大臣將此情形使先時會議各大臣知之爲幸本大臣以爲不願西利亞情形不願先時所定保護

回教外人之法撤兵時已行回教外人已得其保與否不使會議各大臣計及撤兵後之危本大臣以爲於分有虧今則先言於前撤兵後之關係已爲指明可不任其責矣今 大皇帝特命 貴大臣遵此使會議各大臣皆知此意不疑云

然則俄之私謀詭計明證安在俄遵派利和約告於與立此約各國謂土背其赫推夫明仍害回教外人欲各國共立救免良法至各國查閱之後知其事有過於告司告夫所云者而英爲甚於西利亞事俄亦欲各國一心干預見英法進兵先爲之助撤兵先陳其害俄究未嘗有一兵在西利亞也

歐洲東方交涉記卷二

英國麥高爾輯著　美國　林樂知
寶山　瞿昂來　同譯

英於東局改行新法

向來英國干預土事必先遣使臣責問不從然後干戈從事至克里坦島（一名干地亞多希臘人舊屬土耳其今歸於英亂時在一千八百六十六七兩年希臘人不服於土欲以此島歸其本國遂有此亂）尚如是英大臣中派而茂司登尤以此法爲然嘗於一千八百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行文柯特里論希臘事曰

吾觀同盟之國（俄法也）爲希臘請命之事土必不從然不可因此退處局外以貽天下笑惟有另籌善策以成倫敦所定和約之意如勸土恐土明辨於土土皆置之不理惟有脅之以兵而已

初克里迷亞之戰已畢派而茂司登會請欲土遵守派利和約遵循干預已足至一千八百六十年於西利亞事遣使不足欲發兵強之故後有兵往西利亞之事其明證也其在公議堂解派利和約保土一言謂本國立約之意欲保土耳其地非欲保土耳其朝云

當英法既平西利亞之亂適土新立一皇擎望其以治勒自能新章有益於國推廣行之以改從前弊政是以告司告夫檄文尚未討及派而茂司登亦乘此時由駐土京使臣蒲而淮書中勸土皇將寬待庶民興旺內地之事前皇所徒託空談者一一徵之實效尤欲土皇以清除後宮禁止興造裁汰盜臣爲先事之圖云

夫先遣使干預不從然後以兵勉強之法英之法亦歐洲各國之法而爲英歷來大臣所常行之法也如奪蘭得曰

土耳其人疾各國如仇曾有先哲阿迷生者謂國中各新報及好談國政之人未嘗無恣意妄論斷無有思土國興旺爲吾國之福者凡爲政者幾人人有大臣蔡綻姆之意謂不可與土親睦此意希皇於七年之戰時亦以爲然若俄於一千七百七十二年遣大隊兵船伐土其時吾國則如何與俄同盟助俄而已許俄在吾國口岸修畢戰艦吾英國助以軍械火藥焚土一城及土兵船幾盡俄兵船之周遊於土沿海者五六年云如白克曰

向無人言土於歐洲各國有所維繫恆蔑視不從回教各國欲力征誅滅讐之野蠻兇猛尤甚儻有人等而上之必爲後人唾罵擯之聖教人心實不容此殘忍之國立於歐洲聲教中也

麥敵叨曰公心而論俄自七年以來於土強項不從之處可謂容忍已極謂予不信請觀色飛亞遣使一事則當咎

32 A

俄容忍太久不當咎俄干預過早矣昔色飛亞國遣使至土京交涉扯穎地方所定和約土則囚其人於賽提叻（譯言七樓）間中七年俄初合之及土之加兵希臘也戮其丁男婦稚燒其村社斬其樹木滅其巧藝俄猶忍之俄之於土可謂厚矣

一千八百二十八年皮而在下議院言曰七月初六日立約之前吾國家知土國將販希臘婦稚由馬理亞至埃及爲奴節行文土國大吏派灑謂如此背理敗俗之事本君主決不准行吾　國家定不許其嘗試云

一千八百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大臣羅賽而在下議院言曰英法於土從未嘗待抹淮立拿之戰（英法敗土其地在希臘之南）明照倫敦和約至於謂土向爲吾英同盟之國則一千七百九十九年以前從未相合況不及二十年以來吾英駐土使臣阿白筆惱土朝不以使臣之禮相待逃回本國非不相合之一證乎

克里迷亞之戰之前英宰相阿白田者論事貴乎立言允愼亦嘗爲是言曰雖有人望土舊興然究難必土見他國干預則飾詞以應之及至事後則又前言頓廢至其治國之法究惡殘忍已極吾爲此言非信俄與二國京城中所報貸本國使臣領事等文書中皆如是云云也土俄兵連禍結不知伊於何底然土如一敗回教外人必乘機扳土叛土則吾英尙可助土爲害彊制其人受回人羈勒乎

以上皆欲行舊法者之言也夫行干預之法以保回教外人則雖欲滅土而土存行新法不保回教外人則不欲滅土而土亡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底新法始行今之宰相狄司立（一名皮根士非而）實爲主謀其法不得干預土事若他國干預英則拒之是則任土以有利於己者治其國而已倘更有從旁勸勉之者必使土虐人愈甚未受回人壓制者皆受其毒矣非予甚言若此有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藍書中英外部大臣大闢文書可證其文曰

從保斯尼阿海苑果斐那叛亂以來本國不願他國干預土事亦不願任勸土之職使其自思有利於國者任其自爲而已倘土問英意見若何亦告以舍是別無他法事之危急皆由土柔弱所致土若早能自立何至如是凡派領事干預既有礙其自主之權且使不服於土之人皆以叛亂爲外國來救免之計是使外國干預其事伊於何底

此新法稱爲狄司立之法不稱爲大闢之法者以其十二年前即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大闢欲行之法猶舊法也其言曰吾觀土朝將立致亡土者即在土所虐害之人其人得位乘時必有一番新政吾國通商可得大益乃今之

老成謀國者定欲扶持土朝不使其人得國是明與其人爲敵於吾國亦無所益也甚矣其惑也

是言與其藍書中之文明明相反而卒行新法者何哉吾以爲其故有二一大關性最畏葸懼肩重任是以明知保土以失好於亡土之人無益終不敢於可行之時一護其言也一因其見有果敢之人急思推諉大事一任狄司立爲之而已則從衆也大關同僚務其不從衆見於英俄幾欲開釁之時先已辭退貪安無事吾以爲此不足責凡忠於國是者目盲深慼惟至事急時不能勝外部大臣之任賢之大關當亦以爲然爾

始行新法之時英之宰相亦名大關尸位而已軍機大臣領袖實狄司立爲外部者史但立卽今之大關也曾致克里但島之亂與寳主議其事故與之宰相侯爵滿司德行文彼國駐法使臣曰本國雖可使土皇不失位然其回教外人本國人中亦有與彼同類同教何能不惻然動念救其人至何處爲止

俄駐奥京使臣問滿司德曰至何處爲止作何解曰與欲出而援救使其人自主立一名屬於土實則自主之法如是可使土皇與而來者（回教外人首領之名）永不敗毀本國於此尤有關係可免將來大亂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滿司德又行文彼國駐法京使臣議修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派利和約及約中續增之條款云

是年正月二十二日又行文彼國駐土京使臣曰

數年來所行補救之法彼特無補時局而且事之決裂較前更甚自其全局而論已非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時情形其時所定條約及後續增各款今皆不足且土視爲具文於回教外人仍無所益爲今之計莫如將其人歸各國保護准其各類各教皆得行自主之權而可

法國亦以爲然謂今日之土儼如病人各國會議醫治莫如施以割股之法奏刀砉然以克里但島割歸希臘俄相告司告夫亦有此意并陳其所見謂各國使土屬回教外人皆歸自主庶不至如前徒勞無益轉致患難日增云

迺數國已從此法一國獨否一國者何英也英既不從反以土所自定克里但島章程得請於各國皆從之然此章程與先時土所自許修改之法無異坐而言者從未起而行克里但島人依然受其苛政其亂至今未已

歐洲東方交涉記卷三

英國麥高爾輯著

美國　林樂知
寶山　瞿昂來　同譯

英於東局獨排眾議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夏保斯尼阿海蒐果斐耶亂作東局又爲之一變人皆疑俄有私謀詭計使其生亂而不知非也至英外部大臣大闢又疑奧國指使曾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在上議院言曰吾已明告於奧不必遣使干預奧之官民實知之也云爾然試觀土屬回教外人苦況則亂原自悉夫人所至要者一保性命一保體制一保自主之理一保財產回教外人於四者之中無一或有不啻爲法外之人而已至於公堂涉訟無論原被告如訟回人訟詞皆不收受亦不許爲見證如有爲回教外人作見證者回人必多方以讐之身家性命吁其危矣所謂法外者既不能恃律法以自保亦禁用軍械以自防任回人虐而無禁而已此皆有明證非予言之過當

是則可謂俄私謀詭計使其生亂乎該省中各國人確知其事者三年前土屬司拉甫省作亂之時已知其故由於土使人無以爲生皆欲致死使然然疑俄者終不見信不如示以明證以見予言之不謬有大唔士報館採新聞人史剔而們致書於其報主曰

土待回教外人實出情理之外即公堂上皆與爲敵無一爲之公判如回人奪其地以爲己有擄其女以爲姬妾等案皆偏袒回人不與審理不論何處凡有識之士吾聞其眾口一詞皆如是云

採新聞人韓代司曰今日往見德國領事包剔馬見予至其地一若無人相阻彼甚駭異予與領事及署中各人談次間所有變亂情形告予甚詳予故知保斯尼阿確實生亂之故在此不在彼據其所告及他可信之故皆謂由於殘暴好殺土之虐政使然英人聞之必難見債除聶拉奇服地方及幾處都會有領事外其餘各村落時有殘殺之事回教外人身家性命實不能自保迯役於此目爲之瞥官吏亦任其自然常以爲不聞不見故回人愈無所懼

英有闔秀名歐彌者以其財於爲善襄助醫治保斯尼阿海蒐果斐耶回教外人故其名甚著亦謂叛亂之故決非他國指使時有土皇家所請醫生奧國馬加人一偏好於土深惡保斯尼阿所來若之人也乃某告歐彌之言有曰以吾所見將有大亂其故甚明非他國唆聳所能致實親見有土之包收捐稅者暴斂橫征官吏貪污等弊也

保斯尼阿意大利領事杜蘭圖意亦如是以爲非得善治

之法如治勒白能章程以安其眾恐不能無後患

至海蒐果斐那省中回教外人已將官吏兇暴貪賄等情及所以叛亂之故稽一公稟呈於各國英則由其領事花唔士達於外部矣

再觀與國宰相安得蘭雪文件吾知證據已足其文件自始至終皆深惡痛切於土之詞明明謂保斯尼阿海蒐果斐那之亂土實使然回教外人見鄰國中與彼同類同教者安富尊榮在在可以自主極享其教之樂愈覺已之身家性命不能自保但知其教之苦一言以蔽之其人自知如奴隸云

其文件除土國外其立派利和約各國皆有畫押與國家又告英外部大臣大闢謂各國責土修改之法須有擔保保其必行否則不能使回教外人安於爲民不再生亂

上所引之證據可以明俄坦白無他矣然疑俄者難開其悟吾更以一千八百七十五年藍書所紀土皇之言爲證若再不信則以何者爲可信土皇之言曰

民之亂也誠哉由於官之貪婪不法其大本大原在於包捐稅者抽收過重欲漁利使然

亂原已悉試言英與各國所出關於東局之要議焉可吾曾言保斯尼阿海蒐果斐那之亂由於土不由於俄而俄亦不遣使干預者益未至有伯靈會議紀略時與貴土議其事且除英一國不願各國干預外各國皆欲和平其濟也至英之不與各國同謀其事有二

一爲派領事查報之事當各國議派領事官往叛亂處查報英外部大臣大闢始則不以爲然行文吾國駐土使臣哀立浩曰

各國議派領事之說土首相曾於　貴大臣前咨請本國與各國同派然本大臣已於前八月二十四日文中關知　貴大臣謂本國家恐外國有領事出而干預不合於理不願有此本大臣亦曾謂干預其事不合土之自主且使亂人覘爲能使各國垂憐來救其人以撓土權之至計必不可於此開端使日後干預土朝內地之事於無窮也

後則勉强從之派花唔士爲領事其訓詞有曰

各國雖皆派領事訓詞亦同然　貴員宜獨斷獨行無庸從眾不可於回人亂人前俾知有同謀之意可明告亂人不必有恃於各國所有患難可述於土所派之使臣與彼商議本國亦將勸土皇設法拯救然不可謂本國有所應許以任其責至其地後凡有人細訴苦情僅可聽受回報不可稍有計議使其人誤以爲有恃無恐有所挾持以要求土所派之使臣也

觀此則知英國家急欲使回人亂人知其不與各國同謀之意領事花唔士果信守其言不敢少異觀意大利國領事杜蘭圖由電報申詳彼國駐土使臣高迭文中不列花唔士之名可見飾其文曰

本員與德奧斯馬加俄法等國領事皆受訓詞欲土使臣立一土與海菟果斐邪彼此相安之法昨晚議及約有三要一要各國同謀一要息兵一要於枯煞地方立一衆議會使土所派之使臣與亂人首領及各國所派領事將長治久安之策一一詳議

高迭得此文後卽回報其國曰

昨晚接得領事杜蘭圖由冒司德地方發來電文除英領事外各國領事議定之意已悉并請詳示訓詞等情前來本使臣卽飭其隨同各國領事辦理至與土使臣面談欲執定主意云

英旣明明相助於土土自不從所議故杜蘭圖謂吾見土使臣總不聽人干預雖知事之關係甚大然不知如何議結設處將軍惟急欲用兵將亂人概行勦滅是愈重其害非所以平定也平定之道吾以爲保斯尼阿海菟果斐邪須有如勒白能章程而可云

初土欲英領事與他國領事同往者其計甚譎其意甚惡

當時英有撫字弱小之仁故名譽之隆於斯爲盛歐洲之東皆震土知英有領事與議亂人必不設備俟其首領邀集其人出而會議可乘間襲殺也後果有亂人百有八十名來其議先約不得攻殺回兵回兵亦不得攻殺其人花唔士并謂回人必不包藏禍心以慰亂人是以不虞他變豈知議後各國領事一離其地忽有二隊回兵將亂人殺傷過半如此私下害人敗壞聲名之事土大吏入告土皇反以爲得計英領事花唔士謂此事若早有一日恐害及其身然至害及亂人則英之領事與駐土使臣視若固然絕不介意且英之使臣回報本國謂此事不足深信吾以爲英使臣卽實言花唔士保其無恐之人竟被回兵謀殺亦無損於英何必飾詞乃爾至領事花唔士則更有榮焉土大臣蘭司器德行文英駐土京使臣使臣達於外部外部大臣大闢再錄一稿示領事其文曰

貴大臣已知馬蘭司德地方有亂派往彼處之人卽駐劄雪拉奇服之 貴國領事花唔士在案其人情性和平才能邁衆克副其任本國寔感實深將花唔士從優酌保何如所有本國感激微忱望 貴大臣代達外部大臣知之爲幸

一爲議行安得蘭雪文件之事英外部大臣大闢論及此

意卽行文駐奧使臣藩堪能曰據奧駐本國使臣蒲司德來文稱彼國行文於土非欲僅以好言相勸必欲得土之擔保使彼國責土修改之事以期必行否則不能使亂人釋其兵器云云本大臣答以貴國之見則然若本國祇有因時立言以昭友邦之誼不知其他

大闘後又行文告知藩堪能曰奧駐本國使臣蒲司德又稱前次已陳彼國之於土非僅欲以好言相勸必欲土將彼國所陳修改之法許其必行又欲土與各國明定約章以行其修改之法出一文憑以爲修改之實據不然各國不能平其亂又稱俄使臣告以俄國家之意亦欲土出一明文并得本月二十四日電報悉法意二國皆明有此意若本國之意不合彼則爽然若失實出望外云

卽英駐土京使臣哀立浩亦行文勸大闘與各國同心以安得蘭雪文件責土土見各國皆然斷無不從節其文曰各國苟於安得蘭雪文件所開意見相同各令駐土使臣逼土本使臣以爲使土遵守不難也

於是大闘視安得蘭雪文件欲不從而不能欲强從而又不願卽將文件逞意駁不遺餘力復恐哀立浩於此文件與各國有同情札其論及此文件不得以明文相助僅可虛詞了事云

土知大闘阻止各國干預悅甚哀立浩告大闘謂將　貴大臣札飭大略電報傳至土外部大臣卽有回文稱謝不盡云於是土於安得蘭雪文件雖若可行終視爲廢紙

夫奧爲主議會同各國干預志在必行計誠善矣他國亦已從矣其如英之不願何奧相安得蘭雪見英獨岸異將各國議行之事、一派領事、一爲其所出文件概皆抗拒遂得俄相親王銜告司告夫往德京之間亦往德京與德相畢斯馬克俄相告司告夫再議別策以期亂事早定此三大臣所議名曰伯靈（卽德京）會議紀略其款有五

一保斯尼阿海蒐果斐那難民現無教堂民屋并難餬口土必爲之鳩材以俾重造設法賑濟俟其能自謀食爲止

一土所派往賑濟難民之大臣必欲與安得蘭雪文件所開各國使臣商議而行

一宜息止回兵以免再與保斯尼阿海蒐果斐那人爲敵宜集在一處以俟洩其鬬志

一亂人（卽回教外人）宜留存軍械與回人一律不得偏枯

一各國所派領事等官宜詳察土究如何辦理以及若何

招回難民使復本處等事

紀略中又謂倘息回兵之期已屆各國所議之事未見施行則奧德俄三國必欲審度情形續議條策使各國相安於無事云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五月十五大闢接得紀略之日亦接得英駐俄使臣之文有曰

本使臣知俄皇祇期免亂欲與各國共平土之亂肯非有利己之意

法意二國亦皆有俄皇之意故一得伯靈紀略即發電報以云有同志大闢則非特不以紀略爲然且爲土皇思所以駁之故得此紀略之日即肆意鄙薄以示土之駐英使臣并行文英之駐德使臣勸色勒其大旨謂紀略第一款可駁之處有二所費太鉅不能籌此款項一也凡亂人所自壞者土修償顯係不公二也如是之妄行賑濟必使受賑者貪安利便失其志氣天下之大萬民之眾若是行之弊所必至三也

奧法兩國家更以大闢首駁之詞駁之可謂無人可駁奧謂大闢之所駁先是土已允行今各國之意不過催土實踐其言非另有所要求也法則謂大闢不依此議必至復戰戰則其費較之撫恤難民更鉅云夫他國從未計及大闢所謂安行賑濟之處蓋曾明言俟彼自能謀食爲止也大闢於紀略第二款則以礙土自主之權駁之於第三款則以息兵恐損土軍威駁之於亂人宜存軍械一款則尤不以爲然謂亂人如有軍械一遇回人必至相鬬噫大闢不欲其相鬬不使亂人留存軍械是使有軍械之回人以敵無軍械之亂人可無所抗拒一一就擒矣是駁也若接英駐奧使臣之文有爲言之者其文謂前與蒲司德安得蘭雪商議蒲司德謂不可使亂人不存軍械安得蘭雪亦謂如回人不存軍械則可然回人自幼已將軍械隨身欲其一朝釋去大難使回人與亂人均存爲可云

他國皆勸大闢毋固執前言宜有變通之計即英之駐德使臣亦回報曰

德相畢斯馬克謂本國若有善法紀略中各款彼亦甚願修改并謂德與俄所定之計法意兩國已允英獨不然卒與五大國之意相左若居事外是可惜爾

五日後畢斯馬克又言不能使英從五國之意惜哉

法外部大臣亦謂英於伯靈會議紀略各款竟不相合可異而亦可惜矣嗣二日之後又告英駐法使臣謂　貴國於會議紀略惜不引爲同心吾業已勸　貴國軍機大臣以期一悟矣

又云奧使臣回國後其參贊大臣奉安得蘭學札示來告

如本部能使英於息兵一款或可與各國相合則在土京議行之事尚可稍緩云

駐英意大利使臣亦曰大闢於伯靈會議紀略竟一一辯駁惜哉然他事無論望其於息兵一款不以爲非使土聽受并或不出一言使土無所恃不至拒而不納則亦已耳蓋土若知英無助意則其不願行之各款吾可望其允從至於俄則吾知其必無私意惟急欲平亂而已土若不行紀略各款必欲另籌一定之法矣

法外部大臣又力勸英國家當熟思審處毋拘守成見遇居入後若是則六國同心不難也英駐法使臣回報亦謂法外部大臣之意謂各國若不同心俾得早爲息兵則土屬各省皆將生亂必至土崩瓦解各國亦有滋蔓之憂勢將大壞

英大闢及宰相之外各國皆知若依大闢之意將貽深患於無窮大闢於各國勸勉之言皆置不欲聞故其告蒲司德曰吾不能再籌他法法國家問其可再會議否則曰會議無害然不得根原議於何有大闢雖知無會議之處然根原所在卒不肯言總之各國欲救回教外人而英則否任土自爲而已故大闢與英駐土使臣哀立浩文中有云

本大臣已告土駐本國使臣本國不願任勸土之責任土思有利於己者自爲而已又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五月十九日文中謂本國自保斯尼阿海克果斐那叛亂以來甚不願各國干預土事云

英雖欲離散各國而五大國則定欲合意同謀觀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意大利駐土使臣高迭行文彼國曰

今法使臣接得電報令其與俄德奧使臣及本使臣等以伯靈會議紀略爲稿本行文土朝云云今各使臣集在德使臣使館中同心定議同出一文　貴大臣觀此黏呈文稿則知伯靈會議紀略五款已盡載在內擬明日將文呈於土廷云

豈知至明日土皇已廢故高迭即發電音回報云呈文一事須俟土新皇接位各國認定後爲之

當其時奧爲盟主俄僅在附從之列意法德尤與奧爲睦俄次之英則袖手旁觀非特不與爲合反將各國急欲免亂平定回教外人之意設計阻之乃俄皇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六月投袂而起不復如前次居於人後有意大利外部大臣與彼國駐俄使臣之文可證其文曰

據俄使臣來云彼於昨日接得彼國外部大臣電報悉俄

皇之意欲明告於土五大國仍相合以誅土亂如土皇所允行修改各事非得實據則五大國與土爲絕云云此意與本國軍機大臣之意尙不謀而合德前者駐土使臣文中亦曾令彼明告土皇各國於土新立之皇雖有善意望其實心行事力除弊政然各國非遂晏然置土亂事於不問惟有不待勉强凡土部臣皆知事甚危急將入所責其行者一一自行庶可免他國干預等情在案想俄之使臣知有此咨文回報彼國是以其所得電報與本國前者駐土使臣之文有同情也

俄又遝行文於大闢曰　貴國欲土免亂之意究竟何若倘能如各國所議或更有善策能不貽各國深患幷能保主不滅固所甚願蓋總期相謀相合也

大闢曰除回人與亂人再決勝負外無有他法

夫回兵訓練已久器械亦復精良以之攻數百千戈不備不知戰律之亂人大闢以爲必勝勝則亂人不敢格外要求如土行克里坦島章程無有異言矣夫行克里坦島章程譎計而已

未幾俄相親王銜告司吉夫令彼國駐英使臣施物樂告大闢各國欲土屬省皆歸自主試觀其以爲然否大闢竟不以爲然遂使東局可爲之時又失

歐洲東方交涉記卷四

英國麥高爾輯著

美國　林樂知
寶山　瞿昂來　同譯

虐害保該力阿人事（擇其有證據者錄於篇）

憶人之好逆億以爲知者何其甚也卽吾英明識之人皆妄言保該力阿人慘被殺戮惟俄之故以其叛亂之由皆俄所指使云云并云先時土朝發練軍往保該力阿彈壓俄駐土使臣意猝迺剔夫阻之土遂如其意擬色開雪亞披希百助二種兵往使彼殘殺過甚以快意猝迺剔夫之心且謂有私通俄者將保該力阿死亡人數不過三千過分言之侈傳於英使俄有辭責土云

夫如是云云有證據否曰無有不過妄測私議而已然疑俄之人謂俄必如是是以雖無證據妄言而不顧也語云凡有辨論有言否者不必令其必有證據有言是者不可無證據故吾雖不必證言俄使臣必無阻土發練軍之事然以俄爲確有此意者非特無所證據直故作違心之論也

至於先查叛亂之由英駐土使臣哀立皓曾派一人名排令往保該力阿面查回報先是欲派他人後因其人非向土者未果特派排令者以其心向於土也排令以其妻父爲重譯其人亦心向於土與土親暱者也吾所以瑣言及此以見排令如有偏袒在土斷不在俄乃後排令回報則甚公允並無偏護

其報作亂之由則謂十四年前有人在蒲加立司得（羅曼尼阿京城）立一保該力阿會思擾亂保該力阿人云觀其所言會若爲外國人所立故百人中有九十九人謂此必俄人爲之後其報章辨正曰

閱吾報者恐其誤以會爲外人所立然立會之首實久家於羅曼尼阿或色飛亞之保該力阿人名猛告司克文可夫郝立拖等雖久居於外然於保該力阿不可稱爲外人也其首領中又有一人名啞特酒里實不知其或係俄人或居於俄之保該力阿人與否至吾報章所云實未有外國人與於叛亂之意

排令查叛亂之由確係如是又云不論何處凡有土之官吏回教外人卽苦之今春尤甚一由土之大員孟戴德雖有明文許修改一切弊政而卒不行一由保該力阿人奏聞土皇土皇不聽并由捐稅太重云（捐每百抽六十七分餘外需索不計）

美國亦派一人名司克鏤往保該力阿其人所報與排令同然人皆不信必欲得土所自報及與土親暱之人所報此雖不公然亦可引以爲證賓里保巴勃地方所設特開

保該力阿亂人額外衙署中報章有云羅曼尼阿色飛亞所設之會人欲設計使在魯米里亞之保該力阿人作亂使得大變保該力阿可以自主行新政云

此報章雖哀立浩不以爲然然其確實叛亂之由與排令司克鏤所報皆同又有土皇所派一人名察克往近朵漳伯扛維拉葉省查報亂始觀其報章與上額外衙署中所有之報皆無有暗指俄國激動亂人之意夫俄人見保該力阿人立會求遂所欲有如英人前見意大利麥齊尼及楷來牌地二大臣求遂所欲爲之隱傷於心則有之或俄人見會中苦乏助以資財使成其意與前英人助意大利二大臣有同情亦有之然英國家並未相助楷來牌地以敵兩西西里愈可知俄國家更不相助保該力阿人矣蓋前英人曾有痛心疾首復以資財親助楷來牌地不能言英國家之意則俄人即有痛心疾首助會人以資者可云俄國家之意耶況排令所報且謂俄無一人與於保該力阿之亂也四年前有羅馬君牧師告予意大利中各小國合而爲一其端實自英之擠蘭司登啟之其所著一書論及南百里（其時尚未合於意國爲法蒲邦朝人所據）之事其筆較楷來牌地之刀更利是以激動歐洲各國之心使意相楷華在法京會議陳其國家之苦各國皆信其言致有色而否里拏之戰（見於意國史記）又使楷來牌地得以奪回教皇所轄各邦云云是以君牧師見狄司立爲英相今而後喜可知也曰意大利其將得英之助以復舊制乎

牧師所見甚是使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之初英國不換國政或可有奧人仍據有維尼灑及渥保迭二處蒲邦朝人仍治南百里（二處皆意屬後爲楷來牌地復合於意）蓋前爲英相之大闢及狄司立不願意大利合爲一有其所講之論及所行文件可證至英國人民則不然卽派而茂司登亦與國人意相合故於楷來牌地與兵克復之時不助亦不阻居於局外而已夫奧人在維尼灑渥保迭蒲邦朝人在南百里或有暴虐之事然視回人於保該力阿（回人亦非土國土著故以他國措據者相比）則以知禮之人比生番無可比也夫生番爲政或貪暴安或受賄賂則受治之人尚有生理然此不可必苟或一朝奮發兇性大肆則生民塗炭矣今回人雖重法國稍襲其文貌然其心尚野回教外人身家性命恒懸於回人之手亦無律法相保若無可言夫回人非天生是獨亦非其性本惡惟其所行之教於回教外人總視以爲敵所行律法亦不稍庇回教外人視若草芥兼有古語相傳先入爲主故習染甚深爾今紀二事爲證一則有人名司剔而倆自海覓果斐那致書於英大晤士大報曰日者於營中醫生

處見其醫治十三歲回教外孩云被回孩用洋槍所傷回人見之反稱其能讚揚不已事聞他國領事欲土查究僅派人查報卒置不理後領事欲土官吏治以應得之罪派酒異曰予不已查報乎夫土於回人干犯法紀則查而已矣從未責罰至於回教外人則未查先罰如此故分軒輕噫亦奇矣

然據實而言回人因法以害回教外人如無使臣領事干預其事查且不查遑論罰乎

一見於排令所報保該力阿之事曰今觀保該力阿人情形與前無異仍被回人虐害吾試以確有可憑者為證以見回人無一不持軍械前日有一回孩稍受回外婦人抵觸即開槍以傷其腹云

夫至回孩皆敢以傷人為戲則回教外人身家性命尚何可言初何俟他國激動以生其亂哉故人謂保該力阿民人相安年歲豐稔皆不足信蓋彼所見者在回兵未滅之先而非在回兵殺奪之後也況物產豐盈回人可以坐享其成并其可以享利者而絕之有是理乎非予一人之私言凡領事報章使臣文件及久居於保該力阿之人無不如是云云紛無可紀

至城中官吏亦使人得以獲財以便其漁利密特大臣尤慎為此事云

倘疑俄之人不信予言或信其同類之言吾即以其言為證如倫敦司坦得大報主人亦疑俄之人當其派探報人往土查報司坦得大報主人曰宜據實詳報不可虛飾意欲顯俄之隱也及其回報則出意外不勝駭異今錄其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三月八日由土京回報一則曰人謂俄雖立約仍欲行其故見將土割餘數省激其生亂以期滅土為快雖然吾看土國人恐俄照約而行不恐俄有他意俄如違約設計以激動人心土不易滅如照約而行善為撫治滅土必矣何則俄如於保該力阿二年之中使其人身家性命皆得自保稅課亦復公平則保該力阿將日漸富庶吾知鄰近之民咸生羨焉謂彼何甚樂此何甚苦咸願受一廛而為其氓矣阿得里安堡（土陪京在保該力阿交界處）中十五萬居民相去不遠咫尺亦將曰噫身其地者何幸如之不能保其必無蠢動有一英人居此已久土之官吏與其治法皆所素悉能道其詳一日告予謂當日土定保該力阿之界若將阿得里安堡劃歸保該力阿則可與興旺甚速且得與土京通商回人可獲大利其如土難割愛事不果行何夫苟如其人所見則在阿得里安堡之人失其所望其能久待乎推之色樂尼指七萬居民見有新開海埠

極其富庶亦不能無動於中吾知土輸於俄之阿米尼亞巴東阿特僕喀斯白耶集等處忽成繁盛之區其得來必從阿斯隆等處居民皆將有適彼樂郊之思矣（此係土俄開戰後情形因其無心流露保該力阿之告此明言者更足見信故錄之）以上證明保該力阿之亂原已足以下試查俄使臣意揄迺駁夫阻土發練軍請土撥亂兵之事果有所據否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五月初三傍晚土京接得電報悉百尼果立斯太（在保該力阿）叛亂初四土即遣練軍八百由土京前往初五六日又合守京將軍愛得力統兵一千六百名另有旂牌官數員及馬三十四匹行山礮一副前往初八之前由土京而往練軍已有三千至初八日又發阿得里安堡援後兵洋槍四百箱火藥彈子等二千二百箱初三叛亂之日已有四隊兵往彼彈壓初四另有援後兵三百隨往此皆明載在土京中新報及立伐德新報又腓力巴城有人致書於土之官報今節其二則一曰腓力巴官吏發電報往阿得里安堡請兵隨有兵一百五十名往彼彈壓腓力巴官吏亦令彼處援後兵官領兵佐之兩日後又發兵二隊由鐵路前往一曰土京練軍帶有礮數尊到腓力巴後即同彼處援後兵及拔希百助追殺亂人云據土京中官報民報謂十五日又有三隊兵從土京往保該力阿十六日又發一隊步兵二隊馬兵十七日有出夫克及阿白特而禁二兵官隨往

又有土派人查保該力阿之亂其報章云其亂始於腓力巴府屬已爲土皇御前軍壓止矣

英副領事杜坡一於五月初六申詳英駐土使臣哀立浩曰地方官聞知有亂即集兵搜捕自回兵至後即安堵無恐至由省所發援後兵及由土京往者仍復絡繹不絕云初九副領事杜坡一又申詳使臣謂除初七日申明之後其事無甚大異以吾觀之兵至之後民心已安云

英駐土使臣哀立浩於五月初七行文英外部大臣大闢更明謂從土京發往保該力阿之兵已有五千云

五月初八阿得里安堡接得打打白柴柴地方回兵首黑放司電報謂已將無軍械之回教外人一村落飽其所掠云

夫保該力阿亂事無甚緊要五月初八所發之兵已足滅此朝食副領事杜坡一亦謂初九兵至之後民心即安是初九之前其亂已平矣

至回兵亂殺百姓之事拼令報章所紀謂初七日在克里蘇勒初九日在白打十三日在彼叠司別柴則該處大吏來希得爲之主謀至三十日在薄耶奇觀則練軍中副將

出夫克所爲將無辜生民誅滅殆盡云由是觀之保該力阿一有亂機土於是日卽發綠軍往彼平亂故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九月二十一大關文中有曰保該力阿之亂無甚可畏惟阿得里安堡中大臣急欲發兵以致匪人皆冒兵丁乘機搶奪殘殺之慘實爲百年來所未有又謂不特亂兵如是卽土之綠軍亦復加害無辜赤子云觀上逐日所記則知搶掠殺害等事皆在亂平之後綠軍與亂兵所爲而罪首禍魁尤在土之官吏密特更爲首惡之尤何以言之英所派大臣名少而司袞至土京後卽令二人往保該力阿查報一爲領事指而浮得一爲武員阿道其得該處囘八田主之證卽同報曰至其地後各田主皆謂土治百姓苛甚是以作亂而尤歸咎於雕力巴大臣阿克夫謂觀其行事非國家令其如是必任其所爲而已

密特其時雖非首相實爲軍機大臣領袖故派出夫克往保該力阿之後日以殺人爲事密特反從優以保舉之其大關指斥其人亦袒庇不究更有阿得里安堡大吏爲英大關所唾罵者亦密特之故舊其人諭施令尼亞縣官海希大給拔希百助軍械使其在所轄縣境殺害囘教外人海希大不從密特卽派出夫克爲之其時海希大非特不從其命且將其縣中囘教外人力爲保護另以七村落於難後大關行文指斥出夫克土朝欲海希大爲見證以保出夫克海希大亦不從密特遂黜之更有甚者美國參贊司克鏤第二次報曰保該力阿官吏能作非分之事者其國家必升以官爵或賜以寶星云出夫克見英外部大臣大關行文斥其暴虐卽以抗大關之言登於土國官報英大唔士大報述其略曰吾在保該力阿所行之事皆分所當爲且遵土皇之命故與挺自里力排耕剔里力皆有憑據可以或燒或殺或威逼人也如其不信請觀憑據

英駐土使臣哀立浩行文大關亦略言及此事曰本大臣曾告土兵部大臣人皆不滿於出夫克若尙欲姑爲縱容不一査問則出夫克所云有國家憑據敢於妄行者人皆信以爲實將壞土之聲名矣

美參贊司克鏤於第二次報中亦曰人謂保該力阿亂殺之事非土皇之意土皇實未知之然其派往彼處平亂後復統兵往色飛亞之阿白特而禁前兵部大臣黑深兵夫尼及密特大臣等雖非有所指使皆實知之

夫土事必甚不可爲是以參贊司克鏤敢明言如是觀此則保該力阿之事俄使臣意掰迺剔夫果有私意其間否吾非爲意掰迺剔夫辨惟不欲使本國人以虛爲實奉爾

偏袒致人謗吾國之不明也至保該力阿所死人數何止三千美國參贊司克鏤查報謂其所查之處不下一萬五千人排令所報腓力巴一府實有一萬二千杜坡一所報之數與司克鏤同此皆指受害極重之處而言他處死者所在多有尙不在此數保該力阿希臘主教哀克樂謂死者約共有二萬五千此爲得之總之土若有密旨傳於回人令彼得以殘殺況回教外人服飾與回人不同尤易辨別故不特在保該力阿死者甚衆卽在黑海左近及小亞細亞等處被害者亦復不少

歐洲東方交涉記卷五

英國麥高爾輯著

美國 林樂知
寶山 瞿昂來 同譯

英於東局前後異法

試觀英國家於保該力阿之事如何辦理凡云國家者蓋指宰相及外部大臣而言以其掌理交涉事務權比他人爲重故也吾既言土皇一知保該力阿之亂至明日即發兵又摘錄哀立浩五月初九之文謂所發練軍已有五千既知五月初九亂事已平回兵亂殺之事在亂平之後矣至英其悉其地有亂殺之事則在六月二十三由倫敦日報而知後六月二十五公議堂大臣花司剔以所聞問宰相狄司立狄司立曰所得消息與日報不同異於各大臣所聞夫保該力阿將亂之機似有外人至其地不論何教何類由焚燒村落而始其時土無練軍在彼民不得已乃求保護於是有寄居保該力阿之拔希百助及色開雪亞二種人與外人交戰以致啟釁戮其百姓情形似有亂殺之事然以吾所聞惟交鋒甚猛兩不相讓以殺人爲快事故至慘惻若斯本國駐土使臣哀立浩聞知其事已於五月內請土皇發練軍往保該力阿彈壓拔希百助色開雪亞兵至會此以外並無他聞

觀其所云其異有三日報所紀無有不合之處且與後排令司克鏤所報亦同一也狄司立所言英駐土使臣哀立浩已於五月內請發練軍彈壓拔希百助色開雪亞豈知練軍一至其地非特不爲阻止且同惡相濟二也狄司立以拔希百助亦爲外人若色開雪亞之寄居保該力阿誤妄殊甚三也

七月初十狄司立又謂保該力阿之戰非練軍與亂兵所爲不過民持軍械相殺而已此說與土國哀立浩之請發練軍之事又不合總之狄司立始欲庇色開雪亞人後又欲偏袒回人故其言曰回人行事甚決絕不故意累人遇有亂事無不急爲禁止

其時保該力阿亂殺之證漸多故七月十八又有人問狄司立狄司立乃將色開雪亞力爲保護論其寄居保該力阿後情形曰色開雪亞人得土分與之地寄居之後二十年以來洵屬安居樂業從未有人言其好勇鬬很故作不靖之處但東方之民（色開雪亞亦在其內）情性如何人皆知之且色開雪亞人皆有軍械隨身倘有人燒其村落毀其田廬彼自不待土皇之命即爲報復是以至於五月底倘有相殺亂戰之事亦事所宜有無足怪者今本國領事已將此事報知哀立浩哀立浩力請土皇免亂土皇亦已樂從矣

試更證他人之言則狄司立之說不攻自破有大晤士大報探報人隨土軍在魯米里亞論色開雪亞人曰其人爲虺爲蛇恆以搶殺度日云排令報章亦謂色開雪亞自居保該力阿以來日以盜殺爲事又有一諮郎與土親暱之人亦必見信土公議堂大臣畢得乃某於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二月初七在公議堂言曰色開雪亞人所爲之事人皆知之近來俄土交戰之由大抵爲其人所致乃人尙欲庇護其人不知何故吾既不願聽人之妄言亦不堪言其所行何若惟吾在維屯地方襄助撫䘏及議會內事已久且土朝曾派吾查報該處色開雪亞人動靜是以能道其詳憶數年前本國因色開雪亞人無居址令各處安爲安插與以土地牲畜籽種并爲起造房屋本國之待其人可謂至優且渥乃其人既至之後卽爲盜竊之行攘雞攘羊無所不至他若好嗜殺人搶幼稚爲奴之事已彰彰在人耳目無俟贅言矣曾有人將此情形上訴國家國家不聽且多方掩飾以爲不足掛齒致近日俄與土戰職是之由尙欲袒庇其人是與彼同心明爲黨惡也（其人敢言若此公議堂後遂永閉并後若有敢言之人坐以徒罪）

或謂狄司立實不知色開雪亞爲何如人故所言若是然彼既明言二十年以來色開雪亞人涸屬安居樂業無有人謂其生亂之處則非不知而言實有爲而言又況本國領事各官所報狄司立無不詳知其中有領事來得報章所云色開雪亞人誘拐保該力阿死難人家幼屬及與鄰民爲難并有隨軍布國營務司員與與於亂殺之回人相告言及一亂殺尤甚之事狄司立於三禮拜前業已知悉并所有文書明言德法兩國皆有確實報章謂保該力阿亂殺之事甚屬兇惡亦無不知何後於七月三十一日有公議堂下院大臣論及來得報章狄司立尙謂此乃巷議街談不足深信乎

況狄司立曰本國駐土使臣自五月初保該力阿初亂以來以至六月凡論保該力阿之事及與土朝責問之詞皆有文書在此人謂吾不知吾如何不知

至大關在公議堂所論保該力阿之事惟不袒庇拔希酉助色開雪亞二種人而已其見與狄司立同故無庸詳述惟七月十四眾派蒲藺得爲首往見外部大臣大關問以國家於東局若何謀畫大關曰辱承明問敢不盡言惟欲先知公議堂各大臣之意與國人所見若何爲幸蓋外部之職所任皆君國大事而又爲公議堂大臣所役使之人若不先聆雅教勢必動拂眾意向以爲有公議堂之國屬外部大臣誠非易事職是故爾　大關雖謙遜若此然其

與衆派各官論歐洲大勢曾載於七月十五大唔士大報今摘其言曰目前之事人即不能盡知斷未有不知惟欲預論日後之事稍覺難耳然以吾所見而論雖土事若斯斷不能擾亂歐洲致兵連禍結蓋環顧各國動靜法意德三國皆不欲戰可以存而不論至於本國之與俄奧本國則惟懼有迫之以不得不戰而非實欲有戰誠以本國無一人不知戰是危事皆非所願若奧則與馬加有名號相爭之處（謂於奧稱皇於馬加稱君主）自顧未遑斷不能侵伐人國況其國中人類各殊設東局有變其關係之處危與土同即有私心希圖利己亦未必欲戰若俄則其民雖與土屬同教外人有同樂同憂膠漆相投之誼然權不自操惟俄皇是聽俄皇則又非樂於戰鬬之人而且近得中亞細亞地方所費已鉅迄今國用不足國難未平他務方殷更不欲戰大闢所言如是不足稱先見之明蓋曾幾何時英朝忽令公議堂大臣籌撥兵餉預備兩大隊兵前往并有一背邏船違約而入地中海通黑海水道（西名大迭納而）矣況他國亦已示知大闢謂英不從伯靈會議紀略必至色飛亞與莽台尼格羅皆作亂與各國俱有維繫然大闢祇求各國安於無事則彼甚快以爲各國與彼有同意矣

迺因色飛亞及莽台尼格羅與土國已動干戈保斯尼阿海蒐果斐那亦已難作保該力阿又皆人心紛亂手足無措故衆派各官欲確知英國家本意又問究竟若何謀畫大闢曰今雖土屬背土作亂然本國家從未計及干預其事并欲使各國亦不作是想望其與本國有同意蓋土若患自內生日即頹廢與他人無與無能爲力究其終極本國惟有平心觀望而已即二十年以前本國任保土之責以其若疾病者然保其不爲人謀害未保其自殉或忍身故也　貴大臣等思此數言知本國於土國之亂其法如是且本國不願干預其事又欲力勸他國不使干預然雖此情形想他國必有同意正無俟他人之勸也

大闢雖明言其法如是然亦何足重乎蓋在保該力阿保斯尼阿海蒐果斐那所相爭相殺之人一則土所素習之兵有軍械以資殺掠一則爲土所素虐之人既無軍械且半皆婦稚如是而倘欲平心觀望乎

然此則大闢之法也以回兵之至强敵回教外人之至弱而又不欲他人干預是何異豺與羊鬬大闢惟坐視其旁又不願他人出而救羊乎且其盡力勸人不干預之說其襟力之意蓋謂他國干預伐土英必救之觀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七月初一大闢與英駐俄使臣勞夫德斯文已知隱含此意其文曰俄駐本國使臣來見問及土若與色飛

亞交戰本國果全依不干預之法否本大臣答以誠哉是言惟須明知倘若他國干預本國非仍坐視不動云、

此文隱有倘俄敵土英必救土之意謂予不信請反觀以下大關之文爲可

大關將行文英駐土使臣哀立浩先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八月二十九以電報言其略謂本國人閱保該力阿之事皆深惡痛絕於土非復如從前之憐土矣故俄若下令欲與土戰本國則束手無策故以必不失和爲貴、 貴大臣與土商議宜揆度情形審量而出亟力勸土皇低首下心不可有恃於英依然强項又欲使土朝部臣皆知今日情形也

既發電報略言其意後於九月初五行文道其詳曰今欲關知 貴大臣者從前本國人民與土相愛相憐之意至今盡失蓋保該力阿來信謂土兵丁將無以自保之人盡加殺戮本國人聞之無論尊卑貴賤無不於土疾首痛心卽極之俄與土戰本國家勢難保土因一國之故以致大拂初意且不能不貽羞於違約爲之怏怏是以望土事早定大局不至失和爲要本國家任從 貴大臣之意便宜行事而已觀本大臣以上所言可知時事孔亟當土所自致宜急使土朝部臣知之又欲 貴大臣危厲其詞必欲强土不至失和俾其俯從所請云、

觀此文則知若非英人於秋間一國若狂激其憤怒俄如欲救囘教外人與土用兵英必保土無疑、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大關行文駐土使臣哀立浩亦曰前日與土駐本國使臣梅蘇蘇所論各事昨日文中業已言及其時本大臣又告知土使臣謂毋使土國家誤會英不從伯靈會議紀略之意蓋本國家所以不從者以爲於理不合非眞欲助土況現在情形與本國人之心較之克里迷亞戰時大變土若尙以彼時本國所爲之事望之於今則誤甚慮此事勢土惟可望本國有助土之意不能望有助土之實矣本大臣與土使臣談論不過如是未嘗敢謂本國家有一定謀畫也

然所云不敢謂英國家有一定謀畫是尙欲觀變而動故必以八九月間大關與哀立浩之文觀之始共知自八月二十九以來英國家之法全變蓋前此尙不欲各國干預土事俄若以兵敵土英欲力爲抗拒而英之宰相與外部大臣大關於公議堂將閉之日尙不信保該力阿所有之事也迨至後探報人詳謐日打地方亂殺之事及司克鐵報章亦云然於是英人心大憤徧國中羣議欲干預土朝欲哀立浩下旂周國宰相外部不合衆意欲其辭退慈謙

衆議僉同其衷一是矣

至是人皆咎掰蘭司登謂其激動人心以與國家相抵觸吾試相時而論一辨其誣可也觀夫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八月中旬英宰相及外部所行之法尚如前所云不許遣使干預土事俄如干預英必出而敵之大闢以爲此係良法且謂俄國用不足斷不敢加兵於土英苟出而排解俄必計阻豈知英國人一聞保該力阿省白打地方亂殺之事其法即不足恃於是大闢不得不籌他法謂英國人心洶洶莫不惡土俄即下令欲與土戰英則不能出兵保土甚非立約之意矣

觀此則先時大闢之意尚以爲英遵派利和約必宜以兵保土然至八月二十九以後此意遂棄而不顧（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二月初九大闢在公議堂上院言曰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派利和約係關緊要請　貴大臣一觀此約則知本國祇允重視土自主之權使其不失土地並無他國不遵此約本國出兵相敵之意故依此約本國實不肩出兵保土之責）

若掰蘭司登與衆所講之辭則在九月初九即其所出之論亦不過前此兩日然則人皆謂掰蘭司登激動人心豈非造言誣罔耶蓋自非日報所載亂殺之事徵實於查報各官所報又非得司克鏤報章將其事據實詳陳過於人之所聞掰蘭司登甚不欲揚言於衆論及其事況其後所謂之辭所出之論非特不激動人心人心且因此大爲鼓盪先時國人惟知憤怒計無所出及掰蘭司登謂事已至此惟須易法不必易人若一國盡釋其疑大闢更博訪周諮公忠體國則必與國人合意行其所當行之事國人之怒於是始平惟心尚切於其事而已夫掰蘭司登非不欲保有土朝惟欲使土屬亂省自主故其言有曰

邇來土屬希臘教人與俄積形疏遠是以司拉甫人（保斯尼阿等人類名）若見他國不因利己之心爲彼請命則其嚮往之誠比見有希冀自强爲彼請命者（指俄）更切故吾英宜及此時與各國同心協力保全土國毋使各國瓜分致生大亂吾之一言一行時恐其貽此咎必欲力免爲幸

後掰蘭司登詳論此意曰若能救土屬之人而仍能不失土朝之權則固所甚願蓋若救其人而不顧其權勢必各國羣起爭地之思有礙和好故人若有問予如何分得土省吾則曰何可分焉其省非俄與奧與英所宜有祇可屬於該省之民各歸自主斯爲名正言順吾心所切禱者也設各國若建官以治土省而不全奪其權事亦可行然吾謂試明告於土謂各省之貢獻歸於土其主名仍屬於土各國亦不侵伐夫土惟自今以往永遠不可再行强暴殘忍之事以害保該力阿人則此策較善土必樂從

獮蘭司登又曰欲同人永不滋擾閭閻望土所派大小各官盡由其殘暴之地遷出境外並不留一物或者其可免乎其意蓋謂土朝不得再行權於保該力阿矣

獮蘭司登又力勸英親暱各國尤宜與俄同心協力曰各國一心不特事關緊要而且如是則事無不成可以遂其所願然有兩國其權實超他國之上而責更較重者俄與英也各大國中他國均能掣肘其事而能使事全然阻止者非俄即英非英即俄設英欲阻此良法惟天降之罰人誰敢問俄若爲鬼爲蜮設心不良亦有何人能問夫吾雖不能謂俄必無私心然天良尚未泯焉吾觀其民皆切東局之釁不忍坐視要皆天良發越之故是以欲大局謀出萬全在於與俄同心同德非僅虛與委蛇而已俄若以陸路之權敵土無人能抗而英水師之權亦然設英合統帶現泊鄰斯開海灣兵船水師提督告知土朝謂土未悔罪改過重懲虐民之人從此不行殘忍之事之先不許一人一馬一礮一船過黑海地中海伊其安海以助土兵試問土兵如何是以兩國權合大莫與京吾英何爲不與俄合倘欲記俄宿怨逆俄之詐億俄之不信耶

此皆獮蘭司登與衆所講之辭又有其書中所記曰吾英宜與俄共爲砥柱以成和局此其時也所有與俄不合之處俟其實有詐虞之心從而議之未晚其時獮蘭司登爲阻英助土之首而其所講之事人謂不合於其同類中先時爲首之人不知因獮蘭司登才識過人羣推爲首以感動國家即先時爲首之人如大臣格蘭會亦與獮蘭司登俱至勃蘭克地方所講之處坐其側聽其宣講無有不合況大臣熙丁登親往土國查問地方情形比其反也亦言其所見今摘其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十一月初三在開粒地方所講之論曰土所許願將歐洲文明之治治其國以改弊政者不一而足均爲空談而已其所允無告之民修改各事前言未踐後則復然此可見其所允於民之事無一或行夫土既明明不能自行所許以保其民若歐洲各國出而保其民使土得善治之法則吾英於此更爲實所難辭豈不欲設法干預使土屬各類各教皆得一律寬待將土所不能行者代爲行之乎乃各國皆有此意而英於此時倘否即使英有此意不知出於自然而非國人所勉强否至國人忽聞保該力阿之事而怒亦其勢必然無足怪者蓋先時國人知有他計敵俄以爲不必干預土事者居半及聞保該力阿亂殺之慘於是羣知土政之弊至於此極莫不幾指皆謂土若不設法救弊保護其人并保後不再行本國家不能恃吾民輸事資出兵保土云夫此

阻英助土之意國人之見既明且於圖亦無所損也

黑丁登回國後又述其在土京與土大臣所論曰土大臣之意謂俄是彼國之敵英爲疑俄之故雖非愛土可謂彼國之友至他國則不知其敵與友與否并云究其終極俄必攻土英必保土他國則各自爲謀而已土京中各大臣皆存此意而忘其危然亦無怪其然吾英數年來所行之事實不得不使其有此意耳雖邇來吾英人意見與前迥異然恐土京大臣終視吾宰相意之所向故不論大關或駐土使臣複立浩若何行文勸土如其吾宰相皮根士非而起而言曰敵土則害英則土朝知吾英猶守初見至於釁啟干戈終必出而助土矣

格蘭會與掰蘭司登意見相同亦欲勉強土朝試以二事證之可信一在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十月十一英大臣少而司袞指格蘭會而言曰彼與各大臣俱以爲本國宜會同他國強土遵行會議所定章程云（覲）一在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二月二十日英宰相皮根士非而郎狄司立於公議堂上院言曰格蘭會及其同人等皆謂吾英宜強土遵行本國所陳之法云

至阿格大臣非特與掰蘭司登同欲阻英之助土而其欲勉強土朝之心且較掰蘭司登更切

當時不特掰蘭司登黑丁登大臣等議見相同即上下二院議政大臣平時與掰蘭司登不同見者至是亦合乃獨有一宰相皮根士非而不以爲然於九月二十日有言曰吾不能謂一國之見與吾一人之意同如依一國之見而行將大礙英之利益且壞歐洲各國和好云噫宰相獨存私見吾不知英之利益何在歐洲各國和好何在

倘早與各國同心協力志在必行歐洲決不有戰乃卒使英居事外而今日之英非爲各國所根即爲其所疑何益之有夫皮根士非而未言之先吾英各大臣及民中識時務者皆眾口一詞以爲不可助土必欲勉強及其既言之後則又言人人殊各存其見矣

歐洲東方交涉記卷六

英國麥高爾輯著　美國　林樂知　同譯
寶山　瞿昂來

土京會議紀略

當英派少而司寢往土京爲全權大臣會議時國人皆以爲然祇有一大報論及此事獨以爲否

會議之先德與俄法意五國之見皆於三事吻合一土屬擾亂確實緣由出土之行惡政也二如平定其亂必欲使亂省自主也三土朝如無擔保保其所許終歸無益勉强之法必欲行也以上三事俱從藍書中摘出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八月底意大利謂奧國與各國所至妥者同行一文於土朝云英駐土使臣聞之急發電報報知英外部大臣大闢謂各國同行一文之事必不可行云至少而司寢往土京時道經意大利京城遂入見外部大臣論辦東局要事外部大臣曰土朝若不實有擔保將其回教外人善爲撫治各國終於心不安又必不欲各國以所議行之事貳必視派利和約爲其拘束卽今所派各大臣亦毋爲和約所拘不能暢陳其說若議定之後陳於土皇諒必不拒而不納也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俄國家亦有此意見於大闢與哀立浩文中曰今日下午俄駐本國使臣來見密與吾言近日所得其宰相告司告夫之意謂俄國家欲陳明於英奧兩國土若不依現定和議使亂省自主則有三事宜行奧宜發兵據守保斯尼阿一也俄宜據守保該力阿二也六國兵船進保斯花勒斯峽三也告司告夫又謂一言及此三事已足令土閣之生懼可强其必從所請可以免戰可使東方回敎外人得土朝一律寬待後又來文稱若各國兵船進保斯花勒斯一事已足其餘二事可不必行云

如是則欲如俄之與人無競與世無爭者鮮矣蓋若各國兵船駛近土京英一國之船較各國所有更夥若俄則甚少是以俄不啻以土京首歸英權所得而俄若不與聞者卽與聞而亦無奢望者不特表其無私意且知英疑夫俄者俄則不疑夫英矣

各國兵船進保斯花勒斯一事奧國甚以爲然英駐奧使臣問奧相安得闌雪曰土若見各國兵船來前　貴大臣以爲土其許進大迭納而乎（由地中海進黑海之水道）安得闌雪曰未必抗拒否則明與歐洲各國爲敵土其敢乎

但安得闌雪猶以爲未足行文大闢曰不但土與色飛亞莽台尼格羅宜立息兵之約各國亦必欲據立若何平定

之法强土遵依爲要

德國亦以爲然欲土於大闢文中所陳三事之外使亂省多得自主之權蓋有英駐德京參贊大臣之言曰德國外部大臣蒲樓謂必欲設一善法使將來保護受難之人吾揣其意蓋欲使其人多得自主之權也後又告予謂必欲原始要終設一善法救其人於水火之中使歸自主云

法亦急欲行勉强之法且力請英外部大臣大闢從伯靈會議紀略而大闢及宰相謂其所以不從之故半爲土若不遵必欲勉强也

試覆述外部大闢及宰相皮根士非而之言曰本大臣等不從伯靈會議紀略者以紀略中所責土之事量土必不能行不能行而各國必欲用兵據其地是廢所宜行之約聽土自主之權本國家是以不肯允從也若允從此紀略則將土若不遵必欲勉强者而亦允之矣是豈本國之心哉

是則宰相外部明謂從伯靈會議紀略卽從勉强之法故如其所云五國均已准行是准行勉强之法矣

五國將簡大臣往土京會議時其同心合意之事有四知首惡出於土行政之人一也土政必欲探原修改二也各國理應干預令土遵行各國所定修改章程三也爲保不忍人之心及歐洲和好之益起見如土不從必欲勉强四也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八月底英宰相及外部之意亦有四一謂保斯尼阿海苑果斐那保該力阿三省之亂不過地方上稍作不靖而已其保斯尼阿海苑果斐那之亂實由奧官員詭計與國家之指使若保該力阿則由私下結會之人激動性情溫柔之邑開事亞拔希百助使然二謂探原修改事不可行惟土以兵力壓止亂人可也三謂阻止各國干預土朝是英國家之責四謂倘有他國勉强土朝英國必欲保土全權云

其時英之宰相與外部其見尚如是乃未幾大闢見一國人心已變其法全不能行遂有所謂俄若出而敵土英則不能出而保土甚爲可恥之言後大闢不特從干預之法而亦欲勉强土朝故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大闢行文袁立浩請各國必欲土改一治亂省之法有擅保以保其必行始可釋然無憾云夫所云必欲者解卽勉强也

吾試更摘少而司寡將往土京會議英國家訓彼之詞以明大闢欲土於亂省改法之意何若其詞曰色飛亞恭合尼格羅今此情形可存而不論惟欲土與各國所派會議

大臣在土京立約、即畫押、爲定使保斯尼阿海薨果斐那無論其名屬於土與否、均得自主、傳其自理其事、自保其民、免土暴虐、若保該力阿亦許其一律自保、不至再受土之虐政云、

此尙訓詞大略、欲少而司裒至土京後、與各國大臣臨時詳定者也、其詞雖未必極其嚴厲、然英國家志在必行、故於土不顧各國干預、思以密特大臣所定章程以卻之、英國家謂少而司裒宜有定意、毋爲其計所惑、又將少而司裒錄往土京之訓詞摘於左曰、

土今不從各國所請、本國家不以爲然、曾告土國謂徒事應許、無濟於事、即使本國家能從他國均所不願、今當速平亂省爲至要、然觀其情形、權在各國合謀而成、至土所應許之辭、迄今尙未全行、不能見信於各國、　土所許修理之事、雖各大臣會議時不能置而不顧、然欲平其亂、非空言所能集事、因歐洲和好大局、各國理應自查土立何法平定亂省、更必欲土設可恃擔保、保其必行、　恐各國大臣會議時、或　貴大臣一至土京之後、土又將設辭抗拒、是以本國家須言及此使　貴大臣不爲其所惑、有辭以處土、　土行兇暴、以歷保該力阿之亂、已激天下之公憤、必欲立法以免其再行、　知土朝自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立派利和約、名列萬國以來、所應許修改之事無力能行、蓋觀於土省各官知而不行、土不實問可知、

此訓詞之文雖僅大略、爲名賞軍機各大臣所會同議定者也、

向來英所不願干預之法、至是已變、故又有數大臣謂必欲土設一足恃擔保、以免將來再行弊政、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有大臣名冠勞司者、謂是年秋一鬧保該力阿亂殺之事、公議堂各大臣及凡有臣民莫不同深痛惡、大闢所欲罪其首惡一文、必欲實在奉行、非欲其空載在藍書也、既有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勒白能之事、則今日保斯尼阿海薨果斐那保該力阿之事宜一律辦理云、一律辦理者、即干預之謂也、

數禮拜後、又云各國應明知果操何法以治土省、可以長治行之有效、否以爲時至今日土向來應許之事均歸廢紙者、欲其必行、不能再緩、譬之借利於人收債者、至當合券償矣、

又有大臣名腦斯可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有言曰、治土省之法若非修改歐洲和好之基不能立於不敗、譬如人病癱瘓、非從原根究、僅侍外面醫治、終不能去死肌、殺三蟲、患仍未已、和局終虛、

觀土各大臣所云則知其時英國家與國人無有異詞亦與各國所見相同

俄朝見英國家有此意指悅甚故於大鬬請往土京會議之時所陳會議大略俄相告司告夫謂除認保土全權外半與已同今摘其與大鬬之文曰

各國如欲實事求是使不至屢作不靖是在絕其生亂之根絕其根必以保土全權為緩圖顧歐洲和好大局為至計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所定派利和約土實首先不遵各國理應明告土朝謂此後何以使各國仍留此約於不廢土既不能行各國所請各國應為代籌一策以期必行方今他國慨然於時事孔亟實由前此之徒事彌縫半途輒止而本國之不能復循故轍必欲得確實修治之法焉為尤甚蓋亂方未已以致礙我利益我國之所惡也諒各國亦皆有東顧之憂是以欲各國合議同事昇平爾至本國之並無私意前次軍機大臣已屢言於先矣

會議之先俄皇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在冒司可（俄舊京）言曰歐洲各國一意定議是所至要苟或不然以至不能得土之據保予一人必欲獨興舉國之師吾知凡隸吾版圖者無不公忠體國應予召募也

十三日俄皇遂令興師而其故詳於俄相親王衛告司告夫檄文之中今錄其文曰

保該力阿等處屢遭慘殺幾血為之流屬在歐洲無不深慟　各國軍機大臣因此欲係不忍人之心及交相和好之至意業經彼此咨商必欲免除其害　迄今各國軍機大臣已令兩面息兵可不至膏血原野又欲立一安於不敗之基使同教外人可以自保土朝官吏不得與彼為難以免歐洲再生禍端　本國家見係於本國一國之事者小係於不忍人之心及歐洲和好之事者大是以留力請各大國同心妥議實見諸施行以濟時艱以孚眾望　乃各國大臣商議已有一年之久尚不能定奪致土皇乘間得招亞細亞阿非利加二洲中同教兇惡之人以制同教外人使其無以為生遂致殘殺之慘震動歐洲而罪首禍魁尚未加以法網是以其惡愈縱土國中徧遭荼毒此皆各國所明知非吾一人之虛語　觀此情形吾　皇上雖欲力求各國同定意見不能不興兵以為之備吾　皇上最不喜言者兵然歐洲各國仗義行仁之事尚未保其必行則不能一日息肩云請　各國大臣將此文言於各外部大臣知之再繳一稿留存為幸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十二月初五德相畢斯馬克在公議堂將俄皇在冒司可所講之詞一節並及保該力阿殘

殺之事已激動各國仁愛之心倘各國會議不成俄皇不能得其平治之法欲獨自興兵本國必不相阻以俄之所欲即本國所欲知其必無他意也且吾國與俄和好之意非他人所能間試觀吾國與俄奧二國先時所定相助之約至今如故從未改易庶可知矣　此蓋在會議前三禮拜畢斯馬克明告各國德奧二國若見所議不成俄欲出兵決無不從之辭也

法國外部大臣公爵狄閣雪亦明謂俄若出兵敵土法則置局外絕不與聞其事云

意大利外部大臣狄龍里尼司亦於會議前謂時已急矣不當顧小利而忘大義置惻隱之心政教之事於不問云

各國大臣將欲會議之時英李相告知土駐倫敦大臣屋第慰曰俄土交戰雖不能遽分勝負然後必俄勝無疑云

由是觀之各國大臣至土京會議先有一事甚明謂不能定議於土必欲勉强若非出於各國必出自俄出自俄而各國無有異詞則此後兵連禍結土任其咎試觀英國家訓所派會議使臣之詞可見矣方英之派少而司褒往土京會議也其訓詞曾曰會議時當宣本國家之意使土朝知悉於其暴虐之政定不能忍倘今此各國大臣欲議保全土國之法土皇決意不從則此後兵革之危咎歸土皇及勸土皇不從之人而已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十二月初五英所派會議大臣少而司褒遂至土京嗣除土不得與聞外各國大臣先將若何會議之處略一審定遂於二十三日會議連議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正月二十日猶未畢二十一日始爲末次會議其會議時先定要議各事爲土不從之故爲之漸減迨至減除幾盡土尚不肯俯允於是少而司褒將其國家所欲言之意告知土朝謂土於派利和約獲益甚大六大國無不皆守此約而土皇於其約中亦有應許修改國政之辭亦須遵守若土皇至此事急時尚不肯從六大國所議尚不能行派利約中所許滅土之危可以立待少而司褒又將其訓詞之意告知土朝謂如有危難本國不任其咎惟土皇與勸土皇不從之人肩其責而已各國會議大臣亦令少而司褒教意土之會議大臣謂以上所云係末次之語無復有他說矣

有人謂少而司褒不依其訓詞言之過當豈知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五月初五英國家不但謂少而司褒無誤乃事且自君主以下公議堂各大臣皆謂其告土朝咎歸土皇之語甚是云

觀上所議知土國家似被六大國從重審問定罪而陳其

罪榮耆郞英所派之會議大臣少而司畏也

乃土朝卒不從其所議自外觀之得不謂其異甚然亦不必時也其信以爲俄土交兵係英者大不能見土之敗坐覦不前也久矣是有故在可得而言也

前謂少而司褒之詞已明指英斷不恕土之虐政倘土不從各國議保土朝永固之意將來啟釁咎歸土皇及勸土皇不從之人而已此係英軍機大臣之意更有大臣鄭重言之謂先時土所應許之詞必欲實見諸行事云戶部大臣亦謂須徹底究治不得徒事敷衍又有外部大臣謂必欲得土擔保保其修治之法必行云以上所云皆指土若不從必欲勉強

豈知至會議前一日外部大臣大闢致書於少而司褒曰本國家現已計定無論陸軍水師不願與各國用兵敵土云此書係十二月二十二由倫敦所發至少而司褒接閱已在會議一禮拜之後先是十二月十九即會議前四日大闢已將此意告知土駐英京使臣謂土若不從各國大臣所議本國家決不勉強然若因此失和亦不可望英相助云十二月二十四土駐英京使臣見大闢致其外部大臣色非（土之會議大臣）所發電報曰本大臣將　貴使臣與英外部大臣大闢所云之意言於本國首相本國首相感甚請　貴使臣爲首相致謝英外部大臣又請將首相之命告知英外部謂本國家當此時事孔亟愈望英國家相助令英之外部大臣曉暢戎機心不偏倚辦理交涉事務措置裕如與本國家相好於無間夙沐再造之恩云

吾不知土之外部言於首相者何事致其感謝若是吾知定是大闢所云不願與各國出兵敵土之意即與之大闢亦以爲然也乃土駐英京使臣慕所羅謂色非所發電報係知大闢有稱頌土大臣密達之詞故因此致謝云吾謂不然豈有土使臣不以英不出兵敵土之說報知土朝而僅以稱頌之詞回報乎

要之大闢亦告少而司褒之先已於會議前四日告知土駐英使臣謂土若不從各國大臣所議本國家決不勉強可以無懼大闢又恐少而司褒多言致敗急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正月十三日致書少而司褒曰會議業已不成矣　貴大臣必不可稍顯勉強之意亦不可出言過重令人誤解有勉強之意也

大闢亦告法駐英使臣謂各國欲勉強土朝本國則斷不從命云即土京會議各大臣欲將所定各條陳於土朝大闢亦不許少而司褒簽名其上且見所議之事漸爲減除愈以爲快致土之首相知少而司褒與外部大臣及宰相

意見歧異少而司袞回報本國亦謂至事急時土首相總有恃於吾之外部大臣與宰相云英國家初訓少而司袞之詞甚善惜會議之前人無知者惟宰相所講不從各國勉强之論則人皆知之土亦知之是以畢知英之法如是

其法如何曰一面暗有敵俄之意一面暗有倘俄敵土英則相助之意有一通知國政之新報論其事亦如是俄宰相亦知之矣何以見其然也當英駐俄使臣見俄宰相之後回報國家謂吾見俄相俄相恐吾宰相所講不從勉强之論傳至土朝彼將愈有所恃不從六國所議爲之戚戚云

少而司袞會議後回至本國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正月二十日在公議堂上院言曰各國大臣之至土京會議也首欲土與色飛亞息兵繼欲得土善治各省之法更欲力免俄土於戰是以曾明告土朝謂土若不從所勸則亡國之禍他國不任其咎莫不惴惴焉懼會議不成俄土必將有戰也

會議時俄已令兵至俄土交界處待命而行是以勢甚岌岌而英宰相所講之論實有以壯土之寒心而土更有可恃者二也少而司袞謂一則土自以爲俄若滅土關係歐洲者大各國斷難坐視英之公議堂各大臣及各新報論其事皆以爲然英之駐土使臣亦有同見英之宰相及外部大臣大闢亦謂英縱不能阻俄敵土然關係英者大且有派利和約何可廢焉是以土卽國破人亡一敗不能復振吾英何能不出而自保利益遵守派利之約二則倫敦大報謬謂俄兵不足軍械餉需俱不精備未必能勝且陸軍疾病者半未必用兵可無懼也

少而司袞謂土若不信俄兵不足知其必欲出戰無人阻爲則會議所定各事土必遵行可以免戰

凡有詳知土國律例者必以少而司袞之言爲不謬何也土律例有云無論土皇侵伐人國與其自禦人敵未得墨夫尼（回教）意旨土皇不能出兵欲得墨夫尼意旨必先知土之兵與餉俱足可操必勝之權而後可據伊登云墨夫尼意旨是所至要如不待其意旨先行出兵墨夫尼可廢其皇激人叛之其律例如是故若英與各國同心不使土有所恃則不敢不從不從則勉强誰謂土之兵力能敵歐洲各國墨夫尼能出意旨與各國戰乎故勉强者卽所以保土厚土而不然者卽所以壞土滅土也

歐洲東方交涉記卷七

英國麥高爾輯著

美國　林樂知
寶山　瞿昂來　同譯

土京議後情形

試觀會議不成之後俄與各國之於土乎夫如文書中所稱六大國皆名勸和之國然五國所欲勸和者土與發難之回教外人英則異是當英國官民等一閱保該力阿之事莫不同深痛惡詞知　國家與各國有同意并派少而司寢至土京會議人心於是始定惟靜候若何會議而已英國家見人心已定謂其頓忘保該力阿之事臆度與否吾實不知至會議後英國家仍執故見不與各國同衷則非無據初派少而司寢時外部大臣大闢令其必欲得土擔保及至會議時則又令所欲擔保各事漸漸減除及至各國顯有失和之意令常駐土使臣下旂回國英國家即告知土朝謂吾之召回使臣哀立浩非爲此意

夫五國以爲土與發難之回教外人有釁故派大臣會議勸和而英則不然以爲俄土相爭會議之事實爲俄土排解於何見之見之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少而司寢回報本國之詞謂派吾勸和俄土之至意迄用不成云又有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宰相皮根士非而在公議堂上院自設問答之詞曰本國大臣少而司寢在土京爲何事曰爲勸和俄土云夫即作勸和俄土而論不和亦不可以咎俄蓋會議時少而司寢已將各國大臣之意告知土朝謂此後俄與土戰咎歸於土況有派利和約第八條所定謂土與與立此約各國若有交涉之事有礙和好其未用兵之前要使與立此約各國先爲勸免云又有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所定約後之批謂今德奧英俄土各國大臣集議共認萬國交涉最要之理係各國若未商議允准不得有一國輕棄此約並擅自改易云夫俄土未用兵之前俄曾請各國勸免及至事不獲已各國亦准俄加兵於土故於俄有何責也

各國大臣會議之前二日法駐英京使臣見外部大臣大闢問曰關係於英者大英國家肯與五國勉强土朝否大闢曰不能强土從各國大臣所議即至事出於戰亦不救土云大闢欲使德國家知者亦如是何以知之各國大臣會議五日之後大闢致書於駐德京英使臣曰昨接　貴大臣電報云德駐本國使臣已將本大臣所云不能强土從所議之意報知其國又云德國家已告知　貴大臣謂六大國若不一心挾制土朝恐土有恃無恐必至與俄失和云云夫本國家不能强土從各國大臣所議即至事出

245册94.5

於俄亦不救土前與俄駐本國使臣亦言之矣本大臣屢次所陳不外此意云

夫五國皆欲勉强土朝以免兵患而英則不然任俄土交戰而已然俄尚不欲戰也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正月十九日俄相告司告夫檄飭俄駐各國使臣以達於各國曰

今爲土不依各國大臣所議是以東局危急情形又變本國家初謂事關各國欲安於無事必欲六國一心同理六國亦以爲然所難者欲使土治回教外人一律慈祥公恕以免再亂有傷各國仁心并礙和好耳先時因大有關係於奧本國是以與奧議定條款咨明各國以期共知其關起而行之所定條款於安得蘭雪文件中已爲陳明各國與土曾皆允許特未一行爲憾後有伯靈會議紀略有數國以爲可行而乃未蒙各國俱允因此其事抑復中止及至保該力阿忽遭慘殺更有土廢皇之變土與色飛亞并台尼格羅之戰在在均關危急各國大臣於是起而復議而英國家所首議立一和好之基保於弗替以期各國派大臣將此意在土京詳議者各國皆有同心及至土京會議之時將若何可以和好若何可以修土國政之意先爲集議呈於土朝使知此係各國之同見而土終堅忍不從計各國欲定東局和議者已有一年之久而總以土皇不守前約輕棄各國所陳之意使東局時事非特無望轉機且更覺有礙歐洲和好之愛隱傷各國仁心之懼本國家見此情形於未出一謀之先欲知各國之意究將若何措置雖各國之意已於土京會議時可以概見然土仍輕棄各國蔑視和好土京所議抑復不從各國於此果何以使會議之意卒使可行請　貴大臣示知各國意之所向將此文言於各國外部大臣知之再澂一稿送存各國外部可也

此文之無一語忤英也如是卽英獨阻止各國勸和之意而俄仍無一詞責英俄於伯靈會議紀略不過謂未蒙各國俱允亦未指明英而言也

會議不成之後英外部大臣大闢以爲必不有戰而英之衆見則不然以爲俄已有他國不能定議必欲獨與舉國之師之命故必有進無退決不食言見怯貽笑於人也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二月初八日大闢於公議堂上院論及會議後情形曰會議之事雖已不成而亦已成數事會議時可望有平定之機稍懈俄欲戰之心聞俄國中有預料戰事之危不思愈戰者一也會議各款先時土皆不從故各國俱欲勉强今土懼而可望其從或可免戰二也土卽不從之後俄可明告其民謂事關六國土不從是抗力

國非與吾一國抗也吾何必獨出而與土爭乎如是則更何至於戰

夫大關以不戰之言慰國人人皆信之後至宰相與部臣來約得激動人心有事於戰大關知不合於朝遂退而不仕亦可見其忠於國不欲戰之心矣吾於大關何責焉然其議辦東局之法不可不論然不易論存不可訕上之心而論或不公欲公其論而或類於訕上故吾不必言試以前訓少而司發之詞及寇勢司腦斯可二大臣之言與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二月初八日大關所講之論比例以觀焉可再觀英國家前後異詞焉可初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十一月英國家謂土皇不可以前所未行之應許望見信於各國者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二月則以爲可望見信又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十一月謂不可徒示虛文應許修理各事者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二月則亦以爲可是年訓少而司發謂當明告土皇不可不從各國大臣所議者及竟至不從則將所議反爲減除若忘前次之言矣

英之無常也如是而俄尚未急欲用兵也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六國大臣在倫敦所定約稿不過責土皇實行其應許之辭六國祇令駐土使臣及領事官等伺其後而已俄皇將此約稿令其駐英使臣遞於英外部大臣大關卽令其告大關曰俄於東局一事受損已多壞吾民生勤事礙吾國中通商更因調兵五十萬餉需所費不貲若其事未定不能遽爾撤兵本國並非好戰惟不能無因而自退云

倫敦所定約稿卽俄之哀的美登俄已告知他國矣今錄於左使人知俄之哀的美登若尚有待焉而非急欲戰也

其文曰

今欲平定東局前曾派大臣往土京會議之六大國知事之成先在六國意見皆同然後再一意關切土朝謂東局之事關於六國土所應許修理各事亦關於六國今六國已允土與色飛亞息兵議和至莽台尼格羅六國以爲其界須定保亞納江須得彼此駕駛船隻歸於通商公用是爲至要可望久安又欲土照平常駐劄各兵外所有多招之兵盡行撤散前在土京所議平定各省亂事之意六國已任土自行不可再緩土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二月十三日所出通檄各國之文及會議時陳於各國大臣之意六國皆已知悉爲此土將丕煥新猷大利於國之時六國宜亟思一法以免交涉於各國之事又望土始終行之六國不復與聞惟令駐土使臣及領事官等伺其若何舉行而已倘土仍不行依然虐待回教外人使屢長亂階則六

國先明告土朝謂既不利於六國亦有拂於眾心六國宜同出良法以保回教外人以全歐洲和好之至意云

此約稿似無損於英可使英與各國同心矣然自會議之始以至於今終因有阻止之人故不與各國合土朝見此大有足恃几可以扶土之弊救土之衰者權不俯從并此約稿亦不納矣所定約稿初則各國俱無異詞後英則定欲於約稿後另添一條於是五國亦紛紛爲之致各國同心不可再失之時又爲英一國而失土朝見約稿後有英所另添一條知係保護其國者甚遂棄約稿於不顧謂予不信請觀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四月初五日土京意大利參贊大臣回報彼國之文爲可其文謂日者與土外部大臣晤談土外部大臣謂吾國於約稿上所添之詞與英有同意信吾國與英皆憐助土國甚爲欣幸云云本大臣答以本國望土朝興旺保其全權是也土外部大臣又謂是以知吾國與英有同意也本大臣則直告以欲保土朝於不敗在於土與各大國和衷共濟不在於望各國之互相歧異云

土宰相密達謂此約稿之文自吾視之無有損土全權礙土自主之處即或隱含此意害之甚輕非不可從其如吾國家輕入重己据傲之習卒不可回何不觀其宰相之言尚不足以知約稿之善何易行而卒不行也

歐洲東方交涉記卷八

英國麥高爾輯著　美國林樂知
寶山瞿昂來 同譯

俄土之戰咎有攸歸

觀上卷所云則知土終強項不從英亦不與各國同心矣俄於是惟有獨自加兵於土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俄皇詔國人以戰曰朕以恭膺天眷總理萬方知爾民人等忠心體國纍朕之憂見土虐回敎外人不忍坐視必欲土朝改此弊政以慰於心與朕實有同意深堪嘉尙朕以保爾等性命身家爲急故自朕嗣統以來常欲國安於磐石不事兵爭卽前有海寬果斐那保斯尼阿保護力阿之變朕惟急與歐洲各友邦和衷共議以期不失和好使土皇立一定章以免三省官吏荼毒生民而已凡此土所應爲之事皆其先與各國立約許行者也乃卒至不行并土京會議紀略亦置之度外朕計無所出於是與各國復立一約稱將土京會議大意載於其中謂此保各國之意望土起而行之豈知土卒堅忍不從爲此定和無策若非加之以兵何以雪公憤而遂人心今特告爾民人等非實迫朕以不得不戰前所云必欲獨與舉國之師者此其時矣卽皇天眷佑今日特命待在交界處五十萬大軍過界爾等其知之此諭（大俄阿來克蘇爾特二十三年卽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克斯乃夫地方頒）

意法德奧接閱此戰令皆心竊然之無有異詞矣則知俄皇有戰令卽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五月初一日行文拒之今摘其文曰土雖不從約獨然尙欲行其先時之應許告司告夫謂土不能行其所許及各國所勸之意本國家不以爲然云

英國家又謂俄出令敵土是違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派利之約所載俄與立此約之各國總欲重視土之自主及保其全國之詞又謂俄不與各國商議獨自敵土是獨斷獨行與其先時陳於各國之言亦背矣

總之英於前雖云戰之咎歸於土雖因有派利和約第八條及一千八百七十七年約後之批各國已派大臣在土京會議至此時而反咎俄之違約矣英之無常屢卽是其若之何英常謂俄甚狡譎吾不知他國能不咎英實不足恃否

英國家之意若是之屢變則有何解曰此卽東局可危之機也當少而司裴會議之後俄將戰之先英派來約得爲駐土使臣見土皇後知若非一反少而司裴議則咎歸於土之意以咎俄則事不可爲矣然欲使衆人皆知咎之不

在於土必欲土行其應許以明土非迫俄之戰而後可戢則歸罪於俄來約得則其計狡甚不爾也爲土設一紀略謂土之不從約稍人能不謂有恃於英以激俄之戰俄見人心如是遂將戰之咎獨歸於土矣

噫俄則並未言咎歸於土英之少而司發前實奉國家之命宣各國大臣之意以告土朝者也紀略又云土欲各國不以戰之咎歸於土必欲使人知願意求和且將求和之意歸於各國掌握而可又云俄土若出於戰國人不願助土吾國家已無能爲力惟有早自求和以觀俄之從與否倘從而不戰則俄可歸各國勸和可使俄息兵而土侍有各國在亦可息兵矣而兵俱息和之基也倘俄不從而戰則俄實欲戰人可咎俄矣且土更可執派利和約第八條以退強俄若不能退亦以告天下土實亟欲求和云來約得以此狡計欲爲土皇反其先時咎土之意不亦可笑也賊土皇果從其計週檄各國謂派利和約第八條之意不可廢云

英外部大臣大闢亦墮其術中謂不遵派利和約第八條不足以服土獨是各國則不然皆謂土京會議及倫敦所定約稿實爲此和約第八條之故今則其計已窮矣俄再將此意檄知各國而英獨曰否

歐洲東方交涉記卷九

英國麥高爾輯著
美國林樂知
寶山瞿昂來　同譯

局外與定和之要法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英宰相於公議堂上院言曰欲知吾國家於東局若何觀前年五月中之文件可知其辦法云其文件所論卽大關指明極有關於英國利益不能不視爲局外之四事一埃及二蘇彝士河三大造納而及保斯花勒司兩水峽四卽士京何以言之俄與土戰埃及與蘇彝士河須置在局外兩水峽非得英之允許不可有改前議若士京則英不能任其失於人手然所云埃及與蘇彝士河置在局外者俄土皆不可在該處用兵方昭平允乃英則許土在該處用兵拒俄俄則信英之言反不能用兵禦土然俄則並無一言責英任英偏土而已故俄宰相告司告夫行文於英謂埃及蘇彝士河准置在局外不作戰地兩水峽任從各國議定至於士京則可爲俄有以期早息兵事然願歸各國商議而定不欲其入於人手以啟爭端云然英未接此文之前英內部大臣寇樂士論曰俄師不可遽近士京至欲據爲己有無論其時之久暫萬萬不可云寇樂士此言並未行文通知於俄故俄可謂不知然俄極欲與英相好毋啟猜嫌故聞寇樂士如是云云欲得其詳乃其時俄駐英使臣適回於俄故欲聞其詳而不得追又至英遂將俄皇欲和之法言於大關曰所云埃及蘇彝士河及兩水峽置在局外無不可行至士京則可得而暫守蓋兩國戰爭無不可入都之理且若不得士京則戰何時止俄非必欲得士京惟欲畢戰事不得不作如是想倘英知此意於俄兵未至士京之先早與各國令土求和則俄兵且可不近士京還論得乎若英懼戰事蔓延礙於印度或阻英與印度通路則於俄絕無所益俄必不然云

然疑俄者終謂俄皇之法不足信然使果不足信則英宜早與俄絕何疑之者已非一日而終不與俄絕也是疑者之妄不問可知況俄皇曾謂其法若不合於英願英宰相爲之更改夫俄若是之坦然於英而尚欲疑之乎至英所欲保土朝及士京與兩水峽不可爲人有之至意俄皇無不許可觀於近今俄所立散司迭發孥之約俄亦行英之意未變其所允許也試以俄師未渡朵瑞伯江之前俄皇行文於英內載和土各款與散司迭發孥之約比例以觀可以知俄皇之行願言矣其文係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六月初八日所發由俄駐英使臣蘇物樂皇於英朝而其首

列一事係俄皇欲盡力與英和好望英亦有同意

其文中亦謂交戰時斷無有令兵不入人之都者故土京欲得則得非人所能阻惟相時而動非欲據爲己有而已英國家可以無恐

其文中又謂俄則急欲與土議和若議和於俄兵過巴耳刋山之後則和土各款不無更改今將各款開列於左

一巴耳刋山北保該力阿之地各國應保其名屬於土實則政歸自主

一土之兵丁官吏均應由保該力阿遷出凡有礮台兼礮於地平之

一保該力阿設官自理應卽令團練兵彈壓以資臂助

一保該力阿之地在巴耳刋山南者及凡有土屬回教外各省各國應均爲保護俾其免土虐害

一莽台尼格羅色飛亞等俟各國議定後應增其疆域

一各國於保斯尼阿海蒐果斐那應會定章程得以興旺其地并保其得土善政

一地界於奧斯馬加者日後應歸奧主議

一色飛亞應如保該力阿名屬於土實則政歸自主所有關於名屬之事宜預定於先以杜爭端

一近歸自主之羅曼尼阿應認其自主與否須憑衆見

一以上各款若蒙各國均准各國可同出一詞挾制土朝謂土若不從則戰之咎獨歸於土

一土若於俄師未過巴耳刋山之前能從以上各款息兵求和俄固甚願惟所費軍需俄必責償於土

一俄卽取土之拜薩來比阿（屬羅曼尼阿）巴東及巴東屬地以作軍費

一若以羅曼尼阿所屬拜薩來比阿償於俄各國應定議許羅曼尼阿自主不然則宜取達布爾雅一地以補之

一奧斯馬加若見俄疆日闢不能與俄持平或欲保以上所云自主各地起見俄可任奧行權於保斯尼阿及半屬於海蒐果斐那之地

俄國家所願與英國及各國同心以期速成和好者其意如是又命蘇物樂將以上議和各款及俄欲與英同好之意盡情告知英外部大臣大關毋隱

又有最要一款謂俄皇既陳明其意不欲令兵過巴耳刋山以壞土朝然未知英果能守局外之例不令兵守土京及兩水峽否

英守局外之例一言所關甚重俄益謂英守局外則俄承守以上各款不然則否

試問英國家其不以各款爲然乎曰否英國家卽令駐土

使臣來約得探聽土耳之意若何果能勸其從否乃來約得並未探問英廷而報曰吾不能問也

八月初七日俄皇又言以上各款之意請英若不變其守局外之例則其意亦不變英若有變情形又將一變目俄除拜薩來比阿及小亞細亞等處之外並未有再思得土地方之意云

此則俄皇第二次告知於英英國家甚服其無私見者也試以議和各款比較散司迭發拏之約及英宰相外部各大臣之意亦無甚歧異

迨俄師過巴耳刋山之後至阿得里安堡英國家勸令俄允不得土京俄則仍執前言堅不允從於是英外部大臣欲俄宰相許兵不至噶里波里俄宰相答以英必不據其地土亦不令老兵屯守其地則可大關業已許之乃未幾而土令老兵守其地矣其時俄則仍守前議也

當時俄非有必欲得土京之意惟事不獲已不能不暫爲據守且願前議亦不思得噶里波里至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俄使臣告知大關謂土已違議兵守噶里波里云然俄則仍願前議且思更爲退讓也豈知是日英兵船在地中海者其水師提督接得英國家於正月二十三日下午七點鐘所發電報曰所有兵船駛進大迭納而過近土京不必與聞土俄戰事惟過此水峽毋令人阻塞而已設或土京大亂若英人之在彼者汝必欲保其身家性命再令汝另派船隻於其水峽往來巡察所有駛船往土時日必先回報所得必斯克海灣任彼暫泊恐有後命如無後命即前往勿遲再行蹤貴密毋令人知接得此電報即覆（大關於是時拒其自戰遂謝聯俄但後兵船已退大關甚驚如初）

是則英國家自絕於俄如何反咎俄之狡譎乎後腦斯可於公議堂下院言曰水師提督所統一幫兵船土即不許進其海口必欲勉強而進云俄於此置若不聞含忍而已

二月初五日下午五點鐘英駐土使臣來約得以電報報知國家曰現俄土雖已立息兵之約而俄兵仍往土京前進且俄將軍史錄法强欲土之將帥將兵退出雪里夫里而昨晚土兵已退矣俄將軍又云奉國家之命今日必欲據武他爾寨地方云

其時英公議堂下院正在議餉而從者半阻者亦半至初六日下午五點鐘一刻得此電報其議遂定電報所云俄兵前往武他爾寨果然然俄息兵約而行非犯息兵約而行也來約得謂其前往土京誤矣俄兵旣至武他爾寨英又令兵船駛近土京此次則明謂恐土京中回人昏亂有礙寄居其地之英人爲保護計然大晤士大報論及此事

謂令兵船駛近士京爲敵俄計非爲保護計也其時五國皆謂士京中安堵如故故不請於土不令兵船前往乃土雖不准英兵船入其海口英國家則令水師提督勉强進矣

俄國家見英如是仍不怨懟其宰相告詞告夫行文於英曰昭云保護士京中寄居之人甚是吾國家亦可添兵相助去大鬪拒之即回文於俄曰

吾英派兵船往近士京以保本國人是照友邦之誼若俄爲之是敵土且違息兵之約云噫英令兵船强入其海口尚云友邦俄依息兵約而行反爲敵國乎其時英兵船泊在馬摩拉海離士京甚近僅一點鐘可到俄兵則至撒司迭發孥而定離士京遠則倍之然欲阻俄兵入士京者反使俄兵漸逼士京矣蓋英與俄業已議定俄不可得士京而俄則謂雖不欲常得然至事不獲已非謂不可暫得英旣准此矣後俄兵至阿得里安堡英亟約俄不入士京并不入蠟里玻里俄允英兵若不至蠟里玻里并不守兩水峽則可英雖准此乃密令水師提督無論土皇准與不准將兵船强入其海口俄見英若是遂與土議息兵約時欲兵至武他爾密英聞之惱甚於公議堂急籌戰款又令兵船駛近士京以備不虞俄師遂進矣於撒司迭發孥英遂責俄食言失信矣然至和約已定英兵船仍泊在馬摩拉海俄不以爲然英則謂俄兵仍在士京之外吾兵船仍泊在馬摩拉海迫俄與土議定退兵欲至蒲亞田登舟回國英使臣又恐以若是吾將令兵船往近士京云夫英之紛紛若是者惟不欲俄得士京而已然究其實俄自二月以來士京已在其掌握中矣

其時五國袖手旁觀見英國家如此辦法奇甚有疑英者輕英者而說者謂英國家所以如此者俄土所立之約有礙英利益故也然亦何礙之有約中各款俄曾先時關知於英英已允准俄所許埃及蘇彝士河及兩水峽於局外者未嘗食言所云可得士京者雖屢穫勝仗復有英兵船泊在馬摩拉海以觸其怒俄仍不令兵進士京爲據守計也

試思有礙英利益者何在所云埃及蘇彝士河則有英大臣寇勞司名論謂俄若攻奪此二者事關天下恐俄未必欲與天下爭也故英可無慮若士京及兩水峽俄若得其地以爲進攻印度之基則關係於英者大不然則英之關係較各國少也

英國麥高爾輯著　美國林樂知　寶山瞿昂來　同譯

論俄於印度有何關係

上云俄若得士京不復進攻印度則英之關係輕於各國然恐俄果有攻印度之意否觀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六月俄皇來文顯明言俄欲奪印度於俄無益俄必不然矣自吾思之俄卽得士京亦無益於俄乃吾人疑俄於中亞細亞欲闢疆拓地以爲進攻印度之計則亦不思之甚矣夫古時向來克闍控特進攻印度所需者僅弓矢矛戟而印度所有者尚不足以勝之故爲所敗今則異是夫俄與土地壤相接非有天險以限之亦無頑民牽制其後尙且自用兵以來至於息兵立約時則閱九月兵則不下有四十萬若俄於印度不論以何地爲進取之基吾知其非用兵五十萬不可況地半不毛無路可通也然有人謂俄用二十萬兵已可集事何必五十萬然卽以二十萬兵而論經此荒閒無人之地舍駝馬不能行并其運送一切必需之物而計之駝須四十萬頭馬須三十萬匹隨役人等須一百五十萬名縱難險阻無論其不能達也卽可以達而途中已歷數月矣吾英於此一可於印度先爲防禦一可絕俄兵歸路試思先時俄攻基法尙且備歷艱險何況於印度路更遠乎至其行兵費用有武員花德謂俄每運一彈子至中亞細亞費洋十元然則運至印度交界處則其費更可知矣

夫俄兵二十萬卽使不折一兵竟至印度之界必欲經闞自能闞兩山隘者可於山麓密布礮臺連營以守又況運兵運餉有鐵路之速印度洋之便以逸待勞可以必勝倘必大敗而退如是則基法等處素不服於俄者皆將乘機思逞以絕其後俄不特不能得志於印度俄之中亞細亞亦不能無恐非特中亞細亞不能無恐卽俄在歐洲亦將震撼矣

然使謂英兵一戰卽敗竟爲印人所逐逃回本國幾無一英人在印度俄人豈不大快然印人若此非助俄敵英不過欲盡逐外國人而已然俄亦外國印人仍欲以逐英者逐俄故卽謂英敗俄勝俄於印度其難方始未有艾也蓋欲征服印度其事甚難者英於此積日累月耆時閱百年之久而謂俄能一旦得志於印度乎

故謂俄能侵伐印度者細究其實不過如夢中囈語前有將軍罴丁士謂保俄侵伐印度不過夜中囈語後有人將其言告知活林登亦云然謂昔英於印度無一懺俄之意

以上論俄得印度論其能不能以下則論其欲不欲夫攫俄惡俄之人皆謂俄非昏愚不思利已然卽使俄未失一彈未折一兵竟得印度何益之有以吾觀之英若以印度送於俄俄亦不欲且英若不有印度他國有之欲與於英英亦不欲惟業已有之凡關於利益之事不可不為籌畫然英仍未得大益也得其益者少受其害者多英若與他國失和先欲防印度恐其生變權為所分動多牽制雖然英比他國則得印度之益者大故人皆恐俄得印度然俄若得印度不反富而反貧不反强而反弱較之英有印度爲害更烈俄若與英失和更難兼顧萬不能如英尚有印度洋之便可以駕馭故欲害俄使其攻印度吾之不信俄欲得印度者非謂俄必無私心無貪念謂俄人非盡癡騃欲得印度以自害也雖疑俄懼俄之人亦不謂俄人盡若癡愚然其所言所行則反若癡愚矣

或者曰俄雖不欲得印度可於中亞細亞或阿米尼亞啖發他國以礙印度然必凡有利益英俄常相反而後俄或如是然吾已明言英俄利益於印度初無相反然則利英不利俄者何在意者其在土京乎吾卽謂俄可暫得吾縱不願俄得幷不願英法兩國之得以其與俄皆非所應得吾願土京歸於何人歸於先時所有之人以理言之土國回人之得土京幷其京外屬地亦非應得蓋其始得之以盜竊之行故雖得土京為時已久終不能爲故地又況奴隸其民恣意酷虐以理而言土之人民不宜服於土乘機以還其所大欲可也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派利立約時各國認土在與國之中是一大誤蓋土京並未屬於土今縱不能將其地立爲希臘人之國或司拉甫人之國或以其人合爲一國惟有各國互保作爲局外之地而已

夫吾若願英利益懼俄攻印度惟有誘俄至土京以表盡心於國而已何則俄若得土京可以扶衰救弊將土所荒陽之沃土復成佳壤物產於是盛文教由是隆矣夫欲知土所轄之地若何盛衰試觀希臘國史可知昔一千二百年間希臘朝錢糧有二十六兆磅以今磅數計之有一百三十兆磅雖其時小亞細亞大半已爲回人所得意大利南方亦已爲歐洲北人所有幷克復耶路撒冷及讓於西方人通商不收其稅而計之所失甚鉅而所徵錢糧尚有此數乃今土朝所轄之地及地之能出物也遠勝於前問其所徵錢糧則於俄土交仗一年僅十八兆磅耳

欲知土國若何衰敗可更觀數事以明之一曰農事土國天氣之和地土之沃甲於天下是以物產之盛他國罕有且其地跨有歐羅巴亞細亞阿非利加三洲四通八達江

河濱治所在多有通商便之天下無一國如是之諸美畢臻者亦無有此諸美畢臻肆行暴殄者何以言之土國中向來興旺之地及凡有城市熱鬧之場今盡變爲荒涼寂寞不見華屋推倒處在望而已二十年前有一土國人紀小亞細亞一年所出之麥約値銀三百萬磅倘就其土地之美盡心墾闢可以加至十倍其餘出口貨物亦可多至數倍云

一曰勤事凡製造各物亦復日減一千八百十二年武擊及司可貪兩處織布之機曾有二千張至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已減至二百張今則恐不至百張矣又素所著名出絨緞綢緞之處曰阿必克曰勃羅路因土治法日壞今比前五十年所出之貨不及十分之一不特該兩處如是阿來怕及白格達特亦復如是　一曰礦務所開銅礦百分中可有三十分銅質較英礦銅質多至兩倍煤亦夥且與鐵礦毘連便於製造成物祇論小亞細亞一處土國初得其地時興工開採之礦八十有四今則開採者僅十礦而已亦因辦法不善所得之物較少

由是言之欲俄不礙印度誠不若使俄得土京爲善夫俄礙印度無利於己不過使英不能專注於土英不使俄得土亦無所益不過免其有礙印度然若以土讓爲俄有俄將興其地利之不遑誰肯勞師費餉以求不可必之印度乎昔俄宰相早已言之矣謂人有謂俄欲得印度者其爲入彀焉滋甚俄必不爲其所蒙也

吾卽謂不若使俄得土京試思俄果欲得土京否歷代俄皇及軍機大臣皆云不欲卽不以其言爲然試思俄得土京果有益否以吾觀之無益有害俄若得土京勢必將京外之地亦屬於俄始則救人於水火之中可以免土之虐人感其恩後者不合於俄必將生亂以其不與俄人同類同教者之多也俄卽能善治其民不使生亂猶有一難俄得土京必貪其地利之美惡其本都寒冷爲遷都之計然一遷都則離本都遼遠勢難兼顧凡見幾之士無不知之故決不思得土京也至俄之所欲曾一再明言之矣昔俄立阿得里安堡和約三月之後俄戶部大臣名納色羅致書於今俄皇之叔名康司坦丁曰吾兵若進土京以壞其朝斷無他國能阻亦何危險之有然吾皇之意以爲不若滅土權以歸吾國管轄則於吾國政事與吾國通商較之滅土朝以另立新國獲益更大吾皇總持此意以爲合於理云　此書係俄皇家之秘書故所言皆實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納色羅又言俄皇志不在得土京俄皇亦於是年與英國 使臣西麻論土國衰敗情形并若何

分其土地曰地愈大則愈危故吾非有前皇格得靈第二之私見欲得土京惟願土國自强得以見重於八國若其自甘頹敗不能立國俄英兩國應預定其地歸於何人所得吾卽不欲兼幷其地吾以爲朵諄伯江邊各地及色飛亞保鼓力阿兩地可合成一自主之國以歸吾國管束至英則可將埃及及克里坦一島歸於己特不准英行權於土京耳英若遵此吾則可明告於人總不欲得土京然土若於英俄定議之先遽爾自滅吾或必欲至土京吾非謂必不至云

後俄皇又云倘有强國如英者欲踞保斯花勒斯峽吾必不許以吾國通商及通地中海各江必由此峽若一阻塞通商立盡幷吾國兵船不能駛往地中海矣再吾國若得土京遂不憚征糧以爲不拔之基則俄之衰敗自此始何則得土京者及身卽不遷都其地其子孫必貪其天時和暖宮室華麗遠勝本京必爲遷都之計如是則國非其國雖俄無一人不願囘教外人復其故地然卒無一人願其遷都云

俄國中見幾之士及留心國政者莫不云然皆謂使土國弱小以其屬邦歸於俄管轄較之得土京幷其京外屬地獲益更大夫不論俄得土京與否於印度總無所礙越向南行越不礙於印度

故卽以私心測俄亦無有礙英利益之處天下之所不可不和者莫英俄兩國若也倘傳之東方英與俄極其和好則卽有亂民莫不懾服惟不和則害甚大爾

英至此與俄亟宜修好之時不知英國其何從也吾嘗言英俄利益從無相反之處至於欲得印度譬如梯雲取月必不能得俄斷不然客曰洵如子言則英國中哲人不少何以盡惴惴焉惟俄是恐乎曰是由不情不實幻想者之多也盍觀前事昔英定律例時何以將一無罪之女巫投之於火以滅其尸耶何以竊者竊人之物僅值五賓林卽比律科以死罪耶何以後有大臣於公議堂中議改此律僅有人四分之一能從其三分中教師律師以及按察司皆以爲不可耶何以活林登與各大臣謂若一修改則國將壞乎何以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狄司立論及爵蘭司登欲修改國政請英第一等大國將降爲第三等民主之國乎何以爭相誣而茂司登論及關蘇彝士河則謂如水泡幻影無益於事疑法國欲敗英之利益乎派而茂司登時爲宰相故人信之者衆乃至今日不過十六年英國中幾無一人不以爲妄言矣吾雖不爲先知然十六年後亦將無一人能信必有實今人之幻想妄言者矣

歐洲東方交涉記卷十一

英國麥高爾輯著　美國　林樂知
寶山　瞿昂來　同譯

論英與各國宜若何會議

觀吾以上所云可知英於印度無有懼俄之處英苟於歐洲一面待俄以理不激其怒則俄於印度斷不生其私見是則俄與土立約英於此辦法有二一非因懼俄欲敵俄救土屬各省之意卽當與俄同心幷使俄所欲救之人多得自主之權由前之見則將見惡於俄後得權於土之人使其愛俄恨英幷使俄得市惠於其人悔之無及由後之見與俄同心救土屬之人則尙可將功補過所云過者土屬之人受苦已深英若不設成心則早已獲救故英宜乘此不可再失之時卽不援手亦宜幸其得俄之救也倘欲定所救土屬人之界則不可有寸土再陷於土受其殘害若欲稍減保誐力阿之地可減與希臘不可再議於土至善之法最有關於昇平之局者土若欲長權於歐洲一面祇許其在土京及近京之地不許其稍越他處巴耳刋山一帶司拉甫省今旣服土之轄何不幷救希臘省分若幷救希臘省分則土在歐洲之權盡矣然則土不大可惜乎曰否土自立國以來於人如疾疫故剷除而驅逐之無人爲之悅惜吾非惡土而出此言實爲救人之故且於土亦何害之有現所獲救各省仍可歲貢於土以足其用所異者不得視爲故地而已至於各省中回人好尙之不同文教之各異皆聽其便毋强以所難如是則待土亦不可謂不厚矣

據聞德國親王衛畢斯馬克欲於會議時陳其妙法使俄不得於歐洲東南多長其權然所云不使俄長權者非欲減俄所救司拉甫人自主之權惟欲使希臘人及阿爾排尼亞人亦得自主而已果爾則土在歐洲之地被人分取奧與意大利豈不可於是時亦求其所大欲乎

迺此法與凡定歐洲東局之法皆爲英一國所敢要其終極英不但敵俄幷敵歐洲各國矣如是則宜見好於土而豈知否否嘗觀土俄初開仗時英允俄若照其所請則英爲局外乃俄則實心允行而英失信於俄見於文書中者不一而足卽如前第九卷中英所至要者俄亦願歸會議而定豈知方將會議英忽辭之以難各國無不允從英獨退而不議是何爲者蓋在會議之前先欲强他國不俟會議而定其辦法也然從無如此者昔奧京會議未嘗先定後議法京會議時亦未嘗先定後議且各國派人會議原期和衷共濟以昭友誼非謂束縛之馳驟之强人以難堪

也甚會議時無論人之衆寡斷無有禁人之議者惟實者以爲當議而不能强衆之必從其議昔在派利會議時意大利宰相楷華曾及意大利大局其時奧國全權大臣不從其所議豈非明證乎至人謂俄欲禁人之議吾知俄必不然俄曾將近來所立散司迭發孥之約分送五大國意益謂凡有關於五大國者任從公議若僅關於俄者雖不能禁人之議然權歸自主不能稍奪俄軍機大臣總以各國不能明俄之意議論紛紛特陳明其意曰約中各條各國欲一一詳議亦無不可然從其議與否則權在本國云英宰相聞之急甚卽備大軍與俄軍對壘矣噫後人觀此不將此爲咄咄怪事乎試問他國易地以觀其何以爲俄地乎蓋嘗觀於奧而知之矣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四月初一日各新報云奧國欲議之五事一奧於色飛亞保斯尼阿莽台尼格羅阿爾排尼亞必欲立一通商並用武之約二以後將造至色祿尼楷之鐵路須歸於奧三保該力阿不可於依其安海得其海口四臘於土皇所轄之地各國應保其歸於土皇自主五奧與土欲立約定以上四事夫會議奧國五事時安保無一國謂吾則不議乎若既可以不議獨俄於此時不能不議乎故若將散司迭發孥之約第六條所云保該力阿立爲自主僅進貢於土者與竟易

此一條俄豈不可曰吾意已定吾則不議乎

昔立派利和約各國最有關於今日散司迭發孥之約者惟奧爲然乃奧既謂俄無不合理之處而英則未是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三月十四日與駐英使臣言於英外部大臣大闢曰本國家於俄土所立之約其中有關於歐洲各國者以爲俟各國會議而定俄宰相告司告夫亦已關知本國謂約中關於各國利益各條會議大臣可摘出公議至各國議定則此約定矣云云吾知　貴國家亦有同意正如安得爾雷所云或奧或英欲阻其事無益者也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三月十二日英駐俄使臣見俄相告司告夫問及新定之約告司告夫曰其全約稿業已收閱行將分送各國公閱矣英使臣謂然則會議大臣可將約中條款先議否曰約中各條吾不能禁人不議然除關於大衆利益當議外吾不必聽其所議云

是則會議時可將散司迭發孥之約分作兩類一係關於各國利益俄可與各國和衷共議一則僅關俄一國之事俄獨主之若後來會議大臣欲將僅關於俄之一類亦議正如告司告夫所云吾卽不能禁人之議吾正不必聽其所議者也

各國均無異詞獨英大臣少而司璞尙不明其分類之意

英國家亦思牽制俄國將不與各國共議蓋由少而司夔未將約中逐條細閱第將全稿統觀謂洵如是土全失自主之權國將立敗然欲保土朝正當與各國速爲計議倘不力求和法遽爾不議以致復戰患深矣可若何英果理直氣壯能實證俄違背其先時應許之言則亦何懼與各國會議且果曲在於俄非特英不能平各國亦將起而與俄爭乃英不與各國會議人自不咎俄之食言而謂英實失信矣況俄未嘗食言第九卷中英宰相所陳之法俄曾謹守不貳欲會議而定豈知英宰相至是又行一新法不但如前欲保英一國之利益以爲欲保歐洲各國自主之權矣

吾雖英之一小民見聞未廣然知保歐洲各國自主係各國之事於英何與況吾更有說者先時英宰相見土虐待小民曾笑而不救今各國均能自保其自主反欲代爲之謀乎　至少而司夔恐土朝之敗則未戰之前除英國軍機大臣及愛土者之外人皆知之即吾局外旁觀亦於少而司夔在土京會議時業已言及謂土之必欲勉強不待言矣然所云勉强不知出自各國抑俄獨一國用兵也倘歐洲各大國中有兩國勉强土國土未有不從否則必不能免戰戰則土朝必敗敗則必多生枝節此會議各大臣宜籌之於早者也

即少而司夔亦曾謂土若不從各國所議滅土之危可以立致且將此意告知土朝謂戰而若亡其國咎歸於土及勸土皇不從之人而已

有人責俄食其允英之言吾以爲無損於俄猶憶俄之伐基法也所允於英者未嘗或背乃英國中讀書明理之人百人中有九十九人疑俄嘗俄謂俄皇食言試思食言者何在俄皇之言曾由俄駐英使臣蘇物樂陳於英外部大臣格蘭會格蘭會再傳於英駐俄使臣勞夫忒曰俄使臣蘇物樂言及侵伐基法宗於明年春間動兵（即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其兵有四隊半其侵伐之意以基法人時劫人財物有礙於俄及俄遣人責問反被生擒五十八人今欲問之以罪救此五十八人并欲告基法若再蹈故轍將不汝容然已令立約大臣與基法立約時不可謂俄將令兵常駐其地以表其不欲得基法云

後俄征服基法惟責以以十八年爲期應償俄軍費二十五萬磅至退兵回國時基法皇求俄留兵於其京城以鎭定德可曼人俄留不允所讓於俄患江之右一處沙壤是年秋俄皇與阿霸科爾立約即以所讓之地讓之俄於基法曾駐兵未久有一善於嘗俄之武員往彼探視亦謂不

見俄一兵更有進責俄與亞細亞洲各國立約慨有禁販人爲奴一條其與基法立約亦然

試更以布伐法國之事證之昔布皇論曰吾國未嘗不欲與法和好而法皇挐破侖第三乃由水陸兩路進攻吾國吾是以統全國之兵以禦之以入其界惟是敵法兵非敵法民云此係一千八百七十年八月十一日所出之諭見於十二日倫敦大晤士報者也八月十九日布國太子亦有一示其首句即云吾與法皇戰非與法民戰也

戰後布割法之奧而嗇及樂凌兩地法民遂責布皇敵兵不敵民之言不足以見信於人食言矣吾不必論法人之宜責與否然較之英人責俄於基法一事似更有可責之處何不聞英以責俄者責布耶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十一月俄皇與英使臣論及英俄交涉之事謂英總有懼俄侵伐人國之意然吾已屢次明言不欲得地不欲長權並不思得土京人言大秘德之遺書及格得靈第二之意皆訛言不足信且明知得土京最有害於俄吾前皇皆不欲吾總不思得云

俄皇出此言之時即各國派大臣往土京會議之前二月也俄皇之不欲得地不欲長權蓋欲英與各國同心勉强土朝以期免戰也迨至事不獲已不能不與土戰俄皇已至土界即傳文於英軍機大臣明告其意之所向謂欲得拜薩來比阿及小亞細亞數處至於英之關係或在土京或在埃及或在蘇彝士河或在印度總不一思阻礙者阻礙印度則是妄人而已必不然云英國家知俄欲得拜薩來比阿及小亞細亞數處以爲可行此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八月十四日所允許者也乃至是年十一月初九日英宰相於講論時則暗指俄皇食其不欲得地之言矣夫俄皇僅謂英若與各國同心可以免戰則不欲得地長權非謂至已啟兵端事歸於俄獨理尚不思得地也況俄皇與英使臣談論時已有英若不與各國同心使俄不得不戰必欲得地之意矣

英宰相於彼時講論又暗譏俄皇之欲得地謂英國於萬國之中最要者莫如和非如鯨吞蠶食今日得一省明日得一城者也乃講論之後未幾英即以民主之國在阿非利加洲南名脫來慨斯括而如法國大者不顧其伯理璽天德與民之從與否强得之矣吾非辨英之宜得不宜得吾蓋謂吾國家不可以此責人也試以花勒之論證之花勒謂一百三十年以來英國得人之地有二百六十五萬見方英里其中民有二百五十兆澳大利亞及他非侵伐而得者尚不在此數且英於天下扼要之區皆築礮臺守

以重兵而俄於此一百三十年內所得之地不過一百六十四萬二千見方英里民僅十七兆十三萬三千比較之下覺英得之地約倍於俄民則約多十四倍倘以其地所出一切物產較之英亦富於俄無算使花勒再細較其得地後治之之法吾知英俄相並富英俄初得人地時治理皆不善如英於印度始則以强暴待之此一明證至今則遠勝於前可謂有善政及民者矣然豈英獨如是而俄獨否乎試問一百三十年以來能有他國之政勝於今俄皇在位時者乎俄皇曾解四十兆居民之厄分田授地使成村落又於今中亞細亞所得地方革除販人爲奴之事善乎否乎又極清理訟獄徧設幫審之官至於土屬受害之人他國不救而俄獨救之豈不善乎是則英之治蒸蒸日上俄亦如之而今兩國恨若仇敵勢將有戰豈不阻其善治之機乎若出於戰是此百年內至無益至無謂者也況俄宰相告司告夫於一年前嘗曰英俄兩國若一心以持歐洲大局不但兩國有益且使歐洲均沐其益而乃因疑生忌積忌生離不亦可傷也歟

觀於此言則知英若與俄合俄甚欲結好於英以期彼此有益然俄之欲結好於英而英終不與之合夫豈此時爲然哉四十年前東局如今日有急之時英法俄三國挾制土國使希臘自主其時與國有如今日之英不肯與三國同心私有助土之意其三國之主其事者則英之宰相欽甯也其人才識邁衆希臘之事志在必行惜事未成而人已殁殁後英大將軍活林登任其事（活林登爲將軍稱第一游國政則不及）不能以欽甯之心爲心希臘之事幾爲所阻後在倫敦立約强土任希臘自主土皇有恃於英不聽俄遂與土戰强土任希臘爲自主之國在阿得里安堡立約矣法亦助俄於希臘南方轟沈土之戰船將其在該處土耳其人盡逐出境其時英見俄法兩國盡力救希臘爲之怒形於色且私有憐土之意英如此辦理其如國體何後有英宰相派而茂司登於一千八百二十九年六月初一日在公議堂下院所講之論吾摘其言以終此篇曰希臘之南馬理亞地方土耳其人已盡出境是也吾願英與聞於此其成希臘自主之美舉也然法何以不救希臘全境僅至哥林多地方而遽止耶法有所懼而自止抑英實阻之耶法於希臘何爲豈非以兵强土朝讓希臘自主乎曰是也然則法何以不成其事至哥林多而止耶豈可謂馬理亞及散克里司羣島業已得救希臘已成自主可以以哥林多爲北界耶曰否萬不能也必欲推廣至前所畫之界從獲六至阿泰而可凡有恐希臘輿地及其政事者不論俄法希臘

等國人皆以爲然然將來成此事者法必在先而英必在後功必歸於法并有强英同辦之功而英若不爲其所當爲之事反欲阻人成功是可恥矣　吾聞俄法與土現講希臘之事以吾觀之俄法與土商議已非一次皆知土必惟命是聽矣　吾曾言一千八百二十七年倫敦所立之約不行是以不能免俄土之戰其實土先聲迫人奪俄之船逐俄之人阻塞保斯花勒斯峽以絕俄通商種種背約土亦自謂不遵其先時所立愛克們之約云凡若此者以土不從俄與英法所定之事强土以之待希臘也　以吾觀之應使與知以銀助土之事不可再行又當明告於土土於朵瑙伯江邊所失之礮臺以土實困執使然英不願以銀爲土代贖　吾國家於此時曾盡法商議否曾盡其心力以保太平之局否如其未也又加以疑惑不定則歐洲危甚若欲助土苦於無因更於言語間半茹半吐故與土以可疑使土有恃無恐則咎必歸於英吾所不願當此咎也　前此執政大臣不存妒忌之心知他國有利卽於吾國有利故不憚以扶人自主興人文教爲務各國會董視吾英以爲有撫字弱小之仁乃曾幾何時今則以爲無利於人卽有利於己適與前相反所以歐洲各國視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之約不行知英卽不助土實使希臘不能自主云

以上所講之論大意欲英准行一千八百二十七年爲希臘所定之約吾又以其言適與近日英於東局土國之事相合故援引以爲比也

歐洲東方交涉記卷十二

英國麥高爾輯著　美國林樂知　寶山瞿昂來　同譯

論英與俄戰大有關係

八年前法國在歐洲第一富强之國也乃自與布戰布得日耳曼各國之助爲布敗之之後失法京傾法朝割去兩省之外賠償布國軍費甚鉅設非極富將降爲第二等大國矣

此一兇戰僅出自法國家之意其國中八十九郡有七十八郡不欲戰然欲戰之人如癡者然不知所謂竟迫法以戰而英於此時情形正復相同歐洲各國欲英設一議會議散司迭發拏之約英國家謂俄將全約交出與人公議然後議會可設俄婉言謝之曰關於各國者可議關於俄者不必議英好戰之人聞之於是起而言曰戰也戰也

然戰豈易言哉戰則必將加重捐稅物價騰貴小民先受其害不但此也俄見英無故與俄戰必將盡力害英派其快船襲吾通商船隻吾通商船隻勢必不敢出口售於局外之國一朝失之不能一朝復之將與今之美國等（南北交戰時北方船隻爲南方戰船所阻不敢出口盡售於英英收其利美至今利權尚未復也）

如是則通商之利將爲美德二國所有英之失也實甚

吾前已辨明俄即有私心不能害印度然今若無故與俄戰俄自欲盡力以離間印度後患無窮不堪逆料雖與俄戰可以困俄窮俄然困獸猶鬭而況國乎前未次攻俄時有歐洲中最富强之國（法也）及灑迭尼亞與土耳其相助尚難勝之今若與俄戰是英一國而已而諸反可以制之耶設他國乘英俄有事託修疆界爲名志在得地英已心力交盡不能抗拒則英損滋多眞所謂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矣是所望英國執政大臣長慮而卻顧也夫兵凶事也英律凡氣爭殺人坐以弔殺之罪今若輕視夫戰以害無辜生靈則應議何罪凡有戰必先盡力計免必不得已始可以戰英自一千六百九十一年起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止其中有戰事者六十有七年所費軍需九百十兆五十八萬九千五百二十二磅此皆國債所加利息二千一百三十兆八十八萬二千一百七十九磅兩其三千四十一兆四十七萬一千七百一磅尚未算及加重捐稅及所失百姓財產之數此不過言其大端而已若徵戰之故留此鉅款吾國君民之富爲何如哉雖六十七年之中原有必不得已之戰不同假擲軍需然吾觀史事覺有不戰不失國體徒戰者正復不少今若與俄戰不獨貧賤小民受其害富家鉅室亦甚可危何則此時英國章程小民公舉公

議堂下院議政大臣之權甚於英法兩國其權極大一旦有戰害實先受心甚不甘必將與富貴之家爲難國中先亂危乎不危其關係如是尚欲言戰是非爭國體爭利益惟皮根士非而爵宰相狄司立徼幸於一勝以榮其身後之名而已

後各國派宰相集於伯靈會議俄土所立散司迭發壁之約議定之後卽名爲伯靈之約英俄不至失和東局之大事定矣其定之之法卽見於伯靈之約茲不具載

歐洲東方交涉記終

俄史輯譯

245冊 74.3

歷代總略

上古之世俄國寒冷之區向無居民俱是荒郊曠野惟溫煖地方始有田廬但人多粗鄙各分各族不相統合直至西歷八百六十餘年時始合而爲一遂有俄羅斯之名是書亦從此時譯起迄今已歷五紀建造京城五處傳十二王有名賢王惟第五紀卽現在俄王統系故尙未全備按第一紀自西歷八百六十二年至一千五十四年共一百九十二年卽中國唐咸通三年至宋至和元年止其開國在懦味各六建都第一代王名魯立克從波羅的海畔起兵撫有俄地王薨子依各爾僅四齡相臣阿列克攝行王事號稱代王娶取繼斐而遷都焉又能開拓疆宇立約通商誠俄國之錚錚者阿相卒依各爾親政三十二年戰死於哥羅斯潭王后哦鞨攝政其智巧膽略眞不愧女中丈夫故能攻取地里肥含殺其王馬利以復夫仇及依各爾之子斯味挨多司拉年長軀偉力猛英勇非凡又從繼斐遷都至布爾介掠凡俄國每次遷都步步進向希臘脊腴地方後爲百基尼揀族所殺長子雅兒波拉克嗣位次弟弗拉得莫爾弒之併據其地令通國人皆習希臘教延請希士訓迪百姓在位三十五年薨太子斯味挨多北立與其弟雅兒阿司拉夫戰反敗死雅兒阿司拉夫乃登位爲第一紀第五有名之賢王也其第二紀自一千五十四年至一千二百三十六年卽中國宋至和元年至南宋端平三年止共一百八十二年斯時俄王孱弱兄弟自相爭戰親貴遂分佔土地不能制服此紀雖共十七王祇二位有名之王卽弗拉得莫爾第二在一千一百十四年卽位爲王十一年又有名安得烈者係一千一百五十七年登位爲王二十年弗拉得莫爾第二具有勇德黎庶歸化安得烈王另建都於弗拉得莫爾地方卽以王名稱其都城頗能治國安民其餘諸王無事傳世其第三紀自西歷一千二百三十七年至一千四百六十二年止卽中國南宋端平三年起至明天順六年止共二百二十五年此紀之始値雅兒阿司拉夫第二在位同其宗室勳貴戰死於蒙古族之難王有兩弟依次繼位其長弟生五子其第三子阿勒格三達南味司千號稱英明與日耳曼瑞典犁突阿尼亞人戰俱勝後與蒙古人戰敗死其弟嗣爲王始傳子時式非爾王與莫斯科王爭戰二十八年式非爾王敗莫斯科王卽位號伊凡第一治國明決頗能振興著名於時並能預立長子西面爲嗣迨西面薨無嗣國又擾亂西面之弟伊凡第二卽位歷六年底米丟立後

又傳位與伊凡第三、此正第四紀起初時也、自一千四百六十二年至一千六百十三年止、即中國明天順初年至萬歷四十一年止、共一百五十三年、伊凡第三英明機警、中興俄國、傳孫伊凡第四、居心乖巧、暴虐臣庶、生三子、惟一子最佳、竟殺之、傳位與無能之子、使蒙古人爲相、奸私敗事、波蘭瑞典二國、乘機攻取俄地、幾至亡國、幸有俄屬羅曼懦非家人、起兵克敵、復取保羅的海岸、建造鉅城、徙都焉、稱彼得城、即今之俄京、爲始祖曾立克開創之地、已歷二百餘年矣、此俄之總略也、其史備載於後、

降世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即華光緒十二年夏月甯波徐景羅譯并序

俄史輯譯
歷代總畧

目錄

卷之一

第一章　紀始祖魯立克保相阿列克俄王依各爾
第二章　紀俄后哦鶴臨朝俄王薩威亞得司拉夫時事
第三章　紀俄王雅兒波拉克及弗拉得莫爾並俄從希臘教事
第四章　紀雅兒阿司拉夫爲王事
第五章　紀二弗拉得莫爾及列王衰微事
第六章　紀俄服蒙古受其役使事
第七章　紀俄王達述仸並阿拉克及米加勒三王事
第八章　紀俄王伊凡事
第九章　紀俄王底米丟並法西里事
第十章　紀法法西里事
第十一章　紀三伊凡事
第十二章　紀法西里第四事
第十三章　紀伊凡第四事
第十四章　紀非得兒第一事
第十五章　紀波離司時事
第十六章　紀僞底米丟事

第十七章　紀法西里事
第十八章　紀麥蛟而及阿來格賽並非得兒第二事即俄乃羅曼諾非朝也
第十九章　紀彼得伊凡並立時事
第二十章　紀彼得一人爲王時事並勝土耳其事
第二十一章　紀彼得出遊列邦學習諸藝事
第二十二章　紀彼得與瑞典交戰及波王亞古士督降瑞事
第二十三章　紀同上章合併一事
第二十四章　紀瑞王查爾斯敗走及俄與土耳其戰
第二十五章　紀彼得攻取瑞地及斐喏蘭全地及班師回俄
第二十六章　紀查爾斯回俄與俄約和及攻喏爾威身殞事
第二十七章　紀彼得長子阿勒克納被廢及賜藥身亡事
第二十八章　紀立僞教王院並新增律例及典在尼斯介得議和與籌備務俑事

卷之二

第二十九章　紀彼得加尊號及廢主教長銜並分民三等與波斯交戰事
第三十章　紀彼得薨逝及遺詔事並附論畧
第三十一章　紀彼得性情行動及一切瑣事
第三十二章　紀喀特林第一彼得第二爲王時事
第三十三章　紀亞拏登位並還波斯三省地與土耳其交戰及亞拏死一生總畧
第三十四章　紀伊凡第六爲王並太保亞拏輔政及以利沙伯襲位立阿陶夫司爲瑞典王事
第三十五章　紀彼得第三大婚及俄布漸次構怨交戰事並以利沙伯卒紀其行述

第三十六章　紀彼得第三即位作事寬厚並布戰已畢預備丹國交戰事
第三十七章　紀彼得被弑及喀特林第二襲位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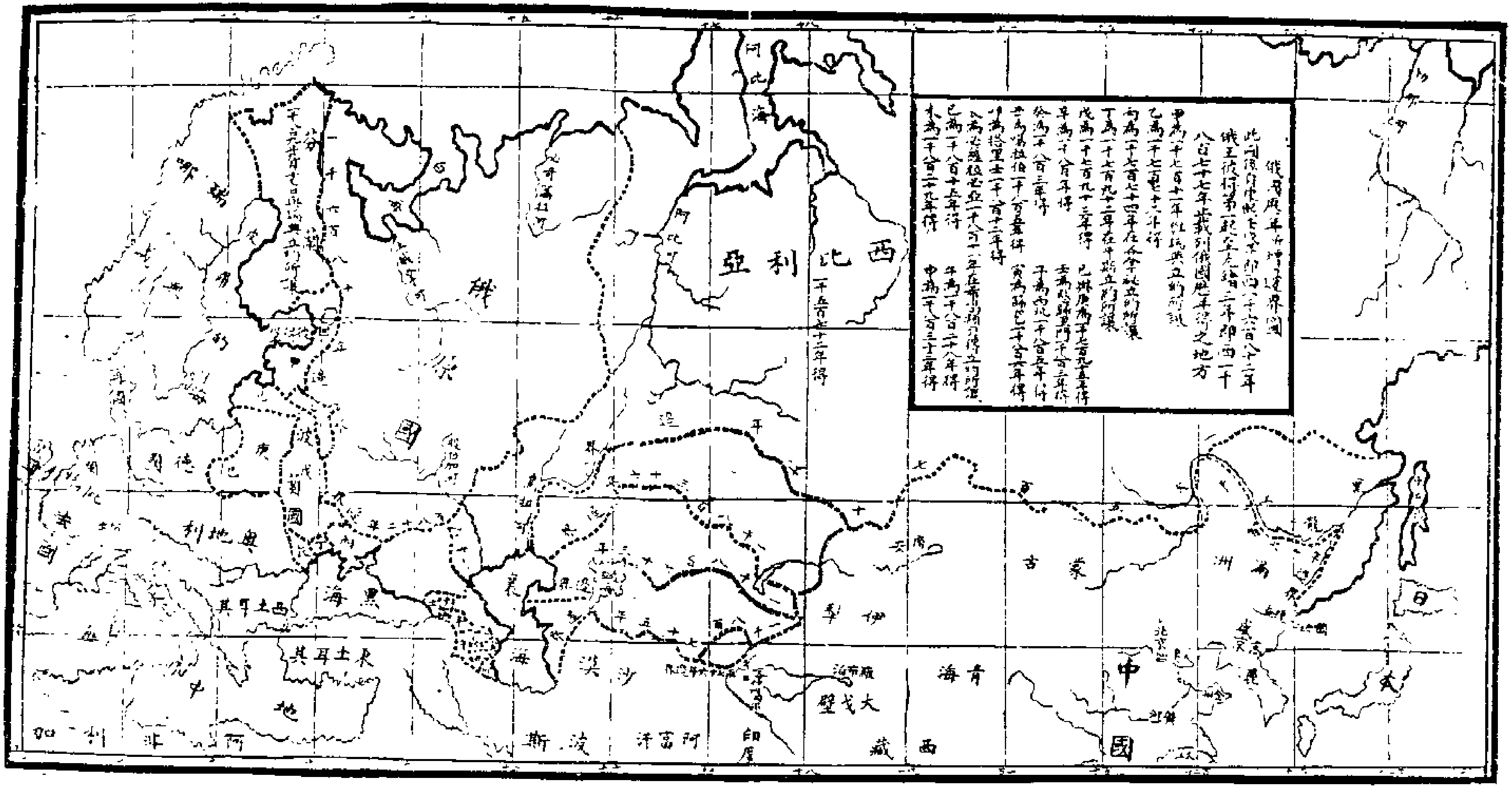
第三十八章　紀紅喀特林行即位之冠禮並教士親兵謀變及朝臣亦有通謀者
第三十九章　紀俄約婆乃多司繼爲波蘭王及俄布立約喀特林閱水師殺廢王伊凡諸事
第四十章　紀波蘭受俄轄制並俄使辣伯甯虐待議會及與丹馬立約事
第四十一章　紀俄與土耳其交戰事
第四十二章　紀俄初次分波蘭地事
第四十三章　紀俄土戰在喀酌葛立和約並布鵪接法叛亂事
第四十四章　紀俄波金貴寵並另立新制及殺朵勒思民服土耳其事
第四十五章　紀俄與土交戰及瑞典攻俄交戰後在伐理喇立和約諸事
第四十六章　紀俄與土交戰及在約西立約事
第四十七章　紀波的金猝死論其一生性情並喀特林用磨慕那非與坐婆非及聞法變再分波蘭收庫爾蘭入籍事
第四十八章　紀謀婚瑞典不果並喀特林卒論其行習諸事
第四十九章　紀保羅登位舉措失度諸事
第五十章　紀保羅更擇衛士武弁及改兵士服飾並新製衣帽事
第五十一章　紀俄與英奧土耳其意大利瑞議約共討法亂事
第五十二章　紀保羅與布法議和及弑事
第五十三章　紀阿勒克三達性情行事及與英議和等事

第五十四章　紀俄法違言並歐州列國議合攻法事
第五十五章　紀俄與奧法交戰爲法所敗事
第五十六章　紀俄助布人在奧斗及斐諾蘭與法瑞戰事
第五十七章　紀俄法在的拉斯得立約並俄佔斐諾蘭事
第五十八章　紀俄取波斯地及與土耳其屢戰事
第五十九章　紀俄法會於耳弗得及與土耳其戰在蒲克喇斯得議和事
第六十章　紀俄法失和及拿破侖攻俄敗走

卷之四

第六十一章　紀俄與法戰及英擒拿破侖並列國立約事
第六十二章　紀俄得波蘭還土及新法兵制並逐天主教黨人事
第六十三章　紀俄勒克末年及其薨逝事
第六十四章　紀君士但丁辭位尼喀拉司嗣立兵士叛亂事
第六十五章　紀尼喀拉司性情與行登位禮並俄與波斯交戰
第六十六章　紀俄攻土耳其事
第六十七章　紀波蘭叛俄及交戰事
第六十八章　紀俄虐待波蘭遺民及希臘教分黨並女教士受害事
第六十九章　紀伊賓及理論吉爾喀先形勢並俄與交戰事
第七十章　紀俄英法與布立約保土並俄兵欲至紀伐中途回軍喀勒荷地歸奧及俄半土奧叛亂
第七十一章　紀俄土搆怨及英使洗馬耳論保土事
第七十二章　紀俄兩路攻土並在西那甲擊毀土艦事

第七十三章　紀俄土在担尼伯河交戰並英法起兵救土事
第七十四章　紀俄土屢戰並俄齐餉欠及英法救土駐兵代奈等事
第七十五章　紀俄攻西利斯底亞大敗及退出瓦拉克事
第七十六章　紀俄棄摩埒達瓦拉克與人入守其地並英法至磕摩雅各地及波得保羅堡交戰
第七十七章　紀薩爾地尼亞助英法攻俄並尼喀拉司薨及列國聚維也納議和事


俄國歷年增廣疆界圖
此圖係以中線表明即西一千六百八十二年
俄王彼得第一起至大猶二年即西一千
八百七十七年載列俄國歷年所得之地方
甲為一千七百二十一年以瑞典立約所讓
乙為一千七百四十三年得
丙為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在各?立約所讓
丁為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在雅西立約所讓
戊為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得
己辛庚為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得
辛為一千八百一年得
壬為瑞典門一千八百三年得
癸為一千八百三年得
子為內地一千八百五年得
丑為媽拉伯一千八百十二年得
寅為瑞典一千八百六年得
卯為格里士一千八百十三年得
辰為亞美尼亞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在東邦立約所讓
巳為一千八百十五年得
午為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得
未為一千八百二十九年得
申為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得
西比利亞
一千五百八十二年得
俄國
瑞典
那威
奧地利
黑海
裏海
土耳其
東土耳其
沙漠
波斯
阿富汗
印度
大戈壁
青海
西藏
伊犁
蒙古
滿洲
中國
日本
北京
阿非利加
地中海
北冰海

俄史輯譯第一紀

第一章（此章紀始祖魯立克偕相阿列克俄王依各爾）

古時俄分三族南爲釋的恒族北爲斐奄斯族中爲斯雷逢意含族此三族出於古傳魯立克乃三族之外西方挐漫族之法蘭然人也先時俄地屢有擾亂權非一統故爭奪不休魯立克與弟二人曰西納非曰忒魯彿爾皆勇而善戰人所推服至是率其部下徑渡保爾的海奄有全俄滋生利用日形隆盛鄰邦聞之咸喪膽曰孰敢敵儒味各六之兵若拒之卽拒上帝也其威名如此凡巴西印度諸國從君士但至肥尼帶者爭相貢獻肥尼帶地近保爾海其酋長藉抽商稅致富奢侈已極民庶各不相下時有儒味之船經過亦因索稅起釁衆船不服與岸上人械鬬岸上人大敗城內居民藉端擾亂酋長乃召魯立克使其保護魯立克旣至據守古拉多噶河使西納非守倭齊羅湖之北忒魯彿爾近百拉斯果非屯紮於是全地皆爲俄有此西歷八百六十二年事也越二年西納非忒魯彿爾皆卒無子魯立克收取其地遂自稱俄王而分封有功將士魯立克居儒味各六在位十七年而薨子依各爾生僅四齡不能治國相阿列克攝政號爲代王按阿列克膽略其大外似愚蠢內實聰巧過人輔主忠勤待下嚴厲至八百八十二年阿列克率師取自莫含司克謀攻繼斐懼其守土二王防備嚴密難於見功偵知二王亦挐漫族人喜曰吾計遂矣乃以便舟數號僞作商船預選力士數十名藏於艙下密同幼主下舟揚言往希臘貿易奉相國諭順便問安繼斐二王舟從尼泊河直抵繼斐先使人賚阿相公文謂二王曰鄉親相訪船已抵岸矣二王不疑親自出迎甫至舟次伏兵一躍而上阿相怒曰汝非王亦非王所生也指幼主曰此非吾王魯立克之嗣王乎有吾等在汝當誅滅叱力士并其從人圍而殲之旣得繼斐阿相大喜曰此可爲俄總城之母因遷都於此或有請其乘勝進取者阿相曰未可也繼斐距儒味千五里之遙其中梗化者衆大兵遠出彼卽乘之豈不棄功於一旦乎乃指授方略某城可計取某族宜力攻數年間皆還定阿相又以己之聰明膽略訓迪國人使其勇於戰鬬恥於退怯未幾果得精兵八萬輕舸二千艘率之以攻希臘路經土角燥地舟不能行命舁船登岸兩旁加輪行陸如飛亦可駛風愈形迅捷故過土角船復下水而行見者莫不驚爲神異兵抵此山底阨麥擊敗其守兵遂奪據險隘阿相以蘇牌釘城扉示勇守將懼請輸金銀爲贖城賫阿相令上降約貢獻無數金鋼寶貨之物悉列於武神之前設誓曰吾君臣不

復來此矣因奏凱回總裴當時俄人咸稱阿相爲博士以其聰敏過人也方歷八年阿相使人至君士但城畧立和約內云如希臘人觸犯俄人或俄人觸犯希人傷人雖無別證立誓亦可作憑若俄人刺殺希人或希人刺殺俄人卽在原處報殺可也如刺後逃走不獲卽將兇手財產斷給死者家屬若用軍器傷人准以赤金二十七兩贖罪如赤貧無金亦准立誓將所有衣物變價抵償無論俄人希人或遇竊案准其格殺勿論若捕獲送官必斷以照原賍罰加三倍凡俄人子身作客在希臘身故卽將行李財物寄交家屬或由俄王自行轉給凡犯王法經官究辦罪不及妻帑姻眷此俄人與別國立約之始阿列克居總裴三十三年俄人喜老練之人爲主故無人議其專擅也阿相所乘之馬最馴平日鍾愛出入不離有術士能預知吉凶適覩此馬謂求卜之人曰此馬不可近也此馬死後尤不可近近則有性命之憂或以其言告阿相卽棄而弗乘馬久閑患瘠而死埋於家園一日阿相忽憶及此馬謂侍人曰吾馬安在答曰死埋已久阿相卽同侍人至園命啟土驗之則枯骨纍然存焉笑曰吾馬猶是也而馬骨已朽矣術士之言安足信哉因以足蹴其顱骨有毒蛇穴於骷髏毒卽由脛至心頃刻遽卒術士之術亦神矣哉時在西歷九百十三年也依各爾始親政事年已四十矣承業盛之後深以弗克負荷爲懼故勵精求治首平三方叛亂時東方有百基尼揀族其人以牧畜爲業不務耕作惟守地方膏腴就之芻牧又喜以劫掠爲業此時竄入俄地將入總裴見勢不敵退至希俄交界之間希臘人利其助已招納之俄王不得已亦與之通約立和至九百四十一年俄王依各爾集兵四十萬戰船萬艘從尼泊河過黑海至君士但所過縱兵姦淫焚掠殺人甚衆其殺人之法甚酷或活釘或生埋或叢射或碎剮甚至掘坑下列刀劍將人自上擲下穿胸洞腹宛轉哀號而死其時希臘未經預備以至民遭荼毒迨後各門防堵希兵俱用火器號曰希臘火戰敗俄兵俄兵遁至小亞細亞又乘機攻掠守兵拒戰甚勇無不以一當百俄兵大敗下船逃命適得希臘水師邀截又復大敗及至回國軍兵十損七八依各爾雄心未灰休息三年先以賄啗百基尼揀族誘其酋長爲質於俄遂揀精練之師再伐希臘兵至多惱河口遇希臘使臣來求和好並餽金寶俄王與諸臣商議僉曰勝負未可必也不如受其禮物暫享目前之利俄王乃與之和而班師焉嗣後俄王年老厭於用兵而諸臣以安居無所鹵獲難愜於心遂上奏曰列邦以爭戰而得馬匹軍械況我國名振天下

乎、王盍不整率師徒、坐收其利、臣查向例每歲孟冬本有親往各郡巡察、隨收貢稅、至次年四月回宮、如帑藏空虛即向各邦相機征取、以充府庫、惟王圖之、依各爾從其言一日至地理肥含、逼索稅銀、其王馬利懼俄兵威、搜括以獻、乃滿載而回、至半途、俄王猶嫌未足、命武弁率師回繳裘、而自領小隊、再至地理肥含、如前逼索、馬利無可供應、不得已率眾奮勇拒殺、俄兵盡為所滅、俄王依各爾亦被戕於哥羅斯潭、此可為貪而不止者戒矣、

第二章（此章紀俄后哦蝎臨朝俄王薩威亞得司拉夫得勢）

俄王依各爾因信往繳裘、太子薩威亞得司拉夫尚幼、王后哦蝎臨朝代理、哦蝎機警多智、能決大事、聞夫死戰、惟以復仇為事、地理肥含王馬利慕其才名、謀態娶以佔俄地、於是使二十人至俄議和、謂后曰、前王貪婪異常、殞滅於地、今我王馬利仁慈素著、國日以興、慕后之賢、願敦盟好、請后移蹕辱臨敝地、以訂同心、敢使下臣請命、后知其意大怒、姑佯慰之曰、爾王之言甚善、固予之願也、爾等且暫回舟、明日備轎迎請、亦不勞爾等步履、當舁舟入城欵待、以盡地主之誼、使者既退、密令親軍在城外連夜掘成深坑、次日后命多人請使者赴宴、將船上岸、舁至所掘之處連所舁下、后謂之曰、馬利來使樂乎、坑內二十人各叩頭伏罪、后令用泥石填平、活埋於此、禁止毋許透漏信息、又使人報馬利曰、使來傳言之人、未見尊貴、兩國大事、願得貴臣面議、馬利果使至貴之人來俄、命其先須沐浴、客入浴室、縱火焚之、來人悉化為炭矣、又使人謂馬利曰、我心急欲與王相會、但故夫未葬、恐人嘗譏、願先至哥羅斯潭安厝亡靈、望王多飭貴臣襄事、並蜜酒百罈、以供筵晏、馬利亦從其請、后密選精壯力士、從至哥羅斯潭、葬依各爾於高墩之上、是日大張筵席、犒賞馬利來人、后及隨從殷勤勸飲、或有問二次傳言之使安在、后急答曰、彼與故夫好友、聊以相伴、後即至矣、逾刻地理肥含人皆醉昏不知事、后飭盡殺之、即集兵弁、剿馬利所屬各城、兵至皆降、除索取金銀外、每城各戶令獻鴿一雀三、莫敢不給、於是旋師圍地理肥含、馬利閉城拒守、后令所擒鴿雀繫以火器、驅之入城、火發、馬利及無數生靈、皆成焦土、間有逃出者亦被殺害、后遂於各處分立郡縣、設官收稅、又在生身之地改為省城、倍極繁華、時嗣王薩威亞司拉夫已長、后知功成名遂、欲卸仔任、志在修行、崇拜上帝、惟俄俗尚事偶像、難與更新、乃於九百五十五年親至君士但城入希臘教、希王祭其名、偕至聖殿、眾前領洗、尊以為榮、薩威亞司拉夫以希臘為無能、而教士更無膽略、故不入其教、臣民

悉聽其自便迨回繼斐薩威即位首選強悍有力者爲兵以資任用薩威視王宮如坐獄恒露處於外與兵卒爲伍亦不攜帶衣衾食物刁斗惟以馬鞍作枕寢則覆以馬衣所食祗擊斃之馬肉用野火燒食而已俄地極寒王倘辛瘁官弁敢就安逸乎其用兵不尚詭詐約日定期明彰撻伐故在敦河烏拉等爭戰直抵阿薩弗凡城雖至固至遠之地亦能長驅進克當時與國有古地名彼雷挨司拉士亦名布葛來司地甚繁富俄王欲得其地統兵六萬由多惱河而進大獲全勝欲在是處建都適繼斐有警報告急因百基尼揀族伺俄王遠出糾衆圍攻繼斐城內糧草將盡太后哦鶻鸞惶無措俄王乃星夜班師先時繼斐城外隔江有兵駐守但軍士不多未敢移動幸城中有一智勇之人越城外出手攜籠轡佯作尋馬狀謂敵人曰爾見我馬否敵人誤爲己兵縱之不問抵江口泅水而渡敵乃追射已無及矣對江兵見人泅水而來迅撥哨船援救已知城中垂危乃密籌一計率數十敢死之士當晚至敵營傳言曰吾輩皆俄前部俄王大兵卽至明日可以會戰奉俄王命預令報知百基尼揀族乘俄不備來攻聞之咸大懼同約議和解所佩劍及飛箭馬匹交與俄兵俄兵亦將佩刀盾甲藤牌交與彼族互換劍卽按盟而退此係西國議和舊例凡民敵求和兵弁將佩劍上獻請罪必准和好此時互易軍械是兩造皆出願和也百基尼揀族回師正遇俄王大隊勉強接戰大敗而遁俄王整軍入城撫慰軍民太后亦薨時人稱美太后大意有三一有謀謨名二治國智能三奉教虔誠太后亦女中英傑矣哉喪葬旣畢俄王因布葛來司土沃產嘉爲希臘通商大埠富有金銀貨物布馬食物必欲遷都於彼乃命長子雅兒波拉克守繼斐次子阿拉克守地理肥含三子弗拉得莫爾守儒味各六自領大軍仍向布葛來司進發此城前爲俄得兵退仍復叛俄增添守備防堵加嚴俄兵至反爲所敗俄王志在必得兵卒死傷甚衆圍攻益力勢不支復爲俄有遂令興工建都希臘人聞風驚怖其王遣使臣至布葛來司持和約呈王且責其不應佔奪土地宜將此城退讓以全和好俄王怒曰孤意不第在此建都且欲至君士但城逐爾王於小亞細亞居住所轄城池交俄統管爾猶以空言搪塞耶使臣星夜奔回希王遂集兵預備於是俄王約同百基尼揀族並亨格利含及布葛來司合兵三十萬攻阿得利亞挪不克回兵至彼雷挨司拉士與希臘兵遇俄兵大敗俄王逃走另有俄兵八千退入城內卽繳城也城甚堅希兵再用火攻擊之俄兵死者之而踰城而亡者千餘人亦有

自盡而死者餘兵乃納降受擄俄王之敗未有甚於此者忿恨更深疑兵弁通敵愈以刑威待下或一日間殺至三百人道至多惱河畔圍羅司多利城暫駐希兵踵至圍之俄王連日出戰皆敗諸臣皆勸王求和再圖後舉王不許令明日決戰當閉城塞路以示必死復大敗而逃希兵乘克其城是役也希臘大獲全勝好事者謠傳謂有乘白馬之天神相助故致屢捷云按此次俄兵稱三十萬或有謂其僅一萬者諒必初出羅斐兵止一萬隨後糾集擄務有三十萬之多未可知也俄王敗後退入婁里司底尼河故里時百基尼揀族復畔偵知動靜預在彼處埋伏俄王被其所圍兵時嚴寒糧食將盡甫過殘冬即率兵奮身突圍竟不能出王遂為亂軍所殺百基尼揀酋長得王頭鏇以赤金飾為酒器餘兵之敗回羅斐者不過百人論者謂是役之敗有咎於俄可為後王鑑戒否則貪得不止奮其兵威將伊於胡底哉

第三章（此章紀俄王雅兒波拉克及弗拉得莫爾爭俄位所殺事）

俄王薩威亞司拉夫既歿疑長子雅兒波拉克嗣位阿拉克弗拉得莫爾各守封地不服統轄雅兒即位五年為九百七十七年將軍師偉尼達謀復子仇乃唆雅兒領兵攻地理肥含地理兵敗阿拉克為逃軍擁擠墮入河中而死

雅兒令拯起其屍伏而痛哭責師偉尼達曰使孤負殺弟之名皆汝之罪也弗拉得莫爾聞之大懼遂棄懦味各六而奔法蘭然俄全地盡歸雅兒波拉矣弗拉得居法蘭然攻克各族威名漸著未幾糾集各族復取懦味各六且叱敗卒曰歸報汝主吾不久來索羅斐矣斯時有波羅斯格俄之鄰國也其王妹甚美已受雅兒波拉之聘弗拉得豔其色使人求婚焉王妹自出謂來使曰予以天潢貴主豈屑卸婢妾所出者之韉哉因此國向例凡新娶者入室新婦必親解其韉故王妹云然也弗拉得大怒遂攻破波羅斯格殺其王而擄其妹強納為妃是時弗拉得強盛率兵直犯羅斐雅兒波拉嬰城堅守其臣布魯底雖仕羅斐而為弗拉得心腹言於雅兒波拉曰城內人心惶惶恐滋內變王盍不暫避其鋒以圖後舉雅兒信其言門大闢弗拉得率衆入城雅兒既出布魯底又曰彼兵勢大臣願隨王復進城中面見議和彼念兄弟之情保無害也雅兒又從其言竟為弗拉得所殺計為王七年為羅斐王四年為全俄王三年弗拉得入宮見雅兒之后本希臘女因貌美為前王薩威亞司拉大所俘賜雅兒為妻時已有娠弗拉得淫焉及生子撫為己有時降世九百八十年為中國宋太平興國庚辰年弗拉得莫爾襲俄王位論功行賞首封

布魯底爲極品越三日悟其反覆召而責之曰賽爾顯爵功已報矣實國若斯爾罪難赦命斬以徇法蘭然族助克諸城恃功邀索欲以編裴樞稅歸其徵收俄王佯許之迨權勢大定乃拒其請法蘭然又請自備軍資往攻希臘王可其請而密告希王令伏兵要隘殲而俘之由是法蘭然之族遂衰俄王既得志大發帑金在宮側建廟一區新立神像巨而且高琢香木爲肢體鑄紋銀爲頭而冀獲庇佑以掩弑兄之惡非有善心實存其中也俄王性躭女色列宮嬪妃已滿八百之數猶復荒淫無度凡民閒閨女孀婦稍可其意卽估奪歸已戀色宣淫而精神仍壯健如昔亦奇人也嘗以兵攻擊各方收復雅兒波拉所失各城自謂得神像之助欲殺俘虜爲祭以酬像功有大臣某獻媚於王曰俘囚之賤恐神弗享不若用本國人以昭愼重神必悅而安俾受福釐既矣王從之命鬮其人得某之子某本法蘭然人素崇拜上帝者斯時不能阻止持子而泣武士遂併其父斬之以徇不遵王命之罪報施亦速矣至西歷九百八十九年俄王后寵衰卽波羅斯格王妹出居於繼斐之別宮懷怨欲弑王斯時王適狩止與后歡聚是夕宿於后宮乘閒行刺王適驚覺起而叱曰爾欲弑我乎可退入後宮更換吉服送爾歸天可也王忿甚仗劍而入忽覩后所生子按劍侍后側謂王曰莫謂室無人也兒願觀王殺吾母王駭然擲劍而出卽與樞密大臣共議其事皆曰王子成勇賢孝可赦后罪日後卽其外祖之地封之治理波羅斯格可也王默然遂置不議其時俄雖興盛但崇拜無稽之偶像王心不安於是有回教人以得勝教導王其言曰如信從其教來生在天上佳麗滿前任爾配合王大喜旣而詢知其教行割禮禁酤醪王遽曰酒以合歡俄人素所嗜好若禁之焉可爲人遂棄而不用又有日耳曼人持天主教來勸曰王若崇信去世生天有無窮福祉王懼教王權重難制亦不納更有猶太人亦挾其教勸王信奉王以其人散處四方無國可歸亦拒絕之後有希臘人以希臘教進王見其翩翩禮貌頗有雅致國人皆愛而敬之因與眾臣集議羣臣對曰若非盡善盡美頴敏如太后俄輵豈能聽從其教乎王意乃決又思本地雖有教師名位甚微不屑受其洗禮不如親至希臘受洗第先須討洗有求於彼又不如攻破希臘使其不敢不洗遂簡精兵下舟直抵希臘之格而生省城令軍士圍攻並傳諭守將曰吾軍已備三年行糧必取此始歸爾守將防堵加嚴圍將半載屢攻不克已有去志而城內教師以密函射至俄營內云城內軍民食水悉取給於溪泉地道埋有銅管引入城

中若掘毀其管城內無水不攻，自破矣，王喜，從其計，軍民果關門納降，曰，驅兵入城，使謂希王曰，聞王妹賢，可爲吾配，王如不許，惟有親至君士但求親耳，希王恐勢不敵，與其妹議，勉從其請，俄王乃定日在教堂受洗，希臘王妹亦送親完姻，乃班師回俄，主教長，教師，及諸眷屬，並隨俄王以行，格而生城仍還希國管轄，王歸繼斐郎諭令將一切偶像拆毀無遺，前本武神號比魯尼大者，繫之以馬曳入河中，沿途派兵十二名鞭撻其後，王又至儒味各六將武神巨像，曳至高橋之巔，推墮江心，百姓訛言像墮後復浮水面，以手持杖擦諸橋上，且開言曰，將我持杖作今日證，日後可憐我也，衆信其謠，漸成風俗，每歲是日聚少年好事者於此各執棍棒，互角勝負，以成勝會，幸此風今已之，祥新王復榜諭通衢，敢有再拜偶像者，科以死罪，復諭守安居民曰，皆爾有衆，宜受洗禮，以綏厥福，其敬聽予言，廣方遊民見榜諭，爭先領洗，王復發帑建立教堂，備供盛饌，欵諸教友，此時王心較前仁慈，殺戮稍止，但不識是非，仍是不明真理，何足取哉，百基尼棟族，偵悉俄王舉動，聚衆來攻，徑至蘇拉河岸立營，俄亦分兵隔河拒守，百基尼使謂俄王曰，爾我相爭，可各選一將，以決勝負，不必混戰，禁毒生靈，俄王見敵軍雄偉猝難與敵，因答以暫緩數日與爾交鋒可也，時有老將入奏王曰，臣四子均在營效用，尚有幼子在家，勇力超衆，可與賊鬪，王召而試之，乃選拒牯牛，令力士以火烙鐵刺牛股上，牛負痛狂奔，諭其子能獨制此牛，即可勝任，其子徒手而前，力擋牛首，牛不能動，斃之以拳，即以手剝其皮，剖其肉，王知可用，使出壘挑戰，百基尼輕之，令勇者出敵，爲其子所仆，百基尼大懼，拔寨而退，俄王違約驅衆追殺，俘斬甚衆，按此老將之子素業皮工，絕無聞望，乃一戰成名，封以顯爵，爲之建得勝城於交戰之地，以旌其功，越三年，爲西歷九百九十六年，百基尼棟族果起兵復仇，攻俄之淮西拉斐城，守將求救於王，王督兵救之，親與搏戰，身受重傷，匿橋下僅免，城亦陷，次年百基尼又圍北衞各六城，時王在儒味各六招募練兵，援救不及，城內糧盡，守將臨危，乃設計密掘二地孔，深廣如井，造木桶二，置孔內，一貯密酒，一儲麵漿，皆令滿溢，選幹兵數人，出城，以議和爲名，邀請數敵人入城，令坐井旁，欵待殷勤，即將井內麵酒，與同飲食，敵人問故，以該地天生此物，資人口腹，竊對敵人驚異，私相計曰，我兵圍城，亦無益也，乘間出城，稟報主將，竟解圍而去，此據俄人遺傳，若是，然該族何其愚乎，姑誌之而已，至一千十五年，俄王弗拉街莫爾在位四十五年，庶子阿司拉夫出守儒味各

大收取積年糧稅抗不解繳且聞其違背舊章王赫然震怒親率兵討其罪年邁神衰忿激過度半途遽殂人謂其弒兄之報理或然歟顧阿司拉夫之罪擢髮難數矣

按俄王弗拉得莫爾雖反覆無常而治國規模足資利、益其開墾曠野建築城堡教民耕種廣招希臘名匠與造宮室館舍設書院教堂延希臘淹博之士為師訓廸俊秀其時俄俗安於頑鄙少年子弟不肯就學甚至强逼入館迨甄陶既久得其梗概於是俄人始知尚學尊王為聖自登位以來凡事無不革故鼎新惜子嗣眾多未能善為處置王有子十人恐分爭難制竟瓜分其國以封七人使各居一處嗣後俄國恒因分地肇亂王固未之鑒也若他國庶子繁衍安置之法或賜以爵或遣以邑使無大志而俄初無此例況地居寒冷必需行動以舒氣血不能閒置一室與婦為伍是以俄王薨後兄弟互相讎殺抔土未乾而操戈同室不預為之備故也

第四章　紀雅兒阿司拉夫為王事

俄王勿拉得莫爾既殂斯味挨多北六係長子而王所鍾愛惟庶子波兒意斯其時適領軍五萬駐百基尼揀之境遺詔頒至行營聞長兄已嗣父位營中將校勸其乘機反戈以圖大事願與斯味挨多北六決戰臣等效犬馬勞波兒意斯不聽三軍閧之逐漸潰散適斯味挨多使者來營波兒遂為所殺同時死者並有二弟尚有一弟封於懦味各六名雅兒阿司拉夫糾集部曲以復兄弟之讎為名舉兵攻斯味挨多擊敗其兵時斯味挨多娶於波蘭遂逃至華沙（波蘭京城）乞援其岳興兵至俄克復故地西歷一千十八年斯味挨多仍登王位但素性妄誕言而無信且有害岳之心岳遂棄而返國雅兒阿司拉夫敗回懦味各六恐斯味挨多來討欲逃至法蘭然因備船待濟軍民聞之咸願竭力拒戰矢誓無他將所備船隻焚燬集眾出師至波兒依斯被害之地與斯味挨多之兵相遇斯味挨多大敗遁至半途駭憤而卒雅兒略定俄地在一千二十六年襲登王位時王弟斯底斯拉封梧得拉閘王率眾來攻雅兒拒之累戰不勝乃與之連和並治國事雅兒理政治民斯底統軍略地並尊十年斯底乃卒仍歸雅兒一人管轄斯時俄之律法未精雅兒更訂之煥然一新希臘聖書親自抄

錄數冊譯成俄語垂於後世各城設立書院聘希國名士教導子弟顧王雖崇信希教而於民悉聽其便可謂體諒之至希國主教長屢請分遣主教駐俄俄王不許民皆美王之克剛克柔職此故也王生三子一娶希臘女一娶日耳曼女一娶英吉利女其妹爲波蘭王后生三女適法蘭西哪威亨格利等國是以歐羅巴洲昇平無事初俄律皆由口傳無可稽考各族各例一遇交涉易起釁端王旣訂律筆之於書永垂不朽於是民皆遵守而無所用其爭競矣嘗考其律第一條以報仇爲要凡軍民能自報讎掯殺仇人者律勿論如力不能報准告官懲辦若被殺之人並無家屬親族則繳償贖銀四百八十兩輸歸王庫卽貰其罪如俄人犯罪准減半繳償倘殺者爲婦女均以減半論如殺死僕婢僅照一頭牛價繳銀三十兩論者謂男女生命懸殊過甚而俄之奴隸雖異邦之俘馘或利債所准折而僅與牛馬同科殊失持平之道其第三條云如傷殘人肢體或一手一足已成廢疾者與殺人同科如拔人髭鬚較損人手指足趾加四等論罪倘被告之人聲稱冤誣則以火烙鐵刺足如並無痛楚仍能行走或以沸水澆背不至號痛者皆爲無罪其七條云有爵位人被人告訐能對天矢誓卽免科斷告者意有未慊拔劍刺所告之人格殺者皆弗論其十三條云民分三等一世家二庶民三僕人各異其品毋相淩犯十六條云凡田地議定租稅歸世家子爲俸不輸國課另有公田歸王收租國有兵事世家子供給軍資備王役使民間富戶無嗣不准弟姪承管家產盡入王庫凡審斷刑獄未決擇民間公直者十二人同聽訟詞必衆情允洽方可定案否則刑官不能退食永著爲令一千五十四年雅兒阿司拉夫薨子嗣位

第五章

（此章紀二弗拉得莫爾及列王衰微事）

雅兒阿司拉夫之子名衣士挨阿司拉夫在位二十四年無善可紀以至邊疆不靖國內大亂及卒弟威司挨烏拉在位十五年亦無事可書迨衣士挨阿司拉夫之子斯味挨多北六卽位奢侈無度民愈不安尸位二十年將卒欲立己子嗣位時威司挨烏拉之子二弗拉得莫爾事王忠敬屢著戰功民素仰望一千一百十三年斯味挨多北六卒繼娶大亂殺戮猶太人甚衆官民共議立二弗拉得爲王固辭不可乃登位撫慰臣民殄除宄醜清理疆界整頓律法在位十一年臨終遺詔與諸子曰我之愛子敬聽孤命汝宜崇敬上帝愛護黎民惟存仁義可得永生凡在上位宜作孤子之父宜伸寡婦之冤毋論有罪無罪不可妄殺人弗藐視教士供給不忘蓋爲爾祈禱可綏福祉也十

宇架上矢誓愼弗違背治家有禮不可沈湎酒色后妃宜賢不宜使之有權知識宜廣戰陣宜愼凡出征巡狩以身爲模不使從行軍士援累閭閭我愛子聽之哉毋避險毋懼死惟仰賴上帝以畢乃躬云云二弗拉得有三后生子女五人及薨命太子斯的斯拉嗣位其母爲色格生王海六德之女斯的斯拉頗能體貼親心勤政愛民惜僅在位六年薨自後國遂分爭地亦瓜裂縱橫三十八載歷更十一王無可紀載之事俄地僅繼斐一城餘皆有名無實一千一百五十七年第一安得烈在位建都在弗拉得莫爾地方欲據繼斐於是干戈並起至一千一百六十八年安得烈始得繼斐遂欲削平諸部諸部合兵搆戰安得烈敗死二威司挨烏拉立與諸部聯和至三十六年之後三依各爾即位式微益甚俄并無王此至弱至衰之時也適亞西亞中蒙古崛起幾得併有其地矣

第六章　（此章紀俄服蒙古受其役使事）

蒙古主哨嗒斯即中國所稱元太祖者是既吞佔中國地遂欲兼併俄疆一千二百二十一年蒙古擊敗俄兵於架格斯山一千二百三十七年與蒙古戰於布格來俄兵大敗全軍覆沒按蒙古地居沙漠民人獷悍以牧畜獵獸爲業多產良馬嵩大而馴騎兵所向披靡莫能對敵其屬部曰韃靼尤驍勇善戰先是蒙古使者至俄俄人殺之至是以復讎爲名既取架格斯山其地多鐵礦所產甚佳可作鐵撞鎗箭之用鋒利無比甚至一日可取繼斐大城蒙兵直至烏拉駐紮時有天主教王使者百蘭介鞭同法蘭西使臣往見王孫牌抵見所駐兵實有六十萬精悍無比內有韃靼兵十五萬皆聽其指揮當時蒙古出一異人預言太祖必爲普天下之主今其言果驗矣又蒙古律法最嚴其至重者一淫二巫三怯敵凡戰陣得勝者賞敗奔者戮即平居相語以戰死爲榮以逃生爲辱故戰無不克攻無不取時俄地各處地震歷歲饑饉俄王由利專以修造教堂優待教士爲事與兄弟部落舉兵爭戰搆難不已而牌抵率兵前來如入無人之境由利等急遣使至蒙營乞降牌抵另自建大城於烏拉窩瓦兩城之間號曰昇百爾譯即金部之謂後又加設三部曰磕廓雅曰愛斯答曰坎葛山使人搬運各城金銀珍寶實於大城斯時俄人役於蒙古艱苦備嘗迨牌抵卒布爾該嗣立始詔各民戶登冊各城設官徵收糧稅保衛聖教凡希臘教士田產悉蠲其糧獨不喜天主教以繼斐王弗拉得王信奉其教怒而廢之凡所屬諸藩部落歲有常貢如藩部相爭准相訐告候布爾該裁決遇有死亡繼立稟請擇封不遵者殺無赦凡蒙

古人皆奴視俄人逼其財物供其役使俄人恨之刺骨至元憲宗朝爲俄擊敗不能復振始有復興之兆云

第七章 （此章紀俄王達述低並阿拉克及米加勒三王事）

自蒙古攻破俄國奪其土地凡俄之分藩部落乞降者封爲諸王另立一總王以統轄之諸藩部父子繼世或因事更換新王必到上都朝覲躬承册命始得安於其位路途遼遠往返經年部下或生變亂不能猝制咸憚苦之未幾蒙古之界自爵部即金部不受朝廷約束另自立主建都沙賴地方俄諸王祇往沙賴朝覲便可定位朝廷亦置而不問至一千二百六十六年金部又自分爭有力士名懦戡落起於黑海之北俄人見金部又復內變日尋干戈於是各懷叛志各城監守之蒙古官弁乘機戕害俄王達述低善於用謀見有機可乘謂以我攻敵不若以敵攻敵唆使金部與懦戡爭戰但打仗均在俄國界內蹂躪擄殺在所不免所以俄人仍遭荼毒及弗拉得莫爾子阿拉克三得嗣俄王位都於懦味各六王有經濟才以復國安民爲念招撫離散建築城堡日耳曼瑞典二國連兵伐俄阿拉克破走之見蒙古兵勢尚強降心屈志奉令惟謹反與繼斐弗拉得莫爾二藩王齟齬因繼斐王崇奉天主教弗拉得莫爾王聯爲婚媾同聲附和且不給蒙古歲貢金部可汗惡之命將二藩歸阿拉克管理然二藩既不尊奉金部亦不願受阿拉克節制互相猜疑可汗將興問罪之師因羅斯得非與弗拉得莫爾等處負三大罪一不納蒙古糧稅二戕害蒙古官吏三強人入希臘教聞可汗震怒乃遣使卑詞厚禮至沙賴謝罪可汗俯許之而徵俄丁及諸藩集兵至都聽命其意欲調開諸軍潛師往勦易於藏事阿拉克知其詭命衆毋往我願一人自往見機行事於是往見可汗乞恩免諸人罪可汗猶豫未決久之竟允其請且從其歸阿拉克回至中途卒疑可汗藥之也先是阿拉克之父亦以事往覲金部被其毒害因蒙古陰忌俄人強盛難制故凡英奇之侶以計除之防其生變也阿拉克死後俄人始悔昔之不從其教咸惋惜之羣尊以爲聖嗣後俄人漸相和洽踴躍輸糧始有中興之象惟諸藩以爲蒙古服俄之後分封諸王不宜再立總王隆其位號使吾等受其制轄於是有謀奪之者至一千三百年時俄王米加勒立都忒菲爾時有人名由連者起兵掠地稱王於莫斯科與米加勒爭戰互有勝負莫斯科地雖居中而忒菲爾戶口衆多由連漸難與敵幸其妻爲金部烏斯跋可汗之妹恃之爲援豈料米加勒毫無顧忌攻破莫斯科由連遁走乃擄可汗之妹並金部使戍守之將卒一人皆執之以歸

可汗本庇米加勒妹雖被俘猶隱忍未發及妹死於忒非爾由連謂係米加勒毒斃訴於金部可汗信之趣召米加勒至沙賴令刑官略詰卽誅殺之立由連爲俄王一千三百二十年由連因貢不敷額召而讓之由連至中途爲米加勒長子所殺可汗大怒捕而戮焉

第八章（此章紀俄王伊凡事）

由連旣死米加勒次子阿勒克三得稱俄王居位僅三年謀蒙古人之居忒非爾者將盡殺之事聞於可汗乃命由連之弟伊凡爲王統轄諸藩進討忒菲爾之罪伊凡號召諸藩勒兵攻破其城執阿勒克三得及其子械送沙賴褫之論者謂是役也俄人愚而蒙古甚智古今之謀大事成大業者類能知彼知己相時而動阿勒克三得以區區之忒非爾不度德不量力冒昧一試身屠子滅而金部之命伊凡征討直是以俄攻俄有天子命元侯之風焉可汗亦人傑矣哉自伊凡王於莫斯科逐漸興隆計有二百七十年其族系均享和平之福其始藉蒙古之力制服諸部外示恭順惟可汗之命是聽其心之惡恨蒙古與忒非爾略同惟莫斯科人深知欲滅蒙古非聯絡全俄同心抵拒不可爲功此時人情未洽故唯唯惟命卽聘娶王后亦必求可汗之女以實內治計亦譎矣伊凡又因武備弛弱由於國帑空虛各處糧稅向係金部派員徵收乃以計紿可汗請爲變通由莫斯科王額征轉輸沙賴可汗許之從此利權在握日益富强諸藩部落有貧乏不給者卽以度支羨餘售買其地收爲己有於是疆域日闢國人因伊凡最喜圖利稱爲界利帶譯卽錢樹子也或曰伊凡欲收民心每出命從臣攜帶銀錢遇疾苦貧窮隨時賙給故有此號歟一千三百三十七年伊凡託言承可汗命慵味各六等處糧稅加倍民不敢違盡伊凡藉蒙古威力剝取俄民卽藉民力以媚可汗得其寵愛其狡計如此當時希臘教最盛其至貴者曰主教長凡主教長所居之地卽爲京畿伊凡欲以莫斯科爲都而張大其名因賂可汗令主教長由弗拉得莫爾移駐莫斯科新建大禮拜堂及主教邸第執事廨舍咸完備焉供張甚盛冀主教長悅而祝福得承天眷伊凡素蓄大志性復機警欲統轄全俄撫爲己有故智收術馭有抗拒者往訴沙賴假金部以爲脅制地時有犁突阿尼亞王奇利米不受籠絡有與伊凡不睦而往歸者曲加撫納如逋逃藪南便之投莫斯科者伊凡亦受而弗卻當伊凡在位時土宇式廓士庶殷繁商賈雲集貨物充斥至一千三百四十年伊凡薨子西面嗣能循父業內安外攘圖謀所入瓜分族人終其世無閒言在位十三年薨其

第二伊凡嗣能修父兄遺緒帑藏加增亦守成令主也在位僅六年薨底米丟立

史氏曰蒙古自烏斯孜可汗雄視諸部其待俄之溫服猶父之使子耳俄雖有王事無鉅細必稟命而行無敢自專者及西面繼位始擅自承襲未請命於可汗可汗以姻婭故不苛責以禮於是蒙古之權漸替而俄勢稍振蓄積久情熟嫌忌約束之心已消於無有矣嗣後蒙古人之在俄監守者漸易俄人自行經理由是俄王始可有爲馴至克復舊疆光有故物雖曰人事有天意存焉

第九章（此章紀俄王底米丟並法西里事）

一千三百五十九年底米丟稱俄王仍都莫斯科底米丟思君位紛爭欲以父子世及毋許旁支佔越乃與宗族勳貴立約嗣後王位一秉相承不許爲倒逆者共討其罪諸大臣無不樂從其議蓋大統相承無可覬覦諸臣亦得世席簪纓若旁支覬位彼必各親其親別任心膂昔之權要豈得世享榮封故諸臣一聞此約靡不竭力贊成其矢弗渝底米丟又援擢[illegible][illegible]爵祿之上不惜高官厚祿畀以事權由是諸將悅服相率歸誠其部下英傑亦捐棄嫌猜踵門獻策莫斯科從茲大振時蒙古各部分爭自相屠戮可汗不能兼顧向之臣服金部若韃靼諸酋轉有輕覷之心底米丟知勢可有爲乃下令曰凡俄之藩部皆吾一本當共相和協以窮滅仇讎爲心凡軍國諸務宜稟命於吾若恃蒙古爲援抗拒不進者當率諸藩討殺之諸王聞令雖不甘臣服底米丟亦不敢顯爲違背互相羈縻而已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至八十年凡歷十八年蒙古之亂始稍定而底米丟之勢已振論者稱其有大功三焉犁突阿尼亞有大將名阿勒克夙稱善戰咸憚其威時從西歐攻俄轉戰而前莫敢攖鋒略地至纖斐底米丟大敗之阿勒克乞降功一底米丟累與武菲爾人戰大捷四次內二次底米丟已敗逃幾爲所獲皆得高峻石城設計固守乘間出擊轉敗爲勝武菲爾詑爲天助屈伏求和其功二又將數小國合併一國歸底米丟管轄以窮蒙古羽翼功三方底米丟嗣位時入覲金部拜跪如儀至是可汗使人徵取歲供底米丟執而殺之或遣蒙古小隊遊奕戰輒大勝俄人由是膽益壯心益堅可汗雖怒其叛己而內難未靖徵兵俄部無應命者惟武菲爾尚貢獻不絕故底米丟興師問罪金部不能救武菲爾謝罪聽命乃合兵拒蒙古俄諸部皆響應適蒙古禍患漸息可汗始集馬步兵六十萬討莫斯科至敦河遇俄兵二十萬陣於對岸底米丟諭於眾曰

俟彼濟而搏戰與彼渡河迎擊孰利僉曰願渡河決一死戰衆遂渡河既登岸斫纜散舟皆無退志陣甫合終以衆寡不敵殺傷過當窮歸路已絕仍奮勇拒敵先時底米丢另簡師數萬密飭從別徑渡河擊蒙古之背蒙古軍望見疑爲援至俄人乘之遂潰是役也俄雖倖勝戰死者亦數千人越二年金部帶麥爾可汗襲俄不備猝率兵伐俄進圍莫斯科武菲爾拔仍降蒙古底米丢乃遣使乞和貢獻如初至一千三百八十九年底米丢卒子法西里嗣爲中國明洪武之己巳年法西里心性聰敏以刑威馭下傲慢無禮凡事固執然亦頗多智志以糾合諸藩驅斥蒙古爲事並合力猶未逮至一千三百九十二年入覲沙賴盛其貢獻可汗賞賚各有贈遺及一千四百十年法西里復徵貢稅不入金部來討再戰再敗又降服之然俄勢轉熾并取各六之地亦歸法西里管轄法西里在位三十六年薨於一千四百二十五年疾大漸時徧集大臣蕃部使各矢誓戴立其子子僅五歲號二法西里

第十章

（此章紀二法西里事）

中國明洪熙乙巳年俄王二法西里立俄之初無錢幣國中祇用散銀日用貿易則用松鼠皮如一二文之細用松鼠頭或耳皮與他物遞爾以貨易貨而已嗣後稍變制度莫斯科與武菲爾所用錢文一面鑄韃靼字一面俄字至是另鑄俄字錢通用其有韃靼字者燬置不用當二法西里初立時諸大臣恐其年幼宗戚或生異志詭稱今王誕降之夕有金甲神人顯於天際云天賜聖主爲爾安定國家宜壹乃心力翊戴朝廷時王叔由禮謀襲位大主教聞而惡之斥其出會適俄地瘟疫盛行由禮亦染是疾咸謂天譴所及無何由禮疾愈衆稍稍信服之遂與法西里權勢相抗於是集衆僉議使二人往覲金部惟可汗命擇所當立既抵沙賴可汗見二法西里年幼而隨從之臣甚衆乃決意立之俾由禮俯伏稱臣且命於回莫斯科日由禮控轡奔走法西里馬前以示尊卑之分由禮聞命大怒率衆先回莫斯科自立法西里留沙賴不敢歸籓部大臣及主教長不願屬由禮皆遷避他往由禮子亦懼而出走莫斯科城爲之空由禮乃遜位迎法西里復辟及由禮死其子復叛率衆入寇法西里倉猝禦賊反爲賊擄挖去雙目使其廢法西里之衆大憤誓死力戰大敗賊兵迎法西里歸國由禮子自戕凡預逆謀者皆論如法俄仍興盛如初時蒙古勢愈不振俄之貢獻始絕跡於沙賴矣論者謂俄之中興藉希臘教之力居多當一千一百數十年時其教士來自希臘熟諳律法才識敏練貢獻亦甚豐實能主生

殺之權與大爵位等擇險沃之區營建大寺廣如都邑外環堅城四隅均有敵樓多儲石子一經守禦攻不能克大教長第宅制擬王宮其下各分職秩守衛之士甚衆凡遇大節期大衆會大教長乘驢至寺俄王例應執轡馬前以示隆敬如國有大事王必先與教長商議後及勳宰諸臣然可否惟教長之命是聽或與蒙古議和及歲進貢餉必需教士充使以其有口才尚能限越差如遇兵革紛爭士民亦所往教城避難無敢侵掠之者以故寇難愈急其教愈興凡殷富之家恐遭劫奪咸挈貨賄妻孥入教城棲止所以數十日歛庫帑日增又如俄王薨逝衣殮悉用教士服飾作一千二百三十九年懦昧各六之大主教爲犁突阿尼亞人陣擒衆情倉皇無措乃割一省之地更益三城以畀敵並許嗣後永服役使求贖主教還俄其見重如此又凡災發地震畏怯者盡輸貨産入寺以爲災難可免而永福可得不復計及衣食與子孫也蒙古人久居俄地耳濡目染亦尊奉其教可汗嘗躬謁主教屈尊膜拜主教亦時駐沙賴以應其聘俄王每易世藉其力以嗣位法西里目雖暫仍居王位國事稟命而行至一千四百六十二年法西里以壽終

第十一章（此章紀三伊凡事）

俄王第三伊凡卽位年方二十二歲伊凡性機警善詐謀恃其才能剛愎自用國人稱爲大伊凡其始卽位也敵愾甚衆國內之懦昧各六王珀斯珂王及國外之蒙古犁突阿尼亞皆與爲難惟腹地諸郡邑與南部軍民多助之而東西皆勁敵藩部亦未服從因默計吾力不足拒蒙古惟使他國鷸蚌相持吾乃於中取利耳乃使人賂瑞典犁突阿尼亞各侵蒙古邊疆亦使辯士說意大利王使其協助蒙古果疲於奔命伊凡初立不往沙賴朝覲亦不供歲貢辭以他故而上書陳謝語極卑順莫斯科都城向有金部使臣駐紮監制其國伊凡患之因織其罪而陰愬諸可汗乃易他使以往復不郊迎盡禮初可汗之使至例應中途悉鋪氈毯使者之馬行其上伊凡悉除之蒙古取俄之喀散已歷有年伊凡克復其地一千四百六十九年復得喀散所屬諸城分兵戍守之顧伊凡雖善謀而殊少膽略臨陣退葸不敢居前克復喀散軍民之力居多時金部來討再爲俄敗一千四百八十年可汗領兵親征聲勢頗盛伊凡懼欲乘其未至令妻孥逃避遠方軍民相議曰俄之受役於蒙古久矣既克其地復敗其師怨深矣戰亦死降亦死耳當決一戰以求活太子聞而壯之願留弗去伊凡不得已暫駐行營大主教弗西牢知王之怯也恐其私自求

和踵見王曰軍民誰不愛身家性命願誓以死決戰者誠以敵怨已深降亦爲俎上肉耳戰或可於死中求活王不得已至此如私遣求和是自投阱檻也卽遠遁他方彼必長驅追襲將欲何之乎縱化爲大鵬上騰吾知天神必驅而下之不令王倖免也今帶甲之士二十萬同心敵愾王盍不壯乃心志以洩國恥耶王雖謝之而中餒如故俄人整師前迎與蒙古夾河結營可汗將俟冰堅渡河薄而攻俄伊凡聞之大懼未幾冰果合伊凡將棄師潛遁適蒙古別部叛亂勢甚猖獗沙賴戒嚴告急於行營可汗拔師返國中途遇利薩克兵邀擊之蒙古大敗而歸初柯薩克與蒙古有隙亦時侵俄地互相報復其擊敗蒙古本非救俄猝然相遇又値蒙古咸怯歸志故奏此大捷而俄人疑爲伊凡所使羣美其神謨廟算非臣下所及俄軍勇氣百倍乘勢進攻諸部皆望風款附可汗度勢不支乞和於俄伊凡許之徙封金部於碕摩雅之地於是招攜服遠國愈昌熾時有使臣將往土耳其伊凡諭之曰吾乃諸王之首也汝見土王宜分庭抗禮毋失大邦氣象使者遵諭而行土不敢詰俄諸籓惟儒味各六最強與犁突阿尼亞結盟爲援其權勢與莫斯科埒伊凡患之密使心腹數人僞作商旅廣賫金帛往儒味各六貿易日久親狎與彼都人士往來

貸乏者賙之疾痛者醫之衆庶感悅因言吾莫斯科百姓無不殷富吾王伊凡愛民如子謀其樂利而恤其身家無若爾王之自耽安樂不以軍民爲心也由是轉相傳述咸願得伊凡爲王伊凡因舉兵伐之顏其旂曰除暴救民兵至儒味各六百姓爭開城門迎降伊凡執任事官寘責其不恤民瘼數而戮之籍其資產以犒軍士賙民疾苦拯濟貧窮百姓大悅然儒味各六素爲民主之國伊凡欲革其例而難於發言陰賂一爵位之臣使於大聚會時稱己爲王而頌其功德伊凡遽答之曰吾誠爾王也爾之政治均未美備宜尊吾爲獨權之王凡事聽吾處置爾之議事院嘵嘵徒亂人意且乖爲下不倍之義尤亟宜除之衆聞言艴然稍稍退出有舊執政之勳貴竟至議院鳴鐘集衆起立而言曰吾等迎伊凡誠欲尊而王之也然何能稱獨權之王而廢議院乎此皆稱頌伊凡者階之厲也言甫畢有袒臂而呼者曰請擒若其人以洩衆憤願從者隨吾往衆踴躍爭先擒曳其人未至議院而身已碎裂矣伊凡聞變挺身而出謂衆曰吾莫斯科國富兵強世備王位爾等輸款來迎吾跋涉至此拯爾一方民耳今甫擬更張而強項不馴吾將請鄰邦共證斯士以質成焉曲直有在矣爾民何悻悻也衆相顧錯愕莫知所對伊凡檄各屬籓使率兵

向懦味各六忒非爾等王各以兵至民慨於勢勉從其令第請於王曰吾儕迎王至此願求賞賚伊凡不許民愈怨憤謀變伊凡知之陰召所屬兵幷使各集懦味各六百姓大懼稽顙惟命一千四百七十八年正月伊凡擒不服之首事並民所信從之女買法共八人械送莫斯科窮治黨羽抄沒資產以犒軍士其黨至莫斯科者復三百餘車民受鉅創相誓不再聚衆致遭大戾卽世爲奴役亦所不惜伊凡猶慮民之反覆乃徙懦味之巨族豪宗於輦下而遷莫斯科之民於懦味遣兵戍守之懦味本商販雲集之區居民約四十萬自遷徙後市舶不至凋敝如鄉鎮焉初伊凡娶於忒非爾故相和好及后與世子相繼殂沒伊凡卽有吞併之心而難於啓釁於是集兵操演勢震遐邇使能言之人僞作獲罪出奔者以國事輸於忒菲爾曰伊凡部勒軍士將襲據王之土地忒王懼與犁突阿尼亞立約互相救援伊凡又陰散重金厚結忒非爾之豪傑使暴其王罪惡而盛稱伊凡仁德民心疑貳伊凡傳檄曰忒非爾王暴戾日甚民不聊生孤心悼焉猶復逞其狡毒棄我婚媾結犁突阿尼亞協謀圖我孤以舊好不忍加兵敢布其罪使友邦共聞之又使人至忒非爾各屬示諭軍民略言爾民如有冤抑可至莫斯科伸訴孤當爲爾理之忒民見此告示益與其王如水火忒王年邁多病且無子嗣遂遜位奔犁突阿尼亞未幾卒伊凡悉撫有其地時波蘭王介西勉而亦有謀略與俄世讎忌伊凡之盛乃結奧地利摩爾達諸國自爲從約長連兵伐俄磕磨雖可汗亦願相助譏甫定而介西勉而以病卒子阿立克三達柔弱無能各罷兵歸事在一千四百九十三年也伊凡欲伐波蘭恐犁突阿尼亞乘隙來攻乃使人言於犁王曰寡君慕王之賢願與王世敦姻好一介嫡女與王子備後宮王其許之乎犁王曰諾遂成婚惟犁人奉天主教而伊凡之女世習希臘教曲爲庇護權勢相埒伊凡又唆使二教之人相鬬國中擾亂伊凡以欺蔑其教爲詞興師伐之教中人應之於內因侵佔犁之沃壤俄地愈大初希臘王有女曰非所亞居君士但丁城士耳其克取其地所非亞率才俊之士及希臘教人出奔羅馬伊凡久覬君士但丁地一旦爲士所得忌之因自計曰吾爲希臘教人教從君士但丁出吾應得其地一也俄之文字溯自八百六十五年爲君士但丁人所造通行已久應得者二也我國制度律法均遵君士但丁規模宛如一家應得者三也前王弗拉得莫爾以君士但丁女爲后國號富强後人宜繩祖武應得者四也所非亞美而多智旣爲吾后君士但丁地豈容士人久據應得

者五也遂使人如羅馬厚遺金幣聘所非亞爲后婚約既就又使人謂之曰公主不幸旅居於外榮幌脂膏之屬吾國充牣無煩過計第於教王處乞得雙頭鷲旗一桿吾獲榮寵多矣伊凡又諭其下曰孤撫有全俄而服用樸陋曷以肅遠人之觀瞻凡宮室器具宜下所司改作務從富麗其毋緩於是規模式煥咸相歎羨伊凡之名遠播歐羅巴共尊爲大邦明年所非亞自羅馬來歸其隨從之才俊與故都舊臣智巧之士及希臘教之著名者皆携其眷屬移居莫斯科伊凡各賜第宅田產衣服器用厚其祿俸以示優異其沿途迎迓新后供帳亦逾舊規惟新建之城垣宮室三建三圮伊凡怒甚后進曰所以屢傾者以不適於用耳妾隨從諸臣有多巧思而諳故事者王其試之乃簡希臘人爲監督並聘用法德意國之智慧者並襄其役基址增廣垣高而固宮殿廊舍佈置得宜雕飾亦極細麗內有大禮拜堂更爲巍煥遂製巨礮以備守禦至一千四百九十五年命北鄙員監尼堅地方開採鑛礦更鑄錢文聘列國智能之士互相參酌更定法律悉以尊上抑下爲宗奏事改用章疏橫野者斥之臣工自稱曰僕由是俄王之位始貴更定官品郡邑悉用武人治事爵秩如一不相統轄黜陟之權咸稟於王臣下奉令而已先時富豪之有田者視農人如奴隸一經承佃不得更役他主伊凡寬其制每歲限以八日使佃戶自爲去就毋以勢强逼凡訐訟者以爲天佑義人使兩造互毆勝者理直曰斯人獲神庥也如罪有可疑亦用三木拷訊俾無遁情其時猶太人之流徙於俄者甚眾輕希臘教人大主教怒奏伊凡欲以猶太眾縛投火焚伊凡不許第驅不服者出境而已又恐希臘教人眾而富因自領教長以消其釁伊凡有女未字遼大利及德國皆求爲王子配皆不許曰吾之爲王奉天應運豈與爾王例哉因自尊爲皇而歐羅巴各大邦使臣以國書抗禮者皆不納伊凡前后之太子早卒王孫地米底素鍾愛之迨非所亞爲后或有譖后欲毒害王孫者伊凡遽怒不暇察而貶后於離宮且預頒遺詔曰孤千秋萬歲後代孤位者必地米底毋相渝也未數月察知所非亞被誣始大悔恨乃下詔雪其寃備禮迎復后位立后之子法西里爲太子遂廢遺詔下地米底於獄諸臣有切諫者寘諸獄有誅死者眾乃不敢言伊凡雖恣睢自用而勤於政治故當其世俄之疆土方六萬方里款塞來附之戶亦不下四百餘萬口卒享榮名以終伊凡薨於一千五百五年爲明正德丙寅歲子法西里嗣

第十二章　此章紀法西里第四事

法西里第四旣立其母爲所非亞政事悉仍伊凡之舊惟征戰一端勇邁遜於其父而尊尚詐謀立後四年地米底竟爲其所殺卽三伊凡之孫也至一千五百八年喀散民叛執權戕官法西里命弟地米底討之反爲所敗死傷甚衆磕磨雅亦叛與喀散合兵攻俄法西里屢敗將抵莫斯科百姓惶懼莫敢與敵法西里乃乞和大出金帛犒軍並贖取莫斯科銀若干以免侵掠磕磨雅可汗馬克莫依許之立和約進歲貢如故敵兵始退被擄之人約三十萬皆售與土耳其爲奴一千五百二十三年法西里與波蘭搆釁欲佔斯摩倫斯克不果嗣又徵兵十五萬往討喀散分水陸二軍水軍至中途遇追利美思兵遽與戰大敗而回陸軍亦因糧餉不繼道斃甚衆乃罷兵一千五百三十二年復攻喀散其外城結木爲柵堅厚難破潛使軍士以松香硫磺塗其上乘夜縱火城內皆屯軍之所被焚驚擾俄兵乘之城陷屠其軍士約六萬人內城居民大懼以重賄啗法西里之姪拔里斯克乃許之降一千五百三十三年四法西里薨在位二十八年子伊凡第四嗣

第十三章　（此章紀伊凡第四事）

一千五百三十四年爲明嘉靖甲午年伊凡第四立年甫三歲時主幼權分朝臣各立門戶法西里第四之后海里奈旣寡與人私通而使其干預國政法西里有弟三人切諫后后怒繫獄殺之至一千五百三十七年廷臣會食有寘毒以啖私通之人遂暴卒時伊凡年尚幼諸臣權黨愈甚國是不可問矣蒙古遂乘隙來侵肆行擄掠民生愈蹙秉政者見國勢難支稍知顧忌至一千五百四十二年國中又亂殺皇親一人主教長一人伊凡乃召宗室克令司幹爲宰輔克令司幹有權略性復狠鷙一日會集諸臣出獵有前執政者謗詈克令司幹怒命將其人擲地噉犬食之頃刻而盡見者咸股栗又一日克令司幹奉伊凡巡行國中供給貢獻稍不如意輒繩以刑因密奏伊凡曰凡爲皇須嚴法重刑臣下始有所懼而乾綱可以獨振於是有諫者皆戮之每出遊遇婦女耆老必策馬躍而踐之使肝腦塗地以爲樂宮內聚諸猛獸因以鐵籠用火烙鐵桿戳之使之哀嗥凡六畜之獸則從墻上擲之驗其死傷其殘酷類如此越三年伊凡年十七歲莫斯科城大火民咸憤怨作亂遂擒克令司幹而分裂其身倉猝間不辨誰人所爲時有教士修而惠司一手擕新約聖書一手指天切諫曰火災猛烈殃民之賊爲衆所斃此中天意亦可知矣皇如不悔於厥心禍不遠矣伊凡聞言憬然覺悟其后安捺對肖性本良善亦力爲勸諫前後遂判如兩人乃擇

有德者輔政募日耳曼兵七千人訓練士卒更定糧額每歲刈穀三百磅者例需供養馬兵一人兵之衣食馬之芻牧咸取給於此由是兵糧驟增百姓樂赴戎行剋日得勝兵三十萬斯時喀散仍隸版圖阿斯忒拉堪地亦入於俄柯薩克又爲俄所有與犁縛尼亞通商直達歐羅巴矣又遣人至西百利探其形勢而回伊凡知民俗粗悍必需漬以教化乃於日耳曼法蘭西諸國聘智巧之士百有二十人使訓迪國中俊秀子弟鐫字印書之利興焉又與英國通商凡居俄地者頗善覩之官吏政治亦以慈廉爲主不似前之貪殘矣從前俄官無祿俸聽訟視以賄之多寡定情之曲直至是一準新律無所縱濫至一千五百五十六年希律位司得阿突司黑爲宰輔令民間公舉耆老判訟事弗受俸相助爲理而已一千五百六十年后安捺對肖卒伊凡亦病癲舊習復作奸黨窺皇性之復兇暴也因譖曰后之薨逝爲希律位司得阿突司黑二人用魘詛術致斃耳伊凡遽曰十餘年來我凡事爲其挾持邪術可知遂自書詔以二人擅更法律大逆不道執而殺之其時波蘭與犁突阿尼亞合謀欲佔取犁縛尼亞伊凡且怒且懼因阿立克三得位司在樹林深密之地築有礮城堅固可恃遂移蹕其處一千五百六十一年下詔曰我國之不及他國者以秉權諸臣與不肖之教士互相把持孤有意振興不得徑行其旨心滋憾焉士民如有治安之策可詳陳之毋隱民見詔咸曰吾皇不有其權誰有其權吾儕甘心愛戴死無貳志諸勳貴大懼相率往礮城叩首乞命伊凡此詔有兇悍教士唆使爲之此人本遣戍罪犯奮譎伊凡曰皇如欲久安尊位凡用人行政須擇才不及己者則奉令惟謹不敢妄生覬覦矣伊凡曰謹受教時諸臣堅請回蹕伊凡從之及返莫斯科民望見顏色者皆驚懼曰吾皇貌素豐腴鬚髮甚長曾幾何時乃肌瘦眼坍鬚髮禿短若斯也伊凡既歸斥去內監衛士命將故宮基址開拓改建內城務極鞏固以居焉驅四周居民使親兵環駐以衛王宮凡萬有二千人其兵並無餉糈即抄沒居民家貲以爲犒賜居無何心中阢隉不安仍往阿立克三得位司居焉服離世之敎士衣朝廷百務悉令羣臣代治惟兵權仍操諸已而已一千五百七十一年蒙古土耳其聯兵伐俄環攻莫斯科火焚其城百姓被殺並擄去者數十萬人平日伊凡每誇曰弗論何國兵釁吾能制之迨可汗等兵至束手無策又有西百利土匪數千人入境侵掠亦不能禦故民呼伊凡爲癲皇時有劇盜約沒璃英悍善戰故商民捐貲令其領柯薩克兵六百人收復西百利而波蘭王畝多利

245冊74.5

亦乘釁佔犁縛尼亞伊凡討無所出遣使至波蘭跪求歸地使臣再番往還大遭斥辱其復書略曰爾自謂俄人之神今安在哉爾如有能可與我相見我自一人敵之不煩兵民相助也瑞典悉俄之怯取領斯安尼亞留兵戍之第犁縛尼亞爲歐羅巴通商門戶失之則與歐羅巴絕故必欲復有其地伊凡雖徵兵三十萬恇怯不敢前進使人告羅馬之主教彼西利曰如能往波蘭索還故地以雪吾之恥當舉國棄希臘教而從爾教以報大功顧事卒無成伊凡由是心神愈恍惚無定夢多凶兆或夢可汗攻破宮城或夢羣臣叛亂雖處至堅固之地寢不安枕矣伊凡猜疑日甚前所選擇親兵亦疑而不用另募六千人爲侍衛之士其人不皆雄壯但擇賦性兇惡如紅衣劊子之類預其選者出則乘騎陪從鞍韂之上懸犬首掃帚於左右以爲若輩翦滅讎敵如獵犬之搏噬野獸而掃除其醜類使奸穢無所容也又使其人變服偵探遇有詛謗朝廷即以密聞寘諸重典而賜以詛謗者之爵秩貲產一時告訐之風大起自始祖登立克以來宗室實繁有徒悉誣以罪活插於竹尖之上婦稚令裸而逐諸空山槁餓以死又嘗親率侍衛至儒昧各六市入城百姓方迎拜馬前遽令將眾民拘縶解至另一城內守之以兵命侍衛用刀劍隨意亂殺

侍衛力疲則縱犬毒噬別開一門令人走避時值嚴寒城河冰凝乃驅入河內凍斃死者六萬餘人仍入儒昧各六諭守土官曰吾心已愜可出示令百姓爲我求太平伊凡又至武非爾珥斯荊弗二處民之遭其荼毒亦類此眞忍人哉迨回莫斯科偶至城中方街（凡西國城內皆有空地一方如中國大教場式四圍皆民居號曰方街）命有司於街中設大鐵竈大銅鍋並懸人之架八十具選召爵位者五百人先令侍衛以梃杖之垂斃或擲鍋煮之或入竈烹之或架上懸之無一免者又擇巨室婦女迫其在本宅大門懸身縊死不令解下使家人從死者屍下出入屍盡乃已或將幼童以巨釘釘諸椅上令其父兄每飯相對而食無敢避者伊凡又下令逼子殺其父弟殺其兄不從者殺之又一日拘婦女八百人用水淹斃凡爲伊凡所殺者例不准收葬令惡犬野獸噬之其殺官宦則戮辱其婢僕必將所藏貲財盡輸入己其兇惡甚於寇盜嗣時犁縛尼亞久爲波蘭所佔乃決計伐之波蘭人敗走城垂破而民畏其虐仍斂兵拒守伊凡趣眾奮力攻勢不支始降伊凡大怒令悉縛城內人或擲以木尖或煮以銅鍋悉遭慘死伊凡內多女寵其后有七時第七后生子底米丟在宮又聘英國之女爲后已許婚矣後知其虐乃拒之其太子見民不堪命率忠正臣僚入見伊凡勸其

存心彰恤民生以培國脈伊凡更怒曰汝曹欲佐太子以攫吾位耶乃舉鐵首之杖擊太子立斃旋悔之哀悼備至迨一千五百八十三年伊凡方命侍衛殺人竟暴疾而死在位五十年

史氏曰俄國諸君未有如第四伊凡之殘虐不道者臣民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惴惴焉恐身家之不保顧其刑制本甚疏略死罪之外僅有杖笞權貴有犯亦不稍寬間亦有使奴僕代杖者凡官弁侵蝕帑藏糧稅事覺則科以杖罪任職如故戰勝所得俘擄售爲奴僕而已自蒙古韃靼制俄地其藩王率皆尊己若神殘刑以逞俄人漸染其習視爲固常迨蒙古敗退而此風迄留衣服喜效其製亦喜軀幹雄偉之人以爲得體每日午後人皆偃臥爲怡養計所以人皆怠惰惟習拳擊之術卽爲甘耐勞苦凡業商者不得讀書識字每日中時聚於衢路口算出納之數幼年學商往聽其訓以資習練伊凡猶恐集衆謀爲不軌禁止其事斯民安於窮困絕無見識嘗有英商至阿克安扎穇頭欲購穀米材木俄人謂通商口岸僅止一處禁止販運彼國必困其鄙陋可笑類如此或有別邦旅人教以天文諸學彼以爲邪術禁戒子弟不得習學僅用小球貫以繩索可記數之多寡此外非所願學矣當第四伊凡在位時兇殘無復人理而權貴羣黎甘受其毒不聞攜貳初誠莫解其故及度其時勢考諸載籍知爾時之民親君上如帝天粗鄙拘執不能有所作爲加以地廣人稀寥寥散處聚集爲難窮困之人謀食不暇稍裕者恐遭擄掠言語虛浮有司率皆貪鄙而教士又碌碌庸流無善可學卑靡頹惰相習成風安得振作有爲以自拔於塗炭之中耶故暴政並行無可如何嘗攷其制一人犯罪闔室連坐凡民人不准越境外出犯者以謀叛論尤其甚者上行下效凡子不愜於其父非特鞭撻橫施並可賣與人爲奴或其主憐而釋歸則更賣之如是四次恩義始絕不受父之管轄矣婦之於夫亦輒遭楚辱如未經毆責必憂心悄悄曰夫不以我爲婦矣又凡欠人負無可償還則聽賣爲奴以償所負至服田工作之人悉爲紳宦僕隸可以任意役使不得他往或與人互易爲奴惟主命是從不得自由蓋因軍役繁興餉需不給俄王欲使權貴之田承種有人以節俸項更可籍其盈餘以充國帑若兵額不足亦可索佃奴以隸營伍從前俄民苦北鄙之荒寒而樂南方之豐稔

自此制立百姓皆爲本地奴僕不得遷徙北地之人始稍聚云綜而論之其時俄之政俗較諸六百年前相懸遠甚其一由俄之暴君代作不恤民生其二由希臘教士不能啓牖愚蒙其三由俄民之喜效蒙古習俗鄙陋自安是以伊凡在位五十年乖謬暴戾安然令終其生平諸事惟在十三年時復教師一節爲其美政俄人至今尚呼爲可怕伊凡也（按此論國爲俄史第十三章而言附誌於此）

第十四章　此章紀非得兒第一事

一千五百八十四年即明萬歷甲申年非得兒第一即位年二十七歲第四伊凡之太子也非得兒秉性柔慈遇事懦怯不決與乃父大相逕庭居恆惟清修行善最喜至各禮拜堂躬自撞鐘時人謂其可管聖殿伊凡第四亦知其無能故託一掌部務之世職爲其輔相如輔太子師保然但雖有顧命大臣而承前王威虐之後其權力不能有爲動戚波離司者其妹爲非得兒后沈敏多智外託忠藎覬朝廷闇弱欲專擅事權臣民愛而畏之尊重逾於其主非得兒有弟底米去爲前王寵愛波離司忌之尤甚乃謀先翦王室之羽翼凡忠貞之臣或誣以奸謀文致其死或陰使宵小伺於半途刺殺之或曰波離司初無異志嘗夜召卜人占問休咎卜人曰貴不可言王位非君誰屬惜數只七年耳波離司曰得志七日亦足況七年乎乃誣底米去以罪幷其母徙至烏里得斯即伊凡第七后也按希臘教規例續娶逾三次以姦科斷波離司恐與教齟齬故捨而不論以他事誣之且曰此子殘狠逾父年雖穉小戕殺物類惟日不足異日柄權將若之何益慫動眾人使其惡怨也又一日雨雪波離司語於眾曰昨聞底米去作雪人二十具書吾等名以劍斬其首謂之曰他年登位以是爲證君輩知之否諸世職部臣皆怒欲先謀之一千五百九十一年底米去年方十歲五月女師傅傭媼小童奉底米去遊阿提得斯花園方共嬉戲轉瞬間底米去忽倒地血污周身諦之喉已殊矣驚呼其母至詰責諸侍從咸茫然莫解或疑園主所爲執而拷之斃波離司佯怒命二大臣查辦咸謂底米去癲如其父確由自戕所致無可擬罪主教長亦附和其說轉以園主之死爲冤曰底米去以身佩小刀戲耍致傷而斃奈何濫及無辜耶於是勒令第七后爲尼凡后戚屬鄉鄰悉下之獄或戮其首或割其舌爲園主雪冤以是知底米去被害實波離司使之也未幾莫斯科城大火焚去宮室民居過半波離司欲市恩於民賙被焚者日用給銀錢使建屋宇復流言於國曰此火乃底米去

之舅所縱彼欲乘機爲亂耳是年碴磨雅可汗格星奇里伐俄環攻莫斯科守弁告警非得兒曰爾諸人無能禦敵惟求天神以戮之耳其君臣庸懦如此斯時全城震動波離司練兵卒闢城出擊可汗敗走追之大敗而遁波離司威名日盛顧亦有疑之者曰可汗兵來或者波離司召之耶時非得兒后生女而殤或者謂后本生男波離司恐妨纂立潛易以女而仍鴆之於是主教長卒波離司易以親信之私人使爲黨羽曲赦境內諸犯以收民心征討不服以固兵柄至一千五百九十八年非得兒卒嗇立克之朝至此終共七百三十六年凡五十二君而派遂絕按嗇立克子孫遠族猶有存者以累代不恤宗室等於齊民耳乃非得兒無嗣民雖聚議無敢決其可立者咸讓於官弁官弁讓於主教長教長乃舉波離司眾人同聲歡允位乃定

第十五章　（此章紀波離司時事）

一千五百九十八年爲明萬歷戊戌年波離司襲位於莫斯科初主教長既舉波離司波離司佯爲推讓避居一菴眾人日往跪求至四旬有餘亦有泣下不止者或將聖殿救主像擬之曰王亦一救主非王誰救吾眾乎乃若萬不獲已者始即位自謂詭謀得國故凡勳貴之地位稍逼者時深疑忌大世爵羅曼儒非爲嗇立克族懿戚素有才望忌之尤甚羅曼儒非逃於教民室甘爲僕役始得安凡爲波離司所忌者每召預盛宴未終席遽執而殺之以故人人自危即民之力田傭工者亦徙避他邦以延生命一千六百一年歲大饑疫疾盛行波離司散宮中積金每日按名賑給於是各郡窮黎扶老攜幼咸來莫斯科冀沾恩賜穢氣蒸染死者尤眾計路斃之人幾及五十萬云其人雖死口中尚啣青草或污穢物亦慘矣哉斯時如見肥胖者則殺而食之父母亦自食其子或見一婦人啖所生嬰孩又有四婦人誘一柴客入室殺而烹之并及其馬波離司目擊情狀中心不安以篡立故愈生疑懼入夜恍覩異象見底米丟從墓中出欲索其命如是者三年民間訛言底米丟實未死現在波蘭國或云現領兵與柯薩克交戰又有謂其在希臘教之菴寺出家修行大約百姓心中皆謂其未死將欲復讎是以紛紛各有議論也至一千六百二年犁突阿尼亞有一少年軍士犯法王責之少年曰王未知我之來歷耳如知之豈忍責哉王詢其詳則曰我俄太子底米丟也波離司戕吾命幸有醫士潛釋我出取他童之似我者殺之以弭其忌犁王又詢其何以至此曰醫士既拯我生與先王一忠愛之臣謀潛攜我入希臘教院修行迨年長而二人皆死我恐敗露是以逃死至此耳遂取

俄王王印及宮中寶玩出以示衆時又有饑荒逃出之俄人令識別之則伏拜曰面有二痣容貌畢肖果我太子也犁王遂以王禮待之飲食服御悉如王制波離司聞之使人言於犁王曰請以斯人畀我若地若金惟王所欲犁王益信其爲太子堅卻其請初犁屬波蘭所轄奉天主教至是教王遣使至僞底米丟所僞底米丟謂使者曰吾素喜天主教第此時不敢顯言恐俄人聞而惡我請與子約如教王及波蘭能助我復國事定當舉國從爾教不敢負也使者諾而去僞底米丟遂娶犁王女爲妻並立約需犁貸以兵士糧餉俟得國後償犁銀三百餘萬磅並以珀斯珂弗儒味各六兩郡爲犁女食邑議既定波蘭亦遣兵相助波離司雖聞而驚懼然恐民心搖動佯若不以爲意者諭於衆曰斯人乃奸人阿底比非之姪昔嘗與阿底比非善故識其人幼年嘗出入宮闈得竊璽玩以逃今雖託名煽惑安足懼耶或將是言告僞底米丟乃密令教中一人遍遊各地自認爲阿底比非之姪張揭其名於是人咸不信波離司之言計亦譎哉希臘教大長遍懸告示略謂王子底米丟於十歲時在阿提得斯花園被戕屬實今係何人冒稱當詳訊之毋爲所惑一千六百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僞底米丟率波蘭馬兵三千人步卒五百人並有不服波

離司之俄人數千亦願歸伍助戰其兵數雖寡而所至之地皆有投効願從者以故聲勢頗盛十一月僞底米丟至磨勒斯磕百姓開門迎降自是以往兵不血刃望風納款僞底米丟善言撫慰嚴飭軍士秋毫毋犯民愈悅服二十三日至水未思幹守土官敗司曼儒有兵五百人先期焚城外廬舍堅壁清野以待僞底米丟將至檄守土官出降曼儒叱曰汝乃叛賊吾方欲討之乃來脅吾刃耶僞底米丟啗以重利不應乃進攻其城曼儒力戰敵屢敗死傷甚衆會莫斯科使人運餉械至敵偵知邀劫於途奪獲銀八萬兩軍裝無數敵勢復熾鄰近郡邑悉降於敵惟敗司曼儒堅守如故時波離司有疾下詔以思底司與師敢爲統帥率兵五萬救水末思幹十二月二十五日兩軍相遇三十一日僞底米丟薄俄營以波蘭馬兵之披甲者千餘人作護衛誓於衆曰若吾有罪請天殛我毋累衆士乃身先士卒馳驟入陣俄師大敗且走且言是卽太子可畏也可長也思底司與師敢受傷頗重回營詰責何故潰逃軍士詭詞以敵馬皆蒙獸皮相顧驚愕以致敗北查是役之敗幸敗司曼儒望見敵人空營追逐乘間自城突出火焚其營敵遂回兵自救俄軍尚不至覆沒於是波離司致書波蘭責以棄好崇奸何以立國波王懼勅披甲馬兵回國毋

再往助波離司遂封敗司曼儒爵召其回守京都而以水司敢代其統師禦敵一千六百五年正月二十日水司敢統兵七萬與底米丟之兵遇駐營於陀皮逆底之平原較敵兵多三倍初次交戰俄師小挫再戰有募用之法蘭西人相助而底米丟營有受賄通敵觀望不前者故俄軍大勝底米丟僱用柯薩克兵四千人皆戰歿是役僞底米丟本可擒獲惜水司敢與波離司亦有嫌忌欲留寇自重飭軍士勿窮追曰此乃網中之魚死在旦夕耳僞底米丟收潰卒尙得十股之八惟輜重軍械喪失甚多乃至普低米城駐紮水司敢收復數城誅其遺民曰何故開門納叛同謀不軌悉斬之逗遛至冬使告波離司曰天寒難戰請班師方水司敢之命爲統師也波離司諭以務獲僞底米丟當破格重賞即宮中飾一布衣亦分而賞之弗吝也及聞班師之請乃大怒使教士三人至普低米傳諭曰爾等若將僞底米丟縛送軍前則賞以不次之賞民不從轉白底米丟執三人酷訊之內有一少年懼刑悉吐其隱且言履底藏有毒藥將賄通近侍寘飲食中以進云云遂斬三人而移檄遠近曰孤仰承天眷奸謀敗露咸伏其辜可知天之所與誰能害之爾波離司如翻然遜位遣使迎降當赦免其罪一無所問檄至莫斯科波離司見之且愧且懼計無所出向之被其虐政者私心竊喜惟願底米丟之早夕臨也是年四月十三日波離司集權貴執政並各國公使於宮中金堂宴會宴甫畢波離司忽遘暴疾耳目口鼻血出不止醫士束手乃請各教長至行入教禮授波離司教士職而更其名曰波果離比譯即上天所悅也其虐妄如此逾時遂卒年五十三歲襲位六年其時衆論譁然咸謂靚勢不支服毒自戕亦有謂其近臣潛通僞底米丟以毒置食物中頃刻遂殞未知孰是

第十六章

此章紀僞底米丟事

僞底米丟聞波離司暴卒之信疑惑不決未敢徑進波離司子非得兒第二即位年十六歲矣臣民無敢異議相率拜賀稱臣時廷議召水司敢回守莫斯科遣敗司曼儒統集兵命兵士矢誓共奉嗣王爲主及曼儒馳赴軍營察知衆心已變欲降底米丟者有十之九僉曰波離司殘暴不仁吾儕焉能與嗣子偕亡乎曼儒籌思竟夜曰雖底米丟未必即眞而孺子爲王何足輔助遂潛作書通款於僞底米丟五月初七日集將校軍士諭以降底米丟衆皆歡允非得兒有戚屬在營不服命因之再遣使告底米丟曰願統全軍來降僞底米丟大悅慰勞有加而使之前驅往取莫斯科敗司曼儒旋軍至卡斯磨駐紮其地距莫斯科僅

數千里先遣使二人往莫斯科諭降被殺六月初一日復遣使往諭曰君爾曹能識時務共迎新主則身家資產保無他虞否則闔以全軍能保久而不破乎幸各三思毋貽後悔於是卡斯磨父老偕使者至莫斯科盛稱底米丟威德不可違天取告嚴心狐疑諭於守官水司敦曰斯人果第四伊凡之子乎時水司敦亦欲降底米丟乃曰是眞王子前死者實僞也眾遂降執非得兒及其母並縊殺之訛言非得兒知事已去自飲毒死凡助波離司爲虐者皆幽之於西百利殺元惡之水勉兒亂既定乃使人迎底米丟六月二十日臣民上表勸進僞底米丟乃入莫斯科往迎之百姓或在衢路或登屋巔歡呼震地亙古未聞方進內城忽刮旋風頃刻陰霾晝晦飛沙雹體馬上兵弁不能安坐咸驚顧曰此乃凶兆願天佑吾儕得底安害耳逾刻風息犁突阿尼亞軍士咸來致賀適僞底米丟將入大禮拜堂隨之偕入希臘教人以爲不潔深惡之僞底米丟旋又至一禮拜堂是堂即伊凡葬地僞底米丟俯伏石上且接吻爲流淚而言曰父乎今爾孤子嗣位矣願上帝以父故矜佑其子毋使隕越是時扈從軍士侍衛官僚覩其哀戚亦相感動相謂曰此眞可憐伊凡之子也於是肆眚大赦凡獲罪於波離司者悉復其職授政大臣文武官弁各加俸一倍前王伊凡勒借民間銀款按數給還關道稅除積欠清詞訟懲貪墨百姓大悅每禮拜三日六日親坐宮門聽冤者得達於前凡佃田者令主矜恤勿奴視之著爲令惟僞底米丟即位逾月未朝太后民有疑論乃密使后之兄弟那哥斯先往諭以承認爲子受福無窮否則患且不測后不得已旋至突林斯克供備幕帳僞底米丟率大小官屬往朝子身先入后幕密語移時復隨后出后抱持之如嬰孩親暱異常眾相顧曰斯眞后子矣疑議頓息僞底米丟遂奉后回莫斯科居以別宮國有大事得與議焉時波蘭人以工智巧有寵每事輒見任用俄人嫉之僞底米丟恒勸朝臣曰卿等粗魯難預大任盍不身往文物之邦積學而歸克臻於用乎聞者愈不悅僞底米丟舉動不循國制王凡乘馬例由諸臣抱掖而上以示尊敬惟僞底米丟喜乘悍馬跳躍而登咸謂其輕率無人君儀又喜食奶牛常取民犢爲供輕視希臘教登堂不拜其像每過教長不甚加禮恆犯教規凡教士食必敷水於桌爲潔僞底米丟不從其例又罔制王膳後必假息片時以儲精力僞底米丟食甫畢不及盥手奔馳於道從者一二人而已又欲與波蘭共伐蒙古及土耳其故謀娶波蘭女買里奈爲后因此諸端臣民積不能平初僞底米丟入大主教與其教

王約曰吾如王俄必使與國信從獨教故波蘭助其得國及入莫斯科與教王書信私相往來俄人不覺亦不知其從天主教也至是售希臘之主教長曰凡公會田產售以爲俑教士亦各捐資襄助吾欲提兵伐土耳其以救被逼之人是年又斥逐希臘教之居菴院主教者籍沒資產賜歷從之波蘭樂工其敗事實基於此按列國稗政苛待民商尙可挽救惟虐及教會必釀大患各邦均有希臘教人沒其善政揚其殘暴遠近離心執政大臣多與通謀將成叛舉有法西里者俄王族也性狡詐欲起事而與其黨計欲得所聘之波蘭后至始作亂惹俄人深惡波人后來則構怨愈深又其聘資皆先世庫藏珍寶屆時可盡得也未幾事覺執法西里並其弟二人下之獄先流其弟於西比里亞將殺法西里既而赦之且擢爲亞宰曰爾當悔罪竭忠事吾而法西里既屢更生仍謀不軌波蘭人密勸殺之弗貽後患僞底米丟不從曰吾曾立誓吾在位不流斯人血於地下也一千六百六年正月俄有少年名彼得者自稱非得兒之子衆不逞之徒在柯薩克地方有衆三四千人各處刦掠僞底米丟使諭之曰果非得兒之子可來見我當庸以顯爵否則宜速退否將進勦不汝貸也彼得懼遂潛退五月十二日后買里奈至自波蘭護衛甲士數千入軍械悉備民疑慮曰故送嫁耳奚以甲胄從事此欲乘機佔吾土地乎時波蘭使臣持國書進謁僞底米丟欲取悅於民且示已之不偏愛波蘭也遂謂使臣曰爾國書不稱吾該撒（西國古時帝之號）汎爲之王不敬孰甚其易此書以進波使聞言怏怏及列宮宴貴戚大臣咸預其列波使欲與王同席僞底米丟不許幾至爭競買里奈婉諭之乃別坐因此二事大不和睦時太后出居別菴迎買里奈同居俄所供膳買里奈徹之而令隨從之司饌循波例具餐亦不守食時祝念規必欲備樂侑食俄人謂污其聖潔深滋不悅又俄之服飾異於波蘭俄制婦女以帕蒙首衣長衣足著鐵底皮靴買里奈御之曰從未覩此侍臣再四恐之勉循一日後不復御十八日爲禮拜五日與僞底米丟成禮是日適齋戒之期俄惡之曰故擇此日以敗蔑我也是夕護衛之波軍恃勢酗酒姦淫婦女俄巡街捕獲一波軍將致之獄衆波軍殺巡捕援其人出法西里乘隙遂使人流言於國曰底米丟擇二十七日閱兵此飾言耳其意實欲殺戮百姓以快其忿抄掠菴院以飽其慾衛等盡早爲計侍衛拘流言者以告僞底米丟詢諸大臣曰作何處置大臣通謀者衆遂曰此人夙稱酗酒顛狂何足與較僞底米丟以爲臣屬二敢謀我即置而不論其時持戟守宮者

245冊 74.5

僅五十人波人請益兵爲備亦弗許五月二十九日天未明時叛黨衷甲而集守內城軍士開門迎入百姓之無賴者悉從之法西里先至內城教堂跪而祈禱良久起立左手執十字架右手持劍遍麾於眾曰底米丟通波蘭邪教陷眾於罪若不顯懲何以昭戒遂鳴巨鐘號召眾人莫斯科城之鐘約有三千一時響應盡鳴隨入之無賴悉持軍械或木梃以待命先一日凡波人所居以白灰塗戶爲識至是被殲無遺底米丟聞鐘聲詢曰外間鐘聲急遽故法西里有弟亦名底米丟侍側對曰此必大火以之警眾耳言甫畢亂黨突至有阻拒者輒見殺底米丟欲禦之不能支遁至內樓見勢迫躍窗而下傷踝眾獲之曳至正院褫其服衣以庖人之衣繫而扑之且詢曰爾果何人來自何方試言之底米丟默然不答忽有一人至曰焉用嘵嘵遽以手鎗擊斃之亂黨碎戮其屍無完膚焉波蘭隨后之妃嬪女侍被害甚眾惟后隱遁得免陳底米丟尸於庭令眾觀之模糊莫辨越三日守兵見尸身夜間出火色如藍靛咸驚懼次日出尸於野旋風隨之以行與昔之入城無殊於是謠言四起甚至謂底米丟有大術將復生以伸讎眾情洶洶亂黨之有膽識者啓其尸示於眾搗其身如粉雜以火藥置巨礮中向波蘭境轟之眾心始安

第十七章 （此章紀法西里事）

時僞底米丟雖死遠近士民咸欲公舉一人爲王法西里聞之不悅乃使其親信密喻宜推戴法西里俾獲安康法西里聚集臣民詣內城教堂誓曰神錫我爲王嗣後必遵律治民事無巨細議而後行無敢兇暴肆害於爾百姓言甚謙遜而不能取信於人時議士以誅及波蘭從嫁兵士搆怨甚深宜思解釋之策法西里亦懼禍及乃遣藩部伏隆斯基王告波王曰敝邦不幸亂賊冒竊神器國人討而戮之累及貴國執事今予嗣位請繼前好波王怒不納將舉兵問罪其時朝中貴執不甘臣事法西里府藏亦無儲積不能募兵惟希臘教人耆喜法西里是以法西里愈尊其教倚爲心膂故莫斯科一城尙稱安靖其餘郡邑皆拒不從命當亂黨弒僞底米丟之日御廄失四駿馬求之不獲至是謂底米丟實未死乘馬而遁曩所陳尸非眞有附會之者且曰是日有不識之三人濟莫斯科城外之河以金錢六予舟子曰爾舟濟王出險俟復辟後當大賚爾推奸民興謠之意以爲僞底米丟雖死何妨更冒其名以圖富貴故預使人流言聳眾法西里遂至烏立的啓眞底米丟墓出其尸示眾曰此人已聖塑像祀之可得福亦使人流言曰底米丟被戕十六年矣今啓視如生手攜鮮果明

示神迹於是立像敬事之靈爽頗著民深信不疑浮言頓熄而好事之徒轉欲代其報讎以滅波瀾司家法西里懼其族之强盛反保護之眾不得逞心復變動黠者竊相議曰曩所啓尸必非眞底米丟彼欲安眾心故殺小兒之相似者手持水果以欺眾耳眾韙其言太后亦出而宣言曰即位之底米丟實非吾子曩彼以威刼不得不認以延殘喘今特明示於眾然民仍不信曰此畏法西里而作是言不足信也是時外郡尚未知僞底米丟已死其所徵兵咸集於布底味以待命恠其不至遂進至莫斯科距城十五里結營法西里率兵十萬禦之外兵眾面乞[illegible]至塔拉嬰城固守攻之不克教士勞未谷言於法西里曰若從我計亡可盡平眾哂之以爲狂妄勞未谷憤然曰塔拉城居山下城中河水自山流下若築堰於下流使水不得出入皆魚鼈矣眾從其議堰之水果驟高城中屋宇冲倒糧食漂流踰月城中困甚有亂首二人使人謂法西里曰若使眾人散歸鄉里保全生命吾二人當自縛來營任爾刑戮否則甯死不降法西里乃撤一面圍驅眾出走此二人果至營執而殺之法西里入塔拉城時有造謠之人禁獄未出召而詢之對曰臣欲歸命王上爲此二人所覺被囚於獄乃釋之凱旋後以爲可妥詎有米既利者本猶太人自犁突阿尼亞至獳味各六聚眾稱底米丟一千六百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法西里遣兵勦之反爲所敗乃謀結波蘭爲援前僞底米丟之后暨隨從並使臣皆囚於獄至是釋而禮之遣其歸國婉言講和冀相援助米既利知之乃率兵要於路謂之曰后幽囚受辱久矣含羞回國如貽笑何盍不隨吾入莫斯科仍立爾爲后庶可雪前恥也后以爲然從至其幕諧伉儷焉越日后出謂眾曰斯眞吾夫也由是從米既利者愈眾第麾下統兵者二人皆波蘭人齟齬不合兵分二隊嗣後法西里與戰互有勝負至一千六百九年九月波蘭王雪斯會統兵萬二千人伐俄榜諭通衢略言前王底米丟德澤在人其遺臣散卒欲復爾主之讎當從吾共擊法西里斯時俄之藩部波哥比乘機起兵欲自王俄爾不偏助而其部下兵卒殘暴尤甚所至焚殺野無靑草崇古喝迷阿可汗亦侵擾俄邊揚言助法西里擄刼一空一千六百十年春法西里集兵六萬人與波蘭戰大敗莫斯科城叛執法西里幽於教院勒使主教毋預國事未幾雪斯會至繫法西里至波囚諸獄米既利之兵亦潰遂隨可斯喀人爲盜十二月米既利緣事殺可斯喀人眾暴怒攻殺米既利其妻生一子名伊凡可斯喀人呼爲小王時俄國無主雪斯會已回波蘭留兵戍莫斯科并於

撫綏俄人悅之欲立其子法地司令爲王使教士非喇里底司往波蘭述愛戴意雪斯會欲自王二國示其意於使人非喇里底司不能專主默然不答遂下之獄俄人聞之怒攻波兵之戍俄者波兵敗歸俄地各郡不相統攝可斯喀人迎米既利子伊凡爲王懦昧各六人又迎瑞典王第二子腓立比爲王珀斯珂弗人伊西道亦僞稱底米丟聚眾作亂時有小懦昧城屠戶面燕性敏慧有大志夙稱公義出而號於眾曰列郡分裂兵民肝腦塗地爲今日計靖亂爲先立王爲後宜糾義勇以討不軌爾等各先捐貲以蔵厥事乃舉藩王波積斯劍爲將軍面燕督率諸務安撫遺民眾皆悅之所向克捷一千六百十二年面燕兵至莫斯科城外波蘭兵協助守城望救未至十月克之諸僞王皆遁惟伊凡年穉未走幷其母執之縊伊凡於市年僅三歲囚其母於獄永不釋

第十八章（此章紀麥格而及阿來格賽並非得兒第三事卽稱爲羅曼諾非朝也）

一千六百十二年十一月俄大臣遣使詣各郡令民眾公舉一人爲王並命齋戒三日祈禱上帝默相眷畀俾舉所當立越明年春各郡遣使至莫斯科會議眾意不和久不能決乃舉將軍波積斯劍固辭不受復舉別部藩王亦堅卻之舉者甚眾皆不厭眾心最後公舉麥格而爲王麥格而者姓羅曼懦非其父卽教士非喇里底司前使波蘭被囚未釋母與前朝亦係懿戚累世爲臣忠於所事人咸謂其德澤系冑宜膺是位策議之人聞舉斯人皆喜應曰善惟命於接位之先須矢誓曰保護希臘教人凡得罪於其父者悉置不問毋輕改舊章毋專主大事國有兵戎若戰若和與臣民商議家業分與兄弟毋貪貲產毋與民牟利麥格而既誓乃卽位於莫斯科時邊界之地爲波蘭瑞典蒙古及可斯喀人所佔更有各國遊牧散兵聚而爲盜或數百人或數千人侵掠各郡殷富稅餉不入府庫空乏兵士月給無可支發雖有功勳莫邀賞賚廷臣亦有與敵國亂匪聲息相通者麥格而年雖幼小鎮之以靜釁無可作惟波蘭因迎立法地斯令繼而中變仇怨浸深一千六百十七年波兵徑至莫斯科圍其城城中竭力固守逾年不能克次年冬十二月波與俄議和以十四年爲限各罷兵

一千六百十九年王父非喇里底司自波蘭歸被囚已九年矣既歸封爲主教長禮儀詔令與王相埒或有時祇用主教長諭亦另立宮殿闕廷凡列國使臣至俄一體朝謁禮無稍殺顧能輔佐麥格而志於當道嘗勸其立印書房以興文教招各國之嫻於武略軍械者畀以重祿使之演習製造以防波蘭及雪斯會卒麥格而曰吾與其父約和

彼之子無預也遂擬兵伐波蘭反爲所敗仍與之和嗣後惟以整國俗輯民志爲務不復言爭戰之事至一千六百四十五年麥格而斃子阿來格賽即位爲　中朝順治元年乙酉歲阿來格賽年僅十六齡麥格而嘗託孤於磨羅斯弗（姓）婆離司（名）令其輔贊嗣王婆離司既得志頗擅權納賄娶麥格而之妹以自固劇職要任皆用其戚族及親信之人賕賂公行又有奸人訐告富室籍沒分肥衆情惶懼皆不自安婆離司復欲整飭營伍另立軍械延聘別國英傑加意訓練糧稅加重於是外郡百姓亦滋怨矣郡之長吏咸劾其罪而廷臣皆懾其威莫敢上達一千六百五十年阿來格賽詣大禮拜堂衆民遮道訴冤圍繞乘輿不得行可朩洛鑊康得諸擭害事命將波離司所用私人按名誅之衆請殺婆離司不許但削其權而已當衆人擾攘時俄之烏介因地有布鋪之子乘間稱底米丟因其人背上生有別國文字鄰居之波蘭人聞其異賂教士使詳視之譯其文曰此俄古字也可爲大神迹其文乃底米丟眞嗣子詳究其故度此子必波蘭后所出前殺者乃他人子耳波人雖信其言而俄民不服遂執而歸諸莫斯科阿來格賽命戮其身爲四如輾裂然斯時波蘭虐待柯薩克人柯民輸款於俄願奉糧稅以求保護阿來格賽乃集兵驅逐波人自柯薩克至各郡波人皆敗走俄兵長驅直入波國又大勝之瑞典亦進兵向波蘭一千六百五十八年俄與波瑞皆議和歸所侵地及柯薩克全境於俄然俄於兵事之後饑疫薦至官家及商戶均貧乏先世所鑄銀錢爲歷任勢要侵蝕殆盡庫藏至無銀可支俄王決計以銅易銀冶鑄如式其始銅銀並行民亦稱便后父伊勒陰遣人收取銀錢入己一千六百六十二年莫斯科人以鑄錢之故謂王上欺民聚衆騷亂王庇伊勒置不問而執亂民數萬人或役諸河或爇以火其馘耳鼻而殲以刃者亦一萬五千人慘矣哉柯薩克既屬俄反爲俄害因其土人多爲盜匪恣意搶掠其渠曰覽前嶌黥衆多擄殺各郡經八年之久官兵未能撲滅一千六百七十年覽前之衆二十萬與官兵戰賊大敗被擒而釘死者約一萬二千人明年官兵圍攻覽前執而戮之餘匪始平是年土耳其王莫翰墨德第四伐波蘭敗其兵責波人歲貢遂貽書俄王自稱至勇之皇蓋世之帝待俄以藩王號令讓柯薩克地俄王大怒復書言我之神可禦爾刀我豈服莫翰墨德狗乎遂遣使至歐洲各大國聲其罪狀除法蘭西素助土外其餘均乞同討其罪使者至羅馬見教化皇陳其情教皇雖未允相助勒免吻足大禮然諸國亦未能和協至一千六百七

十六年阿來格賽薨在位三十一年薨之日俄與土相持勝負未分子非得兒第三嗣位其元年爲康熙丙辰年非得兒懦怯不能振作時國人與土耳其爭戰日久越至三年始議和柯陛克仍歸俄轄俄人最重世系門第大族必有家譜先世顯閥悉載於上本爲善舉惜各以家世相矜不服應轄之人曠廢公務互相爭競非得兒患之與主教長議令各郡世族咸持譜至俄欲官爲修輯者既畢梟譜悉陳上前主教長出諭衆曰吾儕所藏家譜實爲怨府且上下無等曠官溺職莫此爲甚今我王欲使國內和睦別有主裁附弃亦宜樂從衆未喻其意僉曰王上聖哉豈有舛謬非得兒乃起立曰吾觀此譜貽禍等以禍宜投諸爐火之乃可致福衆倉猝無敢辨於是悉投於火主教長又起而言曰今而後有再言門第之崇卑祖宗之官秩者刑以重典衆亦唯唯非得兒另設世爵酬勳以慰人心俄人自此不復誇先世功績矣一千六百八十二年二月非得兒薨在位僅五年卒無子有母弟曰伊凡第五庶弟曰彼得第一並立爲王

十九章　（此章紀彼得伊凡並立時事）

非得兒薨後執政大臣主教長以伊凡柔弱欲廢之而立庶弟彼得時年僅十歲謀擇人輔佐之有成議矣非得兒有妹曰所非愛阿來格賽前后之女性警而多詐守貞不字倒在菴寺靜修自非得兒病危卽居宮中代理庶務利伊凡之無能欲借保衛名而攬權干政陰施賄賂行媚於衆宰執及侍衛者討悅之時將頒彼得登位之詔所非愛嗾諸衛士禁其衛長撲而殺之以懼秉政諸臣遂召宰執而謂之曰伊凡年長且嫡出雖少剛斷宜輔之不可廢又陰使人流言曰彼得之舅實覬大位非得兒之死彼所酖也遂執其舅二人討以弒逆之罪淩遲梟首凡大臣之欲迎立彼得者四十餘人籍其名使侍衛按而殺之有耆名醫士馮格本荷蘭人曾治非得兒疾大懼敝服而逃爲邏者所獲剮死凡爲所非愛憎惡及素不服所非愛者咸誣以罪誅之一千六百八十二年六月頒登位詔並列伊凡彼得名謂前王託孤於所非愛並輔二人爲主乃下詔曰先王賓天咸屬弄權幾竊神器賴各衛士鋤奸靖國咸伏厥辜其大賞諸衛士銀幣進爵有差所非愛令詞後頒詔鑄錢祇准用己名及像然頗有文才一切詞章詩歌皆所非愛手自裁定一千六百八十四年爲伊凡娶后成婚之日有藩王哥遏斯既緣前助所非愛不得賞怨之乘間作亂所非愛猝不及防挈伊凡彼得遁至三位一寺此寺有最堅高之墻可守哥遏斯既攻不能克所非愛遣使調之

曰忘王大勳吾之罪也今知罪矣請王寬宥使吾更新王如不棄面議可也哥還斯既信之率其二子並勇士三十六人至所非愛室半途被殺從亂者三千七百人驚懼自縶其頸手持劊刀伏地請死所非愛赦之其黨悉平斯時俄與波蘭立約而與中國有爭疆界事但俄所最惡者例需銀四萬八千兩給歲貢於蒙古是年罷之磕磨雅可汗乃以兵侵俄所非愛有寵臣曰格里前權勢亞於己至是命統兵禦蒙古蒙古退格里前亦以餉不繼而還遂以三萬人戍色賀喇河使築城立礮臺以遏敵一千六百八十九年伊凡后有娠彼得時已十七歲聞兄將生子亦娶爵爵女幽陀加爲后逾年卽生子方所非愛之竊權也以伊凡懦而可制故陽奉之彼得幼有英氣頗憚之至是愈忌其爲人與格里前謀遣衛士使弒之有洩其事者彼得復逃至三位一寺扈從者眾有日耳曼之教士預爲所非愛恐事洩獲罪召士教長至曰吾無是事而蒙惡名盍爲我雪之士教長至寺佈曰王可安心回宮事莫須有彼得哂曰所非愛不第欲殺我亦欲殺爾不見信有確據在出據示之士教長乃歸由是從彼得者益眾未幾執預謀之衛士悉寘於法惟格里前有彼得之寵臣乞赦得弗誅籍其家流之於阿爾懇隔埒不許還勒所非愛出宮至菴寺靜修不得預外間事越十五年以壽終是時彼得之權始振得判事伊凡擁虛名而已至一千六百九十六年卒

第二十章 （此章紀彼得一人爲王時事並勝土耳其事）

時彼得春秋鼎盛本以中人之姿其生平行事是非參半當前王疾亟時以蘇格蘭人曾官總兵者美伊秀阿斯爲彼得保傅畀以全權所非愛欲彼得見棄於眾故擇奸佞狠戾之流令充近臣導其爲非美伊秀廣學博識具經濟才每事匡正之所非愛怒逐之出宮彼得方幼年時所非愛及諸臣藐視之不以王禮相待故操心慮患備嘗困阨不致入於愎戾恆能親愛美伊秀又恐孤立無助弱歲卽習武事爲戲聘法國人雷富卜德訓以文字兵機彼得下淚曰凡茲文武事宜皆勝於俄何我國之不早講求也懼衛士爲所非愛黨恃眾肆橫乃選牧豎之子未成人者五十人號爲戲隊俾其練習武藝又選大臣之穉子數人令充隊長以嬉戲爲名而陰收壯士爲指臂用彼得已亦爲兵而聘外國之習戎事者爲教師凡入隊之人各有品級升降賞罰必嚴必公因此預其隊者績有所增所非愛不以其事爲意轉訕笑之詎知平衛士之亂者卽若輩也當阿來格賽時曾招別國智士使監造兵艦商船方成數艘爲覽前之亂所毀工匠亦遭斥逐一日彼得遊小博物院

艘所藏之小風車船是船爲英國人製名曰眴羅比可駛風可划槳其行如飛欲試之而船已壞俄無人能修整者荷蘭人排納德補其工竣貢搽柴河中更命照式造巨船二艘次者三艘一千六百九十四年彼得年二十二歲至阿爾懇隔埠乘新造之兵號風車船巡北冰洋爲前代未到之區按彼得五歲時失足溺水幾斃後遇小澗狹深亦瑟縮不前年既壯勉習水以壯膽至是最喜御船有乘風破浪之氣焉有戈登者亦蘇格蘭人以其能招使教習勇壯又募別國兵五千人厚其俸餉使互相鬭以定優劣傷者數百人亦有重傷而斃者號所募兵曰長勝軍復招荷蘭人增造兵艦先時俄與中國失和彼得始定和約第反覆無常幸中國戒備如故俄久欲攻土耳其乃命戈登整軍自頓河溯流而上法人雷富卜德亦爲統軍偏士及柯薩克人悉從征令布國人分統之諸軍皆受將軍舒理麥德節制先攻阿薩弗城時爲一千六百九十五年夏五月也彼得親在軍中謂舒理麥德曰孤此行欲習戎機且以觀將軍之能一切賞罰進止孤不預焉阿薩弗城固而守嚴俄人久未歷戰故不能猝克俄礮弁雅谷出礮不准爲市人所難乃乘夜毀諸礮眼入城投降進回回教相助堅守俄師久攻不克死亡相繼遂退兵明年增軍額集戰艦復進圍阿薩弗是年伊凡第五卒於莫斯科俄水師至君士但土耳其兵船邀戰大敗軍資船艘悉爲俄掠一千六百九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俄水陸兵畢集於阿薩弗也城中出戰復大敗困乞降俄師入城執雅谷囚之遂設守兵濬港口令巨艦入內停泊俄將軍議於磕遲灣設諸艦可以避海時俄有戰艦二十二艘皆備兵又有大船九艘每艘爲礮六十尊次船四十艘每艘約礮四十尊均紳商教士按田畝貨物抽捐毋得欺匿按凡兵戎大事捐輸不及教堂惟土耳其素奉回教回教敗則希臘教興故教士願助焉未幾克磕遲灣及磕磨雅等地執可汗貴其淫亂使居教院靜修毋預外事俄既大捷將班師彼得諷沿途士民盛設供帳結綵懸燈放煙火炮焰絡繹不絕以爲旋凱之榮將進莫斯科百姓歡呼出迎彼得令曰功鉅者先入城功次亦次孤無功宜最後其勵人勇戰如此王之後爲敵俘桎梏而縶者皆躬繫以行最後則囚車一其雅谷坐其中縶一巨梗出於外及城屏緊肩其梗折其骨以徇衆是時俄始製功牌鐫其功於牌以示榮上書俄大皇帝彼得下昔阿薩弗又書能以水火服敵云云

第二十一章　（此章紀彼得出遊列邦學習諸藝事）

彼得既勝名大震然俄之俗尙粗悍不通文物深以爲憂

欲與諸國往還以增識見而地居諸國之中距海口遠必佔滅他國島嶼以通舟楫始可任意出入南為蒙古多沙漠不足爭戰惟從事於西北隅可得志其地號斐諾蘭及哷囒二省瞰邊堅固而多攻取不易欲親往偵視以圖後舉廷臣咸謂王宜端居國內以為化導風俗自能蒸蒸日上何必親勞宸蹕遠蹈險機況用外國法須考外國書恐難適用彼得久沖解其意以為非親往不可因言意決矣鄉等弗阻乃命增造兵船百艘歸時待用又命雷富卜德戈登等分任國事第彼得此行深為俄人所惡一國王微服出外遊學深為可恥二增造兵艘捐稅加重三委用重任皆外邦人因此皆咄咄嗟怨前廢黜之侍衛銜恨綦深遂乘釁謀亂有際葛喇蘇介年二人為首約於夜半在莫斯科城縱火彼得與雷富卜德戈登輩必出相救因猝殺之及期日入時同謀皆聚而飲洲介醺使無畏葸然人性不同有飲而膽壯者亦有飲而膽怯者時有二人醉後生懼託故出外潛詣王宮告變彼得促召親兵令至聚所圍捕毋使漏網兵既行彼得亦隻身續往既至其所人聲靜寂以為親兵已縛賊矣逕趨而進則親兵猶未至眾賊踞坐歡飲見彼得至大驚起迎彼得亦驚佯謂之曰吾適遊過此聞歡笑聲故入而與爾偕樂耳遂列坐共飲際葛喇謂蘇介年曰時尚未至乎以為彼得不喻其言也蘇介年答曰時未至也彼得闖親兵步伐聲知已至遂目隋之曰時未至我之時已至矣即擊際葛喇踣地同謀者見兵至大懼跪地乞哀彼得命縛之而以手擊兵弁之首曰爾來何遲也弁以手詔示之曰循時行事未晚也彼得悟謝之曰吾來太早子誠忠臣吾過矣於是賊黨皆服上刑按俄誅叛逆甚酷先懸其首使骨折乃分其四肢仍梟首示眾其為此慘刑實於化學范乎未知也一千六百九十七年四月彼得命使臣三人往外已即易服雜於隨從之中令有洩者斬夫自古至今未有大邦之君捨棄國政身充僕隸往外遊學者第彼得以為士耳其已敗際葛喇已誅其餘廢斥衛士已戍邊地國有雷戈諸臣經理故此行心甚安豫頒行先發親兵三隊往外一往意大利習製小船因其擅長一往荷蘭學造巨艦一往日耳曼演操陸地兵法時噶為瑞典屬地彼得甫至遽為瑞之方伯斥逐怒而矢誓彼得易服自懦味各六起行先至犁縛尼亞其海口即咧曰後日必奪取此地旋往布國布厚待之自布至荷蘭都城舍斯得談其地有造船廠彼得假寓小室復更服為商船主裝飾隨在可行無阻見船匠技藝甚高乃購小艇一艘手製桅檣復至晒帶買船廠再易服從匠頭學藝凡鋸

仕故鐵造檣與帆諸務悉令習焉自更其名曰彼得密格惴求爲廠夥亦有知其爲王者同儕初甚疑懼久乃相安羣呼爲彼得主一日正值工作俄有書至內言波王已卒無子國中分迎二異邦人爲王其治國事一爲薩陀尼人名亞古士督一爲法蘭西屬藩名工庶伯彼得聞書因與亞古士督有夙好卽遺書至俄令發兵三萬助之八月十一日聞俄兵已破雅薩弗逐去蒙古人心竊慰彼得雖居廁傭買然屢至含斯得談詣醫學院受業有著名醫士路伊格教之是處亦有格物院主院者名味得生彼得恆往聽其啟導又至烏底格謁英皇維廉第三時維廉兼管荷蘭爲二國之皇適俄之欽使聞彼得至卽來謁見彼得賚三使功牌金掛珠精巧馬串各一其從員各賜黑貂皮一襲未幾彼得仍回晒帶買造成六十四門礮船一艘駛至阿爾堅隔埠停泊俄無港口故也遂募法荷瑞諸國巧匠面試其技優者以厚俸招往莫斯科作工彼得仍在晒帶買習地理書欲在黑海開河濬通裏海底於土耳其蒙古易於攻取一千六百九十八年正月十五日偕欽使及隨從啟行欲往英國先使人通意英皇維廉第三遣自座船及快大兵船二艘來迎既至倫孜（英國都城名）寄居於郊外相近兌德福達之船廠彼得在晒帶習時廠匠惟教以作船

之法至是英匠乃教以修短巨細遲速之理旋彼得卽能自出心裁造新式船一艘行駛甚捷又至造鐘錶所習藝又聘哲士教以句股算學先時俄算法出於中國祇用算盤撥枚彼得始通西法聞蘇格蘭人法格勝善於天文乃受業於門請其往俄立欽天監俾占星日彼得亦能預測蝕暈之期不少差謬又聘英人具連使開黑海之河先是俄人喜吸旱煙希臘教士以爲不潔禁之甚嚴有英商以銀六萬饋彼得請弛其禁許之是年五月彼得將行英皇餞之命在海口操演兵艦使彼得觀之又以己坐最華麗之兵艦一艘相贈臨行又聘船主三人大副四十人商船主二十五人領港舟師三十人醫士三十人礮弁二百五十人及預選之工匠三百人偕回俄國分遣濟用彼得旋又至日耳曼欲與其王立約共攻土耳其並可聞前往學習之兵至未伊拿與日王離窩波相見各去繁文立語多時日王盛備筵宴循古制款待日王爲主后爲主母宰執世爵爲隨從執事皆各拈鬮如式更服或爲中國大臣或爲巴西欽使彼得適拈荷蘭耕夫遂易農服歡飲而散居久之彼得欲往意大利學采繪之術未行而俄之羽書至稱戍阿爾堅隔埠之衛士聞王遠出聚衆復反勢頗猖獗將攻莫斯科乞王速歸彼得卽往波蘭見亞古士督

後星馳回莫斯科九月至京時戈登已戰敗賊兵賊死傷約一萬人生擒者七千名悉置諸法彼得大怒曰狠子野心不可赦也命循伊凡第四例受酷刑定議斬五千人縊二千人應斬者令五十人爲隊跪而受戮恐兵士憐恤因手刃數十人大臣亦各殺數人兵士乃踵戮焉既訖彼得與羣臣各誇斬人多者爲勇識者譏之謂其遊學列國蠻悍仍如故也遂取尸數百具釘各城示衆又取尸二百具釘所非愛所居之牆以傍之蓋叛黨中三人嘗上書所非愛願推戴爲王及敗三人就獲釘於所非愛臥室之照牆手執原書可謂惡作劇矣謂所非愛二女侍與三人通謀執而嚴訊或云活埋或云淹斃其爲慘酷餘尸皆積陳衢路無收葬者時値十月之晦莫斯科嚴寒冰結至次年五月未解尸亦如舊凡衛士妻孥悉逐於曠野無人之區雖彼嗣不得他徙賊黨之潰而四散者尚有三千餘人彼得諭士民有容留伊黨而予以盃水者罪至死不赦然俄人性獷好亂雖嚴刑馭之莫能遏也未幾柯薩克民亂當即剿散生獲八十人獻俘彼得命大臣比斯其非斬因時彼得與布使比利之宴酒酣命取囚二十人至約半時悉手刃焉每戮一囚進酒一盃因笑謂布使曰公能同戮斯囚乎吾教[illegible]比利之遜謝不爲茲彼得兇狠若此可

爲屠戶而不可爲王非特不能表率斯民亦爲遠人竊笑矣彼得嘗謂人曰吾雖欲化百姓而未能自化氣質可奈何嘗有法人地兌六論俄人恃强妄作擬以果未熟而先腐亦有譏之言也於是彼得革除衛士之職另簡精銳號爲親兵服飾器械仿日耳曼勤爲操練凡大臣諸部子弟欲作武弁必先充兵技熟功多然後由卑而尊否則無由致身通顯以彼得前亦隸兵以漸而升故人無敢不遵是年令兵匠疏濬河及窩瓦河俾漸通海又於沿海作數港口以通舟舶築船塢以便製造凡於河之高下處始置壩閘以利往來一千六百九十九年新立稅例先是俄之糧稅凡勳貴鉅家投納從便素無定例至是量其所入定爲常徵令富商主其事錙銖悉入資用愈饒是年立新議事會俄之議事會頗有權勢諸事皆可酌定彼得厭之損益其規另立新會俾權操於己又見希臘教之主教長亦能生殺人禁其專擅適大主教長阿提安卒彼得廢其職改爲教部預其選者先向天誓曰我此後必以王及王之後嗣爲主違則神殛我於是教權始衰又希臘教有二派其一派許娶妻一次不得續娶其一派號爲出家男女不准婚嫁彼得禁之凡男女年未五十者毋得出家犯者治罪教士頗怨以爲壞其清規彼得思有以繩之乃立大書

院三所厚其廩餼使教中子弟肄業其中又教例每歲大戒三次可醉酒而不可食肉諸務不作彼得以其曠時廢業也令兵匠一例操作無須守禁教士亦無違言是年彼得又更歷法俄歷較歐羅巴先三月至是更定與英法諸國同時當時俄民以王之才能可旋天轉地喜而從之其拘執者仍以九月為歲首初俄之婚禮既許嫁男女不謀面不通語與亞西亞同俗彼得更之如英法制又俄人素不薙鬚髮彼得命薙之其衣服亦改用西式不從者罰以鍰惟教士農人免問舊時俄國地居正北極寒且久每年需皮服者半彼得強令民易服民誓死不從其從者亦凍死偶數者西衣窄緊不能增加裏衣恆至中寒而斃亦可憫也又俄俗男出外不與女偕女恆守閨與中國同彼得更其俗令商官家每一禮拜間日輪流設宴遞為賓主自下午四點鐘相聚至十點鐘散歸各攜婦女同往揖讓迎送定有儀注不如禮者罰飲火酒一大爵（即大杯也）使之醉而後已論者謂彼得欲化陋俗以從西式乃使民遊飲徵逐荒廢正務殊為可哂然彼得己亦不知禮儀嘗與薩王明器谷宴飲薩王負劍忘偃於外彼得怒遽以拳揮之豈嫺君人之度歟是年俄與土耳其議和立約以三十年為限於是俄之南鄙安堵矣

第二十三章

（此章紀彼得與瑞典交戰及波王亞古士督降瑞事）

犁縛尼亞本為俄地偶庶米吳時被瑞典所佔立為省會而虐待其民役斂煩苛人不聊生有百果利者集耆英議上書瑞王求其寬恤賚書者共七人至斯德哥摩（瑞典京都名）王下之獄百果利懼而逃先至日耳曼求援再至莫斯科見彼得泣陳其事於是二國策議約日聯兵共攻瑞典丹王斐迪第四波蘭王亞古士督皆願舉兵相助議先攻犁縛尼亞彼得率兵六萬惟一萬二千為練兵餘皆烏合儎巨礮一百四十尊以行首攻瑞之那凡城時三國兵威頗盛瑞王查爾斯第十二年少而才高發兵先攻丹國四旬勝之遂擊波營亞古士督亦敗時嚴冬冰凍查爾斯領八千人先渡波羅的海至那凡與俄對壘先是彼得以為必勝命革羅王革勒斯突王分統其軍而自回儒味各六二王積不相能兵勢遂分有進至犁縛尼亞者有隨王回俄者俄瑞方交戰而俄兵遽敗革勒斯突王率兵九千親往救援俄兵已集有八萬人瑞兵所攜之礮僅十尊一千七百年十一月三十日風雪大作俄營風逆目難久注瑞兵乘之俄師大潰革羅王被擄軍士死者數萬棄械降瑞者三萬人礮百四十尊兵船百二十艘皆為瑞得有潰兵逃至日耳曼扶其兵弁曰今日之敗咎皆由汝斯時瑞兵乘

勝、本可直抵俄都、而觀望不進、坐失機會、惜哉、彼得旣敗、深以爲恥、親至大禮拜堂、訴禱、略謂瑞典藉鬼魔俾勝、請神復仇、祈畢出、徇於衆曰、我國與瑞典交戰、須再敗而終獲大勝、爾曹弗以小挫懈志、乃回莫斯科、下詔召募勇壯、令更設局鑄礮、時苦乏銅、收各教堂寺院之鐘、鎔鑄爲礮、功竣、計鉅者一百尊、次者百四十三尊、丟礮不計其數、解往北的省法雷司科城收儲、均彼得親自監造、又遣至丹國、借其步兵六隊、馬兵六隊、攻敵、約波王亞古士督剋期助戰、王雖允、而臣民堅卻、懼瑞兵威故也、彼得再遣使賄意謂與我同仇、請以犁突阿尼亞全省畀波、仍不許、幾至釀變、時革勒斯突王已渡度伊那河、克瑞之庫爾蘭省、彼得至犁突阿尼亞、請波王濟師協助、又不許、是年雷甯卜德卒、召白果利回國、令縱其職、先使至日耳曼延聘熟諳韜略之士、彼得亦自籌備餉械、儲積甚多、當犁縛尼亞與愒味各六之間、有巨湖曰彼布斯湖、彼得因瑞典屢次侵擾、欲在是湖教習水師、一千七百二年造小兵船百五十艘、每艘設兵五十名、又有大湖曰賴圖革湖、與斐諾蘭相近、亦漸造船艘、親督操演、二處兵船無事防護地方、有事用以攻敵、誠要舉也、又另掘一河、使度伊那河與盾河相通、因俄鳴河未竣、仍興工開掘、是年彼得從波蘭聘善牧

者、使牧綿羊、俾繁息、而剪毛織呢、又募布工、紙工、銅工等匠、造諸器用、令在西比利亞開礦、掏取金銀銅鐵、使資用不竭、斯時瑞王查爾斯伐波蘭、屢捷、其意欲使波王降服遜位而已、仍令視事、庶感恩同心攻俄、計不果行、是年俄邊鄙兵越界、攻瑞、瑞守兵敗、因俄兵倍於瑞故也、彼得聞捷、即揚衆曰、我兵可戰矣、即兵數與瑞相當、亦必勝、乃從法雷斯科集兵伐瑞、同時並進、命設利米得爲帥、攻犁縛尼亞所屬之陀拜城、勝之、拔其守械、被布斯湖賴圖革湖之水師、亦捷、獲瑞大兵船一艘、時俄兵艦泊彼布斯犁縛及額斯妥尼亞之地二省、居民驚恐、其餘所遣之兵、則瑞勝而俄敗、相持間、瑞兵自北冰洋來攻阿爾塞隔埒閩有一隊已渡、彼得乃驅兵自陸路回阿爾塞守禦甚嚴、瑞不能攻、另築一城、名新度伊那、以爲屯兵之所、彼得回莫斯科、後仍往犁縛尼亞、瑞王查爾斯正與波蘭爭戰、不遑兼顧、是年七月十九日、俄乘勢攻印革犁亞、再敗瑞兵、奪其械十六支、礮二十尊、進攻馬利亞城、瑞兵又敗、焚其軍需棄城而遁、俄人怒、燬其室廬、俘其民入內、有宰是城者之婢、曰喀特林、年十七歲、新婚甫二日、城破被擄、設利米得悅而納之、旋贈與麾下孟啓谷、彼得見而詢焉、識其爲巾幗丈夫、諳悉韜略、取以歸、寵冠後宮、至一千七百七年、私

立爲后、十一年乃布告、臣民、成禮按古時微賤之女、亦有立爲后者、而自敵國俘擄、薦升后位、惟喀特林而已、賴圖革湖中有山名懦對、瑞人建城於上、控制納法河、使通波羅的海、一千七百三年、九月十八日、彼得遣兵攻之、十月十二日轟其城、裂巨洞三、城內瑞兵甚微、可戰者不及百人、餘皆因戀守、弁設列賓白竭力悍禦、城洞、而兵不能進、俄遣使諭令退讓、設列賓白曰、送我二使出城、俾奏我王云、傷而病者將二百人、可戰之士八十三人、我不能守、故讓、如我言則可、否則願與城俱亡也、彼得許之、當時瑞兵甲於諸國、以數千之衆、困不滿百之兵、尙難直入、彼得何能逞志於瑞也、於是俄克懦對、而守之、更其名曰庶斯勒、譯卽鎖匙、言有此城、可開取斐諾蘭、及卽革梨亞也、彼得喜得懦對、特製金牌、賜有功將弁、其退縮者、令立衆中、使唾其面、然後以槍擊斃、是役也、孟啓谷勇往先登、功最鉅、乃擢爲統兵、使守庶斯勒焉、査孟啓谷幼時爲餅舖夥、每提筐於路、呼賣、性善歌唱、是以大家巨室咸識其人、嘗途遇俄王、王耳其名、呼而詢之、後有世爵宴王於家、召孟啓谷給事於中、啓谷入廚、窺見主人以藥粉入饌、疑而識之、逾刻見是饌、列於王前、陰誡王弗食、王呼主人、其食主人堅辭不敢、與犬、犬斃、主人大懼、自殺、啓谷以此功登仕版、

至是特升爲帥、是年十二月十七日、在莫斯科城外設賽勝會、備列所獲瑞之兵卒、旗幟、及大小軍裝、彼得亦預其列、位居其次、而令攝政之總部羅磨淡阿斯千、居首、羅磨老成忠鯁、雖不喜改易服飾制度、彼得所爲、皆不滿意、惟忠藎無二、故彼得重之、奏疏先達於彼、大罪皆其主定、然殘酷逾於彼得、人咸憚之、嘗視事宮中、持疏者至、令人能持胡椒火酒一觥、不能飲、則破碎其衣、以此上疏者輒股慄失色、或有以冤訴彼得者、則曰此非我事、可訴總部、亦稱其爲莫斯科王、此時特會爲首列焉、自一千七百二年冬至三年春、彼得居莫斯科、修整刑法、嚴飭軍規、新立諸局、擇人司事、又至阿薩弗海閱視船廠、及製造廠、又至瑞典交界之俄羅納次城、其地亦有製造各廠、復往較視、以觀合用與否、彼得又改裝往投大將設利米得、爲其偏裨、略如中國守備職、攻取喇多嘎湖、遂進攻瑞之南子彊、設利米得由陸路進師、彼得自率舟師、五月十二日敗其師、獲其來援之兵船二艘、水師提督哥羅明大賞彼得曰、此守備甚忠勇、乃加安得烈巴圖魯銜、以榮之、南子彊旣得、彼得欲於芬蘭海濱建巨城、以資控馭、時波蘭王亞古士督畀爲瑞典所敗、人咸謂所借之俄兵二萬不利、乃遣之還、彼得見兵回大喜、遂令其建築城垣、五月二十七日啓

工惟地甚沮濕勞瘁異常先建一小堡及礮臺一座木石皆取資瑞地初瑞人以卑下之地置爲無用及見俄人塡平基址土木大興房屋垣墉拓地愈廣始相駭異一千七百四年又於芬蘭灣旁之小島另築堅固礮臺一所名工斯帶的因其地海深既可保俄之船艦又可攻敵之檣艘誠善舉也彼得招募各處工匠赴者甚眾而積勞致死者幾十萬人適有荷蘭商舶經過見其繁盛遂停泊焉彼得喜曰吾正欲通商集貨以資貿易此舶之來實獲我心遂以奇貴之物犒勞之令其招集各商以廣互市先是俄多陸地不通海口至是數道並通乃令民捐資疏瀹各處河道以通海汊是年迫遷莫斯科及各郡殷富以實新城即今所稱之彼得堡也往者必經納法河水流湍急恒多傾溺或請建橋以利行人彼得不許曰吾欲民諳水性以此河爲習學初步也彼得堡地極嚴寒每歲以八閱月爲冬納法河冰凍至四月不解舟楫難通每値西風盛發尼泊河之水從海捲入即成澤國陸地亦甚險惡行旅不便諸臣民恐遂以此爲京畿咸切求焉彼得不納按彼得堡近地頗有高阜而彼得必擇此卑溼之區以建都會或謂其倣荷蘭都城式以河爲路可資通濟然歟否歟彼得雖與此大役而仍留意瑞與兵務是年率師攻瑞之瑞斯得河敗其協將宮九得遂克其地分兵戍之彼得見城工將竣即至俄羅納次船塢取船六艘及四支桅一艘至彼得堡城外駐泊又往芬蘭灣沿海測水沙深淺繪以爲圖俾舟師熟習其徑彼得曾學木工自運巧思以木製成礮臺式樣命孟啓谷在工斯帶的擇險建造以備巨礮彼得自回莫斯科度歲既至密察前立法制軍規曾否奉行監製軍裝能愈靈巧否臣民莫不憚王之聰察無敢欺者次年三月彼得仍往新城謀復印革梨亞以雪一千七百年之恥適瑞之舟師遊奕從比北斯戶登岸侵掠閭閻俄之小兵艇往捕盡俘其人並獲礮九十八尊以歸遂出師以攻拿泊並分兵再攻陀拜其地皆領斯安尼亞所轄彼得往來其間指授方略催督將士奮力攻圍瑞將設列本白領兵二千五百人來援不進陀拜望救甚切彼得偵知之密令倣製瑞軍衣幟遣別將率之夜出黎明至俄營詐爲援師與俄兵力戰城中瞭見以爲設列本白援至開城夾擊爲俄所乘大敗而回死者逾半設列本白亦引兵至俄伏兵以待亦大敗而走陀拜降俄勢不支故也時俄以賄結荷蘭借有兵士令與犁突阿尼亞兵共攻庫爾蘭七月二十一日爲瑞將雷文蒿所敗適彼得正攻拿泊無暇兼顧設當時瑞將乘勢進攻則彼得得堡城可一鼓而下惜未計

及此疆宇日爲俄所削尙從事波蘭以爲得意可謂不知時務矣是時瑞王查爾斯欲波蘭廢亞古士督別立新君波人不得已乃立新王於果羅王名斯旦伊思拉亦名雷新斯幹波國從之者約計有半八月二十日拿泊城爲俄所破俄軍攻苦日久欲屠之彼得以計阻止猶殺數千人執守將好納揵而數之曰爾知無援胡不早降令民生屠戮皆爾之咎因抽刃示之曰此刃之血非俄人之血乃爾民之血爾罪大矣旋釋之彼得聞雷新斯幹爲王素與亞古士督善復立約欲助其復位波人頗有應之者時印革犁亞全省已服於俄命孟啓谷爲督以治之一千七百五年五月彼得聚兵於犁突阿尼亞謀復亞古士督聞瑞典集舟師將攻彼得堡乃止瑞艦二十二艘每艘有礮五六十尊四支桅兵船六艘火藥船二艘又船二艘載引火之物先以步兵至果典甫登岸俄協將到婁奇遇之令兵伏地以伺登及半鼓譟而起火鎗齊發瑞兵出不意驚遁回舟生擒三百餘人此六月十七日事也兵艘離岸尙遠不敢徑進七月二十八日瑞陸路領兵官梅達禮亦爲俄庶斯勤守兵所敗彼得復使設利米得由庫爾蘭進兵至嗶嗎將全據犁突省地設利米得至密島相近之奇茅斯遇瑞名將雷文蕎交戰瑞兵雖寡精銳莫當俄兵再敗礮械爲瑞所奪第輜重未備雷文蕎仍退守嗶嗎彼得聞信馳赴密島九月十四日密島降俄彼得入城見瑞故公爵墳墓被發金寶一空乃大怒曰此城民人暴戾若此吾不能爲其主也招瑞之協將來守其城且語之曰啓墳穢屍非我軍所爲爾其誌之當奇茅斯之敗僅爲小挫俄人謠傳全軍覆没於是阿斯忒拉堪軍兵戕守將以叛彼得命設利米得馳往討之時彼得所立新法軍制咸謂不便頻歲增輸兵餉嘖有怨言人心惶惶彼得處以靜鎭運謀遣將皆甚得力設利米得旋平阿斯忒拉堪之亂彼得亦撫有密島雷文蕎駐兵伊耳不能克復十二月三十日彼得至犁突阿尼亞以兵交亞古士督助其復位自回莫斯科甫入城聞瑞王查爾斯已至散喀瑣尼亞古士督逃去所交俄兵亦潰彼得欲復至犁突而哥特懦要路已爲瑞兵扼守不得前進亞古士督有將曰素倫步爾革攻土耳其著名時領兵一萬八千人欲赴亞古之難聞查爾斯駐兵犁突其屯紮上波蘭者殆萬人統帥爲靈斯器勒德遇素倫於法賴斯得素倫麾下有前擣之法人勒充礮兵向未心服私降於瑞一千七百六年二月初六日兩軍交戰素倫兵大敗斬馘幾盡於是亞古之勢益孤俄人之大敗於瑞者四次瑞卒不能復還故地惜哉時彼得分兵駐哥特懦

見勢危險令孟啓谷率師退至碣弗以俟後命彼得親往各城諭以堅守遂至得尼拍爾河欲由碣弗進波蘭十月攻喀犁亞之末婁克其地與芬蘭灣相近未幾瑞援兵至彼得乃退當時瑞王查爾斯專與亞古士督搆怨聞其所在必加以兵查爾斯威名遠播波人畏之望風逃潰亞古士督乃與母妻計不得已降瑞以延殘喘九月十四日使人至瑞營立約願以王位讓斯旦伊思拉並許執俄使伯突克畀瑞查爾斯許之亞古士督乃責伯突克不忠先下之獄時孟啓谷之兵尙充亞古衛軍散克瑣尼練兵亦食俄餉立此私約不特違公法辱君體抑且何顏俯對軍士也其時孟啓谷統兵與瑞將麥得非勒分屯介理斯未悉私立和約使人言於亞古曰我兵已集剋期進擊瑞師敢告王知亞古唯唯而已及戰瑞師大敗死者四千人爲俄俘者二千五百人此俄與瑞平原交戰爲首勝之役也第俄雖勝亞古仍不敢違瑞約致書查爾斯曰王師辱敗亞古不敢佐俄一卒此役孟啓谷主其事欲阻不得請宥我罪凡瑞之爲俄俘者欲其生還當潛釋令歸以報王德瑞王乃令亞古作賀表以進新王幷索歸俄使伯突克軍裂以徇

第二十四章　（此章紀瑞王查爾斯敗蹟及俄與土耳其戰）

瑞王查爾斯時在薩克瑣尼歐洲諸國懼其兵威皆來朝賀或立約請其保護如中國春秋時齊桓晉文之例彼得欲廢查爾斯而別立新王遂招波蘭藩部在魯白連聚議未決時有法使裴思法欲俄瑞仍敦舊好可以令瑞出師共攻奧地利亞因出而排解其事瑞王不許曰若欲議和俟至莫斯科再計也斯時俄兵在波蘭京城華沙地駐紮瑞兵屯薩克瑣尼大掠人不聊生瑞所立波蘭新王斯旦伊思拉民亦未服其教令一千七百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瑞王集兵四萬五千人欲攻彼得瀕行誓曰吾兵攻俄不必用軍械祇以馬箠笞之非特莫斯科不保卽俄無一寸土矣軍過前波王亞古士督地查爾斯單騎訪之見波民凋殘困苦爲之悼歎遺民聞瑞兵至遁往麥瑣迷奧有老民衣白衣懷火鎗來謁瑞王言語不通見其吱吱而已瑞兵怒手刃於王前其從者驚逃悉爲瑞兵所獲迫令自縊而死（此事爲瑞教士儒耳勃親見載於瑞志）　時查爾斯不論險阻尋蹤俄兵所在必欲驅逐回國而後鏖戰以屠之瑞名將雷文蒿時駐犁縛尼亞及庫爾蘭之地王令統兵從彼雷西奈（卽波羅海爲俄西地）入俄一千七百八年二月初十日查爾斯至果尋懦尼（卽拿泊及陀爾拜地）彼得遷諸邑之民於南鄙瑞兵不循大路從崎嶇仄徑而行幸天日晴旱尙堪跋涉三月進屯羅甸

司幹未獲俄兵縱使還旋召雷文蒿至營共議令至犁斯奈合兵攻俄議定各分塗啓行經過彼雷西奈七月初四日至果落涇遇俄兵交戰俄兵小挫查爾斯遂棄雷文蒿前議別從他徑進師奪佔慕伊勒城渡得尼伯爾河俄人甚衆隨路挑戰死亡相埒查爾斯自知失計乃與柯薩克人議約令去俄而從瑞柯人許諾時瑞兵分三道而進俄亦分三路禦之瑞將勒葛果納由烏克雷入俄查爾斯已至斯磨倫斯克屯紮距莫斯科僅九百里一千七百九年勒葛果納及孟啓谷戰於陀白羅瑞師敗績時雷文蒿僅領軍士萬人隨帶軍裝礮具輜重從俄營而過至犁斯奈瑞王諭約不見俄軍識其人發兵四萬圍之十月初九日雷文蒿奮勇衝出軍資悉爲俄有越二日瑞王率全師往救已不及矣烏克雷城亦爲俄所圍柯薩克酋長麥瑞伯待查爾斯極恭查爾斯不甚撫慰虐待其部下亦未立定和約麥瑞伯乃誘其部下渡河既濟知其欲攻彼得皆懼而逃留者僅七千人値雨雪交作凍斃者數百人又波蘭人咸不願隸斯旦伊思拉叛亂相繼瑞雖有名將勁旅查爾斯愎諫任性故此行可決其無功未幾麥瑞伯所居之碑都林城爲孟啓谷破滅人心益搖十一月柯薩克仍降俄彼得廢麥瑞伯而令衆舉一人治理地方麥瑞伯尙在瑞營泣訴其事查爾斯怒攻掠柯薩克所屬之北德牌其地爲柴伯蘇族所居譯言水流甚暴意瑞兵在途死喪不絕柴伯蘇族推火羅兌繼爲將與瑞連和瑞王許之因十一月之間再爲俄敗恐樹敵益衆故許其和（一戰於果爾據突而敗一戰於喇雪介而敗）明年三月俄人又敗瑞兵於介的泰瑞人無可駐足查爾斯親督兵復攻北德牌四月瑞兵環城掘壕圍守甚嚴五月俄王彼得集兵六月彼得統兵逼圍瑞師時屢相交戰查爾斯已傷於足不能臨陣乃令大將倫斯遲代主戰事雷文蒿副之二將意見不協且久駐俄地軍資鎗礮均未能精十五日大戰瑞人敗走查爾斯遁至得尼拍爾河隨從之兵僅一萬四千餘人背河立營以拒俄師查爾斯初意欲轉戰至波蘭暫避衆皆不允又欲渡河至業古之平突不果行乃率親信兵弁潛遁至土耳其地瑞王既遁雷文蒿怨王不從其議兵敗身辱爲列國笑七月乞降於俄籍其兵士一萬八千人並資械輜重俘馘悉數以獻彼得檢其軍籍有法蘭西日耳曼及瑞典技藝之人乃用以教俄人分隸諸處俄人於是始有巧思查爾斯聞兵士陷俄不思取贖降人亦無去志矣彼得欲報瑞怨與波蘭廢王亞古士督私約互相救援假立公約俟戰勝瑞以犁突阿尼亞全省還波亞古亦許以額斯妥尼亞並波羅

的海相近諸省歸俄又與德國丹國薩克生波蘭立約四國同攻瑞典此合同約惟彼得沾其利而已約既定亞古竊喜復位酗飲無度反爲波蘭人所惡丹國違約首攻瑞之南鄙爲瑞人所敗德國懼遷延不進彼得攻愛爾平敢之（本波地爲瑞人佔去者）一千七百十年彼得復攻啤噶等處悉取其地置兵守之時查爾斯居土耳其之平突不理兵事故彼得克成厥功是年彼得獻捷於莫斯科凡所獲瑞之俘擄鎗礮旗幟器物悉列於前振旅回京彼得衣武弁服如協鎮職殿後軍民歡呼出迎建坊七所紳宦勳戚皆迎其下又有宦室公子公進宛旒一具（其宛用月桂葉所綴）循西方大賀之古禮云初俄欽使之駐英京倫敦者曰麥底獲負商人貲財甚鉅而欲歸國爲商人拘而因於室旋有人出貲代償事得解彼得雖移文詰責適俄爲瑞所敗英議院僅議罰後公使負欠祇准索討不得拘押而已並未向俄廷謝罪麥底獲既歸俄又大捷英皇乃遣使毀話的往俄致賀以至高至能之皇稱彼得婉致君命彼得大悅日耳曼王聞俄強盛憂形於色使人謂查爾斯曰吾爲介紹於俄請王與俄共釋前嫌以敦和好何如查爾斯時在土耳其與其民人約借君士但兵共攻彼得已有成議故不許然土之助瑞實因俄在阿薩弗建造礮臺以護駐黑海之兵船早有進言其助瑞攻俄爲已非爲人也惜查爾斯不悟耳一千七百十年土王路曼古思新立遂棄九年和約決意興師侵擾俄境斯時彼得已據有額斯安尼亞黎縛尼亞二省全地其民亦願服彼得爲之盡力至明年四月瓦拉卡王摩勒達亞非王詐降彼得佯與立約願共攻土自効彼得許其永王斯地且以兵相助遂率兵下得尼斯拍爾河欲先攻土之平突學勒達王誘彼得至百路得河言彼處爲土之機械所聚請王渡河據而有之勝土必矣彼得信其言進至約西（摩勒達都城名）摩勒達迎迓極恭令前部大將設利米得引兵先進時土總帥白德斯基督兵十萬將近約西謀斷彼得與設利米得之軍截而爲二彼得偵知其情曰先發制人軍之善謀也土軍聚於法子基俄帥道遠糧運不繼七月彼得駐兵百路得河上左大河右沮洳據以建寨不得地利會蒙古可汗自平突整兵躡彼得之後白德斯基堵截其前交戰二日俄人屢敗漸退至泥淖之地不能得出彼得亦遘重疾憊不能起乃頒詔至俄各城及莫斯科曰孤不幸爲敵所誘見困於土人敵兵多我四倍糧盡援絕無計可出若非仰邀天佑全軍必爲所俘設孤被擒卿等切弗以我爲王幸擇英賢另主社稷此後詔令惟孤自來可以信從否則雖璽書不必聽也王囑弗違

時太子阿勒克緬爲前后幽篤如所出后被廢勒令爲尼改名海倫納太子生二十餘歲不在軍中彼得亦未題及意不欲令其嗣位斯時俄兵已臨絕地無復生望幸王后喀特林隨營多智善謀乃括軍中金寶錦繡潛攜之往見白德斯基求和白德斯基憫其情詞許之喀特林回營以業已約和宣慰衆心軍中未悉屈辱之狀深以爲異查爾斯偵知馳往阻止已不及矣十一月土與俄立約中載俄荷土王厚恩許與聯和願將阿薩弗地歸土管轄毗連土界之礮臺三處悉行拆毀並將隨營之巨礮饋土瑞典之事祇載弗阻查爾斯歸國亦弗侵吞並弗再進兵波蘭三事而已餘皆利土與瑞無涉彼得又以設利米得及一文臣質於土爲信約既立彼得迅即移營出險沮之地土京君士但人初聞立約甚喜繼而知喀特林賄和白德斯基獲金寶甚夥則又疑其賣國於是土王路曼古里懷怒未發令白德斯基至阿得里亞挪珀拉遣散其兵逮之下獄嚴訊其事凡軍中預謀獲有賄遺悉誅不赦彼得既出險復違約不歸地不毀礮臺仍在波地遊牧土王怒再徵兵伐俄時大英荷蘭二國使臣適在君士但勸王不助瑞攻俄土之執政亦受俄金寶言於王曰查爾斯旅居卒突勒取民間財帛不如逐之使回土王猶豫未決英荷二使力言其是一千七百十二年正月土與俄復訂和約英荷二使居間然約雖立彼得終不肯歸地查爾斯竊嗾土王曰勸王與俄和者皆奸人利己不顧國是者也土王心動十二月遂又徵兵二日臣復力陳利害事又寢至一千七百十三年土俄再立和約彼得不得已乃歸土阿薩弗及黑海各口

第二十五章（此章言彼得攻取瑞地及娶諾蘭全地及班師回俄）

百路得河之敗較那弗之敗尤甚彼得深恥之益不得已遵照和約失去黑海及阿薩弗海口俄無路可通舟楫然彼得開拓北疆據有犁縛尼亞額斯妥尼亞印華犁亞喀勒犁亞四省全地並娶諾蘭之半阪章式廊又彼得姪女嫁庫爾蘭部長爲妻成婚之日部長非翟遵行俄俗吸飲火酒過醉暴卒彼得悉知逐非翟之弟而立姪女爲太女公以承襲衆遂陰佔其地按俄俗嗜火酒彼得藉以餌其隱志或別國使臣或本國權使酒於醉後餂其言語可知梗概且隨畫於冊後日即據以爲證人莫能逃當時彼得之意欲佔日耳曼地以自廣故於一千七百十一年夏至日之德勒斯敦爲其子阿勒克緬聘日后之妹華白德爲妻並令孟啟谷等四將率師由波末雷尼亞至薩克生協同守禦時瑞人攻斯德店尼及斯德額生兵勢甚盛孟啟

谷督師令王子阿勒克希領前隊先行臨行之際彼得諭孟啓谷曰行軍以恤民爲本如有擾害民生者逆殺毋赦但雖有是命兵士仍肆行殺掠至淡西克兵士恣肆四十爲壓始行因彼得前過嚶嗚索銀十萬兩故雖違令無以責也一千七百十二年時彼得遣使見日耳曼王曰願以兵三萬助王攻法蘭西請王封吾主爲梨縛尼亞王蓋彼得恐梨縛之地索還故欲得此封號以塞人言日王未諭其意笑而許之其事爲法王路易十四所知並探悉查爾斯仍居平突瑞將斯堆納縛代統其衆而軍無餉糈外有俄丹薩克生三國敵壘成將奔潰瑞將乃使人告王曰餉絕兵敝勢不支矣請與三國聯和以紓危急使人行方三日法郎餉銀二十萬兩瑞得鉅餉復招兵一萬二千人和議遂止斯堆納縛激勵士卒先薄丹營俄兵在後三十里彼得聞之憂遣三使令丹王且弗與戰俟俄兵合而後進丹王性驕恐俄人分其功不聽與瑞師戰於介豆都斯瑞將首先陷陣丹兵不支敗走遂焚哈多奈城老幼皆被燒斃逃出者亦凍死於路按此戰猶亞古士督介立斯之勝暫時微倖而已查爾斯聞捷喜以爲瑞勢復振欲攻波蘭小果既而俄丹薩三國之兵大至斯堆納縛乃避至好斯頓之登林安紮營（地在丹國之南）其地極窄而猶好斯頓王乃查爾斯之姪年幼保護其全命監督魯培葛代主國事斯堆之來既難拒絕納之又恐兵禍魯培葛又爲男爵果爾智所制不能獨行其意果爾智多謀而詐既許斯堆納縛暫駐此城又許丹王拒絕瑞兵迨瑞兵臨城呼門陽爲不許潛使人冒顛王之押手諭開城放人瑞兵半進城內半駐城外果爾智使人告丹王曰此非我意乃王手諭也丹王大怒斯堆納縛懼而際丹丹王傳諭瑞王謂償銀八萬可贖還斯堆瑞無以應乃執歸囚於丹京獄中顛王亦親至丹營謝罪大爲斥辱始放還果爾智雖欲效忠於瑞亦何益哉斯時瑞典日耳曼交界有隙地二一曰倣爾門曰佛覃果爾智欲據之駐兵布王斐迪欲得斯德店地彼得又欲佔斐諾蘭全地果爾智私計曰惟據有倣爾門佛覃二地立爲局外之國瑞地庶不至吞盡所謂棄其國之半以保宗社者也於是竭力經營果得佛覃及倣爾門之地乃請布王保護共治斯德店使丹國不敢吞好斯顛一千七百十三年布王與果爾智立約載明瑞將斯德店地予布而布共保瑞之餘地約既立果爾智告縛雷尼店總督請以斯德店給布總督美爾法拒之曰吾受王命守土我死汝則爲之即遣人至土耳其見查爾斯奏其事時查爾斯爲土幽禁行動不能自由第謂使曰須死守之果爾智見事

不成又與波蘭立約請以斯德拉散賂波令其同保瑞地波王許之斯時丹王及俄帥孟啓谷皆允與和果爾智又許以斯德店地歸俄而請俄王繪圖開河以通保羅的海故俄人許之此果爾智機謀莫測可以略見一班矣時美爾法守斯德店俄使孟啓谷督兵攻之圍其城布王恐俄遂克斯德店知俄乏餉令果爾智說孟啓谷請獻銀四十萬令其罷兵果爾智先見美爾法曰君不以斯德店之地給布令孟啓谷圍城破在旦夕布王又甚怨我國將若之何盍不以地界布而資其轉助乎美爾法乃許之而斯德店已降俄果爾智請以銀予啓谷而讓地於布時丹國已據好斯顛瑞不能救俄王亦以兵助散噶瑣尼攻斯得拉薩建置礮位事畢以兵交孟啓谷而自往斐諾蘭灣率水師進攻其乘船有礮五十尊隨行兵船均有礮五十尊小者九十二艘又小者百有十艘更有陸兵一萬六千人五月二十二日由爾拉新弗登岸分兵亡二隊由左進者佯作攻擊之狀彼得自以精兵由右攻其城克之悉取沿海關隘以徵稅餉藉資兵食彼得復令大將介理前統兵前進至博特尼亞斯地有瑞兵鎮守並土人巡緝十四年三月十三日交戰敗瑞兵克其城復進至對海灣略地計八百里悉爲俄有瑞之陸路兵將盡所餘者惟水師耳彼得又

以舟師攻阿蘭得島其地離瑞京斯德哥摩律九十里四圍有礁僅通小艇彼得隨帶小舟可任意駛行而瑞船大無能爲力彼得命阿拉循爲水師提督已爲協鎮以副之飭兵進攻瑞船不能阻遏八月初八日遂克阿蘭得島命將鎮守其地彼得令拔小舟登岸由別海口下水是役也瑞大將暗倫底拉輕俄舟小不嚴爲備及戰俄兵銳甚瑞船爲俄所獲暗倫底拉下舢板逃命亦被俄擒置彼得船中瑞敗兵回斯德哥摩京城百姓惶惶日夜恐俄兵至按阿蘭得之勝俄人最爲得意彼得遂命介理前爲斐諾蘭總督下令班師値大風晝晦彼得乃自駛舢板登岸下艇燃火朗照各船望火齊至艤岸暫避始皆無恙天霽啓行由保羅的海回俄計獲瑞大兵船十六艘及暗倫底拉座船內載降兵無數並斐諾蘭旗幟礮械入彼得堡城城外有大牌坊一所凡彼得戰勝功績及敵人敗降之狀悉書於上凱唱以入首爲阿拉循次彼得暗倫底拉繫其後軍士殿之以入副王羅磨俟阿斯千外犒兵弁功牌各一面有職以金無職以銀阿拉循近副王座指彼得而謂曰今茲之勝皆斯協鎮之功副王令自陳勞績彼得具述戰勝攻取之狀阿拉循請進副提督職副王許之凱禮既畢彼得乃易王服登首座發言曰孤於三十年前困苦艱難今

日始能兵精地廣技藝日新爲列邦所畏獲此大榮昔年希臘以智能自擅及其敗也哲人四散旅居歐羅巴各邦惜先王未能留意故吾等仍以愚蒙致誚殊不知波蘭日耳曼初亦椎魯其王一心講求乃能蒸蒸日上俄今有機可乘臣民苟與孤同心若日若英若法其所稱幹濟之才不難兼彼而至此矣亦何多讓於希臘也

第二十六章（此章紀查爾斯回俄與俄約和及攻諾爾威身殞事）

瑞王查爾斯旅居土耳其不歸其宗族之代攝政事者仍居斯德哥摩欲使人至俄議和乃向俄營乞路照俾資保護照到而查爾斯手諭亦至謂吾即日回京捍衞國家爾等各堅守弗懼時查爾斯居土已五載有三月矣一千七百十四年十月查爾斯起行十一月至波末雷尼亞遇果爾智自陳設計勞瘁不幸爲俄所乘頓首伏地且曰王苟信臣必能使俄之友邦藩部自相離叛待其勢衰與之聯和庶不至大失國體查爾斯深信其言頗資倚畀旣歸斯德哥摩見歐洲世局滄桑大變時英國王后亞拏與法立和約後卽殂哈挪非爾王兼主英政法王路易十四已得西班牙而以己孫爲王又強使日耳曼荷蘭立和約歐洲北路諸國已服俄轄英王哈挪非爾欲起兵復瑞侵地丹王亦謀復取四火南省波蘭又欲復庫爾蘭地布王又謀取波末雷尼亞省好斯顚爲丹侵削求俄保獲歐洲自南之北咸畏彼得如昔之畏查爾斯也斯時查爾斯之意以陸兵精悍無可與比而水師亦經素練總可敗俄以雪前恥故和議阻不行而以果爾智爲相使籌軍餉果爾智建議錢價昂貴可資衆用其法以錢一枚當九十六枚用一千七百十五年四月初一日查爾斯起兵伐俄舟師方下保羅的海悉爲俄人俘獲陸兵尚未動身俄兵已至波末雷尼亞布丹薩克生三國之師咸會共圍查爾斯於斯德拉薩時英王哈挪非爾以銀八十萬兩向丹國售取白理非及未爾頓省（皆丹國所據地）查爾斯不敢詰問十二月十五日斯德拉薩城破查爾斯遁走瑞守將都格爾以城降布是月彼得姪女出嫁於麥格倫佛公爵亦名查爾斯者於是歐洲北地或爲俄屬或與俄婚聲教遠訖矣波蘭廢王亞古士督集兵攻俄俄遣兵一萬八千破走之時土耳其與俄和好俄兵無阻之者日形強盛彼得又招商旅造器械通港汊親定兵律命於京城開海部學堂令習海舟戰鬭之技又凡俄地所屬繪成全圖恣士民觀覽是年爲中國康熙乙未年俄使臣冷奇從西比里亞至中國乞通互市時彼得建王宮於京都窮極壯麗卽名彼得宮又建礮臺於埃的斯河（其地與西北里亞相近）以拒薄克里亞之冢古人是年

俄后喀特林生子留居王宮及彌月仍隨彼得以行王子阿勒克栖亦生子一千七百十六年二月丹布合兵圍瑞之渭斯買守將不支以城降衆議欲將其地歸丹適彼得亦兵至欲使姪壻麥格倫弗公爵轄之查爾斯乘間謂彼得曰王弱瑞典以强丹布王亦有不利焉彼得然之於是議不决而散查爾斯見土耳其勢衰欲攻挪爾囘不果行時彼得復往歐洲遊歷前次學習技藝微服周行斯則顯以王禮巡遊各地察訪政治王后喀特林從先至丹京果本好根又至曾培葛后將臨蓐乃令居此自往布國見布王於好白斯拔又至日耳曼之海姆卜格及愛拉多孥此二城前經瑞典攻破焚掠一空時已從新締造又至荷蘭京都愛姆斯得但復往前次學藝之晒帶買既至是地商民工匠無不欣喜相迎視如親故曰此爲吾之學徒今乃名震天下吾等預有榮施時后猶未產復起行至布之味斯利生子越日即殞隨從王於愛姆斯得但彼得居荷蘭三月與諸國使臣會於海克商論和約斯時彼得本欲周遊久資閱歷知人忌其强盛而歐洲全局亦將有變試約舉三端一麥格倫弗公爵與其下不和彼得曲庇公爵英王保護官紳上下之間愈如水火二波蘭本爲俄屬旋欲自主其國駐俄使臣深嫉彼得三英布丹波諸國均謀富强不利於俄自一千七百十六年冬至十七年春瑞相果爾智欲中興其國亦設謀三端一使查爾斯與彼得和好二逐所立波王斯旦伊思拉三復撒爾門佛亞二省以振兵威有西班牙國相阿拔羅尼兼天主教皇相欲敗英法之權其人素饒謀略與果爾智等第西班牙富足不必以一當九十六而財用有餘阿拔羅尼遂與果爾智深相結納時英國斯都勒德朝既廢其遺臣奔避各國阿拔羅尼欲撫納之以收其用遂畀果爾智銀二萬圓令遊行日丹諸地與諸亡人結納謂之曰此二萬圓爲下火種餘再接濟可也果爾智又密勸查爾斯速與俄和使無掣害我得募兵攻蘇格蘭與諸亡人會合不可失此機會也又患英法兩國和好思以計離間使互相猜忌於是果爾智潛至意大利之羅馬（意大利京師）訪英亡人且耳思（本應爲英王者）說之反國瑞願助以重兵隨帶銀票囘至荷蘭以密書達瑞使之在倫敦名搭倫拔者諭其覘便協助又彼得從行之醫士愛斯肯本蘇格蘭人與彼得同預其謀未幾謀漸洩先是搭倫拔與果爾智密書往來爲旅居之丹人所得以獻英人英人乃仿雕瑞之圖印書至悉先啟視盡得其隱執搭倫拔因於獄英人將所獲各函印送諸國閱視俾咸聞知彼得滋不悅而無可如何故英王二次至荷蘭彼得避不

覲面查爾斯知瑞使被囚乃執英駐瑞之使賀爾斯下之獄旋英釋搭倫拔瑞亦釋賀爾斯時果爾智在荷蘭荷人執之旣而畏瑞兵威釋使還是年五月彼得至法見法王謂之曰搭倫拔之謀孤實不與聞其事今英廷罪及於孤請王昭雪孤之望也法王迎宴如儀處以行宮彼得辭曰不敢辱王厚貺願賃逆旅數椽足矣（彼得意欲察其制度習其技藝若待以客禮出入不便故辭之）嗣又有公爵名安典請宴其地距城十里預伏丹青士於旁室繪彼得像宴未半而像已懸於室彼得甚異之又至路未博物院見有鑄就功牌取而觀之一面係彼得小像一面鐫聖書於上曰又是誰能得來凡隨從之人皆給予一枚又至繪畫所鑄天文器所石工鑿像所金絨織種所凡彼得所喜者悉以法王命贈之又往格物學院見所儲各國輿圖取俄圖詳閱誤者卽更正焉並謁學院之師受業爲弟子返國後猶數相問訊云一日彼得在巴黎謁力撒路墓力撒路爲天主教宰相嘗駐法京以計奪勳貴之權歸王王甚賴之其卒也爲之建墓且鑿石爲像以誌不諼彼得慕其人抱石像讚之曰公眞矯矯之大人也吾得公共事當分俄地之半以酬庸是時法王路易十四已殂大臣攝政太后共理國事彼得謁見之而略待林以不嫺禮貌恐貽竊笑不使偕行按彼得平日尊尚智略以儀節爲可廢故爲法人所輕外雖加禮而實誚其粗魯然有識者知其從事實務不假虛文轉相欽崇云彼得在法遇才俊之士以禮延聘俾其至俄充教習師又每乘馬車遊行各處見器具之精巧必停車詳識默仿其式嘗行過田間見耕者曳白色長衣（法制農人所服）以爲教師也顧謂後車曰斯地教師勤劬乃爾回國當亦令習此使其自謀衣食（此俄教士至今賴會之故）及將回國與法攝政大臣立約共相和好八月從荷蘭至路城遇果爾智議俄瑞和事其時俄兵已由日耳曼退至斐諾蘭波蘭之間惟駐麥格倫弗者三千人而已果爾智回瑞奏王定以明年一千七百十八年偕一人至羅富議和彼得亦遣二人同議許暫時約和丹國之哈挪菲爾及薩克斯諾聽瑞自主其事查爾斯旣與俄和乃遷攻諾爾威英王茄爾住知之恐其侵擾使人往議約和查爾斯不許五月英以兵艦共保諾爾威水師提督懦理庶按兵不戰果爾智及阿拔羅尼竊幸謀之可成十二月十一日查爾斯親督兵攻諾爾威之礮臺守將飛列遠開巨礮擊之彈中查爾斯立斃時西班牙舟師亦爲英所敗退走果爾智爲瑞人所誅逐阿拔羅尼於境外

第二十七章（此章紀彼得長子阿勒克西被戕及賜藥身亡事）

一千七百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俄王彼得回京時彼得

長子阿勒克辭為廢后幽篤加所出彼得素不喜之第經營國事無暇課子阿勒素居婦女教士之間無人啓迪書習教事亦不將順其父頗失太子體彼得欲選擇正人哲士資其匡弼命孟啓谷主其事初幽篤加與孟啓谷有隙故阿勒雖不善其人至是啓谷所派皆他國人為保傅阿勒嫉之不受其教性復怠惰嗜酒兼多過犯匪人復導其為惡父子間嫌隙漸生啓谷亦知阿勒惡已深願彼得廢立遂日白其罪彼得愈惡之阿勒於七年前彼得命其監國輒擅改父制以便教士嘗醉後大言曰某事異日當更某制異日宜除彼得微聞之而尚無意於廢斥也一千七百十一年時為阿勒娶日耳曼王女美而且賢遇事婉諫終不能聽越四年生一子亦名彼得日女旋以憂卒阿勒終無悛志彼得以書責之曰汝毋恃為吾長子今觀後效苟再不悛猶樹之枯枝所以投火弗稍惜也我寧求賢嗣位庶不失我業耳阿勒復書曰上天為鑒吾可立誓終不貪父位請以孺子託父給我衣食足矣彼得再諭之曰孤所為諸事汝每隨誹居心頑而且悖孤逝世後汝必亂吾典章臣民何以安業汝若速悛猶然父子否則三尺皆具在不能曲貸其審思之卽復書命阿勒回書願作教士以終天年及彼得欲再遊歐洲瀕行趣召阿勒辭疾不赴彼得親至其宮視之阿勒伏枕言曰請父許兒為教士彼得猶豫乃謂之曰更以半年為期汝可詳思無貽後悔彼得行至丹國接國書言阿勒暱比匪人不理正務狀乃召其至行在匪黨謂阿勒不可往往則有害阿勒謂使者曰吾遵父命卽日來丹遂出奔奥地利亞欲俟父死歸國援法王路易十一太子亦嘗逃奔他國欲起兵攻父今阿勒所奔之國為俄友邦亦無叛逆情事惟避罪暫安而已彼得聞阿勒先至維也納（奥國京城）復至尼阿波利（奥國轄地）一千七百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使守備羅曼慄非學士多勒斯得賚手詔諭阿勒曰吾諭止於此汝聽二臣所言果遵奉而行吾指天為誓決不相害且加恩賜如汝不從吾惟有望天輔助殄此逆子試思吾果絕恩而臨汝以法乎如吾執法汝早已卽刑矣阿勒信父諭卽日歸俄一千七百十八年二月覲彼得於莫斯科屏退侍從問答良久人莫能知惟以父子復和誌喜次日彼得命親軍及文臣集於礮城鳴巨鐘以召衆教士亦聚於禮拜堂彼得幸礮城登座命縛阿勒至跪於父前哭泣手持一疏歷數已罪謂不堪再為儲君籲恩乞賜餘生彼得扶其起進往別室訊奔逃之狀如不實陳當斬汝首俄頃復出持狀交學士令宣其罪（罪狀甚多不及詳述）大略斥其藐棄賢妻擅復舊制及出奔維也納

243冊 170

意在叛亂等罪廢爲庶人儲位定第二子亦名彼得者文武諸臣咸遵旨矢誓不奉阿勒克縕爲君阿勒克對眾宣言指天立誓願遵父命讓儲位不敢希冀非分彼得又令文武諸人無論遠近皆立誓共棄阿勒時阿勒尚囚禁獄彼得恆往刑訊令其供吐黨類并其母幽篤加罪狀誣以淫亂執后鍛鍊甚至后不勝楚毒誣認與噶利卜非私通噶利不服以刀椎地鋒鋩向上曳令往來其間終不肯認乃建一臺以所殺教士首級分置四周臺外圍以木樁並插囚首中樁尖木如鎗擲噶利於上戳之彼得亦上臺迫其供認噶利見彼得手揮使前唾其面而死后弟亦被殺彼得在屍林血泊中顧而樂之曰草遇火則燃（指死者言）火遇鐵則滅（指己言）相云固如是乎彼得又恐臣民議其兇暴密使探人心向背或商民出外必官給路引無引者治以罪未幾移阿勒於彼得堡護解甚嚴如重囚然彼得亦返新都阿勒囚新都屆四閱月彼得時往訊鞫或誘以甘言或迫以酷刑並令其平日所存意念悉使吐實自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初五日集議文臣百有二十四人阿勒被逼因言有利父早死一念前歲在主教前認罪求其赦免王教答以可赦且曰此人爲王吾儕亦欲其早死子何罪焉又言居奧之時奧國許以兵助其登位我亦許以事成日後亦以兵助奧云云彼得執主教雅古非廷詰之雅古非對曰誠有是言彼得乃令眾人勘定其罪按彼得前許阿勒不死召之使歸今乃以無稽之意念必欲置之死地亦無敢以正言匡諫者時有眾主教起而言曰子不孝誠宜誅第有基督可式聖書有蕩子悔改父赦其罪並有婦犯淫基督亦云吾不汝罪且舊約載大闢子押沙龍至謀弒父大闢尙禱我願代死吾王之心由於上帝願遵上帝命而行諸文臣則曰王前已赦阿勒矣惟阿勒不循子道故命吾等彙議惟遵王旨施行初七日彼得下其議批飭照叛逆例行乃親至獄阿勒見父哭彼得亦哭命取健湯至令阿勒嚥之謂身可康強阿勒下咽即發驚癇手足抽搐彼得曰此心畏之故耳勅左右毋使漏言至薄暮阿勒殞於獄

史氏曰斯時有仕俄之英人名勃膂西者爲彼得親軍武弁素得信任其族人亦爲俄之顯宦勃膂西躬預斯事紀諸載籍言之鑿鑿幸可考也其紀曰是日彼得先往礮城將議旋至獄中有將軍偉兌命我曰爾可往英醫貝先生院囑伊所作藥湯務須加健其人現已病重我當親自往取如其命往告貝先生聞言而失色舉止倉惶我怪而詢之伊亦不答偉兌陲

至促之曰太子將生瘋疾藥湯須速貝先生匆匆將銀盃所儲藥湯授之偉兒持以去我隨行見其步趨踉蹌頓從常度疑竇甚服後半刻許彼得始去偉兒囑我及他弁三人同守阿勒我在獄午飯後又有人告我曰太子瘋疾甚危醫士無策奈何至酉初阿勒死我即告偉兒轉告王王命剖腹置腸胃於別器以棺盛尸舁至三聖堂大禮拜殿中十一日酉刻出殯柩至礮城與日耳曼王女合葬當阿勒死後流言百出惟在官者以阿勒罪定懼誅驚恐入心致遭暴殞而與荷二國使臣竊議謂俄王過於殘忍阿勒死非其罪彼得聞之怒使告二國促其召還按勃魯西嘗作書美彼得之功斯事則諱而不論勃魯西後又爲阿勒克緬子彼得第二師傅啓迪甚至復有法人雷葛拉克亦紀錄其事謂勃魯西之言信而可據又有法士伏洛帶紀曰阿勒之罪未定衆人知其必死其爲藥死無疑彼得之藥房誠好藥房也（此譏諷之語）更有人言阿勒出柩時彼得親送於衢痛哭不止後又往議院言曰此子忘恩背義後日必債吾事吾惟以大義滅親處之而已歷觀以上情事彼得恐身死子立頓改新章致一生經營耗於無用故必欲除之使無廢墜然而忍矣又阿勒子幼冲彼得恐死後廢后奪權傾敗典制厥後四年復下詔曰孤逝世後此位可求賢嗣立廢后不得擅權更制第此詔極爲非是斯時王位大定人心鞏固本可父子相承自有此詔叛黨得以藉口累世不靖語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諒哉

是時孟啓谷以功進封王爵驕蹇不法婪取民財屢犯國法彼得赦不問於是權勢日盛羣臣不敢彈劾密疏其罪置彼得前學士多勒斯得令王閱覯亦不譴責至是與西比利亞王格革臨伏喇功斯紀王阿爾塑隔埒總督等謀爲不軌事覺斬格革臨流阿爾塑隔埒啓谷及其黨總兵英人勃魯西提督阿不拉前皆廷杖罰贖有差

第二十八章

（此章紀立僞教王院並新增律例及瑞典在尼斯介得議和與籌備帑餉事）

初彼得在法京巴黎斯見天主教議院名沙旁院爲著名教士所居有教士貽牋於彼得曰希臘教誤會妄作宜仿天主教規使二教合一無使舛謬彼得復書雜極謙抑而志在富强不以教事爲意且其事爲俄教士所不喜故反國後反將天主教之在俄者逐之出境時有俄人所多法以詼諧名彼得使給事左右嘗教彼得習書法有寵彼得侮慢教士乃封所多法爲天主教王給歲俸一千六百兩

245冊 745

建別宮處之擇口吃者四人往賀所多法亦戲封宰相四人接伴之隨備車一乘置火酒一大桶所多法坐其上令人挽之以行後隨多車載諸食物鼓吹間之另有如教士狀者各衣絨服提壺持盃且飲且行雙夫庖人咸擊鼎鐺如樂器之不中節者最後則彼得作荷蘭小船主裝（其服最粗）與朝臣各著戲服歡譁從行略如中國迎會儀共入先期所設之大堂（此仿天主教王死各主教皆臨此）鏁其門戲封之宰相各居一房房有幹僕二人司奔走役餘人恐有供應使酺醉號呶互相謗訐各陳隱志彼得默識其言越三晝夜始啓戶縱之去醉斃者甚夥亦有昇歸死於家者如是者三次被害者不可枚舉更有不可言之惡狀或云彼得之死亦基於此

按彼得為俄英主何以作此戲務以謟天主希臘二教實因教中以小事齟齬每聚議會而所議終不能行徒受廩俸無俾於國故彼得以此戲之現身說法以指點教中人惜其不悟耳又查彼得慣詔士民依從教規忠君親上無負上帝生成可與國政相輔而行如不從者罪不赦嘗有一人醉中戟手詈教彼得斬其手遣戍西鄙極苦之地可見彼得非不尊崇教道亦藐忽不端之教長教士耳

更造新律俄自一千七百十四年至十七年屢詔羣臣議士主教共議其事至十八年下三十六詔促令速議未就十九年又下二十七詔節次敦迫詔意大略宜平鈞衡立部門司查察各城鎮均立巡捕以詰姦宄設工部局夜燃路燈以便行旅晝勤灑掃以除穢癘開義塾令習權算諸務建育嬰堂收養孤兒之無父者又念窮黎甚眾另建大工肆使習各業不能者委人教以縫紉製造兵衣或織絲麻以資貿易各海口立埠招徠商賈以濟有無商業益廣擇地開煤鐵諸礦立局以專責成於是各業興盛無凍餒之民矣時有拉司高尼斯黨不欲改行新制百計沮撓彼得誅其首惡黨內一人謀刺彼得復仇佯以事叩宮求見方伏地陳奏以手索匕首墮地其人不覺彼得已覩之大怒手刃於前詔索其黨將悉誅之黨數百人知不免入一禮拜堂閉門自焚死餘黨匿民間尙眾以其愍不畏死捕得者背縛以黃布書黨名辱之黨人轉誇爲榮或請彼得盡誅焉彼得不許曰其人不懼死不惜名亦無害國實事姑置之可也又天主教人每橫議國政搖惑民心始建彼得堡時教士謂此乃地獄之口異日天必降以硫磺大火焚燬無遺以至百姓惶惶無安居志故城缺其半彼得實畏上帝而甚惡教士阿勒克稙爲彼教所害甚親暱嘗欲

嗣位後滅彼得堡以承天意彼得深怒之故不增教士額不假以事權每歲出丁口稅與齊民等所以教中與彼得益相水火是年復訛言大水當至教堂大像出淚令民觀之益懼彼得親往驗之瞥見衆人驚懼狀亦有官守往視相顧默默彼得手仆其像見內空有機器通眼儲以燈油時寒凍下燃微火令油稍融微從眼出如下淚然彼得歸而大怒思除其教適有俄人學醫於日耳曼既歸見其教上不端訕誚之主教怒執其人殺之彼得勃然曰生殺之權教中何可共之勅嗣後擅殺者抵罪蓋教中擅此權已七百餘年至是除之亦快舉也又俄之總理諸務者曰百理介士部權勢甚盛且設立已久沮新議者咸倚爲泰山謠諑蠭起彼得廢其職以其事歸諸部轄船舶曰海部主貿易曰商部司刑罰曰刑部理捐稅曰糧部治外國交涉事務曰外部又是年另設各院俄人可用者甚少以他國人及所俘瑞典人爲之副令治其事而以俄人領正使督之並令官家子弟往各院學業有功則賜以官是時瑞王查爾斯殁於外其妹由列喀已嫁日耳曼所屬海斯依公聞兄死即繼爲王率其夫至瑞嗣位然國柄下移已爲世宦豪民所沾由列喀擁虛位而已俄瑞雖已約和議久不久遷延者數歲彼得使人謂之曰更以二越月爲期如仍不決吾當遣四萬人至瑞與汝黨議耳時瑞遣使人至布國及日耳曼公爵勃倫斯味格約和議以瑞地之在日耳曼及布者准歸二國管轄而令以兵助瑞復斐諾蘭犁縛尼亞二省之地惟以葛隆斯德挪敗及彼得堡三城畀俄不允則三國聯兵以攻俄旋聞運穀回京之瑞兵船三艘爲俄水師提督雪儒咏所擄由列喀遲疑不決英國欽使伯爵介德拉謂之曰吾英王亦助爾無懼俄也由列喀乃謂俄使曰若不歸我故地難以言和一千七百十九年六月彼得簡大船三十艘小船百五十艘輜重三百艘兵士四萬人先至阿蘭得分左右以攻瑞京沿途焚其大城六小城十四村莊千三百六十七所凡礦蕩行肆巨室紳家燬掠無遺又經過一鐵礦約值洋三十萬圓或取載於舟或毀擲於海並擄牛十萬頭焚所植松柏諸樹斯德哥摩大震於是英提督儒未斯以舟師進波羅的海彼得使人詢之曰爾來與俄戰乎抑僅與瑞講友邦誼乎儒未斯答曰未奉吾王命後事未可定也彼得遂封瑞各海口嚴密梭巡時英王欲與俄戰而臣民不欲橫挑俄怒代受干戈故儒味斯難以遽戰至一千七百二十年十二月瑞見援兵不至無可倚藉乃在尼斯介得城議和使謂彼得曰今議和矣不得復以鋒鏑從事彼得以明年五月爲限逾限仍

復進攻屆期議猶未決六月彼得復令進兵傍海八百里之城鄉悉被焚毀大掠資財擄去民船無算九月十四日由剌喀復使乞和惟命是聽彼得以犁衲領斯發喀喇三省及斐諾蘭之一木薄喝葛斯火能二海口歸俄而給瑞洋二百萬圓亦之命招斯都什監理瑞國事務議權悉歸其手乃密招瑞之巧匠令挈其孥遷居俄地開礦興窑使主製造之職從此鄰國咸畏俄如虎狼而波蘭日耳曼丹國皆從其令云時好斯頓公與其下不和彼得代理國政而公遂旅居俄京彼得又取波蘭之瓜蘭省以兵守之波人大懼求和命亞古士督復位

史氏曰彼得於二十五年前祇有練兵五十八勢孱力弱無可有爲今則雄視歐洲所向披靡陸路之兵五十五營巨礮一萬四千餘尊礮兵之外另有技藝之兵能建橋立臺破城毀礦以之分守要害行軍攜敵無不克捷又有軍廠三所一鄰土耳其一鄰波蘭一鄰瑞典出師攻敵便於取攜前僅有兵船一艘今則大者百艘次者數百艘習練之水師無算國內亦極興盛建大城開商市濬河道戶口殷繁所得及延致之他國人皆優待之凡大戰四次懸行陣者二十一年嘗語其下曰更使二十一年征戰則餉不待籌自可支也蓋其生財之道甚廣一克自撿約一仿荷蘭制權稅歸富商收納三尚取教士資產充公以贍國用四通商各口指稅甚重五官吏浮冒侵剋發覺罪其人而抄籍其資悉歸國庫六改屋捐爲丁口稅進款愈饒七凡出師其糧餉就地支付得於敵者並作正餉無煩移解八通商口岸進出貨物悉由俄人經理大沾利益或有疑征戰多年費用浩繁何能尙有儲積則以彼得之號令惟一不惜苦痒不辭怨讟其募兵也由地方官迫令充當解送軍前就道安家各費悉由本地支發迨至營後惟日給錢二十文以粗糲作湯或半熟饅首充饑而已凡出戰勵以必勝若敗走盡殺之無赦鹵獲歸公無敢自私凱旋後迫人赴役負歸倉庫兵事甫息又使開掘河港有求其稍蘇民力者則斥之曰若不執役趨公又焉用此民爲查建彼得堡及阿薩弗海口建得根祿礮城皆蟄民赴工凡銀工鐵匠及習字文人並預焉不給工值費咸自備惟每日量給粗食充饑鞭撲嚴峻羣於溼洳中負泥塡石不敢少休又逼遷殷富使於新城爲買雖經捐助軍裝船艘情殷報國者亦不得免其爲溼毒中傷死者無數至今俄人尙云此城乃人骨所

建也（前教士言彼得堡應天滅即議其殘暴爲天所棄意）又彼得招致各國智巧之士始皆啗以厚俸後皆背之求歸不許其勒捐之術亦甚駭異除糧餉夫役外凡購馬募兵製造窑礦工部信局及剋期決戰每作一事必苛派民間民之有魚沼浴池蠶蜜等類悉額外加捐傭工手藝亦另有捐百姓或有餘貲必深自晦匿不使人知紳富則存款於別國銀鋪通國之人無不嘖嘖稱冤今已距百數十年猶有談其事而汗下者當日兇暴之情可想而知也又彼得所委辦捐之人狠虐無比恃勢殺人入室搜括乘機刼奪莫敢稍抗民有逃亡執其鄰佑代償於是逃者益衆村落爲墟相傳辦捐之人每年俸金僅數兩而侵蝕肥己僅以小半歸公執政者亦相率貪婪書不勝載如有一人乾沒官項七卅五萬圓事覺查抄餘可概見矣又凡商船貨物並俄地土產悉以賤價售歸而昂其值以轉鬻獲利甚鉅斯時俄國猶大作場大商行彼得乃主人非人君之度也其帑藏之富權勢之盛實由於此第俄雖富饒彼得用度甚儉其再往荷蘭先命人收取牛馬等皮及各皮裘自定價值載往荷蘭售賣以作川貲又令習於商務者往西比利亞及中國邊地互市貲本皆彼得所給號爲王商贏餘皆歸國庫或有譏其尊爲國主何以如商賈家孳孳爲利則因俄人愚惰不克振作故躬爲倡率下可效行以興國勢當收其利以足用款誠計之兩得也彼得再往荷蘭時遇前遣商人所羅味法於含斯得談（荷蘭京城）不以賄昇從臣羣相構煽彼得惑之削其經理之權執之解回俄國籍其資產入官觀彼得之括取民財其用所以不匱也然居其宇下者苦矣

245册94.5
40

第二十九章（此章紀彼得加尊號及廢主教長衙署分民三等與波斯交戰事）

一千七百二十二年俄與瑞在尼斯介得立約後彼得志驕意滿大赦境內惟搶劫殺人叛逆不赦蠲免民間積欠糧稅初彼得在荷蘭曬帶買自造小兵船一艘令仿以爲式是船以銅包裹外鍍以金上列銀礮藏於阿爾塞隔埒至是命駛至芬蘭灣彼得衣船主服宰輔大臣著水手衣自駛其船巡行大兵船間每近一船皆燃礮恭迎彼得諭曰此船雖小船之祖也爾等各船皆子孫行禮宜肅敬副王羅磨淡阿斯下亦在座下令因前爲協鎮加副提督之人戰功卓著宜進職正提督因表勳勳於是諸臣稱賀共上尊號曰一國之父俄國大皇帝

史氏曰彼得恣睢暴戾不足稱一國之父卽大字亦焉安加彼得雖能闢土啟疆更改法制而橫征暴斂殺人以逞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更何大之可言哉

俄廢希臘主教長職彼得寅畏上帝而玩視教中人自阿提安卒其職已曠二十一年不復更選惟立教部以主事會教中以細故聚議彼得預焉居上座諸教士起而言曰主教長之人久矣請主擇人任之彼得聞言怒起拔所佩劍擊案以手拊膺曰主教長在是因怒目環顧拂佛而去教士懼不敢再請先是彼得久欲廢教長之職恐民不從隱忍未發及奏提凱旋民不敢違乃毅然廢之當時英國新聞紙議論彼得謂視法王路易十四較優或以是紙畀彼得觀閱彼得曰吾不及路易惟彼不能治教士吾能治之此爲稍優耳時戲封之教王所多法已死命彌得林繼之年已八十五矣令其娶所多法孀爲妻時年亦八十彼得代治婚筵擇日吃者四人延賓老邁者四人送親肥胖者四人爲僕以人熊推車司樂者居其上熊夫以鐵叉戳熊熊負痛楚聲嚎如雷樂音亂作羣至禮拜堂令醫而聾之教士聵以鏡上新觀事禮畢擇極粗魯人送之歸

方彼得之設新制也世爵子弟類多愚蠢驕惰好事沮撓彼得鄙之故立制凡世爵田地悉歸長子承受惟財產與諸子均分如諸子欲自購田畝必經七年從軍十年供役或十五年曾充商賈方許售買其自十歲以上三十以下避役不供有告者卽以被告家資賞之又無論官民暫四百兩以上家資須曾經讀書習學者始可承受父業否則充公凡世家奴僕所生子孫繁多量給役使之外餘概籍名爲兵其世家子並教士子或在武學館肄業或往別國學習技藝惰而無成者罰在王宮充當皆差時彼得又復下詔令簡幼童出洋往諸國學業其意欲振新俗尚而下急過甚稍有違忤輒施酷罰於是相國佗哥路下上疏切

諫不省佗哥路于捽彼得手說以指爪劃紙成敘求王難理不能得乃徐謂上曰人性一時難改亦若此豈可驟期其效哉又彼得見世爵驕惰終難化改一千七百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詔曰爵以馭勲官以酬賞祖父有功先世子孫承享其利馴至驕奢非制也嗣後勳貴後裔無績可紀者革其職使坐擁富貲遇大朝會加恩准預其列如能立功於國仍照爵次承襲永著爲令又凡世爵犯罪即斥爲齊民（與別國客民一式）照例定職又新立親貴爵十六級文職八等武職八等後復漸增至三十二級（今制有二十八級）

史氏曰彼得不能以德化民紛更法制新爵雖立厠其列者皆貪狠詐權取媚於上當日又謂之功爵噫何功之有

先是俄之商貨至阿爾鋻隔埒銷售其地苦寒每歲祇能開載一次及營彼得堡近保羅的海地較和可運貨二次彼得欲招徠商旅捐稅亦輕第俄人狃於故習往新都者甚少是年彼得令除近阿爾鋻地各貨仍准裝載此外一律悉至彼得堡下船違者重懲斯時俄與中國蒙古通商互相往來西比利亞總督葛嗒林哥虐旅居之華人俄之在中國互市者騷擾滋事彼得聞之內不自安使武弁依斯美路至中國貢方物（時爲康熙六十年）並獻彼得自製木器數事未幾俄商在中國仍多滋事乃祇准三年一通貢市民間貿貨聽從其便第彼得之意久欲過喀斯庇海與中亞細亞之波斯國通商時有阿迷尼亞人紮在阿斯忒拉堪貿易獲利與彼得言其大略彼得既得志於西復謀東略値波斯王呼斯懸不善治國日以衰弱其屬國酋斯既斯酋長麥蔴德叛攻破宑爾文省旅居散麥介城之俄商約三百人悉遇害劫其貲財三百二十萬彼得使人至波斯索其王賠償王辭使者曰賠償固宜如爾王能助我擊酋斯既斯敢不如命彼得聞之喜是年五月十五日偕后喀特林先至阿斯忒拉堪察其地理卽簡步兵二萬二千人騎兵九千人可斯喀兵一萬五千人水師三千人馬步由陸路進征過寨喀蘇山是山險峻異常若以三百人守之十萬雄兵無能爲力其時亦無戍卒遂至大格斯丹省既入城令民波俄文字並用且諭之曰吾東來殄寇爲汝百姓除害耳當各和好無間也大格斯丹與土耳其屬地相近恐其煽惑梗拒故以甘言撫慰未幾土屬酋烏米堅果引兵來爭俄師奮擊大破其衆並赭其地彼得遂奏凱回國曰烏米堅抗逆王師孤并其地焚之如薪矣一千七百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彼得率師至得朋德（波斯城名）其城背山面海城門深而且狹堅固無比城左右高四丈濶六尺城

外砌以碎石油泥堅凝一片城上相間五丈有小礮臺以資守禦近城另有長城自黑海至喀斯片約二千里乃古波斯王所建以遏靠喀蘇野人之擾波斯土耳其人稱得朋德爲鐵門城險可知矣時守弁見彼得至絕不抵禦以鎖鑰上獻時麥慕德已得波斯大半率兵蹤至俄之輜重兵艘抵阿斯忒拉堪適風浪大作舟盡壞彼得遂下令班師一千七百二十三年回莫斯科波斯王呼斯應欲俄共攻麥慕德而麥慕德已使人往土耳其乞師約共攻俄土王將許之日耳曼法蘭西知之亦使諭土王曰屬藩叛逆天下通惡王亦有部落奈何助逆肆虐當爾吾二國願保俄共滅叛酋土王乃止麥慕德圍得朋德不下乃焚掠噶蘭省蹂躪殆遍進逼意斯百海京閫之波斯王遣乙斯麥拉乞援於彼得未至麥慕德已攻破意斯百海擄王呼斯應其太子得抹薩遁走謀招兵復讎日望俄師來援乙斯麥拉至阿斯忒拉堪聞俄已使總兵麥都敬率師救波斯至排圖城中拒不納乙斯麥拉作書諭守將使納俄師彼得知之甚喜（按排圖與麥介相近）欲因其地產石腦油（較火油更烈）波斯恃以富國乙斯麥拉至俄京彼得與之立約許助得抹薩復國波斯亦以三省地畀俄（一噶蘭二賁山大勒三阿司得拉勃）即故米太王古列地（十三年後乃還波斯）得抹薩恐彼得獨力無助難以克復

又使人至土耳其求其協助亦許以三省地歸酬其勞土王阿格美得第三許之彼得自波斯回國仍居歐洲北方雄視諸國雖瑞典亦望其保護彼得姪婿封好斯頓公者爲瑞前王查爾斯之姪彼得令瑞嗣王非得兒遷加王爵後如無子亦可繼國非得兒備命而行時彼得已衰邁有病一千七百二十四年五月在莫斯科城冊喀特林爲后未冊時先下詔曰先朝立后例加封錫爵嘗無功濫膺今喀特林隨歷戎行二十餘年內參機務不避艱險前出奇計出土耳其之厄（時俄兵二萬二千土師二十七萬）厥功甚偉無可比擬允宜崇以顯封膺以殊典其冊爲王后蕭孫不遠按喀特林前已封巴都魯爵以示尊榮及冊后於禮拜堂彼得持冕親加后首姪女亞祭婿好斯頓王咸左右膝列后欲謝王彼得不許持其手偕坐冊禮既畢尤驃荷捧后冕一如王禮居無何彼得忽疑后與人私通先是彼得有寵嬪蘇韓斯前后幽篤加爲其誣陷及寵衰下嫁總兵牌和葛葛旋卒仍侍喀特林左右其弟喀老馬爲宮吏長年少而美或告彼得喀老美少不宜在后側彼得亦疑之使人密伺忽一夜一等將軍當伯林王宿衛王宮夜半方寢彼得傒至色甚怒目光如炬伯林大懼彼得呼曰爾盡速起吾與爾言伯林惶遽起立彼得曰吾已得后之實天明審當稽

之對曰、果有其事、殺之固當、第恐於王聲名有玷、王自登位、戮侍衛臣工甚多、上及嫡后太子、列國嘖有煩言、今復為此、恐益為歐洲滋謗、王欲加罪、胡不別求良法、以保令名、彼得色愈怒、左顧目閃如電、直視良久、入宮躑躅逾時復出、謂雷伯林曰、予言亦是、當立斬喀老、再訪后跡、如有犯、惟行法耳、天甫明、命擒喀老及慕韓斯、囚於離宮、彼得親予飲食、無許人至、密使散布流言、謂喀老等受人重賄轉囑喀特林除去新制、仍復舊章、乃與總兵烏斯格高北訊其事、喀老不勝拷掠、誣服、與后金鋼鐲而后只影照回賄獄具、當斬、彼得登宮樓、偕逵塋知已就斬、出至臺擊首驗視、令懸木示眾、類慕韓斯背成西比利亞、斥其二子為步兵、是日日未晡、彼得與后同乘出遊、預囑御人過喀老懸首之所、覘后動靜、后無喜戚、乃歸、然自後不至后宮、非有人共在、不與后言矣、

第二十章

（此章紀彼得晚遊及遺詔事並附論略）

是時彼得年五十二歲、勞思過度、且食不甚守節、因成疾、方一千七百二十二年時、彼得已有恙、秘而不言、仍在軍中經營波斯三省之事、其地多沙磧、少水泉、氣候甚熱、彼得食飲與士卒同、而徒步行歷、雖暴日侵首、不恤也、至二十四年正月、彼得在宮病增劇、不肯召醫人、無知者、惟與一親信宮侍、詳述病狀、使往醫院求藥、仍敕弗言王疾、醫士令往阿羅尼制溪水（其水富料）浴身當癒、彼得往浴、稍愈、旋回暨都、冊封王后及喀老誅死、王心悲怒、疾復作、纏綿三月、就痊、醫士誡之曰、王雖愈、體弱甚、如過勞、力將不可救、彼得怒不聽、即至喇多嘎湖、令掘河由北亞細亞通波羅的海、其地沮洳、彼得親自督率、至十月間、工猶未竣、董其役者二人、曰比晒勒非、曰磨尼堅、彼得謂比晒勒非曰、汝知識有限、可恕、五官不肯用力、不可恕、斥去之、視磨尼堅所繪工圖甚善、謂之曰、爾誠我友、爾能若此、可督令畢工、吾疾亦愈矣、命撥役夫二萬五千人、所需支給、議院悉如數予之、無使稍乏、彼得乃至儒昧各六、視伊勒門湖、又至司得拉魯晒礦、敦促掏掘之人、欲回都、未至、復繞道往斐諾蘭巡視鐵礦、十一月初五日、抵拉嘴帶口、時大寒風烈、彼得已登岸、回顧見有兵艘擱淺、浪沒入舟、彼得奔往對岸、呼之不應、自下小舟、躍登其艦、指揮水手、船得傍岸、彼得復厚賜舟中人、是夜因勞復病、送回彼得堡、周身痛苦、並生瘡瘍、醫士曰、身有腐肉、切不可經營庶務、彼得僧不悛、更遣其臣白林至亞細亞東北、渡海（其地與美洲壤界相近）窺測地理、再至美國採察（或可備吞或可通商）回奏定奪、斯時彼得雖病臥在宮、猶督管國事、心不知足、一千七百二十五年正

月十七日爲希臘教祝洋日期（祝海船平安）彼得力疾往視旋至天主教院與其教王飲酒過度（此彼得第三次戲海教士）次日遂氣促潮熱大增欲起坐不得侍臣速令人至荷蘭之雷兒布國之伯爾延請名醫未至俄之醫士咸集或以火灸罔效痛愈甚彼得不屑呻吟二十六日疾大漸召教士施洗釋罪因償逋負因自言曰上帝忘我一生勞瘁已得恩賜矣趣召王后喀特林至囑以後事指學士和斯德曼（荷蘭）謂后曰斯人不可棄也命取紙筆欲書遺詔手不能下僅書三字而止近姪女亞菲已不能言至二十八日大未明而薨在位四十三年壽五十二歲其一生可謂勞矣

史氏曰俄國興盛實賴大彼得後之嗣王無論仁暴大抵以彼得爲式雖其治國未臻美備而大造於俄允非淺鮮計自登位後六省輿地增二海口廣招商旅以擴利源建築無數礮臺訓練陸兵二十萬皆驍悍善戰造兵船三百艘立海務部並海務學堂通國都邑始設巡捕令遵約束建諸格物院大小書院欽天監活版印書局收列國名畫儲於畫樓使規模煥然丕變皆彼得之功也查從前俄人愚而且驕視他國技能學問斥爲異端每自詡曰俄地近於天俄之語言天所悅納風俗禮貌悉從神仙中來誰堪比擬若不從俄俗即異端也昔

有俄人在他國習算學既歸國偶見疊磚於路者撿一磚量其巨細厚薄謂旁人曰是堆共有若干磚撿之不謬衆人大驚以爲邪術事聞於副王因其人欲殺之爲彼得所知急使釋出其愚而自用類如此

又曰彼得之意欲吏廓國地方由河達海商賈麕集國可富強尤須制服瑞典波蘭諸國使爲我用又觀波斯土耳其回教之國將衰欲乘其敝以爲主盟數十年來沐雨櫛風功已大半其未就者子孫亦可藉手眞英毅之主也茲更錄其遺囑於後○當一千七百五十七年時法王路易十五聞已故使臣婁忙得（法使前駐俄京者）行述內載彼得遺囑爲婁忙得初至俄國不令人知衣婦人服刺俄陰事而與彼得女以利沙伯最相親昵以故人所不能知者婁忙得悉知之或有疑遺囑爲僞者啟陰謀詭祕不可聞於他國故眞僞莫辨也第就近今觀之俄實遵此遺囑行事故特録之俾資儆鑒其囑曰三位合一之聖靈大俄自主大皇帝彼得囑附後在位之人我俄國蒙天上大帝逾格佑護啟其愚蒙俾克昌熾茲觀歐洲各大邦咸就衰微惟我俄漸盛而未臻極執或能如時雨之滋膏及列邦非獨俄之福亦列邦之益也祇今預擬治國成規數則惟後嗣王時觀厥冊式遵弗

意庶克享天之寶命其一曰俄地兵民無論水陸勤加教習務使各臻精銳餉餽從厚庶生勸募蓋兵足則戰和隨時可定以廣俄國之疆其二曰毋吝帑費務羅致列邦英俊或爲兵弁或爲學士文武兼資爲用則他國人材皆爲俄有其三曰凡歐洲列邦爭戰必使俄國預聞其事可以相機而動其尤要者曰耳曼逼處鄰封更不可忽其四曰務使波蘭爲慝國宜先唆波蘭分國爲二以弱其勢彼之議院有權者結以重賄使爲我用如是則俄兵可進駐其地設鄰邦阻遏許其共轄而徐以計逐之使俄獨擅其利其五曰須制服瑞典使爲我助彼若敗盟宜使曲在彼直在我然後聲討其罪事乃有濟又宜使丹國與瑞齟齬以披其黨其六曰自後嗣王娶后務宜於日耳曼求之我既可資其聰巧亦可分其權勢其七曰須與英國通商英造船之大木我國甚多而英富有赤金以木易金我之帑藏可充其八曰宜恒以拓地爲事北自波羅的海南至黑海宜乘機蠶食以擴疆圉其九曰開拓之計宜從事於土耳其之君士但丁及印度國苟能得此可爲天下獨一之主然欲務此須先與土耳其尋釁或更與波斯相爭徐圖善計以攻不備宜首在由克前海及波羅的海建造碼頭通商漸收利權相機奪取波斯海灣則波斯漸弱矣又宜在印度海口通商印度多銀若通印度英之赤金不足取也其十曰宜與奧地利亞議和而陰煽日耳曼使其攻戰我得出而排解以主盟二國十一曰宜密與奧地利亞約共攻土耳其如奧亦欲得君士但丁更煽使他國攻奧使其不能兼顧我可得志於土其十二曰宜善待希臘及洪葛梨人（即瑪革亞爾國人）並波蘭南使土耳其屬國等地方使其人心悅愛戴藉爲我得其十三曰如制服瑞典波蘭波斯諸大國其法蘭西日耳曼二國宜密約一國使其攻擊或法或日皆可弱其一國則與我共事之國可挑釁以制之如是大權盡在俄矣其十四曰務使法日二國憤忌相攻設使二國均不肯與我共事則宜預練水陸多軍礮械務精舟楫宜巧盡力攻擊彼必不支此一國敗彼一國烏能自立則歐洲全爲俄有可無敵於天下矣（以上從法使數忭得行述內譯出）

第三十一章（此章紀彼得情行動及一切瑣事）

前紀俄王大彼得軍國大事而一切瑣務未詳茲再錄之當彼得堡之新建也彼得自居之室甚陋搆以粗木上覆草茨與極貧之民居無異室內惟一几一椅一床並恒用之磚器及書籍數卷而已其地晝甚短（每日約三時許）彼得未曙

即起躬自撚火爐滌水器盥洗畢即步至議事院或偶乘小車隨身無資向人乞假以償工值午膳即進大餐（西例王公富戶夜食適入對民間則午進大餐）極儉約惟不喜食魚性嗜酒飲必醉俄前王時王儲預陪列者惟他國公使或本國貴戚及主教可共宴飲彼得悉卻之獨與英國荷蘭之船主同席飲以皮酒吸以粗煙其人本極椎魯樂與爲伍如嫻禮貌文人轉不喜與之交接其平日衣服悉如工匠亦恒在所設工廠手自製造或聞他國船至則速往領導既進得值如舟師一日至莫斯科鄉遊鐵廠役者甚衆彼得亦進而爲其傭約半日向廠主曰吾頃在爾廠傭工半日應將例給之值畀我廠主具以值對因給銀三角彼得裹持以購履著之指謂臣下曰吾此履汗血所獲者蓋欲人效其勞也或他國使臣至需禮接見甚厭苦之有波斯使至求見其俗甚奢衣裳華麗彼得乃着油藍呢衣中嵌以金堅待林望之而笑彼得亦笑不得已出見即去其衣或彼得在工肆公使求見彼得曰其欲見也因人非因地何必臨對公堂哉即肆中見之而國使至彼得適在船即召之使見彼得登檣讀呼曰爾可至此相見而使謝不能乃下見之又一日眾使集彼得曰吾欲乘荷蘭船至克隆斯得公等能從我遊乎眾使不得已皆下舟彼得自爲舟師中途

風烈舟顛一使曰吾殞身於此恐吾主將向王索命奈何彼得笑曰吾舟覆吾與公等共爲波臣爾主從何處索命

按俄人昔有諺曰上帝高王上遠彼得爲王無地不至蓋人皆見不可謂遠矣然間候之人極難給事稍忤即遭笞責無論在宮在外每日午後必熟臥半時藉人之腹爲枕戒弗動其人偶一咳嗽驚寤後必受鞭撲一日開議事會彼得先至後入者輒鞭之惟一老者敬弗責或謨鞭其人謂之曰吾誌在心後如有過可免一次彼得自以爲王如父臣下猶子理可鞭責雖受其責者亦以謂親如父子不以爲辱即大臣亦是心也或有請其毀獄者則曰爾等以獄獸爲樂固宜但吾視俄民粗魯亦人衣而獸質者苟能化廸其性俾臻靈巧斯則吾之獄人爲更樂矣吾民甚而難收惟有嚴以督責驅而之善無奈出此非譏者之暴戾也故當彼得之世俄人如能自作新巧機器可直入王所上告雖不適用亦敬謝之如以爲可必賞以財物或擢以官職其用兵也甚嚴而待之甚厚即微末兵丁亦與交際往還兵生子行洗禮彼得攜金錢往賀就與同食而返俄俗視王如神聖生不能臨對惟彼得閱歷民間絕無厭倦嘗有盜劫人於僻地彼得遇之誅其盜而援其人眾盜怒陰伺其出劫之彼得不能敵乃以銀券爲賄始得歸因當時

稅重役繁民不聊生聚山谷間爲盜寇黨羽甚衆無所得食恆出劫掠或突入莫斯科城焚殺彼得患之副王羅磨淡阿斯千陰計以出獵爲名徑率盜所剿捕生獲者以鈎懸腰而死盜始漸平又凡兵器之法咸推彼得爲首嘗著書一卷行世又著掘河造船諸書因法國鐵廠甚巧令譯其文使人學習譯者不敢斥俄俗粗魯彼得曰第直書之安用媚此愚民以生其驕哉故歐洲人稱彼得爲諸煩連直理曼二人合一云撰彼將軍磨尼堅誌彼得宮中資用及一切工儀每年約銀四萬八千員足矣其宮內僅衞弁十二人僕隸十二人食皆粗饌酒則甚劣又英京倫敦鼓樂院有醫士味爾既所著之書備存院中其紀俄宮庖廚執役共二十四人設饌用鯨魚胡桃胡麻三味榨油烹調執爨者爲宿衞之將軍身著號衣外穿布襴每大宴會屋僅容百人而所召者倍之俟王坐定則爭位或將先坐者曳之仆地而據其座惟廠之木工船之水手與王近接至文臣主教任其相爭強有力者始得預坐殺之先登者火肉冷肉古頭乾他國使臣食此而止因常戲侮後至者或藏死鼠於下使人嘔吐酒類甚多每類強人必飲無得免者每宴自午達晡不能出戶舊時每位側設一細麻布巾藉資揩抹後有賭之以出者於是更以粗布數人共一巾手敏者可得之總司事爲滑合熙夫（譯即最粗俗之名）佩木劍監席不知而誤呼其名輒遭撻辱雖孤敢各亦不顧也彼得性暴病時更甚嘗染恙宮中忤旨者輒下獄因繫甚衆或勸彼得宜赦其罪以邀天貺彼得召監者至臥所訊其供悉令殺之一日在舟有議事官不合彼得意捽其頭欲投之海其人曰吾死不足惜所慮垂諸史冊視王爲何如主耳乃舍之方略特林少子殤時彼得過慟臥暗室堅扃其戶三晝夜不進食老臣伲果路千極諫不聽乃於戶外抗聲曰國之有王理萬幾也今王痛子情切無心理事吾等當共立新王以主社稷彼得懼啟戶出視見羣臣聚待於外乃起治事伲果路千之爲相也年內詔移懦味谷穴積粟實彼得堡事下商院人莫敢違伲果奪其詔至大禮拜堂鳴鐘集衆彼得聞之怒甚促召伲果既至操杖以俟伲之曰汝宜速死伲果對曰吾無罪雖死何傷王忍置懦味之民於溝壑乎吾已告於上帝矣彼得乃寢其詔其時諸拉多鳴湖詔旨督責甚嚴伲果手毀其詔諸議士皆逃去彼得親臨議院怒不可遏伲果迎之見其鬚張唾流伏地奏曰王大有令名於歐洲此詔嚴追過甚傳之列邦皆議沸騰王素日英譽喪矣臣竊惜之彼得思之良久始言曰審爾汝何敢毀吾詔對曰此固臣之罪也願王懲治臣死無恨彼

得乃令改詔以行彼得每出行偏民間馬車一日有急事鞭馬疾行馬斃而車亦償車主索償不許車主曰不償當控於有司彼得笑曰汝試往控如斷令償我則償汝車主果控於官彼得往質判令償值彼得遵斷如數予之其坦率類如此時有水師提督瑪理制違王成命壞巨舟二艘兵部議以死罪瑪理制求于彼得曰爾罪固宜死吾何能曲貸哉瑪理制請令他國水部代議討之議上亦論死瑪理窘不敢復言彼得憐之曰斯人非不用命者第用違其材耳赦而罰之旋改命任海部雜事以上皆俄紀所載瑣事摭而論之彼得非無仁心者觀其一生病在任性使氣一經發怒若火炎炎莫能自遏事過輒悔亦無及矣使本其雄才大略而更能懲忿窒慾雖古之誼辟何以加茲

第三十二章（此章紀喀特林第一彼得第二嗣王時事）

大彼得疾大漸時廷臣各分黨以圖權勢議院及大臣謀執喀特林下獄而立阿勒克栖子王孫彼得第二勳爵排雪味制潛以告后后哭謂之曰吾無權可制藉爾往告孟啟谷爾二人合而圖之功垂不朽排雪味制往見啟谷值夜寢告之啟谷遽使人據府庫守職城有觀望者陷以重利於是受賄之勳貴主教見喀特林后泣曰王尚寢疾敢謀不軌顧吾可共對者以王立吾爲后正爲今日計也吾非貪戀權勢待王孫年長即當授以位耳眾皆唯唯及彼得眾黨人集議院共謀假遺詔輔王孫登位有知孟啟谷事者止之曰弗宜詔聞喀特林已據府庫守職城矣事若無成祇取辱耳言未畢聞角聲甚烈兵已圍議院其統兵之帥方在議院而兵士得喀特林賄不俟令而至帥驚曰吾未發令誰敢遣兵至此兵弁蒲德林對曰非敢不遵帥令后命吾等至此故來正驚愕間孟啟谷好斯頓王率勳貴主教奉后至院后謂眾曰王已賓天吾惟遵遺命恪守制安撫民人待王孫長而授以位耳爾等以爲何如孟啟谷對曰此實當今之要務后言誠是請暫退令眾集議可耳后退啟谷佯謂彼得之司書吏曰王前有詔命后主國否吏曰詔已書就王欲另繕故毀嗣後再請曰吾已立爲后何須再詔黨人之黠者斥之議不決主教提和弗尼斯謂黨人曰前立后時爾曹曾共擡扶戴況司書之言可徵乎眾仍未許提和又曰王前立后本有成命眾皆聞之誰不可爲證者啟谷亦曰王立后正爲今日計何須遺詔遂呼曰喀特林萬歲主教等和之院中人和之者半軍士在外聞之亦大呼萬歲啟谷遍撒金錢賂諸人黨勢乃張后遂立后性仁慈及即位首減糧稅八分之一俾偏之未給者悉予之赦西比利亞之遣戍者還籍惟前后之黨戚

不赦前被彼得所戮諸人骸骼暴露悉命掩埋又彼得前奪可斯喀人田產資財充公至是仍給還原主又諭大小臣寮皆仍舊位兵弁各守厥職是年有人僞稱阿勒克緬擒而殺之未幾又有僞稱者亦伏誅嚴禁民間揭帖喀特林爲王慈仁寬厚治國有方上下相安惟奸民議后未入宮時屢爲人妾且犯淫行不可以子兆庶臨百官遍榜衢衢有司不能窮治乃下諭敢有毀謗君上者獲其人卽殺之與奧地利亞立和約大彼得時俄奧互相猜忌喀特林坦懷相待請共聯昬歃奧王許之共立約凡俄兵出境奧願佐助於是日相親睦奧與英之交疎矣好斯頓王爲姪女亞拏之夫旅居彼得堡歲久至是令其參謀國事又欲其異日得瑞典王位（其人本貢爾斯之姪）乃令瑞與丹國約和使俄有權於瑞爲日後襲位計並諭孟敵谷相機協助時庫爾蘭公爵既死其妻亦彼得姪女崩以庫地歸波蘭轄屬乃召薩克瑣尼男爵馬利斯（本波蘭王曾孫）主庫爾蘭事馬利斯素爲兵弁累戰有功孟敵谷欲自王於庫阻其事不行而喀特林欲招馬利斯爲夫乃使人至華沙（波蘭京）議其事孟敵谷亦私至米烏（庫爾蘭京）喻民推戴民拒不納並以上聞喀特林怒欲加以罪排雪味制密奏曰斯人民所仰望不可驟加之罪時馬利斯已在庫治事乃使提味士（其人爲敵谷妹夫黨黜獻）各往覘之末遣報而喀特林卒奧地利亞人逐馬利斯於庫馬利斯奔還薩克瑣尼一千七百二十六年俄將與日耳曼聯兵攻丹英王知之遣將以舟師戍丹謀遂寢惟再與日耳曼立約請互相援助率以兵三萬爲限西班牙（卽大呂宋亦名日斯班尼亞）及布國亦同立約一千七百二十七年五月十七日喀特林卒在位二年餘

史氏曰喀特林爲君仁恕有餘假權於孟敵谷而不以國政爲念惟日事宴樂狎暱西比亞王及挈爾縛尼亞總督士儒文滑兒二人皆年少貌美輪流入侍縱酒達曉遂至癰生腹內醫不可療其卒也或謂提味士進藥有毒中之而死或謂孟敵谷覬覦國柄潛使以毒置酒飲之而死第皆謠傳無實據也按喀特林不能書押每下手諭令女以利沙伯代書惟有口才貌甚麗都待人和婉不以貴勢自矜遇微時故舊待之如初其爲后也遂彼得盛怒輒爲乞哀因之全活甚眾故彼得必欲殺之人遣命斬之恐后來求免也俄人感其德稱頌不衰惜酣宴無度中年殂落而敵谷愈張矣遺詔以王孫彼得第二嗣位時敵谷以女許配王孫恐其太專乃以女亞拏以利沙伯好斯頓王並沙伯之夫魯別克主教同爲保傅襄國政更擇議院六人以敵谷居首共參庶務遇

事集議從其僉同者敬谷滋不悅故僅聚議一次而已一千七百二十七年即雍正丁未年彼得第二即俄王位生九年矣八月孟敵谷逐亞拏及好斯頓王於外自加大將軍總理國政時日耳曼王已封敬谷果西里伯爵敬谷以女許彼得由是勢益橫第彼得素不喜敵谷所爲而受佗果路干之忠順密謀逐敵谷九月二十七日忽下詔革孟敵谷官爵籍同家屬（其女亦行）遣戍西比利亞籍其家銀八百八十萬兩金器一千二百六十兩銀器五千四十兩他物稱是並其田產悉沒入官敵谷臨行神色自若至西比利亞二年死於戍所

史氏曰孟敵谷以賣餅賤夫遭際俄王置身通顯擢爲上將位極人臣乃僭妄冀非分謀爲不軌跡其生平惟事侵蝕剝削積贓纍纍籍沒之日大快人心卒至一敗塗地老死戍所哀哉

俄以佗果路干總理國政佗果爲政惟以安民興國爲事不尚征戰民困稍蘇是年聘佗果路干女爲后（時尚幼未入宮）黜孟敵谷女仍遷都於莫斯科彼得第二喜從舊俗俯順輿情仍都莫斯科國人喜於休息耳不聞刁斗之聲矣一千七百三十年二月初九日彼得第二卒彼得年十二歲出痘死在位三年於是羅曼那非之後裔盡亡祗有女而已時佗果氏家人出僞遺詔欲以位傳其女喀特林（即彼得第二所聘之后）廷臣咸不信乃止

第三十三章

（此章紀亞拏登位並還波斯三省地與土耳其交戰及亞拏死一生總略）

僞遺詔出示於衆諸臣共議曰前女王喀特林遺囑如彼得家無後則以女亞拏（好斯頓王之妻）並其子或以利沙伯可繼位今佗果之女何爲者衆是其議事乃寢又議亞拏已死好斯頓王被逐回國俄人亦不喜外求君則以利沙伯可立主教爭議曰大彼得棄后更娶違背教規以利沙伯不得爲女安可嗣位顧以利亦不願爲君安居魯別克不至於是復議曰大彼得異母兄伊凡有女三人長女爲麥格倫弗公妻不與夫偕自處於彼得堡次女嫁庫爾蘭公孀居米鳥已十七年季女亦居彼得城未字人可於三人中擇賢而立衆舉米鳥之次女亦名亞拏者爲王第欲議院有權可以共主國事乃彙議七條請亞拏簽押一國政惟憑議院可否二與他國或和或戰亦憑議院酌定毋得擅主三增收捐稅封授顯職須議院奏決四世爵紳宦有罪不得與民一律審判亦不得徑定死罪五凡世爵紳宦有罪其家產不得擅自充公六王之田地不得賜給及轉售與人七未與議院商定不得嫁人抱主傳位之事又議庫蘭吏長別倫爲亞拏寵愛久居米鳥不得隨帶來京衆既

議定、令排斯理王獻（俄果路千族人）與衆使持議至米島署押、使者未至、育與亞孥善之亞果仁斯王、密遣人報亞孥、且謂之曰、議院使至、請如議而書押、日後登位、吾等別有計、可發此議、係無憂也、及使至、入亞孥寓、見與亞孥並坐者、猶甚粗俗、不知爲誰、排斯理揮之使出、不去、以手驅之、亞孥曰、不可、蓋其人卽別倫也、乃呈與議約、亞孥曰、謹如約、隨書押、命駕至莫斯科、別倫隨行、亞孥既至、議院乞照約頒詔各部縣、許之、又請逐別倫、亞果仁、不許、二人密與亞孥謀、賄兵弁之有權勢者、而下詔通國、再聚大會、兵弁皆預、先是議院之議約七條、未令郡縣棄議、亦未行知教院、故恐之者衆、會既集、亞孥出而詢曰、爾等欲損王自主之權乎、衆譁然應曰、吾等欲遵舊章、不欲損上之權、其譁者皆粗魯之兵弁而已、亞孥曰、吾以爲百姓意耳、今若此、豈可使臣下擅權、侵冒君上乎、卽手持議約、裂而毀之、下詔民不欲損上之權、一切仍照舊章、並革議院事權、而令雷奈德主大議會事、並以別倫爲大吏長、舊臣阿斯德邁、將軍磨尼克、共襄國政、磨尼克練兵有方、預令修平道路、籌備軍裝、俄人深倚畀之、再與奥地利亞立約、彼得第二已卒、乃與奥再立約、共聯脣齒、互相救援、時波王亞古士督病篤、俄奥並虎視其地、法王路易十五、欲立妻父斯丹奈斯路爲波王、而俄奥欲分波地自廣、不許其請、議久不決、庫爾蘭地亦未靖、不請命於俄、推開的那爲王、別倫欲自主其地、於是使人執開的那、囚之、未幾、亞古士督卒、亞古有子曰薩克斯尼、波人不欲立爲王、議擇一人主國事、俄奥並不許、同請於布、曰吾二國皆不取波蘭土地、請以西洋之以馬內列爲王、可乎、布許諾、及亞古卒、以馬內列爲俄所誘、亞孥佯言欲嫁之、乃先至俄、時波蘭聚大會、議惟波人可立、他國不得濫預、俄乃廢立以馬內列之議、辭之使去、使謂薩克斯尼曰、爾以庫爾蘭之地畀俄、我則助爾登位、薩克斯尼許之、法人謀以兵納斯丹奈斯路、諸國豪議、歷八閱月不決、一千七百三十三年、斯丹奈斯路先至波、波議事官十五人、勳爵六百人、皆拒弗納、斯時俄已有兵二萬駐守波地、斯丹奈斯路退至但得西格、以俟法兵、法兵過味斯都拉河、既過、拆去橋梁、以遏俄兵之追、十月初五日、波蘭再聚大會、定議立薩克斯尼、號亞古士督第二、是年、俄以兵五萬攻但得西格、一千七百三十四年二月、俄大將軍磨尼克（本日耳曼人）親督兵至但得西格、五月、法兵亦至、俄人擊敗之、被俘者甚衆、斯丹奈斯路逃奔布國、但得西格降俄、括民間銀百萬犒師、亞孥命還其半、於是俄之威名震於歐洲、究斯時波地徧有俄兵、或有遞至日

耳曼者六月遊騎至雷尼河亞古士督第二位乃定俄賜別倫爵波蘭公是年還波斯三省地大彼得前得波斯地三省皆荒險需守俄人違法水土不服計十一年中兵商死者十三萬人有奇而鮮所裨益亞拏使謂波斯王曰如許俄人通商內地輕其捐稅則歸爾三省地以伸和好波斯王許之嗣後俄人准入波斯內地貿易他國不得援以爲例先是大彼得時俄攻土入險地反爲所困乃乞和於土約中載明令俄折去礮城不准通商亦不以俄爲大國之皇大彼得心甚啣之追和約成散處之土人仍擾俄地殺掠人畜時恒有之故大彼得預備戰事擇近土界設軍礮儲兵械謀未成而卒及喀特林彼得第二相繼嗣位無暇遠略苟且偷安而已別倫既竊權欲立功自顯見俄兵久練有可戰機力勸亞拏攻土阿斯德遇磨尼克皆不欲啓釁別倫亟之時阿薩弗海黑海二口並磕磨雅俱爲土屬恃土侵俄邊民不安一千七百三十五年俄兵入磕磨雅殺蒙古人甚多以糧食不給不得已退師蒙古自後擊之俄死亡近萬人明年磨尼克帥師至磕磨雅蒙古人善於崎山下擊而怯於野戰自俄師歸後恐其復來預掘深塹伏兵以伺俄人至驅之出塹伏兵不能禦敵磨尼克復入磕磨雅六月磕磨雅所屬之百利果比礮城亦爲俄得蒙古焚積清野遠遁無蹤俄無所得食秋乃退至邊界駐紮七月初一日俄總兵喇斯千克阿斯弗礮城土耳其王聞俄兵深入下詔集兵伐俄俄使人至奧地利亞索助兵三萬奧王曰如約與議院言於王曰我攻土無益於奧不如出師三萬別道攻土得尺則尺此奧之利也俄不能以違約責我矣奧王從之於是土畏奧自守不復攻俄是役也俄雖攻城殺敵喪亡亦三萬人然從此蔑視土耳其不畏之矣

史氏曰是役俄雖勝土而殺人以逞絕無所獲徒使肝腦塗地別倫之罪可勝言哉

一千七百三十七年俄徵軍需於民俄王伐土恥無大功復謀再舉乃下議院需備食物器械務令有餘俾資進取於是俄之官商民庶悉輸共給其輜重之車約九萬乘云是年俄與奧再立約俄知土強大本國兵力不足成事乃使人與奧王約令分路進師所克之城各歸於已務使二國同伸敵愾奧王甚許之未幾奧師伐土土人敗之於阿只格乘勝入奧境奧方敗時俄將軍喇斯千入磕磨雅磨尼克取平突復進至阿只格再敗土師取其礮城戍之是年秋土師會蒙古之師圍阿只格時俄大兵已撤回土乘戍兵單弱會蒙古圍之其礮城頗不堅厚敵以爲難守俄

人登陴無退志乘便擊土師殺其萬人敵人退走一千七百三十八年俄兵進電尼斯帶河攻洩克河敗土師焚其邨聚俘其人畜而還一千七百三十九年俄從瓦拉克進兵不假道於波蘭而自摩埒達菲亞進攻土之可德前驟城土人及蒙古各部合兵來拒俄人擊敗之擄其輜重甚多可德前守兵望之懼棄城遁俄遂據其城俄復攻合西城取之時俄帥磨尼克欲由平安進兵奧國敗後與土議和遂按兵不動按此約立於土耳其之排爾格六兒爲法公使主謀以賄畀駐奧之俄使令其上書俄廷息兵講和使奧歸土爾味亞全省及婆斯尼亞瓦拉克各地俄歸土可德前阿只格二城令土毀去阿只格城不復設戍俄惟得阿薩弗城以通海且便於進兵而已磨尼克使人奏亞擎以爲不可許而亞擎竟許之成

史氏曰俄兵屢勝正可進兵何以和之甚易因斯時法與瑞典聯和恐二國合土耳其攻俄勢所難敵故許之和亦識時務之見也

先是俄與瑞典在尼斯介得立約許暫和十二年至一千七百三十六年再立約其時瑞貸荷蘭國幣二十五萬俄爲之代償然侵佔瑞地甚夥瑞王心不能平法與土最昵知瑞不懷意於俄陰遣金帛於瑞之議院令與俄不睦適俄與土構釁於是瑞人謀復讎使兵弁先葛來至土讀和且歸前王查爾斯瓦通先葛來最惡俄人恒譖女王亞擎每欲與土聯和合兵攻俄以雪前恥磨尼克恐先葛來暴其私事令其下伺隙殺之及先葛來自君士但丁回瑞至西里西雅（日耳曼地）猝有兵出被殺同行之謀德里雅亦見執旋釋之賠其銀五百兩九月謀德里雅回斯德哥摩訴其事瑞王怒以書詰俄日耳曼王亦使謂俄曰吾之邊地何可擅殺俄王忠謝不知告使者曰此爲土匪所乘耳俄豈爲此哉其後磨尼克之副將曼斯點作行述謂此事亞擎實不知皆阿斯德邁別倫磨尼克三人所爲時瑞欲伐俄法人構之端果洶洶駐斯德哥摩之俄使衙署被眾搗毀一千七百四十年俄遣使與瑞議和時俄攻土征戰方息不欲復勞兵革雖嚴備戰守仍使人至瑞議和未決而亞擎卒時十月二十八日也在位十年

史氏曰亞擎之爲王也頗能整飭肅綱當大彼得時大宴賓僚酗酒爭食最爲惡習亞擎嚴爲之禁有犯必懲欲使俄之禮貌居歐洲上遇事頗爲靡費朝廷臣公然賭博以爲昇平景象此其所短耳幸阿斯德邁磨尼克二人輔政其才識超出他國相臣損益機務增立新制馭至闤闠繁盛惟勳貴紳富互相愚弄以至黜革每有

今日富貴明日貧賤之變又俄俗豪家咸畜俳優以自樂大彼得亦畜弄臣十二人亞拏滅其半顯宦或有罪亦罰之充其選娶諾蘭總督介喇前王皆寵焉介喇所司者飼兎其妻卒强使與至賤之女爲婚以氷爲室器皿什物皆氷琢成並截氷爲礟者六尊令各省總督皆使人爲賀客各服本鄉衣飾使新婚夫婦入巨木籠籠寘白象背上負之以行客乘駱駝牛鹿或駕小車使猪羊犬負之從其後以爲笑樂預者三百餘人婚筵仿各處土俗以餉客筵設別倫之馬廐飲時咸歌唱作樂旋使逐二新人於氷室鐍其扉以兵守之爲合巹禮俄地向有回釋及猶太各教例所不禁但已入希臘教者更入別教則科以重罪有伏齊堅者前王之親也從希臘改猶太教亞拏知之令仍歸希臘不從乃繫其手足以木塞口並斷其改教之人同投於火

第三十四章（此章紀伊凡第六爲王並太保亞拏攝政及以利沙伯襲位立阿爾夫司爲瑞典王事）

前女王亞拏欲別倫仍執國柄故不使以利沙伯嗣位遺詔立姪女亦名亞拏之子爲王號伊凡第六生僅二月其父爲日耳曼勃倫司味格公爵並以別倫爲太子太保柄國政別倫作事兇狠本爲俄人所惡及遺詔出知出自其手衆愈不服前王亞拏在位十年別倫恃寵戮辱無辜佗果路千之族亦爲其誅滅朝臣稍與齟齬卽遭謫戍凡發遣至西比利亞者四萬餘人宰相牌林司郡有小怨亦爲其所殺一千七百四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削別倫爵遣戍阿比江（地極北幾東至）初磨尼克以別倫可以共事詔出故不甚拒及別倫專擅蔑視磨尼克始大憤恨乃密與勃倫司味格並其妻亞拏謀遣使人執別倫謫戍阿比江臣民咸相賀

史氏曰別倫家世極賤生於瓜蘭之地祖爲瓜蘭公國人有地遺子孫前王亞拏居米島時別倫爲隸貌美而性敏亞拏舉爲司書吏親昵無比人皆竊竊私議及其柄政凶暴異常忤之者輙遭屠戮雖女王乞叚不顧也至彼得第三爲王時移置雅兒阿司拉城路特林第二卽位赦之還並封爲瓜蘭公

亞拏自爲太保以阿斯德邁磨尼克並爲宰相勃倫司味格爲大將軍勃倫無他才能徒以亞拏之夫身握兵權充位而已磨尼克頗忠於國遇事敢爲亞拏阿斯德邁欲與奧國議和磨尼克曰奧不信不足以共事不與布議和爲便時布使在俄爲磨尼克姻婭奉布王命封磨尼克以地故欲聯和闕布王已遣兵攻烘莘里亞之西里西雅磨尼克言於亞拏許之和已草約矣奧國知之亦遣侯爵薄帶

王般與薩克璵尼之使臣男爵理奈耳相遇理奈耳前充使於俄與太保亞挐親昵前王亞挐惡而逐之至是復至薄帶與之密謀阿斯德邁勃倫司味格說以利害使啜亞挐廢布約而共護烘華里亞亞挐許之毀布約草磨尼克聞之怒甚不供軍資三月上疏辭職時理奈耳仍與亞挐比暱恒同居處盧臣民訕謗以宮嬪孟潭爲之妻以掩其迹與使薄帶甚妬其寵將軍勃倫司味格相國阿斯德邁皆惡理奈耳而助薄帶時議欲出兵攻布法侯爵既得地偵知其事以法人欲立以利沙伯乃輦法帑以賂俄之兵弁及執政權貴亦賂瑞典豪富使其君民不和瑞王及大寮識時務不欲與俄搆難而百姓爲布激怒皆願出師八月議院集議欲戰者衆謂我攻俄使其不得助布即援烘華里亞之計瑞王不得已乃令總兵冷格蘭先帥師屯斐諾蘭俄兵已至賴斯干瑞王不發軍餉兵士懷怨多有逃往俄營降者九月初三日俄與瑞人戰於味邁斯得瑞人大敗後隊總兵蒲克伯祿兵未至已敗力主與俄戰者即其人瑞王暴其誤國辱師逗遛不進之罪論死斯時俄人能乘勝長驅大有席捲之勢然因嚴寒仍退回境十月法再陰使人行賂於俄求立以利沙伯太保亞挐本無治國才不厭衆望而以利稍有智能惜不守閨範喜與兵弁居

宿或與軍士之最微者飲酒往來無所顧惜以故爲兵人所悅將軍勃倫忠醜聲籍籍乃薦封其弟安得尼爲瓜蘭公（其人[illegible]貌[illegible]醜）而以以利嫁之以利聞之憤甚陰與法遍使侯爵既得地及其醫士雷斯篤助之十二月初四日英使斐納司與使薄帶密以其事白亞挐勸爲之備不聽次日夜半以利部署兵士執亞挐勃倫司味格阿斯德邁磨尼克及伊凡第六並老議院之長官皆下諸獄時理奈耳回國故不及難逐亞挐勃倫司味格於邊地伊凡第六被囚至彼得第三爲王始釋而善待之年已二十三歲矣及喀特林第二僭立恐人心搖亂仍下諸獄潛殺之放阿斯德邁磨尼克於西比利亞磨尼克在獄時以利令議院訊其姦利事無左驗訊者必欲死之磨尼克知其情謂之曰爾欲如何文致請書於簡我署押可也既書押定以轘裂之罪以利憐之命減死與阿斯德邁同戍西比利亞初磨尼克於其地建囚獄欲使別倫居之不果至是以之自居焉越二十年彼得第三嗣位召之還喀特林亦厚待之年八十五歲以善終是年以利沙伯襲位赦獄囚及遣戍者二萬人以利性慈凡罪至死者不予勾決遣戍而已論功行賞助以利諸臣除伏隆卓及培斯都什二人忠直外賴生沃斯緫最寵愛與以利私通儼如夫婦餘皆武弁兵士以

利素所熟識者性成貪鄙躭於聲色未幾悉遺斥罷俄以培斯都什主銓政培斯性粗暴或寃宗有罪搞至私室訊之即加殺戮素與英奧二國善而惡既德地法人徒耗貲財不能得志惟厚贈既德地以酬其勞一千七百四十二年俄議伐瑞瑞王欲乞和於俄願償軍費款和妖瑞民志在決戰僉謂如與俄和必索還斐諾蘭地始可償費於是俄命賴斯干統兵既典（蘇格蘭人）副之以伐瑞瑞使雷闥娓領師蒲兌伯祿副之駐弗列得犁克闍俄兵將至即退至好星福司（其地有茂林可以進兵）俄克弗列得城有斐諾蘭人為鄉導得小徑（俄前大彼得所闢建）通好星福司遽進兵圍瑞營雷闥娓蒲兌伯祿見勢不支乃委波師敢（本法國人）主軍務給瑞人曰吾國議院召吾二人計事且暫歸瑞八縱之去波師敢亦使人至俄營曰請釋吾兵願讓地不敢戰俄許之亦逸去瑞人始懼請成於俄曰吾王無嗣如釋吾罪不復佔地願以俄王之姪好斯頓公彼得為王惟大國圖之時俄之繼嗣未定以利巴召還彼得而彼得亦不欲至瑞故不許其請第謂之曰若能以魯別克監督阿陶夫司（大彼得次增以利沙伯姊之夫）為王和可議也瑞人亦却其請議至次年六月未決瑞議院欲迎丹王子主瑞以拒俄一千七百四十三年六月俄備兵船於海謀以水師攻瑞七月初四日俄瑞使臣聚於綏波再議瑞人謂俄曰丹人多在吾國議立王事俄如議和宜速決遲恐有變請歸我斐諾蘭地而以魯別克監督主瑞二國式好無嫌何如俄王許之八月定約阿陶夫司入瑞未幾俄歸瑞斐諾蘭省俄人將去抄掠民間財貨凡可載運者悉攜以去於是室如懸磬農無穀種以利沙伯聞之乃給秧苗使民耕種法使侯爵既得地歸國既而復至俄人執之旋釋使去初既德地駐俄臣民不喜其人行文於法請其撤使回國臨行以利魄贈甚厚歸至巴黎斯法王往視所贈估值約二十五萬兩銀明年既得地復嚮法命至俄密譖於以利曰培斯都什功大賞薄潛蓄異謀欲廢王及好斯頓公另立他人以擅俄權布與二國咸為之助薄帶亦其黨援事聞於法故吾王遣臣告王豫備以利信之凡所指訐嚴刑拷掠卒無實情株累甚眾旋令媾華里與王執薄帶下諸獄久之省其寃釋之因既德地返之去當既慮地之再至也復行賄二十萬兩結朝貴之不與法者覬進言於以利以行其計以利偵知之獲其密書為證乃釋其使郵奪還魄贈至明年解至境外縱令去

第三十五章（此章紀彼得第三大婚及俄布兩次構怨交戰遂以利沙伯卒紀其行迹）

斯時布國民人祗六兆國帑亦不充裕惟獨立不懼歐洲向稱為大國布王斐迪有妹曰阿美利亞以利欲聘為彼

得妻，布王素惡以利居位不正，必致召釁，託詞以却之曰，吾國奉耶穌教，而俄奉希臘教，難以結婚，請別擇淑女爲偶，培斯都什知其意，密告以利，以利怒，始與布有隙，布籓王安好德之女所非雅，改入希臘教，更其名曰喀特林，（中國尊奉古人，故避其諱，西國則取其名示仰望之意，事異而心則同也，）以利聘之，至一千四百四十五年，彼得年甫及冠，與喀特林成婚，第彼得雖居儲宮，雅不喜俄制，而愛布俗，其從行多布兵，（因欲布人助己篡丹王位，故親布至此，）是年彼得任倭羅尼勃練兵，彼得乞於以利，求給倭羅尼勃城爲屯軍操練之所，以利許之，其兵制悉遵布式，於是英與二國公使知彼得與布親暱，乃賄培斯都什以計離間於以利，以利亦知布私助瑞與俄相左，聞其言信之，然與使謀拒布之計，或爲彼得預聞，即陰告布，故謀多不就，一千七百四十六年，彼得斥其侍從諸臣，培斯都什遣親故爲好斯顛公侍從，舉動悉密以告，彼得知之，斥遣令去，時哈挪菲爾（日耳曼地）相近之非利斯南與布交界，英布至於失和，俄與奧國薩克瑣尼密議，共分布地，逾二年謀洩，布王欲攻薩克瑣尼，先將三國密約錄告諸邦，以暴其罪，於是約皆解散，一千七百五十年，執布人斯帶葛白囚於獄，俄人或有洗兵於布者，皆勇壯士，布王悅之，陰令斯帶葛白至俄厚值募兵，以利聞之，執而囚於獄，斯時俄之犁縛尼亞有三人客於布，布王亦執而囚之，以爲抵，是年俄欲召士商之旅於布者，不果行，俄王謀徵士商之在布者悉召回國，欲將招帖印布新聞，俾衆周知，布不許，又欲遣使遍召回國，亦不能行，時俄集兵欲攻斐諾蘭，布使其臣華倫篤諭止之，華倫篤至俄，培斯都什拒而不納，曰須俟爾王親筆書至，乃可議也，旋召回俄使之在布者，令不謁布王即行，布不得已，亦召華倫篤迅離俄都回布，（是時英奧法俄共爲友邦，合以拒布，而布不懼，）一千七百五十一年，布禁用俄錢，俄錢亦行於布，至是禁而弗用，明年布禁俄人入境，俄人貿易於淡齊葛者，必抄近過布之果尼斯拔，至是禁過之，令從波蘭繞道，俄商於是裹足矣，一千七百五十三年，俄聚大會於莫斯科，議布事，僉謂須制服布國，不使侵佔交界之地，其伐之便，次年俄下詔徵兵各郡，謀伐布也，一千七百五十五年九月，英與俄立約，英懼布取哈挪菲爾，欲以兵五萬五千守其地，謀與俄共事，故先立約，未幾俄與法立約，（時英法不睦，）英廷知俄反覆無信，至次年與布平立和議，時彼得第三陰謀助布，使說以利令廢奧法前約，既而以利病，彼得代視事，乃阻奧法議不行，一千七百五十七年，俄師攻布，俄人欲伐布甚衆，彼得不能再阻，法人願輸軍費以助俄軍，薩克瑣尼、奧地利亞二國亦助俄攻布，共聯

兵十餘萬俄使阿百拉前班領軍將軍經兵務俄師入布地慘殺民人薩克頊尼之兵弁曰似此慘毒吾等難與共事矣布使勒華德領兵三萬禦敵八月三十日戰於果斯静而額（布國地）布師大敗其地前臨阿奪河俄如乘勝徑進可以略取布地忽謠傳國內有變遽退師回國

按謠傳之故有四其時以利沙伯不治事皆培斯都什代理威有遺言一也彼得第三意在助布不願交戰二也彼得別有寵愛不喜喀特林而喀特林亦有外私斯拉以斯拉（本波蘭人爲[illegible]尼公使）各分黨援三也培斯都什以彼得偽狄無能不恤眾望欲廢之而立其子保羅使喀特林爲保傅恐事有變故急召回師四也

將以白百拉前班師回俄京俄師既回以利病大痊培斯都什知事不成而與法二國恐其情以告以利並有俄人伏勒果首其事（培斯都什之黨）至一千七百五十八年以利躬治其事數培斯都什之罪一手擊黜棄欲彼得遜位於子二假以利偽詔令阿百拉前班師乃免死論戍邊八月阿百拉前以擧卒斯拒以斯拉懼辭歸本國喀特林亦遷入別所一千七百五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俄命法摩爾帥師伐布克果尼斯白城甫入城安撫百姓（俄欲取其地爲有故撫之）民皆悅時布人與瑞典講難守備空虛俄師駐阿奪河口如入

無人之境未幾俄兵仍肆焚掠野有餓莩矣俄取索恩與城（在阿奪河邊）攻礮城不克圍之八月二十日布王率大兵來援渡阿奪河俄撤礮城之圍與布師遇於坐納濱鏖戰俄仍小捷旋分師或回波蘭或分駐布地沿途焚掠所過爲墟俄更命男爵頊底谷統師而以法摩爾副之令進攻布地坐納濱之戰也布將軍韋寨欲俟俄師退時擊之而俄佔地勢尚有眾七萬遣以素練礮兵礮亦尚多布兵僅三萬戰地泖濕不利馳驟且有狹橋殊難施展布兵死者亦三千四百人傷者共四千布人退回俄師不追而奪葛羅碌福倫福得二城（均在阿奪河邊）布王領精兵萬人助韋寨欲逐俄人出境時俄無馬兵與大將淡師其弗敕率馬兵萬二千步兵八千助俄合計之約已九萬布並召駐薩克頊尼之兵統數不及五萬然勢不能不戰八月十二日夜始過半布出兵攻俄營四面均有濠塹傍午始至其地先燬巨礮兵從後進奮擊俄不能支布奪其濠并巨礮七十二尊俄師退布復據其礮城俄兵屯葛絅斯濱村以拒布布再敗之殺俄人甚眾是戰也俄左翼兵死亡略盡布僅礮械無算悉復俄所取地俄人退出布境方布之克俄濠也布王見已有勝兆乃發使至伯靈謂其后曰我兵可以大捷當盡逐俄人出境即有捷音至矣然此信發之過早伯靈

侖勒遍傳歐洲而後之大敗若非所料及也時俄帥瑣底谷見左翼已敗乃抽右翼及中軍協助共涉山嶺據礮城暫禦布不能仰攻草奪及眾將請收兵曰天方大暑吾兵力疲俄已敗遁可暫按兵稍息縱不往攻彼亦不能久守布王欲大創俄使其不敢再犯不許其請飭令追勦於是步兵先進山路崎嶇惟小礮可攜爲俄所敗死者甚眾再往再敗乃令馬兵往攻亦不能克俄人安養已久覘布兵之馬兵疲乏布兵逃回布王親督兵眾三次往攻坐馬被礮擊斃者再衣亦中彈亦敗走兵眾死喪者二萬人礮馬各兵被虜甚多拿奪亦被創裨將西羅士嘗戰坐稽瀆功最鉅至是亦受傷布王不能復軍俄兵死者亦萬人是戰於一日之間二國死者約共三萬餘人布王復致書於后命將文史書卷皆遷至波思淡暫避如敵至即議和不可戰也於是眾情惶惶謂方接佳音何一敗至是且傳聞俄兵將至大懼次日布王回軍渡阿得河至拉味納暫駐俄人不敢徑渡移兵至路賽地亞瑣底谷與奧將淡師其勞讀相遇各賀戰勝淡師其欲徑抵伯靈瑣底谷恐師勞糧匱辭之淡師其曰俄如進師糧食吾爲代解無虞也俄人乃進會布諸王焚布備積淡師其乃輸俄銀錢俾得市食瑣底谷曰我從市食銀錢不可以療飢即歸師退至波蘭地於是此役無功惟經過地方焚燬無餘一千七百六十年俄復入布之波米雷尼亞省圍果拉白城不克別遣男爵昭尼吉率遊騎襲攻伯靈入之俄兵將王宮燬鑄造局擄軍爾器械欲焚之副將督理比（先仕布今臣俄）諫曰焚之結怨於布無益俄事不如令出資取贖爲計之得也乃止時布王方與瑣底谷相持聞之遣救俄人聞布王將至退走波蘭暫駐是役也仍得而復失俄與二王滋不悅削鎖底谷職而以勃德林代之一千七百六十一年俄與復聯兵伐布然以糧難兼顧分道進攻俄兵圍果拉白城逾冬不退奧兵入西里西雅省布不能分兵禦敵民生益困布王憂之甚恐無策至十二月二十五日聞以利沙伯卒乃稍慰較拒守弗懈越二年始與俄立約敦好講和易干戈爲玉帛矣

史氏曰以利沙伯居位怠於致治狎昵私寵大權旁落或累月不覲事酣酒深宮每制勅出例必命近臣宣讀始畫押頒行以利不待宣讀押既畫亦不知所詔何事法王路易十五賀其生太子文至三年遲有復書懈弛一至於此每下不殺之令民黎轉被其害因犯酷吏嘗恐其全活輒以非刑拷掠或割其舌或斷其肢號楚而死有曾更長果克西曰人稱以利慈善過矣先世慘刑

並無證據、如被人訐告、無論有無憑證、逼令招認、否則繩縛兩手、懸之半空、使足離地徑丈、逾時昏折、使終身殘廢、或以火煨、刀剪割耳截舌、廣用濫刑、雖微末司吏、亦皆用此、鋃鍊羅爲味格城有大牢、囚者約萬餘人、皆廢缺不全者、初登位時、戍西比利亞之人、計八萬餘、其寵愛私人、或有睚眦小怨、輙諭官吏於夜深擒獲下獄、或閉之地窖、雖貴戚懿親、不敢詰查、懼并罹罪云、宮中奢侈、亦復過度、其所服衣、有與之同者、斥其僭妄、即以爲罪、其時衣式、悉仿法制、以利死後、尚存單衣萬六千襲、他衣稱是、不可持贈轉售、藏以待斂而已、以利在位無譽可紀、不能治家、焉能治國、

第三十六章（此章紀彼得第三即位作事寬厚並[illegible]戰已畢、預備丹國交戰事、）

彼得第三、爲大彼得女亞拏之子、亞拏與其夫早卒、彼得第三襲好斯顛公爵、性仁厚而卞急、少聰明寡斷決、俄女王以利沙伯殂、彼得嗣位、其爲王也、重待好斯顛而反輕俄人、又尊奉布王過甚、臣民深滋不悅、當以利殂之夕、不遣使於他國、而先行文於布、告即位、所俘布人悉釋令歸、布之北雷尼省、爲俄殘燬、彼得使人逐戶賑濟、並許明年輸穀予之、每臨朝服布衣號、宮中懸布王小像、以示禮敬、又命瑞王（本彼得兄弟行）出爲排解、使布俄輯睦、瑞王從命、一千七百六十二年、即 中國乾隆壬午年、西歷四月初七日、先使兩國罷兵、五月二十二日、在漢姆薄爲定約、令歸布侵地、

按是約不與奧國共謀、擅私自主、殊太草率、

俄謀伐丹、彼得以丹國嘗得罪於其父、故思報之、六月始告奧以布和事、奧欲阻之、不得、初俄副將狄依谷守布之西里西雅闊、彼得已被廢、喀特林即位、命毋退回、七月初八日、忽傳令撤師、十五日、仍令駐守、至八月十三日、始奉命交地畀布、奏凱回俄、時奧人尚欲攻布、俄使既耳納吉戍布、乃不果攻、俄禁廷臣習法音言語、俄人素用法語往來、彼得惡而禁之、祇用本國土音、或日耳曼音、違者治以罪、彼得父本日耳曼人、用其法制、以教俄人、百姓不悅、上下更多齟齬、其登位也、因后之故、而與后有隙、並其所生子亦不齒及、俄人愈疑間矣、時彼得未行冠冕禮而往覲布王、衆益惡之、

史氏曰、泰西例立王、必行冠禮、未行、則不以爲王、況布雖罷戰、尚未和洽、輕身往覲、大拂輿情、論者謂彼得寬慈過人、而與臣民冰炭、何能久居其位、當其未登君位、朝臣欲害之者衆、及其嗣立、悉置不問、以利之寵人公爵賴斯麻蘇千嘗餽彼得鐵斧紅緞褂二事、（乃跪而受我所用意）

赦西比利亞遣戍人凡犯罪非窮兇極惡皆釋歸籍味倫（在韶其死於刑殺）亦仍其爵位

磨尼克亦得赦還除酷刑俄素用殘刑拷逼凡被訐告無論虛實悉受楚毒至是特命除之禁告密革私刑部俄舊有私刑部本爲獲罪於王及犯奸背國者概因其閒嗣後告密之風漸盛對衆一言即被繫其人入內訊掠不俟別證遽定以罪或與人有夙怨或本有罪被人按治其人即告密致之死地可以報怨幷可以免罪往往大廷之中或有人曰吾有一言相告則皆失色驚而走避即辨理要務之人一經告發即令御事囚解入內最爲惡習嘗有一人在醫院治疾醫士必欲刀割患處其人畏懼痛楚求免不得乃大言曰吾有一言相告聞者即將醫士擾去彼得素惡此習故甫登位即禁革之第俄爲自主之國恐民閒謗讟藉刑威以爲箝制地所以至今仍尚告密名雖異而實則同也俄以好斯類人充親軍護衛俄宮護衛皆以利沙伯私寵彼得悉遣出外令充兵役而別擇好斯類人衣布服飾拱衛王宮且令通國軍士改布裝束衆咸苦之（布兵衣皮長襪褲鞾著之不便）稱彼得爲類王彼得亦不欲自主國事願諸勳爵皆使有權俄命希臘教改服色稱其資用希臘教人皆長衣長鬚彼得以爲村拙令改短衣薙去額鬚並令議部查覈教中人出入資用沒其田產於是國人愈不悅矣

按彼得所爲皆善施之於布日等國可稱令主而用之俄地大不相宜無怪國人不服其令也當時亦有卓識幹濟之臣惜彼得不用其言耳

俄始行丁稅凡男子無貧富計丁出稅農人病之由是希臘教人藉口煽民互相叛亂莫能止遏矣

按彼得特有布援毅然行此不知適以速禍即各國公使亦不善其所爲中心怨惡私相謗議

初丹國嘗佔好斯類地之半愈形孱弱彼得幼年即蓄復讎志及即俄王位謀丹益急諸臣皆謂不可雖布王亦勸其息戰安民毋妄動致禍皆不聽丹王特使臣之駐俄者善於機謀能離閒俄之臣民度彼得必不能戰故雖設備亦視爲緩務惟集兵於麥格倫弗令男爵日兒美統之以待俄人俄兵由北末雷尼亞亦屯於麥格未交戰而彼得已爲其下所殺

按彼得頗勤國事晨夕與其寵妃伏羅德紹相謀圖治后喀特林美而多才私寵甚衆早爲彼得所棄乃謀弒彼得而襲其位預謀之首爲大斯谷公主貌麗而行相類與喀特林親暱廷臣亦多有與二人私者彼得素懦弱或爲喀特林所叱亦不與較其所作爲咸不能制后

有弟曰非迪亦名亞古士督本日耳曼瑞比斯得公爵亦恐彼得之薄待其姊也

第三十七章 （此章紀彼得被弑及喀特林第二嗣位）

彼得第三之在位也所爲雖善而與國人齟齬上自勳貴教士下逮軍民皆惡之故喀特林之謀易於成事其黨自大斯谷以下有與儒非族兄弟五人其中最寵愛者爲奇果利喀特林親之如夫本係武弁以國帑賂軍士使人心皆歸喀特林磨尼克既歸見時事孔亟率臣之忠藎者諫彼得豫防禍患彼得不聽賴斯麻穌干之兄與以利沙伯通亦爲兵弁共賂婚於下大斯谷遂謀殺彼得與太子保羅之師攏尼法律師噶禮薄（律助彼得改律而陰附喀特林）議久未決事聞於外布使果祿士面陳其事布王亦手書勸爲之備皆不省布副將蒲德拔爲彼得宿衛奸黨以厚利啗之結使爲助散播謠言謂彼得欲廢喀特林爲尼而立寵妃伏羅德紹衆心愈憤初謀俟彼得伐丹乘機起事不及待而難作有衞士敗司克辭後泄其語七月初八日彼得在倭羅尼勃其親信擒敗司克至行在仍未窮究時彼得節保羅節祖近彼得曰姑俟二節後訊之大司谷及黨人咸懼趣喀特林速決是夜喀特林在都外之彼得婆奸黨至議送定初九日昧爽喀特林戎衣佩幟統衆入城有少年軍士波毒干以己帽與之遂有寵賴斯麻穌干與舒拔臨左右扈從令軍士矢誓共戴女王先至大禮拜堂懦味各六之主教諭之曰彼得雖無君人之才第使太子保羅嗣位喀特林爲太傅以輔之語未竟奇果利兄弟大呼曰今日奉喀特林爲王可即位喀特林懼彼得來討命軍士守各險要以防之

史氏曰斯時磨尼克等均心歸彼得伐丹軍士全營駐紮及城外兵艦均無貳心彼得不能有爲束手待斃哀哉

時有旅居之法人勃鐵山業薙髮匠爲彼得厚待以計紿守兵馳至倭羅尼勃告變彼得聞之恇怯無措喀特林乃下詔曰前王彼得違希臘教與讎敵布國結謀自弱國體不可以子萬民吾今登位仰賴上天公義與爾有衆剷滅布讎共臻安乂其各來歸毋恐於是各國使臣備賀喀特林厚宴之並賜城內居民戶給火酒以示同樂是夜戌初集兵萬五千人使攻倭羅尼勃時彼得僅有好斯頓兵六百名從臣磨尼克等數人而已磨尼克勸彼得至克隆斯德（其地有砲得坐船）暫避仍不能決及兵將至始促駕遄征不及登大艦得小艇僅與磨尼克果陀味贊等同登斬纜護兵續至夜半舟人請示何往磨尼克欲沿海至雷味勒（其地臨海）

（日有兵船）隨行之侍人女眷，憚於遠涉，謂彼得曰，舟小人弱，豈能遠涉，喀特林未必殺王，可暫遣使議和，無大害也，乃回艇至俀羅尼勃，初十日黎明，抵岸，守者譁曰，王曷為復至此耶，彼得令好斯顛兵守護，而發書乞哀於喀特林者再，日旁午，彼得出勞軍士，好斯顛兵羣執其手，嗅之，伏地設誓曰，吾儕不惜生命，捨身血戰，以復大仇，願王振乃精神，毋隳厥志，磨尼克亦激勵之

按彼得柔懦畏葸，無君人才，然逆婦必欲致之慘死，何謂也哉，查法王路易十六違約失信，為亂民所害，彼得絕無是事，竟亦罹此毒害乎

當彼得之乞哀於喀特林也，首函書至，方在禮拜之時，尚不憶及聖書中手有血不聽禱告之語，（在聖經以賽亞一章十五節）未幾憶斯美洛非齎次信亦至，喀特林以信與奧懦非族，令見憶斯美洛非，賜以重賂，語之曰，如能執彼得至都，當位以總兵，封以顯爵，食邑數千戶，每歲給俸一萬六千兩，否則令彼得出禪讓文，亦重賜財帛，時憶斯美洛非為彼得吏長，為所親信，故使之共謀，憶斯美從其指，歸告彼得曰，喀特林知王難自立，恐為人害，故登位以代王鎮撫軍民，即今圖王者眾，六百親兵，殊難兼顧，王盍不草禪位文，與吾同至彼得堡，保無他也，彼得初尚猶豫，既而信其言，與憶斯美，伏羅蕩紹，果陀咮賚四人同車而行，既至彼得堡，伏羅德紹為武士曳下車，褫其品服，交大斯谷監守，果陀咮賚為人嘲侮，正色斥之，旋有兵士曳彼得至一室，去其衣飾，搜其珍寶，天寒甚，予一長衣，閉之密室，喀特林使男爵擺林謂之曰，王無恐，后非害王也，彼得曰，願退王位，仍回好斯顛，實彼之大惠矣，擺林曰，無不可者，但王須親書禪位詔耳，彼得從之，畀詔而去，是夜有武弁率兵數十人，執彼得囚於羅伯借獄，（其地離彼得堡四十里，名羅伯借城）當時俄人因彼得所為，遵日耳曼式，咸不善之，而喀特林之父亦日耳曼（館伯國）藩王，名安好特，欲媚臣民，嘗謂醫士曰，可剌我出血，毋使日耳曼滋種於我也，喀特林暴彼得罪，一不守教規，二欲害嫡后，三尊奉布國，失我體統，四無君長才，有忝厥位，並將其禪詔頒示，俾眾周知，喀特林登位之次日，駐彼得堡之大臣勳爵，咸來朝賀，磨尼克亦來見，喀特林曰，大將軍非欲攻我者耶，今來何為，磨尼克對曰，誠有是舉，吾獲罪先朝，蒙其恩赦，恨未圖報耳，新王如用吾，吾當力亦若是，何怪焉，喀特林釋而用之，喀特林回都城，喀特林自彼得堡啟行，乘馬回都，沿途勳貴世爵，教士軍民，咸舉手稱賀，是月俄女王親臨議事院聽議，喀特林至議院，共聽酌議，悉以善言慰撫，眾盍悅，各國使臣進見，咸以謙言獎

勞雖素不愜意於喀特林、者亦忘前嫌而隨眾譽矣、復安置伊凡王於、庶路斯勃、彼得前、釋回伊凡自便、至是喀特、林恐人心搖惑、仍安置於戍所、賜奧儒非鮫四人男爵、以磨尼克爲大將軍、奇果利副之、以男爵攊林爲相國、賜奇果利二等爵、噶禮薄蒲德拔等賞賚有差、俄大酺、軍士各兵皆給皮酒火酒、共相宴樂、喀特林登位甫三日、有軍士酣醉、夢好斯頗兵偕市人執、女王以去、軍士驚寤、起而大呼曰、吾王被布人擄去矣、時值夜半、眾宿衛皆起、惶遽莫措、一時洶洶、喀特林振衣出外、乘馬車至大教院、聚眾禮拜、以釋羣疑、眾人見之、相慶曰、果我母也、譌惑始息、禁果陀咪贇於獄、時彼得酋臣、悉厚待之、惟囚果陀咪贇等三人於獄、既而釋之、欲賜以官、果陀不受、曰、欲殺我之王、吾不能罪也、請辭、釋故妃伏羅德紹、歸於其家、賞前曳妃之姐、上曰、後如有犯、不衛貫也、未幾、妃復獲罪、乃遣戍於二千里外、七月十六日、喀特林弒彼得於羅伯借城、時附從喀特林者頗有悔心、曰、若人非我主也、水師軍士亦謂陸兵曰、若輩爲火酒賣其主、何愚也、都城百姓初喜喀特林、既而思彼得慈愛、頗有憐之者、營伍中亦互相追咎、或因憤激戕殺官弁、莫能禁遏、

史氏曰、軍民之心、反覆無常、往往如此、是以古先哲王譬諸以朽索馭六馬、慄慄危懼、旰夕不安、其敬天恤民職此故也、當時彼得遺臣、豈無忠藎之士、惜不知因於羅伯借城、無從措手耳、倘知之、以之復辟討賊、必有嚮應而起者、於人心獨不大快乎、空言煽動、轉促其命、悲夫、

斯時莫斯科城得喀特林即位詔、既宣畢、官弁命軍民呼萬歲、無應者、羣相訝曰、京都軍士何若此之謬也、彼得王何罪而廢之耶、詔使回、具述其狀、喀特林及其黨皆大懼、謀致彼得於死、而彼得未悉其情、日望仍回好斯頗、惟調飼素所愛犬、且向喀特林索胡琴聖書、皆靳弗與、囚羅伯借之六日、奧儒非族之阿拉克西、與兵弁對百儒往見彼得賀之曰、館日釋歸好斯頗、吾等備宴與爾共樂、彼得遂與同席、先飲火酒、對百儒佯與彼得密談、阿拉置毒於酒以進、彼得飲之、逾刻腹痛、阿拉曰、再進一盃當愈、彼得怒係曰、子胡然、既得位矣、何又與吾命爲難、遂命侍者法人（失其名）取乳解毒、法人跪告二人曰、二君何不外出、容吾侍疾、二人怒曳法人於外、監守之藩王勃拉典斯千入內、見彼得祖臥於地、阿拉手搤其喉、足踩抵其胸、遂與對百儒以巾繫其頸縊之、彼得猶以手撲勃拉典之面、輾轉而死、阿拉馳歸、密白喀特林曰、事畢矣、喀特林趣召奇果利攊林囑

禮薩賴斯麻穌王、至議其事、奇果利曰、恐民滋惑、姑秘其事、待明日朝會時、當令人以凶問告其可也、次日臣寮及各使臣咸在朝列、忽有人報前王彼得暴疾而卒、喀特林大哭輟朝、舉哀、卽須手諭曰、吾居位纔七日、前王素患痔疾、其劇驟變、急召醫士、束手、速爾升遐、吾甚悼之、宜停梓宮於大院、舉哀成服、一切飾終典禮、咸從其厚、於是舁彼得屍入都城、停於大院、臣民入臨、接彼得吻、見其面黑、血從膚管而出、凡接吻者口皆生瘡、喀特林及其黨懼民生憤亂、以王禮殯彼得、出殯之日、百姓嚎哭、謂軍士曰、大彼得王後裔已絕、其血爲爾曹流盡、忍乎、好斯顛兵皆擗踊哀痛、如喪考妣、越日喀特林遣彼得親兵回好斯顛、以敝舟載之、未至大洋、舟漏而沉、有數人漂至一島、求救、島長曰、吾不敢拯、必都城有命、始可、於是六百人皆死、喀特林乃以奇夏其王兼嗣好斯顛、（其王爲彼得之從兄弟）凡彼得親屬舊人皆從去、毋留都城、召培斯都什回都、復其職、喀特林憫培斯都什年老、不令治事、歲給俸銀萬六千兩、

按培斯壯年謀多凶狡、後漸改而從善、召回後四載、至一千七百六十六年以壽終、

俄史上册終

第三十八章（此章紀喀特林行卽位之冠禮重敎士親兵謀變及朝臣亦有通謀者）

俄制凡新王卽位必在莫斯科行冠禮典至鉅也喀特林患舊都軍士不服使人以銀錢火酒按名犒賞怨謗始稍息乃擇日往莫斯科扈蹕者甚衆威儀整肅旣入城大賚軍民然皆面從非心服也喀特林至王之禮拜堂主教迎接盡禮喀特林亦殷勤慰藉並以善言安撫軍民遂行冠禮衆人覩太子保羅咸憐愛之喀特林不悅恐有變下詔慰軍士曰前征布國軍民奮志同仇暴師日久而恩賞未加孤心不安茲特頒詔凡從征軍士加給餉糧六個月用示軫恤勞人至意喀特林回新都以奧儒非族四人爲親軍副將喀特林欲結兵自固乃簡侍衞四營已爲大將統之而以四人爲副俾兵士洽和以防不虞初希臘教貲用饒富彼得服以成數所餘之財充公敎士咸怨之喀特林之謀襲也許卽位後復其田產及登位吝不給陰以賄結主教而寢其事於是敎士數千人皆憤怨揚言於民欲爲彼得復辟且出僞詔謂彼得所遺其詞曰喀特林品行不端邪比匪類不可使有權於國吾死後王位宜歸伊凡請臣匡輔之弗違百姓傳誦其語軍士追悔莫及旋生背畔之心喀特林禁軍士聚談如甘作戎首錮之囹圄或流諸西比利亞廷臣亦多不服因奧儒非族手握大權隱忍未發一千七百六十三年削太斯谷公主權安置於莫斯科且諭英法諸國使臣曰如爾國欲紀俄事不必述及其名儒味各六之主敎前亦黨於喀特林人畏其能奸謀頓息至是亦被逐於外時有波蘭人婁乃多司纀嘗往來俄都爲喀特林眷愛欲娶以爲配聞其僭立大喜乃暫駐俄境相近之地而使人入見曰可容我一伸賀悃乎喀特林佯辭之而密召使者訊其近狀權與相對以示喜極之意與儒非族兄弟五人共握兵權斯時有叛黨紛起爲首者二十四人勢甚披猖其二十人爲奧儒非族所擒又擒爲首之四人喀特林令負其死鞭笞而流於西比利亞一日與儒非族與喀特林宴飲醉而言曰我能鎭服叛黨使其不敢蠢動假使欲其再叛我亦能之喀特林信而悅之曰以子之才何不可爲者斯言良非誣也斯時泰西出使之人與他國使臣朝會以若先爲榮向例法使居俄之前至是不循舊章俄使恃强僭越故法遣使詰問請遵成規毋傷和好喀特林陽許而陰背之謂俄之出使者曰凡事爾宜居法人前毋失大國之體未幾英都倫敦朝會俄法之使相爭法使濟恭用劍擊俄使接伯英弁勸息之始解散

史氏曰朝有定位儀無或忒出使他邦尤宜謙恪無貽隕越羞乃已則尤其請而囑使者越居其上此直婦人

小乎之見耳卒被法使拔劍擊傷無可控訴其辱國不已甚哉

喀特林雖居王位恐人議其僭竊見有強項難馴者必溫詞撫慰大出銀錢以賚諸國使臣於是名與學於歐洲矣喀特林平居與私寵宴樂過有事故卽親臨議院告以已意使眾決之嘗語人曰處事必以堅固爲主若游移寡斷其無知識可知也時男爵擺林雖居相位未有大權欲國柄歸於議院而已得主持其事（此時惟瑞典議院得握大權）喀特林聞其謀遂佯謂其黨曰吾亦欲議院有權但此事誰爲之首并若何處置可詳書於冊待吾審閱可也同謀者謂與儒非最爲貴寵假其名爲首必邀允准而喀特林陰與與儒非賀諸培斯都什培斯都什與擺林有夙怨力止其事不行且密奏王曰王不若以與儒非爲夫明告中外則輔助得人國基鞏固矣喀特林曰爾謀雖善恐民心不服奈何培斯都什曰吾能使百姓樂行此事王弗憂也乃謂與儒非曰爾如娶王爲婦則尊貴莫可與擬吾將助爾王成其事又誘百姓之豪猾有權者令公草一疏奏喀特林曰太子弱而多病恐難久於人世王盍不贅與儒非爲夫則千秋萬歲後繼嗣有人矣臣等所以冒請者爲一國計非爲王一身計也喀特林覽奏勅議院稟議擺林聞之怒曰與儒非前敗我之謀吾誓當報之於是遂諫喀特林曰如行此事叛黨四起王身且不可保遑恤其後耶喀特林不得已乃曰我亦不願有此事擺林退而憤憤不已謀使人刺殺與儒非以洩其恨乃賂其寢門外之衛士使無所阻格及刺者至而衛士已更班矣於是其事無成但百姓惡女王者甚眾甚至將宮門所懸之國號小像取下擊碎必欲廢置另立恨無繼位之人隱忍未發喀特林知其謀出於擺休欲究責之恐愈滋怨乃致書於大斯谷公主曰隔別久矣甚欲一見顏色現今奸黨被猖謀危社稷公主爲國之心聲盍不舉奸人姓名密疏奏聞吾決不追究惟藉以自備而已大斯谷覆書曰吾實不知設謀者爲誰如或知之亦不願爲爾作刑人之器況不知乎爾卽加以戮辱吾亦不辭喀特林不得已乃訪叛謀之強而有權者藉以厚恩其弱粗無力之徒流諸西比利亞旋下諭榜於衢路曰下叛其上邦有常刑吾曲赦者屢矣嗣後如有謀叛之人卽以前王以利沙伯所廢之刑加之無怨吾之酷也

史氏曰古之聖王以德服人不聞以威況俄民之悍然罔覺悠不畏死者乎挾淫刑以鉗頑民宜其叛亂之無已時也

時喀特林開醫藥院設道書局凡有技能者悉諮厚惠或

使造戰船或通商各地又以俄國地廣人稀遂招列國民商人籍其略曰爾等如願居吾宇下吾必逾格厚待無論遵奉何教各聽自便日後如成巨富願回原籍者決不留阻幸各踴躍來歸毋稍觀望用示孤柔遠能邇之至意

按喀特林此詔甚智不論何教斷無唆人爲惡但使馭之有道何煩禁阻至於寄籍之民已成殷富大抵由於墾種而得彼又焉肯捨現成田產而再回原籍更費經營乎

一千七百六十三年喀特林生子必薄林斯繼時喀特林獨居靜室惟寵愛者二三人得相從前幸與儒非遂有娠屆誕子期託病不出後名其子曰必薄林斯繼封以男爵

第三十九章

（此章紀俄得婆乃多司繼爲波蘭王及俄布立約喀特林闢水師殺廢王伊凡諸事）

俄之權勢日盛瑞典丹馬諸國皆懼其併吞唯唯惟命時庫爾蘭部其酋無子覬其位者甚眾有男爵墨列斯者民所愛戴欲奉之爲王而前女王亞拏寵人別倫本瓜蘭人爲喀特林所悅乃封爲公爵以兵一萬五千人納之先使人至瓜蘭（亦名庫爾蘭）執墨列斯囚之佯謂其臣民議士曰爾等舉所當立者我即以冠冕畀之瓜蘭人知俄之詐欲拒別倫弗納又恐勢大難敵不得已乃立別倫其時駐波蘭之俄使甘斯臨誘而多謀大出金帛以賂波人於是波廷諸臣皆有從俄之心甚至百姓之欲爲俄民者過半是年十月波王阿格司得斯卒繼嗣未定國分二黨（一通於法一通於俄）俄女王喀特林遂立其寵人婆乃多斯繼爲波蘭王以兵納之

按婆乃多斯繼素善儐相之禮凡文學樂器皆所諳練至於治國經猷懵然未知俄徒以威力強民脅從宜百姓之不心悅也

喀特林既立波王恐法廷不悅遂遣使至布國議立和約是時布使果耳斯在俄秉性忠直俄王以爲懸魯蚩之貽書伯靈（布京城名）令易他使布以叔麥思代之布之男爵也布王聞俄使至大喜相與立互相保護之約一千七百六十四年四月二國署押其公約略曰我俄布兩國所已有之地不得使他國佔踞如有佔踞等情兩國必同心拒敵如兩國中有一國與他國爭戰則此一國必遣步兵一萬馬兵一千相助其糧餉軍裝皆本國自備不得向助戰之國需索分毫惟土耳其敵俄或法蘭西敵布則不給馬步之兵祇助銀糧而已其私結之約專爲波蘭一事內云波蘭王位不得循世及之常王死則令百姓公舉他人如有擅立者吾兩國共廢之雖兵事不恤也又載明無論公約私

約一律謹守不得違背云

史氏曰自立此約匪特波蘭爲邱墟凡諸弱小之受制於强大者控訴無門惟有仰天號泣而已卽今歐洲各邦倘尤而效之其流毒可勝言哉

此約既立波王之權甚輕軍旅之事將軍主之租稅獄訟各歸所司王惟守府而已是年三月波世爵之富者起義集兵擊退俄人以拒婆乃多司繼俄人旋攻破之其爲首之數人皆遁至土耳其九月婆乃多司繼卽波王位時喀特林巡歷各處自犁鵝尼亞至庫爾蘭復歷烘司帶海口（爲北海最要之口）俄之兵艘悉泊於此喀特林遂大閱水師以示威武召列國使臣臨視其壯欣欣然有喜色曰俄之兵艦何如諸使默然惟英國使臣直言答曰以臣愚見有隙可乘未盡善也

愚按喀特林在烘司帶大閱之日値風狂水湧幾有沈溺之虞其步伐可想而知乃猶詡詡誇示外臣何其闇也

俄廢王伊凡自復囚於庶路斯勃其地本爲礮城上覆以蓋暗不見日晝夜燃鐙不息其出入須從礮門外塞以石守備法辣悉千夫長吉金二人監守密奉喀特林手詔曰如有外兵來刦不能阻遏可先置伊凡於死若被刦逃吾必戮汝二人斷不稍貸也伊凡被囚已二十餘年匪第目不知書卽晨昏時日亦所未諳伴守之人絕不交談卽有問亦不答惟日使之酣醉傳成癡[illegible]姓以爲癲也亦不願其嗣位當有日耳曼兵弁教以禮儀故遇人愬所歷苦況問者莫不下淚其不癲可知矣第不逞之徒欲謀叛亂每假伊凡之名以起事故喀特林預須密詔使監守者可便宜措置亦防患之道也時有駐守礮城外之副弁米羅惟吉其祖父本爲世爵大彼得時與瑞典私通凱旋之日將其田產入官米羅惟吉屢求給還不許因之怨望特甚乘喀特林在外欲奉伊凡爲王以圖僥倖但駐守城外員弁例須七日更班米羅惟吉恐急促難成乃請於首弁曰容我增值七日後可貸除也首弁許之是年七月十五日夜已過半米羅惟吉先行隨從者約五十人至中途遇首弁夜巡詰之曰爾何爲者米羅惟吉以鎗尾擊之踣地呼從者縛之守門之兵出戰甚力且詢之曰爾以何權敢生背叛米羅惟吉袖出僞詔稱喀特林已往波蘭就婆乃多司繼成婚議院奉伊凡登位守兵信其言而城門甚固內兵堅不肯啓米羅惟吉令將所攜巨礮轉向內轟之法辣悉與吉金議曰外兵克甚可遵王諭先殺伊凡以絕覬覦於是殺之而啓門指謂入者曰伊凡死矣並以喀特林手

詔示之米羅惟吉慟曰吾害伊凡何以生爲爾曹奪吾請勿可也次日以水手之服殮伊凡俄民闐而往觀者甚衆法辣恐恐滋事端更以羊皮裹其外使速葬於教堂之前（其地亦在礮城內）百姓皆稱爲可憐之伊凡是也法辣恐遂詳奏其狀並呈米羅惟吉僞詔（其中多所學喀特林之言）喀特林大悅曰法辣恐吉金忠智可嘉命重賞之誅米羅惟吉凡從行者流於邊地斯時伊凡之親族囚於獄者尙衆云

史氏曰伊凡第六之死或云爲米羅惟吉所害或云米羅惟吉實受指於喀特林故陷之死當時議論紛然百姓疑信參半惟其死後喀特林詔諭臣民有伊凡實屬可憐之句況米羅惟吉誅而不赦可知喀特林非假手於人以除其逼者特米羅惟吉以奪產之嫌憤激思亂假伊凡名以逞其私卒使無辜之血汚地若米羅者可謂死有餘罪矣

第四十章

（此章紀波蘭受俄羈制並俄使辣伯甯虐待議會及與丹馬立約事）

一千七百六十五年波蘭聚議會於辣同俄使辣伯甯監之時波王無權一經聚會惟議定者是聽波有顯宦白賴尼干亦預其列見羅馬教人爲俄所制乃託故退去賴其未利者掣哭阿尼亞之黨渠也希俄意旨俄人喜之使爲會首賜其銜曰使徒安得烈（按賴其未利係作俄以醫用故俄人封之）既聚於辣同俄使移往華沙辣伯甯定十月初二日期賴其未利始悟曰吾與王皆爲俄之奴僕矣欲緩其期俾得與羅馬教之有權者議和辣伯甯不許曰有不遵吾命者卽令兵士擒其人至西比利亞以實邊地然羅馬教王之使者及天主教大長欽底格當聚議時侃侃直陳不曲徇俄人意雖議院外圍以俄兵而欽底格欲廢俄人所議以致事訖無成於是約十六日更議辣伯甯恐欽底格之沮撓欲與之辨論恐徒費脣舌乃脅以兵威執之於波王前及獵斐主教柴路司等並同議之數十人悉解至俄東部遣戍十四日矯喀特林詔謂議會曰孤祇欲波人獲益耳此曹議論橫施無益羣生故流而逺之以正憲典

按柴路司等爲波蘭議士多能博識家復巨富方一千七百四十一年時在華沙開大書院縱人觀覽內藏波國本文約二萬卷其餘列國典籍充斥其中至一千七百九十五年爲柯薩克兵所燬省册房屋悉遭一炬過其墟者往往憑弔不置云

是時辣伯甯權勢益張凡彼之爵銜教士或以賄售或以恩賞無敢違忤者於是波王徒擁虛名益爲其下輕視矣

史氏曰查波廢王斯旦尼思不知緩急通變審時度勢難之會轉欲詳究禮儀文籍可與守成難以撥亂賓戕

是月十六十七日波蘭再聚大會仍互相紛爭惟增定一部曰議部專議赴會請事選有名士十四人旋加二人令聚於辣伯甯邸館或主教長家集議外閑以俄兵各執軍械衞惘喝計議者亦辣伯甯指立一制曰希臘教士除王位外其餘大小官階皆准選擢又定波王每年支用俸銀五十萬兩不及臣工祿糈亦由辣伯甯另定新章或奪其達或削其俸波蘭之受辱於俄亦甚矣哉尤可異者波民窺覗其王尚有謀叛不服者不得已乞兵於俄以遏冠虐俄兵於是入波焚戮甚慘無辜遭累者蔡眾一千七百六十七年喀特林以太子保羅名與丹國立約請以好斯頓悉力司末克二地歸丹而易阿勒奧勃與特曼好思之地丹王許之未幾俄仍奪二地歸己歐洲列國畏俄之強皆無如之何

第四十一章　（此章紀俄與土耳其交戰事）

一千七百六十八年駐君士但丁之法使見俄吞噬波蘭知土耳其有嫉妬之意遂唆土王用兵是年六月俄又奪波之徽綫顛蘇拉接二城土王乃謂駐紮之布使曰吾必助波拒俄並命韃靼起兵協攻使其不支俄見土兵逼近亦暫取排耳及格勒苟二地雖兵士肝腦塗地亦所不惜七月俄人攻破排耳（是城甚屬堅固）殺波人四千貲財甚富皆爲俄人取去其拒俄之首弁波爲干格星勒斯干皆逃至土耳其求救餘之爲首者逃至韃靼之勃勒帶其城之將軍撫納曲至令攻駐波之俄人俄弁追之殺數百人餘眾亦遁往土耳其俄將軍惡斯美率師追至勃勒帶攻破其城焚毀無遺七月十三十四等日警報至君士但丁土王曰彼犯吾境師出有名矣命韃靼可汗以兵相從然土廷羣臣不欲戰者甚眾遷延至四旬與易統帥於是俄人乘之攻格勒苟城破之二國死傷皆多時波蘭各處險要皆被俄人焚殺土王怒廢韃靼可汗而以克林喀雷代其位其人勇而多材俄人頗患之初韃靼以兵襲俄之新賽味阿掠俄民數千人一千七百六十九年正月俄兵來援敗韃靼兵奪還俘虜韃靼退回己地俄乃集兵於波陀利亞謀令將軍喀勒循先取土之戈遷依扶再取摩塔達非亞事不果行復命將軍彼得羅發執非率兵保得尼斯且河與阿薩弗海並奪取阿薩弗城命將軍韋恩邁定波蘭各地撫其民人無使聚而爲兵聞辣伯甯駐華沙過爲苛虐召之回而以阿剛斯納代之時土兵眾多而驕全無紀律過摩塔達非亞及瓦拉克（皆土耳其地）騷擾百姓百姓苦之俄將喀勒循恇怯無能退回過得尼斯且河而土耳其與韃靼之兵甫集克林喀雷卒於軍

史氏曰其時土耳其韃靼之中惟克林喀雷有將材可勝督師之任上天不永其年蓋冥冥之上有主持者矣

時土之大將與喀勒循等相持一年並無大戰二國皆糜餉不支俄軍士久勞於外死者幾二萬人乃召喀勒循回都土亦勒其大將至阿得亞那珀埒責其逗遛怯戰殺之

按土殺其大將而俄之喀勒循因屬將韋思邁有功加爵受賞幸與不幸相去固有如是哉

土以磨勒佛治為大將軍督兵過得尼斯旦河（此磨勒佛治之輕躁）韋思邁按兵不動任土師輕進土既過河韋思邁擊之再戰再勝共殺土兵三萬土師遁回韋思邁渡河追土師至戈遷依抹守者望見懾而潰散九月二十日俄兵入戈遷依抹喀勒循以此功受賞二十七日俄命彼得羅曼孰非統師代喀勒循之任未幾土亦更命查立理為大將軍俄統師羅曼孰非大兵駐得尼斯旦河以千五百人為隊使逐隊進摩埒達非亞及瓦拉克中途遇土兵之守礮城者數戎逾萬皆擊敗之至喀勒刻（此礮城最堅固在亙勒都河旁）俄弁法勒西翰攻拔之喀特林賜其爵曰使徒查洽（此俄之新爵號為尊貴王與法勒二人而已）摩埒達非亞總督亦為俄人所擒（此次俄所分諸路兵亦有無功者惟法勒最為得勝）一千七百七十年土大將軍查立理上丹勒拔河至摩埒達欲復還諸城二月為俄將軍思多法理擊敗五月羅曼孰非親率兵渡得尼斯旦河過韃靼可汗七月交戰俄禪將龍耳僅率將軍親兵數百人擊之土兵及韃靼忽驚潰軍械糧食皆為俄得是役也土營巨礮六十尊可汗所居之金線幕皆被取去惟土人奔逃甚速為俄所擒者僅三十人云查立理聞敗糾大軍十六萬來援詐稱三十萬羅曼之兵祇二萬人韃靼以兵八萬躡俄兵後羅曼有大兵弁三人曰龍耳曰勃魯西曰辣伯甯時土兵駐葛胡拉河聲勢頗盛列國聞俄以兵二萬敵土大軍皆驚異之及交戰俄殺土兵不及五百人土人懼而復潰巨礮一百六十尊金銀糧食軍裝無算並輜重車七千乘俄悉取去於是盡毀各地之礮城直至黑海且討韃靼之罪攻破平突（韃靼建都之地）可汗率師巷戰步步皆兵俄雖擄殺其人二萬餘仍退出惟縱火三日夜以焚之韃靼見土耳其大敗不支乃使人乞降於俄至一千七百七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可汗至彼得堡覲喀特林韃靼有城曰勃雷奈俄人攻圍日久主客死傷甚眾七十年之十一月亦降俄

史氏曰土耳其目擊波蘭被俄吞佔迫於義憤起兵救援奈國無良材可為大將卒之一敗不振轉使喀特林羅曼孰非威名遠播是以古先哲王求賢若渴不惜高爵厚祿以縻之職此之故也夫

245冊94.5
42A

時唐喀路繼握林之職率師征磋磨雅初韃靼慑俄人來攻浚壍自守其壍深四丈二尺濶七丈卽將所浚之土築城爲衛及俄兵至超越如平地磋磨雅聞之大慑降俄是年七月韃靼再與俄議和更立新可汗惟俄命是聽未幾奧喀非族之阿勒克西欲攻土屬之希臘預借銀五百萬兩令備海師不足則向他國貸之先使人告希臘曰爾不必屬土吾當護爾

按阿勒克西與其弟斐多耳並不卸兵惟恃俄王之寵驕貴自矜幸有提督斯比利道英人阿拉非思蓋代治軍事

當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十月時俄水師巨艇二十一艘更以他船載陸路兵阿勒克西縱酒高會不以軍事爲念且無引水之鄉導人至次年四月始至希臘境（在途已六閱月）希人迎降俄陸兵登岸同往攻土（選軍兵稀少之處與常苛虐）踰月無功阿勒克西率陸兵回國於是土耳其討希臘之罪與叛逆同科誅戮甚衆俄提督斯比利道統領水師並巨艇七艘與土耳其大船十六艘小船十一艘相遇於愛而阿拉非斯兩國交綏土師敗走六月二十四日斯比利道追之七月初五日再戰（時俄船十艘土船十五艘）俄轟燬土提督之船及他兵船斯比利道所乘船亦被延燒卽與屬官走避他舟俄人焚死者亦七百餘人土餘船嶄艤逃至技斯美灣（是灣陿窄不能施展）俄人見之喜甚欲盡焚之命英人阿拉非思蓋守灣毋使脫逃命船主咯雷爲（亦英人）專主燬務船副杜嗎允利（亦英人）駛縱火之船入土船中（此計甚難）船內俄人見之膽怯卽泅入水令杜嗎自往杜嗎乃以火船逼土艘土艘焚諸舟皆燬舟內人皆逃登岸所餘巨艇一小艇五亦被俄獲技斯美之小礮城皆爲俄毀阿勒克西藉英人力得戰勝榮名將回俄得堡喀特林建坊以榮之坊上鐫船艘及技斯美獲勝字樣顯表其功

按阿勒克西上兵部支領兵費甚鉅而喀特林更加一倍與之以著戰勝之榮其亦善於將將哉

阿勒克西班師路過奧地利亞之維也納京城戰勝而驕與國臣民皆受驚恐前女王以利沙伯之女男爵德納克諾略與阿勒擄之歸獻於喀特林

按阿勒克西戰務約歷四年其所統兵船及擄獲土耳其船共計九十五艘費帑銀六千四百萬兩其從土掠得貨物除兵艘歸公外所獲客船及器用等項售之亦一千六百萬兩云

時莫斯科瘟疫盛行人咸遷避他處奇果利欲慰民情乃親往莫斯科撫視百姓見之始安亦有遷回者奇果利回

彼得堡喀特林亦建坊旌其勞頒其額曰救莫斯科大疫

史氏曰救疫者醫士之力奇果利特不懼死耳以此得名幸哉

是年羅曼執非領兵伐土其屬將辣伯甯與有宿怨不用命力攻故無大功僅取土耳鎮城旋爲土人克復辣伯甯實其領兵之弁擒而囚之（此事不應竭兩爲）時羅曼令辣伯甯攻蒲克勒斯得城外之土兵辣伯甯知此役難成辭不肯往乃改命安斯舋往攻果爲土人所敗死者數千人第士大將軍查立理不諳兵機分師數隊攻俄（斯時如合兵可以長驅進攻）其大營駐排白達左軍駐買得基右軍駐土耳鎮查立理性復遲緩以爲羅足不敢徑進必待兵集交戰十月二十日中夜俄分兵襲買得基及土耳鎮皆取其城土人大敗失軍資糧食無數二十一日俄復增兵攻排白達（此營極堅固圍有壘亦有礮城可守）土兵見俄人勢大驍勇難當望風奔潰礮城亦爲俄有於是布奧二國使人出而議和俾俄土息戰俄大兵始退回担尼柏河

史氏曰俄布奧合爲一黨意在共分波蘭土地至是土已大敗不能救援故出而議和亦黠矣哉

第四十二章

（此章紀俄佛文分波蘭地事）

是時波蘭孱弱已極廷臣皆俄所命惟益於俄之事可爲

俄人雖召回辣伯甯而以伏剛斯貉代之伏剛貌和而心詐每以善言撫慰波人使不至與土耳其合而拒俄其待波王雖不苛虐而蔑之如無人波王亦知其輕視乃遣一彼弁至彼得堡求其召回伏剛斯貉適俄本欲易員乃從其請而以鎮勒騰代其任（其人有伏剛之惡亦有辣伯甯之狠戾）鎮勒騰至波見百姓尚多和睦陰以賄結其豪使各相攜貳並禁士民聚會惟晃鎰始可集議餘皆不准相聚時波有布賴斯基者愚忠之臣也見俄使驕橫待其王若韓下乃建議在遜思多喬別營都城招集民遷居欲以抗俄其情隱秘俄人無知之者亦未告王知其情布賴斯基在近華沙之地起兵僞若反叛者駐波之俄兵往剿密使其黨魯克斯刼王夜走十一月初三日王宴於宰執家夜漏二下方歸從者僅數人魯克斯突起迫之行王秃首乘無鞍之馬至夜半預謀者皆散惟與果新斯器左右扶掖果新之馬蹶傷足不能馳騁乃召侍衛數人護王而行鎮勒騰知之縱之往而召俄兵追擒之告列國曰波王負俄恩思叛走其罪大矣布賴斯基懼而逃俄令格殺者有賞獲魯克斯誅之自土耳其屢敗俄奧私立約日後如土議和摩拘達非西瓦拉克二地歸俄惡立柴之臨片歸奧然一時未能如志因法人暗助故也是年俄又發兵攻波波人再敗一千七

百七十二年俄奥布共立約分波蘭地能得一萬九千八百方里波民一百五十萬口奥得一萬三千五百方里波民二百五十萬口並鹽井布得六千三百方里波民九十萬口强使波王上書獻地求和其所餘之地僅四萬二千方里而已於是波王愈受俄之約束凡事不敢自主俄更使思德格白監制其國擇與王不睦者擢爲波官俾諸事掣肘視其君益如贅旒惟賴其末利不肯畧分地之押（波惟此一人而已）自措軍資在犁突阿尼亞募勇欲拒俄人既而見勢不敵乃遁走俄兵掠其資寶及所設書院之書籍席捲而去使人謂之曰爾如畧押所取之物盡歸還爾賴其末利曰吾生爲波人死爲波鬼不甘向外國乞活也時三國雖分取波地欲其出於自願投獻故於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四月令波議院更議獻地其議士之爲首者百有二十人聚者祗三十人而已院外圍以三國之兵曰可備不虞也議士皆不願主其事令召卓識之耆民黨議懾於兵威不得已出議其事令三國每年歸波王銀六十萬兩以代租賦

按斯時波之爵官非不公忠體國無如俄奧兵士皆居巨室爵紳家令其供給食用以爲波人資財俄所同有誰得私擅乎於是勒捐硬索無所不爲及俄兵退旋卽背之俄欲反兵相向適與土耳其搆難遂止

第四十三章（此章紀俄土戰在喀納爲立和約並布得敖德薩事）

當一千七百七十二年時土與俄在福克散尼（其地屬摩爾達非亞）議和俄奇果利意在土戰與偰拉斯哥並土使筵議不決侮辱土使以拳擊之適奇果利接彼得堡密報云擺林與緣王勃勒典新薦侍衛番西吉谷入侍喀特林大承寵愛乃迅速回都喀特林聞其將至使人諭旨俾爾居於戚伊捨無遽還都奇果利不從喀特林不得已慰勞之賜金銀珍寶及鑽幣器服不可數計奇果利乃將所賜諸物運示歐洲各廷以矜富有是年十月俄土再聚於補克斯德議五閱月不決

史氏曰土耳其本不欲與俄戰乃俄人要求無厭土實不能曲從其欲故於五閱月內迅備戰具前充法國使弁數十人閒居波蘭土廷亦招而用之使擊俄自效可謂廣爲搜羅矣

一千七百七十三年三月俄土復交戰俄水師兵船在地中海將助埃及人擊土（時埃及不服土耳其故也）土將軍輔布丹率師先奪希岳斯島（本土耳其地爲俄所佔）俄大將韋斯邁率陸兵駐西利斯雅賂有小勝土師忽襲喀豹葛俄不設備爲土所敗辣伯甯之弟亦被土人所執（[illegible]）六月初七日韋思邁圍

葛勒蘇擊敗土兵獲巨礮十六尊七月俄大將軍羅曼軼非率兵與土領師黑山人戰於西利斯雅交戰良久俄人敗走土乃賜黑山號嗚信（師得勝意）未幾復戰俄敗土師於葛勒蘇獲巨礮二十五尊韋思邁及其兵弁皆戰死於是二國因卡營壘不相交綏至十月十二日仍戰於葛勒蘇俄人又勝越三日再戰土人大敗俄師俄師退走時俄分兵三隊欲進弗阿捺爺隊爲土人掩擊死者甚衆後二隊之微械亦被奪去俄兵退回時以嚴寒乃相約暫息十一月二十四日土耳其王孚哈默多立仍令黑山統兵拒俄

史氏曰是時俄人屢敗其氣已餒土如與之議和不至遷事邀求據卞史所紀新王哈默多及廷臣皆不願爭戰而俄之布鶻接法已叛略特林亦有不能兼顧之憂大將軍羅曼軼非志在休息第欲照七十一年之約耳惟土之回教唯爭隨其渠麼漢默德謂似此言和有辱國體土廷爲其唆誘不能罷戰卒使二國民生塗地默德之肉其足食乎

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六月羅曼軼非率大兵渡丹勒被河黑山被逼不得已出師邀截俄兵仍分二隊羅曼率中軍薩喇的谷蘇勿洛非分令右翼以進土亦分兵迎敵黑山領前隊雷斯扮地領後隊其兵一萬五千人駐喇的谷掌

黑山之兵黑山退走蘇勿洛非遇雷斯扮地雷斯不戰而退軍資悉爲俄得時土屯紮之兵尚有十萬聞敗驚惶特甚見羅曼軍至馬兵先遁步兵從之皆向君士但丁官驛而走沿途抄掠百姓怨咎黑山駐蘇密勞之大營亦被俄人所圍土人大懼遣使乞和羅曼亦不欲黷武乃許之成七月在喀酌葛立約以穢磨雅瓦拉克摩埒遠非亞等地歸俄黑海許俄船出入無阻於是歐洲列國皆畏俄之盛強而不敢問及波蘭事矣

史氏曰按土耳其亟非小弱其援波蘭也亦扶危濟傾之舉何以屢敗不振祇因將弁未勝其任耳古語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有以哉

先是俄人謠傳彼得第三未死冒其名以謀不軌者已五次矣至是柯薩克人布鶻接法爲營兵弁遊於波蘭教堂有謂其貌似彼得第三者不逞之徒聚於賈林谷介爲楷布鶻因此僭彼得第三也官兵聞而捕獲之解至喀散乘守者懈脫逃至鏄埒嗚河在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八月（韋思邁死之時）布鶻接法突至埃撥克據其城有柯薩克兵三百人榜示通衢曰我乃彼得第三也爾民當從我弗遵從者數千人然皆粗暴之徒僅有因繳餉往攻倭倫堡圍四旬弗克十二月俄以拔尼接克爲將軍討之反爲賊敗史以

介爲帥亦敗還從賊者甚衆

按俄之官兵何以屢敗於賊因兒照者流樂於從賊可以乘勢劫掠恣意所欲而波蘭衆古遺黎共有夙怨日可以脫俄之役使布轄振臂一呼人皆左袒職是故耳

布轄接法旣屢獲勝乃開局鑄錢以籠民心一千七百七十四年三月喀特林聞警懼命各城戒嚴拜北遵谷爲大將軍討賊北遵谷有疾以密克生統其軍自三月至五月官兵屢勝賊賊退而復出從者愈衆六月以擺林爲大將軍統兵勦賊初四日與賊戰於烏弼河（羅馬執非與上黑山交戰之時）賊敗走退入深山七月賊聚衆二萬二千人復出抄掠擺俄之壘皆往降賊賊勢復熾

史氏曰此時賊勢日盛似可有爲然嘯聚之人過於兇狠誠信昭著者望望然去之一失也劫掠殺掠資財衆成怨怒二失也屯兵之地不得其宜三失也倘使乘官兵未集先據莫斯科控制各城然後傳檄遠近號召英傑士而撫慰敦土安輯百姓勝負正未可知矣乃不此之務退保喀散旣失人和又失地利其何以濟哉

八月二十二日俄將軍密克生擊賊賊大敗官兵追捕甚急布轄接法及其黨浮穰坍瑪河而逃從者僅六十人賊旣渡匿沙漠不出官兵嚴守其隘亦不能搜捕衛克生患之險賊僚得安底所法布轄之密友也暗以重利令擒布轄自效乃縛之去十一月安底斯法果以計擒布轄檻送莫斯科遂平賊而還七十五年正月磔布轄接法於市並其黨五人皆分屍以徇

第四十四章（此章記俄創設寵臣另立新銜及殺客前思民服土耳其事）

俄女王喀特林既平賊威名遠播莫不奉服時番西吉谷侍寢已一載又十閱月矣眷愛漸弛奇果利仍入內廷未幾復遣之出有波的金者貌甚壯麗外似樸忠喀特林見而悅之召入供奉愛戀逾常休沐出外擲彈爲戲波的金自詡曰誰能似我貴寵奧慵非族（奇果利兄弟）在旁妒甚以杯擊傷其目奔訴喀特林適奇果利侍側乃令波的金歸私弟養傷一年即以奇果利代其職波的金遂去所傷之目假期屆滿乘輿慵非族遊獵在外上書喀特林乞入承恩寵喀特林許而召之奇果利屢欲以計去之不能得

史氏曰攷諸俄紀喀特林進御之人顯有名號稱其官曰侍從虞侯職在隨御宿衛凡承選者例先給銀八萬兩爲安家資月俸九千六百兩每食列二十四簋其家用及一身所需皆度支應給唯唯惟命不敢遲悞或王出外左右扈從不令稍離此新制也推遇婦女不許交談若因事故請假需奏明方准出宮女王如不用其人

厚賜賚財遣去或授以外職無使怨望凡爲喀特林寵愛者不科以罪按波的金爲廣俟之職在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在喀爵葛立約之時

時俄欲背土耳其和約復圖韃靼俄土約中許韃靼爲自主之國聽其自立可汗而可汗豆拉旣雷心嚮土耳其不願從俄俄亦窺知其隱布轄接法旣平乃以重賄啗可汗部下反叛自立可汗猝不能討俄人乃臨以大兵曰吾爲爾平賊使民得安枕也豆拉旣雷見俄有襲掠之勢即出奔土耳其俄人立薩依爲可汗以主韃靼諸部皆不服俄人喜之以乘機可以加兵也

按此時俄土似失和復有交戰之象

俄波的金出宮授以顯職以柴勿爲斯干充廣俟至七十七年七月波的金密諫喀特林曰爲斯干不忠無使列於左右且薦武弁座離按爲廣俟僅九閱月波的金復劾之去而以三十夫長買號谷法充其選買號見波的金威權過甚請喀特林益爲裁損庶免尾大不掉之嫌喀特林領之越一年三月買號亦出宮

按喀特林荒淫無道甚於中國武曌其得父享尊榮不至爲世大僇亦幸矣哉

俄命羅曼執非業兵於尼披河以備土耳其

史氏曰當一千七百七十八年時歐洲全局未甯英法亦相交戰俄波的金令蘇勿洛非將兵控制韃靼之古排及蒲極轄二處土耳其聞之將大舟愛而斯海腰所泊之俄艇擄去使人求援於法法方有事於英不遑他顧乃勸土與俄和將擄艇送還並所立可汗亦仍其位喀特林大喜聞謀出於發轄內斯甚德之

斯時喀特林及波的金貪得無厭欲在黑海建都以感土耳其韃靼可汗薩依服俄衣冠惟命是聽媚波的金尤甚請去可汗號（可汗例受每年俸銀二百四十萬）改韃靼名曰朵勒思己爲總督以任事每年請領俸八萬兩以給貲用波的金許之而齊不時浮侵貲入己凡喀特林慰諭韃民賞恤諸費皆不應付韃靼人始恐之波的金聞知囑駐紮使臣將不服者盡坑之以絕思亂不奉命一千七百八十三年四月波的金令其從弟至韃靼殺甯民三萬餘人（西史紀載此事可作證者甚多）

人土耳其聞肆戮韃靼大怒欲與兵討罪恐勢不敵乃徧向歐洲乞師無應之者不得已仍與俄立約六月初十日畫押約內載明庫爾蘭全地並帶買海島與土耳其各埠設俄領事通商（此領事威權極大俄土交涉事宜悉由俄官審斷即土民亦歸定罪）於是波的金之權愈重歌功頌德者甚衆雖女王亦僅其尊嚴矣

史氏曰按喀特林待波的金甚尊寵而波的金愈奢驕

諗無復人臣體有時便服靸履進宮不以爲怪其貪狠亦加人一等廷臣有冒蝕者必籍其資歸己呆勒恩總督薩依（即韃靼可汗）甚至饑餒求其給俸喀特林亦代之請卒靳而弗與其怙寵亦太甚矣

黑海之北有地曰格而生荒蕪無人之區也俄欲遏土謀建都會以脅之喀特林首先捐銀一千四百四十萬乃築城垣建館廨招集民人居住或以利誘或以威迫使實其中以誇繁盛是城即名格而生今稱倭翟噬者是也另建一省號曰喀特林思勞大（譯即喀特林榮華之意）於是俄之幅幀愈廣矣是時喀特林年已五十餘歲有新寵之額斯加優遲逾恒至八十四年七月其人死始入宮時貧窶特甚其死也有銀五百六十萬亦可見其承恩之厚一千七百八十五年波的金又舉也磨羅法爲虞侯也磨羅法頗能忠諫嘗以波的金不法諸事及可汗薩依饑貧狀具告女王天年六月遣也磨羅法出宮厚贈之波的金復薦羅磨默法充其職時喀特林欲行幸格而生波的金往來其間預備諸務一日遇薩依於路哀求給俸波的金怒因而解至介路轄論戍邊薩依乘間逃至土耳其土人執之數其罪縊而死格而生城工既畢喀特林立其孫烘司帶丁爲王以鎮之波的金知喀特林將至請奧地利亞王約瑟第二先至新城候迓俄王波的金亦預辦沿途供接儀注一千七百八十七年正月喀特林啓蹕日夜遄行夜則相距七十丈高壘巨木以火燎之光燭遠近荒徼之地悉建房屋徙民商實其中皆衣華麗以示富庶或作花園點綴隨在可以憩息牛羊駝馬散放沙漠鑾路經過各設花礮彩盒伸慶幸意波前廢王斯担思立來朝乞加俸以足資用並請以姪嗣位及許波人在尼得河貿易三事喀特林雖許之而未行也命給斯担立思洋八萬貝以作路費而已約瑟第二既見俄王甚爲歡洽喀特林先置磐石一方次請約瑟約瑟既置磐石乃笑謂衆人曰今日俄王與我共成大事第一方石俄王所置最後之石我所置也（此諷謂有始無終之意）格而生有最高牌坊顏其額曰此路通土耳其（示欲吞土之意）是役也俄耗金五百六十萬兩既回蹕沿途所設房屋民商皆化爲烏有宛如夢境迷離云

史氏曰波的金好大誇功二嬪其主卒之勞民傷財無裨於國語云作僞心勞日拙其斯之謂歟

第四十五章

（此章紀俄奧與土交戰及瑞典攻俄交戰後在俄邏兩立和約諸事）

俄與二王自格而生回國即籌備攻土諸務自阿得亞海之黑海皆駐泊兵艦以便進攻各口岸使土首尾不能兼顧然奧與土素無間隙難啓兵端而俄奧約內載明如土

攻俄奧必相助乃令駐君士但丁之俄使蒲勒格唆使土屬之埃及人希臘人並小亞西亞人相率蠢動土廷知其故詰讓之蒲勒格曰吾不知也請奏詢吾王或知梗概耳土人怒執之下七塔（地名）之獄論死英使勸阻之得弗誅俄奧二王聞之大喜（謂土人中其謀師出有名也）能遂顯使人請與協助同聲土罪俄以波的金爲大將軍（波的金詭詐而怯故不能成大功）波的金請以羅曼就非爲副羅曼辭不就乃命蘇勿洛非喀勒循皆隸麾下（凡戰事皆蘇將攻擊而功歸波的金）

按波的金最忌蘇勿洛非以其勇而能謀讓功不居且惟命是從視波的金如王也

俄波的金令蘇勿洛非守景朋（時俄諸將惟蘇勿洛非功最高）自率大兵圍屋急谷（土耳其地）分兵鎮古排以防韃靼侵擾一千七百八十七年土水陸之兵皆集景朋蘇勿洛非斂兵自守俟登岸土兵約有七千人乃命柯薩克馬兵爲前隊而以短器之步兵隨後邀擊盡殲土兵無生還者奪其所攜巨礮以歸土船土船壞俄舟師亦至土人大敗而逃一千七百八十八年春俄蘇勿洛非攻屋急谷時俄大營駐於半途以待奧兵至將共攻磨埒達非亞而土舟師之在黑海者亦爲俄人擊毀古排韃靼被俄剿戮無數討其從土耳其也

是年瑞典王古斯塔夫謀起兵攻俄以復宿讐其時俄使賴生屋思基駐斯德哥摩（瑞典京城）與其爵紳民衆和協而逼抑瑞王且助叛人滋事王積不能平欲起兵襲俄恢復故地知其精兵銳卒方與土人搆戰守備虛弱竊自計曰時哉不可失因使人請丹王協助英布二國密勸丹王允其請王悉却之古斯塔夫奮然曰甯爲雞口毋爲牛後大丈夫安能久居人下也乃命俄使返國無實還處此以誤乃公事六月二十三日賴生屋思基退至菲諾蘭（其地有俄兵駐守）

史氏曰觀是時瑞王舉動似有直進彼得堡之勢但臣民與俄使輯睦不肯用力戎行瑞王又不諳兵機究實爲之謂之何哉

俄瑞之界有小河口盖明南（是河距彼得堡僅四百里）河上有橋俄人曰此俄橋也瑞人曰此瑞橋也時相爭競瑞王欲激怒士卒以啓戰機密使親兵假俄衣服旗幟攻擾瑞地或云橋東本有俄兵數十人設卡戍守瑞王陰使人擾之俄兵怒越界攻瑞二說未知孰是六月二十二日瑞王弟查爾斯率水師二十艘遇俄兵於波羅的海俄艦僅三艘（時更有別舶之）（俄船八艘皆英人掌駛因俄用英盜坐駕斯報罷爲歸土英人不屑其事皆辭去而無人承其乏也）瑞人觀望不擊縱之去

史氏曰士不用命不可行兵古之名將知己知彼故百戰百勝今瑞廷上下離心縱敵養寇安得不貽輿尸之

辱乎

七月十七日俄提督轄雷格（本英人）率大艦二十二艘與瑞水師戰於波羅的海初時互有勝負各奪一艦旋瑞師敗走遁至斯理堡（其地亦通商口岸）暫避俄兵在外守其隘以困瑞人時瑞王古斯塔夫驕而無才耽樂嗜酒並未躬親軍務而委任之人陰與俄通盡輸其謀於敵嘗令瑞使之在彼得堡者上書要求俄人笑謂之曰爾盍返國無淹吾土貫禍也瑞人欲攻弗咧得犂克珊磤城（在波羅的海旁）苦無礮械水師方登岸忽接王密諭以諸軍未肯力戰暫且班師回國（均在俄使賴生計中）九月瑞王回斯德哥摩（瑞京城）籌備攻俄諸務至次年二月始止初俄之戰艦泊於哥卑納給（丹國京城）者甚夥瑞王謀焚之俄人已知其情嚴爲設備而不果行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六月瑞師及俄戰於非諾蘭二國死傷甚衆不分勝負二十六日瑞水師復戰於罷納克瑞船壞乃敗走

按俄船多用英人主戰而瑞之駕駛諸弁亦皆選諳練者充之其所以敗者亦由臣民不睦未肯竭力耳俄使賴生之計可畏哉

八月二十四日瑞王親督師攻弗咧得犂克珊分兵三路皆敗還是日瑞水師在儒轄宿買與俄人戰亦敗績九月初一日瑞兵復敗於大格法司傷者甚衆陸兵乃退冬瑞王還斯德哥摩一千七百九十年三月瑞再進兵攻非諾蘭與俄戰於介納哥斯基又戰於拜哭哥斯基皆大勝克其城四月十五日又戰於佛勒介喇瑞復勝俄俄人欲復二城三十日率衆來攻瑞邀擊之俄人敗還五月初四日俄壁師再戰瑞人敗俄克拜哭未幾仍爲瑞人取去十七日瑞復攻弗咧得犂克珊大勝（時瑞船有礮二千餘尊）次日又戰瑞水師及步兵皆敗第瑞雖敗仍欲進攻彼得堡以懼喀特林六月十九日瑞水師在勃羅葛登岸（其地離彼得堡一百二十里）是役也瑞人冒險進攻以爲戰敗可從水路回國亦危矣哉是時俄船分二隊一泊勒非埓一泊哥斯大德

按瑞人如果能兵必使二地兵船不得連合否則強弱攸殊勝敗不待戰而可決矣乃瑞步兵甫登岸俄船已合聚於未薄克海灣奈何

俄提督二人一名接查高一爲那所西葛王船主卑利西合（法國人）言於接查高曰吾有計能使瑞船皆燬於海接查高不聽第令俄水師邀截於外瑞船不能回駛困至七月初旬瑞軍乏糧古斯塔夫及其弟查爾斯將軍兵弁等集議查爾斯曰俄人勢大難敵不如乞降以全軍士瑞王及裨將斯得因主戰初三日瑞王率衆突圍令陸兵皆集舟

上助戰竭力攻擊久始得出傷者甚眾瑞大艇十艘小艇三十艘俄精練之步卒七千人皆殁於海俄水師追至弗咧得犁克珊其地有江曰莫斯堪瑞船在江之東俄那所西葛王率兵疾追欲盡焚其船初九日復戰瑞人奮擊俄兵大敗大小兵艦五十五艘皆被瑞人掠去焚毀者無數失兵士一萬四千人（瑞人或殺或擄）瑞王雖獲大捷卽悟曰吾雖勝俄無裨於瑞而帑藏空虛何以立國西班牙使臣輻喇倚斯謂瑞王曰宜與俄和不可窮兵構禍也瑞王然之卽浼其求成八月十四日在伐理喇立約諸事悉遵舊章乃各罷兵歸

第四十六章（此章紀俄奧與土交戰及在約西立約事）

當一千七百八十七年時卽　中朝乾隆丁未歲也奧國備精練之兵五隊攻土耳其計馬兵八萬六千人步卒二十四萬五千人巨礮八百九十八尊奧王約瑟素無將才自率兵前驅委軍事於雷西而雷西僅能演練兵陣至於運籌決勝則謙讓未遑奧有名將曰勞頓棄而不用軍中奪氣次年二月俄與合詞約期與土決戰布王恐奧得勝強盛莫制與英國約曰如奧倚強侵凌當共伐之以制其勢

史氏曰斯時瑞王不自量力乘勢攻俄與奧土之構性不戢有識者皆決其無功英布此約亦思患預防之道耳

奧以勞頓爲大將軍奧王迫於軍民之意不得已拜勞頓爲大將使其督師伐土勞頓辭曰王如用臣請以閫外全權相畀勝負臣任其責否則臣不敢奉命王許之乃集兵於格羅朱（省名）國土之桂撒邊礮城土人戰敗遂進婆斯尼和（亦土國省名）至濡昧克之是時駐朋孫得之奧兵爲土所敗勞頓被其隔絕不能往救奧王約瑟親督兵援之

按勞頓何以被土隔絕因奧兵應守担尼柏河岸上山脊卽著名之未得頓尼洞脊（其地在新亞所拔之上其山計七十八里之長極其險峻引爲崎嶇）往一千六百九十年時奧將以兵三百礮五尊敵土耳其人兵數萬土不能勝以此得名今勞頓未能預據要隘以制敵人失地利之宜矣

八月初七日土聚兵於舊亞所拔奧人欲往守未得頓尼不能得與王之大兵相聯不通勞頓大敗棄眾而遁失巨礮十三尊土兵於是嚴守担尼柏河以通後路援兵奧人懾不能歸乃令藩王果伯克圍果得周越三月拔其城

史氏曰是役也奧兵被殺及疫死者約計七萬人僅克杜般邁司拔投偪咪果得爾四城而已古云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諒哉

是年十月俄兵由摩垺達非亞瓦拉克分道攻土大勝者五次俱得其地守之土將軍革登斯朋守麥哈才與王亦守交界之地自綱的佛至水林林悉戍以兵時俄兵守具朋日久自蘇勿洛非殺土兵七千之後養兵不戰俄僅奪担尼柏河以外之勒里由是兵守之是年冬俄波的金合蘇勿洛非由與朋攻屋意谷蘇勿洛非爲土擊傷乃退回醫治介裨將圍攻其城

按斯時波的金貪婪自甚侵蝕軍中糧餉以至兵士衣食均缺天復嚴寒霜凍乃掘地爲洞棲身避冶以待城中食盡乞降俄兵可謂忠勇矣

波的金素知屋意谷向黑海之處有湖曰賴買濱湖之城陋惡易攻時已水合如砥乃飭諸軍履冰進攻死者四千人十二月十六日俄兵肉薄登城克之令大掠三日以旌戰功（就三日中擄掠殺戮悉出軍士之意官亦不禁止也）殺土人二萬餘捷至彼得堡喀特林大悅賜波的金銀錢並所俘寶物論功受上賞加爵銜賜軍士人各銀牌一面以表寵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四月土王哈默多卒水迦莫嗣位俄蘇勿洛非傷愈仍任軍務勞頓亦頗與兵親譽而動爾王果伯克率所部往來策應不分俄與畛域（其人惰乎無能）時上兵聚於摩垺達非亞相近之得倫斯拔尼亞（有自省）其地有小城曰福尼士分兵扼守與果伯克駐軍之地逼近果伯克驚迅求援於蘇勿洛非（果伯克與蘇勿洛非相去百餘里兩無徑路）蘇勿洛非時駐培勒得閩之率兵踰山跋嶺晝夜兼程越十八時即至福薩尼時七月三十日酉刻也湍下即使人以戰圖交果伯克曰四更必破敵君請助戰果伯克駭其神速曰何能獲此親至其營三次未見蘇勿洛非外出（皆備戰務須親審地勢）無由覿面怏怏而回

按果伯克爵位俱尙而自才不逮讓主戰之任於蘇勿洛非亦推賢使能之道宜其成功俄頃也

土軍約五六萬俄與合兵四萬是夜蘇勿洛非率衆過布爾慨河攻土壘以短鎗制敵僅半時許土人不支馬步之兵皆竄去獲巨礮七十尊旗幟百桿軍械糧物無數俄奥軍士死者亦八百人

按奥兵甚勇而主將不及蘇勿洛非以至功歸俄國惜哉

蘇勿洛非回培勒得土人聞之招集敗亡欲圖大舉果伯克不知防禦未幾土集兵十萬近福薩尼駐紮九月十六日果伯克復乞蘇勿洛非來援仍星速而至十八日與奥兵合（勝果伯克移駐貝魯尼斯得）俄兵爲左翼奥兵居中及右翼土軍伏於林木房屋之間蘇勿洛非先以巨礮轟之出後以短

饞慘之俄復大勝峻爾薩尼所殺尤衆捷上聞奥王封蘇勿洛非男爵而加果伯克銜喀特林亦更戴勿洛非名曰立密斯基（相戰之地有立密河故取以爲名用旌其功）令與奥儒非族波的金爵位相埒

史氏曰奥帥果伯克雖乏才能而能屈己讓賢和衷共濟以視世之恃貴而驕忌才屈抑者奚啻霄壤其受加銜之寵不爲濫矣

十月初九日奥將軍勞頓敗土師於克勒羯雷提果伯克亦與土人戰於蒲克斯得取其城以通亞勒克之路未幾復克火漢羅罕皆以兵守之奥兵之別駐者亦皆獲勝是月俄波的金帥師與土將哈斯罕（前攻埃及著名之將）戰於白薩拉避亞土人大敗於是土之要隘盡失俄與二國將墊軍入君士但丁丹布及賀蘭諸國相議曰俄與併土強大難制必不利於歐洲諸國盍早圖之乃唆波蘭遺民叛俄亦使亨格利人（前爲奥所滅）叛奥一千七百九十年正月布使至君士但丁謀所以驅俄與之兵克復故地者久不能決然奥之君民本未和協竊法蘭西暗助餉械時法國民變戕王幽家討亂不暇遑能兼顧又聞亨格利人蠢動思亂奥王約瑟亦有疾至二月約瑟卒於軍子利和波勒嗣乃與土議和立約兵悉退回惟俄之波的金圍億斯美拉已久（其地在白薩拉省內）波的金在營爲宮中美婦多人宴飲歡樂不以軍事爲意圍至七閱月不克心中猶豫未決其嬖寵請占卜以定行止而陰囑使者報命謂逾三禮拜期俄兵必克是城波的金鬘然而起笑曰吾之占更驗不必濡滯乃爾郎召蘇勿洛非領軍迅至且諭之曰予爾三日限必破億斯美拉無失也九月二十一日蘇勿洛非以兵四萬馳至諭守城之土人速降逾時又使人呼於城下曰如不讓城明日必破殺戮無悔也土人堅守如故次日天未曙蘇勿洛非徇於軍曰爾曹當冒死進攻以就功名克城之日以三日夜爲期抄掠殺戮惟意所爲城內金帛子女具在爾曹易哉於是衆兵踴躍攻城經二時許死傷枕籍蟻附而登守將率兵巷戰至巳刻力竭被殺兵士死者甚衆午後俄兵復巡至市場（西國城中必有敞市空場其地甚廣）有韃靼兵數千駐守奮勇拒戰盡爲俄人所殺旁晚俄人開城召馬兵入巡歷街巷遇者悉殺之迨三日夜期滿蘇勿洛非奏捷於王曰是役敵兵死傷者約三萬三千人俘獲者萬人我兵之死者二千人傷者二千五百人（時有法國人在俄營觀戰據云俄兵死傷一萬有餘）並歸其功於波的金喀特林大喜懋賞之十月波的金回彼得堡皆猍伯衛代主軍務是冬俄復獲小勝數次一千七百九十一年六月土復集兵十萬以佑斯富爲將軍駐貝得

金規圖恢復波的金時在彼得堡聞之兼程赴軍辣伯甯不待其至激勵士卒出師邀擊大破之波的金至怒曰曷不待吾令而擅自出戰乎辣伯甯曰軍機豈容延誤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況爾耶波的金因此搆怨甚深斯時歐洲列國見俄人屢獲大勝會議救土之策英使人謂俄曰吾與二國議和息兵安民何如辣伯甯與其下謀曰邇聞波民煽動恐滋內變況列國耽耽相覷雖得土耳其地不能安享不若議和爲便第不可使英國出而主其事耳衆然之而波的金不可未幾波的金死和議乃成至次年正月初九日在約西立約然俄雖屢大捷所得僅屋急谷並相近之尼斯得河婁克河三處及喬其和省俄亦可並轄而已

第四十七章

（此章紀波的金病死論其一生性情並喀特林用羣藁刑非與坐婆非及闘法變再分波蘭收庫爾蘭入籍事）

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正月波的金在約西患疾內熱如焚醫士戒弗食鹹肉水瓜生蘿蔔諸物波的金不以疾爲意弗聽及疾甚語女姪白蘭尼克欲乘馬車至屋急谷命其中途護侍未及至呼曰吾悶甚不可耐也白蘭尼克抱之出車以衣鋪地卧留其上遂卒喀特林聞其死也慟絕者出血乃蘇

按喀特林所以慟絕者非因寵愛之深實因才能可倚恐無人能繼其任至生變故未由常保厥位耳

俄立阿勒克三達爲太孫留養宮中波的金旣死喀特林懼太子保羅乘機嗣位爲父討罪故以保羅子阿勒克三達留養左右日相離間使之棄父

史氏曰喀特林弒夫篡立淫逸無度惜保羅如中國之唐中宗柔懦無能母命是從無可其事耳否則結納豪傑養晦待時而動雖有波的金亦何足爲義師之斧鉞哉　又曰喀特林奇果利波的金之三人者聲施爛然爲時人所企羨而其死也皆出意料之外奇果利死於癲癇波的金死於行路喀特林甫入浴室大呼一聲而死奇矣哉

按駐彼得堡之法使男爵西輯居俄多載與波的金訂莫逆交嘗以王稱之論其行述曰波的金天情性異於常人值女主當陽倚之如左右手假使仕於他邦亦無可大用耳其生平是非參半貪心慾心驕傲心鄙吝心皆固結於中惟尊崇教道敦於信實遇事敢爲不畏其難未甚讀書而識見甚高每遇教師稽師技藝工匠之流詳詢其事而默識不忘其待戚族交契及素所寵愛者加厚而於侍從之工俸或虧而弗畀有索之急者則

以手爲驗向司事者曰胡不畀之（其驗卷手爲拳與如數畀之銀或寄其手）（立竄其人遠戍西比利亞）其權過重所領劇職繁多心不能安轉有不足之思所以思慮無常或冀爲波王或望爲主教甚苦其志忑不定也嘗建一巨室工未畢而售於人有時召柯薩克人或韃靼人詢其技勇其人陳詞甫半即麾之出而別延文臣與策治安其變濇類如此或無故衣麗服繫列邦持贈功牌於上召客宴飲兼旬不出或寢衣敝履與親密者酌酒奕棋不及外事其乖異之性人所莫測喀特林雖不喜之念其勤勞國事每優容焉拓沙漠地以建都會耗帑至不可稽算因緣爲奸浮銷入己論者謂波的金聲名遠播而其品行正如俄國一式謂（俄有膏腴地甚多而沙磧難開之境亦不少美惡不稱）又如歐羅巴亞西亞韃靼柯薩克合而爲一龐雜難名顧其才可用不然女王豈能董用其人即俄國亦無所用之矣此皆西輯論列之言也又有法人買生論波的金作事多而無成俄臣互相評議及與面晤則皆側目相視不敢一言匡諫雖貴爵世勳波的金咸以奴隸待之平日自奉奢僭無度有顯職抱耳爲其家宰經理私政嘗欲啖葡萄水瓜並采名花及善於歌舞者承應遣抱耳於數百里外馳往沽買立即持至應命又嘗以列國銀票裝釘成冊以爲戲具計若干本其侈汰如此

當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時喀特林得磨慕那非以爲虞侯磨慕入宮見公主雪勃爲悅之乞喀特林賜與爲婚許焉合巹之日賞賚甚厚令其徙居莫斯科毋得留京未幾以坐婆非（馬兵之弁年僅二十五歲）爲虞侯賜銀四萬餘兩令備衣物次日坐婆非扶掖喀特林登朝（時喀特林年六十歲）衆臣不得已拜賀其人

按喀特林晚年最喜與少年男女宴飲談謔以爲娛樂而軍士之邊場勞勤民商之捐輸困苦皆不以爲念古人逸欲之戒意深哉

時法國民亂戕其王路易十六勳爵權貴被殺者甚衆喀特林聞之驚懼特甚夢寐之中每見被戮諸人亦欲殺己如法亂然於是美（即合衆國亦名花旗）布西班牙（又名大呂宋）諸國咸欲討法之亂而與俄強盛不能兼顧不得已與亂民議和惟英與二國興師問罪傳檄遠近喀特林集法人之旅俄者（或居官或業商）令各矢誓仍奉路易十七（被戕之王子年尚幼）爲王否則於七日內出境衆從其命亦有不遵而東裝回國者是年俄與布廷私議欲盡滅波蘭免至遺民蠢動陰以重賄結波之權貴使之爲助而密集俄兵預備糧械以俟上命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四月初九日俄以伊鳴斯東爲將軍率兵

八萬向波蘭先使駐波之西伐斯諭波人將俄所撫有之地盡隸版圖丁口入籍爲民斯時布兵已駐華沙波王亞古士督第二知不能拒亦諭軍民令從俄命以保身家

按此時俄人如能撫慰波民除弊興利各安家室亦故國山河之感藉以稍抒耳乃任其下刦奪抄掠少與齟齬卽遣戍西比利亞民不聊生宜拒俄者接踵而起俄盡不自反而罪己也

波弁哥斯基烏鎖起義拒俄不克遁至意大利波弁哥斯基年幼而衆所信服知軍民憤怨乃招集義勇欲興復波蘭亞古士督密使往俄軍告變俄遽以兵臨之哥斯基未及備乃退至意大利仍使人招募勇敢從者頗衆波人柴重結葛謀起兵應哥斯基伊喝斯東及亞古士督皆知之使謂之曰爾速出境否則以叛逆之罪相加不爾貰也柴重結葛潛招哥斯基回波一千七百九十四年哥斯基至格喇戈集步兵三千人馬兵一千二百人又有農氓三百人各持鐮刀願助死戰三月二十四日哥斯基傳檄各郡略曰俄人恃其強暴吞併波蘭所至抄掠一空肝腦塗地目擊斯情不忍坐視今輒舉義旗拯生民於塗炭願從者可共擊之俄遣兵七千人與哥斯基戰大敗四月十八日華沙人亦叛殺俄兵二千人圍伊喝斯東暑勢甚危迫伊喝給之曰寬數日限我亦降爾也波人信之伊喝乘間逃至城外布營乃免同時偉埒那城亦叛推兵弁也傳司繼（其人職如都司）爲首執俄人不誅悉拘而幽之亦榜示諸城曰凡波之臣民不忠於國而潛通俄敵者可縊殺之以警其餘於是諸城響應縊死者衆哥斯基憂衆寡不敵欲增招田夫爲兵助戰乃服農人之衣食農人之食以感動之但波人怵俄積威其王亦無敢異心遑論民庶故應而從之者寥寥無幾是年秋俄聞波地不靖拜蘇勿洛非爲大將軍督兵討之布王斐迪亦親率兵至波與哥斯基屢戰勝負未分十月初四日哥斯基烏鎖與俄兵戰於麥瑞未驪敗績獲之時俄兵分二隊蘇勿洛非自領一隊而令副將法孫亦領一隊哥斯基扼之使不能合至麥瑞未驪遇法孫力戰波人被殺殆盡（哥斯基雖謀勇兼備以衆寡不敵而敗）哥斯基身中百餘創自知不免歎曰波國亡矣波國亡矣言畢被擒波將之別駐者尚有義勇二萬六千人巨礟一百四尊遁至百雷噶（在華沙東偏）堅守不出其地有江曰未斯士勒波人恃以爲險越二日俄人來攻蘇勿洛非令於軍中曰敵衆於我不可持久爾等猶記攻燒斯美拉乎今亦當若此神速也十一月初二初三日以巨礟轟敵初四日俄人以短兵擊刺內溝登城悉屠殺之或有逃出者驅之入江更有以火

其死者共殺波兵一萬人民間男婦死者一萬二千人提至華沙波人大懼稽顙惟命俄人搜括其財無敢稍違一千七百九十五年正月蘇勿洛非璧師入華沙其尊嚴較王尤甚踰年詔以地界布乃奏凱回俄是年俄與布再分波蘭地蘇勿洛非先令亞古士督第二遜位許歲給銀二十萬以資食用官欠債項悉爲代償至九十八年俄王保羅初政召至彼得堡賜第以居旋卒是時庫爾蘭雖爲俄屬而土地未隸版圖喀特林欲統合爲一每於庫藩彼得入覲厚其賚儀而不以富強尊貴彼得未喻其旨喀特林知庫地與犁綽尼亞北鄰商貨素由犁噶（犁綽屬地）往返旋抄近從別埠由大乃嗾犁人與庫理論請遵舊章又使工部傳諭庫人曰俄欲開河以通犁綽即來就役於是庫人棄議曰俄人役我甚虐不若以地界俄庶資護衛適彼得奉召入俄庫人開院集議將軍伯倫引兵過境同入議院挾人敢有異議三月十八日上書俄廷乞收取庫地以爲郡縣俾民得安隴畝彼得在俄聞其下獻地歸降噤不敢言喀特林新設總督令其馳驛赴庫宣詔安民不服者解戍西比利亞是年七月俄以戰艦二十艘撥英備餉助其攻法

按俄募烏合之眾使英兼轄按期演練分給糧餉其去也以不教之民厠名兵籍其回俄則悉成精銳計亦狡哉

時波斯王怨土耳其以喬其和省畀俄兼轄起兵攻之克喬其和所屬之鐵勿思城屠其民而燬之俄乃以伐良（生婁非之弟）爲將軍率師至龍枯值喀特林卒新王保羅召令還

第四十八章（此章紀謀婚瑞典不果並喀特林卒論其行習諸事）

自俄與瑞在伐理喇立約後瑞王古斯塔夫旋卒瑞人立其子古斯塔夫第二（年甚幼小）以前王之弟查爾斯代理國政事俄謚禮無釁可乘喀特林乃謀以女婚古斯塔夫第二後日乘間可以轄制其國瑞人知其情婉言却之曰吾王尚幼異日再議也喀特林乃賂瑞之權要使其心向俄廷又以聲色美女賂查爾斯堅辭不受駐瑞俄使斯得克白謀刺殺查爾斯瑞人知之發白其事於喀特林不得已召還以羅曼執非代之旋亦回俄更以奧麥福得駐瑞奧麥性兇惡仍欲賊殺查爾斯未成而敗奧麥逃歸喀特林厚賞之查爾斯恐俄人叵測難防欲以麥格冷白公爵之女爲嗣王配既許婚使人宣告列國使者至俄拒絕不見喀使人流言於麥格曰古斯塔夫願婚於俄麥格之聘非王本意恐多窒礙也又使諭麥格公爵毋許婚於瑞亦謂古斯塔夫曰俄王愛爾其命不可違也否則興問罪師奈何

瑞人及麥格懼俄兵威相議曰王未及歲（西例王年二十一歲始得婚娶）叚爲之聘可也乃留之喀特林謀使邀古斯塔夫第二偕查爾斯至彼得堡見俄公主令自擇婚（其意實欲强逼成婚婚不從則留之不得歸）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古斯塔夫第二至彼得堡喀特林加禮欵待再四勸慰謂與俄婚媾可以結援人無敢窺瑞王三思古斯塔夫不得已許之西例聘之日需對衆允可始行聘而俄婚約擅載公主到瑞宮內別立教堂准希臘教人入守安息又如俄法交戰瑞必出兵助俄（此皆私約非婚約也）因此二欵未經面議私相插入古斯塔夫見之不出覲面是日俄之勳爵籌部及列國使臣咸陪列在朝迎請之使相繼於路古斯塔夫堅稱猝病終不肯往喀特林羞愁成疾兼旬臥床至十一月初五日仍晨起在朝視事甫半謂諸臣曰爾等暫待於此吾入內偃息片晌即出也迨時既久有入覘者徧索而得諸私室（即浴室）見喀特林臥於地口不能言乃扶掖入寢宮急召太子保羅是夜保羅入宮侍疾終無言語越日聞呻呀之聲至夜更甚嬪御懼而退出其後聲愈大遂卒

史氏曰喀特林之居位也戰勝攻取列國畏慕其焰尊榮顯赫可謂俄之令辟矣而軍民困苦日不聊生商賈横征怨咨盈路官弁侵蝕捐稅浮冒兵餉莫可稽數因之官以賂得獄以賄成其稗政難更僕數也所選虞候共十二人耗費不貲若輩自知承恩難久故急肥身家尤稱貪黷嘗有人稽十二虞候所支共洋七千一百五萬六千圓（此爲官給之數）其私爲侵肥者尚難以數計也暮年荒佚更甚摯難罄述其於樂歌詩章素性不諳嘗闢宛暴之繪圖常御之室懸名人所繪屋急谷及憶斯美拉屠殺畫圖其出淚流血諸狀栩栩欲活恒往觀焉又嘗更造書籍並訓蒙句讀及以律法製爲誥誡傳民恪遵書成召各處總督以下至京譯讀令知且使人往各地訓迪軍民（奉使之人亦以斷得有目不知書者何能訓人可笑）或云喀特林所造書籍本爲法人藏書譜爲己有番爾則欺民亦甚矣其於挖河建城設局開院諸務皆有始無成生平以拓土敗疆爲事恒欲舉波蘭瑞典土耳其布國皆爲俄有故營營於外務而於治國之經闕焉弗講宜百姓之無所控告也

第四十九章

（此章紀保羅登位舉措失度諸事）

喀特林之襲位也假太子保羅名號召四方保羅雖在沖年頗知學問喀特林心忌之故不立保傅使之怠嬉漸不知事復令親信偵其行動以告幸保羅絕無貲財俗不涑餒而已亦無可媒蘖之端惟思失愛於母待之如囚積久

憂憤遂成心疾其妃馬利亞將生子喀特林召入己宮及阿勒克三達既誕留其子而令妃獨返故子雖長保羅尚未識其面也

按喀特林欲舍其子而立孫因猝死不及詔令故保羅得嗣位

阿勒克三達能全孝行未能順旨而蔑視其父因之喀特林寵眷漸弛藉其師保好擺（法人仕俄）調護得以不廢

史氏曰俄俗悍戾僭立相仍設阿勒克承命自立誰可阻止乃能推尊其父其敬孝加人一等矣

一千七百九十六年正月俄權爵會部至保羅宮稱賀勸進次日頒詔遣近眾始以保羅為王年已四十二歲矣詔立阿勒克三達為太子兼京城將軍俾就近以便定省諸子亦各封以職保羅被幽時嘗舉政事之不便急應更改者密繕於冊至是出示廷臣曰我欲行善政以蘇甫民何如眾皆悅初喀特林欲討法亂而苦無兵詔民間百人抽一以實軍伍（計之可得兵十萬人）保羅罷其事並召伐民還令毋與波斯搆難仍厚賞伐民令其居庫爾蘭以待後命先是俄以募兵交英令其演習同往攻法英廷每歲歸俄餉糈至是保羅廢其約曰俄非小邦安用此銀哉却之

史氏曰此時保羅新政頗合人心息兵罷戰其享昇平度支不匱捐稅無俟加增宜民之稱頌之也使其持守不變何至貽殺身之禍哉

大赦罪人凡禁於獄而有可原者悉出之即寵人坐褻非亦優待焉時哥斯基烏鎮亦囚於獄保羅曰斯人忠義吾愛重之乃親至獄慰問覩其傷痕甚重以布束額狀甚可畏召其入朝詢所欲則曰苟不殺恩願居美國足矣許之畀以銀幣使人護送至花旗遠近稱頌保羅不置是時喀特林屍尚停殯宮斂以沒藥乳香保羅悉按典制以行又命啟前王彼利第三墓（死已三十五年）迎其柩至宮中教堂啓面覩之哭甚慟詢前王親近侍臣得子爵烏勒噶拉等數人命裝束如昔陪侍柩旁未幾遣柩入宮別營新殿與喀特林並停於中懸其額曰生分死合臣民之入拜者見保羅執喀特林手嘆之又見與儒非族之阿拉克西（奇果和之弟）爵王勒拉與斯（干二人皆役使得者）陪柩壁良阿拉克西剛狠自恣毫無畏憚而勒拉典斯干懼甚猝若死者以藥灌之始甦迨喪禮畢保羅諭阿拉克西往遊別國毋居境內勒拉典斯干嗣後毋再覲面庶保生命

按以上皆法使賈生載之於冊賈生又曰吾觀保羅所行以布王斐迪及惠連二人為式保羅亦嘗自言當其時吾為斐迪第二至暮則稱路易十四矣

史氏曰繪工欲畫彌祿兒甚難推肯因容貌未定尚多變易也今欲狀心志之行習亦若是焉嘗讀法人賈生所載之册有曰保羅之性情難喻亦就其平日作爲言之斯論爲不刊矣嗣後保羅染患瘋狂其作事前後竟判若兩人或謂其幼居法京聞法王被弒以至漸成心疾然乎否乎愚按保羅儀貌甚劣面黝背傴頭童鼻掀旅法時法人就觀之咸詫曰何貌之陋也保羅笑置之及年壯返國更醜惡即位後鑄錢不用己像嘗諭其下曰無論何在有稱光頭掀鼻字樣者罪不赦蓋以平日服之不稱愈形其媸見者無不鄙也

保羅有離宮在伯祿斯基牆外周列巡衛所數千間櫛比無隙地使兵士晝夜持鎗往來梭巡保羅於宮中建一高樓恒以測遠鏡窺之見有兵士不如式者傳諭令其更正或無人在側則親往訓迪後無復爾第伯祿斯基本窮鄉村無城郭礮臺保羅以兵守路口凡入村及過路者必詳書於册以備呈覽（其册開列里居姓名執何行業從何處來往何處去一一詳註）百姓苦之咸邀避別地假道之客亦由別徑而行於是其地轉成曠土一日保羅演兵一隊長拜跪愆儀乃拘各隊長悉下之獄每日引之至前令其習儀事畢則仍入狴犴久乃釋之又一日演馬兵劣馬將乘者摔地臥不能起保羅就之曰爾如廢物胡不起立其人曰吾脛斷矣安能起保羅唾其面而去又一日保羅乘馬車過茂林路窄且滑御者方惴惴執轡而行遂命返駕回持一物御者白曰請至濶處轉轡庶不虞隕越也保羅怒而鞭之曰爾何不遵吾旨返轡而車翻頸折於爾何尤又一日保羅於郊外乘馬馬幾蹶保羅下騎與從臣議馬罪令鞭五十以徇且數之曰王乘於上爾胡不謹乃爾其癲戇類如此然頗能憫恤貧窮輒給以銀又別建醫局以養疾苦之人凡効命疆場身受瘡痍者厚養之無家可居則授以一區焉

第五十章

（此章紀保羅更擇衛士武弁及改兵士服飾並新製衣帽事）

初俄衛士權勢甚熾驁逆者藉以成事驕蹇不法莫敢按問保羅深知其弊特諭調集各營練兵試演選擇數百人以充護衛擢其武弁轄制各兵反居舊弁之上於是舊弁不屑爲伍告退者甚衆（舊弁皆權貴勳爵故羞與爲伍）保羅驚疑親往慰留多有不從者保羅怒使使持節鑒察限以十二時刻督令告退者各回鄉里毋得逗遛嗣後亦不准再登仕版第其人半居都城僅回私宅而已使者覆命保羅問曰悉遵我旨行乎對曰祗遵其半因具以狀聞保羅迅令出城遲者罪之是夜皆驅出城外時値嚴寒艱苦萬狀見者憫之

按保羅欲更易兵制以遏亂萌身爲教習以演兵卒每

日必閱二時許始息雖極寒不御皮服臣民亦循此規每較兵令太子及親貴護衛撿閱卽衰老貧病之人亦不敢不至其初登位時力圖樽節追仿喀特林初政汰公田賜推戴之權貴並其佃戶男丁共八萬二千人受賞者二十人計每歲獲息二十三萬有奇此等公田皆取之波蘭者故俄人亦不甚愛惜之也以上皆法人貫生所言姑錄以俟參考

俄復增丁稅俄舊有丁稅按丁出貲保羅以度支不足議加丁稅（按貧者亦加）富者額外加增保羅之卽位也凡喀特林之私寵赦而不誅且慰資焉至是籍坐婁非家逐之出同類有下獄者

按是時喀特林私人除鎖庶谷尼格拉斯阿格六倍思卜洛可四人而外餘皆逐而去之

俄更服式保羅謀先改兵士衣飾令各衣匠新製衣褲靴帽先行呈驗宮中別式甚夥狡黠之武弁偵知保羅所喜者以重價令衣匠乘夜製就次日服之入朝保羅大悅不次賞擢之馬兵弁美安陀勿（其人有才能）本日耳曼人每炫所長冀王任用一日保羅召之美安陀勿舊式衣冠以進保羅怒叱令速退後別親面初俄帽圓而有緣保羅惡之易以桶長式（如俄國船主所戴）不從者摘帽焉一日英商初至彼得堡不諳禁忌戴舊式帽乘馬車以行巡兵見之摘其帽商以爲賊也擒毆倒地將解巡捕治罪適兵弁至轉縛商以去路遇駐俄之英使救釋以去事聞於保羅乃頒手諭曰孤祇治俄人耳外國士商可聽其便毋苛擾也

按是時俄人違制卽繫其人勒使充兵以警其餘時薩爾第尼亞（意大利屬小國）使者譏之曰冠誠巨事吾國嘗因冠幾釀叛亂曷可不愼乎或以其言白王保羅怒促令去（此事最爲奇辱）

保羅又令馬車之馬衣限十四日內改從日耳曼式踰限令巡兵割裂其衣以徇國人不服不肯御車出行路絶軌跡或奏保羅乃詔暫從緩改先是俄之武職入朝例得乘車保羅更令步行有大弁以宮外王所不見皮服乘車使從者負劍隨後値保羅亦自外至路相遇斥之曰爾衣皮服不堪任職卽令從人襲其官而黜此弁爲兵又飭舊制臣民凡路遇王迅卽下車伏地大彼得廢其禮不行至保羅時飭照舊章須匍匐以待王過然後起行一武弁遇王於途御者不及告仍坐車中保羅怒令曳之出奪其所佩劍視之上有鐫文爲喀特林所賜無人可奪乃還其劍謝之曰孤非貌爾將爲衆人矜式不得不然無慍也

按貫生有言曰保羅新政之不善者莫如更改兵制俄

舊所用衣履極爲質樸與風土寒煥相宜兵士亦每日沐首一旦改從日耳曼式須以油麪敷頭令髮可卷爲辮蘇勿洛非詒之曰頭粉不可作火藥髮辮不可爲鎗劍何事謀此返奏其語保羅罷其職有以彼得第三與保羅父子相較者謂其遭母后妒忌幼而失學以利沙伯之待彼得與喀特林之待保羅一也其以兵爲戲紛更制度拂逆輿情又一也彼得之赦別倫保羅之赦哥斯基又一也保羅之后馬利亞美而有文與彼得之后多才又一也所不同者彼得待權貴甚厚而保羅每以忤旨斥辱大臣彼得信任羣僚而保羅疑忌最深立探局以偵陰事彼得薄希臘教人保羅則新建教堂優待有加此皆相反者也又保羅甚不悅其正后而寵南利薛（其人貌陋略有口才）論者謂其貌與保羅彷彿始可蒙愛又俄軍士知保羅時防變叛輒相語曰王不我信我何忠焉

第五十一章（紀俄與英奧土耳其意大利瑞典約共討法亂事）

初俄蘇勿洛非以兵六萬欲討法人叛逆行至介理底（奧東北省名）保羅召之還令迎路易十七暫居庫爾蘭法舊臣逃至俄者甚眾保羅令主日各詣天主教堂守安息無論是否法人平日須曳長衣無露褻服違者罪之又諭其下或天主教或希臘教皆須恪守安息違則以叛逆論罪於是天主教長令各認罪詢其名姓給予執照日後官司查驗無照者科以法后父日耳曼公爵華德没克死彼得堡之天主堂亦行彌撒禮誦追思經保羅雖不入內親率兵在外護衛往來馳驟見者皆免冠拜之保羅忽覩百丈外有人一羣皆未除帽（此羣人因相隔遥遠之故）使兵圍而拘焉官則褫職民則答禁三日同時波蘭王亞古士督卒亦在是堂行喪禮保羅往觀覩一貧勞之法人短衣現袴命擒下就堂中杖之一千七百九十八年卽　中朝嘉慶戊午歲也英使伯爵韋得華德至俄立通商約令減輕捐税以廣招徠又上書俄廷同保日耳曼屬小邦（揤法利亞等諸國）毋爲奧所併乞轉諭駐維也納（奧京）之俄使轉達奧王矜恤弱小以答天庥時法叛人推拿波侖（亦作諸頗遑）爲總統聲勢大盛既已撫有全法又欲吞佔小國以自廣率師徂攻埃及（時爲土耳其屬國）土王使謂俄王曰拿波侖上弑其主吞逼小邦孤願從王之後共討其罪惟大國圖之保羅怒曰吾當起傾國之兵以平法亂斯時地中海西西利之南有小島曰馬立他其地建天主堂以奉使徒約翰主是堂者最得榮名拿波侖率兵至島主教禁潑舍廻降保羅愈怒（保羅前指該島田地以助此堂）曰烘潑舍蠢滑不忠可廢之並諭諸人奉己爲主教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俄與奧土意立約攻法十二月英與俄亦立

約曰俄備兵四萬五千人宜與布延合師攻法英先畀俄銀九十萬兩嗣後每月英助銀三十萬兩以資軍餉俄於是使人至布令集兵以待布王勃之至明年六月俄兵始集行止悉聽英命而英人又與俄土立約共攻埃及法拿破侖方攻意大利獲勝俄蘇勿洛非率兵二萬會奧將往援奧將忌蘇勿洛非之能邀其共議以覘梗概蘇勿洛非以沿披指畫曰毋多言此爲俄此爲法因以手抹去法曰法兵之亡亦如是未三月法果爲俄人所迫不能駐意由瑞典而去俄奧乘機攻法四月二十五日至密蘭之阿得河岸與法將軍沭羅遇法兵僅二萬八千人交戰五日法人大敗而遁二十九日蘇勿洛非入密蘭旋追沭羅至波河沭羅扼險固守猝不能克五月二十七日俄進師至都領（法軍械聚在此）守將敗潰獲其長鎗六萬桿巨礮三百尊火藥衣糧無算惟礮城未取沭羅鬬督退回法地於是意大利北便肅清矣

按是役若非沭羅能軍預懸徑路法全軍幾覆敗

捷聞保羅加蘇勿洛非意大利銜以顯其能

按俄雖獲捷甚速幾爲奧人所誤奧名爲救意實欲共佔其地見俄勝法嫉妬愈甚潛輸款於法欲誘蘇勿洛非分兵使之疲弱而俄人未遽悟也

斯時法將軍麥克陀納得率兵三萬七千人已攻入意之南便聞北路敗績俄奧之兵十萬分屯各地至多之區不過三萬人蘇勿洛非斂兵自固而奧將火漢孰倫與法人戰於幕地那奧兵敗走麥克陀納得乃至鐵皮河六月十七日與蘇勿洛非大戰三日法人敗退死傷者一萬二千人俄奧之兵亦如之

按是役死傷相當而俄奧有兵十萬尚可補缺而法祗三萬七千人一時猝難足額也

法沭羅收集敗亡欲與麥克陀納得合兵而都嶺之礮城亦爲俄人所克沭羅不得出拿波侖卸其職以茹白代之八月十五日與俄奧大戰茹白戰死法人乃悉退出於是蘇勿洛非移駐上雷納河（意法交界之所）與將軍加殺哥勿合兵不果（其人有排法利亞及奧人共兵三萬不敢出戰要隘悉爲法人奪去）時奧人謀佔意大利地不能得而蘇勿洛非屢戰皆捷威名隆重奧王忌之密諭奧兵不必助俄奧大將查爾斯乃移師至下雷納河欲助英人共攻賀蘭法人知查爾斯已去蘇勿洛非未至令買砕那領兵圍加殺哥勿踰月援兵不至九月十六十七日加殺哥勿搏戰甚勇率萬人潰圍出餘人及礮械皆陷於法（時蘇勿洛非與加殺哥勿隔哥接得嶺）奧弁火制欲迎蘇勿洛非至散立思遇法兵戰敗死之蘇勿洛非聞加殺哥勿被圍欲

踰哥接得嶺（是嶺高長而險峻且有巨湖無舟可渡嶺遍意及瑞士國）至安羅儒（山嶺名）法人守之俄兵徑過九月二十四日始登嶺法弁李科率兵抵戰大敗遁去法人過魔鬼橋（此橋極深下皆峰尖）燃礮轟去以遏俄兵至路斯湖無舟梁可濟（意瑞分水處其源湍激難涉）俄兵追及擊之法人涉水而逃蘇勿洛非至與多勿城（瑞士地）不能渡湖乃越山嶺無徑可通令去礮具猱攀而上冒大雨行二十九日至墨德（意大利地）衣糧俱匱聞加殺哥勿敗耗法買碎那引兵至與多法遇李科合兵法勢復振共追蘇勿洛非至嘒羅薩湖與兵助俄法人退買碎那仍尾俄兵後俄殿兵弁羅生縱兵擊之買碎那敗走失巨礮五尊法兵一千人爲俄所俘十月初一日蘇勿洛非再越高山雪深二尺兵士死傷甚衆墮澗死者約二百人驢馬死亡略盡軍械喪失初十日俄兵至倫納値與將查爾斯回兵相見保羅鬭俄兵失利召之回責蘇勿洛非失機令其休致毋許朝謁蘇勿洛非內愧於心未幾以疾卒俄竟及列邦駐使無送葬者惟英人韋多麥思送之譏其爲英勇之士也

第五十二章

（此章紀保羅與布法議和及被弒事）

保羅之在位也所作無益於俄討法之役使與強盛懼而悔焉法拿波侖潛使人賄俄相臣洛斯篤升及厥且所耳土（其人矜驕保羅補髮保羅寵之彼與權要）婉言於保羅令與法和路易十七之使杜謙利合忌二人徇庇嗾保羅驅拿波侖使者不得乃使廷詢與使柯朋七曰前佔意大利地仍還意乎抑佔以自廣乎對曰探吾王意歸一省地則可餘省固當自守以拒法人也又詢曰意國教王之地若何對曰此固與以兵力攻得者不能歸還也初俄以兵屬英使共攻法互戰之際各俘數千人法請於英各釋俘還俾安故土英廷以被擄俄人無濟大用故不許拿波侖欲間英俄之交乃釋俄俘衣以華服畀以軍械厚給資糧曰此等尊貴之人不忍以縲囚相待也時英圍墨德甚急城幾陷拿波侖使謂俄王曰法不屑使墨德爲英所佔王如居間以釋英法之憾卽以是地畀俄今將俄俘送至墨德堅守惟王圖之保羅悅許之英人以兵邀擊之乃使回俄保羅聞之怒索屬英之俄兵召統領費相美尼將之回國（本爲法人路易之臣）英恐法人知其事以計給費相美尼淹留數旬始行保羅將罪之費和美尼恐不敢返俄英人官之是年俄召英與之駐使歸國英使韋多麥思亦回倫敦於是俄使男爵嘒立節至法議和曰前王喀特林與英所約將盡廢之而與法布共立新約（英約凡戰事起所戰之國及局外船艘悉可攔拘去瑞典丹國前有船被擄故亦同入此約）

按布何以預此和約因懼拿波侖威名且其地離海口甚遠船艘亦少故願同立此約

九月三十日美（即合衆國亦名花旗）使至同入此約曰局外之船如過交戰隊載有軍裝外毋許截擄其查驗時祇准由小艇過船巨艘不得逼覗一千八百年七月二十五日（丹國）商船不服搜查被英擄去英更以兵船六艘進至哥卑納給（丹京城）詰其不服之狀將以巨礮轟之丹相臣彭斯陀謂韋多麥思（時在英兵船內）曰現姑暫從英令後日非所知也保羅聞丹被迫將出而援助知己議和仍止九月初五日法墨德城不支降英保羅怒命將進口商船屬英者悉拘之並囚其商人於獄日給罪犯之糧時布延懼英所立之約積棧兩可英使人詢其所載何辭（西俄二國立約本國未與他邦預聞）日久出約示英保羅以布之二三其德也怒甚是年冬召瑞王古斯塔夫第二至俄棄議（瑞王在俄度歲）合俄法瑞共攻英英人懼不敵將乞和適俄廷內變止不行

按此時之勢諸國連衡攻英實恐首尾難顧而俄以蕭牆禍起立致瓦解冰消是亦歐洲之幸也夫

俄王保羅在位屆五年矣驕戾滋甚心疾亦時作時止無辜而戍西比利亞不可枚舉又欲將嫡后馬利亞太子阿勒克三達次子君士但公皆下獄不及行而難作將洛斯篤升已休致歸田以男爵伯倫（本逆黨之首保羅使之提京城將軍至是為相）代其任伯倫兇悍無比保羅虐政皆其贊成恐一旦眷衰身家莫保乃先謀王陰以其黨充護衛職而私計曰此舉非謀通太子異日身任其咎非計也乃使女優式白喇人（法國）言於顧旦所（其女友也婆非婆）乞王放坐婆非回京（其人竊兵所恨）伯倫與共計事一千八百一年三月伯倫謂阿勒克曰王之心恙日甚臣民朝不保夕即王后太子恒有罹獄之憂殿下春秋鼎盛盍不嗣位以拯萬姓乎阿勒克曰恐妨吾父奈何伯倫曰無傷也臣請為之殿下第署押可耳二十三日謀舉事先一日藩王密忌理甚偵知其謀上書告變值保羅夜膳變人甫利毒侍側保羅曰吾方宴樂姑俟明日是覽以書交顧旦所（亦不知告變之事）收之藏於衣裾次日更他衣入內供事至夜王憶是書欲取閱之已漏下矣是夜柯薩克兵弁宿衛巡於宮門叛首彭甯生（哈撒爾人今為日耳曼總其人任於俄）率眾入擊殺衛兵遂至寢宮索王不得眾懼曰王遁矣奈何彭甯生曰毋怯怯則戮汝衾尚溫王必在宮搜之果得於壁間曳以出叛黨袖出禪位詔令署押不肯擊之踣而以巾縊其喉遂死阿勒克憂懼轉甚因自計曰姑用伯倫諸人徐以計圖之可也乃賞推戴功有差

史氏曰歷觀以上情狀阿勒克預聞其弒矣律以中國春秋之義父死不討賊首惡之名罪無可逭宜身波俞乘間謀誅也按保羅有二后元后卒於一千七百七十

245 册 74.5

六年馬利亞其繼后也生五子五女至八百二十八年始卒

當保羅被弒時英水師在哥卑納給交戰丹人大敗拿波侖聞保羅死大失望揚言曰俄王死於二十三日英兵勝於三十日事相聯合可見弒王之事英人預其謀也（此乃無稽之言日久自明）保羅末年俄法合議俄兵五萬法兵三萬五千人將共攻印度（即古天竺國）以驅所駐英人謀從旱道襲其不備計其程須行一百三十日方至其地保羅死以罷論英人曰此役之罷非英之幸實俄之幸也否則不死於路必死於戰可決其隕越貽羞矣

第五十三章（此章紀阿勒克三達性情行事及與英議和等事）

一千八百一年即　中朝嘉慶六年辛酉歲也阿勒克三達即俄王位時年二十五歲矣貌莊嚴而性和平國人悅之其幼時以法人哈卑爲師教其愛民恤兵擇善施慈無使滋惡第俄爲自主之國威福獨擅承累朝苛虐之政積習相染故雖嚮善而未能如願以償也

按法人低爾斯論阿勒克外似活潑而易於感動待臣下亦和藹可親但立心堅固早有成見不爲人所搖惑故內蘊中藏人莫能測拿波侖嘗謂人曰阿勒克禮貌甚隆而性極機警吾嘗與縱論國事以王位世及軍民蒙福爲言彼以世及非義屢相辯駁此蓋或爲吾諱而故以虛言相誑耳吾亦不能測其意之所在也法使男爵法羅南入駐俄京亦論之曰與斯人言外似脆摯而中懷叵測亦如吾法廷因人言彼得堡水土惡劣遲不逮巴黎之膏腴因之恨耿耿也

召蔡多利斯基王回俄與斯多哥懦那伏悉沙果制倍王共與樞密阿勒克爲太子時與斯多哥懦那伏悉沙及蔡多利斯基王（波蘭舊王爲質於俄充爵士介）三人相友善嘗私議保羅暴虐人不聊生阿勒克曰吾如嗣位必撫恤軍民共享昇平即波蘭亦歸地立王仍其世守庶百姓出水火而登衽席也保羅聞其子與蔡多利斯基王式好惡而忌之遣其至薩爾第尼亞（小國時已爲拿波侖所滅有王無地）爲使毋居俄地蔡多利斯基王懼禍及奔意大利之羅馬城避焉及阿勒克立召之回與斯多哥懦那伏悉沙並果制倍王氣議國事曰若英若法有事何預吾國盍安於局外之爲得哉又曰俄所用律法苛虐過甚不若盡改之以紓民困伯倫亦以爲然時俄之權貴勳爵咸欲和英以攻法廷議未決五月削伯倫職勒令休致

按伯倫恃擁立功覬王若奄穉而太后馬利亞知前王爲其所弒深惡之特於宮中塑聖母馬利亞像保羅號

於下作乞伸第畢伯倫欲去之不許而伯倫强使毁焉

俄王阿勒克因積怒遠黜之

俄罷前王虐政削從虐諸臣職廢探事院及民所不便者悉更之百姓大悅省宮中用度減民間捐稅廢酷刑並世職犯罪毋得輒以田產充公罷民間加抽兵丁禁贈送奴僕佃夫俄凡佃夫隨田送贈奴僕亦可與人役使至是禁之並議奴僕佃夫限以年歲期滿准其自買田產與齊民等又定貪婪之罪凡有司受賕使冤抑莫伸皆論如律立登聞院有事皆得上聞設官七人以領之增造各處徑路俾民商得轉運貨物詔各郡新建大書院民間俊秀皆入院肄業釋英商於獄歸其船艘貨物使護出境且謂英曰爾等可仍來貿易吾當曲護之無傷也時英地荒歉故以穀平糶從角倫敦（英京城）阿勒克親書貽英廷曰吾願與英和共爲友邦何如英王及臣民皆悅六月十七日英使男爵海倫斯至俄立和約內載後有戰務無論局內局外准俄船出入英不阻截等語拿波侖聞而誚之曰是俄爲英之奴僕矣可恥孰甚是年九月喬其和省入俄版籍喬其和有舊王曰喬際十三臨卒遺囑以喬其和入俄管轄免爲土耳其侵掠其妻馬利亞性頗英鷙不朗遊行俄王知之使兵弁賴若類非迓迎亦不肯往賴若將曳其登舟焉利亞出小刀刺之賴若踣於地隨從之謹譯急以刀戕焉利亞拘至彼得堡居以別館王下詔曰喬其和省久爲俄所兼轄孤非利其土地而鄰敵每多侵擾軍民茲害孤心惻焉今天誘其衷慕義來歸當列入版圖力爲保衛毋使一夫失所十月初八日俄與法廷及西班牙（即大呂宋）立和約

第五十四章（此章紀俄法違言並歐洲列國議許攻法事）

俄王阿勒克內修國政外整兵備嘗使人與拿波侖議曰耳曼諸部各小邦地爲法佔宜歲給諸王貲用毋使闕乏拿波侖許之靳而不與阿勒克曰法人反覆無信是藐俄也欲擅恤小名仍隱忍與法從事十月十一日俄使質可非與法先立密約十一條復立公約五條

按公約五條一薩爾第尼亞及尼亞波利之地仍歸其王自治二永保護此二王毋許他國佔奪三法應保教王不使列邦藐侮四得斯革尼之大公應令意大利賠失地費五爾後一切所議所行使俄共預其事但此五條約保羅時曾議之而未成至是法人允行

約既立拿波侖不肯歸地尼亞波利（路易下六之戚）使者至俄求阿勒克曰昔王流離失所資斧告竭願假大國之威致書法廷先資給銀以濟急諸王之賜也使下臣請命俄王諭

買可非向法廷索欵拿波侖曰彼如甘退讓不復圖位吾願歲給厚俸貲其食用諸王不肯曰吾等豈賣位以求貲用乎於是拿波侖不給以帑而阿勒克使人賜恤之薩爾第尼亞王屢乞歸地拿波侖延誘如故後復謂之曰當以他地易之何如

按買可非嘗私謂曰法國邊民兇惡逾常皆拿波侖一人使之也拿波侖聞而惡之亦以言侮買可非廷辱之

由是俄法互相詰難邦交之情替矣

一千八百三年五月英王徵各路兵欲大舉討法拿波侖偵知之以兵戍尼亞波利之口岸（明廢俄廷之約）並屯兵哈那非爾以逼麥格冷白（此路兵乃脅俄人）俄法益相交怨不屑主英法和議矣初路易十六遺臣之妻爲買可非遜室相得甚歡拿波侖欲其聞俄使動靜嗾以報聞不從乃使巡捕時往詰難欲拘於獄不果俄臨員克利思典（本瑞士人）最惡拿波侖而憐路易家被廢時已乞假回瑞拿波侖使人訐其罪往瑞逮至下於獄駐羅馬俄使伐尼嗎斯亦與克利遜謀同拘至法以待質訊買可非乞拿波侖赦之不許曰如更犯吾禁即爾亦難自保也買可非乃不入朝稱病請俄王更易他使而召已歸阿勒克擢買可非職召令還瀕行入辭拿波侖聞其超遷恚曰此王亦狡甚十一月俄命駐法參贊烏勃立署理使事一千八百四年正月拿波侖殺籓部盾健（日耳曼屬小國）公（不使俄預其事）俄聞之舉哀於朝王及諸臣皆縞素法使海豆未耳入見阿勒克責之曰約內載明使俄共預其事爾總統何擅殺無辜也

按此事列國作局外觀置諸不論不議之列惟瑞典王古斯塔夫第二請之謂拿波侖驕橫無禮廢信爽約凌蔑小邦後日必有大咎也

俄王以手書詰讓法廷使烏勃立齎呈四月二十日拿波侖函覆曰爾與英人通謀致死爾父爾不知哀而何厚於盾健乎並命人錄此函登新聞報紙咸使聞知同日海豆未耳覲俄王曰拿波侖已由總統登王位矣俄及瑞典諸國皆拒之曰不識此爲何人可稱法王也海豆未耳乃去俄歸法烏勃立亦回國將行貽書法廷曰爾失信之罪有四爾違約不使俄預意大利事一也不返薩爾第尼亞尼亞波利之地失信二也法兵屯日耳曼北便不撤之回失信三也吞佔日耳曼所屬小國失信四也法爲大國何至誣人逆父之罪使吾王憂憤交集異日眞僞既明是非立判使臣將復命於寡君總統其圖之八月烏勃立回俄一千八百五年五月俄與布約攻法二國以兵四萬抵禦毋許駐哈那非爾之法人調入日耳曼內地奧地利亞（即奧國）

亦與俄約各集兵三十五萬攻法英王關之諭其下曰法爲不道以至歐洲擾攘不安今欲各守舊封諸小國託居庇下共享和平如之何則可

史氏曰歐洲列國苦拿破侖之暴皆願助兵攻討同伸義憤惟布王以意見不協徑廢前約列國亦觀望不進未敢遽攖其鋒卒使橫行無忌民遭荼毒可哀也已

是年列國共議攻法英使人謂俄曰如法人悔罪息兵各歸侵地仍敦玉帛之歡此爲上策孤意再使人曲諭不從則以兵臨之未晚也布王乃向法營乞護照畀俄使懦婁思鈕佩之已首塗矣而法人攻取犁噶里翰（意大利所屬之小國）阿勒克曰法不可以口舌諭也召懦婁思鈕還八月二十七日法欲攻英水師集於蒲隆（距英界百里）將登舟復召之回使駐賴奈河以扼敵兵時奥分師三隊王弟查爾斯公爵屯意大利約翰公駐底的洛利（奥省名有著名最高之山）王弟法迪雷公爵統領之兵使麾下將軍麥克紮意奥交界之所俄廠且所率師已進革里西雅亦分三隊而行九月初八日奥將麥克進蘇阿比合（意大利地）拿破侖聞之使將軍貝蘇德由捷徑攻布使列國不能合兵十月初六日奥人追之屢戰皆敗軍士降法者甚衆麥克率兵二萬五千人入烏姆礮城（在華德參地）自守法人圍之糧絕十月十九日麥克降法逃歸皆馬兵六千公爵一人而已顧且所前隊至法瑞果尼阿與奥將開曼遇（奥有兵二萬人）開敗皆遁至墨雷未亞十一月初九日俄兵渡担尼柏河法人乘勝入奥地十三日進維也納（奥京城）初奥人集議担尼柏河有橋預儲火藥於橋下將待法兵至轟之法人偵知其情覘彼岸多茂林使軍士皆行從奥營後齊師法將率十餘人不持軍械至橋上謂奥兵曰傳語爾將現暫議和吾等故來探望無失主客禮也與奥兵問答頗久法兵已涉河奪奥礮械猝不及備皆爲法擄法既得橋即攻壬南（奥屬墨雷未亞）據之先是布王與列國約共攻法既而懼拿破侖威力畏縮不出阿勒克親馳至伯靈（布京城）勗之曰王之所爲殊失國體既無信實又不能安於無事不若聯盟共討法罪即使挫敗猶留令名於歐洲也布王后亦從旁贊之曰俄王之言是也布王不得已乃允私約布相臣好果會智（私通法廷）代王署押

按是約模稜兩可內載布當再使人與拿波侖議和請以十二月十五日爲限逾限不成起兵偕往攻法云云然布王終猶豫未決也

當阿勒克在布時俄布二王及布后夜燃火炬入大斐迪墓觀所懸之柩皆伏拜之二王抱持慟哭布王即語俄王曰嗣後吾二人親愛同心若俄有兵戎之事吾必助王如

奧侏之無政差池也

第五十五章

（此章記俄奧與法交戰爲法所敗事）

俄顧且所及奧將闢曼遁至墨雷未亞法馬底邁率兵三萬追之距法大營已遠（約一日之程）十一月十一日遇俄兵二萬行於高阜而法兵居下路甚狹窄馬底邁分兵一萬與俄野戰俄縱兵擊之法人大敗失礮械甚多幾爲俄兵所圍適居後之法人來援始衝突而出與弁舒密德引兵助俄爲法所敗舒密德戰死（是役俄法奧之兵死傷甚衆）俄分兵士六千人屯桑克接朋副將白閼霄統之與弁幡斯底制領千餘入五相犄角法別部兵踵至（亦敵六千人）揚言曰奧已與法和（此法人詐言）吾兵厭戰俄不擊與也儒斯底制信之徑歸法營白閼霄御不能駐閼一礮擊之乃遁走俄男爵未循鳴六具文武才識前充布使駐伯霓城時從顧且所於軍頗資倚賴法大將軍慕勒德（拿波侖之戚）欲偵俄兵勢遣使問候顧且所顧且所詐謂法使曰俄欲與法議和君王已使未循鳴六至此乞予與大將軍言之於是遂送之禮甚恭亦使未循鳴六至法營議事並詢起居慕勒德與立私約俟奏請總統核奪顧且所乘法不備屬白閼霄率兵八千屯守而統師徑進士翰墨拿波侖聞慕勒德所奏知爲俄人所紿迅使出戰毋令俄軍遁走慕勒德奉命以兵二萬攻俄白閼霄轉戰三日死傷殆半法兵更甚官弁亦有傷者白閼霄率餘兵至味思交始遇顧且所乃駐紮焉是戰也白閼霄搏戰甚勇顧且所獎慰有加即法人亦聞名震慴號爲英傑是日俄王暨將軍龐坐非南大兵亦至拜顧且所爲大將軍時拿波侖亦率師至勃倫（墨雷未亞屬城）恐俄人遁走謀速戰偵知俄所用謀臣皆少年不更事者乃曰吾知所以餌敵矣使引兵至味思交見俄營即退還若畏懼者（驕敵之計）復使薩佛理（本偵探之首其人甚機警）至俄營乞和滑稽善辯論列國情形以覘趨嚮及回復命曰敵以我爲畏葸故請和也拿波侖曰吾亦素識其情僞可再往謂吾請俄王面議使彼確信不疑則吾事濟矣薩佛理復至俄王曰吾不能覲面令儲王陀喀路基代吾一行可也陀喀往止於外不令入營伺以爲法人怯戰所索條欵甚奢議未決而回十一月三十日拿波侖宣諭曰俄人其藐太甚所索諸條視法如小國孤不得已以兵戎相見宜示內外俾知曲直之所在凡我軍士志切同仇各宜戮力以雪國恥是時俄奧二國之兵屯育恂濟山俄有兵八萬頗得地利拿波侖慮之曰若不占此山勝負未可知也乃伏精兵於山後十二月初二日使往士山前挑戰俄分兵下山追法伏兵自山後潛登俄勢不支大敗而逃死者四萬人（此實數也法人則云殺五）

（萬四千人）蒲坐非南被迫至巨湖冰凍凝結俄兵及軍械均在冰上法人以巨礮轟之冰解而人皆溺水（俄人大敗於此再見）俄王暨顧且所率殘兵退走法人沿途邀截幾爲所獲

按百喇濟之敗雖顧旦所亦云死者一萬二千人大約諱莫如深以多爲少耳幸其時奧王番西第二與拿波侖面約暫和故不窮其兵力法人皆謂曰吾等以王禮待阿勒克耳否則盡爲俘擄矣俄人則曰吾尚有數萬之衆何至被擄惟志在罷戰故撤兵退回或有謂俄人何敗之速則因奧王慫縮不前而布國近在咫尺不肯援助俄國勢難復戰也

奧王請平於法拿波侖謂之曰各地俄兵限一月內盡退回國奧地三分之一歸法暫鞾賠給兵費洋二千萬圓（私款之欵佣不在內）遵此方可言和奧王曰如命俄不得已亦允之其後拿波侖見查爾斯公謂之曰歸語爾王曷不共攻土耳其兩分其地無使俄人垂涎於其間也查爾斯謝却之

按當一千八百四年時阿勒克使諭土王曰爾國希臘教人應歸吾轄爾乃回教不能相恰也土王不允幾致兵釁旋與法人從事故置而不論拿波侖之言亦非無因也

第五十六章（此章紀俄助布人在亰牟及斐諾勘與法瑞戰事）

一千八百六年夏俄使烏勃立復至法共議息兵仍敦和好議至一旬始草條約郵寄俄王署押阿勒克覽之怒責烏勃立曰吾未有全權畀爾何得擅草和約却而不受初布王背俄與之約斂兵不出以爲布思於法冀得哈那菲爾之地法人未之畀也是年十月十四日法師攻瑞那其別隊遊兵至四斯乃得布分軍往援皆大敗兵士殲焉於是俄集兵九萬分往救布以蒲坐非南彭甯生兩路督師十一月進布地十二月二十六日遇法兵於布都斯克（布東便地）相持力戰時天大雪法兵陷雪中沒踝經六時許僅行二十四里法將軍洽楞斯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俄不敢遏而退

按是役法人詡爲勝敵因次日俄兵復退故也

同日俄喀拉循率兵與法人戰於哥里厭法師敗績（時法人無臣曠故得以寬蔽衆）嚴寒更甚相約暫時息戰一千八百七年正月俄彭甯生之兵亦至法別部領兵之將二人曰盤納陀的日南拿滂侖使面諭二人以計誘俄兵俾疲於奔命約二十七日各路遙圍俄營無使遁走持雨者中途爲俄人所獲謀洩俄人棄輜重而遁二月初六日至亰牟法兵踵至初八日大戰布兵助俄相持頗久法人敗死傷約四萬餘人（據拿波侖自云死者七千四百人）彭甯生亦率兵退布王偕同宮眷避

入美默勒（山中小鎮城）途中爲餓民抄掠艱苦萬狀從臣或請求和於法或欲合俄拒法中心猶豫未決時俄兵屯紥布地布人不供糧餉待之甚薄俄人不得已向布廷貸銀六十六萬兩以濟軍需布以好勝滿格爲相理軍國事好勝薄格請與俄合力拒法布王許之先是英與俄立約攻法繼見布兵不出亦互相觀望俄責其違約英廷以爲奧亦預謀而仍求和好戒其下毋與法人搆怨五月初八日鬭備爲外部大臣素惡拿波侖之爲人決計與俄合兵議集兵三萬同瑞典由布攻法瑞王古斯塔夫欲英軍亦歸其節制英廷不許召其軍還而瑞兵亦不出是時波蘭遺民願充軍伍以雪俄怨者計三萬人皆歸法轄益以法兵十五萬軍容甚壯六月初九日法人渡未斯都勒河初十日與俄兵遇法使礮兵馬兵衝突俄兵受傷者衆拿波侖復分兵二隊十三日彭甯生移兵背河而營十四日法出師突陣俄兵大敗死一千七百人傷者無數

史氏曰拿波侖欲吞佔布地賴俄王命將出師力拯其危法雖未大得志而俄已代受其害布之社稷不至邱墟皆阿勒克賜也胡至不給糧餉待之甚薄哉噫布王不明甚矣

時俄彭甯生率兵退回布亦斂兵守美默勒法人入果甯斯白格據布之軍械（此爲布之礮械有英廷所贈大鎗十萬桿）先是英王惻布之危允貼銀四百萬兩至是已無及矣時布地未被占僅二礮城拿波侖駐的拉斯得（布北偏地）布雖與英約不敢再戰好勝滿格及俄王皆願罷戰七月二十七日與法議所佔地暫歸法轄若秉好尋仇先一月知會俾備戰事其詳析條款約共至的拉斯得再議惟瑞典不預其列布王由是卸護瑞之責而召戍瑞之勃爵勺回國

第五十七章（此章紀俄法在的拉斯得定約並俄佔斐諾蘭事）

先是俄王阿勒克欽慕布王故竭力保護及見其恇怯無能慚滋不悅而企拿波侖之英武絕倫一千八百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俄王與拿波侖共會於尼們河中各居木筏上以伸晤談相聚三日拿波侖曰吾今與王面約若土耳其若瑞典若布王可併之以拓疆宇近法者吾當取之王無恤焉阿勒克悅七月初九日在的拉斯得集約先立私約再立公約載明當侵削布國瓜分其地衆建藩部披弱其勢布所取故波蘭地歸俄若干外別立華沙公以王波事又拿波侖有弟曰路易爲荷蘭王仲弟曰約瑟封尼亞波利（意大利地）王季弟曰期羅米號惠斯勿理杭王俄皆尊禮之又許與國俟得土耳其後以地歸其管轄載在與之公約而同日俄法私約則無許與佔土耳其地（此明是許與約不是信）

並私約俄當助法攻英禁其商船進口亦迫瑞典布國同遵此約又葡萄牙西班牙盟德島皆歸法轄

按此私約甚密何以知之因駐法之英使重賂法之外部（主外國事者）得錄其事潛以聞諸英廷並拿獲命誤奪丹國船艘以濟水師之用云云

史氏曰尼們之約與俄無益而轉有害俄地所出穀木皮服等物英人售之甚夥今拒絕英商不通貿易土貨不能暢銷財用不告匱乎何阿勒克未之思也

英廷聞法謀擄丹船懼爲歐洲大患迅集軍士九月初四日至哥卑納給（丹京）索其船艘丹王不許英以巨礮擊之轟三日夜壞京城之半丹人懼遁走以兵艘軍械交英乃還

按此事英似過橫第其意援害爲保護全局起見非此則不可急解也

九月十六日俄王馳檄曰英廷無信前與孤議伐法而爽約不至致孤勞瘁無功大遑始願今乘丹京無備無故轟擊奪其巨艦毀其城垣所行與盜賊無異何足聯盟可將前所立約廢棄不行尤不便者查搜局外船舶擾累旅人急宜除此條禁以慰征途將此通諭遠近俾知孤意如英速悔罪將丹地毀失諸件估價賠償歸還船械並與法人和好我國亦可仍敦玉帛孤無苛求焉並傳諭布瑞共將入口英艇一律拘留商人繫獄瑞王古斯塔夫不從十一月俄使人諭瑞典令遵議而行仍不許俄王怒令集兵於界將攻斐諸蘭（瑞東偏地）并檄法丹二國從瑞西路進兵

史氏曰古斯塔夫秉性慈厚而於保國之道懵焉未知斯時俄人結連與國聲勢可畏宜如何戒嚴扼要謹守無稍疏虞乃漠焉不備俄幾可以長驅直入伊誰之咎歟

一千八百八年正月二十一日俄王再諭古斯塔夫邀截英船亟令宣諭伐英古斯塔夫不答至二月初八日反與英人重訂和約俄王怒促兵進斐諸蘭瑞人無備俄并據其礮城及險要之島三月十四日丹國宣諭伐瑞五月瑞水師始集與俄交綏互有勝負俄將軍蒲生勿免之進斐諾蘭也示其軍民曰爾乃吾之善鄰爾王不肯與俄共事致啓兵端我軍所至不無騷擾此實爾王貽害爾等也今入此城吾仁慈之主心滋戚焉本爵惟保衛爾民無使罹禍姑將此城爲質以待和好可也時駐斯德哥摩（瑞京城）之俄使哈羅備斯未知俄已進兵古斯塔夫執而下諸獄俄王乃數其罪曰瑞典不道藐孤太甚違背公法辱及使臣即將所得瑞地編入版圖取布刻邦聞之七月二十六日俄與瑞陸路兵戰於法山瑞人獲捷八月二十六日瑞水

245曲94.5

44A

師又戰於洛喀未克俄師再敗九月十四日及十八日交戰瑞皆大敗俄蒲坐勿兒宣言曰瑞如悔禍求成其權貴諸臣以及文人武弁皆可來議惟古斯塔夫無庸覿面吾等不以爲王亦不識其人也十一月二十日瑞將軍阿勒古思知俄師乞和願退兵於基米思東即以是地爲界界外歸俄管轄約內載明二國如復交戰須於十四日前報知毋得掩襲一千八百九年三月十三日瑞軍民皆叛廢其王古斯塔夫第二舉蘇的們公（王之叔）攝權代其位次月初五日蘇的們公卽瑞王位更其名曰査爾斯十三

按瑞人此舉欲藉阿勒克以求俾兒耳而阿勒克溢不悅其事 或更以兵戎相見夫亦謀之不臧矣

俄攻瑞之博特尼亞（瑞省名） 取之是月二十五日瑞第拉本勒率師拒俄俄人擊敗之八月復戰於博特尼亞之西瑞兵再敗九月十三日瑞更求成於俄在弗烈得梨克珊立約願將斐諾蘭及博特尼亞之東西地悉歸於俄俄王乃許之平

按斐諾蘭土地肥沃瑞人糧食所資戶口亦有九十萬之數乃竟委之於俄瑞所存餘民僅二百三十四萬而已削不已甚乎顧或謂英廷何以不援則以俄人守嚮斯委尼亞海口英艘不得越雷池一步亦何能爲力哉

時俄水師出葡萄牙口將與法人合攻英遇英提督郭棟率師巡察俄艘悉爲擄去明年法人退出大西洋界與之立約英人亦歸俄船艘

第五十八章 （紀俄取波斯地及與土耳其屢戰事）

先是波斯以俄人向轄喬其和省率兵伐之當一千八百四年及六年十年時俄與交戰三次皆俄人獲勝四年俄敗波斯取式爾窪省六年取得朋德省十年復戰於遏谷華喇于波斯大敗乃求成於俄爲然俄人志在得土耳其地以自廣屢爲英人阻撓（英人亦欲助波爾弱土耳其與印度毘鄰保土耳所以保印也）志不得逞數年前土國不靖叛亂接踵主國事者其權屬英俄大國之使互爲消長拿波侖知之特簡西勃思輿翰爲使駐君士但丁以間二國

按土王秉性遲疑心無果斷或與英使善或與俄使善有時則慕拿波侖之爲人拿波侖審其情假以貢於技藝及著名之兵弁使教習兵民謂土王曰王之國殆矣若不亟爲整飭恐爲英俄所蠶王其圖之一千八百六年俄使意大利斯基諭土王謂王如與法和好則俄必以兵戎相見是年八月法使西勃思輿翰至土西勃才識過人機警莫測結納權貴得其歡心未幾土王亦爲其籠絡英俄之使退處無權矣

是年英土約滿届更約之期英使與蒲德慊得請易新約土王入法使之言却之曰此後與英無所謂約也西勃又唆上王凡右俄者輸欵於敵悉削職休致俄王怒甚將起兵伐之英使入諫曰王賈禍召兵如民生何土王悟復其人職而俄兵已取摩坶達非亞及瓦拉克二省地十二月三十日土王宣諭與俄交戰意大利斯基乃歸俄與蒲德慊得請重立約並驅西勃思典轉歸國皆不許亦回倫敦七年二月十九日英提督達格華德率舟師至大丹愛而斯（君士但丁必由之港）檄土廷曰如將土之礮臺兵艘歸英轄制而讓摩坶達瓦拉克全地於俄廢掌波侖約逐法使回國則可息兵否則以巨礮轟擊勿悔也土之臣民惶懼特甚西勃思典翰勸王勒兵爲備背城一戰達格華德俟至八日未有回文第見守備謹密防護甚嚴恐爲所乘退至埃及無功而還四月俄水師提督西尼哈文至君士但丁日外敗土舟師擄其數艘並佔數島俄船亦壞欲退出修葺七月初一日遇土水師大隊於冷懦斯遽戰土人大敗死傷甚衆俄又獲其兵船數艘土人怨王之召釁也廢水列莫第三而立慕斯帶法第四爲王嗣位之日諭其下曰吾仍欲與英俄交戰不甘息也俄復攻土人於担尼拍河時法兵已入波蘭故地將分師禦敵故攻土無功是年土之塞維亞部酋賽尼叛土土人討之反爲所敗賽尼入布噶利亞屢獲戰勝其勢頗熾俄潛以兵助之是年六月十八日俄陸路兵與土師戰於小亞西亞之阿彌利亞（土省名）大捷先是波斯王欲助土攻俄見其勢盛不敢出七月十四日土耳其與賽尼議和立其爲王慨俄乘閒故也初俄法立私約時阿勒克頡拿波侖曰摩坶達瓦拉克二地之事俄不預聞八月二十四日法使瞿列米拿論瓦拉克軍民曰俄王前有成約不取爾地入版圖第無許土耳其管轄斯境爾等宜知此意現在俄土已議暫和以八閱月爲度再決進止其俄土之兵悉行退出毋得逗遛云云是月俄畀達兒美低亞於法（地在土耳其之西本奥省爲俄所得今以畀法）法人駐兵戍之以遏土耳其俄王廢土和約檄土人曰爾王不道殘害萬姓觚不能守約使斯民塗炭也於是拿波侖使其公爵儒未果（即毅甫健公爵其人機變多智故法廷使之）至彼得堡議分土耳其事其初至俄也太后及朝貴惡其兇戾皆不禮之而阿勒克檄待有加朝臣不得已始通請謁及議分地事慨奥人掣肘姑以意相探奥果力拒乃不果行一千八百八年俄仍守瓦拉克及摩坶達非亞斂兵自固是年土將軍排勒格德募兵拒俄十月廢其王慕斯帶法而立麥謀德（慕斯帶法兄弟行）爲土耳其王十一月十四日土柴尼薩利阿計排勒格德

執而誅之洎麥謀德曰爾本應誅爾死先王無嗣姑赦不問如循我意而行可仍王位麥謀德許爲拿波侖閙亂使人邀俄王再議分土事宜阿勒克曰審是則法權更熾矣辭不往由是拿波侖置土事不問而畀俄自主裁云明年正月英廷使英與土立約議和共相輔助土王特有此約始不肯讓摩埒達非亞瓦拉克仍棄好尋仇矣

第五十九章（此章紀俄法會於耳弗得及與土耳其戰在蒲克剌斯得議和事）

先是俄與英鄰邇不通商販俄人失利甚鉅自一千八百七年始出口貨物價值洋二百九萬圓而入口者至一千九十三萬洋圓民商怨謗沸騰俄太后馬利亞及權爵皆惡拿波侖之横阿勒克亦諗其情虛與委蛇而已時拿波侖之弟約瑟爲西班牙王俄廷已列爲尊位而駐日斯巴尼（卽西班牙）之俄使斯多哥諾不允仍與故王之臣僚往還曰吾未奉王之明文固不識約瑟爲何人也是年法兵戍力斯本（葡萄牙京城）英兵在外俄水師提督西尼哈文適至法欲使之悃愊英人西尼哈文不許

按拿波侖與阿勒克外似兄弟親暱無比時以珍寶餽貽法宮中列俄王小像時相晤對極口揄揚然內懷傾軋嫉妒相圖凡法宮燕御近臣俄悉畀以重賄事輒相聞故拿波侖有所作爲阿勒克無不預知迨一千八百十二年俄法大戰拿波侖所授方略俄廷早悉其詳法人雖知漏洩究未識彼何人斯也

一千八百八年拿波侖使人約俄王至耳弗得會議許之俄將軍馮斯賴盾諫曰法人叵測難防王卽行務宜謹慎勿爲所誘俄王嘉納其言九月初七日啓行至戈審斯白格見布王二十七日抵耳弗得迎迓之儀極其隆盛部長藩王三十餘人各率其屬班迎列國宰相二十四人將軍三十人咸備供帳宴飲至半月有餘優伶自法而至作劇娛目著名之德耳買演朋友以信爲主聲節激烈聞者感動稱歎不置拿波侖謂阿勒克曰得與君子爲友上帝之賜也阿勒克起執拿波侖之手曰吾平日思慕今得遇王正君子其人也幸與爲友足矣因推之

按是時二王聚議條約甚多皆知不能遵行而挾詐相欺覿面允可曾幾何時卽以兵戎相見不爲有識者嗤哉嘗稽約內載或俄或法如攻英土與等國必共相助若英許摩埒達非亞瓦拉克二省歸俄則可議和拿波侖又嘗親書二函疊寄英廷請與阿勒克和好英廷覆之曰可與外務大臣言之孤不能決也

初拿波侖欲廢其后約瑟斐諾未決至是請以阿勒克之妹爲配俄王卻之曰俄守希臘教儀節不同恐難偕耦且

吾旅居於外未奉太后懿旨不能擅主王其使人請於太后可也俄太后聞之遽將其女字德之和埒盾薄格公以拒法一千八百九年法與奧戰俄王揚言助法使將軍喀勒循率師至噶稜西亞中途逗遛不進而法已敗奧人十月十四日在伸伯倫立約載明將所得日耳曼意大利地悉歸法轄並故波蘭地亦由法另立藩部號華沙公以承先緒時俄亦分得奧地並戶口四十萬（亦波蘭地并其遺民）又令尊拿波侖爲歐洲之主以嫡女奉箕帚拿波侖乃廢約瑟斐諾而立奧女爲后俄王自耳弗得回國會土王麥謀德於約西請以瓦拉克摩埒達非亞永歸俄轄毋得更有異言並令將英使逐出君士但丁否則以兵戎相見土王不允九月二十六日二國戰於蒲克利亞（土耳其地）初時俄人小捷復與土之大隊戰於西立斯低亞（亦土耳其地）俄大敗死傷殆萬人俄兵退走土人亦不追襲二國皆避冬不戰至次年五月俄復進蒲克利亞分兵攻申顛及伐奈二礮城（沿海之地）（蒲克利亞屬城）別隊兵屯西立斯低亞將進白柴吳實路遇土師邀戰土人大敗死傷萬餘復戰於喇斯嗒得土再敗失三千人俄乘勝攻喇思爵礮城及申顛伐奈皆不克敗退申顛守將追之亦敗土將軍麥克且率精兵欲援喇思爵至陽得喇河（上之要道）扼要固守九月初七日俄攻陽得喇麥克旦敗遁礮械及兵五千人皆爲俄得二十七日喇思爵及旁三城皆降俄

按是役土之門戶盡撤俄似可長驅大進乃時已嚴寒風鬭法將敗盟恐難兼顧是以不能逞志良可惜也

一千八百十一年二月土藩部塞維亞土乞俄保護土王怒甚集兵一萬五千人遇俄軍於傍思買河之羅勿得城交戰土人敗死傷復三千人土將軍愛格麥得（土著名將）率六萬人來援時俄顧且所僅有兵二萬至喇思爵自守七月初四日出戰俄小捷初七日再戰土人大勝俄毀喇思爵城而退土人追之過祖尼拍河俄水師聞之兵艘入泊塞其後路土不能退至查除伏土軍二萬五千人持礮械降俄未幾土兵艘之在色爾東者亦爲俄擄土之惠定城及尼哥北利並降俄守塞維亞礮城之土軍亦爲俄逐出於是土廷使人乞和俄索款甚奢土不能從謀再戰適俄法將有戰事懼爲所乘乃減免條約以百路得河爲界土之權貴有受俄重賂者力主和議在蒲克喇斯得立約並担尼拍河下流數島土不得建礮城俄船公同出入無阻且令土王居間說波斯與俄議和（土與波斯素好同爲回敎力主其事自可言和）各罷兵歸

按以百路得河爲界白薩拉避亞及摩埒達非亞諸地

不得不歸俄轄管卽俄艘之出入祖尼拍河者土人亦無能阻之矣俄誠得計哉

第六十章 （此章紀俄法失和及拿波侖攻俄敗走）

俄法雖約和好而於俄絕無裨益英人亦屢相煽激且以法立華沙公恐索波蘭故地心滋不悅拿波侖自俄拒婚亦知和難久恃方一千八百九年聘俄王使謂拿波侖曰波蘭爲俄滅久矣王立華沙公不必更及波蘭之名明年正月法使高倫格德至俄議條約事宜俄廷諭以波蘭國名人名及舊日爵位均無庸論及如益華沙公封擴不得許及波蘭地

史氏曰拿波侖垂涎波蘭故擴空立華沙公名無人敢承其位殊不思波地久已入俄法之勢力又不足懾服阿勒克與其俾命是從乃欲使歸還侵地亦多見其不知量矣當高倫格德之奉使也拿波侖囑其議約宜滑語須模棱兩可故俄大臣儒門坐弗議論至九閱月終不能決乃各罷議夫拿波侖既在耳弗得會約復不肯助俄攻土而許歸俄之與地又以婚媾故靳而弗與將何以取信於天下也宜其起而伐之哉

一千八百十年拿波侖取和埒盾誥格（阿勒克妹婿之地）俄使人讓之拿波侖曰彼欲爲王易地以封可也阿勒克請從封華沙拿波侖不許先是俄廷以法故絕英人之好擯不與通貿易而俄之商船亦不敢出口土貨積滯失業者衆於是農民商客環求王曰吾國與英通商庶物暢銷獲利頗渥今禁之不前而木朽革陳民不聊生捐稅亦因之短絀乞王垂鑒是年十二月晦俄王令頒新例凡局外之商販悉可至俄互市惟法船並其貨物不准入口英商尚之撤其船之幟而立美國之幟至俄通市一千八百十一年俄瑞英議拒法事未決

按瑞典何以預議因法人前許協助並畀以銀幣資其餉需乃皆爽約不行瑞故怨之而來聚會也

是年拿波侖傳檄列國曰歐洲惟孤爲尊列邦皆當愛戴奉孤爲主俄王阿勒克三違孤在的拉斯得立約使其未立孤亦當至彼得堡面議（言欲攻俄入彼得堡）云云阿勒克聞之怒時俄人久備攻法在故波蘭地屯集雄兵俄王持重不發故仍按兵觀釁而密約奧布二國援助

按奧與法前立私約內載應歸波地另易他處以畀華沙卽取諸俄所得侵地亦可然拿波侖素欲分人之國以弱其勢何愛於華沙而必欲聯集成一强國乎故知其非本心也

一千八百十二年拿波侖欲攻俄先分兵四隊命將屯守

一守日耳曼一守意大利一守法地海港一駐西班牙以國進取拿波侖自統大兵五十萬至俄界屯紮（內計日耳曼兵二十餘萬分隸各營使不知人衆以防內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三國兵十餘萬法兵亦十餘萬別自紮營）志在必勝欲大挫俄兵使阿勒克惟命是聽但志驕意滿以爲發蒙振落易於奏績故兵律甚寬麾從軍將亦非英武絕倫之士甚至婦女及所乘安車皆攜入軍中且謂戰俄無需贍日持久所備餽糧甚少未入俄境兵已乏食甫至布地即資抄掠六月渡尼們河（俄布交界地）至科那入俄地不見俄人

史氏曰拿波侖恃其亢戾以爲俄可一鼓而下豈知俄地早寒八九月間已氷凝雪積難與交綏法以道疲糧竭之衆求戰不得就食無資一屆嚴冬正如鼎上俎几上肉耳昔中國苻堅挾氣矜之隆集百萬兵以冠東晉卒至敗死拿波侖毋乃類是六韜云驕兵必敗有以夫

時俄將軍排格雷與兵弁帥洛思德（本日耳曼人）議曰法兵銳氣正盛不可與戰不若焚城廓積聚使無所獲彼進一舍吾退一舍誘至極寒之地使其饑凍以死此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俄別部兵弁不從曰敵至不戰示弱太甚欲率兵邀擊而法行甚速無可與戰乃聽排格雷之策二十七日俄王在偉埒那（犁突阿尼亞省所轄）共議法事聞警夜遁次日法人至入偉埒那得俄酒穀飲食之法人至犁突阿尼亞路甚崎嶇車不能行置巨礮於路馬無芻粟斃於道者萬餘匹俄弁白拉國（本探事首現爲俄將）如法營乞和（實覘法人兵勢）拿波侖却之令於軍曰俄人屢退懾我兵威耳諸軍宜迅追無使遁免庶可聚而殲也於是法兵疾行而俄人淸壁先遁法遠來勞疲斃於道者無數至斯摩倫斯克（俄省城名）追及之俄人且戰且走燬斯摩倫斯克法兵不能駐足拿波侖知死傷逃亡不少乃按籍呼名欲稽其數（日耳曼兵三萬八千分存一萬人華登蒲格兵一萬六千存一千餘）短額甚衆

按斯時拿波侖如退回波蘭故地守冬尙可迨春再戰乃驅饑疲之卒必欲直入莫斯科以爲攻破舊京可辱阿勒克豈知一蹶不起哉

是時俄與土耳其亦有戰事顧且所率大兵屯南路以禦之英人出而議和五月二十八日在蒲克雷斯得立約俄撤兵回以半助排格雷餘兵守伏希尼亞以拒奧師（時奧助法攻俄故也）

按斯時俄可戰之兵二十一萬七千人隨後羨卒三萬五千人法人散勁嘗書於紀事詳於稽覈考當日法兵之入俄者實數有二十三萬五千人其平治道路隨行効用之徒不在此數則法兵多於俄一萬七千餘人且

素稱慓悍莫敵俄如與之力戰難免敗衂故排格雷決於退讓俾進莫斯科空城飢寒交迫而後以兵威之誠勝算也

俄將軍朵沒掃法率兵六萬八千人分守要衢別部兵三萬四千人保庫爾蘭時俄之臣民咸以排格雷之策爲恥必欲出戰乃定議在婆羅提懦（距莫斯科二日之程）試戰以慰衆情九月初七日對壘俄人大敗望風逃潰拿破侖欲養兵力不令追襲俄仍逡遁而法軍死傷亦四萬餘（傷者衣食不給露臥於外惟食馬肉而已）莫斯科城中時有宮殿邸第一千五百所教堂二百九十五所民居櫛比無可數計留守將軍羅斯督興預令賓蘭人密置燃火之物於各戶託言遺氣毬備覘法人之用軍民無有知其事者及婆羅提懦之敗羅斯督興諱之而宣諭安民有識者及豪富咸知其僞挈其眷聚出避他方九月十三日中夜忽呼於衆曰法人將至宜暫避不可留也衆惶遽出城棄衣物珍寶於道無人拾取顧且所亦率兵退走見有物當路謂羅斯督興曰是何物近諦之則水龍也怪問其故羅斯督興曰吾棄一切物如敝屣惟衣與馬隨吾出城而是物必攜以往不可留此（恐法人用以熄火）公後日自明十四日拿波侖至遂入城見宮室扃閉寂靜無人倏忽火起闔城焚盡不能駐足

按西國從無此事實爲絕妙兵機必阿勒克密諭守將使敢死士縱火法人卽逃出封疆亦死於凍餒耳嘗聞俄王有言曰拿波侖雖進莫斯科亦空空也可見守將必遵命而行又有人詢羅斯督興曰斯事公爲之乎答曰王未垂詢爾問我曷我觀此可知當日之情矣

時拿波侖見俄地荒蕪亦不追逐以函致阿勒克詢其進止以爲必懼而求成也俄王寘之不答拿波侖待至月餘音耗杳然乃攻得魯底懦城軍士乘馬無力俄人擊之大敗而逃復攻買羅約羅西奈未制（距莫斯科一百五十里）不克困極餉不給故也拿波侖見饑疲益甚無可抄掠乃命班師沿途屍骸載道臭穢不堪退至韋挨士馬（去莫斯科四百里）十一月初三日顧旦所帥師追法兵及之府相攻襲死者甚衆法人惶懼望援不至初六日未曙大霜寒甚馬凍斃者數千匹旋遇大雪道梗不通礮械棄置路中法兵久已乏食餓甚不能攜負倉惶逃命形狀狼狽（髮長鬚敝衲消骨立）路遇死馬肇而生食倘互相鬬奪有鬬死者夜無可臥之地雪中燃火稍沾煖氣冀延殘喘中夜火熄僵臥不起者比比皆是亦有瘋入火中（如病狂者）俄民又乘勢褫其衣帽攘其器物無敢與較法兵遁至斯摩倫斯克（距莫斯科七百五十里亦頗大待法之糧城）不能駐又退走幸法有南將軍者著名英武時殿後隊力

敵追兵拿波侖見之令曰有能救南將軍不死者吾願將宮中所儲銀四千萬悉數酬之於是法兵緣担尼伯河而行俄人邀擊戰無虛日至培里西奈河天忽溫和水已銷判欲渡無舟乃結二浮橋兵渡甫半俄人蹤去以巨礮擊橋（此能戰者皆先潰）橋壞未濟之疲病皆爲俄俘拿波侖先行遇援兵始稍慰天復嚴寒大雪十二月初五日拿波侖乘雪車疾走（此車無輪以馬拖行）從者寥寥出俄界入布地恐爲人獲變易姓名軍士乘傳埒那俄人追及棄輜重而逃失銀錢百萬圓（此皆兵餉上爲拿波侖僕）法人不能再戰乞布救援布王宣諭助法將軍姚克不奉命安於局外布王佯怒曰彼不從命當重懲之及法兵退出伯靈則召而慰賞焉

按法兵初入俄境號五十萬及其敗回僅八萬而已內由莫斯科退還者數祇二萬兵非不多士非不勇卒至一敗塗地臨事可不懼哉

拿波侖回巴黎諭其下曰是役之敗由懦葸者不能盡力耳於法威名無損也嗣當勤練兵力以圖後舉爾兵民其共知吾意云云

第六十一章　（記俄與法戰及英擒拿破侖並列國定約事）

拿波侖窮兵黷武關係歐洲大局（非獨關係俄國）既敗於俄尚不知悔悟罪己一千八百十三年復集兵三十萬謀攻日耳曼之北地（因法敗於俄日耳曼亦思叛故法人先制之）初俄與日耳曼布廷共約兵事互相救援俟盡復法所佔地始止更諭與國共預其事與君民皆許之而與相男爵麥德尼克（柄與大權爲拿波侖密友）揚言同助俄布而陰施沮撓五月俄布之兵遇法師於路贊地（布地）遂與戰俄布之兵皆敗復戰於鮑贊（亦布地）俄王親督兵臨陣亦爲法人所敗六月初四日俄布請罷戰暫和法廷許之而俄兵繼至者六萬八月二十七日俄布與在賴庚海格立約內載如拿波侖不肯降心相從則奧必與俄布共事方集議時法使亦如會索觀隨帶文憑無全權字（此法之詐謀故意不畀全權字樣）屏不與議旋聞法兵之駐西班牙者爲英公爵韋林德（其人號鐵公）所敗悉驅出境而拿波侖尙未聞敗耗也麥德尼克潛勸之曰不若歸奧侵地可散其聯絡之勢拿波侖怒曰爾受英人金故與我言及是事耶八月初十日暫和之期已滿奧人亦輸誠協助於是俄布奧並瑞典之兵共十九萬拿波侖屯兵於達雷斯敦（薩克遜尼京城）有兵二十五萬二十六日四國合力攻擊法縱兵出戰皆大敗截四國之兵爲二奧人多被擒同日法游奕兵一隊爲四國所攻敗於介制牌（布河名）九月初六日布瑞合兵與法將軍南姓戰法人再敗十月十六至十九日四國屢戰法兵大敗拿波侖幾爲所擒親軍死者六萬人法敗兵逃至賴納河入法界者僅存七萬人十二月英將軍公爵韋林德帥師及荷蘭之兵入法地分三路而進無人拒戰得法地三分有一

按奧廷與法婚媾故雖攻戰尙存禮護之心英亦無必欲廢滅之意惟俄布則不遺餘力謀去拿波侖以安歐洲全境

一千八百十四年二月初十至十八日四國在巴黎斯相近屢戰皆爲法挫奧兵欲退布將軍白督爵怒曰吾終不能退還以貽怯敵之恥也俄王自爲大將列國兵屬焉慰之曰公甚忠勇吾必輔之令別結營毋與庸懦爲伍以旌其勇白督爵欲先進巴黎三月初七日至略雷和尼（距巴黎三百里）遇拿波侖轉戰甚力勝負未分越二日復戰於雷屋尼（去略雷數十里）拿波侖大敗退至賴納河欲集兵固守遏敵歸路遺書巴黎俾其后詳知斯意盡爲敵人所獲謀盡露俄王留兵萬餘守寨潛率俄布之兵徑攻巴黎斯路遇法弁焉底過買慕德盡俘其衆三月二十九日至巴黎三十日攻山上礮城毀之三十一日將以巨礮轟城法人乞降乃止

是日俄布二王皆入巴黎斯奧王屯於利杭不進（其地距巴黎八百里）時拿波侖已爲英大將韋林德所擒俄王諭法人曰拿波侖肆其兇暴稱兵列國荼毒生靈爾軍民被害久矣孤等始願本不欲以兵戎相見天誘其衷致孤及此俾拯爾衆於水火之中非敢覬覦也其除拿波侖一族外可共議更立賢王以主軍國

史氏曰四國聯兵攻法初推奧國爲首奧王不忍入巴黎讓於阿勒克顯能卑遜下人無驕矜忌克之狀故人樂爲之用入城之日申明禁令秋毫無犯闔城感恩同聲讚歎可謂王者之師矣其初進巴黎謂法人曰吾等至此濡滯者因爾兵甚勇不敢徑進耳自甘屈己以掩人敗亡之耻尤爲難得使俄王擯而充之雖弔伐之師何以加茲

按是時法權貴諸臣欲立路易十八爲王阿勒克謂事拿波侖諸人難更僕數若仍立路易家恐加以叛逆之罪誅戮必多因之愈不安靖可若何國人申請不已乃許之

六月俄王率列王至倫敦與英王會二十七日回彼得堡俄議院以王功高勞苦復不自矜欲上尊號（尊爲聖人）不許曰吾素尚誠樸厭棄奢華不願以虛名加諸我也羣臣請立坊旌功亦卻之曰吾如有功於民沒世之後亦可旌表行請今日轉不足爲公論矣卿等宜共識此意先是五月三十日列國會於維也納（奧京城）議將法人侵地仍歸故主惟薩克猻尼（日耳曼所屬小國）部長與拿波侖友善欲廢之而以地歸布英奧不可俄王議列國所得故波蘭地俱歸華沙公而俾俄轄制其事如附庸例愈不許英使者伯爵卡斯拉克譏俄之貪俄王貽以手書曰拿波侖不道日尋干戈歐洲咸苦之孤起傾國之師會合列邦首入巴黎克成大績勞勩亦云至矣區區之請猶不予畀乎語多齟齬幾生兵釁旋聞拿波侖出愛而拔島（英人擒拿波侖拘而幽之此島）潛入法地募兵謀復讎列國乃復和合聚而言曰俄欲得之嗚雷介宜立爲藩部使俄轄之有事布奧亦得治理以波思南尼亞畀布（皆波蘭地）餘地別立自主之小國爲俄附庸其戶口約二百五十萬時俄兵已退回國聞拿波侖復出亟徵兵往攻而拿波侖起事方百日自知不支遁走仍爲英人所獲及俄兵至列國已凱旋故不敘阿勒克之功云

第六十二章（此章紀俄稱波蘭疆土及新立兵制並逐天主教黨人事）

俄之得波蘭也俄王阿勒克三達曲撫軍民疊沛恩施覥俄人有加而俄人深滋不悅斯時波蘭之權分而爲三首爲主國之人次則上議事部又次則下議院也治事而有

權者分列五部其制皆俄王所定以爲可享承平之福矣迨王回彼得堡營營域外不恤內顧民皆失望先是阿勒克與列王在法臨議院時法女格魯特納（天主教人）進而謂之曰請王尊榮皆由上帝所賜吾有一言上告作事宜仰循天理下體人情且必使聖教普行則福自永矣阿勒克深信其言乃與奧布共立聖約代天宣治（此事與俄作主而權在奧相麥德尼克）轉置國事於不問矣一千八百十八年三月十三日俄王至波蘭主議院事二十七日初闢議院俄王以法音（時法音通行於歐洲官場）諭其眾曰爾國先世本有議部今所以復設者因爾民智慧能識大體故以此權相畀吾非不欲使俄民共循此例奈粗忽愚頑不敢遽授以柄也波人悅其言深相信愛時俄以柴洪石爲波蘭總督監理國政而王弟君士但丁公爵爲大將軍鎮守其地（君士但丁公波人舉充議士）間一歲再聚議波人訴曰吾等徒列議會而權不少假惟大將軍總督之命是從是受欺於王也於是怨之者眾波人廢新聞紙館無書印售波民之充兵者亦皆散歸先是俄王於一千八百十六年諭顛斯安尼亞全省不得奴視佃戶釋令自便次年諭庫爾蘭地亦如之至十九年集犁縛尼亞之紳富亦議其事僉曰謹如命俄王喜曰爾能循命而行種福之原也願闔境準爾爲式則吾國之幸也

史氏曰阿勒克之心甚善其言亦和藹可親求諸俄諸王中實所罕見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吾請移贈俄王然非格魯特納一言啟沃不克臻此吁聖書之益人若此哉

然俄之紳富惡王奪其利藪也咸陽奉陰違轉欲植黨相圖王以若輩承祖父遺蔭本無才識又乏清廉之操難與計事由是益怠棄國政矣將軍挨拉徹法乘間侵擅漸復所罷酷刑建議效奧兵制別立兵村令軍士聚族而居務農民錯處其中人數倍之使種植以供兵食而節帑餉議

上制曰可

挨兵村之制擇農民五十歲以內者授田四十畝（西田一畝中國七畝計數爲中國二百八十畝）挈妻子居村內養兵一名及兵之眷屬暇日兵亦同力耕作以贍口食外加備兵一人糧需亦取給焉如額兵死傷疾病卽以之抵補凡兵之子自八歲至十三歲入塾讀書習兵律間日亦循操演十三至十七歲則專學步伐器械兵村籍分九等（一）受田農人（二）農人之子（三）額兵（四）備兵（五）兵之子十三至十七歲（六）兵之子八歲至十三（七）兵之子八歲以下（八）婦女（九）老疾（波蘭例曾充兵二十年者俄則以二十二年爲滿期）是村之農皆受軍士約束瑣屑不得自主甚至母雞生卵必由軍士登冊如

搆訟訴寃亦惟武職審理故農戶勞苦不堪無可控告嘗有希臘教人入村勸其悔改可免地獄沈淪民答之曰死後沈淪豈加於目前地獄乎俄王茫無覺察一日巡行兵村藩王伏貢司基扈從兵弁令戶列供膳案設烹豚全具伏貢知其欺飾潛割豚尾藏之旋至他家果仍此豚數戶皆然伏貢告王曰斯豚固舊相識也王怪之伏貢出尾驗之符合挨拉徹法惡其發伏以他事中傷之罷其職

當一千七百年時天主教之在俄者教中數人亦信植盧智黨其大旨欲擅國政均豪富俾權操教中（此黨徧地皆有至今尤盛）横議風生民遭誘惑俄廷懸之禁其不得入彼得堡莫斯科二城黨人仍無悛志至是集其黨七百五十人驅之境外無許淹留識者快之斯時俄王不理國務委其權於挨拉徹法而留意聖約會議已四次矣至一千八百二十二年歐洲列王復會於未羅納（意大利城名）希臘人訴土耳其苛虐民不堪命乞為援解俄王不許列王亦默然不應西班牙（即日斯巴尼）王如會王名弗迪奈得以恣暴為民所逐求復故位俄王乞法廷就近勘辦法王辭當衆議時俄王宣言曰有誘吾聖約會者謂吾假公濟私貪人土地第此會求益於衆耳若英若法若奧若布若俄皆無所為私也如希臘人訴土暴虐俄亦希臘教本可乘機攻伐拓我疆圉然所以不從其請者恐民有叛志冀逞私忿兵出不義耳且吾版章式廓吾又何求惟恪守教規以善以公克承先緒吾之願也列王稱善

第六十三章　此章紀阿勒克末年及其薨逝事

俄王阿勒克與土耳其世讎希臘請援不許者亦迫於義不可行而俄之臣民以為希人受制於土是希教為回教所轄王袖手觀之詆為偉寃教中人謂王背教庇敵必致大咎（前俄爲希教與土交戰曾議希教人歸俄管治土不允行何故今不援手）一千八百二十四年俄地多災咸謂上帝降罰皆王所致時王足患瘡毒延不已劇至體熱譫語狀若癲狂見者憂之以為無生理也未幾稍瘥十一月十九日彼得堡大水自辰至申海潮乘風捲入城內平屋沒巔百姓牲畜漂浮水中號呼求救無可為力所泊大小船艘爭相攀登亦遭沈溺有兵弁率全隊升登屋頂（此屋皆木建）任其飄流遇援得免俄王見溺死者衆閭宮號哭不避艱險親往救援（王尙如此其下可知）時已禾麥登倉漂失甚衆海水鹹滷著物粘成鹽片曝乾無日損失良多軍民死者以萬計（有司申報凡四千五百人）俄王捐資賑濟出內庫銀五十餘萬兩先為之倡諭朝貴豪富量力協助

史氏曰彼得堡之建也地本卑溼過近納法河通斐諾

蘭海灣每西南風盛浪捲海水入內卽成澤國論者謂居處是城如泛舟大洋雖屋宇華麗人物豐阜一經風災人爲魚鼈嘗致阿勒克生於一千七百七十七年將誕之前數日水忽大至（此已第五次大水）及其末年馮夷又復肆患此中若有數存焉（昔僞庶來去入城有怪風捲地及其死也亦如之得毋類是乎）而俄人以爲不授希臘所致其然豈其然乎又攷是日風起有百門礮大兵船一艘泊於海中爲風浪所推入責斯德城大市亦可謂非常之災矣

是時情味各六之農人自前歲不靖至今更甚兵村民戶亦因苦思變自阿勒克愈於政事章奏封列案上積年不閱人無敢啓覩者民生休戚漠不經心兵弁色華德（本英人爲俄百總）嘗於道中極陳利害俄王不省是年復開波蘭議院波院停議者四歲至是俄王至洪令關門聚議規例愈嚴波人怨者如有變叛之心矣初阿勒克娶排盾公主（日耳曼王）女爲后生二女不育王惡之更以男爵奈力斯禁之女爲妃生一女妃以不謹被廢其女爲王鍾愛年甫十八歲以病歿王哭之慟曰吾獲罪於天以至斯也遂與排盾和好如初排盾有疾醫士診之曰水土不服如歸故地或得瘥也排盾曰吾爲俄后必居俄地不幸而死亦死國內耳醫士又曰必不獲已請居南鄙乃移居阿薩弗海旁之帶庚洛克（其地水土甚佳）俄王先往撫諭諸務以待其至其地距彼得堡二千餘里醫士諫曰足疾未經全愈不可勞瘁馳驅非所宜也王如必往徐行方可阿勒克以前時怠棄厥后欲補過於後辭不受諫九月初旬啓行從王者爲藩王伏貢司基（卽與王遍行兵村之人幼爲王之友）布之男爵提別之（其人素請兵法俄王向布借用）者英醫士惠連（在俄已三十年爲兵部醫局之長）車行甚疾甫十二日卽至途次俄王忽覩彗星意滋不懌謂御者曰爾亦見彗星乎未識主何災變吾惟靜候天意可耳十月后居帶庚洛克疾稍愈俄王遊礣摩雅居將一月二十六日在男爵伏隆坐法家請李醫士（亦英人）曰是地絕勝吾若讓位後爲此處寓公當備其服飾也聞者愕眙相顧莫敢對答（或以爲讖語）伏隆坐法起而言曰屋前曠地可爲樂圃俄王曰不然宜建爲室令提別之居之與吾比鄰可矣未幾俄王疾大漸進藥者卻之十一月十七日力疾回帶庚洛克既至知礣摩雅染疫熱疾不可爲矣是日將軍韋德自彼得堡至入問疾告王曰外間大有人圖王王宜加護以主國是王聞其言益以心恙憂連勸王服藥俄王曰吾一生志在富強欲使我國聲名甲於天下人民蒙福今乃結黨謀害吾命有若斯之負恩人乎吾乃心恙腦經與靈性受傷爾又安能治之十二月初一日俄王阿勒克薨於帶庚洛克越

五月后排盾亦卒

按謀逆之徒聚結黨類各城騷動以致阿勒克憂鬱增疾殆不啻如刃王躬矣所以當時徧傳歐洲咸謂俄王被戕實則因病而卒

英李爵士論曰阿勒克嗣位俄人咸書其和藹仁慈卽其身在儲宮輿情早深愛戴及握璽受符臣民轉漠然相視者以其生平究習戎務而於國計民生無所裨益耳斯時學塾書院閴寂無人（內規律過嚴才識之士潔身遠引）設能於兵餉之中千取其一以造士人則愚魯進而聰明又何至逆謀之煽肆哉跡其善政亦擱置不行如釋佃戶自便而役於富豪者仍有四千萬人其弊在尚武棄文握兵之徒恃勢爲奸莫敢觸忤民困亦何由上達乎惟能聯合與國首入巴黎使拿波侖退無所歸英人得擒而放於愛拔而島歐洲全境可享和平之福斯則大功爲不可忘也又曰阿勒克幼年受制於喀特林神識摧傷故懦弱柔忍鮮剛毅之性其薨於帶庚洛克俄人不甚悲傷（因無裨於國）惟憂嗣位之君士但丁公賢否何如耳

第六十四章 （此章紀君士但丁公讓位尼喀拉司嗣立兵士叛亂事）

阿勒克在位日預緘遺囑藏於莫斯科大教堂署其函曰我死後卽啓覩遺書而行議院之首爲藩部彼得王（職如宰相）啓覩緘內遺二函一爲一千八百二十二年正月君士但公上俄王書略曰王無子嗣萬歲後臣當其次自度不堪負荷以忝高位乞王越次立臣之弟國家幸甚臣於二年前棄妻復娶律以教規所出之子不得爲嗣爾時已甘讓位不居今緘仍其初願眞實無僞惟王成之其第二函則阿勒克之覆書內曰弟言甚善深獲我心當如爾言以行更有遺詔諭其下曰吾弟君士但公推誠讓位非僞飾者比自今以後吾必以尼喀拉司爲繼位之人凡我臣寮各宜推戴務使俄國興盛克光前烈孤之願也玆將往復書函藏於教堂異日准此行事毋緩又凡西例新王將立權貴勳爵先至議院矢誓謂此後竭戴推誠與前王無異阿勒克旣薨尼喀拉司至議院將矢誓彼得王止之示以藏函諸臣勸進尼喀拉司拒之曰公等誤矣吾豈擬兄位以自王者耶設君士但公固遜亦祇代攝其任今日吾不得爲王也諸臣又曰王薨於外臣民無主博謙讓之名以生禍亂臣等竊危之尼喀拉司曰公等所持遺函此乃私言非彰彰在人耳目間何可執以爲憑須往華沙力勸君士但公入承大統方符典制諸臣乃曰吾等奉命姑往華沙一行可也先是彼得堡未聞阿勒克薨逝之耗華沙已知其詳君士但公更寄一柬（與前函相合）交季弟密格拉公賫至

俄京勸尼喀拉司嗣位不許曰吾與廷臣皆舉其名設誓共奉爲王不可更改爾需再往華沙告之以覘其志若何密格拉公乃返赭至犁耨尼亞遇華沙使者曰爾無庸復往君士但公之心不可移也

按一千八百十五年俄法交戰時二國傷殘疾病以及俘擄君士但公無不收養調護視同戚族及愈使之各得其所是以軍民咸頌不置皆願奉以爲王乃秉性謙柔不求勢利及更娶波女（波男爵喀魯前斯介之女）爲婚女最慈善薰蒸日上讓德彌光且棄妻復娶違犯教律（婚日不得照初娶禮節後妻所出子不得嗣後）又如嗣立波女爲后恐滋不服故第求安處華沙以終天年足矣

史氏曰俄自開國以來覬覦神器篡竊相仍可謂有爭而無讓矣卽泰西列國問有交相推讓至再至三如君士但兄弟者乎方諸中國之季札曹臧何多讓焉載之於史可增珥筆之光焉

時王位未定二旬有餘不逞之徒要結軍士咸欲乘閒作亂十二月二十四日尼喀拉司始許登位次日夜漏下軍士洛斯託叔告尼喀拉司曰王遜讓於內兵民叛亂於外若火燎原日甚一日卽令親軍護衛各有異心王宜急圖之尼喀拉司乃於是夜遣親兵城外屯紮更調外營軍士入衛王宮次日黎明令各設誓奉以爲王叛者士培斯哥蒲勒篤煽兵眾曰爾等前已誓立君士但公今復更奉他人君士但總鎭波蘭卽日將至其脅從之軍悍而且眾君討違背之罪何以解免眾聞其言惶懼無措袒臂一呼叛者三千人皆至以撒聚結（其地廣而方式四圍有民居有石像大彼得像）文士頓利非預焉姦民亦持械旁觀欲助叛眾士培斯哥蒲勒篤不至索之皆在尼喀拉司之側詢其何爲則曰彼方校場大閱吾欲乘閒殺之耳時叛者書函名籍悉爲官軍所獲人謂賴利非曰君名在黨中難逃刑典城內無籍傭工約七萬五千人無妻孥室家之累飲以火酒皆亡命力戰曷不召而用之（爲叛人計絕妙惜未知其姓名）賴利非懼不聽潛回家尼喀拉司在校場見叛者聚立若對敵狀相距不遠王面雖失色而膽甚壯起立呼曰吾之赤子曷不來輔吾乎叛者呼君士但萬歲聲震原野適有別隊之兵欲入左營從賊（叛營在左王營在右）王召之曰爾等從右去此軍卽歸王營叛兵無主聞其傳呼不識其語總兵阿勒克司（粤傀非之族人）從王欲勤兵討賊（其弟密篤勤亦在叛人列）鎭守京城將軍米羅奈陀味制（此著名大將身經五十六戰體未受傷功績甚鉅）先拘城內叛黨閉置密室匹馬至賊壘招諭投械賊眾詈爲姦臣有以鎗刺其馬從賊曷霍始基擊以手鎗傷腦兵弁施都喇繼至復以手鎗擬之立斃曷

霍始基懼曰吾殄人之命罪不赦矣棄其鎗而走王使彼得堡及繼斐主教各一人負十字架往賊營開導羣賊喧譁拏鼓二主教不能置喙而回王遣兵二營往攻賊拒鬭勝負未分日將晡密格勒公開紫衛街礮（此礮彈細而繁多極其猛烈）千轟而賊眾犇散馬兵復追戮之死者無算涸納法河之冰投尸水中至夜王回宮謂后曰吾始登位際斯叛亂甚可危也時俄南路亦叛兵弁彼斯得拉爲首培斯都什密格及慕喇惟非兄弟二人佐之無賴之徒咸往依焉

按彼斯得拉嘗著書毀謗時事略謂國家政治應從民議不得一人自主始臻允洽業主苛虐佃戶壓爲奴僕獲罪上帝大非所宜又別作書私改律法悉從寬典語句粗淺人所易明令教士在堂宣講勸迪初時兵民聞而未喻（俄人愚魯之至可笑）及指君士但公名則踴躍願從彼斯得拉又以減彼蘭爲過暴宜歸其地俾立王自主又詆俄之猶太人宜加撫卹使安居樂業書中尚無悖逆之言及敗持書囑友坎埋爲人發掘以獻俄王後日朝廷刪改律法去其苛暴更從仁厚亦以是書爲之主耳

俄廷聞變遣兵往捕叛眾拒戰而敗培斯都什密格慕喇惟非等被獲彼斯得拉遁至莫斯科亦就擒悉以檻車解至彼得堡下諸獄文士布斯金（著名詩人）預謀走免乘馬車至彼得堡探視同人半塗車夫遇兔以爲不祥繼逢老媼再見教士（俄人謂爲不吉猶中國人遇僧）乃跪而諫曰君不可往往必及禍布斯金遂回賴時俄廷特派權爵刑訊叛者密格勒公預焉俄王亦時往鞫問凡譏訕律法俗倘者悉逮至欲坐以弒王亂國之罪一日王謂之曰前王阿勒克與爾何仇爾欲弒之乎對曰吾等非第欲殺阿勒克并將殺阿克勒司及權爵之人密格勒公遽曰速以劍塞其口毋使妄言四又曰吾等欲更律法正爲在位者權過重耳吾有罪循例佚之可也若因問而答一言不合何能以劍塞口乎王問培斯都什密格曰若能悔改轉友忠誠吾即寬爾罪曰王非可擅赦人罪吾等正爲此欲更律法與民同好惡耳

按叛黨意在欲民同沾利益非爲一己之私故所著之書分四類 一 國庫所存公款務使普惠窮黎弗致侵蝕影戤 二 培養士子使書院學塾增加人數祗准究讀本國書籍毋許泛涉他邦著述 三 查察官吏能否公平如有欺壓淩虐准代爲伸理並嚴科貪酷之罪 四 宜詳究富國之經使工商獲利不至窮乏

是時刑訊越五月始交刑部擬罪凡文武卓識之士咸可彙議獄上定爲首者百二十八人（皆有官職權爵著名當時者）死罪之重者彼斯得拉葛密始基賴利非培斯都什密格慕喇惟非

眷盼

五人分屍次者三十二人斬首次者遣戍極邊俄王憫之命將彼斯得拉等五人懸架示衆餘皆減死（內有藩王二人許其挈眷至戍所其子孫至今猶存其地）七月二十五日解五人至方市與百十五人皆至奪其功牌品服賞賚悉投諸火咸目擊立架上懸賴利非三人之索忽斷賴利非曰運蹇甚吾每事無成（所指謀而言）即處死亦有阻礙也蘇喇惟非曰吾國苦甚縊人之法亦所未諳既伏誅王使慰賴利非之妻曰爾夫罹罪爾可安居吾當善視之其妻曰吾乞王恩曷不賜吾至死與吾夫爲伍乎（其妻不知懸架以爲罹罪杖斃故而云然）俄王令其餘之無職軍士悉解喬其和爲軍（因將與波斯戰其地鄰波斯之界）凡證者賞賚有差彼斯得拉之父賞銀四萬其次子亦賜以官有請之者曰爾兄被縊之繩將爲爾衣也賞英人邑華德銀錢四萬圓及屋宇器用加其號曰信實旋以不善被逐

按波蘭人嘗譏訊斷斯事不合律法不若波地之遺傳古律尙衷於禮俄王微聞其言且有謂叛人與波蘭潛通者於是使人至華沙密訪知波地自有私會號本國會預者人衆其爲首之著名者四人曰由明斯記曰石羅歐始盎曰索底格曰屈乃歐思繼乃飭波議院及刑部擬罪波院惟囚一人於獄圈禁數月餘皆寬釋俄王以爲輕縱譴責之（西例罪皆大刑部所定王不能違）並拘波兵弁禁獄中（是廢波人律法矣）波人始有貳心

史氏曰俄前代雖有酷刑其後王仁慈爲念百姓稍得自安今尼喀拉司嚴威御下兵民無所措其手足以至背叛蹤起欲期辟以止辟難矣賴利非有言曰吾等日望上帝施恩俾民享寬和之福今災禍未滿事迄無成亦惟姑忍以待天意耳

第六十五章（此章紀尼喀拉司性情與行登位論並俄與波斯交戰）

俄王尼喀拉司生於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即 中朝嘉慶元年丙辰歲也値女王喀特林逝世未遭虐厄故心力充暢不若阿勒克之困心衡慮以堅忍自持至一千八百十七年七月朔日娶布王女爲妻（女名查勒底）及登位生已三十年矣

按法人富尼厄居俄日久嘗著論曰人以尼喀拉司爲端妍由吾觀之面目冷峭禮貌莊忽身體倨直如服甲胄被服雖華猶雕刻石像絕少靈機口雖含笑而目仍注射無眷盼狀平日晤對咸慴威嚴人亦不甚親愛之如欲肖其形像亦大難事又曰斯人在本國謂之暴虐在他國謂之强橫凡事自以爲是非第爲獨權之主且謂識見才略獨冠一時無人可與共事有以尼喀拉司擬爲文彼得者其功烈難與頡頏惟愎戾之性內相同

而外相藏耳跡其與波斯士耳其波蘭亨格利薛格消等相戰死者以百萬計敵人倍之其殘民以逞古今殆無其匹耳

一千八百二十六年爲　中朝道光六年丙戌歲俄王至莫斯科行卽位冠禮威儀甚盛觀者稱羨不聞有婦女歎曰惜此等勝事不克恒覩（婦女無知愚而可哂）識者斥其妄言九月二十八日俄王宣諭伐波斯先是俄與波斯在胡沽利斯坍立約（在一千八百十三年）內載二國交界地方可以互易因此俄據波之果勺渊遣兵戍守而以介布奈宰祖濱弗二地畀中之所畀波相易使孟啓谷王（孟啓谷之後襲封王爵）至波斯議其事波王拒弗見初俄以兵一隊屯伊里凡（阿米利亞省城）保衞以利所弗省（俄東南部近亞西亞）波斯太子阿拔斯滿闢閭俄佔果勺率兵五萬攻取以利所弗吉爾喀先人（集喀山民種名）叛俄助波斯九月十三日俄將軍貫達多擊波斯於桑嘉排波之前隊敗走二十一日俄擺斯基末制率兵九千人至以利所弗與貫達多合距城數十里遇波太子大戰波人再敗太子退至喀斯片（海名）擊俄小捷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俄以擺斯基末制爲領軍大將軍四月至意接貫城波人望風而降七月晦復攻波兵於傳蒲喇克波兵大敗旂幟符印盡爲俄得波太子懼乞降未幾仍率兵拒俄十月十三日擺斯基末制督兵圍波太子於伊里凡六日而波人皆降二十五日俄取朵立思城波之挨里什開亦降俄於是波斯求和於俄十一月初二日彙議俄索伊里凡奴克吉凡二省地以挨勒克思江爲界兵費銀錢一千六百萬圓波太子使呈稟於王波王未能決至一千八百二十八年正月擺斯基末制復攻耳米雅克之二月俄弁蘇格得拉取鍰提避勒波王乃如議二十二日在斗克曼宰立約俄封擺斯基末制伊里凡男爵賜銀錢八十萬圓

按是役俄得二省地傷殘甚少波斯畏俄兵威惟命是聽故主兵之功最鉅其初議約時俄人宣言初無割地之意惟恐疆界未明致啓兵釁必以挨勒克思江爲限庶免二國侵越然波斯旣償兵費又以膏腴之二省畀俄受虧不已甚乎所佔之帶立思摩克二城（此在江之南本不在界內）士民不屑入俄籍恒思變叛波使人謂俄曰前議以江爲限今越界南侵大國將何以取信於天下乎俄詒之曰此二城俄必得之爾如不願再戰可也査此二城通喀斯片海西南達奇蘭省（波地之産煙葉林酒果樹之類）俄人覬覦其地故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時明告之曰如不歸請兵費將取奇蘭爲質矣先是波人於奴克吉凡命法人築建礮城相對隔江亦營壘擋礮（在波斯界中）工未及竟亦

爲俄人佔守且令沿江皆讓地六里畀俄轄管又自波斯通土耳其有一要道（英人通商亦由此路）俄人以兵扼守旁有礮城曰果移俄以償款未清特擇其地屯兵駐之（及賁清完不得已以果麥還波）又諭喀斯片海毋許波斯船艦出入曰此海自古惟俄船可行（胡沽利斯堺立約始載准俄船出入喀斯片海今乃云然强横無禮一何可笑）餘則不能也

當俄之有事波斯也英廷使公爵韋林德如彼得堡賀卽位（使重臣來賀非常殊禮）俄外部大臣男爵南思羅得接伴之語及希臘爲土苛虐人不聊生慕利雅地受迫尤甚韋林德亦言於俄王王曰吾國素奉希臘人教分宜保護昔日先王屢載約內土廷廢之然不可使吾教人受迫於回回也方共計之韋林德曰斯事我英及列邦皆當救援俄王曰吾卽從事土耳其亦不使其削弱韋林德乃與南思羅得酌議立約（此約在一千八百二十六年四月）一爲倫敦條款（俄與英立者）內載同保希臘以退土耳其立領事署於雅典視同列國事由自主惟每年貢獻土廷仍率舊章如土廷不允亦力主其事俾躋昇平一爲俄與土之條約議款略同次年七月初六日土王挨白特勒麥直接閱是函曰此卽戰書也宜速籌兵事十月二十日土泊兵艦於那佛理攤（希臘海口）俄英法三國合兵擊之船燬人殲土王曰不期而戰無禮滋甚爾三國（時法廷亦預倫敦之約）宜賠吾戰艦否則使臣皆離吾而去十二月三國使臣各回本國俄王使告英法曰吾願力援希臘暫取摩埒達瓦拉克爲質何如英法不可俄王曰吾惟獲益於國隨機而行可也

第六十六章（此章紀俄攻土耳其事）

一千八百二十八年爲　中朝道光八年戊子歲三月二十六日俄詰土廷曰爾旣與我和好曷爲唆吉爾克先人叛我黑海中又不容我商船出入塞末亞部長旣復投順爾已赦宥曷爲仍肆苛暴波斯與我搆怨爾反助之彼欲求成爾乃沮之秉好崇仇爾皆自取土王亦宣言曰俄人肆其狡謀煽動希臘人恃其爲援桀驁不馴唆我摩埒達誘我瓦拉克使民疑貳因以爲利包藏禍心敢佈列邦聞之（俄二國交毁皆所爲不守滿克喇斯得約）五月初七日俄味得揹斯旦王爵率兵十五萬渡百路得河分三隊以進男爵伸倫守約西及蒲克喇斯得俄擺斯基末制率兵至亞西亞七月十五日取喀爾斯守之二十六日俄喬其和兵克波低九月初四日擺斯基末制及土人大戰於過克疾格搏戰甚勇相持五日土人敗走俄人傷者亦衆初八日俄取過克疾格

按是役土人早已畏葸因與希臘攻戰經六閱年兵艦又爲俄英法擊盡列邦更無援助所集之兵大半烏合

何能敵俄之精悍然土雖敗猶得其地利俄又烏得長驅徑進哉

俄既屢勝欲越罷埒堪山（蒲克利亞之南馬土最高之山）以窺君士但丁而土人善於倚山下壘非若平原可以得志於是俄分兵守各要害（軍士馬匹不數調用欲知其難須就其地位以思）入亞拉克右翼兵進格勒法得（担尼拍河之旁）時担尼拍河之北礮城悉爲土毀俄軍無可屯紮河南礮城土人嚴守以拒俄軍

按俄欲入土境須將担尼拍河上下流礮城悉行毀滅否則以一旅扼之可進而不可退矣間嘗詳考是河亘繞罷埒堪山水勢紆迴曲折山盡處深廣險惡南岸又復高峻難登下臨泥濘沮濕立足卽下陷遇燥地必列礮臺重兵守之以防掩襲其河口僻靜之區不設兵卒以爲敵不能越山而至無需守備若循河口周折而上河南及黑海皆有礮城一經轟擊立成齏粉矣又土之礮城與西國迥異西例城內無閑散雜流文人儒士卽軍士妻孥亦不容棲處以免紛心土人則室家戚族各色人等同居城內此等人頗能協助禦敵設孤身屯紮反易致敗

時土人守申賴伐奈及西利斯低亞俄兵過晒都儒婆（担尼）（担河白）越四旬攻勃雷那（河南）之克而戍之七月二十日俄王親督兵至申賴飭諸軍環攻期在必得（如得申賴可扼土人往來）

按申賴三面皆山（其山六十丈八十丈不等）東有小河其旁淤泖不能駐足山與罷埒堪相接有溪分之南北山上亦掘塹以遏敵人近城數十里路極逼狹不能列陣惟斯得蘭齊山稍稱平頗勇壯之士或可攀援而上查申賴與伐奈西利斯低亞互爲犄角聲勢聯絡不得三城難進君士但丁今尼喀拉司親督軍士直搗申賴不顧左右堅城僅分兵駐防以拒二城援兵況時値酷暑癘疫滋染（卽霍亂吐瀉病）土如乘機攻勦俄兵之殲可立而待惜土無將材致遭蹂躪也

八月土鎭守阿得犁亞那將軍集選兵一萬四千人援申賴按兵不進初六日俄孟啓谷王自黑海登岸率師圍伐奈環攻月餘不克（伐奈本難守僅有舊礮城且無良械）土將軍伐利恆救伐奈俄王知土援兵至令華頓勃公爵至古對鼻迎擊土兵華頓勃辭曰土人憑高倚險難與力戰王怒曰兵卽盡殲第循我命可也乃前往遇敵力戰不勝死者一千四百人伐利恆亦頓兵不進遂爲之援伐奈望救不至十月十一日降俄孟啓谷王入城卽帥師攻伐利恆土人敗走

史氏曰土軍士信於俄又得地利衆寡之形旣異主賓之勢攸殊何以鎭阿得犁亞那將軍及伐利恆皆逗遛

不進伐奈辛爲俄有此必有誤國姦臣受敵賄賂以至斯也吁可勝誅哉

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俄王率宰臣大將回彼得堡以提別之爲督兵將軍留主戎務（此人大有謀畧著名當時）俄兵六萬八千人內多在營二年勞瘠疾病不堪驅策提別之整飭戎行申明軍律惟艱於運載欲自罷埒堪之北用牛車負重其南則以亞西亞之駱駝載之軍士稱便二月俄襲西瑞婆利（在黑海旁罷埒堪山之南）克而守之（可資軍營接濟）時俄兵艦二艘泊黑海中遇土大隊水師擄其一艦土提督拔克默得（本爲廠工亦名拜布）奇獻捷於君士但丁

按此特遣遇擄之非戰勝而俘也張大其事奏捷於王宜俄人相誚曰履工而爲提督固應若斯之志驕意滿也然土王亦驕慢無識以爲歐洲必有助我者何畏俄之不敗走耶

土以喇斯積德爲大將軍增兵二萬四月二十一日至申賴五月十七日俄將軍提別之攻西利斯低亞土人雖知俄必來攻仍不設備隨營觀戰之布將莫爾克（布之子爵即後日大敗法兵之人）嘗曰罷埒堪山誠爲天險以數十人守之雖兵不可過也惟欲過山宜先取西利斯低亞至是提別之督兵進攻命由土人所掘塹下轉突地道以通城內實火藥其中將以轟城土人知之亦掘地道欲進俄營六月十一日喇斯積德及提別之戰於可斯勒甲初時土人甚勇迨後大敗四散潰走或藏深林密箐旬餘潛回申賴（此等敗逃軍士後無可用）三十一日俄克西利斯低亞戍之時土人欲遏俄兵使不得越山而進鎮喇思爵將軍呼嵗納使謂申賴守弁曰吾二城有兵六萬不若沿途鈔襲彼又安能登陟險峻然事終不果行七月俄提別之督兵三萬五千至申賴欲速戰既而知土兵能戰者尚有萬八千人恐多殺士卒捨之而過山十七日遄征俄軍著布袴號掛肩負衣囊令持十日糧以行適雨後草茂馬皆可食士無兵卒守山惟皆嵯峨仄徑攀援而登七月杪至愛讀斯（城名在山之南）土兵二萬二千人出戰俄擊敗其前鋒餘兵望風潰散提別之入愛讀斯獲軍械火藥衣帳糧食甚多沿途人畜屍骼蒸爲臭穢俄軍始染疫癘八月初一日提別之至棄婁利土兵一萬五千人（內亦有馬兵）遇俄游奕八百人俄兵自謂必死而土人乘夜遁去俄獲糧械礮彈無數（是時俄兵患疫甚劇而大捷出於意外）十九日俄軍將至阿得梨亞那珀埒（此乃古城城外現建新壘雉堞皆爲所蔽）遙見高塔四座矗立雲霄（此回回教堂之尖塔）

按自西利斯低亞至此計一千五百里俄兵疲敝已甚益以身染疾疫設土以數千人禦之如秋風之埽落葉

耳況近城徑路低窪兩旁皆高易於狙擊援兵聞聲而至俄其能孑遺耶乃竟微倖成功何天之不祚土乎

俄提別之入阿得犁亞那珀埒土無人拒敵故也

按俄雖入城而染疫滋甚死者日以百計甫入之時病莫能興者已至六千人深蹈敵境其危險可想而知矣

提別之恐兵勢疲弱爲土所乘每令軍士潛師夜出黎明更易旗幟服飾部署入城且傳論土人曰爾王如欲求和可即至此否則吾將統兵至君士但丁矣土王震懼遣使行成惟命是聽提別之留六千病卒於城論土人善爲撫視而自整旅唱凱以回未幾病卒斃者五千二百人

按提別之所部兵士共計七萬迨其旋師僅存一萬行軍醫士登籍申報謂即此四月內病斃已二萬八千七百四十六人沿途並未力戰大約因水土不服皆疾疫而死耳可見土之誠不易攻矣

是年俄擺斯基未制攻亞西亞之土耳其時駐波斯之俄使瞧亞米利亞之婦婦有罪波有司往拘庇而不出波民憤怨入俄使署搜撿護從柯薩克兵拒擊波民死者數人愈怒聚譟眾遂殺俄使及其屬官護從（惟一人出外未死逃回）波斯王懼飭有司拘亂民論如律使王孫如彼得堡謝罪具陳已伏誅狀乃已俄弁婁耳坐勿屯阿克西亞爲土將軍阿克默德（其人封可汗）所圍五月十三日俄縱兵擊之阿克默德敗遁土愛土耳默守將蝌喀甘率兵拒俄擺斯基未制與戰敗其兵六月初二日復戰土人大敗擒蝌喀甘俘其兵一千五百人獲巨礮三十尊旗幟十九桿初五日俄克海山盎利（鄰土耳哥摩尼亞省爲愛土耳默臨）

按是年土人大敗於俄但俄恐佔地過多爲歐洲列邦所忌故宣言祇救希臘教人不欲開疆拓宇也然獲益已不少矣一得二海口一（阿奈巴波狐）並其陸地二得萛喀蘇二礮城三撤土但尼拍河之裔耳奇卸礮城（在但尼河之北）不許復建四但尼拍河之裔合港右旁並陸地歸俄摩埒達非亞瓦拉克所更俄律宜守而不失五遷亞西亞土耳其之希臘教人數萬戶於俄地六希臘雖仍屬土第通貢獻不得稍事苛虐

俄責土耳其軍費土不能償乃以摩埒達瓦拉克西利斯低亞爲質初俄唆希臘叛土陰資以兵力屢歲不靖至是俄命男爵介波敵思低亞（前爲俄宰相）爲希臘總督監其國務

是年俄謀取排克但得（亞西亞土耳其之省名亦城名）其守將大闢來俄喬其和人仕土耳其命守是城其兄弟居俄爲商閩城宮弁奓喬其和人大闢素蓄異志欲拒土命自立俄知其情因其兄弟以通關遊時擺斯基未制尚規進取關提別之

大捷乃止

按古耳第斯且山居土耳其波斯毘連之界山民兩不相屬其酋長佤馬闍俄强暴乞波斯援護無俾俄人肆擾茲土

第六十七章（此章紀波蘭叛俄及交戰事）

俄屢勝土兵威愈震英奧二國深忌之函詰俄廷責其無故稱兵佔人疆域然斯時布法與俄濳通二國無能爲力於是俄轉與法謀攻英

按俄法欲攻英者謀弱其國使無權勢於歐洲俄可得土耳其法可得故德國地而布奧與賀蘭可共分哈那菲亞塞維雅西利西亞等地

一千八百三十年爲　中朝道光十年庚寅歲列國之謀甫就而法民再叛廢其王路易十八從約諡解斯時法人不欲與俄和好俄王亦怒其變亂謀集大兵輔助路易復辟徵兵過半波蘭遺民起事以興復國祚爲名前年俄王尼喀拉司至華沙五月二十四日再行冠冕禮（兼王波蘭故復行禮）爲二國之主兵民士商咸集王禱於天曰吾爲二國主當爭惠於波民與俄人無異如有苛虐上帝罰及予躬不敢望赦波人聞之悅二十八日闢議院王親臨聽議語甚倨傲議士以不使諸事上達王不省波人始貳旋聞法亂逐王民心益變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波民聚衆入君士但公之宮殺俄弁二人君士但公有衛兵萬人令毋戰率之出便門至城外大營駐紮波民刼鑄造局分礮械衆推蔡多利斯基王爲首以克羅必劍爲將軍使語君士但公曰波民不得已而反願求撫慰君士但公曰吾不能主其事若輩好自爲計卽率兵退屯伏希尼亞且具以狀聞於朝十二月二十四日俄王宣諭曰波之姦猾煽動頑民甘言誘惑圖謀不軌致累平安百姓枉遭屠戮爾波人豈不思從前困苦迨孤嗣位克享綏安爾旣稱亂亦惟恭行天討張我六師乃猶使人乞和儼同列國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其普諭遐邇咸使周知三十一年正月初十日波民亦傳檄曰波之議院素秉權衡獻替可否下詢芻蕘俄逞其私輒相箝制彼乃自主之國與我波人難合爲一蒸黎困苦極矣其狡黠者承俄風旨官以賄授忠誠之人身陷囹圄無由解免天啓我衷同伸義憤如能除俄苛制以從波舊民生幸甚

按斯時波人共有步兵五萬馬兵一萬礮一百三十六尊其自計與强俄相持正猶驅犬羊而敵虎豹明知必敗況無援助之人英法既不預其事而奧布二國各緊兵六萬分守所得波地且傳諭亂民曰吾等界內如稍

245叫 94.5

45A

步溢援師當提兵進剿故波人不敢越雷池一步亦可

哀已

波人更以賴其末利爲將軍而使克羅必劍副之

按賴其末利爲犁奐阿尼亞黨之渠俄嘗賜其銜曰使

徙安得烈與布王有戚誼舉以爲尊冀得布助

二月俄徵兵十二萬以提別之爲大將軍討波人俄兵由那路河及蒲克河之間涉冰以渡冰忽解欲改道從其左以進波人聚議欲乘更路之際先擊俄兵華沙如不能守不如燬之且開犁奐阿尼亞肓蠢動意可與之聯合亦使人乞土耳其爲援以分俄勢賴其末利不可集兵守百雷囒（在華沙之東）俄提別之使男爵伯倫率兵三萬先進十九日退波渠瑞姆薄克於米羅斯奈之茂林徑窄僅容一騎人相對耦戰皆奮勇力持俄爲擊退者數四仍復進攻乃以巨礮轟敵波人散走遁至嗎拉哥（距戰地僅一西里）有爲未斯士勒江左卽茂林後通華沙僅一橋可過提別之至欲佔茂林二十日復戰俄練兵先進波用鎗劍（火鎗旁有劍）奮擊俄兵三退乃令馬兵衝突波見之以礮兵結蛾眉陣橫斜迭轟（此陣最兇無可逃免）俄軍死者枕籍戰鬭一晝夜半（計十八時）提別之諭敵俾與尸掩埋而再戰以三刻爲期乃各歸壘疲甚息兵三日俄後隊皆至約共十萬人二十五日黎明列陣克羅必劍見俄兵倍餘於波下淚（此淚非畏懼念不能敵俄）乃曰何以拯國之傾覆波人分三隊左守茂林右屯嗎拉哥中軍出戰有民兵持長桿鎗刀協助克羅必劍諭左隊長斯米斯基曰宜死守茂林兵雖殲不可棄也是日巳初提別之集馬步兵先攻茂林斯米斯基中傷而死波人敗走俄兵復攻中軍克羅必劍以鎗劍擊茂林之俄兵俄不能守退去克羅必劍乘俄潰敗召馬兵衝擊其弁路便思堅辭曰未奉賴其末利之命不可搖動克羅必劍大恚軍士請所向克羅必劍忿曰爾曹詢賴其末利可也吾惟死於戰以報國耳乃身先士卒馳赴俄陣創甚仆地波人扶掖以去時俄薄王桊卻思可率練兵二萬五千人繼至途遇波人邀截爲其所圍以計紿之得出與提別之合俄亦用蛾眉陣擊茂林之波人波中軍弁斯克尼堅不支仍率兵退提別之擄輕礮五十八尊攻敵令馬兵一萬五千隨其後斯克尼堅結陣以待馬兵衝之不能入屯嗎拉哥（波右隊）兵弁瑞姆薄克爲馬兵所擊退至百雷囒時波之別部將軍顧苟伊堅屯北便擁兵不至望救之心始絕瑞姆薄克退兵甚艱沿途屍骸遍地車乘紛馳哭歎之聲徹夜不絕百雷囒有礮臺爲民居林樹所蔽將焚屋宇婦女老稚相攜號哭而出斯克尼堅令步兵各歸隊伍未幾俄弁埃耳薄得率馬兵

馳驟而來波人奮擊俄兵大敗有入泥溝不能遽出者波人悉殺之斯克尼堅與瑞姆薄克議欲乘夜攻俄賴其未利曰不可未斯士勒堅冰已融春水方生橋壞難行不若退守以逸待勞之爲得也時俄提別之亦退守茂林

按是日交戰波人死者五千人俄兵死約一萬而武弁殞命者甚多

未幾未斯士勒江水大至（因上流冰融故）息戰一月惟波馬兵弁隗尼克英武出羣率部下馬兵三千時相攻擊於月之十四十七等日遇俄馬兵皆二萬爲其所敗三月初二日遇俄華登拔藩王於布喇味俄馬軍大敗而適有嫉其功者不令出戰使守柴磨斯時波人復於華沙聚議咸云賴其未利不勝大將之任而賴其未利亦謙讓未遑請避賢路於是有舉男爵擺克者（前仕拿波侖爲將軍）紳宦則舉斯克尼堅軍民則舉隗尼克克羅必劍創傷未愈亦曰斯克尼堅可當斯任也衆從之

按斯克尼堅膽略才識皆有可取每於郵聚間論民安堵毋恐停車慰藉臨戰亦甚勇往惜處事迂緩致誤機宜其始當大任正値水漲息戰欲與提別之議以良法以拯生靈使達其情提別之曰吾奉王命收取波地餘非所知也斯克尼堅乃備戰務

三月三十日波領軍將軍斯克尼堅於是日中夜密遣軍士潛攻俄壘卽刻啓行（波人亦皆熟寐無知其事者）令於百雷鳴橋上鋪設草氊踐踏無聲天未明至茂林適大霧漫天屯守之俄弁奇斯邁及其軍士皆高臥未起波分兵於林後夾攻俄軍驚亂奇斯邁欲斂兵拒戰不及遁至林後遇波人僅以身免軍士爲所殺傷及被俘者無數奇斯邁至兒倍惟堅（此乃鄉村名其地亦茂林礮馬兵皆無用俄屯兵一萬五千人）入羅生營斯克尼堅追至羅生（聞五千人之弁）以礮擊之波進如故亦以二巨礮還轟步兵隨至俄軍退走壘爲波人所據是役也俄兵死者二千人被俘者六千人失巨礮十二尊軍械糧餉甚多波人死者僅三百八三十一日波馬兵弁路便思堅追俄兵及於冥斯克葛路先擄其兵五千人以歸四月初十日俄及波人戰於伊嘴尼（亦村名）俄皆伐奈獅兵（此兵嘗攻克伐余剌悍無敵俄王故賜此號以矜其勇）與波弁樸隆乾斯于戰俄人大敗棄衣械而潰亦有降者

按此時斯克尼堅督令軍士修橋故不卽至樸隆乾斯千久待未到不得已出戰大敗俄兵若斯克尼堅大兵四集俄可盡殲又何爲遲疑不進哉又大兵之後必有大疫斯時霍亂之症頃刻殞命其病始自印度北至西比利亞南至新賀蘭延及中國北地西越喀斯片海自

245 III 94.5

喬其和踰靠喀蘇及莫斯科俄兵傳染至伊噶尼村延及波人二國戰士死者尤衆較諸効命疆場更爲慘速人亦何不幸而生於其時哉

時隗尼克屯柴幕斯伏希尼亞北陀利亞（皆故波蘭地）烏克雷（克米利亞相近）三省之豪俠以救佃奴爲名謀爲內應隗尼克許之令待時而動四月十六日俄弁路迪克率兵九千人與隗尼克遇於婁利尼利波人馳驟而至俄兵敗走獲其巨礮八尊次日隗尼克至北陀利亞路迪克與兵弁益斯羅非合追波人裨將羅得亦至隗尼克往各羅特懦知俄兵躡其後乃駐魯林哂（波奥交界之地）以待二十五日路迪克至奥地（喀利斯亞省境）二十七日黎明大霧霧散隗尼克始知被圍（時俄兵二萬五千人）遁入奥境奥人圍而拘之下諸獄經過之地咸稱隗尼克忠勇兵民優禮相待有解其衣鈕而著於己襟以示愛慕者於是伏希尼亞三省安堵如常不敢騷動矣時密格勒公統精兵三萬駐蒲克河之東（與提別之隔河屯紮）

按密格勒公麾下兵弁皆權爵親眷之人斯克尼堅如能鼓行而東擊敗其衆波事或尚可爲乃逗遛不進是誰之咎歟

五月十二日波斯克尼堅始進兵（共八萬六千人巨礮八尊）欲背渡蒲克河不便提別之知其渡十四日令路便思堅以萬人屯守河西毋使提別之得渡自率兵二萬至羅沒柴遇俄兵七千人擊之俄弁薩庚拒敵波人分兵使奇喇噶得守羅沒柴俄兵退與密格勒公合密格勒度波必來襲潛移軍就提別之追波人至已空營矣提別之聞對率兵往援先鬧路便思堅波人勇甚與持鐮兒兵皆潰圍而去二十五日夜半斯克尼堅退至阿斯多倫卡（其地臨納路河）路便思堅隔河屯守是日密格勒公與提別之合兵二十六日晨提別之統全軍至阿斯多倫卡前臨沮澤並有小阜波路便思堅率馬兵戒明斯基領步兵皆整軍以待辰初交綏俄爲指麾陣柯薩克馬兵分左右翼進剿波人拒戰不支漸退欲渡納路河俄軍追至焚阿斯多倫卡波後隊爲俄所截不得出傷斃者衆河水爲之赤屍骼浮蔽午刻俄攻礮臺殺波礮兵波人死守不退斯克尼見之集兵力戰至夜波火藥盡（礮兵無用）馬兵往援陷澤中皆死

按是戰極勇波弁自戒明斯基吉基二百七十員軍士七千人皆死俄軍傷斃者萬餘戰場如塚纍焉

斯克尼堅退至華沙曰波蘭亡矣（即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哥斯塞烏鎮之言）事不可爲也提別之亦退至波都斯克屯紮時俄軍染疫死者甚衆提別之不能殄寇恐王問罪惟日縱酒沈醉至六月十一日以憂悸卒未幾君士但公亦薨

按二人之死有謂與懦非族奉命毒斃者然無憑證不足信也

俄更以擺斯基未制爲統軍將軍督兵攻剿擺斯基未制謀自未斯士勒江進兵（此自左攻波）距華沙百里有摩達林礮城（城在江灣西地）七月初四日俄分兵四路共七萬人巨礮三百尊持二十日糧以行令同時並攻（遠者先進近者緩行）適霖雨溪沼泛溢行路艱苦疫尚未未息死者不少

按斯時斯克尼堅如乘俄軍行路跋涉疾病死喪輕兵掩擊必能大捷乃按兵不動坐以待斃故波人怨恨而古苟伊究尤深怨惡將欲作亂時布人贈俄浮橋隨地可用而斯克尼堅惟歌詩祈禱有進謀者輒曰吾已有破敵之策無事公等借箸也吁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波人聞擺斯基未制將至八月十九日聚華沙酌議以古苟伊究爲首請速戰以摧其鋒宥明斯基請分兵往波的喇克運糧接濟又有議棄華沙而至犂究阿尼亞暫避者眾從宥明斯基言分兵之半運糧（分則兵愈單弱天奪波之魄矣）更使喇摩尼那率兵二萬護之路便思堅率兵四千屯布拉克爲之援時俄新兵繼至共十二萬人聞波分兵約九月十六日決戰波人寡少不敷守備俄兵攻礮城皆退走古苟伊究募民兵二萬使弁統之有姦匪謂驅不教之民以敵强俄是猶驅羣羊而入虎口也由是民兵皆散歸（華沙城西近處）先一月擺斯基未制使將軍勃耳克招撫波人使各解散免罹鋒刃波使柏隆乾斯基往見古苟伊究及諸議士請來奉俄王詔諭事不足憑乃辭之次日天未曙擺斯基未制令給軍士火酒（即白蘭地）以壯其膽黎明排巨礮三百尊轟而進俄弁古智魯特斯攻五賴（城名）相近礮臺及土壘第一礮臺已爲俄奪守第二礮臺之戈登（本蘇格蘭人）預藏火藥於下火發戈登及俄兵皆死於是俄弁伯倫攻五賴之前古智魯特斯二人攻其後軍士乘醉直前城壞守弁鎖馬斯于知不能禦入大教堂誓死弗降俄兵至力屈被殺日中俄人入五賴置巨礮百尊於堞以攻洸斯得（近五賴洸城）其守弁裴姆久主礮務發必命中是城有礮四十尊俄兵來攻擊之死傷載路俄兵仍退駐五賴波弁鎖的克揚圭礮（即大藥礮可擲擊人）買賴久斯基（亦波兵弁）率第四營兵（營名精兵）以鎗劍攻擊俄兵不支退走適其援兵大集波人棄五賴守洸斯得波礮弁水倍拉斯基守七十二臺（俄臺名）以巨礮橫擊五賴城上俄礮百尊盡壞俄人患之將軍費德率兵二隊攻七十二臺中途波人邀擊殺俄兵頗眾宥明斯基復以長鎗步隊攻之俄兵敗退回五賴俄馬兵出城驅波步隊波人退馬兵遁追波人還擊俄兵復大敗死者千餘人逃回者僅

馬三十匹而已未幾俄新至之兵再攻七十三臺伯倫及古智更舁巨礮置五賴城上以攻洗斯德步兵繼至佔其二礮臺縱火焚城外廬舍波人驚亂是夜俄兵入洗斯德波人巷戰死傷互衆隔三下波諸軍棄華沙退保伯勒克華沙民商乘夜逃竄未幾伯勒克亦降波地悉平

第六十八章

（此章紀俄虐待波蘭遺民及希臘教分黨並女教士受害事）

波人既就款於俄如闘敗困獸伏於足下生死不能自主俄王尼喀拉司怒其叛亂嚴刑峻法籍制其下改波蘭爲省凡迹涉疑似稍預其謀者皆解往西比利亞及靠喀蘇山勒令充兵父母兄弟妻子四方離散遷波人三萬至靠喀蘇開墾荒蕪（地與波斯毘鄰）無許隨帶眷屬其中多權爵紳富及士農工商妻子無人養贍乞食於人見者悲之充者令入柯薩克隊爲兵

按俄之虐待波人非僅洩忿一時至今爲烈矣查俄民入選充兵例於千人中選五人二年一選本已困苦不堪其於波人則每年選擇千人中抽取十人是四倍於俄矣

俄除波蘭舊制禁士民言語用土音（使波人不至有故國之思）悉從俄人方言書院學塾咸習俄文時有士子及諸少年潛收偉埒那用波土音問答爲邏者所執縶諸馬尾曳去充兵一千八百三十年三月俄王諭波人自七歲以上十六歲以下凡窮困及無父母者徙置邊地

按斯事初恐人知猶於夜間入人家內拘其幼孩繼則竟白晝刼奪是年五月十七日有長車一隊內置孩提無數將解往西比利亞展輸之際其父母號哭攀援願與偕行軍士怒毆傷踣地有入車下甘爲輪蹍蹂死者見者酸鼻甚至各處學堂寥落無人孩童途中僅食粗饅有病卽棄置於路旣斃其饅尚在其側俄王恐列邦譏論宣言謂此貧苦已甚之幼穉安置西比利亞延其生命

斯時旅波之猶太人受俄苛虐禁其商賈貿易無計謀生於是私闘質押及鬻舊貨物爲餬口計而已所居之室柯薩克兵驅之出擲其器物於外勒遷於俄之西鄙分其人爲隊（老幼男女皆在其內）軍士督之行稍緩者抶之以梃食不能飽病則棄之卽父有疾子不能侍驅之疾走如驅牛馬將届徙地凡所生子六歲以上悉奪而別令豢養待長而爲兵死者無數先是一千五百九十六年時希臘教之在波蘭及剌突阿尼亞者別分一黨號曰合衆希利尼會以羅馬教王（卽天主教）爲之主而不屬於俄王俄以爲教可分國亦可析乃嚴禁黨人猶不悛尼喀拉司縱令軍士隨七敖攻

捕殺其黨渠拘合衆人左手執鞭詢之曰爾悔改乎曰願改則稍撲而釋之否則閉於空室下置濕柴薰焉濃煙破室幾悶死則呼曰我亦願改則以鞭驅至教堂令食教餐如始終怙惡解往兵村受苦以死並禁羅馬教不許用其書宣講（無論罪之輕重願改入希教即可赦）違者逐出境外又諭民間誕生子女如逾十二時不受洗禮卽罪其父母至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合衆會之主教及其教士大半反正認罪乞王恩赦從之

按俄廷日記注紀此事王甚喜悅嘗賜教堂大功牌一方上鐫一千五百九十六年希臘教因強橫而分至一千八百三十九年更以仁慈而合

時敏斯克地方主教西買斯柯反正後勸諭排斯勒（羅馬教著名之聖徒）教堂女士仍歸老會不聽乃籍其女士三十四人解至未的斯克教堂任役使之勞女士夷然就道絕無怨悔至死不二焉

史氏曰天下之教分邪正而已正者固可感發人之善心邪者亦能誘惑人之佚志在上之禁遏與否惟視此耳若希臘羅馬二教其大旨勸人悔改崇拜上帝俾進高明之域不至沉淪罪中禮節雖殊源流則一亦何事強致爲哉所以然者身居乎下乃不以俄王爲主教之首而以教王爲統教之宗斯則昧爲下不倍之義矣甘於戮辱不悔不亦傎乎

第六十九章（此章紀伊買友理論吉爾喀先形勢並俄與交戰事）

俄素欲得弗喀蘇山地以通波斯及中亞西亞之路嘗一千八百二十九年時俄弁伊買友理登歷巖巔渡越溪壑窺測遠近知其山川形勢並民情俗尚著爲論說歸國後奏俄王曰弗喀蘇山綿亘約二千里自黑海至喀斯片海蜿蜒相接水草肥美宜於種植牧養高峻通計約千丈居民數種自相雄長各不統轄惟吉爾喀先一種最爲強盛性情剽悍器械精良土產良馬習於馳驅酋曰帥米利所轄丁口約二百萬皆矯捷善戰不受俄命嘗言其祖著有大能四屆之地皆遵約束故桀驁不馴之性未可以威力制也山之中更有依勒勃魯山高一千八百丈登之可以遠眺山南爲挨勃介西雅一種地尚平坦可行（黑海之旁）人情怯弱貢獻於俄山東則的弗列斯大路（半爲波斯所轄）有古立克種亦受俄轄山西北與俄毘連峰巒陡絕攀援難登巖石嶙峋溪澗衝激且多橫塹絕路馬兵絕無可用之地與人交戰先不攻擊步步退讓及敵攀躋力乏糧械不繼必漸退下乃自上衝至輒爲所殺樹木叢雜伏兵亦易向西有大葛白埭種俄雖與往還羈縻而已西北雖有別族惟帥

米利雄踞其地恒因細故與俄爭戰俄不能勝且時下山攻掠俄人防守甚嚴沿途設五丈高烟墩並建瞭臺輪班觀望有警燃烟互相救援夜則使人擊柝巡邏迨旦礮臺週密皆柯薩克兵屯守而吉爾喀先人突如其來猶遭其害幸各族分爭勢難遠攻設智者出聯合爲一侵擾吾邊朝廷將有宵旰之憂乞王命將出師相機進剿收取其地以通波斯及中亞西亞之路俄王嘉之

按伊頁友理論奏恰中事勢然恃險負固之流可德化不可力服也

當一千八百三十五年時吉爾喀先馬兵五十人突至柯薩克兵屯地鈔掠物畜馳驟二千餘里飽載以歸無敢攖之者時或竄入黑海傍岸之區礮城俄兵不能敵虜人民咸遭荼毒一日有吉爾喀先兵弁一人一騎馳往阿奈巴（本土耳其地爲黑海口岸俄人佔取）城口侮辱俄軍曰爾等皆婦人曷不出而與我戰乎我雖一人不懼爾也俄以礮擊之不中彼卽以手鎗回擊而去先是阿得犁亞那珀埒俄土立約載有准俄保護吉爾喀先俄王謀收其地以官爵財貨啗其酋首族長皆拒弗受欲脅以兵威使攏斯基未制爲彝喀蘇總督一千八百三十九年俄兵進挨勃介西雅攏斯基未制駐古排之外遂爲之援吉爾喀先人出戰俄兵大敗失軍械士卒甚眾次年大葛白棣民介地磨喇自稱先覺人糾眾叛俄從之者約四千人（各族婦人各一心）俄兵往剿反爲所敗未幾介地磨喇死晒密力代統其眾勢尤猖獗逾二年俄兵死傷益甚乃退守海岸之礮城俄築衢路自古排至瞿倫吉谷（彝喀蘇山之西支山名）以便行軍並募集新兵謀大舉攻吉爾喀先

按一千八百三十七年時俄王親至彝喀蘇使人持詔諭吉爾喀先各種酋首覲面商議酋果率其下來至俄王恫嚇之曰若輩詎不知吾有火藥可轟此山爲平地乎將軍費賴米羅夫語帥米利曰設天墜下吾軍士持鎗當之亦可使不墜於地其君臣驕妄如此於是吉爾喀先各種聞其言皆散歸

俄弁噶拉傚率兵六千人攻帥米利越三月不克喪軍七千餘人弁百二十員時俄兵稍進焚其鄉聚所恃者礮兵而已懼敵衝突卽時退出一千八百四十年吉爾喀先攻聖尼喀拉司礮城（此城新建故以俄王之名名之）據之守兵被殺殆盡未幾新築衢路及黑海沿岸礮城悉被佔去

按俄人從無大敗若此可謂勍敵矣當時俄地新聞宮報不敢顯登其事第云吾兵忠勇爲國捐軀而已

是年俄弁哥羅之音及吉爾喀先戰於伐里葛俄兵大敗

弁兵死者四百二十九人其別隊之駐得勒克者亦爲所敗糧械悉被擄去至冬軍旋軍士不滿四分之一矣時大葛白埭謀與吉爾喀先合兵拒俄俄人知之迅使人至賴排河建築礟城遏其往來之路大葛白埭人焚其室廬遁至賴排河對岸嗣後俄與吉爾喀先屢戰不勝俄人諱之故無可紀錄

史氏曰俄爲强大之國莫敢與敵帥米利特其險固振臂一呼吉爾喀先人踴躍前驅屢戰皆勝俄亦無可如何是以古昔聖王尙德不尙力蓋以力有時而窮不若德之無屆不服也　按英商船時至蘇治葛拉（黑海口岸）與吉爾喀先貿易當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爲俄督見刦而拘之曰爾遏接濟敵人英廷索之俄人曰吾提別之立約已將是岸歸俄乃反資寇糧耶（査其地實屬吉爾喀先非土亦非俄）然準諸萬國公法凡二國交戰之所不准通商違者裁拘其船俄何不以此答之退論地之屬誰乎

第七十章（此章紀俄英法奧布立約保土遏俄兵欲至紀伐中途回軍喀勒苟地歸奧及俄平土奧叛亂事）

時土耳其衰弱已甚埃及本土屬國王慕回麥德挨利起兵叛土使其子伊伯拉罕攻土之亞蘭佔之進屯小亞西亞屢戰皆捷遂陷果尼阿（君士但丁門戶）土人大敗而遁伊伯拉罕以重賄啗土水師提督及其兵弁戰艦皆爲所擄土廷不能勦禦英法諸國安於局外於是俄遣舟師駐婆斯弗拉斯（此小海灣在君士但丁之外）謂伊伯拉罕曰爾如復進吾必擊之伊伯拉罕懼對曰大國之命吾何敢違當一千八百三十三年時俄土立約公私各一公約載二國互相保護以禦外侮私約載太丹愛而斯口岸禁止列國船艘祇准俄艦出入

按此約極有利益列國兵船不能進黑海非但土可無事俄地亦得平安宜列國探悉其事起而禁阻也

時伊伯拉罕按兵不動安撫所得諸地至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埃及復進兵英法遣兵往援七月二十七日英法俄奧布五國立約共保土耳其論埃及息兵伊伯拉罕曰願以埃及爲自主之國而割亞蘭挨大南畀埃

按斯議惟法廷允可英人拒之俄亦不從其請法人旣歸俄英奧布必欲保土全境毋致割畀乃相約往倫敦詳議

一千八百四十年爲道光二十年庚子歲也列國使臣咸集英京聚議俄使者男爵勃倫耨曰土耳其如有危險俄兵可否由婆斯弗拉斯以保君士但丁（仍欲如其私約獨擇其權）英侯爵擺沒斯敦曰俄如從北而至我英亦可自大丹愛而斯南路以進共相保護勃倫耨曰此言未奉王命不能遽許

245冊 94.5

責將俄入北路先載約中餘俟續議擺沒斯敦曰吾亦未聆王諭不能任爾入保也語漸相忤英使欲俄失署不入北路之押勒倫耨患之潛使人回奏其事俄廷集議謂姑許英由南而入我尚不至退處無權於是允之約內並載土境無事不論何國兵船不准出入俄土所立私約作爲罷論約既草英以兵擊埃及埃兵再敗乃求和以亞蘭拔夫南還土准其自主傳位等事各罷兵歸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列國署押法廷預焉前年俄使卑洛司紀率兵六千謀取阿倫拔驅駱駝六千四以行兵至紀伐（土克斯旦屬地距阿倫拔千二百里）沙漠無水氣候亦極參差寒則凍凝熱則酷暑欲行其地須俟雪消水落方可前進俄兵就途風雪交加死喪甚眾乃議旋師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俄王如英至倫敦與鐵公韋林德男爵秘勒之晤談縱論時事及土耳其必以保全爲要王歸著籌安論以寄英之外務院侯爵挨勒提拉其略曰保土耳其全國使歐洲共享昇平必列國不貪不私互聯脣齒設有齟齬婉爲勸導一國負慫五國公論其失彼必允從不至妄逞干戈爲今日計莫若吾五國共勸土廷毋虐希臘教人亦諭希臘曲意恭順須盡事大之禮如有不虞英俄酌議善策首先援解毋使釀成大故此保弱恤小之道也英人讀之以爲其言甚美（不知內藏詭計）鈔寄法之外部使共閱之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喀勒苟（故波地與奧毘鄰）民變聲言窮困無資宜使有無相通乃聚民兵二千人（皆持鎗刀矟）推男爵擺得拉斯既爲主奧守界弁戈林遁走喀勒苟人遂欲再建波蘭克復故地奧廷使格利西亞之農人至喀勒苟（以農人攻農人）縱火焚掠戮其妻孥戈林亦增兵至圍其城擺得拉斯既使人乞和相議未決俄軍繼至越三日布兵亦至英侯爵擺沒斯敦宣言曰若俄若奧若布皆明敵異常無俟瑣瀆昔維也納共議立約波蘭故地俾立自主之小國若此條作廢餘款亦不可行矣法外部亦使人至奧京謂如違條約則叛者信有罪矣如不循所議恐滋叛者以口實也是年四月俄布至維也納共議六閱月不決至十一月初六日議始就奧相麥德尼克使謂法廷曰喀勒苟爲自主之國亦無不可第意存叛亂收匿亡命爲逋逃藪若不翦除奧國先受其害何能使之自治今俄布合議願將是地歸奧敢佈聞之十一日俄布撤兵回喀勒苟入奧

按喀勒苟叛後二年法國亦有變亂尼克拉司欲起兵助剿未行而俄民亦結黨聚謀有蠢動意彼得堡新聞紙稱泰西謀叛之風又至我國昧良之徒藐國法侮聖教流言惑眾謗讟橫施幸王舉動機慈兆庶愛戴教院

245册94.5

又相翊助一時不能滋蔓其黨中少年數人著名兇惡無賴誘脅愚懦爲之爪牙嘗欲廢王自立以勢衰而止事露王命廷臣查辦五閱月而罪人斯得有司定爲首之二十一人處死脅從者請赦之行刑之日斧鉞前導王令引當死者至前曲赦不誅遣戍西比利亞是年土耳其之蒲克勒斯得叛七月三十一日（西歷無閏小建三十日大建三十一日）俄使謂土廷曰吾必助王王無憂也

俄以兵討土人之亂蒲克勒斯得降乃與土廷加立條約權勢益盛未幾亨格利（亦作娛革里其民稱麥格約斯）民亦變推喬其依明爲首逐監守之奥使奥人與戰大敗者二次寇勢轉熾至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初八日俄王傳檄救奥略曰天降喪亂於歐洲洪惟我民自作不靖法人變叛馴及土耳其俄之頑秀輒相效尤天誘其衷罪人黜伏今奥地又見告矣孤不敢自逸自康爰命大師進討其罪仰惟上天悉愛必能佑助用殄兇惡以綏善良其宣諭孤意咸使周知俄擺斯基未制統兵至奥與亨格利人戰小捷二次乃以重賄陷喬其依明並以利害說之八月十二日潛會於未勒哥斯十三日喬其依明宣諭其下曰兵凶戰危吾非不能再決勝負第不忍吾民肝腦塗地故甯乞降以全生靈乃率兵二萬四千人並巨礮一百四十四尊軍械糧食悉獻於俄俄弁路立葛驗收登籍越五日俄王復諭曰我俄開國以來作事悉臻聖善列邦以下叛上而不能制者靡不迅整王師以遏寇虐事平之後仍將土地畀還即今亨格利一役其明驗也如叛人悔罪投誠亦可代其乞赦俾獲安康無致自疑以阻向化之殷將此通諭知之時亨格利別部將軍柯蘇德知事無成歸其兵於喬其依明自率麾下文武並精壯五千人奔至土耳其之味亭俄奥使人至土索之駐君士但丁之英使史得福德（名蓋甯姓）告土王曰人以窮而來投奈何執以畀敵絕歸向之誠貽後來口實竊爲王不取也土王從其言俄王復謂之曰天下之惡一也王如不畀孤將親至君士但丁請命惟王圖之史得福德乃召英水師之駐大丹愛而斯者入衛土境俄奥聞之更使謂土王曰土必欲庇柯蘇德可徙居遠方毋鄰亨格利以相煽動土王遂命移屯古帶洽（土之東偏在亞西亞地）居二年美國伯理璽天德（即美王亦號總統）請於土王曰敝國地土遼廓水草肥美乞令柯蘇德至美當擇地處之土王允諾於是柯蘇德率其部入籍於美其願隸回教者留居土境不復從去

第七十一章（此章紀俄土構怨及英使訖馬耳論保土事）

俄廷覬覦君士但丁恆有觀釁而動之意適拿波侖有姪

曰路易拿破侖法之不逞奉以爲主推爲伯理璽天德（此尊號惟法美有之）時古猶太國地爲土廷所轄稱其地曰聖迹之區（因耶穌基督生於猶太之伯理恆被害於耶路撒冷）散處各城之希臘羅馬二教人互相爭競各不相下羅馬教王嘗謂希臘主教曰斯地居人誠爲爾民而疆宇則屬羅馬教爾豈未之知耶一千八百五十年即道光三十年庚戌歲正月英使者侯爵（因功而新封者）史得福德仍駐其地見希臘教人遇事爭先（俄使之然）羅馬教人以爲持平則可（謂法廷之意）俄使臣四秘克謂英使曰此第爲教中田產相爭耳本有條約可稽希教之地皆俄所轄也法使賴伐雷堆曰惟平則和吾國恪守斯言俄若恃強妄行亦惟向吾王乞兵相援英使曰國家之事惟和爲貴若舍玉帛而事兵戎非使臣所敢知也俄王聞之謂英使（駐俄之使）洗馬耳曰法人欺辱吾使吾必有以制之乃密使孟啓谷王如君士但丁既至不即謁外務院惟與其宰相會晤亦見旅居之希臘主教酌議時事久而不決至四月二十日宣言允洽俄外部大臣南思羅得信之五月初九日孟啓谷王出其隨帶文憑向外務院議事臚列三款一凡猶太境內及土耳其地聖堂田地產業並希臘教民俄宜獨主他人不得預涉二君士但丁之大教堂亦歸俄轄三希臘教人如有困苦患難由俄駐使理處定其曲直土王

曰爾王有言保全土國今吾之人民爾國可以管理是構分爲二何保全之有遂將其議宣告列國於是咸知俄人欺詐英法布奧聚於維也納會議務使俄土二國仍敦和好先立草議郵寄呈覽（俄土各寄一紙）其草內首款即推俄王爲希臘教首教中悉歸轄治（如俄王堅允故悅其心或可曲從別款）土王閱之詫曰此乃自開釁隙使俄乘間而入也乃更其草謂土之希教不受俄王管理四國從之改議致俄俄王亦不許謂洗馬耳曰土乃孱小之邦何能曲從其言哉南思羅得亦曰爾國何以與土商酌而偏徇其請耶

按尼喀拉司之意欲土廷遣使至俄惟命是聽而土王以受制於人不可爲國決計不允故四國使者議至數月迄無善策（一保土爲全國一使俄王能從其言）各散而歸

俄孟啓谷王由君士但丁退至白薩拉避亞集兵進摩埒達非亞及瓦拉克諭其民曰本爵非爲攻戰而來希臘教人陷於水火吾王時切殷憂故取斯境爲質若教務安輯吾王泰然即舍此而歸爾時俄以水師突入黑海之西那畢（海口岸名）乘土不備襲其戰艦（並未宣戰何得掩襲）土船盡壞英廷聞之大怒函致洗馬耳使讓俄廷曰俄爲大國何乃行同盜賊也於是英法合兵水師至大丹愛而斯諭守黑海口之提督毋許俄船駛行凡接濟礮械糧食之舟悉行禁止俄

王亦怒使謂英人曰黑海吾分宜出入何故截吾舟艦設土耳其運載軍裝粮糧截諸行乎英答之曰土如以戰艦攻擾他邦亦必阻之若運糧械以自保彼國弱甚何可助虐（法廷同書大略相同）俄乃召倫敦巴黎之駐使回國

按彼得堡新聞官報稱俄保希臘教人英法早悉其情何乃忽與為難俄王函詰英廷其意亦同然俄土立約以保全土國使不分析為務至此陰謀盡露人皆知俄情之叵測矣又俄人嘗與洗馬耳私議土如病久不起回生無術必至奄斃不如早為之所尼喀拉司亦曰吾所慮者英也若拿波侖第三吾視之如草芥耳然俄亦與法謀分土耳其地將以賴納河旁數城畀法法人拒之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即　中朝咸豐三年癸丑歲正月十一日英使洗馬耳函寄倫敦外務大臣侯爵洛斯畧謂初九日吾見俄王極承禮貌且謂吾曰我願與英永為友邦此語我曾屢言之矣爾可轉達外務大臣若我兩國輯睦其餘不足懼也惟歐洲之東土耳其強項不馴日後恐為二國之害奈何語畢執予手珍重再三將別去吾忽自念斯時可進一言遂奏曰外臣乞王大恩未審王能宥諒否曰第言之吾曰王有嘉命俾致敝國之外部但敝國所憂者因土耳其削弱不能自立如荷王賜以慰藉之言外臣得達於敝國何幸如之王微笑曰土國傾覆我兩國不能以風馬牛相待善後之宜正需先事綢繆也吾聞其語知中藏詭譎不肯明示則又曰誠如王言外臣雖愚亦作是想也王又曰吾誠與爾言土國之疾革矣須歿在即我等不先為之備可若何予知其將去乃曰王之恩大矣願逾格鑒諒外臣更進一詞土病垂斃第需待以溫柔施以慈愛或可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王瀕行曰異日當邀卿共話詳論其事可也王去後予詳其問答書未竟適遇奧使謂予曰頃晤王言及土耳其事謂必與英合與爾所言悉言之其意固視英甚重也予聞奧使所述及俄王言竊以為俄欲與英合者合於土既敗亡之後不若及今未敗英與俄合以拯其難且就鄙意論之事際兩難英若不先與俄議日後欲濟艱危彼將曰未與吾議何得遽行若預籌保全是速俄之攻土也如何則可幸抒良策次年正月十四日俄王召洗馬耳入宮諭之曰卿亦知前王喀特林以拓土為事竭力經營然吾無是心疆域遼濶統御維艱若更式廓彌增危惕土耳其與吾毘鄰初不忌其強盛（言不懼其攻戰）惟彼境內希臘教人數百萬口理宜保護前經載明和約吾安能卸此重任近今土勢寖弱漸成痼疾如一敗不能

再興猶一死不可復生也迨至其時恐滋變故盡預爲籌及毋睞先幾此吾心也洗馬耳對曰外臣過承優渥王之所論眞實無妄外臣敢以眞悃相陳吾英亦知土廷必敗然於未敗而以敗待之是猶未死而以死視之也斯則英人深惡而爲外臣所不忍言乞王鑒之

史氏曰俄欲佔土所忌者英耳故欲與英共分其地第俄王前往倫敦已知英人以扶危保弱爲心礙難與洗馬耳直陳其事詞語在隱約之閒洗馬耳早經洞燭隱相抵拒不亢不卑可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矣

俄王又曰吾視爾如友言皆由衷若英俄協和亦不慮他國得預其事吾今與爾實言設英人欲往君士但丁染指其閒吾必不許非謂英人決往聊與言明免致他日滋怨吾亦不覬覦其位如因護持教民不得不往恐滋他族實逼處此則必以重兵鎮守式遏宄虐也洗馬耳曰土卽敗亡英誠不欲先事計及愚以爲斯事俟後議之未爲晚也遂辭出卽致書洛斯曰俄王所言頗摯意在必爲可知矣吾英若置而不論彼獨擅其利不能措手其閒誠爲非計願賜回柬以慰盼懷二月二十日洗馬耳與王夜宴王詢之曰吾聞卿函致倫敦已獲復音吾明日就覽之何如對曰翌日持書覲王當宣讀上聞第回書大旨與夙昔所論無殊王曰吾亦聞其大略轉滋憂慮以爾王不識吾之意也洗馬耳曰以吾英人所見似土廷之疾非不可療卽其奄斃亦不至若斯之遽必更數十年神亡氣絕今預爲籌及是速其死也英人所不忍言者外臣敢以實告王曰英廷所見尙未明確吾如再往倫敦必與爾執政詳陳其概庶可共喻使兩國明知意之所在吾言盡此矣洗馬耳復致書於洛斯曰俄王所言甚長吾祇摘要以聞第思俄王何以決土必敗以其有敗土之謀故土可危耳俄爲大國土必不支吾英宜早爲籌備吾度奧廷必與通謀當徐僉之次日洗馬耳持書進謁宣讀未半王止之曰誠與爾言吾俄不至久居君士但丁若英若法不容駐守其地亦不擴希臘之封使成大國并不瓜分境域爲數部落俾其自主或至潛通叛人徒滋擾亂如亨格利前車可鑒也吾志決矣甯使軍兵殲盡礮械無遺亦所不惜吾意詳白於卿爾英之意若何盡具陳之對曰吾英惟思仍其舊耳惟以保全爲務俄王又曰吾度法人必私通土廷以庇羅馬教人故不欲法乘權於土前經函致君士但丁如法恃強逼迫吾必助爾洗馬耳曰吾英廷亦不欲使法人得操縱其閒第王知防法王豈忘倘有奧爭恐未必安於局外也王曰吾言與奧王無異彼不吾撓也若土敗後吾以爲分土

不難（至此不能再忍始明言其事）摩埒達非亞瓦拉克塞維雅蒲克利亞宜爲俄有若埃及可通印度英當守之吾必不阻洗馬耳自計吾爲英使豈可受俄之愚因答之曰吾英地欲通印度之路埃及得享安康必不利其土地滋謗於歐洲也

史氏曰俄累世垂涎土耳其地始則削之使弱終欲佔之使盡英廷恐俄併土勢更强大難與抗衡其意則私其事甚公故志在存土使錯列其閒猶足爲俄顧忌異日與法連兵力遏兇燄土至今日倘得保其世守皆英之賜也凡與俄接壤者可不實整武備精益求精使其不敢妄動以消患於未萌哉

又曰洗馬耳抗論不屈義正詞嚴無隙可乘允足爲使臣之式

第七十二章（此章紀俄兩路攻土並在西那卑擊毀土艦事）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俄王尼喀拉司下詔伐土耳其略曰土人恃其險固殘害希臘教人呼籲號泣並告無辜於神明孤以涼德忝爲教宗是用控訴咸乞舉兵除暴以殺奢皃孤心不忍委蛇規勸至再至三乃棄絕我好背我議約褫我使臣辱我教長復事含容恐干天譴其以藩王哥得夾谷爲大將軍統飭戎兵相機進勦七月初三日哥得夾谷率兵八萬由約西入摩埒達非亞逐土守將使俄弁守之徵稅於民諭備九閱月糧餉七月杪俄兵至蒲克喇斯得是城之希臘教長率教士迎賀瓦拉克總督奇克恐民罹害示諭通衢以是地非土所轄宜同局外土廷怒褫其職奇克至君士但丁告其意乃釋不問俄兵徑進土境復徵新兵（每民千人選兵七名）至白薩拉避亞屯紮新兵遠道而來糧食不繼疲病居多時土亦分兵拒守使水利沒守亞西亞之阿那多尼亞（土省名）以防俄兵由喬其和而進命將軍倭麥（其人多謀善於戰守著名當時）屯歐洲要害嚴守黑海門戶及大丹愛而斯以保君士但丁

按倭麥相度形勢佈置得當較陸地之罷埒堪山尤爲難越

七月十一日土廷命倭麥守坦尼拍河英法二國共謀援土各徵兵籌備戰務時俄土尚無宣戰明文各海口通商如故由黑海運出之米麥商客悉可往來値秋風浪湧市舶漂失者以千數計駐蒲克喇斯得之奥使宜言俄土議和故不封禁口岸八月俄將軍路迪斯率新軍至摩埒達非亞軍士病疫延染民間（霍亂吐瀉之症）九月初一日土亦增兵八萬禦俄初五日哥得夾谷諭蒲克喇斯得曰俄兵之來爲驅除異端（指回回教）耳若有私通徇庇者殺無赦越二日執其紳宦爵位數其通倭麥之罪下諸獄（即徇庇異端）初十日駐

君士但丁之英法二使各召本國兵艦二艘泊婆斯弗拉斯（進君士但丁之北路海口）以備不虞時俄兵已至喬期佚城（担尼拍河之北）駐守於是米麥不能出口二十日俄王往華沙二十三日至阿勒墨制（奥地有城）會奧王法藍西斯約瑟王年尚幼棄議未決駐蹕七日俄王退回華沙

按俄已遣使屢往維也納密議更易數使迄無成效雖王親往亦未允行所議何事難悉其詳大約欲奧助俄攻土耳

十月土復增民兵十五萬（此皆土民憤俄强横自願爲兵以雪國恥非土王招募而來也）分隸各營土王挨勃吳勒麥直使告英法諸國函達俄王約期決戰俄王曰前爲土廷平蒲克喇斯得之亂加恩無已今可責償於彼也斯時土將軍倭麥演練兵卒招致法國著名兵弁及列邦知兵之士列於幕府謀從別津渡河而北攻俄以分其勢聞土王已宣戰函乃諭局外商船以二十五日爲限悉行開駛逾期不能出口十一月初二日倭麥濟河先飭弁兵嚴守申賴伐奈二城以爲聲援分兵自蒲克利亞渡北據小嶼（在味亭介喇弗得之間）屯守若欲襲俄兵之後者哥得夾谷是日欲過担尼拍河見之疑懼不敢渡而遣兵屯司賴低奈以防後路倭麥乃具小艇二百艘密泊喇思爵（地在河之南與喬期佚相對）中夜以三千人潛濟至倭勒得尼則（在河之北）距俄壘不遠天未明結營掘塹列兵嚴守並築泥城設伏以待午刻俄果以八千人來爭不能克初三日二國各增兵攻守如故初四日俄兵三萬土兵一萬八千人搏戰甚力俄進攻泥城土以礮擊之俄兵死傷載路後隊踵至絕不懼御將及泥城土兵躍出大呼殺敵俄不能當大敗而走土人亦不遠追（因俄有馬兵故也）是日俄兵死者千人土死者僅二十人

按土兵死喪何以甚少因距泥城六十丈河中小嶼曰賴没淡土人築有礮臺可擊攻塹之俄人即河南礮城巨礮亦能擊俄土以此制勝也

時倭麥駐土耳都蓋（地在河之南居喇思爵下與倭勒得尼則相對）以測遠鏡（俗呼千里鏡）窺敵謂觀戰之伯立麥（西班牙兵弁）曰吾特試土人之可戰與否及敗俄喜曰吾兵可用矣時屯味亭之俄兵爲耶斯買耳所統土更以四千人渡河（河之北即俄地）克介喇弗得其別隊取格勒賴斯（近倭勒得尼則及蒲克利亞）十一日俄將軍安克好德率新兵與土人戰於倭勒得尼則俄師敗績於是俄攻賴没淡（即河中小嶼）土擊之俄兵復敗十四日倭麥攻倭勒得尼則大掠城外（觀此時情形非俄攻土乃土攻俄也）是時土兵之守担尼拍河者西自介喇弗得東北至百雷噶屯營九百里倭麥知俄兵時有增益恐爲所乘乃潛斂兵使聚以壯聲勢並

令隨地隨時攻擾俾俄驚懼不能安駐乃議棄泥城而固守賴沒淡俄有大兵艦號弗拉得莫爾（古俄王名取以名船）泊蒲克利亞之海面十一月二十日遇土船之載胡椒者及埃及兵船悉擄以歸

按以上紀俄攻歐洲之土耳其以下則紀攻亞西亞之土也

土將軍水利沒守阿那多尼亞十一月十三日與俄戰於薩弗小捷（此捷難以確信）十八日俄弁安德羅尼及土將矮利（水利沒麾下弁）戰於過克疾格土人敗走是月三十日俄水師提督那既摩弗率大艦六艘並小船甚多突至西那皐（黑海之南）其地礮臺守備未固口內土泊大兵船八艘次者五艘其提督何斯邁猝為俄人掩襲守臺兵弁開礮轟敵敵擊已船俄乘勢攻之土船十一艘皆壞艙板浮散海口土水師及舟人共五千人皆死餘二大艦未沈俄曳之去至大洋亦沒入水何斯邁中傷未遁俄俘至思排斯得博居四旬乃死土舟中人得登岸者寥寥無幾俄艦亦微有傷損是役也俄未宣戰而陰行襲擊歐洲列國憤焉彼得堡聞耗王及大臣咸至教堂祝謝上帝（可謂娛誣極矣）獎諭水師各賚功牌有差時俄攻亞西亞之大將軍為籓王倍蒲多法自七月至十二月交戰數次互有勝負二國死傷皆眾惟八月間水利沒自喀爾斯擊俄反為所敗次日倍蒲多法整旅往攻土人仍敗有瞿杭者本亨格利人出奔於土水利沒知其勇而多材招致幕下與計俄事瞿杭曰宜速與戰即今日往可也水利沒曰今日無及矣明日犯凶不宜出戰初六日出師攻之乃集兵三萬五千人（俄兵僅萬八千人）由好除未利基燃炬夜行俄已偵知迨土兵到列陣以待水利沒大驚棄軍而逃瞿杭固止之不可（以重任將軍不及一膚）土礮兵已登山下擊俄軍聞土將已遁皆潰

按水利沒無故驚逃有觀戰之合眾（郎美國亦名花旗）人脫非同在土營目覩其事斯時土之步兵四十隊惟二隊與俄之馬兵略戰而走土礮弁帶希耳尙欲轟擊以獨力不支而止

土人既遁倍蒲多法欲率兵進攻忽聞吉爾喀先之帥米利以兵二萬人喬其和陷鐵弗勒恩紳爵皆為所擄（此為俄人思慮所不及已可救土人之危）俄地戒嚴倍蒲多法乃堅守不戰十二月土將軍倭麥諭弁兵沿河分擊俄人二十日土軍自葛勒格拉進攻介喇賴斯之俄兵俄棄城走倭麥曰斯地時疫侵染使俄守之待其自斃可也仍率兵退回屯喇思爵之地

史氏曰土倭麥之為將也審機度勢知己知彼可戰則

戰宜退則退固非特氣矜之勇而以謀略見長土得此良將何憂外侮之憑陵哉

第七十三章　（此章紀俄土在担尼拍河交戰並英法起兵救土事）

時冬季嚴寒俄土息戰旬餘土王挨白特勒麥直居君士但丁其臣民謀廢之別立賢哲法使的理合斯謂土王曰臣民謀叛罪在不赦如欲法人輔助召之卽至土王曰外患方深豈可又滋內變衆所不欲吾卽避讓豈可殘害生命爲固位計耶衆感其言謀遂輟時歐洲俄軍不能徑進復招新兵二萬分屯摩埒達瓦拉克以候調遣使將軍阿思登薩根（著名俄將）統之每進一舍必登新聞報紙以爲恫喝土人之計

史氏曰俄兵雖衆而屯軍之所自摩埒達瓦拉克直至奧境綿亘千里散漫難稽呼喚不靈徒以虛張聲勢爲懼敵計不知土有倭麥已逆料之矣

先是土兵屯至陀步喇薩之北陀步本爲曠澤泥淖下陷約三十里不必防守惟得雷善有牆（堅如長城）可倚以擊敵列戍六十里敵難窺越倭麥斂兵扼要以待俄人俄由蒲克喇斯得分三路以進（一攻介喇弗得一守葛勒格拉一下阿路打河攻土耳買）一千八百五十四年正月俄將軍非思排格率兵一萬五千（留七千人在後作援兵）欲攻介喇弗得行甚濡滯初五日至西帶低屯紮掘塹於後自固乞積增兵

按俄兵所行之程法兵可一日而至乃啓行後在路半月之久敵早偵知設備其輿尸而逋也宜哉

初六日土倭麥召兵弁阿克麥得憶斯美洛諭之曰俄兵屯西帶低據濠自守其將之無能可知矣俟其後兵未至爾二人可兼程而進奮力掩擊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敗俄必矣於是二人率步兵一萬馬兵四千悍卒一千小礮十五尊身先士卒而行留兵三千守昧亭三千守摩克末制已刻卽至西帶低郵聚路遇俄兵三千人攜礮四尊土先擊以礮路窄不能列陣阿克麥得首先攻敵軍士皆奮身力戰逾一時有半俄人敗退回泥城（非思排格據塹自固之城）土人進攻俄復退走俄後隊七千人來援擊土人之後土分兵相拒急召摩克末制之兵未至而俄人已敗被殺者二百五十人餘兵遁走爲摩克末制之馬兵所逐乃皆潰散土遂攻非思排格之壘俄人力屈棄壘去死者二千四百人傷者無算俘十二人巨礮四尊及輜重糧械皆爲土得土軍死者二百人傷者七百人初七日俄往攻西帶低不克次日復攻之土出軍奮擊追奔逐北俄退至斯喇低納屯紮（距西帶低數日之程）土亦退守介喇弗得有礮二百五十尊兵二萬五千人守備甚嚴對河之昧亭屯土兵一萬五千人互爲

犄角先是土大將軍倭麥於正月初五日渡河擊俄雖獲
小捷仍退回固守
按土雖屢捷第能自保未得逐俄人出摩埒達瓦拉克
之境則以衆寡殊形强弱異勢耳
時俄於嗎喇制（摩埒達非亞屬境）儲巨礮百二十尊喬其和亦存
百尊俄王知列國有援土意乃在磕摩雅地建築礮城預
爲之備是月英法各諭水師令逢俄艦迅即擊毀於是俄
船不能至黑海（俄本欲載兵至亞西亞之阿米利堅由是中止）而土軍得往亞西
亞喀爾斯（阿米利堅所轄）地已爲俄佔土王乃宣諭曰吾以三月
爲期當親統大軍駐蹕申賴助攻俄人諸軍宜努力同仇
以敵王慨乃先遣內侍八百人至阿得利亞那珀埒修整
舊宮並驅馬五百匹牧養其地初倭麥自擊俄退回至十
四日有疾土王令居申賴調養迅命醫士二人先後馳往
療治二十一二等日二人踵至視疾旬餘乃瘳是月俄使
兵弁思吉拉突斯至軍壘教士卒技擊攻城之務並令將
軍事據實申報思吉拉突斯具陳出師以來至正月杪敗
餒情狀俄軍之歿於土事者已二萬五千人
史氏曰俄自前年七月興師攻土距今半載耳並無大
戰殞歿何若斯之衆大抵饑寒勞瘁之不恤疾疫因以
爲患非盡畏於礮刃也以土地之故而糜爛其民王實
爲之謂之何哉又曰倭麥退居申賴不治軍事者二十
餘日其餘將佐料無其才俄曷不集兵乘機渡河進攻
各城土必有瓦崩之勢乃觀望遲疑擁兵不進肉食者
鄙未能遠謀有以哉

三月俄使男爵奧憒非至奧布二國乞助俄以擊英法之
兵並不許復至丹馬瑞典諭以戰艦協濟亦拒之曰吾等
祇可作局外彼此均不預也八月初二日俄駐倫敦之使
男爵勃倫厚駐巴黎之使計水雷干各回彼得堡時英法
集議條約勸俄罷兵息戰仍教和好書既就符奧廷閱視
奧王曰善亦列名其上致彼得堡斯時英法水師已進波
羅的海以英艦衆推其提督捺比耳爲主將一千八百五
十四年二月法陸兵五萬英兵二萬五千援土推法將軍
斯得扶那得主軍務法王拿波侖第三貽書英廷曰吾先
出兵五萬以拯土危後卽十萬之衆不難續往欲吾親刻
行閒亦無不可二十二日英兵先啓行礮馬諸兵居後士
皆驍悍惜器備糧械之員過爲刻減未能接濟云

第七十四章（此章紀俄土續戰並俄師敗衄及英法救土駐兵伐奈等事）

俄駐英法之使既辭回國二月二十二日君士但丁接聞
是耗王及臣民無不額手稱慶卽令馳報各壘及城衞之
所俾一律周知以壯心志時俄軍屯喬期伏未能得志退

至腷克散尼（地在約西及蒲克嘅斯之中約退六百里）築壘以待土人土人按兵不追二月初十日俄兵復至喬期伏城已爲倭麥所據十三至十五日屢攻不克死傷枕籍俄兵乃結壘以待大軍倭麥見其勢盛自度守此無益十九日整兵退出渡河回喇思爵屯守俄兵復入喬期伏摜巨礮於城上遙轟喇思爵日夜攻擊倭麥隨機應變終不得渡二月二十四日俄再攻介喇弗得亦不能進三月十一日俄新兵繼至竭力進攻仍無功而退倭麥知俄人愈衆恐喇思爵不守乃設計密令左翼兵由別徑渡河攻俄軍之右以披其勢吾兵無論勝負仍退回河南十四日土左翼攻俄右營俄未設備爲土擊潰及俄大隊來援土人已回三月初五日俄王諭哥得夾谷進兵毋致老師費糧哥得夾谷奉命欲渡河謀先取賴沒淡十五日率師往攻俄兵死者二千人終不能克是月英法各駛大兵艦一艘巡担尼拍出海之口（在摩竫達之地）毋許俄人封禁是年三月十一日英提督捺比耳始進波羅的海英王親送之俄王聞英法彙議條約謂宰臣曰此約吾何暇寓目必兵盡職財盡匱或可俯從其請也英法偵悉其情備戰益力是時法兵一萬四千人英兵半之皆由大丹受而斯登岸法兵先上復援英兵共登工十七日希臘謀叛土助俄（希臘人以俄同教且喜其庇己）法聞之以兵六千守雅典（希臘京城）希人始戢英使之駐君士但丁者移書於雅典英使令其啓沃希王宜查辦叛首以靖國家此皆莠民不可御也土王恃英法之助欲苛民之從希臘教者令剋日遷徙出境逾期籍其財產以充軍餉法使的理台斯諫曰不可此皆土之赤子宜區向背以定去留安可一律驅斥哉乃止

按英法雖已出師尚無宣戰明文亦未知倭麥勝俄之任故二國軍士由大丹受而斯上岸欲保君士但丁以固根本亦善策也

二十八日英法檄致俄廷曰土境自遭兵燹民人震蕩日夕阽危吾等奉命援救不能再忍王其諒之乃移兵駐伐奈遏俄人踰山之路四月初七日俄王函致英法並條約數款曰遵此可和也英法亦置之不論初俄之將攻土也知軍餉浩繁先期收國帑之存於英法者並禁擠銀出口往來悉用紙票每年度支所入約一萬二千八百萬兩兵事起則減三分之一（約可得八千五百萬）俄王恐不足用額外徵輸並捐就莫斯科輪車往來鐵路建造之費尙未興工亦可移用共有抵付列國行用之銀票二千萬兩亦盡數挪撥又另貸民商銀一千六百萬兩未幾復勒捐三千二百萬兩又民商存項共九萬一千五百八十萬兩所欠國債乃

至二萬四千萬兩俄人困苦不堪莫聊其生矣

按此皆法人福斯翰居俄詳稽其數而得之者若英若法未有若斯之巨欠也（英可不必貸亦無庸加捐法雖需假借亦易於爲事）

是時英法之兵雖屯土境斂兵不戰將屆半載軍士轉生疾病頗有死者惟二國水師自三月二十二日泊倭特薩海口距城十里使謂俄弁曰土提督何斯邁昔爲俄兵掩擊喪失船艘例須賠償今可將大小兵船相畀否則惟有戰耳俄人不許次日二國以小艇十二艘（各六艘）諭其軍士曰爾等毀其礮臺滅其船艦其百姓所居秋毫弗犯也於是諸艇環作規陣鱗接往來循序轟擊迴而復始俄人以赤彈飛擊（此彈煆赤始置礮中與藥相隔最宼之礮）有一彈中法艇艇焚救之得熄（此艇退出待修）第俄礮本遜英法戰久不支英法乃壞其各臺死者約千人英法之殞於戰者五人傷者十人而已獲俄軍裝船十三艘鎖之艦旁未幾英兵艘名老虎者船上駕巨礮十六尊擱淺於哥斯得士（近倭時薩）其地有俄礮臺可轟而船中之礮不能回擊至受重傷別艦未及探知無來援者俄欲擲火焚之是艘兵士水手共二百五十人船主亦中傷乃議降俄謂其下曰吾惜受傷否則擲火藥彈吾及爾等皆爲飛灰矣俄人拘至倭特薩善待之而燬其船是月俄使陀果路干籓王至波斯徵兵攻土其相臣不允俄使以所持之杖撲之俄王復嚴飭哥得夾谷進兵曰無論生死必至君士但丁哥得夾谷問路迪斯已從別渡過河（退行四百里始得渡河）乃棄賴沒淡弗攻循其徑而渡與路迪斯合共有兵五萬人喜曰吾等已至河之南矣先是俄人於福克散尼堅築城壘以儲糧餉輜重並礮械藥彈甚多忽火焚其所儲無孑遺時倭麥已知俄兵過河俟其至得雷善始痛剿之四月二十五日俄兵距得雷善十五里倭麥禦之俄兵戰敗相拒五旬俄屯陀步喇薩澤中卑濕蒸鬱軍士病疫死者較殞命戰陣者尤多云斯時擺斯基未制以功進封王爵嘗語俄王曰哥得夾谷絕少靈警恐不能蕆王之事王深然之卽命擺斯基未制爲統軍大將軍節制各路擺斯基未制受命斂兵聚蒲克喇斯得欲循河而渡先是四月十六日俄鹽艇五艘十七日又四艘駛至波羅的海爲巡行之英水師提督柏倫立奇所獲是月英後隊戰艦悉至大丹變而斯前後援士之船共四十二艘大小礮二千二百尊兵士水手二萬二千人所乏者行淺水之小兵艇耳

第七十五章（此章紀俄攻西利斯低亞大敗及退出瓦拉克事）

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五月初一日俄兵至西利斯低亞（在抵尼柏河南）圍攻其城土守弁慕薩力捍禦之圍至四旬英法之

兵屯伐奈（由大路往僅三百里）不救倭麥駐申賴亦未往援

按英法知西利斯砥亞守兵僅八千人而俄軍五萬餘眾寡懸殊何以不救則以謠傳倭麥已率兵五萬往援度俄不能攻克故按兵不動而倭麥聞英法使者爲土廷計以俄自出師無功可紀難以息戰不若以克西利斯砥亞爲之功俾得榮名然後議和所以各不往援其然豈其然乎

漪園史氏徐稷臣曰此說大抵出自謠傳英法度務甚明豈不知俄無知足之心若果攻克西利斯砥亞方且固守其地力規進取必欲夷滅君士但丁與華沙等方爲快舉（其後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之事可證）又豈屑一捷而返旆哉

慕薩登陴守護俄擺斯基未制呼與語曰吾王必欲得斯城第吾不忍盈城流血未知爾肯退讓以全生靈否對曰吾奉王命固守此城卽爾俄王率傾國之兵親自來此吾軍祇一千人亦不讓也時俄後隊自西利斯賴所佛之間渡尼柏河十九日大霧遇倭麥兵倭麥分兵繞道自東而至僞若由黑海登岸施礮展旗而進俄以爲英兵大至自相驚擾土人夾擊之俄兵大敗二十八日俄於河南列築泥城（在西利斯砥亞之外）開礮轟擊河北之俄壘亦燃礮遥爲之助

是日俄土戰於尼哥波利斯（在西利斯之西約三百里）俄兵死者二千人同日喇佗含（西利斯之東相去一百八十里）交戰俄亦二千人敗死思吉拉突斯籌攻圍器具二旬方備爲倭麥所覘乃從西南路而進其地泥城礮臺甚固思吉拉突斯先以巨礮力轟欲俟泥城洞穿始驅兵徑進土知其情令軍士悉持短劍伏泥城下待俄兵至躍出奮擊輒勝屢攻皆然

按俄最失計者各兵置衣物於囊負肩背間臨戰重滯不便土人則持刀劍之短者擊刺甚捷俄敗率由於此爲將弁者奈何不變通之哉

五月十一日俄毀泥城進薄城下土人迎拒俄仍敗退死者復二千人然俄雖屢敗而勢日迫近泥城既毀卽建築爲壘欲作長圍以困土人思吉拉突斯使人潛掘地道欲自下而進慕薩知而患之有英弁二人布弁一人謀曰俄掘隧攻我可度其來路較下數丈我亦掘而先轟之彼盡死矣何患焉

按慕薩等四人皆智勇兼全膽識過人土軍藉之勇氣百倍嘗有英人見方掘時有土人首在地上口啣煙桿（西人呼爲那及利）持鋤力作其首忽爲飛礮擊碎第二人拾鋤代之卽仍其煙呼吸旋亦擊斃第三人亦如之絕無退葸惟稱上帝保命而已

二十一日慕薩開城擊俄俄仍敗退二十六日倭麥及俄

軍戰於土耳那叉戰於生立窖再戰於喬期伏屢戰皆捷時哥得夾谷專攻西利斯低亞不肯分兵往救與思吉拉突斯議定二十九日以三萬兵同時環攻使其不能兼顧是日爲土之令節（磨漢默德第二於二百一年前是日得君士但丁故謂之令節）土人心亦益壯俄兵分路而進皆爲土人截擊大敗而走死者五千人（俄人自云死二千人）三十日倭麥使左翼兵攻俄兵於葛拉格勒殺俄兵三千人次日復戰於思喇里奈土人仍勝哥得夾谷曰吾兵雖敗吾終必取此然後歸爾六月初四日倭麥率兵三萬援西利斯低亞曰吾不能徇人以違上天好生之德也初五日前隊買罕莫得之兵先至分兵半駐城外半入城中守禦俄兵覺圍守愈嚴初八日夜中倭麥部兵糧至俄禦之大戰死者千餘人十三日土大隊皆至是日蔡薩所掘隧道亦以火藥轟之俄軍死者無算斯時哥得夾谷以身受重任軍士久戰無功（俄軍伐土已十有一月兵士無戰不敗）乃於二十八日親督攻城雉堞壞此軍士登軍士推諉相諉曰吾等雖久於行陣尚未覩土人之背也（言未見土人敗走僅覩其背）哥得夾谷大怒諭各壘曰明日如不克城不復再給糧食二十九日俄軍進者二次皆敗還復令往攻兵不奉令於是擺斯基未制哥得夾谷思吉拉突斯路迦斯與慵非族男爵五人自往攻城擺斯基未制且行且易謂軍士曰人生得死戰場留芳千古幸也如其未死富貴功名盡在此矣（此五人無奈上前本不應居前之人）搏戰甚奮思吉拉突斯首先中礮喪其兩腿而死路迦斯面亡其半與慵非男爵亦斃擺斯基未制哥得夾谷皆受重傷土守弁蔡薩亦中彈死土人復大勝俄軍解圍而遁土人追擊俄兵瓦拉克逃至陀蒲喇薩

按俄人之死於西利斯低亞者至少亦三萬

第七十六章（此章紀俄棄摩埒達瓦拉克與人入守其地並英法軍至哇爾那各地及波得保羅堡交戰）

是年（八百五十四年）六月英法兵駐伐奈者計五萬本欲擊俄而俄軍已敗回乃相議至碑摩雅往攻各函致本國具陳其情索攻城器械並需兵船載兵渡海時伐奈染疫法兵死者四千餘英兵死者八百餘人（查法兵內一千五百人因追逐俄兵死於路者）俄擺斯基未制哥得夾谷傷重不能起坐乃以木椅舁至杓西載回本國俄以旦富薄格主軍事俄王復使陀果路千王至軍前按問敗狀八月二十二日土大將軍倭麥至蒲克喇斯得九月初旬俄兵盡退過百路得河而回奧廷以兵守摩埒達瓦拉克之地（其兵早日預備屯於交界之所）曰吾保護斯地且可助英法也先是四月二十三日法艦二十五艘英艦四十二艘至波羅的海（惟四五月可行）俄船匿於狹港藉石礮臺敵護進攻必傷多命故不能大有作爲五月二十二日遇

俄二船於漢哥泊礮臺下爲英法所擄三十日俄勒拉斯稱得礮臺爲英法所毀次日復轟去烏拉薄格之礮臺獲俄船數艘六月二十日英法攻鳴沒喇格喇皮（海口名）不克英失軍士五十四人於是二國互議陸兵不敷調用各函本國令速增軍接濟八月法增陸兵一萬二千人英人以艦載至褒倫得（是地俄方築礮臺欲駐兵六萬以圖瑞典瑞人大懼謂滅亡在即矣）俄建礮臺名體沒生得控踞瑞典初八日法陸兵及英水師皆登岸令軍士各攜土袋隨至可壘泥城法兵目力甚遠俄新臺之兵不支英艦有名豹者其礮甚巨藥彈重至百二十磅能擊七百五十丈之遠俄臺上覆鐵板厚鋪泥沙爲英礮所毀守弁見臺失其二度不能守率兵二千人分降英法俄臺毀滅無蹤漢哥亦有礮臺乃自毀之時駐伐奈之兵以疾疫不敢遷動至九月初七日英法各遣兵二萬五千人土選兵八千共五萬八千人以船二百餘艘并其輜重載至薩摩雅（留軍伐奈之兵尚一萬有餘）初九日渡黑海至蛇島（其地多蛇）演兵二日以觀可用與否十一日啓行十四日至老礮臺登岸（距思拔斯得博五日之程）屯既迷希其船再回伐奈以濟餘兵俄王乃以孟啓谷王駐兵阿埒瑪江之南以禦二國英將軍侯爵勒喝蘭（其人僅一手）函致倫敦備陳阿埒瑪形勢

按阿埒瑪更有小河（此河近海）河之左有山甚峻綿亘至東約計六里海邊亦有橫山（其山不甚高約六丈至十五丈不等）山與河瀕皆曲折其河亦不甚深或可徒涉惟河塘高不易登塘上多栽楊柳俄人斬伐殆盡使敵無可藏身其北距河約六十丈有村曰蒲爾留革相近有跨河木橋已爲俄人折卸大半

俄兵四萬五千人屯江之南依藉高山結寨中途復掘塹自固（塹長三十丈）右有礮臺隱而不見沿河皆列巨礮守禦極嚴九月十九日英法土三國之兵自既迷希遄征山徑崎嶇欲飲無泉惟泥濁水止渴而已遇柯薩克馬隊交戰英傷三人柯薩克傷者十人遂散走二十日午刻遥見俄兵遂暫駐師議明日出戰法右隊近海婆斯規主之左隊在阿勒馬得末諸頗連王主之英右隊在阿勒馬得末愛凡斯主之左隊爲勒蘭叿所統公爵盎姆白里制護之英將軍勒喝蘭與斯得挨那得（法統兵將軍）相約法右隊橫攻俄之左英左隊橫攻俄之右俟其少卻則以中路擊之二十一日午刻大戰法兵先進婆斯規馳驟過河後隊未至俄以五礮臺轟敵法中軍幹惜勃及諸頗連王速往援之斯得挨那得亦督大兵繼進先以長火鎗擊之（此兵目力極準）俄鎗隊爲其驅散法人且戰且進礮兵亦至遂陟山末刻俄左軍敗走英兵（未刻起行）亦進至蒲爾留革（此村甚大）百姓皆潰惟俄之

俻械尚留其地堆積柴草以備敗走則焚其廬舍俾敵無所得英兵至俄不能禦縱火而遁滿村煙迷英兵不得過俄右便礮臺見煙起知兵已敗走卽轟其村英渡阿埒瑪江礮彈如雨死傷枕籍前行不顧亦登山循葡萄園而行以所負火鎗擊俄人俄死傷亦多

按當英兵上山時火鎗對準而發內有一英人殪俄至三十二人之多

英俄搏戰甚力約半時許英佔大礮臺時有觀戰之英人嘗陳其事於倫敦新聞報曰方英人渡江至山俄兵甚眾礮臺林立施放靈準英人死傷仆地者極多第絕無畏怯補缺承之勇往加故勃蘭啞乘馬登山以壯軍士從俄礮臺經過爲彈所中塵灰蔽空軍士見其仆倒大驚勃蘭啞起立曰敵祇傷吾馬耳今日之事不敢有怠卽乘他馬而進

按是戰英僅得俄之礮臺若俄軍加眾殊難取勝然兩國血肉狼籍論者以爲開闢以來泰西從無似此惡戰者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果誰實階之厲而使生靈塗炭哉

方英俄交綏英勒鳴蘭陟別山觀戰覩俄兵眾盛懼不能勝命軍士攜礮前進有兵舁二巨礮前往劉俄方陣（此陣兵士排列如牆堡無隙攆）之（此礮一彈斃人死者數十傷爲一條衖路）俄軍不支遁走蓋姆日里制與率兵卒與該姆白喇進薄俄壘該姆白喇諭軍士距俄兵三尺始行轟擊俄不能支皆潰散該海白喇之馬爲俄轟斃是時俄軍大敗英法獲孟啓谷王乘車及書柬器物（其冊載曰吾敵三國之兵三禮拜可拚乃三刻卽敗）俘俄弁三人兵七百人傷而未死者四千人英法亦失兵約三千人

按斯時如追奔逐北俘俄必多乃二國以息養兵力非死醫傷爲務故得慶生全者居多

英法彙議攻俄之思排斯得博其北路俄人防守嚴密其東南爲百勒格拉佛密邇海口若潛往攻之可克其城二十二日移兵遄往無鄉導之人以指南鍼引路次日得徑二十六日至百勒格拉佛守弁猝不及防棄城走英法以兵守之先是法將軍斯得挨那得患疾值軍書旁午力疾治事至是乞假回國二十九日卒於艦中（此人有將材惜死於軍前）法以幹偆勃代統其眾而令英勒鳴蘭總理二國兵務勒鳴蘭議圖思排斯得博

濟國史氏徐稷臣曰攻思排斯得博爲四通八達之區城甚廣大而建於山上無堅固礮臺以爲捍禦乘其未備迅往攻之可以得志乃緩而圍之曠日需時俄得新築礮臺以禦外侮所謂軍機間不容髮也惜哉

時英兵居右法兵居左共駐山上（距思排斯得博城一岳之隔欲攻其城須由關而進）法壘距船十里有嚴蔽之礮所難擊英去船十八里轉可轟及海口俄以大艦沉塞英法之船不能入十月十七日各以巨礮攻俄水師亦登桅開礮相隔遙遠旋息戰二十五日俄李不賴姆提率新兵三萬往援嗣英法之後欲復百勒格拉佛以遏通海之路英勒嗎蘭先以兵中路扼守其相近山上該姆白喇屯水師礮兵以壯聲勢通衛築礮臺四所使土耳其人守之每臺有土兵二百五十人其（巨礮皆取自船上）是日李不賴以兵一萬二千人車礮四十尊襲攻四礮臺土人不能守開礮而遁俄分兵佔臺該姆白喇在山上聞礮聲急始知土人已遁急召蘇格蘭兵自衛（名九十三營兵）俄馬兵欲上山蘇格蘭兵擊之俄軍退走時英有馬兵一隊屯於近地俄馬兵欲襲之去（俄馬兵甚眾約英一人敵俄兵二十人）英兵奮勇衝突俄軍敗走惟四礮臺俄佔其二並礮七尊勒嗎蘭令侯爵魯幹耳兵弁介迪干率馬兵六百人往探囑之曰巨礮毋爲俄人取去魯幹耳誤聽以爲令其復取礮臺乃突入俄軍之中（俄軍約數千人）俄軍退回英人知兵少難守馳回請益往復之間死者三百三十五人二十六日俄兵自思排斯得博出攻英法敗退死傷者六百人被俘八十人於是李不賴復請增兵備戰且甯薄格亦自摩埒達率兵蹤至謀同時並舉使英法不能相顧英兵屯印革曼（山名）俄之前僅有可容二礮之臺礮尚未上俄昇礮於臺後高山以攻英壘

按印革曼嶺路底有石壁英俄交戰於此

是日未明大霧漫天聞俄人聲英兵八千出擊地甚狹窄俄人雖眾不能並進英兵少於俄不得更番休息戰久退而復進奮不顧身旁午俄兵增至適法人來援火鎗甚利俄軍死傷盈路欲分隊拒抵二國肉搏益力俄軍漸退追之彈如雨至英法亦以火鎗擊之旋以鎗尖短劍相刺申刻俄軍盡退死者堆積道爲之塞勒嗎蘭曰吾在軍有年未見若斯之血戰也

按是役俄死者一萬五千人英死者二千六百十二人（兵弁亦多）法死者一千七百人　滿國史氏徐稅臣曰英弁身先士卒且有識別故死者甚眾第俄兵本四倍於英法而傷斃之數亦同英法之兵雖勇俄人頗能耐久其出戰時思排斯得博祝禱祈神明保佑以絕異端況俄人視王如神所以視死如歸絕無畏怯也又查是時俄遇英法傷殘之人輒戮之而英法見俄之困疲仍循例醫治

十一月初五日各守冬不戰時疫病盛行英兵乏糧較法

尤甚（法尚可支）十四日颶風大作黑海所泊戰艇損壞甚多礮摩雅營幕亦皆飄失先是英法兵艦巡歷各洋搜查俄船八月至太平洋見亞西亞俄境所築礮臺以礮轟之臺壞英法水師登岸進攻其城俄人擊之大敗死者無數英提督誤中所持之手鎗亦死

第七十七章（此章紀薩爾地尼亞助英法攻俄並尼喀拉司薨及列國聚維也納議和事）

自印革曼大戰後英法圍城之兵築泥城自固英新增之兵不能時至軍中日有死傷藥餌亦不敷用新兵至水土不服僅能自固而已俄人詐言欲和往來相議久稽時日恩排斯得博守備益固英兵不足調遣遷延半載

按斯時布廷陽言助英法而陰與俄通潛輸謀議使之預備奧廷則兩不助也惟薩爾地尼亞（意大利屬小國今則併入意大利）王以兵萬五千人備資助攻俄國

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土大將軍倭麥率兵至礚摩雅攻尤伯多利亞克而守之俄王諭軍士曰俄地爲土所佔辱莫大焉無論喪失多寡必以克復爲期未幾俄軍四萬攻土倭麥奮擊俄兵大敗走回俄王尼喀拉司本有疾聞敗增劇三月初二日薨年五十九歲在位三十年

按尼喀拉司欲身軀瘦小以爲文雅所著之衣緊束若縛臨卧解衣一經舒展宛如猝死其祖父留遺本有傳染之症英醫士馬倫辣拉居左右日久前年嘗貽書倫敦曰俄王肺疾甚深至多爲人不過一載耳又以戰事孔棘憂忿交集何能久於人世哉自其嗣位以來戰死之士約二十四萬人如其早亡必能少殘生命也

俄王阿勒克三達第二嗣立尼喀拉司之太子也其性情與伯父阿拉克三達第一相似國人悅之時英法議再攻恩排斯得博整備戰務於是歐洲列國患爭戰之無已時也約會於維也納聚議英使賈恩得摩賴法使鮑耳乾尼奧使倭斯輓土使愛分提俄使哥得夾谷王而以低鴿非爲之副未幾英增使侯爵洛斯法增使突雷斯土增使挨離各至維也納英法與先列四款一摩埒達瓦拉克塞維雅俄不得佔准其自主如有變故五國公同保護二坦尼拍河不准一國擅轄宜由列國派立一部專司其事三黑海不准俄人獨主亦由列國酌議施行四土國之希臘羅馬（即天主教）二教亦准五國公同保護免至佔地等事款先呈閱四國允洽惟俄使不許曰姑俟聚會再議迨眾使畢集英奧議論紛出俄使默然聚至十八日未就或問俄使可允行否答曰吾王未有命至吾不能知也後復集再問之則曰別款尚可商酌惟黑海一事俄與土可自議他國不必預涉英使曰若是土國受屈滋甚俄使曰土之受屈固

非今日始矣英何以佔守愛亭（此紅海之地可通印度船至此售備煤炭）夫獨非取之土乎英使曰既不允議妥用來聚俄使曰吾本請可訖議非謂可允議也吾肯來此卽可見待上之厚矣議至四月杪不能決乃谷散歸時俄主外部者爲男爵查斯懦德待人和易列國喜與周旋俄廷以爲不振而以約買羅非王奈思羅得代其職於是咸知俄廷之意在決戰矣四月初八日英法復進兵以大小礮轟思排斯得博之泥城城壞俄人隨禦隨築英法乃於近城亦起土壘以困之五月英法增兵攻俄法以卑利西翰爲將軍六月初旬仍戰不能克十八日大戰城幾崩英法乘機進攻俄大奮拒英法仍退出死傷堆積二十八日英將軍勒嗎蘭卒於師（本有疾益以憂慮遂不起）以洵伯生代之八月十六日俄兵突出先攻法壘及薩爾地尼亞人戰良久死傷皆衆嗣俄人敗還九月議增礮臺備大小礮並丟礮（俗呼西瓜礮）共八百三十尊（內法有五百九十九尊英二百四尊）初五日旁晚開戰丟礮擲擊徹夜不息初六初七日晝夜燃轟雜以快船近攻擲礮城中火發俄人隨發隨熄亦以各礮回擊英法戰三日夜不息初八日英法仍進攻將敗法別隊忽登麥拉谷非山奪俄礮臺（此俄所不防估之已入其門戶）俄屢往爭皆敗乃棄南路退出仍守北路英法獲其糧物礮械藥彈無數時法王拿波侖第三雖與英人共事而心志未爭潛通於俄書札時相往來不欲俄人一敗不振故未肯窮其兵力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布奧使人約英法俄聯和以抒民困三月三十日成議五月英人毀思排斯得博礮臺

按俄在是城備礮械藥彈積三十年之用爲攻土耳其地步故英法必欲攻毀其地實乃阻俄善策數十年內土人可高枕無憂矣又查是役英兵部侯爵綳莫耳詳覈俄軍死傷至少亦五十萬人英失二萬餘人死於饑寒疾疫者三分之二法兵部查初出師時共三十萬九千六百二十八人馬四萬一千九百七十四匹及其回也止二十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五人馬止九千匹以此計之法失八萬二千五百三人可謂大戰矣

是年四月二十七日俄使至巴黎署和議押約內載明六閱月爲限英法之兵盡退出境然法人於議將就時卽先退軍以示友睦於俄之意七月十二日英兵自礚摩雅起行回國九月初七日俄王阿勒克三達第二行卽位冠禮爲　中朝咸豐六年甲寅歲也

奉使英倫記

45 R

奉使英倫記

計程

黔中黎庶昌純齋著

光緒二年十月庶昌在江南通州花布釐金局蒙欽差大臣禮部侍郎郭公嵩燾檄調出洋於是有奉使英倫之役至上海始知其爲駐劄三年也十七日乘英國火輪公司船自上海出吳淞放大洋指南行約二千六百二十里可四日程而得香港經過浙江福建廣東三省境地福建以東台灣障之西人謂其海爲中國海海嘗有大風又多暗礁船人以爲戒又自香港指南行約四

千三百一十里可六日程而得新加坡從兩中過安南隱約可辨新加坡爲亞細亞斗入海中處最近赤道以國經索之相距二百四十里適西爲馬剌甲對峙者蘇門答臘別自一島不相聯屬舟行或可望見其地炎熱卑溼有春夏而無秋冬山中奇花異卉冬至前後號爲繁盛往游粵黃埔人胡璇澤園圃皆西式有池沼而無亭台畜養虎豹熊猴袋鼠鴕鳥鸚鵡之屬甚衆胡君固富人英俄兩國皆假以馭民之職而郭欲於此建設領事以之充當者也又自新加坡折而西北行約一千一百四十三里可兩日程而得檳榔嶼洋語轉爲碧瀾凡乘法國船往者至安南之西貢而不至此嶼嶼山水明秀迤南深林叢木間其中有瀑布數十丈未暇一往觀也自檳榔嶼指西行約三千六百三十九里可五日程而得錫蘭錫蘭佛之所生也島周圍千餘里其泊船嘗南岸盡西處一海峽名曰高諾柳樹成林極望結實巨如瓜剖之有甘漿可飲土人貧薄或取饅頭果食之而飲此漿以解渴近岸有瓦路喀拉馬寺經皆貝葉書文作連圈借未得見又自錫蘭指西行約六千四百零三里可八日程而得鴉定即是爲印度大洋八日中無所覩惟巨浸稽天而已鴉定即亞丁與阿剌伯似斷實連

距紅海口三百五十里瀕海一山皆石英人建礮台設兵二千守之屯煤於此備輪船取攜阿剌伯唐世天方於漢條支也產鴕鳥高可逾丈其卵大者徑三四寸予購得其一史記大宛傳所謂其巨如甕者也西洋婦女并取其毛羽以爲首飾又自鴉定折入紅海西北行約三千九百二十四里可六日程而得蘇以士當紅海中經過麥加城望之見焉地出加非其質大類豌豆西洋揭滿爲茗與中國茶葉并行而麥加號爲艮莊入麥西境後中國謂之埃及海盡處分兩汊東出曰阿喀巴屬阿剌伯西出曰蘇以士灣屬麥西中有大山曰西奈傳

開岸西以十誠立教地蘇以士界亞細亞阿非利加兩洲之間地本相連同治三年法人輒賽比士建議以機器開河通商旅避大浪由海道之險糜費至八千萬磅經之七年卒斷此峽而兩洲分矣昔班超遣甘英往通大秦抵條支臨海欲度安息西界船人以海水廣大比之蓋即此也自蘇以士入新開河北行一百六十里可一日程而得波塞波塞臨地中海自波塞指西行約二千九百四十三里可四日程而得磯布洛陀徧觀大西洋之口觀所謂山炮台者環山穿石爲隧道凡三重設炮門置炮五百餘尊高處距水面一千四百尺仰望若峰窩然自此出大西洋折而北行沿葡萄牙法蘭西境約三千四百五十三里可五日程而得埽司阿毋敦埽司者英語南方之謂阿毋敦則其碼頭也蓋自新加坡以西波塞以東相望萬餘里諸所經過無城郭大都之會其民人頗有夷狄之風焉至鴉定而貧陋極矣紅海之中山皆童赤無草木地或終年不雨人事地利無足尚者蓋波塞而北至毛而達而異境特闢西洋之局面見矣又自埽司阿毋敦登陸乘火輪車北行二百一十五里而抵倫敦時十二月初八日也總五十一日凡行三萬一千七百十四里皆以英之買耳折計每買耳當中國三里云

由倫敦至柏林路程紀略

自維克叨亞乘火輪車行二百三十二里至兜法爾海口易火輪船渡海六十八里至喀黎登岸（孚翊註此英海道之最狹處然波浪極惡行旅患之現擬穿海底通行輪車以避其險而工艱費巨迄未蕆事）復乘火輪車行一百九十八里至里兒居民十七萬大鎮也可尖又二百零四里至比利時都城名曰卜晉塞而司居民三十二萬八千雖不甚壯闊而軒爽可愛火輪車行用電氣燈獨此先經過地有曰耶敦者爲法比交界處自比都行九十里至的洛怴居民一萬二千二百六十八人出大呢又東南行十數里距道南有平地曰倭特路遠見華表巍然一千八百十五年英國公爵威林登擒拿破侖之所又約九十里至列時居民十萬七千七百餘有煤廠工作二萬餘人別有鳥槍局頗著名自此以東穿山洞十餘峰巒回抱林木幽森有小溪流出其閒人家往往沿流而居村景佳絕六十三里至威亞威居民三萬二千餘有大呢局六十家可尖又二十七里至揷必司他爾里入德國界又三十里至阿亨居民七萬三千七百餘有大呢局四十八家鍼局十七家山中有溫泉產煤礦又一百三十里至可倫音近谷壟巴黎赴德都

之路自此合行旅至此往往換車居民十七萬五千鎮有大禮拜堂此修彼壞三十年未畢工又六十七里至地士而刀弗居民六萬九千三百八十人可宿距鎮之西數里有江曰蘭因鐵橋跨之長一百四十丈又三十七里至堆思播時又十二里至阿北好孫居民十七萬產煤又七十五里至兜爾特門居民六萬二千人有煤鐵廠又四十九里至哈木居民一萬六千有鐵廠又九十八里至畢雷爾非塔居民一萬九千有織布廠布局又二十三里至赫兒又四十七里至明敦明敦近維新江有大客店可尖居民一萬六千有礮台又九十六里至亨糯法故都也十二年前爲布所奪居民十萬六千又二十四里至略德又九十八里至白根又十九里至沙爾士威得又八十六里至司登達爾又一百三十九里至斯邦道爲陸兵屯紮處合肥相國派員至德學習兵法卽在此也營內有大礮台又二十里至伯林自入比境後其國人民勤於耕作畦壟縱橫相値如棊局然皆種樹界之青黃間雜彌望亨糯法以東南北皆有山連亘不絕往往有樹林長數十里火輪車道出其間如圖畫然亦奇觀也

英國進出款項大數

戶部呈報一千八百七十六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之終國課情形云去年約計進款在七千八百四十一萬二千磅實進七千八百五十六萬五千磅較之原估多進十五萬三千磅出項原估七千八百零四萬三千磅實用七千八百十二萬五千磅較之原估多用八萬二千磅今將進項出項分款約略言之去年關稅約估二千零二十五萬磅實進一千九百九十二萬磅較原估少三十二萬八千磅內地雜稅估計二千七百六十二萬四千磅實進二千七百七十三萬六千磅較原估多十一萬二千磅票稅估計一千一百萬磅實進一千零八十九萬磅較原估少十一萬磅地租房稅估計二百五十萬磅實進二百五十三萬二千磅較原估多三萬二千磅產業進項抽稅估計五百二十六萬八千磅實進五百二十八萬磅較原估多一萬二千磅信局估計五百九十五萬磅實進六百萬磅較原估多五萬磅電報局估計一百三十二萬五千磅實進一百三十萬零五千磅較原估少二萬磅（以下漏一句）實進四十一萬磅較原估多一萬五千磅至於關稅項內有數宗貨物減色而以燒酒爲最燒酒進項原估五百九十五萬六千磅實進五百七十六萬九千磅其次莫如煙原估七百

九十五萬磅實進七百七十五萬磅葡萄酒茶葉亦均減色惟有葛蘭米乾葡萄一二種爲貧人所需大有起色內地貨稅之燒酒估計一千五百十五萬磅實入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五千磅而苦酒糟只估七百七十五萬磅實入八百零四萬磅雜稅一項加增尤多不能爲常（雜稅款目各有公所納費各郡法司納費變賣存儲日久之軍需器物印度陸路水師抵還先發權偷戶部借與各地方官債利息等項）本年常債用款原估二千七百七十萬磅實用相同其盈餘款項用以償還各地方官借款及暫借款項之利息原估十六萬磅實用十四萬二千九百二十磅蘇爾士新開河戶票利息原估十五萬磅實

用十四萬九千九百磅減利款項原估一百五十九萬磅實用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磅軍需原估一千三百四十二萬一千磅實用一千五百二十五萬一千磅印度兵丁原估十七萬磅實用相同回給武官應繳始交終還之請准充當武官使費原估五十一萬四千磅實用四十九萬八千磅各處文職差役原估一千三百九十一萬三千磅實用一千三百三十三萬三千磅徵收租項關稅內地進款等使費原估二百七十八萬三千八百磅實用二百七十七萬六千磅信局估用三百十八萬七千磅實用三百十五萬九千磅電報局估用一百十六萬一千磅實用一百十四萬一千磅信船估用八十五萬一千九百磅實用八十五萬零八百磅水師估用一千一百二十九萬六千八百磅實用一千一百三十六萬四千磅

耶蘇復生日之節

西歷四月十九日爲耶蘇死刑之期至二十一日傳爲復生西洋人於此兩日中多素餐或餓而不食如中國寒食爲介子推不舉火故事復生之日各禮拜堂皆諷經作樂予在德國是日與慶常赴禮拜堂一觀堂圓式寬廣可八九丈環分十二楹堂列坐數百上面有台鋪

飾紅毯近壁處有石案上設寶座供十字架皆飾以金上懸一耶蘇像以湘色綢爲圓帳罩之案前列巨燭十三左六右七用鍍金瓶插剪綵花與之相間其左一楹立四小柱於地張布爲棚又左一楹案置一方玻璃匣內盛紅絨包四稜墳起高可一尺金線爲卷綴於其上其右一楹別有耶蘇像嵌入壁內再右隔一楹爲教士宣講台度置在兩柱間僅容一人站立有十字頂蓋之其小樓三楹中一楹風琴左右兩楹別設樂器女士二三十人作歌之所寶座兩旁以十字架懸旗八面五紅二白一紫或畫耶蘇像或畫花卉台前懸紅燈二燭台

八皆用鐵綆從屋頂空繫之余至入座男女衆者千餘人各國參贊隨員亦有至者是時衆皆繞台或跪或立教士一人衣白外襲金短衣如背心狀一童子衣黑在旁向衆立須臾持金碗持白餅小如錢以次納跪者口中旋有一教士持短金棒兩童子衣紅挾經冊隨之下台以水灑於人叢夾道中舁取案上金盞所盛水飲之滅燭樂暫作而止一教士宣講台講經衆跪旋起立聽將畢堂中復燃燭教士入衆或跪或不跪人多入座聞搖鈴者三教士出兩童子一持鈴一持燭隨其後一教士持金牌至案前圓加日而有金綠百道四出作日光形又有一教士下取一小者出合而供之於寶座諷經作樂教士伏衆亦伏旋起至案前持小手爐焚香向上薰之畢三教士爲魚貫形立或跪或不跪兩童子持燭侍旁皆合掌向左退樓上諷經相應一人移白旗置於案閒少閒樂止風琴微作三教士復出魚貫立一教士將所供撤下樂止教士倚案宣講一教士旋將案上經冊由左移右樓上女士歌樂所作教士復燃香爐中令旁侍童子揚之樂止一教士倚案向外正中立一持經立左旁宣讀二童子持燭夾之衆或伏或以指倚額樓上歌樂復作有二人持黑竿端懸紅袋持入人叢

中斂錢多少隨意布捨三教士退須臾復至案前合掌立樂作一教士趨左楹小案上取白綾一幅上飾金十字橫加於肩持一碗則有童子持二金盞隨至復加香於爐向上揚之旋跪旋起歌樂與風琴間作少頃教士搖鈴衆皆伏復加爐香搖鈴至三伏者皆起樓上歌樂併作三教士魚貫立如前尋宣講數語樂復作如是者數四教士屢跪立搖鈴衆皆伏教士從寶座下取出金盞二內盛小白餅復持向衆前一一納諸口中已納者退餘人以次進前接受皆由左而右風琴復作畢教士至案前取金盞中水飲之一教士將經冊仍移於左一教士移所設日光形牌置案頭以爐香薰之衆皆跪合口誦經樂止一教士舉以向外與衆視衆皆伏旋取其小日光形牌納諸寶座下其大者別一人持去三教士合掌退兩童子持燭四童子隨之樂止衆散其服教之深者尚跪於台左右約數十百人予復至後堂一觀尚有一圓房設耶蘇像亦有持經跪伏未去者

倫敦竹枝詞

甬孫署

245冊94.5
4648

光緒戊子春月
觀自得齋藏板

倫敦竹枝詞

局中門外漢戲草

手把花枝唱竹枝竹枝新譜夜郎詞故人萬里如相憶夜夜中華夢到時

十丈寬衢百尺樓並無城郭聳金甌但知地上繁華甚更有飛車地底游（泰西諸國皆無城英亦如之通衢之下皆鏤空砌成巷穴洞下置鐵軌而行火車）

黃霧迷漫襍黑煙滿城難得見青天最憐九月重陽後一直昏昏到過年

（倫敦居民四百萬戶家家燒煤烟筒如林一交冬令階塞不通烟凝不散日色無光白晝如晦不足爲異）

五十年前一美人居然在位號魁陰敎堂高坐稱朝賀贏得編氓跪捧經（英民呼其主爲魁陰譯言女王也）

（今年爲英女主在位五十年之期舉國大賀張鐙三日四方來觀者數百萬人鄰邦來賀者十餘國有遣使臣亦有國王自至者是日女主臨大禮拜堂登座受賀各國賀者皆往焉敎士環而奉經禮畢女主與其親王宗戚人等接吻而散）

健兒負弩爲前驅八馬朱輪被繡襦夷狄不知尊體統萬民夾道儘歡呼

（英女主由宮至禮拜堂前驅馬隊數百人鼓吹百餘人又有步隊數百人女主乘八馬車雕鞍錦韉身佩八寶衍帝頂一冠如毘盧然皆嵌以珍珠鑽石云是當年加冕時印度王所進者前引親王大臣皆乘馬復有四馬大車數輛載其太子夫婦及孫男女人等道旁隙地皆支綵障設坐位而賣之位之美人者需英金十磅方得坐男女觀者不下數百萬人輦路所經婦孺皆脫帽歡呼聲闐數十里無復有肅靜迴避氣象女主坐車中沿途左右頷之亦覺應接不暇焉）

古來印度號西天佛法於今亦可憐慚愧稱王數十載尚叨女主賜華筵（印度部落王來賀女主者五色巾纏首身披花襖黑面虬鬚如佛經中所繪西番象奴狀）

國政全憑議院施君王行事不便宜黨分公保相攻擊絕似紛爭蜀洛時

（國有大政由議院上之女主畫諾主曰不便可再議主不能獨創一議也院有二黨曰公黨曰保黨各不相下此黨執政則尚書宰相部院大臣皆此黨人爲之進則羣進退則羣退君主不得而黜陟之也）

短衣脫帽謁朝中無復山呼但鞠躬露膝更無臣子禮何妨裸體入王宮（英臣見女主皆脫帽鞠躬而已屬島蘇格蘭人皆短褌露膝而見君主焉）

五色莊嚴只半躬懸竿高挂遍西東更將照片沿街賣襍在倡優隸卒中

（大賀張燈時街旁皆立紅竿插綵旗以片板繪君主半身象而高懸之又有照象片懸於照相館門口而賣焉）

莫羨胸前挂寶星更看斜帶佩瓏玲衣冠槐國原如此豈似纓飄孔雀翎

（寶星斜帶皆爲彼國御賜寵飾寶星則以金銀爲之或長圓或葵花式皆有等級懸於胸前斜帶以絲織成寬二寸許由左肩而垂於右脇當胸處亦有金銀玉石鑲嵌花樣）

旂旗騶從萬人看巨富方能作此官博得一年爲府尹不虛生長在人間

（英官惟府尹一年更替選富商之公正者爲之亦由公舉者歲俸英金十二萬磅合中國紋銀四十八萬餘兩然不敷用又需自賠十二萬磅方足一年之度支故非巨富者不得尚賽之場其例任之日羣商各出其事如寶閣雜貨以式之類綿亙數里告賽會然男女道旁觀者如堵亦自設坐而賣者然不及稍君主者之多且貴也惟府尹如此他官則否）

銀燭高燒萬盞明重樓結綵百花新怪他嬌小如花女袒臂呈胸作上賓

（泰西茶會爲家國之盛舉大會發柬請客至一二千人小會亦數十人會之大者皆樓皆以綵綢爲壁衣爲幢幔五色鮮花數千百盆堆如山自大門以至層樓皆以錦氈貼地樓之上層爲衆客相會之所客至女坐男立其俗然也樓之下皆設食具如冰乳加非點心各種洋酒以長案鋪列之不設坐位男女下樓就案自取立而啖之無主人奉敬禮盡主人立樓頭迎賓賓之至者魚貫而入羅行而進主人無暇寒暄亦無暇酬詐惟癡立一握手而已上下然白燭數千支謂燭爲恭敬有大事不以電燈煤氣爲貴也凡延客有妻女者必並延之其俗朝會筵宴大典皆有婦人謂陰陽一等不容偏廢也婦女來者皆脫帽解上衣袒兩臂肘乳畢露胸前懸鮮花一束婦人則更曳長裙於後長丈許婦人之有爵者髮上加笄如中國所用之翠圍然數千人此來彼往眞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矣奇觀哉）

折柬延賓約夜期弱男少女最相宜雙雙跳舞氍能上道是婚姻正及時

（跳舞會陳設款式一如茶會凡男未娶女未嫁者皆往焉握手相晤便約跳舞若兩情款洽或駕言出遊互訪其性情貲財而訂婚嫁）

林中跳舞太荒唐人道今宵新嫁娘白帽白衣花遍體戲園酒館伴鴛鴦

（婚嫁既訂男與女相攜至禮拜堂註册換戒指教士喃喃誦數語教以終身不得離異娶之日男女復相約跳舞或在家中或擇園林名勝之處男則常服女則以白紗蒙首長數尺全身皆白綴鮮花朵朵如錦繡跳舞畢或至大飯館設筵衆賓賀者畢集新婦內袒操刀割牲盡主人禮飲啖畢或偕率而至戲園觀劇焉）

十八嬌娃赴會忙談心偏覓少年郎自家原有終身計何必高堂作主張

（男女婚嫁皆於茶會跳舞會中自擇之或有門戶貲財不相稱者雖兩情相投年未滿二十父母猶

（得而主之若逾二十則各人皆有自主之權父母不得過問矣）

彈箏挾瑟聚華堂一片清歌韻繞梁欲把琴心通款曲折枝親手贈花香（男女有工絲竹或歌唱者則赴作樂會亦如茶會跳舞會之意相悅者以鮮花贈之殆亦采蘭贈芍之遺風歟）

三十年前未娶時任將花柳覓嬌姿一從賦得天桃後再踏章臺便犯規（男子三十始娶女子二十而嫁男子未娶以前或冶游或姘聚皆不在禁亦有貲財不豐不能娶者或郎姘一婦以終身若不相能中道而散若名正言順者旣娶之後再有外遇妻得赴訴公庭而與訟焉）

把臂摟腰兩並肩雙雙踏月畫橋邊孰邪孰正渾難辨願作鴛鴦不羨仙（每日申酉以後或禮拜日男女相攜出游或踏月街頭或納涼樹下莫不把臂交頸妮妮私語不辨其爲眷屬爲狹邪也）

風來陣陣乳花香鳥語高冠時樣妝結伴來游大巴克見人低喚克門郎（巴克譯言花園也克門郎譯言來同行也有小家女或娼妓游花園者見人則低喚克門郎以招徠焉）

細腰突乳聳高臀黑漆皮靴八寸新雙馬大車輕絹繖招搖馳過軟紅塵（縛腰如束筍兩乳凸胸前股後縛軟竹架將後幅襯起高尺許以爲美觀富家出游必乘雙馬車女子持日照繖男則否）

握手相逢姑莫林喃喃私語怕人聽訂期後會郎休誤臨別開司劇有聲（姑莫林譯言早上好也開司譯言接吻也）

海濱淺水綠如油如屋方車水面游且往觀乎溱與洧盡從車底赴清流（海邊花園甃石池灌以海水大車如屋滿坐女子驅入池中女子於車中解衣從車底出入於池而浴焉）

平湖打槳捷如飛尖底輕舟去復回水面鴛鴦水底影斜暘人散約同歸（凡花園必有巨池有賃小舟者游人自行打槳一時許不過一二先令）

紫絲步障滿園林羅列珍奇色色新二八密司親手賣心慌無暇數先令（密司處女之稱先令英銀錢也一先令合庫銀二錢）（倫敦四季皆有善會至夏日則擇園林幽敞之處遍支張棚羅列各種玩物掌櫃者皆富商巨紳家女子之美者物價較市價高數倍賣出之錢本利皆歸入善舉蓋富貴家設此以勸捐者不憚出妻獻女而爲之至有設茶座賣茶者婦女亦裝成肆中女堂官狀杯茗値銀二錢有奇游人求者莫不飛去先令數枚而樂於破慳焉冀有奇遇也）

往來蹀躞捧盤盂白帽青衣綽約如一笑低聲問佳
客這回生代好同車（生代譯言禮拜日也）
（茶寮飯肆有用女堂倌者皆十八九好女子取其工價較男廝稍廉而又能招徠坐客至禮拜日照例閉市有約者即於是日赴約焉）
六日經營一日閒市廛盡把板扉關由來禮拜成風
俗都到花園覓所歡（每逢房虛星昴之日英人謂之禮拜日是日禮拜堂誦經宣講照例閉市一日各工學皆放假）
一從年過破瓜殘膝下嬌娃陌路看不重生男重生
女只緣衣食太艱難

（貧家女至十六以後父母力不足以活之遂聽其自覓衣食或爲書務或爲女僕縫紉工作藉以餬口而已故貧不有家終焉英之貧夫半皆此類）
唱隨本自重天倫豈許點頭恩愛分若使小星歌嘒
彼定將面首置多人（英人無貴賤皆不得納妾）
十五盈盈世家倚相隨握算更持籌金錢笑把春葱
接贏得一聲坦克尤（坦克尤譯言謝謝你也）
（店無大小皆用女務）
香氣襲人花滿房凝妝鎮日坐花旁若教解語應傾

國花愛紅談姿愛郎（凡賣鮮花者皆絕代佳人設店通衢俚人謂笑曰落明詞後相率不知年之矣）
赤身但縛錦闌腰一片凝脂魂爲銷舞蹈不知作何
語下場捧日倍嬌嬈（英之戲園大小不下百處皆以女伶爲貴女伶出臺上無衣下無褌以縛半臂一幅纏腰際僅掩下體而已其自膝不可名狀眞畢下場時以兩手捧口送開兩鞠躬而退謂示敬於觀劇者）
一絲不挂白如瓠踏浪翻波兩兩俱歌舞不知身在
水前生應是北溟魚（又有水戲園方池引清泉男女赤身入水中歌舞跳躍作諸戲劇又能伏水底作歌亦奇技也）

銷魂最是亞魁林粉黛如梭看不清一盞槐痕通款
曲低聲溫磅索黃金（亞魁林譯言水族園也槐痕譯言酒也英人謂一爲溫）
（倫敦亞魁林方廣可十畝中有戲臺有茶酒座有飯肆有球場有諸襍劇有賣玩物食品有水族炮周遊爲樓皆三層中礎玻瓈大羅擬不畏屬南電燈煤氣變散千叢中集丑散爲妓女聚會之所粉白黛綠連袂而來觀有當意者約合搞入座或茶或酒或飯任彼意之所在卯以夜合之資大約以英金一磅爲率英金一磅電庫平二錢合庫平鄉酒兩二錢有奇約旣宗所相將乘車而去至共家則以香餅酒一瓶爲做坐酒鼓琴度洋由作天雛舞又須另給一磅迷當製逵逵魂迷且使不知爲溫柔鄉爲羅剎屬矣英京無公然設娼寮者設若輩所居皆若良家至法京巴黎則有宵妓之大窮極粧麗有巡捕軍爲之守門歲有例稅房屋器具皆宮物閤院妓女可數十人客至出見寸絲不挂）

（纖微畢肖研錄亦難辨其眞且有阿非利加黑妓二人膚如漆髮如羊毛鬈曲目閃閃而綠眞夜叉也吾不知好色者豈別有肺腸耶收之倫敦眞有靈蠢雅俗霄壤之別矣因附記之）

紅草絨冠黑布裙擺攤終日戲園門自知和氣生財道口口聲聲道大林（道大林譯言我的寶貝也）

（凡戲園會場中多有貧女租尺地賣零碎玩物者拉手接吻無所不至只圖生意而已）

兩層男女雁行排來往通衢日幾回並坐殷勤通一語下車攜手踏天街

（凡通衢大道皆有街車來往經過有一定晷刻日數十往還以便行人車分上下兩層男女雜坐中酉以後多偕搭車而闊款會者人不過二本上每車上台制錢三十文上下）

門扇玻璃兩面門價頭一盞醉黃昏當壚有箇文君在惹得狂且盡斷魂

（倫敦酒肆皆在街頭轉角處兩面開門各設一櫃各不相通設價者以別貴賤防偷漏者因以累也當壚皆女子）

雕鞍橫坐扭纖腰縱轡如飛出遠郊莫道紅顏無絕技一顰笑指月輪高

（女子騎馬皆橫坐鞍上不用鐙而能疾馳亦奇技也）

石像陰陽裸體陳畫工靜對細摹神怪他學畫皆嬌女畫到腰間倍認眞

（大博物院中有人獸各像人無論男女皆裸露形體畢具凹凸隱現如生者使學畫人物者得以摹擬而肖也畫工女子攜畫具入院靜對而摹之日以百計毫無羞澀之狀蓋亦司空見慣而不怪耳）

家家都愛挂春宮道是春宮却不同只有橫陳嬌小樣絕無淫褻醜形容

（凡畫美人者無論著色墨筆皆寸絲不掛惟蔽其下體而已聽事書室皆懸之毫不爲怪）

每日先零三兩枚朝朝暮暮按時來豈徒教習英文語別有師恩未易猜

（女子之讀書者亦開門授徒教習英文英語他國人多有往受業者日費先令二枚便可習功課）

（時許或早或晚約定晷刻惟坐諸笑毫無顧忌師之可也即不師之亦可也）

青枝圓顆插門高年景家家女客邀難得佳人枝下立殷勤檀口送櫻桃

（彼國臘月二十五爲耶穌生日彼俗不重元旦而重此日是日閉市家家飲團圓酒或男女之旅居者覓友門邀其同飲門楣高處皆插冬青果一枝有女客來立其下無論識與不識皆就與接吻女子或有不願者然於此日立此枝下皆不得辭過此日即不准矣故事相沿不知何說殆異俗之陋歟）

一朵鮮花綽約佳青衣多半出嬌娃不堪埽地焚香外跪捧清泉洗石階

（洋人性好潔每日必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梯級皆用清水洗之往往見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洗大門階石也）

東洋春色到西洋　盡學西洋時世裝　倭女不知陵谷變　尚誇風月滿郎莊（倫敦有日本會場一處名曰日本鄉莊皆賣日本玩物掌櫃者皆日本女郎貌秀多姿別具嫵媚裝束一如英人惟黑髮黑睛與中原人無異不似英女黃髮綠睛耳）

短榻縱橫臥病軀　青衣小婢使扶持　深情夜夜詢安否　決饘淪飢報得無（倫敦有施醫養病院上下樓房數百間皆住病人每閣設榻十餘床輕重分類別易寒部聚傍表於一處醫日三次診視用藥病人牀頭各置一牌記每日輕重寒熱之候扶持病人者皆二十內外年輕女僕一色號衣日夜不離病人凡選女僕入院者必擇其潔淨精壯尤須設誓許[illegible]以荐食得故女僕無不盡心竭力服家人尤爲中也費人被得日日更換病屋日日宅遷女食換[illegible]不資一史貧者周爲乾治富者亦可入究齊治痊病癒後富者須是力屑助公費且綿着司其音墨并并病究於院者若無親人領葬則必剖割驗其所以致死之故俾學醫者體察爲若此者不下十餘處）

高冠三尺綴青紗　知是新喪在此家　親友都將花作奠　笑他死後尚貪花（凡有喪之家不設奠不哭泣無服制之輕重皆以黑紗三尺餘綴於冠上親友亦有弔者皆以鮮花紮成圈而唁）

解衣沐浴亦何奇　男女同來劇可疑　更有一般堪笑

處　淋漓大汗土而其（浴堂皆用自來水冷熱聽便人各一間最爲潔淨男女可同來而不准同浴又有所爲土而其洗法者不用水以火逼出一身大汗而使人用麻布巾周身擦之如刮痧然）

雙輪兩足踏輕機　鐙影鈴聲出路歧　瞥眼眞如飛鳥速　學趨捷徑便相宜（泰西各國皆有獨輪自行車人坐輪上兩足踏之其行如飛日以鈴夜以鐙爲號不善乘者必致傾跌）

短牀軟褥鐵絲輪　穩負何如此法新　阿母不辭筋力倦　終朝推挽踏芳塵（凡孩提未能成步者坐於車中車甚精緻四小輪有棚可蔽雨日若出街或游花園則推之而行毫不費力較之襁負其勞逸何啻霄壤）

玻璃爲屋百千間　珍寶紛陳積似山　遍覽不知筋力倦　加非座上又閒談（英京每年皆設會場聚各種新奇機器而陳之以招徠貿易其屋皆以玻璃爲瓦表裏通明萬戶千門終日游覽不盡會中有茶館飯座俾游人憩息亦有零星玩物可買者）

最是年終戲入時　家家兒女聽新奇　別開生面翻陳迹　都愛阿奔色色靡（凡大戲園至年終必另換一套新戲自臘月至二月杪日日照演有所謂阿奔色色靡者爲年戲中

（最熱鬧之戲由方樓臺頃刻變幻女伶百餘人登臺皆鮮衣執刀仗歌以八聲光彩集目其情節亦曲折可聽）

夢醒黃粱又一年兒童嬉笑畫堂前都誇除夕神仙降只賜仙桃不賜錢

（家家於除夕皆供一白鬚老人名曰魁司密司得所以家小孩者伺小兒睡熟其父母取其襪滿儲食物至元旦小兒起視襪中果食皆滿則拍手曰想司密司得送果子來矣以爲笑樂亦有中國小兒索壓歲錢之意）

圓鏡小小照簷楣門口標書曷式而角枕錦衾爲誰設無非雲雨借臺基

（英人名客店曰母武而有小客店者專爲男女歡會而設例所不禁貧家新婚不能備房屋臥具者亦於此借宿焉屋中衾枕精潔陳具燈鏡畢備大街小巷皆有之不下數千處也）

氤氳煤氣達縱橫鐙火光開不夜城最是宵深人靜後照他幽會最分明

（滿城皆用煤氣爲路燈竟夜如晝至九十點鐘以後凡各店之女工及人家之女僕皆立於燈下俟其所歡亦俟我於城隅之遺風歟）

少女扶機竟日忙霎時傳語遍城鄉爲他人約黃昏後未免癡情竊問郎

（電報局亦用女役傳遞電報不必皆公事也郎延資約妓皆可差之不過費數本士而已）

草字人頭白紙封路旁到處有郵筒不知何事通消息半是私情半是公

（凡信札皆用白紙封套無紅簽也信內外皆以草字書之信封左角黏一方塊上印其王之面謂之斯單勃斯此物乃彼國家所造由信局發賣大小貴賤不等量路之遠近而計方塊之多寡黏畢即投於街頭信筒中自有信局人按時收發大街小巷皆有信筒從無遺失遞之事至接信之家不取分文若寄物寄銀則必送至信局不得投入筒中誤投有罰斯單勃斯有私造者科罪甚重）

一尺圓球百尺竿電光閃爍月光寒歌場舞榭渾如晝世事浮沈普照難

（滿街皆有電燈戲館飯館尤多）

水管縱橫達滿城竟將甘露潤蒼生西江吸盡終何盤穢俗由來洗不清

（大家小戶飲濯皆用自來水其法於江畔造一機器吸而上之復以小鐵管埋入地中戒精復達於各戶晝夜不竭皆用機法壓去渣滓倍常清潔每月收費亦甚輕）

鑪錘水火奪天工鐵屋迴環複道通十丈輪迴終日轉總難跳出鬼途中

（機器廠其大無比凡製造大小各物無不有機器成之精複其妙非深造者莫能細述中國人自許爲通曉機器者皆欺人之語彼其學業一藝之微亦非浸淫十數年不能得其要須悉其利弊若但見其機括旋轉便自命行家竊取牙慧著爲論說求[illegible]西林奇才自負人亦遂以奇才目之烏乎難）

矣

百尺高樓疊九層機車上下最輕靈飯廳浴室皆精美每日人需磅半金（大客店皆九層樓較淨園尤高爲房可千餘間上下有梯級皆點力不達即乘機車上下之毫不費力陳設華美衾枕潔淨大約每人每日總合中國所用鷹洋十元光景）

黃獅白象紫峯駝怪獸珍禽盡網羅都道倫敦風景好原來人少畜生多（有萬生園畜各種珍禽奇獸周圍可數里眞有山海經爾雅所不載者不知其何處得來也）

暖室晶瑩種卉田無香空自鬥鮮妍漫誇頃刻都成

錦只靠人工不靠天（植物閣皆玻璃爲屋中植各色花卉皆他國所產者一片錦繡多不可名狀然皆四季有荷花一池亦在室中一入門氣候如盛夏蓋合數池養宜熱者非用火力不行也故冬日亦可開荷奇哉）

比屋晶廚列寶珍殘碑斷簡價無論如何埋下長眠客也當新奇架上陳（大博物院無物不有埃及古碑有若武梁祠畫象者甚多更可怪者以千百年未腐之屍亦以玻璃廚橫陳之有三十餘具皆稽年數有二千年以前者）

髑髏滿几骨成堆支體分門浸碧醅死後淩遲無貴賤天誅誰不信恢恢

（大醫院陳設醫藥以千計有全體骨以鐵絲絡之矗立不少亦以百計其餘肢體臟腑筋絡胎無一不有皆以玻璃缸盛之浸之以火酒蠟封完固可百年不變以便學醫者察也大凡病死於醫院者未知其致死之由則必剖而驗之將其受病之處剖出鹽儲以備考驗）

瑠璃屏外碧波瀾鱗介紛陳壁上觀可笑紅顏偏有興愛看海狗步蹣跚（水族院周遭以玻璃爲牆牆外貯水蓄各種魚鼈之類）

四馬朱輪去若飛黑衣人盡戴銅盔若敎項羽來西土也作咸陽一炬灰（救火車極靈捷何處火警一聞電鐘如飛而來一車不過七八人皆黑衣銅帽以皮管插入含水

機頭則龍口水直噴不歇火場嘈鬧無一人敢乘火搶劫者即本家亦不攜一物出門蓋有保險公司爲之按價賠償也）

壯麗無如禮拜堂上供敎主下埋王七天一次宣邪敎引得愚民舉國狂（每逢房虛昴星四宿之日謂之禮拜是日禮拜堂皆鳴鐘聚衆誦經任人觀聽大禮拜堂之下則葬歷代君主焉）

水底通衢南北連往來不與渡頭船燈光慘淡陰風起未死先敎赴九泉（戕米司江底闢路一條往來可通人行上爲橋中爲水水下又有隧道眞奇想也）

一人高座衆人圍定價低昂不問誰拍案一聲無改變這回未見得便宜（有拍賣厰主高座唱價環視衆人有應者則擊案一聲爲定不得更改所賣之物皆舊貨有極便宜者亦有極不便宜者）

奢華最是大餐房白石樓梯錦幔張一片歌聲聽徹耳都知的耐正開場（英人謂晚餐曰的耐大飯館奢麗無比以大石爲牆白石爲梯級塗往往以金碧飾地以五色磚早晚餐皆奏樂晚餐尤爲精美電燈照耀如白晝）

銀壺磁盞夜光杯冰乳加非滿案排鐙影鏡光渾莫辨幾疑身到月宮來（加非館猶之中國之茶館精潔異常壁皆嵌大鏡晚間皆用電燈雖咫尺之地一望不啻千門萬戶也）

盤馬彎弓百健兒圍場十畝任馳驅鼓聲不絕砲聲起眞似疆場效命時（闢地作一戲場方廣可十餘畝三面皆環以假山石洞之類一面造樓臺爲觀劇者坐地可容萬人所演爲亞美利加部落作亂故事百馬紛馳兩軍對壘砲聲震地不知爲戲劇也眞如戰陣然）

五色光芒火亂馳水晶宮裏鬭新奇樓臺車馬眞如繪瞬息煙銷火滅時

（去倫敦四五十里有水晶宮周迴可五里四面皆園林中建五層樓全以玻璃爲瓦長可百許丈樓之左右皆有一塔十二層亦以玻璃爲瓦樓前爲月臺有級數十步臺之下一片隙地東西各一小池爲晚間放烟火之所其烟火有若樓臺者有若車輪者有自池中放出直上雲際而繁星噴射五色者有若瀑布湍流者奇形詭製莫可名狀）

輕氣爲毬直上天恍疑身似大羅仙忽然遇著罡風起化作飛灰不值錢（輕氣毬以皮或綢製一大毬吹氣滿中使之直上毬下繫一盤可坐二三人上升若干度便任風所之爲東爲西乘毬者不能自主也故甚險）

水噴十丈濺珠圓水底霞光五色鮮引得游人齊拍手恍如身到蜃樓邊（大會場有水法高七八丈晚間水底以電燈映之噴出之水皆有五色光照耀奪目）

白日無光電氣明其誇新法善傳神可如照膽秦宮鏡照出心腸曖昧人（英國有新法照相者不借日光白晝燃電燈於黑暗屋中照之較日光尤顯明）

相約今宵踏月行擡頭克落克分明一杯濁酒黃昏後哈甫怕司到乃思（英人謂鐘曰克落克謂半曰哈甫謂已過曰怕司謂九曰乃思哈甫怕司乃思者九點半鐘已過也滿街皆大自鳴鐘高踞屋際十里之外可望見之以議政院門口之鐘與天文臺之鐘時刻最準）

德法交兵已廿秋戰圖猶自遍歐洲臥薪嘗膽原如此蠻觸猶知復國仇（德法交戰德入法焚王宮爲城下之盟而還法人恨之爲繪一當年戰敗焚殺之圖染圓屋而懸之屋周迴可二十丈頂正圓以玻璃爲瓦用凹凸法引日光下射圖畫於屋之四壁壁中爲一臺俾人得登而觀之一望無際烽火滿目屍橫遍野不知其爲畫也英亦有之凡屯兵之所皆繪此等圖以作士氣不忌諱也）

丹青萬幅掛琳瑯山水樓臺著色良怪底畫工皆好色美人偏不著衣裳（油畫院所聚油畫數千幅山水亭臺人物花鳥無一不逼肖者惟畫美人以赤身爲貴或側坐或背面不露隱處而已）

高臺百級測天文寒暑陰陽度數分日月五星皆世界要知西學聽奇聞（天文臺有學堂專習天文之事西人謂日爲最大以金木水火土五星中皆有世界五星之外地球亦一星又有所爲天王星海王星其大亦如地球等惟月最小附地球者只有一月其他星有數月者有無月者謂皆用天文鏡測得之）

金鈴小犬劇堪憐長伴佳人被底眠此物亦當完國稅年年半磅納金錢（豢狗之家皆納稅馬亦有稅以及他珍奇禽獸皆有稅）

玻璃窗下美人頭頂上工夫此最優豈是天朝當混一先教薙髮仿歐洲（倫敦滿街皆有薙頭店屋修極精緻大門口玻璃窗下置一蠟塑美人頭爲記使客對街有一家能爲中國人薙髮編辮無異兩旁薙頭一次不過先令一枚）

莫道無鬚是女兒男兒原自重鬚眉鬚圖高掛憑人擇如法薰揉咄咄奇（西人有鬚即留又有各種鬚式有菱角式者有兩端翹而上者有分二緒者有捻而薙之者皆薙頭匠爲之店皆有鬚圖令客自擇其式而製焉）

字母懸牌襍地圖竟將兵法部生徒不知經史爲何物性向人前謅耶穌（倫敦一城大小學堂不下百數初入學者教以字母及拼音法讀書者教以地圖形勢遠近之類堂之大者生徒數百人步伐整齊規矩肅然如大將之部勒士卒也）

泥塑何嘗勝木雕蠟團眞不失分毫古來作俑猶無後此地將亡必有妖（有蠟人館以蠟塑成各種人形皆古今有名之人衣之以生人之衣聯采飾揚栩栩欲活又塑前代所用刑具及被刑之人血肉模糊身首異處頗覺駭人）

棺上加棺十二層街旁石碣豎如林亦知埽墓逢佳節徧把花枝插滿墳

（西人墳塋不[illegible]亦有補葺之舉惟將花枝插[illegible]已葬[illegible]疊而葬之以十二棺爲一穴每三十年[illegible]所由之自置墳園則可久葬也）

三十年來例掘墳遍將朽骨刷磨新分門別類勤標識一任游人細品論（義塜例三十年一掘將朽骨用藥水洗刷淨潔歸於地宅之中分門別類以玻璃瓷儲之如脇骨類則全是脇骨髑髏類則全是髑髏[illegible]以尺寸分兩地室之中[illegible]然燦氣慘游人觀者如影）

琴聲嘹嚦語聲低脫帽卑躬索佩泥乞食不如吳市易短簫一管任東西（銅錢一文謂之佩泥英一文合中土三十文）（凡乞丐不得以空手乞錢或奏洋琴或持火柴一盒或持鮮花一朶）

時花名果酒葡萄左手持叉右執刀復擲金錢無下箸何堪飲血更茹毛（凡宴會用長案以鮮花爲[illegible]皆[illegible]人各一盤一肴至則各分少許於盤以刀叉分而食之酒之貴者一瓶值中土銀二兩許食半生牛等肉皆以帶血者爲上品）

紅綠花枝著色鈎拜年名片互相投吉詞頌祝皆如意更有恩情勝一籌（拜年亦用名片以厚白紙爲之繪花卉山水人物各狀下書姓名並吉詞頌之意其詞有分類如頌尊長及朋友之詞皆不同故致所懽者亦另有頌詞焉）

一隊兒童拍手嬉高呼請請茶尼斯童謠自古皆天

意要請天兵靖嶌夷（英人呼中國人曰茶尼斯）（凡中國人上街遇羣小兒必皆拍手高唱曰請請茶尼斯不知其何謂也）

劬勞中外本無分授室如何便棄親門戶別開秦越判但知恩愛勝恩勤（英人年至三十方得娶自娶之後便與父母兄弟分居不相聞問如陌路然或歲時佳節一存問之而已）

自古鬚眉號丈夫豈知婦女亦生鬚郎君俊俏年方少領下摩挲愧不如（泰西婦女多有生鬚者其鬚與男子無異然萬中不過一二也）

黑衣短棍立街頭晝夜巡邏未肯休可笑糊塗逢醉漢捉將官裏且羈囚（巡捕兵沿街皆有亦如京師堆撥然有醉漢鬧事者則執而縛於椅一夜縱之去兵皆持短棍長尺許晝夜巡街市雨雪無擱故倫敦盜賊之案甚少然一兵之費月幾二十金矣）

雲肩赤膊罩狐皮冬夏衣分黑白宜更有長裙拖丈許分明區別密隨司（英人謂出嫁者曰密隨司未嫁者曰密司）（凡婦女赴茶會跳舞會內衵之外必有一披肩或皮或棉各異其製人門至更衣所則解之婦女長裙曳地有拖至七八尺者密司則否至夏日則一色純白望之如喪服然）

靈機胡服出新裁如此章身亦異哉五袴雙襦都滿

架怎教不載我飛來（凡衣店必植立木架如人形披男女衣於架上而皆無首）

不執干戈執管簫紅衣黑幘挂腰刀如何宿衛期門士亦解歌吹慰寂寥（英之兵皆有樂隊平時無事亦聽其赴戲園茶會等處作樂兵皆紅衣小黑幘）

忽入深淵忽九天片時百里費飛仙明窗軟榻休誇美尚有宮車儘晏眠（倫敦火車徵路縱橫如棋局由幽底而達地面又由地面而爲飛橋高高下下瞬息百里其車之製分上中下三等一車分爲四間坐八人上等之外又有所謂客廳車者則合兩間爲一間中置坑

牀兩房有几榻有折案能收放者至夜則可以偃息又有所謂宮殿車者其製於內外飾以金碧中有牀有几有廁有沐室有起坐之處有飲食之處倍極便適不啻家室焉然其價亦不可以尋常計）

堪笑今人愛出洋出洋最易變心腸未知防海籌邊策且效高冠短褐裝（蓋有所見而云然）

輶軒不採外邦詩異域風謠創自茲莫怪氣麤言語雜吟成百首竹枝詞

竹枝詞百首皆就倫敦一處風景言之他國不與焉採風者於此可見歐門之一斑矣至詞之俚鄙事之猥瑣知不免方家之匿笑也光緒甲申秋九月局中門外漢自識

倫敦竹枝詞終

國初尤展成始有外國竹枝詞之作其時海禁未開但知求之故籍故多扣槃捫籥之談自大瀛通道聞見日新近有爲海外吟者頗能敘述彼都風土顧尚略焉弗詳也今年春觀自得齋主人出示局中門外漢所爲倫敦竹枝詞其詩多至百首一詩一事自國政以逮民俗罔不形諸歌詠有時雜以英語雅魯娵隅詼諧入妙雖持論閒涉憤激然如醫院火政亦未嘗沒其立法之美殆所謂憎而知其善者歟屬將以此詩授梓爲識數語於後光緒戊子二月檥甫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４５
作者＝
页数＝７５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